


新唐書

第七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 新唐書

第七冊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黃永年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唐書/黄永年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8-1

I.新… II.黄… III.①中國-古代史-唐代-紀傳體②新唐書-譯文 IV.K24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51 號

二十四史全譯

# 新唐書

(全八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黄永年

---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316　字數 7,88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8-1/K・91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新唐書》8 册　1008 圓

---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 | | | | | |
|---|---|---|---|---|---|
| 李真瑜 | 李晉卿 | 李培芬 | 李國祥 | 李夢生 | 李　鳴 |
| 李曉明 | 吴大逵 | 吴洪澤 | 吴　鷗 | 余光煜 | 余和祥 |
| 余讓堯 | 邱居里 | 何本方 | 何宗旺 | 武建宇 | 屈超立 |
| 孟美菊 | 尚俊生 | 易　敏 | 虎維鐸 | 卓連營 | 周少川 |
| 周信炎 | 周國林 | 周　勤 | 周曉薇 | 祝尚書 | 胡迎建 |
| 胡和平 | 胡　茜 | 段塔麗 | 姚偉鈞 | 紀志剛 | 紀德君 |
| 海毓瑊 | 凌左義 | 高華平 | 唐光榮 | 唐建金 | 唐　瑛 |
| 秦　良 | 馬辛民 | 馬秀娟 | 馬美信 | 馬雪芹 | 馬啓俊 |
| 袁明望 | 袁　敏 | 孫力平 | 孫湘雲 | 孫雍長 | 孫曉梅 |
| 倪其心 | 徐奇堂 | 徐　勇 | 許紅霞 | 郭士模 | 郭立傑 |
| 郭松柏 | 郭盛熾 | 郭　齊 | 郭鳳花 | 郭劍英 | 郭樹羣 |
| 郭聲波 | 張文澍 | 張立生 | 張和生 | 張怡青 | 張　羿 |
| 張海青 | 張　耕 | 張國艷 | 張　猛 | 張　萍 | 張傳璽 |
| 張賢蓉 | 張艷雲 | 曹亦冰 | 曹道衡 | 曹霜霜 | 陸三强 |
| 陳小盟 | 陳小監 | 陳正宏 | 陳　可 | 陳芳嵐 | 陳秉才 |
| 陳東有 | 陳　捷 | 陳蔚松 | 陳曉華 | 陳曉强 | 陳曉蘭 |
| 陳鴻彝 | 梅俊道 | 崔文印 | 崔玉生 | 崔　湜 | 崔曙庭 |
| 馮建民 | 曾棗莊 | 曾貽芬 | 曾　濤 | 閔慶定 | 超茶英 |
| 彭久安 | 黄永年 | 黄壽成 | 黄鳳顯 | 黄　毅 | 黄曉琴 |
| 葉樹發 | 喻遂生 | 鈕衛星 | 舒雅麗 | 焦　傑 | 賀嗣真 |
| 雷巧玲 | 賈二强 | 賈國偉 | 賈燕子 | 董　明 | 董恩林 |
| 董艷艷 | 楊世文 | 楊玉芬 | 楊洪林 | 楊　昶 | 楊海崢 |
| 楊麗嬌 | 解　冰 | 漆永祥 | 寧德衛 | 廖振佑 | 廖　强 |
| 鄭文瀾 | 鄭利華 | 趙二冬 | 趙立偉 | 趙伯陶 | 趙清永 |
| 趙望秦 | 趙　隄 | 趙慎修 | 趙澤光 | 趙　燕 | 熊　焰 |
| 鄧　飛 | 鄧瑞全 | 樊善國 | 歐昌俊 | 樂秀拔 | 劉小文 |
| 劉友林 | 劉玉才 | 劉延捷 | 劉建梅 | 劉　虹 | 劉敏芝 |
| 劉　瑛 | 劉　琳 | 劉　寧 | 劉漢東 | 劉韶軍 | 劉曙光 |
| 龍德壽 | 賴玉勤 | 閻萬鈞 | 韓結根 | 盧仙文 | 盧華巖 |
| 盧　偉 | 錢兵山 | 鮑道蘇 | 謝紀鋒 | 戴訓超 | 薛平栓 |
| 魏達純 | 譚漢生 | 嚴學軍 | 羅　超 | 羅會同 | 羅維明 |
| 蘇文英 | 蘇保榮 | 顧永新 | 顧全芳 | 顧志華 | 龔汝富 |
| 龔祖培 | | | | | |

#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幫”、“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䣈”、“畒”、“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晉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晳"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毆(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毆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毆"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毆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毆"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內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莉)　禪(襢)
辯(訔訔訔)　蓋(葢)　勢(勢勢)　善(譱)
飆(飇飈)　剛(㓻)　料(𣂔)　觴(醻)
餅(䴵)　詬(訽)　躪(躙)　舐(舐)
豺(犲)　彀(㝅)　欞(櫺)　疏(疎䟽)
躔(𨇛)　罐(𤮐)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𡦊)　髓(䯝)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𢐅)　羈(羇)　滅(烕)　柝(榛欜櫜)
欻(歘)　悸(痵)　秣(䬴)　蜿(䖤)
垂(𠂹垩)　奸(姧)　辨(辨)　腕(掔)
齪(𨃰)　殲(熸)　腦(䐉)　尪(尫尩)
瓷(甆)　韉(韀)　旆(斾)　誤(悮)
蹙(蹴)　剿(剹)　篷(箻)　舄(舃)
啖(噉)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隝)　截(㦸)　媲(媲)　淑(淑)
登(豋)　賮(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鞌)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契)　腰(䙅)
斗(斣)　絶(𢇍)　煢(惸)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闆)　麯(麴)　彝(彛)
愕(愕)　髡(髨)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穤(穤)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 | | | |
|---|---|---|---|
| 籲(籲) | 燥(燦) | 煮(鬻) | 棕(椶) |
| 鳶(鳶) | 潴(瀦) | 裝(裝) | 菹(葅) |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產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凉"、"況"、"峰"、"兗"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减"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 《新唐書》全譯出版説明

在《舊唐書》完成(後晉帝開運二年,945)後的一個世紀,北宋史學家歐陽修、宋祁等人前後經過17個年頭,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又修成另一部唐史,史稱《新唐書》,以區别於劉昫等人所編的《舊唐書》。

《新唐書》體例完備,有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共計二百二十五卷(個别卷分爲上下卷,故實有249篇)。它所記述的歷史時期,大體與《舊唐書》相同,上起唐武德元年(618),下至唐天祐四年(907)。

曾公亮在《進唐書表》中,闡述了重修唐史的緣由。其一,認爲前史"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彩不明,事實零落",需要"補緝闕亡,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其二,認爲《舊唐書》的纂修者"不幸接手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俊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永久,甚可歎也"。就是説,舊史事實零落,没有文彩,善惡不彰,不能垂戒後世。

北宋中期,五代纂修《舊唐書》時的唐代基本史料——實録、國史尚在,同時有了更多的文獻。其中,北宋史官宋敏求有兩個系列的著述,爲修撰《新唐書》提供了取材的基礎。一是蒐集唐武宗以下六朝史事,續成《唐武宗實録》二十卷、《唐宣宗實録》三十卷、《唐懿宗實録》三十卷(一作二十五卷)、《唐僖宗實録》三十卷、《唐昭宗實録》三十卷、《唐哀帝實録》八卷。這樣,唐代皇帝自高祖李淵至哀帝李柷,有了一個完整的史料係列。另一個係列是唐代帝王"訓詞誥命"的積累,編爲《唐大詔令集》五十二卷。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歐陽修奏請派吕夏卿赴西京"檢討"唐至五代的"奏牘案簿",即檔案材料,在《新唐書》中當有採擷。

《新唐書》在史料使用和鑒别方面有如下特點:一,以金石銘刻參驗文獻記載,特别是盡可能以碑碣校改。歐陽修是金石大家,以金石銘刻"參驗"文獻記載的做法,是他的一項重要貢獻。其二,重視利用野史、筆記。宋祁本人著有《筆記》三卷,分爲釋俗、考訂、雜説,前兩卷辨證名物音訓、文章史事,後一卷爲隨感、語録。吕夏卿更是"博採""旁記雜説,幾數百家"。常爲人們作爲《新唐書》徵引野史、筆記的一個例證,便是《姚崇傳》所記姚崇奏"十事"。宋祁等在這一卷的"贊"中特别提到:"姚崇以十事要説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姚崇"以十事上獻",出於吴兢的《開元昇平源》,本是一篇野史、筆記之作。由於史料來源的廣泛,《新唐書》的記事内容比《舊唐書》更爲充實。曾公亮在其《上唐書表》中曾經説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減,義類凡例,皆有據依。"比之《舊唐書》,"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

《新唐書》雖然由提舉官曾公亮領銜上奏，但從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刻本（南宋初年浙江刻本）看，本紀前面署的是歐陽修的銜名，列傳前面署的是宋祁的銜名，這表明，歐陽修、宋祁是《新唐書》的主要修撰人。由慶曆四年（1044）賈昌朝建議修唐書，令史館蒐集、積累資料，到慶曆五年設立書局，再到嘉祐五年（1060）《新唐書》最終成書，整整歷時十七年。前十年，宋祁主修；後七年，宋、歐共同主修。兩位"主修官"共事七年，從未見面，分別主持修纂全書列傳與紀、志、表，這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新唐書》記事矛盾、體例不一、風格互異的弊病。

《新唐書》本紀十卷，除高祖、太宗、高宗三紀各爲一卷以外，其他均爲兩帝或兩帝以上合爲一卷，這比《舊唐書》的本紀要簡省得多。章學誠認爲《新唐書》中不載詔令，"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章氏遺書外篇》卷一《信摭》），既肯定了《新唐書》在效法《春秋》方面超過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又暗示其書不載"詔令"。

《新唐書》的史志較之《舊唐書》，不僅在內容上得到了充實，而且在體例上有所創新。該書新增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這是以往各史所没有的，並被《宋史》以後諸史所沿襲。《新唐書》的志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如《選舉志》與《兵志》系統地記載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制的演變。《食貨志》增加爲五卷，不僅比《舊唐書·食貨志》份量更大而且更加系統、條理。《地理志》着重記載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産分布、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没有的資料。《天文志》和《曆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三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七種曆法，特别可貴的是記載了在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曆議》（即曆法理論），反映了唐代曆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開元以後的著作補充了不少。

《新唐書》還恢復了立表的傳統，這是《新唐書》在編纂學上的重要貢獻和另一突出特點。紀傳體史書，自司馬遷《史記》創紀、表、志、傳以後，衹有班固《漢書》繼承下來。其後，自《三國志》、《後漢書》至《舊唐書》、《舊五代史》，都没有表。《新唐書》恢復立表，使得紀傳體史書體例再一次完備起來。對於這一點，顧炎武評論説："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有《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日知録》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

《新唐書》有列傳一百五十卷，從卷數看，與《舊唐書》相同。其中大多數爲"合傳"，"專傳"僅有陸贄、劉蕡二傳。在內容方面，據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新唐書》在削去《舊唐書》列傳 61 人的同時，又增列新傳 331 人，增加史實 2000 多條。在編排方面，"合傳"也多是以類相隨。類傳名目較多，共計二十餘種，在記周邊政權的八傳之外，另有類傳十八類，其名目是：后妃、宗室（包括列宗諸子、諸帝公主）、忠義、卓行、孝友、隱逸、循吏、儒學、文藝、方技、列女、外戚、宦者、酷吏、藩鎮、奸臣、叛臣、逆臣。其中卓行、藩鎮、奸臣、叛臣、逆臣，是新增立的。在篇目的編排上，編撰者要突出的是"暴惡以動人耳目"、"揚善以垂勸戒"的主題。爲了改《舊唐書》的"紀次無法"，重新調整了次第。如將后妃、宗室、諸王以及公主列傳都提在列傳的最前面，藉以突出統治者的地位。

《舊唐書》與《新唐書》都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文獻，各有長短。總起來看，《舊唐書》反映了唐與五代時期統治者的立場觀點，就保存史料而言，內容比較詳細具體，是其優點，而前密後疏爲其重大缺點。《新唐書》則表達了北宋時期統治者對於唐代歷史的看法，體例完

備,並補充了許多必要的史實,消除了前密後疏的缺點,而史事比較籠統,稍遜於《舊唐書》。

《新唐書》最早的版本是北宋嘉祐年間國子監刻本,因其每版十四行,又稱“十四行本”。此外,北宋又有“十六行本”、閩刻“十六行本”。可惜這些本子没有流傳下來。南宋刻本有四種:十四行殘本,是南宋紹興年間據“嘉祐本”重刻的湖州刻本,後人多誤以爲是“嘉祐本”;同十四行本元補版殘本,十六行殘本一百二十四卷,建陽書坊魏仲立刻殘本。元代有大德年間刻的《十史》本。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國子監刻本,萬曆年間(1573—1620)北京國子監刻本,通常稱這兩次刻本爲“南監本”、“北監本”;明末毛晉汲古閣刻本。清代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二十四史”,通稱“殿本”,爲區分兩部唐書,正式定名先修者爲《舊唐書》、後修者爲《新唐書》,此後一直沿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新唐書》是以日本静嘉堂文庫的南宋刻殘本爲主,配以“國圖”、“雙鑒樓”與“嘉業堂”藏本作底本,使之接近了原書的本來面貌,勝過殿本和殿本以前的南監本、北監本和汲古閣本。1975 年,中華書局以百衲本爲底本刊印了“二十四史”中的《新唐書》,目前它仍然是最好的通行本。

《新唐書》全譯本以百衲本爲底本,是因爲體例較整齊,文字簡整,容易把握。《新唐書》的文前標題,在三本中各有不一,其中中華本的改動較大,譯本處理的原則是基本保存史籍的原貌,採取殿本的文前標題(從内容上講百衲本與殿本没有區别)。文内小標題的處理,則參考了中華本的目録標題内容。

《新唐書》全譯主編:黄永年。譯者:趙望秦、賈二强、龔祖培、黄永年、黄壽成、辛德勇、毛雙民、陸三强、王雪玲、李成甲、張艷雲、馬雪芹、焦傑、王其禕、段塔麗、周曉薇、張萍、薛平栓、宋平生、牛致功、雷巧玲、紀志剛、袁敏、曲安京。

# 唐書目録

## 第一册

## 第二册

## 第三册

## 第四册

## 第五册

## 第六册

## 第七册

#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 列傳第九十四

### 杜裴李韋列傳

#### 杜黄裳

杜黄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黄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狠驕難制者，黄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

杜黄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郭子儀徵用他到朔方幕府任職，郭子儀入京朝見，讓他主持留後事務。李懷光和監軍暗中密謀謊稱皇帝詔令要誅殺大將等，想以此來動摇衆人之心，進而代替郭子儀。杜黄裳接到詔書後，判斷這是假的，因此質問李懷光，李懷光流着汗承認了罪行。於是諸將中凶狠驕横難控制的，杜黄裳都用郭子儀的號令予以改换安置，衆人不敢作亂。

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黄裳未嘗過其門。婿韋執誼輔政，黄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黄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拂衣出。

後來杜黄裳被召入朝廷任侍御史，因裴延齡厭惡他，所以任期已滿也未升遷。貞元末年，杜黄裳被拜授爲太子賓客，他家居住在韋曲。當時宦官打算請求把這裏的土地賜給公主，德宗説："城南是杜氏的家鄉，這不能改變。"升任太常卿。當時王叔文掌權，杜黄裳未曾登過他的家門。女婿韋執誼爲宰相，杜黄裳規勸他請求太子主持國事，韋執誼説："您剛得一個官職，就急忙開口議論宫中的事情！"杜黄裳憤怒地説："我受過三朝皇帝的恩惠，難道會因一個官職而出賣自己的良心！"即刻拂袖離去。

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黄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憸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唯黄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黄裳自中指授，無不

皇太子總領軍國大事後，升遷杜黄裳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時，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除諂媚和奸邪没有任何功勞，在他來京朝見時，杜黄裳上奏免去他的官職。不久劉闢叛亂，議論的人認爲劉闢憑藉險固叛亂，出兵討伐或許會滋生事端，惟獨杜黄裳堅持請求説不能赦免劉闢，接着又上奏停止宦官監軍，而專一委任

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群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

高崇文。凡軍隊的進攻撤退，杜黃裳親自在京中指揮和授命，事實上沒有不切中軍機的。高崇文素來害怕劉澭，杜黃裳派人對高崇文說："你若不盡力，那就用劉澭代替你。"高崇文畏懼了，拼死也要活捉叛賊并獻給朝廷。蜀地平定，群臣慶賀，憲宗看着杜黃裳說："這是您的功勞啊。"

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朘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鋭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决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案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飡，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刓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

當初，德宗因受過懲治而畏懼多難，所以盡可能地姑息藩鎮，每當節帥死去，就派遣宦官偵察其軍的情況，觀察衆人打算擁立誰，因此大將私下用金錢交結左右的人，用來求取節度使之任，德宗晚年時這種情況更加嚴重，節度使的人選亦不是出自朝廷的任命。杜黃裳每每陳述說："陛下應當以貞元時的弊端爲借鑒，整頓法律制度，削弱藩鎮勢力，那麽天下就能治理了。"皇帝曾詢問遠古爲王的怎樣根治禍亂等等，杜黃裳知道皇帝鋭意治理，害怕不得其要領，因而推論說："爲王的根本，在於自我修養任用賢能罷了。掌握綱領，主要是要抓大事，至於簿籍和獄訟，屬吏們能與不能，這本來就不是君主自身應操心的事。昔日秦始皇親自確立限額處理事務，被前世人嗤笑；魏明帝想處理尚書的事務，陳矯就是不依從；隋文帝時時刻刻處理政務，由衛士傳遞飲食，太宗嘲笑這種作法。所以爲王者擇人授官并讓他負責完成，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誰還敢不盡力呢？孔子稱贊舜帝在位時恭謹律己，因爲他能舉薦十六相，除去四凶，因而可以無爲而治。難道一定是要傷神勞體，親耳去聽親眼去看，纔能算得上是治理嗎？"皇帝認爲杜黃裳說的很對，并予以贊賞采納。因而平定了夏，剪除了齊，消滅了蔡，收復了兩河，將宰相權歸還宰相，規章制度建立，號稱中興，這都是由於杜黃裳啓發的結果。

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

元和二年，杜黃裳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河中、晉絳節度使，不久封爲邠國公。第二年去世，享年七十歲，追贈司徒，謚號宣獻。

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柩葬

杜黃裳善於隨機應變，有輔佐君王的大略。他性情雅致淡泊，不曾違背事理。當初不被韋執誼所尊重，等到韋執誼失敗，他仍盡力營救；隨

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譴。然除吏不甚别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黄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吴憑及黄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

後韋執誼死了，又上表請運回他的靈柩葬埋。有次杜黄裳得了病，醫生給錯了藥，病情於是加重，但他始終没有發怒譴責。但他選拔官吏不甚分别等級，又相互贈送禮品表示謝意，所以没有清廉之名。杜黄裳掌握大權時間不長，未能用盡其才，等到出京外任地方官，天下人常常注目他。死後數年，御史上奏彈劾杜黄裳收受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審問舊吏吴憑及杜黄裳的兒子杜載，認罪，皇帝念他過去有功，衹流放吴憑於昭州，赦免杜載不予追究。

載終太僕少卿。

杜載官位終於太僕少卿。

**杜勝**

載弟勝，字斌卿，寶曆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薦材堪諫官，不爲鄭覃所佑。宣宗感章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孫若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黄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嘆，拜給事中，遷户部侍郎判度支，欲倚爲宰相。及蕭鄴罷，爲中人沮毁，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

杜載的弟弟杜勝，字斌卿，寶曆初年考中進士科。楊嗣復多次舉薦説杜勝的才能可任諫諍之官，但因鄭覃反對終未成功。宣宗感嘆章武舊事，元和時大臣的子孫活着的，大多予以提拔。皇帝曾問杜勝，杜勝詳細陳述杜黄裳首先提出憲宗主持國事的建議，皇帝贊賞和感慨，拜授他爲給事中，升任户部侍郎并主持度支事務，打算任用他爲宰相。等到蕭鄴被免去宰相，由於宦官的阻止和詆毁，皇帝下令改用蔣伸爲宰相，使杜勝任檢校禮部尚書，出任天平節度使，最終未能得志，去世。

## 裴垍

裴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垍校辭判，研核精密，皆值才實。

裴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考中進士科，因應舉賢良方正對策獲得第一等而補授美原尉。藩鎮幕府相繼徵召他，他都没有前往就任。四次遷任後爲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托裴垍審察判詞，他考核精密，結果才能和實際都很相符。

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户部侍郎。帝器垍方直，以爲

憲宗元和初年，裴垍被召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二次遷任爲中書舍人。李吉甫初次出任宰相時，帶着感情對裴垍説："我落魄在邊遠之地，已有十年時間了，現在纔被天子任命爲宰相，而近來的人物，我稀里糊塗一無所知；况且宰相的職務是進賢任能，你精於鑒識，給我説説吧。"裴垍大略説了三十多人，李吉甫登記入册舉薦給朝廷，天下人一致稱頌他能得人心。因復審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不合實際獲罪，被免去翰林學

任公卿，薄其過，眷館彌厚。吉甫罷，乃拜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

士，任户部侍郎。皇帝看重裴垍方正剛直，認爲他應當擔任公卿一類官職，所以對他的處罰很輕，而且眷顧更加深厚。李吉甫被免去宰相後，接着拜授裴垍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授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

垍始承旨翰林，天子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管，垍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既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關説，帝憚垍，誡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垍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垍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垍劾其懦，以李鄘代之。

裴垍初任翰林承旨時，天子剛消滅了蜀地的叛亂，勵精圖治，而中外大事，裴垍大都參預謀劃，他以小心謹慎很稱皇帝心意。任宰相後，他請求糾正不法，考核吏治，分明善惡，皇帝降詔聽從采納。吐突承璀自憲宗爲太子時就侍奉憲宗，所以恩寵無人能比，趁機就想替人説情，皇帝害怕裴垍，告誡吐突承璀不要説了。皇帝在宫殿中，常稱呼裴垍的官名而不稱呼他的姓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被監軍許遂振誣告，皇帝下詔叫授給楊於陵閑散官職，裴垍説："因爲一個宦官而得罪節帥，陛下處事的原則是什麽?"於是重新授給楊於陵好的官職。嚴綬鎮守太原，政令一概出自監軍李輔光，裴垍彈劾嚴綬懦弱，讓李鄘代替嚴綬去節鎮太原。

王承宗擅襲節度，方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橈垍權，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垍固争，以爲："從史苞逆節，内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猶違不能决。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垍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垍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垍乃爲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矍然，徐乃許之。垍請秘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璀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垍奏："承璀首謀無功，陛下雖

王承宗擅自承襲節度使之職，這時皇帝多次削平叛亂者，一心要重新派人去取代王承宗，又因吐突承璀每每要削弱裴垍的權力，便窺探皇帝的意思，請求親自前往。就在此時澤潞盧從史進獻詭詐的征討計謀，裴垍堅持争論，認爲："盧從史心懷叛逆的念頭，暗中勾結王承宗，表面上又請求率兵討伐，藉此來給自己謀取利益。況且王武俊對國家有功，陛下從前將地盤交給李師道，而如今要奪王承宗的地盤并占有它，這是賞罰不一，也會使阻止惡行勉勵善事失去意義。"皇帝對此猶豫不决。長時間後，皇帝終於采用了吐突承璀的計策，適逢出兵討伐王承宗時，盧從史果真變化無常，軍隊長期出戰而不能取勝，官軍的士氣衰退了。隨後盧從史派部將王翊元上奏事情，裴垍從容地用話語去打動王翊元，王翊元便説了盧從史罪惡滿貫和可以謀取的情況，裴垍接連派人前往，得到了盧從史的大將烏重胤等人的重要情況，於是裴垍爲皇帝陳述説"盧從史殘暴凶狠而心中無君，把吐突承璀當小孩子對待，往來的神策軍他都不太戒備，可乘這一機會整治

詘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

他，以後也就没有興師動衆的辛勞了"。皇帝開始愕然，後來又慢慢答應了。裴垍請求對這一計謀保密，皇帝説："衹有李絳、梁守謙知道。"不久吐突承璀捉住盧從史獻到朝廷，緊接着班師回朝。裴垍上奏説："吐突承璀首謀無功，陛下即使想曲法，但人心不服，請流放斥逐他來安定天下。"於是免去了吐突承璀所掌管的兵權。

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垍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

先前，天下百姓交納的賦税分爲三部分：一是上交給朝廷，一是送與節度、觀察使府使，一是留在地方州縣。建中初年，改革制定常賦時，物重錢輕。後來又變成錢重物輕了，因此百姓實際交納的賦税是當初的一倍，而當地的長官將留在地方州縣、送與節度、觀察使府的那部分賦税，捨去官府原規定的公值，更改成實物和私自制定計量標準來肥己，因而賦税更加苛重，百姓更加困苦。裴垍上奏禁止這樣做，一概用官府的公值標準計量實物，觀察使可以使用治所所在的那個州的租調錢，如果真的不够，纔可取臨近州縣的租調錢來補充，這樣送與節度、觀察使府的財物都作爲上交朝廷的了。從此以後淮、江以南，百姓稍得休養生息。

垍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垍，垍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慚。垍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垍年少柄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

裴垍有才識度量而且嚴正莊重，遵守法律制度，即使年長的達官貴人或前輩前來拜訪，也不敢以私事請托。諫諍之官談論政事的得失，一般情況下宰相都很忌恨，惟獨裴垍獎勵諫諍之官讓他們盡情把話講完。當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都得到升遷，等到他們一起前去向裴垍致謝時，裴垍惟獨責備嚴休復説："你不像那兩個人勤奮不怠提出建議以供采納，前日給你進升擬任時，皇上也都有些疑問。"嚴休復很慚愧。裴垍任學士時，引薦李絳、崔群一起爲同僚。等到任宰相，又提拔韋貫之、裴度參與起草詔令，讓李夷簡任御史中丞，後來他們都相繼擔任宰相，并享有名臣的稱號。其他被選拔任用的，也無不精明，人們也没有不同的議論。士大夫不因裴垍年輕掌權任事爲嫌，所以元和之治，各種制度修整振舉，輿論稱贊説朝廷没有奸人。

五年，暴風痹，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

五年，裴垍突然患上風痹病，皇帝悵恨惋惜，派遣使者看望問候，藥物飲食的情況往往也

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垍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垍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録》，吉甫以垍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垍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

要上疏報告。過了三個月，病情更加嚴重，於是被免去宰相職務而任兵部尚書。裴垍的進用，李吉甫舉薦很用力，等到他位居中樞，多處改變李吉甫時的政策，李吉甫再次任宰相時，也很怨恨他。正逢裴垍和史官蔣武等進獻《德宗實録》，李吉甫藉口裴垍因病已解除史官之職，不應當冒名進奏，於是裴垍遷任太子賓客，蔣武等人的史官也被免去。恰巧裴垍去世，皇帝也没給他追贈官職，給事中劉伯芻上表説裴垍忠誠，皇帝就追贈他爲太子太傅。

垍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者爲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

裴垍剛任宰相時，建議説："集賢院中的官員，在朝廷做官的五品以上爲學士，以下爲直學士，其餘的都爲校理；史館中的官員在朝廷做官的爲修撰，不登朝的爲直史館，以《六典》的規定爲準則。"後來這一制度就載入法令。

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垍，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垍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垍明，倚任方篤，尚不免疑嫌，以信處位之難云。

京兆少尹裴武出使王承宗處返回，取得德、棣二州，隨後兩地又不歸順朝廷了。有人説："裴武回來後，先去見裴垍，第二天纔入朝的。"皇帝發怒，召學士李絳商議斥逐裴武，李絳説："裴垍身爲宰相，熟悉當時政事，勢必不會先見裴武的。"皇帝明白了，於是對裴武一事置之不問。議論的人認爲皇帝知道裴垍精明，正真誠地依重他，尚且不免有嫌疑，由此可見處於宰相之位是多麽的艱難。

## 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

李藩，字叔翰，祖先是趙州人。父親李承，官做到湖南觀察使，在當時有名聲。

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吊，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盗，掠服之，藩争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盗，稍知名。

李藩年輕時清静注意檢點約束，姿態嫻雅美好，聰慧好學。爲父親守喪時，他家裏本來財物豐富，姻戚前來吊唁，有拿東西走的，他也不曾過問，更致力於施給，過了數年家裏的財物幾乎没有了。李藩四十多歲時，被困在廣陵一帶，不能自振，妻子追悔怨恨，李藩安然不在意。杜亞鎮守東都，上表將他召入幕府。杜亞曾懷疑牙將令狐運是盜賊，經過拷打令狐運認罪了，李藩堅持説令狐運不是盜賊而杜亞不聽從，李藩便離開杜亞而去，後來果然抓到了真正的盜賊，因此李藩漸漸地知名了。

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

徐州張建封把李藩徵用到節度使幕府任職，

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

但他不曾做過一點事情。張建封去世，濠州刺史杜兼疾速趕到，私下有所覬覦奢望，李藩流着淚對杜兼説："張公如今喪亡，您應當謹慎守衛土地，怎麽能丢下土地而跑到這裏來呢？應當迅速回去，否則將以法彈劾您！"杜兼憤憤不平地走了，非常憎恨李藩，因而上奏誣告："張建封死了，李藩動摇軍心，有非分之想。"德宗發怒，暗中下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掉李藩。杜佑向來器重李藩，接到詔書後，十天都没宣布，召見李藩説："世人都説有生死報應，你説這靈驗嗎？"李藩回答説："大概就是那麽回事。"杜佑説："確實如此，你若遇事可不要恐懼啊。"於是拿出詔書給李藩看，李藩臉色不變，説："我堅信，這是杜兼在報復！"杜佑説："千萬不要害怕，我用全家人性命來爲你擔保。"皇帝還是不相信，緊急催促李藩回朝。入朝後，皇帝看了看李藩的面貌，説："這難道是作亂的人嗎？"於是將他釋放了，并拜授爲秘書郎。

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吕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强致之。仲舒等爲俳説廋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當時王紹深得皇帝的寵信，邀請李藩和自己相見，并揚言説若李藩來見當即重用，但李藩到底也不前往。王仲舒和同舍郎韋成季、吕洞整天置辦酒席邀請賓客一同娱樂，仰慕李藩大名，硬是邀請他。王仲舒等人用戲言隱言相狎昵，李藩一見，拒絶不再去了，并説："我和他們在一起整整一天，不曉得他們説的是啥！"後來王仲舒等人果真因事被廢斥。憲宗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名諱，開始改名，當時輿論認爲這是獻媚。李藩説："自古有這先例，由不識大體的人給敗壞了，未能恢復更正，對王紹有什麽可責備的呢？"多次升任爲吏部郎中。因小事受牽連，降任爲著作郎，二次遷任爲給事中。制敕有不當之處，他就在制敕的尾端批語退回，屬吏震驚，請他另外連接其他紙，李藩説："連接别的紙便是牒，怎能叫制敕呢？"裴垍告訴憲宗，説李藩有宰相器識。適逢鄭絪被免去，因而拜授李藩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具對："儉則

李藩忠厚嚴謹，好事壞事都發表言論，皇帝認爲他没有隱藏。皇帝曾詢問造成前世私人富有而國家匱乏的原因及祈福祛災之事。李藩如實回

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己求媚而悦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悦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勖，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譎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

答説：“勤儉節約則財物充足，注重農業則百姓富裕，相反就匱乏了。”又説：“孔子得了病，禁止子路祈禱。漢文帝每次祭祀，頒敕讓有關部門謹慎做事而不要祈禱。假若神無知，那就不能降福；假若神有知，本來就不能用利己求媚來取悦它。况且對人仁義的就對神温和，人是神之主，人安寧而福將自然來到。”皇帝高興地説：“朕當和您等上下互相勉勵，來堅持遵守此言。”後來皇帝又詢問神仙長壽的事情，李藩知道皇帝有所迷惑，便極力陳述神仙長壽是荒誕不可信的。後來皇帝聽了柳泌等人的話，果真被神仙長壽一類事給害苦了。

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别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河東節度使王鍔賄賂權貴近臣謀求兼任宰相，皇上秘密下詔中書和門下説：“王鍔可兼任宰相。”李藩即刻拿來筆塗掉“宰相”字樣，并在左面題寫説：“不可。”然後緘封退還奏上。宰相權德輿驚慌失色地説：“有不可以的地方，應當另外寫明上奏，怎可自己用筆塗改詔書呢？”李藩説：“情勢緊迫啊，過了今天就制止不住了。”後來此事果真停了。

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吴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潜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吴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寖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户部尚書，謚曰貞簡。

李吉甫再次任宰相，李藩極力阻止。正逢吴少陽繼承淮西節度使之任，李吉甫見了皇帝後，想暗中中傷李藩，就上奏説：“路上遇到宦官拿着節度使的印信和符節去給吴少陽，臣替陛下憎恨這事。”皇帝氣憤不平。第二天，下令罷免李藩的宰相而使任太子詹事。數月以後，皇帝又想念李藩，召他到大殿裏對答，以前的疑慮也逐漸消除了。第二年，李藩出任華州刺史，還未到任，去世，享年五十八歲，追贈户部尚書，謚號貞簡。

藩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李藩的才能不如韋貫之、裴垍，但他爲人清廉公正，和他們是同一類人物。

**韋貫之　韋肇　韋澳**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敻八世孫。父肇，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秘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名諱，以字行於世。韋貫之是後周柱國韋敻的第八代孫子。父親韋肇，大曆年間任中書舍人，屢次上疏議論朝政的得失，被元載所厭惡，降任京兆少尹。長時間後，改任秘書少監。元載説：“韋肇如果拜訪我，一定選擇好的官位安置他。”韋肇始終不肯前去。

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謚曰貞。

元載被誅，他被授任爲吏部侍郎。代宗打算任用他爲宰相，恰巧去世，謚號貞。

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啖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

韋貫之考中進士科，任校書郎，又考中賢良方正科而名列優等，補授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用重金召他到幕府任職，他都不答應。韋貫之生活貧困，靠吃豆粥充飢。二次遷任爲長安丞。有人把他舉薦給京兆尹李實，李實拿起笏板出示所記的名字説："這是那人的姓名，和我是同鄉同里，素知其賢，希望認識他後引薦給皇上。"舉薦的人很高興，將這話告訴給韋貫之後説："您今天前往李實處，那明天祝賀的人就到來了！"韋貫之不表示可否，但始終没有前往，所以他的官職也没有升遷。

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爲右補闕，纁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群持不可，换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劾忠義不宜污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

永貞時，韋貫之纔升任監察御史，他又推舉弟弟韋纁代替自己，等到他擔任右補闕，韋纁代他任御史，議論的人不認爲他是徇私情。宰相杜佑的兒子杜從郁任補闕，韋貫之和崔群堅持説不可以，結果改换爲左拾遺，他再次上奏説："拾遺、補闕同様是諫諍之官，宰相的政務有得失，若讓杜從郁去評議，那就是作兒子的在評議父親，這大概不太合乎情理吧。"杜從郁終於改任别的官職。後來韋貫之升任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巧匠受到皇帝的寵愛，升遷爲少府監，他的兒子靠着父輩的功績補授齋郎，韋貫之不給補授，并説："此官職將奉行宗廟祭祀之事，官階品級相當於刺史縣令，怎能讓卑賤的工匠之子來充任。"他又彈劾説金忠義不應玷污朝廷官吏的名册，金忠義最終被免去。於是權幸之人憎恨他。

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决請乎?"垍曰："奉教。"事果見聽。垍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爲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

韋貫之升任吏部員外郎，因考試賢良方正牛僧孺等人對策而單獨署奏獲罪，出任果州刺史，半路上又被貶爲巴州刺史。長時間後，召入朝廷任都官員外郎，參與起草詔令，進升中書舍人。宰相裴垍曾經三次上書奏事，憲宗都不聽從。韋貫之説："您也以進退與否來决定請求嗎?"裴垍説："謹奉教導。"後來裴垍所上奏的事情果然被皇帝采納了。裴垍因而對他説："您以後當位居宰相。"改任禮部侍郎。他選取士人時，抑制浮華，先看士人生平事迹，這様爲官職而奔走争逐

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

的人停止了。韋貫之曾從容上奏說：“禮部侍郎重於宰相。”皇帝說：“侍郎是宰相授任的，怎能重於宰相呢？”他回答說：“但禮部侍郎是爲陛下選擇宰相的，能不重嗎？”皇帝稱贊他的話。改任尚書右丞，不久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任中書侍郎。

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它，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顔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

當時討伐吳元濟，韋貫之請求先放下鎮州，集中力量對付淮西，并且說：“陛下難道不知建中年間的事情嗎？開始是蔡州急呼而魏州響應，齊、趙一同起來，德宗徵發天下兵馬討伐他們，財物用完而人力費盡，所以朱泚乘機作亂。這不是別的原因，是要迅速撲滅叛亂。如今陛下難道不能稍稍忍一下，等到蔡州平定後再討伐鎮州嗎？”當時皇帝已經派兵討伐鎮州了，没有聽從韋貫之的建議。最後的結果是，蔡州平定而鎮州纔屈服。開始，討伐蔡州，宣武韓弘任都統，皇帝又下詔叫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顔合并兵力而進軍。韋貫之勸諫說諸將正盡力作戰，如今若設置都統，又命令河陽、忠武二節帥連營，那麼他們各自持重養威，短時間内不可能獲勝。皇帝還是没有聽從。後來用了四年時間纔攻克蔡州，一切都如韋貫之所預料的。

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奸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怨，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爲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顗、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顗、正辭、處厚皆清正，以鈎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

皇帝讓段文昌、張仲素任翰林學士。韋貫之認爲學士是以備皇帝顧問的，不應專門以辭藻來擇取，上奏免去段文昌和張仲素。皇甫鎛、張宿都是因皇帝寵愛而被進用。張宿出使淄青，裴度要爲他請求銀印紅綬，韋貫之說：“張宿奸佞，我們即使不能斥退他，爲什麽要用銀印紅綬來抬高他呢？”因此張宿等人怨恨，暗地捏造事實陷害他，他又和裴度在皇帝面前議論兵事，意見很不相同，所以被罷去宰相之職而任吏部侍郎。這時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爲他申理，皇帝下詔免去郭求翰林學士的職務，使韋貫之出京任湖南觀察使。不到三天，韋顗、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因和韋貫之關係親善，全都貶爲州刺史。韋顗、李正辭、韋處厚都清廉公正，由於相牽引爲同黨被斥逐，因此朝廷内外開始厭惡張宿。

時國用不足，遣鹽鐵副使程异督

當時國家的費用不够，派遣鹽鐵副使程异督

諸道賦租，异諷州縣厚斂以獻。貫之不忍横賦，而所獻不中异意，因取屬内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

促諸道交納租税賦税，程异諷勸州縣加重聚斂來進獻。韋貫之不忍心横徵賦税，因而所進獻的不合程异的心意，接着又用所屬境内六州的留在地方州縣賦税錢來繼續進獻。被降任爲太子詹事在東都分司任職。穆宗即位，隨即下令拜授他爲河南尹，召入朝廷任工部尚書，還未赴任，去世，終年六十二歲，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貞，後來更改謚號文。

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爲僞辭以悦人。爲右丞時，内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韋貫之深沉寡言，和人交往，一年到頭不殷勤應酬，不用虚假言辭來取悦人。任尚書右丞時，有位内供奉登門訪問時説："您將要爲宰相了。"韋貫之命令左右的人把他送出去，説："這是個無知妄爲的人。"居宰相位後，嚴格要求自己和手下的人，用公正的評論來裁决事情，居住的房屋也没改换過。裴均的兒子拿着萬丈細絹請他爲先父撰寫墓志銘，他回答説："我寧願餓死，怎能做這種事啊！"韋貫之平生未曾接受過饋贈，所以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

子澳，字子斐，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静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温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己。温歸以告，澳不答，温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

兒子韋澳，字子斐，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韋澳正直閑静寡欲，十年不肯調遷。御史中丞高元裕和他的哥哥韋温關係親善，想舉薦引用他，使韋温勸説韋澳拜謁自己。韋温回家告訴韋澳，韋澳不答應，韋温説："高元裕是位正直之人，你爲何要輕視他呢？"韋澳説："衹恐怕對不住御史之職吧。"

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眙，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嘆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

周墀任鄭滑節度使，上表徵用他到幕府任職。恰巧周墀被召入朝廷任宰相，私下問他道："有什麽要告誡我的嗎？"韋澳説："希望您不要用權。"周墀驚訝地看着他，韋澳説："有功獎賞有罪懲罰，這是君主的權利，您不要因喜怒來用它，使百官各行其職，而您在廟堂中衹需垂手而坐，天下就能治理了，爲什麽要用權呢？"周墀感慨説："我先你而居宰相之位，能不慚愧嗎！"

擢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歲中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累遷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蕭寘皆爲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常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即遷延須見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

後韋澳升任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同一年裏參與起草詔令，召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多次遷任爲兵部侍郎，升任學士承旨。韋澳和蕭寘都受到宣宗的禮遇，每當他兩人值班，肯定被一起召求詢問政事得失。他常常奉旨夜間起草詔書，有不能决定下來的事，就拖延着去見皇帝，分條

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敕使如何？”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黄至緑，自緑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爲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尹。

陳述可否，没有不被采納的。有一天，皇帝召他入宫，屏退左右的人問道：“朕對宦官怎麽辦好呢？”韋澳陳述説皇帝的威望和明斷前世都比不上。皇帝摇摇頭説：“未必。用什麽策略呢？”韋澳倉促回答説：“如果和朝臣一起謀劃，那麽大和時的事情可以作爲鑒戒，不如就近選擇可以任用的人和他來謀劃事情。”皇帝説：“朕要堅决實行了。從黄服到緑服，從緑服到緋服，這還可以，穿紫服的合而爲一。”韋澳羞愧汗流不能回答，於是退下。改任京兆尹。

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奸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内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晝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爲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迹。

皇帝的舅舅鄭光指使别墅下吏豪横放肆，多年不向官府繳納賦税，韋澳把下吏抓了起來。另一天在延英殿對答，皇帝問他原因。韋澳如實陳述了下吏奸邪的情况，并且説一定要繩之以法。皇帝説：“是否可以寬恕呢？”回答説：“陛下使臣自内廷官職改任京城尹，怎能使一樣的法律衹在貧賤者中間施行呢？”皇帝入内對太后説：“這人不能侵犯。”太后替鄭光繳了賦税，下吏纔得以釋放。從此權貴豪强之家收斂了。

會户部闕判使，帝以問澳，澳三不對。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謂其甥柳玭曰：“吾本不爲宰相知，上便委以使務，脱謂吾他岐而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寖惡，皆吾輩貪爵位致然。”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

適逢户部判使缺員，皇帝因而問韋澳，韋澳三次都不對答。皇帝説：“任命你可以嗎？”他回答説：“臣老了，精疲力盡，太煩雜的事務不能承擔了。”皇帝沉默不高興。韋澳出來對外甥柳玭説：“我本來不被宰相知遇，皇上縱使委任我判使之職，或許有人説我是從别的渠道得官的，最終自己也不能説清楚。如今時事逐漸變壞，都是我們貪圖爵位所造成的。”時間不長，被授任爲河陽節度使。入朝辭謝，皇帝説：“你自己爲了省事而遠離我，不是我要你走開的。”

懿宗立，徙平盧軍，入爲吏部侍郎，復出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悦澳，坐吏部時史盗簿書爲奸，貶秘書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尹，辭疾不拜，丐歸樊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户部尚書，謚曰貞。

懿宗即位，韋澳改任到平盧軍，召入朝廷任吏部侍郎，又出任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來不喜歡韋澳，韋澳便因在吏部任侍郎時手下小吏盗用簿書爲奸作惡而獲罪，被降任爲秘書監，在東都分司任職。後來就地升任河南尹，他推辭有病不接受，請求回樊川。過了一年，皇帝以吏部侍郎召他入朝，他堅持在野不出來做官。去世，追贈户部尚書，謚號貞。

澳在河陽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薄紙手作詔賜澳

韋澳在河陽多年，宣宗派遣使者去魏博，路過韋澳所在地，宣宗用薄紙親筆書寫詔令對韋澳

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爲相也。因問輔養術，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怪妄，宜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

説："悄悄治辦行裝，秋天當召見你。"原本要任他爲宰相。因而順便問他輔助養生之術，韋澳説金石之藥不可服用，方士怪誕狂妄，應逐斥遠離他們。這年八月，皇帝逝世，韋澳最終没當成宰相。

爲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爲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爲《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

韋澳任學士時，皇帝曾説："朕每每任命藩鎮節帥和州刺史，都想對各州縣的風俗有所瞭解，你爲朕撰寫一部這樣的書吧。"韋澳就取來十道四方的方志，親自加以綴集編次，題名爲《處分語》。後來鄧州刺史薛弘宗入朝謝恩，皇帝敕令告誡鄧州的事情，人人驚訝嘆服。

韋綬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爲舉首，綬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後擢明經，辟東都幕府。

韋綬，是韋貫之的哥哥。韋綬被察舉爲孝廉，又貢舉爲進士，禮部侍郎潘炎打算以他爲舉薦者的頭名，韋綬因朋友楊凝關係親密而年長，所以讓位楊凝，没有參加對策便離去了，楊凝於是考中了。後來韋綬考中明經科，被徵用到東都幕府任職。

德宗時，以左補闕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襭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逾月不得休。以母老，屢丐解職，每請，帝輒不悦。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極於用。

德宗時，韋綬以左補闕身份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多次參預機密政事。皇帝曾來到翰林院，韋妃跟隨着皇帝一同來到，正逢韋綬在睡覺，學士鄭絪想跑去告訴韋綬，皇帝不許，當時天氣很寒冷，皇帝就把韋妃的蜀襭袍覆蓋在他的身上而後離去，皇帝對他的待遇就像這樣。韋綬常常入翰林院值班，一個月都不得回家休息。因母親年老，屢次請求解除此職，每次請求，皇帝便不高興。他出入宫禁八年，但始終都謹小慎微。韋綬晚年便患了心病，罷官後回到家中，他的才能没有完全發揮出來。

九月九日，帝爲《黄花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頤養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

九月九日，皇帝作了篇《黄花歌》，望了望左右的人説："怎能不給韋綬看呀！"即刻派遣使者拿去給韋綬看，韋綬迅速唱和酬答，并交使者順便獻進。皇帝説："還能作文章，怎能休養呀！"因而敕令他從今不要再這樣了。韋綬官位終於左散騎常侍。

弟纁，有精識，爲士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

弟弟韋纁，有精明的見識，受到廣大士人的贊賞，韋氏兄弟在當時都很有名氣。

韋温

綬子温。温，字弘育。方七歲，

韋綬的兒子韋温。韋温，字弘育。當他七歲

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就無留意，喜曰："兒無愧矣!"入爲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既謝，輒解歸。侍親疾，調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既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構，罪不測，温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奸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蒙霧咎邪!"率同舍伏閤切争，由是益知名。

的時候，一天就能誦讀數千言。十一歲時，考中兩經科，又因考中拔萃科高等而補授咸陽尉。韋温的父親很驚訝，懷疑他是假權干謁求進，將他召到庭中考試，文章寫成没有遺漏的意思，父親高興地説："我兒無愧於此!"皇帝下令召他入朝任監察御史，他因御史臺制度苛刻嚴格，不可以隨便探望侍奉親人，没有接受任命。换任著作郎，入朝謝恩以後，便解官歸家。父親有病他親自侍奉，調理合適的湯劑，前後將近二十年，未曾鬆開過衣服的帶子。爲父親守喪時，因哀傷過度而身體瘦弱不支。守喪期滿，李逢吉徵用他到宣武幕府任職。頻繁遷任爲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人編造誣陷，懲罰不可預測，韋温大聲説："丞相一貫都有操行，不應該謀反，這是奸人在誣陷他。我們怎能因迴避雷霆之怒，使皇上遭受蒙蔽而留下過失!"於是率領同僚俯伏在朝堂上直言諍諫，從此更加知名。

大和五年，太廟室漏罅，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稟，自敕中人葺之。温諫："吏舉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修。夫設制度，立官司，度經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下閲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今慢吏奪稟，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還將作，則官修業矣。"帝乃罷宦人。會群臣請上尊號，温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虚名時。"帝順納，乃謝群臣。改侍御史。

大和五年，太廟房屋裂縫漏雨，皇帝下詔叫宗正卿、將作監營建修造，因没及時完工，文宗生氣地斥責宗正卿李銳、將作監王堪，罰没他們的俸禄，還親自敕令宦官去主持修繕太廟的事務。韋温勸諫説："官吏行使其職，國家可以得治；事情歸於正途，法制可以得修。制定制度，設立官司，計劃經費，而宗廟爲最重要者。近來詔令發下已經一個月了，有關部門鬆散懈怠不賣力，這可以罷黜怠慢之官，懲治不遵守制度的人，選擇可以勝任的人去修繕完成它，那麽官吏能行使其職，事情就歸入正途了。如今怠慢的官吏已被處以罰没俸禄，而改换爲宦官去修繕，是允許衆多有關部門官員公然廢職，由於宗廟重要，因此被陛下所偏愛，但愚臣爲此而惋惜。請求把修繕宗廟之事歸還將作監，那麽官吏就能整治其業了。"皇帝於是不讓宦官去了。正好群臣請求上尊崇的稱號，韋温堅持上疏規勸説："如今河南有水災，江淮遭旱災歉收，京城積雪五尺深，老人孩子凍倒在地，這不是修飾虚名的時候。"皇帝聽從并采納了他的建議，於是拒絶了群臣上尊崇的稱號的建議。後來韋温改任侍御史。

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爲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爲副，温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爲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爲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誡温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温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换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温給事中，帝曰："温素避事，肯爲我論駁乎？須太子長，以爲賓客。"久之，卒爲給事中。

李德裕入朝任宰相，提拔韋温爲禮部員外郎。有人説他素來被牛僧孺看重，李德裕説："這位先生剛直公正，怎可因私情廢除他呢？"鄭注任鳳翔節度使，上表舉薦他任副職，韋温説："拒絶就會遭到貶逐遠地，順從了禍患將不可預測，我怎能被鄭注起用呢？"鄭注被誅殺，韋温由考功員外郎拜授諫議大夫。時間不長，任翰林學士。先前，韋綬在宫禁内廷，因積憂恐懼而患病被罷免，所以告誡韋温不要在宫禁内廷任職，到這時他便堅决推辭。皇帝生氣地説："這難道是韋綬臨死前的遺言嗎？"禮部侍郎崔蠡説："韋温順從父親昏亂時説的遺言，更説明他是孝子。"皇帝怒氣消除，給他改换爲知制誥。他推辭有病最後改任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舉薦韋温任給事中，皇帝説："韋温素來遇事迴避，肯爲我議論駁正嗎？等太子長大些，讓他去做太子賓客。"過了好久，還是擔任了給事中。

初，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官，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鷄鳴蚤作，問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悦。辭侍讀，見聽。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户參軍，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温悉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群臣，温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温使户止，即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温執議不移，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佗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晋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温，出爲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温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

當初，韋温兼任莊恪太子侍讀，他早晨來到宫中，中午纔見到太子，因而勸諫太子説："殿下年齡方輕，應當鷄一鳴就起床，向天子問安，如古時的文王一樣去行事。"太子不高興。韋温請求辭掉太子侍讀職務，皇帝也答應了。靈武節度使王晏平被免去，但他隨身帶着馬和鎧甲兵器，因而被貶爲康州司户參軍，王晏平用豐厚的財物賄賂權貴近臣，過了十天，又改任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被皇帝授任爲光州長史，這些任官詔書韋温全部緘封退還了。太子獲罪，皇帝下詔曉諭群臣，韋温説："陛下没有及時教導訓誡，這不祇是太子的過錯。"當時人以爲他的話很有道理。升任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審理大案，皇帝認爲姚勗有才能，提升他爲職方員外郎，姚勗將前往兵部官署上任，韋温使人阻止姚勗，即刻上書説："郎官爲清貴的官班，不能賞給能幹小吏。"皇帝命令宦官曉諭他并護送姚勗前去上任，韋温堅持己見不改變，皇帝下詔改任姚勗爲檢校禮部郎中。皇帝向楊嗣復詢問此事的原故，楊嗣復回答説："姚勗，是名臣之後，治理政務有成績没有疵點。如果吏員有才能而不入清貴的官班，日後誰肯擔當繁重的事物呢？這是衰落的

晉風，不可以效法。”皇帝素來尊重韋温，便讓他出京外任陝虢觀察使。百姓應當繳納賦税的時間到了但麥子還未成熟，官吏報告説要督促百姓繳納賦税，韋温説：“使百姓把正在田裏生長的麥穗賣了來繳納賦税，這可以嗎?”因此延長了辦理繳納的期限。

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輔政，温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

武宗即位，韋温升任吏部侍郎。李德裕要引薦他一同擔任宰相，韋温極力説李漢值得寬免，李德裕很失意，使韋温出京任宣歙觀察使。池州有百姓告刺史行爲不端，韋温把刺史處死，威名在所轄之地大震。

既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没身不負斯誡矣!”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謚曰孝。

韋温生病後，召親屬前來，吟咏韋綬“在室愧屋漏”一詩，隨後流着眼淚説：“如今知道終身没有辜負這首詩的告誡!”去世，終年五十八歲，追贈工部尚書，謚號孝。

温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珏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謫，温嘆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温少合，所善惟蕭祐。

韋温性情剛直嚴峻，人望見他不敢戲耍怠慢。他和楊嗣復、李珏關係親善，曾勸他們忘掉和李德裕以前的怨恨，楊嗣復和李珏二人不聽從，等到都被貶謫，韋温嘆息着説：“若能聽我的話，哪能發展到這種結局!”韋温有一個女兒，嫁給了薛蒙。女兒擅長撰寫文章，續寫曹大家的《女訓》，此書流行於世。韋温與人不易投合，所友好的惟有蕭祐。

### 蕭祐

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貧窶，隱居，以孝養聞。司農卿李實督官租，祐居喪，未及輸，召至，將責之，會有賜與，倩祐爲奏，實稱善，即薦于朝。終制，以處士拜左拾遺。累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

蕭祐，字祐之，是一位平易恬静君子。年輕時貧困，隱居不仕，侍養父母以孝聞名。司農卿李實督促百姓向官府繳納租賦，蕭祐正在守喪，未能及時繳納，李實把他召去，準備斥責他，正好接到了皇帝的賜賞，便請蕭祐代寫奏章，李實對他寫的奏章大加贊美，還即刻把他舉薦給了朝廷。守喪期滿，以處士身份拜授左拾遺。屢經升遷任諫議大夫，死在了桂州觀察使任上，被追贈爲右散騎常侍。

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膺。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温號“山林友”云。

蕭祐精於書法繪畫，自鍾繇、王羲之、蕭子雲、張僧繇以來，都能辨識出其真僞。然而不以塵事煩擾自己，所以韋温稱他是“山林友”。

贊曰：杜黄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

贊曰：杜黄裳善於謀劃，裴垍公正守法，李藩耿直挺拔，韋貫之忠厚誠實，都能够辦好朝廷

天綍，經國體，撥衰奮王，菑攘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食，黄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㠑然，則不可掩已。

政事，治理國家，撥正衰亂振興王業，攘除四方的災害。憲宗轉衰爲盛，難道不是任用能人而達到的嗎？昔日孔子的優秀弟子子貢經商，漢朝的有名宰相韓安國貪財，杜黄裳也因收受賄賂而有了疵點，至於忠烈卓著，還是不可遮掩掉的。



# 唐書卷一百七十

## 列傳第九十五

### 二高伊朱二劉范二王孟趙李任張列傳

**高崇文　高承簡**

高崇文，字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崇文性樸重寡言，少籍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吐蕃三萬寇寧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佛堂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全義入朝，留知行營節度後務，遷長武城都知兵馬使。

高崇文，字崇文，他的祖先從渤海遷到幽州，上下七代人不曾分家居住，開元年間，皇帝兩次下令表彰他們一家。高崇文性情樸實莊重而寡言，年輕時被召入平盧軍。貞元年間，隨從韓全義鎮守長武城，治理軍隊有名聲。屢經升遷任金吾將軍。吐蕃發動三萬人馬侵犯寧州，高崇文率領三千士卒前往救援，雙方在佛堂原交戰，吐蕃大敗，朝廷封他爲渤海郡王。韓全義入京朝見，高崇文留在當地主持行營節度後務，升任長武城都知兵馬使。

劉闢反，宰相杜黄裳薦其才，詔檢校工部尚書、左神策行營節度使，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已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過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斬以徇。乃西自閬中出，却劍門兵，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退守梓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闢陷東川，執節度使李康不殺也，至是歸康以丐雪，崇文數康失守罪，斬之。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會雨不克攻。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高霞寓鼓

劉闢反叛，宰相杜黄裳推薦説高崇文有才能，皇帝下詔授任他爲檢校工部尚書、左神策行營節度使，使他統領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鎮兵討伐劉闢。當時有顯著戰功的老將，人人自以爲能當選，等到任命的詔書發下來，都大吃一驚。當初，高崇文選了五千精兵，平常總像敵軍來犯似的進行訓練，到這時候，卯時接受命令，辰時部隊已經出發了，武器裝備精良完好，没有不齊全的。軍隊經過興元，士卒中有人折斷客舍的羹匙和筷子，他下令立即斬首示衆。高崇文率軍從西面的閬中出發，打退劍門的守兵，解了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退守梓州。皇帝下詔拜授他爲東川節度使。起初，劉闢攻占東川，捉住節度使李康却没有殺掉，到這時放回李康以求洗除罪過，高崇文列舉了李康失守的罪過，將李康斬殺了。鹿頭山在成都北一百五十里處，是扼制二川的要衝，劉闢在這裏築城，周圍接連有八處營

之，士扳緣上，矢石如雨，募死士奪而有之，盡殺戍者，焚其柵，下瞰鹿頭城，人可頭數。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摇。大將阿趺光顔與崇文約，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李文悦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城二萬衆降，執闢子方叔、婿蘇彊。遂趣成都，餘兵皆面縛送款。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

寨，用來抵抗東邊來的官軍，高崇文開始在城下打敗了二萬賊軍，但因碰上下雨天而城池未能攻克。第二天，雙方在萬勝堆交戰，萬勝堆在鹿頭的東面，高崇文讓驍將高霞寓擊鼓進軍，士卒攀緣而上，箭矢和石頭像雨點一樣落下，他又招募敢死士兵奮戰而最終占據了萬勝堆，將戍守的人全部殺掉，并燒毁所圍的栅欄，從這裏往下看鹿頭城，人可用頭來數。官軍前後八戰八捷，賊軍軍心開始動摇。大將阿趺光顔和高崇文約定了出動的日期，而阿趺光顔比約定的日期拖延了，害怕被治罪，因此請求深入敵軍立功贖罪，於是官軍駐在鹿頭西，斷絶了賊軍運輸糧餉的道路。賊軍非常震驚，其將李文悦率三千士卒歸順，仇良輔帶領鹿頭城二萬人馬投降，還拘捕了劉闢的兒子劉方叔、女婿蘇彊。官軍隨後直趨成都，其餘賊軍都反綁着手歸順。劉闢逃跑，被官軍追上并活捉，拘押在囚車上送往京城。

入成都也，師屯大逵，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邢泚已降而貳，斬于軍，衣冠脅污者詣牙請命，崇文爲條上全活之。進檢校司空、西川節度副大使，南平郡王，實封三百户，刻石紀功于鹿頭山。

高崇文進入成都，讓軍隊駐扎在大路上，不驚擾百姓，珍寶財物如山一樣堆積，但士卒秋毫無犯。邢泚投降後又有貳心，高崇文下令斬首於軍中，士大夫受脅迫而叛亂的都到衙門請求保全性命，高崇文爲他們分條上奏保住了性命。朝廷下令進任他爲檢校司空、西川節度副大使，封爲南平郡王，享有實封三百户，并在鹿頭山上刻石記載他的功績。

崇文不通書，厭案牘諮判以爲繁，且蜀優富無所事，請捍邊自力，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爲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憚於覲謁，有詔聽便道之屯。居邠三年，戎備整修。卒，年六十四，贈司徒，謚曰威武。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

高崇文不通文字，認爲官署中案牘公文繁多可厭，况且蜀地優越富饒無所事事，請求保衛邊塞來效力，於是皇帝下詔任命他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兼任京西諸軍都統。高崇文仗着有功大肆奢侈，把蜀地國庫中的奇珍異寶和機巧工匠都擅自帶走，又不懂得朝廷的禮儀制度，害怕入朝拜見，皇帝下詔説聽憑他走便道前往屯戍之地。高崇文在邠三年，武器裝備整齊完好。去世，享年六十四歲，追贈司徒，謚號威武。會昌六年，武宗下詔叫把高崇文的神主袝祭於憲宗廟。

子承簡，少事忠武軍，後更隸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王傅。

兒子高承簡，年輕時在忠武軍做事，後來又隸屬神策軍。因高崇文平定蜀有功，高承簡被授任爲嘉王傅。

裴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詔析上蔡、郾城、遂平、西平四縣爲溵州，拜承簡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溵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爲腴田。先是，賊築武宫以夸戰勞，承簡夷其丘，庀家財以葬。葺儒宫，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蕎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户數百輸租。

裴度征討蔡州，上表署任高承簡爲牙將。蔡州平定，皇帝下詔從蔡州分出上蔡、郾城、遂平、西平四縣而設立溵州，拜授高承簡爲溵州刺史，州治所在郾城。高承簡開始開闢屯田，修築堤防，靠近溵水綿延二百里的土地不再有水害，皆變爲肥沃的良田。先前，賊軍修築武宫來誇耀戰績和功勞，高承簡把那高丘鏟平，并拿出自家的錢財埋葬遺骨。他還修建儒宫，備好俎豆一類禮器，每年按時舉行儀禮。原野有荊葵的果實，百姓可以食用充飢。將吏樹立石碑歌頌他的功勞。升任邢州刺史，觀察使府督責賦税的命令很急，高承簡便代替下户交納了數百租税錢。

遷宋州。會宣武將李㝏反，遣使責財于宋，承簡囚之，前後數輩輒繫獄，一日并出斬于牙門，威震部中。㝏悉兵攻之，宋有三城，南城陷，承簡保北兩城，數爲賊确，會徐州救至，㝏爲李質所執，兵遂潰。拜兖海沂密節度使。

後來高承簡遷任到宋州。正逢宣武將李㝏反叛，派遣使者到宋州督責財物，高承簡囚禁了李㝏的使者，前後數批人一來他就將其拘禁在獄中，并在同一天拉到衙門外斬首，因而威震所管轄的地方。李㝏發動所有兵力攻打高承簡，宋州有三座城，南城失陷後，高承簡保守北面兩座城，多次遭到賊軍進攻，恰巧徐州救兵趕到，李㝏被李質活捉，賊軍便潰敗了。朝廷下令拜授高承簡爲兖海沂密節度使。

遷義成軍，檢校尚書左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邠寧。先是，虜多以盛秋犯邊，承簡請屯寧州以制其侵。屬疾還朝，道卒，贈司空，謚曰敬。

高承簡遷任到義成軍，朝廷就地加授他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召入朝廷拜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再次出任邠寧節度使。先前，虜人大多是在盛秋之際侵犯邊境，高承簡請求屯戍寧州來遏制他們的入侵。恰巧因病回朝，死在途中，追贈司空，謚號敬。

崇文孫駢自有傳。

高崇文的孫子高駢自己有傳。

**伊慎**

伊慎，字寡悔，兖州人。通《春秋》、《戰國策》、天官、五行書，用善射爲折衝都尉。喪母，將合葬而不知父墓，晝夜哭，夢若有導者，既發之，舊志可按也，乃得葬。

伊慎，字寡悔，兖州人。伊慎精通《春秋》、《戰國策》、天文、陰陽五行等書，因擅長騎馬射箭充任折衝都尉。母親喪亡，他準備父母合葬但不知道父親的墳墓在哪裏，晝夜痛哭，睡夢中好像有人引導指點，發掘以後，果然有舊志可以證明，於是把父母合葬在一起了。

江西路嗣恭討哥舒晃，以慎爲先鋒。疾戰破賊，斬首三千級，下韶州。戰把江口，水湍駃，乃爲桴，實薪焉，乘風縱火，賊焚且溺不可計，

江西路嗣恭討伐哥舒晃，叫伊慎充當先鋒。伊慎努力奮戰打敗賊軍，斬首三千級，拿下了韶州。雙方在把江口交戰，水大流急，伊慎便用竹子和樹木編成筏子，裝上柴禾，順着風向點燃柴

與諸將追斬晃泔溪。授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

禾，賊軍被燒死和淹死的不可計算，他和諸將追到泔溪把哥舒晃殺了。朝廷授任他爲連州長史，主持團練副使事務。三次遷任爲江州別駕。

討梁崇義也，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署漢南北兵馬使，不受，獨率所部破崇義於蠻水，效俘三萬。襄、漢平，功多。希烈愛其材，數饋遺，欲縻止之，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皋至鍾陵，得而壯之，拔爲大將。希烈恐爲皋所任，遺以七屬甲，詐爲慎書，行反間。帝遣使即軍中斬之，皋表列其誣，未報。賊泝江徇地，皋授慎兵，勞而遣，與賊大戰，破之，收黄梅，次長平，殺賊將，斬級千餘，拔蔡山尤力，遂下蘄州，即拜刺史，封南充郡王。

朝廷發兵討伐梁崇義時，伊慎以江西牙兵隸屬李希烈，李希烈任用他爲漢南北兵馬使，伊慎没有接受，獨自率領所部在蠻水打敗梁崇義，俘虜了三萬敵人。襄、漢平定，他的功勞最大。李希烈看重他的才能，多次饋贈財物，想束縛住他，最終他使用計策逃脱了。第二年，李希烈果真造反。嗣曹王李皋來到鍾陵，得到伊慎後特别推崇他，提拔他爲大將。李希烈害怕伊慎被李皋任用，贈送給伊慎七套鎧甲，還假冒伊慎的書信，施行反間計。皇帝派遣使者前往軍中斬殺伊慎，李皋上表陳述伊慎是被誣陷，疏奏遞上没有答覆。恰巧賊軍沿江逆水而上前來侵犯，李皋授給伊慎兵權，慰勞後派他率兵出擊，他和賊軍大戰，打敗賊軍，收復了黄梅，駐軍長平，殺死賊將，斬首千餘級，攻取蔡山時尤其用力，於是拿下蘄州，朝廷隨即拜授他爲刺史，并封他爲南充郡王。

天子在梁州，包佶轉東南財糧次蘄口，賊遣驍將杜少誠以兵萬人遏江道，不得西。慎選士七千，列三屯相望，偃旗以待。少誠分圍之，未合，慎自中屯鼓之，諸屯悉出奮擊，賊亂，少誠走，斬别將許少華，封其尸爲京冢，漕無留艱。進圍安州，希烈之甥劉戒虚以兵八千來援，慎逆擊于應山，禽之，示城下，州開門降。以功爲安州刺史，實封百户。改隋州。戰厲鄉，斬首五千級，喻降李惠登，即薦惠登爲刺史。拜慎安、黄州節度使。

皇帝在梁州，包佶轉運東南的財物糧食停靠在蘄口，賊軍派遣驍將杜少誠率萬人在江道上阻遏，包佶不能繼續向西。伊慎精選了七千士卒，列成三個營寨并使其相望，收捲軍旗以待命令。杜少誠分别包圍三個營寨，還未合圍，伊慎在中間營寨擊鼓，各營寨都奮力出擊，賊軍大亂，杜少誠逃走，别將許少華被斬首，并收集賊軍尸首封土而成高冢，轉運財物糧餉的水路不再受阻。又進軍包圍安州，李希烈的外甥劉戒虚率兵八千前來援救，伊慎在應山迎擊，活捉了劉戒虚，帶到城下示衆，安州打開城門投降。因有功勞授任安州刺史，享有實封一百户。改任到隋州。在厲鄉作戰，斬首五千級，開導勸説李惠登歸降朝廷後，又舉薦李惠登任刺史。朝廷下令拜授伊慎爲安州、黄州節度使。

吴少誠反，詔領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兵當一面，遇賊于三州港，營義陽，戰于申，斬首數千，加檢校刑部尚書。貞元末，詔安、黄

吴少誠反叛，皇帝下詔令伊慎率領五千步兵騎兵兼統荆南、湖南、江西兵獨當一面，他在三州港和賊軍相遇，接着駐營義陽，在申交戰獲勝，斬首數千級，被加授爲檢校刑部尚書。貞元

爲奉義軍，即爲奉義節度。

末年，德宗下詔改安、黄二州爲奉義軍，伊慎出任奉義軍節度使。

憲宗即位，以兵付其子宥，身入朝，拜尚書右僕射，改金吾衛大將軍。以錢三千萬賂宦人求帥河中，事暴，帝没其半贓，貶右衛將軍。明年，念舊勞，復檢校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卒，贈太子太保，謚曰壯繆。乾符中，盗發其墓，賜絹二百修瘞云。

憲宗即位，伊慎將兵權交給兒子伊宥，自己入京朝見，被拜授爲尚書右僕射，改任金吾衛大將軍。伊慎用三千萬錢賄賂宦官想求得河中節帥的職務，事情泄露，皇帝没收了一半贓物，把他降任爲右衛將軍。第二年，皇上考慮到他以前的功勞，又使他任檢校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去世，追贈太子太保，謚號壯繆。乾符年間，盗賊發掘了他的墳墓，僖宗賜給他家二百匹絲織物讓整修墳墓重新埋葬。

## 朱忠亮

朱忠亮，字仁輔，汴州浚儀人。舉明經不中，往事昭義節度使薛嵩爲裨將，屯普潤，開田峙糧，以功擢太子賓客。

朱忠亮，字仁輔，汴州浚儀人。應試明經科未中，便前去事奉昭義節度使薛嵩并被任爲副將，駐守在普潤，他開墾田地儲備糧食，因有功被提拔爲太子賓客。

朱泚亂，率麾下四十騎至奉天，封東陽郡王，爲"定難功臣"。扈狩梁州，爲賊鈔獲，繫長安獄。賊平，李晟釋之，奏隸本軍，累遷定平軍使。憲宗立，加御史大夫。涇州將楊琦謀拒詔爲亂，方集諸校計事，屋壞，琦壓死，乃授忠亮涇原四鎮節度使。本名士明，至是賜今名。

朱泚叛亂時，朱忠亮率領麾下四十名騎士趕到奉天，被封爲東陽郡王，尊爲"定難功臣"。他護從德宗到梁州，遭受叛賊偷襲而被抓住，拘押在長安獄中。叛賊平定，李晟將他釋放，上奏隸屬自己軍中，多次遷任爲定平軍使。憲宗即位，加授他御史大夫。涇州將楊琦企圖抗拒詔令而作亂，正招集諸校商量事情，房屋倒塌，楊琦被壓死，於是授任朱忠亮爲涇原四鎮節度使。朱忠亮本來名叫士明，到這時賜給現在的名字。

隱核軍籍，得竄名者三千人，歲收乾没十萬緡。吏白耄卒不任戰者可罷，答曰："古於老馬不棄，况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涇俗舊多賣子，忠亮以財贖免者前後數百。築潘原城有勞，改封丹楊。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靈。

朱忠亮悄悄核查軍人名籍，發現不實之名三千個，一年收回被侵吞的十萬緡。屬吏報告説老年士卒不能作戰的可以除去軍籍，朱忠亮回答説："古人對於老馬都捨不得丢棄，何况是戰士呢?"聽到這話的人没有不感激他的。涇地以前有出賣兒子的風俗，朱忠亮用財物贖回的前後有數百個。因修築潘原城有功勞，改封丹楊郡王。去世，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靈。

## 劉昌裔

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思度。及壯，策説邊將不售，去入蜀。楊子琳亂，昌裔説之，子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子琳死，客河朔

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劉昌裔幼時持重不好玩，經常好像有所思慮。等到長大成人，在靠謀略游説邊將行不通的情況下，就去了蜀地。楊子琳叛亂，劉昌裔前去游説，楊子琳便順從了王命，被朝廷拜授爲瀘州刺史，楊子琳署

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剴曉大誼，環上其稿，德宗異之。環領陳許軍，又從府遷。累進營田副使。

任劉昌裔爲州佐。楊子琳死去，劉昌裔客居河朔一帶。曲環準備攻打濮州，上表舉薦他任判官。劉昌裔替曲環撰寫檄文聲討李納，曉喻大義，曲環將檄文底稿奏上，德宗驚異。曲環掌管陳許軍，他又隨幕府遷任到陳許。經多次升遷任營田副使。

環卒，上官涚知後務，吴少誠引兵薄城，涚欲遁去，昌裔止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况士馬完奮，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涚許諾。賊攻堞壞，不得修。昌裔密造飛棚聯柵，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陴遂安。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千人爲饗，人賞二縑，乃伏兵于道，令“持縑者斬”，一不能脱，賊聞解去。以功擢涚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

曲環死去，上官涚主持留後事務，吴少誠帶兵逼近城池，上官涚想逃走，劉昌裔阻止説：“既然是奉命守城，就應死在職守上。何况士卒戰馬整齊奮勇，完全能够對付賊軍。如果堅壁固守七天，賊軍的士氣必衰，我們靠旺盛的士氣可以制服他們。”上官涚答應了。賊軍把城墻上的垛堞攻倒了，在城内無法修復。劉昌裔密密製造飛棚聯柵，隨後招募千名驃悍將卒鑿開城墻出城，攻擊賊軍而賊軍後退。等到返回城中，飛棚聯柵已經立好，把守的陴墻重歸安全。兵馬使安國寧企圖和賊軍呼應，劉昌裔用計謀將其斬掉；并召集安國寧的麾下一千人吃飯，每人賞給二匹絲綢，於是在路旁埋伏好士兵，命令説“手拿絲綢者斬”，安國寧的一千名部下没一個能逃脱的，賊軍得知消息後撤圍而去。因有功勞朝廷提拔上官涚爲陳許節度使，劉昌裔爲陳州刺史。

韓全義敗于溵水，引軍走陳，求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爲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嘆服。

韓全義在溵水失敗後，率領軍隊逃到陳州，請求入城保全性命，劉昌裔登上城墻拱手説：“天子命令您討伐蔡州，爲什麽來到陳州？况且賊軍不敢來到我的城下，您住在城外不要害怕。”第二天，他帶領十餘騎兵拿上牛肉和美酒到韓全義軍營裏慰勞士卒，韓全義完全没料想到，迎見禮拜表示佩服。

改陳許行軍司馬。涚卒，軍中推昌裔，有詔檢校工部尚書，代節度。命境上吏不得犯蔡人，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使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境上暴掠者。封彭城郡公。

後來劉昌裔改任陳許行軍司馬。上官涚逝世，軍中推舉劉昌裔任節度使，皇上下詔以劉昌裔爲檢校工部尚書，代任陳許節度使。他命令邊境上的官吏不得侵犯蔡人，吴少誠的官吏有來犯的，捕捉到後，綁着送回讓吴少誠自己處治。吴少誠慚愧，也禁止他的士卒在邊境上掠奪。封劉昌裔爲彭城郡公。

元和八年，大水壞廬舍，溺居人，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召還京師。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

元和八年，大水冲毁房舍，淹死居民，朝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召他返回京城。開始，憲宗厭惡劉昌裔自立，想召他回朝却又怕

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皋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卧第。歲中卒，贈潞州大都督，謚曰威。

生出變故，宰相李吉甫說："陛下可乘人心愁苦時召他回朝。"於是皇帝下令讓韓皋去代替他。劉昌裔到了長樂驛，得知皇帝的意思後，便藉口患風眩卧病家裏。這一年去世，追贈潞州大都督，謚號威。

**范希朝**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從邠寧軍爲別將，事節度使韓游瓌。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軍整毅，游瓌畏其才，將伺隙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帝聞，召寘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以游瓌政無狀，使代之。希朝曰："始逼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仄也。"固讓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憚獻甫嚴，以兵脅監軍使請於帝，必得希朝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起初跟隨邠寧任別將，事奉節度使韓游瓌。德宗在奉天，他因作戰和守衛有功多次升遷任御史中丞。范希朝治軍嚴肅果斷，韓游瓌害怕他的才能，想趁機把他殺掉，范希朝恐懼了，投奔到鳳翔。皇帝得知後，把他召入朝中安置在左神策軍。貞元四年，朝廷因韓游瓌没有政績，使他代替韓游瓌。范希朝說："當初受韓游瓌的逼迫而來，最終代替韓游瓌的職務，這不是用來防止非分之想，安撫不順從的人的辦法。"堅決把這邠寧節度使的職務辭讓給了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士卒害怕張獻甫嚴厲，用武力脅迫監軍使他向皇帝請求，一定要得到范希朝纔行。於是皇帝下詔范希朝爲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使他輔佐張獻甫。

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邊州每長帥至，必效橐它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初，單于城地不樹，希朝命蒔柳，數歲成林。

不久范希朝升任振武節度使。振武境内党項、室韋雜居，大肆殘暴掠奪，都是在晚上偷偷行動，稱爲"刮城門"。范希朝認爲是要害處的就設兵守衛，嚴密放哨，老百姓這纔過上了安寧生活。就連小偷小摸也殺掉，虜人害怕得躲藏起來，互相傳說："這一定是張光晟更改姓名後來了！"邊境上的各州每遇節帥新到，一定要呈獻給駱駝駿馬，即使很清廉的人也還要接受，以此來討得他們的歡心。范希朝一概不接受。前後十四年，虜人守着邊塞不敢横行。當初，單于城中没有樹木，范希朝下令栽種柳樹，數年後變成了樹林。

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已。帝悦，拜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叔文用事，謂其易制，用爲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奉天，以韓泰爲副，因欲使泰代之。會不能得神策軍

貞元末年，范希朝請求入京朝見。當時諸藩鎮不是因事親自入朝述職的，衹有范希朝一人而已。德宗高興，拜授他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叔文掌權，認爲范希朝容易控制，任用他爲右神策統軍，充任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守奉天，使韓泰爲副使，目的是要用韓泰代替

而罷。

憲宗立，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檢校司空，出爲朔方靈鹽節度使。遷河東，率師討王承宗，敗之木刀溝，然老病不能有大功。還朝，改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忠武，改曰宣武。

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他。因爲未能得到神策軍而被免去。

憲宗即位，范希朝任檢校尚書左僕射，再次任右金吾衛大將軍。不久任檢校司空，出任朔方靈鹽節度使。遷任到河東，率兵討伐王承宗，在木刀溝打敗敵軍，然因年老有病不能建立大功。返回朝廷，改任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退休。去世，追贈太子太師，謚號忠武，後來改謚號宣武。

范希朝號稱當世名將，有人把他比作趙充國。在朔方的時候，招降突厥別部沙陀部衆萬餘人，從這以後朝廷派沙陀去作戰，所到之處都立下戰功。

**王鍔 王稷**

王鍔，字昆吾，自言太原人。始隸湖南團練府爲裨將，楊炎道潭，與語，異其才。嗣曹王皋爲團練使，俾鍔誘降武岡叛將王國良，以功擢邵州刺史。

皋之節度江西也，李希烈南侵，皋與鍔兵三千，使屯潯陽，而皋全軍臨九江，襲蘄州，遂以衆濟。表鍔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候。鍔小心，善刺軍中情僞，事無細大，皋悉知之，因推以腹心，雖家人燕居或預焉。皋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而遣鍔入城中約降，使殺不從者。翌日城開，慎以賊降乃己功，不下鍔，鍔稱疾避之。

皋爲荆南節度使，欲署府少尹，而上佐鄙其人，乃復檄都虞候。從皋朝京師，皋奏鍔文用雖不足，而它可試。德宗擢爲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庭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既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鍔悉藉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

王鍔，字昆吾，自己説是太原人。起初隸屬於湖南團練府充任副將。楊炎路過潭地，和他交談，驚異他的才能。嗣曹王李皋任團練使，使王鍔誘降武岡叛將王國良，因有功升任邵州刺史。

李皋任江西節度使，李希烈南侵，李皋給王鍔三千兵馬，使他駐守潯陽，而李皋率全軍到九江。襲擊蘄州，於是得以全部渡過九江。李皋上表舉薦王鍔任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任都虞候。王鍔辦事謹慎，善於刺探軍中情報，事情無論大小，李皋都能知道，因而被李皋視爲心腹，即使和家裏人宴飲有時都要邀請他來參加。李皋攻打安州，派伊慎用重兵圍攻安州，又派遣王鍔入城約定投降事宜，并讓他殺掉不聽從的人。第二天城門打開，伊慎認爲賊軍投降是自己的功勞，不服王鍔，王鍔聲稱有病迴避了。

李皋任荆南節度使，打算任用王鍔爲本府少尹，但高級佐僚鄙視他這人，於是再次下文任命他爲都虞候。後來隨李皋到京城朝見，李皋上奏説王鍔雖文用不足，但可以試任其他官職。德宗就提升他爲鴻臚少卿。先前，天寶末年，西域前來朝貢的酋長以及安西、北庭校吏每年聚集京城地區的有數千人，隴右陷落後，他們不能返回，吃飯穿衣都依賴鴻臚寺像禮待賓客一樣供給，每月花費達四萬緡，前後四十年，他們占有土地養兒生子如同編入户籍的百姓。到這時，王鍔全部

神策軍，以酋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公，擢容管經略使，凡八年，谿落安之。

登記被命名爲王以下大約四千人，畜馬二千匹，奏請都停止供給。宰相李泌將其全部隸屬左右神策軍，任用酋長爲牙將，每年節省費用五十萬緡。皇帝稱贊王鍔公正，升任他爲容管經略使。在容管前後共八年，蠻夷各部落安寧無事。

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鍔租其廛，榷所入與常賦埒，以為時進，裒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琲，與商賈雜出于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鍔之財。

後來王鍔升任嶺南節度使。廣人和蠻夷雜居，土地稅的收入微薄，人們大多在街市上牟利，王鍔按人們所擁有的產業收稅，官府專賣所收入的和正常賦稅所收入的相等，用這來作爲不時進奉，進奉剩餘下的全歸自己所有。諸蕃商船一到嶺南，他就徵收各種稅，於是蓄積的財物不計其數，每天有十餘艘船裝載着的都是犀角象牙珍珠寶貝，和商人的船隻互相混雜一起出入其境。數年之間，京城有權勢的人家没有不大量得到王鍔的財物的。

召為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鍔檢校兵部尚書為佑副，厚事佑以悦之，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遂代佑。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為河中節度使。

召入朝廷任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多次請求代替，朝廷於是讓王鍔以檢校兵部尚書充任杜佑的副手，他用豐厚事奉杜佑來取得歡心，辦事必到司馬廳堂，没有幾天，便代替了杜佑的職務。很久以後，召入朝廷拜授尚書左僕射，又拜授檢校司徒，任河中節度使。

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鍔能補完嗇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并摩尼師入朝，鍔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延列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鍔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即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鍔自見居財多，且懼謗，納錢二千萬。李絳奏言："鍔雖有勞，然僉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為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鍔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為勸？王播所獻數萬萬，亦可以平章政事乎？"不聽。卒，贈太尉，謚曰魏。

後來王鍔進兼太子太傅，遷任到河東。河東自從范希朝討伐鎮州無功後，纔有步兵三萬，騎兵六百，府庫殘缺虧損。王鍔能補足虧損節省費用，不長時間，步兵達到五萬，騎兵也有五千，財物豐富有餘。正逢回鶻和摩尼師入京朝見，王鍔要顯示威武驚駭他們，於是發動全軍出迎，排列五十里，旗幟光彩鮮明，戈矛鎧甲鋭利密集。回鶻害怕，不敢抬頭仰視，王鍔安然地接受他們的禮拜。皇帝得知此事嘉獎他，隨即授任他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鍔自己覺得家中財物太多，而且怕人誹謗，自願向朝廷進獻二千萬錢。李絳上奏説："王鍔雖有功勞，然在衆人中没有威望，恐害天下人議論説宰相可以用錢買到。"皇帝説："王鍔是在太原殘破以後，達到雄厚豐富之治的。官爵是用來對待功勞者的，有功勞而不回報，怎麽能起到勉勵的作用呢？王播進獻的財物有數萬萬，也可任平章政事嗎？"皇帝没有聽從李絳的建議。去世，追贈太尉，謚號

魏。

鍔初附太原王翃爲從子，以婚閥自高。翃子弟亦藉鍔多得官。又常讀《春秋》，自稱儒者，士頗笑之。善任數持下，在淮南時，嘗得無名書，内靴中，俄取它書焚之，人信其無名者，異日因小罪，并以所告窮驗，示衆以神明。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鍔取壞者付船坊以針箬。每燕饗，輒録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鍔家錢遍天下。

王鍔起初依附太原王翃説自己是王翃的侄子，用婚姻門第來抬高自己。王翃的子弟也多靠王鍔得官。王鍔又常讀《春秋》，自稱爲儒者，士人常譏笑他。他善於用算計對待部下，在淮南時，曾得到一封匿名書信，他把匿名書信藏入靴中，一會兒從靴中取去别的書信燒掉，但衆人以爲燒掉的是那封匿名書信，有一天某人犯了小罪，他便以所告來驗證，向衆人顯示他的神明。王鍔天性吝嗇，在製作建造時，即使是瑣碎之物也不遺棄。官署的簾子壞了，屬吏説要更换個新簾子，王鍔便把壞了的簾子交給船坊用竹笋皮將其縫好。每遇宴飲，他便將剩餘的食物收到一起賣掉獲利。所以王鍔家的錢財遍布天下。

子稷，歷鴻臚少卿。鍔在藩，稷常留京師，視勢高下輕重以納賕焉。嘗請籍坊以廣第舍，作複垣洞穴，實金錢其中。鍔卒，奴告稷更遺占，没所獻，裴度爲言，乃論殺奴。

兒子王稷，歷任鴻臚少卿。王鍔在藩鎮時，王稷常常留在京城，看着時勢高下輕重用財物進行賄賂。曾奏請順着所住處擴大宅第，并在墻的夾層裏修造暗室，把金錢藏入其中。王鍔死後，奴僕狀告王稷更改遺言隱瞞所要進獻的財物，裴度替王稷申明，於是將奴僕殺掉。

長慶二年，用稷爲德州刺史，悉金寶、媵侍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因軍亂殺稷，納其女爲媵。

長慶二年，王稷被授任爲德州刺史，他帶上全部金銀財寶、僕妾一同上路。節度使李全略貪圖他的財物，趁軍隊混亂之機殺了王稷，并納娶王稷的女兒爲媵妾。

開成中，滄州節度使劉約奏稷子叔泰生五歲，值全略亂，爲郡人匿養，得不死。送叔泰京師，文宗憫焉，詔授九品官，使奉鍔祀。

開成年間，滄州節度使劉約上奏説王稷的兒子王叔泰五歲時，遭遇李全略叛亂，被當地人藏起來并收養，纔得以活下來。劉約將王叔泰送到京城，文宗憐憫王叔泰，下詔授給他九品官，使他祭祀王鍔。

**孟元陽**

孟元陽，史失其何所人。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環領節度使，時已爲大將，使董作西華屯。盛夏，屩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吴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傅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溵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

孟元陽，史書中没有記載他是何處人。起於陳許軍中，治軍以嚴明整齊著稱。曲環代理陳許節度使，這時孟元陽已成爲大將，曲環派他監督耕作西華的屯田。盛夏天氣，他穿着草鞋站在泥田中，役夫休息了他纔回家，因此莊稼每每豐收，而軍糧常常充足。曲環死後，吴少誠前來侵犯，孟元陽據城固守，吴少誠圍攻很急，但到底不能靠近城墻。韓全義在五樓戰敗，衆將大都私下離去，惟獨孟元陽和神策軍將蘇元策、宣州將

刺史。

王幹帶着各自的部下屯守㶏水，打敗二千賊軍，皇帝下詔拜授他爲陳州刺史。

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年，盧從史敗，檢校尚書右僕射，徙帥昭義軍。入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憲宗即位，孟元陽升任河陽節度使。五年，盧從史失敗，朝廷拜授他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改任昭義軍節度使。召入朝廷任右羽林統軍，封爲趙國公。改任右金吾大將軍，再次拜授爲統軍。去世，追贈揚州大都督。

**王栖曜**　王茂元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禄山反，尚衡裒義兵討賊，署牙將，徇兗、鄆諸縣下之，進牙前總管。賊將邢超然守曹州，乘城指顧，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殞之，遂拔曹州。累授試金吾衛將軍。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禄山造反，尚衡聚集義兵討伐叛賊，署任王栖曜爲牙將，王栖曜出兵攻克了兗、鄆諸縣，被進升爲牙前總管。賊將邢超然守衛曹州，在城墻上指手盼顧，王栖曜説："我能拿下他。"説罷一箭射死邢超然，於是攻下曹州。多次授任爲試金吾衛將軍。

袁晁亂浙東，御史中丞袁傪討之，表爲偏將。與賊戰，日十餘遇，生禽晁，收州縣十六，授常州别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詔内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横，賊蕭廷蘭乘衆怨逐日新，劫其衆。栖曜方游弈近郊，賊脅取之，與圍蘇州。栖曜乘賊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賊衆大敗，遷試金吾大將軍。

袁晁在浙東作亂，御史中丞袁傪討伐袁晁，上表任用王栖曜爲副將。王栖曜和賊軍交戰，一天十餘次，終於活捉了袁晁，收復了十六個州縣，被朝廷授任爲常州别駕、浙西都知兵馬使。當時江邊一帶尚未平定，皇帝下詔叫内常侍馬日新帶領汴滑軍五千人鎮守。宦官殘暴蠻横，叛賊蕭廷蘭藉衆人的怨恨驅逐了馬日新，并劫持其部下。王栖曜正在近郊巡邏，叛賊用武力脅迫他，一起圍攻蘇州。王栖曜趁叛賊懈怠時，脱身登城，率領城中士卒出來迎戰，叛賊大敗，他因此升任試金吾大將軍。

李靈曜反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爲河南掎角，有功。李希烈陷汴州也，乘勝東略，次寧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栖曜以强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

李靈曜在汴州造反，浙西觀察使李涵讓王栖曜率領四千兵馬和河南相互夾擊，王栖曜立下了戰功。李希烈攻占汴州，乘勝東進，停駐在寧陵，準備襲擊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讓王栖曜帶領三千强弩手在夜裏渡水進入寧陵，李希烈不知道此事，一大早，箭矢一起射到營帳前，李希烈驚訝地説："江淮弩士進來了！"於是不敢向東進犯。

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爲鄜坊節度使。十九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

貞元初年，朝廷下令拜授王栖曜爲左龍武大將軍，出任鄜坊節度使。貞元十九年，王栖曜去世，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成。

栖曜性謹厚，善騎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

王栖曜性情謹慎忠厚，善於騎馬射箭。初次帶兵時，進入敵方轄境，遇上流動突襲的騎兵將他包圍起來，於是他在百步外的地方立標記進行

去。

射擊，每次射擊都擊中靶心，虜人畏懼地相互看着，隨後便退走了。

子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校書郎，改太子贊善大夫。吕元膺留守東都，署防禦判官。淄青留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斬之，衆乃進，賊遂出奔。累遷嶺南節度使，蠻落安之。

其子王茂元，年輕時好學。德宗時王茂元上書自我舉薦，被提拔爲試校書郎，改任太子贊善大夫。吕元膺留守東都，署任他爲防禦判官。淄青留在府邸的士卒陰謀叛亂，吕元膺率兵包圍叛亂者，但士卒没有敢率先進攻的，王茂元抓來一個士卒并予以斬首，衆士卒這纔向前衝殺，叛賊也逃跑了。經多次升遷任嶺南節度使，在他任職期間蠻夷各部落安寧無事。

家積財，交煽權貴。鄭注用事，遷涇原節度使。注敗，悉出家貲餉兩軍，得不誅，封濮陽郡侯。召爲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又徙河陽。

王茂元家積有財物，他用這來結交奉承權貴。鄭注掌權，升任他爲涇原節度使。鄭注失敗，他拿出家中全部錢物來饋贈兩軍，結果没有被誅殺，還封爲濮陽郡侯。召入朝廷任將作監，代理陳許節度使，後來遷任到河陽。

討劉稹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宰領陳許合義成兵援之，以河陰所貯兵械、内庫甲弓矢陌刀賜之。會病，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卒，贈司徒，謚曰威。

討伐劉稹時，李德裕認爲王茂元兵馬少，皇帝下詔令王宰率領陳許兵馬聯合義成兵馬援救王茂元，并把河陰所貯藏的兵器、内庫中的鎧甲弓箭陌刀賜給他。正逢他患病，朝廷讓王宰兼任河陽行營攻討使。去世，追贈司徒，謚號威。

## 劉昌　劉士涇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從河南防禦使張介然討安禄山，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説刺史李岑曰："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勢必來援。今廪麯尚多，若屑以食，可支二十日，則救至。"岑聽之，昌乃被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不敢攻。俄而光弼援兵至，賊夜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將用之。會光弼卒，還爲宋州牙門將。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擅長騎馬射箭。天寶末年，劉昌隨從河南防禦使張介然討伐安禄山，被授任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史朝義率兵包圍宋州，城中的士卒彈盡糧絶將要投降。劉昌規勸刺史李岑説："李光弼在河陽，江淮兵力充足，勢必前來援救。如今儲藏的酒麯尚多，若將這些弄碎來充飢，還可以支持二十天，等到那時救兵就到了。"李岑采納了他的建議，劉昌於是身披鎧甲登上城墻，用忠義來曉諭叛賊，叛賊因而不敢進攻。不久李光弼的援兵到了，叛賊黑夜潰逃。李光弼得知是劉昌的謀略，將他召來安置在軍中，打算任用他。恰巧李光弼去世，劉昌返回宋州擔任牙門將。

李靈曜以汴州反，刺史李僧惠欲應之，昌請見，陳逆順計，且泣。僧惠悟，即馳奏請自將討賊。故靈曜失助，不得逞。汴州平，李忠臣疾僧惠，攻殺之，昌遁去。

李靈曜占據汴州造反，刺史李僧惠要響應李靈曜，劉昌請求進見，陳述逆順的道理，并且流淚哭泣。李僧惠醒悟了，立即兼程上奏請求親自領兵討伐賊軍。因此李靈曜失去援助，造反未能得逞。汴州平定，李忠臣嫉妒李僧惠，攻殺李僧

惠，劉昌便逃離了。

劉玄佐領宣武節度使，擢昌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偏師收考城，充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玄佐攻濮州，以昌攝刺史。李希烈取汴，玄佐別將高翼提精卒守襄邑，城陷，翼赴水死，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更攻陳州，昌從玄佐以浙西兵三萬救之。西去陳五十里，昌薄其軍，大戰破之，禽賊將翟曜，希烈奔還蔡州。加檢校工部尚書，累實封二百户。

劉玄佐任宣武節度使，提拔劉昌爲左廂兵馬使。李納造反，劉昌帶領偏師收復考城，充任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劉玄佐攻打濮州，讓劉昌代理刺史職務。李希烈取得汴州，劉玄佐的別將高翼率領精兵鎮守襄邑，城池失陷後，高翼投水而死，江淮大震。劉昌率領三千兵馬戍守寧陵，李希烈用五萬兵馬攻打寧陵，劉昌開挖深溝斷絶地下通道，雙方互相對抗了四十多天，賊軍多次戰敗，終於撤圍離去。李希烈移兵再次攻打陳州，劉昌跟隨劉玄佐帶領浙西三萬兵馬前去援救。在西距陳州五十里處，劉昌安營扎寨逼近賊軍，與賊軍大戰獲得勝利，活捉賊將翟曜，李希烈逃回蔡州。朝廷下令加授劉昌檢校工部尚書，累計享有實封二百户。

貞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懾伏。尋授京西行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七年，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捍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旬日就。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累封南川郡王。十四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張國誠，詔昌經略。昌入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羡食，兵械鋭新，邊障妥寧。及感疾，詔赴京師，未行，卒，年六十五，贈司空。

貞元三年劉昌入朝，皇帝下詔令他率領宣武八千兵馬從五原出發向北進軍。士卒有逗留和壞事的，他下令斬殺三百人後繼續前進，全軍畏懼屈服。不久被授任京西行營節度使。一年多後，改任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使。七年，劉昌在平涼築城，開招土地二百里，扼守彈箏峽。又在西面築保定城，捍衛青石嶺，一共修築了七城二堡，十天功夫就完成了。因功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多次封爲南川郡王。貞元十四年，歸化堡的守軍叛亂，驅逐大將張國誠，皇帝下詔叫劉昌籌劃謀取。劉昌進入歸化堡，誅殺了數百人，再次使張國誠統領歸化堡。劉昌在邊境十五年，親自率領士卒墾田種地，三年後軍隊有了餘糧，兵器鋭利全是新的，邊疆也安寧無事。等到他患了疾病，皇帝下詔叫他趕赴京城，還未上路，去世，終年六十五歲，追贈司空。

初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爲賚具，斂以棺櫝，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葬淺水原，詔翰林學士爲銘識其所。昌盛陳兵衛，具牢醴，率諸將素服臨之，邊兵莫不感泣。

當初劉昌在平涼築城，正值强迫結盟以後，將士的骸骨没有埋藏，劉昌開始命令把將士的骸骨埋葬掉。晚上他便夢見有人來到他的住處重謝，他將這一情況上報朝廷。德宗下詔表示哀痛，拿出數百套衣服，公家出錢置辦祭祀用具，用小棺材收殮將士骸骨，分別建立二冢，埋葬大將的叫旌義冢，埋葬士卒的叫懷忠冢，都埋葬在淺水原，德宗還下詔叫翰林學士作銘文標識其所

在之處。劉昌布列重兵防衛，備齊祭祀用的畜牲醴酒，率領諸將穿上素服親自祭奠，守邊士卒没有不感動流淚的。

子士涇，尚雲安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少卿。家積財，内結權近。善胡琴，故得幸於貴人。後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詔。

兒子劉士涇，娶雲安公主爲妻，被授爲駙馬都尉，多次遷任爲少卿。劉士涇家積有財物，他藉此來在朝内結交權貴近臣。他擅長胡琴，因而得到貴人的寵愛。後來升任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人緘封退還制書，認爲劉士涇交結串通皇帝身邊的幸臣，不應當官居九卿之位。憲宗說："劉昌在邊境上立功，劉士涇又娶公主爲妻，任少卿已十多年了，制書應當頒下。"韋弘景等人這纔奉接了詔書。

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内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内顧，捽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爲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于世，寧牧未之思邪？

贊曰：唐杜牧稱："寧陵的圍困解除後，劉玄佐召來劉昌問道：'你身居孤城，兵力纔是敵軍的十分之一，爲什麽能够守住孤城呢？'劉昌流着淚說：'當初我劉昌下令說守城的人有向内顧盼的斬首。我劉昌惟一的外甥張俊守衛城西北，未曾向内顧盼，我也揪住後拉下斬首，於是士卒有了效死的决心，因而能够守住孤城。'說罷便伏在地上哭泣，劉玄佐也哭着說：'國家將會使你富貴起來的。'"史臣認爲不能是這樣，况且率兵登城和賊軍對抗，所依賴的衹有賞功罰罪罷了。如今外甥無罪却將其斬首，士心將會離散，不祥之事再没有比這大的了，難道是好事者附會此事來增益其美嗎？這不是劉昌的志向。杜牧認爲張巡、許遠攻占睢陽，他們的美名流傳，劉昌保全寧陵而事情不能公開於世人，難道杜牧没有進行深思嗎？

## 趙昌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始爲昭義李承昭節度府屬，累遷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毋敢桀。居十年，足疾，請還朝，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爲國子祭酒。未幾，州將逐泰，德宗召昌問狀，時年逾七十，占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至，人相賀，叛兵即定。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起初爲昭義李承昭節度使幕府的屬官，多次遷任爲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亂，都護高正平憂憤而死亡，朝廷拜授趙昌爲安南都護，夷人部落皆歸順而不敢反抗。趙昌任安南都護十年，脚上有病，請求回朝，朝廷下令讓兵部郎中裴泰代替他，召他入朝任國子祭酒。不久，州將驅逐裴泰，德宗召趙昌來詢問情况，當時趙昌已年過七十，但應口對答精確明白，德宗感到驚奇，再次拜授他爲安南都護。詔書傳到安南，人們互相慶賀，叛兵即刻平

定。

憲宗初立，檢校户部尚書，遷嶺南節度使。降輯賑荒，以勞徙節荆南。召入，再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出爲華州刺史，對麟德殿，趨拜强駃，帝訪其所以頤養。遷太子少保。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成。

憲宗剛剛即位，拜授趙昌爲檢校户部尚書，升任嶺南節度使。他降伏邊遠并使百姓和睦，因有功勞改任荆南節度使。召回朝廷，二次遷任工部尚書、兼大理卿。出任華州刺史。在麟德殿對答，趨步叩拜强健迅速，憲宗詢問他怎樣保養身體。升任太子少保。去世，享年八十五歲，追贈揚州大都督，謚號成。

**李景略**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承悦，檀州刺史、密雲軍使。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親李承悦，做過檀州刺史、密雲軍使。

景略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闔門讀書。

李景略靠父輩的功績補任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年，寄居河中，閉門讀書。

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貲市獄，前後不能决，景略核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遷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爲福也。"不聽。既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遁歸。

李懷光任朔方節度使，署任李景略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死自己的妻子，用財物買通獄官，前後幾任獄官不能决斷，李景略審查屬實，判處張光死刑。隨後有好似女鬼者進入廷中感謝，長相和張光妻一樣。升任大理司直。李懷光駐守咸陽，打算襲擊東渭橋，召集幕府僚員商量計謀。李景略説："誅殺朱泚，使軍隊歸回各道，驅馬前往皇帝停駐的地方，這樣可轉禍爲福。"李懷光不聽。李景略走出軍門後，慟哭着説："誰能意料這支軍隊竟陷入不義呢！"隨後逃回家中。

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使至，與抗禮。時梅録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没，欲吊使者。"乃坐高壠待之。梅録俯僂前哭，景略即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於是虜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廷，威名顯聞。希全忌之，誣奏，貶袁州司馬。

靈武節度使杜希全上表請求將李景略安置在幕府，多次轉任爲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地處回紇通往中原的要道上，以前的刺史軟弱，每次虜人的使者到來，都要與刺史行對等之禮。當時回紇的梅録將軍入京朝見，李景略想挫敗他，因而在郊外慰勞，李景略先派人對梅録將軍説："可汗剛剛去世，我們想向使者表示吊唁之禮。"於是他自己坐在高壠上等待梅録將軍。梅録將軍低頭曲背哭着前往，李景略便安慰他説："可汗離開人世，我助你哭叫追悼。"於是虜人驕容威氣頹喪，不敢行對等之禮，用父輩稱呼李景略。此後回紇使者到來，都到廷中拜謝，李景略的威名遠揚。杜希全忌妒李景略，上奏誣告他，所以降任爲袁州司馬。

希全死，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衎衎，有大臣風。會河

杜希全死後，李景略升任左羽林將軍，德宗召他入延英殿答對，上奏議論强毅耿直，有大臣

東節度使李説病，以景略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時方鎮既重，故少召還者，惟不幸則司馬代之。自説有疾，人心固屬景略矣。會梅録復入朝，説大會，虜人争坐，説不敢遏，景略叱之，梅録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邪?"遂就坐。將吏相顧嚴憚，説愈不平，賂中尉竇文場謀毁去之。

風度。恰巧河東節度使李説病了，朝廷下令讓李景略任太原少尹、行軍司馬。當時藩鎮勢力已經很大，因而極少有能召回朝廷的，衹好在其死後就讓司馬代任。自從李説有病，人們就傾心李景略了。正好梅録將軍再次入京朝見，李説設宴款待他們，他們争搶座次，李説不敢阻止，李景略呵斥他們，梅録將軍辨别出是李景略的聲音，驚恐拜謝説："這不是李豐州嗎?"於是趕快落座。將吏相互看着都非常畏懼，李説心中更加不平，賄賂中尉竇文場想靠誹謗把他調離。

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傍，即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塉鹵，邊户勞悴。景略至，節用約己，與士同甘蓼，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儲稟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于屯，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一年多後，塞下流傳説回紇準備向南侵犯，竇文場正在皇帝身旁侍奉，就説豐州應當選良將駐守，并且舉薦了李景略，於是皇帝下令拜授李景略爲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邊塞上天氣寒冷土地貧瘠，老百姓辛勞憔悴。李景略到任後，節省費用約束自己，和士卒同甘共苦，開鑿咸應、永清二條水渠，灌溉土地數百頃，糧食器械都有了儲備，威令肅然，聲震北疆，回紇也畏懼他。李景略死在屯守之地，終年五十五歲。天下人可惜李景略的才能没有完全發揮。追贈工部尚書。

### 任迪簡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軍，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醯，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爲釂，徐以它辭請易之，歸嗆血，不以聞，軍中悦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爲帥。監軍使拘迪簡，不聽，衆大呼，破户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得所以然，乃授豐州刺史、天德軍使。由殿中侍御史授兼大夫、散騎常侍。入爲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考中進士科。天德李景略上表讓他在幕府任職，李景略曾宴請賓客，而行酒的人誤把醋當作酒給拿來了，李景略用法嚴厲，任迪簡不忍心行酒的人被處死，喝乾杯中的醋，再以别的藉口請把醋换了，他回到家中咯血，也没把這事外傳出去，軍中的人喜歡他這個謹厚長者。李景略去世，全軍請求以任迪簡爲節帥。監軍使拘禁任迪簡，不聽從大家的請求，衆人大聲呼喊，破門而入救出任迪簡。德宗派遣使者觀察變化，原原本本得到所有情況，於是授任他爲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後來任迪簡由殿中侍御史升任御史大夫、散騎常侍。召入朝廷任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

張茂昭以易定歸，擢迪簡行軍司馬代之。大將揚伯玉據牙不納，衆殺之，别將張佐元復叛，迪簡斬以徇，乃入，以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承

張茂昭獻出易定歸附朝廷，皇帝下令提拔任迪簡爲行軍司馬代替張茂昭。大將揚伯玉堅守牙門不接納任迪簡，衆人殺掉揚伯玉，别將張佐元又叛亂，任迪簡將其斬首示衆，這纔進入牙門，

茂昭奢縱後，公私屈乏，欲饗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戟户。逾月，軍中感其公，請安卧内，迪簡乃許。三年，上下完充。

以檢校工部尚書任節度使。繼張茂昭奢侈放縱之後，公家私人都極爲貧乏，想犒賞士卒，但没有東西可給，他到任後和部下同吃粗米飯，同住軍營中。過了一個月，軍中的人被他的公正所感動，請求他安卧其位，任迪簡這纔答應了。在任前後三年，上下完善充實了。

以疾入，除工部侍郎。不能朝，改太子賓客。卒，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後來任迪簡因有病入朝，被授任爲工部侍郎。因他不能參加朝會，改任太子賓客。去世，追贈刑部尚書，謚號襄。

### 張萬福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儒業不顯，乃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張氏三代人都考中明經科，官衹做到縣令、州佐。張萬福認爲儒業不能顯貴，於是學習騎馬射箭，以別將身份跟隨王斛斯征討遼東，立有戰功。

李峘伐劉展，署爲部將，效首萬級。累攝壽州刺史、舒廬壽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都，至潁爲盗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禽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還其家，不能自致者，給船車以遣。真拜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而節度崔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將千人鎮壽州，不以爲恨。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圓使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移戍當塗。賊陳莊陷舒州，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淮南盗賊，窮破株黨。

李峘討伐劉展，署任張萬福爲部將，他出兵獲勝斬首萬級。屢經升遷代理壽州刺史、舒廬壽都團練使。壽州送賦税去京城，走到潁時租税賦税被盗賊奪走，張萬福帶領輕兵隨後追擊，盗賊倉促不能應戰，遂將他們全部活捉，奪回了所有丢失的財物，還得到了數以萬計的以前被盗賊擄掠走的婦女、財物和牲畜，他讓這些人各自回家，没有能力自己回去的，他派船和車遣送。正式拜授壽州刺史，兼任淮南節度副使。而節度使崔圓妒忌他，所以失去刺史之職，朝廷下令讓他改任鴻臚卿，并率領一千人鎮守壽州，他也不因此而有怨恨。當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身份率領三千人駐守濠州，暗中窺視淮南。崔圓使張萬福代理濠州刺史，許杲得知後，即刻移到當塗戍守。叛賊陳莊侵犯舒州，崔圓又令他代理舒州刺史，監視淮南盗賊的動向，結果連連打敗叛賊的同黨。

大曆三年召見，代宗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姑爲我了杲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督盗淮南。萬福至州，杲懼，徙屯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

大曆三年張萬福入朝接受召見，代宗對他説：“想和你見面認識一下，還打算把許杲之事交你代勞。”張萬福表示感謝，又上前説：“陛下因爲一個許杲召見臣下，如果河北諸將叛亂，打算托付什麼人呢?”代宗笑着説：“先爲我了結好許杲一事，然後當會重用。”於是拜授他爲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監視淮南盗賊的動向。張萬福到和州，許杲害怕了，遷徙到上元駐守，路過

至，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三，盡還所剽於民。元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賜具衣、宫錦十雙。

楚州時，許杲又大肆擄掠，節度使韋元甫使張萬福追擊討伐。還未追趕上，許杲被他的部將康自勸所驅逐，康自勸沿着淮水向東掠奪，張萬福兼程追殺，逃脱的衹占十分之三，并把奪回的財物歸還給百姓。韋元甫打算從厚賞賜士卒，張萬福説："士卒的衣食平常依賴官府供給，無所事事，如今一點小事麻煩他們，不需要重賞，請用三分之一即可。"皇帝下詔褒揚贊美他，并賜給他一套衣服、十雙宫錦。

久之，詔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還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邀請之，對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遂去。以利州刺史鎮咸陽，且留宿衛。

好久以後，皇帝下詔叫張萬福帶本鎮一千五百人到京西警衛防守。張萬福前往揚州交還所領之兵，恰巧韋元甫去世，諸將願意讓張萬福任節帥，監軍使也邀請他，他回答説："我不是被君主寵信的人，不要用此待我。"隨後離去。朝廷下令讓他以利州刺史鎮守咸陽，并且留在宫中值宿和擔任警衛。

李正己反，屯兵埇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逾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于岸，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餉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

李正己造反，屯兵在埇橋，江淮漕運的船隻千餘艘不敢過渦口。德宗於是使張萬福任濠州刺史，召見時對他説："先帝改你名叫正，這是用來褒揚你的。朕認爲江淮一帶連草木也知道你的大名，如果順從先帝所改，恐怕賊不曉得是你啊。"又賜他恢復舊名。張萬福因而兼程來到渦口，騎馬站立岸上，全部的漕運船隻相繼跟着出發，賊兵在岸邊眼看着不敢行動。改任泗州刺史。魏州發生饑荒，父子互相賣身，張萬福説："魏州是我的家鄉，怎能忍心那裏貧困呢？"於是派兄長的兒子帶領一百輛滿載糧食的車子去救濟魏州百姓，還贖回魏州出賣自身的人，發給財物送他們回家。

爲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詔圖形凌煙閣，數賜與，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閤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遍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

杜亞妒忌張萬福，因而被召入朝廷拜授右金吾將軍。等到相見，皇帝驚訝地説："杜亞竟説你年老糊塗，爲什麽呢？"皇帝下詔把他的相貌畫在凌煙閣上，還多次賜給他財物，并下敕度支按人畜數量供給費用。陽城等人到延英門議論裴延齡的事情，爬在地上不離去，皇帝大怒，左右的人害怕發生意外之事。張萬福大聲説："國家有正直的大臣，天下就没有憂慮了。我已經八十歲了，纔見到這等盛事。"於是向陽城等人一一作揖慰勞，天下人更加推重他。張萬福以工部尚

書退休，去世，享年九十歲。

萬福自始終禄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涖凡九州，皆有惠愛。初，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使者："爲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溷公意。"卒不行，人稱其直。

張萬福自始至終享受俸禄前後共七十年，未曾有一天説身體不適。他在九個州做過官，都有恩惠慈愛的政聲。當初，在泗州時，遇上李希烈造反，陳少游把所屬刺史的妻子都送到揚州作人質，惟獨張萬福的妻子未被遣送。張萬福對使者説："替我報告陳公，妻子既老且醜，不足以打擾他的心意。"到底也没有送去，人們稱贊他正直。

## 高固

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徽中爲北庭安撫使，禽車鼻可汗，以功爲安東都護。

高固，不知道是什麽地方的人，有人説他的四世祖名叫侃，永徽年間任北庭安撫使，活捉了車鼻可汗，因有功而任安東都護。

固生微賤，爲家所賣，轉爲渾瑊童奴，字黄芩。性敏惠，有旅力，善騎射，能讀《左氏春秋》。瑊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以名，以乳媪女女固。從瑊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仍從瑊，賊突入東壅門，固引鋭士長刀殺賊數十人，曳車塞闉，賊不能入。封渤海郡王。

高固出身微賤，被家裏賣給了别人，後來轉爲渾瑊的童僕，字黄芩。高固天性聰慧敏捷，四肢有力，擅長騎馬射箭，能誦讀《左氏春秋》。渾瑊喜歡收養了他，因齊有高固，便以此命名，還把乳母的女兒嫁給高固做妻子。高固跟隨渾瑊駐守朔方。德宗在奉天，高固仍然跟隨渾瑊，賊兵突然進入東壅門，高固帶領精鋭士卒手持長刀殺死賊兵數十人，然後拽來車子把門堵住，賊兵不能進入。封爲渤海郡王。

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并邠寧、朔方爲一軍，議以李朝寀爲節度，劉南金副之，以詢邠軍，咸曰："如詔。"數日復劫固爲帥，固曰："然能聽吾言，乃可。"衆唯唯。固徇曰："毋殺人，毋肆掠！"三軍皆順悦。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將，且寛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爲儕類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

李懷光造反，派邠寧留後張昕率領士兵萬人先急赴河中，當時高固在軍中，便趁機進入帳中，斬掉張昕的頭來示衆，朝廷下令拜授他爲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去世，德宗下詔準備合并邠寧、朔方爲一軍，商議叫李朝寀任節度使，劉南金任副使，因此來詢問邠軍，大家都説："按詔書辦。"數日後大家又劫持高固讓他出任節帥，高固説："但必須聽我的話，那纔可以。"衆人表示願意。高固向衆人宣布説："不許殺人，不許放肆和擄掠！"三軍都樂意聽從。皇帝也念高固有功勞，於是拜授他爲邠寧節度使。高固本身是名老將，而且爲人寛大忠厚，所以人人都安寧了。然而他長期處在有官名而無固定職事的官位上，屢屢被同僚輕視嘲笑。等到這次接到任命，衆人很畏懼，但高固對過去一概置之不問。

憲宗時，檢校尚書右僕射，入爲

憲宗時，高固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召入朝廷

右羽林統軍。卒，贈陜州大都督。

任右羽林統軍。去世，追贈陜州大都督。

郝玼

郝玼，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嘗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爲休養便地。"玼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今若用玼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爲?"璘遂不聽。

郝玼，史書上没記載他的鄉里。貞元年間郝玼任臨涇鎮將，曾跟隨數百騎兵到野外，返回後，勸說節度使馬璘道："臨涇扼據洛口，那裏是平川而且肥沃富庶，利於放牧。從那裏往西是通向戎人的大路，空曠數百里都是流沙，没有水和草。希望在此築城，使其成爲休養的便利之地。"郝玼出去後，有人對馬璘說："郝玼的話確實可信。雖然這樣，您之所以受到皇上的寵信，就是因爲邊防還不堅固。皇上心中日夜想念此事，所以待您就非常優厚。如今若聽了郝玼的話，那麽邊境安寧，還有什麽事要幹呢?"馬璘後來没有聽從郝玼的建議。

及段佑代節度，玼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爲防，獨西戎耳。而塞至京師且萬里。自禄山反，西陲盡亡，寰内爲邊郡，每虜入寇，驅井閭父子與馬牛，焚積聚，殘室廬，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佑唯許，請于朝，卒詔城臨涇，爲行原州，以玼爲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

等到段佑代任節度使，郝玼又勸說段佑："天寶時，天下用軍隊來防守的，惟獨西戎而已。而邊塞到京城相隔萬里。自安禄山造反以後，西面邊地全部喪失，原來的内地成爲邊疆州郡，每次虜人進犯，驅趕鄉村的父子和牛馬，焚燒積蓄的財物，破壞房屋，邊疆上的人已消耗殆盡。如今若在臨涇築城挫折虜人氣勢，是會很方便的。"段佑應允了，向朝廷請示，皇帝終於下詔在臨涇築城，以此爲行原州，讓郝玼任刺史，并且戍守該城，從此虜人不敢越過臨涇。

玼在邊積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刳剔而歸其尸，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遷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原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玼身鑄金象，令于國曰："得生玼者，以金玼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爲慶州刺史，卒。

郝玼在邊疆前後三十年，每次討伐賊兵，他都不帶軍糧，他們的給養都是從敵人手中奪得的。俘獲虜人必定剖腹斷肢後歸還他們的尸首，虜人很畏懼，呼叫他的名字用來嚇唬哭啼的小兒。升任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原行營節度使，封爲保定郡王。贊普曾鑄造和郝玼同樣高的金像，在國人中下令說："能活捉郝玼的人，獎給這金像郝玼。"朝廷害怕失去名將，使他改任慶州刺史，去世。

佑，本郭子儀牙將，從征伐有功。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虜畏憚之。終右神策大將軍。

段佑，本來是郭子儀的牙將，隨從郭子儀征戰討伐立下戰功。貞元末年，任涇原節度使，虜人恐懼他。段佑官位終於右神策大將軍。

史敬奉 野詩良輔

史敬奉者，靈州人。事朔方軍爲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十四

史敬奉，靈州人。事奉朔方軍爲牙將。元和年間，吐蕃屢次侵犯邊塞，十四年，史敬奉報告

年，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瓠蘆河，獲馬牛雜畜迨萬數。賜實封五十户。

節度使杜叔良，請求率領三千士卒，帶一個月的糧餉，深入到虜人的地方，分化賊兵的勢力。杜叔良給了他二千士卒，他帶着二千士卒已經出發了十多天，没有任何消息，大家以爲他已經死了。史敬奉却從小路繞到虜人的後方，虜人部落驚駭逃亡，因而大敗虜人，驅逐其餘人到瓠蘆河，獲得牛馬各種牲畜近萬頭。朝廷下令賜給他實封五十户。

敬奉蕞陋，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矛矢在手，前無强敵。甥侄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爲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與鳳翔將野詩良輔及郝玼皆以名雄邊。

史敬奉身材矮小相貌醜陋，好像不能承受衣服似的，但他跑起來能趕上奔跑的馬，史敬奉上馬時挾着鞍子勒帶而上，然後給馬拴套鞍子勒帶，矛箭拿在手中，前方没有能阻擋他的敵人。他有外甥侄子和部曲二百人，每次出征便把他們分爲四五隊，沿着水草向前，數日互不相知，等到相遇時，已經都有收獲了。史敬奉和鳳翔將野詩良輔以及郝玼都威震邊塞。

良輔者，後爲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吐蕃，虜輒言："唐家稱和好豈妄邪！不爾，安得任良輔爲隴州刺史?"

野詩良輔後來任隴州刺史。朝廷派遣使者到吐蕃，虜人往往説："唐家聲稱和好怕不實吧！不然的話，怎能任野詩良輔爲隴州刺史呢?"

#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 列傳第九十六

### 李烏王楊曹高劉石列傳

#### 李光進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内屬，以其地爲雞田州，世襲刺史，隸朔方軍。

李光進，祖先爲河曲部落，姓阿跌氏。貞觀年間歸附朝廷，朝廷以其地爲雞田州，阿跌氏世襲刺史，隸屬於朔方軍。

光進與弟光顔少依舍利葛旃，葛旃妻，其女兄也。初，葛旃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遂與光進俱家太原。以沈果稱。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有功。歷前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代州刺史。元和四年，王承宗反，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都將。時光顔亦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俄檢校工部尚書，爲振武節度使，賜姓以光寵之。别詔光顔拜洺州刺史。弟兄榮冠當時。光進徙靈武，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

李光進和弟弟李光顔小時依附舍利葛旃，舍利葛旃的妻子，是李光進的姐姐。當初，舍利葛旃殺死僕固瑒，歸附河東辛雲京，隨後便和李光進都住在太原。李光進以沉着果敢著稱。跟隨馬燧救援臨洺，攻打洹水立下戰功。歷任前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代州刺史。元和四年，王承宗反叛，范希朝率兵救援易定，上表推薦李光進任都將。當時李光顔官也做到大夫，所以軍中稱他倆爲"大小大夫"。不久拜授檢校工部尚書，任振武節度使，還被賜以國姓李氏表示榮耀恩寵。皇帝另外下詔授李光顔爲洺州刺史。弟兄二人的榮耀在當時居第一。李光進遷任到靈武，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追贈尚書左僕射。

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光顔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李光進性情純厚，爲母親守喪，三年不回寢室。李光顔先娶妻子，因而母親把家務事交給李光顔的妻子管理。等到李光進娶了妻子，母親已經去世，弟媳婦將家産簿、鑰匙交給嫂嫂，李光進命令妻子還給弟媳婦，并説："弟媳婦趕上侍奉婆婆，而且曾奉命主持家務，不能改變。"因而相對哭泣，仍如當初一樣。

#### 李光顔

光顔，字光遠。葛旃少教以騎射，每嘆其天資票健，己所不逮。長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

李光顔，字光遠。小時舍利葛旃就教他騎馬射箭，每每贊嘆他天資勇健，是自己所不及的。李光顔長大成人後跟隨河東軍而出任副將，節度

"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劍南，數搴旗蹈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洺二州刺史。

使馬燧對他說："你有奇異的相貌，最終一定能非常出名的。"并解下所佩帶的劍贈給他。討伐李懷光、楊惠琳時，李光顔立下了戰功。跟隨高崇文平定劍南，多次拔取敵旗踏平敵軍，出入神速，更加知名。升任御史大夫，歷任代、洺二州刺史。

元和九年討蔡，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始逾月，擢本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顔乃壁溵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顔毁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顔，矢集其身如猬。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顔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當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顔先敗賊。始，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顔勇而義，必立功。"

元和九年討伐蔡州，李光顔以陳州刺史充任忠武軍都知兵馬使。一個月後，升任忠武軍節度使，皇帝下詔叫忠武軍獨當一面，李光顔於是駐軍溵水邊。第二年，在時曲大敗賊軍。當初，賊軍清早逼近李光顔軍營而列陣，衆兵不敢衝出，李光顔毁掉營柵，率領數名騎兵突圍進入賊軍，往返出入多次，敵兵都認識李光顔了，箭像刺猬毛一樣集中地向他射來。他的兒子拉住馬繮繩勸他不要再深入敵軍了，李光顔拔出刀大聲呵斥兒子，於是士卒争相奮戰，賊軍這纔潰敗。就在這時候，諸鎮兵馬環繞包圍蔡州的有十餘個營寨，都相互觀望不肯向前，惟獨李光顔先打敗叛賊。當初，裴度安撫宣諭諸軍，回朝後對憲宗說："李光顔勇敢而且正義，一定能建立戰功。"

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溵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矛創甚，請救於光顔。光顔策賊既出，則小溵橋之堡可乘，且重胤不可破。遣大將田穎、宋朝隱襲其城，夷之，賊失贅聚。弘怒不救重胤，違節度，取穎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顔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至，知其然，即矯詔械繫在所，馳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顔更以表言，帝謂弘使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弘不悦。自是與弘有隙。

不久李光顔又和烏重胤在小溵河打敗叛賊。當初，都統韓弘約定諸軍攻打叛賊，叛賊先逼近烏重胤的軍營，烏重胤中矛身受重傷，向李光顔求救。李光顔估計叛賊出兵後，小溵橋的城堡就有機可乘，况且烏重胤還不可能被叛賊攻破。於是派大將田穎、宋朝隱襲擊那座城堡，結果被摧毁，賊兵失去了會聚之地。韓弘憎恨李光顔不援救烏重胤，違背了他的節制調度，抓來田穎等人準備殺掉，全軍爲他們有才而可惜，李光顔也不敢抗拒。恰巧宦官景忠信來到，得知事情本末後，就謊稱皇帝詔令給田穎等人戴上刑具拘禁在當地，又兼程向上報告，皇帝下詔釋放田穎等人。韓弘和李光顔相互上表説明，皇帝對韓弘的使者說："違背都統的命令應當治死罪，但因有戰功可以贖罪，赦免他們是爲以後考慮。"韓弘不高興。從此李光顔和韓弘有了矛盾。

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悦，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

十一年，李光顔屢屢圍困叛賊，隨後攻占了凌雲柵。捷報上奏到朝廷，皇帝大喜，賜給告捷使者豐厚的財物，進升李光顔檢校尚書左僕射。

城，死者什三，數其甲凡三萬，悉畫雷公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郾守將鄧懷金大恐，其令董昌齡因是勸懷金降，且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質賊，有如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顔許之。賊已北，昌齡奉僞印，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待。光顔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

十二年四月，他又在郾城打敗叛賊，打死的占十分之三，共計繳獲了三萬副甲胄，上面都畫着雷公符、斗星，并題字說："破城北軍。"郾城守將鄧懷金很恐懼，郾城令董昌齡因此勸鄧懷金投降，并且到李光顔處請求說："城中士卒的父母妻子兒女都在叛賊那裏充當人質，如果不戰而讓其投降，城中的士卒會被滅族。請您率兵攻城，我舉火把請求救援，援兵來了，您迎擊援兵，我獻出郾城投降。"李光顔答應了。叛賊敗逃後，董昌齡捧着僞印，鄧懷金率領衆將穿着平常的衣服打開城門等候。李光顔進入郾城，城墻自壞五十版而已。

弘素褰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顔忠力，思有以橈蠛之。乃飭名姝，教歌舞、六博，襦襹珠琲，舉止光麗，費百巨萬，遣使以遺光顔，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顔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顔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顔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

韓弘一向倔强放縱，暗中挾持叛賊以自重，而且憎恨李光顔對朝廷忠心盡力，想方設法枉屈和毁壞李光顔的名聲。於是修飾美女，教其唱歌舞蹈、六博一類技能，還使美女穿着珠寶翡翠做的長衣服，舉步行止光彩照人，花費了大量錢財後，派使者把美女送到李光顔處，使者對李光顔說："韓公因爲您在外居住，所以恭謹地進獻侍奉之人，來撫慰您行軍征討的辛勞。"李光顔約定第二天早上接納。於是把將校們集中在一起喝酒，讓使者將美女帶進來，美女清秀端莊美麗高雅，全軍吃驚地注視着。李光顔慢慢地說："我離家已經很久，韓公爲我憂心，實在無法報答恩德。然而戰士都拋棄了妻子，冒着刺刀衝殺，我怎能獨自以女色爲樂呢？代我感謝韓公，天子對我李光顔有厚恩，我誓死也不和逆賊同生！"又指着心說："即使死了也無貳心。"接着便嗚咽哭泣，數萬將士都感動地流下眼淚，李光顔送給韓弘使者許多財物讓他返回，於是士氣更受激勵。

裴度築赫連城於沲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顔力戰却之。先是，光顔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棄騎去，顛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鋭士當光顔，而李愬得乘虚入蔡矣。董重質棄洄曲軍降愬，光顔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

裴度在沲口築赫連城，率領輕騎前去觀看。叛賊出奇兵從五溝來到，大聲呼喊着逼近交戰，城墻都被震壞了，裴度的處境十分危險，李光顔奮力作戰打退了賊兵。在此以前，李光顔估計到賊兵肯定會來，暗中派田布率精鋭騎兵埋伏在溝下，守住賊兵的退路。叛賊失敗，丢掉戰馬往回逃跑，摔死在溝裏的有一千多人。由於叛賊用全部精鋭士卒抵擋李光顔，而李愬得以乘虚進入蔡州。董重質放棄洄曲軍投降李愬，李光顔騎着馬

空。入朝，召對麟德殿，賜與蕃渥，命宴其第，歸芻米二十車。

進入賊營高聲呼喊，萬餘士卒放下武器乞求活命。叛賊平定，李光顔被加授爲檢校司空。召入朝廷，皇帝讓他到麟德殿對答，賜給豐厚的財物，還下令在他家設宴，并送給糧食和喂牲口的草料二十車。

帝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使，許以忠武兵自隨。不三旬，再敗賊濮陽，拔斗門，斬數千級。上言許、鄭兵合不可用，遂復鎮忠武。吐蕃入寇，徙邠寧軍。時虜毁鹽州城，使光顔復城之，亦以忠武兵從。初，田縉鎮夏州，以叨沓開邊隙，故党項引吐蕃圍涇州，郝玼力戰破之。光顔聞賊至，料兵以赴，邠人慢言恟恟，騰噪不肯行。光顔爲陳説大義，感慨流涕，聞者亦泣下，遽即路，虜走出塞。

皇帝下詔討伐李師道，升任李光顔爲義成節度使，允許忠武軍士卒跟隨着他。不到三旬，他便在濮陽連連打敗賊兵，攻占斗門，斬首數千級。上奏説許、鄭兩地士卒合在一起不能使用，於是朝廷下令讓他再次鎮守忠武。吐蕃進犯，他遷任到邠寧軍。當時虜人毁壞了鹽州城，朝廷使李光顔重新修築鹽州城，又讓忠武軍士卒跟隨着他。當初，田縉鎮守夏州，因貪財招致邊地不安寧，所以党項帶領吐蕃圍攻涇州，郝玼力戰打敗了党項和吐蕃。李光顔得知賊兵來到，整頓士卒趕赴，邠人憤怒之聲洶洶不止，大聲喧鬧不肯前進。李光顔向他們申明大義，感慨地流下了淚水，聽的人也流下了眼淚，於是大家立即上路，虜人逃出塞去。

穆宗立，召還，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軍，賚况不貲，以寵示群臣。俄徙鳳翔。帝將伐鎮州，復還忠武，又兼深冀行營節度使。宰相百官班餞，帝御通化門臨送，賜珍器、良馬、玉帶。光顔提軍深入，而餽運不至，有詔以滄、景、德、棣州益之。光顔以宰相處置失宜，辭兼領，亦會赦王廷凑，復所治。李岕亂汴州，詔總軍出討，朝受命，暮即戎。翌日，拔尉氏。與汴人戰琵琶溝，未陣，薄之，賊走。岕平，進兼侍中。敬宗初，真拜司徒、河東節度。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忠，賻賜良厚。及葬，文宗以其功高，復賜帛二千匹。

穆宗即位，將李光顔召回朝廷，賜給開化里的宅第，加授他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來又返回軍鎮，皇帝對他的賞賜不可計量，以此向群臣表示對李光顔的寵愛。不久遷任到鳳翔。皇帝打算討伐鎮州，使李光顔再次回到忠武軍，還兼任深冀行營節度使。宰相百官按位次爲他餞行，皇帝也親臨通化門送行，并賜給珍器、良馬、玉帶。李光顔率軍深入，但軍隊的供給跟不上，皇帝下詔滄、景、德、棣州歸他兼管。李光顔認爲宰相處置不當，辭去了兼領的各鎮，此時朝廷又赦免王廷凑，恢復王廷凑所轄之地。李岕在汴州叛亂，皇帝下詔叫李光顔統率軍隊前去討伐，他早晨接到命令，晚上就起身出征。第二天，拿下了尉氏。和汴人在琵琶溝交戰時，還未布好陣，就進逼賊兵，賊兵逃去。李岕平定後，李光顔進兼侍中。敬宗初年，正式拜授司徒、河東節度使。寶曆二年李光顔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追贈太尉，謚號忠，賞賜豐厚的財物助辦喪事。等到埋葬時，文宗認爲他功勞卓著又賜給布帛二千匹。

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許師勁悍，常爲諸軍鋒，故數立勳。王仙芝、黄巢反，諸道告急，多請以助守。大校曹師罕以千五百人隸招討使宋威，張貫以四千人隸副使曾元裕。僖宗倚許軍以屏蔽東都，有請以爲援，率不報。大將張自勉討雲南、党項，龐勛亂，解圍壽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衛上將軍。至是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解宋州圍。威忌自勉成功，請以隸麾下，且欲殺之。宰相得其謀，不聽，以自勉代元裕。

李光顏本性忠義，善於撫慰士卒，所以他的部下樂意爲他效力。許州軍勇敢强悍，常常爲諸軍的先鋒，因而多次建立功勛。王仙芝、黄巢造反，諸道告急，大都請求許州軍幫助守衛。大校曹師罕率一千五百人隸屬招討使宋威，張貫率四千人隸屬副使曾元裕。僖宗倚仗許州軍守衛保護東都，有請許州軍前去援助的，一概不予准許。大將張自勉討伐雲南、党項，龐勛叛亂，解救壽州的圍困，攻打淮口，因有功勞多次遷任爲右威衛上將軍。到這時上表請求討伐叛賊，皇帝下詔從驛道趕赴軍鎮，解救宋州之圍。宋威妒忌張自勉的成功，請求將張自勉歸屬自己部下，并且想殺掉張自勉。宰相得知宋威的計謀，没有聽從，使張自勉代替了曾元裕。

**烏重胤**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玼子也。少爲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讙，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

烏重胤，字保君，是河東將烏承玼的兒子。烏重胤年輕時爲潞牙將，兼任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伐王承宗，但暗中却和叛賊相互勾結。吐突承璀打算謀取盧從史，因而告訴烏重胤，隨後綁住了盧從史，帳下士卒手持兵器一起喧嘩，烏重胤大聲呵斥説："天子有命令，順從的人有賞，違背的人斬首！"士卒縮手返回原處没有敢動的。憲宗嘉獎他的功勞，提升他爲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

帝討淮蔡，詔重胤以兵壓賊境，割汝州隸其軍，與李光顏相掎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再遷檢校司空，進邠國公。徙横海軍，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禄山、思明之奸，能據一州爲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修立，時以爲宜。

皇帝命令討伐淮蔡，下詔叫烏重胤率軍逼近賊境，并分汝州隸屬烏重胤軍，和李光顏相互策應。大小百餘戰，歷經三年，叛賊平息，經兩次升遷任檢校司空，進封邠國公。遷任到横海軍，他建議説："河朔之所以敢抗拒朝廷命令，原來是因爲刺史失去職權，鎮將領軍得以作威作福。如果刺史擁有職權，大帥即使有安禄山、史思明一類奸人，怎能占據一州而叛亂呢？臣所管轄的三個州，已經歸還了刺史的職權，使各自掌管自己的兵權。"接着又請求廢除景州。烏重胤所管轄的地區法制建立，當時人認爲恰當。

討王廷凑也，出屯深州，方朝廷號令乖迕，賊寖不制，重胤久不敢進。穆宗以爲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胤爲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

討伐王廷凑時，烏重胤出兵駐守深州，當時朝廷的號令前後相互抵觸，叛賊更加不能制服，烏重胤長時間不敢進軍。穆宗認爲他是在觀望，下詔讓杜叔良代替他，而讓他擔任太子太保。長

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初，真拜司徒。李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静安，授同捷兗海，以重胤耆將，兼節度滄景，以齊州隸軍。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懿穆。

慶末年，烏重胤以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來被召回京城，改任天平軍節度使。文宗初年，正式拜授爲司徒。李同捷請求繼承父親的官位，皇帝當時務在綏静安人，授任李同捷兗海節度使，由於烏重胤爲老將，兼任滄景節度使，使齊州隸屬該軍。時間不長烏重胤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追贈太尉，謚號懿穆。

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殁，士二十餘人刲股以祭。

烏重胤出身行伍，善於安撫士卒，能和部下同甘共苦。蔡將李端投降烏重胤後，蔡人抓住李端的妻子要殺掉，李端的妻子大聲對李端喊道："好好侍奉烏僕射！"他得士心大抵如此。烏重胤對待官屬有禮節，當時有名士人如溫造、石洪都在他的幕府任職。烏重胤死後，將士二十多人割大腿肉來祭奠。

子漢弘嗣爵。居母喪，奪為左領軍衛將軍，固辭，帝嘉許之。

兒子烏漢弘繼嗣爵位。爲母守喪，喪期未滿就起用爲左領軍衛將軍，由於堅決推辭，皇帝稱贊他。

### 石洪

石洪者，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為氏。有至行，舉明經，為黄州録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重胤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為我來邪？"乃具書幣邀辟，洪亦謂重胤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召為昭應尉、集賢校理。

石洪，字濬川，他的祖先姓烏石蘭，後來惟獨用一個石字作爲姓氏。石洪有高尚的德行，考中明經科，任黄州録事參軍，罷官後返回東都，十多年隱居不出仕。高官們多次舉薦，他都不答覆。烏重胤節鎮河陽，求取賢才以自重，有人舉薦石洪，烏重胤説："他無求於人，難道肯爲我出來嗎？"但還是拿上書信禮物去邀請和徵用他，石洪也認爲烏重胤是知己，所以欣然答應準備啓程。烏重胤對他的到來很高興，并且以禮相待。後來皇帝下詔召石洪入朝任昭應尉、集賢校理。

### 李珙

又有李珙者，世儒家，珙獨尚材武，有崖岸。嘗至澤潞見李抱真，欲署牙將，聞其使酒，不用。都將王虔休曰："珙奇士，不能用即殺之，無為它人得也。"抱真不納。虔休代節度，引為將。重胤禽盧從史，珙將救之，既聞謀出朝廷，乃止。重胤愛其才，討淮西也，表為行營都將。終右武衛上將軍。

又有一個叫李珙的人，世代儒家，惟獨李珙崇尚才能與武藝，高傲而不易接近。他曾經到澤潞謁見李抱真，想被任用爲牙將，李抱真得知他酗酒任性，没有任用。都將王虔休對李抱真説："李珙是個非常之士，不能任用就殺掉他，不要被别人得到了。"李抱真没有采納王虔休的建議，王虔休代替李抱真任節度使，引用李珙爲將。烏重胤活捉盧從史，李珙打算救出盧從史，當他得知這計謀是出自朝廷，於是便停止了。烏重胤喜

愛他的才能，討伐淮西時，上表任用他爲行營都將。李珙官位終於右武衛上將軍。

## 王沛　王逢

王沛，許州許昌人。少勇决，爲節度使上官涚所器，妻以女，署牙門將。涚卒，它婿田偁脅涚子襲領其軍，謀殺監軍。沛知其計，密告之，支黨悉禽。德宗嘉美，即拜行軍司馬。而劉昌裔領節度，奏沛爲監察御史，有詔護涚喪還京師。帝召見嘆息，以爲功異等，嫌昌裔所請薄，謂沛曰："吾意殊未厭，爾歸矣，方使别奏。"沛未至許，拜兼御史中丞。

王沛，許州許昌人。年輕時勇敢果斷，節度使上官涚器重他，把女兒嫁給他做妻子，并署任他爲牙門將。上官涚去世，上官涚的另一女婿田偁威脅上官涚的兒子要繼承官位統領軍隊，企圖殺掉監軍使。王沛聞知這個計謀後，暗中告訴監軍使，所以田偁的支黨全被抓住。德宗嘉獎贊美他，隨即拜授他爲行軍司馬。而劉昌裔任節度使，上奏任用王沛爲監察御史，皇帝下詔讓他護送上官涚靈柩回京城。皇帝召見他時嘆息不已，認爲他有特等功績，嫌劉昌裔所奏請的官位太低，因而對王沛説："我知道這實在不够，你先回去，我現在就讓劉昌裔重新上奏。"王沛還没走到許州，就被授爲兼御史中丞。

李光顔討吴元濟，奇沛風概，署行營兵馬使，使將勁兵别屯，數破賊有功。時詔書趣戰，諸將觀望，不敢度溵以壁。沛引兵五千夜濟合流，扼賊衝，遂城以居。於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度，圍郾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蔡將鄧懷金遂降。蔡平，加兼大夫。復從光顔定淄青。及光顔鎮邠，詔分許兵往戍，沛又爲都將，救鹽州，敗吐蕃，以功擢寧州刺史。徙陳州。

李光顔討伐吴元濟，賞識王沛的風節氣概，署任他爲行營兵馬使，讓他率領勁兵到另一處屯守，多次打敗賊兵并且立下戰功。當時皇帝下詔催促交戰，諸將互相觀望，不敢率先渡過溵河和賊兵對抗。王沛率領五千士卒夜間從合流渡過溵河，扼住賊兵的交通要衝，然後築城堡駐守。隨後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纔相繼渡過溵河，圍攻郾城。王沛率先建立軍壘和賊軍對峙，蔡將鄧懷金便投降了。蔡州平定，王沛進兼御史大夫。又跟隨李光顔平定淄青。等到李光顔鎮守邠州，皇帝下詔分許兵前去戍守，王沛又出任都將，援救鹽州，打敗吐蕃，因有功被提升爲寧州刺史。後來遷任到陳州。

李㝏之亂，以忠武節度副使率師討㝏，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進拜兗海沂密節度使。是時新建府，俗獷驁，沛明示法制，蒐閲以時，軍政大治。以檢校工部尚書徙忠武。大和元年卒，贈尚書右僕射。

李㝏叛亂，王沛以忠武節度副使身份率兵討伐李㝏，朝廷下令加授他檢校右散騎常侍，升任兗海沂密節度使。此時這個新建的方鎮，風氣横暴，王沛頒布昭示法令制度，按時閲兵，軍政大治。後以檢校工部尚書遷任到忠武。大和元年王沛去世，追贈尚書右僕射。

子逢，從父征伐，累功署忠武都知兵馬使。大和中，入爲諸衛將軍。從劉沔、石雄破回鶻於天德。有士二千人未嘗戰，欲冒常賜，逢不與，或

王沛的兒子王逢，跟隨父親征戰討伐，多次立功被署任用爲忠武都知兵馬使。大和年間，召入朝廷任諸衛將軍。跟隨劉沔、石雄在天德打敗回鶻。當時有二千人未曾參戰，却要冒名領賞，

爲請之，答曰："士奮死取賞，若無功而賞，何哉?"武宗以逢用法嚴，使宰相李德裕讓之，逢曰："戰者前蹈白刃，不以法，人孰用命?"討劉稹也，爲太原道行營將，領陳許兵七千屯翼城。稹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後亦至忠武節度使云。

王逢不給。有人替他們求情，王逢回答説："士卒奮勇拼命纔能領取賞賜，如果没有功勞而接受賞賜，這算什麽呢?"武宗認爲王逢執法嚴厲，使宰相李德裕責備他，王逢説："參戰的人在前方冒着敵人的刺刀衝殺，若不按法令行事，哪個人還肯拼命呢?"討伐劉稹時，王逢任太原道行營將，率領陳許七千士卒駐守翼城。劉稹平定，他被加授爲檢校右散騎常侍。後來官位做到忠武節度使。

**楊元卿**　楊延宗

楊元卿，史失其何所人。少孤，慷慨有術略。客江海上，時時高論，人謂狂生。吴少誠跋扈蔡州，元卿以褐衣見，署劇縣，俄召入幕府。又事少陽。每奏事至京師，頗爲宰相李吉甫慰納。元卿還，與少陽言君臣大義以動其心，賊黨惡而共構之，判官蘇肇保救乃免。然元卿陰橈少陽事，而輸款朝廷。及元濟擅襲節度，元卿欲困其財使不振，謬説曰："先公吝于財，諸將至寒餒。府之有亡，我具知之。君若大賜將士以自固，又卑辭厚禮邀事諸鎮，則諸將悦，庶幾助我。吾爲君持表見天子，安有不從者?"元濟許之。既至，則具條賊虚實，請敕諸道執元濟誅之。元濟覺，乃殺其妻并四子，圬爲一堋射之，肇亦被害。

楊元卿，史書上没有記載他是什麽地方人。楊元卿年輕時喪親，慷慨有謀略。寄居在江湖，常常發表些不切實際的議論，所以人們稱他爲狂生。吴少誠在蔡州驕横跋扈，楊元卿以平民身份謁見，被署任爲大縣的官職，不久又召入幕府。楊元卿又侍奉吴少陽。每次到京城上奏事情，很受宰相李吉甫安撫接納。楊元卿返回後，給吴少陽談論君臣大義想用這來感動吴少陽的心，賊黨厭惡而一起誣陷他，因判官蘇肇保護援救纔得以幸免。但是楊元卿還是在暗中阻撓吴少陽的事情，進而向朝廷表達忠誠。等到吴元濟擅自繼承節度使之位，楊元卿想使吴元濟財政困乏而不能振作，就胡亂勸説道："你父親在世時吝惜財物，諸將甚至有受飢寒的情況。府庫中有没有財物，我全都知道。你如果能用大量賞賜將士來穩固自己，又用謙辭厚禮款待事奉諸鎮，那麽諸將高興，也許能幫助我們。到時我替你帶着奏表朝見天子，天子怎能不聽從呢?"吴元濟答應了。楊元卿到朝廷後，分條陳述賊人的全部虚實，請皇帝下詔諸道捉住吴元濟殺掉。吴元濟有了覺察，於是殺害了楊元卿的妻子和四個兒子，并將他們鏝成一個射擊的箭靶，蘇肇也被吴元濟殺害了。

憲宗拜元卿岳王府司馬，與李愬議僑置蔡州，以元卿爲刺史，優納降附，壞賊黨與。元卿入見，願假度支錢及它奏請不合旨，又裴度以諸將討蔡三年，功且成，若又以州與元卿，恐觖望生事，議格，更授光禄少卿。蔡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建

憲宗拜授楊元卿爲岳王府司馬，又和李愬商議僑置蔡州，讓楊元卿任刺史，優待接納投降歸附之人，破壞賊人的同黨。楊元卿入京朝見，奏請借度支錢以及别的事不合皇帝旨意，又因裴度認爲諸將討伐蔡州已有三年之久，大功即將告成，如果又把蔡州事交給楊元卿，恐怕會因不滿而怨恨滋生事端，所以憲宗和李愬的商議便擱置

言："淮西多怪珍寶帶，往取必得。"帝曰："我討賊，爲人除害。賊平，我求得矣，焉用寶！止勿復言。"出爲汾州刺史，復入爲金吾。

起來了，另外授任楊元卿爲光禄少卿。蔡州平定，破格拜授楊元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他建議説："淮西多産奇珍寶帶，前去索取一定能够得到。"皇帝説："我討伐叛賊，是爲百姓除害。叛賊平定，我所求的已經得到，還要什麽寶物呀！停止不要再説這話了。"出任汾州刺史，又召入朝廷任金吾衛將軍。

長慶初，鎮、魏易帥，元卿具道所以成敗事，穆宗久乃悟，賜白玉帶，擢涇原渭節度使。元卿墾發屯田五千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居六年，涇人德之。徙節河陽。何進滔亂魏博，元卿請自齎三月糧舉軍出討，文宗嘉美，加檢校司空。獻粟二十萬石，助天子經費。進光禄大夫。徙宣武軍。大和七年，以疾歸東都，授太子太保。卒，贈司徒。然性憸巧，所至聚斂，諧結權近，故累更方任云。

長慶初年，鎮、魏要换節帥，楊元卿陳述事情成敗的原因，穆宗長時間纔醒悟，賞賜給他白色玉帶，提升他爲涇原渭節度使。楊元卿開墾屯田五千頃，在駐守處修築高墻，關閉牢固，即使有賊寇來到，耕田種地的人仗着高墻就可以防守。在任六年，涇人感激他。改任河陽節度使。何進滔在魏博叛亂，楊元卿請求自帶三個月糧餉率軍出征討伐，文宗嘉獎贊美他，加授檢校司空。他進獻二十萬石粟米，來補充天子的經費開支。升任光禄大夫。遷任到宣武軍。大和七年，因有病返回東都，授任太子太保。去世，追贈司徒。但他性情諂媚，所到之處喜好聚斂，結交權貴近臣，所以被多次换任方鎮。

子延宗，開成中爲磁州刺史，與河陽兵謀逐帥自立。事敗，詔以元卿嘗毁家歸忠，全其宗，杖死延宗於京兆府，賜還田産。

楊元卿的兒子楊延宗，開成年間任磁州刺史，曾聯合河陽士卒企圖驅逐節帥以自立。事情敗露，皇帝下詔説楊元卿曾毁掉家室而忠心歸附朝廷，因而要保全他的宗族，在京兆府用杖打死楊延宗，并下令歸還他的田産。

## 曹華

曹華，宋州楚丘人。始從宣武軍。縛亂將李迺送闕下，節度使董晋署爲牙將。後避仇奔東都，會吴少誠叛，留守王翃署華襄城戍將。華浚隍埤堞，日與賊搏，數禽馘，賊憚之。憲宗初，累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召至京師，賜矛甲繒錦，還屯。拜寧州刺史，未行，屬吴元濟不受命，詔河陽懷汝節度使烏重胤討之，重胤請華自副。戰青陵城，賊大奔，拔凌雲栅，以功封陳留郡王。

曹華，宋州楚丘人。開始跟隨宣武軍，抓住叛亂將帥李迺送到京城，節度使董晋署任他爲牙將。後來因躲避仇敵逃到東都，恰巧吴少誠叛亂，留守王翃署任曹華爲襄城戍將。曹華深挖城壕增高城墻，整天和賊兵拼搏，屢屢俘虜和殺死叛賊，叛賊畏懼他。憲宗初年，曹華被多次拜授爲檢校右散騎常侍，召到京城，賜給長矛甲胄和綢緞，隨後返回屯營。朝廷下令拜授他爲寧州刺史，還未上路，適逢吴元濟不接受朝廷命令，皇帝下詔叫河陽懷汝節度使烏重胤討伐吴元濟，烏重胤請求任用曹華爲自己的副手。曹華在青陵城和叛賊交戰，叛賊大敗，他便攻占了凌雲栅，因有功封爲陳留郡王。

蔡平，進棣州刺史。州與鄆比，時賊略定滴河，華遽逐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群盗可用者，貸死，補屯卒，使據孔道。賊至，輒擊却之，不敢北。擢橫海節度副使。時朝廷披鄆爲三鎮。其明年，兖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别而戍，有轉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左。"既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氛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

蔡州平定，曹華升任棣州刺史。棣州和鄆州相鄰，當時叛賊侵略滴河，曹華迅速驅逐賊軍，斬首二千級，收復了滴河縣。他又招募群盗中可以任用的人，赦免他們的死罪，補爲屯守士卒，使他們扼據交通要道。賊軍一過來，就被他們擊退，於是賊軍不敢向北侵犯。因此曹華被提升爲橫海節度副使。當時朝廷分割鄆爲三個軍鎮。第二年，兖海軍叛亂，殺死觀察使王遂，皇帝下詔叫曹華前往替代王遂之職。他治理政事三天，宴請全軍將士，使披甲的士卒藏在正堂周圍的廊屋幕後，喝酒中間，他發布命令說："天子下令讓鄆人在三處戍守，因有轉移遷徙的辛勞，所以打算厚賞大家。請鄆人站在右邊，州兵站在左邊。"接着讓州兵出去，隨後又關上門大聲說："天子有令，誅殺害死王遂的人。"披甲的士卒從幕後衝出來，團團圍住鄆人。總共斬殺了一千二百人，血流成河，紅顔色的霧氣冒過門一丈多高。海、沂之地的人，畏懼得不敢移動和呼吸。

華惡沂地褊，請治兖，許之。自李正己盗齊、魯，俗益污驁，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入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

曹華討厭沂州位置偏僻，請求把治所移到兖州，朝廷答應了。自從李正己占據齊、魯以後，此地風俗更加污濁驕横，曹華下令說："鄒、魯爲禮儀之鄉，不能忘掉本色。"於是親自拜見儒士，春秋二季祭祀孔子廟，建立學館講習誦讀儒家經典，還拿出家中的財物資助供給生徒，入學之人便懂得了教化，有成就的生徒，被朝廷選中任以官職。

鎮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李㝏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擊，破之。㝏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徙鎮義成軍。盗殺商賈，吏捕得，乃華嬖人。華怒，斷其頸以祭死者。卒，年六十九，贈左僕射。

鎮州人殺害了田弘正，曹華上表請求帶領本軍前去討伐，朝廷没有答應。後來曹華升任檢校工部尚書，就地充任節度使。李㝏叛亂，派兵奪取宋州。曹華不等朝廷下令，就率兵迎擊，打敗了李㝏。李㝏平定，朝廷下令拜授曹華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改任義成軍節度使。盗賊殺害商人，下吏抓住了凶手，却是曹華寵愛的人。曹華生氣，砍下那人的頭來祭奠被殺害的商人。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追贈左僕射。

華雖出戎伍，而動必由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人，至廝竪必待以誠信，人以爲難。

曹華雖然出身行伍，但一舉一動都能遵守禮節，他尊重士大夫，不因爲顯貴而對人驕傲，下至奴僕也都以誠信相待，人們認爲很難得。

## 高瑀

高瑀，冀州蓨人。少沈邃，喜言兵。釋褐右金吾冑曹參軍，累遷陳、蔡二州刺史，入爲太僕卿。

高瑀，冀州蓨人。年輕時精明沉着，喜愛談論兵法。初出仕任右金吾冑曹參軍，多次遷任爲陳、蔡二州刺史，召入朝廷任太僕卿。

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僞，欲任之。會其軍表丐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巨萬，貧者假貣富人，既得所欲，則椎斫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州比水旱無年，瑀相地宜，築堤庸百八十里，時其鍾泄，民賴不饑。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六年，徙節武寧軍。以刑部尚書召，辭疾，拜太子少傅。不閱月，復詔節度忠武，卒于鎮，贈司空。

忠武節度使王沛去世，衛軍諸將大多自以爲能得此任，宰相裴度、韋處厚認爲高瑀治理陳、蔡一貫有政績，而且熟悉軍中情況，打算任命他爲忠武節度使。恰好忠武軍士上表請求任命高瑀，於是朝廷下令拜授他爲檢校左散騎常侍，代理忠武節度使。自從大曆以後，選擇節帥都要由宦官中尉決定，那些被選者所獻納的財物多至巨萬，没有錢財的不惜向富人借貸，得到所想要的職位後，就肆意搜刮民脂民膏，所得倍其所出，這樣的人有十分之六七。等到高瑀被任命爲忠武節度使，士人互相轉告説："韋處厚、裴度爲宰相，天下没有借債的節帥了。"高瑀所在的州連續幾年水澇乾旱没有收成，他觀察合適的地方，修築堤塘一百八十里，及時用它蓄水或泄洪，百姓依賴堤塘不再饑荒。再次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六年，改任武寧軍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召入朝廷，因病辭去官職，拜授太子少傅。過了不到一月，皇帝又下詔讓他任忠武節度使，死在節帥任上，追贈司空。

瑀寬和，居官無赫然譽，所至稱治，士人懷之。

高瑀寬厚温和，任官時雖没有赫赫聲譽，但所到之處都治理得很好，所以士人懷念他。

## 劉沔

劉沔，字子汪，徐州彭城人。父廷珍，以羽林軍扈德宗奉天，以戰功官左驍衛大將軍，東陽郡王。

劉沔，字子汪，徐州彭城人。父親劉廷珍，以羽林軍隨從德宗到奉天，因戰功官位做到左驍衛大將軍，被封爲東陽郡王。

沔少孤，客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署牙將。軍中大會，沔捉刀立堂下，希朝奇之，召謂曰："後日必處吾坐。"希朝卒，入爲神策將。大和末，遷累大將軍，擢涇原節度使，徙振武。開成三年，突厥劫營田，沔發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轡無返者，悉頒所獲馬羊于戰卒，築都護府西北四壘。進檢校户部尚書。

劉沔少時喪親，客居在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署任他爲牙將。軍中有大型宴會，劉沔持刀站在堂下，范希朝感到他奇怪，召來對他説："日後一定能坐在我這位置上。"范希朝逝世，劉沔被召入神策軍任神策將。大和末年，屢經升遷任大將軍，被提升爲涇原節度使，後來改任到振武。開成三年，突厥搶奪營田，劉沔發動吐渾、契苾、沙陀部落萬人襲擊突厥，賊軍無一騎返回的，他把所繳獲的馬羊全部分給參戰士卒，又在都護府西北設立四個軍壘。因此被進任爲檢校户

部尚書。

武宗立，還檢校尚書左僕射。回鶻寇天德，詔以兵據雲伽關，虜引去。會昌二年，又掠太原、振武，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因視諸將能否，拭獨稱沔，乃拜河東節度兼招撫回鶻使，進屯雁門關。虜寇雲州，沔擊之，斬七裨將，敗其衆。以還太和公主功，加檢校司空。議者恨其薄，又進升金紫光祿大夫，賜一子官。虜殘衆走，詔沔追北，仍錄李靖平頡利事賜之。軍還，次代州，歸義軍降虜三千，使隸食諸道，不受詔，據滹沱河叛，沔悉禽誅之。

武宗即位，劉沔升任檢校尚書左僕射。回鶻侵犯天德，武宗下詔叫他率兵據守雲伽關，結果虜人退去了。會昌二年，回鶻又掠奪太原、振武，武宗派遣兵部郎中李拭調運軍糧，順便審察諸將誰能行誰不能行，李拭惟獨稱贊劉沔，於是拜授他爲河東節度使兼招撫回鶻使，進軍駐守雁門關。虜人侵犯雲州，劉沔襲擊虜人，斬殺了七員副將，打敗了衆多的虜人。因劉沔在迎接太和公主回宫中立下功勞，朝廷下令加授他檢校司空。議論的人嫌這樣的待遇太低，又晉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并賜給他一個兒子官職。殘餘的虜人逃跑，皇帝下詔叫劉沔追擊敗逃的虜人，還抄録了李靖平定頡利的事迹賜給他。軍隊返回，停駐在代州，歸義軍降服的三千虜人，雖隸屬於諸道，但他們不接受詔令，依據滹沱河叛亂，劉沔抓住後將他們全部誅殺了。

劉稹阻命，詔沔南討，屯榆社。沔素與張仲武不協，時方追幽州兵，故徙義成。會王宰逗留，宰相李德裕表沔鎮河陽，以滑兵二千壁萬善，居宰肘腋下，激之俾出軍。稹平，進檢校司徒，徙忠武節度使。以病改太子少保，不任謁，拜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六十五，贈司徒。

劉稹違抗朝廷命令，皇帝下詔令劉沔南討，屯駐於榆社。劉沔一向與張仲武不和，當時正催徵幽州兵，所以改任到義成。正逢王宰停留不前，宰相李德裕上表舉薦劉沔鎮守河陽，帶領滑軍二千士卒在萬善建立軍壘，處在王宰肘腋之下，激勵使他出兵。劉稹平定，朝廷晉升他爲檢校司徒，改任忠武節度使。後因病改任太子少保，由於不能勝任朝拜謁見，便以太子太傅退休。去世，終年六十五歲，追贈司徒。

## 石雄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爲牙校，敢毅善戰，氣蓋軍中。王智興討李同捷，收棣州，使雄先驅度河，鼓行無前。初，徐軍惡智興苛酷，謀逐之而立雄。智興懼變，因立功奏除州刺史，詔以爲壁州刺史。智興由是殺雄素所善百餘人，誣雄陰結士摇亂，請以軍法論。文宗素知其能，不殺，流白州。徙爲陳州長史。党項擾河西，召雄隸振武劉沔軍，破羌有勞，帝難智興，久不擢。

石雄，徐州人，由於遠世貧寒，所以不知道他祖先的處所由來。石雄年輕時任牙校，勇敢善戰，氣蓋三軍。王智興討伐李同捷，收復棣州，使石雄充當先鋒率先渡河，行軍時將士都争相爲先。當初，徐軍憎恨王智興的苛刻殘酷，企圖驅逐王智興而擁立石雄。王智興害怕有變，藉石雄立功之機上奏授任他爲州刺史，皇帝下詔讓石雄任壁州刺史。王智興因而誅殺了石雄一貫友好的百餘人，誣陷石雄暗中勾結士人搞動亂，請朝廷以軍法論處石雄。文宗早就知道石雄的才能，没有殺他，衹是流放白州而已。後來改任陳州長史。党項擾亂河西，朝廷使石雄隸屬振武劉沔

軍，大敗羌人立下功勞，但皇帝因王智興的緣故特別爲難，長時間没有給他升遷官職。

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為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離散，當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如不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即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罽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諜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鼓噪，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

會昌初年，回鶻進犯，連年搶掠雲、朔，把牙帳建在了五原塞下。武宗下詔令石雄任天德防禦副使，兼任朔州刺史，輔助劉沔駐守雲州。劉沔召石雄前來商量説：“虜人已經離散，早就該掃除了。朝廷由於公主的緣故，不想迅速攻取。我們如果直奔他們的牙帳，他們没有防備來不及行動，一定會丢下公主逃跑，我們就可以迎接公主回宫了。如果不能成功，我就拼死力戰。”石雄説：“可以。”隨即挑選了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兵，夜間從馬邑出發，早上登上振武城遠望回鶻，看見有十餘輛毛氈帷幕的坐車，侍從的人穿着紅色綠色的衣服，間諜説：“那是公主所住的帳幕。”石雄悄悄派使者去公主那裏曉諭説：“天子叫迎回公主，待雙方軍隊交手時，萬萬不要驚動。”石雄在城墻上挖了個洞後黑夜出城，放出牛馬擊鼓呼叫，直擣烏介牙帳。可汗震驚，單人騎馬逃跑，石雄追到殺胡山，斬首萬級，獲得的馬牛羊不計其數，也把公主迎接回來了。因此石雄被晋任爲豐州防禦使。

武寧李彦佐討劉稹，逗留，以雄為晋絳行營諸軍副使，助彦佐。是時，王宰屯萬善，劉沔屯石會關，顧望莫先進。雄受命，即勒兵越烏嶺，破賊五壁，斬獲千計，賊大震。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縑，餘悉分士伍，由是衆感發無不奮。武宗喜曰：“今將帥義而勇罕雄比者。”就拜行營節度使，代彦佐。徙河中。稹危蹙，其大將郭誼密獻款，請斬稹首自歸。衆疑其詐，雄大言曰：“稹之叛，誼為謀主。今欲殺稹，乃誼自謀，又何疑?”雄以七千人徑薄潞，受誼降。進檢校兵部尚書，徙河陽。初，雄討稹，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

武寧李彦佐討伐劉稹，停留不前，朝廷下令讓石雄任晋絳行營諸軍副使，協助李彦佐討伐劉稹。當時，王宰駐守萬善，劉沔駐守石會關，相互觀望而不敢率先進攻。石雄接受任命後，隨即率兵翻過烏嶺，接連攻下叛賊五個軍壘，斬首和擒獲的數以千計，叛賊非常震驚。石雄面對財物非常廉潔，每次朝廷賜給他東西，他都放在軍府門前，自己拿一匹細絹，其餘的都分給士卒，因而士卒深受感動無不奮勇。武宗高興地説：“如今將帥有義節而且勇敢的很少能比得上石雄。”因此被就地拜授爲行營節度使，代替李彦佐。後來石雄遷任到河中。劉稹危急時，他的大將郭誼暗中向石雄奉獻忠誠，請求斬下劉稹的腦袋來投降。衆人懷疑郭誼有詐，石雄揚言説：“劉稹叛亂，郭誼是謀主。如今又要殺掉劉稹，這是郭誼爲他自己打算，還有什麽可懷疑的?”石雄派七千士卒徑直逼近潞州，接受郭誼的投降。晋升爲檢校兵部尚書，改任到河陽。當

初，石雄討伐劉稹時，看見水邊有隻白鷺，他對衆人說："假使我射中了這隻白鷺的眼睛，這次討伐就一定能够成功。"結果一箭射去正如他所說的。皇帝得知此事後，下詔褒揚贊美他。

宣宗立，徙鎮鳳翔。雄素爲李德裕識拔。王宰者，智興子，於雄故有隙。潞之役，雄功最多，宰惡之，數欲沮陷。會德裕罷宰相，因代歸。白敏中猥曰："黑山、天井功，所酬已厭。"拜神武統軍。失勢，怏怏卒。

宣宗即位，石雄改任鳳翔節帥。石雄一貫得到李德裕的賞識提拔。王宰，是王智興的兒子，和石雄原先有矛盾。潞州之戰，石雄功勞最大，王宰憎恨他，多次想敗壞和誣陷他。恰好李德裕被免去宰相，因而石雄也被替代返回。白敏中苟且地說："黑山、天井的功勞，所給的酬勞已够了。"因而被拜授爲神武統軍。石雄失勢後，悶悶不樂而死。

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爲奇功，殊未知光顔於平蔡爲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鋭卒抗光顔，憑空堞以居，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顔之勝，愬烏能奮哉？

贊曰：世人都稱頌李愬率領孤軍進入蔡州進而捆綁叛賊是功勛卓越，但根本不知道李光顔在平定蔡州中是立了大功的。當時，叛賊的處境越來越危急窘迫，出動全部精鋭士卒抵抗李光顔，叛賊所據守的衹是一座空城而已，所以李愬能乘一切之勢，在叛賊没有準備的情況下而出擊獲勝。然而没有李光顔的勝利，李愬怎能奮擊而獲勝呢？

# 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 列傳第九十七

### 于王二杜范列傳

#### 于頔

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蔭補千牛，調華陰尉，累勞遷侍御史。爲吐蕃計會使，有專對材。擢長安令、駕部郎中。

于頔，字允元，是後周太師于謹的七世孫。于頔因祖先的功勛補授千牛衛，調任華陰尉，多次立功升官做到侍御史。任吐蕃計會使，有獨自交涉隨機應變的才能。升任長安令、駕部郎中。

出爲湖州刺史。部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久廞廢，頔行縣，命修復堤閼，歲獲粳稻蒲魚無慮萬計。州地庳薄，葬者不掩柩，頔爲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

于頔出任湖州刺史。所轄地區有湖泊，以前可灌溉田地三千頃，後來長期淤塞廢棄，于頔巡視各縣，命令修復堤防閘板，每年收穫的粳稻蒲魚數以萬計。湖州土地低窪貧瘠，下葬死人不掩埋棺材，于頔修築墓穴，埋葬枯骨一千餘具，百姓安居樂業。

未幾，改蘇州。罷淫祠，浚溝澮，端路衢，爲政有績。然暴横少恩，杖前部尉以逞憾，觀察使王緯以聞，德宗不省。俄遷大理卿，爲陝虢觀察使，慢言謝緯曰："始足下劾我，三進官矣！"益自肆。峻罰苛懲，官吏惴恐，皆重足一迹。參軍事姚峴不勝虐，自沈于河。

不久，于頔改任蘇州刺史。廢除濫設的祠廟，疏通排水的渠道，修整四通八達的道路，爲官有政績。但是他殘暴專横缺少恩惠，拷打前任刺史的部下發泄自己的怨恨，觀察使王緯奏聞皇上，德宗不理會。不久升任大理卿，任陝虢觀察使，口出狂言感謝王緯説："從足下彈劾我開始，已經三次提升官職了！"更加自負放縱。嚴厲處罰苛刻懲戒，官吏恐懼，都疊足而立不敢邁步。參軍事姚峴無法忍受他的虐待，投河自盡。

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吴少誠叛，頔率兵自唐州戰吴房、朗山，取之，禽其將李璨，又勝之濯神溝。於是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撊然有專漢南意，所牾者類治以軍法。帝晚務姑息，頔所奏建，無不開允。公斂私輸，持下益急，而慢於奉上。誣劾鄧

貞元十四年，拜授于頔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當時，吴少誠反叛，于頔率領士兵從唐州攻打吴房、朗山，攻下這兩個地方，擒獲叛軍將領李璨，又在濯神溝打了勝仗。因此請求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廣泛招募士兵，儲存精良兵器，傲慢不恭好像有獨攬漢南大權的意思，違背他的人都同樣以軍法論處。皇帝晚年一味無原則地遷就姑息，凡于頔的奏章建議，没有不允許的。于頔公

州刺史元洪，朝廷重違，為流端州，命中人護送至棗陽。頔遣兵劫洪還，拘之，表責洪太重，改吉州長史，遣使厚諭乃已。嘗怒判官薛正倫，奏貶陝州長史，比詔下，頔中悔，奏復署舊職。正倫死，以兵圍其居，强使孽子與婚。昵吏高洪，縱使剝下，別將陳儀不勝忿，刺殺洪，一府驚潰。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俄擅以兵取鄧州，天子未始誰何。初，襄有髤器，天下以為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

然聚斂私自運輸，對部下更加苛刻，并且怠慢執行皇上的命令。于頔誣陷彈劾鄧州刺史元洪，朝廷迫不得已，將元洪流放到端州，命令宦官護送到棗陽。于頔派兵劫持元洪回到襄州，將他拘留，上表説對元洪的處罰太重，於是改爲吉州長史，朝廷派使臣大加撫慰纔作罷。于頔曾經怒恨判官薛正倫，上奏貶他爲陝州長史，等到詔書下達後，于頔又後悔了，又上奏讓他官復原職。薛正倫死後，于頔帶兵包圍他的住所，强迫他的兒子與自己的女兒成婚。親昵屬吏高洪，縱使他盤剝部下，別將陳儀不勝憤怒，刺殺高洪，全府上下驚慌逃散。多次升任後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不久擅自出兵攻取鄧州，天子對他也無可奈何。當初，襄州有漆器，天下人都照着去做。後來于頔傲慢不順，所以把不守法令的軍鎮節帥都稱爲"襄樣節度"。

憲宗立，權綱自出，頔稍懼，願以子尚主，帝許之。遂入朝，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準杜佑，月三奉朝，詔可。

憲宗即位後，親自執掌政權，于頔漸漸開始害怕，希望自己的兒子娶公主爲妻，皇帝准許他的請求。於是入朝，拜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求按杜佑的標準，每月朝見三次，下詔許可。

時宦者梁守謙幸於帝，頗用事。有梁正言者，與頔子敏善，敏因正言厚賂守謙，求頔出鎮。久不報，敏怒其紿，責所饋，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溷中。家童上變，詔捕頔吏沈壁及它奴送御史獄，命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雜問之。頔與諸子素服待罪建福門，門史不內，屏營負墻立，更遣人上章，有司拒不聞。翌日復往，宰相諭使還第。貶為恩王傅；子敏竄雷州，至商山賜死，次子季友奪二官，正及方免官；流壁封州，正言誅死。

當時宦官梁守謙受到皇帝的寵幸，很有權力。有個叫梁正言的人，與于頔的兒子于敏友好，于敏通過梁正言用重金賄賂梁守謙，請求派于頔出任節度使。過了很長時間没有回音，于敏怒恨梁正言欺騙自己，索要他饋送的東西，將梁正言的家奴誘騙到家裏分解肢體，扔到厠所裏。于敏的家童向朝廷告發此事，皇帝下詔逮捕于頔的屬吏沈壁及其他家奴送到御史獄，命令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共同審問。于頔與幾個兒子身穿白色衣服在建福門外等待處罰，守衛宫門的官吏不讓進，于頔等人惶恐地靠墻而立，又派人送上奏章，有關部門拒絶接受没有上報。第二天又去了，宰相勸説讓他們回家。貶于頔爲恩王傅；兒子于敏流放雷州，走到商山賜死，次子于季友削奪兩級官階，于正及于方免去官職；流放沈壁到封州，梁正言被殺死。

久之，拜户部尚書。帝討蔡，頔獻家財以助國，帝却之。又坐季友居

過了很長時間，拜授于頔爲户部尚書。皇帝討伐蔡州叛亂，于頔獻出家中的財物資助國用，

喪荒宴，削金紫光禄大夫。帝初欲頔告老，宰相李逢吉謂得謝乃優禮，非所以示責。明年，乃致仕。宰司將以太子少保官之，帝改署賓客。鬱鬱不得意卒，贈太保，太常謚曰厲。

皇帝退了回去。又因于季友守喪期間縱欲宴飲獲罪，削奪金紫光禄大夫。皇帝起初想讓于頔退休，宰相李逢吉認爲允許辭官就表示對他優待禮遇，并不能表現出譴責的意思。第二年，于頔纔退休。宰相府擬議任他爲太子少保，皇帝改爲太子賓客。于頔鬱鬱不得志而死後，追贈太保，太常寺爲他擬謚號叫厲。

頔嘗制《順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伎爲八佾，聲態雄侈，號《孫吴順聖樂》云。

于頔曾作《順聖樂舞》獻給朝廷。又教授女伎演八佾，聲音和情態宏偉壯麗，叫做《孫吴順聖樂》。

### 于季友

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從穆宗獵苑中，求改頔謚，會徐泗節度使李愬亦爲請，更賜謚曰思。尚書右丞張正甫封還詔書，右補闕高釴、博士王彦威持不可，謂："頔文吏，倔强犯命，擅軍襄、鄧，欲脅制朝廷；殺不辜，留制囚，遮使者，僭正樂。勢迫而朝，非其宿心，得全腰領而殁，猶以爲幸，不宜更謚。"帝不從。

方，長慶時以勛家子通豪俠，欲事河朔，以策干宰相元稹。而李逢吉黨謀傾執政，乃告稹結客刺裴度，事下有司，驗無狀，方坐誅。

于季友娶憲宗的女兒永昌公主爲妻，拜授駙馬都尉。隨從穆宗在禁苑中狩獵，請求爲于頔改謚號，適逢徐泗節度使李愬也爲于頔請求，於是改賜謚號叫思。尚書右丞張正甫封還詔書，右補闕高釴、博士王彦威堅持認爲不合適，説："于頔是文官，强硬直傲違抗命令，擅自在襄州、鄧州招募士兵，想脅迫控制朝廷；殺害無辜，拘留制囚，阻擋使者，僭越正樂。迫於形勢不得已纔入朝，不是他的本意，能够身首兩全而死，已經是他的幸運，不應該更改謚號。"皇帝没有聽從。

于方，長慶年間依仗自己是功臣子弟交結豪俠，打算在河朔建立功業，用計策干謁宰相元稹。而李逢吉的同黨謀劃排擠宰相，於是誣告元稹勾結刺客刺殺裴度，此案交給有關部門，經審查没有實證，于方因此獲罪被殺。

## 王智興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温人。少驍鋭，爲徐州牙兵，事刺史李洧。洧棄李納，挈州自歸。納怒，急攻洧。智興能駛步，奉表不數日至京師告急，德宗出朔方軍五千擊納，解去，自是爲徐特將。

討吴元濟也，李師道謀橈王師，數侵徐救蔡。節度使李愿遣智興率步騎拒賊。其將王朝晏方攻沛，智興逆擊，敗之，朝晏脱身保沂州。進破姚海兵五萬於豐北，獲美妾三人，智興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即斬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温人。年輕時勇猛敏鋭，做徐州牙兵，奉事刺史李洧。李洧背棄李納，帶徐州歸附朝廷。李納發怒，迅速攻打李洧。王智興能急行快走，携帶奏表不幾天就到達京城告急，德宗派出朔方軍五千人攻打李納，解除圍困，從此王智興成爲徐州獨當一面的將領。

朝廷討伐吴元濟時，李師道謀劃阻撓官軍，多次侵犯徐州援救蔡州。節度使李愿派遣王智興率步兵和騎兵抵禦賊軍。李師道的將領王朝晏正在攻打沛，王智興從後面攻打，打敗他們，王朝晏脱身守衛沂州。在豐北進攻打敗五萬姚海兵，俘獲三個美麗的妾婦，王智興説："軍中有女人，

以徇。朝晏自沂以輕兵襲沛，夜戰狄丘，復破之。累遷侍御史。

怎能不失敗。”隨即將她們斬首示衆。王朝晏從沂州率輕兵襲擊沛，夜晚在狄丘交戰，王智興又打敗他們。幾次升任後爲侍御史。

元和十三年，伐師道，智興以步騎八千次胡陵，與忠武軍會，以騎畀其子晏平、晏宰為先鋒，自率軍繼之。壞河橋，收黄隊，攻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賊平，進御史中丞。明年，召還為沂州刺史。

元和十三年，朝廷討伐李師道，王智興率領步兵和騎兵八千人進駐胡陵，與忠武軍會合，將騎兵交給自己的兒子王晏平、王晏宰作先鋒，自己率領軍隊跟在後面。毁壞河橋，收復黄隊，進攻金鄉，攻克魚臺，活捉殺死的人數以萬計。平定賊軍後，升任御史中丞。第二年，召回朝廷任命爲沂州刺史。

長慶初，河朔用兵，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武寧軍副使、河北行營諸軍都知兵馬使，帥兵三千度河。屬朝廷用崔群為武寧節度使，群畏智興難制，密請追還京師，未報。會赦王廷凑，諸節度班師。智興還，群遣寮屬迎之，令士委甲而入。智興心不悦，因勒兵斬關入，殺異己者十餘輩，然后謁群謝曰：“此軍情也！”群乃治裝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至埇橋，掠鹽鐵院及貢物，劫商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甫罷兵，不能討，即詔檢校工部尚書，充本軍節度使。智興由是揪索財賂，交權幸以賈虚名，用度不足，始税泗口以佐軍須。

長慶初年，朝廷出兵河朔，加授王智興檢校左散騎常侍，充任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諸軍都知兵馬使，統率三千士兵渡河。正好朝廷任用崔群爲武寧軍節度使，崔群害怕王智興難以控制，秘密請求朝廷追回成命讓他回京城，朝廷没有答覆。適逢赦免王廷凑，各節度使調回軍隊。王智興返回時，崔群派僚屬迎接他，命令士兵放下兵器後入關。王智興心裏不高興，因此指揮軍隊斬關而入，殺死十多個不服從命令的人，然後拜見崔群説：“這是全軍士兵的一致意見！”崔群於是整束行裝離去，王智興派兵護送他回朝，走到埇橋，搶掠鹽鐵院及進貢的貨物，剽劫商人旅客，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剛剛罷兵休戰，不能討伐，於是詔令他就地任檢校工部尚書，充任本軍節度使。王智興從此聚斂錢財索取賄賂，交結權幸來沽名釣譽，費用不够，開始在泗口徵税來資助軍需。

李尕攻宋州，智興悉鋭師出宋西鄙，破之漳口。尕平，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同捷以滄德叛，智興請悉師三萬齎五月糧討賊，詔拜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滄德行營招撫使。既戰，降其將十輩、鋭士三千，遂拔棣州。諸將聞，戰愈力，遂有功。入朝，燕麟德殿，賜予備厚。册拜太傅，封雁門郡王，進兼侍中。改忠武、河中、宣武三節度。卒，年七十九，贈太尉。

李尕攻打宋州，王智興率領精鋭士兵傾巢而動從宋州的西邊出兵，在漳口打敗李尕。平定李尕後，加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同捷據滄德反叛，王智興請求率領三萬士兵携帶五個月的軍糧討伐賊軍，下詔拜授他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滄德行營招撫使。交戰後，俘虜李同捷的將領十餘人、精鋭士兵三千人，於是攻下棣州。衆將領聽到消息後，作戰更加賣力，於是立下功勞。入朝，皇帝在麟德殿賜宴，賞賜豐厚。册拜太傅，封雁門郡王，提拔他兼任侍中。改任忠武、河中、宣武三軍節度使。去世，終年七十九歲，追贈太尉。

子九人，晏平、宰知名。

有九個兒子，王晏平、王宰有名氣。

## 王晏平

晏平幼從父軍，以討同捷功，檢校右散騎常侍、朔方靈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流康州，不即行，陰求援於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户參軍。温固執，文宗諭而止。

王晏平幼年隨父從軍，因討伐李同捷有功，授任檢校右散騎常侍、朔方靈鹽節度使。父親去世，擅自動用四百匹馬、七千件兵器親自護送靈柩回洛陽。御史彈劾他，皇帝下詔將他流放到康州，王晏平没有立即上路，暗地裏向河北三鎮求援。三鎮節度使上表説他有困難不便去康州，於是改爲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温、薛廷老、盧弘宣等退還詔書不敢下發，又改爲永州司户參軍。韋温仍舊堅持不下發，文宗宣諭後纔作罷。

## 王宰

晏宰後去"晏"，獨名宰。少拳果，長隸神策軍。甘露之變，以功兼御史大夫爲光州刺史。有美政，觀察使段文昌薦之朝，除鹽州刺史。持法嚴，人不甚便。累擢邠寧慶節度使。回鶻平，徙忠武軍。

王晏宰後來去掉"晏"字，單名宰。年輕時武勇果斷，長期在神策軍服役。甘露之變時，因立功兼任御史大夫任光州刺史。有好的政績，觀察使段文昌向朝廷舉薦他，授任鹽州刺史。執法嚴厲，人們感到不太方便。幾次提升後任邠寧慶節度使。平定回鶻後，改任忠武軍節度使。

討劉稹也，詔宰以兵出魏博，趨磁州。當是時，何弘敬陰首鼠，聞宰至，大懼，即引軍濟漳水。宰相李德裕建言："河陽兵寡，以忠武爲援，既以捍洛，則并制魏博。"遂詔宰以兵五千推鋒，兼統河陽行營。進取天井關，賊黨離沮。德裕以宰乘破竹勢不遂取澤州，以其子晏實守磁，爲顧望計，帝有詔切責。宰懼，急攻陵川，破賊石會關，進攻澤州。其將郭誼殺稹降。宰傳稹首京師，遂節度太原。

朝廷討伐劉稹時，皇帝詔令王宰率兵從魏博出發，急赴磁州。正當這時，何弘敬内心遲疑不定，聽説王宰到來，大爲恐懼，立即帶領軍隊渡過漳水。宰相李德裕建議説："河陽兵少，派忠武軍作援兵，既可以捍衛洛，又可以同時控制魏博。"於是皇帝詔令王宰率五千名士兵作先鋒，兼統河陽各軍。進取天井關，賊軍分崩離析人心涣散。李德裕認爲王宰没有乘破竹之勢立即攻取澤州，而讓他的兒子王晏實守衛磁州，以此作爲觀望之計，皇帝下詔嚴詞譴責。王宰恐懼，急忙攻打陵川，在石會關打敗賊軍，又進攻澤州。賊軍的將領郭誼殺掉劉稹前來投降。王宰將劉稹的頭傳送到京城，於是任太原節度使。

宣宗初，入朝，厚結權幸求宰相，周墀劾之，乃還軍。吐蕃引党項、回鶻寇河西，詔統代北諸軍進擊。以疾不任事，徙河陽。罷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進少傅，卒。

宣宗初年，王宰入朝，廣泛結交權幸企圖做宰相，周墀彈劾他，於是回到太原。吐蕃勾結党項、回鶻侵犯河西，皇帝下詔命王宰統率代北各軍進攻。王宰因有病不能勝任，改任河陽節度使。罷免節度使任太子少保，在東都任職。升任太子少傅，去世。

晏實幼機警，智興自養之，故名與諸父齒。稹平，擢淄州刺史，終天

王晏實幼年機智靈敏，王智興親自撫養他，因此名聲與幾位父輩并列。平定劉稹後，升任淄

雄節度使。

## 杜兼　杜羔　杜中立

杜兼，字處弘，中書令正倫五世孫。初，正倫無子，故以兄子志静爲後。父廙，爲鄭州録事參軍事。安禄山亂，逃去，賊索之急，宋州刺史李岑以兵迎之，爲追騎所害。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爲賊執，臨刑，兼號呼願爲奴以贖，遂皆免。

建中初，進士高第，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爲濠州刺史。性浮險，尚豪侈。德宗既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歷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即修武備，募占勁兵三千。帝以爲才，遂横恣。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等殺之，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冤。又妄繫令狐運而陷李藩，欲殺之，不克。

元和初，入爲刑部郎中，改蘇州刺史。比行，上書言李錡必反，留爲吏部郎中。尋擢河南尹。杜佑素善兼，終始倚爲助力。所至大殺戮，裒藝財貲，極耆欲。適幸其時，未嘗敗。卒，年六十。

家聚書至萬卷，署其末，以墜鬻爲不孝戒子孫云。

從弟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不知所之，羔憂號終日。及兼爲澤潞判官，鞫獄，有媪辨對不凡，乃羔母，因得奉養。而不知父墓區處，晝夜哀慟，它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亦有耆老識

州刺史，官位終於天雄節度使。

杜兼，字處弘，是中書令杜正倫的五世孫。當初，杜正倫没有兒子，因此過繼哥哥的兒子杜志静作爲後嗣。父親名廙，任鄭州録事參軍事。安禄山叛亂時杜廙逃跑，賊人追趕得很急，宋州刺史李岑派兵迎救他，被追趕的騎兵殺害。杜兼年齡尚小，逃進終南山。伯父杜存介被賊人抓住，臨刑前，杜兼大聲呼叫説自己願意做奴僕贖回伯父，因此都免於一死。

建中初年，杜兼考中進士科高等，徐泗節度使張建封上表舉薦他在自己的幕府任職，多次立功後任濠州刺史。杜兼生性輕浮陰險，崇尚豪華奢侈。德宗已經厭倦用兵，一個人大致上官做到刺史後就難於改變，以至於有的刺史多年不得升遷。杜兼刺探到皇帝的旨意，謀求自我鞏固，就整治軍備，招募三千勁兵。皇帝認爲他有才能，從此他更加横行放肆。他的屬官韋賞、陸楚都是名家子弟，聲譽很好，因議論事情觸犯杜兼，杜兼就誣陷彈劾他們有罪。皇帝派的宦官來到濠州，杜兼在庭院中慰勞完畢，拿出詔書捉住韋賞等人殺掉，二人無罪而死，衆人無不喊冤。杜兼又擅自拘禁令狐運并陷害李藩，打算殺掉他們，没有得逞。

元和初年，召杜兼回朝任刑部郎中，又改任蘇州刺史。杜兼赴任時，上書説李錡一定會反叛，留在朝中任吏部郎中。不久升任河南尹。杜佑向來善待杜兼，始終依靠他作爲援助，所到之處大肆殺戮，搜括財貨，窮奢極欲。幸虧他運氣好，不曾失敗。去世，終年六十歲。

家中藏書多達萬卷，在書後題字，告誡子孫後代遺失變賣也是不孝。

堂弟杜羔，貞元初年考中進士科，天生品性卓越。父親死在河北，母親經歷戰亂，不知流落何處，杜羔整天傷心哭泣。杜兼任澤潞判官後，有一次審訊獄案，有個老婦人辯論答對不同一般，就是杜羔的母親，杜羔因此纔找到母親侍奉贍養。但還不知父親的墳墓在何地，晝夜哀傷慟哭，有一天住在佛寺，看到柱子上有文字，是他

其壠，因是得葬。元和中，爲萬年令，時許季同爲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辯列尤苦，尹不爲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中使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爲直。未幾，授户部郎中，後歷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

的父親臨死時記下墳墓的位置。杜羔飛奔前往，有位老人還記得他父親的墳墓位置，因此得以安葬祖墳。元和年間，任萬年令，當時許季同任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譴責他們没有及時上交租賦，拘禁這兩個縣的官吏，將要懲罰他們。杜羔等人苦苦辯白，京兆尹不肯釋放。杜羔於是拜見宰相，請求調自己任散官。憲宗派遣宦官詢問情況，都回答説京兆府政令繁瑣苛刻，實在不能忍受。皇帝下詔都免除官職，削奪京兆尹三個月的俸禄。議論的人認爲杜羔理直。不久，拜授户部郎中，後來歷任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退休。去世後，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敬。

子中立，字無爲，以門蔭歷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修昏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閲。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禁中，拜著作郎。月中，遷光禄少卿、駙馬都尉，尚真源長公主。

杜羔的兒子名中立，字無爲，因祖先的功勛歷任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年，文宗打算把真源、臨真兩個公主下嫁士族，對宰相説：“民間談婚論嫁，不計較官位品秩而崇尚世家門第。我李家做了二百年天子，反而比不上崔、盧兩家嗎？”於是下詔令宗正卿選擇世家子弟上報。杜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到皇帝的召見，拜授著作郎。月終，杜中立升任光禄少卿、駙馬都尉，娶真源長公主爲妻。

中立數求自試，憒憒不樂，因言：“朝廷法令備具，吾若不任事，何賴貴戚橈天下法耶？”帝聞異之，轉太僕、衛尉二少卿，歷左右金吾大將軍。京師惡少優戲道中，具騶唱珂衛，自謂“盧言京兆”，驅放自如。中立部從吏捕繫，立棰死。遷司農卿。繩吏急，反爲中傷，左徙慶王傅。

杜中立多次請求自我嘗試，悶悶不樂，因此説：“朝廷法令詳備，我如果不稱職，爲什麽要依靠貴戚擾亂天下法令呢？”皇帝聽後很驚訝，改任杜中立爲太僕、衛尉二少卿，歷任左右金吾大將軍。京城惡少在路上耍雜戲，馬匹裝飾華麗在前面開道，自稱“盧言京兆”，策馬奔馳自由自在。杜中立部署隨從官吏將他們逮捕拘留，立即用杖刑處死。杜中立升任司農卿。制裁官吏心情迫切，反而受到中傷，降爲慶王傅。

久之，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答曰：“轂下百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初，度支度六宫飧錢移司農，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於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既不以時，黄門來督責慢駡。中立取錢納帑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爲奸，後遂

過了很長時間，杜中立第二次任司農卿，入朝謝恩，皇帝説：“你執法苛刻，確實嗎？”杜中立回答説：“京城官署白養人員不做事，如司農寺尤其嚴重。陛下不要輕信流言，給臣幾個月的時間，就能扭轉這種局面。”皇帝允許。當初，財政部門計算出六宫所需飧錢的數目如數交給司農寺，司農寺每個季度拿出錢交給官吏支付，其中大吏將拿到的錢全部借給他人，用所得的利息支付六宫，這樣就不能及時送到六宫，宦官前來

以爲法。加檢校右散騎常侍。

督責謾罵。杜中立將錢收入錢庫，大致五天支付一次，屬吏不能作弊，後來就成爲制度。加授檢校右散騎常侍。

京兆尹缺，宣宗將用之，宰相以年少，欲歷試其能，更出爲義武節度使。舊傜車三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大中十二年，大水泛徐、兖、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卒，年四十八，贈工部尚書。

京兆尹缺人，宣宗準備任用杜中立，宰相認爲他年齡小，打算試試他各方面的才能，改變主意派他出任義武軍節度使。過去服勞役的車有三千輛，每年到海邊運鹽，百姓深受其苦。杜中立設置"飛雪將"數百人，用船載運，從此百姓不再吃這份苦，軍糧也充足了。大中十二年，大水泛濫於徐、兖、青、鄆四州，而滄州地勢低窪，杜中立親自巡行，將御水引入毛河，向東注入大海，滄州没有發生水災。去世，終年四十八歲，追贈工部尚書。

中立居官精明，吏下寒栗畏伏。中雖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爲寬假，其天資所長云。

杜中立爲官精明能幹，屬下官吏害怕順服。其間即使因受牽累被免職，等到重新任用後，也不因此而有所寬容，這是他與生俱來的天性。

## 杜亞

杜亞，字次公，自云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校書郎。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入朝，歷吏部員外郎。鴻漸爲山南、劍南副元帥，亞與楊炎并爲判官。再遷諫議大夫。

杜亞，字次公，自稱本來是京兆人。肅宗在靈武時，上書議論當朝政事，升任校書郎。杜鴻漸任河西節度使，上奏舉薦他在自己的幕府任職。入朝，歷任吏部員外郎。杜鴻漸任山南、劍南副元帥，杜亞與楊炎都擔任判官。兩次升任後爲諫議大夫。

亞自以當衡柄，悒悒不悦。李栖筠風望高，時謂當宰相，故亞厚結納。元載得罪，亞與劉晏等劾治。載死，遷給事中。常衮惡之，出爲江西觀察使。德宗立，召還。亞意必任台宰，倍道進。與人語，皆天下大政。或以事祈謁，輒相然可。帝知，不悦也。既又建奏疏闊，不稱旨，罷爲陝虢觀察兼轉運使。徙河中。劉晏抵罪，貶睦州刺史。

杜亞認爲自己有做宰相的才能，悶悶不樂。李栖筠的聲名威望很高，當時人認爲應當做宰相，杜亞因此用厚禮和他結交。元載獲罪，杜亞與劉晏等人審判處理。元載死後，杜亞升任給事中。常衮厭惡他，派他出任江西觀察使。德宗即位後，召他回朝。杜亞心想一定會任他爲宰相，在路上加速行進。與人交談，都是天下大事。有人有事相求來拜見，他就接待并答應他們的請求。皇帝知道了，不高興。隨後又上奏建議言辭不精密，不合聖旨，於是免去他的原職任陝虢觀察兼轉運使。改任河中節度使。劉晏獲罪後，貶他爲睦州刺史。

興元初，入遷刑部侍郎，又拜淮南節度使。至則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堤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啓道衢，徹壅通

興元初年，召入朝廷升任刑部侍郎，又拜授淮南節度使。杜亞一到任就修整漕渠，引湖泊裏的水，修築堤防，將水引入漕渠中，通行大船，兩邊堤防高出地面，田地因而得到灌溉。修通四

堙，人皆悦賴。然承陳少游後，裒率煩重，用度無藝，人冀有所矯革，而亞雅意丞弼，厭外官，往往不親事，日夜召賓客言噱流連。方春，南民爲競度戲，亞欲輕駛，乃髹船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没水不濡，觀沼華邃，費皆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爲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綉爲颿，詫曰：“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慚。自是府財耗竭。

通八達的道路，拆除壅阻打通堵塞，人們都高興信賴他。然而繼陳少游之後，聚斂搜括煩雜苛重，用度没有限制，人們希望有所改革，而杜亞一心謀求宰相的位置，厭惡任外官，常常不親自處理政事，日夜召集賓客談笑你來我往。正值春天，南方人玩競渡游戲，杜亞爲了使船行得快，就用漆塗抹船底，讓掌篙的人身穿油彩衣，入水不沾濕，臺榭池沼華麗深長，一花費就是成千上萬錢。隴西李衡在觀看的座位上說：“使夏桀王、殷紂王來做，也不會比這過分！”後來杜亞在九曲池乘船游覽，用成匹的錦綉作風帆，誇口說：“我的林泉勝地就應該是這樣。”李衡說：“没有錦綉船纜，怎麽辦？”杜亞大爲慚愧，因此府庫裏的財物消耗一空。

貞元中，罷歸。宰相竇參憚其宿望，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病風痹且廢，猶欲固寵，奏墾苑中爲營田，可减度支歲稟。詔許之。先是，苑地可耕者，皆留司中人及屯士占假。亞計窘，更舉軍帑錢與甸人，至秋取菽粟償息輸軍中，貧不能償者發囷窖略盡，流亡過半。又賂中人求兼河南尹。帝審其妄，使禮部尚書董晋代之，賜亞還。病不能謁。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傅，謚曰肅。

貞元年間，罷官回朝。宰相竇參畏懼他素負重望，派他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得風痹病而且殘廢，還想鞏固恩寵，上奏建議開墾園林土地進行耕種，可以節省費用不需每年由國庫支出。皇帝下詔允許。在這之前，園林中可以耕種的土地，都由留守部門的人和屯駐士卒或占或租。杜亞無計可施，又拿出軍需庫中的錢借給城郊地區的百姓，到秋天計算利息收取菽粟運到軍中，貧困不能償還的人幾乎要拿出倉中所有的糧食，流亡的百姓超過半數。又賄賂宦官企圖兼任河南尹。皇帝察覺到他的野心，派禮部尚書董晋取代他，賜杜亞回朝。杜亞病得不能朝見。去世，終年七十四歲，追贈太子少傅，謚號肅。

## 范傳正

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倫，爲户部員外郎，與趙郡李華善，有當世名。

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親名倫，任户部員外郎，與趙郡人李華友好，在當時有名氣。

傳正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賢殿校書郎。歷歙、湖、蘇三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代還，坐治第過制，憲宗薄不用，改光禄卿。以風痹卒，贈左散騎常侍。

范傳正應試進士科、博學宏辭科，都考中高等，拜授集賢殿校書郎。歷任歙、湖、蘇三州刺史，政績突出，提升爲宣歙觀察使。被人取代回朝，因營建宅第超過規定獲罪，憲宗輕視他不予重用，改任光禄卿。因風痹病去世，追贈左散騎常侍。

傳正好古，性精悍，初自整飭。宦益達，用度益奢侈，傾貲貨市權貴

范傳正喜愛古代的事物，性格精明强悍，開始還能嚴於律己，官位越顯達，用度越奢侈，傾

歡，私公府如家帑，亦幸素有名，得不敗云。

盡財物博取權貴的歡心，私自取用公家財物如同自家的一樣，也幸虧他平素有名望，纔沒有失敗。

#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 列傳第九十八

### 裴度列傳

####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爲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爲起居舍人。

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爲帝高選，故郊迎趨跽受命，且請遍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久之，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補授校書郎。又考中賢良方正科高等，調任河陰尉。升任監察御史，因議論權貴寵臣耿直坦率，出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任西川節度使，上表請他任節度使幕府掌書記。召入朝廷任起居舍人。

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參預起草制誥。田弘正拱手將魏、博等六州獻給朝廷，憲宗派遣裴度去宣旨曉諭，田弘正知道裴度是皇帝特意選拔的使者，因此出郊遠迎急趨長跪接受詔命，并且請他走遍所轄各州，宣揚天子的恩德，魏人從此歡悦順服。回朝後，拜授中書舍人。過了一段時間，升任御史中丞。宣徽院的五坊小使秋天放獵鷹獵犬，所過之處擾亂官府，索取豐厚的供應和謝禮纔離去。下邽令裴寰，是位有才幹的官吏，不奉承這夥人，這夥人誣告説裴寰口出惡言，將他投入詔獄，要以大不敬罪論處。宰相武元衡婉言諫諍，皇帝怒氣不消。裴度在延英殿拜見皇帝，説裴寰無罪，皇帝憤怒地説："如果裴寰真的無罪，就處罰小使；如果小使無罪，就處罰裴寰。"裴度説："這樣處罰固然合適，祇是裴寰身爲縣令，愛惜陛下的百姓，怎麽能治罪呢?"皇帝的怒容消失，於是釋放裴寰。

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

官軍討伐蔡州叛亂，派裴度巡視出征各軍，回京後，上奏攻打的策略，符合皇帝的想法。皇帝又詢問諸將誰有才能，裴度回答道："李光顏忠義而且勇敢，應當有所成就。"不到三天，李

嘆度知言。進兼刑部侍郎。

光顏打敗了時曲叛軍，皇帝感嘆裴度有先見之明。提升他兼任刑部侍郎。

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杖。及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即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挐不解，內外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外內始安。由是討賊益急。

王承宗、李師道企圖緩解蔡州的形勢，就派刺客潛伏在京城，行刺掌權的大臣，已經殺害了宰相武元衡，又行刺裴度，砍了三刀，斬斷了靴帶，砍在背部劃破了裴度的內衣，又刺傷頭部，裴度戴着氈帽，得以不死。隨從的吏卒嚇得伏倒在地，惟獨拉馬的王義抓住刺客大聲呼喊，刺客砍斷了王義的手。裴度掉到溝裏，刺客以爲他已經死了，就逃跑了。有人議論想罷免裴度，來安撫反叛的二鎮，皇帝憤怒地說："裴度能够保全性命，這是天意。如果罷免他，正好中了叛賊的計。我依賴裴度，足以打敗這三個賊人！"裴度也認爲朝廷威權綱紀不張，王室衰落，常常憤恨愧疚没有機會爲國家獻身。從軍營回朝，瞭解賊軍的詳情，皇帝更加信賴他。在他養傷的二十天中，撥派衛兵守衛他的住宅，看望問候的人接連不斷。傷好以後，皇帝下詔不必到宣政殿上朝，直接到延英殿議事，拜授他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正值各道用兵，紛争不解，朝廷内外人心恐慌，人們緊張得喘不過氣來。裴度做宰相後，内外纔開始安寧。從此討伐賊軍更加急迫。

始，德宗時尚伺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

當初，德宗喜歡伺察盤問，朝中士大夫一旦互相拜訪，金吾臺官吏就迅速上報，以至於宰相閉門謝絶賓客。裴度認爲正值多事之秋，應該延請天下俊傑英才咨詢謀略計策，於是建議請求回家接見士大夫，皇帝下詔允可。適逢莊憲太后逝世，裴度任禮儀使。皇帝不臨朝聽政，議論設置冢宰。裴度說："冢宰，是商代、周代百官的首長，統領百官，天子居喪，有臨時代天子處理政事的制度。經歷幾個朝代此官廢除，因此本朝設置與否没有常規，不應該曲從空名，停止樞要政務。"於是下詔百官暫且聽從中書門下的處置就行了。

王鍔死，家奴告鍔子稷易父奏末，冒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曰："自鍔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

王鍔死後，他的家奴上告王鍔的兒子王稷改換父親遺留的奏表，假冒遺表呈獻。皇帝將家奴留在仗內，派使者到東都查收他家的財物。裴度進諫說："自從王鍔死後，已有幾次進獻。如今

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

因爲有人告發就查收他家的私産，臣擔心天下將帥聽到消息，有的人不免要爲自家打算。"皇帝醒悟，殺死王鍔的兩個家奴，召回使者。

于時，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却，它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鈎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兵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强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

當時，討伐蔡州一再失利，群臣爭着請求停止用兵，錢徽、蕭俛尤其堅决。裴度上奏説："這是腹心之病，不及時除去，將會釀成大害。不然的話，兩河也將看我們如何處理而決定是叛逆還是臣服。"適逢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退却，其他宰相猜測皇帝已厭倦用兵，準備赦免賊人，試探皇上的旨意。皇帝説："一勝一負，是兵家常事。如果用兵常常得勝，那麽古人爲什麽害怕用兵呢？而幾朝聖王也不至於把這些賊人留給朕了。今天衹議論將帥的勇怯、兵勢的强弱、處置是否得當。哪能因一次失敗就中止原定的計劃呢？"於是左右的人找不到間隙插話阻撓。十二年，宰相李逢吉、王涯又建議説："軍餉開支龐大供應不起，應該罷兵。"惟獨裴度請求親自去督戰，皇帝用眼神示意裴度留下，説："果真代朕前去嗎？"裴度俯伏在地流着眼淚説："臣誓死不與叛賊共存。"當即拜授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使、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

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快快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窒疑間之嫌。於是表馬揔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橈沮，出之外。

裴度考慮到韓弘兼任都統，就把宣慰招討處置使的"招討"上還，以避免和韓弘衝突，但是實際上行使的還是都統的權力。又考慮到詔書中有一些言辭，會刺激賊兵從而激怒韓弘，原意是韓弘快快不樂而裴度無法與他共同立功。裴度請求改换這些言辭，以消除有離間的嫌疑。於是上表請馬揔任宣慰副使，韓愈任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在兩使的幕府裏任職。裴度入朝在延英殿應對，説："人主憂慮就是臣下的耻辱，從道義上講必須去死。賊人不投降，臣就不會回朝。"皇帝感到悲壯，爲他流下眼淚。待到出發時，親自到通化門送行，賞賜通天御帶，調派神策軍三百名騎兵擔任侍衛。當初，李逢吉嫉妒裴度，皇帝厭惡他在朝中阻撓，派他出任外官。

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

裴度駐守郾城，慰勞各軍，宣布朝廷的深恩厚澤，士卒都振奮勇氣。這時，各道的兵馬都由宦官統領監督，自行决定進退。裴度上奏撤銷，

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吴元濟以報。度遣馬摠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

使將帥能够獨立行事，統一號令，士氣倍增。不久，李愬夜晚進入懸瓠城，捉住吴元濟上報。裴度派馬摠先進入蔡州，第二天，親自統率洄曲降兵一萬人手持符節慢慢進城，安撫穩定那裏的人。

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盗賊、鬥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既而申、光平定，以馬摠為留後。

當初，吴元濟禁止兩個人在街上談話，夜晚不許點燃蠟燭，互相餽贈酒食的人以軍法論處。裴度上任後，下令衹有盗賊、殺人犯纔依法抵罪，其餘的一律免除，行人來往不受白天黑夜的限制，百姓纔知道人生的樂趣。裴度用蔡州的牙兵在帳下侍候，有人認爲人心尚未安定，不能不防備，裴度笑着説："我是彰義節度使，首惡已經活捉，蔡州人都是我的人呀！"衆人感動落淚。不久又平定申、光二州，派馬摠擔任留後。

度入朝，會帝以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郾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策勛進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晋國公，户三千，復知政事。

裴度入朝，適逢皇帝將兩口劍交給監軍梁守謙，派他誅殺所有的賊將。裴度走到郾城碰上梁守謙，與他一同再到蔡州，議罪誅殺。梁守謙主張按詔令行事，裴度堅持認爲不行，快馬傳遞奏表申辯勸解，赦免保全了很多人。論功升任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館大學士，賜勛上柱國、晋國公，享有食邑三千户，重新主持政事。

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纖人始得乘罅。

程异、皇甫鎛因談論財政賦税受到寵幸，不久做了宰相。裴度三次上書極論這樣不行，皇帝没有采納。裴度自己上交相印，皇帝也不聽。小人因此有機可乘。

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柏耆脅説，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

當初，蔡州平定後，王承宗恐懼，裴度派擅長言辭的柏耆去威脅勸説，於是王承宗獻出德、棣二州，并送兒子作人質。裴度又曉諭程權入京朝見。纔把滄、景、德、棣四州作爲一個節鎮，由朝廷任命節度使，從此王承宗的勢力被削弱了。

李師道怙强，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横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濟，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即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顔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絶陽劉，深抵

李師道恃勢强横，裴度秘密勸説皇帝誅討他。於是下詔宣武、義成、武寧、横海四個節度使會同田弘正致力討伐。田弘正請求從黎陽渡河，與各節度使的兵馬會合，宰相都認爲合適，裴度説："魏博的軍隊從黎陽渡過黄河，就進入了賊境，疆界相接，容易産生觀望情緒，好像獨自在自己的地域作戰一樣。田弘正、李光顔歷來無謀，軍心不穩，并不可用，不如讓他們在河北

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禽。

養兵蓄鋭，等霜降後水位回落，從陽劉渡河，深入到鄆州，在陽穀設營，那麽人人拼死作戰，賊人勢必走投無路了。”皇上説：“好。”下詔讓田弘正按裴度説的去做。田弘正執行詔令，李師道果然被活捉。

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亡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閲貸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十百人，列梃搒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群券。坦子上訴，朝汶讕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横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横暴，將亂都下。”帝不悦，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京師澄肅。

大商人張陟欠五坊的利息錢逃跑，五坊使楊朝汶没收他家的記賬簿，查閲時發現張陟借給别人的錢已經還了回來，名字也都勾銷了，但還是依稀辨認出幾十個人，讓他們排着隊依次拷打逼問却没有人承認。又查到盧大夫的欠債契券，於是捉拿盧坦的家客叫他償還，過了一段時間纔知道是盧群的契券。盧坦的兒子上訴，楊朝汶抵賴説：“錢已交入宫中，怎能再拿出來？”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舉陳述宦官横行放肆，裴度也盡力論説此事。當時正在討伐鄆州的叛亂，皇帝説：“暫且先討論東邊的軍事，這是小事，我自會處理。”裴度説：“軍事不得處理，衹會擾亂山東；宦官横行暴虐，將會擾亂京城。”皇帝不高興，慢慢纔醒悟，責備楊朝汶説：“因爲你，使我羞於面對宰相！”命令殺掉他，并釋放拘禁的人。從此京城安静清平。

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爲异、鎛所構，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

皇帝曾經説：“大臣事奉君主應當勵善盡公，朕厭惡那些拉幫結派的人。”裴度説：“無論是君子還是小人都是因爲興趣相投而聚合在一起，自古以來就没有不拉幫結派的人。君子們聚合在一起是爲了一起興善，小人們聚合在一起是爲了共同作惡，外表上很相似，實際上差别很大，陛下衹要觀察他們的所作所爲就能辨别。”皇帝説：“議論的人大都這樣説，朕怎能輕易辨别他們？”裴度退下，欣喜地説：“皇上認爲難於辨别就容易，認爲容易辨别就難，君子小人就要分辨清楚了。”不久終於被程异、皇甫鎛誣陷，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出任河東節度使。

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帝以李光顔、烏重胤爪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北山諸蕃使。時元稹

穆宗即位，晋升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廷湊在河朔叛亂，加授裴度爲鎮州行營招討使。當時皇帝任用李光顔、烏重胤爲輔佐大將，依靠他們討伐賊軍，士兵有十幾萬人，仍然怯戰，没有建立一點戰功。裴度接受任命後，進入賊人地界，斬殺賊將的捷報頻頻傳到朝廷。不久又兼任押北

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懼度復當國，因經制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論，未之省。

山諸蕃使。當時元稹公開結交宦官魏弘簡謀求相位，害怕裴度再次任宰相，藉處理軍事的機會，多次從中作梗，不想讓他建立功名。裴度害怕出大亂子，就上書痛斥元稹的罪惡。皇帝不得已，免去魏弘簡、元稹的職務。但不久又提升元稹爲宰相，令裴度任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到延英殿叩見，説不能罷免裴度的兵權，以免動搖軍心。皇帝不召見他們，於是就上章極力議論，皇帝不理會。

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强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涣，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概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援奥，且久外，爲奸憸根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齎咨出涕。舊儀，閤中群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答。帝以度勳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移克融、廷湊書，開説諄沓，傅以大誼，二人不敢桀，皆願罷兵。帝方憂深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布旨。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顧望。"帝釋然，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

恰巧宦官出使幽、鎮返回，説："兩鎮的士兵都説裴度在朝廷時，兩河地區的節度使忠誠的歸順，强大的畏懼。如今裴度去了東都，人人失望。"皇帝這纔醒悟，詔令裴度從太原到京城朝見。見到皇帝後，裴度陳述二賊横暴，自己受命討賊没有功勞，并陳述自己入京朝見的目的，感慨流淚。裴度跪伏在地還未起身，謁者想宣旨，皇帝急忙對裴度説："朕將在延英殿接待你！"起初，議論的人認爲裴度没有得力的靠山，而且長期外任，又受到奸臣小人的排擠，擔心皇帝看不到他的忠誠。等他入京朝見時，言辭懇切神色安然，特别中天子的心意。身居相位的人都肅然起敬，有的勇將貴臣甚至感嘆地流下眼淚。先前的禮儀，閤中群臣還未退朝，宰相不奏事，有人道賀則由謁者接待。皇帝認爲裴度德高功大，因此用特殊的禮儀接待他。裴度離開前，寫信給朱克融、王廷湊，一再開導勸説，曉之以理，二人不敢再逞凶，都願意罷兵。皇帝正在爲深州之圍憂慮，心想一定要救出牛元翼，又派裴度用驛馬傳遞文書宣布旨意。有人説："叛賊如果知道裴度失去兵權，必然會違約觀望。"皇帝的疑慮立即消除，於是拜授裴度任司徒，兼任淮南節度使。

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嘩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辭不對。帝强之，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胡

適逢昭義監軍使劉承偕怠慢劉悟，全軍喧嘩憤怒，捉住劉承偕，劉悟拘禁劉承偕後上報朝廷。皇帝發怒，問裴度："怎樣處置合適？"裴度叩頭致歉説："藩臣不參預朝政。"推辭不答。皇帝一再追問，裴度説："臣早就知道劉承偕恃寵而驕，劉悟不能忍受，曾經寫信給臣訴説。當時，宦官趙弘亮在行營瞭解這些情況，打算拿着劉悟的書信上奏皇上，陛下也知道此事吧？"皇

不自聞，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顔不咫尺，比尚未能决，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群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

帝説：“我不知道。如果劉悟確實厭惡他，怎麽不自己奏聞，爲什麽呢？”裴度説：“即使劉悟能够奏聞，恐怕陛下未必能聽。況且臣面對皇上不過咫尺，都還不能决定，更何況劉悟遠在千里之外僅憑隻言片語，就能使皇上醒悟嗎？”皇帝急忙説：“以前的話暫且不提，衹説今日怎麽辦？”裴度説：“如果一定要保住將士的忠義之心，使節帥爲正義而死，衹有殺掉劉承偕，這樣以來四方群盜就不敢露面而聞風破膽了。”皇帝説：“衹是太后收他爲養子，我愛他幹什麽？再説説還有没有其他辦法。”裴度説：“放逐到邊遠地區可以嗎？”皇帝説：“可以。”劉悟果然放了劉承偕，昭義於是安静。

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群，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佞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内殿，求立太子，翼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爲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所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内結宦官，種支黨，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

此時，徐州王智興驅逐崔群，各軍盤踞河北，進退不定。議論的人衆口一辭請求任裴度爲宰相，於是裴度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臣奸佞爲之側目，都認爲李逢吉陰險善於謀劃，可以讓他誣陷裴度，因此一起勸皇帝從襄陽召李逢吉回朝，拜授兵部尚書。裴度在相位纔兩個月，果然受到李逢吉的暗算，罷相任左僕射。皇帝突然患風眩病，朝廷内外的臣僚三天不知消息。裴度多次請求到内殿，請求立皇太子，第二天纔見到皇帝。皇帝於是立景王爲太子。李逢吉取代裴度做宰相後，想辦法陷害裴度，引用與他關係親近的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人，對内勾結宦官，廣樹朋黨，關於裴度的所謂醜聞每天都在傳播，終於使裴度出京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并削去了平章事的官銜。

長慶四年，王廷凑屠元翼之家，敬宗嗟惋，嘆宰輔非其人，使凶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勛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岩廟，委參决，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嘆，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

長慶四年，王廷凑屠殺牛元翼全家，敬宗爲之嘆惜，感嘆宰相用非其人，致使凶賊氣焰囂張。學士韋處厚上疏説：“臣聽説汲黯在朝廷時，淮南王停止陰謀；干木在魏國，諸侯罷兵。王霸之理，因爲一員猛士而阻止百萬之師，一位賢臣解决千里之外的患難。裴度是元勛大臣，文武兼備。如果位居宰相，委派他參議决斷政事，一定能使戎虜畏懼，幽、鎮自然臣服。管仲説：‘人心離散時再治理就是愚昧，同心同德時治理就是聖明。’治亂的根本，别無他術。陛下面對佳肴喟然而嘆，怨恨自己的身邊没有蕭何、曹參那樣

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孺蒙，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僞謡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

的人，今天有一個裴度却拋棄在外，這就好像馮唐知道漢文帝有廉頗、李牧那樣的良將而不能任用。”皇帝感動醒悟，對韋處厚説：“裴度幾次做宰相，而官銜中不帶平章事，這是什麼原因？”韋處厚詳細説明了其中的緣由，皇帝於是恢復裴度兼任平章事的官銜。皇帝雖然年幼，但能重視裴度，如果有宦官前往裴度的治所，一定要叮嚀他們安慰裴度，還告訴他召他回朝的時間。寶曆二年，裴度請求入朝，李逢吉的同黨大爲恐懼，張權輿僞造童謡説：“非衣小兒坦胸露腹，天上有口要被驅逐。”因爲裴度曾平定了吴元濟的叛亂。京城東西方向有六條岡，民間認爲合乾卦的象數，而裴度的住宅在平樂里，正好在第五岡上。張權輿於是進言説：“裴度的名字與圖讖相應，住宅又據岡原，皇帝没有召見却要求入朝，他的意圖可想而知。”想以此陷害裴度。天子偏偏能明白這是誣陷，下詔再次任裴度爲宰相。

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决矣！雖從官宫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宫，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别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宫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悦曰：“群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

先前，皇帝準備前往東都，大臣懇切勸諫，皇帝不予采納，皇帝發怒説：“朕已經决定就非去不可！既然這樣就讓跟隨的官員宫人都自帶乾糧，不要打擾百姓。”催促有關官員檢查安排行宫，朝廷内外無人敢再進言。裴度從容上奏説：“國家營建别都，本來就是爲了巡幸。自從國運艱難以來，宫殿城闕、各軍營壘、百司官署，都荒廢没有修整，等過一段時間完全修葺一新，然後再巡幸也不遲。倉促出行毫無準備，有關官員就要獲罪。”皇帝高興地説：“群臣勸諫朕都没有説到這話。如果像你説的那樣，確實有不便之處，哪裏用得上前往呢？”因而停止巡幸。

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

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説亳州有聖水流出，有病的人一喝病就好了。裴度判斷説：“妖怪是由人興起的，水不能自己興風作浪。”命令在出水的地方查禁堵塞。

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詭言慢己，并訴所賜濫惡，又丐假度支帛三十萬匹，不者，軍必有變；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都，須天子東巡。帝怒，患之，欲遣重臣臨慰。度曰：“克融無恚而悖，是將亡。譬猛虎自

朱克融扣留賜衣使者楊文端，欺騙説楊文端怠慢自己，并上訴説賜給的衣物極其粗劣，又請求從財政部門借布帛三十萬匹，不答應的話，士兵就會變亂；還請求派遣五千名工匠幫助朝廷修葺東都，爲天子東巡作準備。皇帝大怒，爲之憂慮，打算派重臣前去撫慰。裴度説：“朱克融無

哮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爲懼。陛下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倨驕，須還，我自責譴。春服不謹，方詰有司。所上工宜即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未能然，則答：‘宮室營繕既有序，毋遣工爲重勞。朝廷緣召發乃有賜與，朕無所愛，獨與范陽，體不可爾。’”帝曰：“善。”用度次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

端叛逆，這樣將自取滅亡。這就好比猛虎自己在山林中咆哮跳躍，衹有憑藉洞穴纔會這樣，它勢必不敢離開自己的居處，人知道了也就不害怕它了。陛下不需要派遣重臣出使，衹要下一道詔書說：‘宦官驕傲自大，等他回來，我自會譴責。春衣製作不好，正在責問有關部門。要派遣的工匠立刻派來，已經下詔各處準備接待。’這樣賊人的陰謀就窮盡了。陛下如果不能這樣，就答覆說：‘宮室的營建修繕已經做好了安排，不要派遣工匠加重勞役。因爲朝廷有徵發纔有賜給，朕不能有所偏愛，獨獨賞賜范陽士卒，按道理不能這樣。’”皇帝說：“好。”采用裴度的第二個計策。朱克融聽從命令，送回楊文端。不久軍兵叛亂，殺死朱克融。

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此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閼。夫頤養之道，常順適時候，則六氣和平，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爲數視朝。

皇帝放縱懈怠，每天很晚纔臨朝聽政。裴度勸諫說：“以前陛下每月大約有六七次臨朝聽政，天下人知道皇帝勤於政事，河朔賊臣都震驚畏懼。近來開延英殿的次數逐漸少了，恐怕各種政務的奏論禀報，有所堆積。大凡養生之道，應當順應季節，纔能六氣和平，保持長壽。道家的方法：春季夏季早起，選擇鷄叫的時候；秋季冬季晚起，選擇日出的時候。大概在温暖的季節用陰凉去戰勝它；在陰凉的季節就用温暖去戰勝它。如今正當盛夏，應該在清晨多臨朝聽政，廣泛加以接見詢問；如果時間到了巳午時再臨朝，就炎熱可怕，皇上的身體就會疲勞了。”皇帝贊許并采納了他的建議，因此頻繁地臨朝聽政。

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滄景軍。度奏討平之，即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奏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户三百。度懇讓不得可，乃受實封。

不久，分管財政。敬宗逝世，定策誅殺劉克明等人，迎立江王，這就是文宗。加授裴度爲門下侍郎。李全略死後，兒子李同捷要求承襲滄景軍節帥。裴度奏請討伐平定他，就陳述說：“調發軍隊糧餉不是宰相的事，請求免去自己分管財政的職位歸權給有關部門。”文宗答應了。晋升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三百户。裴度懇切辭讓没有得到允許，纔接受實封。

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躡，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讓

大和四年，屢次提出因病不能勝任機要重務，請求辭去宰相。皇帝選擇最高明的醫生爲他診視治病，宦官每天前去慰勞絡繹不絶，於是下詔晋升司徒、平章軍國重事，等病好後，隔三天

免册禮。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迹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媢度勳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迹損短之，因度辭位，即白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白罷元和所置臨漢監，收千馬納之校，以善田四百頃還襄人。頃之，固請老，不許。

或五天去一次中書省。裴度辭讓免去册授的禮儀。裴度自知功高位重，不能没有顧慮，稍稍對付着以避災禍。這時牛僧孺、李宗閔一同任宰相，嫉妒裴度的功勞和業績長期高於自己，想要有所顯露，就共同詆毁他的言行來貶損他，藉裴度辭相位之機，就禀告皇帝提升裴度兼任侍中，讓他出任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度禀告罷免元和年間所設置的臨漢監，收回一千匹馬交給軍營，將四百頃良田還給襄州百姓。不久，堅決請求退休，皇帝没有批准。

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姻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武德縣主藏史盗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温造獄其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母死弗許喪。度爲帝言之，賞得釋。

八年，改任裴度爲東都留守，不久又加授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放肆逞威，凡是李訓、鄭注的姻親賓客全部逮捕，請求從重處罰。裴度上疏申辯，保全活命的有數十家。武德縣主管庫藏的官吏偷錢後逃跑，没有捉到。河陽節度使温造把武德縣縣令王賞捕入獄中責求他償還，拘禁三年，母親死了也不許他奔喪。裴度爲他在皇帝面前進言，王賞得到釋放。

時閹竪擅威，天子擁虚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别墅，具燠館凉臺，號緑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

當時宦官專權，天子徒有虚位，士大夫備受摧殘，裴度不再有經國濟民的打算，於是在東都集賢里蓋了住宅，沼池奇石樹木竹叢，環繞小山幽静美好。又在午橋修建别墅，有暖閣凉臺，名叫緑野堂，堂下水波蕩漾。裴度身穿鄉里人的衣服閑散而居，與白居易、劉禹錫在一起寫文章酬唱，舉杯暢飲，夜以繼日地聚會娱樂，不過問人間的事情。而皇帝知道裴度年齡雖然大了，精神并没有衰減，每次有大臣從洛陽來京，必然要詢問裴度是否平安。

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爲朕卧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乃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

開成二年，又以本官任河東節度使。裴度藉年老有病堅決辭讓，皇帝命令吏部郎中盧弘宣布諭旨説：“替朕卧護北門就可以了。”督促他上路，裴度纔前往河東。易定節度使張璠死了，軍中的將士打算擁立他的兒子張元益，裴度於是派使者前去説明利害關係，張元益恐懼，便束身歸順朝廷。

三年，以病丐還東都。真拜中書令，卧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

三年，因病請求回東都。正式拜授中書令，卧病在家不能謝恩，皇帝下詔先發給中書令的俸禄料錢。上巳節皇帝在曲江宴請群臣，裴度不能赴宴，皇帝賜給他一首詩説：“注想待元老，識

石衰，憂來學丘禱。”別詔曰：“方春慎疾為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以詩置靈几。册贈太傅，謚文忠，賵禮優縟，命京兆尹鄭復護喪。度臨終，自為銘誌。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稿，以儲貳為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詔配享憲宗廟庭。

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另外又下詔説：“現在是春天難於保養，希望你盡力醫治服藥自己調理。朕的詩集中要有你的唱和詩，所以把朕的詩給你看，過些日子可把和詩呈進。”使者走到裴度的家門口而裴度逝世了，終年七十六歲。皇帝聽到消息震驚悲痛，叫把詩放在靈几上。册贈太傅，謚號文忠，賵贈禮物優厚，命令京兆尹鄭復治理喪事。裴度臨終前，自己撰寫墓志銘。皇帝怪他没有遺奏，下令讓家人尋找，找到半篇草稿，衹是請求皇上早立皇太子，没有説到私人的事。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年，下詔配享憲宗廟庭。

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殁，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葬管城，逮今廟食。

裴度相貌温和僅是個普通人，然而神情超逸俊爽，品行堅貞，擅長應對。建立功勛後，名震四夷。出使外國的人，那裏的君長必然要詢問裴度今年多大歲數，面貌像誰，天子是否任用他。他的聲名德業與郭子儀并列，而任用不任用他常常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存亡。奉事四個皇帝，全心全意善始善終。他死後，天下無人不思念他的風範。埋葬在管城，到今天仍爲他立廟祭祀。

五子，識、諗知名。

裴度有五個兒子，裴識、裴諗有名氣。

**裴識**

識，字通理，性敏晤，凡經目未始忘。推蔭補京兆參軍，擢累大理少卿。王師討劉稹，為供軍使。稹平，改司農卿，進湖南觀察使。入拜大理卿，襲晉國公半封。為涇原節度使。

裴識，字通理，天性聰明，凡是經他過目的東西未曾忘記。推及祖先的功勛補授京兆參軍，多次提升後任大理少卿。官軍討伐劉稹，任供軍使。平定劉稹後，改任司農卿，升任湖南觀察使。入朝拜授大理卿，繼承晉國公的一半封地。任涇原節度使。

時蕃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宣宗擇名臣，以識帥涇原，畢諴帥邠寧，李福帥夏州，帝親臨遣。

當時吐蕃酋長尚恐熱獻上三州七關後，又派兵分别拒守。宣宗選擇有名的大臣，派裴識任涇原節度使，畢諴任邠寧節度使，李福任夏州節度使，皇帝親臨送行。

識至，治堡障，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戍限，滿者代；親七十，近戍。由是人感悦。加檢校刑部尚書，徙鳳翔、忠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尚書右僕射。靈武地斥鹵無井，識誓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

裴識到達涇原後，修建城堡屏障，整修兵器，開設屯田。起初，將士戍守邊疆，有時多年不能返回。裴識與他們約定戍守的期限，期滿的人更换；雙親七十歲以上的，在近處戍守。從此人們感激喜悦。加授檢校刑部尚書，遷任鳳翔、忠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節度使。晋升檢校尚書右僕射。靈武土地有鹽鹹没有水井，裴識向

節度，所莅皆有可述。卒，贈司空，謚曰昭。

神發誓後鑿井，果然找到了泉水。歷任六個軍鎮的節度使，所到之處都有可以記述的政績。去世後，追贈司空，謚號昭。

### 裴諗

諗有文，藉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度勳望，故待諗有加。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詔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諗即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御奩果以賜，諗舉衣跽受。帝顧宫人取巾裹賜之。後爲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黄巢盗國，迫以僞官，不從，遇害。

裴諗有文才，靠祖先的功勛做官升任多次後任考功員外郎。宣宗查訪元和時宰相的兒子，想到裴度的功勛威望，因此對裴諗更優待。任翰林學士，多次升任後爲工部侍郎，下詔加授翰林承旨學士。適逢皇帝來到翰林院，裴諗立即上前謝恩。皇帝説："可以回家與妻子兒女一同慶賀。"又取出盤中自己吃的果子賜給他，裴諗托起衣襟跪下接受。皇帝回頭讓宫人取來毛巾包好賜給他。後來任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黄巢竊取皇位，逼迫他任僞官，没有屈從，遭到殺害。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奸臣，刺宰相，反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憸人腐夫乘釁鎸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沉浮爲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訿云。

贊曰：憲宗討伐蔡州，出入四年。吴元濟對外勾結奸臣，刺殺宰相，反對當權的人，阻撓朝廷的謀劃。祇有天子憤然力排衆議，任用裴度爲宰相，依賴他討伐賊軍。裴度親自督戰，終於平定了淮西的叛亂。不是裴度打敗賊軍艱難，而是皇帝任用裴度艱難。韓愈頌揚他的功績説："此次平定蔡州的一切功勞，就在於能够當機立斷。"他的話有遠見啊！穆宗喪失爲君之體，小人宦官乘機破壞詆毁，從而妨礙了裴度建立顯赫的功勞。不是先前聰明後來愚笨，而是任用不任用，有没有施展的機會。以前史家稱裴度晚年隨波逐流爲自身的安全打算，這是不對的，《大雅》説："既能明曉善惡又能明辨是非，纔能保全性命不遭禍敗。"裴度有什麽可以非議的。

# 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 列傳第九十九

### 二李元牛楊列傳

#### 李逢吉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父顏，有痼疾，逢吉自料醫劑，遂通方書。舉明經，又擢進士第。范希朝表爲振武掌書記，薦之德宗，拜左拾遺。元和時，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改中書舍人，知禮部貢舉。未已事，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禮部尚書王播署榜。

李逢吉，字虛舟，祖籍隴西。父親名顏，身患頑症，李逢吉親自爲之診治，於是精通醫書。考中明經科，又考中進士科。范希朝上表請他任振武掌書記，向德宗推薦他，拜授左拾遺。元和年間，升任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改任中書舍人，主持禮部貢舉。還未完成貢舉事務，就拜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令禮部尚書王播在中選者的名單上署名張榜公布。

逢吉性忌前，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

李逢吉天生就妒忌前賢，陰險詭詐變化多端。等他掌權後，凡事都根據自己的好惡來處理。裴度討伐淮西，李逢吉擔心他取勝立功，秘密圖謀設法阻止，催促主張議和的人上奏請求停止各道出兵。憲宗知道後厭惡他，派他出京任劍南東川節度使。

穆宗即位，徙山南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幸。長慶二年，召入爲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度嘗條稹憸佞，逢吉以爲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爲稹刺度。帝命尚書左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鞫方，無狀，稹、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動詭薄者，更相挻以詆傷度，於是李紳、韋處厚等誦言度爲逢吉排迮，度初得留。時已失河朔，王智興以徐叛，李㝏以汴叛，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

穆宗即位後，改任李逢吉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憑藉曾陪皇帝讀書的恩寵，暗中勾結皇帝身邊受寵的人。長慶二年，召入朝廷任兵部尚書。當時裴度與元稹任宰相，裴度曾經逐條列舉元稹諂媚奸邪，李逢吉認爲可以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達到自己一箭雙雕的目的，於是派人上告變亂，說：和王傅于方勾結刺客，打算替元稹刺殺裴度。皇帝命令尚書左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和李逢吉一起審訊于方，沒有實證，元稹、裴度因此受到牽連都被免去相位，李逢吉取代他倆任門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於是用恩惠和官爵來打動那些詭詐淺薄的人，然後互相勾結來詆毀中傷裴度，因此李紳、韋處厚等人公開聲稱裴度受到

中外交章言之，帝訖不省，度遂外遷。岕平，進尚書右僕射。

李逢吉的排擠，裴度纔得以留下。當時已經失去了河朔，王智興在徐州叛亂，李岕在汴州叛亂，國威不振，天下人伸長脖子等待任裴度爲宰相，同時朝廷內外的大臣都輪番上奏論及此事，皇帝到底不理會，裴度於是遷任外官。李岕被平定後，升任尚書右僕射。

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謙、劉弘規、王守澄議，請立景王爲皇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已。明日下詔，皇太子遂定。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爲奧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傅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涼國公。

皇帝突然患病，朝廷內外斷絶消息，李逢吉根據宦官梁守謙、劉弘規、王守澄的建議，請求立景王爲皇太子，皇帝不能說話，衹是點頭罷了。第二天頒布詔書，皇太子就決定了。鄭注得到王守澄的信任，李逢吉派侄子李訓賄賂鄭注，結交王守澄作爲靠山，從此隨心所欲無所畏懼。他的黨徒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李訓八人，另外迎合他的又有八人，都擔任要職，因而號稱"八關十六子"。有人有事相求，先賄賂八關十六子，然後轉達給李逢吉，無不如願以償。不久封爲涼國公。

敬宗新立，度求入覲，逢吉不自安，張權輿爲作讖言以沮度，而韋處厚亟爲帝言之，計卒不行。有武昭者，陳留人，果敢而辯。度之討蔡，遣說吴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橈，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罷歸不得用，怨望，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彙居長安中，以氣俠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吉持不可。"昭愈憤，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逢吉。審竊語權輿，逢吉因彙召見昭，厚相結納，忿隙得解。逢吉素厚待彙，嘗與書曰："足下當以'自求'字僕，吾當以'利見'字君。"辭頗猥昵。及度將還，復命人發昭事。由是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訓諷彙使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爲也！"獄成，昭榜死，彙流崖州，涉

敬宗剛即位，裴度請求入京朝見，李逢吉坐卧不安，張權輿爲此作讖言企圖阻止裴度入朝，而韋處厚屢次在皇帝面前提到他，陰謀終於没能得逞。有個叫武昭的人，是陳留人，敢作敢爲有口才。裴度討伐蔡州時，派他游說吴元濟，吴元濟陳兵接待他，他說話不屈不撓，吴元濟厚禮相待送他返回，裴度讓他擔任軍職，跟從自己鎮守太原，後來授任石州刺史。裴度被罷免後他没有得到任用，心懷不滿，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彙住在長安城中，因講義氣有俠骨互相贊許。李逢吉與李程同爲宰相，兩人不和。李程的同族李仍叔對武昭說："丞相李程想任用您，衹是李逢吉不同意。"武昭更加氣憤，在酒館喝酒時，對他的朋友劉審說，打算刺殺李逢吉。劉審悄悄告訴了張權輿，李逢吉通過茅彙召武昭來見他，厚禮相待與他結交，他的怨氣也就消了。李逢吉平素厚待茅彙，曾寫信給他說："足下應當用'自求'稱呼我，我應當用'利見'稱呼您。"言辭很親昵。等到裴度將要回朝時，又指使他人揭發武昭一事。因此武昭、茅彙都被捕入獄，命令御史中丞王播審問此事。李訓婉言勸說

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擢審長壽主簿。而逢吉謀益露。昭死，人皆冤之。

茅彙讓他誣陷武昭與李程同謀，不這樣將會被處死。茅彙不答應，說："誣陷别人來解脱自己，我不做這樣的事！"獄案了結，武昭被打死，茅彙被流放崖州，李涉流放康州，李仍叔貶爲道州司馬，李訓流放象州。提升劉審任長壽主簿。因此李逢吉的陰謀也日益暴露出來。武昭之死，人們都感到冤枉。

初，逢吉興昭獄以止度入而不果，天子知度忠，卒相之。逢吉於是寖疏，以檢校司空、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表李續自副，張又新行軍司馬。頃之，檢校司徒。初，門下史田伾倚逢吉親信，顧財利，進婢，嬖之。伾坐事匿逢吉家，名捕弗獲。及出鎮，表隨軍，滿歲不敢集，使人僞過門下省，調房州司馬。爲有司所發，即襄州捕之，詭讕不遣。御史劾奏，詔奪一季俸，因是貶續爲涪州刺史，又新汀州刺史。久乃徙宣武，以太子太師爲東都留守。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足病不能朝，以司徒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成。無子，以從弟子植嗣。

當初，李逢吉製造武昭獄案企圖阻止裴度入朝而没有達到目的，天子瞭解裴度忠誠，終於任他爲宰相。李逢吉從此漸漸被疏遠，以檢校司空、平章事任山南東道節度使，上表請求李續任自己的副使，張又新任行軍司馬。没過多久，任檢校司徒。當初，門下省小吏田伾依仗李逢吉親近信任自己，貪圖財利，進獻女婢，受到寵愛。田伾因某事受牽連藏在李逢吉家，通緝逮捕没有捉到。後來李逢吉出任節度使時，上表請他跟隨自己到軍鎮去，滿一年還不敢進京朝集，派人弄虚作假地通過門下省備檔，調任房州司馬。受到有關部門的揭發，在襄州將他逮捕，李逢吉欺騙抵賴不肯遣送。御史檢舉彈劾，下詔扣除李逢吉一個季度的俸禄，因此貶李續爲涪州刺史，張又新爲汀州刺史。過了很長時間纔改任李逢吉爲宣武軍節度使，以太子太師任東都留守。李訓掌權後，召入朝廷任尚書左僕射，脚有病不能朝見，以司徒退休，去世，終年七十八歲，追贈太尉，謚號成。没有兒子，以堂弟的兒子李植爲繼嗣。

## 元稹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六代祖巖，爲隋兵部尚書。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六世祖名巖，任隋朝兵部尚書。

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鋭，遇事輒舉。

元稹幼年喪父，母親鄭氏賢惠而有文才，親自教他讀書。元稹九歲就會寫文章，十五歲考中明經科，判試合格，補授校書郎。元和元年考中制科，對策名列第一，拜授左拾遺。元稹天性聰明敏鋭，遇事就發表意見。

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宫，而橈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言曰：

當初，王叔文、王伾用欺騙的手段獲得皇太子的寵幸，從而擾亂朝政，元稹認爲應該選擇正人君子輔助教導皇太子，因此進獻意見説：

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

臣看到陛下頒布英明的詔令，修建廢

增胄子，然而事有先於此，臣敢昧死言之。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者，教也。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閱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諭焉；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辨焉。人之情莫不耀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未盡愚，而亥不能分馬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宫矣。若秦亡則有以致之也。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閒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貞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高不爲司議郎，其驗也。母后臨朝，翦棄王室，中、睿爲太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

棄的學校，增加國子監的學生，不過以前也有這樣的事，臣冒昧地不避死罪斗膽進言。賈誼有句話説："三代的君王仁德而且在位時間長，是教導的結果。"周成王本來衹有中等才能，親近管叔、蔡叔就聽信讒言，任用周公、召公就德義彰聞。難道能説這是天生就聰慧英明嗎？然而能自始至終堅守仁道，是教導的結果。當初他做太子的時候，任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伯禽、唐叔和他交游，眼睛不看花枝招展的女人，耳朵不聽調笑戲鬧的聲音，居住不接近庸俗邪惡的小人，玩賞不擁有世人罕見的珍寶。等他做了君王，性情已經穩定，習慣已經形成，即使有大快人心的事，也不能改變已經形成的習性。而那些符合道德的話，本來就經常聽説習以爲常，陳述的人很容易被理解；那些花言巧語違背道德的話，本來就不願聽説敬而遠之，獻媚的人容易被識破。人的本性没有不想炫耀自己的才能，偏袒他親近的人，如果有機會，就能暢快淋灕地發揮自己的優勢。萬物的本性也是一樣，所以魚有了水纔能暢游，鳥有了風纔能高飛，火有了柴纔能燃燒。周成王所蘊含的是道德，所親近的是聖賢。發揮他的優勢，就是振興禮樂，朝會諸侯，放棄刑罰，這是教導的結果。秦朝就不是這樣，取消先王設置的學校，廢除太師太保的職位。胡亥出生後，不能誦讀《詩》、《書》，不能親近聖賢。那個叫趙高的，是個宦官，教他如何殘忍殺人，日益狂妄凶暴，天下的人還没有都變成傻瓜，而胡亥已經分不清馬和鹿了；趙高的權勢震懾天下，而胡亥已經自己將自己幽閉在深宫裏了。像這樣秦的滅亡是有原因可尋的。太宗做太子時，高祖爲他選擇了十八個正人君子與他交游；即位後，即使在吃喝玩樂的時候，那十八個正人君子也都和他在一起。皇上的過失没有不指出的，下面的情况没有不上報的，不到三

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及讒言中傷，惟樂工剖腹爲證，豈不哀哉！比來兹弊尤甚，師資保傅，不疾廢眊瞶，即休戎罷帥者處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逾時不得召。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爲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宫，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况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太子洎諸王齒胄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娱，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

四年而名聲大噪超過古人，這是長期與正人君子交游學習耳濡目染的結果。貞觀以來，訓導太子的保、傅都由宰相兼任，東宫裏其餘的僚屬也常常重視人員的選拔，因此馬周怨恨自己官位雖高却没能在東宫做一個小小的司議郎，就是證明。母后當朝處理政事的時候，鏟除王室後代，中宗、睿宗做太子時，雖然有正直敢言的人，但他們連侍奉飲食起居保衛安全的小官都做不上，等到有讒言中傷，衹有樂工剖腹作證，難道不可悲嗎！近來這個弊端尤其嚴重，擔任教育輔導太子的官吏，不是由身殘體弱年老多病的人擔任，就是由退休的將帥擔任。又選用死氣沉沉孤陋寡聞的老儒士充任侍直、侍讀，有時一個多月不被召見。即使那些愛護兒子的普通人，還要爲兒子尋求明智慈愛的老師，難道天下的太子反而不如他們嗎？臣以爲從高祖到陛下十一聖了，生下來就無所不知，長大後仁愛聖明，都認爲這衹是瑣碎小事，因而不予考慮。倘若萬世之後，出個像周成王那樣有中等才能的人，生長在深宫之中，又没有接受過師傅的教育，就將無法知道喜怒哀樂是怎樣產生的，何况播種收穫的艱難呢！希望命令皇太子及諸王按年齡大小講習學業，舉行尊敬老師答疑解惑的禮儀，停止追禽逐獸沉湎女色的娱樂，藉助游習的機會來弘揚他的美德，難道不好嗎！

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

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决事深宫中，群臣莫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

元稹又認爲自己的職責就是諫諍，却經常不被召見，於是上疏説：

臣聽説太平與動亂在開始的時候，都各有萌芽和徵兆。接受大臣正直的言論，廣泛聽取大臣的意見，親自操勞國家的各種政務，委任信賴大臣，使身邊親近的人不能遮蔽遠離皇上的人，這是太平的徵兆。不親近大臣，正直的言論聽不進去，觸犯忌諱的人殺頭，冒犯左右的人加刑，與一兩個親信在深宫中處理政事，群臣不能參預，這是動亂的萌芽。人君剛剛即位，萌

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諱爲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下盡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夫樂全安，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喜順從，怒謇犯，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爲子孫建永安計也。爲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

芽和徵兆還没有出現，肯定會有狂妄直率敢於進言的人。如果皇上激勵他進言，那麼天下的君子聽到風聲就會説："那個人狂妄還受到皇上的激勵，皇上是要招致天下士人吧？我的道可以施行了！"而小人則受利益的驅使説："那個人直率，還得到皇上的寵幸，我也用正直的言論去追名逐利吧！"從此天下賢良的和不賢良的人分别將他們的忠誠獻給皇上，上下的意願正好相通。集中天下人的智慧，治理萬物的核心，人人高興各得其所，擁戴他們的君上就像赤子熱愛自己的慈母，即使有人想引誘他們作亂，可以得逞嗎？等到獻計獻策的人被定罪，而直言勸諫的人遭殺戮，那麼天下的君子就會在内心盘算着："與其直言不被采用而身遭殺戮，我寧願謹慎行事謙遜講話以求保全自己的生命啊！"而小人則爲自身考慮説："我們的君主厭惡的是不合心意刺耳的話，我將苟且順從不辨是非來侍奉他。"因此進獻意見的人被免職不采納他們的意見，議論政事的人隱居起來聽不到他們的聲音，這樣一來皇上連十步之内的事情都無法知道，更何况遠離京城的地方呢！因此説：耳聾眼瞎的君主并不是没有耳目，而是左右前後的人遮蔽了他的耳目，不讓他看到聽到，想不發生變亂可能嗎？太宗即位之初，天下没有進言的人，孫伏伽因爲小事堅持勸諫，太宗大加賞賜來勉勵他。從此議論政事的人惟恐進言不正直、勸諫不盡力、不能激勵皇上奮發向上，不曾有犯忌避諱的憂慮。因此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在皇上當面議論政令可行與否，地方官吏在朝外進言議論朝政得失，没用幾年天下就出現了太平盛世。這難道是文皇帝獨自一人在上面發揮他的聰明才智嗎？原來是下面的人暢所欲言，從而廣泛傳揚暢通無阻的原因。大凡人都喜歡平安無事，厭惡遭受殺戮羞辱，無論古人還是今人都是一樣的，難道獨獨

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冤决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耳！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它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宫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游畋。

貞觀年間的人不在意觸犯聖上而喜好受到殺戮羞辱嗎？原來是皇上激勵他們進言的緣故。喜歡順從，怒恨冒犯，無論古人還是今人都是一樣的，難道獨獨文皇帝甘心聽逆耳之言，怒恨順情説好話的人嗎？大概是因爲順從的好處少，而危亡的禍害大，是從子孫後代長治久安方面考慮的。作爲繼承人，難道能圖一時順心，而輕視文皇帝開創的天下嗎？陛下即位已經一年了，百官公卿、天下各地官員，不曾有因獻一計進一言而受到獎賞的人；左右前後的拾遺補闕等官，也没有因封牘上奏堅持勸諫而受到獎勵的。朝廷爲進諫的人設立了諫鼓，匭使院爲喊冤的人設立了匭函，没有聽到裁决一件冤案、察明一件不明不白的事情。以陛下的聰明才智和廣博深奥，勵精圖治，難道是進言没有被采用嗎？大概是下面的人没有普遍受到啓發罷了！接受顧問的衹有一兩個宰相，議論政事不到頃刻時間就停止了，哪裏有時間陳述治國安邦、議論教化呢？其他部門的官員有時受到召見，僅能捧着賬簿計算錢穀的增減罷了。將陛下的政事，與貞觀年間的政事相比怎麽樣呢？貞觀年間，尚有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輔助的智慧，每天都有人諍言進諫。如今陛下正當致力於使天下清平的開始，但一年來没有一人談論政事進獻計策，難道不是群臣因循守舊在其位而不謀其政的罪過嗎？臣冒昧不避死罪逐條上言十件事：一、教育太子，端正國本；二、分封諸王，鞏固國家；三、釋放宫人；四、出嫁宗室之女；五、及時召宰相討論各種政務；六、依次召群臣應對，開闊視野；七、恢復在正衙奏事；八、允許公開彈劾；九、禁止不分時節的進貢；十、減少出入游玩打獵。

于時論傪、高弘本、豆盧靖等出爲刺史，閲旬追還詔書，稹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悦，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

當時論傪、高弘本、豆盧靖等人出任刺史，過了十天又追回詔書，元稹進諫説："詔令屢次改變，不能取得天下人的信任。"又陳述西北邊境上的事情。憲宗高興，召見他詢問政事的得失。掌權的人厭惡他，派他出任河南尉，因爲母

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没入塗山甫等八十餘家田産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

親守喪離職。除去喪服，拜授監察御史。元稹到東川審查訟案，藉機上奏彈劾節度使嚴礪違背詔令擅自增加税收數百萬，没收塗山甫等八十餘家的田産奴婢。當時嚴礪已經死了，七個州的刺史都被削奪俸禄，嚴礪的黨羽惱羞成怒。不久派元稹到東都任職。

時浙西觀察使韓皋杖安吉令孫澥，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喪乘驛，内喪郵中，吏不敢止；内園擅繫人逾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殺諸生尹大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爲養子；田季安盗取洛陽衣冠女；汴州没入死賈錢千萬。凡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稹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召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群、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虢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

當時浙西觀察使韓皋拷打安吉令孫澥，幾天後死去；武寧王紹乘驛站的車馬護送監軍孟昇的靈柩，將靈柩放置在驛站，官吏不敢阻止；内苑擅自囚禁人超過一年，御史臺不得而知；河南尹誣陷殺害諸生尹大階；飛龍使引誘逃跑在外的奴僕作養子；田季安偷偷地娶洛陽士大夫的女兒爲妻；汴州没收死去的商人的錢一千萬。總共十多件事，元稹全都議論上奏。適逢河南尹房式因事獲罪，元稹檢舉彈劾，依照先例追捕，給河南府送去公文停止房式的職務。皇帝下詔對房式從輕處罰，召元稹回朝。途中住在敷水驛，宦官仇士良晚上也到這裏來住，元稹没有把自己住的正廳讓給他，宦官發怒，打傷元稹的臉。宰相認爲元稹年紀輕輕就樹立權威，有損御史臺官員的形象，貶他任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群、白居易都議論説他冤枉。過了很長時間纔改任元稹爲通州司馬，改任虢州長史。元和末年，召入朝廷任膳部員外郎。

稹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宫，妃嬪近習皆誦之，宫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悦。問稹今安在，曰：“爲南宫散郎。”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稹内不平，因《誡風俗詔》歷詆群有司以逞其憾。

元稹尤其擅長寫詩，與白居易的名氣不相上下，天下人傳抄吟誦，號稱“元和體”，常常製成樂曲流傳。穆宗在東宫做太子時，妃嬪及身邊的人都誦讀他的詩歌，宫中稱呼他爲元才子。元稹被貶謫到江陵時，與監軍崔潭峻友善。長慶初年，崔潭峻正受皇帝親近寵幸，就把元稹的十幾篇詩歌上奏給皇帝，皇帝大爲高興。問元稹如今在哪裏，崔潭峻回答説：“任南宫散郎。”當即提升元稹任祠部郎中，參預起草制誥。元稹改變詔書的體例，務求純樸敦厚明白切實，盛行一時。然而他的提升不是出自公論，受到士大夫的詆毁輕視。元稹内心憤憤不平，藉《誡風俗詔》詆毁各個部門的官員來發泄自己的怨恨。

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

不久元稹升任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屢次被召入宫中，禮遇更加深厚，自稱能够暢言天

事。中人争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却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稹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爲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稹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稹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虚告二十，以便宜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訹裴度曰：“于方爲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皋、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與度偕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諫官争言度不當免，而黜稹輕。帝獨憐稹，但削長春宫使。初，獄未具，京兆劉遵古遣吏羅禁稹第，稹訴之，帝怒，責京兆，免捕賊尉，使使者慰稹。再期，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

下大事。宦官争着與元稹交往，魏弘簡在樞密任上，兩人尤其相好。裴度出朝鎮守鎮州，有事議論上奏，兩人共同阻止退回他的奏章。裴度三次上疏彈劾魏弘簡、元稹擾亂國家政事：“陛下如果要平息叛軍，就應當先澄清朝廷纔行。”皇帝迫於衆人的議論，於是罷免魏弘簡，同時令元稹出宫任工部侍郎。但是皇帝仍舊寵愛依賴元稹，不久，提拔他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廷内外議論紛紛輕視嘲笑，元稹想建立奇功報答天子讓人們對他心服口服。當時王廷湊正將牛元翼圍困在深州，與元稹相好的于方説：“王昭、于友明都是豪傑，長期游歷於燕、趙兩地，能够摸清賊軍的主要情况，可派他倆用反間計救出牛元翼。我願意用自家的錢財爲他倆置辦行裝，需要從兵部搞二十份空白任官文書，以便見機行事招募勇士。”元稹認爲此計可行。李逢吉得知他們的謀劃，暗中派李賞恫嚇裴度説：“于方替元稹勾結刺客，將要刺殺裴公。”裴度懷恨在心没有發作。神策軍中尉將此事上報皇上，下詔令韓皋、鄭覃及李逢吉共同審理，没有刺殺裴度的實證，而于方的計謀暴露於衆，於是和裴度一同被罷免宰相，出任同州刺史。諫官争辯説裴度不應當被罷免，而貶謫元稹的處理却太輕。皇帝惟獨憐愛元稹，衹削去長春宫使。起初，獄案没有判決定罪，京兆尹劉遵古派吏卒在元稹的住宅外巡邏禁行，元稹上告，皇帝發怒，斥責京兆尹，免去捕賊尉的職務，派使者安慰元稹。兩年後，改任元稹爲浙東觀察使。明州每年進貢蚶，雇用郵夫上萬人，百姓因此疲困不堪，元稹上奏停止進貢。

大和三年，召爲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郎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稹素無檢，望輕，不爲公議所右。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

大和三年，召元稹入朝任尚書左丞，致力於振興綱紀，罷免没有政績的郎官七人。然而元稹從來不檢點，聲望輕，不受輿論的贊揚。王播死後，元稹圖謀恢復相位很賣力，終於未能如願。不久拜授武昌節度使。去世，終年五十三歲，追贈尚書右僕射。

所論著甚多，行于世。在越時，辟竇鞏。鞏，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絶唱”。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

元稹論著很多，流行於世。在越州做官時，徵用竇鞏。竇鞏，是天下擅長作詩的人，與他酬答唱和，因此鏡湖、秦望山的奇觀更加流傳，當時號稱“蘭亭絶唱”。元稹開始時議論政事嚴峻

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剛正，打算藉此建立功名，中間有十一年被廢棄不受重用，不能始終如一堅守道義，於是失去自己的做人原則。元稹依附宦官權貴做了宰相，在位纔三個月就被罷免。晚年更加灰心喪氣，加之不太注重自己的品行等等。

##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鯁訐，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楊於陵、鄭敬、韋貫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謫去。僧孺調伊闕尉，改河南，遷監察御史，進累考工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

牛僧孺，字思黯，是隋朝僕射奇章公牛弘的後裔。幼年喪父，在下杜樊鄉有君主賜給的幾頃田地，依賴它維持生計。牛僧孺擅長寫文章，考中進士科。元和初年，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都名列第一，逐條指出政事上的過失，言詞鯁直激烈，不迴避宰相。宰相發怒，因此楊於陵、鄭敬、韋貫之、李益等人因應試答非所問而獲罪，都被貶謫離開京城。牛僧孺調任伊闕尉，改任河南尉，升任監察御史，幾次升任後爲考工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

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内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賂宦侍爲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禄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穆宗初年，以庫部郎中參預起草制誥。改任御史中丞，查處不守法令的人，朝廷内外安定肅穆。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貪贓獲罪應當處死刑，賄賂宦官爲他講情，牛僧孺將全部案卷奏上。皇帝説："李直臣有才能，朕打算寬免并任用他。"牛僧孺説："那些没有才能的人，拿着俸禄取悦於人罷了。天子制定法令，就是爲了束縛有才能的人。安禄山、朱泚因爲才能過人，所以纔擾亂天下。"皇帝驚異他説的話，於是作罷。賜金紫服，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繇是遂以相。尋遷中書侍郎。

當初，韓弘入朝，他的兒子韓公武用財物賄賂權貴，堵塞人們的議論。不久韓弘、韓公武都死了，孫子弱小不能主事，皇帝派使者到他家裏，没收全部財物賬簿，核計收支情况。凡是用來饋贈朝中大臣的都有記載，到牛僧孺，惟獨在名字的左邊注着："某月某日，送錢一千萬，没有接受。"皇帝贊賞他，對身邊的人説："我没有認錯人。"因此就任他爲宰相。不久升任中書侍郎。

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是時政出近倖，僧孺數表去位，帝爲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惡亟圮，歲增築，賦蓑茅

敬宗即位，晋封奇章郡公。此時朝政由皇帝寵信的人執掌，牛僧孺屢次上表辭去相位，皇帝爲他在鄂州設置武昌軍，授任他爲武昌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質惡劣城墻屢屢坍塌，每

於民，吏倚爲擾。僧孺陶甓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又廢沔州以省冗官。

年都要增補修築，向百姓徵收茅草，官吏乘機從中謀利。牛僧孺用陶甓修築城墻，五年完工，鄂城人從此每年都減去了此項花費。又取消沔州用來減省冗官。

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不宜棄外。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不時召宰相問計，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夫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日劉總挈境歸國，荒財耗力且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繇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

文宗即位後，李宗閔執政，屢次稱贊牛僧孺賢良，不應該棄置在朝外。又以兵部尚書任平章事。幽州叛亂，楊志誠驅逐李載義，皇帝臨時召見宰相詢問計策，牛僧孺說："此事不值得朝廷爲之擔憂。范陽自從安禄山、史思明叛亂之後，對國家的安危存亡没有任何影響，前些日子劉總率領全境人馬歸順朝廷，朝廷爲此耗費財力近百萬，始終没有得到范陽的一尺帛一斗粟納入國庫，不久又失去了范陽。如今楊志誠就好像以前的李載義，如果授予符節令他抵禦奚、契丹，他還能盡自己的力量，不值得用叛逆或順服來處理。"皇帝說："我開始没有考慮到這些，你的話是對的。"因此派使者慰問安撫。牛僧孺升任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

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上言："韋皋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二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群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無害其强。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若東襲隴坂，以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雖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帝亦以爲不直。

這時，吐蕃請求締結和約延緩用兵，而大酋悉怛謀率維州投降歸入劍南，因此李德裕上奏說："韋皋謀取西山，直到死恨自己没能達到目的，如今派生羌二千人燒毁十三橋，攻打敵人的空虛地帶，可以如願以償。"皇帝讓群臣展開討論，都請求按李德裕的計策辦。牛僧孺持不同意見，說："吐蕃土地綿延萬里，失去一個維州無損於它的疆土。如今修好的使者還未來到，突然違背諾言。况且中原抵禦戎人，以守信爲上策，應戰爲其次。他們來後責問說：'爲什麽不守信用?'贊普在蔚茹川駐防，如果向東襲擊隴坂，用騎兵牽制回中，用不了三天就能抵達咸陽橋，如此以來京城地區就要戒嚴，即使得到一百個維州有什麽好處！"皇帝認爲他說得對，於是下詔遣送投降的人回去。當時人們都說牛僧孺心懷舊恨，隨便議論從中阻撓李德裕，皇帝也認爲他不正直。

會中人王守澄引纖人竊議朝政，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

適逢宦官王守澄引用小人暗中議論朝政，有一天皇帝在延英殿召見宰相時說："公等人有志於天下太平嗎？用什麽辦法可以達到太平呢?"牛僧孺說："臣等人慚愧擔任宰相，不能安民濟

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副大使。天子既急於治，故李訓等投隙得售其妄，幾至亡國。

衆，但是太平也没有什麽特徵。如今周邊少數民族不來侵擾，百姓安居樂業，民間没有豪强之家，上面不遮蓋，下面不怨恨，雖然没有達到極盛，也足以算得上清明安定了。如果再要求太平，不是臣所能做到的。”退朝後對其他宰相說：“皇上這樣急於求成，我能長期處在相位上嗎?”堅決請求辭職，於是任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任淮南節度副大使。天子既然急於治理，因此李訓等人投其所好乘機兜售他們的荒謬言論，幾乎導致國家的滅亡。

開成初，表解劇鎮，以檢校司空爲東都留守。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木美石，與賓客相娛樂。三年，召爲尚書左僕射。僧孺入朝，會莊恪太子薨，既見，陳父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泫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謁，檢校司空、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彝樽、龍勺，詔曰：“精金古器以比况君子，卿宜少留。”僧孺固請，乃行。

開成初年，牛僧孺上表辭去事務繁忙的節度使，以檢校司空任東都留守。牛僧孺在洛陽的歸仁里營建住宅，弄來很多好樹美石，與賓客互相娛樂。三年，召入朝廷任尚書左僕射。牛僧孺入朝時，適逢莊恪太子逝世，朝見時，牛僧孺陳述父子君臣人倫大義，用來感悟皇帝，皇帝泫然流淚。牛僧孺因有脚病不便朝見，以檢校司空、平章事，任山南東道節度使。皇帝賞賜彝樽、龍勺，下詔說：“用精煉的金屬古器比喻君子，卿應該暫且停留一段時間。”牛僧孺堅持請求，於是前往赴任。

會昌元年，漢水溢，壞城郭，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狀。又河南少尹吕述言：“僧孺聞稹誅，恨嘆之。”武宗怒，黜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還爲太子少師。卒，贈太尉，年六十九。謚曰文簡。諸子蔚、叢最顯。

會昌元年，漢水泛濫，冲壞内城與外城，牛僧孺因没有謹慎防患獲罪，降爲太子少保。升任太子少師。第二年，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被誅殺後，石雄的軍官得到了劉從諫與牛僧孺、李宗閔交往勾結的罪狀。另外河南少尹吕述說：“牛僧孺聽説劉稹被殺，爲之怨恨嘆息。”武宗憤怒，貶牛僧孺任太子少保，在東都任職，幾次貶任後爲循州長史。宣宗即位，改任衡、汝二州刺史，回朝任太子少師。去世，追贈太尉，終年六十九歲。謚號文簡。幾個兒子中牛蔚、牛叢最顯貴。

### 牛蔚　牛徽

蔚，字大章，少擢兩經，又第進士，繇監察御史爲右補闕。大中初，屢條切政，宣宗喜曰：“牛氏果有子，差尉人意。”出金州刺史，遷累吏部郎中。失權倖意，貶國子博士，分司東都。復以吏部召，兼史館修撰。

牛蔚，字大章，年輕時考中兩經科，又考中進士科，由監察御史任右補闕。大中初年，屢次逐條列舉議論時政，宣宗高興地說：“牛氏果然後繼有人，比較慰藉人心。”出任金州刺史，幾次升遷後爲吏部郎中。不合有權勢受寵幸者的心意，被貶爲國子博士，在東都任職。又召入朝廷

任吏部郎中，兼史館修撰。

咸通中，進至户部侍郎，襲奇章侯。坐累免，未一歲，復官。久之，檢校兵部尚書、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梁三年，徐州盗起，神策兩中尉諷諸藩悉財助軍，蔚索府帛三萬以獻，中人嫌其吝，用吴行魯代之。黄巢入京師，遁山南，故吏民喜蔚至，争迎候。因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

咸通年間，牛蔚升到户部任侍郎，繼承奇章侯。因某事受牽連被免職，不到一年，官復原職。過了很長時間，任檢校兵部尚書、山南西道節度使。治理梁州三年，徐州盜賊興起，神策兩中尉婉言勸説各軍鎮竭盡財物資助軍用，牛蔚拿出倉庫中的三萬匹布帛進獻，宦官嫌他吝嗇，任用吴行魯取代他。黄巢攻入京城，牛蔚逃到山南，過去的官吏百姓聽説牛蔚要來很高興，争着等候迎接。於是請求退休，以尚書右僕射退休，去世。

子徽。徽舉進士，累擢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濫，吏多奸，歲調四千員，徽治以剛明，枑杜干請，法度復振。

牛蔚的兒子名徽。牛徽考中進士科，幾次升遷後任吏部員外郎。乾符年間選官太濫，官吏經常從中謀利，每年選調四千多人，牛徽治理嚴明，杜絶委托求情，法令制度重新振興。

蔚避地于梁，道病，徽與子扶籃輿，歷閣路，盗擊其首，血流面，持輿不息。盗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親老而疾，幸無駭驚。"盗感之，乃止。及前谷，又逢盗，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帛裹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抵梁，徽趨蜀謁行在，丐歸侍親疾。會拜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還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徽兄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時兄循已位給事中，許之。父喪，客梁、漢。終喪，以中書舍人召，辭疾，改給事中，留陳倉。

牛蔚因躲避災禍逃往梁州，途中得病，牛徽和兒子抬着竹轎，經過棧道時，强盜打傷他的頭，血流滿面，仍然抬着竹轎不停步。强盜緊追不捨，牛徽行拜禮説："人人都有父親，如今我的父親年老有病，希望不要驚嚇他。"强盜爲之感動，就不再追逼。這些强盜走到前面的山谷，又碰到一些强盜，就互相轉告説："這是個孝子！"和牛徽一起抬着竹轎讓他們住到自己家裏，拿出布帛爲牛徽包扎傷口，用稠粥招待牛蔚，留他們連住兩夜纔離去。到達梁州後，牛徽趕赴蜀州拜見皇帝，請求返回侍候患病的父親。適逢拜授他爲諫議大夫，牛徽堅决辭讓，拜見宰相杜讓能説："皇上出京應當侍從，父親有病應當侍奉，不過我牛徽的哥哥在朝廷做官，我自己請求返回梁州爲父親尋醫問藥。"當時哥哥牛循已經位居給事中，朝廷批准了他的請求。父親去世後，客居在梁、漢。守喪期滿後，召入朝廷任中書舍人，因病辭讓，改任給事中，留在陳倉。

張濬伐太原，引爲判官，敕在所敦遣。徽太息曰："王室方復，庴藏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爲藩屏，而又濟以兵，諸侯離心，必有後憂。"不肯起。濬果敗。復召爲給事中。

張濬討伐太原叛亂，引薦牛徽任判官，敕令督促他赴任。牛徽嘆息着説："王室剛剛恢復，倉庫裏的糧草已消耗殆盡，應當與諸侯和睦相處用他們作屏障，反而加兵討伐，諸侯與朝廷離心離德，必然會有後顧之憂。"不肯起程。張濬果然失敗。又召入朝廷任給事中。

楊復恭叛山南，李茂貞請假招討節代之，未報，而與王行瑜輒出兵。昭宗怒，持奏不下。茂貞亟請，帝召群臣議，無敢言。徽曰："王室多難，茂貞誠有功。今復恭阻兵而討之，罪在不俟命爾。臣聞兩鎮兵多殺傷，不早有所制，則梁、益之人盡矣。請假以節，明約束，則軍有所畏。"帝曰："然。"乃以招討使授茂貞，果有功，然益偃蹇，帝使宰相杜讓能將兵誅討，徽諫曰："岐，國西門。茂貞憑其衆而暴，若令萬分一不利，屈威重奈何？願徐制之。"不聽。師出，帝復召徽曰："今伐茂貞，彼衆烏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捷？"對曰："臣職諫爭，所言者軍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蓍龜，責將帥，非臣職也。"既而師果敗，遂殺大臣，王室益弱。

楊復恭在山南叛亂，李茂貞請求讓他以招討使的名義加以討伐，朝廷還没答覆，就與王行瑜擅自出兵了。昭宗發怒，拿着奏章不予批覆。李茂貞一再請求，皇帝纔召集群臣商議，没人敢説話。牛徽説："王室多災多難，李茂貞確實有功勞。如今楊復恭依仗兵力作亂而李茂貞討伐他，李茂貞的罪過是没等朝廷下令就擅自出兵。臣聽説兩個節鎮的士兵殺死殺傷了很多人，不早點進行制止，那麽梁、益兩州的人就要死完了。請授予李茂貞招討使的符節，明確地約束他，那麽士兵纔有所畏懼。"皇帝説："對。"於是將招討使的符節授予李茂貞，果然平定了叛亂，不過李茂貞也更加傲慢，皇帝派宰相杜讓能率兵討伐，牛徽進諫説："岐州，是國家的西大門。李茂貞憑藉他人多而行暴，如果有萬分之一的不利，挫傷了國家的威嚴怎麽辦？希望慢慢地制服他。"皇帝不聽。杜讓能出兵後，皇帝又召牛徽説："今天討伐李茂貞，他的人多但都是烏合之衆，打敗他一定萬無一失，卿算算哪一天有捷報？"回答説："臣的職責是規諫，所説的都是軍國大事，如果詢問平定賊軍的日期，希望陛下用蓍龜占卜，責問將帥，這不是臣的職責。"接着官軍果然失敗，於是誅殺大臣，王室更加衰弱。

俄繇中書舍人爲刑部侍郎，襲奇章男。崔胤忌徽之正，换左散常侍，徙太子賓客，以刑部尚書致仕，歸樊川。卒，贈吏部尚書。

不久從中書舍人任刑部侍郎，繼承奇章男。崔胤忌恨牛徽的正直，改爲左散騎常侍，改任太子賓客，以刑部尚書退休，回到樊川。去世後，追贈吏部尚書。

## 牛叢

叢，字表齡，第進士，繇藩帥幕府任補闕，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爲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以司勛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帝勞曰："卿非得怨宰相乎？"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即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

牛叢，字表齡，考中進士科，從藩鎮節帥的幕府改任補闕，屢次議論政事。正逢宰相請求增加諫官人員，宣宗説："諫臣衹要能履行職責就行了，爲什麽要用那麽多人呢？如今張符、趙璘、牛叢讓朕能聽到從未聽説過的事，有這三個人就足够了。"牛叢以司勛員外郎任睦州刺史，皇帝安慰他説："你不怨恨宰相嗎？"牛叢回答説："陛下近來下詔不經刺史縣令之任不能擔任君主身邊的大臣，宰相因此纔提拔臣，臣没有怨恨。"當即賞賜金紫，牛叢謝恩説："臣如今身穿刺史的緋服，再賜紫，就是超越等級。"於是改

| | |
|---|---|
| | 賜銀緋。 |
| 咸通末，拜劍南西川節度使。時蠻犯邊，抵大渡，進略黎、雅，叩邛崍關，謾書求入朝，且曰假道。叢囚其使四十人，釋二人還之，蠻懼，即引去。 | 咸通末年，拜授劍南西川節度使。當時蠻夷侵犯邊境，抵達大渡，進犯黎、雅，攻打邛崍關，傲慢地來信請求入朝，還說要借路。牛叢囚禁他們的使者四十人，將兩人放了回去，蠻夷恐懼，就帶兵撤回。 |
| 僖宗幸蜀，授太常卿。以病求為巴州刺史，不許。還京，為吏部尚書。嗣襄王亂，叢客死太原。 | 僖宗來到蜀，拜授牛叢爲太常卿。因病請求任巴州刺史，没有批准。回到京城，任吏部尚書。嗣襄王叛亂時，牛叢客死在太原。 |
| **李宗閔** | |
|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調華州參軍事。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久流落不偶，去從藩府辟署。入授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裴度伐蔡，引為彰義觀察判官。蔡平，遷駕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時翽為華州刺史，父子同拜，世以為寵。 | 李宗閔，字損之，是鄭王李元懿的四世孫。考中進士科，調任華州參軍事。考中賢良方正科，與牛僧孺抨擊時政，觸犯宰相，李吉甫厭惡他，補授洛陽尉。李宗閔長期流落懷才不遇，前往軍鎮被徵用到幕府任職。召入朝廷授任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裴度討伐蔡州時，引薦他任彰義觀察判官。平定蔡州後，升任駕部郎中，參預起草制誥。穆宗即位後，升任中書舍人。當時李翽任華州刺史，父子同時拜授，世人認爲很榮耀。 |
| 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托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干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 | 長慶初年，錢徽主持貢舉，李宗閔爲自己的親戚向錢徽説情，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院，受到皇帝的寵愛，一同在皇帝面前説錢徽接受賄賂，選拔人才不實事求是，李宗閔因此獲罪被貶爲劍州刺史。從此明顯地結下仇怨，樹立黨派互相傾軋，長達四十年，士大夫不能免除禍害。 |
| 俄復為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冲、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笋”。寶曆初，累進兵部侍郎，父喪解。大和中，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皆逐之。遷中書侍郎。 | 不久李宗閔又任中書舍人，主持貢舉，選拔的大多是知名人士，如唐冲、薛庠、袁都等，世人稱之爲“人才濟濟，如笋并立”。寶曆初年，幾次升任後爲兵部侍郎，因爲父親守喪離職。大和年間，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李德裕從浙西被召回朝廷，打算任命爲宰相，但朝廷裏幫助李宗閔的人多，於是先升爲宰相，就薦牛僧孺共同執政，互相配合，排斥異己，凡是與李德裕關係好的人都加以驅逐。升任中書侍郎。 |
| 久之，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 | 過了好長時間，李德裕做了宰相，與李宗閔共同執掌國政。李德裕入朝謝恩，文宗説：“你知道朝廷中有朋黨嗎?”李德裕説：“如今朝廷裏 |

人，雖後來者，趍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爲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爲刺史，帝然之。即以虞卿爲常州，元夫爲汝州，蕭澣爲鄭州。宗閔曰：“虞卿位給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以同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有一半是黨人，即使是後來入朝的人，也趨炎附勢望風而靡，往往陷身黨派之争。陛下如果能任用中立無私的人，就能破除黨派了。”皇帝說：“大家都認爲楊虞卿、張元夫、蕭澣是黨魁。”李德裕藉機請求派他們都出朝任刺史，皇帝同意了。於是派楊虞卿任常州刺史，張元夫任汝州刺史，蕭澣任鄭州刺史。李宗閔說：“楊虞卿位居給事中，出任的州不應比張元夫的小。李德裕長期在朝外任職，他所知道的黨人情況不如臣詳細。楊虞卿每天在自己的家裏接見賓客，世人稱之爲行中書，因此臣没有授予他好官做。”李德裕質問李宗閔說：“給事中不是好官是什麽？”李宗閔十分喪氣，不能回答。不久以同平章事任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訓、鄭注始用事，疾德裕，共訾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進封襄武縣侯，恣肆附托。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嘗以鄭覃爲妖氣，今自爲妖耶？”即出爲明州刺史，貶處州長史。訓、注乃劾宗閔異時陰結駙馬都尉沈蟻、内人宋若憲、宦者韋元素王踐言等求宰相，且言：“頃上有疾，密問術家吕華，迎考命曆，曰：‘惡十二月。’而踐言監軍劍南，受德裕賕，復與宗閔交私。”乃貶宗閔潮州司户參軍事，蟻逐柳州，元素等悉流嶺南，親信并斥。

李訓、鄭注開始掌權，憎恨李德裕，一同詆毁他。於是皇帝罷免李德裕，又召李宗閔入朝做了宰相，進封襄武縣侯，於是李宗閔毫無顧忌地巴結依附。適逢楊虞卿在京兆尹任上獲罪，李宗閔爲他盡力說好話開脱罪責，皇帝憤怒地叱責道：“你曾經認爲鄭覃興風作浪，如今自己又作怪嗎？”當即派他出朝任明州刺史，貶爲處州長史。李訓、鄭注於是彈劾李宗閔過去暗中勾結駙馬都尉沈蟻、内宫人宋若憲、宦官韋元素、王踐言等人幫助自己謀求相位，并且說：“近來皇上有病，秘密地詢問過方術家吕華，從天命日曆上推算考卜，說：‘十二月是惡月。’而且王踐言任劍南監軍，接受李德裕的賄賂，又與李宗閔互相勾結。”於是貶李宗閔爲潮州司户參軍事，將沈蟻驅逐到柳州，韋元素等人都流放到嶺南，李宗閔的親信都受到貶斥。

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栗，連月雺晦。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嘗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當時李訓、鄭注想藉權勢收買天下人心，凡是不依附自己的人，都指責說是李德裕、李宗閔二人的黨羽，將他們驅逐出京。人人驚恐害怕，連續一個月霧氣蒙蒙天色昏暗。皇帝於是詔令對李宗閔、李德裕的親戚家屬及門生故吏，從今日起一律不再追究，藉以撫慰朝廷内外人心。皇帝曾經感嘆地說：“除掉河北的叛賊容易，除掉這些朋黨難啊！”

開成初，幽州刺史元忠、河陽

開成初年，幽州刺史李元忠、河陽李載義

李載義累表論洗，乃徙爲衢州司馬。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托宦人諷帝。帝因紫宸對覃曰："朕念宗閔久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徙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請前免。"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爲幸。寶曆時，李續、張又新等號'八關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李珏曰："此李逢吉罪。今續喪闋，不可不任以官。"夷行曰："不然，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何惜數憸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憎愛奪。"帝曰："州刺史可乎？"覃請授洪州别駕。夷行曰："宗閔始庇鄭注，階其禍，幾覆國。"嗣復曰："陛下向欲官鄭注，而宗閔不奉詔，尚當記之。"覃曰："嗣復黨宗閔者，彼其惡似李林甫。"嗣復曰："覃言過矣，林甫妒賢忌功，夷滅十餘族，宗閔固無之。始，宗閔與德裕俱得罪，德裕再徙鎮，而宗閔故在貶地。夫懲勸宜一，不可謂黨。"因折覃曰："比殷侑爲韓益求官，臣以其昔坐贓，不許。覃托臣勿論，是豈不爲黨乎？"遂擢宗閔杭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屢次上表爲李宗閔辯論昭雪，於是酌情内移爲衢州司馬。楊嗣復做宰相後，與李宗閔關係好，打算重新任用，却害怕鄭覃，於是托宦官婉言勸説皇帝。皇帝藉機在紫宸殿對鄭覃説："朕考慮到李宗閔長期被貶斥在外，應該授予一個官職。"鄭覃説："陛下下令將他内移稍近些就行了，如果再次任用，臣請先辭去相位。"陳夷行説："李宗閔的罪狀，没有立即處死已經算他幸運了。寶曆年間，李續、張又新等人號稱'八關十六子'，結黨作亂，幾乎危及朝廷。"李珏説："這是李逢吉的罪過。如今李續服喪期滿，不能不任命他一個官職。"陳夷行説："不對。舜驅逐了四凶而天下大治，朝廷爲什麽要憐惜幾個小人，讓他們擾亂朝綱法紀？"楊嗣復説："凡事應當適可而止，不能因爲個人的愛憎之情而剥奪他人的權利。"皇帝説："任他爲州刺史可以嗎？"鄭覃請求授任洪州别駕。陳夷行説："李宗閔開始庇護鄭注，因而造成禍亂，幾乎顛覆國家。"楊嗣復説："陛下先前打算授官給鄭注，而李宗閔不奉行詔令，應當還記得此事吧。"鄭覃説："楊嗣復袒護李宗閔，要説李宗閔的罪狀就好比李林甫。"楊嗣復説："鄭覃的話太過分了，李林甫嫉賢妒能忌恨功臣，消滅十多個家族，李宗閔當然没有做過這樣的事。當初，李宗閔與李德裕同時獲罪，李德裕兩次遷任方鎮，而李宗閔一直在貶斥之地。大凡懲惡勸善應該一視同仁，不能説是袒護。"并且揭發鄭覃説："近來殷侑爲韓益求官，臣認爲他過去因貪贓獲罪，没有批准。鄭覃求我不要論奏，這難道不是袒護嗎？"於是提升李宗閔任杭州刺史。升任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

既而覃、夷行去位，嗣復謀引宗閔復輔政，未及而文宗崩。會昌中，劉稹以澤潞叛，德裕建言宗閔素厚從諫，今上黨近東都，乃拜宗閔湖州刺史。稹敗，得交通狀，貶漳州長史，流封州。宣宗即位，徙郴州司馬，卒。

不久鄭覃、陳夷行離開相位，楊嗣復謀劃引薦李宗閔再次做宰相，還没來得及文宗就逝世了。會昌年間，劉稹占據澤潞叛亂。李德裕建議説李宗閔與劉從諫素來友好，如今上黨接近東都，於是拜授李宗閔爲湖州刺史。劉稹失敗後，得到他們互相勾結的罪狀，貶李宗閔爲漳州長史，又流放到封州。宣宗即位，改任郴州司馬，去世。

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既

李宗閔生性機智靈敏，開始在當代有好聲

寖貴，喜權勢。初爲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爲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爲作《南山》、《猛虎行》視之。而宗閔崇私黨，熏熾中外，卒以是敗。

譽，接着漸漸顯貴，喜好權勢。起初受到裴度的引薦提拔，後來裴度舉薦説李德裕可以做宰相，李宗閔於是開始與裴度結怨。韓愈爲此作《南山》、《猛虎行》比喻他。而李宗閔崇尚私黨，在朝裏朝外氣焰都很囂張，最終因此而失敗。

子琨、瓚，皆擢進士。令狐綯作相，而瓚以知制誥歷翰林學士。綯罷，亦爲桂管觀察使。不善禦軍，爲士卒所逐，貶死。

兒子名琨、瓚，都考中進士科。令狐綯做宰相時，李瓚以知制誥歷任翰林學士。令狐綯被罷免，李瓚也出任桂管觀察使。李瓚不擅長統率軍隊，被士兵驅逐，貶官而死。

宗閔弟宗冉，其子湯，累官京兆尹，黄巢陷長安，殺之。

李宗閔的弟弟名宗冉，李宗冉的兒子名湯，多次升官做到京兆尹，黄巢攻陷長安，李湯被殺死。

## 楊嗣復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閲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逾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楊嗣復，字繼之。父親名於陵，起初受到浙西觀察使韓滉的賞識，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韓滉回到家對妻子説："我見的人多了，以後没有人能像楊於陵那樣顯貴而且長壽，如果有兒子一定能做宰相。"後來楊於陵生楊嗣復，韓滉撫摸着他的頭説："名聲和地位都將超過你的父親，這是楊氏的福慶。"因此字慶門。

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裴度、柳公綽皆爲武元衡所知，表署劍南幕府。進右拾遺，直史館。尤善禮家學，改太常博士，再遷禮部員外郎。時於陵爲户部侍郎，嗣復避同省，换它官，有詔："同司，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句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遷累中書舍人。

楊嗣復八歲就能寫文章，後來考中進士科、博學宏辭科，與裴度、柳公綽都受到武元衡的賞識，武元衡上表請楊嗣復在劍南節度使的幕府中任職。升任右拾遺，在史館上班。楊嗣復尤其擅長禮學，改任太常博士，兩次升任後爲禮部員外郎。當時楊於陵任户部侍郎，楊嗣復迴避父子同在尚書省之嫌，請調换其他官職，皇帝下詔説："同在一個官署，親屬在大功以上，不是聯署辦公或監察官長，都不用迴避。官署相同而職務不同，即使父子兄弟也没有關係。"幾次升任後爲中書舍人。

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之，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禮部侍郎。凡二期，得士六十八人，多顯宦。文宗嗣位，進户部侍郎。於陵老，求侍不許。喪除，擢尚書左丞。大和中，宗閔罷，嗣復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宗閔復相，徙西川。

楊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素來友好，牛、李二人做宰相後，引薦楊嗣復，但楊嗣復不想超過父親做宰相，因此暫時任禮部侍郎。共主持兩屆選舉，録取進士六十八人，大多做了高官。文宗即位後，升任户部侍郎。楊於陵年紀大了，楊嗣復請求回去侍奉没有批准。除去喪服，升任尚書左丞。大和年間，李宗閔被罷相，楊嗣復也出任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宗閔重新做宰相，改任劍南

西川節度使。

開成初，以户部侍郎召，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俄與李珏并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農縣伯，仍領鹽鐵。後紫宸奏事，嗣復為帝言：“陸洿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珏和曰：“士多趨競，能獎洿，貪夫廉矣。比竇洵直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况官洿耶！”帝曰：“朕賞洵直，褒其心爾。”鄭覃不平曰：“彼苞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即再拜祈罷。珏見言切，繆曰：“朋黨固少弭。”覃曰：“附離復生。”帝曰：“向所謂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故在。”珏乃陳邊事，欲絶其語。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珏；嫉朋比，珏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為朋黨邪？”因當香案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尉安之。

開成初年，召他入朝任户部侍郎，兼任諸道鹽鐵轉運使。不久與李珏都拜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縣伯，依舊兼任鹽鐵轉運使。後來在紫宸殿奏事，楊嗣復對皇帝説：“陸洿隱居在民間，還上書議論兵事，可以勉勵他出來做官。”李珏附和他説：“多數士大夫奔走求情，如果能獎勵陸洿，貪婪的人也廉潔了。近來竇洵直因爲議論時事受到獎賞，天下人都消除了疑慮，何况授官給陸洿呢！”皇帝説：“朕獎賞竇洵直，是嘉獎他忠心耿耿。”鄭覃不滿地説：“竇洵直包藏禍心恐怕别人還不瞭解。”楊嗣復説：“竇洵直没有邪念，臣瞭解他。”鄭覃説：“陛下應當明察朋黨。”楊嗣復説：“鄭覃懷疑臣結黨，臣應當辭職。”當即一再叩拜祈求辭去相位。李珏見楊嗣復言辭懇切，故意説：“朋黨本來已經消除了。”鄭覃説:“互相依附又會死而復生。”皇帝説：“過去所説的朋黨不是已經除盡了嗎?”鄭覃説：“楊漢公、張又新、李續仍舊在。”李珏於是陳述邊境上的事，想打斷他的話。鄭覃説：“議論邊境上的安危，臣不如李珏；嫉恨依附結黨，李珏不如臣。”楊嗣復説：“臣聽説有人將劍佩帶在左邊，有人佩帶在右邊，彼此互相取笑，不知鄭覃到底説誰是朋黨?”因此面對香案叩頭説：“臣位居宰相，不能升任賢臣，斥退奸臣，却因朋黨讓人嘲笑，不能使朝廷保持威嚴。”堅决請求辭職，皇帝剛把政事委托給他，因此安慰他。

它日，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讖决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賊亂，非重之也。”珏曰：“治亂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又問：“天后時有起布衣為宰相者，果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為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可。”

有一天，皇帝問：“符命和讖緯可信嗎？是從哪裏産生的?”楊嗣復説：“漢光武帝用讖緯裁决事情，隋文帝也喜歡用它，因此讖緯書遍布天下。班彪的《王命論》曾經引用論述過，特地用它阻止盗賊作亂，不是重視它。”李珏説：“天下的太平與混亂應該直接從人身上找原因。”皇帝説：“説得對。”皇帝又問：“天后時期有人從平民做了宰相，真的可以任用嗎?”楊嗣復説：“天后重視利用刑法，輕視任用官吏，是爲自身謀劃罷了。一定要問能不能任用，要經過試用後纔能知道。”

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

這時皇帝和宰相在延英殿的詢問應對，史官

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録。姚璹、趙璟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録，月付史官。"它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珏監修國史，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録，恐掩蔽聖德，自盜美名。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珏曰："夷行疑宰相賣威權，貨刑賞。不然，何自居位而爲此言邪？臣得罷爲幸。"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復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珏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縱陛下不忍加誅，當自殄滅。"即叩頭請從此辭，不敢更至中書，乃趍出。帝使使者召還，曰："覃言失，何及此邪？"覃起謝曰："臣愚不知忌諱，近事雖善，猶未盡公。臣非專斥嗣復，而遽求去，乃不使臣言耳。"嗣復曰："陛下月費俸稟數十萬，時新異賜必先及，將責臣輔聖功，求至治也。使不及初，豈臣當死，累陛下之德，奈何？惟陛下别求賢以自輔。"帝曰："覃偶及之，奚執咎？"嗣復闔門不肯起，帝乃免覃、夷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

還不知道。楊嗣復建議説："按照先例，在宣政殿議事，起居注在前；坐在旁邊，没有什麽可記録的。姚璹、趙璟都請設置時政記制度，没有施行。臣請求把在延英殿上對宰相説的有關道德刑政的話，委托值班的宰相記録下來，每個月底交給史官。"其他宰相持不同意見，停止。過了許久，皇帝又問："在延英殿議論政事，誰應該記録？"李珏監修國史，回答説："是臣的職責。"陳夷行説："宰相記録時，恐怕會掩蓋聖上的美德，自己盜取美名。臣以前所説的不要使權力歸於臣下，正是指此。"李珏説："陳夷行懷疑宰相賣弄權威，出賣刑賞。不然的話，爲什麽自己身居相位却説出這樣的話呢？臣希望辭去相位。"鄭覃説："陛下開成初年的政事很好，三年以後，一日不如一日。"楊嗣復説："開成初年，鄭覃、陳夷行做宰相，三年後，臣與李珏同時做宰相。臣不能一心一意履行職責，使得政事一日不如一日，是臣的罪過。即使陛下不忍加罪誅殺，也應當自覺去死。"當即叩頭請求從現在起辭去相權，不敢再到中書省上班，就快步走了出去。皇帝派使者召他回來，説："鄭覃是口誤，哪裏就到了這種地步呢？"鄭覃起身道歉説："臣愚昧不知道忌諱，近來政事雖然好，還是没做到盡善盡美。臣不是專門指責楊嗣復，他却立即要求辭職，不過是不讓臣説話罷了。"楊嗣復説："陛下每月花費俸錢數十萬，時令鮮果稀罕之物必定先賞給宰相，是要責成臣輔佐聖上建立功績，達到最好的治理。臣使如今的政事不如當初，難道臣不應當去死，連累陛下的功德，怎麽辦？衹希望陛下另外尋求賢相來輔佐朝政。"皇帝説："鄭覃偶爾説起此事，爲什麽抓住他的失誤不放？"楊嗣復閉門在家不肯處理政事，皇帝於是罷免鄭覃、陳夷行的相位，而後楊嗣復專權處理天下事務。

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反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

楊嗣復升任門下侍郎。建議説："使府裏的屬吏太多，應該減少。"皇帝説："没有反作用阻礙人才嗎？"楊嗣復回答説："是人才自然例外，淘汰掉糟粕，纔能顯示出精華。"皇帝説："過去蕭復做宰相，不便説出口的話一定要説，卿記住它！"

未幾，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内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爲吏部尚書，出爲湖南觀察使。會誅薛季稜、劉弘逸，中人多言嘗附嗣復、珏，不利於陛下。帝剛急，即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鄲、崔珙等詣延英言："故事，大臣非惡狀明白，未有誅死者。昔太宗、玄宗、德宗三帝，皆嘗用重刑，後無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爲冤。"帝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且珏等各有附會，若珏、季稜屬陳王，猶是先帝意。如嗣復、弘逸屬安王，乃内爲楊妃謀。且其所詒書曰：'姑何不斆天后？'"德裕曰："飛語難辨。"帝曰："妃昔有疾，先帝許其弟入侍，得通其謀。禁中證左尤具，我不欲暴于外。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畢戚然，乃曰："爲卿赦之！"因追使者還，貶嗣復潮州刺史。

不久，皇帝逝世，中尉仇士良廢除皇帝的遺詔，立武宗。由武宗即位，不是宰相的本意，因此武宗心裏輕視執政宰相，不以禮相待，自行任用李德裕爲宰相，而罷免楊嗣復爲吏部尚書，出任湖南觀察使。適逢誅殺薛季稜、劉弘逸，宦官大多説這兩個人曾經依附楊嗣復、李珏，對陛下不利。皇帝性情急躁，就下詔令宦官分路前往誅殺楊嗣復等人，李德裕與崔鄲、崔珙等人到延英殿説："按照先例，大臣没有確鑿的罪狀，没有被誅殺的。過去太宗、玄宗、德宗三位皇帝，都曾經使用過重刑，後來没有不後悔的，希望陛下慢慢考慮這樣做合適不合適，使天下的人知道陛下品德高尚能够容人，不要讓人們認爲是冤案。"皇帝説："朕即位之際，宰相何曾把我當回事！而且李珏等人各有依附，像李珏、薛季稜想立陳王，還是先帝的意思。像楊嗣復、劉弘逸想立安王，是從心底裏爲楊妃謀劃。而且在他給楊妃的書信中説：'姑母爲什麽不效法天后？'"李德裕説："流言飛語難以辨别。"皇帝説："楊妃過去有病，先帝允許她的弟弟入宫侍奉，能够互通陰謀。宫中證人證據都有，我不願向外面公開。假如立安王爲帝，能容得下我嗎？"説完後神情悲哀，就説："爲了你們朕赦免他們！"因而追使者回京，貶楊嗣復爲潮州刺史。

宣宗立，起爲江州刺史。以吏部尚書召，道岳州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孝穆。

宣宗即位，起用楊嗣復任江州刺史。召入朝廷任吏部尚書，途經岳州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孝穆。

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嗣復五子，其顯者：授、損。

楊嗣復主持貢舉時，楊於陵從洛陽入朝，於是率領門生出來迎接，在自己的家裏擺設酒席，楊於陵坐在堂上，楊嗣復與諸生坐在東西兩邊。當初楊於陵任考功員外郎時，選取現任浙東觀察使李師稷考中進士科，當時也在座。人稱楊氏父子都有門生在座，世人認爲很光榮。楊嗣復有五個兒子，其中顯達的有：楊授、楊損。

## 楊授　楊煚

授，字得符，於昆弟最賢。由進士第遷累户部侍郎，以母病求爲秘書監。後以刑部尚書從昭宗幸華，徙太子少保，卒，贈尚書左僕射。

楊授，字得符，在兄弟輩中最賢良。考中進士科後幾次升任做了户部侍郎，因母親有病請求任秘書監。後來以刑部尚書跟從昭宗前往華州，改任太子少保，去世後，追贈尚書左僕射。

子湙，字公隱，累擢左拾遺。昭宗初立，數游宴，上疏極諫。歷户部員外郎。崔胤招朱全忠入京師，湙挈族客湖南。終諫議大夫。

楊損

損，字子默，繇蔭補藍田尉，至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巖不悦，使損按獄黔中，逾年還。三遷絳州刺史。巖罷去，召爲給事中，遷京兆尹。與宰相盧攜雅不叶，復除給事中。陝虢軍亂，逐觀察使崔蕘，命損代之，至則盡誅有罪者。拜平盧節度使，徙天平，未赴復留，卒官下。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擯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險邪，稹浮躁，嗣復辯給，固無足言。幸主孱昏，不厎於戮，治世之罪人歟！

楊授的兒子楊湙，字公隱，幾次提升後任左拾遺。昭宗剛即位時，屢次出游宴飲，楊湙上疏直言勸諫。歷任户部員外郎。崔胤招引朱全忠入京城，楊湙携帶全家族客居湖南。官位終於諫議大夫。

楊損，字子默，因祖先的功勛補授藍田尉，官做到殿中侍御史。在新昌里修建住宅，與路巖的住宅相鄰。路巖做宰相時，要毁掉他的馬棚擴大住宅。楊損家族中做官的有十多人，在一起商議説："家世的盛衰，與當權者的喜怒緊密相連，不能阻擋此事。"楊損説："如今一尺一寸土地都是先人留下的財産，不是我們的專有財産，怎麽能奉送給權臣呢？窮困與顯達，命中已經注定了！"始終不給。路巖不高興，派楊損到黔中審查獄案，過了一年纔回來。三次升官後任絳州刺史。路巖被罷免相位後，召楊損入朝任給事中，升任京兆尹。與宰相盧攜歷來不和，又授任給事中。陝虢軍叛亂，驅逐觀察使崔蕘，命令楊損取代崔蕘，到陝虢後就將有罪的人全部殺掉。拜授平盧節度使，改任天平節度使，没有到任又留下來任平盧節度使，死在官所。

贊曰：大凡嘴上説着先王的語言，行爲如同市井上的人，他的名字就叫"盜儒"。牛僧孺、李宗閔因品行正直敢於直言勸諫晋升，做宰相後，反而開始奮力營私結黨，排斥打擊他們憎恨的人，這時權威震動天下，人們指着叫"牛李"，不是盜儒是什麽？李逢吉凶險奸邪，元稹輕浮急躁，楊嗣復能言善辯，確實没有什麽值得説的。幸而主上懦弱昏庸，不至於被殺戮，這些人是太平之世的罪人呀！

#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 列傳第一百

### 竇劉二張楊熊柏列傳

#### 竇群

竇群，字丹列，京兆金城人。父叔向，以詩自名，代宗時，位左拾遺。

竇群，字丹列，京兆金城人。父親名叔向，因能寫詩而出名，代宗時期，位居左拾遺。

群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群以處士客隱毗陵。母卒，嚙一指置棺中，廬墓次終喪。從盧庇傳啖助《春秋》學，著書數十篇。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書，報聞，不召。後夏卿入爲京兆尹，復言之，德宗擢爲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乃遷群侍御史，爲薦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爲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爲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壯其言，不遣。

竇群的哥哥和弟弟都考中進士科，惟獨竇群以隱士的身份客居在毗陵。母親去世時，咬掉一根手指放在棺材中，在墓旁搭建草屋居住服完喪期。跟從盧庇學習啖助的《春秋》學說，著書數十部。蘇州刺史韋夏卿向朝廷舉薦他，并上表進獻他的著作。奏聞皇上，没有受到召見。後來韋夏卿入朝任京兆尹，又舉薦他，德宗提升他任左拾遺。當時張薦持節出使吐蕃，於是升任竇群爲侍御史，任張薦的判官。入朝拜見皇帝説："陛下即位二十年了，纔開始將臣從一介草民提升爲左拾遺，這是多麽難啊？用二十年難於晋升的臣子作爲和蕃判官，又是何等容易？"皇帝認爲他的話豪邁，留在朝中没有派遣。

王叔文黨盛，雅不喜群，群亦悻悻不肯附。欲逐之，韋執誼不可，乃止。群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逡巡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亦卒不用。

王叔文的黨羽勢力强大，極不喜歡竇群，竇群也憤憤不平不肯依附他。王叔文打算驅逐竇群，韋執誼不同意，纔作罷。竇群前往拜見王叔文説："有的事情也不可能預先知道。"王叔文説："此話怎講？"竇群説："去年李實誇耀恩寵依仗權貴，震驚朝廷内外，您那時還在路邊迴避，衹不過是江南的一個小官吏罷了。如今君又處於李實的地位上，怎麽不考慮路邊還有像您當年那樣迴避的人呢？"王叔文害怕，但也始終没有任用他。

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

憲宗即位，改任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主持

史知雜事。出爲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聞其名，與語，奇之，表以自副。武元衡、李吉甫皆所厚善，故召拜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薦群代爲中丞。群引吕温、羊士諤爲御史，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群忮很，反怨吉甫。吉甫節度淮南，群謂失恩，因擠之。陳登者，善術，夜過吉甫家，群即捕登掠考，上言吉甫陰事。憲宗面覆登，得其情，大怒，將誅群，吉甫爲救解，乃免，出爲湖南觀察使。改黔中。會水壞城郛，調谿洞群蠻築作，因是群蠻亂，貶開州刺史。稍遷容管經略使。召還，卒于行，年五十五，贈左散騎常侍。

御史臺雜事。出任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久聞他的大名，與他交談，驚異於他的才能，上表舉薦他任自己的副使。武元衡、李吉甫都厚待他，因此召他入朝拜授吏部郎中。武元衡輔政，舉薦竇群取代自己任御史中丞。竇群引薦吕温、羊士諤任御史，李吉甫認爲此二人急功近利而又陰險詭詐，堅決不同意。竇群苛刻狠毒，反倒怨恨起李吉甫。李吉甫出任淮南節度使，竇群認爲他失去恩寵，因而排擠他。有個叫陳登的人，擅長相術，夜晚住在李吉甫家，竇群就捕捉陳登進行拷打，向皇上報告李吉甫有陰謀。憲宗當面審問陳登，得到實情，大怒，準備誅殺竇群，李吉甫在皇上面前爲他辯解求情，纔免於一死，出任湖南觀察使。改任黔中觀察使。適逢大水冲壞城郭，徵調居住在溪谷岩洞裏的群蠻修築城郭，群蠻因此叛亂，貶爲開州刺史。逐漸升任容管經略使。召他回朝，死在途中，終年五十五歲，追贈左散騎常侍。

群很自用，果於復怨。始召，將大任之，衆皆懼，及聞其死，乃安。

竇群很自以爲是，敢於復仇。當初召他入朝時，準備委以重任，衆人都感到害怕，後來聽説他死了，纔安心。

兄常、牟，弟庠、鞏，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哥哥竇常、竇牟，弟弟竇庠、竇鞏，都做過郎中，擅長寫詩作文，撰成《聯珠集》流行於當代，意思是兄弟五人像五顆星星一樣。

## 竇常

常，字中行，大曆中及進士第，不肯調，客廣陵，多所論著，隱居二十年。鎮州王武俊聞其才，奏辟不應。杜佑鎮淮南，署爲參謀。歷朗夔江撫四州刺史、國子祭酒，致仕。卒，贈越州都督。

竇常，字中行，大曆年間考中進士科，不肯接受調任，客居在廣陵，論著頗多，隱居了二十年。鎮州王武俊聽説他有才華，上奏徵用他在自己的幕府中任職，没有答應。杜佑鎮守淮南，任他爲節度使參謀。歷任朗夔江撫四州刺史、國子祭酒，退休。死後，追贈越州都督。

## 竇牟

牟，字貽周，累佐節度府。晚從昭義盧從史，從史浸驕，牟度不可諫，即移疾歸東都。從史敗，不以覺微避去自賢。位國子司業。

竇牟，字貽周，多次在節度使的幕府裏任職。晚年跟從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盧從史漸漸驕傲，竇牟估計自己不能勸諫，就寫信稱病回到東都。盧從史失敗後，不因有先見之明遠離禍害而認爲自己賢明。官做到國子司業。

庠，字胄卿，終婺州刺史。

竇庠，字胄卿，官位終於婺州刺史。

### 竇鞏

鞏，字友封，雅裕，有名于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元稹節度武昌，奏鞏自副，卒。

竇鞏，字友封，文雅寬容，在當時有名氣。平常與人交談好像説不出話，世人稱他"囁嚅翁"。元稹任武昌節度使時，上表舉薦竇鞏任自己的副使，去世。

### 劉栖楚

劉栖楚，其出寒鄙。爲鎮州小史，王承宗奇之，薦於李逢吉，繇鄧州司倉參軍擢右拾遺。逢吉之罷裴度、逐李紳，皆嗾而爲奸者。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内，日晏乃作。大行殯宫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爲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尉喻，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争者在邪?"以諫議大夫召。未幾，宣授刑部侍郎。故事，侍郎無宣授者，逢吉喜助己，故不次任之。

劉栖楚出身寒微。在鎮州做小吏，王承宗認爲他是個奇才，向李逢吉推薦他，由鄧州司倉參軍升任右拾遺。李逢吉排擠裴度、驅逐李紳時，都曾教唆他摇旗吶喊狼狽爲奸。敬宗即位，經常很晚纔臨朝聽政，多次出游打獵有失德政。劉栖楚勸諫説："前代做君王的人即位之初，都要親自處理各種政務，坐着等待天亮。陛下剛剛即位，却安然地睡在寢殿裏，時間很晚了纔起床。臨時停放先帝靈柩的宫殿近在眼前，而朝中每天都能聽到鼓樂之聲。况且憲宗及先帝都是年長的君主，雖然從早到晚恭敬勤懇，四方仍有叛亂的人。陛下幼年做君主，即位不久，不良的品行流傳出去，恐怕在位不會長久。臣身爲諫官，讓陛下受到天下人的非議，請撞碎頭來謝罪。"於是用頭叩龍墀，血流滿面。李逢吉傳詔："不要叩頭，等候聖旨。"劉栖楚捧着頭站起來，皇帝爲之動容，揚揚衣袖讓他離去。劉栖楚説："如果陛下不聽臣的諫言，臣就請求死在這裏。"下詔安慰開導，纔離去。升任起居郎，因病推辭回洛。後來諫官在延英殿應對，皇帝問："以前在朝廷上諫諍的那個人還在嗎?"召入朝廷任諫議大夫。不久，宣旨拜授刑部侍郎。依舊例，侍郎没有宣旨拜授的，李逢吉喜歡他幫助自己，所以破格任用他。

數月，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奸老蠹爲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痴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幾個月後，改任京兆尹，嚴厲進行誅殺懲罰，不迴避權貴豪强。在此以前，一些惡少盜用北軍的名義，欺壓士大夫，有罪就逃到軍中，没有人敢去捕捉。劉栖楚一律徹底整治，不到十天，一貫作惡的人有所收斂。一天，軍士乘喝醉酒猖狂起來，幾個少年在旁邊叫嚷着説："傻小子，不記得頭上有京兆尹嗎?"

然其性詭激，敢爲怪行，乘險抵巇，若無顧藉，内實恃權怙寵以干

但是他的性情怪異偏激，敢於做常人不能做的事，冒險鑽營，表面上好像無所顧忌，内心其

進。詣宰相，厲色慢辭，韋處厚惡之，出爲桂管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

實恃權怙寵謀求仕進。拜見宰相，面色嚴厲説話傲慢，韋處厚厭惡他，派他出任桂管觀察使。去世後，追贈左散騎常侍。

### 張又新

張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薦之子。元和中，及進士高第，歷左右補闕。性傾邪。李逢吉用事，惡李紳，冀得其罪，求中朝凶果敢言者厚之，以危中紳。又新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爲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關十六子”之目。

張又新，字孔昭，是工部侍郎張薦的兒子。元和年間，考中進士科高等，歷任左右補闕。張又新天性奸邪。李逢吉掌權時，厭惡李紳，希望抓到他的罪名，在朝中尋求凶猛果敢敢於胡説的人加以厚待，藉他來中傷李紳。張又新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人爲李逢吉摇旗吶喊攻擊仇敵，因此人們將他們比作“八關十六子”。

敬宗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過宰相賀，閽者曰：“止，宰相方與補闕語，姑伺之。”及又新出，流汗揖百官曰：“端溪之事，竊不敢讓。”人皆辟易畏之。尋轉祠部員外郎。嘗買婢遷約，爲牙儈搜索陵突，御史劾舉，逢吉庇之，事不窮治。及逢吉罷，領山南東道節度，表又新爲行軍司馬。坐田伾事，貶汀州刺史。李訓有寵，又新復見用，遷刑部郎中，爲申州刺史。訓死，復坐貶。終左司郎中。

敬宗即位後，李紳被貶爲端州司馬，朝臣到宰相府祝賀，守門人説：“止步，宰相正與補闕談話，稍等片刻。”等到張又新出來後，流着汗拱手行禮對百官説：“李紳被貶爲端州司馬一事，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人們都害怕地避開他。不久改任祠部員外郎。曾經買婢毁約，被集市上介紹買賣的牙人找到後侮辱衝撞，御史彈劾揭發此事，李逢吉庇護他，此事没有得到徹底處理。等到李逢吉被罷相後，兼任山南東道節度使，上表舉薦張又新任行軍司馬。因田伾事件獲罪，被貶爲汀州刺史。李訓受寵，張又新又受到重用，升任刑部郎中，任申州刺史。李訓死後，再次受牽連被貶官。官做到左司郎中。

又新善文辭，再以諂附敗，喪其家聲云。

張又新擅長寫文章，兩次因逢迎趨附遭受挫敗，破壞了他家流傳幾代的好名聲。

### 楊虞卿

楊虞卿，字師皋，虢州弘農人。父寧，有高操，談辯可喜。擢明經，調臨涣主簿，棄官還夏，與陽城爲莫逆交。德宗以諫議大夫召城，城未拜，詔寧即諭，與俱來。陝虢觀察使李齊運表置幕府。齊運入爲京兆尹，表奉先主簿，拜監察御史，坐累免。順宗初，召爲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

楊虞卿，字師皋，虢州弘農人。父親名寧，有高尚的節操，能言善辯令人高興。考中明經科，調任臨涣主簿，棄官歸夏，與陽城結爲莫逆之交。德宗召陽城入朝任諫議大夫，陽城没有應詔任職，詔令楊寧前往勸諭，與陽城一起入朝。陝虢觀察使李齊運上表舉薦他在自己的幕府中任職。李齊運入朝任京兆尹，上表舉薦他任奉先主簿，拜授監察御史，因某事受牽連被免職。順宗初年，召入朝廷任殿中侍御史，官做到國子祭酒。

虞卿第進士、博學宏辭，爲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焉，會陳商葬其

楊虞卿考中進士科、博學宏辭科，任校書郎。抵達淮南，給人送婚聘的財禮，適逢陳商埋

先，貧不振，虞卿未嘗與游，悉所齎助之。擢累監察御史。

葬他的先人，家中貧窮無法安葬，楊虞卿沒有與他交往過，拿出隨身携帶的財禮資助他。幾次升任後爲監察御史。

穆宗初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鳥鳶遭害仁鳥逝，誹謗不誅良臣進。臣敢冒誅獻瞽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况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痏之虞，五嶺罹氛厲之役。人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度莫修。邊亡見儲，國用寖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内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八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它内朝臣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臣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雖陟降清地，曾未奉優眷、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爲聖明也。"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無度，内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尉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

穆宗剛剛即位，放縱游樂沒有節制，楊虞卿上疏說："老鷹遭到傷害而好鳥消逝，不殺誹謗之臣而良臣進言。臣斗膽冒殺頭之罪進獻沒有見識的妄言。臣聽説堯、舜以天下之憂爲憂，不以取得王位爲樂。何況如今正當北虜强硬，西戎沒有平定，兩河地區凋敝困苦讓人擔憂，五嶺遭受毒氣的侵害。人們的疾苦日益繁重，朝廷的制度沒有修正。邊防沒有現成的儲備，國庫裏的財物漸漸用盡，因此現在不是高枕而卧的時候。陛下剛剛開始處理紛繁的政務，應該以天下之憂爲憂。應當每天接見輔政大臣和公卿百官，關心詢問，使四海之内朝裏朝外的人都能聽到陛下的聲音。然而陛下臨朝聽政已經六十天了，八次開延英殿議事，衹有三四個大臣受到聖上的詢問罷了，其他朝中大臣同入同出，無所咨詢。諫官充滿朝廷，却聽不到忠正的言論，臣確實感到羞愧。這大概是聖主的恩寵少而進諫之路被阻塞的緣故吧。即使退朝閑居時也應該時時召見公卿大臣，這樣纔能使君臣之間感情接近而獲得治國之道。如今四五個宰相，有時陪同皇上坐上片刻，鞠躬下拜，隨聲附和，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見，這是因爲君太尊、臣太卑的緣故。公卿大臣，即使有的人升到清貴的地位，也未曾受到優待照顧、受到詢問。雖然陛下像五帝一樣神明，還是應該廣泛徵詢各方面的意見，和藹可親，使支體相輔相成，君臣和睦相處。陛下向宰相詢問國策，宰相向臣等人詢問治策，進獻忠言好像謀利，議論時政好像訴冤，這樣還得不到治理，是沒有的。自古以來天子居危思安之心相同，而居安思危之心却不同，因此不是所有的天子都能成爲聖明的君主。"當時還有衡山平民趙知微，也上書指出皇帝有倡優在身邊，游獵無度，内則荒淫於女色，外則沉迷於田獵。言辭很坦率懇切，皇帝詔令宰相安慰答謝。宰相藉此慶賀皇帝能够納諫，然而皇帝沒有采用。

俄詔行勞西北邊。還，遷侍御

不久詔令楊虞卿前去犒勞西北守邊的士卒。

史，改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進吏部。會曹史李賨等鬻僞告，調官六十五員，贓千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奸，賨等繫御史府。而虞卿親吏嘗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三十萬，虞卿縛奴送獄。三司嚴休復、高釴、韋景休雜推，賨等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

回朝後，升任侍御史，改任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提升到吏部。適逢曹史李賨等人出賣假任官文書，調任官員六十五人，獲贓一千六百多萬貫，楊虞卿揭發他們的罪行，李賨等人被關押在御史臺。另外與楊虞卿關係親密的一個官吏曾經受賄二百萬貫，逃跑了，他自己家的奴僕受賄三十萬貫，楊虞卿捆住奴僕送入獄中。三司嚴休復、高釴、韋景休一起審問，李賨等人都被處死。楊虞卿因不約束手下人獲罪被免官。

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爲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爲奸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爲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

李宗閔、牛僧孺做宰相後，引薦他任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兩次升任後爲給事中。楊虞卿花言巧語，善於阿附權幸，倚仗他們圖謀私利。每年參加科舉的人，都出入他的家門，在自己家裏填寫中選者的名單，無不如願以償，中或不中全憑他一句話。當時蘇景胤、張元夫，以及楊虞卿的兄弟楊汝士、楊漢公都是人們求情的對象，因此流傳說："要考中科舉，詢問蘇、張；蘇、張首肯了，三楊不同意。"李宗閔對他尤其厚愛，在他的黨羽中楊虞卿是與他配合最好的人，利用他的花言巧語褒貶抑揚見機行事，因此當時號稱黨魁。

德裕之相，出爲常州刺史。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遷京兆尹。大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爲帝治丹，剔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扃護兒曹。帝不悦，注亦内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因京兆騶伍布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周比，因傅左端倪。帝大怒，下虞卿詔獄。於是諸子弟自囚闕下稱冤，虞卿得釋，貶虔州司户參軍，死。

李德裕做宰相後，楊虞卿出任常州刺史。李宗閔再次入朝做宰相，召他入朝任工部侍郎，升任京兆尹。大和九年，京城謠傳鄭注爲皇帝煉丹，要挖取小孩子的心肝使用。百姓大爲驚恐，關起家門保護孩子。皇帝不高興，鄭注心裏也不安，加之一直與楊虞卿有仇，就與李訓約定上奏説："這個謠言是從楊虞卿家傳出來的，通過京兆尹的侍從流傳到京城。"御史大夫李固言向來嫉恨楊虞卿依附勾結，因此附和其説。皇帝大怒，將楊虞卿關進詔獄。因此楊虞卿的各位子弟自己捆住手脚到京城喊冤，楊虞卿被釋放後，貶爲虔州司户參軍，死去。

子知退、知權、壇、堪，漢公，皆擢進士第，漢公最顯。

兒子楊知退、楊知權、楊壇、楊堪，楊漢公，都考中進士科，楊漢公最顯達。

### 楊漢公

漢公，字用乂。始辟興元李絳幕府，絳死，不與其禍。遷累户部郎中、史館修撰，轉司封郎中。坐虞

楊漢公，字用乂。起初被徵用到興元節度使李絳的幕府任職，李絳遇害，免於災禍。幾次升任後爲户部郎中、史館修撰，改任司封郎中。因

卿，下除舒州刺史，徙湖、亳、蘇三州。擢桂管、浙東觀察使。繇户部侍郎拜荆南節度使，召為工部尚書。或劾漢公治荆南有貪贓，降秘書監。稍遷國子祭酒。

楊虞卿獲罪，降爲舒州刺史，移任湖、亳、蘇三州刺史。升任桂管、浙東觀察使。由户部侍郎拜授荆南節度使，召入朝廷任工部尚書。有人彈劾楊漢公治理荆南時有貪贜行爲，降爲秘書監。漸漸升任做到國子祭酒。

宣宗擢為同州刺史。於是，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輿共奏漢公冒猥無廉概，不可處近輔，三還制書。帝它日凡門下論執駁正未嘗却。漢公素結左右，有奧助。至是，帝惑不從，制卒行。會寒食宴近臣，帝自擊球為樂，巡勞從臣，見裔綽等曰："省中議無不從，唯漢公事為有黨。"裔綽獨對："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為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既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部私貪人?"帝恚見顔間。翌日，斥裔綽為商州刺史。漢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

宣宗提拔他任同州刺史。因此，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輿一同上奏説楊漢公貪婪卑鄙缺乏清廉的節操，不能在京城附近任官，三次封還制書。過去凡是門下省的議論駁正皇帝未曾拒絶過。楊漢公平時巴結皇帝身邊的人，有得力的内助。到這時，皇帝受到迷惑没有聽他們的意見，制書終於發了下去。適逢寒食節宴請身邊的大臣，皇帝親自擊球娱樂，依次慰勞隨從的大臣，見到鄭裔綽等人説："門下省的駁議朕没有不聽的，惟獨任楊漢公爲同州刺史一事算是朕有偏心。"鄭裔綽一人回答説："同州，是太宗興起王業的地方，陛下身爲太宗的子孫，應當精心選擇刺史前去管轄，楊漢公已經因爲不廉潔而名聲敗壞，陛下能容許把重要的地方交給貪贜枉法的人管理嗎?"皇帝的臉上露出怒色。第二天，貶逐鄭裔綽任商州刺史。楊漢公從同州改任宣武、天平兩軍節度使，去世。

子籌、範，仕亦顯。

兒子楊籌、楊範，也做了高官。

**楊汝士**

汝士，字慕巢。中進士第，又擢宏辭。牛、李待之善，引為中書舍人。開成初，繇兵部侍郎為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昆弟，對擁旄節，世榮其門。終刑部尚書。

楊汝士，字慕巢。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牛僧孺、李宗閔對他很好，引薦他任中書舍人。開成初年，由兵部侍郎任東川節度使。當時楊嗣復鎮守西川，是他的同族兄弟，兩人都任節度使，當時人認爲他的家族很榮耀。官位終於刑部尚書。

子知温、知至，悉以進士第入官。知温終荆南節度使。知至為宰相劉瞻所善，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瞻得罪，亦貶瓊州司馬，擢累户部侍郎。

兒子楊知温、楊知至，都因爲考中進士科入朝做官。楊知温官位終於荆南節度使。楊知至受到宰相劉瞻的厚愛，以比部郎中參預起草制誥。劉瞻獲罪，楊知至也被貶爲瓊州司馬，幾次升任後爲户部侍郎。

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為冠族。所居静恭里，兄弟并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

楊氏自從楊汝士以後，富貴顯赫成爲豪門世族。他們居住的静恭里，兄弟門前都立有門戟。咸通年間以後，在中央及地方任要職的大概有十多人。

## 張宿

張宿者，本寒人，自名諸生。憲宗為廣陵王時，因張茂宗薦尉，得出入邸中，誕譎敢言。及監撫，自布衣授左拾遺，交通權幸，四方賂遺滿門。數召對，不能慎密，坐漏禁中語，貶郴丞十餘年。

張宿，本來出身寒微，自稱是某某的門生。憲宗做廣陵王時，因張茂宗的推薦，獲准出入廣陵王的府邸，詭詐敢言。等到憲宗臨時代皇帝處理軍國大事時，從平民拜授左拾遺，與權幸互相勾結，各處來賄賂送禮的人擠破家門。皇帝多次召他議事，不能保守秘密，因泄露宮中談話獲罪，貶爲郴縣丞長達十餘年。

累遷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數言其狡譎不可信，白為濠州刺史，宿上疏自言，留不遣。帝欲以為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職要重，當待賢者。宿細人，不可使污是官。陛下必用之，請先去臣乃可。"帝不悦。後逢吉罷，詔權知諫議大夫，宰相崔群、王涯同議曰："諫議大夫，前世或自山林、擢行伍任之者，然皆道義卓異於時。今宿望輕，若待以不次，未足以寵，適以累之也。"請授它官，不聽，使中人宣授焉。宿怨執政不與己，乃日肆讒甚，與皇甫鎛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元和末，持節至淄青，李師道願割地遣子入侍。既而悔，復遣宿往，暴卒于道，贈秘書監。

幾次升任後爲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多次説他狡猾詭詐不可信任，任用他爲濠州刺史，張宿上疏自我辯解，留在朝中没有派遣。皇帝打算任他爲諫議大夫，李逢吉説："諫議大夫職高位重，應當任用賢良的人。張宿是個小人，不能讓他玷污此職。陛下一定要任用他，請先讓臣離職纔行。"皇帝不高興。後來李逢吉被罷免，詔令張宿臨時任諫議大夫，宰相崔群、王涯一同議論説："諫議大夫，前代有時也從平民或軍卒中提拔任用，但都是當時德才兼備異常優秀的人。如今張宿缺乏聲望，如果破格任用，不足以表示寵幸，反而成爲他的牽累。"請求授任其他官職，皇帝不聽，派宦官宣旨拜授。張宿怨恨宰相不爲自己説話，從此日益放肆讒害誹謗，與皇甫鎛互相依附，經常中傷正人君子。元和末年，持節出使淄青，李師道願意割地并讓兒子入朝做人質。不久李師道又反悔了，皇帝又派張宿前去，突然死於途中，追贈秘書監。

## 熊望

熊望者，字原師，擢進士第。性險躁，以辯説游公卿間。劉栖楚為京兆尹，樹權勢，望日出入門下，為刺取事機，陰佐計畫。敬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栖楚薦望，未及用，帝崩。文宗立，韋處厚秉政，詔望因緣險薄，瞀密職，圖褻幸，讙沸衆議，貶漳州司户參軍。

熊望，字原師，考中進士科。熊望性情輕薄浮躁，因能言善辯出入於公卿間。劉栖楚任京兆尹，樹立權勢，熊望每天在他的家裏出出進進，爲他刺探情報尋求機會，暗中協助他計議策劃。敬宗喜愛寫詩歌，商議設置東頭學士，爲自己吃喝玩樂助興。劉栖楚推薦熊望，還没來得及任用，皇帝就逝世了。文宗即位，韋處厚做宰相，下詔説熊望巴結攀附輕薄無行，鑽營要職，圖謀寵幸，衆人議論紛紛，於是貶爲漳州司户參軍。

## 柏耆

柏耆者，有縱横學。父良器，為時威名將。耆志健而望高，急于立

柏耆有縱横之術。父親名良器，是當時的威武名將。柏耆志向遠大而欲望頗高，急於建立功

名。是時，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耆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爲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至泣下。乃請獻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耆左拾遺，由是聲震一時。遷起居舍人。

名。這時，王承宗據常山叛亂，朝廷厭倦用兵，柏耆驅馬執鞭到淮西行營拜見裴度，并説希望得到天子的一個旄節飛馬馳入鎮，可以鼓動三寸不爛之舌拿下它。裴度爲他上言，皇帝就派他以左拾遺的身份前往。到達常山後，用大道理感動了王承宗，以至於流下了眼淚。於是王承宗請求獻出二州，讓兩個兒子入朝做人質。正式提拔柏耆任左拾遺，因此在當時聲名大震。升任起居舍人。

王承元徙義成軍，遣諫議大夫鄭覃往慰成德軍，賚緡錢百萬。賚未至，舉軍嘩議，穆宗遣耆諭天子意，衆乃信悦。轉兵部郎中、諫議大夫。

王承元改任爲義成軍節度使，派遣諫議大夫鄭覃前往慰勞成德軍，賜錢一百萬貫。賞錢没有送到，全軍喧嘩議論，穆宗派柏耆宣諭天子的旨意，衆人纔相信悦服。改任兵部郎中、諫議大夫。

大和初，李同捷反，詔兩河諸鎮出兵，久無功。乃授耆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旨。會横海節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將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諜言王廷凑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其首以獻。諸將嫉耆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户參軍、亞之南康尉。宦人馬國亮譖耆受同捷先所得王稷女及奴婢珍貲。初，祐聞耆殺洪，大驚，疾遂劇。帝曰："祐若死，是耆殺之。"至是，積前怒，詔長流愛州，賜死。

大和初年，李同捷反叛，詔令兩河各軍鎮出兵，好長時間没有戰果。於是拜授柏耆爲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宣諭聖旨。適逢横海節度使李祐平定德州，李同捷走投無路，請求投降，李祐派大將萬洪取代他鎮守滄州，李同捷尚未出城，柏耆率三百騎兵馳入滄州，藉口誅殺了萬洪，俘獲李同捷奔赴京城。上路後，諜報説王廷凑想出奇兵劫持李同捷，柏耆於是砍掉他的頭獻給朝廷。其他將領嫉妒柏耆立功，接連上奏争相詆毁，文宗不得已，貶柏耆爲循州司户參軍、沈亞之爲南康尉。宦官馬國亮誣陷柏耆接受李同捷以前得到的王稷的女兒及奴婢珍寶。起初，李祐聽説柏耆殺了萬洪，大爲吃驚，病情於是加重。皇帝説："李祐如果死了，就是柏耆殺死的。"到這時，加上以前的怒氣，下詔長期流放愛州，賜死。

贊曰：詩人斥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群、栖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纚纚若可聽，卒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耆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贊曰：詩人斥責説誣陷他人的人最可惡，將其扔給豺狼虎豹、流放到嚴寒荒遠的地方，也不能解恨。像竇群、劉栖楚之流就是這樣，大肆揭發來表示公正，結成同黨來樹立私利，他們的話洋洋灑灑好像中聽，最後却走向敗亂。這是孔子所説的"順從不一定能帶來福利"呢，還是"能言善辯敗壞國家"呢！柏耆遮掩衆人邀取功勞，自取滅亡，可悲啊！

#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 列傳第一百一

### 韓愈列傳

#### 韓愈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

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晋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晋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宫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

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名茂，有功於後魏，封爲安定王。父親名仲卿，任武昌令，有德政，離任後，縣裏人爲他刻石立碑歌頌功德。官位終於秘書郎。

韓愈生下來三歲喪父，跟隨長兄韓會貶官到嶺表。韓會去世後，嫂子鄭氏撫養他。韓愈自己知道讀書，每天默記上千個字，等長大後，能够完全通曉《六經》、諸子百家的學説。考中進士科。正逢董晋任宣武節度使，上表舉薦他任觀察推官。董晋去世時，韓愈陪送喪柩出城，不到四天，汴軍叛亂，就前去投靠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張建封徵用他在幕府中任推官。他操行堅定端正，言論鯁直無所顧忌。調任四門博士，升任監察御史。上疏直言陳論宫市的弊端，德宗發怒，把他貶爲陽山令。受到百姓的愛戴，百姓生了兒子大多用他的姓起名字。改任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年，暫時任國子博士，在東都任職，三年後正式拜授國子博士。改任都官員外郎，就地拜授爲河南令。升任職方員外郎。

華陰令柳澗有罪，前任刺史上奏彈劾他，没有答覆而刺史離職。柳澗指使百姓攔路索要軍隊停駐時差役的工錢，後任刺史厭惡他，審查這個案子，把柳澗貶爲房州司馬。韓愈路過華州，認爲刺史暗中互相勾結，上疏請求處理。御史復查後，查出柳澗有貪贓罪，再次貶爲封溪尉。韓愈因此受牽連重任國子博士。他既然才學傑出而又屢遭貶黜，官位又被降低，於是作《進學解》用

以自喻説：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杷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抵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商《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

國子先生早晨來到太學，召集學生們站在學館的臺階下，教誨他們説："學業的精通在於勤奮，學業的荒廢則是由於嬉游；德行的培養在於深思熟慮，德行的敗壞則是由於盲從隨便。如今聖君有賢臣輔佐，法律政令健全，清除凶險邪惡的壞人，崇尚提拔德才兼備的賢士。人們衹要有一點優點都受到選拔，有一技之長都受到任用。經過搜羅挑選，培養造就。也許有的人因僥幸而被選中，但誰能説因爲人才多而傑出之士就會被埋没？你們這些學生擔心的應該是自己的學業是否精通，而不必擔心主管官員是否有知人之明；擔心的應該是自己的德行是否完善，而不是主管官員是否公平。"話還没説完，有個學生在隊列中不禁笑出聲説："先生這是在欺騙我們吧！弟子跟隨先生學習，到現在也有些年頭了。先生口中不停地誦讀六經文章，手中不停地翻閲諸子百家著作。對於記事類的著作一定要歸納出它的要點，對於理論性的著作一定要探索出它的含義。貪求多讀一心在於有所收獲，不論大小問題都不肯忽略。點着油燈夜以繼日，天天如此孜孜不倦終年堅持。先生在學業方面，可以説是勤奮了。抨擊異端邪説，排斥佛教和道教。修補儒學欠缺的地方，使其幽奥深微的道理發揚光大。尋覓將要失傳的儒家道統，獨自四處搜求并且遠承前聖。好像防堵百川泛濫引它東流入海，把已經傾瀉的狂濤扭轉過來。先生對於儒學，可以説是有功勞了。沉浸在精闢的儒學典籍中，細細品味其中的精華。寫成文章，著述滿室。向上效法《虞書》、《夏書》，内容博大精深。《周書》、《商書》，文字艱澀難讀。《春秋》用字嚴謹，《左傳》鋪張華美。《周易》變化奇妙而有規則，《詩經》思想純正而文辭優美。向下效法《莊子》、《離騷》，太史公司馬遷寫的《史記》，楊雄、司馬相如的辭賦，與他們雖風格不同却一樣工美精妙。先生在文章方

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倫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廪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量己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面,可以説是内容廣博而文筆奔放流暢了。少年時代剛懂得學習的時候,就敢作敢爲。年長以後通達事理,能够恰當地處理各種事情。先生在爲人方面,可以説是成熟練達了。然而在政事公務中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在個人生活上得不到朋友的幫助。進退兩難,動輒得咎。剛做監察御史不久,就被貶逐到南方邊遠的地方。做了三年國子監博士,職位閑散無法表現出政治才能。好像命中注定要和仇敵打交道,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挫敗。冬季的天氣還不算太冷您的兒女却凍得哭號,豐收之年您的妻子却餓得啼叫。先生您的頭髮脱落牙齒殘缺,就這樣一直到死又有什麽益處?不知道考慮自己的處境和遭遇,反倒教訓别人!"先生回答説:"喂!你站到前邊來。大木做屋梁,小木做椽子,有的木頭做斗栱和短柱,還有的做門樞、門檻、門閂、門框,使每種木材都能得到合理的利用,用它們建成房屋,這是優秀的匠人。玉屑、朱砂,天麻、龍芝一類名貴藥材,牛尿、馬勃、破舊鼓皮一類普通藥材,統統兼收并蓄,以備應用没有扔掉的,這是高明的醫生。選拔人才公正無私,巧的拙的都加以録用,爲人厚道謹慎有涵養的固然好,爲人性格豪放有鋒芒的也不錯,比較各種人才的短處和長處,根據他們的才能加以任用,這是有治理才能的宰相。從前孟軻喜好辯論,孔子的學説得以光大;他乘着車子漫游天下,最後老死於奔波途中。荀卿恪守正統,發揚振興儒家學説;他爲了逃避讒言來到楚國,後來又被罷官死在蘭陵。這兩個儒者,言論成爲經典,舉動成爲規範,他們遠遠超越一般的儒者,進入聖人的境界,他們在世上的境遇又如何呢?現在先生我學業雖然勤勉却不能遵循儒學的道統,言論雖然多却没有掌握根本;文章雖然奇妙却没有什麽實用,品行雖然好却没有超出衆人。儘管如此每月領取俸錢,每年耗費禄米,兒子不懂種田,妻子不會織布;出門時有馬騎有僕

役隨從，安安穩穩地吃飯度日；小心謹慎地遵循世俗之道，著作不過是抄襲古書没有創見。然而聖主不懲罰我，宰相不罷免我。這難道不是我的幸運嗎？一幹事就遭到誹謗，名譽也跟着受影響。將我安置在閑散的位置上，這是理所應當的。至於考慮錢財收入的多少，計較官位的高低，忘記了自己的能力是否相稱，一味指責上司的過失，這就好比責怪匠人爲什麽不用短木做柱子，指責醫生不應用菖蒲來延年益壽，而應用豨苓一樣。”

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宰相閲讀後，驚異他的才華，改任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改任考功郎中，參預起草制誥，升任中書舍人。

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

當初，憲宗準備平定蔡州的反叛，命令御史中丞裴度出使到各軍巡視。裴度返回後，就説賊人可以消滅，與宰相的意見不合。韓愈也上奏説：

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决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

淮西連年整修兵器加强防守，金錢布帛糧食牲畜消耗在奬賞上，手拿兵器的士卒四處侵擾掠奪，農夫織婦在後面供給糧餉，但是得到的遠遠不够花費。近來聽説飼養的馬匹都關在馬房中，這好比十個有力量的丁夫，從早到晚，跳躍呼叫，勢必不能支持長久，必會使自己疲勞困乏。當他們的力量衰弱時，三尺高的兒童就能置他們於死地。何况用三個州的破敗不堪疲憊至極的殘餘勢力來抵擋天下的全部力量，他們轉眼之間就會失敗。但是也不一定，關鍵在於陛下能不能當機立斷。大凡兵力不多就不能够取得勝利，必能取勝的軍隊而不進行快速作戰，這樣一來兵力雖多作戰不迅速就使花費必然巨大。在戰場上，每天互相攻打，叛賊鄰近的的州縣，賦税勞役多種多樣，稍微遭逢水災旱災，百姓就悲愁困苦。當這個時候，大家都各執一詞使陛下迷惑，陛下態度不够堅定，半途而廢，挫傷國威耗損費用，造成的弊病必定更深。現在重要的是先下定决心，仔細考慮後果，不至於再有疑惑，纔可以圖取成功。

又言："諸道兵羇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鬥，知賊深淺，若募以内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説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又進言説："各道軍隊出征在外兵力薄弱不能使用，而與賊毗連的州縣，百姓熟悉戰鬥，知道賊人的内情，如果招募來補充官軍，教練不到三個月，就完全可以使用。"又要求"四道設置軍隊，每道三萬士兵，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同一天全部出動，那麽蔡州首尾不能互相救援，就可以取得成功"。宰相不高興。適逢有人詆毁韓愈在江陵時受到裴均的禮待，裴均的兒子裴鍔一向没有品行，韓愈爲他寫文章，稱呼裴鍔的字，誹謗的話喧嘩四起，因此改任爲太子右庶子。等到裴度以宰相任彰義軍節度使，宣旨撫慰淮西時，上奏舉薦韓愈任行軍司馬。韓愈請求乘驛車先到汴，游説韓弘讓他出力協助。平定吴元濟後，升任刑部侍郎。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

憲宗派遣使者前往鳳翔迎接佛骨到宫中，過了三天，纔送回佛寺。王公士人奔走膜拜誦經，有的人甚至按照夷人方法炙燒身體，施捨珍寶，一路上紛至沓來人流不斷。韓愈聽説後很厭惡，於是上表説：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

佛教這種東西，衹是夷狄的一種道術而已。自從後漢時開始傳入中原，上古時候不曾有過。從前黄帝在位一百年，活到一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活到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活到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活到一百零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活到一百一十八歲；帝舜與禹在位都活到一百歲。這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長壽，然而中原并没有佛教。以後，殷湯也活到一百歲，湯的子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古書古史上没有説他們的年齡，從在位的年數來推測，大概都不少於一百歲。周文王活到九十七歲，武王活到九十三歲，穆王在位一百年。這時佛教也没有傳入中原，所以并不是因爲事奉了佛而能如此。漢明帝時開始有佛教，而明帝在位衹有十八年。在這以後變亂覆亡的事情連續出現，國運皇位都不久長。宋、齊、梁、陳、元魏以後，事奉佛一天比一天虔誠，可年代更爲短促。衹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

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

宗廟祭祀不用牲牢，白天衹吃一餐，吃的也衹是蔬菜水果，後來竟受侯景逼迫，餓死在臺城，不久國家也滅亡了。事奉佛本想求福，反而得禍。由此看來，佛的不值得事奉，也應很明白了。高祖當初受隋禪位，就商議要除掉它。衹是當時的大臣們學問見識不廣，不能深明先王之道、古今之宜，來貫徹高祖聖明的主張，挽救這個積弊，事情終於中止。臣常爲之惋惜！我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没有誰能比得上。剛即位，就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建佛寺道觀。臣當時認爲高祖的遺志，在陛下手裏一定會見諸實施。如今即使不能立即實施，怎能放縱它反使它熾盛起來呢？如今陛下叫群僧去鳳翔迎來佛骨，登樓觀看，抬進大内，還讓一些寺院依次奉迎供養。臣即使愚蠢到頂，也很清楚陛下不會是由於被佛所迷惑，因而作出這些崇奉的舉動來祈求福祥。不過是由於年穀豐登百姓安樂，曲從人們的要求，給京城官員庶民安排點奇異的景觀、戲玩的東西罷了。哪有如此聖明，却肯相信這等事情的道理？然而百姓愚昧，易受迷惑而難於曉諭，如果見到陛下這些舉動，將認爲是真心信佛，都説："天子是大聖人，尚且一心虔誠信奉，百姓卑微低賤，怎好再顧惜身家性命？"以至於焚灼頭頂燒去手指，成千上百地擁到一起，脱衣散錢去供養，從早到晚，輾轉仿效，惟恐落後，年老的年輕的統統忙碌奔走，丢下了自己謀生的事業。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讓佛骨再經歷各個寺院，就必然會出現斬斷手臂切割身子來充供養的。傷風敗俗，傳笑四方，可不是小事。佛原本是夷狄之人，和中原言語不通，衣服也不一樣，嘴裏不講先王留下的禮法之言，身上不穿先王留下的禮法之服，不懂得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他本人至今還在世，奉了國王之命來京城朝見，陛下包容予以接待，也不過在宣政殿見上一次面，在禮賓院擺上一桌筵席，賞

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吊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賜一套衣服，然後護送他出境，不讓他惑亂人心。何況其人身死已久，衹留下幾根枯朽的指骨，凶穢的殘留物，難道好讓它進入宮禁？孔子說過："敬鬼神而遠之。"古代的諸侯在國内吊喪，尚且叫巫祝先用桃枝掃帚打掃祓除不祥，然後進去祭吊。如今無故取來朽穢的東西，親自去觀看，巫祝不先出動，桃枝掃帚也不用，群臣不說不對，御史不指出錯誤，臣的確引以爲耻。乞求把這指骨投進水裏火裏，從根子上把它消滅，使天下後世不再受它迷惑，讓所有的人都知道大聖人的所作所爲高出尋常人一萬倍。佛如果有靈，能够降禍作祟，那一切災禍，都應該降落在臣的身上。老天有眼，臣决不抱怨悔恨。

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内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

奏表遞上去後，皇帝大怒，拿着它給宰相看，準備處以死刑。裴度、崔群說："韓愈出言不遜，治罪確實是應該的。然而若不是心懷最大的忠誠，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希望聖上稍微寬容，藉此鼓勵大臣進言諫諍。"皇帝說："韓愈說我事奉佛太過分，還可以容忍；至於說自從東漢信奉佛教以後，天子都夭亡短命，言語是何等地冒犯不當呢？韓愈身爲人臣，竟敢這樣狂妄，决不能赦免。"這時候朝裏朝外的人們驚駭恐懼，就是外戚權貴，也爲韓愈說情，於是貶爲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謝曰：

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它，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禄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

韓愈到潮州後，上表悲哀地謝罪說：

臣因爲狂妄愚昧，不識禮法，諫陳佛骨一事，用辭不恭敬，正名定罪，死一萬次也不能補救。陛下可憐臣愚昧忠誠，寬恕臣疏狂直率，說言辭中雖然有得罪的地方，心裏沒有其他想法，從輕處罰，任臣爲潮州刺史，不但不誅殺，還發給俸禄，皇上恩惠寬大，如同天地無法度量，臣粉身碎骨無法報答，哪裏是一紙謝表能表達的！臣所管轄的州，在廣府最東面，經過内河通海的地方，通過險惡的水域，浪大流急，很難估計期限和路程，有颶風鰐魚，禍患無法預測。潮州南面接近邊界處，洶涌的海水連着天，毒霧

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維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迹，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奸隸，蠹居棋處，摇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瘴氣，日夜發作。臣從小多病，年齡纔五十歲，頭髮變白牙齒脱落，按理説不會活得很久。加上犯的罪很重，所處的地方又極其遥遠險惡，憂慮惶恐慚愧害怕，離死亡没有幾天了。孤身一人，朝廷裏没有親戚朋友，居住在蠻夷之地，與山妖鬼怪同在一處，如果不是陛下哀憐臣想起臣，誰肯爲臣説話呢？臣天性愚昧淺薄，對人世上的事多不通曉，惟獨酷愛讀書作文章，不曾有一天暫時放棄，確實被當代同輩發現并受到推重贊許。臣當時的文章，也没有超過他人的地方。至於論述陛下的功德，與《詩》、《書》互爲表裏，寫成詩歌，祭祀郊廟，可以紀泰山的封禪，鏤白玉的册牒，張大與天相匹的洪福，傳揚前所未有的偉迹，編入《詩》、《書》而没有愧疚，放置在天地之間而没有欠缺。即使古人復活，臣也不肯過多謙讓。自從唐朝接受天命擁有天下，四海之内，無不稱臣，南北東西，相距萬里。自從天寶以後，政治上稍稍鬆懈，禮樂不協調，武力不强大，忤逆的大臣奸詐的僕役，像蛀蟲一樣到處都是，危害他人保護自己，表面順從而内心悖逆，父親死後兒子代任，從祖父到孫子，如同古代的諸侯，擅自獨占其地，不朝拜不進貢，已有六七十年了。四代皇帝傳接皇位，直到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親自臨朝聽政處理政事，扭轉乾坤，處理關鍵事情，雷厲風行，日月清照，干戈所向之處，没有不順從的。應該制定樂章，用來禱告神明，東巡泰山，向皇天報功，記載顯著的功勞，領會上天的旨意，使永葆萬年從事我們已經成就的功業。當這個時候，正是所説的千載一時不可多得的最好機會，但臣負有罪名，自拘海島，憂懼嘆息，死期日益迫近，不曾有機會在從官之内、隸御之間貢獻自己微薄的技能，用盡心思竭盡精力，來贖以前的罪過。心裏無比痛苦，死了也不能閉上眼睛，陛下是天地父母，願您哀憐并同情我吧。

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天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

皇帝接到奏表，十分感動追悔，打算重新任用他，拿着奏表給宰相看説：“韓愈以前議論的事是出於對朕的愛護，但是不應該説天子事奉佛就會壽命短促。”皇甫鎛向來忌恨韓愈直率，就上奏説：“韓愈畢竟太狂妄，可以暫且酌情内移。”於是改任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鰐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

當初，韓愈到達潮州後，詢問百姓的疾苦，都説：“惡溪中有鰐魚，幾乎吃光百姓的家畜，百姓因此貧窮。”幾天後，韓愈親自前往視察，命令他的屬官秦濟將一隻羊一頭猪投進溪水并詛咒鰐魚説：

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湖、嶺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鰐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

從前上古帝王統治天下後，焚燒山谷裏的草木，結繩爲網用鋒利的刀劍來除掉蟲蛇等給百姓帶來危害的動物，將它們趕到四海以外的地方。後來的君王德行淺薄，不能擁有邊遠的地區，就是江、漢之間的土地尚且丢棄給了蠻夷楚、越，何况潮州在湖、嶺之間距離京城有萬里之遥呢？鰐魚在這裏潜游生息，也就很自然了。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撫而有之，况禹迹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鰐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鰐魚睅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争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鰐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承天子命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鰐魚辨。鰐魚有知，其聽刺史。

如今天子繼承唐朝帝位，神聖仁慈英明偉大，四海之外，宇宙之内，都屬唐朝安撫統治，何况潮州是大禹的足迹曾經到達過的揚州的相鄰地方，是刺史縣令治理的地區，又是進呈貢品繳納賦税來供應天子對天地、宗廟和各種神明的祭祀的地方呢？鰐魚是不可以與刺史同處在這塊土地上的。刺史接受天子的任命，鎮守這塊土地，治理這裏的百姓，而鰐魚凶暴不安於居住在溪潭裏，反而占據這個地方吞食百姓的牲畜和熊、猪、鹿、獐來養肥它們的身體，繁殖它們的後代，與刺史抗衡争占上風。刺史即使無能懦弱，又怎肯向鰐魚低頭屈服，膽小害怕假裝没看見，在屬吏百姓面前丢臉，在這裏苟且偷生呢？我接受天子的任命來這裏做刺史，在這樣的形勢下不能不與鰐魚辨明是非。鰐魚如果能知道，你就聽刺史我説。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鰐魚朝發而夕至也。

潮州這個地方，大海在它的南面，大至鯨魚和鵬鳥，小到魚蝦和螃蟹，無不被容納有了歸宿，藉着大海生活取食，鰐魚早上從

今與鰐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鰐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鰐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潮州出發晚上就能到達大海。現在與鰐魚約定："三天之内，務必率領同夥南遷到大海去，以便避開天子任命的官吏。三天做不到，放寬到五天；五天做不到，放寬到七天。七天還做不到，就説明終究不肯遷移了，這説明眼裏没有刺史、不肯聽從他的話了。不然的話，就是鰐魚冥頑不化愚蠢至極，刺史雖然已有言在先，但是聽不進也不理解。凡是對天子任命的官吏傲慢無禮，不聽他的話，不肯遷移迴避的，以及那些愚蠢頑固殘害百姓的，都可以誅殺。那麽刺史就要選擇有才幹有技能的百姓，操起强弓毒箭，與鰐魚進行戰鬥，一定要把鰐魚全部殺盡纔肯罷休。你們可不要後悔啊！"

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鰐魚患。

詛咒的當天晚上，溪水中出現暴風雷電，幾天後溪水完全乾涸，向西遷移六十里，從此潮州人再没有遭受鰐魚的禍害。

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没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没，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

袁州人爲了借錢將兒女抵押給人作奴隸，過期無力贖回，就歸債主所有。韓愈到任後，計算出全部費用贖回已經歸債主所有的人，還給他們父母的有七百多人。於是與袁州人約定，禁止用兒女作奴隸。召入朝廷拜授國子祭酒，改任兵部侍郎。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凑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既坐，廷凑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

鎮州叛亂，殺死田弘正并擁立王廷凑，皇帝詔令韓愈宣旨安撫。起程後，衆人都爲他擔憂。元稹説："韓愈可惜了。"穆宗也後悔了，下詔叫韓愈見機行事，不一定非要進城。韓愈到達後，王廷凑嚴兵以待，士兵手執兵器排列在庭堂上。落座後，王廷凑説："之所以紛亂不安定，就是因爲這些士兵。"韓愈大聲説："天子認爲您有將帥之才，因此賜給符節，怎麽會料想到你同賊人一起反叛呢？"話還没有説完，士兵衝上前説："先太師爲國家攻打朱滔，血染的衣服還在，這支軍隊有什麽地方辜負天子，竟認爲是賊人呢？"韓愈説："我以爲你們不記得先太師了，如果還記得他，固然好。天寶年間以來，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人有兒子或孫子在嗎？或者有做官的人嗎？"衆人説："没有。"韓愈説："田公率魏、博六州歸順朝廷，位居中書令，父子秉受旌

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凑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凑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悦。轉吏部侍郎。

節，劉悟、李祐都是大軍鎮的節度使，這是你們軍中衆所周知的。”衆人説：“田弘正苛刻，所以這裏的士兵不安分。”韓愈説：“然而你們這些人也殺害了田公，又殘害他的家人，還有什麽可説的？”衆人喧嘩説：“好。”王廷凑擔心士兵變亂，急忙揮手讓他們離去。并且説：“今天打算讓我王廷凑做些什麽？”韓愈説：“像牛元翼一樣的神策六軍將爲數不少，衹是朝廷顧全大局，不能抛棄他不管。您長期圍困他，爲什麽？”王廷凑説：“這就放他出去。”韓愈説：“如果這樣，就没有事了。”適逢牛元翼也突圍出來，王廷凑没有追趕。韓愈回朝上報他和王廷凑的對話，皇帝大爲高興。改任吏部侍郎。

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當時宰相李逢吉厭惡李紳，打算驅逐他，就派韓愈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地下詔免去參見御史中丞的禮節，并授任李紳爲御史中丞。李紳果然上奏彈劾韓愈，韓愈用詔書爲自己辯解。這以後相互責問的文書往來不斷，宰相認爲御史臺、京兆府之間有矛盾，於是免去韓愈的京兆尹任兵部侍郎，而派李紳出京任江西觀察使。李紳拜見皇帝，得以留下。韓愈也重新任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去世，終年五十七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

愈性明鋭，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内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遺孤女而恤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

韓愈天性聰明敏鋭，不隨波逐流。與人交往，自始至終没有一點改變。成全後輩，常常幫助他們成名。凡受過韓愈指教的人，都稱“韓門弟子”，韓愈官位顯達後，逐漸謝絶教授。凡是内外親戚或朋友中没有後代的人，爲他們出嫁遺留的孤女并救濟他們的家屬。嫂子鄭氏死後，爲她服喪一年作爲報答。

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説》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

韓愈經常説文章自從漢代司馬相如、司馬遷、劉向、楊雄以後，後世再没有這樣的作者，因此韓愈深入探究根源，卓然樹立，自成一家之言。他的《原道》、《原性》、《師説》等數十篇文章，都高深流暢閎大博深，與孟軻、楊雄互相補充而成爲《六經》的延續。至於其他文章發端措辭，大體上不因襲前人。然而衹有韓愈寫的文章，順其自然游刃有餘，至於他的門徒李翱、李漢、皇甫湜雖然也仿效他，就遠遠不及他。跟韓

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愈有交往的，如孟郊、張籍，也都有成就聞名於當時。

### 孟郊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曜先生。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年輕時隱居在嵩山，性情孤僻，很少與人合得來。與韓愈一見面便成爲不分你我的好友。五十歲那年，考中進士科，調任溧陽尉。溧陽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樹木交錯覆蓋，下面有積水。孟郊閑暇時前往坐在水旁，徘徊賦詩，而分管的事務大多荒廢。縣令禀告刺史，派一個代理縣尉代他辦公，分他一半俸禄。鄭餘慶任東都留守，任用他爲水陸轉運判官。鄭餘慶鎮守興元，上表舉薦他爲參謀。去世，終年六十四歲。張籍爲他擬謚號叫貞曜先生。

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孟郊作詩有哲理情致，最受韓愈的稱贊，但構思奇特晦澀。李觀也評論他的詩説："詩中的高險之處前無古人，平和之處俯視謝靈運、謝眺。"

### 張籍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秘書郎。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簺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楊雄以垂世者。愈最後答書曰：

>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考中進士科，任太常寺太祝。長期滯留後，升任秘書郎。韓愈舉薦他任國子博士。歷任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的有名之士都與他有交往，而韓愈也認爲他賢良尊重他。張籍性情耿直，曾經責備韓愈喜好博簺及寫作駁雜的論文，發表議論時争强好勝，其中排斥釋、老却不能像孟軻、楊雄那樣著書立説留傳後世。韓愈最後寫信回答説：

> 我親愛的先生不認爲我韓愈不像樣，想要把我推入諸位聖賢的行列，清除我的私心，增加我所未達到的高度。説我韓愈的天分中有能够達到道的，疏浚其源流，引導其去向，澆灌其根本，即可食用其果實。這是有大德的人都要推辭謙讓的，何况對於我韓愈呢？抑或其中有應當答覆的，所以不能終止。以前聖人作《春秋》，文辭已經很精微了，但是還不敢公開傳播，私下口授給弟子，到了後世，書纔傳出。其原因是憂患之道衰微了。如今道教、佛教所尊崇而事奉的，下傳至公卿宰相，我怎麽敢直言不諱加

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絶糧於陳，畏於匡，毁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嚮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吾豈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十、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

以排斥呢？選其中可以説的進行教誨，還時時有人與我作對，爭辯聲紛紛四起。如果再寫成書，那麽看到後憤怒的人必然多了，必將認爲我是狂人是瘋子。自身尚不能顧及，書又有什麽用？孔夫子，是個聖人，却説："自從我得到子路，難聽的聲音傳不到我的耳朵。"其他輔佐而幫助的人遍布天下，尚且在陳斷糧，在匡受拘囚，受到叔孫的詆毁，奔走在齊、魯、宋、衛的郊野。他的道雖然崇高，他的窘困也極大了。依賴他的門徒共同堅守它，終於在天下有所樹立。先前假如獨自談論而獨自寫書，有留存下來的希望嗎？如今道教、佛教在中原地區流行，大概六百多年了。它扎根牢固，像水波一樣四處流傳，不是早上下令而晚上就能禁止的。自從文王死後，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共同堅守它，禮樂都在，到孔夫子的時間不長久，從孔夫子後到孟子的時間不長久，自孟子後到楊雄的時間也不長久。但還如此勤勞，如此窘困，然後纔有所樹立，我難道可以容易地做到嗎？其做到的容易，那麽它的流傳不會遠，所以成爲我不敢做的原因。然而觀察古人，遇到有利的時機，推行他的道，就不寫什麽書。寫書的人，都是他所要做的在當代行不通，而能够流行於後世的。今天我能行我的志向，還是失掉我的志向尚未可知，那麽等到五十、六十歲去做，還不算遲。上天不想讓這些人有知吧，那麽我的壽命不能預計；如果想讓這些人有知吧，除了我還是誰啊！推行道，寫成書，教化當代，傳到後世，必在今天了。我親愛的先生爲何就憂慮害怕我的所作所爲呢？前面的書信説我與人辯論不能平心静氣，像好勝的人。即使真的有這毛病，也許不是喜好自己爭勝，衹是喜好自己的道取勝。不是喜好自己的道取勝，自己的道就是孔夫子、孟軻、楊雄的道。傳播道的人如果不爭勝，就没有什麽道可言，我怎敢迴避這個名聲啊！孔夫子有句話説："我整天給顔回講學，他從不

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表示異議像是一個愚呆的人。"那麽説明他與衆人也有辯論了。有關駁雜的諷刺，以前的書信都談過了，我親愛的先生再看一遍吧。過去孔夫子還開玩笑，《詩經》不是説嗎："善於幽默談笑的人，做事從不刻薄。"《禮記》説："衹是拉緊弓弦而不放鬆，文王、武王不做這樣的事。"對道有什麽危害呢？我親愛的先生難道没有思考過嗎？

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張籍作詩，擅長樂府，有許多警句。官位終於國子司業。

## 皇甫湜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况集序》，未甞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考中進士科，任陸渾尉，官做到工部郎中，辨事急躁酗酒任性，屢屢觸犯同僚，請求在東都任職。東都留守裴度徵用他爲判官。裴度修繕福先寺，準備立碑，請求白居易寫碑文。皇甫湜憤怒地説："捨棄近處的皇甫湜而求遠處的白居易，我現在就請求辭職。"裴度向他道歉。皇甫湜就要來一斗酒，喝到酣暢時，提起筆一揮而就。裴度贈給他車馬繒綵很豐厚，皇甫湜大怒説："自從我寫《顧況集序》以後，不曾許諾爲人寫文章。今天寫的碑文有三千字，每字值三匹縑，爲什麽對我的待遇這樣低呢？"裴度笑着説："是個不受約束的人才。"按他的要求付給報酬。

湜甞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録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皇甫湜曾經被蜂蜇了手指，出錢叫兒童們搜集蜂，搗取它們的汁液。有一天命令他的兒子抄詩，錯了一個字，跳起來大罵喊着拿杖來，杖還没拿來，將兒子的胳膊咬得流出血來。

## 盧仝

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甞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

盧仝居住在東都，韓愈任河南令時，喜愛他的詩，厚待禮遇他。盧仝自號玉川子，曾經作《月蝕詩》來諷刺責備元和時的逆黨，韓愈稱贊那首詩精巧。

時又有賈島、劉乂，皆韓門弟子。

當時又有賈島、劉乂，都是韓門弟子。

## 賈島

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起初做和尚，名叫无本。來到東都，當時洛陽令禁止僧人午後出來，賈島寫詩爲自己傷心。韓愈可憐他，因此教

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呼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户，未受命卒，年六十五。

他寫文章，於是離開佛寺還俗，應考進士科。當他反復吟誦雕琢詩句時，即使遇到公卿貴人，也不會發覺。有一天碰到京兆尹，騎着驢没有迴避，京兆尹大聲叫住責問他，過了很長時間纔被釋放。屢次應考，没有考中。文宗時，因不經意傳播謗言獲罪，貶爲長江主簿。會昌初年，以普州司倉參軍升任司户參軍，還未接受任命就去世了，終年六十五歲。

### 劉义

劉义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俯仰貴人，常穿屐、破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争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劉义也是一個有氣節的士人。年輕時不受約束見義勇爲，因喝醉酒殺了人而逃跑。適逢大赦天下，纔露面，於是下定决心開始讀書，能寫詩歌。然而仗恃以前的抱負，不能向貴人低頭，常常穿着木屐、破爛衣服。聽説韓愈接待天下士人，步行投靠他，作《冰柱》、《雪車》二首詩，在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見到他，獨獨爲他行拜禮。能當面指出一個人的缺點，奉行正義而又彌補縫合如同對待親屬一樣。後來因爲争論不能説服賓客，因而拿了韓愈的幾斤金子離去，説："這是阿諛墓中的死人得到的，不如拿來給我劉君做壽。"韓愈不能挽留，回到齊、魯，不知後來情况如何。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蝿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熏釀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横騖别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捂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矯拂偷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晋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

贊曰：唐朝復興，繼五代喪亡亂離之後，朝政没有綱紀，文風敗壞内容貧乏，魚龍混雜。平定天下後，整治荒廢的政務剔除弊害，討論研究儒術，用來復興典章法令，熏陶涵潤，大概一百多年，這以後的文章逐漸可以稱述。到貞元、元和年間，韓愈於是向衆儒生倡導《六經》之文，設置堤壩阻擋衰亂時代的不良風氣，從着意雕刻返回本來面目，鏟除虚假恢復真實。但是韓愈的才華，自己將自己比作司馬遷、楊雄，至於班固以後的人不值得評論。他的結論，純粹出於正道，删除繁瑣蕪雜的陳腐言論，縱横交馳另闢道路，氣勢磅礴大力宣揚，其要點没有抵觸聖人的地方。他的道大概自己比作孟軻，認爲荀況、楊雄不够純正，難道不真是這樣嗎？至於進獻諫言陳述謀略，排除禍難撫養孤兒，矯正末流，極力宣揚仁義，可以稱得上是篤守正道的君子了。從

争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晋到隋，道教、佛教顯揚盛行，聖道不斷如帶。衆多儒士把道教、佛教作爲天下正議，佐助形成奇談怪論。韓愈獨自嘆息着引用聖人之道，與天下受迷惑的人争論，雖然蒙受譏笑，跌倒後又奮起，開始好像没有人信從，最後終於在當時大爲顯揚。過去孟軻抗拒楊朱、墨子，距離孔子纔二百年。韓愈排斥道教、佛教，竟相距一千多年，撥衰反正，功勞和孟軻一樣而用力加倍，所以有許多地方超過了荀況、楊雄。自韓愈死後，他的言論大行於世，學者敬仰他如同泰山、北斗一樣。

# 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 列傳第一百二

### 錢崔二韋二高馮三李盧封鄭敬列傳

**錢徽** 錢珝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盧綸傳》。

錢徽，字蔚章。父親名起，事迹見《盧綸傳》附傳。

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貸饋，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希賞，周澈主留事，重擅發軍庫，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悦。又辟宣歙崔衍府。王師討蔡，檄遣采石兵會戰，戍還，頗驕蹇。會衍病亟，徽請召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遜至而衍死，一軍賴以安。

錢徽考中進士科，居住在穀城。穀城令王郢喜歡交結旅居穀城的士人和游客，贈送財物給他們，因此獲罪。觀察使樊澤檢查王郢的賬簿，發現衹有錢徽没有接受贈送，於是上表舉薦他任掌書記。蔡州盜賊氣焰囂張，樊澤招募了許多武士留在軍中。樊澤去世後，武士很希望賞賜，周澈主持留後事務，不便擅自發放軍庫裏的財物，不敢賞賜武士。當時下大雪，武士受凍，錢徽就在冬季到來之前發放衣物棉絮，武士纔大爲高興。又被宣歙節帥崔衍徵用幕府任職。官軍討伐蔡州，傳遞檄文調遣戍守采石的士卒會同作戰，這些戍兵返回後，很是驕横。適逢崔衍病重，錢徽請求召池州刺史李遜任副使，李遜到任後崔衍死去，全軍依賴李遜纔平安無事。

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它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决，帝稱其長者。是時，内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守謙爲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嘆曰："一字不可益邪！"銜之。以論淮西事忤旨，罷職，徙太子右庶子，出虢州刺史。

召入拜授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任翰林學士，三次提升後任中書舍人，加授翰林學士承旨。憲宗曾經單獨召見錢徽，錢徽從容地説其他翰林學士都是精選出來的，都應該參預機密事務，廣泛參議决斷，皇帝稱贊他謹慎厚道。這時，朝廷積蓄財物，謀劃收復河湟，但是禁止没有名目的進貢，不過對已經送來的物品也没有嚴格地退回去。錢徽懇切進諫請求停止。皇帝秘密地告誡以後有進貢不要走右銀臺門進宫，免得被翰林學士看見。梁守謙任院使，看到錢徽在監軍奏表上的批語簡明扼要，感嘆地説："一個字都

不能加啊!”因而怨恨他。因議論淮西之事違背皇帝的旨意，被免職，改任太子右庶子，出任虢州刺史。

入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并諉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秘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巢者李宗閔婿，殷士者汝士之弟，皆與徽厚。文昌怒，方帥劍南西川，入辭，即奏徽取士以私。訪紳及元稹，時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邪?”敕子弟焚書。

召入拜授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爲與自己關係好的楊渾之、翰林學士李紳爲周漢賓都來找錢徽説情讓他們考中進士科。楊渾之是楊憑的兒子，給段文昌送了許多古代的法帖字畫，都是世上的珍寶。錢徽没有使二人如願以償，自行選取楊殷士、蘇巢。蘇巢是李宗閔的女婿，楊殷士是楊汝士的弟弟，都和錢徽關係密切。段文昌發怒，正要前往劍南西川任節帥，入朝辭行，就上奏説錢徽選拔士人徇私情。皇帝詢問李紳和元稹，當時元稹與李宗閔有矛盾，因此一同排擠錢徽説他徇私。皇帝下詔命王起、白居易復試，結果落選的超過一半，於是貶錢徽爲江州刺史。楊汝士等人勸錢徽拿出段文昌、李紳的私人書信爲自己辯白，錢徽説:“如果心中無愧，哪裏用得上辯解證明呢?”命令子弟燒掉書信。

初，州有盗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盗。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轉湖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相以其本文辭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虢之治不及知，况其它邪?”還，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

當初，江州有强盗搶劫進貢的船隻，負責捕捉的官吏抓住江邊的二百名惡少拘禁審訊，錢徽查知他們冤枉，全部釋放。幾天後，在舒州抓住了真正的强盗。州裏有牛田錢一百萬，刺史拿來作宴飲贈送之用，錢徽説:“這是農耕的備用資金，可挪作他用嗎!”命令作爲貧民的租税上繳。改任湖州刺史。當時宣、歙乾旱，左丞孔戣請求改派錢徽兼任宣歙節帥，宰相認爲他本來是因文辭提升的，没有任用。孔戣説:“宰相應該瞭解天下各種事情，連錢徽在江、虢兩州的政績都不知道，何况其他事情呢?”回到朝廷，升任工部侍郎，出任華州刺史。

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墨麻，群臣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大和初，復爲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

文宗即位，召入朝廷拜授尚書左丞。適逢宣讀詔書，群臣都在朝堂上，當時特别寒冷，群臣三三兩兩退去避寒，錢徽一向恭敬謹慎，没有離開自己的位置，時間一長跌倒在地。因此上疏請求退休，没有批准。大和初年，再次任華州刺史。不久以吏部尚書退休。去世，終年七十五歲，追贈尚書右僕射。

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

錢徽與薛正倫、魏弘簡關係好，此二人先死，錢徽撫養他們的遺孤直到長大成人談婚論

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

嫁。任庶子時，韓公武行賄結交公卿，贈送錢徽二十萬貫錢，錢徽沒有接受。有人說他不是當權的人可不必謙讓，錢徽說："收取與否取決於道義而不是官職。"當時人稱贊他有宰相的聲望。

子可復、方義。可復死鄭注時。方義終太子賓客。

兒子名可復、方義。錢可復死於鄭注事件中。錢方義的官位終於太子賓客。

子珝，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摶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摶得罪，珝貶撫州司馬。

錢方義的兒子名珝，字瑞文，擅長寫文章，宰相王摶引薦他任知制誥，升任中書舍人。王摶獲罪後，錢珝被貶爲撫州司馬。

## 崔咸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爲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鄭餘慶、李夷簡都上表請他在自己的幕府中任職，與他平起平坐。召回朝廷任侍御史，裁决果斷，聲名轟動一時。

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與章偕來。於是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根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它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嫉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

敬宗準備前往東都，裴度在興元爲此擔憂，親自上表請求朝見，携帶奏章來到京城。此時李逢吉做宰相，害怕再次任裴度爲宰相，指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多人全力以赴排擠壓制他，即使裴度門下的賓客，都有離他而去的意思。有一天，裴度置辦酒席款待賓客，劉栖楚曲意逢迎自我表白，附在裴度的耳邊低語。崔咸嫉恨他的虛僞，舉起酒杯責備裴度說："丞相您怎麽允許自己手下的官員這樣竊竊私語，希望敬上罰酒一杯。"裴度笑着接過酒杯一飲而盡。劉栖楚坐立不安，迅速退出，在座的人無不爲崔咸的壯舉感到欣慰。

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决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秘書監。大和八年卒。

多次升任後爲陝虢觀察使，白天與賓客僚屬盡情喝酒，不曾清醒過；半夜纔處理事務，裁斷剖析清楚明白，没有絲毫差錯，小吏稱贊他神明。召入朝廷拜授右散騎常侍、秘書監。大和八年去世。

咸素有高世志，造詣嶄遠。間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文中歌詩最善。

崔咸一向有超乎常人的志向，造詣深遠。閑暇時游終南山，乘着月光高聲吟唱，以至於觸景生情流下眼淚。他寫的各種文體中詩歌最好。

## 韋表微

韋表微，字子明，隋鄖城公元禮七世孫。羈丱能屬文。母訓諭稍厲，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譴責。

韋表微，字子明，是隋朝鄖城公韋元禮的七世孫。童年時就能寫文章。母親教誨開導稍微嚴厲一些，就不敢吃飯，因此不曾受到責備。

韋皋鎮西川，王緯、司空曙、獨孤良弼、裴説居幕府，皆厚相推挹。説嘗謂表微似衛玠，自以不能及也。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禄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擿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韋皋鎮守西川時，王緯、司空曙、獨孤良弼、裴説都在韋皋幕府裏任職，都互相推崇謙讓。裴説曾經説韋表微像衛玠，自認爲比不上他。韋表微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徵用到各軍鎮幕府任職。過了一段時間，召入朝廷拜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意，説："爵位俸禄就好像是美味，人人都想得到它，我已經五十歲了，擦拭鏡子剪去白髮，冒充少年和他們游歷交往，今天得到這樣一個小官，嘗不到其中的滋味。我要去做松樹菊花的主人，不辜負陶淵明。"

俄爲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缺人，人争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户部侍郎。

不久任翰林學士。這時，李紳觸犯宰相，被貶到端州，龐嚴、蔣防都被貶官去職，翰林學士缺人，人們争着推薦與丞相關係好的人，惟獨韋表微推薦韋處厚，人們佩服他的公正。升任知制誥。後來與韋處厚商議增選翰林學士，又推薦路隋。韋處厚將韋表微當作父輩來事奉，因而説："路隋的地位高，進入翰林院後官位就將在父翁您之上，怎麽辦？"韋表微回答説："選拔進用德才兼備的人，一開始就不計較个人得失。"過了一段時間，升任中書舍人。敬宗曾經對身邊的人説，打算任二韋做宰相，恰巧敬宗逝世了。文宗即位，祇任韋處厚爲宰相，升任韋表微爲户部侍郎。

丌志沼叛，詔李聽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上，止浹日。志沼殘兵六千奔昭義，宰相請推處首惡者誅之，歸脅從者于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之，非好生也。請以聽代史憲誠于魏，志沼之徒，可使招納。"不聽。以病痼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

丌志沼叛亂，詔令李聽率軍討伐，駐扎在黄河邊上。天子擔憂他不能取勝，韋表微説："從李聽統率軍隊的形勢來講，不出十五天一定能打敗賊軍。"等到捷報送到朝廷，祇用了十天。丌志沼的六千名殘兵敗將投奔昭義，宰相請求追查帶頭作亂的人處以死刑，將被迫作亂的人遣送回魏。韋表微進言説："叛逆的人已經投降，又要殺死他們，不是愛惜生命之道。請派李聽到魏取代史憲誠，丌志沼的同夥，可以令他招撫收容。"皇上没有聽從。因長期患病罷免翰林學士。去世，終年六十歲，追贈禮部尚書。

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没，吊客咨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携手語笑無間然。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概，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

開始，韋表微身患疾病，無力請醫買藥，居住的堂屋寢室狹窄簡陋，去世後，吊唁的賓客爲之感嘆。真誠地對待老朋友，即使平庸低賤的人，也與他們手拉手説説笑笑没有隔閡。尤其喜好《春秋》，批評儒士們各執一端，你是我非争

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高釴　高湜**

高釴，字翹之，史失其何所人。與弟銖、鍇俱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史館修撰。元和末，以中人爲和糴使，釴繼疏論執。轉起居郎，數陳政得失，穆宗嘉之，面賜緋、魚，召入翰林爲學士。

張韶變興倉卒，釴從敬宗夜駐左軍。翌日，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聽攬以示憂勤，帝納其言，賜錦綵。俄罷學士。累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職。出爲同州刺史。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

釴少孤窶，介然無黨援，以致宦達。諸弟皆檢愿友愛，爲搢紳景重。

子湜，字澄之，第進士，累官右諫議大夫。咸通末，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敢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昭義節度使，爲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

億字壽仙，棠字文化，夷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

**高銖**

銖，字權仲，既擢第，署太原張弘靖幕府，入遷監察御史。大和時，擢累給事中。文宗得李訓，驟拜侍講學士，銖率諫官伏閤言訓素行憸邪，不可任，必亂天下。帝遣使者諭曰："朕留訓時時講繹，前命不可改。"當是時，已旱而水，彗變未息，

論不止，撰《三傳總例》，完善會通經義旨趣。又認爲求學的人輕視尊師之道，還不如從事聲樂的低賤伎工那樣能尊敬他們的師傅，又撰《九經師授譜》批評這種不正當現象。

高釴，字翹之，史書失載他是哪裏人。與弟弟高銖、高鍇都考中進士科。幾次升遷後任右補闕、史館修撰。元和末年，任宦官爲和糴使，高釴連續上疏堅持議論。改任起居郎，多次陳述時政得失，穆宗稱贊他，當面賞賜緋服、金魚袋，召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

張韶事變發生得很突然，高釴跟從敬宗夜裏住在左軍。第二天，升任知制誥，拜授中書舍人。入宫拜見皇帝，藉機規勸皇帝親自處理政務讓大家知道皇帝在爲國事憂慮操勞，皇帝聽從了他的規勸，賞賜綵錦。不久免掉翰林學士。幾次升遷後任吏部侍郎，人們稱贊他稱職。出任同州刺史。去世後，追贈兵部尚書，遺言命令薄葬。

高釴小時候喪父家貧，不隨波逐流没有同黨引進，靠自己做了高官。幾個弟弟都能約束自己相互友愛，受到士大夫的仰慕推重。

兒子名湜，字澄之，考中進士科，幾次升官後任右諫議大夫。咸通末年，任禮部侍郎。當時應舉的士人大多都有權貴爲之干謁説情，高湜難於定奪，就將帽子扔到地上説："我用公道決定去取，遭受譴責是我應得的！"於是録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人。以兵部侍郎主管財政出任昭義節度使，被部下驅逐，貶任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去世。

公乘億字壽仙，許棠字文化，聶夷中字坦之，在當時都有名氣。

高銖，字權仲，考中進士科後，在太原節帥張弘靖的幕府任職，召入朝廷升任監察御史。大和年間，幾次提升後任給事中。文宗得到李訓，破格拜授侍講學士，高銖率領諫官伏在閤門外説李訓一向做事奸滑，不能任用，否則一定會擾亂天下。皇帝派使者曉諭説："朕留李訓在宫中是爲了經常講論經義，以前的任命不能改變。"正

鄭注權震赫，人情危駭，既銖等弗見省，群臣失色。明年，訓當國，出銖爲浙東觀察使，歷義成節度使。大中初，遷禮部尚書判户部，徙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愨愠見曰："故事，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莅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小史，隳舊典。"銖嘆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卒。

當這個時候，乾旱之後又發生水災，彗星的變化沒有停止，鄭注的權勢威震天下，人心不安擔驚受怕，高銖等人的諫言又不被理會，群臣大驚失色。第二年，李訓掌權，派高銖出京任浙東觀察使，歷任義成節度使。大中初年，升任禮部尚書主管户部事務，改任太常卿。曾經處罰禮生，博士李愨惱怒地拜見他説："舊例，禮院的事不稟報太常寺，以前太常卿就職，博士不集中拜見。不應該處罰小吏，破壞原來的典章制度。"高銖嘆息説："我年老而不能退休，竟受那小子的侮辱！"去世。

**高鍇 高湘**

鍇，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辟河東府參謀，歷吏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

高鍇，字弱金，連續考中進士科、博學宏辭科，被徵用到河東節帥的幕府任參謀，歷任吏部員外郎，升任中書舍人。

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鍇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頽俗，而鍇乃能爲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誡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即以鍇爲禮部侍郎。閲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遷吏部侍郎，出爲鄂岳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

開成元年，暫時主管貢舉事務。文宗親自將考題交給有關官員，高鍇把中選的名册呈上，皇帝對身邊的侍臣説："近年文章的格調不高，現在送上來的比以前稍好一些。"鄭覃説："陛下改革近代一些制度，用來匡正敗壞的風俗，而高鍇也能爲陛下選拔到人才。"皇帝説："各節鎮的奏表太浮華，應該譴責掌書記，警戒這種不正文風。"李石説："古人因事作文，今人以文害事，警戒流弊抑制末流，確實就如聖上教誨的那樣。"於是任高鍇爲禮部侍郎。過了三年，選拔了許多有真才實學的人。開始，每年選取四十人，有才華的人越來越少，下詔減去十人，還是不能選够。升任吏部侍郎，出任鄂岳觀察使。去世後，追贈禮部尚書。

子湘，字濬之，擢進士第，歷長安令、右諫議大夫。從兄湜與路巖親善，而湘厚劉瞻，巖既逐瞻，貶湘高州司馬。僖宗初，召爲太子右庶子，終江西觀察使。

高鍇的兒子名湘，字濬之，考中進士科，歷任長安令、右諫議大夫。堂兄高湜與路巖親近友好，而高湘却與劉瞻關係深厚，路巖貶逐劉瞻以後，貶高湘爲高州司馬。僖宗初年，召入朝廷任太子右庶子，官位終於江西觀察使。

**馮宿**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父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兔，號"孝馮家"。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父親名子華，在親人墓旁搭建草屋居住，出現過靈芝、白兔，號稱"孝馮家"。

宿，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寬

馮宿貞元年間與弟弟馮定、堂弟馮審馮寬

并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愔爲軍中脅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愔大懼。於是，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説曰："張公與公爲兄弟，欲共力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爲亂兵所脅，内則誠款隔絶，外則强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勛，赦愔罪，使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絶之德矣。"武俊悦，即以表聞，遂授愔留後。宿不樂佐愔，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愔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户參軍。

一同考中進士科，徐州節帥張建封上表奏請他任掌書記。張建封去世後，兒子張愔被軍中將士逼着主持留後事務。李師古打算乘張建封喪亡之機收復故地，張愔大爲恐懼。此時，王武俊擁兵觀察形勢，馮宿寫信游説他説："張公與王公是兄弟，打算齊心協力使兩河歸順天子，天下無人不知。如今張公不幸去世，兒子年幼受到亂兵的逼迫，内則效命朝廷之意不能上達，外則有强寇侵犯逼迫，公怎麽能坐視不理呢？如果能奏明天子不忘張建封過去的功勛，赦免張愔的罪行，讓他自己歸順，那麽公不但有平定叛亂的功勞，還有接續將要斷絶的後代的美德了。"王武俊高興，就上表奏報朝廷，於是拜授張愔爲留後。馮宿不樂意輔助張愔，另外去浙東觀察使賈全的幕府任職。張愔恨馮宿離他而去，上奏貶他爲泉州司户參軍。

召爲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謚，宿謂世勞不可遺，乃上佳謚，示不忘忠。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爲判官。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牛元翼徙節山南東道，爲王廷凑所圍，以宿總留事。還，進中書舍人，出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殺之。歷工部、刑部二侍郎。修《格後敕》三十篇，行于時。累封長樂縣公。

召入任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後，兒子王承宗不服從朝廷命令，没有得到謚號，馮宿認爲王士真父子兩代的功勞不能遺忘，於是擬議好謚號上奏，以表示朝廷没有忘記忠臣。兩次升任後爲都官員外郎。裴度任彰義軍節度使，上表奏請他任判官。平定淮西後，授任比部郎中。長慶年間，升任知制誥。牛元翼改任山南東道節度使，被王廷凑圍困，派馮宿總管留後事務。回朝，升任中書舍人，出任華州刺史，避父諱没有接受，改任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拜授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使部下侵奪民田，藏在軍中，官吏不敢捕捉。河南府大集會時，那個部下也和姚文壽一起來了，馮宿突然捉住他打死。歷任工部、刑部侍郎。修撰《格後敕》三十篇，流行於當代。幾次封爵後爲長樂縣公。

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郛，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數壞民廬舍，宿修利防庸，一方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修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卒，年七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治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納墓中。

升任東川節度使，修築城墻，增加兵器十多萬件，皇帝下詔拿出多餘的兵器賜給黔巫道。涪水多次冲毁百姓的茅廬屋舍，馮宿修好堤壩，這一帶的人感到便利賴以爲安。病危時，將要處决重刑犯人，家人請求原諒那犯人以便爲自己求得吉利，馮宿説："壽命的長短，是天定的，擾亂刑法而求得保佑，我不敢。"去世，終年七十歲，追贈吏部尚書，謚號懿。臨終前命令薄葬，把平

生的藏書全部埋入墓中。

子圖，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户部侍郎、判度支。

兒子名圖，字昌之，連續考中進士科、博學宏辭科。大中年間，官位終於户部侍郎、分管財政等職。

寬爲起居郎。

馮寬任起居郎。

馮定

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于頔素善之。頔在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頔聞，斥吏，歸錢五十萬，及諸境，定返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慚。

馮定，字介夫，儀表堂堂，與馮宿齊名，人們將他們比作漢代的二馮。于頔一向善待他。于頔在襄陽任職時，馮定徒步前往拜見，守門吏不肯通報，於是轉身離去。于頔聽説後，斥責守門吏，派人贈送五十萬貫，追到邊境纔追上，馮定退回于頔送來的錢，寫信責備于頔不禮賢下士，于頔大爲慚愧。

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苹府，以鄠尉爲集賢校理。始，定居喪，號毁甚，故數移疾，大學士疑其簡怠，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郢州刺史。吏告定略民妻，乾没庫錢，御史鞫治無狀。坐游宴不節免官。起爲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于廷。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珏，珏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邪?"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

考中進士科異等，浙西節帥薛苹徵用他在幕府任職，以鄠尉任集賢校理。當初，馮定守喪，因號啕大哭嚴重損傷身體，因此屢屢請病假，大學士懷疑他怠慢工作，削奪他的官職。三次升任後爲祠部員外郎，出任郢州刺史。屬吏控告馮定强奪民妻，侵吞府庫錢物，監察御史審查後没有證據。因吃喝玩樂没有節制獲罪被免官。起用爲國子司業，又升任太常少卿。文宗曾經下詔將開元時期的《霓裳羽衣舞》與《雲韶》樂配合起來，在宫廷裏練習。馮定站在宫廷中間指揮衆樂工，莊重挺拔像樹木一樣。皇帝爲之驚訝，詢問學士李珏，李珏回答説是馮定。皇帝高興地説："莫不是那個能寫古章句的馮定嗎?"親自吟誦馮定的《送客西江》詩，召他上殿，賞賜宫中瑞錦，下詔呈上他所有的著述。升任諫議大夫。

是歲，訓、注敗，多誅公卿，中外危惴。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争罷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悦，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日欲會尚書省，定據禮當集詹事府，詔可。論者多其正。换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

這一年，李訓、鄭注失敗，誅殺了許多公卿，朝内朝外的人惴惴不安。等到改年號時，皇帝來到前殿，仇士良請求派神策軍執儀仗在殿門外保衛皇帝，馮定據理力争纔作罷。又請求允許左右史跟隨宰相到延英殿記録宰相説的話，宰相不高興，改任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初一那天打算在尚書省集會，馮定根據禮儀認爲應當在詹事府集會，下詔許可。議論的人稱贊他正直。改任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退休。去世後，追贈工部尚書，謚號節。

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

當初，源寂出使新羅，新羅國的人傳誦馮定

《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的《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出使西蕃，旅居的館舍將馮定的《商山記》寫在屏風上。他的名聲就是這樣遠傳到異國他鄉。

### 馮審

審，字退思，開成中，爲諫議大夫，拜桂管觀察使，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著"唐"。終秘書監。

子緘，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

馮審，字退思，開成年間，任諫議大夫，拜授桂管觀察使，歷任國子祭酒。國子監有孔子碑，是武后時立的，睿宗題寫碑額。馮審請求磨掉"周"字改刻"唐"字。官位終於秘書監。

兒子名緘，字宗之，乾符初年，歷任京兆尹、河南尹。

### 李虞仲

李虞仲，字見之。父端，附見《文藝傳》。

虞仲第進士、宏辭，累遷太常博士。建言："謚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褒貶法也。茆土爵禄，僇辱流放，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然而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謚是觀。古者將葬請謚，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謚；人殁已久，風績湮歇，采諸傳聞，不可考信，誄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謚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刺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居京師不得過半期，居外一期。若善惡著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謚之。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詔可。

寶曆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

李虞仲，字見之。父親李端，見《文藝傳》附傳。

李虞仲考中進士科、博學宏辭科，幾次升任後爲太常博士。建議説："擬定謚號是爲了表彰美德懲罰罪惡，用的是《春秋》上的褒貶手法。茅土爵禄，刑辱流放，都是因爲一時的功過，不是給後來的人看的，然而後人之所以能知道一個人的品行，衹有從謚號上來看。古代的人將要下葬時請求謚號，如今早的下葬後二三年，晚的竟達數十年，然後纔請求謚號；人死已經很久了，政績漸漸被埋没，再從傳聞中去搜集，不能查考真僞，誄文行狀雖然存在，記述與事實不符。臣請求凡是應得到謚號的人，在下葬前一個月，請吏部考功司責成太常寺擬議，那些不請求與請求却超過時間限制的人，任憑御史彈劾檢舉。居住在京城的不能超過半年，居住在京城以外的不能超過一年。如果一個人功過顯著而没有請求謚號，允許考功司官員考核他的品行擬定謚號。對於品行優異突出的人，即使没有官職或者官位低下，也要令所在之地的長官上報。"下詔許可。

寶曆初年，以兵部郎中參預起草制誥，升任中書舍人，出任華州刺史，歷任吏部侍郎。李虞仲簡樸寡欲，在當時德高望重。去世，終年六十五歲，追贈吏部尚書。

### 李翺

李翺，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冲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

李翺，字習之，是後魏尚書左僕射李冲的十世孫。考中進士科，最初調任校書郎，多次升官，元和初年，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經常説

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氐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

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耻，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暱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群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畝。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

史官記事不符合事實，於是建議説："大致上人的行爲，不是大善大惡人人皆知的事，都須訪問他人。他人知道的不周詳，所以從行狀謚文譜牒中搜集材料。但是那些寫行狀的人，都是死者的故吏門生，記載失實憑空贊美，溺於文詞而不顧情理。臣請求根據事實記載功績，那麽賢與不賢就顯而易見。例如説魏徵，衹記載他直言諫諍的話，就足以證明他爲人正直敢於進言；段秀實，衹記載他倒持司農寺的印符追回謀逆的士兵，用笏板擊打朱泚，就足以證明他忠誠剛烈。不是這樣的材料，希望敕令考功司、太常寺、史館不要接受。這樣就可以將史實流傳給後世了。"下詔許可。又逐條陳述恢復太平的大計説：

陛下即位以來，安撫不來朝拜的大臣，誅殺叛逆的賊人，洗刷五位先帝蒙受的耻辱，自古以來的中興盛世都不過如此。臣發現聖人的恩德還有比不上聖上的地方，像淄青俘虜的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是被賊人逼迫，將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扣爲人質而驅使他們出戰，陛下俘獲他們後，赦免罪行不誅殺，下詔田弘正根據才能授予官職，想要回去的人聽其自便。夏侯澄等人能够活着回去，互相轉告，叛賊兵衆無不感激皇上恩德，没有人再肯抗拒出戰。劉悟之所以能够一個晚上斬殺李師道，是因爲三軍憎恨賊人而親近陛下，因此不到一天就大功告成。這是其一。今年關中麥子歉收，陛下可憐百姓的窮困，頒布英明的詔令減免賦税十萬石，群臣喜形於色，百姓的歌聲笑語響遍田間。這是其二。以前齊國贈送歌舞伎人給魯國，季桓子接受她們，君臣共同觀看，三天不上朝，孔子離去。如今韓弘進獻歌舞伎人，陛下不接受，接着將歌舞伎人退了回去。這是其三。又將李宗奭的妻子女兒從後宫放出去，把田宅賜給沈遵師，聖上英明寬恕，百姓欣喜感動。臣愚陋不能全部記住。如果其他詔令全都像這樣，武德、貞觀之治不難趕上，太平盛世可在反轉手掌的瞬間達到。臣聽

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税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絶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盗；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悦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修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爲也。

説平定禍亂，靠的是武功；恢復制度、振興太平，靠的是文德。如今陛下已經靠武功平定天下，如果接着革除弊端，恢復高祖、太宗時的制度：任用忠誠正直的人而不猜疑；斥退奸邪的小人而不親近；改革税法，不督責錢幣交納布帛；杜絶進獻，寬免百姓的租税；充實邊境上的兵力，用來制止蕃戎的侵犯搶劫；頻繁引見待制官，詢問時事，使上言之路暢通無阻。這六點是爲政的根本，太平盛世由此而振興。陛下既然已經能够做了其中難以做到的，爲什麽却不去做其中容易做到的呢？以陛下高明的天賦，如果不受身邊那些逢迎取悦的花言巧語的迷惑，任用剛强正直的臣子，與他們修正恢復舊制，振興大政教化，可以不勞而成功。如果一天不問政事，臣恐怕大功之後，容易産生安逸享樂的思想，進言的人必定會説："天下已經平安了，陛下可以高枕無憂安然享樂了。"這樣一來，那麽高祖、太宗的制度不能够恢復。制度不能恢復，那麽太平盛世未必能够達到。臣私下爲陛下正當可以振興之時，却謙虚退讓而没有振興感到可惜。

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翱自代。景儉斥，翱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翱恚懼，即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户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税萬二千緡，貧弱以安。

兩次升任後爲考功員外郎。當初，諫議大夫李景儉上表奏請讓李翱取代自己。李景儉被貶斥後，李翱也被降職授任朗州刺史。過了很長時間，召入朝廷任禮部郎中。李翱生性嚴正剛直，議論政事無所屈服，出仕後一直没有做到高官，心情憤懣無處發泄，見到宰相李逢吉，當面斥責他的過失，李逢吉詭詐不和他計較，李翱既怨恨又恐懼，就請了病假。滿一百天後，有關官員禀報免去他的官職，李逢吉又上表奏請他任廬州刺史。當時廬州乾旱，隨之發生瘟疫，一路上棄家而逃的人絡繹不絶，失去在籍人口四萬，豪門權貴低價收買田屋牟取厚利，而貧窮人家仍然要交納賦税，李翱下令讓他們根據田産自己上報應交納的租税，不得隱瞞，收取豪門大户的租税一萬二千貫，貧弱之人得以安居。

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

召入朝廷任諫議大夫，參預起草制誥，改任

舍人。柏耆使滄州，翱盛言其才。耆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翱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謚曰文。

中書舍人。柏耆出使滄州，李翱大力稱贊他的才能。柏耆獲罪後，李翱也因此降爲少府少監。後來歷任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去世。李翱開始跟從昌黎人韓愈學寫文章，風格淳樸，受到當時人的推崇，因此有關部門也擬定謚號叫文。

## 盧簡辭

盧簡辭，字子策。父綸，別傳。

與兄簡能、弟弘止簡求皆有文，并第進士。歷佐帥府，入遷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舊事。寶曆中，黎幹子煟詣臺請復葉縣故田，有司莫能知，簡辭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恩誅，貲田皆没，大曆後數十年，比有赦令，無原洗之言，煟安得冒論?"不爲治。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簡辭窮按，乃得金床、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中無此，昂爲吏可知矣。"

盧簡辭，字子策。父親名綸，另外有傳。

盧簡辭與哥哥盧簡能、弟弟盧弘止盧簡求都有文才，都考中進士科。多次在節帥幕府任職，召入朝廷升任侍御史，熟悉法令及臺閣舊事。寶曆年間，黎幹的兒子黎煟到御史臺請求收回他家在葉縣的舊田，有關官員不知其中底細，衹有盧簡辭反問道："依照黎幹因阿附魚朝恩獲罪被誅殺，財産田地都已没收，大曆以後數十年，不斷有赦令，對此没有赦免昭雪的條文，黎煟怎敢輕率議論?"不爲他辦理。福建鹽鐵院官員盧昂因貪贓獲罪，盧簡辭追究審查，竟查出了金床、大如斗的瑟瑟枕。敬宗説："宫中没有這種東西，可見盧昂做官如何了。"

李程鎮太原，表爲節度判官。入授考功員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坐事貶衢州刺史，卒。

李程鎮守太原，上表奏請他任節度判官。召入朝廷拜授考功員外郎，幾次提升後任湖南、浙西觀察使，以檢校工部尚書任忠武節度使。改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因某事受牽連貶任衢州刺史，去世。

## 盧知猷

簡能，見《鄭注傳》。其子知猷，字子謩，中進士第，登宏辭，補秘書省正字。蕭鄴鎮荆南、劍南，再辟掌書記。入遷右補闕，出爲饒州刺史，以政最聞。累進中書舍人。朱玫亂，避難不出。僖宗還京，召拜工部侍郎、史館修撰。歷太常卿、户部尚書，至太子太師。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卒，贈太尉。

知猷器量渾厚，世推爲長者。善書，有楷法。文辭贍麗。子文度，亦貴顯。

盧簡能，見《鄭注傳》。他的兒子盧知猷，字子謩，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補授秘書省正字。蕭鄴鎮守荆南、劍南，兩次徵用他爲掌書記。召入朝廷升任右補闕，出任饒州刺史，因政績突出而聞名。幾次升任後爲中書舍人。朱玫叛亂，躲避災難不出來做官。僖宗回到京城，召入朝廷拜授工部侍郎、史館修撰。歷任太常卿、户部尚書，官做到太子太師。昭宗被劉季述幽禁後，盧知猷憤慨而死，追贈太尉。

盧知猷度量敦厚，世人推崇他爲長者。擅長書法，有楷書之法。文辭富麗。兒子名文度，也做了高官。

### 盧弘止

弘止，字子彊，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副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户部員外盧允中坐贓，詔弘止按訊。文宗將殺鼎，弘止執據罪由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累遷給事中。

會昌中，詔河北三節度討劉稹。何弘敬、王元逵先取邢、洺、磁三州，宰相李德裕畏諸帥有請地者，乃以弘止爲三州團練觀察留後。制未下，稹平，即詔爲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户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得費不相償，弘止使判官司空輿檢鈎厘正，條上新法，即表輿兩池使，自是課入歲倍，用度賴之。逾年，出爲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沓，銀刀軍尤不法，弘止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止治，不敢嘩。優詔褒勞。弘止羸病，丐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于鎮，贈尚書右僕射。

子虔灌，有美才，終秘書監。

### 盧簡求

簡求，字子臧，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爲裴度、元稹所辟，又佐牛僧孺鎮襄陽，入遷户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彦佐爲招討使，吝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

大中九年，党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爲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綏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陀三部，難馴制，它帥或與詛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爲止。簡求

盧弘止，字子彊，在劉悟幕府任職，幾次提升後任監察御史。沈傳師上表奏請他任江西團練副使。召入朝廷拜授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户部員外盧允中因貪贓獲罪，詔令盧弘止審查訊問。文宗打算誅殺宇文鼎，盧弘止堅持説根據罪狀主要責任在盧允中，而宇文鼎是受牽連獲罪，不應處死刑，皇帝寬免了他。幾次升任後爲給事中。

會昌年間，下詔河北三節度使討伐劉稹。何弘敬、王元逵先攻取邢、洺、磁三州，宰相李德裕害怕各鎮節帥中有人請求封地，就派盧弘止任三州團練觀察留後。制書還未下達，劉稹就被平定了，於是詔令他任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回朝後，拜授工部侍郎，以户部侍郎主管財政。當初，兩池鹽法有弊端，收不抵支，盧弘止派判官司空輿檢查改正，逐條上奏新法，并上表舉薦司空輿任兩池使，從此每年的税收成倍增加，國家費用依賴於它。過了一年，出任武寧節度使。徐州自從王智興以後，官吏士卒驕横貪婪，銀刀軍尤其不守法，盧弘止殺掉其中罪惡特大的人，到盧弘止任期終止，不敢嘩變。特地下詔褒獎慰勞。盧弘止體弱多病，請求退休回東都，没有批准。改任宣武節度使，在軍鎮去世，追贈尚書右僕射。

兒子名虔灌，有才華，官位終於秘書監。

盧簡求，字子臧，開始在江西節帥王仲舒的幕府任職，兩次被裴度、元稹的幕府徵用，又輔助牛僧孺鎮守襄陽，召入朝廷升任户部員外郎。會昌年間，討伐劉稹，派忠武節度使李彦佐任招討使，精選盧簡求任副使，派他主持留後事務。歷任蘇、壽二州刺史。

大中九年，党項侵掠邊境，拜授盧簡求爲涇原渭武節度使。改任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節度使。盧簡求爲政擅長隨機應變，用法令不苛刻，在邊境上善於安撫管理，人們都賴以爲安。太原管轄退渾、契苾、沙陀三個部落，難於馴服控制，雖然這三個部落的首領與太原節帥結盟立

歸所質，開示至誠，虜憚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東都，治園沼林苑，與賓客置酒自娛。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

誓，將自己的兒子兄弟作爲人質，但是侵犯掠奪没有因此而停止。盧簡求送還人質，開誠布公，虜人害怕他的恩德信義，不敢作亂。過了很長時間，因病辭職，以太子少師退休，回到東都，營建園林池沼，與賓客飲酒娛樂。去世，終年七十六歲，追贈尚書左僕射。

子嗣業、汝弼，皆中進士第。

兒子名嗣業、汝弼，都考中進士科。

### 盧汝弼

汝弼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方柳璨斫喪王室，汝弼懼，移疾去，客上黨。後依李克用，克用表爲節度副使。太原府子亭，簡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未嘗居賓位，西向俯首，人美其有禮。

盧汝弼以祠部員外郎參預起草制誥，跟隨昭宗遷移到洛。正值柳璨殘害王室人員，盧汝弼恐懼，自稱有病離去，客居上黨。後來依附李克用，李克用上表奏請他任節度副使。太原府有小亭，盧簡求以前在太原任職時的官署大多都在，每次在亭中宴會，盧汝弼未曾坐賓客的座位，低頭面向西，人們贊美他有禮。

嗣業子文紀，後貴顯。

盧嗣業的兒子名文紀，後來做了大官。

### 高元裕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時，稍稍决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寤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换侍御史内供奉，士始相賀。

高元裕，字景圭，他的祖先大概是渤海人。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徵用到節度使的幕府中任職。召入朝廷任右補闕，途經商州，適逢方士趙歸真擅自騎驛馬，高元裕呵斥他説："天子設置的驛馬，你怎麽敢騎上奔馳呢？"命令左右的人奪下他騎的馬，回到京城，將此事奏報皇上。敬宗不准時臨朝聽政，逐漸開始在宫中決斷事情，宦官恣意放肆，大臣不能進宫拜見。高元裕勸諫説："如今西頭的勢力重於南衙，樞密使的權力超過宰相。"皇帝有所醒悟却不能有所約束，人們都爲他擔憂。不久改任侍御史在宫内供奉，士大夫開始互相慶賀。

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當書命，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罪，元裕坐出餞，貶閬州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

李宗閔贊賞他的氣節，提拔爲諫議大夫，升任中書舍人。鄭注進入翰林院時，高元裕當值起草制書，就説"用醫術侍奉"，鄭注慚愧怨恨。等李宗閔獲罪後，高元裕因出城餞行獲罪，被貶爲閬州刺史。鄭注死後，又拜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

莊恪太子立，擇可輔導者，乃兼賓客。進御史中丞。即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

莊恪太子册立後，選擇可以輔助勸導的人，於是兼任太子賓客。升任御史中丞。隨即建議説："施行法令部門的官吏必須挑選，有不稱職的請免去。"於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

御史魏中庸高弘簡并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詔可。累擢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宣歙觀察使，入授吏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公，奏蠲逋賦甚衆。在鎮五年，復以吏部尚書召，卒于道，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

御史魏中庸高弘簡都被削奪官職。舊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銜的人號稱“外臺”，可以監察風俗，檢舉不法分子。元和年間，李夷簡藉此請求按察本道州縣。後來更加不稱職。高元裕請求將監院御史的權力收回隸屬御史臺，使其能够專門監督巡察。下詔許可。幾次升任後爲尚書左丞，兼管吏部銓選事務。出任宣歙觀察使，召入朝廷授任吏部尚書。拜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封爲渤海郡公，奏請減免了許多拖欠的賦税。在軍鎮五年，再次召入朝廷任吏部尚書，在途中去世，終年七十六歲，追贈尚書右僕射。

元裕性勤約，通經術，敏於爲吏，岩岩有風采，推重于時。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

高元裕生性勤儉節約，通曉經術，爲官勤勉，高大英俊很有風度，受到當時人的推崇。從侍講學士升任御史中丞，文宗發愁無人能替代他，高元裕上表説他的哥哥高少逸有才能可以勝任，因此任命高少逸爲侍講學士，世人認爲他們的升遷很榮耀。

## 高少逸

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失舉劾，貶贊善大夫，累遷諫議大夫，乃代元裕。稍進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謫隸恭陵，中人皆斂手。以兵部尚書致仕，卒。

高少逸，長慶末年任侍御史，因檢舉彈劾有失誤獲罪，貶任贊善大夫，幾次升任後爲諫議大夫，并取代高元裕。逐漸升任爲給事中，出任陝虢觀察使。宦官責備峽石驛的官吏供給的餅子不好，鞭打他們，高少逸封上餅子奏報皇上。宣宗憤怒，召見出使的宦官責備説：“山谷之間這樣的餅子難道是容易做出來的嗎?”貶謫到恭陵服役，宦官都不敢恣意妄爲。以兵部尚書退休，去世。

元裕始名允中，大和中改今名。

高元裕開始名叫允中，大和年間改叫今名。

## 高璩

元裕子璩，字瑩之。第進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尚主，而璩以寵升云。懿宗時，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太常博士曹鄴建言：“璩，宰相，交游醜雜，取多蹊徑，謚法‘不思妄愛曰剌’，請謚爲剌。”從之。

高元裕的兒子名璩，字瑩之。考中進士科，多次在節度使的幕府任職。以左拾遺任翰林學士，升任諫議大夫。近代的翰林學士未經省署郎官擬議而升遷的，衹有鄭顥是因爲娶公主爲妻，而高璩則因受寵而升任。懿宗時，拜授劍南東川節度使。召入朝廷拜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過了一個月後去世，追贈司空。太常博士曹鄴建議説：“高璩，身爲宰相，交往的人衆多雜亂，選用的人大多有門路，謚法上説‘不思妄愛稱剌’，請賜謚號叫剌。”被采用了。

## 封敖

封敖，字碩夫，其先蓋冀州蓨人。元和中，署進士第，江西裴堪辟置其府，轉右拾遺，雅爲宰相李德裕所器。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爲翰林學士，三遷工部侍郎。敖屬辭贍敏，不爲奇澀，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宫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時敖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它惑。"德裕以能明專任己以成功，謂敖曰："陸生恨文不逮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邪?"解所賜玉帶贈之。未幾，拜御史中丞，與宰相盧商慮囚，誤縱死罪，復爲工部侍郎。

封敖，字碩夫，他的祖先大概是冀州蓨人。元和年間，考中進士科，江西節帥裴堪徵用他在幕府任職，改任右拾遺，很受宰相李德裕的器重。會昌初年，以左司員外郎召入任翰林學士，三次升任後爲工部侍郎。封敖撰寫文章語言豐富才思敏捷，不寫新奇生澀的句子，語言貼切而又以理勝人。武宗讓他起草詔書慰問受傷的邊防將士，説："傷口在你們的身上，疼痛在朕的心上。"皇帝贊美它寫出了自己的心裏話，賜給宫錦。平定劉稹後，李德裕因爲制定策略有功升任太尉，當時封敖起草制書説："謀劃都與我相同，進言不受他人迷惑。"李德裕認爲它闡明了皇帝一心一意任用自己而取得了成功，對封敖説："陸生恨文不達意，像君這樣的話，難道容易得到嗎?"解下皇帝賞賜的玉帶贈給他。不久，拜授御史中丞，與宰相盧商審察登記囚犯的罪狀，誤放死罪犯人，又任工部侍郎。

大中中，歷平盧、興元節度使。初，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敖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蓬、果賊依雞山，寇三川，敖遣副使王贄捕平之。加檢校吏部尚書。還爲太常卿。始視事，廷設九部樂，敖宴私第，爲御史所劾，徙國子祭酒。復拜太常，進尚書右僕射。然少行檢，士但高其才，故不至宰相，卒。

大中年間，歷任平盧、興元節度使。當初，鄭涯開闢新路，水冲壞路上的棧道，封敖重新修斜谷道，行人交口説方便。蓬、果一帶的盗賊憑藉雞山，侵犯三川，封敖派遣副使王贄捕捉平定了盗賊。加授檢校吏部尚書。回朝任太常卿。剛剛就職，朝廷設有九部樂，封敖在自己家裏宴會時用來助興，受到御史的彈劾，改任國子祭酒。再次任太常卿，升任尚書右僕射。但是言行有失檢點，士人衹推崇他的才華，因此没有做到宰相，去世。

子彦卿、望卿，從子特卿，皆第進士。

兒子名彦卿、望卿，侄子名特卿，都考中進士科。

## 鄭薰

鄭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學士。出爲宣歙觀察使。前人不治，薰頗以清力自將。牙將素驕，共謀逐出之，薰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東都。

鄭薰，字子溥，史籍失載籍貫世系。考中進士科，歷任考功郎中、翰林學士。出任宣歙觀察使。前任不能治理，鄭薰以清廉自許。牙將一向驕横，共同謀劃把他驅逐出境，鄭薰投奔揚州。貶任棣王府長史，在東都任職。

懿宗立，召爲太常少卿，擢累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禄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於是宦人用

懿宗即位，召入朝廷任太常少卿，幾次提升後任吏部侍郎。當時屢次大赦天下，品階爲正議大夫和光禄大夫的人，可以給一個兒子授予官

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宰相杜悰才其人，擬判度支，辭；又擬刑部兼御史中丞，固辭乃免。久之，進左丞。性愛友，糾族百口，禀不充，求外遷。擬華州刺史，輒留中，爲倖侍酬沮。後以太子少師致仕。

職，門前立戟。於是宦官用品階爲養子求官，鄭薰拒絶不肯按品階授予。宰相杜悰認爲他爲官有才幹，擬議任他主管財政，推辭；又擬議任他爲刑部侍郎兼任御史中丞，堅决推辭纔停止。過了很長時間，升位尚書左丞。生性友愛，全家族一百多口人居住在一起，俸禄不够用，請求改任外官。擬議任華州刺史，却留在宫中遲遲没有批覆，受到得寵宦官的報復阻撓。後來以太子少師退休。

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爲隱巖，蒔松于廷，號"七松處士"云。

鄭薰剛正不阿，兩次主持禮部貢舉，引薦出身寒微而才能傑出的人，受到士人的贊許。老了以後，號稱自己居住的地方爲隱巖，在庭院裏栽種松樹，號稱"七松處士"。

**敬晦　敬括**

敬晦字日彰，河中河東人。

敬晦，字日彰，河中河東人。

祖括，字叔弓，進士及第，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悪不諧己，外除果州刺史，進累兵部侍郎。志簡淡，在職不求名。周智光已誅，議者健括才，選爲同州刺史，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大曆中卒。

祖父名括，字叔弓，考中進士科，升任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憎恨他不依附自己，派他出朝任果州刺史，幾次升任後爲兵部侍郎。清心寡欲，在職位上不追求名聲。周智光被誅殺後，議論的人贊美敬括有才幹，選任同州刺史，拜授御史大夫。沉默持重，不因私害公。大曆年間去世。

晦進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於是，帥不政，法制陵頽，曙引大吏廷責之。吏負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且十輩，方雜語以申吏枉，晦讓諸將曰："吏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爲伍，奈何?"衆愧謝，闔府咨美。擢累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真以詐誉罔天子，御史平吴湘獄，得罪宰相。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回縱。

敬晦考中進士科，被徵召到山南東道節度使的幕府任職，山南東道節度使治所與馬曙的住宅相連。這時候，節帥不務政事，法令制度衰落敗壞，馬曙召來大吏在庭院責備。大吏仗恃身兼軍職，不承認錯誤，跑去向十幾個各府牙將訴説，衆人正在七嘴八舌要爲大吏伸冤，敬晦責備他們説："大吏冒充軍中的名義，你們不能追究，反而引他與自己爲伍，算是什麽?"衆牙將慚愧道歉，全府上下感嘆贊美。幾次升任後爲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真用邪門歪道迷惑天子，御史爲吴湘獄案平反，得罪了宰相。敬晦上疏極力説明是非，一點不迴避退縮。

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饉，有詔弛榷酒茗，官用告匱，晦處身儉勤，貲力遂充。徙兖州節度使，以太子賓客分司，卒，贈兵部尚書，謚曰肅。

大中年間，歷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當時南方連年發生饑荒，皇帝下詔延緩徵收酒税茶税，官府費用告乏，敬晦身體力行勤儉節約，財力於是充足。改任兖州節度使，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去世後，追贈兵部尚書，謚號肅。

晦兄昕、暤，弟旿、煦，俱第進士籍。昕爲河陽節度使，暤右散騎常侍，世寵其家。

**韋博**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祖黄裳，浙西節度觀察使。

博取進士第，寖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詐窮得罪，詔與中人籍其財，中人利寶玉，欲竊取去，博奪還，簿無遺資。

回鶻入寇，以苻澈爲河東節度使，拜博爲判官。久之，進主客郎中。時詔毁佛祠，悉浮屠隸主客。博言令太暴，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之。會羌、渾叛，以何清朝爲靈武節度使，詔博副之，擢右諫議大夫，召對，賜金紫。因行西北邊，商虜强弱，還奏有旨，進左大夫，爲京兆尹。與御史中丞嚚競不平，皆得罪，下除博衛尉卿。出爲平盧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徙昭義。卒，年六十二，贈兵部尚書。

**李景讓**　李景温

李景讓，字後己，贈太尉憕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歡，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虢三州刺史。

母鄭，治家嚴，身訓勤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禄，猶菑其身，况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

敬晦的哥哥敬昕、敬暤，弟弟敬旿、敬煦，都考中進士科。敬昕任河陽節度使，敬暤任右散騎常侍，家中幾代人蒙受恩寵。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祖父名黄裳，任浙西節度觀察使。

韋博考中進士科，逐漸升任做到殿中侍御史。開成年間，蕭本詐稱貧窮獲罪，詔令韋博與宦官抄没他的財産，宦官受到寶玉的誘惑，打算偷偷拿走它，韋博奪回交公，登記册上的財物没有遺失。

回鶻入侵，任苻澈爲河東節度使，任韋博爲判官。過了很長時間，升任主客郎中。當時下詔拆毁佛寺，所有的和尚隸屬主客司管理。韋博進言説這個詔令太過分，應該折中一些，宰相李德裕厭惡他。適逢羌、渾叛亂，任何清朝爲靈武節度使，詔令韋博任副使，升任右諫議大夫，召見應對，賞賜金紫。因巡視西北邊防，視察虜人强弱，回朝奏報符合旨意，升任左諫議大夫，任京兆尹。與御史中丞吵吵鬧鬧紛争不息，兩人都獲罪，貶任韋博爲衛尉卿。出任平盧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改任昭義節度使。去世，終年六十二歲，追贈兵部尚書。

李景讓，字後己，是追贈太尉李憕的孫子。生性正直剛毅有節操。寶曆初年，升任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用十萬貫錢買得朝廷的歡心，請求兼任鹽鐵使，李景讓到延英殿急切奏論不同意，因此出名。沈傳師任江西觀察使，上表奏請他任自己的副職。歷任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虢三州刺史。

李景讓的母親鄭氏，治家嚴厲，親自教誨勉勵幾個兒子。當初，家中窮困，修墻時得到别人積存的錢，家僮奴婢奔走相告，母親説："士人靠勤勞獲得俸禄，還要身遭災害，何况不勞而獲，我怎麽能取用？"趕快讓挖坑填埋。李景讓從右散騎常侍出任浙西觀察使，母親詢問動身日期，李景讓輕率地回答："已經定了。"鄭氏説："如果這樣，我正有事，不能同你一起走。"原來

母行?"景讓重請罪，乃赦。故雖老猶加棰敕，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讙，召景讓廷責曰："爾填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景讓家行修治，閨門唯謹。

是氣憤他不曾告訴自己。并且說："你已經顯貴了，哪裏用得上母親同行?"李景讓一再請罪，母親纔原諒他。正因如此雖然李景讓年紀大了還要加以鞭打告誡，啓程後，歡歡喜喜一如既往。李景讓曾經怒恨牙將，用杖打死他，軍中將士謀劃變亂，母親爲了平息衆人的喧嘩，召來李景讓在庭院裏斥責說："你鎮撫一方而輕率用刑，一人不得安寧，哪裏衹是上負天子，也使百歲老母含羞於黄泉之下，有何面目去見你父親呢?"準備鞭打他的背，官吏大將一再叩拜請求原諒，不答應，衆人都流淚謝罪，纔作罷，全軍於是安定。李景讓治家有方，家庭生活嚴謹。

入爲尚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栯，威肅當朝。爲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宰相，盡書群臣當選者，以名内器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愧艴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孝。

召入朝廷任尚書左丞，拜授天平節度使，改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封爲酒泉縣男。大中年間，升任御史大夫，剛一上任，彈劾罷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栯，朝廷上下莊重肅穆。任御史大夫三個月，蔣伸做宰相，李景讓的名聲一向在蔣伸之上，但是宣宗選擇宰相時，將有宰相聲望應該當選的大臣名字都寫出來放進容器中，在憲宗的牌位前投壺決定，而没有投中李景讓的名字。世人説授任御史大夫一百天後，如果有其他官員做宰相，就叫做"辱臺"。李景讓羞愧憤怒不能平静，拜見宰相，陳述自己在當代政績好資格老，於是拜授西川節度使。因病請求退休，有人勸他説："公廉潔没有一點積蓄，不爲幾個兒子考慮嗎?"李景讓笑着説："兒子們難道能餓死嗎?"書疏遞上，就回到東都。以太子少保在東都任職。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太子太保，謚號孝。

性奬士類，拔孤仄，如李蔚、楊知退皆所推引。始爲左丞，蔣伸坐宴所，酌酒語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於公。"所善蘇滌、裴夷直皆爲李宗閔、楊嗣復所擢，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不遷。宣宗銜穆宗舊怨，景讓建請遷敬、文、武三主，以猶子行爲嫌，請還代宗以下主復入廟，正昭穆。事下百官議，不然，乃

生性喜歡勉勵士人，提拔孤立無援的人，像李蔚、楊知退都是由他推舉引薦的。當初任尚書左丞時，蔣伸坐在宴席上，斟酒對客人説："孝順父母、忠於國家的人喝這杯酒。"客人沉默，李景讓拿起酒杯一飲而盡，蔣伸説："没有比李公更適合飲這杯酒的了。"與他友好的蘇滌、裴夷直都受到李宗閔、楊嗣復的提拔，所以李景讓在會昌年間，受壓抑得不到提升。宣宗對穆宗心懷舊恨，李景讓建議請遷出敬宗、文宗、武宗三神主的牌位，認爲是侄子輩要避嫌，請求把代宗

罷，德望稍衰矣。然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斷其騶石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以下神主的牌位重新遷入太廟，擺正昭穆次序。將此事交給百官議論，行不通，於是停止，品德名望因此漸漸減弱了。然而李景讓清心寡欲，門前没有亂七八糟的賓客。李琢被免去浙西節度使，因與李景讓住同一里坊前去拜訪他，李景讓迴避不見，等李琢離去後，命令砍斷他上馬時踩過的踏脚石。元和年間以後，德高望重的大臣，以居住的里坊而顯名，李景讓的宅第在東都樂和里，世人稱頌德行廉潔的人時，就叫"樂和李公"。

弟景溫，字德己，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盧攜當國，弟隱繇博士遷水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無敢繩，景溫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景溫既舉職，人皆韙其正。

弟弟名景溫，字德己，歷任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改任華州刺史，因政績卓著而聞名。幾次升任後爲尚書右丞。盧攜掌權，弟弟盧隱由博士升任水部員外郎，才能低資歷淺，人們嫉恨他以次充好，没人敢彈劾，李景溫不允許他到省署任職。當時舊制長期廢除，李景溫履行職責後，人們都贊美他的正直。

弟景莊，亦至顯官。

弟弟李景莊，也做到高官。

#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 列傳第一百三

### 劉蕡列傳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耻，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横制海内，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群臣，内掣侮天子，蕡常痛疾。

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

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甿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夐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寖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唯昧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

劉蕡，字去華，是幽州昌平人，旅居梁、汴之間。通曉《春秋》，能講古代興亡的事情，深沉穩健有謀略，浩然有救世之志。考中進士科。元和以後，法紀鬆弛權力轉移，神策中尉王守澄有弑逆之罪，經過兩個皇帝不能誅討，天下人爲之憤怒。文宗即位，想要洗刷元和舊耻，打算鏟除其黨羽。這時宦官掌握禁軍，横行天下，號稱"北司"，凶惡的奸賊相互勾結，在外脅迫群臣，在内掣侮天子，劉蕡常爲此痛心疾首。

大和二年，應考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皇上召引諸儒一百多人在殿廷，策問説：

朕聽説古代哲王的治理，清静無爲，垂拱而治，用持身寬略陶冶民心，以不加干涉充實日用，對下寬厚以建立根本，開誠布公建立中正之道，由此使天人相通，陰陽和諧，百姓都能長壽，萬物没有災變。唉！這種盛德所能達到的境界，已遥遠而不可及了。三代的好君王，用内容和形式交替補救，到百家興起，遺風也就逐漸衰微，從漢朝以後，值得稱道的就很少了。朕自顧不明大道，而繼承了大業，遵奉聖訓，不敢縱逸懈怠，任用賢能而心存戒慎，未明穿衣而傍晚進食，豈敢説遠追三皇五帝的規模，衹希望繼承祖宗的大業。然而有時心有餘而力不足，有行動而不能取信於人，從内到外，朝政的闕失很多。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承受教化，氣息或者有所堵塞，災旱連年，播種失時。國庫空虚，缺乏九年的積蓄；官吏更换

也，將以觀治，而豪猾逾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絶；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耻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繆盩，致之治平，兹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彦，佇啓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虚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修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鑒，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

蕡對曰：

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顔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祅言之罪無所悔。况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

頻繁，没有連續三年的考績。京師，是中原的根本，從這裏可以看出全國的政治，但是豪猾破壞法度；太學，是明教化的源頭，期望它改變風俗，但是學生懈怠學業。設置州郡在於頒布法令，而以身試法尚未絶迹；各種工匠在於依照制度，而投機取巧尚未息滅。風俗侈靡，積弊成害。選官是爲了治理天下，聽了他人的言論就分不清枝和葉，用刑罰治理人們就不知道什麽是羞耻。官吏聚斂財富發號施令，從事生産的少而食用的衆多，政令煩多却很少能治理。朕要消滅這些弊端，達到治平，此心已定，如涉泉水義無反顧。所以前些時候詔令有關部門，廣延群才，啓發朕積久的蒙昧，期望實現時事太平。你們這些大夫都通曉古今，有志於安民濟衆，來到殿廷等待策問，彌補朕知識上的不足，一定能規諫治國的闕失，辨明政事的弊病，申明綱紀紊亂的原因，考察富庶之所急。何種措施可革除前弊？何種恩澤應施於百姓？做什麽可以近古？用什麽可以和氣充斥？推尋本源，逐條回答。至於管仲對事務輕重的權衡，哪些有助於治理？嚴尤的平定策略，哪些適用於當世？杜預的政績考核要以何者爲先？羊祜的統一要以何者爲務？大凡這些前人的舉措，選擇時都要符合中庸之道，講出你們廣博的見聞，朕將親自閲覽。

劉蕡回答説：

臣確實不才，懷有匡救國家致君堯舜的本領，但無位而不能實行；有冒犯龍顔敢於諫諍的决心，但無路而不能進達。懷着憤慨抑鬱的心情，想得到時機發揮出來。常常想和百姓在路上談論，和商賈在市上謗議，能讓皇上聽到，以感悟君心，這樣即使被判處蠱惑人心的罪名也不後悔。何况正逢陛下詢求過失，徵訪良謀，下詔内外，推舉直言極諫的人。臣有辱此舉，受到詢問，怎敢不把全部想法説出來。至於皇上的忌諱，當時的禁忌，權幸的好惡，有關部門的取捨，臣愚昧不知，希望陛下稍加寬容，不使聖朝有

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誠，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逾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奸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

因直言而遭殺戮之人，這就是天下的大幸了。臣謹冒死作回答。陛下策問中有思念古代的治理，追念清静無爲的教化，打算通曉天地以改變風俗，調和陰陽以養育萬物，可見陛下憂國憂民之深了。臣認爲哲王的治理，從法則上講并不太難達到，衹在於達到的辦法如何罷了。陛下策問有繼承大業而不敢縱逸，遵奉聖訓而不敢懈怠，可見陛下憂慮辛勞到了極點。如果任用賢能心存戒慎，未明穿衣而傍晚進食，就應該罷黜身邊的佞幸小人，進用可以輔佐的大臣。如果要追踪三皇五帝，繼承祖宗大業，就應該借鑒古人的興亡，辨明當代的成敗。心有所未達，是因爲下情堵塞而不能上通；行尚未取信，是因爲恩澤壅滯而不能下潤。想要百姓受教化，在於自己率先修身；想要元氣能够和煦，在於隨其本性而加以疏導。拯救災旱在於真誠，廣泛播種就看食力。國庫空虛，根本原因在於坐食官俸的人還很多；官吏更换頻繁，根本原因在於選用不當。豪猾破壞法度，是由於朝廷内外之法不同；學生懈怠學業，是由於學校的教官被廢棄；刺史以身試法，是因爲任非其人；百官浮華奢侈，是因爲制度不健全。臣看到陛下策問有選官濟治之心，聚斂財富發號施令的感嘆，可見陛下抓到了教化的根本。衹要按品行來進用人才，那麽枝和葉怎會難以辨認？用禮來防範臣下，那麽怎會不知羞耻？考慮到生産的少而食用的多，可以罷免無所事事的官吏；顧慮政令煩多而治理少，就要考察他們的政績。廣延群才，希望陛下一定要采納他們的諫言；殿廷待問，那麽小臣怎敢貪生怕死？臣看到陛下的策問有徵求賢士規諫闕失的話，辨明政事弊病的政令，可見陛下徵詢訪問之辛勤了。實現小臣驅逐奸猾的心願，就可革除前弊；恪守陛下康民濟衆的心願，恩惠就能布施百姓。邪正之道分明，治理就可以近古；禮樂之方顯著，和氣就能够充塞。至於管仲的法度，并非皇王的思想，嚴尤所

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鑒，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

陳述的，并不是最上之策；杜預所重視的，不如唐堯的考績；羊祜所實施的，不如虞舜的文德感化。況且又不是大德的中庸，上聖的舉措，又哪裏值得向陛下稱道呢？或者有關係到國家安危之機，兆示存亡之變的事情，臣請爲陛下披肝瀝膽分明陳說。臣前面所說的“哲王的治理，從法則上講并不太難達到”，在於陛下慎重思考它，努力實行它，始終不懈怠罷了。臣謹按《春秋》：“元是氣的起始，春是歲的開端。”《春秋》把元加於歲，把春加於王，説明君王應當敬承天道，以謹慎其始。又用四時劃分歲，用月劃分四時，《春秋》雖遇到無事可記，也必定記載每時的第一月以存四時，説明君王應當敬承天道，以謹慎其終。君王的一舉一動自始至終之所以必須遵法於天，是因爲它運行不息。陛下能謹慎其始，又能謹慎其終，慎重思考它，努力實行它，就可以把握關鍵而處於清净之地，求無爲而治而非去主宰一切。推廣建立根本的大業，崇尚建立中正之道的盛德，怎會有三代之弊的重複，百僞漸漸興起呢？所以臣說：“僅在於達到它的辦法如何罷了。”臣前面所説“如果任用賢能而心存戒慎，未明穿衣而傍晚進食，就應該罷黜身邊的佞幸小人，進用可以輔佐的大臣”，確實是因爲陛下憂慮辛勞到了極點。臣聽説不應憂慮而憂慮，國家必然衰敗；應當憂慮而不憂慮，國家必然危亡。陛下不用關係到國家存亡、社稷安危的對策詢問臣下，臣不知道陛下是認爲平民百姓不足以參與制定大計呢？還是因爲日理萬機的勤勞而使陛下考慮不周呢？否則，爲什麼應當憂慮而不憂慮呢？臣認爲陛下首先應憂慮的事情是，宮廷將會變亂，社稷將會危亡，天下將會傾覆，四海將會大亂。這四點，國家已經出現了徵兆，所以臣認爲陛下首先應憂慮這些事。成就帝王之業本來就很艱難，守住它固然也不容易。太祖始創基礎，高祖屢立功績，太宗奠定帝業，玄宗繼承聖明，傳到陛下手中，

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弑吴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宫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

已有二百多年，期間聖明相承，擾亂繼起，没有不任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興盛的。有時一念之差，就會顛覆皇權，成爲宗廟之耻，萬古悔恨。臣謹按《春秋》，君主之道，在於即帝位居正道，過去董仲舒已爲漢武帝陳述了大略，尚有不曾説盡的，臣可以爲陛下詳盡論説。那繼承故君必須書寫即位，是用來正其始；去世必須書寫所終之地，是用來正其終。所以作爲人君，所講的必須是正言，所行的必須是正道，所處的必須是正位，所近的必須是正人。《春秋》上説："守門人殺吴子餘祭。"書寫他的名字，是譏刺他疏遠賢士，親近宦官，喪失爲君之道。希望陛下思考祖宗創建國家時的辛勤，牢記《春秋》繼承故君的告誡。辨明法度的開端，就要講正言，行正道；要杜絶篡弑的苗頭，就要處正位，近正人。遠離殘酷的刀鋸，親近正直的大臣，宰相能够專其權，衆官得以盡其職。怎能用親近寵幸的五六個人來總攬天下大政，對外專擅陛下的命令，在内竊取陛下的權力，威懾朝廷，勢傾海内，群臣不敢指責他們的罪狀，天子不能制止他們的野心，禍端釀成於蕭墻之内，奸惡發生在帷幄之中，臣擔心曹節、侯覽又出現在今天，這就是宫廷將要發生變亂。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説正月，是《春秋》認爲先君未能正其終，那麽後繼之君就不得正其始，所以説"定無正"。現在忠賢没有被寄予重任，宦官掌握着廢立的大權，使得先君不得正其終，導致陛下不得正其始。何況太子尚未册立，郊祀没有施行，將相的職權没有收回，名號儀制没有確立，這説明社稷將要危亡了。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雙方互相殘殺不寫，這裏寫了，是重視他專擅王命。天授予的是命，君的存在在於令。掌握天命而又失去它，這就不成其爲君；侵奪其命而專擅它，這就不成其爲臣。君不君，臣不臣，這就説明天下將要傾覆了。臣謹按《春秋》：

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踪三五，紹復祖宗，宜鑒

晉趙鞅率晉陽的兵卒叛變回到晉，寫他回歸，是因爲他能够驅逐君主身邊的惡人來安定其君，所以《春秋》稱贊他。現在權力衰落，藩臣跋扈。有的不通曉人臣大節，而作亂的人準備以安君爲名；不探究《春秋》的微義，舉兵的人以逐惡爲義。這樣一來政令刑法不由天子，征戰討伐必然出自諸侯，這樣一來海内將要大亂了。所以樊噲撞開門而拭淚，袁盎擋車而陳詞，京房發憤以殺身，竇武不顧而喪命，這些都是陛下明知的事。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寫襄公殺他，是因爲襄公泄漏了機密。襄公不能固守縝密保守機密，使陽處父遭受殺身之禍，所以《春秋》否定他。如果上邊泄漏真情，那麽下邊就不敢盡意；上邊泄漏其事，那麽下邊就不敢盡言。所以《傳》上有造膝詭辭的文字，《易》中有失身害成的告誡。現在的公卿大臣，不是不想向陛下進言，而是擔心陛下不能采用。忽視而不采用，必然會泄漏其言，臣下既然有進言而不被采納，必然會遭受其禍；這正好足以封閉直臣之口，而加重了奸臣的威權。因此想要盡言就有殺身之懼，想要盡意就有害成之憂，徘徊鬱塞，以等待陛下感悟，然後纔竭誠忠告。陛下爲什麽不在臨朝聽政之餘，常常到便殿，召見當世的賢相老臣，訪求持變扶危的謀略，徵求定傾救亂的辦法，堵塞陰邪之路，屏除寵幸之臣，制止他們侵凌脅迫的野心，恢復他們守門掃除的差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然不能治於前，就應當治於後；既然不能正其始，就應當正其終。這樣就可以遵奉聖訓，繼承大業，取得任用賢臣的效果，而没有未明穿衣傍晚進食的憂慮了。臣前面所説的“追踪三皇五帝，繼承祖宗大業，就應該借鑒古人的興亡，辨明當代的成敗”，臣聽説堯、禹做君主時天下大治，是因爲能任用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任官祇看才能，左右祇用賢士，八元八凱在下面即使低

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强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絶，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奸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强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强暴則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强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

微也必然舉用，四凶在朝中即使强横也必然誅殺，考察安危，明白取捨。到了秦二世、漢元帝、成帝，都想把國家治理得像唐、虞時一樣，使自己像堯、舜，然而終於敗亡，是因爲他們没有看到安危的關鍵，不知道取捨的方法，不任用大臣，不辨别奸人，不親近忠良，不遠離小人。希望陛下考察唐、虞之所以興盛，以此做榜樣；借鑒秦、漢之所以滅亡，以此做警戒。陛下不要認爲朝廷裏没有賢相，百官中没有賢士。如今綱紀尚未廢絶，典刑依然存在，人們誰不想使自己成爲王臣，使天下出現升平？陛下爲什麽忽視而不任用呢？又有人做官而没有才能，身居左右而并非賢士，像四凶那樣險惡，像趙高那樣奸詐，像弘恭、石顯那樣狡猾，陛下又懼怕什麽而不除去他們呢？帝位本來有歸，天命本來有分，祖宗本來有靈，忠臣本來有心，請陛下考慮這些吧！過去秦朝的滅亡，是因爲强暴；漢朝的滅亡，是因爲微弱。由於强暴纔使奸臣怕死而謀害君主，由於微弱纔使强臣竊權而威震人主。臣看到敬宗皇帝不顧慮亡秦之禍，没有一開始就鏟除他們，希望陛下深念亡漢之憂，以杜絶其漸，那麽祖宗的大業就可以繼承，三皇五帝的法度就可以追尋了。臣前面所説的陛下“心有所未達，是因爲下情堵塞而不能上通，行尚未取信，是因爲恩澤壅滯而不能下潤”，而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從知道，陛下有撫育之心，百姓無從相信。臣謹按《春秋》記載“梁亡”而不記載“取”，是説梁自取滅亡，因爲國君思慮昏亂而耳目堵塞，上面實行惡政，人們成爲寇盜，都不知道所以然，結果終於自取滅亡。臣聽説國君之所以尊貴，是因爲重視他的社稷；社稷之所以受重視，是因爲要撫慰他的百姓。如果不能撫慰百姓，那麽社稷就不能被重視；社稷不能被重視，那麽國君就不能保持他的尊貴。所以治理天下，不能不知道百姓之情。百姓，是陛下的赤子，陛下應該令仁慈的人去撫育他們，如

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海内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顓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并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黄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繇不能擇

同保傅一樣，如同哺乳一樣，如同老師教導學生一樣。所以百姓對皇上，如對神明那樣恭敬，對父母那樣親愛。現在可能不是這樣，陛下親近貴戚寵臣，設置官署，補授官吏，召致賓客，利用他們進貢的財貨，假藉他們的聲勢，大者可以任藩鎮節帥，小者可以任州郡刺史，在上面的没有清廉仁惠的政令却貪婪地蠶食百姓；在下面的没有忠直誠實的氣節却有虚僞欺詐的罪行。所以百姓對上面的人，怕得像見到豺狼，恨得如同是仇敵。如今天下困窮，到處流亡，飢餓的人得不到食物，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鰥寡孤獨得不到撫慰，老幼疾病得不到恤養，加之國權兵柄由陛下左右的人專擅，貪臣搜刮財貨鞏固恩寵，奸吏利用職權徇私枉法，悲憤沉痛的聲音，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錯亂。君王住在深宫，不能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民貧，盜賊并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如果不幸再加上疾病瘟疫，繼而又出現凶年荒歉，恐怕不獨秦朝有陳勝、吳廣的起義，不獨漢代出現了赤眉、黄巾，所以臣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像這樣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從何知道呢？陛下有撫育之心，百姓怎能相信呢？使陛下行未能取信，心有所未達，就在情理之中了。臣聽説漢元帝即位之初，改革七十多件事，他的心很真誠，他的名聲也很好。然而綱紀日益紊亂，國祚日益衰敗，奸人日益强大，百姓日益困苦，是因爲他不能選擇賢明而任用，失去了權柄。自從陛下即位，爲百姓憂勞勤苦，屢次頒布恩詔，四海之内，没有人不昂首吐氣，高興在死亡之際又活了。希望陛下慎終如始，以酬答天下人的期望。真能把國柄交還給宰相，把兵權交還給將帥，去掉貪臣搜括財貨的弊政，消除奸吏利用職權的危害，衹有忠臣賢士纔接近，衹有正直的人纔任用，不聽身邊寵臣的花言巧語。選拔清廉謹慎的官吏，擇取仁愛慈惠的令長，用利來勸勉他

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

們，用和來温暖他們，用慈孝來教育他們，用德義來引導他們，排除對耳目的障礙，溝通上下之情，使萬國歡樂安康，百姓休養生息，就會心無不達，而行無不信了。臣前面所說"想要使百姓得到教化，在於自己率先修身"，臣聽說德是用來修身的，教是用來誘導百姓的。修身，則百姓不用勸就會自立；誘導，則百姓不用教就會跟從。君子想要政事有令必行，所以自己率先帶頭；想要百姓服從教化，所以要用道來統治。現在陛下親自率先而政令未必行，用道統治而百姓尚未服從教化，難道不是因爲立教之旨還不够嗎？立教的方法，在於君用明來約束，臣用忠來施行。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救時弊爲忠。知人就是任用賢能而除去邪惡，匡救時弊就是鞏固根本而遵守法度。不任用賢能即使重賞也不足以勸善，不除去邪惡即使嚴刑也不足以禁非，根本没有鞏固則百姓就會流亡，法度無人遵守政治就會散亂，這樣想要教之必至，化之必行，是不可能的。陛下能够驅逐奸邪而不偏私左右，舉用賢良忠正的人而不遺漏疏遠他們，教化就會遍及朝廷了。愛人而重本，分職而守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那麽教化就會行於天下了。臣前面所說的"要想元氣能够和煦，在於隨其本性而加以疏導"，應當使人長壽。想要使人長壽，在於健全制度，加强教化。制度健全則財用簡省；財用簡省則賦税減輕，賦税減輕則百姓就會富裕了。教化加强則争名逐利就平息了，争名逐利平息則刑罰公正清明，刑罰公正清明則百姓安居樂業。富裕以後，仁義就會興起，安居樂業以後，就會長壽了。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所以災害不會發生，吉祥一再出現，四方安寧，萬物都如意了。臣前面所說的"拯救災旱在於真誠"，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記載了三次"没下雨"，因爲這個國君有體恤百姓之志；魯文公三年之中，記載一次"没下雨"，因爲這個國君

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恤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核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逾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

没有體恤百姓之心。所以魯僖公用心真誠而乾旱不傷穀物，魯文公不體恤百姓就變成了災害。陛下如果有體恤百姓之志，就不會變成災害了。臣前面所説的"廣泛播種在於看食力"，臣謹按《春秋》："作爲人君一定要經常看到民衆爲什麽發愁，民衆愁服勞役就應該少興作，民衆愁財缺少就應該少賦斂，民衆愁饑荒就什麽事也不應該操辦了。"現在財貨糧食和勞役都在忙，希望陛下停廢各種事務的費用，以廣春夏秋三季的農務，那麽播種就不會誤時了。臣前面所説"國庫空虚，根本原因在於坐食官俸的人仍很多"，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刺他没有九年的積蓄，一年不豐收百姓就鬧饑荒了。臣希望斥責游手好閑的人以重視耕種，減省没有必要的費用以贍養百姓，那麽國庫蓄積就不會缺乏了。臣前面所説的"官吏更换頻繁，根本原因在於選用不當"，是由於國家取人不盡其才、用人不明其要的緣故。現在陛下用人，祇求名聲而不求實際才能，所以人們爲之奔走鑽營，祇在次要的事上用力而不求主要的事。臣希望查驗考核之實，制定遷叙之制，那麽官吏更换頻繁的事就會止息了。臣前面所説的"豪猾破壞法度，是由於朝廷内外之法不同"，是因爲官府的禁令不一樣。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會諸侯不寫日期，而葵丘之盟特别記載了日期，是贊美他能申明天子的禁令，遵奉王官的法令，所以《春秋》詳細地記下了日期。然而官吏，是五帝、三王設立的；法令，是高祖、太宗制定的。法令應當統一，官吏應當正名。現在又分外官、中官，設立南司、北司，有的在南司違犯禁令就逃到北司，有的在朝外受到處罰就在朝内破壞法律，法令出自多門，人們不知所措，是由於兵農之勢有異，而朝廷内外之法不同。臣聽説古代根據井田制定軍賦，在農閑期間整修武備，根據封疆大小限定士卒及戰車數字，在公卿中任命將帥，所以兵農一致，文

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勛。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奸凶，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奸之强，無逾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禄，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

武同職，以保國衛家，遏制禍亂。太宗設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時就藏起弓刀努力耕作，有事就放下農具拿起武器，用來修復古制，不廢舊法。現在則不是這樣。兵部官吏不知道兵籍，僅僅奉朝請；六軍不主持軍事，僅僅養勛階。觀軍容使歸於宦官掌管，軍機成了内臣的職責。他們一戴上武冠，恨文官就像仇敵；脚一踏入軍門，就視農夫如草芥。謀略不足以鏟除奸凶，而詭計足以作威作福；智勇不足以保衛社稷，而强暴足以侵害鄉里。牽制藩臣，欺凌宰相，毁壞制度，擾亂朝綱。張揚武夫之威，在上控制君父；假藉天子之命，在下駕御英豪。有藏奸伺機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這難道是先王治理國家以文功爲主以武功爲輔的旨意嗎？臣希望陛下理順文武之道，調節兵農之功，矯正貴賤的名分，統一内外的法律，歸還軍衛之職，整頓省署之官，近則光大貞觀之風，遠則恢復成周之制，從京都影響到全國，從天子感染到諸侯，就可以遏制奸猾的强權，没有破壞制度的憂患了。臣前面所説的"學生懈怠學業，是由於學校的教官被廢棄"，大概因爲國家重官禄，賤才能，先看事迹，後看品行，所以百官缺乏通曉經學的人，學生也就没有修業之心了。臣前面所説的"刺史以身試法，是因爲任非其人"，臣認爲刺史的任命，關係到治亂的根本，朝廷的法制，其權力可以抑制豪强，德澤可以恩惠孤寡，武力可以抵禦奸寇，政教可以移風易俗。那些曾經上陣殺敵的將校，以及功臣的子弟，請根據情况給予酬勞賞賜，如果没有治理百姓的才幹，不應當擔任此官，這樣就可以杜絶違犯禁令的憂患了。臣前面所説的"百官浮華奢侈，是因爲制度不健全"，臣請按官位禄秩制定器用車服，禁止使用金銀珠玉，不允許私人收藏錦綉雕刻，這樣就没有惑亂心志的奢侈品了。臣前面所説的"辨别枝和葉"，是用查訪行爲來考驗其言論。臣前面所説"知道羞耻"，是用道德來濟之

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强，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絶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綉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謂"博延群彦，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逄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

以禮。臣前面所説的"考慮到生産的少而食用的多，可以罷免無所事事的官吏"，已在前面詳盡論述了。臣前面所説的"政令繁多而治理少，關鍵在於考察官吏的政績"，臣聽説號令，是治理國家的工具，君審察後發布，臣奉命而執行，如有增減停留，罪責不能赦免。現在陛下政令繁多而治理少，難道不是執行者有所蒙蔽欺騙嗎？臣前面所説的"廣延群才，希望陛下一定要采納他們的諫言；到殿廷待問，那麽小臣豈敢貪生怕死"，從前晁錯爲漢朝削弱諸侯，不是不知道災禍將要臨頭，而是忠臣之心，壯士之節，如果有利於社稷，死而不悔。臣不是不知道此話説出口就會招來禍害，既然已經料想到要身遭殺戮還要説，實是痛心社稷之危，哀傷百姓困苦，怎能因爲怕觸時忌而苟且偷安，竊取陛下的一命之寵呢？過去關龍逄死後商朝興起，比干死後周朝興起，韓非死後漢朝興起，陳蕃死後曹魏興起。如今臣來應試，有關部門或許不敢薦上臣的話，陛下又無法考察到臣的忠心，臣回去必然遭受權臣殺戮，臣有幸能够跟從這四個人交游於地下，本來就是臣的願望，不能知道的是殺死了臣，在臣死之後，將有誰要興起呢？至於君主的缺點，政教的失誤，以前的弊端，臣已經都講了。至於流被百姓以恩惠，整修近古的政治，從而達到和平，在於陛下施行罷了。然而以上所陳述的，確實是因爲臣親自受到陛下詢問，怎敢不逐條答對。臣雖然愚昧，認爲還没有極盡教化的大端、皇王的要道。希望陛下敬事天地以教人恭，奉祀宗廟以教人孝，供養高年以教人尊敬長輩，撫育百姓以教人愛護幼兒，調理元氣以養育，力求和協以長壽，可以逍遥無爲，垂拱而成教化。至於顧念聖王之道，在於選擇宰相而任用，使他們掌握創造化育的權力；顧念保護安定之功，在於選擇將帥而任用，使他們修軍事之權，顧念各方面都走上正道，在於選擇百官而任用，使他們各專其職；顧念百姓

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壽，可以消摇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

的冤苦，在於選擇良吏而任用，使他們懂得加恩撫養的方法。這樣自然而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天未亮就穿衣而傍晚纔進食，勞神憂慮，然後達到治理呢!

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概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

這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到劉蕡的對策嗟嘆佩服，認爲超過古代的晁錯、董仲舒，但害怕宦官發怒，不敢録取他。士人讀到他的對策，有的人甚至感慨地流下眼淚。諫官御史紛紛上章稱贊他正直。

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齪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顔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内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嘆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長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恐

當時，被録用的有二十三人，所陳述的都是瑣屑平常的事情，都得到好的官職。河南府參軍事李郃説：“劉蕡被逐而我被留，我臉皮何其厚啊!”就上疏説：“陛下臨御正殿徵求直言，使得人人自勉。臣才志懦劣，不能評斷今古的是非，使陛下聽到從未聽過的話，施行從未施行過的事。恍惚深思，愧對神明。如今劉蕡的對答，敢於把心裏的話統統説出來，至於皇王的成敗，陛下所應防備，時政的安危，不把所估計到的藏起來，又引《春秋》爲證據，漢、魏以來，沒有人能和劉蕡相比。有關官員却因爲他説的涉及直言觸犯，不敢上報聖上。自從詔書頒布後，人們議論紛紛，感嘆劉蕡的忠誠鯁直，有的甚至流下眼淚，認爲劉蕡指摘皇上左右的人，怕近臣發怒，

忠良道窮，綱紀遂絶，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奬，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仇海内，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摇，無以自解。况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内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慚，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郃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

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户參軍，卒。

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蕡對極陳晋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閽殺吴子，陰贊帝决。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舒元輿位宰相，以謀敗，皆爲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横，帝以憂崩。

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蕡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讒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内，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蕡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憤胔，有

發生不測之變，朝裏朝外的人嚇得不敢喘氣，誠恐忠良道斷，綱紀遂絶，漢朝末年的禍亂又要發生在今天了。因爲陛下仁聖，所以近臣没有陷害忠良的圖謀；因爲宗廟威嚴，所以近臣没有加速敗亡的禍害。拿事實來驗證，直言有什麽可怕的？况且陛下用直言徵召天下的士人，劉蕡用直言回答陛下的詢問，即使有直言不避諱的地方也應該寬容，即使説得過頭也應當奬勉，記載在史書上，照耀千古。假使萬一劉蕡不幸而死，天下人必然會説陛下暗地裏殺死正直的人，結仇於海内，忠義之士，都怕被誅殺，人心一旦動摇，就没有辦法解救。何况臣所回答的，和劉蕡相差太遠，心裏很羞愧，却自以爲是賢良，能不引起人們議論？請求收回授給臣的官職，用來表彰劉蕡的正直。臣逃脱得過且過的慚愧，朝廷有公正之路，陛下免除天下人懷疑，難道不好嗎！”皇帝不采納。李郃字子玄，後來歷任賀州刺史。

劉蕡對策以後七年，發生了甘露之變。令狐楚、牛僧孺任山南東西道節度使時，都上表舉薦劉蕡在幕府任職，拜授秘書郎，用對待老師的禮節對待他。然而宦官深恨劉蕡，誣陷他有罪，貶任柳州司户參軍，去世。

起初，文宗恭儉求治，有志於鏟除凶人，然而懦弱而不睿智，臣下害怕惹禍而不敢説，所以劉蕡在對策中極力陳述晋襄公殺陽處父以告誡文宗，又引證守門人殺死吴子，暗中支持文宗下决心。文宗後來和宋申錫合謀誅殺王守澄没有成功，王守澄廢掉文宗的弟弟漳王而驅逐宋申錫，皇帝模棱兩可，不敢作主。賈餗和王涯、李訓、舒元輿任宰相，計謀失敗，都被宦官滅族，而宦官更加驕横，文宗因憂愁而崩逝。

到昭宗誅殺韓全誨等人以後，左拾遺羅衮上言説：“劉蕡在太和年間，宦官開始熾盛，藉直言策請求削奪宦官的官爵和封地，恢復他們做灑掃的差役，於是遭到驅逐，身死異鄉，至今六十多年，正人義士切齒流淚。最近陛下幽禁東内，遍幸西州，王室幾乎喪亡。假使早早采用劉蕡的對策，就能杜漸防萌，可以消滅叛逆，怎能使憂傷多難，遠及於聖世啊！現在天地反正，冤憤的

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蕡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概，緩而不切也。蕡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强，可不戒哉！意蕡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爲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紓患邪！

魂魄，寄希望於陛下。”皇上感悟，追贈劉蕡爲左諫議大夫，尋訪他的子孫拜授官職。

贊曰：漢武帝三次策問董仲舒，董仲舒的對答，陳述了天人之際的大概，和緩而不切直。劉蕡和諸儒同進，惟獨他激切地譏斥宦官，但也太坦率了。他告誡皇帝不要泄漏機密，然而親身誦説於殿廷，爲什麽呢？後來宋申錫因謀劃泄露而被貶逐，李訓因爲計劃不周而死於非命，宦官於是强大，能不警戒嗎！設想以劉蕡之賢，應當先以忠結上，然後爲皇帝謀劃天下所以安危之事，也許能解除禍患吧！

#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 列傳第一百四

### 李鄭二王賈舒列傳

#### 李訓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吉爲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齪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時逢吉方留守，怏怏不樂，思復用，知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術、仲言經義并薦於帝。

李訓，字子垂，初名仲言，字子訓，是故宰相李揆的族孫。身材魁梧，能言善辯，常説大話，自我標榜。考中進士科，補授太學助教，被徵用到河陽節度使的幕府任職。叔父李逢吉做宰相後，因李仲言陰險狡猾善於謀事，厚愛他。因武昭獄案獲罪，被流放到象州。文宗即位，改年號大赦天下時回朝，爲母親守喪居住在東都。鄭注在昭義節度使的幕府中任職，李仲言感慨地説："當代掌權的人都謹小慎微，我聽説鄭注喜愛人才，有宦官做靠山，可以與他共事。"因此前往拜見鄭注，兩人相處得很投機。當時李逢吉正任留守，怏怏不樂，企圖重新掌權，知道李仲言與鄭注關係好，交給他百萬金錢，讓他前往京城送厚禮結交鄭注。鄭注高興，介紹他拜見王守澄。王守澄善待他，就將鄭注的藥術、李仲言的經義一起推薦給皇帝。

仲言持詭辯，激卬可聽，善鈎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内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横，帝愈憤耻。而憲祖之弒，罪人未得，雖外假借，内不堪，欲夷絶其類，顧在位臣持禄取安，無伏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叶力。帝外托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縗粗，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

李仲言有詭辯之才，慷慨激昂言語中聽，善於揣摩皇帝的心理，又因爲他是儒士，李氏是海内望族，因此受到賞識提拔後，志向不低。當初，宋申錫謀劃誅殺王守澄没有成功，宋申錫死後，宦官更加專横，文宗更加感到憤恨耻辱。而且憲宗被害後，凶手没有抓到，文宗雖然表面上寬容宦官，内心却實在不能容忍，準備將宦官斬盡殺絶，然而在位的大臣祇顧保持禄位貪圖安逸，没有人願意爲此赴湯蹈火。鄭注刺探到了文宗的心思，多次提出密計，援引李仲言協助自己。皇帝對外謊稱講業勸學，又因爲他倆都是王

起爲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大和八年也。其十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詔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於是給事中鄭肅韓佽、諫議大夫李珝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璩等共劾仲言憸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閹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横，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帝猶慮宦人猜忌，乃疏《易》五義示群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

守澄引薦的，所以與他們謀劃不致引起王守澄的黨羽的懷疑。當時李仲言還穿着喪服服喪，皇帝讓他换上軍服，號稱"王山人"，與鄭注出入宫中。李仲言服喪期滿除去喪服後，起用他任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當時是大和八年。這一年十月，升任《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進入翰林院那天，詔令二十名法曲弟子演奏法曲爲宴會助興，表示對他特别恩寵。因此給事中鄭肅韓佽、諫議大夫李珝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璩等共同彈劾説李仲言是個奸邪小人，天下無人不知，不應該讓他在皇帝身邊任職。皇帝不聽。李仲言多次進宫講習，談及宦官，必然感慨憤怒，藉此打動文宗的心。文宗看到他言論縱横，認爲確實可以任用，就不再懷疑，而且待遇無人能與他相比，因此改名叫李訓。皇帝還擔心宦官猜忌，就向群臣公布李訓注疏的五條《易經》經義，超過李訓注疏的給予奬賞，想讓天下知道皇上對待李訓是師臣關係。

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鴆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嶺外，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

第二年秋季七月，升任翰林學士、兵部郎中，參預起草制誥，在宫中更受皇帝的依賴，實際行使宰相的權力。宦官陳弘志當時任襄陽監軍，李訓啓奏文宗召他回朝，走到青泥驛，派使者用杖將他打死，又設法禀告文宗免去王守澄觀軍容使的職務，賜毒酒殺死他。又貶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監軍韋元素、河東監軍王踐言到嶺外，已經起程，都賜死。而崔潭峻在這之前已經死了，下詔剖棺鞭打尸體。元和末年的叛逆之黨幾乎被斬盡殺絶。

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己，鋭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仇，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闋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爲下詔開諭，群情稍安。不逾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

李訓本來就心懷奇計入宫，等到大權在握後，專心一意鏟除邪惡，因此與文宗談論天下大事，無不如願以償。他依仗鄭注互相依附勾結，從事報恩復仇，向來忌恨李德裕、李宗閔受寵，就藉楊虞卿一案，指責他們是同黨，凡是他們厭惡的人，都陷害説是朋黨，降官貶職没有停止的時候，朝中大臣幾乎爲之一空，朝廷内外震驚害怕。皇帝爲此下詔開導諭示，衆人的情緒纔稍稍穩定一些。過了不到一個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并下詔隔三天去一次翰林院，講完《易經》經義。

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爲然。俄賜第勝業里，賞賚旁午。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慴懼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悦士心，人皆惑之。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傜賦，耗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者還爲民。既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

李訓從一個被流放的人受到任用，一年就做到宰相，認爲時機已到，自己的計劃可以付諸行動了。他打算先殺宦官，然後收復河、湟，攘除夷狄，收復河朔諸鎮。態度堅决却缺乏謀略，文宗也這樣認爲。不久賜居勝業里，賞賜頻繁。每次入朝拜見，其他宰相徒占其位，天子一心向他，宦官衛兵都恐懼地出迎叩拜。天下的險異狂怪之徒求取富貴，都靠他的幫助。李訓也常常引進有聲望的賢才，取悦於士大夫，人們都被他迷惑了。他曾經建議說天下和尚逃避徭役賦税，耗費國家的衣食，讓他們從事佛業不如讓他們還俗爲民。做宰相後，自己又禀告停止，藉此求取恩寵。

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爲助援，内實猜克，待逞，且殺之。擢所厚善分總兵柄，於是王璠爲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許璠、行餘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爲用。

開始，鄭注首先顯貴，李訓靠他的幫助入宫，等兩人勢力相當，依賴恩寵爭搶功勞，勢不兩立。但是謀劃的事情還没有眉目，就派鄭注出任鳳翔節度使，對他説是爲了裏應外合，實際上是出於猜忌，等到大功告成後，就殺死他。提拔與他關係密切的人分别掌管兵權，因此王璠任太原節度使，郭行餘任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暫時任京兆尹，韓約任金吾將軍，李孝本暫時任御史中丞。私下允許王璠、郭行餘廣泛招募士兵及金吾衛、御史臺、京兆府的士卒，藉助這些人爲自己效命。

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群臣賀。訓、元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即輦如含元殿，詔宰相群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彀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曰："將軍何爲爾？"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閽者將闔扉，爲宦侍叱

十一月壬戌日，文宗來到紫宸殿，韓約上奏説金吾左仗院的樹降下甘露，群臣向皇帝道賀。李訓、舒元輿上奏説："甘露近在宫中，陛下應該親自前去接受天福。"文宗答應了。就乘車前往含元殿，詔令宰相群臣先去觀看，這些人返回後，李訓上奏説："不是甘露。"文宗説："難道是韓約胡説八道嗎？"因此示意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人前去驗證，李訓藉機想關上門阻止衆宦官出去，使他們一個也逃不掉。當時王璠、郭行餘都來辭行要赴軍鎮任職，隨從士兵排列在丹鳳門外，執箭待命，李訓大聲喊道："要去兩鎮的士兵來接受聖旨！"聽到的人急忙進來，邠寧的士兵没來，王璠害怕，不能上前，衹有郭行餘到殿下叩拜。宦官到了左仗院，韓約嚇得汗流滿面不敢抬頭，仇士良等人奇怪地説："將軍這是怎

爭，不及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内！"即扶輦决罘罳下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躓，訓壓之，將引刀靴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郗志榮揕訓仆之，輦入東上閤，即閉，宫中呼萬歲。元輿雖知謀，不以告涯，曰："上將開延英邪?"而群臣見宰相問故。會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陳君奕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宫門，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竪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怨嘖，帝懼，偽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俄而元輿、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自署反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涯、訓等第，兵遂大掠，入黎埴、羅讓、渾鐬、胡証等家及賈耽廟，貲産一空。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秘館圖籍，蕩然無餘者。

麽了?"恰巧一陣風吹來掀起了帷幕，看到手執兵器的士兵，仇士良等人大吃一驚，轉身就往外跑，看門人準備關門，被宦官呵叱争搶，來不及關閉。李訓急忙連聲呼喊金吾左仗院的士兵説："護衛皇帝的人，每人賞錢一百貫!"於是就有人跟着李訓進來。宦官説："情況危急，皇上應當回内宫!"隨即扶皇帝上車撕掉屏風急跑下殿，李訓抓住車子説："陛下不能去!"仇士良説："李訓造反了!"皇帝説："李訓没有造反。"仇士良徒手與李訓搏鬥倒在地上，李訓壓住他，正準備從靴中拔刀，救兵趕到，仇士良逃掉了。羅立言、李孝本帶領四百多人從東西兩個方向跑來，上殿與金吾衛、御史臺的士兵左右衝殺，殺死的宦官有數十人。李訓抓着車子更加着急，走到宣政門，宦官郗志榮將李訓打倒在地，車子進了東上閤，門立即關上了，宫中山呼萬歲。舒元輿雖然知道這一陰謀，没有告訴王涯，還故意問："皇上要開延英殿議事嗎?"而群臣也進見宰相詢問緣故。恰好仇士良派神策副使劉泰倫、陳君奕等人率五百名衛士手持兵器出了閤門，見人就殺。王涯等人惶恐地匆忙换了衣服往外跑。殺死各部門屬吏六七百人，又分别派兵把守各宫門，逮捕李訓的黨徒一千多人在四方館斬首，血流成渠。宦官知道李訓的事與天子有關，互相埋怨争吵，皇帝害怕，假裝不説話，因此宦官得以肆意殺戮。不久舒元輿、王涯都被士兵抓住。王涯確實不知道這一陰謀，被仇士良鞭打急了，就自己寫下了反叛的罪狀。下詔出動騎兵一千多人，奔赴咸陽、奉天追捕逃跑的人，在京城大肆搜索，分别突襲王涯、李訓等人的住宅，士兵於是大肆搶掠，進入黎埴、羅讓、渾鐬、胡証等人家中及賈耽廟，財産爲之一空。兩省的官印、簿録文書都被拿去，秘館的書籍，也被洗劫一空没有剩餘。

明日，召群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尚閉，列兵誰何，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閤門使馬元贄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

第二天，召群臣入朝，走到建福門，不許隨從人員進入，光範門還關着，經守兵盤查詢問後，纔經金吾右仗院到宣政殿，士兵都拿着兵器。這時没有宰相、御史中丞，過了好長時間，閤門使馬元贄打開宣政殿的門，傳詔張仲方可任

兆尹，而吏皆前死，群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

京兆尹，但屬吏都先死了，群臣不能排列位次。皇帝開始不知道王涯等人被拘禁，還嫌他們遲遲不來朝見，不久仇士良稟告王涯與李訓謀劃叛逆，準備立鄭注。立即召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人來到面前，皇帝面對他們悲痛憤恨，并將審訊王涯得到的訟辭交給他們説："真是王涯寫的嗎？"令狐楚説："是的！""王涯確實謀反，罪該萬死。"

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靳遂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儆之，兵乃止。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罪。孝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幛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餗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弘志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爲相。"璠喜，啓關納之，既行，知見紿，泣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

這一天，京城裏的士兵搶劫不止，百姓也乘混亂之機，往往報私仇互相打鬥，死的人很多。皇帝派楊鎮、靳遂良等人在大街上駐兵，鳴鼓警告，士兵纔停止搶劫。皇帝被宦官逼迫，於是下詔公布李訓、王涯等人的罪行。李孝本換上綠袍，還繫着金帶，用帽子遮住臉，投奔鄭注，走到咸陽，被追趕的騎兵抓住。賈餗藏在百姓中間，穿着貧賤人的衣服騎驢回來自首。王璠聚集河東士兵環繞住宅自衛，魚弘志派偏將攻打，喊道："王涯等人有罪，起用尚書您任宰相。"王璠一高興，打開門讓他們進去，走着走着，發現上當受騙，哭着説："李訓連累了我。"不久郭行餘、羅立言都被抓到。自王涯以下十多個家族連同奴婢都被拘禁在左右軍。王璠見到王涯，憤怒地説："你爲什麽牽引出我？"王涯説："你過去向王守澄泄漏了宋丞相的謀劃，今天怎能逃脱死亡？"

訓既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盩厔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爲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禽。

李訓失敗後，身穿綠衣服，欺騙説自己被貶官，跑到終南山，投靠和尚宗密。宗密打算將他藏起來，徒弟不答應，於是又逃往鳳翔，被盩厔鎮將捉住，帶上刑具送往京城。李訓害怕受到宦官的酷刑侮辱，祈求押送他的士兵説："抓到我的人有賞，不如帶着我的頭去。"於是士兵殺了他，將他的頭傳送到京城，餘黨都被捉住了。

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市，皆腰斬梟首以徇。餗臨刑憤叱，獨元輿曰："晁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殺訓弟仲褒、元皋。始，元皋以屬疏自解，得去，士良訊奴，言事前一昔宿訓第，

過了一天，左右神策軍的士兵押王涯等人前往郊廟，經過兩市，全部腰斬砍頭示衆。賈餗臨刑前憤怒地大聲呼喊，惟獨舒元輿説："晁錯、張華尚且不免一死，何況我們這些人呢？"韓約最後被捉住，責問他反叛的罪狀，没有承認，被斬首。殺死李訓的弟弟李仲褒、李元皋。開始，李元皋藉關係疏遠自我辯解，被放了回去，仇士

遣人追斬之。訓死，士良捕宗密將殺之，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固其分。"乃釋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女孩嬰相雜厠。淹旬，許京兆府瘞斂，作二大冢，葬道左右。

良審訊李訓的奴僕，奴僕説李元皋事發前一天晚上還住在李訓家裏，於是派人追上殺死。李訓死後，仇士良逮捕宗密準備殺掉，宗密毫不在意地説："我與李訓交往很長時間了，佛法主張遇困難就解救，死本是分内事。"於是將他釋放。這時尸體遍地，詔令扔到城外，無論男女還是小孩都胡亂堆在一起。過了十天，允許京兆府收殮掩埋，作成兩個大墳，葬在道路的兩邊。

它日，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覃稱其才。而宦豎益熾，帝末以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顔慘不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疢，至棄天下云。

有一天，皇帝很思念李訓，多次對李石、鄭覃稱贊他有才能。然而宦官更加猖狂，皇帝無法控制，常常悶悶不樂，每次游玩宴飲，即使歌聲不斷，也未曾露出笑容，愁眉不展，有時怒目而視自言自語，有時徘徊眺望，寫詩抒發情懷，從此患病，直到棄天下而去。

**鄭注**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爲愬煮黄金餌之，寖親遇，署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處軍政。注多藝，詭譎陰狡，億探人度隱，輒中所欲。爲愬籌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白愬，愬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拒不納，既坐，機辯横生，鈎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語終夕，恨相見晚。謝愬曰："誠如公言。"即署巡官。

鄭注是絳州翼城人。家世微賤，憑藥術游歷江湖。元和末年，來到襄陽，投靠節度使李愬。爲李愬煮黄金之藥吃，逐漸受到親近禮遇，任用爲衙推，跟隨李愬到徐州，逐漸參預處理軍政。鄭注有技藝，變化多端而又陰險狡猾，猜測琢磨人的心理，往往能猜中。爲李愬籌劃事情，未曾不被采用，心懷邪念争權奪利，全軍都認爲他是個禍害。監軍王守澄告訴了李愬，李愬説："但是他是個奇才，將軍不妨與他談談。"王守澄開始拒不接待，鄭注坐下後，機智善辯左右逢源，道出了王守澄内心的想法，王守澄大吃一驚，將他引到後堂，談了一晚上，相見恨晚。王守澄感謝李愬説："確實像您説的那樣。"就任用鄭注爲巡官。

守澄入總樞密，與俱至京師，厚加贍恤，日夜爲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初士纖巧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既陷宋申錫，搢紳側目。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邠寧，取爲司馬，不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還。御史復言注奸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遏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策判官，士議讙駭。劉從

王守澄入朝總掌樞密事務，鄭注與他一同到京城，得到更豐厚的待遇，日夜爲王守澄謀劃，并暗中巴結行賄。起初工於心計的小人依附他，後來要官貴人也投奔他。陷害宋申錫以後，士大夫對他側目而視。金吾將軍孟文亮鎮守邠寧，選任鄭注爲行軍司馬，不肯赴任，御史中丞宇文鼎上奏彈劾，纔上路，過了奉天，又返回京城。御史又上言説鄭注有陰謀，請求交給有關部門治罪。開始，王涯藉鄭注的力量第二次做宰相，又害怕王守澄，阻止御史上奏。改任鄭注爲通王府

諫惡其人，欲因斥去之，即表副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即日召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

司馬、右神策判官，士大夫議論紛紛喧嘩驚駭。劉從諫厭惡他的爲人，想藉此斥退他，就上表任他爲昭義節度副使，到任不滿一個月，文宗突然兩眼昏花，王守澄又推薦鄭注，當天就召他入朝，在浴堂門應對，賞賜很豐厚。這天晚上，東方出現彗星，長三尺，光芒耀眼轉瞬即逝。不久升任太僕卿，兼任御史大夫。

注資貪沓，既藉權寵，專鬻官射利，貲積巨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廡複壁，聚京師輕薄子、方鎮將吏，以煽聲焰。間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夜艾乃罷。險人躁夫有所干謝，日走門。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鋤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撓紈朝法，賢不肖淆亂，以為弛張當然。衆策其必亂。

鄭注天生貪得無厭，藉助權威恩寵，專門賣官求利，積財巨萬，不知停止。在善和里修建住宅，開通深長的巷道，架起廊屋築起雙墻，聚集京城裏的輕薄子弟、各藩鎮的將帥官吏，來煽風點火壯大聲威。閑暇時進入神策軍，與王守澄一談起來就是一個晚上，有時天明纔停止。奸險邪惡急於進取的人有事相求，每天從他的家裏出出進進。李訓依附鄭注被進用後，從此兩人的權勢威震天下。不久升任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當時李訓已在宮中任職，兩人天天在皇帝面前議論，一唱一和，謀劃鏟除宦官，自以爲片刻功夫就能成功，皇帝也被他們迷惑。乘機斥退士大夫，擾亂朝政法度，混淆是非，認爲一張一弛是理所當然的。衆人猜測他們一定會叛亂。

帝問富人術，以榷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給其直，工自擷暴，則利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為榷茶使。又言秦、雍災，當興役厭之。帝嘗咏杜甫《曲江辭》，有"宫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宫室，聞注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堤上。

皇帝詢問使百姓致富的方法，用徵收茶税作爲回答。具體方法是設立茶官，收買百姓的茶園歸國家所有，集中起來采摘茶葉烘曬，這樣一來利益都歸入國庫。皇帝開始詔令王涯任榷茶使。又説秦、雍將有災禍，應當大興土木壓住它。皇帝曾經吟誦杜甫的《曲江辭》，其中有"宮殿千門"的句子，意思是説天寶年間環繞曲江有許多臺榭宮室，聽了鄭注的話，就詔令左右神策軍疏浚曲江、昆明二池，修建紫雲樓、采霞亭，下詔公卿可以在堤上修建館舍。

注本姓魚，冒為鄭，故當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度謂曰"水族"。貌寢陋，不能遠視，常衣粗裘，外示質素。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昵愛。

鄭注本來姓魚，假冒姓鄭，因此當時號稱"魚鄭"，他掌權後，人們暗地裏叫他"水族"。他相貌醜陋，不能遠視，經常穿粗布衣服，表示自己本質樸素。當初，李愬得了痿痹病，鄭注爲他治療有效果，王守澄認爲他醫術高超，因此受到宦官的昵愛。

俄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詔月入奏事。請寮屬於訓，

不久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下詔每月入朝一次奏事。請求李訓給他派屬吏，

訓與舒元輿謀終殺注，慮其豪俊爲助，更擇臺閣長厚者，以錢可復爲副，李敬彝爲司馬，盧簡能、蕭傑爲判官，盧弘茂爲掌書記。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後寖廢，注請復之，而王播、郭行餘皆踵爲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都門，旗干折，注惡之。

李訓與舒元輿的謀劃是最終要殺掉鄭注，擔心他擁有豪傑俊士的幫助，就另外在臺閣選擇年長忠厚的人，派錢可復任副使，李敬彝任司馬，盧簡能、蕭傑任判官，盧弘茂任掌書記。舊制，節度使接受任命後，穿上軍服到兵部拜見，以後逐漸廢除，鄭注請求恢復這一制度，隨後王播、郭行餘都因襲成爲常規。這一天，度支、京兆府等部門供應帷帳。入朝告辭，皇帝賞賜通天犀帶。出了城門，旗杆折斷，鄭注很忌諱。

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滻水，注奏言："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因群宦者臨送，欲以鎮兵悉禽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撓不暇聽。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注妻兄魏逢尤佻險，贊注爲奸，數顧賕，爲率更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復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侍，遼咸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軍司馬。

在此之前，王守澄死去，準備十一月在滻水附近埋葬，鄭注上奏說："王守澄是對國家有功勞的舊臣，希望讓我親自治理喪事。"因爲衆宦官都要哭吊送葬，打算率軍鎮的士兵將其全部擒獲誅殺。李訓害怕鄭注單獨立功，就提前五天行動。鄭注率領五百騎兵到扶風，通知韓遼這一計謀，讓他奔赴武功。鄭注聽說李訓失敗了，就返回鳳翔。他的屬官魏弘節勸鄭注殺死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鄭注受驚慌亂没有時間聽他的話。張仲清與前少尹陸暢采用鄭注的將領李叔和的計策，找鄭注來商議事情，砍掉他的頭，士兵都逃跑了。鄭注的妻兄魏逢尤其輕薄陰險，支持鄭注做壞事，多次拜訪行賄，任率更令、鳳翔少尹。鄭注派魏逢到京城與李訓約會，被誅殺。錢可復等人及他的親兵一千多人都被滅族。升任張仲清爲內常侍，韓遼爲咸陽令，李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一千萬貫，陸暢爲鳳翔行軍司馬。

梟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群臣皆賀，乃夷其家。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勒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藉其貲，得絹百萬匹，它物稱是。注敗前，菌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

在光宅坊斬下鄭注的頭懸掛起來，三天後掩埋，群臣都慶賀，并且殺盡鄭注家裏的人。當初，還没有抓到鄭注，京城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都嚴陣以待以防萬一。到這時候人們互相慶賀。没收鄭注的財産，得到絹一百萬匹，其他物品與此相等。鄭注失敗以前，他衣服的帶子上長出了蛆，衣袋中的藥變成幾萬蒼蠅飛去。

可復，徽子也，爲禮部郎中。簡能者，簡辭弟，駕部員外郎。傑者，俛弟也，主客員外郎。弘茂，右拾遺。可復將死，女年十四，爲祈免，

錢可復是錢徽的兒子，任禮部郎中。盧簡能是盧簡辭的弟弟，任駕部員外郎。蕭傑是蕭俛的弟弟，任主客員外郎。盧弘茂任右拾遺。錢可復被處死前，女兒年僅十四歲，錢可復替女兒求情

女曰："殺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斬之。弘茂妻蕭，臨刑詬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弘節勇而多謀，始在鄜坊趙儋節度府，爲注所辟。敬彝爲路隋所辟，隋卒，客江淮，以未赴免，因擢兵部員外郎，終衢州刺史。

免罪，女兒説："殺死我的父親，我還有什麽臉活下去！"抱住錢可復請求一同去死，也被殺死。盧弘茂的妻子蕭氏，臨刑前駡道："我是皇太后的妹妹，你們這些奴才來殺我呀！"士兵都縮回了手，纔免於一死。魏弘節勇敢多謀，開始在鄜坊節度使趙儋的幕府任職，被鄭注徵用。李敬彝被路隋徵用，路隋死後，客居江淮，因爲没有赴任免於一死，因此升任兵部員外郎，官位終於衢州刺史。

## 王涯

王涯，字廣津，其先本太原人，魏廣陽侯回之裔。祖祚，武后時諫罷萬象神宫知名，開元時，以大理司直馳傳决獄，所至仁平。父晃，歷左補闕、温州刺史。

王涯，字廣津，他的祖先本來是太原人，是北魏廣陽侯王回的後代。祖父名祚，武后時因進諫主張停建萬象神宫而出名，開元年間，任大理司直乘驛站車馬判决獄案，所到之處仁慈平和。父親名晃，歷任左補闕、温州刺史。

涯博學，工屬文。往見梁肅，肅異其才，薦於陸贄。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涯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爲袁州刺史。憲宗思之，以兵部員外郎召，知制誥，再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清源縣男。

王涯博覽群書，擅長寫文章。前往拜見梁肅，梁肅驚異他的才華，向陸贄推薦他。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兩次調任後爲藍田尉。過了一段時間，以左拾遺任翰林學士，升任起居舍人。元和初年，適逢他的外甥皇甫湜因應考賢良方正科對策成績優異，觸怒宰相，王涯因没有避嫌而獲罪，免去翰林學士，兩次貶官後任虢州司馬，升任袁州刺史。憲宗思念他，召入朝廷任兵部員外郎，參預起草制誥，再次任翰林學士，幾次升任後爲工部侍郎，封爲清源縣男。

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温麗，多所稿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稱職罷，再遷吏部侍郎。

王涯的文章典雅純正有才氣，永貞、元和年間，訓導詔誥之類的文辭委婉典雅，大多是由王涯起草的。皇帝認爲他特别出色獨樹一幟，多次問到他，因爲他的家遠，有時召他入朝不能及時到達，詔令他借住在光宅里的官第，其他翰林學士不敢奢望。不久拜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隨流俗不提意見獲不稱職罪罷免，兩次升任後爲吏部侍郎。

穆宗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吐蕃寇邊，西北騷然，又略雅州，涯調兵拒之。上言："蜀有兩道直搗賊腹，一繇龍州清川以抵松州，一繇綿州威蕃栅抵棲雞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愛金帛，使信臣持節與北

穆宗即位後，出任劍南東川節度使。當時吐蕃侵犯邊境，西北騷亂，又侵略雅州，王涯調兵抵禦。上疏説："蜀有兩條路可以直接攻打賊人的腹地，一路由龍州清川直抵松州，一路由綿州威蕃栅直抵棲雞城，這兩個地方都是賊人的險要之地。臣希望不惜金帛，派使臣持節與北虜

虜約曰：‘能發兵深入者，殺某人，取某地，受其賞。’開懷以示之，所以要約諄熟異它日者，則匈奴之鋭可出，西戎之力衰矣。”帝不報。

約定説：‘如果能發兵深入吐蕃境内，殺死多少人，奪取多少地，就給多少獎賞。’敞開胸懷向他們表示誠意，一再强調這次的約定與以往大爲不同，這樣以來匈奴的精鋭兵力就能出動，西戎的勢力將要削弱了。”皇帝没有答覆。

長慶三年，入爲御史大夫，遷户部尚書、鹽鐵轉運使。寶曆時，復出領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嗣位，召拜太常卿，以吏部尚書代王播，復統鹽鐵，政益刻急。歲中，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職，耻爲之屈，奏：“僕射視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即建言：“與其廢禮，不如審官，請避位以存舊典。”帝難之，詔尚書省雜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不臣人之臣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正君也；大夫於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也。古者列國君猶與大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别嫌明微也。議者謂‘僕射代尚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皆有副貳，缺則攝總，至著定之禮，則不可越，僕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開元禮》，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以下答拜。此禮、令相戾，不可獨據。”又言：“受册官始上，無不答拜者，而僕射亦受册，禮不得異。雖相承爲故事，然人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能决，涯竟用舊儀。

長慶三年，召入朝廷任御史大夫，升任户部尚書、鹽鐵轉運使。寶曆年間，又出朝兼任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即位後，召入朝廷任太常卿，取代王播任吏部尚書，再次任鹽鐵轉運使，政令更加苛刻。這年年終，升任尚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文鼎因爲王涯兼任鹽鐵轉運使的職務，耻於向他屈膝，上奏説：“僕射處理政事的時候，不應衹是四品以上官拜見。”王涯憤怒，就建議説：“與其廢除禮法，不如慎重選官，我請求辭去右僕射以保存舊典。”皇帝猶豫不决，詔令尚書省討論商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説：“根據《禮》，君不回拜臣，不是君的臣纔回拜，目的是不向人臣稱臣；大夫對於他的臣屬，即使地位很低賤的臣屬也必須回拜，避免君臣不分；大夫不親自進獻，接受君主的賞賜不當面叩拜，爲的是避免君回拜自己。古代各國的君王還回拜大夫，用來表示尊敬事奉天子的大臣，消除高低貴賤的明顯區别。議論的人説‘僕射代尚書令，禮儀應當隆重。凡是朝廷百官和州縣長官都有副職，正職有空缺則由副職代理，至於制定好的禮儀，就不能違反，僕射也理應如此’。按照條令，凡文武官員三品的拜見一品的，四品的拜見二品的。《開元禮》規定，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在每月初一那天，對丞以下官吏回拜。這是禮儀、條令之間互相矛盾，不能獨獨引用一個方面作爲依據。”又説：“受册封的官員初次上任，没有人不回拜的，而僕射也是受册封的官員，禮儀上不應該有所不同。雖然因襲而成舊例，但是人情難以接受的，怎能不改？請依據禮儀靈活處理。”皇帝不能裁决，王涯終於使用舊式禮儀。

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取冶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收隸天子鹽鐵。”

自從平定了李師道，三道十二州都設有銅鐵官，每年收取冶税一百萬，觀察使擅自據有，不上交國庫。王涯開始建議説：“依據建中元年九月戊辰日的詔書，收回各道銅鐵官的權力隸屬天

詔可。久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爲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悦衆。俄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罷度支，真拜司空。始變茶法，益其税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爲使，心知不可，不敢争。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群詬詈，抵以瓦礫。

子的鹽鐵司。"下詔許可。過了很長時間，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并度支、鹽鐵爲一使，由王涯兼任。於是上奏停止徵收京城地區賣酒税來取悦衆人。不久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免去財政大權，正式拜授司空。開始改變茶葉徵税方法，增加税收來彌補國家財政，百姓更加窮困，而鄭注也議論徵收茶税，天子命王涯任榷茶使，王涯心裏知道此法行不通，却不敢争辯。李訓失敗，受牽連遭受禍害。起初，百姓怨恨茶禁苛刻，王涯被處死刑時，都群起辱駡，向他投擲瓦礫。

涯質狀頎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性嗇儉，不畜妓妾，惡卜祝及它方伎。别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娱賓。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貴戚皆不便，謗訕囂然，議遂格。然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不能潔去就，以至覆宗。是時，十一族貲貨悉爲兵掠，而涯居永寧里，乃楊憑故第，財貯巨萬，取之彌日不盡。家書多與秘府侔，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鈎致，或私以官，鑿垣納之，重複秘固，若不可窺者，至是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籍田宅入于官。

王涯身材頎長，上長下短，一舉一動都有風采。生性吝嗇節儉，不畜妓納妾，厭惡算卦祈禱和其他方伎。别墅裏有佳木流泉，平常以瀏覽典籍自娱自樂，讓門客賀若夷彈琴招待賓客。文宗厭惡社會風氣奢侈糜爛，詔令王涯懲治改革。王涯逐條上奏他制定的改革方法，大凡衣服室宇，大體上仿照過去的制度，權貴外戚都認爲不方便，誹謗譏笑議論紛紛，改革於是擱淺。王涯的年齡雖然超過七十歲，但仍嗜權固位，苟且迎合李訓等人，不能把握自己隱身而退，以至於全族覆滅。這時，十一個家族的財物都受到士兵的搶劫，而王涯住在永寧里，就是楊憑以前的住宅，儲財巨萬，一整天都没有拿完。家裏的藏書數量與秘府的差不多，前代名人的字畫，曾經用豐厚的財物求購，有的是私自許以官位换來的，鑿開墻壁收藏起來，修建雙層墻壁密封加固，好像不能窺視，到這時被人摧毁墻壁刮下奩軸上的金玉，却將字畫扔在路上。將田宅没收入公。

子孟堅爲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死。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鐇家，鐇執以赴軍，仲翔曰："業不見容，當自求生，奈何反相噬邪?"聞者哀之。後令狐楚見帝從容言："向與臣并列者，既族滅矣，而露胔不藏，深可悼痛。"帝惻然，詔京兆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士良使盗竊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爲竇紃妻，以痼病免，家人紿告涯當貶，忽夢涯自提

兒子王孟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王仲翔任太常博士，王季琰任校書郎，都被處死。王仲翔開始藏在侍御史裴鐇家中，裴鐇抓住他送往神策軍，王仲翔説："你既然不能容我，就應當讓我自己去求生，爲什麽還要倒咬一口呢?"聽到這話的人可憐他。後來令狐楚拜見皇帝從容地説："以前與臣一起做官的人，已經被滅族了，但尸體暴露在外，很讓人傷心。"皇帝也爲之憂傷，詔令京兆尹薛元賞埋葬王涯等十一人，每人賜一套衣服。仇士良唆使强盗偷着挖開他們的墳墓，將尸骨投入渭水。王涯的女兒是竇紃的妻

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困窮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許以禄仕，難作，亦死。

子，因有痼疾被免罪，家裏人騙她說王涯應當被貶官，忽然夢見王涯自己提着頭告訴她說：“我們家的人都死光了，衹有你還活着，逢年過節不要忘記我。”女兒驚叫一聲掉在地上，家人這纔將實情告訴了她。王涯的堂弟王沐，客居在江南，窮困潦倒來京城求見王涯，兩年後纔見到，答應給他官做，事發後，也被處死。

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冤，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昭宗天復初年，大赦天下，爲王涯、李訓的冤案平反昭雪，追贈恢復爵位，給他們的後代授予官職。

## 賈餗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浙東，餗往依之，全尤器異，收恤良厚。舉進士高第，聲稱籍甚。又策賢良方正異等，授渭南尉、集賢校理。擢累考功員外郎，知制誥。餗美文辭，開敏有斷，然褊急，氣陵輩行。李渤爲諫議大夫，惡其人，爲宰相言之，而李逢吉、竇易直愛餗才，得不斥。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小時喪父，客居在江、淮一帶。叔父賈全任浙東觀察使，賈餗前去投靠，賈全特别器重他，收養他待遇很優厚。考中進士科高等，名聲很大。又考中賢良方正科高等，拜授渭南尉、集賢校理。幾次升任後爲考功員外郎，參預起草制誥。賈餗文辭優美，明達有斷，但是器量小而性情急躁，争强好勝凌駕於同輩人之上。李渤任諫議大夫，厭惡他的爲人，在宰相面前說他，但是李逢吉、竇易直愛惜賈餗的才華，没有斥退他。

穆宗崩，告哀江、浙，道拜常州刺史。舊制，兩省官出使，得朱衣吏前導，餗赴州，猶用之，觀察使李德裕敕吏還，怏怏爲憾。入爲太常少卿，復知制誥，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姑臧縣男。

穆宗逝世後，赴江、浙報喪，途中拜授常州刺史。舊制，兩省官員出使時，可由身穿紅衣的小吏在前面開路，賈餗前往常州就任，也用紅衣小吏開路，觀察使李德裕命令紅衣小吏返回，賈餗怏怏不樂大爲不滿。召入朝廷任太常少卿，再次參預起草制誥，歷任禮部侍郎，前後三次掌管貢舉，選取進士七十五人，很多成爲名卿宰相。兩次升任後爲京兆尹、兼任御史大夫、姑臧縣男。

大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争，餗曰：“黄面兒敢爾!”儉曰：“公爲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温造以聞。坐奪俸，不勝恚，求出，爲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既得位，會李宗閔得

大和九年上巳節，詔令百官在曲江宴會。先例，京兆尹從門口步行進入，向御史作揖行禮。賈餗驕傲自大，不撤扇蓋，騎馬進入。御史楊儉、蘇特據理力争，賈餗說：“黄面兒敢這樣!”楊儉說：“你如果任御史，能保持沉默嗎?”御史大夫温造將此事上報皇上。因此獲罪被剥奪俸禄，極爲憤怒，請求外任，於是任浙西觀察使。還未赴任，就拜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任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賈餗做了

罪，而指儉、特爲黨，斥去之。

宰相後，適逢李宗閔獲罪，就指責楊儉、蘇特是李宗閔的同黨，將他倆貶出朝廷。

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休矣！"餗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叵奈何！"劉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爲禍亂根本，而餗與馮宿、龐嚴爲考官，畏避不敢聞，竟罹其禍。餗本中立，不肯身犯顔排奸倖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人冤之。

賈餗年輕時與沈傳師關係好，沈傳師先他而死，賈餗曾經夢見沈傳師説："君可以停止了！"賈餗醒後在寢室中祭奠，又夢見沈傳師説："事已如此，無可奈何了！"劉蕡藉應考賢良方正科寫對策，指出宦官是禍亂的根本，而當時賈餗與馮宿、龐嚴任考官，害怕迴避不敢上報，終於遭受宦官的禍害。賈餗本來保持中立，不肯冒犯皇上直言勸諫排除奸臣而被誅殺，與王涯確實不知道這個陰謀，人們認爲他冤枉。

## 舒元輿

舒元輿，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即警悟。去客江夏，節度使郗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

舒元輿是婺州東陽人。地位卑賤，不與士大夫爲伍。開始學習，就機敏聰慧。到江夏客居，節度使郗士美驚異他特别優秀，多次爲他揚名。

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飡具，皆人自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棐笥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令格可乎?"

元和年間，應考進士科，看到有關部門檢查苛刻，到尚書省應試時，即使水炭糧燭餐具，都得個人自帶，官吏點到名字纔能進去，用荆棘圍住，在廊下席地而坐，因而上書説："自古以來的貢士没有比這更受輕視的，況且宰相公卿也是從這些貢士中選拔出來的，大凡宰相公卿不是賢才就不在選拔之中，而有關部門將他們當作奴僕對待，確實不是禮賢下士的辦法。羅列荆棘遮擋阻攔懷疑他們作弊，也不是用來尋求忠心耿直之士的辦法。詩賦是雕蟲小技，經傳被斷章取義，從中不能看出一個人的文化水平。臣擔心賢良的人爲了遠離屈辱而自行退去，而不正派的人就會被陛下選用。如今進貢珠貝金玉，有關官員用皮革和繒帛做成的筐子盛裝，爲什麽輕視賢才，重視金玉呢?"又説："選取進士不應該限制人數，如今有關部門多的時候選取三十人，少的時候選取二十人，假如一年之中有一百名將來可以輔佐皇帝的才子，却説按規定我衹能選取二十人，説這是選拔賢才可以嗎？假如一年中德才兼備的衹有幾個人，却説必須選够二十人，那麽不合格的人就超過一半，説這纔合乎規定可以嗎?"

俄擢高第，調鄠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

不久考中進士科高等，調任鄠縣尉，有做官的才幹。裴度上表舉薦他任興元掌書記，他寫的

許。拜監察御史，刻按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

檄文有氣魄，在當時受到人們的推重贊許。拜授監察御史，彈劾審查危害深重的人和事一個都不放過。兩次升任後爲刑部員外郎。

元輿自負才有過人者，鋭進取。大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位于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入，又不露所緼，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煉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卬，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

舒元輿自負有過人的才能，一心一意想往上爬。大和五年，向朝廷遞送自己的文章，沒有答覆，上書自我表白說："馬周、張嘉貞代人寫奏章，從逆旅中起用，終於成爲名臣。如今臣在朝中任職，自己遞送文章，過了五個月沒有答覆，臣私下自認爲才能不在馬周、張嘉貞之下，却沒有人引薦，又不能顯露自己的才華，因此始終沒有奮起的時候。漢代的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平民身份上書，早晨上奏晚上就被召見，而臣上奏的八萬餘言，用詞簡煉精粹，談古論今縱橫幾千年，剖析挑選，凡是能够用來輔助教化的沒有一點遺漏，拔犀擢象選取精華，難道是主父偃等人能比的嗎？盛時難逢，自己珍惜吧。"文宗得到他的奏書，看重他的自負激昂，拿出來給宰相看，李宗閔認爲他浮躁放肆不能任用，於是改任著作郎，在東都任職。

時李訓居喪，尤與元輿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録囚，元輿奏辨明審，不三月即真，兼刑部侍郎。專附鄭注，注所惡，舉繩逐之。月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譎算，日與訓比，敗天下事，二人爲之也。然加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秩。

當時李訓正在服喪，與舒元輿尤其友好。李訓掌權後，兩次升任後爲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上表舉薦他主持御史臺的雜事。李固言做宰相後，暫時任御史中丞。適逢皇帝審查登記囚犯的罪狀，舒元輿奏對時清楚周密，不到三個月就正式授任御史中丞，兼任刑部侍郎。一心一意依附鄭注，凡是鄭注厭惡的人，都要找藉口舉報彈劾加以驅逐。月底，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詐謀算，加緊與李訓勾結，敗壞天下的事，都是這兩個人做出來的。而且表面上對舊臣厚加禮遇，對外沽名釣譽。先前，裴度、令狐楚、鄭覃都受到當權者的排擠，讓他們處在閑散的職位上，到這時都回朝任高官。

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憑殿闌誦賦，爲泣下。

舒元輿寫了一篇《牡丹賦》，當時人稱贊它精緻。他死後，皇帝觀賞牡丹，依着宮殿欄杆吟誦此賦，爲之落淚。

弟元褒、元肱、元迥，皆第進士。元褒又擢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

弟弟名元褒、元肱、元迥，都考中進士科。舒元褒又考中賢良方正科，官位終於司封員外郎。其他人都被殺死。

## 王播

王播，字鲁玉。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御史。儀宇峻整，著稱于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鎮州。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

時李逢吉秉政，特厚播，驟拜御史中丞。播挾所恃，頗横恣，道直左僕射李絳，交騎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然猶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慎位緣恩進，削其禮，至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倒置，不可爲法。"逢吉憚絳正，遏其事不奏，但罷播爲工部侍郎，而絳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不直之。初，播按武昭獄，意逢吉德己，及罷中丞，乃大望。

久之，出爲河南尹。時内厩小兒頗擾民，播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入爲尚書右丞，再遷京兆尹。自李諒後，政條隳斁，奸豪寖不戢，播頗修舉，政有名。

鄭注奸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與播議除之，播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播。進左丞，判太常卿事。出爲浙西觀察使。李訓得幸，播於逢吉舊故，故薦之，復召爲左丞，拜户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得罪，播亦其黨，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宦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而敗。

王播，字魯玉。元和初年應考進士科、博學宏辭科都考中，升任幾次後爲監察御史。儀表嚴肅莊重，在當時很出名。以起居舍人任鄭覃的副使到鎮州宣旨撫慰。長慶末年，升任職方郎中，參預起草制誥。

當時李逢吉做宰相，特别厚愛王播，破格拜授御史中丞。王播倚仗自己有靠山，十分專横放肆，路上遇到左僕射李絳，兩馬交錯而過没有迴避。李絳上言説："左右僕射，是百官的師長，開元年間，稱之爲左右丞相，雖然不參與機要的事務，但還在總領百官，在表狀上署官位而不署姓名。每月初一依次接見百官，即使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也都要前去拜見。元和年間，伊慎任僕射，太常博士韋謙認爲伊慎的官位是因受恩寵而提升的，取消這一禮儀，以至於僕射到御史臺見中丞，有時已站在廷中，中丞纔到。禮儀顛倒，不成其爲禮儀。"李逢吉害怕李絳的正直，壓下這事没有奏報皇上，祇免去王播的御史中丞任工部侍郎，而李絳也被任用爲太子少師在東都任職，議論的人認爲不公正。當初，王播審訊武昭一案，以爲李逢吉會善待自己，等到被免去中丞後，纔大失所望。

過了很長時間，出任河南尹。當時皇帝馬厩裏的雜役嚴重擾亂百姓，王播殺掉其中最殘暴的幾個人，遠近無不害怕服從。召入朝任尚書右丞，兩次升任後爲京兆尹。自從李諒以後，政令敗壞，地方豪强逐漸放肆，王播整治很有效果，政績顯著。

鄭注的惡迹開始暴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秘密與王播商議除掉他，王播反而告訴了王守澄，而鄭注從此傾心於王播。升任左丞，主管太常卿事務。出任浙西觀察使。李訓得寵，王播和李逢吉是老朋友，因此李訓舉薦他，又召入朝廷任左丞，拜授户部尚書，主管財政，封祁縣男。李宗閔獲罪，王播也是他的同黨，拜見鄭注請求爲他説情纔免受牽連。李訓準備誅殺宦官，於是拜授他爲河東節度使，不久計劃就失敗了。

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軻、劉紆、仲無頗、柳喜集其所，皆被縛。定等自解辯，得釋。遐休誅。璠鑿潤州外隍，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術家謂璠祖名崟，生礎，礎生璠，盡遐休，蓋其應云。

王璠的兒子名遐休，在弘文館上班，與他友好的學士令狐定及劉軻、劉紆、仲無頗、柳喜聚集在他的住所，都被抓獲。令狐定等人爲自己辯解，被釋放。王遐休被誅殺。王璠開挖潤州的外城壕時，挖到一塊石頭上面刻着："山上有石頭，石頭中有玉，玉上有瑕。"相術家説王璠的祖父名崟，生的兒子名礎，礎生璠，終於遐休，大概應驗了這句話。

## 郭行餘

郭行餘者，元和時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其先，使誌冢，辭不爲，重胤怒，即解去。

郭行餘，元和年間考中進士科。河陽節度使烏重胤上表舉薦他任掌書記。烏重胤埋葬自己的祖先，讓郭行餘撰寫墓志，郭行餘推辭不寫，烏重胤發怒，就辭職離去。

擢累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爲諭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即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

幾次提升後任京兆少尹。曾經路遇京兆尹劉栖楚，不肯迴避，劉栖楚抓住他的導從關押起來。郭行餘告訴了宰相裴度，很受理解。郭行餘派人送公文給劉栖楚説："漢朝時京兆府有尹，有都尉，有丞，都是皇帝下詔授任，以後因循不變。開元年間，諸王任牧，因此尹就是長史，司馬就是都尉、丞罷了。如今京兆尹總管牧的事務，少尹是副職，没有聽説過少尹在路上遇見尹要下車望塵迴避，先例還在。"劉栖楚不能回答。

遷楚、汝二州刺史、大理卿，擢邠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故用之。

升任楚、汝二州刺史、大理卿，升任邠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時，與郭行餘關係好，因此任用他。

## 韓約

韓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略涉書，有吏幹。歷兩池榷鹽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再遷太府卿。

韓約是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意志果斷勇敢，讀過一些書，有做官的才幹。歷任兩池榷鹽使、虔州刺史。交趾反叛，兼任安南都護。兩次升任後爲太府卿。

大和九年，代崔鄯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居四日，起事。約繇錢穀進，更安南富饒地，聚貲尤多。

大和九年，取代崔鄯任左金吾衛大將軍，過了四天，發動事變。韓約由主管錢財米糧的太府卿升任高官，曾在安南這個富饒之地任職，積蓄的財貨尤其多。

## 羅立言

羅立言者，宣州人。貞元末擢進士，魏博田弘正表佐其府。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

羅立言是宣州人。貞元末年考中進士科，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上表舉薦他在自己的幕府任職。改任陽武令，因善於處理繁重難辦的事務升任河陰令。羅立言開始修築城郭，城郭所在的地方，

自築其處，吏籍其闊狹，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爲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設鎖絶汴流，奸盗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宴賓客列倡優如大府，人皆惡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衰。

都被富豪大商人占據，羅立言下令讓他們在其他地方自建住處，官吏登記他們原有住宅的面積，大聲對衆人説："如果有人不按原來的大小修建住處，給我全部没收掉！"百姓害怕他的嚴厲，幾十天就搬遷完了。没有田地的百姓，不知道還有勞役。設法斷絶汴水，奸人盜賊不敢放肆。河南尹丁公著上報他有政績，加授朝散大夫。然而他倨下傲上，外出時隨從手執弓箭在前面開道，宴請賓客時像大官府一樣排列倡伎優伶，人們都厭惡他，因此很少升遷，却自我放縱不曾收斂。

改度支河陰留後，坐平糴非實，没萬九千緡，鹽鐵使惜其幹，止奏削兼侍御史。繇廬州刺史召爲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與李訓厚善。訓以京兆多吏卒，擢爲少尹，知府事，以就其謀。

改任度支河陰留後，因收購糧食價錢不實獲罪，没收一萬九千貫錢，鹽鐵使愛惜他有才幹，衹上奏削奪所兼任的侍御史之職。由廬州刺史召入朝廷任司農少卿，用財物賄賂鄭注，也與李訓十分友好。李訓認爲京兆府吏卒多，提升他任京兆少尹，主持京兆府事務，幫助自己完成誅殺宦官的計劃。

## 李孝本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時第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訓得進，於是御史中丞舒元輿引知雜事。元輿入相，擢權知中丞事。

李孝本是宗室的後代。元和年間考中進士科，幾次提升後任刑部郎中。依附李訓得到升遷，於是御史中丞舒元輿引用他主持御史臺的雜務。舒元輿做宰相後，提升他暫時主持御史中丞的事務。

## 顧師邕

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爲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誗按邊，既行，命師邕爲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

顧師邕，字睦之，是顧少連的兒子。天性恬淡節儉，喜愛書籍，很少與人交游聚會。考中進士科，幾次提升後任監察御史。李訓舉薦他任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李訓派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誗巡行邊境，出發後，命顧師邕起草詔書賜令六道殺死他們，適逢李訓失敗，不了了之。顧師邕被流放到崖州，走到藍田賜死。

## 李貞素

李貞素，嗣道王實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主妻以季女。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李貞素是嗣道王李實的兒子。性情温和寬容，喜歡穿顔色鮮亮的衣服。漢陽公主將小女兒嫁給他。幾次提升後任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任左金吾衛將軍。韓約的詭計，李貞素知道，被流放到儋州，走到商山賜死。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輿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爲寒心竪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閹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贊曰：李訓浮躁缺乏謀略，鄭注是個鋒芒畢露的小人，王涯愚昧貪婪，舒元輿邪惡輕薄，邀取大功，能不危險嗎！李德裕曾說天下有一支恒久的勢力，那就是北軍。李訓藉王守澄的引薦入朝做官，這時出入北軍，如果藉皇上的名義游說北軍諸將，鏟除宦官容易得像風吹草伏，却反過來利用御史臺、京兆府中的守門小吏對抗宦官和精兵交戰，他們的死是自然的呀！文宗對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覃說："李訓自身的品德天性、所受的人倫之教，不如公等人，但他是天下奇才，公等人比不上。"李德裕說："以前即使是服勞役的罪犯也瞧不起李訓，還說什麼有才！"世人認爲李德裕的話是對的。傳說："國家將要滅亡，上天降下亂人。"像李訓等人拿腐朽的樹木支撑將要倒塌的大厦，天下人爲之寒心毛髮倒竪，文宗却安然依賴他們成就大事，終於被宦官所利用，上天果真厭棄唐的德業了嗎！

# 唐書卷一百八十

## 列傳第一百五

### 李德裕列傳

**李德裕　李燁**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爲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

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册，皆更其手，數召見，賚奬優華。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丐，挾宦人詗禁中語，關托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呵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材，直泄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

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訹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己代之。欲引僧孺益樹

李德裕，字文饒，是元和年間宰相李吉甫的兒子。小時候致力於學業，成年後，超絶出衆有大志。不喜歡和諸生參加科舉考試，憑祖先的功勛循例補授校書郎。河東節度使張弘靖徵用他做掌書記。張弘靖罷任，召入朝廷拜授監察御史。

穆宗即位，李德裕升任翰林學士。皇帝做太子時，就聽説李吉甫的大名，因此厚待李德裕，凡是重大的號令文告，都由李德裕經手草擬，多次召見他，奬賞優厚。皇上懶散荒唐不理朝政，所以外戚經常有所請求，挾持宦官探聽宫中機密，關説請托大臣。李德裕建議説："舊制，禁止駙馬都尉與重要官員往來。開元年間，對此管理得尤爲嚴格，如今却公然前往宰相及大臣的私人第宅。這些人没有别的本領，衹是泄漏宫禁的機密，内外勾結罷了。請求如果有事向宰相報告，讓他們來中書省，不能動不動就去宰相宅第。"皇帝同意。李德裕再進升爲中書舍人。不久，授任御史中丞。

當初，李吉甫輔佐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策裏痛斥當朝宰相，逐條陳述時政失誤。李吉甫向皇上訴説，而且哭了，有關人員都因此獲罪，因此李吉甫就和牛僧孺、李宗閔結下了怨仇。李吉甫又給皇上謀劃討伐兩河叛將，李逢吉從中破壞了這一建議，事情還没有結果而李吉甫死了，由裴度來接着辦。李逢吉因爲意見不合被罷去宰相，所以追恨李吉甫并怨恨裴度，排擠李德裕不讓他進用。這時，李逢吉乘穆宗昏

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

庸，引誘裴度使他與元稹互相怨恨，奪取裴度的宰相由自己代替，還想引進牛僧孺增樹黨羽，就排擠李德裕讓他出任浙西觀察使。不久牛僧孺入朝任宰相，從此結下了牛、李之間的怨恨。

初，潤州承王國清亂，竇易直傾府庫賚軍，貲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期，則賦物儲牣。南方信禨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廋蔽。天子下詔褒揚。

當初，潤州遭受王國清叛亂以後，竇易直竭盡府庫財物來賞賜軍隊，錢財用盡了，而士兵變得更加驕横。李德裕自己很節儉，將留州的財物拿來供養軍隊，雖然不多但很平均，所以士兵没有怨言。兩年以後，財物就積儲充裕了。南方相信巫祝，即使是父母染上了瘟疫，子女將他們丢棄不敢奉養。李德裕挑選一些能談得通的老年人，給他們講授孝敬慈善的大道理，讓他們知道有患難應收養不可抛棄的道德準則，叫他們回去互相曉諭警誡，違約的則繩之以法。幾年間，壞風氣大有改變。李德裕又在所屬各州查出不合法的淫祠，毀掉一千多所，拆除私邑山房一千四百舍，使寇盜無藏身之處。天子下詔贊揚他。

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妝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雕窶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榷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盝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産，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閲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

敬宗即位，奢侈無度，下詔叫浙西供給化妝用具，李德裕上奏説："連年旱災，物力還没有充實。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其他進獻全部停罷'。這是陛下害怕聚斂的官吏藉此成奸，貧寒的百姓不勝其弊啊！本道向來號稱富饒，經過李錡、薛苹兩人的統治，他倆都在民間實行酒的專賣制度，除上供朝廷之外還有多餘的錢財。元和時下詔書停止酒業專賣，又赦令禁止各州的盈利送交節度使。現在存下的留使錢衹有五十萬緡，每年經費還欠十三萬緡，軍用缺乏。現在朝廷所需要的化妝用具，估計要用銀二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這些東西不是本地土産，即使盡力搜索，恐怕也難以辦到。希望下詔讓宰相商議，怎樣纔能使臣不違背詔旨，又使軍需不缺，不疲憊百姓，不招致怨恨，使前敕後詔，都能遵奉。"没有答覆。正當這時，停罷進獻還不到一個月，而求貢的使者又接踵而至，所以李德裕藉此來諷勸。

又詔索盤縧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凉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嘆。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

皇上又下詔索要盤縧繚綾一千匹，李德裕又上奏説："太宗時，使者到凉州，看到名鷹，諷勸李大亮進獻，李大亮勸諫制止，太宗賜詔嘉獎贊嘆。玄宗時，使者到江南捕捉鵁鶄、翠鳥，汴

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筒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縧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减，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

州刺史倪若水議論這件事，當即被表揚采納。又叫皇甫詢到益州織叫半臂的短袖上衣、製造琵琶捍撥、鏤牙筒，蘇頲不奉行詔書，皇上也不加罪。這鵁鶄、鏤牙，都是小東西，臣下們尚且認爲勞人損德，難道二祖有這樣的臣下，如今偏偏没有嗎？這是因爲在位的大臣掩蓋而不奏聞，不是陛下拒不接納。況且立鵝天馬、盤縧掬豹，花紋色彩奇麗，衹有皇上纔可使用。現在要用一千匹，臣不明白是怎麽回事。古時漢文帝身穿黑色粗厚的衣服，漢元帝不穿輕纖的服裝，所以他們的仁德慈儉，至今爲人們所稱道。希望陛下近師二祖的包容受納，遠思漢家的勤儉節約，賜詔節約减免，那麽海隅的百姓無不受益了。”下詔用贊美的言辭表彰他并停止進獻。

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紿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户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徭賦，所度無算。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

自元和以後，國家禁止私自剃度僧尼。徐州王智興假托天子出生月，請求築壇度人以送福，下詔同意。於是在江淮間公開招募，百姓都成群結隊前往，因而從中牟取錢財充入私囊。李德裕上奏彈劾道：“王智興在泗州設置僧尼戒壇，情願剃度的每人繳錢二千文，就不再查問，統統落髮爲僧。從淮河向右，有三個丁男的人户，必定有一人落髮，以此來逃避徭役賦税，所剃度的不可勝數。臣查看每日有幾百人渡江，其中蘇州、常州百姓，十個人中就有八九個，如果不加以禁止，那麽到天子出生的那個月，江淮將會失去丁男六十萬，這可不是個細小的變故。”於是下詔徐州予以禁止。

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群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自先聖，遍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嘉采。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

當時皇上昏庸荒唐，經常出外游山玩水，親昵小人，不重視坐朝聽政。李德裕上《丹扆六箴》，説道：“‘衹要心裏愛着，相處遠近是無所謂的’，這就是古代賢人的誠心事君啊。關係疏遠而套近乎的人危險，身處邊遠之地而表白忠心的人忤逆。臣想着自己是先帝提拔上來的，倍受恩寵，如果不能竭盡忠心，就有負聖上。臣在前朝，曾經進獻《大明賦》來諷諫，頗受贊許采納。今日爲明主竭盡忠節，也是出於這種心意。”其一是《宵衣》，諷諫臨朝聽政次數少上朝時間晚；二是《正服》，諷諫服飾及車馬器用不合禮法；三是《罷獻》，諷諫聚斂求取奇珍異寶；四

邪》，諷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爲逢吉排笮，訖不内徙。

是《納誨》，諷諫蔑視廢棄忠言；五是《辨邪》，諷諫任用小人；六是《防微》，諷諫輕易出去游玩。言辭都明確直率且婉轉真切。皇上雖然没有采納，還是叫韋處厚起草了詔書，深表謝意。然而由於李逢吉的排擠，李德裕一直不能内調入京。

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户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訹，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絶之，且言："昔吴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絶妄源。"從之。

當時亳州僧人欺騙説有一處水可以治病，號稱聖水，消息到處流傳，南方的人，大約十户中就雇有一人前往汲取。取水的人一旦上路人們就好像喝上那水一樣，病人不敢吃葷腥，體弱年老的很多因此死去。而水一斗價值三十千錢，取水的人又把别處的水添加進去沿路轉賣，互相欺騙，前去取水的人每天有幾十上百人。李德裕命令在渡口嚴格勘察巡邏捕捉予以禁絶，并且上奏説："從前吴有聖水，宋、齊有聖火，都屬妖妄，是古人要禁止的。請本道下文書叫觀察使令狐楚把這聖水填塞，以杜絶妖言的根源。"皇上聽從了。

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并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馹敦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摇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修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黄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甑生皆能作黄金，

皇上這時迷信佛教道教，求福祝壽，僧徒方士，都出入宫禁。狂人杜景先上言説，他的朋友周息元年壽已幾百歲，皇上派遣宦官到浙西迎接周息元，還下詔叫所到之處馳驛護送。李德裕上疏道："道最高的，莫如廣成子、玄元皇帝；人最聖的，莫過於軒轅黄帝、孔子。昔日軒轅黄帝問廣成子養身之道，回答説：'不看不聽，静以養神，形體自然端正。不要煩勞你的身體，不要動摇你的精神，就可以長生。慎守其一，使之處在和諧之中。所以我修身一千二百年了，身體不曾衰老。'又説：'得我道的人上者爲皇帝，下者爲王侯。'玄元皇帝對孔子説：'去掉你的傲氣和多欲、躊躇滿志的神色和放蕩的心志，這些都對你自身没有益處。'陛下修軒轅黄帝之術，訪求異人，如果讓廣成子、玄元皇帝隱身而來，能告訴陛下的，不過就是這些。臣擔心現在得到的人，都是迂怪之徒，用藥石消冰，用小把戲欺騙聖上的視聽，像文成、五利一樣。再者前代天子雖然喜歡方士，還没有服用這些人給的藥的。所以漢人説黄金可以煉成，用來作爲飲食器可以延年益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甑生都會煉黄

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則九廟尉悦矣。”息元果誕譎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静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爲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逐之。

金，但二祖不服用，豈不是以宗廟爲重嗎？如果一定要得到真正的隱士，也請祇學保持心志和順之術，千萬不要吃藥，那麽祖宗的在天之靈也就欣慰了。”周息元果真怪誕狡詐不入情理，自言和張果、葉静能有往來。皇上下詔叫畫工照周息元所説把張果、葉静能的相貌畫下來看，直到皇上去世都没有什麽效驗。文宗即位，把周息元驅逐回去。

大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

大和三年，召回李德裕拜授兵部侍郎。裴度推薦李德裕的才能可以當宰相，而李宗閔靠宦官的幫助，先當上了宰相，并且受到皇上的信任，於是排擠李德裕出去任鄭滑節度使，又引用牛僧孺相助，罷免了裴度的宰相之職。李宗閔、牛僧孺二怨相濟，凡是和李德裕關係好的人，都被趕出朝廷。於是這兩人權震天下，朋黨牢不可破了。

逾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皋招來南詔，復巂州，傾内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皋啓戎資盗，其策非是，養成癰疽，弟未决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耻。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餫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獰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鋭。率户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

一年以後，李德裕調任劍南西川節度使。蜀地自從南詔入侵，杜元穎被打敗，用郭釗替代他，有病辦不了事，百姓失業，民不聊生。李德裕來到，修補殘破激勵怯懦，都安排得井井有條。成都既已在南邊失去姚州、協州，在西面丢掉維州、松州，從清溪以下沫水左邊，都被南詔占領。當初，韋皋招來南詔，收復巂州，送去内地的東西與南詔結好，向他們傳授戰陣文法。李德裕認爲這是韋皋資助敵人引動入侵之心，做法是錯誤的，已養成了癰疽，祇是還没有潰决而已。到了杜元穎時，就乘機而發，因此長驅直入，蹂躪千里，寸草不留。至今創痕尚新，如果不痛加糾正，就不能洗刷一方的耻辱。於是建造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南詔相通的繪在樓的左邊，西道與吐蕃相接的繪在樓的右邊，其中部落的多少，運輸道路的遠近，都非常詳盡。於是召集熟悉邊防的人指點着地圖商量訂正，凡是敵人的情况都已弄清楚。又挑選不怕瘴氣的舊僚和州兵中能打仗的，把不聽話的和年老的淘汰十分之三四，没人敢發怨言。又從安定請來製甲工匠，從河中請來製弓工匠，從浙西請來製弩工匠，從此蜀地的兵器都堅實鋒利。大抵二百户中抽調一人，讓他們練習作戰，免除這些人的賦税，平静時就農耕，緊急時就作戰，稱爲雄邊子

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巂州治臺登，以奪蠻險。

弟。其中精兵有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兵有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共十一軍。修築杖義城，以扼制大度水、青溪關的險要；建造禦侮城，以控制榮經成犄角之勢；建築柔遠城，以扼制西山吐蕃；修復邛崍關，把巂州治所遷到臺登，以奪取南詔的險要之地。

舊制，歲杪運內粟贍黎、巂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

依照舊例，年底要運內地的糧食支援黎州、巂州，從嘉州、眉州出發，途經陽山江，到達大度水，然後將糧食分給各地戍兵。常常在盛夏季節到達，苦於瘴氣之毒，運糧人死的很多。李德裕叫轉運邛州、雅州的糧食，從十月開始漕運，在夏天以前到達，以此來幫助陽山的糧運，運糧的不涉及炎熱的月份，邊遠百姓得以安寧。

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

蜀人多賣女給人做妾，李德裕制定法令：凡十三歲以上，服三年勞役；十三歲以下，服五年勞役；期滿就歸還父母。拆毀所管地區私立的佛寺幾千所，將土地給農民耕種。蜀先主祠旁邊有個猱村，村裏的人削髮像僧人一樣，但可隨意娶妻生子，李德裕下令禁止。蜀地風氣大爲改觀。

於是二邊寖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

這時吐蕃、南詔逐漸害怕起來，南詔請求歸還先前擄掠去的四千人，吐蕃的維州守將悉怛謀舉城投降。維州距離成都四百里，因山守險，東北從索叢嶺往下二百里，地平無險，走長川不到三千里，可直達吐蕃的牙帳，將來戍守此城，可以阻止吐蕃入侵。李德裕一到維州城，立即發兵防守，并且陳奏出兵的好處。牛僧孺在朝中阻止他成功，叫把悉怛謀送回給吐蕃，以表示信守盟約，李德裕終身以此抱恨。適逢監軍使王踐言入朝，大講悉怛謀送回被殺，斷絕了邊遠人歸化之心。皇上也後悔了，隨即內任兵部尚書把李德裕召回朝廷，不久拜授李德裕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

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爲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閣，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趨

依照舊例，尚書左右丞和六部侍郎拜見宰相，必須有空閑纔能通報，郎官没有公事不敢謁見。李宗閔任宰相時，常常通賓客。李聽任太子太傅，招集好友帶着酒在李宗閔閣中聚會，喝醉了纔離去。到李德裕做宰相，就告訴御史："因有事見宰相的，必須先報告御史臺方能進來。凡

出。”遂無輒至閤者。又罷京兆築沙隄、兩街上朝衛兵。嘗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并進，雖聖賢經營，無繇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

罷朝後，從龍尾道離開。”於是再没有隨便進閤的人。又取消了京兆府築沙隄和兩街上朝衛兵。他曾經建議説：“朝廷衹有奸邪和正直兩種人，正直的必定要除去奸邪的，奸邪的也肯定要陷害正直的。然而雙方的話聽起來好像都不錯，希望仔細考慮取捨。不然的話，二者同時進用，即使聖賢來經營，也無從成功。”不久李宗閔被罷免了宰相，李德裕替代他任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起初，中書、門下二省給江淮大商人發符，叫他們爲政事堂宰相公厨賺取利錢，他們由此帶錢四處活動，在所到州鎮成爲上客，富人靠他們來抬高自己。李德裕全部廢除。

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頹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奸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凶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摇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

後來皇上突然中風，説話困難。鄭注開始通過王守澄進獻藥物，皇上稍微好一些。鄭注又推薦李訓使他待詔，皇上想任李訓做諫官，李德裕説：“從前諸葛亮有句話：‘親賢臣，遠小人，這是漢朝之所以興隆的原因。親小人，遠賢士，這是後漢之所以傾頹的原因。’當今李訓是小人，罪行纔暴露於天下，不應該用在身邊。”皇上説：“人誰能没有過錯，應當讓他改正。況且李逢吉曾爲他説過話。”李德裕回答説：“聖賢之人則能改過，像李訓這種天性奸邪的人，還能改什麽？李逢吉身任宰相，却偏愛凶邪，以牽累陛下，也是罪人啊！”皇上囑咐王涯另給李訓一個官職，李德裕摇手制止王涯，正好被皇上看到，很不高興。李訓、鄭注都怨恨李德裕，皇上就重新召回李宗閔當宰相，叫李德裕出任興元節度使。李德裕進見皇上，自己陳説願意留在京城，於是重新拜授李德裕爲兵部尚書，李宗閔上奏：“命令已發，不可停廢。”再改遷李德裕爲鎮海軍節度使以代替王璠。

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户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焰少

原先在大和年間，漳王的養母杜仲陽返回浙西，下詔讓所在官員予以照顧。當時李德裕被召回朝廷，就行文給留後叫按照詔書辦理。王璠入朝任尚書左丞，而漳王已因罪被廢死去，王璠藉此和户部侍郎李漢合謀誣陷李德裕曾賄賂杜仲陽引導漳王圖謀不軌。皇上被這話迷惑，召王涯、李固言、路隋來查明這件事。鄭注、王璠、李漢三人説得更肯定，惟獨路隋説：“李德裕是大臣，

衰。遂貶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進以宋申錫對。帝俯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況申錫邪？有司爲我褒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爲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指坐扆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

不應該有這種事情。"讒毀者的氣焰纔稍有減弱。於是貶李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貶爲袁州長史，路隋也被免去宰相。不久，李宗閔因罪被貶斥，而鄭注、李訓等作亂失敗。皇上回想起來纔醒悟到李德裕是因被誣陷逐出的，就改任他爲滁州刺史。再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年，皇上閑暇時對宰相説："朝廷有什麽遺憾的事情嗎？"大家回答宋申錫便是。皇上低下頭流下幾行眼淚，説："在那時，兄弟都不能相保，何况宋申錫呢？有關部門替我贊美表揚他。"又説："李德裕也和宋申錫一樣。"於是起用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後來皇上在宫禁與學士們對答，黎埴叩頭説："李德裕和李宗閔都被逐出，而李德裕獨能三次進升。"皇上説："李宗閔曾引進鄭注，而李德裕要殺掉鄭注，現在你説應該把官給誰？"黎埴害怕退出。皇上又指着御座前面對宰相説："這就是李德裕争辯鄭注的地方。"

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爲鷟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即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釋之。

李德裕三次在浙西，前後十年，遷任淮南節度使，代替牛僧孺。牛僧孺知道後，把軍事交給節度副使張鷟，便匆匆離去。淮南府錢有八十萬緡，李德裕上奏説衹有四十萬，被張鷟用掉了一半。牛僧孺向皇上申訴，而諫官姚合、魏謩等共同上奏彈劾李德裕挾私怨中傷牛僧孺，皇上壓下奏章不答覆，下詔叫李德裕核實。李德裕上奏説："諸鎮節度使替换，照例扣下錢數的一半用來防備水旱、資助軍費。查找王播、段文昌、崔從相互交接的簿籍都在。衹有崔從死在任上，牛僧孺替代他，所扣的錢數最多。"就自我彈劾説剛到鎮，不懂慣例，不敢隨便做。就等待治罪，有詔免予追究。

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爲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諭，松柏之爲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

武宗即位，將李德裕召入朝廷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德裕入朝謝恩後，立即進言勸誡皇上説："分辨邪正，專一委任，然後朝廷纔能治理。臣曾經給先帝説過，没有被采用。正直的人既把小人叫做邪，小人也把正直的人叫做邪，怎麽來分辨呢？請藉物來做比喻，松柏作爲木，獨立生長剛勁挺拔，不需要有所依靠。蘿蔦就不同了，弱得不能直立，必須依附其他樹木。所以正直的人一心事奉君上，無需别人相

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寖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并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

助。邪惡之人必然更要結黨，以此來互相蒙蔽欺騙。君主以此來分辨邪正，就不會弄糊塗了。”又說治亂的關鍵在於信任，引證齊桓公問管仲什麼對霸業有害的例子，管仲回答說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都對霸業無害；祇有知人而不能舉薦，舉薦了不能任用，任用了却又摻雜進小人，這些纔有害於霸業。“太宗、玄宗、德宗、憲宗四朝都是盛世，在他們開始臨朝聽政之時，把自己看作像堯、舜一樣，但時間一長就漸漸不如當初，陛下知道這是爲什麼嗎？開始把政事全委任給宰相，所以賢者能够盡心。時間一長小人也一齊進用，結成同黨、擾亂視聽，弄得皇上疑惑而不專一。政事離開宰相就治理不好。這在德宗時最甚，晚期宰相祇能奉行詔書，和德宗圖謀政事的有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人，至今把這一時期稱爲亂政。如果宰相有蒙蔽欺騙不忠誠之處，應當立即罷免，任用那些既忠心又有才幹的人。政事不出它門祇委托給宰相，天下怎會不治？先帝任用人，開始都曲法寬容，小問題積多了弄到被貶被殺。如果即使是小過錯也一定讓他們知道并加以改正，君臣之間没有猜疑，那麼讒邪就不會來干預了。”又說：“開元初年，宰相一般經三考後就離職，即使姚崇、宋璟也不能超過。到李林甫掌權竟達十九年，以至於遭受災禍而失敗。由此可知經常進用罷免宰相，使政事歸於中書省，實爲治理的根本。”

帝嘗疑楊嗣復、李珏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爲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官論争，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

皇上曾經懷疑楊嗣復、李珏顧望不忠，派使者去殺他們。李德裕知道皇上性情剛强而果斷，便帶領三位宰相到延英殿見皇上，嗚咽流涕地說：“過去太宗、德宗誅殺大臣，没有不後悔的。臣希望陛下保全他們，免得將來悔恨。假使他們兩人罪惡暴露，天下人自會共同痛恨。”皇上不同意，李德裕就伏身不起。皇上說：“爲公等赦免了他們。”李德裕下堂拜謝後坐下。皇上說：“如果讓諫官來論争，就是上一千道奏疏，我也不會赦免。”李德裕再次拜謝。於是追回使者，楊嗣復等得以免死。

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

當時皇上多次出宫狩獵，夜暮纔回來，李德裕上奏道：“君主的舉動取法於太陽，所以太陽

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册拜司空。

出來就坐朝聽政，太陽落下就入内休息。《傳》上說：‘君主回房休息有正常的節律。’深察古義，不要繼之以夜。聽說近來五星失去常度，恐怕是上天來勤勤告誡。《詩經》上說：‘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希望節制狩獵，尊奉天意。”不久册拜司空。

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确，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三萬斛。

回鶻自從開成年間被黠戛斯打敗。會昌以後回鶻烏介可汗帶着太和公主將牙帳遷到塞下，種族缺糧挨餓，拿老弱的牲口、貴重的寶器在邊地換取穀物。退渾、党項想去擄掠，通過天德軍使田牟上奏，自願出動他們的部落攻打回鶻。商議者提出要同意這奏請。李德裕說：“回鶻對國家曾經有過功勞，現在因窮困前來投靠，没有隨便騷擾邊境，突然攻打他們，不是當年漢宣帝對待呼韓單于的辦法。不如給他們糧食，看以後事情的變化。”陳夷行說：“資助寇盜糧食，不是好辦法，不如攻打他們好。”李德裕說：“沙陀、退渾，是不能依賴的。他們見利就進，遇敵就跑，是雜虜的常態；誰肯爲國家所用啊？天德軍的兵力一向薄弱，以一城與强虜决勝負，没有不失敗的。請下詔給田牟讓他不要聽信諸戎的話。”皇上於是借給回鶻三萬斛糧食。

會嗢没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丐羊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栅杷頭峰，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峰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鋭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方略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

適逢回鶻烏介可汗的部下嗢没斯殺掉宰相赤心來投降，赤心的兵潰散。於是回鶻勢力窮竭，屢次乞討羊馬，想借兵收復故土，又希望借天德城讓太和公主居住，皇上不准許。回鶻就進逼振武軍的保大栅杷頭峰，進而侵略朔川，轉戰雲州，雲州刺史張獻節據城守禦不出戰。回鶻就大肆掠奪，党項、退渾都祇守住險要不敢抗拒。皇上更加清楚過去不許田牟用党項、退渾二部兵的正確，就再向李德裕詢問計策，李德裕說：“杷頭峰以北都是大沙漠，有利於用騎兵，不能用步兵來對付。現在烏介可汗所依靠的祇是太和公主，尋得一位健將出奇不意地把太和公主奪回來，官軍迅速進攻，他們必然逃跑。現在最精鋭的將領無過於石雄，叫他用藩渾勁卒與漢兵夜間銜枚偷襲，一定能得勝。”皇上就把這一方案交給劉沔，叫石雄在殺胡山攔擊烏介可汗，打敗了烏介可汗，迎回了太和公主，回鶻就此潰

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庭。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繇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挽？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況久没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虚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

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内地，非河朔比，昔皆儒術大臣守之。李抱真始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許其子繼。及劉悟死，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大和時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托效忠，請除君側。及有狗馬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稹。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稹所恃以唇齒也。如令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争，皆曰："悟功高，不可絶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它宰相亦媕婀趨和。德裕獨曰："諸

敗。李德裕進位司徒。

黠戛斯派遣使者來，并説要攻取安西、北庭。皇上想依從黠戛斯取得該地，李德裕説："不行。安西距離京城七千里，北庭距離京城五千里。先前從河西、隴右到玉門關，都是我們的郡縣，往往有軍隊，所以有緊急情況隨時能調發。自從河、隴被吐蕃占領，則要取道回鶻。回鶻現在破滅，不知黠戛斯是否真的占有這地方？即使安西可以得到，還要再設置都護，使用上萬人前往戍守，這些人從哪裏徵發，從哪條路運輸糧餉？那天德、振武距離京城較近，還苦於力量不足，何况七千里外的安西呢？臣認爲即使得到了，也没有什麽用處。從前漢代魏相請求停罷在車師的屯田，賈捐之請求放棄珠崖，近代狄仁傑也請求放棄安西四鎮及安東，都是不願貪外以耗内。這三臣，都處在全盛之時，尚且還要棄割邊地以使内地更富有，況且這些已失去很久的邊遠之地呢？這是花實實在在的錢來買虚無縹緲的事，滅了一個回鶻，又生了另一個回鶻。"皇上於是打消了這個念頭。

澤潞節度使劉從諫死了，他的侄子劉稹自稱節度留後，要就此求取節度使，李德裕説："澤潞是内地，与河朔不同，過去都由文儒大臣任職。李抱真開始建立昭義軍，最有功勞，德宗尚且不許他的兒子繼承。到劉悟死時，正值敬宗懶於過問政事，就把符節給了劉從諫。大和年間劉從諫屯兵於長子，暗中勾結李訓、鄭注，表面上假托效忠，要清君側。到有病時，拒絶皇上派去的醫生和宦官看望，便把兵權交給劉稹。今天不去討伐，就無法號令四方。"皇上説："可以取勝嗎？"回答説："河朔，是劉稹當作唇齒所依仗的地方。如果能叫魏博、鎮冀不幫助他，就可以攻破了。這三鎮的世襲，是列朝皇上所允許的。請派近臣明確告訴三鎮：'澤潞任命節度使，不得與三鎮同等對待，現在朕要除掉劉稹，希望你們各自領兵來會。'"皇上認爲説得對。便派李回持節宣諭王元逵、何弘敬，他們都聽從命令。於是開始議論用兵，朝廷内外交替上奏力争，都説："劉悟功勞大，不能絶了他的後嗣。再説劉從諫

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昌霸，三越巢，况其下哉。然羸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爲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群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弘敬聞，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磁、潞。

養了十萬兵，存有十年的糧食，是難以攻破的。”其他宰相也隨衆附和。惟獨李德裕説：“諸葛亮講曹操善於用兵，還五攻昌霸，三越巢湖，何况在他之下的人。然而進退勝負，是兵家常事，祇要陛下决策先定，不要因小的吉凶而被没有根據的議論所動摇，就會成功了。如果真有不利，臣願以死來承擔責任！”皇上忿怒地説：“替我在朝廷上宣布，有阻止我軍事决議的，先殺了他！”群議於是平息。王元逵已帶兵出發，而何弘敬仍逗留觀望。李德裕建議派遣王宰率領陳、許二州精兵，借道魏州去攻打磁州。何弘敬聽説後，立即請求親自帶兵渡過漳河攻取磁、潞二州。

會横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稹未下，朝廷益爲憂。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帳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横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晋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石無以索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捨稹而誅弁。”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河東監軍吕義忠聞，即日召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師。

這時正遇上横水戍兵叛亂，攻進太原，趕走藩帥李石，推副將楊弁主持留守事務。正在這時，劉稹還没有攻下，朝廷越發擔憂。議論的頗有人説軍隊可以就此停止。皇上派宦官馬元實到太原，偵察變亂。楊弁重重地賄賂了馬元實，在帳内喝了三天酒。返回後，馬元實謊稱：“楊弁兵多，身着明光甲的士兵排列了十五里長。”李德裕質問道：“李石因太原無兵，所以調發横水士兵一千五百人去戍守榆社，楊弁乘機作亂，他哪能排列如此多的士兵啊？”馬元實就回答説：“晋人勇猛，都可以當作士兵，是招募來的。”李德裕説：“招募士兵要用錢財，李石因爲欠每人一匹縑，所以兵亂，李石無法索取，楊弁能從哪得來錢財？太原的一鎧一戟，全都送到行營，怎能够有十五里明光甲呢？”使者無話可答。李德裕於是上奏道：“楊弁是下賤兵卒，不能赦免。如果兵力不足，請求先放下劉稹而誅殺楊弁。”立即派王逢調發榆社軍，下詔叫王元逵向土門進發，在太原會師。河東監軍吕義忠聽説後，當天召來榆社兵進入太原殺了楊弁，把首級獻到京師。

德裕每疾貞元、大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洺、磁，而稹氣索矣。

李德裕常痛恨貞元、大和年間有所征討，各道兵馬一出境，就依賴度支，多拖延時間使國力受困。有的還和賊寇相約，叫鬆懈守備，占領了一縣一屯來向天子報捷，所以出兵立不了大功。於是請敕令諸將，要直接攻取州城，不要攻打縣城。所以王元逵等攻下邢、洺、磁三州，劉稹的

俄而高文端歸命，稱稹糧乏，皆女子挪穟哺兵。未幾，郭誼持稹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 職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而稹窮蹙，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嘗爲稹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冢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

氣焰就盡了。不久高文端歸順朝廷，説劉稹缺糧，士兵全靠婦女揉穀穗充飢。没多久，郭誼提着劉稹的頭來投降。皇上問："怎樣處置郭誼?"李德裕説："劉稹是豎子，哪懂得謀反? 主謀其實是郭誼。如今三州已降，而劉稹窮途末路，郭誼又出賣劉氏家族來求取富貴，不殺掉他，以後無法懲治惡人。"皇上説："朕的意思也是這樣。"便下詔叫石雄進入潞州，把郭誼等和曾爲劉稹出力的統統殺掉。論功李德裕拜太尉，進封趙國公。李德裕堅決辭讓，説："唐朝開國以來，太尉衹有七人，尚父郭子儀尚且不敢受任。近來王智興、李載義都衹超拜保、傅，當是特别珍惜這一官職。裴度爲司徒十年，也不遷任，臣繼續擔任舊有的官秩就足够了。"皇上説："我恨没有其他官職來酬勞公，不要推辭了。"李德裕又陳説道："先臣封於趙，長孫李寬中剛出生，取字叫三趙，意思是將傳給嫡子嫡孫，不傳支系。臣以前加封，已改爲中山。臣先世都曾居住在汲郡，願能封衛。"皇帝聽從了，就改爲衛國公。

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鮌、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己，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并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

皇上曾在閑暇時對宰相説："有人説孔子有學生三千人也是朋黨，可信嗎?"李德裕説："從前劉向説：'孔子和顏回、子貢互相稱譽，不是朋黨；禹、稷和臯陶相互提拔，不是結黨營私。因爲他們没有邪心。'臣常認爲共、鮌、驩兜和舜、禹都處在堯朝，共工、驩兜則是朋黨，舜、禹不是朋黨。小人相互結黨營私，互爲掩蔽。賢人君子不是這樣，在朝堂之上他們共同忠心爲國是同心，共同講求大義是同志，退朝後回到家裏他們各行其事，不以私交往。趙宣子、隨會相繼納諫，司馬侯、叔向一起侍奉君主，不是朋黨。公孫弘曾和汲黯在閑暇時求見漢武帝，汲黯先把事情説出來，公孫弘在後接着説，他們所説的武帝都能聽從。汲黯、公孫弘雖然一起進見，但汲黯在朝廷上責問公孫弘説他是齊人缺乏情義，譏笑公孫弘用布被是狡詐，但是他們兩人在皇帝面前論事時一個先提出來另一個幫着論説，不是朋黨。太宗和房玄齡商量政事，房玄齡説没有杜如晦不能籌劃。等到杜如晦在場，也推舉房玄齡的計策，這是同心爲國謀劃，不是朋黨。漢朝的朱

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奸僞見矣。"

博、陳咸互爲心腹，背棄至公而爲私黨賣力。周福、房植各以自己的朋黨相互傾軋，利用議論互相斥責，所以朋黨開始於甘陵南北二部。等到鬧得非常厲害，稱爲鉤黨，相繼誅殺。按照《王制》來說，這不算不幸。周衰落以後，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稱頌的人說他們是四方豪傑之首，這四人也各有門客三千人，但各以詭詐權勢及財利比高下；仲尼之徒，則衹行仁義。如今議論的人想把他們放在一起做比較，是大錯特錯了。臣不知道所謂朋黨是爲國呢？還是爲自身？如果真的爲國，那隨會、叔向、汲黯、房玄齡、杜如晦之道可行，不必結爲朋黨。今天所說的朋黨，是指那些誣陷好人蒙蔽忠良，附下而欺上，駕着車馬，來追求權勢的人，這些人晝夜合謀，好的重要的官選，全引用他的黨羽擔任，否則就排擠壓制叫他退後。仲尼的門徒，有這樣的嗎？陛下用此來分辨，則奸僞就能發現了。"

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寖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匡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奸謀隱慝，則

當時韋弘質建議，宰相不可兼管賦税。李德裕上奏説："管仲善於治國，他説過：'國家的政權，没有比發布法令更重要的了。法令重則國君尊，國君尊則國家安寧。治人的根本，没有比發布法令更重要的了。'所以説'減損法令的人死，增益法令的人死，不行法令的人死，滯留法令的人死，不服從法令的人死。這五種罪過都不能赦免'。又説：'皇上在上面發布法令而下面却議論它是否可行，這是君主的威嚴被臣下侵奪了。'大和以後，風俗漸漸變壞，法令出自皇上，臣下却認爲它不能執行。這種弊端不制止，國家就無法治理。匡衡説：'大臣，是國家的重要人物，萬姓敬仰他們，聖明的君主要慎重挑選。'《傳》上説：'臣下輕視君上，卑賤之人圖謀掌權的大臣，那國家就會動摇而人們不得安寧。'如今韋弘質被人指使提出這種建議，是要圖謀掌權的大臣啊！況且蕭望之是漢朝的名儒，任御史大夫，上奏道：'在正月裏日月少光，罪責在大臣們。'宣帝認爲蕭望之輕視丞相，命令有關部門責問。貞觀年間，監察御史陳師合上奏：'人的思慮有限，一人不能兼攬幾個職務。'太宗説：'這是想

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絶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

離間我們君臣。’把陳師合貶到了嶺外。臣認爲宰相如有奸謀隱惡，那人人都可以向皇上訴論。至於設官授職，是人主的權力，小人不能干涉。古代朝廷的官員，各守其職，所想的不超越他的職責範圍。韋弘質是賤臣，豈能以他根本不正確的言論冒犯天子的視聽！這是輕視宰相。陛下知道他的奸計，是從朋黨中來，應當加以禁止。”李德裕的大意是，想達到朝廷有尊嚴，臣下能肅穆，而政權由宰相掌握，深恨朋黨之禍，所以憤慨深切地説了這些話。

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决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

李德裕又曾經説：“减少事情不如减少官員，减少官員不如减少吏人，能精减多餘的官吏，的確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於是請求罷免郡縣官吏共二千多人，被罷免的人都怨恨他。當時天下已經安定，李德裕多次上疏要求去職，而看星象的人説熒惑星衝犯了上相星，他又懇求離開相位，都不允許。他任宰相共六年，正是國家用兵之時，他决策制勝，其他宰相都没有參預，所以威名獨重於當時。

宣宗即位，德裕奉册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森竪。”翌日，罷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吴汝納訟李紳殺吴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爲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户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没，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

宣宗即位，李德裕在太極殿進奉詔册。宣宗退朝後對左右説：“剛纔行禮靠近我的，不就是太尉嗎？他每次看我，我毛髮都爲之森竪。”第二天，把李德裕罷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不久又遷任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和李德裕素來有仇，大中元年，指使同黨李咸指斥李德裕的陰私，因此李德裕改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爲潮州司馬。第二年，又指使吴汝納申訴李紳殺吴湘一案，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説：“李紳殺害無罪者，是李德裕徇私成此寃案，甚至爲此貶黜御史，欺罔皇上不道。”於是貶爲崖州司户參軍事。第二年去世，終年六十三歲。李德裕死後，托夢給令狐綯説：“希望公哀憐我，使我得以歸葬故土。”令狐綯告訴其子令狐滈，令狐滈説：“宰相都恨他，行嗎？”晚上，又來托夢，令狐綯害怕了，説：“衛公魂魄可畏，不説的話，禍患要降臨。”於是告訴皇上，使李德裕得以歸葬。

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

李德裕性情孤傲不與衆人和同，明辯而有風

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衮衮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

采，善於作文章。雖然官居高位，仍不中斷讀書。他謀議政事引古爲據，滔滔不絶叫人聽了高興。常常以治理天下爲己任，武宗知道他并能任用他，言聽計從，當時王室幾乎中興。

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鋭兵票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爲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

在此之前，韓全義在蔡州戰敗，杜叔良在深州戰敗，都是監軍的宦官掌權，將帥不得擅自决定軍隊進退，詔書一天下三四道，宰相也不知道。又各道精兵勇士，都被監軍選取作爲自己的隨從，每當督戰，在高處樹旗以自我炫耀，受一些小的挫折，就捲旗逃跑，大軍隨之敗北。所以官軍作戰多打敗仗。到了征討回鶻、澤潞，李德裕建議詔書通過宰相下達，監軍不得干涉軍事機要，在一百個士兵中抽一人做衛兵。從此，號令嚴明統一，將領纔能立功。

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决，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爲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咨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爲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謂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爲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

元和以後多次用兵，宰相忙得没有時間休息沐浴，有時到晚上纔停止工作。李德裕在位時，雖有緊急文書奏報，都從容地裁斷處决，一般午時就返回第宅，按令文規定休息沐浴，精力充沛像没事時候一樣。處理機要急迫的事情，皇上都叫李德裕作詔書，李德裕多次推辭，皇上說："學士不能完全表達我的意思。"討伐劉稹時，下詔給王元逵、何弘敬說："不要替子孫着想，要保存君臣相依的情勢。"王元逵等人領會所說，都震驚害怕想着如何效力，不久三州投降，反賊就平定了。皇上每當稱道魏博的功勞，就回想起李德裕所撰詔書中的這幾句話，贊嘆切中要害而善用計謀。三鎮每奏事，李德裕引見使者告誡他們要講忠義，用心叮嚀，讓他們回去向節帥講述，所以河朔害怕朝廷威嚴不敢怠慢。後來滅除佛教，僧人逃命大多去幽州，李德裕召見幽州節度京邸的吏人告誡說："替我告訴張仲武，劉從諫招收逃命的人，現在看來有什麽益處？"張仲武害怕，把刀授給居庸關屬吏說："僧人敢進關的就斬！"

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忲于武，不可戢，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度，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

皇上多次征討叛亂獲勝，李德裕擔心用兵過濫，不可收斂，便上奏道："曹操在官度打敗袁紹，不追趕，自謂收獲已經很多，害怕有傷威勢。養由基是古代善於射箭的人，能在百步外射中柳葉，觀看的人說：'不如稍微休息一下，如

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

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

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娱。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云。

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

李延古

燁子延古，乾符中，爲集賢校理，擢累司勛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不朝謁，貶衛尉主簿。

崔嘏

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擧進士，復以制策歷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于州，嘏説使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遴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傅以罪。

吴汝納之獄，朝廷公卿無爲辨者，惟淮南府佐魏鉶就逮，吏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

丁柔立

又丁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争官，不果用。大中初，爲左拾遺。既德裕被放，柔立内愍傷之，爲上書直其冤，坐阿附，貶

果弓撥矢鉤，就前功盡棄了。'陛下征討没有不成功的，希望能以用兵爲戒，纔可保全成功。"皇帝贊揚并采納了他的建議。

方士趙歸真以巫術被進用，李德裕勸諫説："此人曾在敬宗時以怪誕荒謬之説出入宫中，人們都不願意他來到陛下跟前。"皇上説："趙歸真我自然瞭解，看他没有大過錯，召來想和他談談養生術而已。"李德裕回答説："小人見利，就好像飛蛾撲燭。前些時候看到趙歸真的門外，車轍已經滿了。"皇上不聽。於是以術行騙的人被進用，皇上的意志消沉了。

李德裕在安邑里的宅第裏，有個院子叫起草，有個亭子叫精思，每次考慮大事，就獨處其中，即使左右侍御也不能打擾。他不喜歡喝酒，後房也没有聲色之娱。一生論著多流行於世。

兒子李燁，在汴宋幕府任職，貶爲象州立山尉。懿宗時，因赦令遷到郴州。其餘諸子都跟隨李德裕死在貶所。

李燁的兒子李延古，乾符年間，任集賢校理，多次升遷任司勛員外郎，回去居住在平泉。昭宗東遷，因不朝謁獲罪，貶爲衛尉主簿。

李德裕被貶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是義士，因撰寫書制不深切獲罪，貶爲端州刺史。當初崔嘏考中進士科，又以制策任邢州刺史。劉稹叛亂，叫其同黨裴問戍守邢州，崔嘏勸説裴問聽命於朝廷，改任考功郎中，當時都認爲朝廷賞賜太吝嗇。到這時，作詔書不肯以不實之語巧加李德裕的罪狀。

吴汝納的獄案，朝廷公卿没有爲李德裕申辯的，衹有淮南府佐魏鉶被逮捕了，官吏叫他誣陷説出李德裕，但他雖被痛打，却不肯聽從，最後被貶死在嶺外。

又有個丁柔立，李德裕當政時，有人推薦他正直清廉可以做諫官，没有被任用。大中初年，丁柔立任左拾遺。這時李德裕已經被流放，丁柔立内心哀憐他，爲他上書申冤，被定爲阿附李德

南陽尉。

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没十年。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爲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顔相哄于前，而以衆寡爲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爲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仇，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裕罪，貶爲南陽尉。

懿宗時，下詔恢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追贈尚書左僕射，這時距他去世已經十年了。

贊曰：漢朝劉向議論朋黨，説得很明白深切，叫人流淚，但皇上不醒悟，最終無辜獲罪。李德裕又援引劉向的話，指出邪正，再被放逐，終於遭受大禍。唉，朋黨的興起，危險啊！根源在於君上的威嚴喪失而遭受臣下的欺凌，視聽不明的君主往往同時任用賢良臣子和不正派的人，被任用的人致力於取勝，從此人人引薦私黨，用私黨來鑽君上舉旗不定的空子，這就如同引用夏桀、盗跖和孔丘、顔淵同時哄鬧在君王之前，而憑衆寡來決定勝負。這樣做要國家不亡，能行嗎？身爲有名的宰相，不能貶斥所憎，而是一味地排擠仇人，使結黨營私之勢形成，根株相互牽連，有賢德有才智的人都奔逃而去，王室也因此衰敗，難道是聰明尚有不明智的地方嗎？不然的話，功勛業績將會昌明盛大，輔佐武宗中興，和姚崇、宋璟就一樣了。

#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 列傳第一百六

### 陳三李曹劉列傳

#### 陳夷行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客潁川。

由進士第，擢累起居郎、史館修撰。以勞遷司封員外郎，凡再歲，以吏部郎中爲翰林學士。莊恪太子在東宮，夷行兼侍讀，五日一謁，爲太子講説。數遷至工部侍郎。

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玨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尉勞起之。會以王彦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奸臣數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大阿，以鐏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仇虜，豈有倒持慮邪？"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悦。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

陳夷行，字周道，他的祖先是江左諸陳，世代客居潁川。

陳夷行因考中進士科，幾次提升後任起居郎、史館修撰。因有功勞升任司封員外郎，在位共兩年，以吏部郎中任翰林學士。莊恪太子在東宮，陳夷行兼任侍讀，五天謁見一次，爲太子講解經義。幾次提升做到工部侍郎。

開成二年，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接着楊嗣復、李玨相繼做宰相，陳夷行不隨流俗，與他們很合不來，每次在天子面前議事，常常互相中傷揭短。陳夷行無法忍受，就自稱有病請求辭去宰相，文宗派使者慰勞支持他繼續做宰相。適逢任用王彦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兼任邠寧節度使，都是楊嗣復擬議的。後來陳夷行在延英殿應對時，皇帝問："授任的這兩個節度使合適不合適？"陳夷行回答説："如果是聖上選拔的，没有不合適的。"楊嗣復説："如果用人都由皇上選拔而又合適，固然好，如果稍不稱心，臣下怎能沉默不語？"陳夷行説："近來奸臣屢屢干擾朝政，希望陛下不要倒持太阿劍，將劍柄授與他人。"楊嗣復説："古時候用人就不疑人，齊桓公從仇敵的俘虜中選用管仲，難道有倒持太阿劍的疑慮嗎？"皇帝因爲他們當面互相頂撞，很不高興。授任仙韶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在朝廷上論奏，鄭覃、楊嗣復嫌是小事，認爲竇洵直沽名釣譽。陳夷行説："諫官在朝廷上，正應當議論宰相的得失，那個下賤樂工哪裏值得議論

進門下侍郎。

呢？但是也不能不理會不采用。”皇帝就改任尉遲璋爲光州長史，用一百匹絹賞賜竇洵直。升任門下侍郎。

帝常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罷。”珏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爲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薳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邧論不可，薳果坐贓敗，帝欲賞邧，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私。”夷行蓋專詆嗣復。又素善覃，陰助其力，以排折朋黨。是時，雖天子亦惡其太過，恩禮遂衰，罷爲吏部尚書，尋拜華州刺史。

皇帝常常奇怪天寶年間的政事不好，問：“姚元崇、宋璟當時在不在？”李珏說：“姚元崇喪亡而宋璟被罷免。”李珏因此推論說：“玄宗自認爲不曾殺死一個無辜，但是任用李林甫，消滅數十族人，不也使人不解嗎？”陳夷行說：“陛下如今也應當警惕將權力交給他人。”楊嗣復說：“陳夷行此言差矣，太宗變暴亂爲仁義，任用房玄齡十六年，任用魏徵十五年，未曾失道。人主任用忠臣時間長久更有益於治理，任用奸邪的小人一天都是長的。”當時任用郭薳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邧論奏不可行，後來郭薳果然因貪贓獲罪，皇帝打算獎賞宋邧，陳夷行說：“諫官議論政事是他的職責，如果一件事做得好就升官，恐怕背後不免有私情。”陳夷行大概專門詆毀楊嗣復。又一向親近鄭覃，暗中助他一臂之力，利用他打擊朋黨。這時，就是天子也厭惡他太過分，恩寵禮遇於是衰減，罷免宰相任吏部尚書，不久拜授華州刺史。

武宗即位，召爲御史大夫，俄還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夷行與崔珙俱拜，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爲僕射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群官，群官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官并列朝廷，不容獨優。前日鄭餘慶著《僕射上儀》，謂隔品官無亢禮。時竇易直任御史中丞，議不可。及易直自爲僕射，乃忘前議，當時鄙厭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速誚於時，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决，至夷行遂定。以足疾乞身，罷爲太子太保，以

武宗即位，召入朝廷任御史大夫，不久復任門下侍郎平章事，升任尚書左僕射。陳夷行與崔珙同時拜授，於是上奏說：“僕射開始上任辦公，接受四品官的拜見，法令條文没有寫明。近來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都在階下拜見僕射，稱之爲‘隔品致敬’。按照禮的規定，皇太子接見上臺群官，群官先行拜禮然後太子回拜，因爲没有兩個皇上。僕射與四品官在朝廷上官位相同，不允許單獨搞特殊。先前鄭餘慶著《僕射上儀》，說隔品官没有彼此以平等禮節相待的。當時竇易直任御史中丞，議論認爲行不通。後來竇易直自己做了僕射，就忘了以前的議論，當時人鄙視厭惡他。臣等人不希望因失禮遭到時人的諷刺，而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品位僅次於三公，三公每月初一回拜，而僕射接受，不合禮儀。希望敕令有關部門根據《三公上儀》，制定明確的條令。”下詔許可。當初，連着幾朝紛紛議論不能决定，到陳夷行這纔確定。因

檢校司空爲河中節度使，卒。

脚病請求辭職，免去宰相任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任河中節度使，去世。

## 李紳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世宦南方，客潤州。

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蘇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葬母，有烏銜芝墜輤車。

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寖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澹爲具行，錡怒，陰教士臠食之，即脅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

久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穆宗召爲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舍人。稹爲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于方事，稹遂罷；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輔政，以紳爲御史中丞，顧其氣剛卞，易疵累，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

李紳，字公垂，是中書令李敬玄的曾孫。世代在南方做官，客居潤州。

李紳六歲喪父，悲哀之情像成年人一樣。母親盧氏，親自教他學習。李紳身材短小精悍，在作詩上最有名氣，當時號稱"短李"。蘇州刺史韋夏卿多次稱贊他。埋葬母親時，有隻烏口中銜着靈芝掉在靈車上。

元和初年，考中進士科，補授國子助教，不樂意，就離職而去。客居金陵，李錡喜愛他有才，徵用爲掌書記。李錡漸漸不守王法，賓客中没人敢進言，李紳多次勸諫，李錡不聽；李紳打算離去，李錡不允許。適逢皇帝派使者召李錡入朝，李錡自稱有病，留後王澹爲他準備行裝，李錡發怒，暗中教軍士將他剁成肉泥吃了，接着脅迫使者上奏天子説是軍心所向，希望能讓李錡留在金陵。李錡叫來李紳起草疏表，李紳坐在李錡面前，裝作害怕戰栗，以至於不能寫字，一下筆就塗抹掉，浪費了好幾張紙，李錡氣得罵道："怎敢如此，你不怕死嗎？"李紳回答説："平生未曾見過兵器，今天能死也算幸運了。"李錡於是將刀扔給他，命令换紙，又和剛纔一樣。有人説許縱能寫軍中文書，李紳不足任用。於是召來許縱，一揮而就正合李錡的心意，就將李紳關在獄中，李錡被殺後纔被釋放。有人打算將這事上報皇上，李紳謝絶説："這本來是正義的驅使，不是爲了沽名釣譽。"於是作罷。

過了很長時間，李紳被徵用到山南觀察使的幕府任職。穆宗召他入朝任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任翰林學士，號稱"三俊"。幾次提升後任中書舍人。元稹做宰相後，李逢吉指使人告發于方事件，元稹於是被罷免；李逢吉打算引薦牛僧孺，害怕李紳等人在翰林院阻撓，就授任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牛僧孺做宰相後，任用李紳爲御史中丞，看到他性格倔强固執，容易出毛病，而韓愈又生性耿直，就任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去參見御史中丞的禮節來刺

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繇是皆罷之，以紳爲江西觀察使。帝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爲樂外遷，紳泣言爲逢吉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户部侍郎。

激李紳。李紳、韓愈果然互不相讓，又拿御史臺京兆府舊例，你來我往地辯論責問，互相詆毁攻擊争執不下，因此兩人都被罷免，任李紳爲江西觀察使。皇帝向來厚待李紳，派使者到他家慰勞賞賜，以爲他高興任外官，李紳哭着説自己受到李逢吉的誣衊陷害。入朝謝恩，又自己陳述前因後果，皇帝醒悟，於是改任户部侍郎。

逢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柏耆、程昔範善。及耆爲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誚之。虞失望，後至京師，悉暴紳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虞、昔範與劉栖楚皆爲拾遺，以伺紳隙，内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貶紳爲端州司馬。栖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賀逢吉，唯右拾遺吴思不往，逢吉斥思，令告大行喪於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紳枉，折逢吉之奸。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發之，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爲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

李逢吉始終想陷害他。李紳的同族侄子李虞，以文學知名，隱居在華陽，自稱不願意出仕，有時來看望李紳，與柏耆、程昔範十分友好。後來柏耆做了拾遺，李虞寫信請他舉薦自己，李紳厭惡他没有骨氣，嚴厲責備他。李虞失望，後來來到京城，將李紳所説的話全部告訴了李逢吉。李逢吉更惱怒，就采用張又新、李續等人的計策，提拔李虞、程昔範與劉栖楚都任拾遺，讓他們等機會抓李紳的辮子，對内勾結宦官王守澄幫助自己。適逢敬宗即位，李逢吉知道李紳失勢有機可乘，指使王守澄從容上奏説："先帝開始商議立皇太子時，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惟獨宰相李逢吉請求立陛下，而李續、李虞也支持他。"李逢吉乘機説李紳曾對陛下不利，請求將他趕出京城。皇帝剛剛即位，不能辨明是非，於是貶李紳爲端州司馬。劉栖楚等人氣憤他流放的地方好，都極爲痛恨。詔書下達，百官向李逢吉表示祝賀，衹有右拾遺吴思没去祝賀，李逢吉貶斥吴思，派他到吐蕃宣告穆宗的死訊。這時候，没有人敢説三道四，衹有韋處厚屢次上言説李紳冤枉，揭露李逢吉的陰謀。後來天子在宫中找到一箱先帝親手封存的書疏，打開後，看到裴度、杜元穎、李紳三人請求立皇帝爲太子的奏疏，纔恍然大悟，將李逢吉的黨羽上的誹謗書奏全部焚燒。

始，紳南逐，歷封、康間，湍瀨險澀，惟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媪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寶曆赦令不言左降官與量移，處厚執争，詔爲追定，得徙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阱，發民迹射，不

當初，李紳被貶逐到南方，要經過封川、康州兩地，水淺流急險阻不通，衹有乘漲水時纔能渡過。康州有座媪龍祠，過去傳説能招致雲雨，李紳寫祭文祈禱，不久水位大漲。寶曆時的大赦令没有説給降職的官員酌情内移，韋處厚堅持力争，下詔爲此追改赦文，李紳纔得以内移江州長史，升任滁、壽二州刺史。霍山虎多，成爲采茶

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察使。李宗閔方得君，復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覃以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球，户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

武宗即位，徙淮南，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以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淮南。卒，贈太尉，謚文肅。

始，澧人吴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贓貶潘州司户參軍死，汝納家被逐，久不調。時李吉甫任宰相，汝納怨之，後遂附宗閔黨中。會昌時，爲永寧尉，弟湘爲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贓狼籍，身娶民顔悦女。紳使觀察判官魏鉶鞫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議者謂吴氏世與宰相有嫌，疑紳内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盗用程糧錢有狀，娶部人女不實，按悦嘗爲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應坐。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户參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導汝納使爲湘訟，言："湘素直，爲人誣衊，大校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娶妻資媵結贓。"且言："顔悦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即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己，即翻其辭，

人的禍患，采茶人設置機關陷阱，發動百姓追踪射擊，没能消除禍患。李紳到任後，將這些措施全部取消，虎不再施暴。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大和年間，李德裕掌權，提拔李紳任浙東觀察使。李宗閔正得君主的信任，又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開成初年，鄭覃派李紳任河南尹。河南惡少多，有的頭戴高冠身着便服，擊大球，阻礙官道，車馬不敢前行。李紳治理果斷嚴厲，惡少都望風而逃。升任宣武節度使。大旱三年，境内没有出現蝗蟲。

武宗即位，改任淮南節度使，召入朝廷拜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升任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趙郡公。在位四年，因脚步遲緩不能朝見拜謁，辭去相位，以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再次任淮南節度使。去世後，追贈太尉，謚號文肅。

當初，澧州有個叫吴汝納的人，是韶州刺史吴武陵的哥哥的兒子。吴武陵因貪贓獲罪貶任潘州司户參軍後死去，吴汝納全家被驅逐，長期不得調任。當時李吉甫做宰相，吴汝納怨恨他，後來就依附到李宗閔的黨派中。會昌年間，任永寧尉，弟弟吴湘任江都尉。轄境内有人訴訟吴湘貪贓行爲不檢點，自己娶百姓顔悦的女兒爲妻。李紳派觀察判官魏鉶審訊吴湘一案，罪證一清二楚，論處死刑上報皇上。當時，議論的人説吴氏世代與宰相有矛盾，懷疑李紳心存顧忌，給他編造罪名。諫官屢次議論，皇帝下詔派御史崔元藻復審，崔元藻説吴湘貪污程糧錢確有其事，娶轄境内百姓的女兒爲妻不實，據查顔悦曾經任青州衙推，而妻子王氏是故士大夫的女兒，吴湘不應因此獲罪。李德裕憎惡崔元藻動摇不定，上奏貶他爲崖州司户參軍。宣宗即位，李德裕離開相位，李紳已經去世。崔鉉等人長期不得志，誘導吴汝納讓他爲吴湘申訴，説："吴湘向來正直，被人誣衊，處以重罪，滿身刑具，刑獄官吏竟然將娶妻資媵都定爲貪贓罪。"還説："顔悦本爲舊士族，吴湘的罪都不應當處死刑，李紳冤枉殺死了他。"又説："吴湘死後，李紳下令就地埋葬，不能歸葬。按李紳以舊宰相鎮守一方，濫用威

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寘湘死。"是時，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殁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

權。凡是殺戮有罪的人，還要等到秋季；吳湘無罪，却在盛夏被殺。"崔元藻怨恨李德裕排斥自己，就推翻原來的獄辭，因而說："御史覆審獄案回來，都要對天子辨明是非，李德裕權傾天下，他們無法對皇上辨明，定罪的全部案卷没有交給有關部門，衹根據李紳的奏論判定吳湘死罪。"這時，李德裕已經没有權勢，而李宗閔的舊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都掌權，藉這事發泄怨恨，用好處引誘崔元藻等人，讓三司結案説李紳身爲軍鎮節帥，濫殺無辜百姓，依據神龍年間的詔書，對死去的酷吏都要削奪官爵，子孫不能做官，李紳雖然死了，請依據《春秋》戮死者的舊例。下詔削奪李紳三個官階，子孫不能出仕做官。貶降李德裕等人，提拔吳汝納爲左拾遺，崔元藻爲武功令。

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為怨仇所根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所至務為威烈，或陷暴刻，故雖没而坐湘冤云。

開始，李紳因擅長文學有氣節受到重用，却多次受到仇人的排擠，終於能自行發揮他的才能，保住了名譽和地位。所到之處一貫威嚴，有時陷於殘暴苛刻，因此雖然死了還因吳湘的冤案獲罪。

## 李讓夷

李讓夷，字達心，系本隴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府判官。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與宋申錫善，申錫為翰林學士，薦讓夷右拾遺，俄拜學士。素善薛廷老，廷老不飭細檢，數飲酒不治職，罷去，坐是亦奪職。累進諫議大夫。

李讓夷，字達心，祖籍隴西。考中進士科，被徵用到鎮國節度使李絳的幕府任判官。又到西川節度使杜元穎的幕府任職。與宋申錫友好，宋申錫任翰林學士時，舉薦李讓夷任右拾遺，不久拜授翰林學士。平素善待薛廷老，薛廷老在小事小節上不檢點，經常飲酒不理政事，被罷免，李讓夷也因此受牽連被削奪官職。幾次升任後爲諫議大夫。

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今諫議誰歟？可言其人。"石以馮定、孫簡、蕭俶、李讓夷對，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球故與李宗閔善，且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所書為後世法，不可用黨人。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言。"乃决用讓夷，進中書舍人。既而李珏、楊嗣復以覃之

開成初年，起居舍人李褒被免職，文宗對李石説："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任起居郎，現在的諫議大夫是誰？可以談談那些人。"李石回答是馮定、孫簡、蕭俶、李讓夷，皇帝説："李讓夷可以。"李固言請求任用崔球、張次宗。鄭覃説："崔球過去與李宗閔友好，而且在赤墀下執筆記録，記録下來的東西被後人效法，不能任用黨人。如果任用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説什麼。"於是決定任用李讓夷，升任中書舍人。後來李珏、楊嗣復認爲李讓夷是鄭覃舉薦的，因此他終

薦，終帝世不得遷。

武宗初，李德裕復入，三遷至尚書右丞，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侍郎，爲大行山陵使。未復土，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卒于道，贈司徒。讓夷廉介不妄交，位雖顯劇，以儉約自將，爲世咨美。

文宗之世沒能升遷。

武宗初年，李德裕再次入朝，三次升遷做到尚書右丞，拜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定潞州後，檢校尚書右僕射。宣宗即位，升任司空、門下侍郎，任武宗山陵使。沒等下葬，拜授淮南節度使。因病希望返回，死於途中，追贈司徒。李讓夷清廉耿直不濫交朋友，官位雖然顯赫，自己却很節儉，受到世人的贊美。

## 曹確

曹確，字剛中，河南河南人。擢進士第，歷踐中外官，累拜兵部侍郎。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中書侍郎。

確邃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凄折，京師偷薄少年爭慕之，號爲“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襐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爲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横甚，人無敢斥，遂擢爲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而位將軍，不可。”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幸時，惟確屢言之。而神策中尉西門季玄者，亦剛鯁，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嘗見其受賜，謂曰：“今載以官車，後

曹確，字剛中，河南府河南人。考中進士科，歷任内外官，幾次拜授後任兵部侍郎。懿宗咸通年間，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升任中書侍郎。

曹確精通儒術，度量見識端方持重，一舉一動遵循法度。當時皇帝忽視道德，親近寵愛藝人李可及。李可及，能唱新歌，自己作曲，歌曲的曲調凄惻婉轉，京城裏的輕薄少年爭着模仿他，號稱“拍彈”。埋葬完同昌公主後，皇帝與郭淑妃思念不已，李可及爲皇帝創作曲子，叫作《歎百年》，教數百人跳舞，都穿着用珠翠裝飾的盛裝，地毯上繪有魚龍，計算需用繒五千匹，按照曲子填寫歌辭，悲傷徘徊，聽到的人無不爲之流淚。舞停曲終，珠寶落滿地毯，皇帝認爲表現出了天下最大的悲哀，更加寵愛他。家中曾經有人娶媳婦，皇帝說：“你先回去，我自當賜酒給你。”不久使者帶着兩隻銀榼賜給他，裏面裝的都是珍珠。李可及憑藉恩寵很蠻横，無人敢斥責他，於是被提升爲威衛將軍。曹確進言說：“太宗明文規定，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人，對房玄齡說：‘朕設這些官職禮待天下賢士。士流之外的工匠商賈等人，即使技藝超群，也衹能多給財物，不能授予官職，與賢士并肩而立、同坐而食。’文宗打算任用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據理力爭，最終授任光州長史。如今李可及却位居將軍，不行。”皇帝不聽。僖宗即位後，纔被貶逐而死。當他正受寵幸時，衹有曹確屢屢進言。還有神策中尉西門季玄，也剛强正直，對李可及說：“你阿諛奉承迷惑天子，肯定要滅

籍没亦當爾。"

碻居位六年，進尚書右僕射，以同平章事出爲鎮海節度使，徙河中，卒。始，畢諴與碻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

弟汾以忠武軍節度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卒。

**劉瞻**　劉助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皆中。徐商辟署鹽鐵府，累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

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争："宗紹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路巖、韋保衡從爲惡言聞帝，俄斥廉州刺史。於是，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瑝、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分貶嶺南。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即貶驩州司户參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爲讒擠，舉以爲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

僖宗立，徙康、虢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

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己終始完潔。

族。"曾經看到李可及接受賞賜，對他説："今天用官車裝運回去，以後抄家也應當用官車裝運回來。"

曹碻在位六年，升任尚書右僕射，以同平章事出任鎮海節度使，改任河中節度使，去世。當初，畢諴與曹碻同時做宰相，都有名望，世稱"曹畢"。

弟弟曹汾以忠武軍節度使召入朝廷任户部侍郎，主管財政，去世。

劉瞻，字幾之，他的祖籍是彭城，後來遷居桂陽。應考進士科、博學宏詞科，都考中了。徐商徵用他在鹽鐵使幕府任職，幾次升任後爲太常博士。劉瑑做宰相時，舉薦他任翰林學士，拜授中書舍人，升任翰林承旨。出任河東節度使。

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逝世後，懿宗逮捕太醫韓宗紹等人關進詔獄，逮捕宗族數百人。劉瞻開導諫官，諫官都遲疑不決無人敢進言，就自己上疏據理力争："韓宗紹用盡他的醫術不能奏效，情有可原。陛下偏愛女兒，囚禁平民，不顧責難，自己招致濫施暴力不明事理的誹謗。"皇帝大怒，當天賜令罷免宰相，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任荆南節度使。路巖、韋保衡趁機在皇帝面前説壞話，不久貶降爲廉州刺史。這時，翰林學士鄭畋因起草詔書譴責劉瞻不够嚴厲，御史中丞孫瑝、諫議大夫高湘等人因與劉瞻友好受牽連，分别貶到嶺南。路巖等人還不滿意，查看地圖看到驩州距京城有萬里之遥，就貶他爲驩州司户參軍事，命令李庾作詔書極力詆毁，準備找機會殺掉他。天下人士認爲劉瞻鯁直正派，正因如此纔受到中傷排擠，都認爲他冤枉。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爲他申辯，路巖等人不敢加害於他。

僖宗即位，改任康、虢二州刺史，召入任刑部尚書，再次任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三個月後去世。

劉瞻爲人清廉節儉，用俸禄的剩餘部分接濟窮困的親戚朋友，家中不留積蓄。没有住宅，四方來送禮的人没進過他的家門，爲人做事始終清

正廉潔。

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黄老言。年二十卒。

弟弟名助，字元德，天性仁孝，小時候與幾個哥哥玩耍，到吃飯時，取最次的食物。等長大後，能寫文章，喜好黄、老學説。二十歲時去世。

## 李蔚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擢累尚書右丞。

李蔚，字茂休，祖籍隴西。應考進士科、書判拔萃科，都考中，拜授監察御史，幾次提升後任尚書右丞。

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虚禮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爲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東都留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嘗在太原府有惠政，爲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卒。

懿宗受佛教的迷惑，經常在宫中給萬名僧人施捨飯食，親自唱贊歌頌佛。李蔚上疏直言極諫，引用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説過的話，批評當時的弊病。皇帝不聽，衹是表面上應付褒獎他。不久拜授京兆尹、太常卿。出任宣武節度使，改任淮南節度使。被人取代回朝時，百姓到京城請求讓他留任，下詔允許留任一年。僖宗乾符初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免宰相任東都留守。河東叛亂，殺死節帥崔季康，朝廷派邠寧節帥李侃替代崔季康，士兵不歸附，因爲李蔚曾經在太原任職有仁政，受到人們的懷念，於是拜授他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到軍鎮三天後，去世。

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塗髹，鏤龍鳳葩花，金釦之，上施複坐，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綉囊錦襜，珍麗精絶。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爲剎，珠玉爲帳，孔鷸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爲檐注，陛墄塗黄金，每一剎，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爲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長安，彩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

當初，懿宗建成安國祠，賞賜兩個寶座，估計高二丈，用沉香木和檀香木造成，塗上漆，雕龍刻鳳華麗精美，邊緣用金子裝飾，上面置雙重座位，在它前面陳放經几，四角樹立祥鳥神人，高幾尺，有臺階盤道可登上，前面披挂綉囊錦襜，珍貴華麗精妙絶倫。咸通十四年春天，下詔到鳳翔迎接佛骨，有人進言説："過去憲宗曾經做過這樣的事，不久就逝世了。"皇帝説："如果朕活着見到佛骨，就是死了也没有遺憾了！"於是用金銀製作剎，珠玉製作帳，四周用孔鷸裝飾，小的長一丈左右，高的成倍，雕刻檀木製作檐注，臺階塗上黄金，每一個剎，需數百人舉着。香車在路上前後連接，幡蓋上連綴着瑟瑟明珠，裁開彩緞做成旗幟儀仗，費用没有限度。夏季四月，到達長安，結彩的觀臺排列在道路兩邊，佛徒前導後衛。天子登上安福樓迎拜，以至於流下眼淚。下詔賞賜兩街僧金幣，京城裏的老

聚，皆裒土爲刹，相望于塗，爭以金翠抆飾。傳言刹悉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貲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縵闕，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綉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耆耋辭餞，或嗚咽流涕。

人以及見過元和年間憲宗迎佛骨的人，都給予豐厚的賞賜。不得志的小人以至於割斷胳臂手指，血流滿道。所經過的鄉村，都築土做成刹，道路上連續不斷，爭着用金子翡翠裝飾。傳説刹都會震響搖動，好像有日月的光輝。京城裏錢財多的人共同聚集在大路上，用繒縵製作裝修臺觀樓闕，注水銀成爲池，用金玉做成樹木，聚集僧人羅像，夜以繼日地擊鼓鳴螺，錦車綉輿，載歌載舞跟在後面。秋季七月，皇帝逝世。正當人主心甘情願真誠奉佛時，像李蔚一樣進言的人很多，都不能挽救。僖宗即位，下詔歸還佛骨，京城裏的老年人告辭餞行，有的人嗚咽流淚。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概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疑。掊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黄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迹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艷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惠。鞮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説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

贊曰：人被神怪迷惑，很厲害呀！像那個佛，衹是西域一個槁人罷了。光頭露脚，藉要飯自己養活自己，身體消瘦受辱没，在山旁惶恐徘徊，行一切之苦，本來無求於人，有門徒漸漸依從他。但是他的話荒唐渺茫漫無邊際，虚幻變化，善於推演無法驗證不切實際的事情，把鬼神死生貫穿爲一回事，使人據信不疑。取消嗜欲，拋棄親屬，大致上與黄老學説差不多。到漢明帝時期，佛書傳入中原。按規律大凡人之常情，認爲聽不到看不到的事情新奇，不能知曉的事情神奇，超乎事物常理之外的東西可怕，變化無端就是至高無上，認爲生而死、死而又生、輪回報答、令人羡慕的也許有，喜好輕視眼前看得見的東西而重視虚無縹緲的東西。輾轉翻譯差異懸殊，無法研究追問。有些怪誕的華夏人，還盗取莊周、列禦寇的學説幫助提高它，層層相積架高升騰，一直超出它本來的高度，認爲無以復加就是勝利，虚妄地互相誇耀倡導這種風氣。因此，從天子到平民，都激動地祈禱事奉它。

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内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盂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内之宫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

當初，宰相王縉用佛教輔佐代宗，從此開始作内道場，白天黑夜唱頌佛的贊歌。希望攘除寇賊，大量作盂蘭盆，畫佛祖佛宗的肖像，分别供奉在塔廟，被賊臣嗤笑。到憲宗時，又到鳳翔迎接佛骨，納入宫中。韓愈指責論説它的弊端，皇帝發怒，放逐韓愈瀕臨死亡，憲宗也没有獲得長壽。希望幸福而招來災禍，不是適得其反嗎！懿

君，精爽奪迷，復陷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胔，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太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徇。嗚呼，運痑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宗喪失爲君之道，心靈受到極大迷惑，又重蹈覆轍導致翻車。在無知的道場大興悲哀，向零碎的腐骨乞求庇護，自己用死來發誓，無所顧忌，流着眼淚叩拜跪伏，即使事奉宗廟上帝，也没有這樣虔誠。屈降皇帝的尊貴，將自己當作遠古時的胡人，遠離幾千里，以身殉佛。唉，壽命的長短，上天已經注定了！不到三個月懿宗就逝世了，唐朝大業之所以不振興，其中是有原因的，可悲啊！

#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 列傳第一百七

### 二李崔蕭二鄭二盧韋周二裴劉趙王列傳

#### 李固言

李固言字仲樞，其先趙人。擢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劍南王播皆表署幕府。累官户部郎中。温造爲御史中丞，表知雜事，進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處調護地非所宜。"詔改它王傅。固言再遷尚書右丞。

李固言字仲樞，他的祖先是趙人。考中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劍南王播都上表舉薦他在自己的幕府中任職。多次升官後任户部郎中。温造任御史中丞，上表舉薦他主管御史臺的雜務，升任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因不重視修繕太廟而獲罪，改任太子賓客，李固言上表封還制書説："陛下應當任用名臣陪侍在太子的身邊，王堪因瀆職受到譴責，讓他處在調教輔佐太子的位置上不合適。"下詔改任王堪爲其他王傅。李固言兩次升任後爲尚書右丞。

李德裕輔政，出固言華州刺史。俄而李宗閔復用，召爲吏部侍郎。州大豪何延慶横猾，嘩衆遮道，使不得去，固言怒，捕取杖殺之，尸諸道。既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柅吏奸。進御史大夫。

李德裕做宰相，外放李固言爲華州刺史。不久李宗閔又做了宰相，召他入朝任吏部侍郎。華州大豪何延慶强横刁猾，煽動衆人擋路，不讓他離去，李固言發怒，將他捉住用杖打死，將尸體放在路上示衆。兼管銓選事務以後，按照名册自己擬定人選，先録取出身卑微的人，遏止屬吏從中作弊。升任御史大夫。

大和九年，宗閔得罪，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坐黨人，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頗思之，復召爲平章事，仍判户部。

大和九年，李宗閔獲罪，李訓、鄭注掌權，李訓想當宰相，就先任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隨即因結黨獲罪，出任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自己取代了他的位置。李訓失敗後，文宗很思念他，又召他入朝任平章事，仍舊主管户部工作。

群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鬱，群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襄尤無狀。帝曰："貞元

群臣請求皇上加稱徽號，皇帝説："如今治理的道路上還有障礙，群臣的請求指的是什麽？近來州縣大多治理不好，是真的嗎？"李固言藉機稟告説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襄尤其没有

時御史，獨王堪爾。”鄭覃本舉堪，疑固言抵己，即曰：“臣知堪，故用爲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二人？”帝識其意，不主前語，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聞德宗時多闕官，寧乏才邪？”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覈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疏。竇易直爲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己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

政績。皇帝說：“貞元年間的御史，祇剩下王堪一人了。”王堪原來是鄭覃舉薦的，鄭覃懷疑李固言排擠自己，就說：“臣瞭解王堪，所以任用他爲刺史。整個天下不稱職的，哪裏祇是這兩個人？”皇帝明白他的用意，不堅持前面的話，於是說道：“《詩經》上說‘衆大臣威嚴肅穆，文王依賴他們得以安寧’。聽説德宗時許多官職空缺，難道是缺乏人才嗎？”李固言說：“用人之道，根據擔保推薦，考察他是否稱職而進行升降，人才就不會缺乏。”皇帝說：“宰相用人不要計較他與自己的關係是親近還是疏遠。竇易直做宰相，未曾任用過親戚。倘使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擔當天下重任，就應該自覺引退；如果舉薦人才公正無私，即使是親戚又有什麽關係？用其所長罷了！”皇帝不想使大臣結成朋黨，所以説這話給兩方面聽。

俄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爲西川節度使，詔雲韶雅樂即臨皋館送之。讓還門下侍郎，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始置驟軍千匹，又募鋭士三千，武備雄完。

不久以門下侍郎平章事任西川節度使，下詔在臨皋館演奏雲韶雅樂爲他送行。辭去門下侍郎，祇任檢校尚書左僕射。開始設置一千名騎驟士兵，又招募三千名精鋭士兵，軍事武裝强大完備。

武宗立，召授右僕射。會崔珙、陳夷行以僕射爲宰相，改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蒲津歲河水壞梁，吏撤笮用舟，邀丐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帝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上疏固諫，不從。以疾復爲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初，還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年七十八，贈太尉。

武宗即位，召他入朝拜授右僕射。適逢崔珙、陳夷行以僕射任宰相，改爲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兼任河中節度使。蒲津每年河水冲壞橋梁，官吏撤掉橋索使用舟船擺渡，向行人强行勒索。李固言到任後，全部予以廢除。皇帝討伐回鶻，下詔軍鎮貢獻財物資助軍用，李固言上疏堅持勸諫，皇帝不聽。托病又任太子少師，升任東都留守。宣宗初年，回朝又任右僕射。後來以太子太傅在東都任職。去世，終年七十八歲，追贈太尉。

固言吃，接賓客頗謇緩，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李固言口吃，接待賓客時説話遲鈍緩慢，但是每次在君主面前議論政事時，却又詳細明白。

## 李珏

李珏，字待價，其先出趙郡，客居淮陰。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

李珏，字待價，祖先是趙郡人，客居淮陰。幼年喪父，事奉母親因孝順而聞名。剛二十歲，就考中明經科。李絳任華州刺史，見到他，説：“額角寬闊天庭飽滿，不是庸人的面相。明經平庸，不能發揮你的特長。”於是又應試進士科考

河陽烏重胤表置幕府。以拔萃補渭南尉，擢右拾遺。

入高等。河陽節帥烏重胤上表舉薦他在自己的幕府中任職。又以拔萃科補授渭南尉，升任右拾遺。

穆宗即位，荒酒色，景陵始復土，即召李光顔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群臣。珏與宇文鼎、温畬、韋瓘、馮約同進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顔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遏密弛禁，本爲齊人，鐘鼓合饗，不施禁内。夫王者之舉，爲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顔、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令訪謀猷，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爲厚邪？"帝雖置其言，然厚加勞遣。

穆宗即位後，沉湎於酒色，剛剛埋葬了憲宗，就召李光顔從邠寧，李愬從徐州回朝，約定在九月九日大宴群臣。李珏與宇文鼎、温畬、韋瓘、馮約同時進諫説："路上的人都説陛下下詔召李光顔等人回朝，要與百官舉行盛大宴會。但是還没有改年號，墳土剛剛覆蓋，服喪三年的規定，是天下人都要遵守的制度。如今前來送葬的各方鎮節帥剛剛離去，出使遠方夷人國家的使者還没回來，皇帝逝世解除禁令，本來是爲了方便百姓，鐘鼓齊鳴大宴賓客，不應該在宫内舉行。大凡爲王者的一舉一動，都是天下人學習的榜樣，不能不慎重。况且李光顔、李愬是忠誠有功之臣，正值盛秋戍守邊疆，如果令他們來訪求計謀，托付邊疆大事，召他們回朝可以，怎能以酒食之歡作爲厚遇呢？"皇帝雖然没有聽從他的話，但大加慰勞。

鹽鐵使王播增茶税十之五以佐用度。珏上疏謂："榷率本濟軍興，而税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爲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税之，售必高，其敝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産無定數，程斤論税，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税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即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巨萬，故播亟斂，陰中帝欲。珏以數諫不得留，出爲下邽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以司勛員外郎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加户部侍郎。

鹽鐵使王播增收十分之五的茶税補充財政。李珏上疏説："利用專賣收税大概是戰争時期的應急措施，而徵收茶税自貞元以來纔有。如今天下無事，忽然加重賦税損壞國家的典章制度，這是行不通的第一個原因。茶是供人飲用的東西，與鹽糧同樣重要，如果徵收重税，售價勢必會增高，而受害的首先是貧困的下層人，這是行不通的第二個原因。山澤的出産没有固定數額，根據斤數徵收税額，售出的多得利多，如果價格飛漲，那麽買的人就少，能收取多少税錢？這是行不通的第三個原因。陛下剛即位時，已經下詔要嚴懲聚財斂貨的官吏，今天反而增收茶税，必然會失去人心。"皇帝没有采納。就在這時，宫中營建百尺高樓，土木費用成千上萬，所以王播一再聚斂，暗中滿足皇帝的欲望。李珏因多次進諫不能留任，出任下邽令。武昌節帥牛僧孺徵用他任掌書記。回朝任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説："能够擔當國家重任的人，怎能衹讓他出任御史一類的官員呢？"授任禮部員外郎。牛僧孺回朝做宰相，以司勛員外郎知制誥任翰林學士，加授

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珏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珏曰："臣知之，奸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之？"注由是怨珏。及李宗閔以罪去，珏爲申辨，貶江州刺史。徙河南尹，復爲户部侍郎。

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議，一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矣。珏數辭位，不許。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珏曰："爲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可至哉？"

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户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珏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珏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爲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向納。進封贊皇縣男。

户部侍郎。

當初，鄭注因醫術受到任用，有一天文宗對李珏説："你也知道有個鄭注嗎？應該與他談一談。"李珏説："臣知道他，是個奸惡邪僻的人。"皇帝驚愕地説："朕的病能痊愈，是鄭注的功勞，能不見他一面嗎？"鄭注從此怨恨李珏。等李宗閔因罪被罷掉相位，李珏爲他申辯，因而被貶爲江州刺史。改任河南尹，再次任户部侍郎。

開成年間，楊嗣復得到君主的信任，引薦李珏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倆都與李固言友好。三個人位居朝廷重位手握大權，於是與鄭覃、陳夷行等人互相爭執議論，一個人喜歡或者憎恨另一個人，其他人響應附和，朋黨更加昌盛了。李珏多次辭讓相位，没被批准。皇帝曾經自稱："統治天下十四年，雖然没有達到最好的治理，不過看今日天下太平也是少見的呀！"李珏説："治國如同治身，當身體健康的時候，也應當自己調養，如果仗恃健康而有所忽視，那麽病就會乘虚而入。當天下無事時，常常想想有没有闕失，禍亂能來嗎？"

杜悰分管財政有功勞，皇帝打算拜授他爲户部尚書，就此事詢問宰相，陳夷行回答説："權力的授予和削奪，希望陛下自己决定。"李珏説："歷代皇帝依靠宰相處理政事，天下大事都先商量處理，因此官名叫平章事。君臣互相配合，纔能達到天下太平。如果任用一個官吏、處理一件事情都由皇上决定，那麽要宰相做什麽呢？隋文帝爲小事操勞，用懷疑的態度對待大臣，因此兩代而亡。陛下曾經對臣説：'竇易直勸我，凡是宰相的啓奏擬議，五個之中采取三個，兩個之中采取一個。他應該勸我選擇宰相，不應該勸我懷疑宰相。'"皇帝説："竇易直這話太卑鄙。"皇帝又説："貞元初年的政事確實好。"李珏説："德宗晚年喜歡聚財，軍鎮節帥藉進奉换取恩寵，官吏衹得在賦税以外强求勒索，這是德宗朝的弊病。"皇帝説："人君輕徵賦税，節約用度，可以嗎？"李珏説："貞觀時期，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爲太宗出謀劃策，正是這一點！"皇帝欣然采納他的建議。進封贊皇縣男。

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既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珏曰："帝既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即位，人皆爲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禁中事？"帝新聽政，珏數稱道《無逸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珏請却之以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爲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梓宫至安上門陷于濘，不前，罷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

當初，莊恪太子逝世時，皇帝傾向於立陳王爲太子。皇帝逝世後，宦官召來宰相商議册立誰爲皇帝，李珏説："皇帝已經遺命立陳王了！"不久武宗即位，人們都爲他捏一把汗。李珏説："臣下衹知道奉行皇帝的遺言，怎能知道宫中的事？"皇帝剛剛臨朝聽政，李珏多次宣揚《無逸篇》來勸諫。當時潞州劉從諫進獻良馬，滄州劉約進獻白鷹，李珏請求退回去告示天下。升任門下侍郎，任文宗山陵使。適逢秋天下大雨，抬棺材的小吏走到安上門陷在泥濘中，不能前行，罷免李珏的使職任太常卿。終於因爲議論立皇太子一事，被貶爲江西觀察使，又貶爲昭州刺史。

宣宗立，内徙郴、舒二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陽節度使，罷横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珏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俄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珏顧已大臣，誼不以内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穀半價與人。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謚曰貞穆。

宣宗即位，内移郴、舒二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升任河陽節度使，停止徵收額外的和拖欠的賦税一百多萬。召回朝任吏部尚書，李珏離開軍鎮時，府庫裏的積蓄比當初增加了十倍。不久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李珏認爲自己身爲大臣，從道義上講無論是在朝中還是朝外做官都應該盡忠報國，上表請求册立皇太子維係天下人心。江淮乾旱，散發倉庫中的糧食賑濟逃荒的百姓，將倉庫中多餘的儲備糧折半價賣給百姓。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追贈司空，謚號貞穆。

始，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人勸易署寢，珏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卧内，惟以州有税酒直而神策軍常爲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爲恨，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饋餉。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殁，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當初，淮南有三位節度使都死在節鎮，人們勸他换個房間睡覺，李珏説："皇上命令我鎮守揚州，這確實是正屋，爲什麽要離開它？"病重期間，僚屬到卧室内見他，衹提到本州有税酒錢而神策軍經常爲豪商牟利，奏章剛剛送上去，遺憾没有見到答覆，一點不提及家事。天性寡欲，早年喪妻，不娶小妾，無人上門贈送財物。淮南人感激他，李珏去世後，到京城叩拜請求，希望立碑爲他歌功頌德。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别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爲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群枉之門"，殆文宗爲邪！

贊曰：天子不用懷疑的態度對待宰相，是正確的。即使這樣，對於賢和不賢的人首先應當辨别清楚，纔能與他談論治國之道。文宗没有知人之明，衹用不懷疑的態度責成宰相。這時善惡混淆，所以黨人盛行於下，人主耳目惑亂於上，王室的衰亡，從這裏開始。劉向所説"遲疑不決的人，爲衆奸邪開了方便之門"，大概文宗就是這

樣吧！

**崔珙 崔涓**

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頲，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

珙爲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爲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撫後先，珙對精亮有理趣，帝咨嗟迂久。

時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節度使高瑀未能制。天子思材望威烈者檢革其弊，見珙意慷慨，又知治泗得士心，即謂宰相曰：“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珙才。”更詔王茂元帥嶺南，而以珙代瑀。居二歲，徐人戢畏。

入爲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滻入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仇士良使盗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珙坐不能捕，以爲負，望少衰。開成末，累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即拜中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琯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

與崔鉉故有怨，及鉉宰相代爲使，即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奸。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宣宗立，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鳳翔節度使。鉉復執政，珙懼，以疾自乞。方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係驛，議所以綏接，珙坐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就拜留守。復節度鳳翔，卒于官。

崔珙，他的祖先是博陵人。父親名頲，任同州刺史，生有八個兒子，都有才華，世人將他們比喻爲漢代荀氏“八龍”。

崔珙爲人威嚴穩重，精通爲官之道，因考中拔萃異等，多次擢升做到泗州刺史。由太府卿任嶺南節度使，入朝在延英殿應對，文宗詢問治理的先後問題，崔珙的回答精彩而有見地，皇帝贊嘆了很久。

當時徐州繼王智興之後，軍士驕横，多次違法，節度使高瑀不能制止。天子想選拔一個才能和威望有震懾力量的人糾正這個弊端，看到崔珙意氣慷慨，又知道他治理泗州深得軍心，就對宰相説：“要找武寧節度使的人選，非崔珙不可。”更改詔書令王茂元任嶺南節度使，而用崔珙替代高瑀。任職二年，徐州人害怕順服。

召入朝廷任右金吾大將軍，升任京兆尹。適逢大旱，上奏分流入宫城的滻河水，用十分之九的水灌溉民田。仇士良指使刺客在親仁里刺殺宰相李石，追查發現刺客是一名禁軍，崔珙因不能捕捉獲罪，因爲有過失，威望漸漸衰退。開成末年，幾次升遷後任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不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舊兼任鹽鐵使，接着拜授中書侍郎。會昌二年，升任尚書左僕射。第二年，因哥哥崔琯死去，帶病請求辭職，以現任官職退職。

崔珙與崔鉉過去有矛盾，等崔鉉做宰相取代他任鹽鐵轉運使，就上表説崔珙擅自花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彈劾他與劉從諫關係密切，多次庇護他做壞事。於是貶他任澧州刺史，又貶爲恩州司馬。宣宗即位，改任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起用爲鳳翔節度使。崔鉉再次做宰相後，崔珙害怕他，藉病請求退職。正當此時，西戎歸還以前侵占的土地，關於邊境上的情況的奏章連續不斷地遞來，議論怎樣安撫接待，崔珙因不盡自己的力量逃避政事獲罪，降爲太子少師，在東都任職，就地拜授東都留守。再次任鳳翔節度使，死於任上。

子涓，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傅襟上，過前一閲，後數百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

兒子名涓，生性通達明敏。任杭州刺史，剛到任時，一時不能認識所有的士卒屬吏，就用紙分別寫上姓名别在他們的衣襟上，從面前經過就看一眼，後來對幾百人的姓名確指無誤。官位終於御史大夫。

崔珦

珦，字從律，珙兄。舉進士、賢良方正，皆高第。累辟諸使府。入朝，稍歷吏部員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進給事中。大和初，持節宣慰盧龍，使有指。及興元殺李絳，復往尉撫，軍皆按堵。還，遷工部侍郎、京兆尹。

崔珦，字從律，是崔珙的哥哥。考中進士科、賢良方正科，都考入高等。多次被徵用到節度使的幕府任職。入朝，漸漸做到吏部員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薦他主管御史臺的各類事物，升任給事中。大和初年，持節宣旨安撫盧龍，出使有功。後來興元兵叛亂殺死李絳，又前往慰問安撫，軍士都安定從命。回朝，升任工部侍郎、京兆尹。

宋申錫爲讒所危，宦竪切齒，時罕敢辨者。珦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以尚書右丞出爲荆南節度使，進左丞。時弟珙任京兆尹，并據顯劇處，世以爲榮。俄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徙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拜。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珦行方介，有器藴，人屬以爲相而卒不至，當時共咨云。

宋申錫受到讒言的危害，宦官極爲痛恨他，當時很少有人敢爲他辯護。崔珦與大理卿王正雅堅持請求將案件交付朝廷有關部門，公開審理，天下人推重他的賢良。以尚書右丞出任荆南節度使，升任尚書左丞。當時他的弟弟崔珙任京兆尹，兩人同時身居顯要的位置，世人認爲很榮耀。不久主管兵部西銓、吏部東銓，改任東都留守。召入朝廷任吏部尚書，因病推辭没有拜受。會昌年間，死在山南西道節度使任上，追贈尚書左僕射。崔珦爲人方正耿直，有度量，人們認爲他可以做宰相而最終没有做到，當時人都爲他嘆息。

弟璪、璵尤顯，璪位刑部尚書，璵河中節度使。

弟弟崔璪、崔璵尤其顯達，崔璪做到刑部尚書，崔璵做到河中節度使。

崔澹　崔遠

璵子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進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爲大龍甲，涓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終吏部侍郎。

崔璵的兒子名澹，舉止優美瀟灑，當時人稱之爲玉上加冠。登進士第，幾次升遷後任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崇尚門第品級，推德高望重的人爲一流。咸通年間，世人推李都爲大龍甲，崔涓性情豪放不能躋身其中，雖然自我克制，還是得不到認可，而崔澹加入其中。官位終於吏部侍郎。

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目曰"飣座梨"，言座所珍也。乾寧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兒子名遠，有文才并且風度翩翩品行端正，世人仰慕他的所作所爲，視他爲"飣座梨"，即宴席上的珍品。乾寧年間，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

事，遷中書侍郎。從還洛，罷爲尚書右僕射。柳璨忌衣冠有望者，貶爲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家没掖庭。

下平章事，升任中書侍郎。跟隨皇帝來到洛陽，免去宰相任尚書右僕射。柳璨忌妒有威望的士大夫，貶他任白州長史，在白馬驛被殺，家産被抄没入宫。

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諸崔氏自咸通年間以後都出了名，歷任臺閣藩鎮之職的有數十人，天下人推舉爲士族之首。當初，他們的曾祖母長孫氏年齡很大，没有牙齒，祖母唐氏事奉婆母孝順，每天早晨給婆母喂奶。一天曾祖母生病，召來家中大小説："我没有什麽可以報答媳婦，希望以後子孫都像你一樣孝順。"世人説崔氏家族的興旺是有根由的。

## 蕭鄴

蕭鄴，字啓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爲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中書舍人，遷户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罷爲荆南節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徙劍南西川。南詔内寇，不能制，下遷檢校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户部、吏部二尚書，拜右僕射。還，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卒。

蕭鄴，字啓之，是梁朝長沙宣王蕭懿的九世孫。進士及第，幾次升遷後任監察御史、翰林學士，出任衡州刺史。大中年間，召入朝廷又任翰林學士，拜授中書舍人，升任户部侍郎，主持本部門的日常工作，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年，免去宰相任荆南節度使，依舊任平章事，升任檢校尚書左僕射，改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因没能阻止南詔侵犯，降爲檢校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任户部、吏部尚書，拜授右僕射。回朝，以平章事任河東節度使，在任期間没有值得稱道的功績，去世。

## 鄭肅

鄭肅，字乂敬，其先滎陽人，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第進士、書判拔萃，補興平尉。累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答。文宗高擇魯王府屬，肅以諫議大夫兼長史。王爲皇太子，遷給事中，進尚書右丞。出爲陜虢觀察使。

鄭肅，字乂敬，他的祖先是滎陽人，世代從事儒學。鄭肅致力於學業，有基礎。考中進士科、書判拔萃科，補授興平尉。幾次提升後任太常少卿，博士有疑問前往咨詢，都能引經據典逐條解答。文宗選擇高士任魯王府的屬吏，鄭肅以諫議大夫兼任長史。魯王做皇太子後，升任給事中，又升任尚書右丞。出任陜虢觀察使。

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輔導東宫，詔兼賓客，爲太子授經。既而太子母愛弛，爲讒所乘，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爲動容。然内寵方煽，太子終以憂死。出爲檢校禮部尚書、河中節度使。武宗知太子無

開成二年，召入朝廷拜授吏部侍郎。皇帝認爲鄭肅曾經輔導過皇太子，詔令他兼太子賓客，爲太子傳授經學。不久太子的母親失寵，有人乘機進讒言，皇帝有廢掉太子的想法。鄭肅趁入朝拜見時，説皇太子是天下的根本，不能輕易廢掉，心情極爲迫切，皇帝爲之感動。但是宦官的勢力正盛，太子終於因憂慮而死。鄭肅出任檢校

罪，特困於讒，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奪，侃侃有大臣節，召爲太常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宣宗即位，遷中書侍郎，罷爲荆南節度使。卒，贈司空，謚曰文簡。

禮部尚書、河中節度使。武宗知道太子無罪，祇是受到讒言的困擾，而朝廷認爲鄭肅堅持正義不屈不撓，忠誠正直有大臣的氣節，召他入朝任太常卿。升任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同心協力輔佐朝政。宣宗即位，升任中書侍郎，免去宰相任荆南節度使。去世後，追贈司空，謚號文簡。

子洎，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規、仁表，皆豪爽有文。仁規位中書舍人。

兒子名洎，出仕做到州刺史。鄭洎的兒子鄭仁規、鄭仁表，都豪爽有文才。鄭仁規做到中書舍人。

**鄭仁表**

仁表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人畏薄之。劉鄴未仕，往謁洎，而仁表等鄙訿其文。鄴爲相，因罪貶仁表，死嶺外。

鄭仁表幾次提升後任起居郎。常常因自己的門第和文章妄自尊大，説："天上的祥瑞是五色雲，人間的祥瑞是鄭仁表。"傲慢放縱，許多人受過他的欺侮，人們對他敬而遠之。劉鄴没有做官時，前去拜見鄭洎，而鄭仁表等人鄙視詆毁他的文章。劉鄴做宰相後，藉某事貶逐鄭仁表，死在嶺外。

始，肅罷政事，帝以盧商代之。

當初，鄭肅被罷免相位，皇帝任用盧商取代他。

**盧商**

商，字爲臣，蚤孤，家窶困，能以學自奮。舉進士、拔萃，皆中。由校書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餘遷，至大理卿。爲蘇州刺史，吏以鹽法求羸貲，民愈困，商令計口售鹽，無常額，人便之，歲貲返增。宰相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召爲刑部侍郎、京兆尹。

盧商，字爲臣，早年喪父，家中貧困，能用學業激勵自己。應試進士科、書判拔萃科，都考中。由校書郎被徵用到宣歙、西川節度使的幕府中任職。入朝，前後升遷十餘次，做到大理卿。任蘇州刺史時，屬吏藉鹽法向百姓勒索剩餘的財物，百姓更加窮困，盧商下令按人口多少售鹽，没有定額，人們感到便利，每年的收入反而有所增加。宰相上報他的功勞，升任浙西觀察使，召入朝廷任刑部侍郎、京兆尹。

方伐潞，芻糧逾太行餉軍，環六七鎮，詔商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又詔杜悰兼鹽鐵、度支，并二使財以贍兵，乃不乏。出爲東川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還判度支，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

當時正在討伐潞州，草料糧餉要越過太行山供應軍用，途經六、七個軍鎮，下詔盧商以户部侍郎主管財政，又下詔杜悰兼管鹽鐵、財政，合并此二使的財物供給士兵，纔保證了供應。出任東川節度使，召入朝廷任兵部侍郎，主管財政，擢升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

大中元年春旱，詔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繫於尚書省，誤縱死罪，罷

大中元年春天乾旱，詔令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在尚書省審理在押的囚犯，因失誤釋放了死罪

爲武昌軍節度使。以疾解，拜户部尚書，卒。

犯人，免去宰相任武昌軍節度使。因病辭讓節度使，拜授户部尚書，去世。

### 盧鈞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徙京兆藍田。舉進士中第，以拔萃補秘書正字。從李絳爲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又從裴度爲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争宋申錫獄知名。進吏部郎中，出爲常州刺史。還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覆省審，駁奏無私。拜華州刺史。關輔驛馬疲耗，鈞爲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

盧鈞，字子和，祖籍范陽，移居京兆藍田。進士科及第，又以書判拔萃科補授秘書正字。跟從李絳任山南節度使幕府推官，調任長安尉。又跟隨裴度任太原觀察支使，升任監察御史，爲諍諫宋申錫一案而出名。升任吏部郎中，出任常州刺史。升任給事中，凡重要的詔令，一定要反復省察審視，駁議奏論没有私情。拜授華州刺史。關中畿輔地區驛馬疲勞損耗，盧鈞爲此購買良馬，每三年更换一次，從此没有缺乏之事。

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争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潔廉。專以清静治。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吏或橈之，則相挺爲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田産，闔部肅壹無敢犯。貞元後流放衣冠，其子姓窮弱不能自還者，爲營棺槥還葬，有疾若喪則經給醫藥、殯斂，孤女稚兒，爲立夫家，以奉稟資助，凡數百家。南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税。華、蠻數千走闕下，請爲鈞生立祠，刻石頌德，鈞固辭。以户部侍郎召判户部。

升任嶺南節度使。海路上的商船一靠岸，以前的節帥及幕府裏的人都争先前往，低價收買船上的珍品，盧鈞一點都不買，當時人稱贊他廉潔。專用清静無爲治理。番人與漢人雜居，互通婚嫁，經常占耕地營建住宅，官吏有時阻撓他們，就互相對立製造混亂，盧鈞下令番人與漢人不許通婚，禁止以私人名義占有田産，整個境内敬謹共守没人敢違犯。貞元以後流放來的士大夫死後，有的子孫貧窮無力返鄉安葬，爲他們置辦棺材幫助返鄉埋葬，有病的供給醫藥、死去的安排埋葬，孤兒幼女，爲他們主持婚嫁，用自己的俸禄給予資助，總共有數百家。南方人信服他的品德，不用懲治而自動歸化。又廢除采金税。漢、蠻數千人來到京城，請求爲盧鈞修建祠廟，刻石碑歌功頌德，盧鈞堅決推辭。召入朝廷任户部侍郎主管户部事務。

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堤六千步，以障漢暴。王師伐劉稹，武宗以鈞寬厚能得衆，詔兼節度昭義軍。會稹死，敕乘馹往，進檢校兵部尚書，專領昭義。鈞及潞，石雄兵已入，而稹將白惟信率餘卒三千保潞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次高平，惟信獻款，且曰："不即降者，畏石尚書爾。"鈞與約而遣。方雄欲盡夷潞兵，鈞不聽，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

會昌年間，漢水泛濫危及襄陽城，授盧鈞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築堤六千步，以擋漢水。官軍討伐劉稹，武宗認爲盧鈞寬容厚道能得人心，詔令他兼任昭義軍節度使。適逢劉稹死去，敕令他乘驛車前往，升任檢校兵部尚書，專任昭義軍節度使。盧鈞到達潞州時，石雄的軍隊已經入境，而劉稹的部將白惟信率領剩餘士兵三千人據守潞城，没有攻下。石雄召他投降，派去的十多個使者都死了。盧鈞到達高平，白惟信來投誠，并且説："没有立即投降，是因爲害怕石尚書。"盧鈞與他定約後將他送走。正當此時石雄準備將潞州

擊鼓傳漏，鈞自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至，送闕下，餘衆悉原。

士兵斬盡殺絶，盧鈞不同意，坐在公堂上理事，左右都是石雄的親兵，擊鼓傳漏，盧鈞泰然自若很是鎮定，石雄引兵退去，於是召來白惟信，送到京城，其餘的人全部免罪。

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帷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爲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乘其變，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

不久又發兵五千人戍守代北，盧鈞坐在城門樓上慰勞送行，讓家人透過帷帳觀看。戍卒驕横，看到他的家屬都戀家不想離去，喝醉後，反戈攻城，逼迫大將李文矩任統帥，盧鈞倉猝逃往潞城。李文矩躺在地上不起來，慢慢開導叛逆的人，衆人纔後悔順服，隨即一起去向盧鈞道歉，迎他回府，殺掉帶頭作亂的人後纔安定下來。皇帝下詔催促戍卒起程，秘密派使者將其全部殺死。盧鈞請求慢慢地找機會，但朝廷使者不同意，急着完成任務報告皇上。當時戍卒已經離開潞州三十里，盧鈞挑選牙卒五百人，壯馬一百匹，令牙卒騎馬連夜追趕，黎明時在太平驛追上，全部殺掉。就地拜授檢校尚書左僕射。

宣宗即位，改吏部尚書。會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未至，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食，思亂，乃授鈞宣武節度使，人情妥然。召入，復爲吏部尚書，遷檢校司空、太子少師，封范陽郡公，節度河東。

宣宗即位，改任吏部尚書。適逢劉約從天平遷到宣武任節度使，還没有到任，就突然死去，五百個家僮的吃飯穿衣没有着落，準備作亂，於是授任盧鈞爲宣武節度使，人心這纔安穩。召他入朝，再次任吏部尚書，升任檢校司空、太子少師，封范陽郡公，任河東節度使。

大中九年，召爲左僕射。鈞宿齒，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既失志，故内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遨游林墅，累日一還。令狐綯惡之，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嘆。以鈞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爲媢賢。綯聞，言于帝，即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俄檢校司徒，爲東都留守。懿宗初，復節度宣武，辭不拜，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謚曰元。

大中九年，召入朝廷任左僕射。盧鈞是元老，多次遷任外官，而後輩中許多人做了宰相。起初被召入朝，自認爲應當做宰相，結果事與願違，因此心懷不滿，屢屢稱病不理政事，在山林別館游樂嬉戲，隔幾天回來一次。令狐綯厭惡他，免去僕射，以檢校司空任太子太師。元旦那天皇帝在含元殿大設宴席，盧鈞已經八十歲了，按照禮儀上行下拜，發音吐字洪亮流暢，朝廷上下爲之贊嘆。都認爲盧鈞是年高而有威望的長者，反而没有擔任要職，責怪令狐綯嫉賢妒能。令狐綯聽到後，禀告皇帝，立即令盧鈞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任山南西道節度使。不久以檢校司徒任東都留守。懿宗初年，再次任宣武軍節度使，推辭没有接受，以太保退休。去世，終年八十七歲，追贈太傅，謚號元。

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既久乃益

盧鈞與人交往，開始好像很淡漠，時間長了

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爲鮮明，位將相，没而無赢財。

關係就鞏固了。所任官職都有政績，大致上根據仁恕至誠來處理政事。玩物服飾不追求華美，位至將相，死後没有多餘的財物。

盧簡方

盧簡方，失其系世，不知所以進。盧鈞鎮太原，表爲節度府判官。會党項羌叛，鈞使簡方督兵乘邊，旁河相險，集樹堡鄣，自神山至鹿泉縣三百里，扈遏其衝，賊不得騁，候邏便之。累遷江州刺史。徙大同軍防禦使，大開屯田，練兵侈鬥，沙陀畏附。擢義昌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同節度。久之，徙振武軍，道病卒。

盧簡方，史籍失載祖先籍貫，不知他是什麽出身。盧鈞鎮守太原時，上表舉薦他任節度使幕府判官。適逢党項羌叛亂，盧鈞派盧簡方率領兵士防守邊境，沿河察看險要地形，采集樹木修築城壘，從神山到鹿泉縣三百里，控制交通要道，賊軍不能快馬奔跑，偵察巡邏也很方便。幾次升任後爲江州刺史。改任大同軍防禦使，大量開墾荒地耕種，訓練士兵進行大規模戰鬥演習，沙陀畏懼依附。提升義昌節度使，入朝拜授太僕卿，兼任大同節度使。過了很長時間，改任振武軍節度使，途中病逝。

韋琮

韋琮，字禮玉，世顯仕。琮進士及第，稍進殿中侍御史。坐訊獄不得實，改太常博士。擢累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無功，罷爲太子賓客分司，卒。

韋琮，字禮玉，世代做大官。韋琮進士及第，逐漸升任殿中侍御史。因審訊獄案没有查出罪證獲罪，改任太常博士。幾次升任後爲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升任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没有功績，免去宰相，任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去世。

周墀

周墀，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爲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閱歲召還。

大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污搢紳有名士，分逐之，獨墀雖嘗爲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墀最爲天子欽矚。俄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

周墀，字德升，祖先是汝南人。少年喪父，事奉母親很孝順。進士及第，被徵用爲湖南團練府巡官，召入朝廷任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擅長史學，撰寫的文章高雅古樸，文宗十分推重他。李宗閔鎮守山南，上表舉薦他任行軍司馬，一年後召回。

大和末年，李訓、鄭注擾亂朝政，用朋黨群議污衊士大夫中的有名之士，分别將他們逐出京城，惟獨周墀雖然曾經受到李宗閔的禮遇，却不能用莫須有的罪名加以誣陷。升任起居舍人，改任考功員外郎，兼管起居舍人的事務。皇帝來到紫宸殿，與宰相談完政事，有時召見左右史詢問是否合適，周墀最受天子注目。不久參預起草制誥，入翰林院任學士。

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

武宗即位，因病改任工部侍郎，出任華州刺史。改任江西觀察使。彈劾檢舉屬内刺史，收捕

刺史，剪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謷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

消滅大盜賊，出兵守衛彭蠡湖，禁止强盜搶劫。升任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對桀驁不馴不遵守法令的老將，周墀命令鞭打他們的脊背，一軍大治。

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録》，竄寄它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纔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持不與。繇是妄進者少衰。

召入朝廷任兵部侍郎分管財政，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升任中書侍郎。建議説："故宰相李德裕重新修定《元和實録》，更改并混入其他事情，來誇大他父親的功績。即使皇帝也不能亂改史書，是取其必然可信。"於是删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用重金賄賂權貴寵臣，求取同平章事兼任宣武軍節度使，周墀説："天下像并州、汴州這樣大的軍鎮纔有幾個，王宰的請求如何能滿足?"宣宗采納了他的建議。駙馬都尉韋讓請求任京兆尹，堅持原則没有授予。從此投機鑽營的人漸漸少了。

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爲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言于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適逢吐蕃衰弱，把三州七關自願奉還。皇帝召宰相商議河湟之事，周墀的應對不符合皇帝的旨意，免去宰相任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對皇帝説："世人稱周墀因直言做宰相，也因直言被免去宰相。"皇帝醒悟，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去世，終年五十九歲，追贈司徒。

## 裴休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生三子。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親名肅，貞元年間任浙東觀察使，大盜栗鍠引誘山越叛亂，攻陷州縣，裴肅率州兵打敗賊兵活捉栗鍠，自己撰寫了一篇平賊文章獻給皇上，德宗嘉獎贊美。生有三個兒子。

休，仲子也，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户。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裴休，是裴肅的第二個兒子，品行端正。還是兒童時，兄弟都隱居在家裏的别墅中，白天講經，夜晚著書，一年到頭不出家門。有人送來鹿肉，幾個人一起烹了吃，裴休不吃，説："粗茶淡飯尚且不够，今天吃一次肉，以後吃什麽?"

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爲監察御史，更内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己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

登進士第，又考中賢良方正科異等。多次被徵用到節度使的幕府任職，召入朝廷任監察御史，輪番在朝内朝外任職。到大中年間，以兵部侍郎兼任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隨即上奏説："宰相在皇上面前議論政事，值班宰相編撰成爲時政記録，所議論的不止一件事，詳細記載自己的言辭，省略其他人的

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進中書侍郎。

議論，有些事情就漏記了，史官不能得知詳情。請令宰相各人分别寫時政記録，一起交給史官。”下詔許可。升任中書侍郎。

大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楫僨敗，吏乘爲奸，冒没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褒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渭，舊歲率雇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敕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税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它貨横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悉歸鹽鐵。”

大和後期，每年經江、淮漕運大米四十萬斛，能運到渭河倉的衹有十分之三，舟船顛覆毁壞，下吏乘機作弊，千方百計貪贓，劉晏之法全部廢除。裴休分别派遣官吏巡查其中的弊端，於是命令所在地區的縣令長官兼管漕運，褒獎有才能的人，貶降怠慢的人。從長江抵達渭水，往年大概需雇工錢二十八萬緡，裴休將這些錢全部交給各地官吏，敕令巡院不能隨便侵吞牟求。制定十條新法，又立十二條徵收茶税法，人們認爲方便可行。任職三年，運到渭倉的粟米有一百二十萬斛，没有滯留堵塞。當時軍鎮設置邸閣儲存茶葉待價出售，而對商人的其他貨物額外徵税，嚴重擾亂路上的客商行人。裴休建議説：“允許徵收邸閣錢，不要擅自向商人收税。”又説：“收取山澤出産的寶物礦産税，都上繳鹽鐵司。”

秉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

裴休主持朝政共五年，免去宰相任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過了很長時間，由太子少保在東都任職，再次起用歷任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鎮節度使。去世，終年七十四歲，追贈太尉。

休不爲皦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遒媚有體法。爲人醖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説，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爲樂。與紇干㮚素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裴休做事不苛求，手下的官吏敬畏他的誠信。能寫文章，他寫的楷書蒼勁嫵媚有章法。爲人寬容有涵養，舉止雍容典雅。宣宗曾説：“裴休是真正的儒者。”然而他嗜好佛教，平時不飲酒不吃肉，講求佛理，推演鋪陳寫成數萬言的著作，學習唱唄頌佛引以爲樂。與紇干㮚向來友好，以至於爲了佛法用相字作號，當代人嘲笑輕視他，而他的嗜好不曾衰減。

## 劉瑑

劉瑑，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第進士，鎮國陳夷行表爲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悃。大中初，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筆遽成，辭皆允切。會伐党項，詔爲行營宣慰使。

劉瑑，字子全，是高宗朝宰相劉仁軌的五世孫。進士及第，鎮國陳夷行上表舉薦他任判官。召入朝廷升任左拾遺，諫勸武宗斥退身邊的方士，言辭大多懇切。大中初年，升任翰林學士。宣宗開始收復關隴，需要處理的事務十分繁雜，有時一個晚上要起草十幾個詔書，雖然拿起筆一揮而就，用詞也都允當妥切。適逢討伐党項，下

詔任行營宣慰使。

遷刑部侍郎，乃裒彙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

升任刑部侍郎，於是收集武德間到大中年可行的敕令，共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門別類，區別主次，號稱《大中刑律統類》上報皇上，法家稱贊它詳備。

繇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饗雜進倡舞，瑑曰："豈軍中樂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士臨觀。又下令不何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内以安。徙河東節度使。

由河南尹升任宣武軍節度使。先前，朝廷賜酒慰勞士兵時用歌舞雜技藝人表演的歌舞來助興，劉瑑説："這難道是軍中之樂嗎?"選取壯士一千人，身披鎧甲手執戈矛盾牌，練習擊劍刺殺，與官吏將士臨場觀看。又下令不禁止夜間行走，讓百姓自行方便，境内因而安定。改任河東節度使。

未幾，以户部侍郎召判度支。始，瑑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發太原，人方大驚。後請間，帝視案上曆，謂瑑："爲朕擇一令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

不久，以户部侍郎召入朝廷主管財政。當初，劉瑑在翰林院，皇帝一向對他器重禮遇，到這時，皇帝親筆寫詔書催他回朝，朝外没有人知道，已經從太原起程，人們纔大吃一驚。後來召他在空閑時私下與他談論政事，皇帝看着案上的曆書，對劉瑑説："爲朕選擇一個好日子。"劉瑑跪下説："某日好。"皇帝笑着説："這一天你可以任宰相。"遂即下詔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舊兼管財政。

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别流品，瑑質曰："王夷甫相晋，崇尚浮虚，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對，繇是罷宰相。俄而瑑大病，加工部尚書，拜卧内，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歲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

劉瑑曾經與崔慎由在皇帝面前議事，崔慎由請求鑒别門第等級，劉瑑質問説："王夷甫做西晋的宰相，提倡清談，由於遵循門第等級概念，終於使西晋淪落滅亡。今天不就其名而求其實，使百官各稱其職，却先論及門第等級，不知用什麽方法纔能使天下太平。"崔慎由不能回答，因此被罷掉宰相。不久劉瑑患重病，加授工部尚書，在卧室接受任命，還親筆寫章疏陳述政事。在相位半年後去世，終年六十三歲，追贈尚書左僕射。

瑑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與瑑同知政者夏侯孜。

劉瑑注重保全名譽和節操，品評人物處理政事不徇私情，適可而止，從不察言觀色討權貴佞臣的歡心。與劉瑑同時做宰相的是夏侯孜。

夏侯孜

孜，字好學，亳州譙人。累遷婺、絳等州刺史。繇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懿宗立，進門下侍郎、譙郡

夏侯孜，字好學，亳州譙人。幾次升任後爲婺、絳等州刺史。由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舊兼管鹽鐵事務。懿宗即位，升任門下侍郎、譙郡侯。不久以同平章

侯。俄以同平章事出爲西川節度使。召拜尚書左僕射，還執政，進司空，爲貞陵山陵使。坐隧壞，出爲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初，堂史署制，仆孜懷中，即死。不數日，孜罷。

事出任西川節度使。召入朝廷拜授尚書左僕射，歸還相位，升任司空，任貞陵山陵使。因陵墓隧道毁壞獲罪，外放任河中節度使，依舊任同平章事。起初，廳堂小吏代他簽字畫押，仆倒在夏侯孜懷中，當即死去。没過幾天，夏侯孜被免官。

咸通時，蠻犯蜀深入，士乏糧，追責孜治蜀無素備，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

咸通年間，蠻人侵犯蜀地長驅直入，士兵缺乏糧食，追究夏侯孜治理蜀地時平常没有儲備，以太子少保在東都任職，去世。

**趙隱**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植，當德宗出狩，變倉卒，羽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帝嘉之。賊平，渾瑊引在幕府。累擢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宋朝晏火其營，夜爲亂，植列卒不動須之，遲明而潰，捕斬皆盡，優詔嘉慰。累擢嶺南節度使，終于官。父存約，辟署興元李絳府，值軍亂，方與絳燕間，吏報賊至，絳麾存約使去，對曰："荷公德厚，誼不當獨免。"即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害。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父名植，當年德宗出行時，突然發生事變，護衛力量單薄，朱泚攻城又急，趙植率領家人奴僕及門客拼死抵禦守衛，獻出家中的財物犒勞士兵，皇帝稱贊他。平定賊軍後，渾瑊引薦他在自己的幕府中任職。幾次提升後任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上奏舉薦他任自己的副使，李融患病，將軍中政事委托給他，大將宋朝晏火燒軍營，夜晚作亂，趙植按兵不動等待戰機，黎明時叛軍潰散，將其全部捉拿斬首，皇帝特地下詔嘉獎慰問。幾次提升後任嶺南節度使，死在官所。父親名存約，興元李絳委任他在節度府任職，適值軍士叛亂，正與李絳在席間喝酒，下吏報告叛賊來了，李絳招手示意趙存約讓他離去，趙存約回答説："承蒙公的大恩大德，從道義上講不應該獨自脱身。"就部署左右的人保衛李絳，因而同時被害。

隱以父死難，與兄騭廬墓幾十年，闔門誦書，不應辟召。親友更敦勉令仕，會昌中，擢進士第，歷州刺史、河南尹。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咸通末，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封天水縣伯。

趙隱因父親遇難而死，與哥哥趙騭在墓旁搭建草廬居住幾十年，閉門讀書，不應允委任召用。親戚朋友輪番敦促勉勵讓他們出仕，會昌年間，趙隱考中進士科，歷任州刺史、河南尹。以兵部侍郎兼任鹽鐵轉運使。咸通末年，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升任中書侍郎，封天水縣伯。

性仁悌，不敢以貴權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貲，與騭同耕以養，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宦寖顯，還家，易衣侍左右，由布衣也。騭終宣歙觀察使。

趙隱天性仁慈友愛，不敢以顯貴權要自居。當初做平民時，家中没有財産，與趙騭一同耕種養家糊口，即使是富裕的親戚，也未曾因爲錢財求過他們。官位漸漸顯達，回到家中，换去官服侍奉在母親身邊，像平民時一樣。趙騭官位終於宣歙觀察使。

既輔政，它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

趙隱做宰相以後，其他宰相及百官都到他的家裏進入廳堂向他的母親表示祝賀，逢年過節公

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即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

卿必然要去參見問候。懿宗生日那天，在慈恩寺設宴，趙隱侍候母親坐着安車親臨觀看，宰相正率領百官在庭堂中叩拜謝恩，看到他們當即指揮衆人向夫人問好，士大夫認爲很榮耀。後來崔彥昭、張濬掌權，都有母親在世，於是因襲這一禮節。

僖宗初，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宜，下除太常卿。廣明初，爲吏部尚書。居母喪，卒。

僖宗初年，罷掉相位任鎮海軍節度使。王郢叛亂時，因安撫控制不當獲罪，降爲太常卿。廣明初年，任吏部尚書。爲母親守喪，去世。

子光逢、光裔、光胤，皆第進士，歷臺省華劇。光逢尤規矱自持，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時光裔由膳部郎中知制誥，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羡之。

兒子名光逢、光裔、光胤，都進士及第，歷任臺省顯官要職。趙光逢尤其規矩守法自我約束，以中書舍人任翰林學士。當時趙光裔由膳部郎中參預起草制誥，雙雙掌管詔書的起草傳達，士大夫羡慕他們。

## 裴坦　裴贄

裴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父乂，福建觀察使。

裴坦字知進，是隋朝營州都督裴世節的裔孫。父親名乂，任福建觀察使。

坦及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綯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眙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

裴坦進士及第，沈傳師上表舉薦他在宣州觀察使的幕府中任職，召入朝廷拜授左拾遺、史館修撰。歷任楚州刺史。令狐綯掌權，舉薦他任職方郎中，參預起草制誥，但裴休不同意，而没能阻止。舊例，舍人初次到省署就職理事，四個丞相送他，在堂上放一個坐榻，坐下壓住四角。裴坦看見裴休，一再表示感謝，裴休勃然大怒説："這是令狐丞相的舉薦，我裴休出過什麽力？"示意左右的人抬來轎子匆忙出去了，省署中的官吏嚇得瞠目結舌，認爲唐朝建立以來没有這種耻辱，人們都替裴坦感到害羞。兩次提升後任禮部侍郎，拜授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入朝廷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没有幾個月就去世了。

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齎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概。

裴坦生性簡省，兒子娶楊收的女兒，陪嫁的器具上大多飾有金玉，裴坦命令撤去，説："破壞我的家法。"世人認爲他的品行高潔。

從子贄。贄，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户部尚書。

裴坦的侄子裴贄。裴贄，字敬臣，進士及第，幾次提升後任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用拜授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兼户部尚書。

帝疑其外風檢而暱帷薄，逮問翰

皇帝懷疑裴贄表面上行爲檢點而在家中生活

林學士韓偓，偓曰："贄，咸通大臣坦從子，內雍友，合疏屬以居，故臧獲猥衆，出入無度，殆此致謗言者。"帝每聞咸通事，必肅然斂衽，故偓稱之爲贄地。

淫亂，待到詢問翰林學士韓偓時，韓偓說："裴贄是咸通年間的大臣裴坦的侄子，在家裏與兄弟和睦相處，與疏遠的親屬住在一起，所以奴婢僕人衆多雜亂，出入没有限制，大概因此招來誹謗之言。"皇帝每次聽到咸通年間的事情，都會肅然起敬，因此韓偓這番話是爲裴贄澄清事實。

帝幸鳳翔，爲大明宮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户參軍，殺之。

皇帝前往鳳翔，裴贄任大明宮留守，被罷免。不久升任尚書左僕射，以司空退休。朱全忠準備篡位，貶他爲青州司户參軍後，殺掉他。

### 鄭延昌

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得進士第，遷監察御史。鄭畋鎮鳳翔，表在其府。黄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諭慰諸軍。畋再秉政，擢司勛員外郎、翰林學士。進累兵部侍郎，兼京兆尹，判度支。拜户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刑部尚書。無它功，以病罷，拜尚書左僕射，卒。

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年，進士及第，升任監察御史。鄭畋鎮守鳳翔，上表舉薦他在自己的幕府中任職。黄巢擾亂京城，鄭畋依靠鄭延昌調發軍糧，并且曉諭撫慰諸軍。鄭畋再次掌權，提拔他任司勛員外郎、翰林學士。幾次提升後任兵部侍郎，兼京兆尹，主管財政。拜授户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刑部尚書。没什麽功績，因病被罷免，拜任尚書左僕射，去世。

### 王溥

王溥，字德潤，失其何所人。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鎮，溥留充集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逢奏爲刑部郎中，知雜事。

王溥，字德潤，史籍没有記載他是什麽地方人。進士及第，幾次提升後任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崔胤鎮守武安，上表舉薦他任觀察府判官。崔胤没有赴任，王溥留在朝中充任集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逢上表舉薦他任刑部郎中，主管御史臺事務。

昭宗蒙難東内，溥與胤説衛軍執劉季述等殺之。帝反正，驟拜翰林學士、户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户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會朱温侵逼，貶淄州司户參軍，賜自盡，與裴樞等投尸于河。

昭宗在大明宮蒙難，王溥與崔胤說服衛軍捉住劉季述等人殺死。皇帝復位，破格拜授翰林學士、户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主管户部事務。没有做出什麽成績，免去宰相任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不久，召入朝廷拜授太常卿、工部尚書。適逢朱温侵犯逼迫，貶爲淄州司户參軍，賜他自盡，與裴樞等人投河而死。

### 盧光啓

盧光啓，字子忠，不詳何所人。第進士，爲張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啓權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

盧光啓，字子忠，史書没有明確記載他是什麽地方人。進士及第，受到張濬的厚愛，幾次提升後任兵部侍郎。昭宗前往鳳翔，宰相都没有跟從，令盧光啓暫時總管中書省事務，兼管三司事

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罷爲太子少保，改吏部侍郎。

務，升任左諫議大夫，參預主持機要事務。再次拜授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免去宰相任太子少保，改任吏部侍郎。

### 韋貽範

初，光啓執政，韋貽範、蘇檢相繼爲宰相。貽範字垂憲，以龍州刺史貶通州，檢爲洋州刺史。二人奔行在，貽範遷給事中，用李茂貞薦，閱旬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倚權臣，恣驁不恭。會母喪免，逾月奪服。不數月卒。檢初拜中書舍人，貽範薦於茂貞，即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茂貞與朱全忠通好，乃求尚主，取檢女爲景王妃以固恩。帝還京師，檢長流環州，光啓賜死。

當初，盧光啓掌權，韋貽範、蘇檢相繼做宰相。韋貽範字垂憲，從龍州刺史貶爲通州刺史，蘇檢任洋州刺史。二人趕到皇帝臨時停住的地方，韋貽範遷任給事中，因李茂貞的舉薦，過了十天任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主管財政。倚仗權臣，放肆傲慢不恭不敬。適逢爲母親守喪免去宰相，一月後應詔出來做官。没過幾個月就去世了。蘇檢起初任中書舍人，韋貽範向李茂貞舉薦他，隨即拜授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茂貞與朱全忠互通友好，於是請求娶公主爲妻，娶蘇檢的女兒爲景王妃來鞏固恩寵。皇帝回到京城，蘇檢被長期流放到環州，盧光啓被賜死。

# 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 列傳第一百八

### 畢崔劉陸鄭朱韓列傳

#### 畢諴

畢諴字存之，黄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凌，凌生匀，世失官爲鹽估。匀生諴。

蚤孤，夜然薪讀書，母恤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性端慤，不妄與人交。

大和中，舉進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武杜悰幕府。悰領度支，表爲巡官，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李德裕始與悰同輔政，不協，故出悰劍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諴餞訊如平日，德裕忌之，出爲慈州刺史。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爲辱，諴沛然如處美官，無異言。宰相知之，以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召入翰林爲學士。

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諴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悦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諴唯唯，即拜刑部侍郎，出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諴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餉乏，諴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

畢諴字存之，是黄門監畢構的堂孫。畢構的弟弟畢栩生畢凌，畢凌生畢匀，失去了世代的爲官生涯而成爲鹽商。畢匀生畢諴。

畢諴早年喪父，夜裏燃柴照明讀書，母親憐惜他過於疲勞，奪走柴火讓他睡覺，他總是不肯休息，就這樣他精通經史，長作詩文。他生性正直誠實，不隨意與人交往。

大和年間，他應考進士科、書判拔萃科，接連考中。忠武軍的杜悰將他召到幕府裏任職。杜悰兼管度支，上表推薦他爲巡官，又隨杜悰到淮南，召入朝授爲侍御史。李德裕開始與杜悰共同主持政事，二人不和，因此打發杜悰出任劍南東川節度使。原來的部屬衹有畢諴像平時一樣爲他餞行，李德裕恨他，讓他外任慈州刺史。歷任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依照慣例，出身於顯貴之家的人以任倉部郎中、駕部郎中爲耻，畢諴神情自若好像是擔任某種美差，没有怨言。宰相得知此事，任他爲職方郎中、兼侍御史、主持雜事，被召入翰林院爲學士。

党項侵擾河西，宣宗曾經召見他詢問在邊境的對策，畢諴引證古今，列舉打敗羌人的方略十分詳盡，皇帝高興地説："我正選擇能做統帥的人物，誰料廉頗、李牧式的人才就在我朝中，卿可爲朕出征嗎?"畢諴領命，當即授爲刑部侍郎，出任邠寧節度使、河西供軍安撫使。畢諴來到軍中，派遣官員安撫曉諭，羌人紛紛投順歸服。當時守邊的軍隊常常苦於軍糧供應不足，畢諴招募

經費，詔書嘉美。俄徙昭義，又遷河東。河東尤近胡，復修杷頭七十烽，謹候虜，寇不敢入。

士兵墾種屯田，每年收獲穀物三十萬斛，由於節省了度支經費，皇帝頒降詔書嘉獎他。不久調任到昭義，又遷任河東。河東更接近胡虜，他又修建了杷頭等七十處烽燧，嚴密觀察敵寇動向，敵寇不敢進犯。

懿宗立，遷宣武節度使，召爲户部尚書、判度支。未幾，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期，固稱疾，改兵部尚書，罷。旋兼平章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

懿宗即位，他升任宣武節度使，被召入朝任户部尚書、掌管度支。不久，以禮部尚書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過了兩年，他一再以患病爲由請求辭官，改任兵部尚書，去職。不久兼平章事出任河中節度使。去世，享年六十二歲。

諴於吏術尤所長，既貴，所得禄奉，養護宗屬之乏，無間然。始，諴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諴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于邸，諴亦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宫。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

畢諴特别精通爲官之道，顯貴以後，以俸禄接濟同族窮人從未間斷過。當初，畢諴受到宣宗的知遇，宣宗曾經答應讓他做宰相。令狐綯忌恨他，因此他從出任邠寧節度使起三次調任，不能返回朝廷。畢諴想方設法結交令狐綯，到太原以後，找到一位美女盛妝打扮獻給令狐綯。令狐綯説："太原節度使與我没有交情，如今用這女子來引誘我上鈎，這將會使我遭滅族之禍。"拒而不收。使者將她留在進奏院裏，畢諴也放掉了她。太醫李玄伯，受到皇帝的喜愛，就用七十萬錢聘到這個女子，夫婦二人每天親自爲她進送食物，贏得了她的歡心，然後將她進獻給皇帝，她在宫内最受寵愛。李玄伯又煉製丹藥進獻皇帝，皇帝服食後，背部生出惡瘡。懿宗即位，拘捕了李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人，全都處死。

## 崔彥昭

崔彥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淹貫儒術，擢進士第。數應帥鎮辟奏，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户部侍郎。繇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三年，境内大治，耆老叩闕願留，詔可。

崔彥昭字思文，他的祖上是清河人。崔彥昭博通儒術，考上進士科。方鎮節帥多次徵召他并奏請朝廷授任他官職，他精通爲官之道，所任官職都考核優等。幾經升遷爲户部侍郎。從河陽節度使調任河東節度使。此前，沙陀各部落經常破壞朝廷法度，崔彥昭安撫平定恩威并施，三年之間，境内大治，當地的老年人前去京城乞請朝廷讓他留任，皇帝下詔應許。

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初，楊收、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倣秉政，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修舉，察不

僖宗即位，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不久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舊掌管度支。當初，楊收、路巖、韋保衡都因結幫拉派及貪受賄賂獲罪而被處死，蕭倣執政以後，大力革除這一弊端，而崔彥昭同心協力，因此百官各盡其職吏

至苛。不六月，遷門下侍郎。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勵丁寧，以成其美。

治清明，對官員的督察也并不苛刻。不到半年升任門下侍郎。皇帝於是下詔公布了楊收等人的罪狀，對百官告誡叮嚀，以便完善他的成績。

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屨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

崔彥昭雖然官居宰相，回家照舊侍奉母親進餐，和家人在一起，神態恭順言語溫和，在母親身邊從不違背禮法，士人們贊揚他孝順。他與王凝是表兄弟，王凝在大中初年就已顯達，而這時崔彥昭還沒有做官，他曾經會見王凝，王凝態度傲慢衣着隨便，輕蔑地對他說："你還不如改考明經科。"崔彥昭懷恨在心。到這時，王凝任兵部侍郎。母親聽說崔彥昭做了宰相，讓侍婢多做一些鞋襪，說："我王家的妹妹肯定要與她的兒子一起被放逐，我將和他們一塊走。"崔彥昭聽到後，哭着拜見母親認錯，不敢刁難王凝，而王凝終於免遭迫害。

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横甚，彥昭奏逐，死嶺南。累拜兼尚書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樂人李可及受到懿宗的寵愛，極爲驕横，崔彥昭奏請將他放逐，死於嶺南。多次拜授爲兼尚書右僕射，因病去職，授任太子太傅，去世。

**劉鄴**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奇其文，表爲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劍南、淮南，未嘗不從。會昌時，位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

劉鄴字漢藩，是潤州句容人。父親劉三復，因善於作文章而聞名。他少年時喪父，母親因病而殘廢，劉三復討飯來贍養母親。李德裕任浙西觀察使，認爲他的文章非凡，上表朝廷推薦爲掌書記。李德裕三次出任浙西觀察使及劍南、淮南節度使，他都隨從在左右。會昌年間，李德裕位居宰相，劉三復升任爲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

鄴六七歲能屬辭，德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師學。德裕既斥，鄴無所依，去客江湖間。陜虢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遺，召爲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人，遷承旨。鄴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綯久當國，更數赦，不爲還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鄴乃申直其冤，復官爵，世高其義。進户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僖宗嗣位，再遷尚書左僕射。

劉鄴六七歲時就能作詩作文，李德裕憐愛他，讓他與自己的兒子跟着同一位老師學習。李德裕被貶後，劉鄴失去了依靠，到處漂泊。陜虢的高元裕上表朝廷推薦他爲推官，高少逸又將他聘入鎮國軍節度使的幕府。咸通初年，升任左拾遺，召任翰林學士，賜進士及第。歷任中書舍人，升任翰林學士承旨。劉鄴感傷於李德裕因朋黨的罪名含冤死在濱海的地方，令狐綯長期把持國政，經過多次大赦，不給李德裕恢復官爵，到懿宗即位，令狐綯被罷官，劉鄴於是爲李德裕伸冤，恢復了他的官爵，世人都推重他的節義。晉升户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禮部尚書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掌管度支。僖宗繼位，兩次升

任爲尚書左僕射。

初，韋保衡、路巖與鄴同秉政，爲迹親，俄而蕭倣、崔彦昭得相，罷鄴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黄巢方熾，詔高駢代之，徙節度鳳翔，固辭，還左僕射。帝西狩，追乘輿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將軍張直方家，賊捕急，三人不肯臣，俱見殺。

當初，韋保衡、路巖與劉鄴共同執政，往來密切，不久蕭倣、崔彦昭位居宰相，罷免了劉鄴的宰相職位授任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黄巢氣焰正盛時，朝廷下詔用高駢取代了他，將他改任爲鳳翔節度使，他堅决推辭，重任左僕射。皇帝西逃，他没能追上，與崔沆、豆盧瑑躲藏在將軍張直方的家裏，賊兵嚴密搜捕，三人不肯投降，都被殺害。

### 豆盧瑑

豆盧瑑者，字希真，河南人。仕歷翰林學士、户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拔樹。未幾，及禍。初，咸通中，有治歷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謂何?"答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楊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鄴、于琮、瑑與沆，皆不得終云。

豆盧瑑字希真，是河南人。歷任翰林學士、户部侍郎，與崔沆都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天，在朝廷上宣布任命，大風雷雨颳倒了樹木。不久，就遭遇禍害。當初，咸通年間時，有一位制訂曆法的人善於預言禍福，有人問他："近來宰相任職最多不超過四五年，這是爲什麽?"他回答道："紫微星座正處在災禍之中，而當今的宰相又將在劫難逃。"後來楊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鄴、于琮、豆盧瑑與崔沆，都没有好的結局。

### 陸扆

陸扆字祥文，宰相贄族孫。客於陜，遂爲陜人。光啓二年，從僖宗幸山南。擢進士第，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吴通玄兄弟善内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始，其舉進士時，方還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甚暑，它學士輒戲曰："造榜天也。"以譏扆進非其時。累爲尚書左丞，封嘉興縣男。徙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留爲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扆，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户部。

陸扆字祥文，是宰相陸贄的本家孫子。他寄居在陜，於是成爲陜人。光啓二年，隨從僖宗前去山南。考中進士科，幾經升遷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陸扆擅長作文章，才思敏捷文如泉涌，在當時起草詔命，同僚都自嘆不如，昭宗很器重他。皇帝曾經作賦，下詔讓學士們都奉和，衹有陸扆首先作成，皇帝閲看後，贊嘆説："貞元時，陸贄、吴通玄兄弟善於撰寫内廷的文書，後來再没有人能够接得上，如今朕得到了這樣的人才。"當初，他應考進士科時，正碰到皇帝出行，拖到六月纔發榜。到這時，每到酷暑的日子，其他學士總要開玩笑説："這是造榜的天氣。"用這話來譏諷陸扆生不逢時。他多次任官做到尚書左丞，封爲嘉興縣男。調任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照舊例，從三省官職升任宰相，有光署錢，留下作爲宴請同僚的費用，學士院從來没有這筆錢。到陸扆遷任時，送給光院錢五十萬，使宫内的衙署感到榮耀。晉升爲中書侍郎、掌管户

部。

嗣覃王以兵伐鳳翔，扆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爲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害。”帝顧軍興，責扆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國，封吴郡公。

嗣覃王率軍討伐鳳翔，陸扆勸諫説：“如今國家的大局剛剛穩定下來，不應對近輔之地用兵，否則一定會被另外的賊人乘虚而入，這對國家没有好處。而且把軍事大權交給親王，一定會有後禍。”皇帝關注軍隊的强盛，怪罪陸扆的阻撓，把他貶爲峽州刺史。嗣覃王出兵果然失敗。過了很長時間，被授任爲工部尚書。隨從天子從華州返回，以兵部尚書重任宰相，封吴郡公。

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扆、裴贄孰忠於我？”偓曰：“扆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扆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爲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涣。”偓曰：“設扆如是，亦不足責。且陛下反正，扆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讒言也。”帝遂悟。累兼户部尚書。

天復初年，皇帝私下問韓偓説：“陸扆、裴贄誰忠於我？”韓偓説：“陸扆等人都是宰相，怎麼會有異心呢？”皇帝説：“外界傳言説陸扆不高興我復位，在元日那天换下衣服逃到啓夏門，這話可信嗎？”韓偓説：“誰給陛下説的這話？”皇帝答道：“是崔胤、令狐涣。”韓偓説：“即使陸扆真是這樣做，也不必怪罪他。况且陛下復位之事，陸扆根本就不知道，忽然聽説軍隊行動，不過打算出逃而已。陛下怪罪他没有爲國捐軀是可以的，認爲他不高興，這是誣陷之詞。”皇帝於是醒悟。陸扆多次兼任户部尚書。

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貞。扆曰：“國西，鳳翔爲最近，迹其罪固不可赦，然尚修職貢，朝廷未之絶，無宜於詔書有以異也。”始，崔胤罷相，扆代之，胤内怨望。及是議，以爲陰有黨附，貶沂王傅，分司東都。胤死，復授吏部尚書，從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扆濮州司户參軍，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扆初名允迪，後改云。

皇帝從鳳翔回到京城，大赦天下，各道都賜給詔書，惟獨不給李茂貞。陸扆説：“國都的西邊，鳳翔距離最近，論罪確實不該赦免，然而他還能遵守進貢的義務，朝廷并没有斷絶與他的聯係，不應該在下達詔書這事上區别對待。”當初，崔胤被罷免宰相，以陸扆爲相，崔胤心懷不滿。到陸扆提出這個建議，崔胤認爲他暗地裏與鳳翔結黨營私，將他貶爲沂王傅，在東都任職。崔胤死去，又被授任爲吏部尚書，隨從昭宗遷都洛陽。柳璨當初依附朱全忠，圖謀除去朝廷裏有聲望的士大夫，將陸扆貶任濮州司户參軍，并殺於白馬驛，時年五十九歲。陸扆原名允迪，後改爲今名。

## 鄭綮

鄭綮字蘊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累左司郎中。困窶甚，丐補廬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羸錢千緡

鄭綮字蘊武。考中進士科，歷任監察御史，幾次升爲左司郎中。因家境十分貧寒，他請求授爲廬州刺史。黄巢擄掠淮南一帶，鄭綮給他送去公文請他不要侵犯本州境内，黄巢笑了笑，爲此而收兵，因此衹有廬州得以保全。僖宗嘉奬他，

藏州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爲刺史，送都還綮。王徽爲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雜事，遷給事中。杜弘徽任中書舍人，綮以其兄讓能輔政，不宜處禁要，上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爲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政，衆讙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

賜給緋魚袋。任職期滿離任，盈餘的一千貫錢存放在州庫裏。後來有其他盜賊來到，始終不動鄭使君的錢。到楊行密任廬州刺史，把這筆錢送到京城還給了鄭綮。王徽任御史大夫，上表朝廷讓他以兵部郎中主持御史臺雜事，升任給事中。杜弘徽任中書舍人，鄭綮認爲他的哥哥杜讓能做宰相，杜弘徽不宜官居宫禁機要職位，將任命制書奉還皇帝，没有得到皇上的答覆，當即稱病而去職。被召入朝任右散騎常侍，他經常上疏一一指出政事的失誤，衆人紛紛傳頌，惹怒了宰相，將他改任爲國子祭酒，遭到人們的非議，恢復了他的散騎常侍職位。

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謡托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藴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嘆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爲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黄巢起事之後，朝廷的權力衰落，鄭綮時常以作詩歌寄托對時事的諷喻，有的宦官在天子面前誦讀。昭宗感到他有所抱負而没有完全實現，這時正好有關官員呈上朝官的名簿，便在鄭綮的姓名旁批字道："可任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綮一貫擅長作詩，詩中有很多詼諧的語句，有意使詩不合韵律，世人都把他的這種詩體叫作"鄭五歇後體"。到這時，宰相官署的官員前去他家裏拜見，鄭綮笑着説："各位弄錯了，即使所有的人都不識字，宰相也輪不到我做。"來人説確實不是誤傳。很快聽到朝廷的任命詔書下達，他感嘆道："萬一如此，可就笑煞天下人了！"他就職以後，族人親戚前來祝賀，他撓着頭説："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想而知了。"他堅决辭讓，昭宗没有答應。他執政以後耿直剛正，一反常態。他自以爲不孚衆望，任職僅三個月，就以病爲由請求辭職，拜太子少保而退休，死去。

## 朱朴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録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

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

朱朴，是襄州襄陽人。由於考上三史科而出仕，從荆門令升任京兆府司録參軍，改任著作郎。乾寧初年，太府少卿李元實建議要收全國内外九品以上官員兩個月的官俸來補助出兵的費用，朱朴上疏堅决反對於是此事作罷。

升任爲國子《毛詩》博士。他上書陳述當前的時事，對遷都發表議論説："古代的帝王并不總是固定居住在一處地方，都是觀察天地的興

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僞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宫闕，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

衰，根據形勢來做出決定。關中是隋朝建都之地，我朝定都於此，已達三百年了，宫室房舍資産財物，豪華奢侈突破規制都達到了極點。廣明年間大盜黄巢占據了京城，官署國庫，里坊街市，存留的衹有十分之二，近年皇上出幸石門、華陰，這十分之二中又損毁了十分之八九，高祖、太宗時期的規模已經蕩然無存了。而襄、鄧以西之地，地勢平坦綿延幾百里，在這裏的東面，有漢輿山、鳳林山作爲門户，南面，菊潭水環繞逶迤而流入漢水，西面有上洛重重高山的險阻，北面有白崖連接，這裏地勢優越，土地平坦肥沃。假如大規模地疏浚漕渠，運輸天下的財物，可以使財物都聚集在這裏。自古中興之君，要離開已經衰敗的衰落之地，前往無人稱王之地稱王。如今的南陽，是漢光武帝興起而没有建都之地。臣看這裏山河壯麗，舊都已是盛極而衰，不振興了；江南土地瘠薄河流淺窄，人心奸詐輕浮，不可建都；河北土地肥厚河流深廣，人心强悍狠毒，不可以建都。惟有襄、鄧地處中原，人心質樸善良，距離秦地僅咫尺之遥，而又有上洛作爲據守的險阻，永遠不會有夷狄進犯的憂慮，在這裏建都是最好的選擇。”没有得到答覆。

朴爲人木强，無它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人大驚。俄判户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餉；遠者以羡餘上。後數月，巖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秘書監，三貶郴州司户參軍，卒。

朱朴爲人質樸而倔强，没有其他本事。正當這時，天子失去統治權勢，想要任用特殊的人才，托付給中興的重任，而與朱朴關係密切的方士許巖士得到昭宗的寵幸，經常出入宫中，他向昭宗説朱朴有治理國家的才能，此外水部郎中何迎也上表稱道朱朴的賢能，皇帝召見他與他交談，將他提拔爲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由於他一向不被人瞭解，人人都大吃一驚。不久掌管户部、晋升中書侍郎。這時皇帝更加注重軍事，所有事務全都交付給朱朴。朱朴向各地發送文告，命令京城附近的地方徵集士兵，供給軍糧；遠處則上繳正税以外羡餘錢。過了幾個月，許巖士被韓建殺死，朱朴被罷免宰相降爲秘書監，三次貶官爲郴州司户參軍，死去。

## 孫偓

與朴皆相者孫偓，字龍光。父景商，爲天平軍節度使。

與朱朴同時都擔任宰相的孫偓，字龍光。父親孫景商，任天平軍節度使。

偓第進士，歷顯官，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使。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期而茂，既而偓秉政，封樂安縣侯。與朴皆貶衡州司馬，卒。

孫偓考中進士後，歷任顯官，以户部侍郎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升任門下侍郎，擔任鳳翔四面行營都統。不久兼任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使。當初，他家的柱子生出槐枝，一年以後枝葉繁茂，不久孫偓執政，封爲樂安縣侯。他與朱朴一起被貶官爲衡州司馬，死去。

偓性通簡，不矯飭，嘗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己長形彼短、己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曳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即自撓矣。"

孫偓性情曠達質樸，不矯揉造作，曾經説過："士人如果有德行，就不必用自己的長處來比較别人的短處，用自己的清正來顯示别人的惡濁。"他時常在接待客人時，奴僕家僮在面前互相咒駡撕打，他也不責備，説："假如懷有怒心，那就是自尋煩惱了。"

兄儲，歷天雄節度使，終兵部尚書。

哥哥孫儲，歷任天雄節度使，終於兵部尚書。

## 韓偓 韓儀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以疾解。後遷累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帝疾宦人驕横，欲盡去之，偓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含垢隱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領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幸，使自翦其黨，蔑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

韓偓字致光，是京兆萬年人。考中進士科，在河中節度使幕府裏任職。召入朝拜授爲左拾遺，因患病而去職。以後多次升任爲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掌管度支，韓偓上表朝廷主動請求擔任崔胤的副手。王溥舉薦他做翰林學士，升任中書舍人。韓偓曾與崔胤定計誅殺了劉季述，昭宗復位之事，他是功臣。皇帝痛恨宦官驕横跋扈，打算將他們全部消滅，韓偓説："陛下誅殺劉季述時，對其餘的人不予追究，如今又要處死他們，誰不害怕被殺？應有克制容忍的器量，等待以後有時機再説。天子的威權，如今分散在各個方鎮，假如朝廷上下齊心合力，執掌權力法度，還有希望使天下得到治理。對忠誠老實可以重用的宦官，加以恩寵，讓他們自己去剪除同黨，這個辦法絶不會失敗。如今宦官依賴度支供給的人有八千，官府私家有牽連的人不少於二萬，雖然殺掉六七個爲首的，不見得會有什麽好處，正好堅定了這些人的反叛之心。"皇帝移坐到他跟前對他説："這件事就完全托付給卿了。"

中書舍人令狐涣任機巧，帝嘗欲以當國，俄又悔曰："涣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辭曰："涣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許涣

中書舍人令狐涣玩弄機巧，皇帝曾準備讓他執政，不久又反悔説："令狐涣做宰相可能會誤國，朕要先用卿。"韓偓辭讓道："令狐涣世代爲相，通曉熟悉朝廷的舊例，陛下已經答應了他。

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偓，崇門生也，嘆其能讓。

假如對令狐涣的允諾可以更改，爲什麽對臣的允諾偏偏不可更改呢?”皇帝説:“我并没有當面任命，這又有什麽可擔心的呢?”韓偓乘機舉薦御史大夫趙崇説他剛正穩重，可以統領朝廷内外。皇帝得知韓偓是趙崇的門生，感嘆他能够謙讓。

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稍更附韓全誨、周敬容，皆忌胤。胤聞，召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偓聞，以爲不可，胤不納。偓又語令狐涣，涣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爲閹竪所圖矣。”偓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胤聞，憂，未知所出。李彦弼見帝倨甚，帝不平，偓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自破，帝不用。彦弼譖偓及涣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邪?”繼昭等飲殿中自如，帝怒，偓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顓决事，繼昭輩所奏必聽，它日遽改，則人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敕使、衛兵爲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鬥闕下，朝廷危矣。”及胤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偓勸胤督茂貞還衛卒，又勸表暴内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即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

當初，李繼昭等人都因功而晋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被稱作“三使相”。後來他們漸漸轉而依附韓全誨、周敬容，都忌恨崔胤。崔胤得知後，召引鳳翔李茂貞入朝，讓他留下本家侄子李繼筠擔任宫中警衛，韓偓得知，認爲這樣不行，崔胤没有接受他的勸告。韓偓又對令狐涣談自己的看法，令狐涣説:“我們難道不愛惜宰相嗎?没有衛兵就會被宦官算計了。”韓偓説:“不對。没有這些軍隊則家與國都能安寧，有了這些軍隊則家與國都不能保全了。”崔胤聽説後，十分憂慮，不知如何是好。李彦弼晋見皇帝時極爲傲慢，皇帝忿忿不平，韓偓請求將他驅逐出朝，赦免他的同黨允許他們改過自新，這樣他的狂妄野心就會不攻自破，皇帝没有采納。李彦弼誣告韓偓和令狐涣泄漏宫中的機密談話，説不能與他們商定政事，皇帝發怒説:“卿有自己的屬官，早晚在一起商討事務，爲什麽不想讓我會見學士呢?”李繼昭等人在殿中飲酒旁若無人，皇帝惱怒，韓偓説:“三使相有功，不如從優賞給他們金帛官爵，不要讓他們參預政務。如今宰相不能專掌權力决斷政事，李繼昭之類所上奏章則一定聽取，以後突然更改，則人人産生怨恨。當初用衛兵來制約宦官，而如今宦官、衛兵合爲一體，臣私下感到寒心，希望陛下下詔令李茂貞收回他派的衛兵。不這樣，兩鎮的士兵在京城打起來，朝廷就很危險了。”到崔胤召引朱全忠討伐韓全誨時，汴州軍隊即將抵達，韓偓勸崔胤讓他督促李茂貞調回衛兵，還勸他公布宦官的罪狀，乘機殺掉韓全誨等人；假如李茂貞不服從詔命，就允許朱全忠入朝。還没有等到實行，而韓全誨等人已經劫持皇帝西行了。韓偓連夜追到鄠縣，見到皇帝痛哭。到鳳翔升任兵部侍郎，晋升翰林學士承旨。

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

宰相韋貽範爲母親服喪，皇帝準備下詔讓他

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噪。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艴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偓甚。從皓讓偓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偓不敢對。

復職，應當由韓偓草擬詔書，韓偓進言道："韋貽範守喪還沒幾個月，突然讓他復職，就會傷孝子之心。如今中書省的事務，有一位宰相就能辦理。陛下如果確實愛惜韋貽範的才能，等到脱去喪服再召入也可以，何必要讓他在廟堂上戴着高冠，在靈柩旁痛哭失聲，過度悲傷就荒廢了政務，盡心操勞就遺忘了悲哀，這不是人之常情可以做到的。"學士使馬從皓强迫韓偓讓他起草詔書，韓偓説："手腕可斷，詔書絶不能起草！"馬從皓説："你找死嗎?"韓偓説："我在翰林院任職，怎能一言不發呢?"第二天，百官都來到了，而詔書没有出示，宦官們紛紛喧嚷。李茂貞入宫覲見皇帝説："任命宰相而學士不起草詔書，這不是反了嗎?"然後怒氣衝衝憤然離去。姚洎聽説後説道："假使輪到我值班，也要接着去死。"不久皇帝畏懼李茂貞，終於下詔讓韋貽範還朝爲相，由姚洎代替韓偓起草詔書。從此宦官們極度痛恨韓偓。馬從皓指責韓偓説："宰相官署十分瞧不起宦官官署，你是崔胤、王溥推薦的人，今日北司即使殺掉你也是可以的。兩軍的樞密使，由於你已經一年没有俸禄了，我們正商議要加以接濟，你知道此事嗎?"韓偓没敢答話。

茂貞疑帝間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學士獨在，宫人招偓，偓至，再拜哭曰："崔胤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偓曰："願陛下還宫，無爲人知。"帝賜以麵豆而去。全誨誅，宫人多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偓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宫婢負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尤者，自内安外，以静群心。"帝曰："善。"崔胤請以輝王爲元帥，帝問偓："它日累吾兒否?"偓曰："陛下在東内時，天陰霧，王聞烏聲曰：'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否?"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决。偓議附胤類如此。

李茂貞疑心皇帝要暗地裏出走去投靠朱全忠，於是派兵對皇帝駐地嚴加防守。皇帝走到武德殿前，乘機來到尚食局，這時衹有翰林學士在宫裏，宫人前來招唤韓偓，韓偓來到皇帝面前，一拜再拜哭着説："崔胤十分幹練，朱全忠出兵定能成功。"皇帝大喜，韓偓説："望陛下回宫，不要讓其他人知道。"皇帝賜給他麵豆然後離去。韓全誨被殺，很多宫人獲罪而被處死。皇帝打算完全消滅宦官的餘黨，韓偓説："按照禮制，人臣不能過分强大，過分强大就一定要除掉。宫婢們辜負了陛下的恩寵按説不能赦免，然而不到三十年不能成人，要把這些人全部殺掉就傷仁。請求衹除去其中最惡劣的人，自内安外，使人人安心。"皇帝説："很好。"崔胤請求昭宗任命輝王擔任元帥，皇帝徵求韓偓的意見："以後會不會受累於我的這個兒子呢?"韓偓説："陛下在東内時，天陰有霧，輝王聽到烏鴉的叫聲説：'皇上

與皇后遭到幽禁，烏鴉的叫聲也十分悲傷。’陛下聽説此事後感傷不已，有没有這回事?”皇帝説：“是這樣的。這個兒子天生忠孝，與其他人不同。”於是拿定了主意。韓偓的提議都附和崔胤就是這類的情形。

帝反正，勵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偓侍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并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絶席。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爲知禮。”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有譖偓喜侵侮有位，胤亦與偓貳。會逐王溥、陸扆，帝以王贊、趙崇爲相，胤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贊、崇皆偓所薦爲宰相者。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胤，胤不爲解。全忠至中書，欲召偓殺之。鄭元規曰：“偓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皇帝復位以後，勵精圖治，韓偓身處參預機要之位，常常與皇帝的意圖相符合，皇帝三四次要任用他做宰相，他一再辭讓而不敢擔當。蘇檢又引薦他與自己一同執掌政事，他始終堅决推辭。當初，韓偓在陪侍天子的宴席時，與京兆尹鄭元規、威遠使陳班同坐一席，他推辭説：“翰林學士不能與朝官接觸。”主持宴席的人一再請求他，他纔入席。鄭元規、陳班來到後，韓偓始終與他們不同坐一片席上。朱全忠、崔胤到階前宣布事情，在座的人都離開了自己的坐席，韓偓安坐不動，説：“陪侍宴席没有隨意起立的事，二公將會認爲我懂得禮儀。”朱全忠惱怒韓偓蔑視自己，忿然而去。有人誣陷韓偓説他喜歡冒犯侮辱有地位的人，崔胤也與韓偓産生了隔閡。正值這時王溥、陸扆遭放逐，皇帝任王贊、趙崇爲相，崔胤堅决反對，認爲王贊、趙崇没有做宰相的才幹，皇帝不得已祇好作罷。王贊、趙崇都是韓偓所舉薦擔任宰相的人選。朱全忠覲見皇帝時，指斥韓偓的罪狀，皇帝多次用目光示意崔胤，崔胤不作解釋。朱全忠來到中書省，打算將韓偓召來殺掉他。鄭元規説：“韓偓位居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公不要太急於行動。”朱全忠這纔作罷，韓偓被貶爲濮州司馬。皇帝握着他的手流淚説道：“我的左右没有人了。”再次被貶爲榮懿尉，遷任鄧州司馬。天祐二年，重新召入朝任翰林學士，官復原職。韓偓不敢入朝，帶着家人南下投靠了王審知，後來死去。

兄儀，字羽光，亦以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偓貶之明年，帝宴文思球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侍御史歸藹登州司户參軍。

哥哥韓儀，字羽光，也是以翰林學士而任御史中丞。韓偓被貶逐的第二年，皇帝在文思球場設宴，朱全忠進入時，百官在廊下安坐不動，朱全忠發怒，貶韓儀爲棣州司馬，侍御史歸藹貶爲登州司户參軍。

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

贊曰：懿宗、僖宗以來，王道日益失去秩

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愎庸奴，乃欲鄣横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綮、朴輩不次而用，捭豚臑拒貙牙，趣亡而已。一韓偓不能容，況賢者乎？

序，迂腐的官員充斥朝廷，賢能的人士退隱逃亡，四方的英豪，各自投附情投意合的人而大顯身手。天子形單影孤，在一起治理國事的人衹是奸詐固執的平庸奴才，而却想要堵住泛濫的洪水、支撑已倒的山巒，怎能不危急呢！看鄭綮、朱朴之流被破格任用，這是劈開猪腿來抵擋猛獸的利牙，衹是加速滅亡罷了。一個韓偓朝廷尚且不能容留，何況其他賢能的人士呢？

#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 列傳第一百九

### 馬楊路盧列傳

#### 馬植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勛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科，補校書郎。繇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爲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緣飾其政，清净不煩，洞夷便安。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束。植奏以武陸縣爲陸州，即柬首領爲刺史。既而州部廢池珠復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徙黔中觀察使。

馬植字存之，是鳳州刺史馬勛的兒子。考中進士科，又考上制策科，補授爲校書郎。從壽州團練副使三次遷任爲饒州刺史。開成初年，任安南都護。他精通治理之術，用文化禮樂來改善統治，施政清明安寧而不苛繁，洞夷感到便利安適。他籠絡各部首領都來歸順，他們派遣子弟前來都護府署，請求繳納租賦表示願意接受管治。馬植上奏朝廷請求將武陸縣改爲陸州，就挑選當地的首領擔任刺史。不久該州境内已經廢棄的珠池裏又生出珍珠。由於考核政績最佳，任檢校左散騎常侍，調任黔中觀察使。

會昌中，召拜光禄卿，遷大理。植自以譽望在當時諸公右，久補外，還朝不得要官，爲宰相李德裕所抑，内怨望。宣宗嗣位，白敏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遷户部，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

會昌年間，被召入朝廷拜授光禄卿，升任大理卿。馬植認爲自己聲譽名望在當時的朝廷大臣之上，長期擔任外官，回到朝廷却没有獲任要職，受到宰相李德裕的排擠壓制，内心怨恨不滿。宣宗繼位，白敏中執掌朝政，凡是與李德裕關係不和的人，全都破格任用，因此馬植以刑部侍郎兼任諸道鹽鐵轉運使，升任户部侍郎，不久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晋升爲中書侍郎。

初，左軍中尉馬元贄最爲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贄善，至通昭穆，元贄以賜帶遺之。它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既行，詔捕親吏下御史獄，盡得交私狀，貶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忠武、宣武節度使，卒。

當初，左軍中尉馬元贄最受皇帝的寵信，賜給他通天犀帶。而馬植平日裏與馬元贄關係密切，以至聯爲同宗，馬元贄將御賜的通天犀帶贈送給他。有一天在便殿對答時，皇帝認出了這條帶，便責問馬植，馬植驚慌害怕，原原本本地陳述了事情的經過，於是被罷免了宰相降爲天平軍節度使。赴任以後，皇帝下詔拘捕他的親近官屬交到御史臺獄審訊，獲知他私下結交的所有事

實，把他貶爲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起用爲忠武、宣武節度使，死去。

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録其騶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説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説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緘辱收與大學士等，請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事論救，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爲朝長云。

當初，馬植兼任集賢殿大學士，集賢殿校理官楊收在路上與三院御史相遇，不肯迴避，朝長馮緘拘捕了他的車夫加以凌辱，馬植發怒，上奏説道：“開元時，天子在麗正殿賜群臣酒，大學士張説以下的十八人不知誰應首先舉杯，張説由於學士的德行優先他人，自己便與天子一同舉酒。如今馮緘羞辱楊收就同羞辱大學士一樣，請求將他貶斥。”御史中丞令狐綯援引舊例進言營救，宣宗於是置而不問。爲此寫入令條“三館學士不用迴避行臺”，這是從馬植開始的。御史臺的制度規定：三院御史回到御史臺，讓其中的一人作爲朝長。

## 楊收

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爲濠州録事參軍，客死姑蘇。

楊收字藏之，自稱是隋朝越國公楊素的後代，世代居住在馮翊。父親楊遺直，德宗時因向朝廷上書，入仕爲濠州録事參軍，寄居姑蘇并死在那裏。

收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吴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疏眉目，寡言笑，博學强記，至它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

楊收七歲喪父，他守喪就像成人一樣。母親長孫氏親自教授他經書，十三歲通曉經書大義。他擅長詩文，賦詩瞬間可成，吴人稱他爲神童。同鄉人時常前去他家看他作詩，以至擠壞了藩籬，楊收譏嘲道：“你輩無禿角，爲何抵我藩？”賦詩恰如其分大多就像這樣。到成年，身高六尺二寸，寬額深腮，眉目疏朗，很少説笑，博聞强記，對於其他技藝也無不通曉。家裏十分貧窮，由於母親信奉佛教，楊收自幼不吃肉，母親與他約定説：“你能考上進士，就可以吃了。”

涔陽耕得古鍾，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黄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羅蔦附灌木然。”時有安説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弦外，其二云何？”説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説即以黄鍾爲宫而奏之，以少商應大弦，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

涔陽人在耕地時挖出一口古鐘，高一尺多，楊收敲了敲，説：“這是姑洗角。”刮擦乾净以後，發現在鐘口的兩角上刻有銘文，果真如他所説。他曾經説過：“彈琴通曉黄鐘、姑洗、無射這三韵，其他派生的各調，就像羅蔦依附在灌木上一樣。”當時有一位名叫安説的人，以擅長彈琴而著稱於世，并且懂得音律。楊收問他道：“五弦以外，還有二弦是什麽？”安説説：“世傳是周文王、周武王所加上的。”楊收説：“你能演奏《文王操》嗎？”安説就用黄鐘作爲宫音而彈

武弦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説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吕、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吕、黄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黄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黄鍾，而以太蔟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爲宫，黄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宫，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吕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説，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黄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宫。夫旋宫以七聲爲均，均言韵也，古無韵字，猶言一韵聲也。始以某律爲宫，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宫，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宫也。”乃取律次之以示説。説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

奏，用少商弦和着大弦，楊收説：“停！如你所説，少商弦，是武王所加之弦，而文王之時怎能有武王之聲呢?”安説大驚，乘機向他請教樂的本意，楊收説：“樂亡佚已經很久了。上古祭祀天地宗廟，都不用商聲。周人用大吕律歌唱、跳《雲門》之舞來祭祀天神，用太蔟律歌唱、跳《咸池》之舞來祭祀地神。大吕、黄鐘合在一起，就是陽聲之首。而《雲門舞》，是黄帝的樂曲；《咸池舞》，是唐堯的樂曲。在不敢使用黄鐘時，就依次使用太蔟。然而在祭天時，就用圜鐘作爲宫聲，黄鐘作爲角聲，太蔟作爲徵聲，姑洗作爲羽聲；在祭地時，用函鐘作爲宫聲，太蔟作爲角聲，姑洗作爲徵聲，南吕作爲羽聲。始終不用商聲及少宫和少商。這是因爲商聲剛烈而少宫、少商聲低弱，所以要采用正聲，去除繁雜。漢代祭天則用商聲，而祭祀宗廟就不用，是由於認爲鬼神害怕商聲的剛烈。前漢的儒士們受到圜鐘、函鐘之説的迷惑，所以自從創建以後，在郊外祭祀天地、在宗廟祭祀祖宗的音樂，衹用黄鐘一韵。漢章帝時，太常丞鮑業方纔調和十二宫調。調和聲律用七聲作爲均，均就是韵，古代没有韵字，均就如同是説統一韵聲。纔開始用某律作爲宫聲，某律作爲商聲，某律作爲角聲，某律作爲徵聲，某律作爲羽聲。某律是少宫，某律是少徵，也叫作變，叫作比。一韵調成則五聲作爲它的節奏，這就是調和聲律。”於是依次彈奏律來向安説演示。安説時年七十多歲，認爲這些是他從没有聽過的道理，而楊收這時還不到二十歲。

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既假褫褐，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悰表署淮南推官。悰領度支，又節度劍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爲渭南尉、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遷，誼不可先，固辭。植嗟美爲止。復爲悰節度府判官。蜀有可縣，直巂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粳稻。或謂悰計興屯田，省轉饋以飽邊士。悰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

由於哥哥楊假没有擔任官職，楊收不肯應考進士。楊假出仕以後，他纔入京赴考。第二年，考中進士科，杜悰上表朝廷將他任用爲淮南推官。杜悰統管度支，又任劍南東川、劍南西川節度使，他就跟隨杜悰的幕府三次移任。宰相馬植上表朝廷將他任命爲渭南尉、集賢校理，提議將他補任爲監察御史。楊收又因楊假正在外地任職，按照情理自己不應先行升遷，就堅决辭讓。馬植感嘆他的美德而作罷。再次擔任杜悰節度使府判官。蜀有可縣，在巂州西南，地勢寬廣平坦有很多泉水，可以灌溉粳稻。有人向杜悰獻計興

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巂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耶?"乃止。

建屯田，減省轉運軍糧的花費并滿足邊軍的需求。杜悰準備采納這一建議，楊收說："田地可以獲取，而士兵却不可得到。況且那裏地處靠近蠻境的衝要，本來不是中原之地。如今取消西南屯守的軍隊前去那裏墾田耕作，就會使姚、巂一帶兵力薄弱，賊兵就能乘虚而入。假如調集軍隊抗擊賊兵，就會使百姓疲困士兵不滿。假使獲得大豐收，蠻人得以長驅直入，實際上就是資助賊糧，這難道是國家大計嗎?"杜悰於是作罷。

始，周墀罷宰相，節度東川，表其弟嚴掌書記，俄而墀卒，悰辟爲觀察使判官，兄弟并在幕府。未幾，假自浙西判官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還。兄弟同臺，世榮其友。以詳禮學改太常博士，而嚴亦自揚州召爲監察御使。收因建言："漢制，總群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旗常。今旗常因車飾隸太僕，非是。"未及行，以母喪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爲支使。還，拜侍御史。夏侯孜以宰相領度支，引判度支案。遷長安令。

當初，周墀被罷免了宰相，出任劍南東川節度使，上表朝廷將楊收的弟弟楊嚴任用爲掌書記，不久周墀死去，杜悰將他徵用爲觀察使判官，兄弟二人都在杜悰的幕府裏任職。没過多久，楊假從浙西判官升任爲監察御史，而楊收也從西川升任監察御史。兄弟二人同在御史臺任職，世人贊頌他們的友愛。楊收由於深通禮學改任太常博士，而楊嚴也從揚州被召入朝廷擔任監察御史。楊收由於改任新職而建議説："漢朝的制度，統領群官而做出决斷的部門就叫省，分工專管一定事務的部門就叫寺。太常寺，就是分工專管一定事務的部門，是爲了收藏保管天子的旗常旗幟。如今旗常旗由於是車飾而歸屬太僕寺，這樣不對。"没有來得及實行，由於母親去世服喪而免官。守喪期滿，隨從崔鉉在淮南幕府擔任支使。回到朝廷，任侍御史。夏侯孜以宰相統管度支，引進他掌管度支案。升任長安令。

懿宗時，擢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蹶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又峙食泛舟餉南海。天子嘉其功，進尚書右僕射，封晋陽縣男。

懿宗時，多次升任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原先，南蠻自從大中年間以來，火燒邕州，搶掠交趾，朝廷徵調中原人前去屯守，因瘴氣傷害而死亡的有十分之七，交戰不能獲勝，蠻人氣焰越發囂張。楊收建議在豫章招募三萬士兵，設置鎮南軍來抗擊蠻軍。教士兵們全都學會使用踏弩，交戰時一律拉滿發射，蠻人無法招架。還儲備糧食通過航運來供給南海。天子嘉獎他的功績，晋升爲尚書右僕射，封爲晋陽縣男。

既益貴，稍自盛滿，爲夸侈，門吏童客倚爲奸。中尉楊玄价得君，而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實左右之，

在日益顯貴以後，楊收逐漸自滿，追求豪華奢侈，門吏家僮賓客仗勢胡作非爲。中尉楊玄价受到君王的寵信，而楊收與他關係密切，楊收擔

乃招四方賕餉，數干請，收不能從，玄价以負己，大恚，陰加毀短。知政凡五年，罷爲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劾收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它隱盜，明年，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以二小舸趨官。又明年，流驩州，俄詔内養追賜死。收得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即仰鴆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追雪其辜，復官爵。

任宰相，實際上是楊玄价活動的結果，楊玄价便收受各地的賄賂，多次有所請托，楊收不能依從，楊玄价認爲他對自己忘恩負義，極爲怨恨，暗地裏加以誹謗。楊收執掌朝政共五年，被罷相出任宣歙觀察使。他不敢接受兩使的食補貼，衹領取刺史的俸禄，儲存下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彈劾楊收從前任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接受謝禮一百萬錢，還有其他一些隱秘的罪狀，第二年，被貶任端州司馬。手下準備了大船等他使用，楊收拒絶，説："剛貶官而離去，這樣做行嗎?"就乘着兩艘小船赴任。又過了一年，被流放到驩州，朝廷隨即下詔派宦官追上他賜死。楊收接到詔書後謝罪説："身爲宰相没有功績，確實該死。如今衹有一個弟弟楊嚴奉事先人的宗祀，使者能不能給我片刻時間讓我持筆作答呢?"使者答應了他的請求。楊收親筆作書答謝天子，乞求免弟弟楊嚴一死，在自己身後奉祀祖先。他將上書交給使者，當下喝下毒酒而死。皇帝看到他的上書後感到悲傷，於是寬恕了楊嚴。受楊收牽連獲罪流放處死的有十一人。過了三年，朝廷下詔昭雪他的罪名，恢復他的官爵。

子鉅、鏻。鉅，乾寧初爲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侍。鏻至户部尚書。

兒子楊鉅、楊鏻。楊鉅，乾寧初年任翰林學士，隨從昭宗遷都洛陽，官位終於散騎常侍。楊鏻官至户部尚書。

### 楊發

收兄發，字至之，登進士，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謚，詔百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以爲改作主，求古無文，執不可。知禮者韙之。改太常少卿，爲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爲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政聞。朝廷意有治劇才，拜嶺南節度使。承前寬弛，發操下剛嚴，軍遂怨，起爲亂，囚傳舍。貶婺州刺史。

楊收的哥哥楊發，字至之，考上進士科，又考中拔萃科，幾次任官爲左司郎中。宣宗追加順宗、憲宗的尊號，有關官員建議應改製宗廟裏的神主，題寫上新謚號，宣宗下詔交百官討論。楊發與都官郎中盧搏認爲改作神主，查考古書中没有記載，堅決反對。通曉禮儀的人贊同他們的意見。改任太常少卿，出任蘇州刺史，他施政把尊敬長者愛護幼者放在首位。移任福建觀察使，又以善於治理而著稱。朝廷認爲他具有整治繁亂事務的才能，拜授爲嶺南節度使。面臨前任遺留下綱紀鬆弛的局面，楊發治理時强硬而嚴厲，於是軍隊怨恨不滿，發生兵變，將他囚禁在驛站。貶任爲婺州刺史。

假字仁之，仕終常州刺史。收與

楊假字仁之，官位終於常州刺史。楊收與兄

昆弟護喪葬偃師，會者千人。

弟護送他的靈柩到偃師入葬，參加葬禮的有上千人。

**楊嚴**

嚴字凜之，舉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而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及嚴五人皆世胄，起以聞，詔獨收嚴。累遷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收知政，請補外，拜浙東觀察使。收貶，嚴亦斥爲邵州刺史，徙吉王傅。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

楊嚴字凜之，考中進士科。當時王起選取應考士子三十人，而其中的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及楊嚴五人都出身於官僚人家，王起上報朝廷，朝廷下詔僅録取楊嚴一人。多次升任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楊收執政，他請求改任外官，任浙東觀察使。楊收被貶官，楊嚴也遭貶斥任邵州刺史，移任吉王傅。乾符年間，以兵部侍郎掌管度支，死去。

子涉、注。

兒子楊涉、楊注。

**楊涉**

涉，昭宗時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禍。

楊涉，昭宗時官至吏部侍郎，哀帝時晉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爲人莊重講究禮法。當時賊臣專横傲慢，王室殘敗衰落，賢人大多遭受禍害。楊涉接到任命，與家人哭泣，對兒子楊凝式說："世道混亂至極，我身陷羅網而不能脱離，將遭大難，災禍還要連累到你。"然而由於他謙遜恭敬，最終免於禍難。

注爲翰林學士。涉已相，辭内職，爲户部侍郎。

楊注爲翰林學士。楊涉擔任宰相以後，他辭去了内廷的職位，任户部侍郎。

**路巖**

路巖字魯瞻，魏州冠氏人。父群，字正夫，通經術，善屬文。性志純潔，親歿，終身不肉食。累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文宗優遇之。居循循謙飭，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雖褐衣之賤，待以禮，始終一節。

路巖字魯瞻，是魏州冠氏人。父親路群，字正夫，通曉經學，善作詩文。心性純潔，父母死後，他終身不吃肉。歷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受到文宗的特殊禮遇。任職時恭順謹慎，如同不是身居權要的人一樣。所交往的人，即使是地位低微的平民，也以禮相待，始終如一。

巖幼惠敏過人，及進士第，父時故人在方鎮者交辟之，久乃答。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爲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

路巖幼年時聰明過人，考中進士科，他父親在方鎮任職的友人往來徵召他，過了很長時間他纔答應。懿宗咸通初年，從屯田員外郎召入翰林院任學士，以兵部侍郎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年三十六歲。擔任宰相八年，晉升至尚書左僕射。

於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暗，且以政委己，乃通賂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

這時朝政敗壞，宰相得以專權。路巖看到天子昏庸，并將政事交給自己，於是收受賄賂，横行不法。不久與韋保衡一同掌權，二人權勢傾動

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侔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惡。俄罷巖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始，爲相時，委事親吏邊咸。會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間言財利，帝召見，則曰："臣願破邊咸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巖親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咸乃與郭籌者相依倚爲奸，巖不甚制，軍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妄給與以結士心。嘗閱武都場，咸、籌莅之，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軍中驚，以有異圖，恟恟，遂聞京師。巖坐是徙荊南節度使，道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須髯，至江陵兩昔皆白。捕誅咸、籌等。巖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天下，時人把他們的黨羽看作牛頭阿旁，比喻像鬼一樣陰險凶惡可怕。二人權勢不相上下便互相爭奪，所以與韋保衡又視若仇敵。不久路巖被罷免宰相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正值蠻人進犯邊境之後，路巖大力安撫整頓，在邛州設置定邊軍，扼守大度水，治所在舊關城，招收壇丁的子弟教習使用兵器，將他們補充進守軍，因此西山八國前來朝見。由於功勞升任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當初，路巖擔任宰相時，將事務交給親信下官邊咸辦理。這時至德令陳蟠叟上奏書希望私下談論財利之事，皇帝召見他，而他說："臣希望破毁邊咸之家，可以資助軍用。"皇帝問他："邊咸是什麼人？"他答道："是宰相路巖的親近從官。"皇帝發怒，貶斥陳蟠叟，從此無人再敢說話。邊咸便與一個叫郭籌的人狼狽爲奸，路巖也不太過問，軍中衹對邊將軍、郭司馬惟命是從，他們隨意頒賞來籠絡士人之心。曾有一次在大廣場上演練軍隊，邊咸、郭籌出席，二人商量事情互相傳看字紙然後燒掉，軍中驚慌不安，以爲他們有反叛的圖謀，人心惶惶，於是傳到了京城。路巖因此獲罪而移任荊南節度使，在就任的路上被貶爲新州刺史，到達江陵，被免去官職，流放到儋州，將家產查抄没收。路巖體格魁偉容貌英俊，鬍鬚漂亮，到達江陵兩夜以後全都變白。邊咸、郭籌等人被拘捕處死。路巖到達新州，朝廷下詔賜死，挖出喉部，呈送有關部門。有人說路巖曾經秘密奏請"三品以上官員犯罪處死以後，要挖出喉部證明已死"。不久這一做法用給了自己。

### 韋保衡

保衡者，京兆人，字蘊用。父慤，宣宗時終武昌軍節度使。

保衡咸通中以右拾遺尚同昌公主，遷起居郎、駙馬都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所愛，而妃有寵，故恩禮最異，悉宫中珍玩貲予之。俄歷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尚主至是裁再期。又進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

韋保衡，是京兆人，字蘊用。父親韋慤，宣宗時官位終於武昌軍節度使。

韋保衡咸通年間以右拾遺娶同昌公主爲妻，遷任起居郎、駙馬都尉。公主是郭淑妃所生，受到懿宗的喜愛，而郭淑妃得寵，所以禮遇最爲特殊，將宫中的珍玩盡情送給了她。韋保衡不久就歷官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娶公主爲妻到這時不過兩年。又晉升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

性浮淺，既恃恩據權，以嫌愛自肆，所悦即擢，不悦擠之。保衡擧進士王鐸第，于籍、蕭遘與同升，以嘗薄于己，皆見斥。逐楊收，傾路巖，人益畏之。主薨，而寵遇不衰。僖宗立，進司徒。俄爲怨家白發陰罪，貶賀州刺史，再貶澄邁令，遂賜死。

弟保乂，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户參軍。而劉瞻等坐主薨見貶者，偕復起。

**盧攜**

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鄭。擢進士第，被辟浙東府。入朝爲右拾遺，歷臺省，累進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翺甥，同位宰相，然所處議多駁。

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宋威、齊克讓、曾衮皆善將，爲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熾結，益不制，乃以王鐸鎮荆南爲諸道都統。攜不悦。是時，黄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因授率府率。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争，相恨詈，繇是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爲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即按關東諸將爲鐸、畋所任者，悉易置。内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

韋保衡生性浮淺，依仗恩寵掌權以後，根據自己的好惡任意用人，喜歡的人當即提拔，不喜歡的人就加以排擠。王鐸是韋保衡應考進士科的主考官，于籍、蕭遘與他同科考中，由於他們曾經瞧不起自己，都受到他的排斥。放逐楊收，傾軋路巖，人們都更加害怕他。公主去世，而天子對他的寵遇并没有減少。僖宗即位，進位司徒。不久被仇家舉告了他隱秘的惡行，被貶爲賀州刺史，再度被貶爲澄邁令，進而賜死。

弟弟韋保乂，從兵部侍郎貶爲賓州司户參軍。而劉瞻等因公主去世獲罪被貶的人，都得以重新起用。

盧攜字子升，祖籍本是范陽，世代居住在鄭。考中進士科，被徵用到浙東觀察使幕府。召入朝廷任右拾遺，歷任臺省，多次進官爲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符五年，晉升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拜授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盧攜姿貌醜陋而語言不純正，與鄭畋都是李翺的外甥，二人同居宰相之位，但在商議事務時意見經常不一致。

起初，王仙芝在河南起事，盧攜上表朝廷説宋威、齊克讓、曾衮都是良將，任用爲招討使。到宋威殺尚君長以後，賊衆相互勾結而勢力强盛，更不可制服，於是朝廷任命王鐸鎮守荆南爲諸道都統。盧攜感到不快。這時，黄巢已經攻破廣州，氣勢十分猖狂，上表朝廷要求任命他爲天平節度使，僖宗下詔讓宰相和百官商議此事。盧攜一貫與高駢關係密切，希望能使他立功，於是固執己見不答應黄巢的請求，又企圖激怒黄巢讓他打敗王鐸，因而衹授任黄巢爲率府率。又順從高駢的建議主張與南詔和親，因而與鄭畋發生争執，互相敵視而責駡，因此被罷免爲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不久任兵部尚書。適逢高駢的部將張璘打敗了叛賊，皇帝又徵召盧攜，以門下侍郎任同平章事。到王鐸失守，命高駢接替他，盧攜立即查明王鐸、鄭畋所任用的關東各將領，全都予以撤换。他在朝内投靠田令孜，而在朝外將軍政事務交托給高駢，取捨予奪全憑自己的好惡。

後病風足蹇，神智瞑塞，事多决於親吏楊温、李脩，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子賓客罷，分司東都，是夜仰藥死。巢入京師，斫棺磔尸於長安市。

子晏，天祐初爲河南尉，柳璨殺之。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咸、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爲之鴟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骴也。

後來患中風足跛，神智不清，事情大多由親信下官楊温、李脩做出決定，賄賂公行。到黄巢攻破淮南時，張璘戰死，忠武軍發生兵變，天下恐慌，人人都歸罪於盧攜，朝廷這纔下詔任命黄巢爲天平節度使。詔書下達時，賊軍已經攻破潼關。第二天，被罷免爲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當天夜裏服毒而死。黄巢進入京城，將他在長安市上破棺碎尸示衆。

兒子盧晏，天祐初年任河南尉，被柳璨殺害。

贊曰：盧攜使王鐸失敗，偏向高駢，叛賊於是席捲咸、鎬而西進，輕而易舉，可説朝廷再没有人了。唐朝將要滅亡，盧攜是亡唐的罪魁禍首，上天藉賊手將他碎尸萬段這是他罪有應得。

# 唐書卷一百八十五

## 列傳第一百一十

### 鄭二王韋張列傳

**鄭畋**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字子佐。爽邁有文，舉進士、賢良方正、書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爲翰林學士，高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任中丞，薦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宰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坐吴湘獄不能直冤，貶循州刺史，死于官。

鄭畋字台文，世系原出於滎陽。父親鄭亞，字子佐。性格豪爽而通文辭，應考進士科、賢良方正科、書判拔萃科，三科全都考中。李德裕任翰林學士，器重他的才能，到鎮守浙西時，徵用到方鎮幕府裏任職。升任爲監察御史，李回任中丞，舉薦他任刑部郎中主管雜事，拜授給事中。李德裕被罷免宰相，鄭亞外任爲桂管觀察使，因在吴湘案件中不能秉公執法審理冤屈而獲罪，被貶爲循州刺史，死在任期内。

畋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爲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父喪免。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綯繼當國，皆怨德裕，其賓客并廢斥，故畋不調幾十年，外更帥鎮幕府。綯去位，始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誣畋罪，不可任郎官，出之。久乃入爲刑部員外郎。劉瞻爲宰相，薦授户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粲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以户部侍郎進學士承旨。瞻以諫迕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褒言，韋保衡等怨之，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

鄭畋應考進士科，當時年紀很輕，主管官員將中第的名籍上呈，武宗懷疑，索取他的試卷親自閱看，方纔批准了奏上的名籍。任宣武推官，因考中書判拔萃科升任爲渭南尉。由於爲父親服喪而免官。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綯相繼執政，他們都怨恨李德裕，李德裕的賓客都被罷免貶斥，鄭畋因而幾乎十年没有升調官職，衹是在地方上歷任方鎮幕府裏的職務。令狐綯去職，方纔擔任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誣告鄭畋有罪，不能任郎官，鄭畋出任外官。很長時間纔召入朝廷任刑部員外郎。劉瞻擔任宰相，舉薦他任户部郎中，召入翰林院任學士，隨即任知制誥。這時正值討伐徐州叛賊龐勛，詔書繁多，鄭畋起草時不加思索片刻而成，富於文采，無不切合機要，時人很推重他。龐勛反叛被平定以後，以户部侍郎進任翰林學士承旨。劉瞻因進諫觸犯了懿宗，賜罷宰相，鄭畋起草的詔書裏有很多贊美的言詞，韋保衡等人怨恨他，認爲他依附臣下欺蒙主上，貶爲

梧州刺史。

僖宗立，内徙郴、絳二州，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時，宰相騶哄聯數坊，呵止行人，畋敕導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史不得擅至宰相府。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没。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荷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封滎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

僖宗即位，内調擔任郴州、絳州二州刺史，以右散騎常侍召回朝廷。依照舊制，中書、門下兩省官員在延英殿輪流奏事時，衹有常侍不能參預。鄭畋上奏建議説應讓常侍列席以便隨時徵詢，皇上下詔批准，於是明文寫進令中。以兵部侍郎進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前，宰相出行時侍衛騎士在前面幾坊遠近的地方吆喝開道，制止行人往來，鄭畋讓手下開路的人衹到前面一百步之處。禁止百官臣僚擅自前去宰相府第。交、廣、邕南的軍隊，過去是從嶺北五道取米運輸供給，運糧的船隻經常損毁沉没。鄭畋奏請將嶺南的鹽鐵事務交給廣州節度使韋荷掌管，每年從海水中煮鹽收入四十萬貫錢，用來購買虔州、吉州的糧米供給安南，取消荆、洪等地的漕運役夫，從此軍糧充裕。後來朝廷任用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王師甫請求兼統軍隊，而每年增加上繳朝廷二十萬貫錢。鄭畋説："韋荷將要立功，而王師甫是用好處來討好朝廷，圖謀奪取韋荷的兵權，這不能准許。"罷免了王師甫。鄭畋再次升任爲門下侍郎，封滎陽郡侯。由於發生星象錯位請求辭職，没有得到允許。

乾符六年，黄巢勢寖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群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即巢机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恃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産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内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

乾符六年，黄巢勢力更加强盛，占據了安南，給朝廷送來文書請求授予自己天平節度使的職位，皇帝讓群臣商議，群臣都請求朝廷暫時授給他節鉞來緩解禍難。鄭畋打算順勢授任他爲嶺南節度使，而盧攜這時正倚重高駢，想要讓他建立戰功，於是説："高駢才幹謀略無與倫比，淮南的軍隊是天下的精鋭，再説各道的軍隊剛剛抵達，爲什麽要放過小小毛賊，而致使天下涣散呢?"鄭畋説："不對。黄巢反叛出於饑荒，他的徒衆是因共同利益糾集在一起的，所以能够在江、淮一帶興盛，發展蔓延遍及天下。國家長期安寧無事，士兵忘記作戰，各地都固守城壘不敢出戰。假如用恩惠寬恕他們的罪狀，如果到了豐年，他的部下思念故土返回家鄉，徒衆一旦離散，黄巢就成案上的肉了，這就是兵法所講的不戰而摧垮敵軍的道理。如今不用謀略來戰勝，而用大軍來恐嚇，我擔心天下的憂患無休無止。"

駢奏："南蠻方强，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靈，不可，即抗論，至相詬嫚。攜怒，拂衣去，裾䍐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召拜吏部尚書。

僕射于琮說："南海因出産珍寶而富甲天下，如果授給叛賊，國庫的收入就會枯竭了。"天子内心也傾向重用高駢，於是同意了盧攜的建議。鄭畋說："天下的安危都交付給我們，而公却倚重淮南而用兵，我不知道將如何收場。"正巧高駢上奏："南蠻勢力正盛，請依照西戎的先例，將公主下嫁。"盧攜又建議依從。鄭畋認爲這樣有損國家威嚴，不能同意，當即激烈反對，以至二人互相謾駡。盧攜發怒，甩着衣襟離去，袖子蘸到了硯臺裏，一怒之下順手把硯臺扔了出去。皇帝由於大臣爭執發生口角，不能爲百官樹立典範，於是將二人一同罷免，以鄭畋任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不久召入朝廷拜授吏部尚書。

明年，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鋭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盗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紩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畋還，蒐士卒，繕器械，浚城隍，使于梁者道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即悉出金帛，請得脱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令示軍中乃去。明日，詔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畋遣子凝績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賊將又至，畋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

第二年，任鳳翔隴西節度使。他招募了五百名精鋭士兵，號稱疾雷將，境内的盗賊不敢活動，一有活動馬上就被抓獲。這時黄巢攻占了東都，他調遣軍隊守衛京城，用家財慰勞出征的官兵，妻子親手縫製軍服送給戰士。皇帝前往梁、洋，鄭畋到斜谷拜見，哭着說："將相誤國，臣請求一死來懲戒無能之輩。"皇帝寬慰他，并說："公要慎重扼守賊軍進軍的要衝，不要讓賊軍向西進軍。"鄭畋說："目前正值艱難憂苦的時期，軍情緊急，臣不可能事事中途報告請示，請求允許臣相機行事，臣决心以死報國。"皇帝說："衹要對國家有利，没有不能做的。"鄭畋返回任所，整訓士兵，修繕器械，治理城防，往來於梁州與鳳翔之間的使者絡繹不絶。不久賊軍的使者來到，衆將領都打算投敵，鄭畋開導勸說而不能説服他們，就拿出所有的金帛，請求放自己離開，但衆將不允許。而敵使將僞赦令向軍中宣示後便離去。第二天，朝廷使者來到，鄭畋召來監軍袁敬柔用叛逆与忠順的道理開導衆將，他們這纔服從命令，刺血立下盟誓。鄭畋派兒子鄭凝績隨從皇帝，朝廷有詔書爲他進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賊將再次前來，鄭畋將他斬於軍中，餘黨幾百人也全都捕殺。升任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他在軍中以朝廷名義拜授官職，於是任命原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

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

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領三萬兵衆前來進

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儒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鋭卒數千當賊，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譟，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禽璠子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寰內尚數萬，無所歸，畋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

攻，鄭畋派唐弘夫設下伏兵等待賊軍。王璠認爲鄭畋懦弱不把他放在眼裏，放縱步兵騎兵擊鼓進軍，鄭畋用幾千名精鋭士兵阻擋賊軍，分散布陣并樹起很多旗幟，登上高處擂響戰鼓，賊軍摸不清官軍兵力多少。還没有整好陣勢，事先埋伏的官軍突然出擊，衆人大聲呼喊，到傍晚時，官軍從四方會集，在龍尾坡展開激戰，斬殺賊兵兩萬首級，死尸堆積了幾十里，繳獲了大量甲胄兵器。王璠逃走，官軍擒獲并斬殺了王璠的兒子，聲威震動了京城。當時在京城周圍各方鎮的軍隊還有好幾萬，無所投歸，鄭畋招延收攬，加以優厚的慰勞安撫。於是與涇原的程宗楚、秦州的仇公遇、鄜延的李孝恭、夏州的拓拔思恭訂約結盟，向各地發布檄文。當時朝廷詔令不能傳出劍門，各地都認爲朝廷衰敗，不能復興，到鄭畋的檄文傳來以後，遠近各地都大爲振奮，各自整訓軍隊一心要建立戰功，紛紛趕往皇帝駐地表示效忠。黄巢大爲恐懼，不敢再圖謀西進了。在這一時刻，假如没有鄭畋，天子就很危險了。皇帝聽到捷報以後説："朕并不完全瞭解鄭畋，儒者竟然如此勇猛！"

弘夫取咸陽，以桴濟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覆。畋數敕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賜御袍犀帶。拜而不賀。

唐弘夫攻打咸陽，用小木筏載着士兵渡過渭水。賊軍設下伏兵佯作撤退，唐弘夫與程宗楚乘勝攻進都門，被賊軍打敗。鄭畋多次告誡他們不要輕率進軍，二人不聽，果然戰敗。鄭畋派鄜、夏的軍隊駐守東渭橋。再次進官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賜御袍犀帶。鄭畋拜謝朝恩而没有慶賀。

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畋出境。既半道，內慚負，即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

行軍司馬李昌言屯駐在興平，他派部下前來要求任命他爲南面都統，隨即帶兵直逼鄭畋的府署。鄭畋没有料到會受到襲擊，登上城頭用好言勸解道："我正要入朝，公能息兵愛民，爲國滅賊嗎？如能，就請守在這裏吧。"於是捨棄軍隊而離去。李昌言自任留後，護送鄭畋出境。在途中，他內心感到羞愧，就上表朝廷聲稱患病而辭職。朝廷下詔授任他爲太子少傅，在東都任職，就留在興元治病。

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畋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軍

第二年，鄭畋被召到皇帝駐地，朝廷授命王鐸統領軍隊，又任鄭畋爲司空、門下侍郎、平章

務一以咨决。興州戍將孫鄴坐贓抵死，畋奏言："方關輔失守，鄴護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舊制，使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滿三十月遷。雖節度兼宰相，亦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内數遷者，畋以爲不可，請："行營節度，繇裏行至大夫，許滿二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興者如故事。"從之。

事，在軍事方面要完全徵詢他的意見後再做出決定。興州守將孫鄴因犯貪贓罪應予處死，鄭畋上奏説："關輔失守時，孫鄴在褒斜護駕有功，請求免於死刑。陳秋兒守衛嵯峨山抵禦賊軍，農民没有荒廢耕作，請求任用他爲檢校散騎常侍并隸屬於奉天軍。"皇帝全都批准。按照舊制，方鎮幕府校書郎以上的官職，任職滿三年後升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任職滿三十個月後升遷。即使節度使兼任宰相，也不敢破例。自從用兵以來，有一年之内幾次升遷的，鄭畋認爲這樣不行，請求："行營節度使的幕僚，從裏行至大夫，滿二十個月再允許升遷；校書郎以上的官職，滿二年纔可上奏升遷。不是用兵的地區依照舊制。"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議。

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内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内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畋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繇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群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績爲壁州刺史，留養。徙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奉天，畋召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飾擢，及畋還葬鄭，表爲請謚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饗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官。

當時田令孜依仗權勢，有求於鄭畋，鄭畋没有答應。陳敬瑄想要以自己的官品位居宰相之上，鄭畋説："外宰相怎麽能論官品呢?"始終不肯使自己排在陳敬瑄之下。田令孜、陳敬瑄時時懷恨在心。叛賊平定以後，皇帝準備返回京城，而李昌言認爲自己因偷襲鄭畋而得到了方鎮節度使職位，如今鄭畋當權，他很不高興。因此這三人相互勾結，而派遣門客上告鄭畋的過錯。皇帝瞭解其中内情，没有理睬他們的指責。鄭畋於是稱病去職，入宫謁見皇帝説："天子車駕東還，要經大散關行幸鳳翔，供應安頓，完全交給李昌言負責，這纔能保平安。臣假如作爲宰相隨行，他將會猜疑刁難，這不是安定反復有異心者的合適做法。臣請求以散官養病。如果群臣還有疑心，望向他們出示臣的奏章，讓他們知道天子與臣没有絲毫的隔閡。"皇帝認爲他確實是真心誠意，於是授任他爲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免了他的宰相。任命鄭凝績爲壁州刺史，留在本州奉養父親。移居龍州，去世，時年六十三歲，追贈太尉。以後皇帝思念鄭畋忠貞盡責，又追贈太傅。鄭凝績幾年以後也死去。當初，李茂貞身爲博野偏將駐守奉天，鄭畋將他召歸到自己的部下，交給他巡邏的任務，禮遇優厚。李茂貞感激鄭畋獎掖提拔的恩德，到鄭畋歸葬於鄭的時候，他上表朝廷請求爲鄭畋追加謚號叫文昭。天復初

年，與李思恭祔祭於僖宗廟庭。又追贈程宗楚、唐弘夫官職。

畋爲人仁恕，姿采如峙玉。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鄭穀者，薰子也，方畋秉政，擢爲給事中，至侍郎。其損怨類如此。巢之難，先諸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鄭畋爲人仁愛寬厚，姿容風度如同聳立的玉石一般。凡是身爲平民時所交往的人，到顯貴以後態度没有絲毫改變。鄭穀，是鄭薰的兒子，在鄭畋執政時，升任爲給事中，做官至侍郎。他不計較私怨就像這樣。黄巢之難，他先於各路軍隊打敗叛賊，雖然没有完成功業，而回到朝廷輔佐天子，運籌帷幄，最終復興了國家。

### 王鐸 王鐐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仕寖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爲世稱挹。拜御史中丞，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繇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韋保衡緣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之。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搢紳賴焉。鐸亦上疏祈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爲宣武節度使。

王鐸字昭範，是宰相王播兄弟的兒子。會昌初年，考上進士科，多次升任爲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將他徵用到西川節度使幕府。咸通年間以後，官職逐漸顯貴，歷任中書舍人、禮部侍郎。選取的人士大多有真才實學，受到世人的稱頌。任御史中丞，以户部侍郎掌管度支。十二年，從禮部尚書進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授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破格拜授爲司徒。韋保衡因受寵幸而任宰相，他當初是經由王鐸而考中進士，所以事奉王鐸十分恭謹。雖然竊取朝廷大權，企圖大舉排斥不依附自己的人，但是由於王鐸主事使他有所顧忌，不能爲所欲爲，士大夫們都有賴於王鐸。王鐸又上疏祈請解職，於是以檢校左僕射，出任宣武節度使。

僖宗初，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盗起，天下跂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群盗。帝即以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晋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敏辨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爲將，分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賊捨廣州，鼓而北，係望風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高駢代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僖宗即位之初，以左僕射將他召回朝廷。當初，王鐸執政時，由於熟悉典章制度，思慮周詳，受到時論的推崇。這時河南盗賊起事，天下都翹足盼望王鐸入朝輔政，加上鄭畋多次上言説他賢能，復任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軍攻破江陵，宋威没有取勝，各路將領都觀望成敗而不進軍，天下大震。朝廷商議設置統帥，王鐸隨即請求親自督率衆將剿滅群盗。皇帝當即任命王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晋國公。他安撫收納流民，招募軍隊，充實兵器甲胄，完善軍事設施。李係，是西平王李晟的孫輩。他機敏聰慧擅長議論用兵作戰，然而實際上并没有什麽才能。王鐸信任他，舉薦他做了將領，分派精兵讓他統領守衛湖南。不久賊軍放棄廣州，大張旗鼓地北上，李係望風没有交戰就潰

敗，王鐸退兵駐守襄陽。爲此朝廷任用高駢取代了他，貶他爲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

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内幸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感慨王室，每入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户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潜自副，鄭昌圖、裴贄、裴樞、王摶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爲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爲監軍，率衛兵洎梁、蜀師三萬壁盩厔，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争欲破賊，故巢戰數蹙。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己，乃構鐸於帝，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危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勛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

不久，將他召入朝廷任太子少師，隨從天子入蜀，拜授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授侍中。又以太子太保任同平章事。當時，征討大計都交付高駢，高駢内心希望禍難頻繁，屢次對朝命傲慢不遜，而遠遠觀望按兵不動。王鐸感慨朝廷衰微，每當入宫議事時，都要抽泣流淚，堅決請求統兵出征。這時是中和二年。於是以檢校司徒、中書令任義成軍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掌管延資户部租庸等使。他便上表朝廷任用崔安潜爲自己的副手，鄭昌圖、裴贄、裴樞、王摶等人在幕府裏任職，用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位節度使擔任將佐，而用中尉西門思恭做監軍，率領衛兵及梁、蜀軍隊的三萬兵馬屯駐在盩厔，向天下發布檄文。此前，各路將領雖已包圍了賊軍，但無人肯率先進兵，王鐸的檄文傳送到以後，號令雷厲風行，士氣大振，争相要打敗賊軍，因而黄巢連戰連敗。宦官田令孜預料賊軍必敗，企圖將戰功竊爲己有，於是向皇帝誣告王鐸，被罷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使返回駐地。王鐸大功將要告成，因遭受誣陷而被剥奪權力，但最終還是乘他的勝勢而使賊陷於困境。幾個月後，收復京城，論功居關東各方鎮之首。四年，改任義昌軍節度使。

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彦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内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王鐸世代顯貴，出出進進衣裝車馬豪華，侍妾衆多。經過魏州時，樂彦禎的兒子樂從訓一心想要奪取他的財産。李山甫，多次應考進士没能考中，投靠了魏州幕府，他幸災樂禍，并怨恨朝中大臣，就用奸計引誘樂從訓，派伏兵在高雞泊搶劫王鐸，王鐸及家屬僚佐三百多人全都遇害。朝廷權勢微弱，不能追查懲治這一冤案，天下人感到痛惜。

弟鐐，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鐐拒之，自督勇士與别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鐐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弟弟王鐐，多次任官做到汝州刺史。乾符年間，王仙芝前來進攻，王鐐抵禦，親自督率勇士與别將董漢勳守衛南、北城門。城被攻占後，董漢勳奮力拼殺戰死，王鐐被貶爲韶州司馬。官位終於太子賓客。

**王徽**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商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詔宰相選可尚主者，或以徽聞。徽本澹聲利，聞不喜，往見宰相劉瑑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瑑爲言，乃罷。從令狐綯署宣武、淮南掌書記，召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徐商罷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不樂外，忍不言。徽自往曰："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喜，表爲殿中侍御史，署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薦知雜事，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爲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易爲奸。徽始用墨，遂絶妄欺。擢翰林學士。

王徽字昭文，是京兆人。考中進士科，任校書郎。沈詢掌管度支，徐商兼管鹽鐵，都將他徵召到使府裏任職。起初，宣宗下詔給宰相讓挑選可以娶公主爲妻的人，有人將王徽報上。王徽原本對名利十分淡泊，聽説此事後感到不高興，前去拜見宰相劉瑑説："王徽我已年過四十，又經常生病，不應被選中。"劉瑑替他説話，這纔作罷。他隨從令狐綯被任用爲宣武、淮南掌書記，召入朝廷任右拾遺。他先後二十多次上書，言詞直截了當而無所迴避，時論大爲推重。徐商被罷免宰相，鎮守江陵，打算上表朝廷將王徽徵用到幕府，又擔心他不願出任外官，就克制自己而没有提出。王徽主動前去説："公賞識我王徽，我怎能不隨從?"徐商大喜，上表朝廷任他爲殿中侍御史，任用爲節度使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舉薦他爲知雜事，晉升考功員外郎。依照舊制，考核官吏的簿册用朱筆注明上下來表示政績的優劣，時間一長容易模糊不清，主事官吏時常竄改作弊。王徽開始用墨筆標注，於是杜絶了欺詐行爲。升任爲翰林學士。

廣明元年，盧攜罷宰相，以徽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黄巢入關，僖宗西狩，冒夜出。徽與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詰朝乃知，追帝不及，墮崖樾間，爲賊所執，迫還，將污以官。徽陽喑不答，以刃環脅，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裂縑書章，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

廣明元年，盧攜被罷免宰相，朝廷任命王徽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天，黄巢攻進潼關，僖宗西行，連夜出京。王徽與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到第二天清晨方纔得知，追趕皇帝没能追上，摔倒在崖畔的樹叢裏，被賊兵俘獲，强迫返回，打算讓他擔任僞官。王徽裝作啞巴没有回答，賊兵用刀頂在他的胸部，他始終紋絲不動。賊讓他返回私第，派醫者護理監視。時間一長，看守的人麻痹大意，於是他逃到河中，撕裂縑帛書寫奏章，派人從小道送到蜀中。朝廷下詔任他爲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

昭義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據潞州。别將孟方立殺廣，因取邢、洺、磁三州貳于己。昭義所隸唯澤一州。帝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守潞，士心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朝議以大臣鎮撫，即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

昭義的高潯與賊軍在石橋交戰，大敗，部將劉廣擅自退回，占據了潞州。别將孟方立殺死劉廣，乘勢奪占了邢、洺、磁三州分屬於自己。昭義的屬州僅剩下澤州一州。皇帝派兵部侍郎鄭昌圖臨時鎮守潞州，軍心大多歸附孟方立，鄭昌圖無法控制。朝廷議定派大臣前去安撫，當即任王徽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任

昭義節度使。是時，李克用亦爭澤潞，徽商朝廷力未能以兵抗之，奉表固辭，詔可。更爲諸道租庸供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光，請赦沙陀罪，令赴難。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徽助爲多，遷右僕射。

昭義節度使。這時，李克用也在爭奪澤潞，王徽思量朝廷方面的力量無法用武力相抗衡，就上表堅决辭讓，皇帝下詔允許。改任諸道租庸供軍使。他乘機勸説行營都監楊復光，請求赦免沙陀的罪責，讓沙陀人趕救國難。當年夏天，沙陀軍隊會合各路軍隊，於是平定了京城，王徽的輔佐之功居多，升任右僕射。

大亂之後，宫觀焚殘，園陵皆發掘，鞠爲丘莽，乘輿未有東意，詔徽充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使。徽外調兵食，内撫綏流亡，逾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即奉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尹。宦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徽不屈勢倖，一平以法，繇是爲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爲少尹，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衆忿，共譖罷徽，令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徽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帝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封琅邪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熅作亂，帝進次漢中。熅逼召徽，以尫廢自言。及熅僭號，迫群臣作誓牒，徽托手弱，卒不肯署。熅平，帝至鳳翔，召徽爲御史大夫，固辭足痺，復拜太子少師。

時逢大亂之後，宫室被焚燒殘破，園陵都遭發掘，長滿荒草，皇帝車駕還不打算東還，下詔命王徽充任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使。王徽從外地徵調軍糧，安撫當地的流亡百姓，一年之後，逐漸使局面好轉，修復宫殿，井井有條，隨即上表請求皇帝東還。又進位檢校司空、御史大夫，并暫代京兆尹。高官顯貴人家競相派人修治府第，侵害百姓，百姓紛紛前來向王徽訴告，王徽不屈從於權勢，完全依法公正裁决，因此受到皇帝左右親近的憎恨，派他們的私黨薛杞擔任少尹，削弱他的權力。這時薛杞正在服喪，王徽上奏阻止他不讓他到府就任。衆人忿恨，一同誣陷罷免了王徽，令他前往皇帝駐地。不久被授任爲太子少師。王徽於是上書稱病辭去官職退居河中，過了一百天被正式免職。皇帝返回京城，重申從前對他的任命，他稱病説不能奉命入朝進謁。宰相惱怒他心懷不滿，將他貶爲集州刺史。時逢皇帝躲避沙陀，出居寶雞。皇帝感念王徽無罪，拜授爲吏部尚書，封琅邪郡侯。還没有到任而嗣襄王李熅反叛，皇帝進駐漢中。李熅强召王徽前去，他聲稱自己麻痹殘廢加以推辭。到李熅非法稱帝時，强迫群臣書寫宣誓效忠的文書，王徽以手部無力作爲藉口，始終不肯署名。李熅被平定以後，皇帝到達鳳翔，徵召王徽爲御史大夫，他以腿部癱瘓爲由而堅决辭讓，又拜授爲太子少師。

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洽，帝顧宰相曰："徽神氣尚强，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失序，吏肆爲奸，補調重複不可檢。徽爲手藉，一驗實之，遂無奸滯。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謚曰貞。

昭宗即位，在便殿召見他，他論説答對詳密周全，皇帝對宰相説："王徽精力還很旺盛，可以任用。"於是又授任吏部尚書。這時，官吏考核選任混亂，主事官員隨意胡作非爲，官職補調重復無法檢查。王徽親手登記在册，一翻檢即可查對無誤，於是消除了作弊并没有拖延。進位右

僕射。大順元年去世，追贈司空，謚號貞。

譜言其先本魏諸公子，秦滅魏，至漢徙關中霸陵，以其故王家，爲王氏。十世祖熙，仕周爲同州刺史，死葬咸陽鳳政原，子孫因家杜陵。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三十餘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族譜上説他的祖先原是魏國的公子，秦滅魏，到漢代遷移到關中霸陵，由於是原來的王族，就成爲王氏。十世祖王熙，在北周擔任同州刺史，死後埋葬在咸陽鳳政原，子孫因而居住在杜陵。曾祖王擇從，兄弟四人，名王易從、王朋從、王言從，都考中進士科。官至鳳閣舍人的有三人，因此被稱作"鳳閣王氏"。從那時起到大中時，考中進士的有十八人，位居臺省刺史太守的有三十多人。王徽有好的聲望，擔任宰相一日而京城發生動亂，所以他的作爲没有什麽值得稱道的。

### 韋昭度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第，踐歷華近，累遷中書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李昌符亂興蒼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即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

韋昭度字正紀，是京兆人。考中進士科，歷任顯貴并接近皇帝的官職，多次升任爲中書舍人。僖宗西行，他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隨從車駕。不久，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帝返回京城後，他任司空。僖宗再次出行山南，返回時停駐在鳳翔，李昌符突然發動叛亂，韋昭度將家人交給禁軍作爲人質，立誓共同討平叛賊，士兵們大受感動，於是平定了李昌符。升任太保，兼侍中。昭宗即位，任中書令，封岐國公。

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爲西川節度使。敬瑄不内，詔東川顧彦朗與建合兵以討，拜昭度兼行營招撫使。乃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曰："毋久閉壘。"敬瑄遣人詈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淹半歲，始拔漢州。建紿昭度曰："公暴師遠出，事蠻夷地，方山東兵連禍結，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還定之。敬瑄小醜，當責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囚敬瑄，自稱留後。罷昭度爲東都留守。

閬州刺史王建在成都攻打陳敬瑄，朝廷任命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拒不接納，朝廷下詔命東川的顧彦朗與王建合兵討伐，授任韋昭度爲兼行營招撫使。於是韋昭度樹起節度使的旗幢節旄巡行城下，勸告陳敬瑄的部衆説："不要再久閉城門了。"陳敬瑄派人指責説："我有免罪的鐵券，是先帝授給我的，爲什麽要違犯呢?"遲延了半年，纔攻下了漢州。王建騙韋昭度説："公率軍遠出征戰，謀取蠻夷之地，而山東正連年戰亂災禍不斷，朝廷不能控制，這纔是心腹大患。公應當立即返回平定那裏。陳敬瑄區區小醜，就責成我王建等人解决好了。"韋昭度相信了他，上奏朝廷請求返回。走了不到一半路程，王建派重兵防守劍門，猛攻成都，囚禁了陳敬瑄，自稱留後。韋昭度被罷官任東都留守。

杜讓能既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爲平章事，進太傅。王行瑜求爲

杜讓能被害以後，韋昭度以司徒、門下侍郎重任平章事，進位太傅。王行瑜請求授任自己爲

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即位，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況行瑜乎?"乃更號尚父。行瑜怨。會用李磎輔政，而崔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爲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磎叶力，此奸人務立黨與，惑上聽，恐事復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闕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而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尚書令，韋昭度反對說："太宗就是從這一職務即皇帝位的，後來的人臣再無人擔任此職。郭子儀有大功，曾經授任，他堅決辭讓而不擔任，何況王行瑜呢?"於是改稱尚父。王行瑜怨恨不滿。適逢朝廷任用李磎爲宰相，而崔昭緯暗中告訴王行瑜說："先前公已經被任爲尚書令，韋昭度反對，如今他又引進李磎與他合作，這個奸人一心要樹立黨徒，迷惑聖上的耳目，恐怕又會出現像杜太尉時一樣的事態。"王行瑜於是與李茂貞多次上書指責朝政。韋昭度感到畏懼，聲稱自己有病，被罷去宰相而任太傅，退休。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聯合出兵進至宫前，上言說韋昭度伐蜀謀算不周，請求將他貶逐。還没有得到答覆，而王行瑜將韋昭度拘押在都亭驛并殺死了他。天子迫不得已，下詔公布他的罪狀。王行瑜被處死後，纔追還了韋昭度的官爵，允許家人收葬，追贈太尉。

## 張濬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脱無檢，泛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横術，以捭闔干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爲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黄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爲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統，奏署都統判官。

張濬字禹川，原是河間人。他生性曠達不拘小節，涉獵書史，喜歡高談闊論，士友們都疏遠并瞧不起他。張濬不得志，便身穿破舊衣服隱居在金鳳山，學習縱横之術，以便迎合時務往來游説權貴而博取功名。樞密使楊復恭遇到了他，將他作爲處士舉薦爲太常博士，晋升度支員外郎。黄巢之亂，他聲稱患病，帶着母親躲進商山。僖宗出京西行，衛士的食物供應不上，漢陰令李康進獻乾糧幾百馱，士兵們都得以飽腹。皇帝感到出乎意料，問道："你怎能想到這一點呢?"他回答說："臣哪裏能考慮到這裏，這是張濬教給臣的。"皇上於是立即將張濬召到駐地，兩次進升爲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統，上奏朝廷任用他爲都統判官。

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强，累召不肯應。濬往説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眙愧謝。濬宣詔已，士按兵默默。濬召將佐至鞠場，倡

這時王敬武在平盧，兵力最爲强盛，朝廷多次召他發兵他都不肯響應。張濬前去游説他，而王敬武已經投賊稱臣，拒不奉迎朝廷使者。張濬指責他說："公爲天子鎮守一方，如今使者帶着詔書來到，不面北跪接而竟敢輕慢，公還不識君臣大禮，怎麽能够統治官民呢?"王敬武感到震驚羞愧而謝罪。張濬宣讀詔書以後，士兵們都沉

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販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邪？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憐公等捨安而陷危也。"諸將雜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即引軍從濬西。擢濬爲會軍使。賊平，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後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

默不動。張濬把將佐們召集到球場上，鼓動他們說："忠義之士應當明察利害。黃巢，不過是販私鹽的匪徒罷了，捨棄天子而臣服於他，有什麽好處？如今各藩鎮爲拯救王室已相繼起兵，公等據有一州之地而坐觀成敗，叛賊平定以後，將到哪裏去安身？如果確實能在這時共同討伐大盜，奉迎天子，博取功名富貴易如反掌。我憐憫諸公棄安而投危啊。"衆將紛紛說道："諫議大夫說得很對！"王敬武當即帶兵隨從張濬西進。朝廷升任張濬爲會軍使。叛賊平定後，以户部侍郎掌管度支。後來僖宗再次出行山南，他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舊掌管度支。

濬始繇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即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稍不平。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强兵。兵强，天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於武功。後與論古今事，濬輒曰："漢、晋之遠無可道，陛下春秋鼎富，天資英特，内逼宦臣，外迫强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

張濬當初是依靠楊復恭而被引進的，楊復恭一度失勢，張濬又轉而投靠田令孜，因此楊復恭對他懷恨在心。到楊復恭任中尉以後，張濬多次受到離間。昭宗即位，楊復恭依仗擁立有功，把持政事，皇帝漸生不滿。當時很多人說張濬富於謀略，擅長籌劃大事，於是又受到任用寵信。皇帝曾詢問他達到天下太平的要計，他回答說："在於强兵。兵力强大，天下就會歸服了。"天子從此一心關注軍事。後來與他談論古今之事，張濬總是說："漢、晋年代久遠不必再說，陛下年富力强，天資傑出，内受宦官威逼，外受强臣脅迫，所以不得安寧。這使臣痛心而泣不成聲。"

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帝幸梁，繇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帥兵爲犄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争："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度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既濬、緯相倡和，帝乃决出師，詔濬爲河東

這時朱全忠威震關東，而安居受殺死李克恭，獻出潞州投歸朱全忠。於是朱全忠與幽州的李匡威、雲州的赫連鐸向朝廷進言說："先帝出行梁州，是由於李克用與朱玫合謀造成的，請求朝廷發兵討伐，我們願率兵作爲策應。"皇帝下詔讓四品以上的文武官員討論，都說："王室不得安寧，即使取得太原，還是不能歸朝廷所有。"張濬固執己見争辯說："先帝時，身遭流離艱難，大半就是因爲李克用、朱全忠互争高低相持不下的緣故。請乘李克用勢力削弱之機加以征討，斷除兩雄争强之勢。"皇帝說："平定黃巢，李克用功居第一。如今乘他陷於危難而討伐，天下人會怎樣說我呢？"拖延了很長時間没有做出决定。孔緯說："張濬的建議是萬代之利，陛下關注的衹是一時之事罷了。臣預料官軍渡過黃河，賊必

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副之，韓建爲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鐸并爲招討使，樞密使駱全諲爲行營都監；以汴甲三千爲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帝置酒安喜樓臨餞，濬飲酣泣下曰："陛下逼於賊，臣願以死除之。"復恭聞不懌，率中尉等餞長樂坂，以酒屬濬，濬不肯舉。是役也，濬外幸成功，而内制復恭，故銜之。

敗無疑。眼下軍中的經費還足以支持幾年，望聽取他的建議不要再遲疑不决了。"張濬、孔緯二人既已一唱一和，皇帝於是就决定出兵，下詔任命張濬爲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任昭義節度使充當他的副手，韓建任供軍使；任命朱全忠、李匡威、赫連鐸同爲招討使，樞密使駱全諲任行營都監；派汴軍甲士三千人作爲帳下衛兵；調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的各部族士兵共計五萬人馬。皇帝親臨安喜樓設酒宴爲他餞行，張濬痛飲一番後帶着醉意落淚説道："陛下受賊逼迫，臣情願以死除賊。"楊復恭聽後心中不快。他帶領中尉等人在長樂坂餞行，向張濬祝酒，張濬不肯舉杯。這次出兵，張濬希望在外取勝，進而在内來解决楊復恭，楊復恭因而懷恨在心。

先是，汴、華、邠、岐兵絶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已戍潞，濬慮汴人遂據有之，乃令揆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護送至軍。會太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揆至長子，爲存孝所禽，汴人亦棄城去。濬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大北，委仗械去。濬斂衆夜遁，比明，軍失太半。存孝進掠晋、絳、慈、隰，其鋒甚盛。濬間道出王屋，奔河清，桴而濟，麾下略盡。全諲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因韓歸範以聞。朝廷震動，即日下詔罷濬爲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繡州司户參軍。全忠爲申請，詔聽使便。濬乃至藍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爲宰相，故濬亦拜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爲相，暮請以兵見。"乃止。

此前，汴、華、邠、岐的軍隊渡過黄河會師平陽。汴軍大將朱崇節已經駐守在潞州，張濬擔心汴州方面乘機把潞州據爲己有，於是命令孫揆分兵急赴潞州，派宦官韓歸範帶着符節護送他到軍中。正遇上太原將領李存孝進攻潞州，孫揆抵達長子，被李存孝俘虜，汴軍也棄城離去。張濬停駐在陰地關，各路軍隊固守平陽。李存孝發兵攻擊，各軍都大敗，丢棄兵杖器械而撤離。張濬收集部衆連夜逃走，到天亮時，軍隊喪失大半。李存孝進兵攻掠晋、絳、慈、隰，兵鋒十分鋭利。張濬抄小路出王屋山，急行至河清，乘船渡過黄河，部下幾乎完全損失。駱全諲服毒而死，韓建逃走。李克用上書請罪，言詞傲慢無禮，讓韓歸範送交朝廷。朝廷震動，當天就下詔書罷免了張濬，任他爲武昌軍節度使，經三次貶職任繡州司户參軍。朱全忠爲他向朝廷申訴求情，朝廷下詔聽任他自便。張濬就到藍田投靠了韓建。到韋昭度死後，重新起用孔緯爲宰相，因此張濬也被拜授爲兵部尚書，兼任天下租庸使。朝廷將重新任用他爲宰相，李克用上言説："如果早上任命張濬爲宰相，晚上就請兵戎相見。"於是作罷。

乾寧中，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疏乞骸骨，還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雖自屏處，然朝廷得失，時

乾寧年間，罷免張濬的租庸使，拜授爲尚書右僕射。他上疏請求退休，升任左僕射而退休，居住在洛陽的長水墅。他雖然隱居，然而朝政的

時言之。劉季述亂，濬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爲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構它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實天復二年十二月。

得失，他時常進言指出。劉季述謀反，張濬徒步趕進洛陽，哭着説服張全義，同時致信各藩鎮，請求他們設法平定王室的禍難。王師範在青州起兵，準備徵召張濬去做謀主，没能成行。朱全忠脅迫皇帝東遷，張濬得知後説："車駕遷都洛陽，就失去大勢了。"這是他明白朱全忠將要篡奪皇位了。朱全忠害怕張濬煽動其他方鎮起兵，指使張全義派牙將裝作强盗在夜間包圍别墅殺死了張濬，并殺光了他全家一百多口人，這是在天復二年十二月。

始，濬素厚永寧史葉彦，彦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彦率士三十人送之，泝漢入蜀，後事王建。少子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吏，必紫極宫玄宗像前致制誥于案，乃出之，示不忘朝廷，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廣陵。

當初，張濬歷來對永寧史葉彦很好，葉彦得知了謀殺張濬的計劃，將這一計劃告訴了張濬的兒子張格。張濬思量難以幸免，父子相對哭泣説："留下就都會被殺死，你不如逃離以便保存我家的香火。"張格跪拜而告辭，葉彦帶着三十名士兵護送他，逆漢水而上進入蜀中，後來在王建手下任職。小兒子張播，從小路逃出前去淮南，投靠了楊行密。當時楊行密可以用朝廷名義任命官員，張播請求每當任命官員時，定要將任命制誥獻到紫極宫玄宗像前的案上，然後再出來宣示，表示不忘朝廷。他并打算爲全家報仇雪冤然而没能實現。死於廣陵。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久矣。孅人柄朝，靡謀不乖。如畋、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爲天下唱，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爲孽豎亂宦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濬以亂止亂，悖繆厥心，悲夫！

贊曰：唐朝末年，繼位之君昏庸，這是上天久已厭惡唐的德運了。小人把持朝政，各種謀劃無不錯亂。像鄭畋、王鐸都是社稷棟梁之材，身逢大亂之世，倡義天下，扶持王室，幾乎達到中興。不久受到奸人亂宦的迫害，不能成就功業。張濬以亂除亂，其心術不正，實在可悲！

#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

## 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顧列傳

#### 周寶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爲魯城令，安祿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希逸爲牙將，每戰，得攻魯城者，必手屠之。歷左贊善大夫，從李洧以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西城防禦使。以徙城事不爲宰相李吉甫所助，以憂死。

周寶字上珪，是平州盧龍人。曾祖父周待選，任魯城令，安祿山反叛時，他率領本縣人抵禦，戰死。祖父周光濟，在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部下任職做牙將，每次交戰，衹要抓獲了曾經攻打魯城的敵兵，定要親手殺死他。歷任左贊善大夫，隨從李洧獻出徐州投歸朝廷。父親周懷義，長於書寫公文，多次升任爲檢校工部尚書、天德西城防禦使。由於遷移城池之事没有得到宰相李吉甫的資助，憂慮而死。

寶藉蔭爲千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侑嘗爲懷義參軍，寶從之爲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歷良原鎮使，以善擊球，俱補軍將，駢以兄事寶。寶强毅，未嘗詘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球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球喪一目。進檢校工部尚書、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號良將。

周寶依靠祖上功業而任千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侑曾做過周懷義的參軍，周寶隨從殷侑成爲他的部將。會昌時，朝廷挑選方鎮有才能的軍將進京擔任宫廷警衛，他與高駢都隸屬於右神策軍，歷任良原鎮使，由於擅長打馬球，二人都被補授爲軍將，高駢把周寶當作兄長。周寶性格剛强堅毅，從不曲意逢迎他人。官職不得進升，自己主動請求以打馬球來拜見皇上，武宗贊賞他的球技，升任爲金吾將軍。由於打球使一隻眼睛失明。晋升檢校工部尚書、涇原節度使。他盡力發展農耕，積聚糧食二十萬斛，被人稱爲良將。

黄巢據宣、歙，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揚州。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群盜所在槃結，柳超據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

黄巢占據宣、歙，周寶調任鎮海軍節度使兼南面招討使。黄巢得知消息，就從采石出兵，攻打揚州。僖宗入蜀，加授檢校司空。當時各地的寇盜們紛紛相互聯結，柳超占據了常熟，王敖占據了崑山，王騰占據了華亭，宋可復占據了無錫。周寶訓練士兵保衛自己的轄地，調發杭州的軍隊駐守在各縣鎮，分爲八都：石鏡都，由董昌

晟主之；於潛都，吴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

統領；清平都，由陳晟統領；於潛都，由吴文舉統領；鹽官都，由徐及統領；新登都，由杜稜統領；唐山都，由饒京統領；富春都，由文禹統領；龍泉都，由凌文舉統領。

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陳晟攻諸，諸以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都，孱不能馭軍，部伍横肆。寶亦稍惑色，不恤事，以婿楊茂實爲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郛署污垣牖去。詔以王藴代載，載留潤州。

中和二年，晋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被封爲汝南郡王。周寶對人温和寬容，喜愛與士人交往，由於京城陷於叛賊之手，他準備趕救國難，大舉招募士兵，號稱“後樓都”。第二年，董昌占據了杭州，柳超從常熟進入睦州，被刺史韋諸殺死。四年，餘杭鎮使陳晟進攻韋諸，韋諸將睦州交給陳晟。周寶的兒子周璵統率後樓都，他軟弱窩囊無力控制部隊，部下胡作非爲。周寶也逐漸沉迷於女色，不管軍政事務，任命女婿楊茂實爲蘇州刺史，賦税繁重，民不聊生。田令孜派趙載取代他，楊茂實拒不受命。周寶上表朝廷請求讓楊茂實留任，朝廷没有批准。他於是毁壞了城垣府署之後離去。朝廷下詔派王藴取代趙載，趙載留在了潤州。

初，鎮海將張郁以擊球事寶。光啓初，劇賊剽崑山，寶遣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叛。王藴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藴嬰城守。寶遣將拓拔從討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衆稍集。寶遣將丁從實督兵攻之，郁走海陵，依鎮遏使高霸，從實遂據常州。及董昌徙義勝軍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宣州賊李君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諧使至江南，負田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孜黨，寶收諧及趙載殺之。

當初，鎮海將領張郁由於擅長打馬球而在周寶部下任職。光啓初年，强盗搶掠崑山，周寶派張郁帶領三百名士兵駐守在海邊，張郁醉酒而反叛。王藴以爲是换防休整的州兵，没有防備，張郁於是大肆劫掠，王藴據城固守。周寶派大將拓拔從前去討伐平叛。張郁在常熟拒守，乘機攻打常州，刺史劉革迎降，張郁的部衆日益增加。周寶派大將丁從實督率軍隊進攻張郁，張郁退到海陵，投靠了鎮遏使高霸，丁從實乘機占據了常州。到董昌調任義勝軍節度使，周寶用朝廷的名義提拔杭州都將錢鏐統管州事。宣州賊李君旺攻占并據守義興。這時，右散騎常侍沈諧出使來到江南，依仗田令孜的勢力，在各州縣横行不法。嗣襄王下令搜捕田令孜的黨羽，周寶拘留并殺死了沈諧和趙載。

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佶爲支使，寶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爲都統，寖不禮寶，寶銜之。帝在蜀，淮南絶貢賦，謾言道浙西爲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顯隙。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

高駢兼任鹽鐵使，徵用周寶的兒子周佶爲支使，周寶也上表朝廷將高駢的侄子徵召到幕府裏任職。高駢任都統以後，逐漸對周寶傲慢無禮，周寶懷恨在心。皇帝在蜀中，淮南斷絶了給朝廷的貢賦，謊稱途經浙西時被周寶搶掠阻截。皇帝知道這是謊言，不信任高駢，從此二人間發生了

曰："高氏欲圖公地。"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不聞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高會時耶？我非李康，不能爲人作功勛欺朝廷也。"駢遣人切讓，寶亦詬絶之。

會部將劉浩、刁頵與度支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叛，寶方寢，外兵格門，火照城中。寶驚出，諭曰："爲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鍔、田倍皆死。浩奉朗領府事。寶至奔牛埭，駢饋以齏葛，諷其且亡也。寶抵于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誚我！"即奔常州依丁從實，召後樓都，無一士至者。

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稜子建徽攻從實，聲言迎寶，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圍常州，從實奔海陵。鏐具櫜鞬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以杜稜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朗，剖其心祭寶，使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殺高霸，而張郁、丁從實皆死。

初，黃巢平，時溥遣小史李師悦上符璽，拜湖州刺史。昭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師悦連和，與鏐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復助之。乾寧三年卒，子彦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將沈攸謂不可，彦徽乃奔揚州。

陳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

公開的矛盾。高駢出兵駐扎在東塘，與周寶約定要西進平定京城，周寶感到欣喜，打算率兵前往。有人説："高氏想要謀取公的地盤。"周寶不相信。高駢派人請周寶與他在金山會見，企圖拘捕周寶，周寶回答説："平時還没有聽説過在邊境上會見，何况主上流離失所，宗廟遭到焚燒羞辱，現在怎能是舉行聚會的時機呢？我不是李康，不能爲他人成就功業而欺瞞朝廷。"高駢派人嚴詞指責他，周寶也以痛駡回敬他并斷絶了與高駢的關係。

這時部將劉浩、刁頵與度支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反叛，周寶正在睡覺，城外士兵交戰，火光照到城中。周寶驚慌而出，訓示説："服從我指揮就是我的兵，否則就是賊寇。六州都是我的軍鎮，我去哪裏不行？"於是從青陽門逃出，士兵大肆劫掠，屬官崔綰、陸鍔、田倍都遇害身死。劉浩推舉薛朗統管府中事務。周寶逃到奔牛埭，高駢送給他切碎的葛麻，譏諷他將要敗亡了。周寶扔到地上説："公有呂用之，大禍就要臨頭了，不要嘲笑我！"隨即逃到常州投靠丁從實，他召集後樓都，没有一名士兵前來。

錢鏐派杜稜、成及攻打薛朗，杜稜的兒子杜建徽攻打丁從實，揚言要迎接周寶，打敗叛賊李君旺，繳獲八百艘船，進兵包圍常州，丁從實逃往海陵。錢鏐用全副武裝來迎接周寶，將他安置在樟亭，不久，殺死了他。不到一個月，而高駢被畢師鐸囚禁。周寶死時，年七十四歲，追贈太保。錢鏐派杜稜駐守常州。文德元年攻下潤州，劉浩逃走，不知到了什麽地方。抓住薛朗，剖出他的心祭祀周寶，派阮結駐守潤州。楊行密殺了高霸，而張郁、丁從實也都身死。

當初，黃巢被平定後，時溥派小史李師悦向朝廷送交黃巢的符璽，被拜授爲湖州刺史。昭宗時，升任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叛，李師悦與他聯合，與錢鏐有矛盾，而與楊行密結好，安仁義進駐潤州，又援助他。乾寧三年李師悦死去，兒子李彦徽接任，要獻出轄地投靠楊行密，部將沈攸反對他這樣做，李彦徽於是逃往揚州。

陳晟占據睦州十八年後死去，弟弟陳詢繼

立，畏鏐忌己，因徐綰亂，與田頵通。鏐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絶鏐，攻蘭溪，鏐使方永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闞晊、陶雅救之，執鏐弟鎰、大將王求、顧全武等。未幾，鏐將楊習攻婺州，詢乃奔楊渥，渥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鏐取其地。

任，他害怕錢鏐忌恨自己，乘着徐綰反叛之機，與田頵互相勾結。錢鏐劃出桐廬隸屬於杭州，陳詢於是與錢鏐絶交，進攻蘭溪，錢鏐派方永珍迎擊陳詢。天祐元年，楊行密派大將闞晊、陶雅援助陳詢，俘獲了錢鏐的弟弟錢鎰、大將王求、顧全武等人。不久，錢鏐大將楊習進攻婺州，陳詢於是投奔了楊渥，楊渥派金師會前去防守。錢鏐攻占衢州時，金師會撤離，錢鏐占據了這一地區。

**王處存**　王郜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爲天下高貲。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奮，累除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遥領興元節度使。

王處存，是京兆萬年人。家族世代隸屬於神策軍，居住在勝業里，是天下的富户。父親王宗，善於追求財利，個人生活奢侈豪華，有僮僕千人，由於資財而顯達，多次授任爲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遥兼興元節度使。

處存自右軍鎮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黄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爲之用。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爲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爲第一。遷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屬大將張公慶會諸軍捕巢泰山，滅之。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處存從右軍鎮使歷任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使，多次升任爲義武節度使。黄巢攻占京城，王處存放聲痛哭，没有等到詔命下達，就從部下分出二千士兵抄小路趕到山南護衛皇上車駕。他對外與王重榮訂約結盟，進兵屯駐在渭橋，而這時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也駐扎在渭北。朝廷下詔命令王處存任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不久任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任京城東面都統。他時常爲國難没有平定而悲痛，談論時總要流淚，軍中贊美王處存的節義，更加聽從他的指揮。他平日與李克用友善，又世代通婚，十次派遣使者前去勸説開導并迎接李克用，終於共同平定了京城。王鐸排次興復朝廷之功，王處存功居勤王舉義第一，李克用功居收城破賊第一。升任檢校司空。又撥兵力三千人馬歸屬大將張公慶會同各路軍隊在泰山圍剿黄巢，消滅了他。晉升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田令孜討王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功，不可改易，摇諸侯之心。"不納，趣上道。軍次晋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内，而重榮拒詔。

田令孜討伐王重榮，改任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他上書説："王重榮有大功，不可改任，以致動摇藩鎮的信心。"没有被接受，而催促他出發赴任。他率軍進駐晋州，刺史冀君武關閉城門不讓他進城，而王重榮拒不接受詔命。

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强，其地勢也，而易定

王處存處理事情善於隨機應變，有大將的器度。幽州、鎮州的兵馬强盛，地勢優越，而易定

介於其間，侵軼歲至。及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修鄰歡，内撫民有恩，痛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軋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謚曰忠肅。

三軍迹河朔舊事，推子郜由副使爲留後，昭宗從之。累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進太保。

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敬攻幽州，以瓦橋濘潦，道祁溝關。郜方與劉守光厚，乃畀叔處直兵擾其尾，令騎將甄瓊章次義豐，而存敬游弈騎已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祁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處直壁沙河，存敬軍河北，挑戰，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大將十五，士死者數萬。存敬收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郜斬親吏梁汶，移書存敬，且請盟。俄而外郛陷，郜以其族奔太原，使處直主留後。全忠亦至，處直辭曰：“弊邑事上未嘗不忠，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攻也。”全忠責何故事克用，答曰：“太原藉兄弟之舊，修好往來，常道也。君苟爲罪，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從孫爲質，上所持節，即獻絹三十萬，具牛酒犒師。存敬取成而還。全忠表處直爲節度留後、檢校尚書左僕射。

郜至太原，克用表爲檢校太尉，卒。處直字允明，天復初爲太原郡

處於這二者之間，年年遭受侵犯。到李匡威得志以後，企圖吞并奪取易定。王處存與相鄰藩鎮精心保持友好關係，對内則用恩惠來安撫百姓，十分謙恭地接待賢士，交好太原作爲自己的後盾，遠近同心。定期演練軍隊，與各藩鎮抗衡，無人能够進犯傾軋。屢次加官爲侍中、檢校太尉。去世，時年六十五歲，追贈太子太師，謚號忠肅。

三軍因循河朔藩鎮的舊例，推舉他的兒子王郜由副使任留後，昭宗認可。多次拜授爲節度使，加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晋升太保。

光化三年，朱全忠派遣張存敬進攻幽州，由於瓦橋關道路泥濘，改道走祁溝關。王郜這時正與劉守光交好，於是派叔父王處直的軍隊從背後騷擾，命令騎兵將領甄瓊章駐扎在義豐，而張存敬的游動騎兵已經來到，邊戰邊退後撤了十多里地，俘虜了甄瓊章。而氏叔琮攻占了深澤，俘虜了大將馬少安，進兵圍攻祁州，殺光了全城人，斬殺刺史楊約，休整軍隊十天。王處直固守沙河，張存敬屯兵河北，向王處存軍挑戰，王處直固守不出。張存敬渡河後方纔迎戰，王處直大敗，損失大將十分之五，士兵戰死的有幾萬人。張存敬收取兵器甲胄裝備戰士，而燒毁了剩餘的部分，乘勝進兵包圍定州。王郜殺掉了親信屬吏梁汶，致書張存敬，而請求結盟講和。不久外郭城失守，王郜帶着家人投奔太原，讓王處直主持留後事務。朱全忠也到達定州，王處直嚴詞説道：“本州奉事朝廷并無不忠，對待鄰藩也没有失禮，不料却受到君的攻打。”朱全忠責問他爲什麽要奉事李克用，王處直回答説：“我方與太原維持着兄弟的舊交，友好往來，是人之常情。君既然以此怪罪，那就請讓我改變主張。”朱全忠答應了他。王處直將堂孫當作人質，交出了所持有的節度使符節，當下進獻三十萬匹絹，置辦牛酒犒勞汴軍。張存敬與他訂約後回軍。朱全忠上表朝廷任王處直爲節度留後、檢校尚書左僕射。

王郜到太原以後，李克用上表朝廷任爲檢校太尉，死去。王處直字允明，天復初年封爲太原

王。

郡王。

**鄧處訥　雷滿**

鄧處訥字冲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逐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戍校徇曰：“天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推頊爲留後，請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當是時，撫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即復置鎮南軍，擢頊節度使，頊悟，不受命。更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爲邵州刺史。

鄧處訥字冲韞，是邵州龍潭人。年輕時隨從江西人閔頊到安南駐防，中和元年返回，路經潭州，驅逐了觀察使李裕，召集各州的守將宣布說：“天下没有平定，如今我與諸君安守州境，以等待天子的詔命，怎麽樣？”衆人表示贊同。於是推立閔頊爲留後，請求朝廷批准。僖宗正在蜀中，派遣使者前來安撫慰問。就在這時，撫州刺史鍾傳占據了洪州，朝廷在商量對策時有人提出要讓二盜相互火并，隨即恢復設置鎮南軍，升任閔頊爲節度使，閔頊明白朝廷的用意，没有接受任命。改任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任鄧處訥爲邵州刺史。

朗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高駢擢滿爲裨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景思獵大澤中，嘯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朗團軍”。推滿爲帥，景思爲司馬，襲州，殺刺史崔翥。詔授朗州兵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落，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先是，陬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鬥，欲殺滿，不克。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衆，操長刀柘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

朗州武陵人雷滿，本來是漁夫，果敢有力。當時武陵各蠻人部落多次反叛，荆南節度使高駢提拔雷滿爲偏將，帶領鎮蠻軍隨從高駢來到淮南。他逃了回去，與同鄉人區景思到大澤中打獵，聚集亡命少年一千人，設置伍長，自稱“朗團軍”。推舉雷滿爲主帥，區景思爲司馬，襲擊州城，殺死刺史崔翥。朝廷下詔授任他爲朗州兵馬留後。年年進犯江陵，焚燒房屋村落，搶劫百姓。不久晋升爲武貞軍節度使。先前，陬溪人周岳與雷滿關係親密，由於打獵時分肉不均而争鬥，想要殺掉雷滿，没能得逞。這時他見到雷滿已經據有朗州，就率領所有部衆直取衡州，驅逐了刺史徐顥，朝廷下詔授他爲衡州刺史。石門峒首領向瓌得知雷滿得志，也聚集夷人幾千人宰牛犒勞衆人，手持長刀柘弩侵犯州縣，自稱“朗北團”，攻占澧州，殺死了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

頊既强大，且治人有恩，哀徐顥窮，率兵納之。向瓌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頊掩其營。周岳羸軍誘戰，頊墮伏中，故大敗。淮西將黄皓殺頊。岳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將入吊。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之兵問周岳罪，奈何？”衆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

閔頊勢力强大以後，就用施加恩惠的辦法來治理百姓，他憐憫徐顥陷於困境，帶兵將他接來。向瓌召集梅山十峒僚阻斷邵州的道路，閔頊襲擊了他的營地。周岳用弱兵誘戰，閔頊陷入埋伏，因而大敗。淮西大將黄皓殺死了閔頊。周岳聽説發生變亂，率輕兵進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鄧處訥得知後哀哭，衆將領前來吊唁。鄧處訥説：“我與諸君蒙受僕射的大恩，如果集合一州的兵力前去討伐周岳向他問罪，可以嗎？”

滿爲援，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

衆將説："很好。"於是整修軍備訓練士兵，過了八年，聯合雷滿作爲援助，攻打并殺掉了周岳，自稱留後。昭宗下詔拜授他爲武安軍節度使。

不三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邵州豪桀蔣勛、鄧繼崇率兵三千斷龍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説勛曰："劉公勇智絶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間。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克，收敗衆以餉軍，公哀鄉兵捍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可得也。"勛謂然。又其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爲勛軍，納之。既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及行，遣請，弗許，勛怒，率鄧繼崇攻湘鄉，取邵州，進壁定勝、武安。建鋒使殷督諸將擊之，殷大敗，走江滸。鄉人夏侯陟教殷以奇兵出迪田，逾澗山，據江爲壁，伏兵于莽，誘勛度江。勛見士未陣，争出鬥，殷分兵襲其壁，麾瀕江軍夾擊，勛大敗。拔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下而建鋒死，殷代爲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

不到三天，正好劉建鋒、馬殷的軍隊來到，攻打澧陵，鄧處訥派遣邵州豪傑蔣勛、鄧繼崇率領三千兵馬截斷了龍回關。蔣勛用牛酒犒勞部隊，馬殷勸蔣勛説："劉公的勇猛智謀無與倫比，術士説他應當在翼、軫星相應的地界興盛。如今他擁有精兵十萬，攻必克，戰必勝，收羅敗兵來補充軍隊，公用鄉兵來守關，這太危險了。不如歸降，可以獲得富貴。"蔣勛認爲很對。而他的部下畏懼劉建鋒殘暴，夜裏丢下甲胄逃走。劉建鋒來到關前説："這是天意啊！"他的兵馬全都使用邵州的旗幟鎧甲急赴潭州。守城的人以爲是蔣勛的部隊，就讓他們進城。入城之後，鄧處訥正在宴飲，被抓獲後處死。劉建鋒答應給蔣勛獎賞，還没有實行，蔣勛派人來請求，劉建鋒不給，蔣勛惱怒，率領鄧繼崇攻打湘鄉，占領了邵州，進兵屯駐定勝、武安。劉建鋒派馬殷督率衆將進擊，馬殷大敗，逃到江邊。同鄉人夏侯陟給馬殷出主意讓他派奇兵從迪田出軍，翻越澗山，依據江水作爲防綫，在草叢中埋伏下士兵，引誘蔣勛渡江。蔣勛看到馬殷的軍隊没有列陣，搶先出戰，馬殷分兵襲擊他的營壘，指揮沿江的部隊夾擊，蔣勛大敗。馬殷攻占了定勝一處營壘，進兵包圍邵州。還没攻下而劉建鋒死去，馬殷代任節度使。蔣勛請和，馬殷拒不答應，終於俘虜并斬殺了蔣勛。

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庾，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魯景仁從黄巢爲盗至廣州，病不能去，以千騎留連州，衆飢，從蔡結求糧，乃相倚杖，與州戍將黄行存誘工商四五千人據連州。郴人陳彦謙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兵四千。零陵人唐行旻乘巢亂，脅衆自防，盗永州，殺刺史鄭蔚，與景仁合從，數遣諜殷虚實，完壘自守。

這時，道州蠻首領蔡結、何庾，衡州人楊師遠各自占據州城反叛。宿州人魯景仁追隨黄巢爲盗來到廣州，因爲生病没能隨軍離去，率領一千騎兵留在連州，部衆飢餓，請求蔡結供應軍糧，於是互相倚仗，與本州守將黄行存引誘工商四五千人占據了連州。郴州人陳彦謙殺死刺史董岳，取出官倉的財物招募士兵，自稱都統，有善戰的士兵四千人。零陵人唐行旻乘黄巢反叛之機，脅迫衆人進行自保，奪取永州，殺死了刺史鄭蔚，與魯景仁聯合，多次派人偵察馬殷的虚實，完善城壘守護自己。

殷遣將李瓊攻永州，殺行旻。李瑭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爲援，久不勝，謀曰："蠻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結、何庾，殷斬之。李瓊出耒陽、常寧，攻郴州，陳彦謙出戰，軍亂不能陣，斬彦謙。進圍連州，魯景仁乘城守，三日不下，夜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

頊字公謹。滿字秉仁。岳字峻昭。行旻字昌圖。

滿不修飭，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没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

子彦威自立。間荆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墟落，數千里無人迹。弟彦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以逐彦威，據江陵。匡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

**陳儒**

陳儒，江陵人。世爲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彦謩方據荆南，紹業憚之，逾半歲乃至。僖宗入蜀，召紹業還行在，以彦謩代節度。彦謩與監軍朱敬玫不平，謀殺之。敬玫覺，先率兵入其府，彦謩方寢，拔劍縋城奔親軍壘，不得入，彦謩曰："而等負我！"俄見害，親屬僚佐皆死。敬玫以少尹李燧爲留後，且誣彦謩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密戒曰："若敬玫可誅，誅之，以爾代而魯琪爲副。"敬玫盛兵出迎，元錫等不敢發而還。復詔鄭紹業爲節度使，逗留不進。

馬殷派遣部將李瓊進攻永州，殺死了唐行旻。李瑭進攻道州，蔡結約請峒獠作爲援軍，李瑭很長時間没有取勝，定計説："蠻人所依仗的，是叢林而已。"於是屯兵在大山川裏，伐山燒林，獠人驚慌而退。就攻占了州城，俘獲了蔡結、何庾，馬殷將他們處斬。李瓊從耒陽、常寧出兵，攻打郴州，陳彦謙出戰，部隊混亂不能列陣，於是斬殺了陳彦謙。進兵包圍了連州，魯景仁登上城墻堅守，李瓊三天没能攻下，夜間放火燒毀城門攻進，魯景仁自殺身死。

閔頊字公謹。雷滿字秉仁。周岳字峻昭。唐行旻字昌圖。

雷滿不拘小節，經常在宴請來使時，將寶器扔進水潭裏，説："這裏是水府，是蛟龍依靠的地方，我能出没水裏。"於是脱光衣服跳入水中，很快就將寶器撈出。多次升任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死去。

兒子雷彦威自立。乘荆南節度使成汭出兵之機，偷襲江陵，進入城裏，焚燒樓船，毁壞村落，幾千里没有人迹。弟弟雷彦恭，勾結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驅逐了雷彦威，占據了江陵。趙匡凝的弟弟趙匡明攻擊雷彦恭，雷彦恭退回朗州。

陳儒，是江陵人。世代擔任衙府裏的重要職位。廣明元年，任用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當時朗州刺史段彦謩正占據着荆南，鄭紹業懼怕他，過了半年纔到任。僖宗入蜀，將鄭紹業召回皇上駐地，讓段彦謩接任節度使。段彦謩與監軍朱敬玫不和，密謀要殺掉他，朱敬玫覺察，搶先帶兵進入段彦謩的府第，段彦謩剛剛睡下，拔出佩劍用繩下到城墻下逃往親軍營壘，士兵們不讓他進入，段彦謩説："你們辜負了我！"隨即被害，親屬僚佐全都被殺。朱敬玫讓少尹李燧任留後，并且編造罪名誣告段彦謩。皇帝派宦官似先元錫、王魯琪前去慰問安撫，私下指示似先元錫説："假如可以誅殺朱敬玫，就殺掉他，由你接替他而讓王魯琪爲副。"朱敬玫以盛大的軍容出迎，似先元錫等人不敢行動而返回。朝廷又下詔讓鄭紹業任節度使，鄭紹業逗留不進。

敬玫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進檢校右僕射。敬玫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既歸，儒告以忠勇橈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衆奔澧州，琮追斬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顓軍。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

朱敬玫任用陳儒統管府事。第二年，升任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晉升檢校右僕射。朱敬玫有凶悍的士兵三千人，號稱"忠勇軍"，十分横暴，陳儒無法控制。起初，鄭紹業的部將申屠琮率兵五千人救援京城，返回之後，陳儒告訴他説忠勇軍干擾政事，申屠琮請求鏟除他們，大將程君從得知此事，率領部衆逃往澧州，申屠琮追殺了一百多人，忠勇軍於是潰散。不久申屠琮又專掌兵權。雷滿三次派兵攻城，陳儒用厚利買通，於是雷滿撤軍。

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滿。師德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逐儒，儒將奔行在，既又劫還，囚之。瓌，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戮幾盡。時以楊玄晦代敬玫監軍，召敬玫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紈綉不可計。瓌見心動，遣卒賊之，敬玫衣黄衣，盜刺其腹死。

淮南大將張瓌、韓師德占據了復州、岳州，自任刺史。陳儒請張瓌代理行軍司馬，韓師德代理節度副使，一同攻打雷滿。韓師德的部隊進入峽中，大肆搶掠後離去。張瓌帶兵驅逐了陳儒，陳儒企圖逃往皇帝駐地，隨即又被劫持回去，關押起來。張瓌，是滑州人，勇悍而殘暴，荆南的舊將幾乎被他殺光。這時朝廷派楊玄晦接替朱敬玫監軍，召朱敬玫返回成都，朱敬玫害怕皇帝追究他從前的罪責，稱病主動辭職。先前他多次殺死大將富商，所以集聚了大量財物，時常晾曬衣物，綾羅綢緞不計其數。張瓌見到後想據爲己有，派士兵去搶奪，朱敬玫身穿黄衣，搶劫者刺中他的腹部殺死了他。

秦宗言來寇，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瓌覺之，殺匡而絶儒食，七日死。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抔而食，號爲"通腸"。疫死者，争啖其尸，縣首于户以備饌。軍中甲鼓無遺，夜擊闔爲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德諲攻瓌，瓌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圍。明年，德諲又至，諸將困于戰，城遂陷，瓌死，人無識者，并尸于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斷瓌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秦宗言前來侵擾，馬步使趙匡企圖護衛陳儒逃出，張瓌發覺，殺死了趙匡而斷絶了陳儒的食物，過了七天被餓死。張瓌堅守了兩年，柴草全都耗盡，每斗米價四十貫錢，用手捧起一顆顆數着而食用，叫作"通腸"。疫病而死的人，他人争相吃掉尸體，將頭挂在門上備作食物。軍中的皮甲鼓面都没有剩下，夜間敲擊門扇來作警戒。秦宗言不能攻下，於是解圍而去。二年，秦宗權派趙德諲攻打張瓌，張瓌向歸州刺史郭禹求救，郭禹率領峽州刺史潘章前來解圍。第二年，趙德諲又前來攻打，諸將因長期作戰而困頓鬆懈，結果城被攻陷，張瓌身死，無人能够辨認，就與其他死者的尸體一同投進井裏。復州長史陳璠跟隨張瓌來到江陵，暗中割下張瓌的首級裝在囊中，逃到京城獻上，被授任爲安州刺史。

## 劉巨容

劉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埇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團練使。

黃巢亂江淮，授蘄黃招討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捍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晸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僞北，巢追之，伏興林樾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鬥一舍，虜獲不可計。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營招討使，累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

巨容明吏治。時僖宗在蜀，公卿多因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爲禁軍所逐，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諲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

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爲吕用之所譖，亡奔襄、漢，駢遣吏捕得。生見巨容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遁襄州，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巨容，夷其宗，生并死。

劉巨容，是徐州人。爲徐州大將。龐勛反叛時，他逃出投歸朝廷，授任埇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造反，攻打明州，劉巨容用筒箭射死了王郢，拜授爲明州刺史，調任楚州團練使。

黃巢禍害江淮，劉巨容任蘄黃招討副使，調任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黃巢占據荆南，劉巨容隨即遷任山南東道節度使以便防禦黃巢，駐扎在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晸與劉巨容守衛荆門關，與賊軍交戰，劉巨容佯裝敗退，黃巢追擊，伏兵從道旁樹林中殺出，賊軍大敗，俘虜賊將十三人，轉戰三十里，抓獲俘虜繳獲戰利品不計其數。黃巢渡江東逃，劉巨容追擊，俘虜敵兵約有十分之八，由於戰功升任檢校禮部尚書。衆將領打算乘勝追擊并斬殺黃巢，劉巨容制止衆人説："朝廷往往虧待臣下，發生危難，不吝惜官位賞賜，事態平定之後就遺忘了，不如留下反賊，作爲富貴的依靠。"衆將領都表示贊同。因此黃巢的勢力再次興盛起來。到攻占兩京之後，劉巨容會合各道的兵馬一同討伐，授任爲南面行營招討使，幾次兼任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

劉巨容精通治理之術。當時僖宗在蜀，很多公卿由於劉巨容的保護而趕到皇上駐地。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被禁軍驅逐，帶領部下東出襄鄧。秦宗權派趙德諲與鹿晏弘的人馬會合攻打襄州，劉巨容不能防守，逃往成都。

當初，揚州人申屠生懂煉金術，高駢將他作爲賓客，他受到吕用之的陷害，逃到襄、漢，高駢派人去抓住了他。申屠生見到劉巨容後説自己有化金的法術，劉巨容把他留下没有送給高駢。田令孜的弟弟逃到襄州，劉巨容拿出黃金向他炫耀。等來到蜀以後，把申屠生藏起來，不讓他的法術流傳，田令孜忌恨他。龍紀元年，殺死劉巨容，滅了他的全族，申屠生一起被殺。

## 馮行襲

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里中。中和初，鄉豪孫

劉巨容的部將馮行襲，是均州武當人，由於有勇有謀而聞名鄉里。中和初年，鄉里的豪强

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隩，以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既度江，吏出迎，伏甲興，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燁，據均州，巨容因表爲刺史。

孫喜聚衆幾千人，計劃攻打州城。馮行襲在江岸彎曲處埋伏下士兵，用一隻船迎接孫喜說："州人盼望將軍已經很久了。顧慮將軍兵多定會搶掠，如果將部衆留在江北，帶輕騎前進，我充當嚮導，州城就能攻下。"孫喜相信了他。渡江以後，官吏出迎，伏兵殺出，馮行襲攻打孫喜，斬殺了他，部衆全都潰散。馮行襲乘勝驅逐了刺史呂燁，占據均州，劉巨容因而上表朝廷任他爲刺史。

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貢道，有劇賊據險劫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扼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即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軍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

皇帝在蜀，均州的西面有長山，正在襄、漢運送貢物的道路上，有股强賊占據險要搶劫貢物，馮行襲剿滅了他們。武定節度使楊守忠上表朝廷任他爲行軍司馬，派他領兵扼守谷口來保障與秦、蜀的交通。鳳翔李茂貞的養子李繼臻據有金州，馮行襲攻下了州城，昭宗隨即授任他爲金州防禦使。這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企圖襲擊京城，途經金、商，馮行襲迎戰并打敗了他，隨即升任爲戎昭軍節度使。朱全忠包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派遣二十名宦官督率江、淮的軍隊經過該州，這時馮行襲剛剛投靠了朱全忠，就把這些宦官全部殺死，收取詔書送給朱全忠。

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爲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隸之。宗朗不能守，焚郭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别將屯金州。行襲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爲隸。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廢戎昭軍。

天祐二年，王建派大將王思綰進攻馮行襲，打敗了他的部隊，本州大將金行全出降，馮行襲逃往均州。王建將金行全收爲義子，改名王宗朗，授任觀察使，把渠、巴、開三州交給他管轄。王宗朗守衛不住，焚燒城邑後離去。朱全忠認爲馮行襲不能抗拒王建，另派别將駐守金州。馮行襲建議將戎昭軍治所遷移到均州，以金州、房州作爲屬州。朱全忠因金州百姓不樂意受馮行襲的統治，派馮恭統管該州，取消了防禦使而撤除了戎昭軍。

### 趙德諲

趙德諲，蔡州人。從秦宗權爲右將，以討黄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啓初，與秦誥、鹿晏弘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悉收寶貲，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遺人纔數百室。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

趙德諲，是蔡州人。隨從秦宗權成爲他的要將，由於討伐黄巢之功授任申州刺史。光啓初年，與秦誥、鹿晏弘合兵進攻襄州，節度使劉巨容逃往成都。秦宗權暫授趙德諲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收繳了所有的財寶物品，留下偏將王建肇防守，剩餘的百姓僅有幾百户。第二年，歸州刺史郭禹前來征討，王建肇開城投降，

納之，奔黔州。德諲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即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王，卒。子匡凝嗣。

自己逃往黔州。趙德諲丢失了荆南，又預料到秦宗權必敗，就獻出全部地盤投靠了朱全忠。這時朱全忠正任蔡州四面行營都統，當即上表朝廷讓他做自己的副手，加忠義軍節度使。秦宗權被平定以後，加授中書令，封淮安郡王，死去。兒子趙匡凝繼承。

### 趙匡凝

匡凝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即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矜嚴盛飾，前後持鑒自照。

全忠之敗清口，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遏使度軫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隨州，執刺史趙匡璘，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匡凝懼，乞盟。

全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洪留之，紳亡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將苛拘爲解，遣兄賢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悦，殺賢，洪懼，驅民趨申州，遂奔行密，麾鼓亘百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從者纔二千人。

趙匡凝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而自任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隨即授任爲節度使，不到三年，由於恩威并重而著名。多次遷任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趙匡凝端莊威嚴注重修飾，時時前後持鏡打量自己。

朱全忠在清口戰敗，趙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的李克用、淮南的楊行密約定合兵攻打朱全忠。這時方城鎮遏使度軫投奔朱全忠，揭發了他們的圖謀。朱全忠送信嚴厲指責他，派氏叔琮進攻唐州，刺史趙匡璠投降。進兵圍攻隨州，俘虜刺史趙匡璘，斬首五千級，攻占鄧州，俘虜了刺史國湘。趙匡凝畏懼，乞求結盟。

朱全忠派親將陳俊、王紳前往氏叔琮軍中，崔洪扣留了他們，王紳逃回。崔洪與楊行密企圖截擊朱友恭的部隊，没有成功。這時河東的賓客伊超出使淮南返回，經過蔡州，也被崔洪扣留，就把他同陳俊一起送往朱全忠處，派部將嚴密監管解送，并派哥哥崔賢前去充當人質，朱全忠放回了崔賢，把崔洪的兒子留在汴州當作人質。朱全忠讓崔賢徵調蔡州士兵二千人出境戍守。將要出發時，大將崔景思不滿，殺死崔賢，崔洪恐懼，驅迫百姓前往申州，於是投奔了楊行密，旗鼓連綿有一百多里。武昌的杜洪出兵阻截，没有趕上，蔡州士兵大多逃亡，跟隨的人衹有二千名。

天祐元年，封匡凝爲楚王。時諸道不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全忠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爲國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𥫗勸絶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汭敗，匡

天祐元年，封趙匡凝爲楚王。當時各道都不向朝廷進貢，衹有趙匡凝年年給天子送繳賦税。朱全忠正圖謀奪取天下，派人來告諭阻止，趙匡凝流着淚説："我身爲朝廷捍禦一方的長官，怎敢有異心！"副使王𥫗勸他斷絶與朱全忠的聯係，朱全忠惱怒，出兵進攻他。弟弟趙匡明在鄧州大敗汴州軍隊，乘此勸説趙匡凝與王建聯合。到荆

凝取江陵，表匡明爲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

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兵，俘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繇陰谷伐木爲梁。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全忠以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二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分其衆爲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南成汭失敗後，趙匡凝占據了江陵，上表朝廷任趙匡明爲荆南節度留後，朝廷下詔拜授爲檢校司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

朱全忠認爲趙匡凝的兵力分散可以乘機圖取，便派楊師厚進攻趙匡凝，自己親率中軍跟進，屯駐在臨漢。趙匡凝派説客前去謝罪，朱全忠將説客扣押起來不讓返回，打敗荆南的救兵，俘虜了荆南的將領。朱全忠沿江南下，楊師厚從陰谷出兵伐木架橋。趙匡凝率二萬士兵在江邊迎戰，大敗，於是縱火焚燒州城，乘孤舟連夜逃奔揚州。楊行密見到他後説："君在鎮所時，將輕車重馬都送給賊，如今兵敗纔來投歸我嗎?"王筠自殺。朱全忠任楊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乘勢進逼江陵。趙匡明也打算投奔淮南，兒子趙承規勸諫説："從前諸葛瑾、諸葛亮兄弟分别在兩國做官，假如要前去揚州，是自己招致懷疑。"趙匡明認爲很對，便前往成都，王建用賓禮接待他，授任他爲武信軍節度使，把他的部衆分爲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朱全忠於是據有了荆南。

## 楊守亮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爲盜。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莒，劫剽洪、饒二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爲假子，以信養於弟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興平軍節度使，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守貞爲龍劍節度使，守忠爲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爲綿州刺史。

初，朱玫取興、鳳州，虢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爲感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閬觀察使席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貞、守忠聞建兵出，拔衆奔綿

楊守亮，是曹州人，原姓訾名亮。與弟弟訾信都追隨王仙芝爲盜。訾亮身高七尺多，面色黧黑如鐵。王仙芝死後，他又奉事徐唐莒，劫掠洪、饒二州。楊復光平定江西，俘獲了他們兄弟，收養爲義子，將訾信收養在弟弟楊復恭家，改名叫守亮、守信。楊復恭收復了京城，楊守亮由於多次出戰有功，拜授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楊守信任興平軍節度使，二人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復恭又讓義子楊守貞任龍劍節度使，楊守忠任武定軍節度使，楊守厚任綿州刺史。

當初，朱玫攻占興州、鳳州，虢州刺史滿存率兵趕赴皇上駐地，收復了這二州，昭宗升任他爲感義軍節度使，多次遷任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與楊復恭的四個義子以及利閬觀察使席儔一同攻打王建。王建的部隊已經包圍了楊晟，分兵進逼楊守厚，軍隊還没有排好陣形就戰敗了。在此之前楊守貞、楊守忠聽説王建的部

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趨閬州。

隊出發，率兵急往綿州，合力一起進攻東川，没能獲勝。王建的部將華洪率領一萬人馬屯駐在綿州郊外，打敗了楊守忠、楊守厚，二人分路而走，收集殘兵急赴閬州。

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劾守亮納叛人，請以鎮兵討之。茂貞自爲興元節度使，以書誚責宰相。帝爲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興、鳳、洋三州，破守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圍之。帝以徐彦若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繼密爲興元節度使。

起初，楊復恭失勢，來投靠楊守亮。而鳳翔的李茂貞、邠寧的王行瑜、鎮國的韓建等人一同指控楊守亮容留叛逆，請求各率本鎮軍隊前往討伐。李茂貞自任興元節度使，致書譴責宰相。皇帝爲此削奪了楊守亮的官爵，隨即下詔命令李茂貞起兵問罪。滿存前來援救而没能到達，率領兵衆進入興元。李茂貞攻占興、鳳、洋三州，在西綫打敗了楊守亮，乘勝進入興元。楊復恭帶着衆義子及滿存投奔閬州。華洪進兵包圍了閬州。皇帝任命徐彦若爲鳳翔節帥，將興元節度使授任李茂貞。李茂貞不肯就任，皇帝便任命他的兒子李繼密爲興元節度使。

俄而洪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趨商山，飢甚，丐食于野，爲邏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己，語建曰："此屬吾養之素厚，無一爲我死，公無費衣食，不如殺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内球于口，帝御延喜樓問反狀，守亮不得語，頷而已。左右白服罪，即執獻太廟，斬獨柳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奔京師，爲左武衛大將軍。

不久華洪攻克閬州，楊守亮等人都脱身而逃，打算北上投奔太原，急急忙忙走到商山中，十分飢餓，在荒野尋求食物，被巡邏的士兵俘獲，押去見韓建。楊守亮看到韓建左右的八百人都曾是自己的部下，對韓建説："這些人我供養他們一貫很好，但没有一人肯爲我而死，公不必再浪費衣食了，不如殺掉他們。"韓建答應。楊守亮又説："望公寬大我，讓我活着去見天子，面陳先人的功業，説不定有一綫希望不予處死。"韓建用囚車將他解送到京城。吏卒用帛捆縛着他，用球堵住嘴，皇帝御延喜樓責問他爲何謀反，楊守亮不能説話，衹是點頭而已。左右報告説他已服罪，當即押到太廟舉行獻俘之禮，在獨柳樹下處斬，把首級挂在市上示衆。楊守厚死於巴州，部下士兵大多投歸了王建。滿存逃到京城，任左武衛大將軍。

## 楊晟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擿使亡去，隸神策軍爲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朱玫遣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守大散關。玫兵攻關，晟數却，戰潘

楊晟，不清楚他的出身。隸屬於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懼他的勇猛，打算殺掉他，侍妾周氏指使他逃走，隸屬於神策軍任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節度使朱玫派遣一萬騎兵與李昌符會合追趕天子，天子於是升任楊晟爲感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防守大散關。朱玫的軍隊攻打關塞，

氏，遂大敗，内外無固志。帝更徙興元，晟西奔，玫取興、鳳二州。晟襲文州，逐刺史，據成、龍、茂等州。

楊晟連連退却，在潘氏交戰，被打得大敗，朝廷内外人心浮動。皇帝又遷往興元，楊晟西逃，朱玫攻占了興、鳳二州。楊晟襲擊文州，驅逐了刺史，占據成、龍、茂等州。

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建，無功引還。且畏建圖己，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謀拒建，掠新繁，焚漢州，又攻東川顧彦暉，爲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食四郊麥，掠民資産。晟假子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開門决戰，大敗，遂約降。建饋十羊，晟曰："以我爲机上肉乎?"不出。建築甬道屬陣以入，斬晟首。

王建進攻成都，田令孜認爲楊晟是從前的部將，與他聯合，暫授爲威戎軍節度使，守衛彭州。楊晟攻打王建，不能取勝帶兵退回。他又畏懼王建來攻打自己，於是與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約定設法共同抗拒王建，劫掠新繁，焚燒漢州，又攻打東川的顧彦暉，被王建的軍隊趕走。王建派王宗裕率領五萬騎兵包圍了楊晟，將城郊周圍的麥子都作了軍糧，搶掠百姓的財産。楊晟的義子楊實帶領八千騎兵投降了王建，王建派奇兵襲擊楊守厚等人，楊守厚等人全都逃走。楊晟開門决戰，大敗，於是提出投降。王建送給他十隻羊，楊晟説："這是要把我當作砧板上的肉嗎?"於是拒不出降。王建修築起甬道連陣而攻進城裹，將楊晟斬首。

晟有仁心，下懷其恩，雖城中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母事之，周請爲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愛將安師建者，勇而有禮，既就執，建顧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三諭不回，乃戮之。

楊晟有仁愛之心，部下感念他的恩德，雖然城中食物吃光，但無人叛離。當初，李昌符死後，楊晟得到了他的侍妾周氏，當作母親來侍奉，周氏請求嫁他爲妻，楊晟堅决推辭，早晚問候探視，然後纔去辦理公務。愛將安師建，勇猛并很看重禮義，被俘之後，王建對他説："你報答楊司徒已經足够了，能投順我嗎?"安師建辭謝説："我誓與司徒同生共死，不忍心再活在世上。"三次勸解而他毫不回心轉意，於是殺死了他。

## 顧彦朗　*顧彦暉*

*顧彦朗*、*彦暉*者，豐州人，并爲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禮之，使子贈賚。稍稍進秩。黄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

*顧彦朗*、*顧彦暉*，是豐州人，同爲天德軍小校。節度使蔡京因他們兄弟二人都有封侯的骨相，每每厚待他們，派兒子給他們送東西。職位逐漸晋升。黄巢禍害長安，他們率兵與其他各路軍隊一同收復了京城。

彦朗遷累右衛大將軍。光啓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劍門，陳敬瑄使吏奪其節，彦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彦朗擅興兵掠西境。僖宗下詔申曉

顧彦朗多次升任爲右衛大將軍。光啓年間，升任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走到劍門，陳敬瑄派人來奪去了他的符節，顧彦朗不能進入劍門關，退守利州。陳敬瑄誣告顧彦朗擅自出兵劫掠西境。僖宗下詔調解讓

講和，乃得到軍。署彥暉漢州刺史。

二人講和，顧彥朗纔得以到達軍中。任用顧彥暉爲漢州刺史。

初，楊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建聞，合溪洞豪酋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即據二州，守亮不能制。彥朗與建雅舊，陰助貲餉。建攻成都，彥朗挾故憾，與并力，道路鄣梗。敬瑄告難于朝，帝詔和解，又敕李茂貞鐫諭。

起初，楊守亮忌恨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打算趕走他。王建得知後，聯合溪洞的首領攻占了閬州，進攻利州，刺史出逃，王建隨即占據了二州，楊守亮不能制服他。顧彥朗與王建往日關係密切，暗中資助他財物軍糧。王建進攻成都，顧彥朗不忘舊恨，與王建合力，阻斷道路。陳敬瑄向朝廷告急，皇帝下詔讓他們和解，又下詔讓李茂貞勸説。

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明年爲節度使。中人送節，爲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彥暉告急于建，建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須再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取。建素有吞噬心，以彥朗與婚婭，久未忍。及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關賦相稽詬，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楊守亮，遣楊子彥戍梓，執建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王公何以見討？君爲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即解縛，使就館，帟幕衾服皆具，更養爲子，改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綿州，守厚走，得彥暉節。時詔已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節度使矣。

這時顧彥朗死去，顧彥暉自行代任留後。第二年任節度使。宦官來送符節，被綿州刺史楊守厚扣留。楊守厚發兵進攻梓州，顧彥暉向王建告急，王建派李簡援救，告誡他説："打敗了賊，乘機一并謀取顧彥暉，就不用再次發兵前去了。"李簡打敗了楊守厚的部隊，顧彥暉聲稱有病而不來，没能解決掉他。王建一向有吞并東川的意圖，由於與顧彥朗有姻親關係，很長時間不忍心動手。到顧彥暉時，則關係更加疏遠，而在邊界雙方徵收關税時互相刁難責駡，王建惱怒。景福元年，王建於是起兵進攻顧彥暉。顧彥暉向楊守亮求救，楊守亮派楊子彥駐守梓州，俘獲了王建大將王宗弼，顧彥暉指責他説："王公爲什麽要來打我？君身爲大將，爲什麽不勸諫？"王宗弼謝罪，當即給他鬆綁，安排他住在館舍，床帳被褥衣物都十分齊全，又收養爲義子，改名叫琛。第二年，王建部將華洪攻破綿州，楊守厚出逃，繳獲了顧彥暉的符節。這時朝廷已下詔晋升顧彥暉爲檢校司空、東川節度使。

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建赴行在。建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即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閬、蓬、渠、通、果、龍、利八州。帝遣中人爲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解，彥暉謀窘，因大略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亦欲爭其地，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華洪率衆五

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促顧彥暉、王建趕赴皇帝駐地。王建率兵二十萬停駐在綿州，隨即指控顧彥暉劫掠輜運，回兵襲擊他。顧彥暉不敢出戰，衹是派人阻塞王建的水路。王建於是攻取了巴、閬、蓬、渠、通、果、龍、利八州。皇帝派宦官爲兩川宣諭協和使。王建接受詔命返回，然而没有停止用兵，顧彥暉無計可施，因而大肆劫略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也想爭奪東川之地，派兒子興元節度使李繼密帶兵援救顧彥暉，以便謀取東川。四年，華洪率五萬人馬進

萬攻彦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彦暉兵，奪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郯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

攻顧彦暉，占領了渝、昌、普三州，扎營在梓州之南，打敗了顧彦暉的部隊，奪取了八百匹甲馬，共交戰五十次，包圍於是嚴密。皇帝又派左諫議大夫李洵勸告停戰，王建拒不受命。皇帝任命嗣郯王李戒丕爲鳳翔節度使，調任李茂貞取代王建，二人都不接受詔命。

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彦暉嘗會諸將堂上，養子瑶尤親信，彦暉以所佩劍號"疥瘃賓"佩之，使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瘃賓。"衆曰："諾。"及圍急，瑶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彦暉顧王琛曰："爾非我舊，可自求生。"指頹垣令逸。彦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諸將皆死，麾下兵猶七萬。

梓州有座鏡堂，以華麗著稱於世，顧彦暉曾在堂上與衆將領聚會，養子顧瑶尤其受到親近信任，顧彦暉將自己所佩名爲"疥瘃賓"的佩劍給他佩上，讓他侍衛左右。他曾對衆將領説："我與公等生死與共，違背者先吃疥瘃賓一劍。"衆將領説："好。"到圍逼危急時，顧瑶請求集合親信宴飲，使衆人能够死在一起。顧彦暉對王琛説："你不是我的舊部下，可以自己設法逃生。"指着塌壞的城墻讓他逃出。顧彦暉親手殺死了妻子兒女，接着自殺，宗族衆將都一同死去，部下的士兵還有七萬人。

初，韋昭度爲招討使，彦暉、建皆爲大校。彦暉詳緩有儒者風，建左右髡髮黥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録笑者皆殺之。私署洪爲東川節度留後。

當初，韋昭度任招討使，顧彦暉、王建都是大校。顧彦暉安詳從容有儒者的風度，王建的左右剃髮刺面像鬼一樣，看見的人無不嗤笑。到這時追查笑的人全都殺掉。自行任用華洪爲東川節度留後。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爲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平黄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爲朱温所翦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爲害也甚矣。

贊曰：《詩經》中説"討擊戎狄，懲罰荆舒"，這是憎恨它們成爲中原的禍害。春秋之時，楚國滅亡了陳國、鄭國，然而最終恢復了它們的宗祀，聖人稱贊此事。王處存平定黄巢，克復京城，功績居於衆將之首。昭宗曾打算遷都襄陽，依靠趙匡凝來保全自己。大體上唐朝廷的屏障，都被朱温消滅，禍害大大超過了夷狄、荆舒啊。



#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 列傳第一百一十二

### 二王諸葛李孟列傳

**王重榮　王珙　王珂**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大和末爲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鹽州刺史。

王重榮，是太原祁人。父親王縱，大和末年任河中騎將，跟隨石雄打敗回鶻，官位終於鹽州刺史。

重榮以父任爲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何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奸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於府，擢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

王重榮因父親的功業而任列校，與哥哥王重盈都因勇武而冠於軍中。升任河中牙將，執掌糾察。當時兩軍士兵違犯夜禁，王重榮拘捕了他們并施以鞭刑。士兵們返回，向中尉楊玄寔訴告，楊玄寔發怒，抓來王重榮斥責他道："天子的爪牙之士，而你一個藩校竟敢羞辱！"他答道："半夜抓住的是奸盜，哪裏知道是天子的爪牙之士！"詳細説明了情況。楊玄寔感嘆道："不是你明辨，我怎麽會知道？"反而將府中的事交托給他，升任右署。王重榮富有權謀，衆人敬畏他，即使主帥也無不對他以禮相待。逐漸升任爲行軍司馬。

黄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内憚重榮，表以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横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脅説都曰："我所詭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裒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絶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絶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悦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潏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

黄巢攻占長安，分兵攻打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抵抗，於是向賊稱臣，但他内心畏懼王重榮，上表請求任他爲副使。當地接近京城，賊徵調斂取苛繁，使者來到的有百餘人，坐在驛站中，要增調士兵，下官無法應付。王重榮脅逼勸説李都道："我之所以玩弄機謀緩解禍難，是因爲外援還没有來到。如今賊聚斂責求日益緊急，又要徵收我們的軍隊來困迫我，這樣下去敗亡就爲時不遠了。請斷絶河橋，據城固守，否則，一旦發生變故將如何控制？"李都説："我方兵少，缺少謀略，與賊絶交，禍事將會臨頭，我願將符節授給公。"他於是投奔皇帝駐地。王重榮便將所有賊使趕出殺掉，并大肆搶掠居民以取悦部下。天子

奉迎。潏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潏吏，趣具騎，潏即奔還。重榮遂主留後。

派前京兆尹竇潏從小道前來慰問他的部隊，并下詔命令他接替李都。王重榮率官屬奉迎。竇潏來到後，大宴士兵，高聲說："天子命大臣守衛一方，誰敢把他趕走？向我報告首惡者。"衆人無人敢回答。王重榮佩刀登上臺階說："首謀者，就是我，還要找誰？"用目光示意竇潏的屬吏，催促備辦馬匹，竇潏立即奔還。王重榮於是主持留後。

賊使健將朱温以舟師下馮翊，黄鄴率衆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即拜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以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温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温，温懼，悉鑿舟沈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温武鋭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

賊派勇將朱温帶水軍從馮翊順水而下，黄鄴率軍從華陰出兵合攻王重榮。王重榮激勵兵衆，與賊軍大戰，打敗了賊軍，賊丢棄糧食器械四十餘船。隨即被拜授爲檢校工部尚書，任節度使。當時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領陳、蔡軍隊一萬人屯駐在武功，王重榮與他聯合，在華州攻打賊將李詳，俘虜了他并把他示衆。賊派尚讓前來攻打，而朱温率精兵爲前鋒，在西關門打敗了王重榮軍，順勢出兵夏陽，掠奪河中漕米數十船。王重榮挑選三萬士兵攻打朱温，朱温畏懼，將所有船隻鑿沉在河中，然後獻出同州投降。楊復光準備殺掉他，王重榮說："現在正招降賊，罪狀一概不問。况且朱温勇猛可用，殺他不祥。"上表請求任他爲同華節度使。立即下詔任他爲河中行營副招討使，賜名全忠。

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掎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己。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加檢校太傅。

黄巢丢掉了二州，大怒，親自率精兵數萬人屯駐在梁田。王重榮駐軍華陰，楊復光駐軍渭水北，夾擊賊軍，賊軍大敗，俘獲賊將趙璋，黄巢中流箭而逃。王重榮軍死亡消耗也相當。他擔心黄巢兵勢重振，十分憂慮，與楊復光計議，楊復光説："我家世代與李克用共患難，此人忠不顧禍，死義如己。如果向他求兵，事無不成。"於是就派遣使者約他聯合。李克用派陳景斯統兵從嵐、石趕赴河中，親自率軍隨後而來，於是平定黄巢，收復了京城。因功授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多次加授爲檢校太傅。

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擄鹽池之饒。于時巨盗甫定，國用大要，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

宦官田令孜惱怒王重榮占有了鹽池的豐厚收益。當時大盗剛剛平定，國家需用極度缺乏，諸軍没有供給來源。而田令孜任神策軍使，建議請將二池交鹽鐵使管轄，補助軍費。王重榮不答

"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于有司，則斥所餘以澹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兖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詒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僞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玫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

應，上奏說："按照舊制，每年輸送三千車鹽給有關部門，而放出剩餘滿足本軍所用。"天子派使者傳旨說服，王重榮拒不聽從。田令孜改任王重榮爲兖海節度使，讓王處存接替他，下詔李克用率軍援助河中。王重榮上書指控田令孜離間方鎮。田令孜派邠寧朱玫進討，駐兵沙苑。王重榮致書李克用，并說："接奉密詔，等公來到，讓我設法對付您。這是田令孜、朱全忠、朱玫迷惑皇上。"并向他出示僞造的詔書。李克用正與朱全忠有矛盾，相信了他的話，請求討伐朱全忠及朱玫。皇帝幾次下詔調解。李克用會同河中軍在沙苑交戰，朱玫大敗，逃往邠州。神策軍潰散返回京城，進而大肆搶掠。李克用乘勝西進，天子奔往鳳翔。

俄嗣襄王煴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縑十萬，願討玫自贖。崇望還，群臣皆賀。重榮遂斬煴，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植大木河上，内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推立重盈。

隨後嗣襄王李煴竊據帝位，王重榮拒不接受僞命，與李克用謀劃保護王室。楊復恭接替田令孜統領神策軍，從前與李克用友善，派諫議大夫劉崇望携帶詔書傳達天子的旨意，兩人聽命，當即進獻縑十萬匹，表示願討伐朱玫來贖過。劉崇望返回，群臣紛紛慶賀。王重榮於是斬殺了李煴，長安重歸平定。然而他性情殘酷，常用斬刑，很少寬免。他曾在河旁樹起大木，内設機關，有觸犯自己的人，就放在大木上，啓動機關人就都被淹死。他曾經羞辱部將常行儒，常行儒懷恨在心，光啓三年，帶兵夜間攻打府署，王重榮出逃，到天亮時被殺，部下推立王重盈。

重盈前此已歷汾州刺史。黄巢度淮，擢陝虢觀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即拜節度使。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事，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郡王。父子兄弟相繼帥守，而從子蘊亦爲忠武節度使。

此前王重盈已任汾州刺史。黄巢渡淮河，他升任陝虢觀察使。王重榮據有河中，他三次升任爲檢校尚書右僕射，隨即拜授節度使。不久，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到接替王重榮時，他留下長子王珙統管節度事，進入河中殺死了常行儒，軍中重新安寧下來。昭宗即位，進位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郡王。父子兄弟相繼任節度使刺史，而侄子王蘊也任忠武節度使。

乾寧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推爲留後。珙與弟絳州刺史瑶争河中，上言："珂本家蒼頭，請選大臣鎮河中。"又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遣使請婚於

乾寧二年，王重盈死去，軍中因他哥哥王重簡的兒子王珂過繼給了王重榮，於是推立他爲留後。王珙與弟弟絳州刺史王瑶争奪河中，上言朝廷說："王珂本是家中的奴僕，請選派大臣鎮守河中。"又致書朱全忠論説此事。王珂發急，便

李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爲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王行瑜、李茂貞，曰：“珂不受代，且晉親也，將不利於公。”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珙。詔曰：“吾重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怒，使其弟行約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氏，獲其將李璠。

派使者去向李克用請婚。李克用向天子舉薦他，天子允許他繼任鎮守河中，但仍派崔胤任河中節度使。王珙又對王行瑜、李茂貞誣陷王珂，說：“王珂不接受代換，而且是晉的姻親，將對公不利。”王行瑜等人約韓建一同舉薦王珙。皇上下詔說：“我已鄭重授任王珂了。王重榮有大功，不能廢黜。”王行瑜惱怒，派他的弟弟王行約攻打王珂，李克用派李嗣昭援救，在猗氏打敗了王珙，俘獲了他的部將李璠。

三鎮銜帝之却其請也，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吉王，固請授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三鎮，瑤、珙兵引去。克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

三鎮怨恨皇帝拒絕他們的請求，聯合發兵進犯京城，企圖廢黜皇帝、殺掉執政大臣而立吉王爲帝，執意請求授任王珙爲河中節度使。李克用聽說後大怒，率軍討伐三鎮，王瑤、王珙帶兵撤離。李克用攻克絳州，斬殺王瑤而屯兵渭水北，在朝邑打敗王行約。

行約走京師。弟行實在左軍，共説樞密使駱全瓘，謀挾帝幸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也。欲以兵劫全瓘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噪承天門街，帝登樓喻和之，繼鵬怒，輒射帝，縱火焚門，帝率諸王及衛兵戰，繼鵬矢及帝胄，軍乃退。帝出幸定州將李筠軍，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啓夏門，次于郊。兩軍憚鹽州兵鋭，各走其軍。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没唐石”，惡之，徙石門。民匿保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飴漿，帝駐馬爲嘗，民皆流涕。既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劉光裕還京師。

王行約逃到京城。弟弟王行實在左軍，一同勸說樞密使駱全瓘，陰謀挾持皇帝前去邠。右軍李繼鵬將此事報告了中尉劉景宣，這二人是李茂貞的同黨，企圖用兵脅迫駱全瓘等人，請皇帝前去鳳翔。兩軍聚集在承天門街爭鬥喧鬧，皇帝登上門樓勸導使他們和解，李繼鵬發怒，就放箭射皇帝，放火焚燒城門，皇帝率領諸王及衛兵與他交戰，李繼鵬的箭射中了皇帝的頭盔，這纔撤軍。皇帝出行來到定州將李筠的軍中，嗣延王李戒丕、嗣丹王李允率鹽州六都兵隨從皇帝出啓夏門，停駐在郊外。兩軍畏懼鹽州兵勇猛，各自收兵。皇帝停駐在莎城，百官隨後來到，士人百姓跟隨的也有好幾萬。皇帝打算進入山谷中自守，因山谷有“没唐石”，厭惡這個地名，遷移到了石門。百姓藏身在山谷之間，皇帝每次外出，就有人進獻飲食，皇帝停馬品嘗，百姓都傷心流淚。隨後派遣嗣薛王李知柔及劉光裕返回京城。

克用遣使者奔問行在，帝因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鐇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之逼，復使嗣延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乃壁渭北，進營渭橋。於是行瑜壁興平，茂

李克用派遣使者趕來皇帝駐地問候，皇帝因而下詔命李克用、王珂發兵急赴新平，又下詔命涇州張鐇會同李克用軍以控扼岐陽。李克用在河中没有出動，皇帝擔憂李茂貞逼迫，又派嗣延王李戒丕用御服玉器賞賜給他，督促他出兵西進，李克用於是在渭北扎營，進駐渭橋。此時王行瑜

貞壁鄠。行瑜兵數却，茂貞懼，斬繼鵬，傳首以謝。繼鵬姓閻名珪，左神策軍拍張人，爲茂貞養子云。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爲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天子還宫。詔以騎三千戍三橋。

屯駐興平，李茂貞屯駐在鄠。王行瑜軍連連退却，李茂貞畏懼，斬殺了李繼鵬，送來首級謝罪。李繼鵬姓閻名珪，是左神策軍的雜技藝人，爲李茂貞的養子。皇帝下詔削奪王行瑜的官爵，任命李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王珂任糧料使。李克用派兒子李存貞請天子還宫。皇帝下詔派騎兵三千人守衛三橋。

帝既還，加珂檢校司空，爲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珙，珙戰數北。珙任威虐，殺人斷首置前，而顔色泰定，下恐，不敢叛。然稍弱，無鬥志。光化二年，爲部將李璠所殺，自爲留後，詔代珙節度。又失衆，凡五月，爲牙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更名友謙。

皇帝回宫後，加授王珂爲檢校司空，任節度使。李克用將女兒嫁給他爲妻，王珂親自到太原迎娶。李克用派李嗣昭協助守衛河中，并進兵攻打王珙，王珙屢戰屢敗。王珙肆行暴虐，殺人將首級擺放在面前，而神色自若，部下感到恐懼，不敢反叛。然而士氣逐漸低落，没有鬥志。光化二年，王珙被部將李璠殺死，李璠自任留後，皇上下詔委任他接替王珙做節度使。他又失去人心，過了五個月，就被牙將朱簡殺死，獻出此地投靠了朱全忠，朱全忠上表請求授他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名友謙。

珙殺給事中王柷等十餘人，幕府遭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刳斫以逞。柷者，故爲常州刺史，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陜，珙謂且柄任，厚禮之。柷鄙其武暴，不降意。既宴，盛列珍器音樂，珙請於柷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柷不答。珙勃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珙死，贈太師。詔陜州冤死者，有司弔祭，存問其家。

王珙殘殺了給事中王柷等十餘人，幕府遭殺戮羞辱的人爲數衆多，人如犯下過失往往被他隨意屠殺。王柷，原是常州刺史，避難江湖，皇帝聽説他性情剛直，以給事中徵召他入朝，途經陜，王珙認爲他將要掌權，對他厚禮相待。王柷鄙視他的强横暴虐，不願降低身份來應酬他。王珙爲王柷設宴，大舉陳列珍器音樂，王珙請求王柷説："我今日如能身爲公的子弟，就是公莫大的恩賜。"三次請求，王柷都没有理睬他。王珙忿然説："天子徵召公，公不可在這裏停留。"於是罷宴。派遣手下在途中殺死了王柷，并殺光了他的家人，把尸首拋在河中，以淹死而奏報朝廷。皇帝不能追究。王珙死去，追贈太師。下詔在陜州冤死的人，由有關部門弔祭，安撫慰問家人。

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諷荆、襄、青、徐等道請己爲都統以討行密，帝猶違未報；而珂與太原、鎮定等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繇是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也。帝爲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色，屢陳討賊

當初，朱全忠攻打楊行密不能取勝，指使荆、襄、青、徐等道奏請朝廷任自己爲都統來討伐楊行密，皇帝猶豫不決没有答覆；而王珂與太原、鎮定等道也奏請加授楊行密爲都統以討伐朱全忠，於是對雙方的奏請都壓了下來，爲此朱全忠始終忌恨王珂。皇帝被劉季述廢黜，王珂義憤

謀。既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强，不敢加兵。及王鎔詘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以兵數萬度河，由含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晋州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絪戍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即劾珂交構克用，爲方鎮生事，不可赦。珂乞師太原，爲絪所迮，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疑，而朱公不顧約，以攻弊邑。弊邑亡，則邠、岐非君所保，天子神器斂手付人矣。宜與華州韓公出精鋭固潼關，以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爲捍守。蒲，請公自有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

見於辭色，多次陳論討賊的計謀。皇帝復位以後，他率先進獻土産，皇帝很倚重他。而朱全忠因李克用正兵强馬壯，不敢發兵征討。等到王鎔屈服，攻克定州，而李克用軍受挫，朱全忠就對部將張存敬説："王珂依仗太原之勢輕視怠慢我，你帶條繩子去把他給我捆來。"張存敬率領數萬人馬渡河，從含山進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晋州刺史張漢瑜都投降，留下何絪駐守。他進兵攻打王珂，朱全忠率軍跟進，隨即上奏朝廷指控王珂勾結李克用，在方鎮中肇事，不能寬赦。王珂向太原求兵，受到何絪的阻截，不能前進。王珂急忙讓妻子致書李克用説："賊軍攻打我，我朝不保夕將被俘虜，要到大梁討飯吃了。"李克用答覆他説："道路阻斷，前往救援定會同遭敗亡，你不如歸順朝廷。"王珂走投無路，派使者通告李茂貞説："皇上剛復位時，下詔讓藩鎮不要相互猜疑，而朱公不顧約定，進攻弊地。弊地滅亡，則邠、岐也不能爲君所保有，天子的寶位就要拱手送人了。應當與華州韓公調發精鋭固守潼關，以顯揚兵勢。我不才，望公能賞給我西方土地，讓我爲公護衛駐守。蒲州，請公自己據有。關西安危，國運長短，在公此舉了。"李茂貞没有答覆。

珂益蹙，會橋毁，潛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爲用者。牙將劉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請斷臂自明。"珂出，問計所宜，答曰："若夜出，人將争舟，一夫鴟張，禍繫其手。如旦日，以情諗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否則召諸將行成以緩敵，徐圖所向，上策也。"珂然之。明日，登城語存敬曰："吾於朱公有父子歡，君姑退舍，須公至，吾自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印内存敬軍，豎大幡城上，遣兄璘與諸將樊洪等見存敬。存敬解圍而戍以兵。

王珂越發困迫，這時橋已毁壞，他暗中備船準備逃跑，夜間通告守兵，無人肯爲他效力。牙將劉訓來到他寢處門前，王珂疑心發生事變，呵斥他，劉訓解開上衣説："假如有懷疑，我願砍斷手臂來表明自己。"王珂出見，問他有什麽妙計，他答道："如果夜間出行，衆人將會搶先登船，若有一人狂妄生事，就會一手造成大禍。如果等到明天天亮以後，用情義來勸説軍中，應當有人樂於跟從，假如可以就登船出發，假如無人贊同就召集衆將求和來緩解敵軍的圍攻，從容考慮去向，這是上策。"王珂同意了。第二天，他登上城墻對張存敬説："我與朱公有父子之誼，君暫且後撤，等到朱公來到，我自會聽命。"於是拘捕了太原方面的將領并把節度使的符印交到張存敬軍中，在城上豎起大幡，派哥哥王璘與諸將樊洪等人面見張存敬。張存敬解圍而派兵留

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爲甥舅，德其全己，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忘誓言，過重榮墓，僞哭而祭。次虞鄉，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見，黄泉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敬守河中，舉珂室徙于汴。後令入覲，遣人賊之於華州。

守。

朱全忠從洛陽來到。朱全忠，是王家的外甥，當初他背棄逆賊奉事王重榮，約爲甥舅，感激王重榮保全了自己，指着日月發誓説："如果我得志，凡王家人我都要奉事。"到這時，他忘記了誓言，經過王重榮墓，他假意哀哭而舉行祭奠。停駐在虞鄉，王珂準備用面縛牽羊之禮來見他，朱全忠回答道："舅父之恩，没有一天忘記。君如用亡國之禮來見我，黄泉下的人將會怎樣説我?"王珂出迎，握手落淚，二人并騎進城。過了十多天，派張存敬駐守河中，將王珂全家遷往汴州。後來令他入朝覲見，派人在華州刺殺了他。

自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從王重榮傳到王珂，先後二十年。

**諸葛爽**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爲縣伍伯，令笞苦之，乃亡命，沈浮里中。龐勛反，入盗中爲小校。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湯群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李琢討沙陀於雲州，表爲北面招討副使。徙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

諸葛爽，是青州博昌人。在本縣做差役，受到縣令的棍打不堪忍受，於是逃亡，在鄉里流浪。龐勛反叛，他加入盜賊中做小校。龐勛窮途末路，他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湯群投歸朝廷，多次升任爲汝州防禦使。李琢到雲州討伐沙陀，上表任他爲北面招討副使。移任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

黄巢犯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僞署河陽節度使，代羅元杲。元杲者，本神策將，狀短陋，倚中官勢，剽財輸京師，凡巨萬，人怨之。爽至，募州人戰，衆不從，相率迎爽，元杲奔行在。爽間道奉表僖宗以自明，詔拜節度使。李克用援陳許，道天井關。爽懼，不肯假道，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趨汝、洛。

黄巢進犯京城，皇上下詔令他率領代北行營的軍隊到内地防衛，進抵同州，投降了賊寇，被任用爲僞河陽節度使，代替羅元杲。羅元杲，原來是神策軍將，形貌矮小醜陋，依仗宦官的權勢，搜刮財物運往京城，達成千成萬，百姓都痛恨他。諸葛爽來到時，他招募本州百姓出戰，無人服從，紛紛迎接諸葛爽，羅元杲逃往皇帝駐地。諸葛爽派人抄小路奉表進呈僖宗表明心迹，皇上下詔拜授他爲節度使。李克用救援陳許，取道天井關，諸葛爽感到畏懼，不肯借路，出兵駐守在萬善。李克用從河中急赴汝、洛。

爽累授京師東南面招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温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温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至脩武，爲魏博韓簡擊敗之，不敢

諸葛爽多次授任爲京師東南面招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温爲叛賊防守同州，諸葛爽率輕兵入城，朱温放倒旗幟設下伏兵等候。諸葛爽以爲賊軍逃走，士兵脱下鎧甲到房舍中休息。伏兵衝出，諸葛爽丢棄所有鎧甲戰馬逃回。到達脩武，被魏博的韓簡打敗，

入。簡留將趙文玠戍河陽，自攻鄆，時中和二年也。河陽人誘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玠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簡陰窺關中，其下不悦，裨將樂彦禎間衆之隙，引其軍先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詔爽爲東南面招討使，伐秦宗權，表李罕之自副。

不敢進入河陽。韓簡留下部將趙文玠守衛河陽，自己率兵攻打鄆州，這時是中和二年。河陽百姓招請諸葛爽，他從金、商趕來，再次進城，對趙文玠及守兵厚禮相待，把他們送回魏州。這時諸葛爽進攻新鄉，韓簡從鄆州趕來，雙方在獲嘉西面交戰。韓簡暗懷進兵關中之心，部下們不情願，裨將樂彦禎利用衆人的不滿，率領本軍先期撤回，因此韓簡的八萬士兵自行潰散，紛紛落入清水淹死，以至河水被阻塞不能流動。第二年，皇上下詔命諸葛爽任東南面招討使，討伐秦宗權，他上表請任李罕之做自己的副將。

爽雖興庸厮，善吏治，法令澄壹，人無愁咨。擢累檢校司空。光啓二年卒。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爽子仲方爲留後，爲蔡賊孫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

諸葛爽雖然出身差役，但他擅長吏治，法令清明安定，百姓没有怨愁。多次升任爲檢校司空。光啓二年去世。部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同推立諸葛爽的兒子諸葛仲方爲留後，遭到蔡賊孫儒的攻打，投奔汴州，孫儒占據了孟州。

## 李罕之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爲浮屠，行丐市，窮日無得者，抵鉢褫祇衼去，聚衆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摩雲山避亂，群賊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李摩雲。隨黄巢度江，降于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爲秦宗權所迫，奔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爽，署懷州刺史。爽伐宗權，即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使捍蔡。

李罕之，是陳州項城人。少年時有拳脚功夫。當初出家爲僧，在市中乞討，終日毫無所得，他扔掉鉢盂脱下僧衣而去，在五臺下聚衆攻掠搶劫。此前，蒲、絳百姓在摩雲山構築營寨躲避戰亂，群賊前去不能攻克，李罕之率百人一舉奪取，衆人稱他作李摩雲。隨從黄巢渡江，投降了高駢，高駢上表授他爲知光州事。他因受到秦宗權的逼迫，逃往項城，收集餘衆投靠了諸葛爽，被任用爲懷州刺史。諸葛爽討伐秦宗權，立即上表任他爲自己的副將。駐兵睢陽，没有戰功。又上表任他爲河南尹、東都留守，讓他抵禦蔡州方面。

河東李克用脱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謹甚，勞餽加等，厚相結。罕之因府爲屯，會孫儒來攻，罕之不出。數月，走保黽池。東都陷，儒焚宫闕，剽居民去。爽遣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瓌有隙，擅殺瓌，軍中不悦。經間衆怒，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經追擊，反爲所

河東李克用從上源之難中脱身，喪氣而還，李罕之奉迎拜見十分恭謹，加倍犒勞，二人深相交結。李罕之以府署作爲軍營，時逢孫儒前來進攻，李罕之固守不出。幾個月後，他逃出東都據守黽池。東都陷落，孫儒焚燒宫室，搶掠居民後離去。諸葛爽派遣將領收復東都，李罕之將他趕出，諸葛爽無法控制。不久諸葛爽死去，部將劉經、張言共同推立諸葛爽的兒子諸葛仲方，打算除掉李罕之。而李罕之原先與郭瓌有矛盾，擅自殺死了郭瓌，軍中不服。劉經利用衆人的怨怒，

敗，乘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罕之屯鞏，將度汜，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不克，屯懷州。

襲擊李罕之的營壘，李罕之退守乾壕，劉經追擊，反被他打敗，他乘勝進駐洛陽苑中。劉經交戰不勝，返回河陽。李罕之屯駐在鞏，準備渡過汜水，劉經派張言到黃河邊抵禦，反而與李罕之合兵，進攻劉經，没能獲勝，駐守懷州。

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衆，丐援河東，克用遣安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孫儒驅逐諸葛仲方，占據了河陽，自稱節度使。不久秦宗權敗亡，孫儒丢棄河陽逃離，李罕之、張言進兵收降他的部衆，向河東求援，李克用派安金俊率兵援助，奪取了河陽。李克用上表任用李罕之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廷頒詔將他列入宗室名籍。他又上表朝廷任用張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秆，部卒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出汴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廥稍集。罕之食乏，士仰以給，求之無厓，言不能厭，罕之拘河南官吏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爲罕之邀頓。重盈反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盡，言納孥於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戰沉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爲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

李罕之與張言十分親密，但性情多疑狂暴。時逢大亂之後，田野上没有莊稼，部下士兵每天靠搶掠百姓爲食。又進攻絳州，攻占了州城，繼續進擊晉州，王重盈打算請求汴軍出兵相救，李罕之解圍返回。而張言善於積聚，督勸百姓努力耕作，儲存逐漸充足。李罕之軍糧缺乏，士兵依靠張言供給，求取無度，張言不能滿足，李罕之拘捕河南官吏鞭打催促；另外東方進貢送往皇上駐地的物品大多被李罕之截取。王重盈挑撥張言，文德元年，李罕之出動全部兵力進攻晉州，張言乘夜間偷襲河陽，俘虜了李罕之的家人。李罕之走投無路，投奔河東，李克用又上表朝廷任用他爲澤州刺史，兼河陽節度使，派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領三萬人馬攻打張言。城中糧盡，張言將家人送到汴州請求援救，朱全忠派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前來救援，雙方在沉河聚交戰。安休休失利，投降了朱全忠，李存孝回兵。朱全忠改任丁會爲河陽節度使，張言返回了洛陽。

罕之保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無休歲，人匿保山谷，出爲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里無舍烟。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磁州，方立戍將馬溉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溉，敗其衆。大順初，汴將李讜、鄧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五千救之。汴士呼

李罕之據守澤州，不斷出兵搶掠懷、孟、晉、絳，連年無休無止，百姓躲藏在山谷裏，外出打柴取水的人，幾乎都被李罕之俘虜斬殺，幾百里没有人烟。李克用派李罕之、李存孝攻打孟方立，攻克磁州，孟方立的守將馬溉率兵數萬人在琉璃陂迎戰，李罕之擒獲馬溉，打敗了他的軍隊。大順初年，汴將李讜、鄧季筠進攻李罕之，李罕之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派李存孝帶騎兵五

罕之曰："公倚沙陀，絶大國。今太原被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穴處矣！"存孝怒，引兵五百薄讜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須爾肉以飽吾軍，請肥者出鬥！"季筠引兵决戰，存孝奮稍馳，直取季筠。讜夜走，追至馬牢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

千人援救。汴軍士兵對李罕之呼喊道："公倚靠沙陀，與大國絶交。如今太原被圍，葛司空進入上黨，不出十天，沙陀就無穴容身了！"李存孝發怒，帶兵五百逼近李讜軍營喊道："我，是沙陀找穴的人，需用你們的肉喂飽我的士兵，請肥胖者出戰！"鄧季筠率兵與沙陀軍决戰，李存孝揮稍驅馬，直取鄧季筠。李讜連夜逃走，追至馬牢川，打敗了他。李克用討伐王行瑜，上表朝廷任用李罕之爲副都統，檢校侍中。王行瑜被殺，他被封爲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

罕之恃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爲請，克用不許，曰："鷹洺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懼它盗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遂款于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含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病，不能事。會代戍，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于行，年五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李存璋爲刺史，進收懷州，攻河陽。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

李罕之依仗多次立功，曾經私下托李克用的愛將蓋寓爲他求任一鎮節度使，蓋寓代他請求，李克用没有答應，説："凶禽吃飽就要離去，我是擔心他反復無常。"光化初年，昭義節度使薛志勤死去，李罕之夜襲潞州，進占了州城，自稱留後，禀報李克用説："薛志勤死去，我恐怕其他盗賊來到，没有等待命令就屯駐潞州。"李克用派李嗣昭先攻擊澤州，拘捕了李罕之的家屬送到太原。李罕之攻打沁州，俘獲刺史守將，於是投歸汴州，朱全忠上表任李罕之爲昭義節度使，命令丁會增援他，與李嗣昭在含口交戰，李嗣昭失利，葛從周攻占了澤州。李嗣昭又進攻李罕之，李罕之突患急病，不能管事。丁會接替他駐守，朱全忠改任李罕之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死在上任途中，時年五十八歲。不久，李嗣昭重新占據了澤州，任用李存璋做刺史，進兵收回了懷州，攻打河陽。汴將閻寶率兵趕到，李嗣昭撤回軍隊。

始，儒去東都也，井閈不滿百室。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籍至五六萬，繕池壘，作第署，城闕復完。全忠懼言異己，乃徙節天平，以韋震爲河南尹。爽諸將無傳地者。言後賜名全義。

當初，孫儒離開東都後，市井人家不滿百户。張言治理數年，百姓安定而信賴他，在編的户籍上達五六萬人，他修繕城池，建造府第衙署，城闕重新修復完好。朱全忠擔心張言不順服自己，於是將他改任爲天平節度使，任用韋震做河南尹。諸葛爽的將領們無人繼承他的轄地。張言以後賜名全義。

**王敬武　王師範**

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爲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盗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即逐

王敬武，是青州人。隸屬平盧軍任偏校，在節度使安師儒手下做事。中和年間，盗賊在齊、棣一帶起事，安師儒派王敬武前去討伐平定。回

師儒，自爲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卒。

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領軍。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範以金啖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絶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弘少之，不爲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州。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

師範喜儒學，謹孝，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户外不敢懈。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使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

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爲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爲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彦威以甲槊二百輿紿爲獻者，及華州，先内十輿，閽人覺，衆擐甲噪，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

劉鄩襲兖州，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并

兵後，他隨即驅逐了安師儒，自任留後。當時王鐸正督率諸道行營軍收復京城，因而以朝廷名義授任王敬武爲平盧節度使，催促他發兵西進。等到京城平定，進位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死去。

兒子王師範，時年十六歲，自稱留後，繼承他統領軍隊。昭宗指定太子少師崔安潛兼任節度使，王師範抗拒朝命。這時棣州刺史張蟾奉迎崔安潛，王師範派部將盧弘去攻打，盧弘反而與張蟾聯合。王師範用金錢收買他，説："君如顧念我的先人，使我王家祭祀不絶，就是君的恩惠。否則，我願死在墳墓裏。"盧弘輕視他，對他不加戒備。王師範在迎接崔安潛的路上設下伏兵，部將劉鄩斬殺了盧弘，進而攻打棣州。張蟾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派使者急速趕來勸解，王師範攻克州城，斬殺了張蟾，而崔安潛不敢入境。

王師範喜好儒學，恭謹孝順，執法不循私情。舅舅酒醉殺人，死者家人訴告，王師範用厚財賄賂謝罪，而訴者仍不放棄，王師範説："我不敢亂法。"於是將舅舅依法治罪。母親怨恨他，王師範站在堂下，每天三四次前去，三年没能見面，在門外跪拜問安不敢懈怠。因青州是父母的籍貫所在，每當縣令來到，他都具備禮儀拜見，縣令堅决辭讓，王師範派手下强制他就座，在廷中跪拜然後退出。有人勸阻他不可這樣，他回答説："我這是恭敬先世，并示意子孫不忘本啊。"

朱全忠吞并鄆州以後，派兵攻打王師範，王師範降服。時逢朱全忠包圍鳳翔，昭宗詔令方鎮趕救國難，因王師範歸附朱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打青州，并打算讓他接任平盧節度使。王師範得知後，哭着説："我爲國鎮守一方，君處危境而不加護持，這怎麽行呢?"於是與楊行密結盟。他派遣部將張居厚、李彦威率領甲士二百人押車假裝進獻，到華州，先運進十車，守門士兵發覺，衆人持戈披甲呼叫，殺死朱全忠守將婁敬思。這時崔胤正在華州，關閉城門抵抗，俘虜了張居厚送給朱全忠。

劉鄩襲擊兖州，進占了州城；王師範也秘密派兵進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一天一齊

發。全忠使從子友寧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齊州。王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爲刺史。進攻沂州，敗其兵，還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友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臨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啖友寧，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别屯。茂章度汴軍怠，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傳於行密。

發動。朱全忠派侄子朱友寧率軍東進討伐。這時皇帝返回了長安，因此朱全忠得以會合魏博軍隊駐扎在齊州。這時王茂章正率領二萬人馬會同王師範的弟弟王師誨攻打密州，攻占了州城，任用張訓爲刺史。進攻沂州，打敗該州的軍隊，返回青州，在距城十幾里處駐營。朱友寧正攻打博昌，没能攻下，朱全忠督戰急迫。朱友寧驅使百姓十萬人，運送木石，堆起山丘俯視城中，城被攻破，無論老少一律屠殺并把死尸拋入清水，進兵包圍了登州。王茂章打算討好朱友寧，不肯派兵援救。不久，城被攻破，朱友寧乘勝攻打其餘營壘。王茂章估計汴軍士氣已經鬆懈，與王師範在石樓合擊朱友寧，將他斬首，把首級傳送給楊行密。

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伺軍懈，毁壁出鬥，還與諸將飲，訖，復戰。全忠望見，嘆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是退屯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斂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寐，虔裕呼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曰："吾共决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覆，茂章免。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駡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不然。"即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

朱全忠發怒，調發全部兵力二十萬人馬兼程趕到。王茂章關閉營門堅守，他探知敵軍鬆懈，打破營壁出戰，然後返回與衆將領飲酒，酒後，繼續出戰。朱全忠望見，嘆息道："我有這樣的大將，天下不難平定！"於是退駐臨淄。王茂章畏懼朱全忠，於是收軍向南，派李虔裕率五百人作後衛。王茂章解衣而睡，李虔裕叫醒他説："追兵來了，將軍趕快離去！"王茂章説："我要與敵决一死戰。"李虔裕苦苦請求他，王茂章這纔離去。隨後追兵趕上，李虔裕全軍覆没，王茂章得以逃脱。朱全忠見到李虔裕，想要釋放他，他瞪目大駡而死。張訓召集衆將計議説："汴軍來到，我軍兵少，如何對付？"衆將請求放火燒城而逃，張訓説："不對。"隨即封起府藏，放下城門，秘密帶兵撤離。汴軍見府庫完好，敬重他，没有追擊。

全忠留楊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决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棣州刺史邵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教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

朱全忠留下楊師厚包圍青州，在臨朐打敗王師範軍，俘虜了他的衆將領，又俘獲他弟弟王師克。這時，王師範還有十多萬人馬，衆將請求决戰，而王師範因弟弟被俘的緣故，於是請降。朱全忠交還了他弟弟，暫授王師範主持節度留後事，王師範獻出二十萬貫錢來酬報汴軍。汴將劉重霸俘虜了棣州刺史邵播，得到他書寫的八百紙，都是指教王師範戰守的方略，朱全忠懼怕而殺死了邵播。

葛從周圍兗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爲辨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囚請就縶。"不許。既見，慰之，飲以酒，固辭。全忠笑曰："取兗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諸舊將上。諸將趨入，鄩一無讓，全忠奇之。

葛從周包圍了兗州，劉鄩不肯投降，葛從周用王師範的命令招降他，他於是讓全部將士出城，開門投降。葛從周爲他置辦行裝，送他前去汴州，劉鄩僅穿素服騎驢而往。朱全忠賜給他冠帶，他拒絕説："罪人請求被拘押起來。"朱全忠没有答應。見面之後，安慰他，請他飲酒，他堅决辭讓，朱全忠笑着説："不過奪取了兗州，脾氣爲什麽那麽大呢?"升任他爲都押衙，位次在各舊將之上。衆將急行而入向他致意，劉鄩毫不謙讓，朱全忠感到他不是凡輩。

歲餘，徙師範于汴，亦縞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爲河陽節度使。既受唐禪，友寧妻訴仇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一年多後，王師範被遷到汴州，他也身穿素服請罪，朱全忠以禮相待，上表朝廷任他爲河陽節度使。在接受唐帝禪位之後，朱友寧的妻子向朝廷控告他是仇人，於是在洛陽殺光了王師範的全族。事前，有關部門在他府第旁挖坑，告訴了他緣故。王師範便與家人聚宴，老少依次而坐，對使者説："死固然不可幸免，我擔心埋入坑裏時長幼順序混亂，不能在地下見先人。"行酒後，依次被殺的有二百人。

## 孟方立　孟遷

孟方立，邢州人。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弈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黄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洺、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吴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鋭爲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桀

孟方立，是邢州人。起初任澤州天井守將，逐漸升任爲游弈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攻打黄巢，在石橋交戰，没有取勝，據守華州，被偏將成鄰殺害，回兵占據了潞州。衆人憤怒，孟方立率兵進攻成鄰，斬殺了他，自稱留後，擅自分割邢、洺、磁作爲一鎮，把邢州作爲治所，號爲昭義軍。潞人請求監軍使吴全勗主持兵馬留後事。當時王鐸任諸道行營都統，因潞州還没有平定，用朝廷名義暫授孟方立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主持邢州事，孟方立拒不接受，他囚禁了吴全勗，致書請求王鐸，望派文臣駐守潞州。王鐸委派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主持昭義留後事，打算進而任他爲節度使。僖宗自行任用原宰相王徽兼任節度使。當時天子在西方，河、關紛擾騷亂，孟方立獨霸一地而李克用窺伺潞州，王徽預料到朝廷無力控制，便堅决推辭讓給了鄭昌圖。鄭昌圖在任不到三個月，就去職。孟方立又上表改請任李殷鋭爲刺史。他認爲潞州地勢險要民風剽悍，多次殺害大帥作亂，打算削

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脩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脩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脩，以潞州舊軍畀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

克脩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

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洺、磁無虚歲，地爲鬥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脩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吕臻、馬爽戰焦岡，爲克脩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丐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脩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没。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脱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洺，方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鑕，徇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陴，兵皆倨，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鴆自殺。

從弟遷，素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

弱地方勢力，就把州治遷到龍岡。州中豪傑不願遷移，口出怨言。時逢李克用任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向他求兵，請求恢復昭義軍。李克用派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位部將進擊潞州，被孟方立打敗。又派李克脩進攻占據，殺害了李殷銳，於是吞并了潞州，上表朝廷任用李克脩做節度留後。當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到這時，孟方立自行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也任命李克脩，將潞州舊軍劃歸了他，昭義有兩個節度使，就從這時開始。

李克脩字崇遠，是李克用堂弟。他精於騎射，時常隨軍征伐，從左營軍使升任留後，進位檢校司空。

孟方立倚靠朱全忠作爲靠山，所以李克用連年攻打邢、洺、磁，當地成爲戰場，百姓不能耕作。光啓二年，李克脩攻打邢州占據了故鎮，進攻武安。孟方立的部將吕臻、馬爽在焦岡迎戰，被李克脩打敗，斬首萬級，吕臻等人被俘，李克脩攻占了武安、臨洺、邯鄲、沙河。李克用任用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本州百姓。孟方立向王鎔求兵，王鎔調發三萬人馬趕來，李克脩撤軍。過了二年，孟方立督率部將奚忠信軍三萬人馬攻打遼州。他用金錢誘使赫連鐸與自己聯合。時逢契丹進攻赫連鐸，軍隊誤期。奚忠信將軍隊分爲三部分大張旗鼓而前進，李克用在險要之處設下埋伏，奚忠信前軍覆没。接戰之後，奚忠信大敗，被俘，殘餘兵衆逃走，脱身返回的僅有十分之二。龍紀元年，李克用派李罕之、李存孝進擊邢州，攻打磁、洺，孟方立在琉璃陂迎戰，被打得大敗，二將被俘，李罕之將其斬首，向邢州城上的守軍展示并大呼道："孟公速降，有能斬下他首級者，授三州節度使！"孟方立力竭，加上屬州殘破陷落，人心恐慌。他性情暴躁，對下屬很少使用恩惠，夜間在城上巡視，士兵都蹲坐着，訴説疲勞不堪。他自料不能重振，便回到府中，服毒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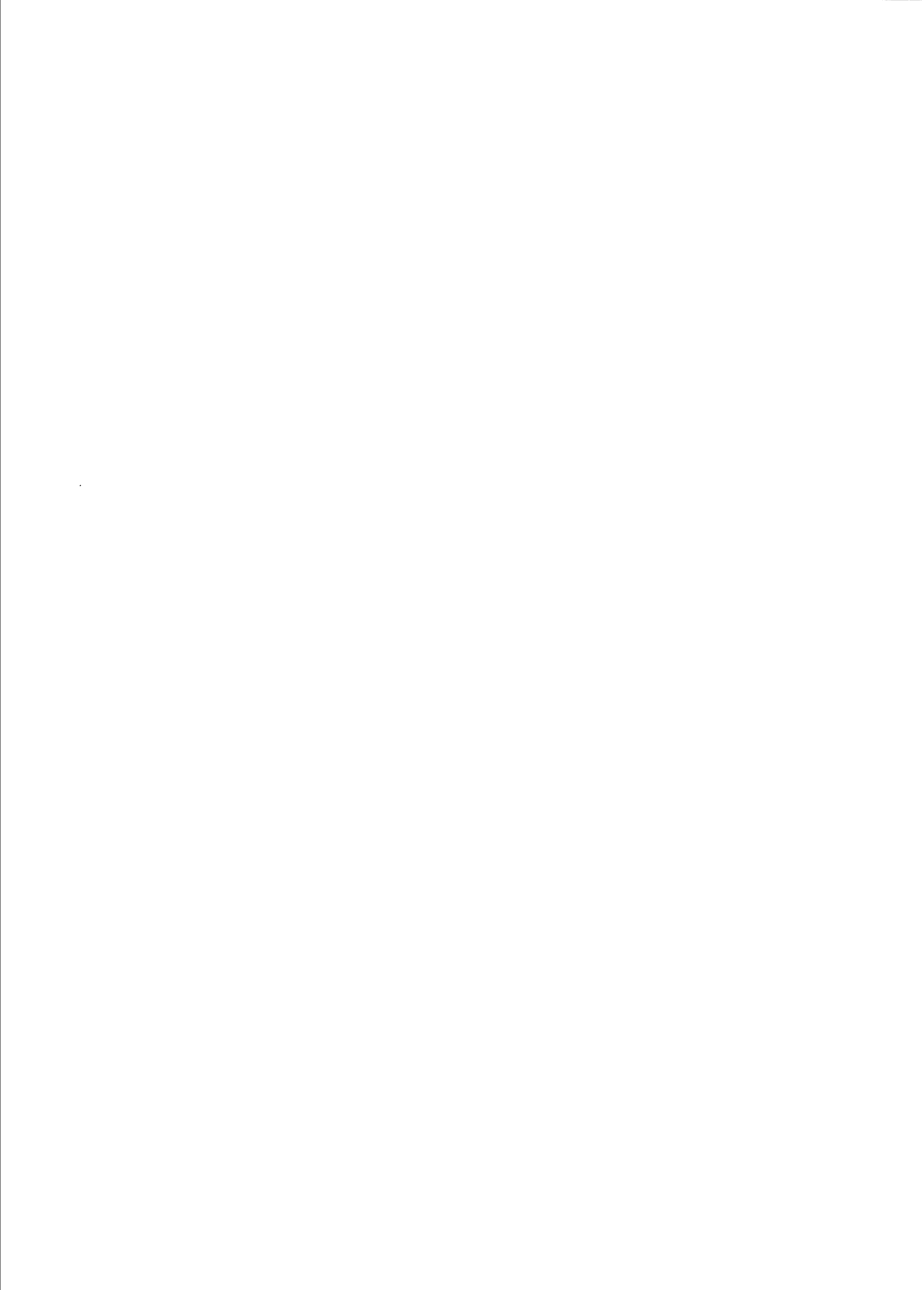
堂弟孟遷，平日在軍中深得人心，衆人推舉他爲節度留後。他向朱全忠請求救援，朱全忠正在進攻時溥，不能馬上前來，命令王虔裕率精兵

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洺、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邢、洺、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

數百人趕往，向羅弘信借道，羅弘信不答應，於是從小路急赴進入邢州。大順元年，李存孝再次攻打邢州，孟遷率邢、洺、磁三州投降，拘捕王虔裕等三百人獻出，於是被遷到太原。李克用上表朝廷任用安金俊爲邢、洺、磁團練使，任用孟遷爲汾州刺史。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黄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爲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馘朱玫，仆僞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爲全忠誅絶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無所訾責云。

贊曰：用動亂來解除動亂，是跋扈者能够做到的事；用動亂不能解除動亂，是邪惡賊人能做的事。這是因爲解救動亂似乎是霸主，但僅僅是似乎而已，因此不足以與其共成功業。觀察王重榮的作爲怎能不相信呢！破黄巢，配合李克用平定京城，好像在當世大有作爲。隨即泄私忿，逼天子出奔，雖然斬殺了朱玫，傾覆了僞襄王，説是安定王室，實則是貶抑王室。身死部將之手，解救動亂而死於禍亂，王重榮二者兼得。不殺朱全忠，而被朱全忠族誅斷絶了後嗣，實在是理所當然的啊。其餘的人都是庸劣下材，不值一提了。



#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 列傳第一百一十三

### 楊時朱孫列傳

**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少孤，與群兒戲，常爲旗幟戰陣狀。年二十，亡入盗中，刺史鄭棨捕得，異其貌，曰："而且富貴，何爲作賊?"縱之。與里人田頵、陶雅、劉威善。僖宗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約而還。秦宗權寇廬、壽間，刺史募殺賊，差首級爲賞，行密以功補隊長。都將忌之，俾出戍。將行，都將問所乏，對曰："我須公頭!"即斬之，自爲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走，淮南節度使高駢因表爲廬州刺史。乃以田頵爲八營都將，陶雅爲左衝山將，討定鄉盗。

楊行密字化源，是廬州合淝人。他幼年喪父，與一群小兒游戲，經常做出旗幟戰陣的樣子。二十歲時，流亡加入盗賊中，刺史鄭棨俘虜了他，驚異他的相貌出衆，說："你將會富貴，爲什麽要做盗賊?"就釋放了他。他與同鄉人田頵、陶雅、劉威友善。僖宗在蜀時，刺史派他前去皇帝駐地遞送奏章，他每天趕三百里路，按期返回。秦宗權侵犯廬、壽一帶，刺史招募能殺賊的人，按照斬獲首級的多少論功行賞，楊行密因功補任隊長。都將嫉妒他，讓他外出駐守。將要出發時，都將問他還缺少什麽，他回答說："我要你的人頭!"當即斬殺了都將，自任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逃走，淮南節度使高駢便上表朝廷任他爲廬州刺史。他於是任用田頵爲八營都將，陶雅任左衝山將，討平鄉賊。

駢將吕用之恐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以兵五千屯合淝，名討黄巢而陰圖之。行密擊殺公楚。秦宗權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時張敖據壽州，許勍據滁州，與行密拏戰。又舒人陳儒攻刺史高澞，澞來告難，行密未能定。賊吴迴、李本逐澞，據其城，行密虜之，取舒州。爲勍所奪。光啓二年，張敖遣將魏虔攻廬州，大將李神福、田頵破之褚城。

高駢的將領吕用之擔心楊行密無法控制，派遣俞公楚率兵五千人屯駐在合淝，名義上是討伐黄巢而實際是要暗中解決他。楊行密攻殺俞公楚。秦宗權派弟弟渡過淮河攻取舒城，楊行密打退了他。當時張敖占據壽州，許勍占據滁州，與楊行密混戰。另有舒人陳儒攻打刺史高澞，高澞前來告急，楊行密猶豫不決。賊吴迴、李本驅逐高澞，占據了州城，楊行密出兵攻打，奪取了舒州。又被許勍奪占。光啓二年，張敖派部將魏虔攻打廬州，大將李神福、田頵在褚城打敗了他。

畢師鐸、秦彦攻高駢，吕用之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馬，督其兵進援。

畢師鐸、秦彦攻打高駢，吕用之藉高駢的名義任用楊行密爲行軍司馬，督促他發兵前去救

客袁襲說行密曰："高公耄昏，妖人用權，彥乃以逆除暴，熾其亂。公亟應，必得其地。"行密乃檄部州，裒兵而東，次天長，而揚州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屬之。彥以騎兵背城戰，行密卧帳中，令曰："賊近，報我。"俄而陷一屯，别將李宗禮入曰："兵相百，戰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濤怒曰："以順去逆，何衆寡爲！今尚何歸，願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甲出戰，俘殺如藉，彥軍不出。會駢死，襲勸行密舉軍縞素，大臨三日。進攻城，未能下。用之將張審晟詭伏西壕，殺閽者，啓外兵，彥軍疲，守邏皆潰去，行密入據揚州。未閱月，孫儒奄至，兵鋭甚。襲見行密曰："公之入，以少擊衆，室家未完。若外被重圍，情見勢殆，不如避之。"行密執海陵鎮遏使高霸殺之，并其衆，輦所收財歸于廬。於是，朱全忠自爲淮南節度使，遣將張廷範致命，而授行密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知留後。行密大怒，廷範、璠不敢入。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觀察留後。

援。門客袁襲勸楊行密說："高公年老昏瞶，妖人掌權，而秦彥以逆除暴，加重了禍亂。公立即應許，肯定能取得這一地區。"楊行密於是號令屬州，聚集兵力而東進，駐扎在天長，而揚州陷落。楊行密逼近州城而扎營，吕用之將軍隊交給他。秦彥派騎兵背城而戰，楊行密睡在帳中，下令說："等賊逼近了，再來報告我。"不久敵軍攻陷一屯，别將李宗禮進帳說："敵軍百倍於我方，交戰將不利，請堅守營壘，緩緩退兵可保無失。"李濤憤怒地說："以順除逆，管什麽衆寡！現在哪裏還有退路，我願率本部爲前鋒死戰。"楊行密高興，增兵出戰，俘虜斬殺衆多，秦彥軍再不出戰。時逢高駢死去，袁襲勸楊行密全軍上下身穿縞素喪服，大哭吊祭三日。進兵攻城，没能攻克。吕用之部將張審晟暗中埋伏在西壕，殺死城門守兵，引導城外軍隊進城，秦彥軍隊疲憊，守城巡邏士兵紛紛潰逃，楊行密進占揚州。不到一個月，孫儒忽然殺到，兵勢十分鋭利。袁襲面見楊行密說："公攻進城，是以少擊衆，城裏居民已經不多了。假如外遭重圍，局勢顯然極爲危險，不如撤出迴避。"楊行密拘捕海陵鎮遏使高霸并殺死了他，兼并了他的兵衆，運載所繳獲的財物返回廬州。此時，朱全忠自任淮南節度使，派遣部將張廷範前來傳達命令，并授任楊行密爲副使，命行軍司馬李璠主持留後事。楊行密大怒，張廷範、李璠不敢入境。朱全忠奏請改任楊行密爲知觀察留後。

當此時，孫儒强，赫然有吞吴、越意。行密欲遁保海陵，襲勸還廬州，治兵爲後計，行密乃還。既又謀趨洪州，襲不可，曰："鍾傳新興，兵附食多，未易圖也。孫端據和州，趙暉屯上元，結此二人以圖宣州，我綽綽有餘力矣。"行密從之。端、暉次采石，行密自糝潭濟，端等戰不勝。襲勸行密"速趨曷山，堅壁以須。宣人求戰，示以弱，待其怠，一舉可禽"。宣將蘇瑭兵二萬對屯，行密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瑭驚

就在這時，孫儒强盛，公然有吞并吴、越之意。楊行密打算退保海陵，袁襲勸他返回廬州，整治軍隊爲將來做準備，楊行密於是回兵。隨即又打算急往洪州，袁襲不同意，說："鍾傳新近興起，士兵歸附軍糧充裕，不可輕易奪取。孫端占據着和州，趙暉屯駐上元，聯絡這二人以謀取宣州，我方力量綽綽有餘。"楊行密采納。孫端、趙暉停駐采石，楊行密從糝潭渡江，孫端等人交戰不勝。袁襲勸楊行密"迅速趕赴曷山，堅守營壘以待敵軍。宣人求戰，就顯示軟弱，等待敵軍懈怠，一舉出戰就可擒獲"。宣州將領蘇瑭率兵二萬人與他對陣，楊行密不與他交戰，分派奇兵

北，遂圍宣州。刺史趙鍠糧盡，親將多出降。

伐木開道四面出擊，蘇瑭驚慌敗退，楊行密於是進圍宣州。刺史趙鍠糧盡，親將大多出降。

初，行密有鋭士五千，衣以黑繒黑甲，號黑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爲黄頭軍，以李神福爲左右黄頭都尉，兵鋭甚。曲溪將劉金策鍠必遁，紿曰："將軍若出，願自吾壘而偕。"鍠喜，多遺之金，許妻以女。明日，噪城上曰："劉郎不爲爾婿！"鍠宵遁，獲之。鍠，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襲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鍠首于汴。昭宗詔行密檢校司徒、宣歙池觀察使。

當初，楊行密有精兵五千人，都身着黑袍黑甲，號稱黑雲都。又合并了盱眙、曲溪二屯，將士兵編爲黄頭軍，任命李神福爲左右黄頭都尉，兵鋒十分鋭利。曲溪將劉金預計趙鍠定會出逃，哄騙他説："將軍假如出城，望到我軍中一起行動。"趙鍠欣喜，送給他很多金錢，答應將女兒嫁給他爲妻。第二天，劉金對城上喊道："劉郎不做你的女婿！"趙鍠夜間出逃，被俘獲。趙鍠，是朱全忠的舊交，朱全忠派使者前來請求將趙鍠交給他。袁襲説："斬首再送給他，不要有後慮。"就把趙鍠的首級送到汴州。昭宗下詔任命楊行密爲檢校司徒、宣歙池觀察使。

時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護送。而李師悦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蘇、湖、常、潤亂甚。行密雖得宣州，而蔡儔爲孫儒所破，以廬州降。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結時溥捍儒。全忠遣龐師古將兵十萬，自潁度淮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遣安仁義襲成及，取潤州，自將三萬屯丹楊。仁義又取常州，殺錢鏐將杜稜。儒亦使劉建鋒奪潤、常。帝以杭州爲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寧國軍，授行密節度使。

當時韓守威因立功被拜授爲池州刺史，楊行密上表請求將他改任爲湖州刺史，并派兵護送他上任。而李師悦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混戰不止，蘇、湖、常、潤大亂。楊行密雖然取得宣州，然而蔡儔被孫儒打敗，獻出廬州投降了孫儒。孫儒進攻楊行密，楊行密再度進入揚州，聯合北面的時溥抗禦孫儒。朱全忠派龐師古率領十萬人馬，從潁渡過淮河援助楊行密，在高郵戰敗。楊行密畏懼，退回宣州，派遣安仁義襲擊成及，奪取了潤州，自己率兵三萬屯駐在丹楊。安仁義又攻占了常州，殺死錢鏐的部將杜稜。孫儒也派劉建鋒奪取潤、常。皇帝在杭州設防禦使，授予錢鏐；將宣州命名爲寧國軍，授任楊行密爲節度使。

大順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曰："兵倍不戰，當避其鋭，驕之。"乃退舍。儒衆以爲怯，守者懈，神福夜襲走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神福擊降旺，逐景思，攻腰山屯，破之，禽儒將李弘章。俄而田頵、劉威爲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絶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儲，

大順二年，孫儒屯駐在溧水，依山構築營壘。楊行密派遣李神福屯駐廣德，定計説："敵軍倍於我則不可出戰，應當避其鋒鋭，使其驕慢。"李神福於是後撤。孫儒部衆認爲他怯戰，守衛者麻痹大意，李神福乘夜間襲擊趕走了孫儒。孫儒部將康旺攻占了和州，安景思攻占了滁州。李神福攻打并收降了康旺，趕走了安景思，進攻腰山屯，攻破了守軍，擒獲了孫儒部將李弘章。不久田頵、劉威被孫儒打敗。楊行密準備據守銅官，李神福説："孫儒傾巢出動而來，利在速戰速決，我軍應當堅守不出使敵軍疲憊，這樣

不亡何待?"於是行密以神福爲宣池都游弈使。儒始乏食。

他們就不是我軍對手了。另外派出輕騎斷絶賊軍糧道，使敵軍進不能戰，退無給養，怎會不敗亡呢?"於是楊行密任李神福爲宣池都游弈使。孫儒開始缺少糧食。

常熟名賊陳可兒間儒、行密之鬥，竊入常州，自稱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張訓入揚州，因執楚州刺史，以輕兵襲常州，斬可兒。

常熟名賊陳可兒利用孫儒、楊行密間的混戰，竊據常州，自稱制置使。楊行密派陶雅駐守潤州，張訓進駐揚州，乘機俘獲楚州刺史，派輕兵襲擊常州，斬殺了陳可兒。

孫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濛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糧，故行密軍不困，卒破儒。即表田頵守宣城，長驅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勞隱休息，其下遂安。議出鹽茗畀民輸帛，幕府高勗曰："瘡破之餘，不可以加斂。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不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選吏綏勸所部。

孫儒包圍楊行密的宣州，前後五個月没有解圍。臺濛修築魯陽五堰，拉着小船運糧，因而楊行密軍并不缺糧，最終打敗了孫儒。他隨即上表朝廷請求任命田頵爲宣州刺史，長驅進入揚州。他前後征戰七年，平定了八州，百姓幾乎窮盡。楊行密停止勞作與民休息，境内百姓得以安寧。他與部下商議取出鹽茶來换取百姓之帛，幕僚高勗説："殘破之餘，不可增加徵斂。况且財物哪用擔心不足，假如盡出我所有，與四鄰交易我所無，不需多長時間，財用就有餘了。"楊行密采納了他的意見。開始選任官吏安撫百姓督勸生産。

蔡儔以廬州叛附朱全忠，納孫儒將張顥，而倪章據舒州，與儔連和。行密遣李神福攻儔，破其將。儔堅壁不出。顥超堞降，行密以隸袁積軍，積請戮之，行密愛其勇，更置于親軍。未幾，儔自殺。行密先冢皆爲儔發掘，吏請夷發儔世墓，不許。表劉威爲刺史。遣田頵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美政，民愛之，爲拒戰，頵兵數却。樞，朝廷所命者，食盡欲降，遺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郃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是歲，李神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爲舒州刺史。

蔡儔獻出廬州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招納孫儒部將張顥，而倪章占據了舒州，與蔡儔聯合。楊行密派李神福攻打蔡儔，打敗了他的部將。蔡儔堅守不出。張顥越過城墻投降，楊行密將他隸屬於袁積軍中，袁積請求殺掉他，楊行密喜愛他的勇猛，改放在親軍中。不久，蔡儔自殺。楊行密祖先的墳墓都遭蔡儔挖掘，部下請挖蔡儔的先墳，楊行密没有答應。他上表朝廷任用劉威爲刺史。派遣田頵攻打歙州。當時，刺史裴樞有善政，百姓愛戴他，因此堅決抵禦，田頵的軍隊多次被打退。裴樞，是朝廷任命的刺史，食物耗盡準備投降，致書楊行密，請求返回京城。楊行密派魯郃接替裴樞，州民不肯受他統管，請求派陶雅接任。陶雅在諸將中最爲寬厚，禮送裴樞回朝。這年，李神福攻克舒州，倪章逃亡，任用李神福爲舒州刺史。

乾寧二年，行密襲濠州，李簡重甲絶水縋而入，執刺史張璲，以劉金守之。進取壽州。汴將劉知俊儲穀石

乾寧二年，楊行密襲擊濠州，李簡身着重甲渡水爬繩進城，俘虜了刺史張璲，派劉金駐守。進兵攻占了壽州。汴將劉知俊在石碭儲備糧食，

碭，將南襲。張訓屯漣水，遣兵浮海掩得其庮。知俊戰不勝，因攻漣水，大敗，身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

打算向南進擊。張訓屯駐在漣水，派兵乘船從海上襲擊汴軍糧倉。劉知俊交戰没能取勝，便進攻漣水，大敗，隻身逃脱。下詔拜授楊行密爲淮南節度副大使，主持節度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

董昌爲錢鏐所攻，來告窮。行密遣臺濛攻蘇州，安仁義、田頵攻杭州，身督戰。别將張崇爲鏐執，行密欲嫁其妻，答曰："崇不負公，願少待。"俄而還，自是行密終身倚愛。明年五月，破蘇州，執鏐將成及，以朱黨守之。

董昌遭到錢鏐進攻，前來告急。楊行密派臺濛進攻蘇州，安仁義、田頵進攻杭州，他本人親自督戰。别將張崇被錢鏐俘虜，楊行密打算讓他妻子改嫁，她回答説："張崇不會辜負公，望再等一等。"不久張崇返回，從此楊行密終身倚重喜愛他。第二年五月，攻克蘇州，俘獲錢鏐部將成及，派朱黨守城。

朱延壽拔蘄、光二州，行密以霍丘當南北走集，以邑豪朱景爲鎮將。景驍毅絶人，諸盜莫敢犯。汴將寇彦卿以騎三千襲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許，苦戰，彦卿敗而去。田頵、魏約、張宣共圍嘉興，鏐大將顧全武救之，執宣、約，逐頵於驛亭埭。未幾，泰寧節度使朱瑾率部將侯瓚來歸，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亦來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爲將。於是，兵鋭甚，强天下。

朱延壽攻占了蘄、光二州，楊行密因霍丘地處南北交通要衝，任用邑中豪强朱景爲鎮將。朱景勇猛果敢超群，各路盜賊不敢進犯。汴將寇彦卿率領騎兵三千進逼，轉達朱全忠厚加籠絡的用意，朱景拒絶，與他苦戰，寇彦卿戰敗而離去。田頵、魏約、張宣一同圍攻嘉興，錢鏐的大將顧全武救援，俘虜了張宣、魏約，在驛亭埭趕走了田頵。不久，泰寧節度使朱瑾率部將侯瓚前來歸附，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也來投靠。楊行密對他們赤誠相待毫不猜疑，都任用爲將。於是，兵勢十分勇猛，稱强於天下。

帝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黄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栅，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强弩叢射，殺章别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

皇帝痛恨武昌節度使杜洪與朱全忠合勢，下手詔授任楊行密爲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令他討伐杜洪。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在泗州交戰，聶金戰敗。瞿章守衛黄州，聽説朱友恭來到，向南逃到武昌栅，楊行密派遣部將馬珣帶領樓船精兵協助瞿章防守。朱友恭進駐樊港，瞿章占據險要，汴軍無法前進，朱友恭開鑿山崖打通道路，用强弩密集發射，殺死瞿章的别將，進而包圍了武昌。瞿章率軍迎戰，没能取勝。朱友恭斬殺瞿章，攻占了他的營壘。

全忠率葛從周萬騎攻光州，柴再用遣小校王稔以輕騎覘賊，汴兵圍之。候者請救，再用曰："稔必殺賊，弟無往。"稔解鞍自如，暮依樾步戰，殺傷多，汴兵乃解。時亡馬法峻，稔追汴軍，得馬乃還。從周涉淮圍壽

朱全忠率葛從周一萬騎兵進攻光州，柴再用派遣小校王稔帶輕騎偵察賊軍，被汴兵包圍。探子請求救援，柴再用説："王稔定能殺賊，暫且不必前去。"王稔下馬解鞍從容不迫，到傍晚依據道旁樹木徒步作戰，殺傷衆多，汴兵方纔解圍。當時丢失戰馬法禁嚴峻，王稔追擊汴軍，得

州，而龐師古、聶金以衆七萬壁清口。朱延壽擊從周軍，敗之。行密欲汴圍解，乃擊師古。李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其衆，則從周不擊而潰。”行密出車西門，繇北門去，以鋭士萬二千乾雪馳，迫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旗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囂，即斬師古，士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淠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瑾徙屯安豐，汴將牛全節苦鬥，後軍乃得度。會大雪，士多凍死。潁州刺史王敬蕘燎薪屬道，汴軍免者數千人。未幾，復圍壽州，七日走。

到戰馬後纔返回。葛從周渡過淮水包圍了壽州，而龐師古、聶金率領七萬人馬駐扎在清口。朱延壽攻擊葛從周軍，打敗了他。楊行密想要汴軍解圍，便攻打龐師古。李承嗣説：“公如能秘密發兵急赴清口，打敗龐師古軍，則葛從周可不戰而退。”楊行密乘車從西門出城，繞到北門而離去，派精兵一萬二千人吞雪疾馳趕往，逼近清口。然後不再前進，截斷淮水上流準備放水淹龐師古的軍隊。張訓從漣水來到，楊行密派他率弱兵一千人充當先鋒。龐師古輕敵，正在軍中下圍棋，毫不在意。朱瑾、侯瓚帶領百名騎兵打着汴軍旌旗，直衝進龐師古營中，揮舞長矛縱横奔馳。張訓也登上河岸，翻越營柵進攻。汴軍大亂，當即斬殺了龐師古，士兵被殺的有十分之八。朱全忠得知，與葛從周都逃走，楊行密軍追擊到壽陽，大敗汴軍。汴軍來到淠水，正要渡河，朱瑾乘機襲擊，汴軍淹死一萬多人。朱瑾移駐安豐，汴將牛全節苦戰，後軍纔得以渡河。時逢大雪，汴軍士兵多被凍死。潁州刺史王敬蕘沿途點燃火堆，汴軍逃脱的僅有幾千人。不久，楊行密軍又包圍了壽州，七天後撤離。

馬珣收散卒三百，自黄州間道趨分寧，絶山谷，襲撫州。鏐將危全諷列四壁，皆萬人。珣謂諸將曰：“爲諸君擊中壁，食其穀以歸。”乃夜擊之，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旗幟，伐鼓循山而下，連營潰。既還，行密駡曰：“竪子，不遂據其城邪！”

馬珣收拾散兵三百人，從黄州抄小道急往分寧，穿過山谷，襲擊撫州。錢鏐部將危全諷扎下四處營壘，各有一萬人。馬珣對衆將説：“我爲諸君攻擊中軍大營，吃過敵軍的飯就返回。”於是在夜間襲擊，危全諷逃走。第二天，馬珣大宴將士，廣樹旗幟，擊鼓沿山而下，敵軍各營接連潰敗。回軍後，楊行密駡道：“你這小子，爲什麽不進占州城呢！”

光化元年，秦裴取鏐崑山鎮，顧全武圍之。行密諸將數敗，全武遂圍蘇州，臺濛固守，鏐自以舟師至。濛食盡，行密遣李簡、蔣勳迎之，敗全武兵，濛得還。後軍潰，裴援絶，全武勸其降。决水灌城，城壞，裴乃降。鏐喜，具千人食以待。既至，士不及百。鏐曰：“軍寡，何拒之久？”裴曰：“糧盡歸死，非僕素也。”初，成及之執，行密閲其室，唯圖書藥

光化元年，秦裴攻占錢鏐的崑山鎮，顧全武率兵包圍。楊行密的部將們連連戰敗，顧全武進而包圍蘇州，臺濛固守，錢鏐親自率水軍前來。臺濛軍的食物耗盡，楊行密派李簡、蔣勳接應，打敗了顧全武軍，臺濛得以返回。後來援軍潰敗，秦裴的救援斷絶，顧全武勸他投降。引水灌城，城墻毁壞，秦裴方纔投降。錢鏐十分高興，準備了一千人的食物來接待他。他來到後，士兵還不到一百人。錢鏐説：“兵力這麽少，爲什麽要長期抗拒？”秦裴説：“因糧盡願求一死，我并

劑，將辟爲行軍司馬，固辭，引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禮而歸之。鏐亦遣魏約等還。

不是真心投降。”當初，成及被俘，楊行密檢查他的室中，衹有圖書和藥物，打算徵用他做行軍司馬，他堅決拒絶，拔刀準備自殺，楊行密這纔作罷，用厚禮把他送回。錢鏐也將魏約等人送還。

全忠攻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來丐師。明年，遣朱瑾率兵萬人攻徐州，屯吕梁，洪遂來奔。會雨霖，瑾引還。行密攻徐州，汴將李禮壁宿州以援，全忠自將次輝州。行密戰不勝，乃解。青州將陳漢賓擁兵送款行密，王綰、張訓、周本率兵迎之，漢賓中悔，綰、訓入見漢賓，約麾下：“饗我不過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漢賓釋甲聽命。光州叛，行密自攻之，汴將朱友裕來救，撤圍還。全忠諭馬殷、成汭、雷滿合兵攻行密，汭、滿猶豫，汭惡殷事全忠，掠其境，滿來結好。行密壁黄、鄂間，杜洪寘鴆于酒、于井，棄城去。行密知，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汭、滿連兵解圍，行密還。詔加檢校太尉、兼侍中。

朱全忠攻打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前來求援。第二年，楊行密派朱瑾率領一萬人馬進攻徐州，駐扎在吕梁，崔洪便前來投靠。時逢霖雨不止，朱瑾率兵撤回。楊行密攻打徐州，汴將李禮屯駐在宿州做援兵，朱全忠親自率軍駐扎在輝州。楊行密交戰没能獲勝，於是解圍。青州將陳漢賓擁兵歸附楊行密，王綰、張訓、周本率兵迎接，陳漢賓中途反悔，王綰、張訓進城會見陳漢賓，行前與部下約定：“他宴請我不會超過中午，假如到時我没有回來，就可攻城。”陳漢賓解甲投順。光州反叛，楊行密親自攻城，汴將朱友裕前來救援，楊行密解圍撤回。朱全忠勸説馬殷、成汭、雷滿合兵進攻楊行密，成汭、雷滿猶豫不决，成汭憎恨馬殷奉事朱全忠，攻掠其境，雷滿前來結好。楊行密駐兵在黄、鄂之間，杜洪在酒中、井中投毒，然後棄城離去。楊行密得知，没有進城。朱全忠又派使者督促馬殷、成汭、雷滿聯合出兵解圍，楊行密返回。朝廷下詔加授他爲檢校太尉、兼侍中。

天復元年，傳言盗殺錢鏐，李神福急攻臨安，顧全武列八壁相望，神福伏軍青山，僞若引去。諜奔告，全武悉衆躡之。神福返鬥，與伏夾攻，斬首五千級，執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鏐將秦昶以步兵三千降。神福乃令軍中護鏐先墓，禁樵采，鏐遣使者厚謝。神福以鏐不死，臨安未可下，納犒而還。

天復元年，有傳言説錢鏐被盗賊殺害，李神福猛攻臨安，顧全武設置八處營壘相互呼應，李神福在青山埋伏下軍隊，假裝撤離。探子跑回報告，顧全武出動全部兵力追擊。李神福回軍交戰，與伏兵前後夾攻，斬首五千級，俘虜了顧全武。第二天，進軍包圍臨安，錢鏐部將秦裴率步兵三千人投降。李神福於是下令軍中保護錢鏐的祖墳，禁止在墓園裏采伐，錢鏐派使者來深表感謝。李神福認爲錢鏐既然没有死，臨安就不能攻克，接受犒勞後回兵。

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萬、戰艫七百伐湖南。殷伏軍長磧洲，以樓艓據上流，乘風颺沙，强弩射之，存軍殲。行密歸顧全武於鏐，鏐亦釋秦裴以報。

第二年，大將劉存率兵二萬人、戰船七百艘討伐湖南。馬殷在長磧洲埋伏下軍隊，派樓船占據了上游，乘颳風揚起沙土之機，用强弩發射，劉存全軍覆没。楊行密把顧全武交還給錢鏐，錢鏐也釋放了秦裴作爲回報。

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授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封吴王，承制封拜，且告難。時已削奪全忠封爵，詔西川、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横海、義武、大同八道攻之。詔朱瑾爲平盧節度使，繇海州取青、齊；馮弘鐸爲感化節度使，出漣水，攻徐、宿；使朱延壽圍蔡州；田頵捍錢鏐；行密討杜洪、馬殷，以分全忠勢。

行密乃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劉存副之，遣泠業攻馬殷。杜洪戰屢敗，嬰城，請救於全忠。全忠使韓勍率步兵萬人屯灄口。荆南節度使成汭亦悉衆救洪，神福逆戰，敗之，汭溺死，勍引衆走。泠業屯平江，爲三壁。殷將許德勳以鋭卒號定南刀夜襲業，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時，杜洪困甚，且禽。會田頵、安仁義絶行密，行密召神福、存還計事，洪復振。頵之敗，更以臺濛爲宣州觀察使，復遣神福、存攻鄂州。順義軍使汪武與頵連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鍾傳，兵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

無錫當浙衝，行密使票將張可悰守之。鏐勁兵三千夜襲城，可悰以百騎擊走之，吏皆賀。答曰："未也，方勞諸軍一戰。"乃蔽火斂旗以須。覘者以告，鏐兵復至，可悰大破之。

臺濛卒，行密以子渥爲宣州觀察使。天祐二年，王茂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以王茂章爲潤州團練使。聶彦章等率舟師復伐殷，攻岳州。許德勳、詹佶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琊山之南，爲木龍鎖舟，夜徙三百舸斷楊林岸。彦章入荆江，將趨

皇帝在鳳翔，派左金吾大將軍李儼任江淮宣諭使，授任楊行密爲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爲吴王，可以用皇帝名義封拜官爵，并向他告急求救。當時已削奪朱全忠的封爵，下詔西川、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横海、義武、大同八道出兵進攻他。下詔朱瑾任平盧節度使，從海州出兵攻取青、齊；馮弘鐸任感化節度使，從漣水出兵，攻打徐、宿；派朱延壽包圍蔡州；田頵防禦錢鏐；楊行密討伐杜洪、馬殷，以便分散朱全忠的兵力。

楊行密於是任命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劉存爲副，派泠業進攻馬殷。杜洪屢戰屢敗，據城防守，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派韓勍率步兵萬人屯駐在灄口。荆南節度使成汭也派出全部兵力援救杜洪，李神福迎戰，打敗了杜洪，成汭落水淹死，韓勍率兵撤走。泠業駐兵平江，設下三座營壘。馬殷部將許德勳率領號稱定南刀的精兵乘夜襲擊泠業，三座營壘都被攻破，擒獲了泠業，進軍擄掠上高、唐年而去。這時，杜洪十分困迫，將要束手就擒。時逢田頵、安仁義叛離楊行密，楊行密召回李神福、劉存議事，杜洪的兵勢重振。田頵失敗後，改任臺濛爲宣州觀察使，又派李神福、劉存攻打鄂州。順義軍使汪武與田頵聯合，歙州刺史陶雅進攻鍾傳，軍隊從汪武處經過，汪武出迎拜見，陶雅在軍中拘捕了汪武。

無錫地當赴浙的要衝，楊行密派猛將張可悰駐守。錢鏐的三千精兵夜間偷襲無錫城，張可悰帶領一百名騎兵擊退了來敵，部下們紛紛道賀。張可悰回答説："現在還不能慶賀，正要煩勞諸軍一戰。"於是遮蔽火光收起旗幟而等待。探子報告，錢鏐軍再次來襲，張可悰大敗來敵。

臺濛去世，楊行密任命兒子楊渥爲宣州觀察使。天祐二年，王茂章、李德誠攻占潤州，殺死安仁義。王茂章任潤州團練使。聶彦章等人率領水軍再次討伐馬殷，進攻岳州。許德勳、詹佶率一千二百條船進入蛤子湖琊山之南，製作木龍將船鎖住，夜間移動三百條船阻斷楊林岸。聶彦章進入荆江，準備直逼江陵。詹佶緊追其後，許

江陵。佶躡之，德勳以梅花海鶻迅舸進，斷木龍，舟蔽江，車弩亂發，執彦章，溺死萬人。殷釋彦章還，德勳謂曰："爲我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

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負劍侍。陳人張洪因以劍擊行密，不中，近將李友禽斬之。佗日，侍劍如故。行密蚤出，有盜斷馬鞅，不之問，以故人人懷恩。始，乘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己省費，不三年而軍富雄。嘗過楚州，臺濛盛供帳待之，行密一夕去，遺衣卧内，皆經補浣。濛還之，行密曰："吾興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濛大慚。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爲我忘身乎?"茂章遽毁損。

德勳用梅花海鶻快船開進，截斷木龍，舟船布滿了江面，車弩發箭如雨，俘虜了聶彦章，淹死上萬人。馬殷將聶彦章放回，許德勳對他説："代我向吳王致意，有我們幾人在，湖、湘就不可圖取。"

楊行密寬厚平易，善待下人，因而能使人效死力。每次宴會時，讓人帶劍侍衛。陳人張洪乘機用劍刺楊行密，没有刺中，近將李友擒獲斬殺了他。後來，他照常讓人帶劍侍衛。楊行密清早外出，有盜賊截斷了馬鞅，楊行密不加責問。因此人人懷恩。當初，繼孫儒叛亂後，府庫空竭，他能克制自己節省用度，不過三年而軍隊强大富足。他曾經路過楚州，臺濛用盛大場面接待他，楊行密住了一夜而離去，衣服遺落在卧室裏，都經過縫補洗滌。臺濛送還給他，楊行密説："我出身微賤，不敢忘本，君譏笑我嗎?"臺濛大爲慚愧。他登上城墻，看到王茂章在營建宅第，就説："天下還没有平定，而王茂章的住宅如此豪華，他怎肯爲我忘死呢"? 王茂章立即拆毁。

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爲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紿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耻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爲重，乃弒帝以絶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召將吏付家事，問嗣於其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讒，唯淫酗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時劉威以宿將有威名，隱意屬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還。行密召所親嚴求曰："我使周隱召吾兒而不至，奈何?"求往見隱，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押牙徐温、王令謀約渥曰："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奸人計。它日有召，非我二人勿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留後。行密謚渥曰："左衙都將張顥、王茂章、李遇皆怙亂，不

當時皇帝正受困於鳳翔，一再派遣使臣前來督促他發兵，認爲楊行密是可與朱全忠抗衡的人。然而他出兵進至宿州，謊稱糧盡，於是回軍。朱全忠脅持皇帝東遷，楊行密因耻辱悲憤而患病。朱全忠也知天子寄厚望於楊行密，便殺害皇帝來斷絶人們的希望。楊行密得知後，發布死訊，三天不理政務，因此病情加重。他召集將吏委托家事，詢問僚佐誰可繼承。周隱回答道："宣州司徒輕佻而聽信讒言，衹是一味喜好淫樂酗酒，不可以繼位，不如選擇賢能的人。"當時劉威身爲宿將享有威名，周隱有意推舉劉威。楊行密没有答覆。這時他派王茂章接替楊渥，讓楊渥迅速返回。楊行密召見親信嚴求説："我派周隱去召回我兒而到現在還没有來，怎麽辦?"嚴求前去會見周隱，看見徵召的公文還放在几案上。當初，楊渥駐守宣州，押牙徐温、王令謀與楊渥約定説："大王病重，而君出任外地，這或是奸人的陰謀。如哪一天有人來召，不是我二人的話就不要應召前去。"到這時，二人帶着符來徵召楊渥。楊渥回來後，楊行密用朝廷名義授任

得爲兒除之。"卒，年五十四。遺令穀葛爲衣，桐瓦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諸將謚曰武忠。

楊渥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留後。楊行密告誡楊渥說："左衙都將張顥、王茂章、李遇都會乘亂取利，我不能爲兒除去他們了。"去世，時年五十四歲。遺命讓用穀葛爲衣，桐瓦爲棺，夜間葬在山谷，人們不知葬在何處。諸將爲他定謚號叫武忠。

張顥議歸都統印於宣諭使李儼，行節度事。諸將畏顥，無敢對。渥流涕。騎軍都尉李濤曰："都統印，先帝所以賜王父子，安得授人？"諸將唯唯，顥投袂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弘農郡王。

張顥提議將都統印交還給宣諭使李儼，衹行節度事。諸將畏懼張顥，無人敢表示反對。楊渥悲哀流淚。騎軍都尉李濤說："都統印，是先帝授給大王父子的，怎能交授他人？"諸將附和，張顥拂袖而去。於是衆人一同請求李儼，以朝廷名義授任楊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封爲弘農郡王。

渥好騎射。初與許玄膺爲刎頸交，及嗣位，事皆决之，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親兵不得，及去宣，輦帷帟以行，茂章嫚罵不與。逾年，遣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秦裴執鍾匡時，渥授以江西制置使。朱思勍、范師從、陳璠以兵戍洪州，渥爲張顥所制，三人者，渥腹心也。顥朁以爲有異謀，遣陳祐疾馳，懷短兵，微服入秦裴帳中，裴大驚，命飲，召三將入，皆色動，酒行，祐數其罪，皆斬之。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爲不可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

楊渥喜好騎射。當初與許玄膺結爲生死之交，繼位以後，事事都交給他决斷，衆人都不敢冒犯。楊渥曾要王茂章把親兵派給他而王茂章没有答應，到離開宣州時，他用車裝載帷帳而啓程，王茂章惡言惡語不讓他帶走。過了一年，他派兵五千人前去襲擊，王茂章逃奔杭州。秦裴俘獲了鍾匡時，楊渥授任他爲江西制置使。朱思勍、范師從、陳璠帶兵駐守在洪州，楊渥受制於張顥，這三人，是楊渥的心腹，張顥認定他們懷有反心，派陳祐急速趕往，身藏短兵器，微服進入秦裴帳中，秦裴大驚，擺下酒席，召來三將，三人都神色大變，行酒中，陳祐指責他們的罪過，把三人一同斬殺。楊渥召見周隱說："君曾認爲孤不可繼位，是爲什麽？"周隱没有回答，就殺死了周隱。

贊曰：行密興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熟視朱溫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僨死牖下，可爲長太息矣！

贊曰：楊行密出身貧賤，得志之後，仁愛寬恕善於駕御人衆，律己節儉，無大過失，可稱爲賢良了。然而所據淮、楚之地，士氣輕飄而不剛烈，楊行密没有霸才，不能起兵倡義四方，以興復王室，眼睜睜看着朱溫劫持天子東遷，無計可施意氣沮喪，含憤死於窗下，可爲他長嘆息啊！

## 時溥

時溥，徐州彭城人。爲州牙將。黄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璠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剽居

時溥，是徐州彭城人。任本州牙將。黄巢禍亂京城，節度使支詳派遣時溥與陳璠率兵五千人西征，停駐在河陰，軍中發生騷亂，搶掠居

人。溥招戢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約悉貰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爲留後，逐詳客館。溥厚具貲裝，遣璠護還京師，夜駐七里亭，璠擅殺詳，屠其家。溥怒，署璠宿州刺史，俄殺之。别遣將引鋭兵三千入關，僖宗因以武寧節度命之。

巢敗東走，圍陳州，營溵水。秦宗權方據淮西，相聯結。溥地介於賊，乃悉師討之，軍鋒甚盛，連戰輒克，授東面兵馬都統。遂合許、兖、鄆兵，逐尚讓於太康，斬首數萬級，讓以所部萬人降。溥遣將李師悦等追尾巢至萊蕪，大破之。諸將争得巢首，而林言斬之，持歸溥，以獻天子，故破賊溥功第一。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阻兵，拜溥蔡州行營兵馬都統。

賊平，與朱全忠争功，嫌惎日構。孫儒方與楊行密争揚州，詔全忠爲淮南節度使平其亂。溥自以先起，功名顯朝廷，位都統，顧不得而全忠得之，頗悵恨。全忠使司馬李璠、郭言等東，兵道宿州，遺溥書請假道。溥辭不可，間其墮，以兵襲之。言戰甚力，解而還。全忠怨，自是連歲略徐、泗，師不弛甲。全忠自將及其郊，未得志，引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爲攻碭山，朱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順元年也。

明年，丁會築堤閼汴水，灌宿郛，三月拔之，使劉瓚守。而溥將劉知俊引兵二千降全忠，軍益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荐飢，死喪十七以上。乃請和於全忠，全忠約徙地而罷

民。時溥招集部衆，帶回駐扎在本州境内，心懷疑懼不敢返回。支詳用牛酒犒勞士兵，允諾一概赦免他們的罪責，軍隊方纔入城。部衆共同推立時溥任留後，將支詳驅逐到客館。時溥爲他準備了豐厚的資財行裝，派陳璠護送他返回京城。夜裏停駐在七里亭，陳璠擅自殺死支詳，并殺了他的全家。時溥發怒，讓陳璠任宿州刺史，不久殺死了他。另外派遣將領率三千精兵入關，僖宗因而任命他爲武寧節度使。

黄巢兵敗東逃，包圍了陳州，駐軍溵水。秦宗權正占據着淮西，與黄巢相互聯結。時溥的轄地正處兩賊之間，便用全部兵力討伐，兵鋒很盛，連戰皆捷，被授任爲東面兵馬都統。他於是會合許、兖、鄆的軍隊，追逐尚讓到太康，斬首數萬級，尚讓率本部萬人投降。時溥派遣部將李師悦等人緊追黄巢到萊蕪，大敗賊軍。諸將争先要得到黄巢的首級，而林言斬殺了他，將首級送交時溥，進獻給天子，因此破賊時溥功居第一。加授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鉅鹿郡王。秦宗權擁兵割據，朝廷拜授時溥爲蔡州行營兵馬都統。

叛賊被平定後，他與朱全忠争功，仇怨日益加深。孫儒正與楊行密争奪揚州，朝廷下詔讓朱全忠任淮南節度使平定戰亂。時溥認爲自已起身在先，功名顯揚於朝廷，位至都統，却没能得到淮南而讓朱全忠獲任，深爲怨忿。朱全忠派司馬李璠、郭言等東進，軍隊途經宿州，致書時溥請求借道。時溥拒不答應，乘其鬆懈没有防備，派兵襲擊。郭言奮力搏戰，時溥罷兵而還。朱全忠怨怒他，從此連年攻略徐、泗，兵不解甲。朱全忠親自率兵進抵城郊，没能獲勝，帶兵離去。時溥困迫，向李克用請求救兵。李克用爲此而進攻碭山，朱友裕救援，雙方都喪失了大將。朱友裕進攻宿州，没能攻下。這時是大順元年。

第二年，丁會修築堤壩阻塞汴水，用水灌宿州外城，三月後攻克，派劉瓚駐守。而時溥部將劉知俊帶兵二千人投降了朱全忠，時溥的兵力更爲削弱。百姓不能耕作，又遭大水饑荒連年，死亡的人達十分之七以上。他於是向朱全忠求和，

兵。昭宗以宰相劉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師。溥慮去徐且見殺，惶惑不受命，諭軍中固留，有詔聽可。泗州刺史張諫聞溥已代，即上書請隸全忠，納質子焉。溥既復留，諫大懼，全忠爲表徙鄭州刺史。諫畏兩怨集己，乃奔楊行密。行密以諫爲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以兵屯泗。

朱全忠與他約定讓他移任別地而停止交戰。昭宗派宰相劉崇望接任，授任時溥爲太子太師。時溥擔憂離開徐州將被殺害，惶惑不接受任命，指使軍中堅決挽留，有詔允許他留任。泗州刺史張諫得知時溥被替换後，當即上書請求隸屬於朱全忠，將兒子作爲人質送到朱全忠處。時溥既已留任，張諫大爲驚恐，朱全忠爲此而上表將他調任爲鄭州刺史。張諫懼怕兩方都怨怒自己，於是投奔楊行密。楊行密任用張諫爲楚州刺史，連同本地的百姓一同遷移，派兵進駐泗州。

朱友裕率軍攻溥，嬰城不出。有語全忠曰："軍行非吉日，故師無功。"全忠遣參謀徐璠至軍責諭，友裕答曰："溥困且破，乃徇妖辭，士心墮矣。"焚其書，督餫饋，急攻之。溥將徐汶出降。溥求救於朱瑾。全忠自以兵屯曹，將去，留精騎數千授霍存曰："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戰，瑾、溥還壁。明日復戰，霍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裕堅營不出，瑾食盡，還兖州。全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分兵固保石佛山，師古攻拔之。自是完壘不戰。王重師、牛存節等梯其堞以入，溥徙金玉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實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地，私置守焉。

朱友裕率軍進攻時溥，時溥據城防守而不出戰。有人對朱全忠説："出師之日不是吉日，所以不能取勝。"朱全忠派參謀徐璠到軍中責備勸阻，朱友裕答道："時溥困迫城將攻破，而聽信妖言，軍心會涣散的。"燒掉來書，督促糧運，發起猛攻。時溥部將徐汶出降。時溥向朱瑾求救。朱全忠親自率兵屯駐在曹，準備離去，留下精騎數千人交給霍存説："事態緊急，就兼程疾速趕往那裏。"朱瑾軍二萬人與時溥會同攻打朱友裕，霍存率兵緊急迎戰，朱瑾、時溥收兵回營。第二天再戰，霍存戰敗，陣亡。朱瑾、時溥進逼朱友裕，朱友裕固守營壘而不出戰。朱瑾糧盡，返回兖州。朱全忠派龐師古取代朱友裕，時溥分兵固守石佛山，龐師古進攻并占領了那裏。時溥從此完善守備而不出戰。王重師、朱存節等架起雲梯登城而入，時溥搬運金玉携帶妻子登上燕子樓，自焚而死。這時就是景福二年。朱全忠於是據有其地，在這裏自行署置官守。

## 朱宣

朱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聞里中，坐鬻鹽抵死。

朱宣，是宋州下邑人。父親以豪强不守法度著稱於鄉里，因販運私鹽獲罪被處死。

宣亡命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黄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總帳下兵。

朱宣逃亡前去青州，當上王敬武的牙軍。黄巢叛亂，王敬武派遣部將曹存實率兵西進關中，而朱宣任軍候，途經鄆州。當時，節度使薛崇抵禦王仙芝戰死，部將崔君裕代理州政。曹存實忖度鄆州兵力薄弱，襲擊而殺死了崔君裕，據有該地，於是自稱留後。因朱宣功多，任用爲濮州刺史，留下他統領帳下親軍。

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

中和初年，魏博韓簡向東覬覦曹、鄆，率

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嘉其守，拜宣天平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有衆三萬，弟瑾勇冠三軍，陰有爭天下心。瑾嗜殘殺，光啓中，求婚於兖州節度使齊克讓，托親迎，載兵竊發，逐克讓，據府自稱留後，天子即授以帥節，兄弟雄張山東。時秦宗權悉兵攻朱全忠，使秦賢列三十六壁，自將督戰。全忠大恐，求救于宣。宣與瑾身率師往擊宗權，宗權敗走。

兵渡過黄河。曹存實迎戰，死在戰陣上，朱宣收集殘兵據城防守。韓簡圍攻了六個月，不能攻下，率兵離去。僖宗嘉獎他的守城之功，拜授朱宣爲天平節度使，多次加授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宣擁有三萬部衆，弟弟朱瑾勇冠三軍，他因此暗中懷有爭奪天下的野心。朱瑾生性嗜好殘殺，光啓年間，向兖州節度使齊克讓求婚，藉口親自迎親，藏在車中的士兵乘機突然殺出，驅逐了齊克讓，占據府衙自稱留後，天子隨即授給他節度使符節，兄弟稱雄山東。此時秦宗權用全部兵力攻打朱全忠，令秦賢設置三十六處營寨，自己親臨督戰。朱全忠大爲恐慌，向朱宣求救。朱宣與朱瑾親自率兵前往攻擊秦宗權，秦宗權敗逃。

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篤密，而内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即聲言宣納汴亡命，移書詆讓。宣以新有恩於全忠，故答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使朱珍先攻瑾，取曹州，壁乘氏。宣救曹不克，奔還范。珍圍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將擊罕，斬之，拔濮州，朱裕奔歸鄆。使珍薄鄆挑戰，宣不出。裕爲書紿降，導珍入。信之，夜以兵數千傅城。裕開門，軍入，縣門發，死者數千。縱礧石擊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詞爲刺史，大將郭銖斬詞奔全忠。瑾謀悉兵襲汴，全忠乃自攻瑾。瑾以兵掠單父，與全忠將丁會轉戰，不勝，去。

朱全忠深爲感激朱宣，將他作爲兄長來奉事，十分親近，但内心却忌恨他的雄强，而且因他所據都是兵强之地，打算挑起怨仇然後謀取。就聲稱朱宣招納汴州的逃亡士兵，致書指責。朱宣因新近有恩於朱全忠，所以回書忿忿不平。朱全忠於是有意加深矛盾，派朱珍首先攻打朱瑾，占據了曹州，屯駐在乘氏。朱宣援救曹州没能成功，逃回范。朱珍包圍濮州，朱宣派弟弟朱罕援救濮州。朱全忠親自率兵襲擊朱罕，斬殺了他，占據濮州，朱裕逃回鄆州。朱全忠派朱珍進逼鄆州挑戰，朱宣不出兵迎戰。朱裕致書謊稱願降，招引朱珍進城。朱珍信以爲真，夜間率兵數千人來到城下。朱裕打開城門，軍隊入城，懸門突然放下，被殺數千人。又拋擲壘石打擊没有進城的，殺死偏將百餘人。朱宣重新奪回了曹州，任用郭詞爲刺史，大將郭銖斬殺了郭詞投靠朱全忠。朱瑾企圖用全部兵力襲擊汴州，朱全忠於是親自率兵攻打朱瑾。朱瑾率兵劫掠單父，與朱全忠部將丁會轉戰，不能獲勝，離去。

景福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兵夜掩友裕軍，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入，乃覺，走瓠河，與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舍，明日，友裕乃至。宣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諜

景福初年，朱全忠再次討伐朱宣，令侄子朱友裕做前鋒，自己隨後進兵。進抵衛南，朱宣派輕兵夜間偷襲朱友裕軍，趕走了他，占據了他的軍營。朱全忠不知情，把軍糧運進營中，方纔發覺，撤到瓠河，與朱友裕失去了聯係，在距濮州十五里處駐扎，第二天，朱友裕纔來到。朱宣留

鄆虚實，身將而北。會宣引還，縱兵戰，全忠南走，絶壍去，幾不脱，大將多死。乃謀持久徼極取宣，歲一再暴其鄙，奪之食，俘其工織，尠有存者。宣令賀瓌守濮州，爲友裕所攻，委城走。友裕進擊徐州，時溥求援於宣，戰不勝而還，溥遂亡。全忠即遣龐師古攻齊州，宣、瑾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結壘。宣、瑾三分其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急，汴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熛薰漲天，宣等大北。是夏，全忠壁曹州南，宣薄戰，禽其將三人。全忠還。

駐濮州。朱全忠令朱友裕派精騎疾速前去偵察鄆州的虚實，親自率軍北上。正遇朱宣回兵，發兵交戰，朱全忠南逃，越過壕溝而去，幾乎不得脱身，大將大多陣亡。朱全忠於是謀劃長期用兵使朱宣疲憊然後再解决他，連年不斷侵擾他的邊境，奪取糧食，擄獲工匠織婦，很少有人能够安身。朱宣令賀瓌守衛濮州，遭到朱友裕的進攻，棄城而走。朱友裕進擊徐州，時溥向朱宣求援，朱宣没能取勝而回軍，時溥於是滅亡。朱全忠隨即派龐師古進攻齊州，朱宣、朱瑾都用兵防守，長期没能攻下。乾寧元年，朱全忠親自前往，逼近清河扎營。朱宣、朱瑾兵分三路出擊，朱全忠在東阿迎戰，南風猛烈，汴軍在下風處，十分恐懼。不久風向倒轉，朱全忠乘機在朱宣軍旁放火，濃烟滿天，朱宣等大敗。當年夏天，朱全忠屯駐在曹州南，朱宣進兵交戰，擒獲朱全忠的部將三人。朱全忠回軍。

明年，使朱友恭擊兖州，瑾堅壁，乃壍而守。宣餉瑾，友恭奪其糧。全忠自軍單父。會宣求救于李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刈其麥，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全忠復攻鄆，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數千級，引而南。克用躡全忠後，至柏和，大寒，全忠軍多死。不閲月，復圍兖州，因略地龔丘。賀瓌以奇兵擊全忠輜重，不及，戰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孑餘。軍道大陂，風暴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執瓌示城下。

第二年，朱全忠派朱友恭攻打兖州，朱瑾堅守不出，於是挖掘壕溝而圍困。朱宣給朱瑾運送糧餉，被朱友恭奪取。朱全忠親自率軍駐扎在單父。這時朱宣向李克用求救，朱友恭退兵駐扎在曹州之南。幾個月後，朱全忠親自討伐朱宣，收割他的麥子，打敗李克用的大將李承嗣等，然後回兵。朱宣追擊，大肆掠奪曹州。當年秋天，朱全忠再次進攻鄆州，屯駐在梁山。朱宣、李克用挑戰，朱全忠設下伏兵打敗了他們，斬首數千級，率軍南下。李克用緊隨朱全忠後，到達柏和，氣候酷寒，朱全忠軍很多士兵被凍死。過了不到一個月，又包圍了兖州，并攻打龔丘。賀瓌發奇兵襲擊朱全忠的輜重，没能截住，在鉅野東交戰，賀瓌大敗，被擒，全軍覆没。朱全忠軍行軍途經大陂，大風驟起，朱全忠説：“難道是因殺人没有殺盡嗎?”於是搜索軍中，又斬殺了幾千人，風纔停息。將賀瓌押到城下示衆。

瑾之兄瓊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全忠，結同姓歡，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苦加禮，因使招瑾。瑾領精騎鬲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爲送款，欲得瓊躬上符節。全忠不之

朱瑾的哥哥朱瓊守衛齊州，看到勢窮力竭，獻出本州歸附朱全忠，表示願結爲同姓之好，朱全忠答應了他。朱瓊輕騎來到軍中，朱全忠慰勞他禮節十分周到，并讓他招降朱瑾。朱瑾帶領輕騎隔着城河與他談笑親近如同往日，而派遣部將

虞，瑾伏壯士橋下，瓊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挾瓊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大震。全忠恚，數日乃去。

胡規假意前來求降，要讓朱瓊親自送上符節。朱全忠没有在意，朱瑾在橋下埋伏壯士，朱瓊單騎來到，正在交談，壯士突然衝出，挾持朱瓊入城，將他斬首把首級扔到城下，汴軍大爲震驚。朱全忠惱怒，幾天後纔離去。

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瑭以兵屯莘援宣，爲羅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龐師古伐宣，宣逆戰，敗于馬頰河。師古迫其西門，兵不出。

三年，李克用派遣部將李瑭率兵屯駐在莘以援救朱宣，被羅弘信打敗。朱全忠大喜，預料可將朱宣逼入困境，派龐師古討伐朱宣，朱宣迎戰，在馬頰河戰敗。龐師古進逼鄆州西門，朱宣軍據守不出。

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益内沮，度不能與全忠确，則固守，增堞深溝爲不可逼。明年，葛從周密造舟于塹，師人逾而升。宣出奔，爲民所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納其妻。使師古攻兖州。二月，食盡，瑾自出督芻粟，轉掠豐、沛間，而子用貞及大將康懷英等舉城降。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懷賓不納，乃趨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瑾奔楊行密，行密迎之高郵，解玉帶以賜，表領徐州節度使，畀以兵。師古、從周以兵七萬討行密，瑾敗之清口，擊殺師古，而從周還，師至淠水，方涉，瑾追及，殺傷溺死幾盡。瑾事行密尤盡力。

朱全忠進攻朱宣，先後十次出兵，四次大敗。朱宣的戰將全都喪失，日益氣餒，思量自己不能與朱全忠較量，轉而固守，增高城垣挖深城壕使朱全忠不能攻城。第二年，葛從周秘密在壕溝中造船，士兵越過城壕而登城。朱宣出逃，被百姓擒獲，追兵來到，把他押送獻給朱全忠，朱全忠斬殺了他并將他的妻子納爲自己的妾。派龐師古進攻兖州。經過兩個月，城中糧盡，朱瑾親自出城督徵糧草，轉而劫掠豐、沛一帶，而兒子朱用貞及大將康懷英等獻城投降。朱瑾帶領部下逃到沂州，刺史尹懷賓不許他進城，他於是急忙前往海州。刺史朱用芝率本部人馬與朱瑾投奔楊行密，楊行密到高郵迎接，解下玉帶賜給他，上表朝廷授他爲徐州節度使，讓他統兵。龐師古、葛從周率兵七萬人討伐楊行密，朱瑾在清口打敗了他們，擊殺龐師古，而葛從周撤回。軍隊行進到淠水，正要渡河，朱瑾追到，葛從周軍幾乎全被殺傷淹死。朱瑾奉事楊行密極爲盡力。

## 孫儒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趫卞横里中。隸忠武軍爲裨校，與劉建鋒善。黄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光啓初，宗權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宫闕，屠居人。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與儒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掠汴鄙，全忠兵

孫儒，是河南河南人。以勇捷性急而横行鄉里。隸屬忠武軍爲裨校，與劉建鋒友善。黄巢叛亂，他率兵投歸秦宗權爲都將。光啓初年，秦宗權派遣孫儒進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逃，孫儒焚燒宫室，屠殺居民。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與孫儒在洛水交戰，諸葛爽戰敗，孫儒又東圍鄭州。朱全忠屯駐在中牟援救，不敢前進。孫儒的部衆夜間登城，刺史李璠逃走，孫儒進兵攻占河橋，於是占據了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逃。朱全忠駐軍河陰，孫儒劫掠汴州邊境，朱全忠退兵，駐扎在

却，屯胙城東南，列僞旗鼓疑之，儒乃還。

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人，流尸於河，焚井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駢之亂，儒留濠州。會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爲副，建鋒爲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繇己，奈何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即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盟。有騎七千，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

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爲淮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於汴，且送宗衡、秦彦、畢師鐸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儒檢校司空，全忠署爲招討副使。

龍紀初，悉兵攻宣州，行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强，使建鋒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圖之。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畏全忠搗虚，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節度使。

大順元年，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掩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義間取潤州，劉威、田頵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潤、常者，皆爲建鋒所逐，仁義、頵棄潤州走。

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建

胙城東南，虛設旗鼓布下疑陣，孫儒於是撤回。

當時朱全忠正與秦宗權交戰，秦宗權敗逃。孫儒得知，屠殺孟州百姓，將尸體抛入黄河，焚燒村落然後離去。秦宗權又派孫儒侵犯淮南，乘高駢之亂，孫儒留駐濠州。時逢楊行密據有揚州，秦宗權派弟弟秦宗衡爭奪淮南，以孫儒爲副，劉建鋒任前鋒。孫儒時常説："大丈夫如不能苦戰萬里，賞罰全出於自己，怎能居人之下，生不能富貴，死後怎能享用祭品呢?"不久，汴軍攻打蔡州，秦宗權徵召他，孫儒稱病没有前往，秦宗衡督促他。他便在帳下舉行大宴，乘着酒性，斬殺了秦宗衡，吞并了他的部衆。他與劉建鋒、許德勳等結盟。有騎兵七千人，以此攻打平定了鄰近各州，不過十天，兵士達到數萬人，號稱土團白條軍。

文德元年，攻占了揚州，自任淮南節度使，與時溥聯合。起初，朱全忠曾致書招降孫儒，因此他又歸附了汴州，并送去秦宗衡、秦彦、畢師鐸的首級，朱全忠以此奏報朝廷。昭宗授任孫儒爲檢校司空，朱全忠任用他爲招討副使。

龍紀初年，他發兵全力攻打宣州，楊行密攻占了淮南，孫儒回兵，楊行密撤離。他開始據有潤、常、蘇三州，兵勢更加强盛，派劉建鋒守衛潤、常。朱全忠與楊行密相約要消滅他。孫儒謀劃先平定江南，再北上爭奪天下，擔心朱全忠乘虛進兵，於是派人用謙卑的態度向朱全忠表示恭順并送上厚禮，朱全忠將他保薦到朝廷，朝廷下詔授任他淮南節度使。

大順元年，楊行密攻占潤州，派安仁義駐守；派李友駐守常州。孫儒發怒，兵分三路渡江，劉建鋒重新攻占了常、潤，安仁義退走。朱全忠派部將龐從等軍十萬人馬迅速開進到高郵，孫儒用全部兵力抵禦，安仁義因此乘機攻占了潤州，劉威、田頵等在武進打敗劉建鋒，攻占了常州。杭州錢鏐的部將沈粲從蘇州投奔孫儒，在潤州、常州的楊行密的衆將，都被劉建鋒趕走，安仁義、田頵捨棄潤州退走。

第二年，孫儒率兵從京口轉戰，徵召劉建鋒

鋒皆行。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頵、威等合兵三萬，邀儒黄池。儒遣馬殷擊走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濛屯西溪，自引軍逆戰。儒軍圍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州，行密乞師於錢鏐。會谿潦暴涌，廣德、黄池諸壁皆没，儒分兵取和、滁二州。

一同行動。楊行密所派屯守險要的將領們，聽説孫儒的軍隊來到，紛紛逃走。田頵、劉威等人合兵三萬，在黄池截擊孫儒。孫儒派馬殷擊退了他們。孫儒在廣德駐軍，乘勝進兵到東溪，淮人大爲驚恐。楊行密派臺濛屯駐在西溪，自己領兵迎戰。孫儒軍重重包圍，黑雲將李簡率騎兵奔馳衝擊，楊行密纔得以脱身。孫儒於是包圍了宣州，楊行密向錢鏐請求救兵。正逢山洪暴發，廣德、黄池各處營寨都被冲毁，孫儒分兵攻占了和、滁二州。

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遠近，號五十萬，旌旗相屬數百里，所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數敗，今掃地而至，决死於我，若吾遣降者間至揚州，撫慰衣食，使儒軍聞其家尚完，人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營糧數十萬斛以稟飢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前鋒，屯嚴公臺。十二月，頵、威與儒决戰，皆大敗。儒連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

當年秋天，孫儒焚毁了揚州，率軍西進，向遠近各地發布檄文，號稱五十萬大軍，旌旗連接達數百里，所過之處焚燒房舍，屠殺老弱來供給軍食。楊行密畏懼，準備逃走。戴規説："孫儒軍多次戰敗，如今傾巢而出，要與我决一死戰，假如我軍打發投降的人暗地前去揚州，安撫接濟衣食，使孫儒軍中得知他們的家仍然完好，人人思歸，就可以不戰而擒了。"楊行密於是派遣親將進入揚州，取出孫儒軍糧幾十萬斛發放給飢民。孫儒屯駐在廣德，陶雅率騎兵打敗孫儒的前鋒，駐扎在嚴公臺。十二月，田頵、劉威與孫儒决戰，都大敗。孫儒連營逐漸向西推進，楊行密派陶雅駐守潤州，控扼他的退路。

景福元年，儒復圍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時劉威方繫獄，且死，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儒焚倉隤壘以來，糧盡將爲我禽。若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儒糧。行密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絶餉道。軍適大疫，儒病痁，遣建鋒、殷鈔諸縣。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義、頵背城决戰，破五十壁。會暴澍且冥，儒軍大敗。儒病甚，股弁不能興。頵執儒獻行密，諸將皆降。儒就刑于市，見劉威曰："中君之謀。"儒嘗引鑒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建鋒、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德。"

景福元年，孫儒再次圍攻宣州，駐軍於陵陽。楊行密交戰失利，打算出逃。當時劉威正關在獄中，將被處死，楊行密無計可施，又召見他詢問計策，他回答説："孫儒焚燒糧倉毁壞城池而來，糧盡就會被我擒獲。如用勁兵據城防守，可以坐而制服他。"李神福也請求據險截取孫儒的軍糧。楊行密於是分兵進攻廣德的屯營而截斷孫儒的糧道。正逢軍中瘟疫流行，孫儒患瘧疾，派劉建鋒、馬殷劫掠各縣。楊行密得知城下兵力薄弱，便在清晨出軍，率安仁義、田頵背城决戰，打破五十處營寨。時逢暴雨天色昏暗，孫儒軍大敗。孫儒病重，渾身戰抖不能行動。田頵俘獲孫儒獻給楊行密，孫儒的衆將全都投降。孫儒在市中被斬，看到劉威説："我中君的計了。"孫儒曾舉鏡搔頭説："此頭不久就要送到京城。"到這時，首級被傳送到朝廷。劉建鋒、馬殷哭吊

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廟以祀。

他，互相説道："公常有志死後建廟享用祭品，如果我輩據有土地，應當建廟來報答他的恩情。"到馬殷占據湖南後，上表朝廷追贈孫儒爲司徒、樂安郡王，建廟祭祀。

#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

##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 高趙田朱列傳

#### 高仁厚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爲營使。黄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黄頭軍部將李鋋、鞏咸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爲鴉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鴉兒鬥。"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

高仁厚，無法知道他的家世。他起初奉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任營使。黄巢攻陷京城，天子出居成都，陳敬瑄派遣黄頭軍部將李鋋、鞏咸率兵一萬五千人防守興平，屢次打敗黄巢軍。賊稱蜀兵爲鴉兒，每當交戰時，就告誡説："不要與鴉兒交手。"陳敬瑄對蜀兵的善戰十分滿意，又增選二千名士兵，派高仁厚帶領前往東面。

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疊帶冒，持梃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竇潏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閭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嗤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乃安。

在這以前，京城有些不良子弟，都身穿布衣頭戴帽子，拿着棍子搶掠閭里，稱作閑子。京兆尹剛上任時，總要殺死其中最惡劣的以便震懾其他人。竇潏任京兆尹時，甚至殺死幾十上百人，使他們稍稍有所畏懼收斂。黄巢進入京城，百姓多到寶雞去避難，閑子搶掠他們，官吏不能制止。高仁厚平日知道他們的惡行，暗中約定軍隊開進城坊時放手擊殺。軍隊進城，閑子聚觀取笑侮辱軍人，軍隊乘機殺死了數千人，反鎖上坊門，閑子們欲逃不能，因此都被殺光，從此閭里方纔安穩。

會邛州賊阡能衆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阡能遣諜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諜自言父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爲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諜去，命諸將毁柵

時逢邛州賊阡能的數萬部衆進攻各縣，扎下了幾十處營寨，涪州刺史韓秀昇在峽中叛亂，韓求在蜀州反叛，衆將領無法平定。陳敬瑄徵召高仁厚返回，派他督率軍隊到各處討伐，屯駐在永安。阡能派遣探子混進軍中，被手下抓住後押來，探子自訴父母妻子兒女都被賊人拘押，規定假如不能探明軍中虛實家人就都要被處死。高仁厚憐憫他，説："代我告訴賊兵，明天我要出戰，如有人能脱下甲胄來迎接我，就在背上寫上歸

鼓而前。賊渠羅渾擎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擎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衆署，皆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胡僧以降。韓求知大賊已禽，徇諸壁曰："敢出者斬!"衆罵之，求赴水死，衆鈎出，斬以徇，餘栅皆下。仁厚按轡徘徊視賊壘，吏請焚之，仁厚命取財糧，乃縱火，尸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州刺史。

順，都可以返回故鄉務農了。"就放走了探子，命令將領們拆毁營栅擊鼓前進。賊首羅渾擎設下埋伏謊稱投降，高仁厚派遣部將不帶兵器進入敵軍營中開導其部衆，都真心投降。羅渾擎詭計失算而逃走，被部下俘獲，高仁厚説："與愚人没有什麽話好説。"降衆中背上寫字的人，都得以獲免，然後就傳告各處營寨説："大軍來到了。"賊帥句胡僧大驚，斬殺了傳播流言的人，但仍不能禁止流言，衆人拘捕了句胡僧投降。韓求得知大盗已經就擒，遍告各處營寨説："敢出者斬！"衆人咒罵他，韓求投水自殺，人們將他撈起，斬首示衆，其餘的營栅全都投降。高仁厚騎馬緩緩巡視賊軍營壘，部下請求放火燒毁，高仁厚下令取出財物糧食，然後放火，將斬殺的賊人在成都暴尸示衆。高仁厚返回，天子登樓慰勞軍隊，授任高仁厚爲檢校尚書左僕射、眉州刺史。

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乏奉，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鋭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强弩直薄營，火而噪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鶩没鑿舟，皆沉，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

陳敬瑄與高仁厚謀劃説："韓秀昇還没有被擒獲，貢賦運輸仍遭到阻截，百官缺乏俸禄，百姓没有鹽吃。公如能破賊，將用東川來酬報公。"高仁厚答應了他。朝廷下詔拜授他爲行軍司馬。高仁厚得知賊的儲備、子女都在營寨中，便率精鋭來到江邊，砍伐樹木阻斷航道，據岸列陣。派游兵逼近賊，久不交戰，到夜間則派出一千名士兵帶着短刀、强弩襲擊賊營，放火喧叫。韓秀昇率水軍救火，高仁厚派人泅水鑿船，船都沉没，韓秀昇的部衆畏懼，大多潰散。韓秀昇斬殺逃兵，想要脅迫制止，士兵憤怒，拘捕了韓秀昇而投降。高仁厚問他爲什麽要反叛，他回答説："天子遭難，謀反的人難道衹有我嗎?"高仁厚將他用囚車押送到駐地，在市中處斬。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己，有望言。敬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劍州刺史姚卓文共攻成都，假卓文爲指揮應接使，卓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官爵。敬瑄即表仁厚爲東川節度留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起初隸屬於神策軍，多次升任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聽説陳敬瑄要用高仁厚來取代自己，頗有怨言。陳敬瑄婉言説服皇帝徵召楊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楊師立更爲惱怒，遞送文書指責陳敬瑄有十條罪狀，并殺死監軍田繪，駐軍在涪城，派兵攻打綿州，没能攻下。又遞送文書給劍州刺史姚卓文約他一同進攻成都，授任姚卓文爲指揮應接使，姚卓文没有答應。皇帝於是下詔削奪楊師立的官

後，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楊棠爲諸軍都虞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閱四旬。夜出兵擾北栅，仁厚設兩翼而伏，披栅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徇。於是士安不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者賞，君雄呼于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嘩而進，以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沉于池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天子。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絶。詔拜劍南東川節度使。

爵。陳敬瑄隨即上表朝廷授任高仁厚爲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楊棠爲諸軍都虞候，率兵二萬人討伐楊師立。楊師立派大將張士安，鄭君雄把守鹿頭關。高仁厚停駐在漢州，前軍在德陽接戰，楊師立據城防守，經歷了四十天。楊師立在夜間派兵出城偷襲北栅，高仁厚在兩翼設下伏兵，打開栅門點燃火炬，賊軍不敢進入。伏兵殺出，打退了賊兵。楊茂言以爲高仁厚將被打敗，率兵離去，很長時間纔返回。第二天，高仁厚召集諸將，説："副使應當以死向天子謝罪。"把楊茂言斬首示衆。從此張士安不敢出戰。楊師立親自督戰，十戰連敗。高仁厚與城中約定斬殺首惡者賞，鄭君雄在軍中呼喊道："天子討伐的，是反叛者，我們爲什麽要與他守在一起呢？"於是與張士安喧嘩前進，將高仁厚的來信展示給楊師立説："請以死向衆人謝罪。"楊師立投池自殺。鄭君雄殺了他的全部家人，將他的首級進獻給天子。高仁厚進入府中，釋放囚犯，救濟貧窮。朝廷下詔拜授他爲劍南東川節度使。

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絶敬瑄。君雄時爲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

光啓二年，高仁厚占據了梓州，與陳敬瑄斷絶交往。鄭君雄當時任遂州刺史，也攻陷了漢州，進兵攻打成都。陳敬瑄派部將李順之迎戰，鄭君雄陣亡。陳敬瑄又徵發維州、茂州的羌軍攻打高仁厚，斬殺了他。乾寧年間，都追贈爲司徒。

## 趙犨

趙犨，陳州宛丘人，世爲忠武軍牙將。犨資警健，兒弄時好爲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群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劍，善射。會昌中，從伐潞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

黄巢入長安，所在盗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犨爲刺史，表于朝，授之。既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峙藁薪，爲守計。民有貲者悉内之，繕甲兵，募悍

趙犨，是陳州宛丘人，世代做忠武軍牙將。趙犨生性機敏剛勇，兒童時好做排營列陣的游戲，自己發號施令，一群孩子無人敢搗亂。父親趙叔文看到後説："這孩子定能光大我的家族。"他年紀稍長，喜愛讀書，練習擊劍，擅長射箭。會昌年間，隨軍討伐潞州，收復了天井關，又隨軍征討蠻人，忠武軍功多，他被升任大校。

黄巢進占長安，本地的盗賊起事，陳州百姓前往節度使府，請求讓趙犨任刺史，節度使上表向朝廷請求，他被授任。他就任以後，召集官屬商議説："黄巢假如不能在長安被斬殺，一定會東出潼關，陳州正當要衝。"於是加固城墻疏通城河，充實倉庫，儲積柴草，預做守備。他把富

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犨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溵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犨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家食陳禄，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衆聽命。引鋭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宫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爲持久計。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張。犨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犨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

有的百姓都遷入城中，修繕器械，招募勇猛之士，將自家子弟都補任爲領兵。黄巢戰敗，果然東逃。賊將孟楷率萬人侵犯項，趙犨迎擊并擒獲了他。僖宗嘉獎他的功績，多次升任爲檢校司空。黄巢聽説孟楷身亡，又驚又怒，用溵水作爲依托擺開全部兵力，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挖掘長壕圍城五周，多方攻打。州人大爲恐懼，趙犨傳令説："士貴於創建功業樹立名節，如今衆寡不敵，大丈夫應當處於死地而求生，光是畏懼無濟於事。况且獻身國事，不比生而爲賊更好嗎？我家食陳州的俸禄，立誓破賊而保全陳州，有異議者斬！"衆人聽命。他率領精兵出戰，屢次打敗賊軍。黄巢越發惱怒，一心要殺盡陳州人，於是在州城旁建起八仙營，非法比擬於皇帝的宫室，設置百官衙署，儲存糧食準備長期圍困。秦宗權輸送器械軍需，賊勢更盛。趙犨大小數百戰，勝負相當，因而人心穩固，而派人抄小路去向朱全忠求救兵。不久，汴軍來到，駐營於西北，陳州人士氣大振，趙犨率兵猛攻，打敗了賊軍。被圍共三百天而解圍。

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宗權始熾，略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唯陳賴犨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泰寧、浙西兩節度，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仍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

中和五年，升任彰義軍節度使。黄巢雖已敗亡，秦宗權又開始强盛，攻略數千里之地，屠殺二十餘州，衹有陳州依賴趙犨得以保全，因功任檢校司徒，加授泰寧、浙西兩節度使，都是人在陳州而兼任。龍紀初年，進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使，仍以陳州作爲治所，流亡百姓陸續返回。他與弟弟趙昶極爲友愛，後來年老將死時，將軍中事務都托付給他，而後去世，追贈太尉。

犨悉忠力以孤城抗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振，故委輸調發助全忠，常先它鎮云。

趙犨竭盡忠心及全力以孤城抗賊，黄巢終於敗亡。然而他依附朱全忠，他的力量也是依賴朱全忠而重振，因此輸納錢物調發兵力資助朱全忠，常常領先於其他方鎮。

## 趙昶

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内沈厚，有法度。破孟楷功多。巢之圍，昶夜擲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犂曙决戰，士争奮死鬥，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犨領泰寧，以昶爲州

趙昶字大東，神采軒昂不凡，而性情穩重，辦事很有法度。打敗孟楷他的戰功居多。黄巢圍城時，趙昶夜間巡查軍中，累極而睡着，夢中如同有神相助。清晨時决戰，士兵們拼死衝殺，生擒賊將數人，斬首一千餘級。趙犨兼任泰寧節度

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舉言犨、昶。犨之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劭勸農桑，於人有恩惠。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

使，任趙昶爲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在方鎮中提到忠勇及政績，都推稱趙犨、趙昶。趙犨年老，而任他爲留後，遷任忠武節度使，也留在陳州。進位檢校司徒。他鼓勵農桑，對百姓有恩惠。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去世，時年五十三歲，追贈太尉。

### 趙珝

犨子珝，字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之難，激勵麾下，約皆死。以先冢邇賊，畏見殘齕，即夜縋死士取柩以入。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珝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射，遥領處州刺史。

趙犨的兒子趙珝，字有節。他勇猛剛毅喜愛讀書，善於騎射。黄巢叛亂，他激勵部下，立誓同生死。由於祖墳距賊很近，擔心受到毁壞，就在夜間用繩子將敢死之士放下城取回了棺柩。庫中有巨弩，由於機牙損壞，不能拉開弦，趙珝精心修理，可發射箭達到五百步遠，人馬都被射穿，賊兵畏懼不敢逼近。因功授任檢校尚書右僕射，遥兼處州刺史。

昶帥忠武，珝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留後，政簡濟，上下安之。全忠表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土惡，善圮，珝疊甓表墉，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迹，决翟王渠溉稻以利農。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

趙昶任忠武節度使，趙珝升任行軍司馬。趙昶死後，他主持忠武留後事，政事寬簡，上下安定。朱全忠上表朝廷任他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州土質不好，容易坍塌，趙珝在城表砌磚，於是城墻不再毁壞。三次加授爲檢校太保。光化二年，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他考察鄧艾的遺迹，開掘翟王渠灌溉稻田使農民獲利。一家三人任節度使，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共享其利。

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珝知同州節度留後。昭宗還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爲罷市。

天復初年，韓建任忠武節帥，讓趙珝主持同州節度留後事。昭宗返回長安，下詔徵召他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任右金吾衛上將軍，隨從昭宗遷都洛陽。一年多後，因病免官。去世，時年五十五歲，追贈侍中，陳人爲此罷市致哀。

### 田頵

田頵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里，約爲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密據廬州，頵謀爲多。攻趙鍠於宣州，鍠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頵乘輕舠追之，鍠驚，遂見禽。行密表頵爲馬步軍都虞候。

田頵字德臣，是廬州合肥人。他略通書史，持重果斷志向遠大。與楊行密是同鄉，結爲兄弟。應州中招募駐防州境，升任主將。楊行密占據廬州，大多出於田頵的謀劃。田頵在宣州進攻趙鍠，趙鍠出城到東溪，利用急流逃走，在水邊解甲休息，認爲追兵無法趕上。田頵乘輕船追上，趙鍠驚慌失措，於是束手被擒。楊行密上表朝廷任用田頵爲馬步軍都虞候。

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頵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頵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頵破其屯。與戰，頵走，行密怒，奪其兵。或諫行密曰："强敵傅壘，不用頵，非計也。"行密復將頵。儒詒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頵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

沙陀叛將安仁義投奔淮南，楊行密大喜，讓他統領騎兵，位居田頵之上，兩人名冠軍中。他們一同進攻常州，殺死了刺史杜稜。錢鏐正屯駐在潤州，一夜間潰敗逃走。時逢孫儒南下攻城略地，田頵等人屯駐在丹陽，孫儒火燒揚州，駐扎在廣德，田頵攻破他的營寨。雙方交戰，田頵逃離，楊行密發怒，剥奪了他的兵權。有人勸諫楊行密説："强敵兵臨城下，不任用田頵，這没有道理。"楊行密於是重新任用田頵爲將。孫儒致書安仁義要求與他通好，想以此使楊行密猜疑他。楊行密待他反而更加親近，任用他爲行軍副使，最終用這二人建功擒獲了孫儒。於是上表朝廷任用安仁義爲潤州刺史，田頵爲寧國軍節度使。田頵多次升任爲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仁義官至檢校太保。

頵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貲不已，獄吏亦有請，頵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歙爲屬州，行密不許，頵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

田頵平定馮弘鐸以後，到揚州拜謁楊行密，楊行密的左右向他索求財物不止，連獄吏也有請求，田頵發怒道："獄吏是盼着我入獄嗎！"又提出將池、歙作爲屬州，楊行密没有答應他，田頵開始産生怨恨。將要返回時，指着府門説："我不再進這門了。"

是時，錢鏐部將徐綰叛，鏐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頵。頵遣客何曉見鏐曰："王宜東保會稽，無爲虚屠士衆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爲人長，何助逆耶?"頵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頵築壘絶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輿，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冑馳擊，奪其地，鏐授璋衢州刺史。頵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絶西陵，爲鏐將所却，圍益急。

這時，錢鏐的部將徐綰叛變，錢鏐進入杭州趕走了徐綰，徐綰屯駐在靈隱山迎接田頵。田頵派門客何曉去見錢鏐説："大王應當發兵東保會稽，不要做濫殺士衆之事。"錢鏐説："軍中有小叛亂是常事，公是長者，爲什麽要助長叛逆呢?"田頵進攻北門，錢鏐登上城墻與他交談，箭射中了大旗的下部。田頵築起墻壘阻斷往來道路，錢鏐感到憂慮，取出十車金幣，招募能奪取敵軍陣地的人。陳璋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不戴頭盔飛騎突擊，奪得了那裏，錢鏐授任陳璋爲衢州刺史。田頵攻城没能攻下，準備渡江阻絶西陵，被錢鏐的部將打退，圍城更爲急迫。

先是，行密欲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璙迎女，且告行密曰："頵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召還頵。"行密使人謂頵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頵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緡犒軍，頵又請鏐子元瓘出質，乃與綰

在這以前，楊行密打算將女兒嫁給錢鏐的兒子，到這時錢鏐危急，便派錢元璙前來迎娶楊家的女兒，并告訴楊行密説："田頵得志，肯定會導致大禍，我請求把兒子留下作爲人質，希望能召回田頵。"楊行密派人去對田頵説："假如還不撤軍，我就派人接替你駐守宣州。"田頵拒不從

引兵還。然内怨行密與鏐，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澶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頵請悉儲峙，單車以從。”行密答曰：“貢賦繇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頵絶行密，大募兵。李神福白行密：“頵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曰：“頵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爲用。”頵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頵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頵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

命。錢鏐送交二百萬貫錢犒賞田頵的軍隊，田頵又請求錢鏐把兒子錢元瓘交出做人質，然後纔與徐綰率軍返回。但他内心怨恨楊行密與錢鏐交好，爲此致書楊行密説：“諸侯王鎮守一方而奉事天子，假如百水不匯入大海，即使狂冲漫淹，最終也會變成乾土，比不上順流可以無窮無盡。東南之地揚州居首，錢帛金玉堆積如山，望公能向天子貢納規定的賦税，田頵我願取出全部儲存，單車跟從。”楊行密答覆説：“貢賦要經由汴纔能送到，這正好是資助敵方罷了。”從此田頵與楊行密斷絶聯係，大舉招兵買馬。李神福禀告楊行密説：“田頵定會反叛，應先發制人。”楊行密説：“田頵立有大功，而反狀還不明顯，殺掉他，衆將就不會再聽從我的指揮。”田頵派僚佐杜荀鶴到汴州通好，朱全忠大爲高興，屯駐在宿州等待發生變故。楊行密因康儒正在田頵那裏，因此授任他爲廬州刺史來離間他們。田頵發怒，殺了他全族的人，康儒説：“公不用我的計策，死無葬身之地了。”

頵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頵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頵遣李皋詒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從吴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皋，破頵兵於曷山。始，頵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壇復戰，敗於皖口，頵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瀕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頵走道。

田頵與安仁義連兵進攻昇州，劫持了刺史李神福的妻子兒女厚加供養。李神福正與劉存進攻鄂州，楊行密召回了他。李神福對衆將説：“田頵反叛，這是心腹大患，應立即進攻。”田頵派李皋致書李神福説：“公的家人在我這裏，假如隨從我，定能分地封王。”李神福回答道：“我身爲一卒跟隨吴王，官拜上將，絶不以妻兒而改變意志。”於是斬殺了李皋，在曷山打敗了田頵的軍隊。起初，田頵的部將王壇等人率水軍緊隨李神福之後，直到吉陽磯，没有交戰。時值天晚，王壇乘李神福軍渡河到一半時襲擊，李神福掉轉船頭順流猛攻，大敗王壇，乘機放火，王壇的士兵大多陣亡。第二天，王壇再次交戰，在皖口被打敗，田頵於是親自率軍來戰。李神福説：“賊捨城而來，這是天要亡他。”於是據水緊閉營門固守不出，并請求楊行密派軍切斷田頵的退路。

仁義焚東塘戰艦，夜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頵陳舟蕪湖。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

安仁義焚毁東塘的戰艦，連夜進攻常州，没能攻克，轉戰到夾岡，樹起兩面旗幟，解甲休息，追兵不敢逼近。田頵在蕪湖整訓水軍。楊行密派部將王茂章進攻潤州。安仁義以善射冠於軍

中，當時稱朱瑾槊，米志誠弩，皆爲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又其治軍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梁不毁，開門鬥，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與确。行密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

中，當時人稱朱瑾善使槊，米志誠善使弩，都是天下第一，安仁義常說："米志誠的十弩，不抵朱瑾的一槊；朱瑾的十槊，不抵我的一弓。"人們認爲很對。另外他治軍嚴明，也深受士兵們的愛戴。有戰士數百人，不拆毁橋梁，打開營門交戰，預先宣告要射中的人，然後再射他。王茂章等人不敢與他交手。楊行密派使者去對他說："我不忘公的功勞，如能主動投歸，就復任行軍副使，衹是不能再掌兵權。"安仁義打算投降，他兒子極力勸阻，於是作罷。

行密召其將臺濛泣語曰："人嘗告頵必反，我不忍負人，頵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濛頓首謝，率騎度江，爲陣以行。士笑其法，濛曰："頵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等戰廣德，濛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濛麾兵擊之，壇走。神福既以不戰困頵，頵紿言母病，還至蕪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濛之行，爲狹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頵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黄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遇伏，頵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頵恚，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身薄戰。濛退軍示弱，士超隍，濛殊死戰，軍潰。頵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鬥，示頵首，乃潰。

楊行密召見部將臺濛哭着說："有人曾告訴我説田頵定會反叛，我不忍心負人，而田頵果真負我。我考慮能任大將的人也衹有你行了。"臺濛叩頭拜謝，率領騎兵渡江，列好陣形而前進。士兵譏笑他的辦法，臺濛說："田頵是老將老謀深算，預先防備能有什麽壞處？"他與王壇等人在廣德交戰，臺濛將楊行密的書信送給王壇部將讓他們看，他們都再拜而喪氣。臺濛指揮部衆進擊，王壇退走。李神福不戰而使田頵受困，田頵假稱母親有病，回到蕪湖。他得知王壇兵敗，留下精兵二萬交給郭行琮，自己親自離城前往前綫。臺濛這次出征，設置小營小屋，偵察的人認爲僅能容下二千人，田頵輕視他，没有再召兵增援。田頵與臺濛在黄池交戰，戰鬥剛開始時互射箭石而臺濛逃走，田頵士兵争相追擊敗兵，遇上伏兵，田頵大敗，去徵召蕪湖的士兵，但不能進城。郭行琮和王壇都投歸了楊行密，田頵惱怒，親自整頓敢死之士數百人，稱作爪牙都，自己帶領着交戰。臺濛退兵顯示軟弱，田頵的兵士越過壍壕，臺濛拼死力戰，田頵軍潰敗。田頵逃往城中，橋塌壞，被亂兵殺死，時年四十六歲。他的部下仍在搏鬥，臺濛拿出田頵的首級示衆，他的部下方纔潰散。

頵始以元瓘歸，戰不勝，輒欲殺之，頵母護免。及鏐與行密合，頵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瓘。"已而頵死，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儒，還元瓘於杭。

田頵當初携帶錢元瓘回軍，交戰不能獲勝時，就總想殺死他，由於田頵的母親保護他而獲免。等到錢鏐與楊行密結好，田頵說："今日再不勝，就一定要殺死錢元瓘。"隨後田頵死去，把首級傳送到淮南，楊行密傷心落淚，用庶人之禮安葬了他，也安葬了康儒，把錢元瓘送還給杭

州。

頵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康軿、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交辟不應。頵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爲盡力。夔知頵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頵不用。

田頵善於治理，性情寬厚，商販們往來從事貿易，百姓愛戴他。以禮接待士人，如楊夔、康軿、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都是他的座上客。殷文圭享有美名，朱全忠、錢鏐都爭相徵召他而他沒有應召。田頵置辦田宅，迎來母親，派外甥侍奉，因而殷文圭爲他盡力效勞。楊夔清楚田頵不能與楊行密抗衡，著《溺賦》來勸誡他，田頵沒能采納。

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揚州市。

楊行密派王茂章挖地道而攻占了潤州，安仁義携帶家屬據守城樓，士兵不敢登上。他召來李德誠説："我可以把命交給你。"然後扔掉弓箭就擒，父子被斬於揚州市中。

濛字頂雲，亦合肥人。頵破，行密表爲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初卒。

臺濛字頂雲，也是合肥人。田頵失敗，楊行密上表朝廷授任他爲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初年去世。

**朱延壽**

朱延壽者，廬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彦、畢師鐸、趙鍠、孫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盗，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盗遣之，戒曰："勿使延壽知。"已而陰許延壽殺之。

朱延壽，是廬州舒城人。他奉事楊行密，在打敗秦彦、畢師鐸、趙鍠、孫儒的各次戰鬥中，他多次立下戰功。楊行密打算施行寬厚來獲取人心，而朱延壽好用殺戮。當時揚州盗賊很多，抓到以後，楊行密總是將所盗之物賜還本人然後放出，告誡他説："不要讓朱延壽知道。"事後又暗中允許朱延壽把賊殺掉。

初，壽州刺史高彦温舉州入朱全忠，行密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鼓之，拔其城，即表爲淮南節度副使。全忠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爲列，遣李厚以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厚請益五旗，殊死戰，全忠引去。於是取黄、蘄、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

當初，壽州刺史高彦温獻出本州投歸了朱全忠，楊行密發兵襲擊，衆將畏懼，城防堅固無法攻克，朱延壽一鼓作氣，攻下此城，楊行密隨即上表朝廷任用他爲淮南節度副使。這時朱全忠仍屯駐在壽春，朱延壽派新軍出戰，每旗以五伍編隊，派李厚率領十旗攻擊朱全忠軍的西翼，没能獲勝，準備將他處斬，李厚請求增派五旗，拼死力戰，朱全忠撤軍。於是攻取了黄、蘄、光三州，因功升任爲壽州團練使。

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披全忠勢，擢奉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也。延壽用軍常以寡鬥衆，敗還者盡斬之。

昭宗在鳳翔，下詔朱延壽圍攻蔡州以分散朱全忠的兵勢，升任他爲奉國軍節度使。每當朱全忠兵來到時，朱延壽打開城門不作防備，而敵軍不敢逼近。朱延壽用兵時常以少戰多，戰敗而還者一律處斬。

田頵之附全忠，延壽陰約曰：

田頵投附朱全忠，朱延壽暗中與他約定説：

"公有所爲，我願執鞭。"頵喜，二人謀絶行密。行密憂甚，紿病目，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矣。"遣辯士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揚州，拜未訖，士禽殺之，而廢其妻。

"公如有所作爲，我願執鞭相隨。"田頵高興，二人謀劃背棄楊行密。楊行密十分憂慮，假裝害眼病，走路時碰上柱子就倒在地下，他的妻子，是朱延壽的姐姐，扶起了他。楊行密哭着説道："我失明了，兒子們還年幼，能讓他們的舅舅來代替我，我就放心了。"派遣辯士去召回他，朱延壽懷有疑心，不肯應召前來。姐姐派侍婢前去告知他緣故，朱延壽立即趕到揚州，正在行拜禮時，士兵們拘捕并殺死了他，楊行密又廢掉了他的妻子。

贊曰：全忠，唐之盗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頵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絶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而覬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爲吴、蜀之老，可與事天子哉！

贊曰：朱全忠，是唐的盗賊，楊行密立志要將他斬首方纔罷休，田頵却要讓楊行密拿出軍賦去資助他，拿這個想法責難并背棄了楊行密，這不是忠於唐。背棄親附而自圖尊大，也已經是狂妄了。孔子稱孟公綽做趙、魏的家臣就可以優游終日，而做滕、薛的大夫則不堪其煩。至於像高仁厚、田頵、朱延壽，論才能還不够做吴、蜀的家臣，又怎能入朝奉事天子呢！

# 唐書卷一百九十

## 列傳第一百一十五

### 三劉成杜鍾張王列傳

**劉建鋒** 馬殷 馬賓

劉建鋒字鋭端，蔡州朗山人。爲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殷同事秦宗權。儒之敗，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衆七千，推建鋒爲主，殷爲前鋒，張佶爲謀主。略洪、虔數州，衆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自稱節度留後，奉表京師，詔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

建鋒已得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陳贍爲建鋒御者，妻美且艷，乃私之。贍怒，袖鐵檛擊建鋒死，斷其喉。衆推張佶爲帥，佶固辭，馬踶傷佶左髀，下令曰："吾非而主。"時馬殷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磔贍于市。

殷至，佶坐受其謁，既而率將吏推殷爲留後。詔即除檢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楊行密、劉隱皆養士以圖王霸，謂其屬高郁曰："吾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境，計安出?"郁曰："荆南暗弱，焉能患我？淮南，我仇也，固不吾援。公若置邸京師，歸天子職貢，王人來錫命，四方畏服，然後按兵討不廷，霸業成矣。"殷悟，厚結宣武朱全忠以請于朝，

劉建鋒字鋭端，是蔡州朗山人。擔任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殷共同奉事秦宗權。孫儒敗亡後，劉建鋒、馬殷收集散兵，轉而侵犯江西，擁有部衆七千人，推舉劉建鋒爲主，馬殷爲前鋒，張佶爲謀主。攻略洪、虔數州，兵衆於是達到十多萬。乾寧元年，他攻占了潭州，殺死武安節度使鄧處訥，自稱節度留後，上表京城，朝廷隨即下詔拜授他爲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

劉建鋒得志以後，就酗酒不再過問軍政事務。新息小吏陳贍是給劉建鋒駕車的人，他的妻子很漂亮，劉建鋒便與她私通。陳贍憤怒，袖藏鐵檛打死了劉建鋒，割斷他的喉嚨。衆人推舉張佶爲節度使，張佶堅决推辭，馬又踢傷了張佶的左大腿，他傳令説："我不是你們的主帥。"這時馬殷攻打邵州没能攻下，於是他派人迎回馬殷。在市中用碎尸刑處死了陳贍。

馬殷來到，張佶安坐接受他的拜見，然後率領將吏推立馬殷爲留後。朝廷隨即下詔授任馬殷爲檢校太傅、潭州刺史。馬殷因成汭、楊行密、劉隱都接納士人以圖取稱王稱霸之業，就對部屬高郁説："我打算用厚禮供奉四鄰來穩固我的地界，有什麽好計策?"高郁説："荆南昏昧薄弱，怎能危害到我？淮南，是我的仇敵，根本不會援助我。公如能在京城設置州邸，歸順朝廷向天子進貢，使朝廷使者前來授命，四方就會畏服，然後整兵討伐不聽從朝命者，霸業就可以完成了。"

乃拜湖南節度兵馬留後。郁又教殷鑄鉛鐵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高户置邸閣居茗，號八床主人，歲入算數十萬，用度遂饒。

馬殷醒悟，就用厚禮結交宣武的朱全忠讓他向朝廷提出請求，於是他被拜授爲湖南節度兵馬留後。高郁又指教馬殷鑄鉛鐵錢，十枚抵銅錢一枚；准許百姓自行上山采摘，收取茶税，徵募富户設置邸閣經營茶葉，稱作八床主人，每年收入茶税數十萬，這樣就有了充裕的費用。

於是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城望風奔潰，盡得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執寧遠節度使龐巨曦，虜其衆及貲。昭宗在鳳翔，難方亟，遣中人間道賜朱書，密詔使殷與楊行密攻汴州，殷兵訖不出。

他於是據有了邵、衡、永、道、郴、連六州，又進攻桂州，俘虜了留後劉士政。各城望風潰逃，他完全占據了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打容管，俘虜了寧遠節度使龐巨曦，擄獲了他的部衆及資財。昭宗在鳳翔，正處在深重的禍難中，派遣宦官從小路前來賜給他朱書，下密詔讓馬殷與楊行密攻打汴州，馬殷始終没有出兵。

殷弟賨，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爲盜，晚事楊行密爲黑雲軍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卧，常有光怪，行密知之，曰："吾今歸汝于兄。"辭曰："賨一敗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亡夕至，但誼不忍舍公。"行密具齎以遣曰："爾還，與兄共食湘、楚，然何以報我?"答曰："願通二國好，使商賈相資。"行密喜。既至，殷表以自副。每勸殷與行密連和，殷畏全忠，卒不克。

馬殷的弟弟馬賨，持重勇敢懂得書史，跟隨孫儒爲盜，後來奉事楊行密任黑雲軍使。與錢鏐交戰，屢立戰功。夜間睡眠，常有光亮怪異現象，楊行密得知，説："我現在送你回到你哥哥那裏。"他辭謝説："馬賨我是一名敗卒，是公容我不死。湖南就在鄰近之處，早上逃離晚上就可以到達，衹是出於恩義我不忍捨公而去。"楊行密備辦了行裝送他返回説："你回去，與哥哥共同享有湘、楚，但怎樣報答我呢?"他答道："願使二國通好，讓商賈相互交易。"楊行密欣喜。他返回後，馬殷上表朝廷任他爲自己的副使。他時常規勸馬殷與楊行密聯合，馬殷畏懼朱全忠，始終没能實行。

殷與建鋒同里人，凡宗權黨散爲盜者，皆以酷烈相矜，時通名蔡賊云。

馬殷與劉建鋒是同鄉，凡是秦宗權的黨羽分散到各地爲盜的，都以殘酷暴虐相誇，當時通稱作蔡賊。

## 成汭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入蔡賊中，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嘗戍江陵，亡爲盜，保火門山。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禹凶慓，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負者，死生唯命。"既而蛇亡。禹乃襲歸州，

成汭，是青州人。年輕時品行不端，仗着酒性殺人，逃亡後出家爲僧。後來加入蔡州賊軍，做賊帥的養子，改姓名爲郭禹。受命駐守江陵，逃亡成爲盜賊，據守在火門山。後來去向荆南節度使陳儒投降，被任用爲裨校。過了一段時間，張瓌拘禁了陳儒，因郭禹凶猛慓悍，打算殺死他。郭禹糾集一千人逃奔入峽，夜間有蛇圍繞在周圍，他禱告説："如果我虧待了誰，死活就聽

入之，自稱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討荆南部將牟權于清江，禽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度留後，始改名汭，復故姓。

天由命。"隨後蛇就不見了。郭禹便襲擊歸州，進占了州城，自稱刺史。他招納逃亡的百姓，訓練軍隊，擁有善戰的士兵三千人。秦宗權的舊將許存投奔郭禹，郭禹將青州悍兵三百人交給他，派他到清江討伐荆南部將牟權，擒獲了牟權，兼并了他的部衆。郭禹又打敗荆南將領王建肇，王建肇逃奔到黔州。昭宗拜授郭禹爲荆南節度留後，開始改名叫汭，恢復了原姓。

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相脣齒，厚屯白帝。汭率存乘二軍之間攻之，二軍使人誶辱汭，韓楚言尤劇，汭耻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爲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常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决。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汭畏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存泝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按兵渝州，盡下瀕江州縣。

秦宗權的餘黨常厚進攻夔州。當時，西川節度使王建派遣部將屯駐在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互爲依托，常厚駐軍於白帝。成汭率許存利用兩軍對壘而進攻，兩軍派人大駡羞辱成汭，韓楚言尤爲厲害，成汭感到耻辱説："假如擒獲此賊，定要肢解他以泄我心頭之恨。"隨後許存利用夜間偷襲常厚軍營，軍營被攻破，常厚逃奔萬州，遭到刺史張造的拒絶，又逃到綿州。許存進入夔州。韓楚言的妻子李氏對丈夫説："君曾經侮辱敵軍，將被肢解，不如先死。"韓楚言遲疑不决。李氏磨刀藏在席下，當一同進食時，又對韓楚言説起，丈夫説："還不清楚會怎麽樣。"李氏取刀砍下他的頭，同時殺死三個兒子，然後自殺。成汭敬畏她的剛烈，以禮安葬了她，在墓前刻石立碑稱爲烈女。隨即派司馬劉昌美駐守夔州，自己率許存泝江而上攻略雲安，王建部將紛紛奔逃。許存駐兵渝州，攻占了全部沿江州縣。

時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爲武泰軍節度使。汭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汭乃以武爲留後，存爲萬州刺史。存不得志，汭遣客伺之，方蹴球，汭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

當時王建肇占據了黔州自守，皇帝任命王建肇爲武泰軍節度使。成汭派遣部將趙武率許存攻打他，王建肇逃走，成汭便任用趙武爲留後，許存爲萬州刺史。許存不得志，成汭派門客前去探察，他正在踢球，成汭説："許存必叛無疑，他在衡量自己的力量呢。"派遣部將襲擊他。許存夜間率領左右翻越城墻逃出，與王建肇一同投降了王建。

汭頗知吏治，嘗録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史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逾月，吏暴死。汭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期，自占者萬餘。帝數詔刻石頌功，輒固辭。時鎮

成汭精於吏治，曾經審理囚犯，審出案情真相。墊江賊刺殺了縣令，本縣主簿疑心是小史勾引賊人行刺，審訊小史而他拒不承認，臨刑時他説："我將在地下訴告。"一月後，主簿暴死。成汭得知此事，更加精心審理刑獄。他開始治理本州時，百姓户口寥寥無幾，不到兩年，自行投歸

國節度使韓建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郭。汭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榷鹽，本隸鹽鐵，汭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故汭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譖害諸子，汭皆手殺之，至絶嗣。澧、朗本荆南隸州，爲雷滿所據，别爲節度，汭數請之，宰相徐彦若不許。及彦若罷，道江陵，汭出怨言，彦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汭大慚。晚喜術士，餌藥瀕死而蘇。

落户的達一萬多户。皇帝幾次下詔爲他刻石立碑記頌功德，他一再堅決辭讓。當時鎮國軍節度使韓建也以善於治理著稱，號稱北韓南郭。成汭多次進位爲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的徵收鹽税事務，原本隸屬於鹽鐵使，成汭自行收取，所以能養兵五萬。他一開始就任用賀隱，賀隱，是位賢人，所以成汭的作爲很少有過錯。晚年信賴并進用妻子的父親，他誣陷成汭兒子們，都被成汭親手殺死，以至無人繼承。澧、朗原是荆南的屬州，被雷滿占據，另外設立節度使，成汭多次奏請朝廷讓歸還給自己，宰相徐彦若没有允許。等到徐彦若被罷免宰相，途經江陵，成汭口出怨言，徐彦若説："公獨霸一方，把自己看作是齊桓公、晋文公，一賊還不能制服，反而要怨恨朝廷嗎？"成汭大爲羞愧。晚年喜好術士，服藥將死而復蘇。

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勍救之，諷汭與馬殷、雷彦威掎角。汭身自將而行，下知汭不足亢行密，無敢諫，唯親吏楊師厚勸之。汭爲巨艦，堂皇悉備。行至公安，卜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見百姓？"汭乃行。彦威潛師略江陵，汭諸將念私，無鬥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汭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絶，可取也。"擊汭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汭投江死，士民皆爲彦威所劫。韓勍走還。王建遂取夔、施、忠、萬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汭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天復三年，皇帝下詔命令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圍攻鄂州，朱全忠派韓勍救援，指使成汭與馬殷、雷彦威相互策應。成汭親自率兵出征，部下都清楚成汭不足以對抗楊行密，無人敢於諫阻，衹有親吏楊師厚勸他出兵。成汭製造巨艦，高大富麗裝備齊全。前進到公安，占卜不吉，打算回軍，楊師厚説："公率全部兵力出征，中途返回，如何見百姓呢？"成汭於是進軍。雷彦威暗中派兵攻打江陵，成汭衆將衹考慮私利，没有鬥志。淮南將領李神福駐扎在沙橋，觀望成汭軍説："戰艦雖盛，但首尾斷絶，可以取勝。"在君山進攻成汭，打敗了他，放火焚燒他的戰船，部衆大潰，成汭投江而死，士人百姓都被雷彦威劫取。韓勍撤回。王建於是進占了夔、施、忠、萬四州。天祐年間，朱全忠上表朝廷説成汭死於國事，請求與杜洪一起都建廟祭祀。

## 杜洪

杜洪，鄂州人。爲里俳兒。乾符末，黄巢亂江南，永興民皆亡爲盗，刺史崔紹募民强雄者爲土團軍，賊不敢侵，於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爲董昌所拒，走客黄州。中和末，聞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爲

杜洪，是鄂州人。在鄉里做藝人。乾符末年，黄巢禍亂江南，永興百姓都逃亡成爲盗賊，刺史崔紹招募雄强百姓充當土團軍，盗賊不敢侵犯，於是人人懂得軍事。杭州刺史路審中被董昌拒絶，前往并寄住在黄州。中和末年，他聽説崔紹死去，就招募了三千名士兵進入并據守鄂州。

州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爲節度留後，僖宗即拜本軍節度使。

是時，永興民吴討據黄州，駱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團者也，故軍剽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絶東南貢路。乾寧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黄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永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爲腹心，間取永興守之。

全忠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時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與忠義趙匡凝、武安馬殷襲安州。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餽餉所仰，既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

洪嬰城請救於汴，全忠率兵五萬營霍丘。行密禦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將吴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軍薄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吴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將劉存浚坎傅城。殷爲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璘當之。汴亡卒走淮壁，言軍虚實曰："鄂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强則弱者橈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説，洪恃汴方强，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援兵，則城自

杜洪做州將，立有戰功，也驅逐了岳州刺史并占據了州城。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進攻路審中，路審中逃走，杜洪乘虛進入鄂州，自任節度留後，僖宗隨即拜授他爲本軍節度使。

這時，永興百姓吴討占據了黄州，駱殷占據了永興，兩人都隸屬於土團軍，所以軍隊十分慓悍。杜洪雖然獲任節度使，而依附於朱全忠，阻斷了東南地區對朝廷的進貢。乾寧初年，他親自率兵攻打吴討，向淮南求兵，楊行密派朱延壽協助他。杜洪撤回，朱延壽攻占黄州，俘虜了吴討獻到京城。駱殷捨棄永興逃走，楊行密進占了這一地區。杜洪收容了駱殷，倚重他作爲心腹，乘機占據了永興派他駐守。

在朱全忠正圍攻鳳翔時，昭宗派遣使者前往東方，途經武昌，都被杜洪殺死。當時楊行密正攻略光州，朝廷下詔命令杜洪出兵，與忠義趙匡凝、武安馬殷襲擊安州。楊行密派李神福、劉存率水軍一萬人討伐杜洪，駱殷放棄了永興出逃，本縣百姓方詔守城待命。李神福得到方詔以後，大喜，認爲永興是富縣，軍隊糧餉賴以供給，等於已得到鄂州的一半了，於是乘勢進圍鄂州。

杜洪據城防守向汴州求救，朱全忠率兵五萬屯駐在霍丘。楊行密抵禦朱全忠，汴軍失利，退回，派別將吴章率三千人馬解圍，李神福迎擊并打敗了吴章。當時朱全忠正與河東軍交戰，因此不能援救杜洪。杜洪於是向馬殷求救，馬殷置之不理。杜洪無計可施，又投靠了朱全忠，朱全忠派曹延祚會同吴章軍一萬三千人馬援救杜洪。淮南將領劉存挖掘坑道逼近城垣。駱殷向杜洪獻計説："淮軍深入，依賴永興供給，假如派奇兵攻取永興，賊軍可不戰而潰。"杜洪派精兵會合汴人抄小道偷襲永興，在離城三十里處停駐。劉存派方詔、苗璘抵擋，汴軍的逃兵跑到淮軍營中，透露本軍的虛實説："鄂軍軟弱，可以攻下，而開道軍是不可抵擋的啊。"苗璘説："打敗强者那麼弱者就自然會屈服了。"於是主動攻擊開道軍，打敗了這支軍隊，擒獲汴兵三百人，押到城下示衆。杜洪軍士氣大喪。劉存派辯士前去勸降，杜

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窮斬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同逆賊弒主，與孤爲仇，吾軍還，而復爲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與延祚皆斬揚州市。以劉存守鄂州。行密死，馬殷遂取其地。

洪依仗汴州這時正强大，没有投降之意。有人勸説劉存猛攻援兵，則城可不戰自下，劉存説："攻打援軍，賊軍就會退進城裏，守城反而更牢固了；如果放它逃離，城就能占領了。"不久汴軍撤走，當天城被攻陷，俘獲了杜洪及曹延祚，殺光了餘衆。楊行密見到杜洪，指責他説："你夥同逆賊殺害君上，與我爲仇，我軍返回，而又爲賊在後抗拒，如今還能怎麽樣？"杜洪謝罪説："我不忍心背棄朱公。"把他與曹延祚一同在揚州市上處斬。派劉存駐守鄂州。楊行密死去，馬殷於是攻占了該地。

## 鍾傳 鍾匡時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爲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爲長，乃鳩夷獠，依山爲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彦璋掠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即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

鍾傳，是洪州高安人。以販運爲業。有人勸他説做盜賊就一定能顯達。當時王仙芝猖狂反叛，江南大亂，衆人推舉鍾傳爲首領，他於是糾集夷蠻，依山爲營，部衆達上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王仙芝派柳彦璋擄掠撫州，不能據守，鍾傳進兵占據了州城，上報朝廷，朝廷隨即下詔拜授他爲刺史。中和二年，他驅逐了江西觀察使高茂卿，於是據有了洪州。撫州百姓危全諷乘鍾傳前往洪州之機，竊據州城反叛，派弟弟危仔昌占據了信州。僖宗升任鍾傳爲江西團練使，不久拜授爲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封爵潁川郡王，又改封南平王。

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讙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時。傳以匡時爲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玕爲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傳倚以爲重。

鍾傳率兵包圍撫州，雷擊引起城中火災，百姓們驚恐喧嘩。衆將請求發動猛攻，鍾傳説："乘人之危，這不能做。"便禱告道："這是危全諷之罪，不要傷害百姓。"火很快熄滅。危全諷得知後，謝罪歸服，將女兒嫁給鍾傳的兒子鍾匡時。鍾傳任鍾匡時爲袁州刺史，進兵攻打馬殷。又任彭玕爲吉州刺史。彭玕，是一員勇將，很受鍾傳的器重。

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賫以裝賫，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鬥，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

廣明年間以後，州縣不再進行鄉貢，衹有鍾傳每年挑選士人參加貢舉，舉行鄉飲酒禮，率領官屬前往觀看，資助他們赴考的行裝路費，因此士人不遠千里前來投奔鍾傳的幕府。鍾傳年輕時射獵，酒醉碰上老虎，與老虎搏鬥，老虎扒在他的肩上，而鍾傳也緊抓住老虎不鬆手，正好其他人殺死了老虎，然後他纔獲免。顯貴之後，他後

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餌餅爲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卒。

悔此事，告誡兒子們説："士人處世崇尚智謀，不要效法我與老虎搏鬥啊。"於是畫出自己搏虎的情景以示子孫。凡是出軍征戰，定要到佛寺裏祈禱，把餌餅堆成犀牛大象，高達幾十尺。他晚年一心聚斂錢財，以至商人丢棄貨物而離去。天祐三年去世。

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使秦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淮軍大掠三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于市。

鍾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二兒子鍾匡範任江州刺史，怨恨哥哥自立，就獻出本州歸附淮南，并報告説哥哥勾結汴人要謀取揚州。楊渥派秦裴攻打鍾匡時，包圍了洪州。鍾匡時據城固守不出，歷時三個月，城被攻陷，淮軍大肆搶劫三天纔停止，俘獲了鍾匡時及司馬陳象送到揚州。楊渥痛加斥責，鍾匡時伏地叩頭請求死罪，楊渥憐憫并赦免了他，在市上將陳象處斬。

彭玕既失援，厚結馬殷，且覘虚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况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彭玕失去援助以後，用厚禮結交馬殷，并探察馬殷的虚實，使者返回説："馬殷將校上下和睦，不能圖取。"他於是歸附馬殷。彭玕通曉《左氏春秋》，曾經求購西京《石經》，用重金賞賜，以至揚州人互相説道："十金購一筆，百金買一篇，何况得到士人呢？"因此士人大多投奔他。

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爲節度三年，我自取之。"及渥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才否。"全諷蒐衆十萬，邀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士三等，公衆正當其下，盍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後爲楊氏所并。

起初，危全諷聽説鍾匡時繼任，高興地説："先聽任鍾郎任三年節度使，我自會取代他。"到這時楊渥兵勢强盛，他不敢公然出兵救援鍾匡時，暗中謀劃攻打楊渥。時逢淮南逃將王茂章路過本州，請求他説："聽説公準備大舉行動，希望能看看諸將的才能如何。"危全諷召集十萬部衆演練，請王茂章觀看，王茂章答道："揚州的兵士有三等，公的部衆衹相當於其中的下等，爲什麽不再加强一些呢？"危全諷無言以對。後來被楊氏兼并。

**劉漢宏**

劉漢宏，本兖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焚民室廬，廛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鍇降之，表爲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瑫得罪，乃授漢宏觀察使，代之。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悦，寵

劉漢宏，本是兖州小史，隨從大將征討王仙芝，劫奪輜重後叛離。乾符末年，攻略江陵，焚燒百姓房舍，市井家家殘破。這時都統王鐸派遣部將崔鍇來招降他，上表朝廷任命他爲宿州刺史。劉漢宏嫌賞賜微薄，頗有怨言。時逢浙東觀察使柳瑫獲罪，於是朝廷授任劉漢宏爲觀察使，接替柳瑫。僖宗在蜀，劉漢宏接連不斷地往西運

其軍爲義勝軍，即授節度使。

送貢賦，皇帝欣喜，把浙東升格爲義勝軍，隨即授任他爲節度使。

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卯金刀非吾尚誰哉？"鴉噪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木！"

劉漢宏擁有七州之後，狂妄自大，時常說："天下正亂，卯金刀的劉姓不是我還能是誰呢？"有烏鴉在庭院中亂叫，他命人砍樹，有人說："巨木不可砍伐。"他發怒道："我能斬白蛇，還怕一棵樹！"

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爲董昌所敗。復遣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襲破之。明年，漢宏屯黄嶺，發洞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宵濟襲昌。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馘五千，漢宏羸服走，或執之，紿而免。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容、將辛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褒温州。褒兵最强，故漢宏使褒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堅實、韓公汶將其軍。帝聞杭、越挐戰，遣中人焦居璠持節詔通好，皆不奉詔。

中和二年，他派遣弟弟劉漢宥率領衆將進攻杭州，屯駐西陵，被董昌打敗。又派七萬人馬駐扎在江邊，董昌派錢鏐夜間渡江打敗了他。第二年，劉漢宏屯駐黄嶺，徵發洞僚軍隊一同進攻董昌，錢鏐從富陽出擊劉漢宏的各處營壘，各部大多潰散逃離。劉漢宏氣急敗壞，出動所有兵力十萬在西陵排列戰艦，企圖在夜間渡江襲擊董昌。他在江邊祈禱，有一枝箭落在身前，他感到不快。接着與錢鏐相遇，被錢鏐俘虜斬殺五千人，劉漢宏扮成下人逃走，被人俘虜，經蒙騙纔脱身。第二天再戰，錢鏐斬殺他的弟弟劉漢容、部將辛約。當時鍾季文駐守明州，盧約駐守處州，蔣瓌駐守婺州，杜雄駐守台州，朱褒駐守温州。朱褒兵力最强，爲此劉漢宏命令朱褒修造大艦演練戰陣，派史惠、施堅實、韓公汶統領軍隊。皇帝得知杭、越混戰，派遣宦官焦居璠帶着符節傳達詔命讓雙方和解，雙方都不聽從詔命。

光啓二年，鏐率諸將攻越，自趨導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褒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實詣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于屯。杜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光啓二年，錢鏐率領衆將攻打越州，親自開通山路迅速出擊，在曹娥埭打敗了韓公汶。與朱褒交戰，燒毁了他的戰艦，進駐豐山。施堅實前來向錢鏐投降，劉漢宏率部下六百人逃到台州，錢鏐將他的母親和妻子在軍中處斬。杜雄宴請劉漢宏和部下，他們全都喝醉了，杜雄拘捕了劉漢宏去見董昌。劉漢宏說："自古哪有不亡的國家呢？"董昌派人將他斬於市中，他呵叱行刑者說："我是節度使，不是庸人可殺的。我曾夢見帶着金子殺我的人，這必定是錢鏐。"董昌命錢鏐斬殺了他。

## 張雄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爲武寧軍偏將。弘鐸爲吏辱，雄爲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

張雄，是泗州漣水人。與同鄉馮弘鐸都任武寧軍偏將。馮弘鐸受到官吏的侮辱，張雄爲他辯解，因此都遭到節度使時溥猜疑。二人懼怕禍

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

害，於是會合部下士兵三百人渡江，屯駐在白下，攻打并占據了蘇州。他們逐漸招引聚集部衆，擁有戰艦一千多艘，士兵五萬人，於是自號天成軍。

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鋭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匿衆海中，使别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散，多降暉，衆數萬。雄即以上元爲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爲府，旌旗衣服僭王者。

鎮海節度使周寶兵敗，逃奔常州，聽説高駢部將徐約兵勢十分鋭利，就引誘他讓他攻打張雄，答應將蘇州讓給他。張雄把部隊隱藏到海上，派别將趙暉據守上元，資送舟船器械。周寶兵衆潰散，很多人投降了趙暉，兵馬達到數萬。張雄隨即在上元設置西州。他自恃才能，打算修治臺城作爲府署，旌旗衣服超越規制與王者不相上下。

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啖雄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纔千錢。聞雄至，間道挾珍走軍，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糠籺以差爲直。雄軍富過所欲，即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初，以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思之，爲立廟。弘鐸代爲刺史。

楊行密圍攻揚州，畢師鐸送來大筆錢財，收買張雄與他聯合。張雄率軍渡海屯駐在東塘。當時揚州長期被圍，皮囊皮帶都被吃光，軍中殺人代作軍糧，一條人命纔頂一千錢。聽説張雄來到，携帶珍寶從小路來到軍中，用銀二斤换一斗米，以至穀糠糧渣都按質論價。張雄軍所獲的財富出乎預計，不戰便離去。趙暉屢次在江上搶劫航運，張雄襲擊并殺掉了他，活埋了他的部衆，親自屯駐在上元。大順初年，朝廷在上元設置昇州，下詔授任張雄爲刺史。不久去世。張雄善於統馭部衆，百姓思念他，爲他立廟。馮弘鐸接替他任刺史。

### 馮弘鐸

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弘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迺進説行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頵在宣州，陰圖弘鐸，募工治艦。工曰："上元爲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頵曰："我爲舟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揚間，不自安，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主。"大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嚮，聲言討鍾傳，實襲頵。行密知之，遣客説止，不聽。頵逆擊於

馮弘鐸擅長騎射，寬厚仁愛如同儒者。楊行密獲得淮南以後，馮弘鐸與他交好。然而他依仗兵器艦船完備精良，企圖攻取潤州，派遣門客尚公迺前去勸説楊行密，楊行密没有聽從。門客説："公不聽從，不知公能對付幾艘樓船？"當時楊行密大將田頵在宣州，暗中打算解决馮弘鐸，招募工匠製造艦船。工匠説："在上元製造舟船，從遠方購買木材，木質堅硬可用幾十年以上。"田頵説："我造船就用一次，不在乎耐用，在本境内找木材就行了。"馮弘鐸駐地處宣、揚之間，感到不安，而州中屢次出現怪異。天復二年，大風吹壞房屋，大樹飛舞，州人驚慌地説道："本州要改换主人了。"大將馮暉等人勸説馮弘鐸用全部兵力南下，聲稱討伐鍾傳，實際去襲擊田

曷山，弘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振，遣人迎犒東塘，好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尚强，乃自棄于海，奈何？吾府雖隘，尚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行密挐飛艫，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尉勉，遂以歸，表爲淮南節度副使。見尚公迺曰："頗憶爲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尚邪？"謝曰："臣爲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

頵。楊行密得知，派門客去勸阻他，他不聽從。田頵在曷山迎戰，馮弘鐸大敗，收集殘兵打算逃到海上。楊行密擔心他兵勢重振，派人到東塘迎接并犒勞他，好言對他説："勝負是兵家常事，如今兵力還很强盛，却要自棄於海上，這是爲什麽呢？我的府第雖然狹小，但還可以居住，假如要來揚州，我將讓給公。"馮弘鐸全軍都哭了。楊行密乘坐飛艫，不帶兵器進入他的軍中，拉着馮弘鐸的手安慰勸説他，於是帶着他返回，上表朝廷任命他爲淮南節度副使。楊行密見到尚公迺後對他説道："還能記起來爲馮公求取潤州的事情嗎？那麽多樓船還在嗎？"尚公迺致歉説："臣是爲君，遺憾的是没有成功。"楊行密笑着説："我有君，還有什麽憂慮？"

### 徐約

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有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銶攻之，約驅民墨鑱其秎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杭終有國乎？"約後寖窘，與其下哭而别，入海死。鏐使沈粲守蘇州。約衆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盡殲其衆。

徐約，是曹州人。在取得蘇州以後，朝廷下詔授任他爲刺史。錢鏐派弟弟錢銶攻打他，徐約强迫百姓在臉上刺上墨字："願戰南都。"從事中有人説："都，是國家的叫法，杭州以後將會成爲國都嗎？"徐約後來逐漸陷於困境，他與部下揮淚告别，出海死去。錢鏐派遣沈粲駐守蘇州。徐約的部衆投降了潤州的阮結，阮結不能約束他們。錢鏐派成及討伐，全部消滅了徐約部衆。

### 王潮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曄，爲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貲顯。

僖宗入蜀，盗興江、淮，壽春亡命王緒、劉行全合群盗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桀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稟庾，士推其信。緒提二州籍附秦宗權。它日，賦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邽、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

王潮字信臣，是光州固始人。五代祖王曄，任固始令，百姓愛戴他的仁惠，挽留他，因此定居在這裏。他家世代以富有著稱。

僖宗入蜀，盗賊在江、淮之地起事，壽春的逃亡人王緒、劉行全糾集群盗占據了壽州。不久，部衆達到一萬多人，自稱將軍。又攻占了光州，脅迫豪傑加入軍中，王潮從縣史而被任用爲軍正，掌管糧儲，軍中推重他的誠信。王緒獻出二州的户籍歸附了秦宗權。有一次，没有如期送交賦税，受到秦宗權的嚴厲斥責，王緒恐懼，與劉行全率領部衆南逃，劫掠潯陽、贛水，攻占了汀州，自稱刺史，又侵入漳州，但都不能據有。起初由於糧少，因此兼程行軍，傳令軍中説："携帶老幼者斬。"王潮與弟弟王審邽、王審知侍奉着母親一同行軍，王緒嚴厲責備王潮説："我

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

聽説軍隊行動要有法度，没有無法之軍。"他回答道："人人都有母親，從來没有聽説有人没有母親。"王緒發怒，要斬殺他的母親，三個兒子一同爭辯道："奉事母親猶如奉事將軍，殺了人的母親怎能再使用她的兒子?"王緒寬恕了他們。這時母親去世，他們不敢哭，乘夜間把靈柩停放在路旁。

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絶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剚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嘆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潮令于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悉師將行，會泉州刺史廖彦若貪暴，聞潮治軍有法，故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彦若，遂有其地。

當時有望氣的人説軍中將很快有人要大爲顯貴，王緒暗中觀察魁梧雄才，然後找藉口全都殺掉，衆人感到恐懼。軍隊進抵南安，王潮對劉行全説："你相貌英俊，才能出衆，我不知你將死於何地。"而劉行全做惡夢突然驚醒，自己也感到不安，與親信幾十人埋伏在樹叢中，阻截并拘捕了王緒然後示衆。衆人呼喊萬歲，推舉劉行全爲將軍，他推辭説："我不如王潮，請立他爲主。"王潮苦苦辭讓不成，便在平地插劍禱告説："跪拜此劍而劍動三下的人，我們就擁立他爲主。"到王審知時，劍從地上躍起，衆人以爲神，都對他下拜。王審知讓給王潮，自己爲副。王緒嘆息説："我不能殺掉這人，這不是天意嗎！"王潮傳令軍中説："天子遭難，現要從交、廣出兵，進入巴、蜀，以便輔助王室。"於是打算全軍出征，時逢泉州刺史廖彦若貪婪殘暴，州人聽説王潮治軍紀律嚴明，因此獻上牛酒奉迎王潮。王潮於是圍城，一年多後攻克，殺死了廖彦若，然後據有了該地。

初，黄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鎰，自領州，詔即授刺史。久之，巖卒，其婿范暉擁兵自稱留後。巖舊將多歸潮，言暉可取，潮乃遣從弟彦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履行陣，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暉守彌年不下。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彦復急攻，暉亡入海，追斬之。建、汀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

起初，黄巢的部將竊據了福州，官軍不能攻下，建人陳巖率衆攻克，又驅逐了觀察使鄭鎰，自行統領州務，朝廷隨即下詔授任他爲刺史。過了一段時間，陳巖去世，他的女婿范暉擁兵自稱留後。陳巖的舊將大多投歸王潮，告訴他范暉可以攻取，王潮便派堂弟王彦復統兵，王審知督軍，進攻福州。王審知騎白馬在陣上巡察，敵軍望風披靡，稱他作白馬將軍。范暉固守了一年多王審知也没能攻下。王潮下令説："兵盡增兵，將盡添將，兵將都盡，我就親自上陣。"於是王彦復發動猛攻，范暉逃入海中，被追上斬殺。建、汀二州都獻出户籍聽從命令，王潮於是完全占有了五州之地。

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寵福州爲威武軍，即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

昭宗拜授王潮爲福建等州團練使，不久升任觀察使。王潮於是建立了四門義學，招還逃亡百姓，規定賦稅，派官員鼓勵農耕，百姓人人安居樂業。乾寧年間，朝廷將福州升爲威武軍，隨即拜授王潮爲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去世，追贈司空。

### 王審知

潮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邽，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忠，全忠薦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天祐初，進琅邪郡王。

王潮患病，命王審知暫時代理節度使，他讓給王審邽，王潮没有准許。朝廷下詔任命王審知爲檢校刑部尚書、節度觀察留後。他用厚禮奉事朱全忠，朱全忠舉薦他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帝在鳳翔，賜給王審知朱詔，從三品以下的官員都可以用朝廷名義自行授任。天祐初年，進封琅邪郡王。

### 王審邽

審邽字次都。爲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秋》。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犁，興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戩等賴以免禍，審邽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王審邽字次都。任泉州刺史、檢校司徒。他喜好儒術，通曉《書》、《春秋》。善於治理，返回的流民就借給他們牛犁，爲他們修復房舍。中原戰亂，很多達官顯貴前來投歸，他用錢財接濟他們，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戩等人都依賴他而免禍，王審邽派兒子王延彬建立招賢院來禮待他們。

### 劉知謙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爲清海牙將，節度使韋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托之。"

黄巢自嶺表北還，湖、湘間群盗蟻結，知謙因據封州，有詔即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知謙撫納流亡，愛嗇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境内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盗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

劉知謙，是壽州上蔡人。避亂寄住在封州。任清海牙將，節度使韋宙將哥哥的女兒嫁給他爲妻，衆人認爲他不配，韋宙説："此人相貌不凡，我要把子孫托付給他。"

黄巢從嶺表回軍北上，湖、湘一帶的盗賊們紛紛起事相互勾結，劉知謙乘機占據了封州，朝廷隨即下詔授任他爲刺史兼賀水鎮使，來防禦梧、桂方面。劉知謙安撫招納流亡百姓，精心節減支出，供養士兵，不久，獲得精兵萬人，裝備了許多戰艦，境内清平安寧。過了一段時間，他患病，召見兒子們説："如今五嶺盗賊勢力正盛，我有精甲利器，你們要努力建立功業，機不可失啊！"

知謙卒，共推其子隱爲嗣，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

劉知謙去世，部衆共同推立他的兒子劉隱繼承，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上表朝廷授任他爲封州刺史。嗣薛王李知柔兼任節度使，還没有到任，

琚叛。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琚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節度徐彥若死，隱自稱留後。

而牙將盧琚反叛。劉隱率兵奉迎李知柔，直趨廣州，擒獲了盧琚把他送給李知柔。於是李知柔奏報朝廷，昭宗拜授劉隱爲本軍行軍司馬，不久升任副使。天復初年，節度使徐彥若死去，劉隱自稱留後。

## 盧光稠

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爲留後，又取韶州。隱與爭之，戰不勝，悉師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發，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留後，乃遣使者入朝，重賂朱全忠以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爲其下所殺，更推李圖領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衆，欲遣子匡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播爲刺史，附全忠云。

虔人盧光稠，擁有部屬數萬人，占據了本州自任留後，又攻占了韶州。劉隱與他展開爭奪，交戰没能取勝，就用全部兵力攻打虔州。盧光稠埋伏兵力且戰且退，劉隱縱兵直進，伏兵殺出，劉隱逃跑幸免於禍。到天祐初年，朝廷纔下詔讓劉隱暫任節度留後，於是他就派遣使者前去朝廷，用厚禮賄賂朱全忠來鞏固自己的地位。當年，盧光稠死去，兒子盧延昌自稱刺史，又被部下殺死，部衆另外推舉李圖統管州事。李圖死去，鍾傳奪取了他的全部部衆，打算派兒子鍾匡時去駐守。但没能如願，本州人自行推立譚全播任刺史，歸附了朱全忠。

#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 列傳第一百一十六

## 忠義列傳(上)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爲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爲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頹嵩、岱，不吾壓也。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慚德，而夷、齊爲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奸鈇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赩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爲彼者，而爲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雖然，非烈丈夫，曷克爲之？彼委靡軟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故次叙夏侯端以來凡三十三人于左方。

人生最可貴的，是生命；能够看輕生命并敢於犧牲的，就是忠和義。把生命放在末位而把義放在首位的，就是仁；生命可以被殺死，而名譽不能喪失，就是志。大凡捨生取義的人，難道是預先知道會永垂不朽纔這樣做的嗎？即使經過一生的成功和失敗，也未必能起作用，關鍵是要重視與人交往，操守始終如一，即使嵩山、岱嶽倒下，也壓不垮我。伯夷、叔齊拒周存商，并没有妨害商朝的滅亡，而周朝却得以興盛。兩個人直到餓死也不肯屈服，終於使武王的德行蒙上羞慚，而伯夷、叔齊却得到了仁，仲尼説起他們竟爲之動容，不敢稍加貶損。所以説忠和義，的確是天下最重要的禮義道德規範！奸人的鈇和逆賊的鼎，肆意歹毒地整人，然而他們如果殺掉一個義士，那麽四方的人心就會離散，所以亂臣賊子滿面羞紅、困惑沮喪而不能得逞。爲什麽？因爲那些亂臣賊子原來想用來爲自己效力的人們，却轉而爲我們效力了。義在生命在，義亡生命亡，所以君王常常推崇并表彰他們，用來激勵民衆而制止不法之徒。即使這樣，如果不是剛烈的大丈夫，怎麽能做到這一步？那些委靡懦弱，偷生自私的人，的確令人害怕呀！所以按順序記述夏侯端以下共三十三人的事迹於下面。

### 夏侯端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孫也。仕隋爲大理司直。高祖微時與相友，大業中討賊河東，表端爲副。端邃數術，密語高祖曰：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是梁尚書左僕射夏侯詳的孫子。在隋朝做官任大理司直。高祖未顯達時和他相友善，大業年間在河東討賊時，上表推薦他做副手。夏侯端精通數術，秘密地對高祖

“玉床摇，帝坐不安。晋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乎！但上性沈忌，内惡諸李，今金才已誅，次且取公，宜蚤爲計。”帝感其言。義師興，端在河東，吏捕送長安。帝入京師，釋囚，引入卧内，擢秘書監。

說：“玉床星摇動，這説明皇帝坐不安穩。歲星出現在晋地上方，預示將有真人興起在那裏，能安定天下動亂的，大概就在於您了！衹是皇上生性深沉猜忌，心裏厭惡各位李姓大臣，如今李金才已被殺，下一個將要殺您了，應早做打算。”高祖很感激他的話。義師興起時，夏侯端正在河東，被官吏逮捕押送到長安。高祖進入京城，把他從牢中放出來，拉着他到卧室中聚談，提拔他爲秘書監。

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乃拜大將軍，爲河南道招慰使。即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揵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麾下二千人糧盡不忍委端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謂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妻子，徒死無益。吾丐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衆號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争持之，乃止。行五日，餓死十四三。遇賊，衆潰，從者纔三十餘人，遂東走，擷登豆以食。端持節卧起，嘆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令去，毋俱没。會李公逸守杞州，勒兵迎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印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污賊官邪！非持首去不可見。”即焚書及衣，因解節毛懷之，間道走宜陽，歷崖峭榛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髮癯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狀。帝閔之，復拜秘書監。出爲梓州刺史。散禄稟周孤窮，不爲子孫計。貞觀元年卒。

李密投降後，關東地區還没有歸屬，夏侯端請求持節招撫，於是拜授他爲大將軍，任河南道招慰使。隨即傳檄各州縣，東到海邊，南接淮水，有二十餘州派來使者表示歸順。他停駐譙州，正逢亳、汴二州的刺史已投降王世充，道路堵塞，無法返回，無計可施衹在原地徘徊。手下二千餘人在糧食已盡的情況下仍不忍心棄夏侯端而去，夏侯端於是在大澤中殺馬宴請部下，并對衆人説：“我奉王命，義不能屈。諸位有妻子兒女，徒然去死没有益處。我請求你們割下我的頭，拿去給賊而换取富貴。”大家號哭着不忍看他，夏侯端也哭了，他想自殺，大家争着抱住他，纔制止住了。走了五天，餓死的人有十分之四三。又遇到賊軍，衆人都潰散了，跟隨他的纔有三十餘人，然後繼續向東逃跑，一路上靠采摘野豆來充飢。夏侯端手持符節卧起感嘆説：“平生不知死地就在這裏！”於是放跑他的部下使他們離去，不讓他們和自己一同死掉。正逢李公逸駐守杞州，率兵迎接夏侯端。當時河南一帶都歸王世充管轄，李公逸被夏侯端的義節所感動，也固守不降。王世充派人用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的印綬來徵召夏侯端，還脱下自己所穿的衣服送給他。夏侯端説：“我，是天子的使臣，怎麽能被賊人的官爵所玷污呢！不拿着我的頭去是見不到我的。”隨即焚燒了來書和贈送的衣服，然後解下符節的流蘇放在懷中，從小路逃到宜陽，歷經峭崖和榛莽。等到達後，他手下僅存的幾個人，都體瘦髮焦，令人目不忍睹。夏侯端入朝進見高祖，衹自責無功而返，却没有提及一路危難困苦的情況。高祖憐憫他，再次拜授他爲秘書

監。出任梓州刺史。他散發自己的俸禄救濟孤寡窮人，不爲子孫打算。貞觀元年去世。

**劉感**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豐生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爲薛仁杲所圍，糧盡，殺所乘馬啖士，而煮骨自飲，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良救之，賊乃解。與叔良出戰，爲賊執，還圍涇州，令感約城中降。感紿諾，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飢，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無苦。"仁杲怒，執感埋其半土中，馳射之。至死，詈益甚。

劉感，岐州鳳泉人，是後魏司徒劉豐生的孫子。武德初年，以驃騎將軍的身份駐守涇州，被薛仁杲的軍隊包圍，糧食吃光了，他殺掉自己所騎的馬給將士們吃，自己却煮骨頭湯喝，甚至摻和些木屑做食物。城將失陷，長平王李叔良來救他，賊軍纔撤退。劉感和李叔良出戰，被賊軍抓獲，賊軍又回來圍攻涇州，命令劉感勸城内守軍投降。劉感假裝答應，到了城下却大聲呼喊説："賊軍缺糧非常飢餓，敗亡就在朝夕之間，秦王的數十萬大軍就要到了，大家努力堅守不要怕苦。"薛仁杲發怒，把劉感半埋在土中，馳馬放箭射他。直到臨死時，劉感的駡聲更大了。

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封户二千，謚忠壯。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焉。

賊軍被平定後，高祖懸賞求得劉感的尸體，用猪羊作祭品祭祀他，追贈他爲瀛州刺史，封爵平原郡公，享有封户二千，謚號忠壯。下詔讓他的兒子繼承官爵，并賞賜田地宅第。

**常達**

常達，陝州陝人。仕隋爲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邑，軍敗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歸。帝大悦，命爲統軍，拜隴州刺史。

常達，是陝州陝縣人。在隋朝做官任鷹擊郎將，曾跟隨高祖出征攻伐。與宋老生一起在霍邑作戰，戰敗後自己隱藏起來，高祖以爲他已戰死了，過了很久他纔自己又回來了，高祖十分高興，任命他做統軍，拜授隴州刺史。

時薛舉方强，達敗其子仁杲，斬首千級。舉遣將仵士政紿降，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衆二千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癭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爲慴，亦拔刀逐之，趙弘安爲蔽捍，乃免。仁杲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爲執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以達并劉感事授史臣令狐德棻云。終隴西刺史。

當時薛舉勢力正强盛，常達擊敗薛舉的兒子薛仁杲，斬首一千級。薛舉派屬將仵士政詐降，常達相信不疑，很優厚地撫慰他們。仵士政伺機劫持了常達，連同他的部下二千人一起帶到賊處。薛舉指着他自己的妻子對常達説："認識皇后嗎?"常達回答説："那個脖上長瘤的老太婆，有什麽可稱道的呢?"薛舉的奴僕張貴又説："還認識我嗎?"常達瞪着眼睛説："你就是個奴才而已。"張貴氣憤，舉起笏板擊打常達的臉，常達没有被他嚇住，也拔刀追趕張貴，趙弘安保護他，纔免於一死。薛仁杲被平定後，高祖召見常達，慰問他説："你的忠節，祇可以在古人中纔能找到。"接着抓來仵士政并殺了他，賞給常達三百段布帛，把常達和劉感的事迹一起交給史臣

令狐德棻。常達死在隴西刺史任上。

**敬君弘**

敬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尚書右僕射顯儁曾孫也。累功歷驃騎將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將軍馮立者，有材武，嘆曰："生賴其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與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鬥。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當按兵待變，成列而鬥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吕世衡呼而進，皆戰殁。立顧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君弘等敗，秦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巢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馬慟，亦出奔。明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置之。俄而立又至，帝讓曰："汝離我兄弟，罪一也；殺我將士，罪二也。何所逃死？"答曰："出身事主，當戰之日，不知其它。"因伏地悲不自勝，帝亦勞遣之。詔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敬君弘，絳州絳縣人，是北齊尚書右僕射敬顯儁的曾孫。因多次建立戰功而歷任驃騎將軍，封黔昌侯。率領屯營兵守衛玄武門。隱太子死難後，左右身邊的人解散而去。他的車騎將軍馮立，有武才，感嘆説："太子活着時仰仗他的恩寵，太子死難時却不同他共患難，我没臉去見士大夫！"於是和巢王的親將謝叔方率兵進攻玄武門，進行殊死的戰鬥。敬君弘挺身而出，有人對他説："事態尚不能判斷，應當按兵不動等待局勢變化，等排成陣列纔可以投入戰鬥。"敬君弘没有聽從。和中郎將吕世衡大呼而進，都戰死了。馮立回頭看着自己的部下説："足够用來報答太子了。"於是扔下武器逃跑了。敬君弘等人戰敗後，秦府兵勢不振。尉遲敬德扔出巢王的頭給謝叔方看，謝叔方下馬痛哭，也出逃了。第二天自己前來歸順，太宗説："是個義士呀。"就赦免了他。一會兒馮立又來到，太宗指責他説："你離間我們兄弟，是第一條罪狀；殺我將士，是第二條罪狀。怎麽能逃脱一死呢？"馮立回答説："獻身侍奉主上，當戰鬥的時候，顧不上其他的事了。"於是伏在地上悲痛不能自已，太宗也慰問并赦免了他。下詔追贈敬君弘爲左屯衛大將軍，吕世衡爲右驍衛將軍。

立已蒙貸，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授廣州都督。前日牧守苛肆，爲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産，衣食弗求贏。嘗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汲，庸易吾性哉？"遂極飲去。在職不三年，有惠愛，卒于官。

馮立得到寬免後，回到家中對人説："皇上赦免了我的死罪，我應以死相報。"不久，突厥進犯便橋，馮立率數百名騎兵向來犯之虜進逼，在咸陽擊敗了敵人。太宗很高興，授任他爲廣州都督。以前的牧守苛刻肆虐，被蠻夷所厭恨，所以屢次反叛。馮立到任後，不經營家産，衣食不求富餘。曾見到貪泉説："這難道是吴隱之所喝過的泉水嗎？我即使天天喝它，難道能改變我的心性嗎？"於是喝到不能再喝纔離去。在此職不到三年，有惠政愛民之聲，死在官任上。

**謝叔方**

叔方歷伊州刺史，善治軍，戎、華愛之。累加銀青光禄大夫，徙洪、廣二州都督。卒，謚曰勤。本萬年

謝叔方曾任伊州刺史，擅長治軍，戎人和華人都喜歡他。多次加授爲銀青光禄大夫，調任洪、廣二州都督。去世，謚號勤。謝叔方原來是

人，從巢王征討有功，王表爲屈咥真府左軍騎云。

萬年人，跟隨巢王征討有功，巢王上表推薦他任屈咥真府左軍騎。

## 吕子臧

吕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于吏。隋大業末爲南陽郡丞，捕擊盜賊有功。高祖入京師，遣馬元規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元規遣士諷曉，子臧殺之。及煬帝已弒，帝更使其婿薛君倩齎詔，言隋所以亡，諭子臧。子臧爲故君發喪訖，即送款，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

吕子臧，是蒲州河東縣人。爲人剛直，在吏事方面很幹練。隋大業末年任南陽郡丞，捕捉盜賊有功。高祖進入京城，派馬元規去慰問安撫山南，惟獨吕子臧堅守不降。馬元規派人去勸降，吕子臧殺掉了勸降者。等到煬帝被殺後，高祖又派他的女婿薛君倩帶上詔書去見他，將隋朝滅亡的經過告訴他。吕子臧爲故君發喪完畢，隨即表示歸順，朝廷下令就地拜授他爲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

武德初，朱粲新衄，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軍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禽；若遷延，其衆稍集，吾食盡，致死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粲得衆，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雉堞崩剥，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城亦陷，元規死之。

武德初年，朱粲新近受挫，吕子臧率兵和馬元規協力作戰。馬元規的軍隊止步不前，吕子臧說："趁着賊軍新近戰敗，上下惶恐沮喪，一戰即可捉住朱粲；如果拖延下去，朱粲的部下稍事集結，我們的糧食用光了，就會致我軍於死地，就不能抵擋了。"馬元規不接受他的建議。吕子臧請求率領自己的部下單獨進攻，馬元規也不允許。不久朱粲集結部衆，勢力再次大張，馬元規環城而守，吕子臧扼腕說："我的計謀不被采用，將要因您而死了。"賊軍的包圍很堅固。正逢連綿大雨，城墻崩塌，有人勸他投降，吕子臧說："我是天子任命的地方長官，哪能向賊投降呢?"於是率領部下數百人拼死衝向敵陣，結果城也失陷了，馬元規也死了。

## 馬元規

元規，安陸人。初以隊正從帝征伐，持節下南陽，得兵萬餘，然無謀，至于敗。

馬元規，是安陸人。起初以隊正的身份跟隨高祖出征討伐，持節下南陽，得到兵士萬餘人，但因没有謀略，導致最終失敗。

## 王行敏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爲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潞，帝遣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偫空乏，衆恫懼，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

王行敏，是并州樂平縣人。隋朝末年爲盜賊首領，高祖起兵時，王行敏前來歸降，拜授潞州刺史，遷任屯衛將軍。劉武周進入并州，侵犯上黨，攻占長子、壺關。有人説刺史郭子武懦弱不能支持，將失去潞州，高祖派王行敏火速前往。他到潞州後，與郭子武不和，賊軍圍攻很急，城内儲備缺乏，衆人都很恐懼，王行敏爲此而憂慮。正逢此時有人舉報郭子武陰謀反叛，於

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既而釋甲不設備，爲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

是就殺了他。州民陳正謙，以信義被鄉里所稱道，捐出一千石粟米來救濟守軍，因此人人奮勇作戰，賊軍撤退而去。王行敏又在武陟打敗竇建德的軍隊。武德四年，他率兵奪取燕、趙，與劉黑闥在歷亭交戰，打敗了劉黑闥。不久因解甲未加防備，被劉黑闥偷襲打敗，押送到劉黑闥處。王行敏始終不肯屈服，賊軍於是殺死了他。將死時，他面向西下跪說："臣的忠心，衹有陛下知道。"高祖聞知後爲他哀悼惋惜。

黑闥之亂，死事者又有盧士叡、李玄通。

劉黑闥叛亂，死於戰事的還有盧士叡、李玄通。

### 盧士叡

士叡客韓城，隋亂，結納英豪，高祖與之舊。及兵興，率數百人上謁汾陰，又使兄子諭降劇賊孫華，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擢累右光祿大夫，爲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郛，拒戰半日，士見親屬係虜，乃潰。士叡爲賊擒，欲使説下城堡，不從，見殺。

盧士叡客居韓城，隋末天下大亂，他交結英雄豪傑，高祖和他是舊交。當高祖起兵時，盧士叡率數百人到汾陰去拜見高祖，又派兄長之子勸降勢力强大的賊首孫華，與劉弘基在飲馬泉打敗隋將桑顯和。多次升遷爲右光祿大夫，任瀛州刺史。劉黑闥派輕騎攻破瀛州外城，他抗擊了半天，將士們見親屬都被俘虜去了，於是就潰散而去。盧士叡被賊捉住，賊想讓他勸説城内守軍獻出城堡，盧士叡硬是不從，被賊殺害。

### 李玄通

玄通，藍田人。爲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總管。爲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爲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饋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劍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爲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李玄通，是藍田人。在隋朝任鷹揚郎將，高祖入關後，他率領部下前來歸順，拜授定州總管。被劉黑闥擊敗後，劉黑闥愛惜他的才幹，想讓他擔任將領。李玄通説："我應守節來報答主上，怎麼能降志而從賊軍呢?"不聽從勸降，賊軍囚禁了他。他的老部下中有送酒肉的，李玄通説："諸位爲我難過，我能一醉方休。"於是盡情暢飲，對看守者説："我能舞劍，把刀借我用一下。"看守把刀給了他。一曲終了，他仰天嘆息説："大丈夫鎮撫一方，不能保全守地，還有什麼臉面活在世上呢?"於是剖腹而死。高祖爲他落了淚，提拔他的兒子李伏護爲大將軍。

### 羅士信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效。須

羅士信，是齊州歷城人。隋大業年間，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進攻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攻打賊軍。羅士信當時是個賤役，年僅十四歲，長得短小精悍，請求上陣效力。張須陁懷

陁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鞬，上馬顧眄。須陁許之。擊賊濰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眙懼無敢亢。須陁乘之，大破賊。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劓鼻納諸懷，暨還，驗以代級。須陁嘆伏，遺以所乘馬。凡戰，須陁先登，士信副，以爲常。煬帝遣使圖須陁、士信陣法上內史。

疑他承受不住衣甲，很輕視他。羅士信生了氣，穿上兩層衣甲，左右兩邊都挂有一個弓袋，跨上馬環視周圍。張須陁贊許他的勇氣而答應了他。在濰水邊進攻賊軍時，剛開始列陣，羅士信就手執長矛縱馬衝入賊營，刺殺數人，割取一個腦袋拋向天空，再用矛接住，挑着它巡行，賊兵都畏懼得没有人敢出來抵禦。張須陁乘勢進攻，大敗賊軍。羅士信追逐敗逃之敵，每殺一賊，就割下鼻子放在懷中，等到回營，察驗鼻子來代替首級。張須陁嘆服之餘，把自己所騎的馬送給了他。每次戰鬥，都是張須陁做先鋒，羅士信爲副手，已經成爲常例。煬帝派人繪製張須陁、羅士信陣法上交給內史。

後須陁爲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署總管，俾統所部討王世充。身被重創，見獲於世充。世充愛其才，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得密將邴元真等，故士信稍稍疏斥。士信耻與伍，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因謀世充。

後來張須陁被李密所殺，羅士信和裴仁基歸順李密，李密署任他爲總管，讓他率領部下去討伐王世充。羅士信身受重傷，被王世充捉住。王世充愛惜他的才幹，待他很優厚，和他同吃同住。後來得到李密的將領邴元真等人，因此對羅士信逐漸疏遠并加以排斥。羅士信耻於和他們爲伍，率領部下千餘人來向高祖投降，高祖拜授他爲陝州道行軍總管，設法謀取王世充。

士信行則先鋒，反則殿，有所獲，悉散麾下有功者，或脱衣解馬賜之，士以故用命。然持法嚴，至親舊無少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攻千金堡，有惡言詬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啼譟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類。賊平，授絳州總管，封郯國公。

羅士信行軍時做先鋒，撤退時做殿後，有所收獲，都隨便散發給有功的人，有時還會脱下衣服解下馬匹送人，將士們因此而願意效力用命。但他執法嚴厲，即使是至親故舊也毫不寬恕，所以他的部下也不是十分親附他。軍隊停駐洛陽，進攻千金堡，堡內有人惡言詬駡進攻的軍隊，羅士信發怒，夜裏派遣一百人帶着嬰兒在堡下哭鬧，就像是從東都逃出來的人，一會兒又裝作醒悟似地説："不對，這是千金堡呀。"隨後又散離而去。堡內守軍開門出來追趕掠奪，羅士信乘機潛入，把堡內賊軍統統殺掉。賊被平定後，授任絳州總管，封郯國公。

從秦王擊劉黑闥洛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賊急攻，潰而出。王語諸將："孰能守此?"士信曰："願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賊悉衆攻，方雨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

羅士信跟隨秦王在洛水一帶攻打劉黑闥，得到一座城，由王君廓守衛它，賊軍猛烈進攻，守軍潰敗出逃。秦王對諸將説："誰能守衛此城?"羅士信説："我情願去守城。"於是秦王就命令他去守城。羅士信入城後，賊軍傾其全部兵力進攻，正趕上下雪天，救援部隊不能前進。城池失

王隱悼，購其尸以葬，謚曰勇。初，士信爲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斂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陷，劉黑闥想任用羅士信，羅士信不屈而死，當時衹有二十八歲。秦王憐憫哀悼他，懸賞求得他的尸體并加以安葬，謚號勇。當初，羅士信深受裴仁基的禮遇，當東都被平定，羅士信拿出自家錢財把裴仁基的尸體收入棺中埋葬在北邙來報答他的知遇之恩，并且説："我死後應當埋在他的墓旁。"至此，正如他所希望的一樣。

**張道源　張楚金**

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顯。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卧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閭里。

張道源，是并州祁縣人，名河，以字顯於世。十四歲時，爲父親守喪，士人們稱贊他的孝行，縣令郭湛把他的住處署名爲復禮鄉至孝里。張道源曾和客人夜間同宿一處，客人突然死亡，張道源怕主人感到突然和恐怖，就躺在尸體旁，到天亮時纔報告主人，又步行把尸體護送到客人家中。隋朝末年政治混亂，他辭去監察御史官職，返回故里。

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户曹參軍。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封累范陽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令守趙州，爲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虚搗賊心膂。即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群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資以衣食遣之。天子見其年耆，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産貲，比亡，餘粟二斛。詔賜帛三百段。

高祖起事，署任他爲大將軍府户曹參軍。到了賈胡堡，又命令他守衛并州。京城平定後，派他去撫慰山東，他降服燕、趙。皇帝下詔書表彰贊美他，累封爲范陽郡公。淮安王李神通平定山東，命令他守衛趙州，被竇建德拘捕。適逢竇建德進犯河南，張道源暗地裏派人去朝廷，請求乘虚直接進攻賊軍的心腹之地。高祖隨即下詔令諸將迅速接應。不久賊被平定，他也返回朝廷，拜授大理卿。當時何稠犯了罪，官府没收他的家屬賞賜給大臣們。張道源説："禍福哪有長久不變的，怎麽能利用别人的危亡，獲取别人的子女來伺候自己呢！仁義的人是不會這樣做的。"反而資助衣食放他們離去。天子見他年老了，拜授他爲綿州刺史。去世，追贈工部尚書，謚號節。張道源雖然官至九卿，却没有財産，到死時，家中衹剩下二斛粟米。皇帝下詔賞賜給他家帛布三百段。

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嘆曰："士求才行者也。既能讓，何嫌皆取乎？"乃并薦之。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彗見東井，上疏陳得失。高宗欽納，賜物二百

張道源的族孫張楚金有極好的德行，與兄張越石都應考進士科。州官想單獨舉薦張楚金，張楚金堅持辭謝不接受，請求一同罷免。都督李勣感嘆説："對士人所希求的就是才能和德行，既然能够謙讓，爲什麽不把他倆都選取上呢？"於是把他二人都舉薦了。多次升遷爲刑部侍郎。儀

段。武后時，歷秋官尚書，爵南陽侯。有清概，然尚文刻，當時亦少之。爲酷吏所構，流死嶺表。

鳳初年，彗星在東井出現，他上疏陳述朝政得失。高宗欽佩并接受了，賞賜給他雜帛二百段。武后時，歷任秋官尚書，封爵南陽侯。他有高潔的節操，然而喜歡雕鏤文采，當時也曾受到輕視。後被酷吏陷害，流放後死在嶺表。

### 李育德

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爲名臣。世富于財，家僮百人。天下亂，乃私完械甲，嬰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爲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柳燮等歸李密，私署總管。密爲王世充所破，以郡來降，即拜陟州刺史。

李育德，是趙州人。祖父名諤，在隋朝做官任通州刺史，是個名臣。李育德家世代富足，有家僮一百人。天下大亂時，他私自修整軍備，環繞武陟城來自衛，很多人都歸順他，於是成爲首領。强賊前來攻掠，不能戰勝他。隋朝滅亡後，他和柳燮等人歸順李密，被李密署任爲總管。李密被王世充打敗，李育德率所守郡前來投降，隨即被高祖拜授爲陟州刺史。

兄厚德，自賊所逃歸，度河復被執。賊使招育德，陽許之，故兄不死。賊帥段大師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歡，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群囚噪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大師縋城走。即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三弟皆歿。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張善相，凡三人。

李育德兄李厚德，從賊營逃回，渡黃河時又被賊抓獲。賊讓他招降李育德，他假裝答應了，因此他没有死。賊帥段大師命令裨校派兵看守李厚德，他暗中得到看守的歡心，於是和州人賈慈行圖謀驅逐賊軍。賈慈行夜裏登城喊道："唐兵登城了!"李厚德帶領獄中的囚犯大聲喊着衝出，殺了長史，賊衆不敢動手，段大師用繩懸着下城逃跑。朝廷隨即任命李厚德爲殷州刺史。李厚德去探親，留下李育德守城，李育德率兵攻克河內三十一所城堡。王世充發怒，傾其精鋭之師進攻李育德，城池失陷，仍然奮力作戰，和三弟一起陣亡。當時守節戰死的人還有李公逸、張善相，一共有三個人。

### 李公逸

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材雄，爲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爲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亳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爲賊邏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

李公逸，和族弟李善行住在雍丘縣。因爲有雄才大略，所以衆人都歸附他們。李公逸開始依附王世充，預料王世充一定要失敗，於是歸順高祖，高祖根據他的轄地設置了杞州，就地拜授他爲總管，封陽夏郡公；任命李善行爲杞州刺史。王世充派弟弟率領徐、亳兵進攻杞州，李公逸請求高祖增援，没有答覆，於是讓李善行守城，親自入朝去説明情況。走到襄城，被賊截住押送洛陽。王世充説："你越過鄭而臣服於唐，爲什麽呢?"李公逸回答説："我衹聽説天下有唐。"王世充發怒殺了他。李善行也死了。高祖哀悼而惋

惜，封他的兒子爲襄邑縣公。

### 張善相

善相，襄城人。大業末爲里長，督兵迹盗，爲衆附賴，乃據許州奉李密。密敗，挈州以來，詔即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爲唐臣，當效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高祖嘆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張善相，是襄城人。大業末年任里長，率兵緝捕盗賊，受到衆人親附和信賴，於是占據許州而事奉李密。李密敗亡，他携州來降，高祖下詔就地拜授他爲伊州總管。王世充進攻伊州，屢次被賊圍困，派了三批使者去請求援救，朝廷無暇顧及。適逢糧食吃光了，很多人餓死，張善相對下屬們説："我作爲唐臣，應當捨身報效。你們無須去死，可以斬下我的頭去投降敵人。"大家哭泣而不肯，并説："和您一同去死，勝過獨自活着。"城池失陷後他被賊抓獲，因罵賊被殺。高祖感嘆説："我虧待了張善相，張善相没有虧負我！"於是封他的兒子爲襄城郡公。

### 高叡　高仲舒

高叡，京兆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熲孫也。舉明經，稍遷通義令，有治勞，人刻石載德。歷趙州刺史，平昌縣子。聖曆初，突厥默啜入寇，叡嬰城拒，虜攻益急。長史唐波若度且陷，即與虜通。叡覺之，力不能制，即自經。不得死，爲虜執，使降諭諸縣，不肯應，見殺。初，虜至，有爲叡計者："突厥蜂鋭，所向無完，公不能亢，且當下之。"答曰："我，刺史，不戰而降，罪大矣。"武后嘆惜，贈冬官尚書，謚曰節。詔誅波若，籍其家。下制暴叡忠節、波若臣賊，使天下知之。

高叡，京兆萬年縣人，是隋尚書左僕射高熲的孫子。考中明經科，逐漸升遷爲通義縣令，爲政有勞績，人們刻石記載他的德政。歷任趙州刺史，封平昌縣子。聖曆初年，突厥默啜入侵，高叡守城抗擊，虜人攻城越來越猛烈。長史唐波若估計城池將會失陷，就和虜人暗通。高叡發現他的行爲時，已無力制止，就想自殺。自殺没能成功，被虜人捉住，虜人讓他勸説諸縣投降，他不肯答應，被虜人殺害。當初，虜人剛來，有人向高叡獻計説："突厥兵鋭，所向無敵，您不能抵禦，應當姑且投降突厥。"高叡回答説："我，作爲一州刺史，不戰而降，那罪過就大了。"武后感嘆而惋惜，追贈他爲冬官尚書，謚號節。又下詔令誅殺唐波若，没收他的家産。還下制宣揚高叡的忠節、唐波若的叛臣醜行，使天下人都知道他們。

子仲舒，通故訓學，擢明經，爲相王府文學，王所欽器。開元初，宋璟、蘇頲當秉，多咨訪焉。時舍人崔琳練達政宜，璟等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終太子右庶子。

兒子名仲舒，通曉訓詁之學，考中明經科，任相王府文學，相王很欽佩器重他。開元初年，宋璟、蘇頲掌權，多次向他咨詢政事。當時舍人崔琳對政事很練達，宋璟等人特别禮遇他。常常對人説："古事請教高仲舒，時事請教崔琳，還有什麽疑難問題呢？"官位終於太子右庶子。

### 安金藏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

安金藏，是京兆長安縣人。隸屬於太常而

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剚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内腸，褫桑皮紩之，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

爲樂工。睿宗當太子時，少府監裴匪躬、宦官范雲仙因私自拜見太子獲罪，都被處以斬首之刑，從此公卿不再敢進見太子，祇有樂舞藝人要供使喚纔得以進見。不久有人誣告太子陰謀反叛，武后下詔令來俊臣察問情況，太子身邊的人害怕酷刑之苦，準備承認被誣告的罪名。安金藏大喊道："您如果不信我的話，請剖心來證明太子没有謀反。"説罷便拔出佩刀刺入自己腹中，腸子流到地上，眩暈而仆倒在地。武后聞知後大吃一驚，把他抬到宫中，命令良醫把腸子放進去，剥桑根皮把刀口縫合，過了一夜蘇醒過來。武后親臨探視，感嘆説："我有子却不能自己辯白，不如你忠誠呀!"隨即下詔終止這一獄案，睿宗纔得以安寧。當時，朝廷士大夫一致稱贊他的義節，自以爲比不上他。

神龍初，母喪，葬南闕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卬燥，泉忽涌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間。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鑱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配饗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右諭德。

神龍初年，安金藏的母親去世，葬在南闕口，他營造石墳，晝夜不息。當地本來地勢高而乾燥，忽然有泉水涌出流淌在他的茅廬旁，李樹冬天開花，狗和鹿平安相處。本道使盧懷慎向朝廷報告了這些事，皇帝下詔叫在安金藏的里門建立牌坊。景雲年間，遷任右武衛中郎將。玄宗把他的事迹交給史官，升任右驍衛將軍，爵位爲代國公。皇帝下詔把他的名字刻在泰、華二山的石碑上作爲一種榮譽。死後，在睿宗廟庭享受祔祭的禮遇。大曆年間，朝廷下令追贈他爲兵部尚書，謚號忠。又使他的兒子安承恩任廬州長史。中和年間，朝廷又提拔他的遠孫安敬則任太子右諭德。

## 王同皎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駙馬都尉寬曾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桓彦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即東宫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拒不許，同皎進曰："逆竪反道，顯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殿下到以係衆望。"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毁家族以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是陳駙馬都尉王寬的曾孫。陳朝滅亡，遷居河北。長安年間，王同皎娶太子之女安定郡主爲妻，拜授典膳郎。太子，就是中宗。桓彦範等人殺二張，派王同皎和李湛、李多祚到東宫迎接太子，請太子到玄武門指揮諸將。太子拒不答應，王同皎進諫説："叛逆小人倒行逆施，放肆而圖謀不軌，諸將和南衙的掌權者已經定下日期要誅殺他們，需要殿下到場來維係人心。"太子説："皇上正患病，不到萬不得已怎能這樣呢?"王同皎説："將相冒着毁滅

安社稷，奈何欲内之鼎鑊乎？太子能自出諭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即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之等狀。帝復位，擢右千牛將軍，封琅邪公，食實户五百。主進封公主，拜同皎駙馬都尉，遷光禄卿。

神龍後，武三思烝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悛、冉祖雍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愻以外妹妻延慶，延慶辭，之愻固請，乃成昏。延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愻子曇得其實。之愻兄之問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曇密語三思。三思遣悛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憬遁入比干廟自剄，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后、三思亂朝，虐害忠良，滅亡不久，可干吾頭國門，見其敗也。”憬，壽春人。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也。睿宗立，詔復官爵，謚曰忠壯。誅祖雍、悛等。

先是，許州司户參軍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政，且逆節已萌。后怒，勸中宗召至廷，撲殺之。宗楚客復私令衛士極力，故死。又博陵人郎岌亦表后及楚客亂，被誅。至是，俱贈諫議大夫，備禮改葬，賜欽融一子官。

家族的危險來安定社稷，怎麽能讓他們進入鼎鑊之中呢？太子如果能出面表明態度，衆人就會停下來。”太子猶豫不决，王同皎就扶他上馬，跟着他到了玄武門，攻破大門而入，率兵趕到長生殿太后住所，進行嚴密的包圍，於是報告誅殺張易之等人的情况。中宗恢復帝位，提升他爲右千牛將軍，封琅邪公，食實户五百。郡主進封公主，拜授王同皎爲駙馬都尉，遷任光禄卿。

神龍年間以後，武三思淫亂王室，王同皎憎惡他，和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悛、冉祖雍一起謀劃，等武后的靈車一出發，就讓埋伏的弓箭手射死武三思。適逢播州司兵參軍宋之愻要把外妹嫁給祖延慶爲妻，祖延慶辭謝不接受，宋之愻堅持請求，於是成婚。祖延慶心裹很感激他，不再有疑慮。因此宋之愻的兒子宋曇得知他們密謀的實情。宋之愻兄宋之問曾住在張仲之家，也得知他們的密謀。讓宋曇向武三思告密。武三思就派李悛向皇上報告説將會發生事變，并説王同皎想在闕下聚集軍隊來廢掉皇后。中宗根本不瞭解情况，非常生氣，在都亭驛殺了王同皎，并没收了他的家産。王同皎將死時，神色自若。張仲之、祖延慶也都被處死。周憬逃進比干廟自刎，臨死時，對人説：“比干，是古代的忠臣，神靈如果能看到聽見，將會知道我的忠心吧！韋后、武三思淫亂朝廷，殘害忠良，他們滅亡的日子不會長久了，可以把我的頭懸在城門上，好看見他們敗亡。”周憬，壽春人。後來太子李重俊誅殺武三思，天下人都爲王同皎看不到這天而傷心。睿宗即位，下詔恢復王同皎的官爵，謚號忠壯。并下令殺掉了冉祖雍、李悛等人。

在此之前，許州司户參軍燕欽融一再上書斥責韋后專政，而且説她違逆的情况已經萌發。韋后生氣，勸中宗把他召到朝廷來，擊殺他。宗楚客又私自命令衛士盡力毒打，因此將燕欽融打死。又有博陵人郎岌也上表揭露韋后及宗楚客作亂，最終被殺掉。至此，都追贈爲諫議大夫，用周備的禮儀重新安葬，還賜給燕欽融一個兒子官職。

### 王潛

同皎子繇尚永穆公主，生子潛，字弘志。生三日，賜緋衣、銀魚。幼莊重，不喜兒弄。以帝外孫，補千牛，復選尚公主，固辭。元和中擢累將作監。吏或籍名北軍，輒驕墮不事，潛悉奏罷之，故不戒而辨。監無公食，而息錢舊皆私有，至潛，取以具食，遂爲故事。

王同皎的兒子王繇娶永穆公主爲妻，他們的兒子名潛，字弘志。出生三天，皇上就賜給紅衣、銀魚袋。王潛自幼莊重，不喜歡兒戲。以皇帝外孫的身份，補授爲千牛，又被選爲駙馬，他堅持辭謝不接受。元和年間多次升遷爲將作監。屬吏中有人挂名於北軍軍籍，驕横懈怠不做事，王潛上奏全部罷免了他們，因此屬吏不用勸誡就知道該怎麽做。將作監没有公共膳食，而利息錢過去都歸爲長吏個人私有，到王潛上任時，都用來置辦公共膳食，於是成爲慣例。

遷左散騎常侍，拜涇原節度使。憲宗與對，大悦，曰："吾知而善職，我自用之。"潛至鎮，繕壁壘，積粟，構高屋偫兵，利而嚴。遂引師自原州逾硤石，取虜將一人，斥烽候，築歸化、潘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即位，封琅邪郡公，更節度荆南。疏吏惡，榜之里閭，殺尤縱者。分射三等，課士習之，不能者罷，故無冗軍。大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司空。

後王潛遷任左散騎常侍，拜授涇原節度使。憲宗和他對答時，非常高興，説："我知道你稱職能幹，所以我自然任用你。"王潛到節鎮後，修繕壁壘，積蓄糧食，建造高屋儲存武器，辦事敏捷而嚴格。接着率軍從原州越過硤石，捉到虜將一人，增設烽火臺，修築歸化、潘原二壘。請求重建原州城，度支使不同意，因此原州又失陷了。穆宗即位，封他爲琅邪郡公，改任荆南節度使。他在荆南列舉官吏的惡劣行爲，在里閭懸榜昭示，殺掉其中最放縱的人。把射箭分成三等，教士兵練習，不能及格的予以罷免，因此没有庸劣無用的士兵。大和初年，拜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死在官任上，追贈司空。

### 吴保安

吴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巂蠻叛，拜李蒙爲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托蒙，蒙表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没，仲翔被執。蠻之俘華人，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貴胄也，求千縑。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巂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

吴保安，字永固，是魏州人。氣概超群不俗。睿宗時，姚、巂蠻反叛，朝廷拜授李蒙爲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把弟弟的兒子郭仲翔托給李蒙，李蒙推薦他任判官。當時吴保安被罷免爲義安縣尉的官職，没有得到調任，因爲郭仲翔是同鄉之人，不經介紹就去拜見説："希望依靠您而得以事奉李將軍，這可以嗎?"郭仲翔雖然和他没有交往過，但是可憐他的困窘，就用力推薦他。李蒙上表任用他爲掌書記。吴保安後來前往赴任時，李蒙已經深入敵陣，與蠻軍作戰而死，而郭仲翔也被捕。蠻人俘虜華人，一定要索取豐厚的錢財，錢財到手纔肯放人返回，聽説郭仲翔是貴族子弟，便要索求一千匹縑。適逢郭元振去世，吴保安就留在巂州，準備贖回郭仲翔，但苦

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貣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縑于蠻，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爲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遠酋，酋嚴遇之，晝役夜囚，没凡十五年乃還。

於没有錢財。於是盡力積貨出售達十年之久，獲得七百匹縑。妻子兒女客居遂州，從小路輾轉前來尋找吴保安的住所，困在姚州不能前進。都督楊安居得知這一情況，對其中的原由感到奇怪，資助他們上路，最終找到了吴保安。楊安居將吴保安叫來并對他説："您不顧家眷而急朋友之難到了如此地步！我向官府借貸錢財來資助您所缺的錢。"吴保安非常高興，隨即把縑送給蠻人，把郭仲翔贖了回來。當初，郭仲翔被蠻人當作奴隸，他三次逃跑而三次被抓獲，於是被轉賣給在遠地的蠻人首領，首領對他看管很嚴，白天幹活而夜裏囚禁，經過了十五年纔得以返回。

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領近縣尉。久乃調蔚州録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户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吴公生吾死，今親殁，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没，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縗絰，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娶而讓以官。

楊安居也是丞相過去的屬吏，贊賞吴保安的義節，很優厚地禮遇郭仲翔，送給他衣服和生活用品，下檄文讓他領附近的縣尉。很久纔調任蔚州録事參軍，因政績出色而升任代州户曹。爲母親守喪，守喪期滿，感嘆説："多虧吴公把我從死地中救出，如今親人去世了，可以實現我的願望了。"於是尋找吴保安，當時，吴保安已死在彭山縣丞官任上，他的妻子也死了，死後未能歸葬家鄉。郭仲翔爲他們身穿縗絰，包裹起他們的尸骨，背着尸骨赤脚步行，送回魏州埋葬，并在墓旁建立茅廬守喪三年纔離去。後來郭仲翔任嵐州長史，又迎來吴保安的兒子，爲他娶妻并把官位讓給他。

## 李憕

李憕，并州文水人。或言其先出興聖皇帝，譜系疏晦，不復傳。父希倩，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憕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張説罷宰相，爲相州刺史，坐有善相者，説遍問官屬後孰當貴，工指憕及臨河尉鄭巖。説以女妻巖，而歸其甥陰於憕。會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説在并州，引憕置幕府。及執政，爲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高選官屬，多致賢以重其柄。表假憕監察御史，分道檢核。以課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晋陽令。三遷給事中。

李憕，是并州文水縣人。有人説他的先祖是出自興聖皇帝一支，譜系疏漏不清，没有傳下來。父親名希倩，神龍初年任右臺監察御史。李憕幼年聰慧敏捷，以優異成績考中明經科，授任成安尉。張説罷免宰相，任相州刺史，座中有善於相面的人，張説遍問官屬以後誰能顯貴，那人指明是李憕和臨河縣尉鄭巖。張説把女兒嫁給鄭巖做妻子，而把他的外甥女陰氏嫁給李憕做妻子。李憕適逢爲母親守喪而免官。後在武功縣尉任上因政績優異而升任主簿。張説在并州時，把李憕招納在幕府中。當張説執掌朝政時，李憕任長安縣尉。宇文融查驗全國的田地，選用高官，得到的大多是賢才并授以重權。他上表推薦李憕

力于治，有任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紿。失李林甫意，出爲河南少尹。尹蕭炅內倚權，骫法殖私，憕裁抑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甑生以左道幸，托祠事往來嵩、少間，干請亂吏治，憕不爲應，故挾炅譖諸朝。天寶初，除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陵長史，民爲立祠賽祝，歲時不絕。以捕賊負，徙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連徙襄陽、河東，并兼采訪處置使。入爲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禄卿、東京留守。

代任監察御史，參預分道查驗。考核時因有政績正式拜授御史。因小事受到牽連，降任晋陽令。三次升遷爲給事中。李憕辦事賣力，有能勝任其事的稱譽，通曉文案，手下没有人敢欺騙他。因不合李林甫之意，出任河南少尹。河南尹蕭炅仗着朝内有靠山，枉法營私，李憕制裁他的錯誤，受到下屬官吏的信任。道士孫甑生因歪門邪道得寵，假托舉行祭祀往來於嵩、少二山之間，用請托來擾亂官吏政務，李憕不答應孫甑生的請托，因此孫甑生便和蕭炅一起在朝廷誣陷他。天寶初年，授任清河太守。爲官有美譽，遷任廣陵長史，百姓爲他立祠舉行賽會祭祀，年年都不中斷。因捕賊而出名，調任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連續調任到襄陽、河東，并兼采訪處置使。召入京城任京兆尹。楊國忠討厭他，改任光禄卿、東京留守。

安禄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憕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綏勵士卒，將遏賊西鋒。帝聞，擢禮部尚書。禄山度河，號令嚴密，候諜不能知。已陷陳留、滎陽，殺張介然、崔無詖，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徒，戰不勝，輒北。憕收殘士數百，裒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鬥。憕約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憕坐留守府，奕守臺。城陷，禄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憕、奕及官屬蔣清，害之。有詔贈司徒，謚曰忠懿。河、洛平，再贈太尉，拜一子五品官。

安禄山反叛，玄宗派封常清到東京招募兵馬，李憕和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修繕城壘，安撫并激勵士卒，準備阻止賊軍西進。玄宗聞知後，升任他爲禮部尚書。安禄山渡過黄河，號令嚴密，偵察敵情的斥候不能探知。已經攻下陳留、滎陽，殺死張介然、崔無詖，没幾天，逼近城下。封常清的部下都是未經軍事訓練的人，作戰不能勝利，一打就敗。李憕收拾殘兵數百人，聚集斷弦折矢堅守城池，衆人已經受不住戰鬥了。李憕與盧奕相約説："我輩身負國家重望，雖然力不勝敵，應當以身殉職。"手下將校都乘夜用繩懸着下城逃跑了，李憕坐在府中留守，盧奕留守御史臺。城池失陷，安禄山擊鼓而入，殺死數千人，箭矢射到闕門上，逮捕李憕、盧奕以及官屬蔣清，并殺害了他們。皇帝下詔追贈李憕爲司徒，謚號忠懿。河、洛平定後，又追贈太尉，拜授他的一個兒子爲五品官職。

憕通《左氏春秋》，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闕口，疇墅彌望，時謂"地癖"。巖仕終少府監，產利埒憕云。

李憕通曉《左氏春秋》，在伊川置辦了很多產業，占有肥沃的土地，從東都至闕口，滿眼都是他的田疇和别墅，當時人稱他有"地癖"。鄭巖官位終於少府監，家業和李憕相同。

憕十餘子，江、涵、渢、瀛等同遇害，唯源、彭脱。

李憕有十多個兒子，李江、李涵、李渢、李瀛等一起遇害，衹有李源、李彭逃脱了。

李源

源八歲家覆，俘爲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絶酒葷。惠林佛祠者，憕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户日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爲終制，時時偃卧埏中。

李源八歲時全家遭害，他被俘後做了奴僕，輾轉流落民間。等到史朝義失敗，李憕舊時的部下在洛陽認出他後把他贖了出來，并送歸他的宗族。代宗聞知後，授任他爲河南府參軍，遷任司農主簿。因父親死於賊手，他常常悲憤不已，不做官不娶妻，斷絶酒葷。惠林佛祠，是李憕舊時的别墅，李源傍祠而居，閉門不出而每天衹吃一頓飯。祠中的大殿，是他父親的寢室，每次經過都一定要小跑而過，從未踐踏過大殿的臺階。自己營造墓穴來爲死時作準備，經常躺卧在墓道中。

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圉捍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罕伏節，逆羯始興，委符組、棄城郭者不爲耻，而憕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由憕始。而源天與至孝，絶心禄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盗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憕處難居首，正色就死，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父之操，泊然無營，汔此高年。夫褒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舉是四者，大儆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即附表謝，辭吐哀愨，一無受。尋卒。敬宗時，擢憕孫爲河南兵曹參軍。

長慶初年，李源已八十歲了，御史中丞李德裕上表推薦李源説："賈誼説：守衛邊境抵禦敵人的大臣，要死在城郭或疆界上。天寶年間，士人很少有守節的，安禄山一開始作亂，丢下符節官印、放棄城郭的人不以爲耻，而李憕與同僚以義相約，堅守崗位像往常一樣，堅持抵抗直到就義，臣節的光大是從李憕開始的。而李源天生就非常孝順，絶意於仕途已五十餘年了，常常沉默自守，深得理契要領，一旦被點撥明白，一切憂慮都被清除。懷抱這樣的節操，却被清明之世所遺棄，臣私下爲陛下惋惜他。"穆宗下詔説："過去盗賊在幽陵興起，使河、洛震蕩不安，贈太尉李憕帶頭赴難，寧死不屈，兩河將士聽説他的事迹，更加堅守危城，他的義節非常卓越，至今還被稱道。李源有曾參的品行，有巢父的操守，淡泊而無所謀求，一直到這樣的高齡還是如此。表彰忠誠，是用來勉勵臣下守節的；表彰孝順，是用來激勵人倫之道的；禁止浮薄，没有比崇尚義節更爲重要；使風俗淳厚，没有比尊敬老人更爲重要。提倡這四條，就是要大力警戒當世。李源可以守諫議大夫，賜緋衣魚袋。"河南尹派官吏去勸勉曉諭安排他上路，穆宗親自派使者拿着詔書袍笏賜給他，又賜他二百匹絹。李源頓首接受詔書，對使者説："我年老卧病，身體受不了趨拜之禮。"隨即附上奏表謝恩，言辭哀婉謹慎，所有賜物一無所受。不久去世。敬宗時，提拔李憕的孫子爲河南兵曹參軍。

### 李彭

彭擢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自咸寧丞遷右補闕。從天子入蜀。後憕數年卒。有孫景讓、景莊、景温，别傳。

李彭考中明經。天寶年間，選取可以任用的名臣之子，李彭從咸寧丞遷任右補闕。跟隨天子入蜀。在李憕死後數年去世。有孫子李景讓、李景莊、李景温，另外有傳。

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録武德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賜一子正員官。史館考勛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其歲授官。第二等，以次年。第三等，子孫數訟於朝，有詔差爲二等，增至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李峴、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静、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桓彦範、劉幽求、郭元振、房琯、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遠、盧弈、南霽雲、蕭華、張鎬、李勉、張鎰、蕭復、柳渾、賈耽、馬燧、李憕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云。

武德年間功臣有十六人，貞觀年間功臣有五十三人，至德年間功臣有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著録武德以來的宰相和享受實封的功臣子孫，賜給他們一個兒子正員官職。經過史館考核功勛名望特别突出的有九十二人，分爲三等上奏。第一等功臣的子孫，當年就授給官職。第二等功臣的子孫，第二年授給官職。第三等功臣的子孫，多次到朝廷訴訟，皇帝下詔改分爲二等，增加到一百八十七人。每一等，武德以來宰相居首位，功臣次一等，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一等。大中初年，皇帝又下詔徵集李峴、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静、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桓彦範、劉幽求、郭元振、房琯、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遠、盧弈、南霽雲、蕭華、張鎬、李勉、張鎰、蕭復、柳渾、賈耽、馬燧、李憕三十七人的畫像，繪圖續入凌煙閣。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玄齡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玄齡

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萊國公杜如晦

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萊國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瑀

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申國公高士廉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申國公高士廉

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

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

侍中、永寧郡公王珪

侍中、永寧郡公王珪

吏部尚書、參豫朝政、道國公戴胄

吏部尚書、參豫朝政、道國公戴胄

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

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高唐縣公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部民部尚書事、清苑縣男劉洎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于志寧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蓨縣公高季輔

侍中、兼太子賓客、襲潁川縣公韓瑗

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

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甑山縣公郝處俊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李義琰

內史、河東縣侯裴炎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溫國公蘇良嗣

內史、梁國公狄仁傑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兵軍大總管、隴右諸軍大使、譙縣子婁師德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石泉縣公王方慶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襲邢國公王及善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尚書事、齊國公魏元忠

紫微令、梁國公姚崇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朱敬則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國公蘇瓌

吏部尚書、兼侍中、廣平郡公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高唐縣公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部民部尚書事、清苑縣男劉洎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于志寧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蓨縣公高季輔

侍中、兼太子賓客、襲潁川縣公韓瑗

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

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甑山縣公郝處俊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李義琰

內史、河東縣侯裴炎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溫國公蘇良嗣

內史、梁國公狄仁傑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兵軍大總管、隴右諸軍大使、譙縣子婁師德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石泉縣公王方慶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襲邢國公王及善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尚書事、齊國公魏元忠

紫微令、梁國公姚崇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朱敬則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國公蘇瓌

吏部尚書、兼侍中、廣平郡公宋璟

宋璟

黃門監、梁國公魏知古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兗國公陸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頲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水縣公李元紘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陽縣子韓休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司空、河東郡公裴寂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靜

太尉、檢校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公長孫无忌

禮部尚書、河間郡王孝恭

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衛率、上柱國、衛國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

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敬德

左光祿大夫、洛州都督、蔣國公屈突通

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鄖國公殷開山

衛尉卿、夔國公劉弘基

澤州刺史、邳國公長孫順德

民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

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

右驍衛大將軍、褒國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

左武候將軍、相州都督、郯國公張公謹

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黃門監、梁國公魏知古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兗國公陸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頲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水縣公李元紘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陽縣子韓休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司空、河東郡公裴寂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靜

太尉、檢校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公長孫无忌

禮部尚書、河間郡王李孝恭

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衛率、上柱國、衛國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

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敬德

左光祿大夫、洛州都督、蔣國公屈突通

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鄖國公殷開山

衛尉卿、夔國公劉弘基

澤州刺史、邳國公長孫順德

民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

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

右驍衛大將軍、褒國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

左武候將軍、相州都督、郯國公張公謹

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

弘文館學士、秘書監、永興縣公虞世南

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

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王孝傑

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暐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

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愿

尚書左丞相、兼黄門監、徐國公劉幽求

黄門侍郎、參知機務、修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尚書左承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燕國公張説

紫微侍郎、上柱國、趙國公王琚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中山郡公王晙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冀國公裴冕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琯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刺史、虢國公李嗣業

平盧軍節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

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

弘文館學士、秘書監、永興縣公虞世南

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

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王孝傑

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暐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

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愿

尚書左丞相、兼黄門監、徐國公劉幽求

黄門侍郎、參知機務、修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尚書左承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燕國公張説

紫微侍郎、上柱國、趙國公王琚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中山郡公王晙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冀國公裴冕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琯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刺史、虢國公李嗣業

平盧軍節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

臣

恒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顏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部選盧弈

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右第一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

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

納言、觀國公楊恭仁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書令、虞國公温彥博

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安國公崔敦禮

户部尚書、平恩縣公許圉師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浿江道行軍總管任雅相

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范陽郡公盧承慶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楚國公上官儀

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

左侍極、兼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縣公劉仁軌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李安期

恒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顏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部選盧弈

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上面的人是第一等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

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

納言、觀國公楊恭仁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書令、虞國公温彥博

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安國公崔敦禮

户部尚書、平恩縣公許圉師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浿江道行軍總管任雅相

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范陽郡公盧承慶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楚國公上官儀

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

左侍極、兼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縣公劉仁軌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李安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襲道國公戴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

中書令、趙國公李敬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温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廣平郡公劉齊賢

納言、樂平縣男王德真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國公岑長倩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男劉禕之

納言、博昌縣男韋思謙

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

内史李昭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杜景佺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鄖國公韋安石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懷遠

中書令、逍遥公韋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日知

檢校黄門監、漁陽縣伯盧懷慎

中書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

黄門侍郎、同紫微黄門平章事、魏縣侯杜暹

侍中、趙城侯裴耀卿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襲道國公戴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

中書令、趙國公李敬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温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廣平郡公劉齊賢

納言、樂平縣男王德真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國公岑長倩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男劉禕之

納言、博昌縣男韋思謙

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

内史李昭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杜景佺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鄖國公韋安石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懷遠

中書令、逍遥公韋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日知

檢校黄門監、漁陽縣伯盧懷慎

中書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

黄門侍郎、同紫微黄門平章事、魏縣侯杜暹

侍中、趙城侯裴耀卿

左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

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荆州都督、周國公武士彠

右屯衛大將軍、檢校晋州都督總管、譙國公竇琮

少府監、葛國公劉義節

右光禄大夫、羅國公張平高

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鄭國公竇軌

夔州都督、息國公張長愻

金紫光禄大夫、夷國公李子和

左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候將軍、榮國公樊興

左監門衛大將軍、巢國公錢九隴

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貴

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脩仁

殿中監、郢國公宇文士及

右武衛大將軍、㳌陽郡公公孫武達

荆州都督、懷寧郡公杜君綽

右驍衛將軍、濮國公龐卿惲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

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

幽州都督、歷陽郡公獨孤彦雲

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師立

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孟嘗

右監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右監門衛將軍、盧陵郡公秦師行

左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

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尒

鎮軍大將軍、虢國公張士貴

左衛大將軍、琅邪郡公牛進達

左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李神通

特進、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

荆州都督、周國公武士彠

右屯衛大將軍、檢校晋州都督總管、譙國公竇琮

少府監、葛國公劉義節

右光禄大夫、羅國公張平高

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鄭國公竇軌

夔州都督、息國公張長愻

金紫光禄大夫、夷國公李子和

左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候將軍、榮國公樊興

左監門衛大將軍、巢國公錢九隴

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貴

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脩仁

殿中監、郢國公宇文士及

右武衛大將軍、㳌陽郡公公孫武達

荆州都督、懷寧郡公杜君綽

右驍衛將軍、濮國公龐卿惲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

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

幽州都督、歷陽郡公獨孤彦雲

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師立

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孟嘗

右監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右監門衛將軍、盧陵郡公秦師行

左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

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尒

鎮軍大將軍、虢國公張士貴

左衛大將軍、琅邪郡公牛進達

鎮軍大將軍、嘉川郡公周護

陝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吴興郡公沈叔安

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宋國公唐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

左領軍大將軍、趙國公李湛

刑部尚書、太子賓客、魏國公楊元琰

殿中監、兼知總監、汝南郡公翟無言

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光禄卿、天水縣公趙承恩

將作大匠裴思諒

右羽林軍將軍、弘農郡公楊執一

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行

光禄卿、駙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中書令、越國公鍾紹京

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

右金吾衛大將軍、凉國公李延昌

太子中允同正、冀國公馮道力

少府監、趙國公崔諤之

左監門衛中候、光禄卿、申國公許輔乾

左金吾大將軍、鄧國公張暐

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左羽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訥

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郡王李光弼

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

左相、豳國公韋見素

太保、韓國公苗晉卿

鎮軍大將軍、嘉川郡公周護

陝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吴興郡公沈叔安

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宋國公唐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

左領軍大將軍、趙國公李湛

刑部尚書、太子賓客、魏國公楊元琰

殿中監、兼知總監、汝南郡公翟無言

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光禄卿、天水縣公趙承恩

將作大匠裴思諒

右羽林軍將軍、弘農郡公楊執一

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行

光禄卿、駙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中書令、越國公鍾紹京

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

右金吾衛大將軍、凉國公李延昌

太子中允同正、冀國公馮道力

少府監、趙國公崔諤之

左監門衛中候、光禄卿、申國公許輔乾

左金吾大將軍、鄧國公張暐

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左羽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訥

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郡王李光弼

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

左相、豳國公韋見素

太保、韓國公苗晉卿

中書令、趙國公崔圓

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雲京

河西隴右副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公李抱玉

太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郡王馬璘

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郡公鄧景山

河東節度副使、兼雁門郡太守、光禄卿賈循

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侯李憕

東平郡太守姚誾

右第二

中書令、趙國公崔圓

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雲京

河西隴右副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公李抱玉

太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郡王馬璘

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郡公鄧景山

河東節度副使、兼雁門郡太守、光禄卿賈循

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侯李憕

東平郡太守姚誾

上面的人是第二等

## 盧弈

盧弈，黄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與兄奂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爲鄠令，所治輒最，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奂及弈，三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

安禄山陷東都，吏亡散。弈前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禄山罪，徐顧賊徒曰："爲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弈臨刑，西向再拜而辭，駡賊不空口，逆黨爲變色。肅宗詔贈禮部尚書，下有司謚。時以爲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

盧弈，是黄門監盧懷慎最小的兒子。眉目疏朗，腮頷豐滿，謹慎持重清心寡欲，處處注意自我修養。與兄長盧奂的名望不相上下，而剛毅超過盧奂。天寶初年任鄠縣令，治理的政績最好，累積功勞而升任給事中，拜授御史中丞。從盧懷慎、盧奂到盧弈，三任其官，高潔的節操相似，當時傳爲美談。不久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

安禄山攻下東都，城内官吏都逃散了。盧弈事先打發妻子兒女懷揣官印從小路逃往京城，自己身穿朝服坐守御史臺。被安禄山抓住後，就在將要殺他時，當即數説安禄山的罪狀，并緩緩地環視賊衆説："做人臣的應當知道逆順之理，我不走失節的路子，死又有何恨?"旁觀者感到恐懼。盧弈臨受刑時，面向西再拜而辭别，一直駡賊不停口，逆黨爲之變色。肅宗下詔追贈他爲禮

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仇，以死誰懟？博士獨孤及曰：“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玄冥勤其官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皆於事無補。然則祿山亂大於里、丕，弈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請謚曰貞烈。”詔可。

部尚書，命令有關部門擬議謚號。當時有人認爲洛陽的失陷，率兵者要承擔責任，執法的官吏撤走是可以的，自己落入賊寇之手中，死了又怨誰呢？博士獨孤及說：“荀息在晉國殺身而死，是不願自食其言呀；玄冥勤於政事而落水淹死，是公而忘私呀；伯姬等待保姆而被燒死，是先想到禮而後想到自身安全呀。他們死的時候，都於事無補。然而安祿山之亂大於里克、丕鄭，盧弈擔任御史之職，比玄冥的官職重要。職責和王命在身，無異於保姆；逆黨兵勢威嚴，比水火更爲猛烈。在這個時候，能和手持武器的將士一起協力抗賊，拉他拉不來，推他推不走，面對刀刃仍保全節操，怎麼能和貪圖安全苟且偷生的人相提并論呢？請定謚號貞烈。”肅宗下詔認可。

子杞，別有傳。杞子元輔。

兒子名杞，另外有傳。盧杞的兒子名元輔。

### 盧元輔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擢進士，補崇文校書郎。杞死，德宗念之不忘，拜元輔左拾遺。歷杭、常、絳三州刺史，課當最，召授吏部郎中，進累兵部侍郎，爲華州刺史，卒。

盧元輔，字子望，年輕時以品行高潔聞名。考中進士，補授崇文館校書郎。盧杞死後，德宗對他懷念不忘，拜授盧元輔爲左拾遺。歷任杭、常、絳三州刺史，考核政績獲得上等，召入朝廷任吏部郎中，多次升遷爲兵部侍郎，出任華州刺史，去世。

元輔端静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云。

盧元輔端静耿直，能繼承祖業，所以他雖顯赫盛大，而人們也不用盧杞的惡名來連累他。

### 張介然

張介然者，猗氏人，本名六朗。性慎愿，長計畫。始爲河、隴支郡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踵領節度，并署營田、支度等使。入奏稱旨，賜與良渥。介然啓曰：“臣位三品，當給棨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爲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宗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仍賜絹五百匹，宴閭里長老。本鄉得列戟，自介然始。翰薦爲少府監，歷衛尉卿。

張介然，是猗氏人，本名六朗。他天性謹慎樸實，長於謀劃。起初任河、隴支郡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繼任節度使，都署任他爲營田、支度等使。因入朝上奏符合皇帝旨意，賞賜很優厚。張介然上奏說：“臣下官位三品，應當賜給棨戟。如果陳列在京城，雖然富貴，但不能被故鄉人知道，希望能在故里陳列棨戟。”玄宗答應了他的請求，另外賞賜棨戟在京城他的府第門前陳列，還賜給絹五百匹，以宴請故鄉閭里的老人。在本人故鄉陳列棨戟，是從張介然開始的。哥舒翰推薦他任少府監，歷任衛尉卿。

祿山反，授河南節度采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居民孶夥，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

安祿山反叛，張介然任河南節度采訪使，駐守陳留。陳留地處水陸交通便捷之地，居民很多，而且太平日久，不懂戰事。張介然到屯營不

賊已度河。車騎蹂騰，烟塵漫數十里，日爲奪色。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詔購賊首而暴誅慶宗狀。禄山入陳留，見詔書，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亦何罪，乃殺之！"即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血流成川，斬介然於軍門。以僞將李廷望爲節度使，守陳留。

滿三天，叛賊已渡過黄河。車馬奔騰四處踐踏，烟塵彌漫達數十里，太陽都被烟塵遮得黯然失色。兵士聽到鉦鼓之聲，都嚇得連戰服都不會穿了。總共堅守了十六天，城池就失陷了。當初，皇帝下詔懸賞捕捉賊首并公布安慶宗被處死的情况。安禄山進入陳留，看到詔書，捶胸大哭説："我有什麽罪！我的兒子又有什麽罪，怎能把他殺了！"當即發泄憤怒，殺掉上萬名投降的陳留人來一逞私憤，血流成河，還在軍門殺了張介然。用僞將李廷望任節度使，鎮守陳留。

禄山已拔陳留，則鼓而前，無敢亢。中宿攻滎陽，太守崔無詖率衆乘城，聞師噪，自隊如雨，無詖與官屬皆死賊手。以僞將武令珣戍焉。

安禄山攻克陳留後，又擊鼓前進，當時没有人敢抵抗。次夜攻打滎陽，太守崔無詖率衆上城，聽到軍隊鼓噪聲後，士兵自己墜城如雨，崔無詖和官屬都死於賊手。安禄山用僞將武令珣守衛滎陽。

## 崔無詖

無詖者，本韋后外家，博陵舊望也。始，無詖娶蕭至忠女，至忠敗，被貶。久乃爲益州司馬。素善楊國忠，既用事，引爲少府監，守滎陽。有詔贈禮部尚書，謚曰毅勇。

崔無詖家，是韋后母親的娘家，過去是博陵的望族。起初，崔無詖娶蕭至忠的女兒爲妻，蕭至忠失勢後，他被貶官。很久以後纔任益州司馬。崔無詖一向和楊國忠友善，楊國忠掌權後，推薦他任少府監，鎮守滎陽。皇帝下詔追贈他爲禮部尚書，謚號毅勇。

# 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 列傳第一百一十七

## 忠義列傳(中)

### 顔杲卿

顔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爲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莅事明濟。嘗爲刺史詰讓，正色别白，不爲屈。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并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户曹參軍。安禄山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

顔杲卿，字昕，和顔真卿五世祖是相同的，世代都是講禮樂教化的儒生。父名元孫，在垂拱年間有名聲，任濠州刺史。顔杲卿因先世有功德而調任遂州司法參軍。他性格剛正，處理公務聰明幹練。曾被刺史責備，他正色辯白，不爲刺史所屈服。開元年間，與其兄顔春卿、弟弟顔曜卿一起因書判成績優異，使吏部侍郎席豫贊嘆佩服。又因政績考核爲上等遷任范陽户曹參軍。安禄山聽説他的名聲，上表推薦他爲營田判官，代理常山太守。

禄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于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凑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内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禄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玠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涣、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爲拒守計。李憕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卿斬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爲兵掎角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凑計事，欽凑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

安禄山反叛時，顔杲卿和長史袁履謙在路上拜謁，他賜給顔杲卿紫袍，袁履謙紅袍，命令他們和養子李欽凑領兵七千人駐守土門。顔杲卿指着安禄山所賜的衣服對袁履謙説："我和你爲什麽要穿這些衣服?"袁履謙領悟他的意思，於是和真定縣令賈深、内丘縣令張通幽商定對付叛賊的計策。顔杲卿藉口生病不再處理事務，讓兒子顔泉明往返計議，暗中結交太原尹王承業做内應，派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奪取幽州。計劃泄露，安禄山殺掉賈循，派向潤客、牛廷玠鎮守幽州。顔杲卿表面上不管事，把政事委托給袁履謙，暗中召集平民身份的權涣、郭仲邕制定對策。當時顔真卿在平原，預先就知道叛賊有叛逆的陰謀，暗中收養敢死之士爲禦敵守城做準備。李憕等人死後，叛賊讓段子光拿着他們的頭到各郡去巡示，顔真卿殺掉段子光，派遣外甥盧逖到常山相約起兵，以切斷叛賊的北去之路。顔杲卿十分高

開，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既醉，斬之，并殺其將潘惟慎，賊黨殲，投尸滹沱水。履謙以首示杲卿，則喜且泣。

興，認爲軍隊形成犄角之勢可以抑制賊軍西進的鋒芒。於是謊稱叛賊首領的命令召集李欽湊來議事，李欽湊連夜趕來，顏杲卿推托夜裏不能打開城門，讓他住宿在驛站中；又派袁履謙和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設酒宴慰勞他，待他喝醉後，把他殺了，同時還殺掉他的部將潘惟慎，并全殲賊黨，把尸體投入滹沱水中。袁履謙拿李欽湊的頭給顏杲卿看，大家都高興得哭了。

先是，禄山遣將高邈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稾城尉崔安石圖之。邈至滿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紿以置酒，邈捨馬，虔叱吏縛之。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深、通幽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爲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而事顯，乃拜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并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

在此以前，安禄山派部將高邈到范陽召兵還沒有返回，顏杲卿命令稾城縣尉崔安石設法對付高邈。高邈來到滿城，馮虔、翟萬德都已在驛站聚集等候着，崔安石用已備下酒宴的話騙高邈，高邈下馬後，馮虔喝令胥吏捆住他。而賊將何千年也從趙地來到，馮虔也拘捕了他。還未到中午，二賊已被抓住并帶回到常山。顏杲卿於是派翟萬德、賈深、張通幽傳示李欽湊的頭，給二賊帶上刑具送往京城，并讓顏泉明與他們同行。到了太原，王承業想把這一切當作自己的功勞，贈送優厚的禮物打發顏泉明返回，暗中命令壯士翟喬在路上殺掉顏泉明。翟喬覺得不公平，就如實告訴了顏泉明，顏泉明纔免於一死。玄宗提升王承業爲大將軍，押送二賊的官吏都受到賞賜。不久真實情況顯露出來，於是朝廷下令拜授顏杲卿爲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袁履謙爲常山太守，賈深爲司馬。顏杲卿隨即傳檄文到河北，聲稱二十萬官軍已進入土門，派郭仲邕率領一百名騎兵做先鋒，馳奔向南，拖着柴草揚起灰塵，望見的人都説大軍來了。到中午，消息已傳遍數百里。叛賊張獻誠正圍攻饒陽，聞訊後棄甲而逃。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的軍民都殺掉僞刺史，傳示首級到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都加强了防守。顏杲卿兄弟的兵勢因此大振。

禄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爲守計，求救于河東，承業前已攘殺賊功，兵不出。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

安禄山到了陝州，聽到後方起兵的消息，非常恐懼。派史思明等率平盧兵渡過黄河攻打常山，蔡希德從懷州來會師。不過十天，賊軍就猛烈攻城。城内兵少，不够防守之用，就向河東求救，王承業以前曾侵奪過殺賊之功，這次没有出兵。顏杲卿晝夜苦戰，井水枯竭，糧食、箭矢都

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禄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 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禄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詈不絶，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絶，年六十五。履謙既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臠之，見者垂泣。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虜，諸郡復爲賊守。

用光了，六天後城池陷落，和袁履謙一同被賊軍抓住。賊軍脅迫他投降，他不答應。賊軍提取顔杲卿最小的兒子顔季明把刀放在他的脖子上説："投降我，就讓你兒子活命。"顔杲卿不回答。於是顔季明和盧逖一起被殺死。顔杲卿被送到了洛陽，安禄山生氣地説："我提拔你任太守，我有什麽虧待你的事而要背叛我?"顔杲卿瞪着眼罵道："你本是營州放羊的羯奴而已，竊得天子的恩寵，天子有什麽事虧待了你，而你却反叛呢? 我家世代爲唐臣，堅守忠義，恨的是不能殺掉你去報答皇上，怎能跟着你反叛呢?"安禄山怒不可遏，把他捆在天津橋柱上，不但肢解還拿他的肉來吃，他不停口地罵着叛賊，叛賊鈎斷他的舌頭，説："還能罵嗎?"顔杲卿聲音含混而氣絶身亡，時年六十五歲。袁履謙被砍斷手足後，適逢何千年的弟弟在身旁，就含血吐到他臉上，叛賊又把袁履謙剁碎了，看見的人都落淚而泣。顔杲卿的宗子近屬都被殺害。顔杲卿被俘虜後，諸郡又被叛賊把持。

張通幽以兄相賊，譖杲卿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真卿表其枉，會通幽爲普安太守，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履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卿不執政，但謚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惠謚焉。逖、季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官。建中中，又贈杲卿司徒。初，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後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同坎瘞。指其域得之，乃葬長安鳳栖原。季明、逖同塋。

張通幽用顔杲卿的兄長幫助叛賊的謊言，在楊國忠那裏誣陷顔杲卿，所以朝廷對顔杲卿没有加以追贈。肅宗在鳳翔時，顔真卿上表申訴顔杲卿冤屈，適逢張通幽任普安太守，太上皇命令人打死了張通幽。李光弼、郭子儀收復常山，把顔杲卿、袁履謙兩家的親屬數百人從獄中放出來，送給他們很豐厚的錢物，讓他們舉行喪禮。乾元初年，追贈顔杲卿爲太子太保，謚號忠節，封他的妻子崔氏爲清河郡夫人。當初，博士裴郁認爲顔杲卿不是執政大官，衹能謚作忠，議論者認爲不公平，所以優待他用兩個字作謚號。盧逖、顔季明和同宗之子等都被贈五品官職。建中年間，又追贈顔杲卿爲司徒。當初，顔杲卿被殺後，他的頭被拿到街上示衆，没有人敢收留。有個叫張湊的人，得到顔杲卿的頭髮，拿着它去進見太上皇。當天夜裏太上皇就夢見顔杲卿，醒來以後，爲他舉行祭祀。後來張湊把頭髮歸還給顔杲卿的妻子，妻子懷疑它是否真實，頭髮就像動了一樣。後來顔泉明購求顔杲卿的尸體準備埋葬，從行刑者的話中得知，顔杲卿死時已先被砍斷一隻

脚，和袁履謙埋在同一個坑中。行刑者指示埋尸體的地方并從那裏找到了尸體，於是埋葬在長安鳳栖原。顏季明、盧逖也同埋在一個墓地中。

泉明有孝節，喜振人之急。既爲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間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真卿方爲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并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己女復失之。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匀薄，相扶挾度河托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斂具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郫令，政化清明，誅宿盗，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飦鬻不給，無愠嘆。居母喪，毁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顏泉明有孝順的節操，喜歡救濟别人的急難。被王承業打發回去後，還没走到而常山已陷落，所以客居在壽陽。史思明圍攻李光弼，抓獲顏泉明，用皮革裹着，送往幽州，顏泉明輾轉得以逃脱。史思明歸順國家，而顏真卿正任蒲州刺史，命令顏泉明到河北去訪求宗族親屬。當初，顏泉明的一個女兒和姑姑的一個女兒一起流落在叛賊中，到這時都一起找到了，他拿出全部三萬錢贖回姑姑的女兒，取錢又去贖人，而自己的女兒又失踪了。袁履謙和顏杲卿過去部將的妻子奴隸還有三百餘人，輾轉流離不能自己生存下去，顏泉明盡力供給他們，把多的分配給不足的人，領着他們互相扶持着渡過黄河并把他們托付給顏真卿。顏真卿聽任他們選擇去處并出錢物資助。顏泉明葬父時，和袁履謙分别放入棺柩，護送棺柩返回長安。袁履謙的妻子懷疑給丈夫的棺柩簡陋狹小，就打開棺柩查看，結果和顏杲卿的一樣，於是號哭頓足，對待顏泉明如同對待父親一樣。肅宗下令拜授顏泉明爲郫縣令，上任後政治和教化清明，誅殺長期做盗賊的人，使人心安定。成都尹上報他考核政績爲第一，遷任彭州司馬。顏泉明家中貧窮，但他爲官清廉，而跟隨他生活的年幼的孤兒有一百人，自己連粥也喝不上，却無怨言。爲母守喪時，致使身體毁傷極度消瘦。他信守道義，當時的人認爲非常難得。

顏春卿　沈盈

春卿倜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頲代爲長史，被譖繫獄，爲《椶櫚賦》自托，頲遽出之。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卿爲請玉真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偃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後

顏春卿爲人灑脱儀表俊美，通曉時事。十六歲考中明經科、拔萃科而且成績優異，調任犀浦縣主簿。曾押送服勞役的人到州裏去，把他們的名册給丢了，到了廷上，口述他們的姓名形貌，總共一千人，没有任何差錯。長史陸象先覺得他很奇特，轉任蜀縣尉。蘇頲代任長史時，顏春卿被人誣陷入獄，顏春卿作《椶櫚賦》比擬自己，蘇頲很快就放他出獄了。魏徵的後世子孫魏瞻有罪被判死刑，顏春卿爲他向玉真公主求情，魏瞻得以不死，當時的人都敬重他的節操。官位終於

真卿主其昏嫁。

沈盈者，亦杲卿甥，有行義，明黄老學。解褐博野尉，與杲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遥、達。

**賈循**　賈隱林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柏，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

循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頲嘗謂今頗、牧，及爲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遷静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爲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埌岑翳，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禄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禄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禄卿自副，使知留後。九姓叛，禄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雁門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爲瑞。玄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

禄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

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嘗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見

偃師縣丞。臨死時，握着顔真卿的手臂説："你會壯大我們的宗族，衹是我不能看到了，就把兒子們委托給你了。"後來顔真卿爲他的兒子操辦了婚事。

沈盈，也是顔杲卿的外甥，有德行和道義，通曉黄老之學。出仕任博野縣尉，和顔杲卿一起死難，朝廷追贈他爲大理正，并賜給他二子沈遥、沈達官職。

賈循，是京兆華原人，他的先人家在常山。父親名會，有高尚的節操，曾藉口生病不答應官府的聘任，鄉里中號稱他爲"一龍"。父親死後，他背土建成墳墓，并在墓的左側蓋起守喪的小屋，親手栽植松柏，當時號稱"關中曾子"。死後，同縣之人爲他擬了個謚號叫廣孝徵君。

賈循有遠大的謀略，禮部尚書蘇頲曾稱他是當今的廉頗、李牧，等到蘇頲任益州刺史時，上表署任賈循爲列將。賈循在西山打敗吐蕃，三次升遷爲静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時，駐扎灤河，適逢解凍，想渡河而没有橋。賈循估計河面寬窄造橋使將士得以渡河，擊敗賊虜後返回，因戰功升任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該地南面靠着大海，北面連接着長城，林木茂密，便於賊寇隱蔽潛伏。賈循調集士兵伐樹開道，賊寇衹好逃走了。范陽節度使李適之推薦他任安東副大都護。安禄山兼任平盧節度使時，上表任用他爲副手，遷任博陵太守。安禄山想進攻奚、契丹，又上奏推薦賈循任光禄卿并充當自己的副手，讓他主持留後事。九姓反叛，安禄山兼任河東節度使，而賈循也兼職雁門做他的副手。賈循的母親死後將要埋葬，宅院中一棵枯死的桑樹，一夜間復活，有靈芝在北墻上長出，人們認爲是吉祥之兆。玄宗因賈循有功，下詔追贈他的父親爲常山太守。

安禄山反叛時，派賈循鎮守幽州，所以顔杲卿招他，想用他傾覆叛賊巢穴，賈循答應了。因爲向潤客等告發了他的圖謀，叛賊勒死了他。建中二年，追贈太尉，謚號叫忠。

賈循的侄子名隱林，任永平兵馬使。當他承擔入衛任務時，適逢朱泚叛亂，於是率領部衆扈

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内，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即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

從皇帝到駐蹕之地。德宗看到賈隱林，覺得他形貌奇異，詢問他的家世，他回答説："已故范陽節度副使賈循，是臣的叔父。"德宗感到他奇特，領他到卧室中，他用手板在地上畫圖陳述攻守之計，隨即上奏説："臣曾夢見太陽墜落，就用頭接住了。"德宗説："不是朕吧?"於是命令他糾察駐蹕之地，遷任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

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群臣大慶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掩。若不悛，雖今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統軍。卒，帝思其質直，贈尚書左僕射，以實户三百封其家。

叛賊圍攻猛烈，賈隱林和侯仲莊冒着箭矢石頭拼死苦戰。不久解圍，侍從皇帝的大臣們都來道賀，賈隱林流着淚上前説："朱泚已經逃奔，群臣都在慶賀宗廟社稷長存的福氣，但是陛下資質急躁，不能寬容待人。如果不悔改，雖然現在叛賊逃跑了，但憂患却没有終止。"德宗不認爲他這是違逆。拜授他爲神策統軍。賈隱林死後，德宗想到他的質樸正直，追贈他爲尚書左僕射，用實户三百封賞給他的家屬。

## 張巡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厄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是方爲國怪祥，朝官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

張巡，字巡，是鄧州南陽人。博覽并精通各類書籍，通曉戰陣之法。氣節志向高超不凡，不拘小節，所結交的人必定是品德高尚或地位顯貴的人。他和庸俗的人合不來，當時的人對他不可測知。開元末年，考中進士。當時他的兄長張曉已位至監察御史，兩人都因有名望而在當時受到稱許和推重。張巡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任清河縣令，政績爲上等，而且很有義節，如果有人因困厄來找他，他就會盡全部財力救濟而毫不吝惜。任職期滿回到京城。這時楊國忠正獨攬國政，權勢炙手可熱。有人勸他去見楊國忠，或許會受到重用，張巡回答説："這些正是國中怪異的徵兆，朝廷的官做不得。"又調任真源縣令。當地有很多不守法的豪强，大吏華南金大樹淫威恣意放縱，邑中人説道："華南金的口，官府的手。"張巡下車伊始，就依法殺掉他，并赦免他的餘黨，他們没有不改過從善的。張巡爲政簡約，百姓很稱贊他。

安禄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

安禄山反叛後，天寶十五載正月，叛賊之首張通晤攻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投降叛賊，逼迫張巡任長史，命令他向西迎接賊軍。張

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吴王祗受詔合河南兵拒禄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吴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令盧蕡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祗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蹦死。巡馳騎决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箋祗府，祗乃舉兖以東委巡經略。

巡率領官吏哭祭玄元皇帝祠，接着就起兵討伐叛賊，隨從他的有一千餘人。當初，靈昌太守嗣吴王李祗奉詔會合河南的軍隊抵禦安禄山，單父縣尉賈賁，是閬州刺史賈璿的兒子，率領將吏號稱吴王的軍隊，進攻宋州。張通晤逃到襄邑，被頓丘縣令盧蕡殺掉。賈賁率軍前進來到雍丘，張巡與他會合，擁有部衆二千人。這時雍丘令令狐潮以雍丘依附叛賊，接着親自率領軍隊向東打敗淮陽的軍隊，俘虜淮陽的部衆，把他們反綁在廷上，將要殺死他們時，臨時出去巡示部屬。淮陽囚徒互相解開繩索，起來殺掉看守者，迎接賈賁等人入城。令狐潮不能回城，張巡於是殺掉他的妻子兒女，并陳尸城上。李祗聞訊後，秉承皇帝旨意拜授賈賁爲監察御史。令狐潮怨恨賈賁，回頭又攻打雍丘，賈賁奔向城門，被衆人踐踏而死。張巡馳騁决戰，身體受傷而不顧，將士們於是擁戴他主管軍隊。又讓人從小路向朝廷上表報告，驛遞文書傳到李祗王府，李祗於是把兖州以東全部委任給張巡籌劃。

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虚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栅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鬥，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干通衢，爲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

令狐潮率領四萬賊衆迫近城池，城内人十分恐懼。張巡告訴諸將説："叛賊知道城中虚實，有輕我之心。現在出其不意，可以使叛賊受到驚嚇而潰散，我們再乘機打擊他們，他們的勢頭就會受到挫折。"諸將説："好。"張巡於是分出一千人守城，用數隊人馬出戰，張巡自己衝在前面，直逼令狐潮的軍隊，叛賊的軍隊退却了。第二天叛賊又來攻城，設置了百輛樓車，張巡在城上設置栅欄，把草捆成束并灌上油脂用來焚燒樓車，叛賊不敢接近，張巡伺機進攻叛賊。前後六十天，大小數百次戰鬥，將士穿着甲衣吃飯，帶着創傷戰鬥，令狐潮於是戰敗而逃，張巡追擊他，幾乎把他抓獲。令狐潮很生氣，又率領部衆來戰。但他一向和張巡很友好，於是來到城下，對張巡講心裏話説："朝廷形勢危急，軍隊不能出關作戰，國家的大勢已去了。足下用疲弱的軍隊守衛危城，即使竭盡忠心也無所成就，爲什麽不跟我苟取富貴呢?"張巡説："古時候父親被國君殺死，從道義上講兒子不能報仇。你却心懷妻子被殺的怨恨，藉賊的力量來圖謀我，我如果見

到你的頭被懸挂在四通八達的大道上，爲百世的人恥笑，將會是怎麽樣呢?”令狐潮紅着臉離去了。

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

在這個時候，朝廷的命令已不能通達，有六位大將禀告張巡説我們的力量敵不過叛賊，而且也不知皇上是存是亡，不如投降算了。這六個人，都官至開府、特進。張巡表面上答應了，第二天在堂上設置天子的畫像，率領將士朝拜，在場的每個人都哭了。張巡把那六位大將帶到堂上，用大義責備他們後，殺掉了他們。將士的鬥志更加受到激勵。

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争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紿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縶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

適逢糧食缺乏，令狐潮送給叛賊的數百船鹽和米將要運到了，張巡夜裏在城南築營壘，令狐潮率全部軍隊來拒戰，張巡讓勇士銜枚於口趕到河畔，奪得鹽和米一千斛，又放火燒掉剩餘的鹽和米後返回。城中的箭矢用光了，張巡命令用藁草捆成一千個草人，披上黑衣服，夜裏將草人縋下城去，令狐潮的士兵争着射擊，很久，纔知道是草人；張巡他們收回草人，得到數十萬支箭。在這之後又在夜裏縋人下城，叛賊大笑，不加防備，於是張巡派敢死之士五百人偷襲令狐潮的軍營，賊軍大亂，敢死之士焚燒了賊軍的營壘和帳篷，還追趕了十餘里。叛賊感到羞慚，增加兵力圍攻雍丘。城内柴草和水用盡了，張巡騙令狐潮説，想帶領部衆撤走，請他們退軍六十里，好讓我逃逸。令狐潮不知道這是他的計謀，就答應了他。於是軍民傾城四出三十里，拆屋扒木運回城去作爲儲備。令狐潮很生氣，重新又來合圍。張巡緩緩地對令狐潮説：“你必須要此城的話，請給我三十匹馬，我得到馬就將出奔而去，請你占領城池，我説話算數。”令狐潮送來馬匹，張巡把馬匹都分給驍將，約定説：“叛賊來時，每個人各取一個賊將。”第二天，令狐潮責備張巡，張巡回答説：“我想離去，但將士們不從命，我能怎麽辦呢?”令狐潮氣得想交戰，陣勢還没有列好，三十名騎士突然衝出，活捉賊將十四人，斬首一百餘級，還收繳了一些器械和牛馬。令狐潮逃回陳留，不再出來了。七月，令狐潮率領賊將瞿伯玉攻城，派僞使者四人傳達賊首的命令來

招降張巡，張巡殺掉他們用來示衆，其餘的捆綁着押送到李祗處。一共圍攻了四個月，叛賊常常有幾萬人，而張巡的部衆纔千餘人，却屢戰屢勝。這時河南節度使嗣虢王李巨駐守彭城，任命張巡做先鋒。

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絶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闇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于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圍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貲?"巨不聽。

不久魯、東平落入叛賊之手，濟陰太守高承義以濟陰反叛，李巨率領軍隊逃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劃前往寧陵，以斷絶張巡的糧餉之道。張巡在外部失去李巨這個依靠的情况下，就撤出部衆保衛寧陵，衹有戰馬三百匹，士兵三千人。他來到睢陽，和太守許遠、城父縣令姚闇等人會合。接着派部將雷萬春、南霽雲等率兵在寧陵北面作戰，殺掉賊將二十人，殺死賊衆萬餘人，把尸體投到汴水中，河水都被堵得不能流動了。楊朝宗在夜裏撤離。朝廷下詔拜授張巡爲主客郎中，河南節度副使。張巡登記有功的將士向李巨請功，李巨僅授予他們折衝、果毅。張巡規勸説："宗廟社稷還很危急，皇上還流蕩在外地，怎麼能吝惜封賞和錢財呢?"李巨没有聽從。

至德二載，禄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潜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豪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闇吏部郎中。

至德二年，安禄山死了，安慶緒派遣其部下尹子琦率領同羅、突厥、奚族的强兵和楊朝宗會合，共有十餘萬人，攻打睢陽。張巡激勵將士堅守，到中午打了二十仗，士氣不衰。許遠自己認爲才幹不如張巡，就請求張巡指揮軍事而自居其下，張巡没有推辭而接受了，許遠則專門負責處理軍糧戰具。在此之前，許遠的部將李滔去救東平，後來叛變歸到叛賊中去了，大將田秀榮暗中和他相通。有次田秀榮告訴許遠説："早晨出戰時，用緑帽子做標識。"一看果如其言，但戴緑帽子的部衆都被消滅了。田秀榮回來就説："我是在誘敵呀。"請求派精鋭騎兵前往，换上錦帽。許遠把情況告訴給張巡，張巡召田秀榮上城，責備了他，砍下他的頭給賊看。於是出城迫敵交戰，尹子琦戰敗，守軍繳獲了車馬牛羊，張巡都分給將士，一絲一毫也没有拿入自己家中。皇帝下詔拜授張巡爲御史中丞，許遠爲侍御史，姚闇爲吏部郎中。

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

張巡想乘勝進攻陳留，尹子琦聞訊後，又來圍城。張巡對部下説："我承蒙皇上的恩寵，叛

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勋，以此痛恨!”聞者感概。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隍中，持鈎、陌刀、强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噪，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

賊如果再來，正可以死相報。諸君雖然也爲國捐軀，但封賞抵不上功勛，我因此而痛恨!”聽到這話的人都很感慨。於是殺牛大宴將士，隨後全軍出戰。叛賊望見張巡兵少，都大笑起來。張巡、許遠親自擂鼓督戰，賊軍潰散，守軍追擊敗逃的賊軍達數十里。這年五月，賊軍收割麥子，而增援的賊軍也到了。張巡在夜裏擊鼓列隊，好像將要出戰。賊軍下令警惕。不久鼓聲停止，賊軍窺探到城上的軍隊已停止行動了，於是又放鬆了戒備。張巡派南霽雲等人打開城門直達尹子琦處，殺死賊將拔掉旗幟。有個大首領披着甲衣，率領一千拓羯騎兵揮動旗幟想登城招降張巡。張巡暗中縋下數十名勇士藏在城壕中，拿着鈎、陌刀、强弩，并約定説：“聽到鼓聲而奮起。”首領依仗人多不加防備，城上鼓聲響了，伏兵就出來捉住首領，强弩弓箭向外發射，救兵不能上前。不久又把勇士縋起登上城墻，賊軍都驚愕地看着，却按兵不敢出擊。張巡想射死尹子琦，却無法辨認，於是就削蒿莖做箭，被射中者很高興，認爲張巡没有箭矢了，就跑回去告訴尹子琦，於是得知尹子琦的形狀。張巡命令南霽雲去射，一箭射中尹子琦左眼，賊軍撤退返回。七月，又來圍城。

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餫濮陽、濟陰，遠固争，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煮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巡出鈎干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鈎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栅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强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

當初，睢陽有穀六萬斛，可以支付一年，而李巨分出其中的一半送給濮陽、濟陰，許遠堅持争辯，李巨不聽從。濟陰得到糧食後叛變了。到此時糧食吃光了，士兵每天發給一勺米，靠咬樹皮、煮紙來充飢，僅有一千餘人，全都極度瘦弱無力拉弓射箭了，但救兵還没有到來。賊軍知道這個情況後，就用雲梯衝車靠近城堞，張巡命令士兵伸出鈎杆頂住它們，使他們不能前進，又放火焚燒雲梯。賊軍用鈎車、木馬進攻，張巡的部下就把它們打破擊碎。賊軍佩服張巡的機變，不再進攻，挖通壕溝立起栅欄來圍困守軍。張巡的士兵大多餓死了，殘存的也都傷病乏力。張巡獻出愛妾説：“諸君已缺少食物一年多了，而忠義之心絲毫不衰，我恨不能割自己的肉給大家吃，怎能吝惜一個妾而坐視將士忍受飢餓呢?”於是殺掉愛妾用來犒勞將士，在座的人都哭了。張巡

强令大家吃下愛妾，許遠也殺掉奴僮給士兵吃，甚至網雀挖鼠，煮鎧甲和弓弩上的皮革來充飢。

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期。"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确?"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歿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并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説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

賊將李懷忠路過城下，張巡問道："你事奉胡人多長時間了?"李懷忠回答説："二年。"張巡説："你祖父、父親是做官的嗎?"李懷忠回答説："是的。"張巡説："你家世代做官，享受天子的俸禄，怎能歸順叛賊，拿着兵器和我争勝負呢?"李懷忠説："不是這樣，我過去當將領時，曾幾次拼死作戰，最後却淪落在賊中，這大概是天意吧。"張巡説："自古以來叛逆者最終要被消滅，有一天戰事平息後，你的父母妻子兒女也將一起被處死，怎麽能忍心看這樣的事呢?"李懷忠擦着眼淚離去了，不久率領他的黨羽數十人來投降。張巡前後説服歸降的賊將很多，他們都能拼死效力。

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駡馬上，請决死鬥，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决，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磚，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

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替李巨任節度使，駐守在臨淮，許叔冀、尚衡駐扎在彭城，都互相觀望不肯救援。張巡派南霽雲到許叔冀那裏去請求增兵，許叔冀没有答應，衹給了數千端布帛。南霽雲在馬上肆意辱駡，請求决一死戰，許叔冀不敢應戰。張巡又派南霽雲到臨淮去告急，南霽雲率領三十名精鋭騎兵突圍而出，賊軍萬餘人阻攔他們，南霽雲左右發箭，賊軍都紛紛潰退。南霽雲見到賀蘭進明後，賀蘭進明説："睢陽的存亡已經定了，出兵還有什麽用處?"南霽雲説："城是守是失也許還没有一定。如果已經丢掉了，請讓我用死來向大夫請罪。"許叔冀，是賀蘭進明的部下，房琯本想用他牽制賀蘭進明，也讓他兼任御史大夫，二人權勢相當而許叔冀的軍隊更精鋭。賀蘭進明害怕軍隊出援後自己將會受到許叔冀的襲擊，又忌妒張巡的名聲和威望，恐怕他成功，根本就没有出兵的意思。但賀蘭進明又喜歡南霽雲是個壯士，想留下他。并爲他舉行宴會，樂聲響起時，南霽雲哭泣説："昨天從睢陽出來時，將士們已經有一個多月粒米未進了。如今大夫不出兵，却大設聲樂，我不忍心忘義而獨自享受，即使想吃，也咽不下去。現在我完不成主將的使命，我南霽雲請求在這裏留下一個手指以表示來過，以便回去向張中丞報告。"於是拔出佩

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

刀砍斷一個手指，滿座賓客大吃一驚，都爲之落淚。他最終也没吃飯就離去了。南霽雲抽箭回身射向佛寺浮圖，箭中佛寺之磚，并説："我打敗叛賊回來，一定消滅賀蘭進明，這支箭就用來表示我的志向吧！"到了真源，李賁送他一百匹馬，走到寧陵，得到城使廉坦的三千士兵，夜裏突圍進入睢陽城。賊軍發覺後，就阻擋他們，南霽雲且戰且走，士兵大多戰死，來到城下時僅剩一千人。當時正下大霧，張巡聽到交戰的聲音，説："這是南霽雲等人的聲音。"於是打開城門，南霽雲等趕着叛賊的數百頭牛進了城，將士們互相對視流淚。

賊知外援絶，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癘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眦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

賊軍得知城内外援斷絶，圍攻更加猛烈。衆人議論説向東逃跑，張巡、許遠商議後認爲睢陽是江、淮的保障，如果放棄了睢陽，賊軍乘勝一鼓作氣向南推進，江、淮肯定就保不住了。况且率領飢餓的部衆行動，肯定也到不了目的地。十月癸丑日，賊軍攻城，守軍將士疲乏不能作戰。張巡面向西行拜禮説："孤城守軍把一切都用盡了，已不能保全城池。臣下活着不能報效陛下，死了也要變成鬼來誅殺叛賊。"城池終於失陷了，張巡和許遠都被賊軍抓住。張巡的部衆見到他，都起身并且都哭了，張巡説："安然處之，不要害怕，死是天命呀。"衆人不敢仰視他。尹子琦對張巡説："聽説你督戰時，大聲呼喊每每瞪裂眼眶血流滿面，牙齒都咬碎了，爲什麽至於這樣？"張巡回答説："我想氣吞逆賊，祇是力量不足而已。"尹子琦很生氣，用刀撬開他的嘴，牙齒祇有三四顆了。張巡駡道："我是爲皇帝而死，你依附叛賊，就是狗猪一類畜牲，怎能長久！"尹子琦佩服他的節操，想釋放他。有人説："他是恪守忠義的人，怎麽肯被我們利用？况且他很得人心，不能留他。"於是用刀脅迫張巡投降，張巡不屈服。又迫南霽雲投降，南霽雲也没有答應。張巡大喊道："南八！男子漢死就死了，不能爲不義之想而屈服！"南霽雲笑着説："我是想將來有所作爲呀，您是瞭解我的，哪敢不死！"也不肯投降。於是和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一起遇害。張巡享年四十九歲。當初，尹子琦商議

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

活着送一個人到安慶緒那裏，有人說：“率兵抵禦的，是張巡呀。”於是押送許遠去洛陽，到了偃師，許遠也因不屈而死。李巨向臨淮逃跑時，張巡有個姐姐嫁給陸氏了，她攔住嗣虢王李巨勸他不要走，李巨不聽，賜她一百匹縑，張巡的姐姐不接受，爲張巡在軍中縫補衣服，軍中稱她“陸家姑”，在張巡之前被害。

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

張巡身高七尺，每次發怒鬍鬚都要豎起。讀書不過三遍，就能終生不忘。作文章時不打草稿。鎮守睢陽時，不論士兵居民，一旦問過姓名，以後没有他認不出來的。從令狐潮到尹子琦，大小戰鬥四百次，斬殺賊將三百人、士兵十餘萬。他用兵未曾依據古法，率領大將教習戰法，讓他們各出己意。有人問他，他回答說：“古代的人情敦厚樸實，所以軍隊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指揮，三軍看着他的號令一起進退。如今胡人致力於馳騁衝擊，如同雲合鳥散，變化百出，因此我衹是使士兵瞭解大將的意圖，大將瞭解士兵的想法，上下互相熟悉，人人各自爲戰而已。”他的軍械鎧甲都是從敵人手中奪取的，未曾自己製造過。每次作戰，不親臨陣列，有人後退時，張巡就已站在他那裏，對後退的人說：“我不離開這裏，爲我去決戰。”士兵被他的誠意所感動，都能以一當百。他待人没有疑心，賞罰嚴明，甘苦寒暑都和部衆在一起，即使是奴僕，也一定要衣冠整齊地接見他們，部下爭着效死力，因此能以少擊衆，未曾戰敗過。被圍困的時間已久，起初殺馬而食，馬吃光以後，就輪到婦女和老弱者，一共吃掉了三萬人。人們知道將要死了，却没有人反叛。城池被賊軍攻破後，遺留下來的平民衹有四百人而已。

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誄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

起初，肅宗下詔令中書侍郎張鎬代替賀蘭進明節度河南，率領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個節度使夾擊賊軍而援救睢陽，張巡死後三天而張鎬趕到了，十天而廣平王收復東京。張鎬命令中書舍人蕭昕把張巡的操行寫成誄文。當時有人議論說：張巡開始守睢陽時，部衆有六萬人，糧食吃光以後，不趁着還有實力率軍開出一條再生之路，與其吃人，怎

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并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税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玫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顔杲卿、袁履謙、盧弈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誾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麽比得上保全人呢？在這時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都説張巡掩護江、淮，阻止叛賊的勢頭，國家没有滅亡，是他的功勞呀。李翰等人都是有名之士，因此天下人再没有異議了。天子下詔，追贈張巡爲揚州大都督，許遠爲荆州大都督，南霽雲爲開府儀同三司、又追贈揚州大都督，并寵遇他們的子孫。睢陽、雍丘免繳三年徭役賦税。拜授張巡的兒子張亞夫爲金吾大將軍，許遠的兒子許玫爲婺州司馬。在睢陽爲他們立廟，每年按季節予以祭祀。德宗時對至德以來功績特别顯著的將相按等級安排順序，以顔杲卿、袁履謙、盧弈以及張巡、許遠、南霽雲爲上等。又追贈姚誾爲潞州大都督，賜給他一個兒子官職。貞元年間，又賜給張巡另一個兒子張去疾、許遠的兒子許峴官職。追贈張巡的妻子爲申國夫人，賞賜布帛一百匹。從此時到僖宗時爲止，尋求忠臣的後代，没有不涉及這三個人的。大中年間，在凌煙閣繪張巡、許遠、南霽雲圖像。睢陽至今立祠祭祀，號稱“雙廟”。

## 許遠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劍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禄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

許遠，是右相許敬宗的曾孫。許遠是個寬厚長者，通曉各種政事。起初客居河西，章仇兼瓊徵用他在劍南節度使的幕府中任職，想把女兒嫁給他，他堅持推辭不接受。章仇兼瓊很生氣，找藉口彈劾他并把他貶爲高要縣尉。經過赦免纔得以返回。適逢安禄山反叛，有人把許遠推薦給玄宗，玄宗召見他并拜授爲睢陽太守。許遠和張巡同年生而稍稍長些，所以張巡稱他爲兄。

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嘆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衄，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

大曆年間，張巡的兒子張去疾上書説：“孽胡南侵時，父親張巡和睢陽太守許遠各守一面。城池失陷，賊軍是從許遠負責的那部分攻入的。尹子琦把城中的守軍各分一方，張巡和將校三十餘人都被割心剖肉，受盡慘毒之苦，而許遠和部下没有受到傷害。張巡臨死時嘆息説：‘哎，人中有可恨的家夥！’賊軍説：‘您是恨我嗎?’張巡回答説：‘我恨許遠的心思不可得知，貽誤國家大事，如果人死後還有知覺，在地下也不能饒恕他。’因此許遠之心的向背，梁、宋兩地的人們都是知道的。使國威喪失，導致張巡的功業失

爵，以刷冤耻。”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

敗，那許遠對於臣下有不共戴天之仇，請追奪他的官爵，用來洗刷冤耻。”皇帝下詔到尚書省，命令張去疾和許峴以及百官商議。大家都認爲張去疾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城池失陷而許遠獨自活着。但是許遠本來是主管睢陽的，大凡屠城時都以活着的人獻給主將作爲功勞，那麽許遠死在張巡之後也就不足爲惑了。如果説後死的就是依附叛賊，那些先於張巡死去的人説張巡應算作叛變，可以嗎？當時張去疾年齡還小，對事情也不十分瞭解。况且國事艱難以來，忠烈没有超過這兩個人的，事迹載入史册，如同太陽星辰一樣不可妄言輕重。議論於是終止。但議論者衆説紛紜不能統一。

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其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作的張巡傳，認爲缺少許遠的事迹是不對的。他議論説：“這兩個人，都因誓死守城而出名，衹不過死時先後不同而已。二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盡知父親的志向，使世人懷疑許遠怕死而降賊。許遠如果真的怕死，何苦死守尺寸之地，吃他所喜愛之人的肉，堅持抵禦而不投降呢？况且看到援兵不來，已是人相食但仍然堅守，即使是愚人也知道必定要死的，而許遠不怕死是很明顯的。”他又説：“説城池是從許遠把守的地方攻破的，這與兒童的見識没有區别。况且人將死時，他的内臟一定有先受病的地方；拉繩而斷絶，它必定要有斷絶的地方。現在聽從這些議論而埋怨許遠，也是不通情理的。”韓愈對褒貶特别慎重，所以把他的意見寫在他的著作中。

### 南霽雲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禄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衡齎金帛迎，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嗚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

南霽雲，是魏州頓丘人。小時候很卑賤，靠給人划船維持生計。安禄山反叛時，鉅野縣尉張沼起兵討伐叛賊，提拔他做將領。尚衡攻打汴州叛賊李廷望，用他做先鋒。派他到睢陽去，和張巡商議事情。他退出後對人説：“張公待人推心置腹，真正是我所要事奉的人呀。”於是就留在張巡那裏。張巡堅持勸他回去，他不肯離去。尚衡送來金帛接他回去，南霽雲辭謝不接受，於是得以事奉張巡，張巡對他厚加禮遇。開始張巡被賊軍圍困時，築臺招募萬死一生的敢死者，幾

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

天没有人敢應召。不久有個悲咽而來的人，就是南霽雲。張巡和他相對落淚而泣。南霽雲善於騎馬射箭，見到叛賊要等到相距百步之內纔放箭，無不應弦而倒。

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兒子名承嗣，歷任涪州刺史。劉闢反叛，因他没有防備而被謫降到永州。

雷萬春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爲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

雷萬春，來歷不詳，事奉張巡任偏將。令狐潮圍攻雍丘，雷萬春站在城墻上和令狐潮説話，城下埋伏的弓箭手連放六箭射中雷萬春的臉，雷萬春没有動。令狐潮懷疑是木刻的假人，間諜探得實情後，於是大吃一驚。令狐潮遠遠地對張巡説："過去見到雷將軍，就知道您的軍令嚴明了。"令狐潮在雍丘北面築起軍壘，圖謀襲擊襄邑、寧陵。張巡派雷萬春帶領四百騎兵逼近令狐潮，先被賊兵包圍。張巡衝破賊軍的包圍，打敗賊兵，令狐潮逃走了。

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霽雲，而强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

雷萬春率領軍隊作戰，謀略比不上南霽雲，但能剛强堅定地效命。每次作戰，張巡對他的任用和南霽雲相同。

姚誾

姚誾者，開元宰相崇從孫。父弇，楚州刺史。誾性豪蕩，好飲謔，善絲竹。歷壽安尉。素善巡，及爲城父令，遂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

姚誾，是開元時宰相姚崇的從孫。父親名弇，任楚州刺史。姚誾性格豪放不羈，喜歡飲酒戲謔，善於演奏絲竹等樂器。歷任壽安縣尉。一向和張巡很友好，當他任城父縣令時，纔一同守睢陽。幾次加授爲東平太守。

巡之遣霽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别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鍠、朱珪、宋若虚、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顔，其後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

張巡派遣南霽雲、雷萬春在寧陵打敗叛賊，别將有二十五人：石承平、李辭、陸元鍠、朱珪、宋若虚、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顔，他們後來都和張巡一起遇難，其中有四個人的姓名散失了。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豗潰梁、宋間。大小

贊曰：張巡、許遠，可以叫作剛烈丈夫了。用數萬疲弱的士兵，環孤城而固守，抵禦正强大不可制服的賊虜，像魚骨留在叛賊的咽喉牙齒之間，使他們不能搏食東南地區，又牽制叛賊的首

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尾，把他們擊潰在梁、宋之間。經歷了大小數百次戰鬥，雖然力量用盡後死去，但使唐朝完全擁有江、淮的財物，得以用來援助中興大業，用帶來的利益去補償弊害，就像用一百來換一萬一樣是可以的。張巡先死不算是倉猝，許遠後死不算是屈服。張巡死後三天而救兵到了，十天而叛賊敗亡，上天把完美的節操給予這兩個人，賜與他們無盡的名聲，不用等待存活下來而後顯揚。宋已經歷了三世，章聖皇帝東巡時，路過他們的祠廟，停車徘徊，感嘆張巡等人的勇武超凡，在前代盡心竭力保全節操，而他們的事迹刻著在金石上，贊美顯揚他們的忠誠。這和伯夷、叔齊餓死在西山，孔子頌揚他們的仁義，有什麼不同呢。

#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 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 忠義列傳(下)

### 程千里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磧西，累官安西副都護。天寶末，兼北庭都護、安西北庭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内附，本隸朔方，賜氏李，名獻忠，度屬幽州，素與安禄山有怨，内懼，故叛還磧外，數盜邊。玄宗患之，詔千里將兵討捕。千里諭葛邏禄，陰令掎角。獻忠果以窮歸葛邏禄，縛之，并妻子帳下數千人送千里所，乃獻俘勤政樓，詔斬以徇。擢千里右金吾衛大將軍，留宿衛。

程千里是京兆萬年人。身高七尺，魁偉有力。應招來到磧西，多次升官做到安西副都護。天寶末年兼任北庭都護、安西北庭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歸附朝廷，本來隸屬於朔方，賜姓李，名獻忠，後改屬幽州，李獻忠過去和安禄山有怨，心裏害怕，因此反叛又回到原地磧外，屢次侵犯邊境。玄宗感到憂慮，下令程千里率兵追捕他。程千里告訴葛邏禄，命令他暗中牽制李獻忠。李獻忠果然因窘困而歸附葛邏禄，葛邏禄把他捆住，和他的妻子兒女以及部下數千人一起送到程千里那裏，於是程千里到勤政樓進獻俘虜，皇帝下詔叫斬首示衆。提任程千里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留他在宫中值宿擔任警衛。

禄山反，詔募兵河東，即拜節度副使、雲中太守，遷上黨長史。賊來攻，鏖馘多，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幾得而救至，乃退。會橋壞，馬顛，爲賊執，仰首敕諸騎使還，曰："爲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爲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囚千里至東都，安慶緒僞署特進，囚客省。慶緒敗，爲嚴莊所害。後赦令數下，追褒死難者，惟千里生見執，不及云。

安禄山反叛時，皇帝下詔程千里在河東招兵，同時拜節度副使、雲中太守，遷任上黨長史。叛賊前來進攻，他因殺敵很多，加授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德二年，賊將蔡希德圍攻上黨，派輕騎前來挑戰。程千里依仗自己勇武有力而打開了縣城的城門，率領一百名騎兵想直接活捉蔡希德，幾乎要捉到時叛賊的救兵來了，於是衹好撤退。適逢吊橋壞了，戰馬仆倒，程千里被賊捉住，他抬頭告訴騎兵們讓他們回去，并説："替我告訴諸將，可以失掉統帥，不可以失掉城池。"軍中將士都爲之落淚，加强戒備堅守城池。叛賊不能攻克，於是就撤回去了。程千里被押送到東都囚禁起來，安慶緒署任他爲僞特進，囚禁在客省中。安慶緒戰敗，程千里被嚴莊

殺害。後來朝廷屢下赦令，追贈褒獎死難者，衹因程千里被叛賊活捉，没有提及他。

### 袁光廷

初，禄山構難，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吐蕃，惟河西戍將袁光廷爲伊州刺史，固守歷年，雖游説百緒，終不降，諸下同心無携叛者。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死。建中初，贈工部尚書。

當初，安禄山反叛，西北的戍邊部隊都進入内地增援，因此河、隴一帶的郡縣都落入吐蕃手中，衹有河西守將袁光廷任伊州刺史，堅守多年，吐蕃雖經百般游説，他始終不投降，部下都團結一心没有反叛的。糧食吃光了，他先親手殺死妻兒，然後自焚而死。建中初年，追贈工部尚書。

### 龐堅

龐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爲監門直閣。李密據洛口，玉以關中鋭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衄。世充歸東都，秦王東徇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玉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玉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衆觀以爲模矱。出爲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梟其首，餘黨四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爲賊游説，言不可窮躡。玉不聽，下令軍中曰："穀熟，吾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宫兵。雖老不怠，小大之務無不親。卒，帝爲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

龐堅，是京兆涇陽人。他的四世祖名玉，在隋朝任監門直閣。李密占據洛口時，龐玉率關中的精鋭部隊隨王世充去攻打李密，百戰不敗。王世充回東都，秦王向東攻洛地時，龐玉率領一萬騎兵投降，高祖因他是隋朝舊臣很尊重他。龐玉魁梧有力，通曉軍法，長期在宫中值宿擔任警衛，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高祖考慮諸將大多不熟悉禮儀制度，因此授龐玉爲領軍、武衛二大將軍，把他作爲模範命令衆人觀摩。出任梁州總管。巴山僚反叛，龐玉砍下首領的頭挂在木竿上，餘黨四處逃奔，屬縣的僚人和反叛者在梁州的親戚替叛賊游説，説不能窮追不止。龐玉不聽，命令軍中將士説："穀子熟了，我要全部收來供應軍隊。不把叛賊消滅光，我不回去。"聽到這話的僚人感到害怕，互相商量説："軍隊不停止行動，我們的穀子被收光了，將會餓死的。"於是一起進入賊營，和他們的親戚互相串通，殺掉了首領來投降，於是賊衆潰散。遷任越州都督。召入朝廷任監門大將軍。太宗因他年老忠厚，命令他主管東宫的軍隊。龐玉老而不怠，大小事情無不親自處理。去世後太宗下令停止朝會，追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

堅歷潁川太守。安禄山反，南陽節度使魯炅表堅爲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愿爲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滎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劇。賊將阿史那承慶悉鋭攻之，傅城百里，樹木皆刊。城中士單

龐堅歷任潁川太守。安禄山反叛時，南陽節度使魯炅上表任用龐堅爲長史兼防禦副使，任用薛愿爲潁川太守，共同守衛潁川。當時陳留、滎陽已落入賊手，南陽也被叛賊包圍，而潁川正處在交通要道上。賊將阿史那承慶率領全部精鋭部隊攻打潁川，離城百里之内的樹木都被砍伐。城

寡，糧少，而愿、堅晝夜戰，諸郡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鵝、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噪，夜半逾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將磔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爲其主，殺之不祥。"乃縛于樹。比且死，見者哭之。

中兵力單薄，又缺糧食，而薛愿、龐堅晝夜作戰，諸郡的軍隊没有前來援救的，自正月一直堅持到十一月底。賊軍設置木鵝、衝車、飛梯逼近城池，箭如雨下，士兵鼓噪如雷，賊軍半夜越城而入，薛愿、龐堅不肯投降。賊軍把他們捆住押送到東京，將要肢解他們時，有人勸安祿山說："這兩個人是義士，他們是爲其主效力，殺他們不吉利。"於是把他們捆在樹上。到了將要死時，看到的人都爲他們落淚。

## 薛愿

愿，汾陰人。父縚，太常卿。兄崇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爲太子瑛妃。瑛廢，貶愿嶺外，久乃得還。

薛愿是汾陰人。父薛縚任太常卿。兄薛崇一娶惠宣太子的女兒爲妻，薛愿的妹妹是太子李瑛的妃子。李瑛被廢，薛愿被貶到嶺外，很久纔得以返回。

## 張興

張興者，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趫而辯，爲饒陽裨將。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譬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爲誡。"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爲國掃除，反爲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吾上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與爲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即禽耳。"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曰："吾能哀强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爲改容。

張興，束鹿人。身高七尺，一頓飯能吃一斗米，十斤肉。張興勇猛矯捷而且善辯，任饒陽裨將。安祿山反叛，攻打饒陽。張興充分論說福與禍的利害關係，開導曉諭敵人，而且環城而守經年，部衆之心更加穩定。滄、趙兩地已經失陷，史思明率領賊衆靠近城池，張興穿着甲衣拿着重達十五斤的陌刀上城。賊將要入城時，張興一刀就殺死幾個人，賊軍的氣焰都被震懾住了。城池被賊軍攻破後，史思明把他捆在馬前，好言對他說："將軍是個壯士，如果能屈節歸降應能得到很高的官爵。"張興回答說："過去嚴顏衹是一個巴郡的將領，仍不肯投降張飛。我是大郡的將軍，怎麽能委身歸降逆虜？今日有幸而死，然而願獻一言爲誡。"史思明說："要說什麽？"張興說："天子待安祿山如同父子，如今他却反叛了。大丈夫不能爲國掃除逆虜，反而在他手下任職，爲什麽呢？"史思明說："將軍没有觀察天道嗎？我們皇上出兵二十萬直趨洛陽，天下平定。又用偏師攻打函谷關，守將自己反綁投降，唐肯定要滅亡了。"張興說："桀、紂、秦、隋用盡民力，與天下人結怨，所以商、周、漢、唐趁勢取而代之。本朝皇帝没有違背道德，而安祿山也没有那幾位帝王賢明，現在是在勉强拖延時間而已，最終是要被捉住的。"史思明發怒，用鋸把他給肢

解了。將死時，張興還罵道：“我能聚集被害死的强兵打敗賊衆!”軍中的將士都爲之凜然動容。

**蔡廷玉**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禄山，未有聞。與朱泚同里閈，少相狎近。泚爲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奉安禄山時，没有什麽名聲。他和朱泚是同鄉，小時候相互間很親近。朱泚任幽州節度使，上表讓他在幕府中任職。

廷玉有沈略，善與人交，内外愛附。泚多所叩咨，數遣至京師。當是時，幽州兵最强，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鏟多難，可勒勛鼎彝，若何?”泚善之。廷玉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庤爲單。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橈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爲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爲?”復縶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

蔡廷玉深謀遠慮，善於與人交往，内外之人都和他很友好。朱泚經常向他咨詢事情，還多次派他到京城去。這時候，幽州的軍隊最强大，財力雄厚，將士驕横，每天總想吞并别人，不知道上下間應當有的禮法。蔡廷玉私下對朱泚説：“自古以來没有爲臣不守禮法而能把福禄傳給子孫的。您南與趙、魏相接，北有奚虜，兵士多地險，但不是久安之計，有一天趙、魏反咬一口，您就成了鼎中之魚了。不如擁戴天子，鏟除諸多災難，這樣功勛可以銘刻在鼎彝之上，怎麽樣?”朱泚贊同他的建議。蔡廷玉暗中想消耗朱泚的力量，就勸朱泚拿出金銀財物禮遇士人，又勸朱泚進獻貢賦以助天子的費用，因而進獻的牛馬在路上絡繹不絶，儲備的糧草也將運光。於是又勸朱泚進京朝見，朱泚想聽從他的意見，但屬下部將被激怒，把蔡廷玉捆起來侮辱他，蔡廷玉没有絲毫屈從的言詞，朱泚不忍心殺他，囚禁一年多後把他放出來，并問他説：“你後悔了嗎?”蔡廷玉説：“如果引導您做違逆之事就會後悔，我用忠義來勸勉您有什麽可後悔的呢?”又被拘禁了一年多，問他説：“能不能反省過錯？不能的話，將處死你。”蔡廷玉回答説：“不殺我，您將得到名譽。殺了我，我將得到名譽。”朱泚不能使他屈服，待他又像當初一樣。

又有朱體微者，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泚愈信，桀傲稍革。廷玉遂蕆朝事。泚乃奏涿州爲永泰軍，薊州静塞軍，瀛州清夷軍，莫州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軍稍削。而泚内畏弟滔逼己，滔亦勸泚入朝，乃以軍屬滔。廷玉、體微共白泚：“公入朝爲

還有個朱體微，也是朱泚的心腹。蔡廷玉有建議時，朱體微就想方設法幫助他，所以朱泚更加相信，桀傲之氣稍有改變。蔡廷玉終於完成朝廷的任務。朱泚於是上奏建議以涿州爲永泰軍，薊州爲静塞軍，瀛州爲清夷軍，莫州爲唐興軍，設置團練使，使各支郡隸屬其下，盧龍軍稍稍受到削弱。而朱泚内心懼怕弟弟朱滔逼迫自己，朱滔也勸朱泚入朝，於是朱泚把軍隊委托給朱滔。

功臣首，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嫁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到朝，德宗爲太子時，知廷玉名，及見，禮眷殊渥。泚統幽州行營爲涇原鳳翔節度使，詔廷玉以大理少卿爲司馬，體微爲要籍。

蔡廷玉、朱體微一起告訴朱泚説：“您能入朝就是第一功臣，以後的任務也十分重要，必須是誠實可信的人，纔可以把軍隊托付給他。朱滔雖然是您的弟弟，但爲人多變而無情，如果把軍隊交給他代管，就是把災禍轉嫁給他。”朱泚不聽從。他們二人跟隨朱泚來到朝廷，德宗做太子時，就知道蔡廷玉，見到他對他尊重眷顧十分優待。朱泚統幽州行營任涇原鳳翔節度使，皇帝下詔令蔡廷玉以大理少卿身份任司馬，朱體微任要籍。

滔有請於泚，或不順，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悦，寖傲肆自用。左右有惡廷玉者，妄云：素毁滔，欲四分燕，廷玉倡之，體微和之。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於有司。亦遺泚書云云。泚恚滔奪其軍，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泚亦白發其書，乃歸罪於二人，貶廷玉柳州司户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諜伺諸朝，曰：“上若不殺廷玉，當謫去，得東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勞廷玉曰：“爾姑行，爲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玉至藍田驛，人白左巡使鄭詹：“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追使趨潼關。廷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爲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邪？今吏使我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于河。

朱滔向朱泚有所請求時，有不合理法時，蔡廷玉就要批評他，使他遵循舊法。朱滔打敗田悦後，逐漸驕傲放肆自以爲是。左右有憎恨蔡廷玉的人，胡亂説：“蔡廷玉一向詆毁朱滔，要把燕分成四部分，都是蔡廷玉的倡議，朱體微響應贊同的。朱滔上表説這二人離間他們骨肉之情，請求有關部門殺掉他倆。又給朱泚寫了同樣内容的信。朱泚怨恨朱滔奪去他的軍隊，没有聽從朱滔的話。適逢朱滔在幽州反叛，德宗出示朱滔的奏表，而朱泚也披露了朱滔來信的内容，於是歸罪於蔡廷玉、朱體微二人，貶蔡廷玉爲柳州司户參軍、朱體微爲南浦縣尉來安慰朱滔。朱滔派間諜到朝中窺探，并説：“皇上如果不殺蔡廷玉，就應把他們貶謫出京，他們會東出洛陽，我將把他們捆送到帳下肢解了他們。”將出發時，德宗慰勞蔡廷玉説：“你姑且走吧，爲國家受些委屈，年内就能回來。”蔡廷玉到了藍田驛，有人告訴左巡使鄭詹説：“商於的道路太危險，不能經過那裏。”鄭詹追上他們讓他們取道潼關。蔡廷玉告訴兒子蔡少誠、蔡少良説：“我爲天子不動一刀一槍就拿下幽州十一座城池，打算分裂朱氏的轄地，使他們不得不服從朝廷，却在將要成功時失敗了，這是天助逆賊嗎？現在官吏讓我們取道東都，這大概是朱滔的計謀，我不能使國家受辱。”等到了靈寶，他投黄河自殺了。

宰相盧杞方疾御史大夫嚴郢，欲逐之，得廷玉死狀，即抵詹死，而斥出郢。帝閔廷玉忠，歸其柩，厚賻之。李晟平朱泚，少誠等適終喪，晟表丐追贈廷玉，并官二子。而帝方招

宰相盧杞當時正憎恨御史大夫嚴郢，想把他趕出朝廷，得知蔡廷玉死去的情況，就使鄭詹抵罪，而把嚴郢驅逐出朝廷。德宗憐憫蔡廷玉的忠誠，下令運回他的靈柩，賜給豐厚的財物幫助辦理喪事。李晟平定朱泚，蔡少誠等正好守喪期

來滔，寢其奏，遂已。

滿，李晟上表請求追贈蔡廷玉官職，并建議給他的兩個兒子官職。而德宗正在招撫朱滔，就將李晟的奏章壓下了，此事也就作罷了。

## 符令奇

符令奇，沂州臨沂人。初爲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節度使薛嵩署爲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奇爲右職。

田悦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奇密語璘曰："吾閲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旦夕，係縲京師，宗族屠地？汝能委質朝廷，爲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悦，忍人也，近禍可畏。"答曰："今王師四合，吾屬俎中臚。兒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叠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悦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璘以三百騎護送。璘與父嚙臂别，乃以衆降燧。璘之出，與三子同降。悦怒，引令奇切讓。令奇駡曰："爾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悦怒，奮而起。令奇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夷其家。

符令奇，沂州臨沂人。起初任盧龍軍裨將。適逢幽州叛亂，領着兒子符璘跑到昭義，節度使薛嵩署任他爲軍副。薛嵩死後，田承嗣奪去了薛嵩的地盤，推薦符令奇擔任重要的職務。

田悦抗拒朝廷命令，馬燧在洹水打敗了田悦。符令奇秘密地對符璘説："我經歷的世事多了。從安禄山、史思明反叛朝廷，這類人都不能存活。我看田氏離滅亡没有多少時間了，怎能爲了旦夕而苟且生存，將來被捆送到京城，而宗族全被滅掉呢？你若能歸順朝廷，做唐朝的忠臣，我也能名揚後世了。"符璘哭着説："田悦，爲人殘忍，眼前的災禍太可怕了。"符令奇回答説："如今官軍從四面合圍，我們已是砧板上的肉了。你現在走了，我死而不朽；你不走，我也是一死。何必要同時死在此地呢?"符璘低頭哭泣不能回答。當初，田悦和李納在濮陽相會，於是向李納請求援兵，李納分出一部分部衆跟隨田悦走了。到這時，李納的軍隊要回齊地，田悦派符璘率三百騎兵護送。符璘和父親咬臂出血而别，於是率領部衆投降馬燧。符璘出發後，和三子一起投降。田悦發怒，把符令奇帶來嚴厲譴責他。符令奇駡道："你忘恩負義背叛皇上，旦夕之間就會死掉。我教導兒子歸順朝廷，殺死我有什麼可後悔的？你我都是死，但比你要好得多!"田悦發怒，奮然而起。符令奇臨刑時，面色不變，時年七十九歲，田悦殺了他的全家。

燧署璘爲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既聞父見害，號絶泣血，燧表其冤，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晋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贈令奇户部尚書。

馬燧署任符璘爲軍副，朝廷下詔拜授符璘爲特進，封義陽郡王。當他聽到父親被害的消息，呼號氣絶哭得吐血，馬燧上表辯白符令奇的的冤屈，朝廷下令加授符璘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并賜給晋陽宅第一區、祁田五十頃，追贈符令奇爲户部尚書。

## 符璘

璘，字元亮。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

符璘，字元亮。李懷光反叛時，朝廷下詔命令馬燧去討伐。符璘和五千士兵先行渡過黄河，

從燧入朝，爲輔國大將軍，賜靖恭里第一區、藍田田四十頃。璘之降，母匿里中獨免，及悦死，詔迎於魏，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

和西面的部隊會合。後跟隨馬燧入朝，任輔國大將軍，皇帝賞賜給他靖恭里宅第一區、藍田田四十頃。符璘當年投降時，母親獨自躲藏在鄉里而幸免於難，等到田悦死後，皇帝下詔把她從魏地迎接回來，還在別殿賜宴款待她。符璘身居環衛之職十三年，去世時，享年六十五歲，追贈越州都督。

## 劉迺

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警穎，暗誦《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爲時推目。天寶中擢進士第。喪父，以孝聞。服終，中書舍人宋昱知銓事，迺方調，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爲難。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皋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韵爲體，是以小冶鼓衆金，雖欲爲鼎鏞，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椓杙；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豈不悲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沈之事，亦可窺其門閫矣。"昱嘉之，補剡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後。

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小時候機敏聰穎，能默誦《六經》，每天數千字。他還善於作文章，被當時人所矚目。天寶年間考中進士科。爲父親守喪，以恪盡孝道而聞名。劉迺守喪期滿，中書舍人宋昱主管選授官職之事，正要調他職，於是劉迺上書説："《尚書》上説：'能辨别人才優劣就是明哲，能授人官職就是仁愛'，這是唐堯、虞舜認爲難於辦到的事。如今文部選拔人才授予官職，擔任辨别人才、授人官職兩項職責。過去以禹、稷、皋陶的聖明，仍然説選拔的人才要具備九種優良品德，授以官職要考核九年政績。現在有關部門衹委托一兩個小官，從一幅評判詞中考察其言，衹在一揖一拜之中觀其行，這是多麼容易啊？判詞，衹是一種狹詞短韵的文體，就像是用小冶爐鼓風煉鑄大量的金屬，雖然想鑄造鼎和大鐘，却不可能完成。所以雖然有周公、孔子的圖書和《易象》的法則，但用判詞的標準去衡量，則不如徐陵、庾信；雖然有最高尚的德行，如果衹用語言作爲標準來取人，也還不如一個嗇夫。所以聳入雲霄遮蔽太陽之巨樹，如求尺寸之材，那還不如栓牛用的小木橛；龍吟虎嘯，是罕有的聲音，如果衹崇尚口辯的才能，也不如蛙聲。這難道不可悲嗎！主事的人如果確實能先從政事，其次從文學進行考察，退而看其治家，進而看其氣節，這樣無論是大事還是小事，都可以窺知他的一切情況了。"宋昱贊許他的意見，授他爲剡縣尉。劉晏在江西時，上奏讓他做巡察工作，任留後。

大曆中召拜司門員外郎。德宗初，進郭子儀爲尚父。時册禮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迺至

大曆年間召入朝廷拜授司門員外郎。德宗初年進郭子儀爲尚父。當時册禮已經廢除了，負責起草詔文的人不知如何是好，宰相崔祐甫召劉迺

閣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擢給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杞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真拜兵部侍郎。

帝狩奉天，迺卧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僞相蔣鎮慰誘，迺佯喑不答，灸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膻腥，復欲污賢哲乎?"遂止。迺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床，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謚曰貞惠。子伯芻，別傳。

到朝廷起草册禮文，不多久就寫成了，詞義典雅而有體制。不久升任給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杞把持國政時，他五年没有升遷。建中四年正式拜兵部侍郎。

德宗在奉天避難時，劉迺卧病在家，朱泚派人召他，他堅決以病重而謝絶。朱泚又派僞相蔣鎮去勸誘，劉迺假裝喑啞不回答，身上被火艾灼得體無完膚。蔣鎮再次來到時，知道不能脅迫他，於是嘆息説："我曾愧任曹郎之職，不能爲忠節而獻身，怎麽能自己受到膻腥之辱，還要使賢哲之人受到玷污呢?"於是就停止勸誘。劉迺聽説皇帝的車駕到梁州去了，於是自己倒卧於床，捶胸呼天，絶食而死，享年六十歲。德宗聽説他的忠義，追贈禮部尚書，謚號貞惠。兒子名伯芻，另外有傳。

## 孟華

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寶臣爲府官屬，論議婞婞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

孟華，史書上没有記載他是什麽地方的人。起初事奉李寶臣而在幕府中任職，爲人剛强不屈，同僚都憎恨他。王武俊殺掉李惟岳後，派孟華到京城陳述事由，德宗詢問河朔的利害，孟華的回答符合德宗的旨意，升任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

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悦之圍，帝詔華還諭，欲亂其謀。華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汩汩?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於失地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援悦。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恒州。武俊令子察所爲，乃闔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既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

朱滔和王武俊謀劃解除對田悦的包圍，德宗下詔命令孟華回去曉諭諸將，想破壞他們的圖謀。孟華到了王武俊那裏，責備王武俊説："安禄山、史思明没有覆滅時，大夫您看到他們的軍隊，自稱可以奪取天下，如今怎麽這樣動蕩不安?而且皇上對大夫您的恩德很厚，將把其他州還給康中丞，而把深州、趙州歸還給我們。自古以來的忠臣，没有不是先建立大功然後得到高官的。大夫您爲什麽要爲損失些地盤而怨恨呢?藥苦利於治病，大夫您以後想到我所説的，後悔就來不及了!"有人説："孟華入朝時趁機私自上奏利害情况，想傾覆我們，因而得到顯要的官職。"王武俊被這些話弄迷惑了，但因孟華是故交，不忍心剥奪他的官職，最終還是進軍去增援田悦。孟華跟到臨清，就藉口有病而返回恒州。王武俊派兒子觀察他的所作所爲，於是他閉門謝客。王武俊知道用不着猜忌他，就没有殺掉孟華的意

思。僭稱爲王後，授任孟華禮部侍郎，曹華不肯接受，吐血而死。

## 張伾

張伾者，本爲澤潞將，守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伾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遍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爲賞，願以是女賣直，爲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伾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將軍，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

張伾，本來是澤潞的部將，鎮守臨洺，田悅攻打臨洺時，他登城固守了幾個月，士兵戰死，糧食也將吃完了，而救兵還没有來。張伾把所有部將召來站在軍門前，命令女兒出來遍拜諸將，然後說："諸君作戰很辛苦，我没有錢財賞給大家，情願用賣掉此女的錢，作大家一天的費用。"將士們都哭着說："我們拼死一戰！"適逢馬燧從河東率兵來到城下攻打田悅，打敗了田悅，張伾乘勝出戰，將士們無不以一當百。因功遷任泗州刺史。在泗州任職十年，升任右金吾衛大將軍，還没有拜授就去世了，追贈尚書右僕射。

軍中議立其子重政，母徐及兄號訴不肯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鍔，乃免。詔嘉其忠，起爲金吾衛大將軍，委鍔處以劇職，封徐魯國夫人。

軍中商議要擁立張伾的兒子張重政，母親徐氏和兄長哭訴着不肯順從，又急忙報告給淮南節度使王鍔，這纔得以解脱。朝廷下詔嘉獎他們的忠誠，起用張重政任金吾衛大將軍，委派他在王鍔那裏擔任要職，封徐氏爲魯國夫人。

## 周曾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憺、韋清志相善，號四公子。希烈反，曾密得其計，一二以告李勉。玢爲許州鎮遏使。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軍據蔡，使玢爲應，憺、清居中謀取希烈，密求藥毒希烈，不死。曾之行，希烈使假子十人從。次襄城，知其謀，以告。希烈使李克誠率騾軍千人劫曾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玢、憺。始，約事覺毋相引。清懼，陽説希烈曰："今兵寡，恐不能就事，請乞師朱滔。"希烈然之。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玢司徒，憺工部尚書，擢清安定郡王，實封户二百。

周曾，本來是李希烈的部將，和王玢、姚憺、韋清志趣相投，號稱四公子。李希烈反叛時，周曾暗中得知他的謀劃，逐條地告訴給李勉。王玢任許州鎮遏使。適逢哥舒曜攻下汝州，李希烈派周曾前去抵禦。周曾想率軍占據蔡州，讓王玢作策應，姚憺、韋清在内部謀劃獲取李希烈，秘密找藥毒殺李希烈，没有毒死。周曾走的時候，李希烈派了十個養子相隨。走到襄城，養子們知道了周曾的計謀，就報告給李希烈。李希烈派李克誠率一千騾子軍劫持周曾并把他殺掉，并收編他的軍隊，把王玢、姚憺也一起殺死了。起初，他們約定如果事情被發覺不能互相告發，韋清很害怕，表面上勸説李希烈説："現在我們兵少，恐怕不能成事，請讓我到朱滔那裏去請求援兵。"李希烈答應了他。到了襄邑，他就投奔了劉洽。德宗下詔追贈周曾太尉，王玢司徒，姚憺工部尚書，封韋清安定郡王，享受實封二百户。

又有呂賁、康秀琳、梁興朝、賈

還有呂賁、康秀琳、梁興朝、賈樂卿、侯仙

樂卿、侯仙欽皆死希烈之難，贈賁、秀琳尚書左右僕射，興朝等皆秩尚書，遣蕭昕致祭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詔雖三世有罪，常降一等。

欽都死在李希烈之手，皇帝下詔追贈吕賁、康秀琳尚書左右僕射，梁興朝等人都追贈尚書官銜，派蕭昕到當地去祭祀。命令李勉、哥舒曜尋訪他們各家的子孫，并下詔説他們的子孫三代即使犯罪，也要降罪一等。

曾無後，貞元中，女及曾兄子鄷争襲封，有司奏曾首謀歸順，身死賊手，陛下錫真食，不幸絶嗣，宜令鄷以五十户奉祀，女亦封五十户。

周曾没有兒子，貞元年間，周曾的女兒和周曾兄長之子周鄷争着繼承封爵，有關部門上奏説周曾帶頭謀劃歸順朝廷，死於賊手，陛下賜給他實封，他不幸没有繼嗣之人，應當讓周鄷用五十户供奉祭祀，周曾的女兒也封給五十户。

## 張名振

張名振，本事李懷光爲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倨甚。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邪？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爲？是資忠義士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賊强，須蓄鋭俟時，誘爲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邪？不急攻泚收京城，欲以賊誰遺？"懷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之。

張名振，本爲李懷光的都將。起初，李懷光建立戰功後，德宗下詔賜給他鐵券，他接詔書時很傲慢。張名振來到軍門大聲説："太尉看到賊軍不去攻打，使者來了不上前迎接，是要反叛嗎？況且安禄山、史思明、僕固懷恩等人如今都被滅族了，您想做什麽？還是幫助忠義之士建立戰功吧。"李懷光召見他，告訴他因爲賊軍的勢力强大，須養精蓄鋭等待時機，并誘騙他説不會反叛。當李懷光率領軍隊進入咸陽，張名振又説："您説不反叛，那來這裏做什麽？不快去攻打朱泚收復京城，想把賊軍留給誰呢？"李懷光發怒説："真是個有狂亂病的人。"命令手下人把張名振拉出去殺掉了。

## 石演芬

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爲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郜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璀，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臠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斬成義於朔方。

石演芬，本來是西域胡人，事奉李懷光官位做到都將，李懷光視他爲親信，還收他爲養子。李懷光駐軍三橋，準備和朱泚聯合。石演芬派門客郜成義到皇帝駐地説李懷光没有破賊的意圖，請求罷免他的官職。郜成義跑到李懷光的兒子李璀那裏告發石演芬，李懷光召見石演芬罵道："你是我的兒子，怎麽要敗壞我的家？你今天辜負了我，應立即去死。"石演芬回答説："天子把您當作股肱重臣，您把我當作心腹之人；您既然辜負了天子，我爲什麽不辜負您？況且我是個胡人，没有二心，衹知道事奉一個人，不把我叫作賊，死就是我的本分。"李懷光命令手下人割碎并吃掉他，手下的人都説："他是剛烈之士，可以讓他快快死去。"於是用刀砍斷了石演芬的脖

子。德宗聞知此事後，追贈石演芬兵部尚書，賞賜給他家三百萬錢，在朔方殺掉了郜成義。

## 吴溆

吴溆者，章敬皇后之弟。代宗立，詔贈后祖神泉爲司徒，父令珪太尉，擢叔父令瑶太子家令、濮陽郡公，令瑜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溆太子詹事、濮陽郡公，并開府儀同三司。令瑶兄弟故爲縣令、郎將矣，而溆用盛王府參軍進，俄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溆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

吴溆，是章敬皇后的弟弟。代宗即位，下詔追贈章敬皇后的祖父吴神泉爲司徒，父吴令珪爲太尉，提升叔父吴令瑶爲太子家令、封濮陽郡公，吴令瑜爲太子諭德、封濟陽郡公，吴溆爲太子詹事、封濮陽郡公，并任開府儀同三司。吴令瑶兄弟過去做過縣令、郎將，而吴溆是從盛王府參軍進用的，不久遷任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年，遷任大將軍。吴溆遵循規矩待人禮讓，没有傲慢之氣和自誇之意，受到朝廷推重，當時人都認爲他的才能正適合他的官位，不是由於親戚關係而任職的。

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尉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溆曰："陛下不以臣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悦。溆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决見賊者，人臣食禄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即日齎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溆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謚曰忠，賜其家實户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師平，官庀其葬。子士矩，别傳。

朱泚反叛，盧杞、白志貞都説朱泚有功勞，不應首先發難，應當派一位大臣持節去撫慰他，他將會停止作惡。德宗看看左右的大臣，没有人敢去，吴溆説："陛下若不認爲臣下無能的話，臣下願到叛賊那裏去曉諭天子的至誠之意。"德宗很高興。吴溆退下後對人説："我知道雖死無益但還是决心去見叛賊，人臣食俸禄而爲國家的危難去死，這是理所當然的。現在正是危難之時，怎麽能考慮自己呢？而且如此還能不使陛下怨恨臣下没有敢去冒險的。"當天吴溆就帶着詔書去見朱泚，詳盡地叙述了皇上對他相信不疑的情况。而朱泚已經越禮犯上，所以把吴溆留在客省不讓他回去，最後把他殺害了。德宗悲傷哽咽得很厲害，追贈太子太保，謚號忠，賜給他家實户二百，一個兒子五品正員的官職。京城平定後，官府爲他辦理葬事。兒子名士矩，另外有傳。

## 高沐

高沐者，渤海人。父憑，事宣武李靈耀，假守曹州。靈耀反，憑密遣人奏賊纖悉，有詔即拜曹州刺史。會李正己盗有曹、濮，憑不能自通朝廷，死官下。

高沐是渤海人。父親名憑，事奉宣武李靈耀，代理曹州事務。李靈耀反叛時，高憑秘密派人把叛賊的情况詳盡地上奏給朝廷，朝廷下詔就地拜授他爲曹州刺史。適逢李正己竊取曹、濮二州，高憑自己無法和朝廷溝通，死在了官任上。

沐，貞元中擢進士第，以家托鄆，故李師古辟署判官。師道叛，沐率其僚郭昈、郭航、李公度引古今成

高沐，貞元年間考中進士科，因爲寄居在鄆州，所以李師古署任他爲判官。李師道反叛，高沐率領他的同僚郭昈、郭航、李公度引用古今成

敗，前後鐫説，不能入。師道所厚吏李文會、林英等乘間訴曰："比悉心憂公家事，而爲沐等所疾，公奈何舉十二州地成沐輩千載名乎?"由是疏斥沐，令守濮州。沐上書盛夸山東煮海之饒，得其地可以富國。師道謀皆露。後英奏事京師，脅邸史言沐以誠款結天子。師道怒，誅沐，而囚昈濮州，守衛苛嚴，凡十年。

敗的事例，反復規勸，李師道不能接受。李師道所厚待的官吏李文會、林英等人乘機誹謗説："我們盡心爲您家的事效力，却被高沐等人嫉妒，您怎麽能獻出十二州的地盤來成就高沐等人的千古之名呢?"李師道因此疏遠排斥高沐，命令他去守濮州。高沐上書盛贊山東煮海取鹽的富饒，并説得到那塊地方就可以使國家富强。李師道的陰謀全被揭露了。後來林英到京城奏事，脅迫邸吏説出高沐用表示忠誠的話巴結天子。李師道很生氣，就殺掉高沐，并把郭昈囚禁在濮州，又派兵嚴密守衛，前後囚禁了十年。

吴元濟拒命，師道引兵攻彭城，敗蕭、沛數縣而還，以緩王師。昈爲繒書藏衣絮間，使郭航間道走武寧軍見李愿，請奇兵三千浮海擣萊、淄，賊倚海不爲備，且居皆罪人，無與守。始，昈畏事泄，署師道所信吏劉諒名以遣，愿白諸朝，議者疑師道使爲之，不得報。航不敢循故道，間關回遠還昈所。未幾，師道召航，昈疑事露，欲引决，航曰："事覺，吾獨死，君無患。"航卒自殺，遂絶。及王師討師道，諸節度兵四入，而彭城兵下魚臺、金鄉，李聽軍取海州若拾遺，頗用昈策。

吴元濟抗拒朝廷命令，李師道率兵攻打彭城，毁壞蕭、沛等幾個縣後返回，以此來延緩官軍的進攻。郭昈把字寫在繒上藏在衣絮中，派郭航從小路跑到武寧軍去見李愿，請求出奇兵渡海直接攻打萊、淄二州，叛賊倚仗大海不會加以防備，况且那裏住的都是有罪之人，没有人參與守衛。起初，郭昈怕事情泄露，用李師道所信任的胥吏劉諒的名義派人去送信，李愿把情况報告給朝廷，議論者懷疑是李師道指使人幹的，所以没有答覆。郭航不敢從原路返回，輾轉迂迴返回郭昈那裏。不久，李師道召見郭航，郭昈懷疑是事情暴露了，準備自殺，郭航説："事情被發覺，我一個人去死，您不要憂慮。"郭航最終自殺，於是事情就停止了。當官軍討伐李師道，各節度使的軍隊從四方而入，而彭城的軍隊攻下魚臺、金鄉，李聽的軍隊攻占海州就像撿東西一樣容易，全部采用了郭昈的計策。

初，淮西平，師道勢蹙，内甚懼。李公度與大將李英曇教獻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中悔，欲殺英曇，賈直言諷師道嬖奴曰："高沐冤氣在天，禍且至。英曇復死，是益其祟也。"乃止。逐于萊州，俄殺之。

當初，淮西平定後，李師道的形勢緊迫，内心很恐懼。李公度和大將李英曇就勸導他獻出三個州，派長子入朝侍奉。李師道答應了，不久又反悔，想殺掉李英曇，賈直言婉言勸諫李師道的寵奴説："高沐的冤氣在天上，災禍即將降臨。李英曇又要死了，這是在增加災禍呀。"於是這纔停止了。李師道把李英曇放逐到萊州，不久殺掉了他。

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抗節忤賊，李文會指爲沐黨，沐之死，皆被囚。劉悟既平師道，捉昈臂

還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都堅持節操而違背賊意，李文會指斥他們是高沐的黨羽，高沐死後，都被囚禁起來。劉悟平定李師道後，握

歔欷流涕，辟置義成節度府，亦請公度爲僚屬。元和十四年，贈沐吏部尚書，委馬揔備禮收葬，恤其家。

着郭旴的手臂嘆息流淚，徵用他入義成節度使幕府，也請李公度做幕府僚屬。元和十四年，朝廷下令追贈高沐吏部尚書，并委派馬揔按禮儀進行收葬，撫恤他的家屬。

航，萊州人，以氣聞，師道署右職，與旴世居齊。初，旴舉進士，權德輿將取之，聞其家賊中，乃罷，遂爲賊聘。二人卒能以忠顯。

郭航，是萊州人，以重義氣聞名，李師道署任他高級職務，他和郭旴世代居住在齊地。當初，郭旴考試進士科，權德輿將要録用他，聽説他家住在叛賊那裏，就免掉了他，於是被叛賊聘用。兩個人最後都能因忠誠而顯揚。

## 賈直言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史失其地。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紿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躄。

賈直言，是河朔的望族，史書上没有記載他家住在什麼地方。父親名道冲，以技藝待命供奉内廷。代宗時，父親因事獲罪被皇帝下令賜飲鴆毒，將要飲下鴆毒時，賈直言騙父親説："應當拜謝一下四方神祇。"使者稍一懈怠，賈直言就取過鴆毒替父親喝掉了，接着昏迷而仆倒。第二天，毒氣從脚上泄出，很久纔蘇醒過來。皇帝憐憫他，下令減免他父親死罪，與賈直言一起流放到嶺南。賈直言因此跛足。

後署師道府屬。及師道不軌，提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又畫縛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既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後徙潞，亦隨府遷。

後來賈直言在李師道幕府中任職，當李師道行爲越軌時，他提着刀載着棺材進去規勸説："願提前死去，不願見到城池被攻破。"又畫了幅捆坐在檻車上的情形以及妻子兒女被捆綁起來的圖進獻給李師道，李師道很生氣，囚禁了他。劉悟進城後，把他釋放出來，徵用他在義成節度使幕府中任職。後來劉悟遷到潞州，賈直言也隨府遷移。

監軍劉承偕與悟不平，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節度。事泄，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邪？它日復爲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偕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争，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穆宗召爲諫議大夫，群情灑然稱允。而悟固留，得聽。

監軍劉承偕和劉悟不和，暗中和慈州刺史張汶圖謀要捆綁劉悟并送到京城，用張汶代任節度使。事情泄露後，劉悟派兵包圍劉承偕，殺掉小使，賈直言急忙進去責備説："司空縱兵脅迫天子的使者，是想仿效李司空嗎？日後又要被軍中所指點笑謔了。"劉悟聽到這話，感悟而後悔，就把劉承偕藏在家中没有殺掉。劉悟每有過失，賈直言必定要與他争辯，所以劉悟能以臣子的節操顯耀在朝廷中。穆宗下令召賈直言入朝任諫議大夫，衆心都欣然贊同。而劉悟堅持挽留他，他便聽從了劉悟。

始，悟子從諫貴甚，見直言輒衣

起初，劉悟的兒子劉從諫非常顯貴，去見賈

紫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可擅著邪？"悟死，從諫不發喪，召大將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與鄰道使共表求襲位，直言入讓曰："父死不哭，何顏面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爲功臣。然以張汶故，自謂不潔淋頭，卒羞死。郎今日乃欲反邪？"從諫起抱直言項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土地，今脅朝廷，正速死耳。若從武德謀，吾見劉氏爲元濟矣。"從諫拜曰："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初，從諫惟鄆兵二千同謀。直言既折之，軍中遂安。

直言時總要身穿紫衣手持笏板，帶上士兵保衛自己。賈直言規勸劉悟說："令郎年少，不要使他因襲山東故態，朝服可以擅自穿着嗎？"劉悟死後，劉從諫不發喪，召集大將劉武德等謊稱劉悟遺言，和鄰近的各道使一起上表請求繼承父職，賈直言進去責備他說："父親死亡而不哭，有什麽臉面去見山東的義士呢？"劉從諫說："想反叛而已。"賈直言仰面朝天哭着說："你父親把十二個州的地盤歸還給朝廷而成爲功臣。但因張汶的緣故，自稱是用髒東西淋頭，終於含羞而死。你如今還想反叛嗎？"劉從諫起身抱住賈直言的脖子哭着說："我是没有辦法纔這樣做的。"賈直言說："您何必擔憂没有土地，如今威脅朝廷，纔是加速死亡呀。如果聽從劉武德的謀劃，我們將會看到劉氏變成吴元濟。"劉從諫拜謝說："但求大夫救我。"賈直言於是就自己代理留後，使劉從諫爲父親守喪。當初，劉從諫軍中衹有二千鄆州兵願与他同謀。賈直言説服了劉從諫，軍心又安定下來。

大和九年卒，贈工部尚書。

賈直言大和九年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 辛讜

辛讜者，太原尹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劍，重然諾，走人所急。初事李嶧，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法，皆與之合。罷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濟時意。

辛讜，是太原尹辛雲京之孫。學習《詩》、《書》，會擊劍，重信用，常爲别人的急難而奔走相助。起初事奉李嶧，主管錢糧。辛讜性格剛直，遇事雖不依據文法去處理，却能與文法相一致。辭掉管錢糧之事後住在揚州，已五十歲了，不肯出仕，爲人慷慨常有匡時救世的志向。

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聞之，挐舟趨泗口，貫賊栅以入。慆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爲吾道夫子爲人，何意臨教？吾無憂矣！"讜亦謂慆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决，同慆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未至，慆憂之，延樞知必來，曰："讜至，可表爲判官。"慆許諾。俄而至，慆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

龐勛反叛，在泗州進攻杜慆。辛讜聽到這個消息，就駕船趕赴泗口，穿越叛賊的營寨入城。杜慆老早就耳聞他的名聲，握着他的手說："我的同僚李延樞曾跟我說過您的爲人，哪想到您能親臨賜教？我可以無憂了！"辛讜也說杜慆可以共事，於是請求回家與妻兒訣别，以便同杜慆共生死。當時賊勢很强，衆人都向南逃，衹有辛讜向北而行。辛讜還没到來時，杜慆很擔憂，李延樞知道他一定會來，就說："辛讜來了，可以上表任用爲判官。"杜慆答應了。不久辛讜來到，杜慆高興地說："叛賊圍攻得很緊，連鳥都不敢飛過，您却冒着鋒利的刀刃進入危城，這連古人

都做不到。”於是勸辛讜脱下布衣披上甲衣。

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逾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异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爲？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君尚能獨存？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公异等僅免。讜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决許付兵五百，讜曰：“足矣！”遍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仆面于地，泣以謝。衆既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衆爲請。讜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已濟，慆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讜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塘，慆欲遣人廷勞，諸吏憚不敢出，讜獨往犒而還。

賊將李圓焚燒淮口，辛讜説：“事態危急，衹有出城纔能求得救援。”於是和楊文播、李行實五更時越過淮水，在艱險的地方登岸，急馳三十里到達洪澤，進見守將郭厚本并向他告急求救。郭厚本答應出兵，大將袁公异等説：“賊多我少，不能前往。”辛讜拔出劍瞪着眼喊道：“泗州旦夕之間就要陷落了，你們是奉詔而來的，却逗留不前進，是想幹什麼？大丈夫辜負了國家的厚恩，雖然活着也是可耻的。況且失去泗州，淮南就會成爲賊寇占領的地方，你還能獨自存在嗎？我今天要砍斷左臂殺掉你後離去。”説罷就挺劍徑直向前，郭厚本抓住他，袁公异等人纔得以幸免。辛讜遥望泗州痛哭，帳下的人都流了淚。郭厚本决定答應給他五百士兵，辛讜説：“足够了！”他遍問士兵説：“能跟我走嗎?”大家都説：“可以。”辛讜把臉伏在地上，哭着向大家致謝。衆人臨近淮水時，有人説：“叛賊已攻下城池了！”辛讜要殺掉那人，衆人替那人求情。辛讜説：“你們都上船，我赦免他的死罪。”士兵們急忙上了船。渡過淮水後，杜慆也出兵策應，内外夾擊，賊兵大敗。辛讜進城後，人心於是穩定下來。浙西杜審權派部將翟行約前來增援，駐守在蓮塘，杜慆想派人前去慰勞，官吏們害怕而不敢出行，辛讜獨自前去犒勞後返回。

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栅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見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疑讜爲賊計，囚之。讜引李嶧自明。嶧時爲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鹽粟具。方淮路梗，不得進。讜引兵决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歡叫，慆與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史。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

泗州被圍三個月，救兵在外面戰敗，城池更加危急。辛讜又請求到淮南去求兵救援，於是和壯士徐珍等十個人在夜裏拿着斧子劈開賊軍的栅欄而出，進見節度使令狐綯，又到浙西去見杜審權。當時到處都傳説泗州已經失陷，杜審權懷疑辛讜是爲賊而施計，就囚禁了他。辛讜請李嶧爲自己辯白。李嶧當時任大同防禦使，説他忠誠可信。杜審權這纔答應援救，并會合五千淮南兵，備辦鹽糧。正逢淮路阻塞，不能前進。辛讜率兵决戰，斬賊首級六百個，纔得以進城，城上歡呼起來，杜慆和部下都哭着迎接他，向朝廷上表説明他的功勞，朝廷下令授任他爲監察御史。泗州總共被圍攻了十個月纔解圍，終於保全了一州之地。

初，讜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讜子及兄子客廣陵，托慆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

方讜之少，耕于野，有牛鬥，衆畏奔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讜。然讜癯短，才及中人。後貴，力亦少衰云。

當初，辛讜四處求救時，經過家門十餘次，未曾去見妻子，求得糧食二十萬斤。辛讜的兒子和兄長的兒子客居廣陵，他拜托杜慆說："能使先人不缺乏祭祀，是您的恩惠呀。"後來因功勞第一，拜授亳州刺史，又遷任曹、泗二州刺史。乾符末年，官位終於嶺南節度使。

當辛讜年輕的時候，在田裏耕作，有牛相鬥，衆人害怕而奔突踐踏，辛讜徑直向前，兩手抓住牛角，牛不能動彈，很長時間以後牛想掙脱觸角，竟把牛角折斷了。同里的人們感到驚駭奇異，便殺掉那牛請辛讜來吃。但辛讜身材瘦小，衹比得上中等的人。後來顯貴了，力氣也有些衰弱了。

## 黄碣

黄碣，閩人也。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它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其能，爲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

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席貢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勛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今王僻嬰一城，乃爲大逆，何邪？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怒曰："碣不順我邪？"斥出之。碣移書幕府李滔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針可爲稍邪？"或竊其書示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詬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爲，而求死邪？"抵溷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瘞焉。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

黄碣，是閩人。起初在閩任小將，喜歡學問，氣概不凡而有志向。同僚有向他借筆的，黄碣發怒說："這筆今後要用來斷決大事，不能出借。"後來在安南作戰有功，高駢上表表彰他的才能，朝廷下令叫他任漳州刺史，遷任婺州刺史，治理有成績。劉漢宏派兵進攻他，他兵少不能堅守，就棄州而去，客居在蘇州。

董昌任威勝軍節度使，推薦黄碣任自己的副手，朝廷很久纔答應。當董昌反叛時，黄碣就規勸說："大王您起自田畝之間，處在辛勤耕作上繳賦税的位置上，現在却身居將相之位，又没有功勛事業值得記載。如今不能對王朝盡忠，却妄自尊大，有一天會被誅滅無遺的。齊桓公、晋文公不欺侮周室，曹操不敢危害漢室。現在您在偏僻之地孤守一城，竟然做出大逆不道的事，爲什麽呢？我黄碣請求全族先死，不願看到您的覆滅。"董昌發怒說："黄碣不順從我了嗎？"把他驅逐出去。黄碣寫信給幕府李滔說："'順天'建元，以愚測度他，針可以變成矛嗎？"有人偷走他的信拿給董昌看，董昌派使者殺掉黄碣。使者拿着他的頭來到董昌那裏，董昌罵道："你辜負了我，三公不肯當，爲什麽要求死呢？"把黄碣的頭扔到厠所中，又殺掉他一百口家人，在鏡湖南面一同埋掉了。董昌敗亡後，皇帝下詔追贈黄碣司徒，尋求黄碣的後人却没有得到。

昌已殺碣，滔亦遇害，乃召會稽令吴鐐問策，鐐曰："王爲真諸侯，遺榮子孫而不爲，乃作僞天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爲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説拒我。"囚之。它日謂人曰："我無碣、鐐、遜，何乏事？"即害之。

董昌殺掉了黄碣，李滔也遇害身亡，於是召見會稽縣令吴鐐詢問計策，吴鐐説："您是真諸侯，可以遺榮子孫而不做，却要作僞天子，這是自取滅亡。"董昌喝令把他殺了，還誅滅了他的家族。又召見山陰令張遜并任命他主管御史臺，張遜堅持推辭説："您自棄於朝廷，被天下人所耻笑。況且六州不幫助你叛逆，您占據孤州來加速死亡，這是爲什麽？我張遜不敢以身相許呀。"董昌厭惡他説："張遜不知曉天意，用邪説來拒絶我。"就囚禁了他。以後董昌對人説："我没有了黄碣、吴鐐、張遜，對事情有什麽損失？"所以又害死了張遜。

## 孫揆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逖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户部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

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爲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既而更授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黄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也？"揆大駡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詈聲不輟至死。昭宗憐之，贈左僕射。

孫揆，字聖圭，是刑部侍郎孫逖的五世從孫。考中進士科，被徵用爲户部巡官。歷任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

昭宗討伐李克用時，讓孫揆任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不久改任昭義軍節度使，率領本道的軍隊參加會戰。李克用在刀黄嶺埋下伏兵，捉住孫揆，厚加禮遇而想任用他，李克用説："您這樣的人應當從容地留在朝廷上，爲什麽要親自到軍陣中來呢？"孫揆大駡不屈，李克用發怒，派人用鋸肢解他，鋸齒鋸不動，孫揆對賊説："死狗奴，肢解人應當把人捆在板上，你們這些人怎麽連這都不知道？"行刑者照他的話做了，他到死都駡聲不停。昭宗憐憫他，追贈他爲左僕射。

# 唐書卷一百九十四

## 列傳第一百一十九

## 卓行列傳

**元德秀　李峕**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録事參軍。

元德秀，字紫芝，是河南府河南縣人。質樸厚道不善修飾。幼年喪父，侍奉母親很孝順，參加進士考試，不忍離開母親身邊。自己背着母親來到京城。考中以後，母親去世，他在墓旁搭草屋守喪，不吃鹽和乳漿，不鋪茵席。服喪期滿，因貧困調任南和縣尉，治政仁惠。黜陟使將他上報給朝廷，擢補龍武軍録事參軍。

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絶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嘆。

元德秀父母在世時没有爲他娶親，後來就不肯結婚，人們認爲不能絶了後嗣，他回答説："哥哥已有兒子，先人有人祭祀，我爲什麼要娶親呢?"當初哥哥的兒子還在襁褓時就死了父母，没有錢雇乳母，元德秀就親自哺乳他，幾天後乳汁居然流出，孩子能吃飯時乳水纔停止。長大後，想爲他娶親，因家中貧苦，便請求擔任魯山縣令。因在此之前從車上掉下傷了脚，不能行快步拜見之禮，太守以客禮相待。當時有個盜賊被捕入獄，適逢有老虎行凶，盜賊請求殺死老虎來贖罪，元德秀答應了他。官吏告訴他説："這是他的詭計，他會逃走的，不是要被他連累嗎?"元德秀説："已答應他了，不能背約。就是受連累，我自己一人承擔，决不連累其他的人。"第二天盜賊携虎尸而回，全縣都感嘆不已。

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内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綉，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

玄宗在東都時，在五鳳樓下賜天下聚宴，命令三百里以内的縣令、刺史各帶聲樂參加宴會。當時傳説皇帝要舉行音樂比賽，依勝負進行賞賜和貶黜。河内太守用車拉來數百名優伎，身披錦綉，有的扮作犀牛大象，宏偉詭異光彩華麗。元

《于蔿于》。《于蔿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内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

德秀衹有數十名樂工，聯袂唱《于蔿于》。《于蔿于》，是元德秀所作的歌曲。玄宗聽後，感嘆説："這是賢人的言論啊！"對宰相説："河内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嗎？"於是罷免太守，元德秀更加出名了。

所得奉禄，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娱。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是時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茂之、李崿、崿族子丹叔、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德秀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况。房琯每見德秀，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

他所得的俸禄，全都用來給孤兒提供衣食。任職期滿，箱中衹剩下一匹細絹，駕着柴車離去。他喜歡陸渾的好山水，就定居下來。不建圍墻，没有門栓鑰匙，家中没有僕妾。趕上鬧饑荒的年份，一天也許不做飯。嗜愛飲酒，醉心彈琴而陶然自樂。人們用酒和菜肴與他來往，他不問賢鄙全都一醉方休。當時程休、邢宇、邢宇的弟弟邢宙、張茂之、李崿、李崿的族子李丹叔、李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都號稱元門弟子。元德秀擅長寫文章，作《蹇士賦》來自喻。房琯每次見到元德秀，就嘆息説："看到紫芝的眉宇，就使人的名利之心全都打消了。"蘇源明常常對人説："我不幸生在衰敗的世俗中，所不覺爲耻的，就是認識了元紫芝。"

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潭時爲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綉，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飡。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

天寶十三載去世，家中衹有枕頭鞋子簞瓢之類的東西而已。喬潭當時任陸渾縣尉，爲他辦理葬事。族弟元結哭得極爲悲痛，有人説："您哭得過於悲哀了，符合禮儀嗎？"元結説："你衹知道我在禮儀上的過分，而不知我在感情上的至誠。大夫體弱多病，没有向往的事物，老了不能健在，死後没有餘物，人之常情所沉溺、喜愛、可惡的東西，大夫都没有。活了六十歲未曾接近女色、未曾看過錦綉，未曾追求滿足、隨便講話、失去端莊的表情，未曾有十畝之地、十尺之房、十歲之僮，未曾有完好的布衣穿，未曾五味具備而後進餐。我哀傷他，是要用來告誡那些荒淫貪婪、奢靡揮霍之徒而已。"

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

李華的哥哥侍奉元德秀，而與蕭穎士、劉迅是好朋友。當元德秀去世後，李華給他定謚號爲文行先生。天下崇敬他的品行，不稱名字，稱他元魯山。李華於是作《三賢論》。有人問三人的長處，李華説："元德秀的志向適合用道來作天下的法則，劉迅適合用《六經》來協調人心，蕭穎士適合用中古時的作風來改變今世。元德秀想

吸折節而獲重禄，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原，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煉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爲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春秋》、《詩》爲《古五説》，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尤罪子長不編年而爲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録。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奬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世謂篤論。

使愚人和智者德行一致，劉迅爲每一種不合正道的事物而感慨，蕭穎士衹要稍微屈就一下便能得到重禄，却不肯因此而换掉一刻的安易，這在孔子的門徒中，都是通達的人啦！如果讓元德秀身居太子保傅的官位，瞻仰他的形貌，纔可以見到他的仁義。使劉迅身穿公卿的官服，居於賓友之間，謀劃治亂的根源，參以天地的精氣，纔可以見到他的奇妙。蕭穎士如百煉之鋼，不可彎屈，使他處在廢興去就、一生一死之間，而後纔可見他的節操。元德秀認爲王者通過作樂來崇尚德行，是天人的極致，而樂辭不相稱，就是没有音樂，於是作《破陣樂辭》來比擬商、周。劉迅世代做史官，記述《禮》、《易》、《書》、《春秋》、《詩》爲《古五説》，貫通源流，詳叙古今的變化。蕭穎士尤其怪罪司馬子長不編年而作列傳，後世因襲他，不能作爲法則。從《春秋》三家傳疏以後，不能教導人民的就不收録。但是他們各有缺點，元德秀的缺點是嗜酒，劉迅的缺點是喜歡玩物，蕭穎士的缺點是貶惡太急、奬能太重。如果選取他們的節操，都可以爲人師表。”世人認爲他的評論非常精確。

休字士美，廣平人。宇字紹宗，宙字次宗，河間人。茂之字季豐，南陽人。㟧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惟岳字謨道，趙人。潭字源，梁人。垂字翼明，清河人。拯字齊物，隋觀王雄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㟧擢制科，遷南華令。大水，它縣飢，人至相屬，㟧爲具餐𩜁，及去，糗糧送之，吏爲立碑。安禄山亂，㟧客清河，爲乞師平原太守顔真卿，一郡獲全。歷廬州刺史。拯與㟧名最著。潭、識以文傳後。

程休字叫士美，是廣平人。邢宇字叫紹宗，邢宙字叫次宗，是河間人。張茂之字叫季豐，是南陽人。李㟧字叫伯高，李丹叔字叫南誠，李惟岳字叫謨道，是趙人。喬潭字叫源，是梁人。房垂字叫翼明，是清河人。楊拯字叫齊物，是隋朝觀王楊雄的後代，考中進士，官職終於右驍衛騎曹參軍。李㟧考中制科，遷任南華令。發大水時，其他縣境鬧饑荒，人們都來到南華投靠他，李㟧給他們提供稠粥，當災民離去時，還送給他們乾糧，官吏爲他立碑頌德。安禄山叛亂時，李㟧客居清河，爲他們向平原太守顔真卿請求援兵，使全郡得以保全。歷任廬州刺史。楊拯和李㟧的名氣最顯。喬潭、柳識以文章傳於後世。

## 權皋

權皋，字士繇，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晋安丘公翼十二世孫。父倕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友，終羽林軍參軍。

權皋，字士繇，是秦州略陽縣人，遷居潤州丹徒，是晋朝安丘公權翼十二世孫。父親權倕與席豫、蘇源明因爲藝文而來往密切，官職終於羽林軍參軍。

皋擢進士第，爲臨清尉，安禄山藉其名，表爲薊尉，署幕府。皋度禄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謩。謩妻，皋妹也。密約以疾召之，謩來，皋陽喑，直視謩而瞑。謩爲盡哀，自含斂之。皋逸去，人無知者。吏以詔書還皋母，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禄山不之虞，歸其母。皋潛候於淇門，奉侍晝夜南奔，客臨淮，爲驛亭保以詗北方。既度江而禄山反，天下聞其名，争取以爲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采訪判官。

權皋考中進士科，擔任臨清縣尉，安禄山想藉用他的名氣，上表推薦他任薊縣尉，在幕府中做事。權皋推測安禄山將要反叛，因爲安禄山猜忌暴虐不能規勸，很想離開，又擔心連累父母。天寶十四年，派他到京城進獻戰俘，回來時路過福昌縣見到縣尉仲謩。仲謩的妻子，是權皋之妹。秘密約定以患病爲名召他前來，仲謩來到後，權皋假裝暗啞，直視仲謩假裝死去。仲謩爲他極盡悲哀，親自收殮他，權皋逃走了，没有人知道。官吏持詔書回報權皋的母親，母親以爲他真的死了，悲痛大哭感動了路上的行人，因此安禄山不加戒備，送走他的母親。權皋暗中在淇門等候，侍奉着母親晝夜向南奔逃，旅居臨淮時，做了驛亭保刺探北方情况。渡過長江後而安禄山反叛，天下聽説權皋的名聲，都争着要他做下屬。高適上表推薦他試大理評事、淮南采訪判官。

永王舉兵，脅士大夫，皋詭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痹疾，客洪州，南北梗否，逾年詔命不至。有中人過州，頗求取無厭，南昌令王遘欲按之，謀於皋。皋良久不答，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掩面去。遘悟，厚謝。浙西節度使顔真卿表爲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邪?"李季卿爲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不就。

永王起兵反叛，脅迫士大夫，權皋假報姓名得以獲免。玄宗在蜀中聽説他的情况，拜授監察御史，適逢母親去世，他又患了風痹病，旅居洪州，南北交通阻斷，過了一年而詔命未到。有個宦官路過洪州，很有些貪求無厭，南昌縣令王遘想查辦他，和權皋商議。權皋很久没有回答，哭着説："現在從哪裏能得到天子的使者，却急着想整治他!"説罷掩面而去。王遘省悟，重謝了他。浙西節度使顔真卿上表推薦他任行軍司馬，召入拜授起居舍人，他堅持辭謝不肯接受。他曾説："我潔身處於亂世之中，來保全我的志操，難道是想拿着名聲换取名位嗎?"李季卿任江淮黜陟使，列舉他高尚的品行上奏給朝廷，用著作郎的官職召他進京，他没有到任。

自中原亂，士人率度江，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皋節，與友善。洄、定常評皋可爲宰輔、師保；華亦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年四十六，洄等制服行哭，詔贈秘書少監。元和中，謚爲貞孝。子德輿至宰相，别傳。

自從中原動亂，士人都渡過長江，李華、柳識、韓洄、王定都敬仰權皋的節操，和他來往密切。韓洄、王定常常評論權皋可以擔任宰相、師保；李華也認爲區分天下善惡，祇有權皋一人而已。他去世時，享年四十六歲，韓洄等人爲他服喪哭泣，下詔追贈秘書少監。元和年間，被謚爲貞孝。兒子權德輿做到宰相，另外有傳。

## 甄濟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爲幽、涼二州都督，家衛州，宗屬以伉俠相矜。濟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采訪使苗晋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

甄濟，字孟成，是定州無極縣人。叔父任幽、涼二州都督，家住衛州，宗族中都以剛直仗義而驕傲。甄濟幼年喪父，衹喜歡學習，以文雅著稱。住在青巖山十餘年，遠近都佩服他的仁義，不敢在山的周圍捕魚打獵。采訪使苗晋卿上表推薦他，諸府五次徵用，朝廷的詔書來了十次，他堅持隱居不出。

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禄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禄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禄山下拜鈞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禄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歐血狀，陽不支，舁歸舊廬。禄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歔欷嗟嘆，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强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污賊官羅拜，以愧其心。授秘書郎，或言太薄，更拜太子舍人。

天寶十載以左拾遺的官職召他入朝，他還未到任而安禄山已經入朝，向玄宗求要甄濟，授任范陽掌書記。安禄山到達衛州，派太守鄭遵意到山中去致意拜見，甄濟不得已而出山，安禄山向他下拜兩人行平等之禮。他在幕府中，言論正直。時間久了，察覺安禄山有反叛的意圖，知道不能規勸他。甄濟一向和衛縣令齊玘關係密切，於是就拜見他請求歸山，并把實情相告。暗中準備羊血放在身邊，到了夜裏，做出吐血的樣子，假裝不能支持，被抬回舊日的草房中。安禄山反叛時，授蔡希德生殺大權以綾裹刀前去召他，并説："假使不肯出山，就砍下他的頭來見我。"甄濟神色不變，用左手寫道："不能動身。"使者持刀向前，甄濟伸着脖子等他下手，蔡希德流淚感嘆不已，停下刀，以甄濟確實有病回報。後來安慶緒又派人强行把他用轎子抬到東都安國觀。適逢廣平王平定東都，甄濟到軍門進見而流淚不止，廣平王被他感動。肅宗詔令他住在三司官衙中，讓那些做了賊僞官的人圍着他下拜，以使他們内心感到羞愧。授任秘書郎，有人説官位太低，改拜太子舍人。

來瑱辟爲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堧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瑱死，屏居七年。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

來瑱召他任陝西襄陽參謀，拜授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有塊九十畝大的空地，甄濟在左邊建起别墅。來瑱死後，他隱居了七年。大曆初年，江西節度使魏少游上表推薦他任著作郎，兼侍御史，去世。

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憲臺。而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友有

甄濟所生兒子，根據他所任官職叫做禮闈、憲臺。而禮闈早死，憲臺改名叫逢，幼年喪父，長大以後，在宜城鄉間耕地，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和讀書，不去進見州縣官員。趕上饑荒，就節約費用來幫助親屬和鄰里；趕上豐收年節，就拿出

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皋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污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爲，蓋悖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愈答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餘糧來救濟鄉親中貧困的人。朋友有危急之事，就拿出家財來接濟，因義氣而聞名。甄逢常因父親的名字不能載入國史，想到京城去陳述。元和年間，袁滋上表説甄濟的節操品行和權皋相同，應載入國史。有詔追贈甄濟秘書少監。而甄逢和元稹關係好，元稹寫信給史館修撰韓愈説："甄濟背棄并離開安祿山，當安祿山反叛時，他還是安祿山的下屬，安祿山又派人逼迫他，他堅持不起身任職，終於没有玷污他的名節。辨别人生追求在平常之時，堅守正直的節操要在利和仁互相衝突的時代，而依然選擇懦弱之人所不會采取的行爲。這是因爲違背别人的意願雖然困難，而逃避自己災難的念頭更深。至於天下大亂時，盡忠而死的不一定顯揚，隨同叛亂的不一定被誅殺，而一心眷念本朝，甘心冒白刃而死，就很難得了呀！像甄生那樣，官帽官服不加其身，朝廷祿食不進其口，衹是一個普通的男子而已。當安祿山叛亂時，就伸着脖子準備受刀，甘願犧牲而不迴避，不因不一定顯揚而廢棄忠誠，不因不一定被殺而隨同作亂。在古代和如今，大概是百裏挑一的了。"韓愈答覆説："甄逢能立身處世，幸虧有州郡大臣，來顯揚他先人的事迹，讓天下人都知曉，直通到天子那裏，給他父親追贈四品官爵，顯赫驚人，甄逢和他的父親都應該載入史册了。"父子因此都名聲顯揚。

## 陽城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爲官族。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户，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

陽城，字亢宗，是定州北平縣人，遷居陝州夏縣，世代是官宦之族。天資好學，貧窮不能得到書籍，請求做集賢院小吏，偷偷地拿院中藏書來讀，晝夜不出門，六年後，無所不通。考中進士科後，就到中條山隱居，和弟弟陽堦、陽域常常輪换穿衣出門。長大以後，不肯娶妻，對弟弟説："我和你們孤苦無依而互相撫養，娶妻後中間就有了外姓人，雖然在一起相處却疏遠了，我不忍心。"弟弟被他的仁義打動，也不娶妻，直到終身。

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迹接于道。間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决之。有盗其樹

陽城謙恭樸素，對待長幼一視同仁。遠近仰慕他的品行，前來求學之人道路上不斷。閭里出現爭執訴訟，不到官府而到陽城那裏去裁决。有

者，城遇之，慮其耻，退自匿。嘗絶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痴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飢，屏迹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核數杯，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俶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爲學乎?"俶泣謝，即教以書，俶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顓其習。學如初，慚，縊而死。城驚且哭，厚自咎，爲服緦麻瘞之。

人偷盜他家的樹木，正被陽城撞到，他擔心那人會羞愧不安，就自己藏起來。曾經斷糧，派家奴去求米，家奴用米換酒，醉倒在路上。陽城覺得奇怪，就和弟弟去接家奴，家奴還未醒來，就背着他回去了。家奴醒來，痛心地責備自己，陽城説："天寒而飲酒，有什麽可責備的呢?"寡妹依附陽城而住，她的兒子四十多歲了，痴痴呆呆不知人事，陽城常背着他出入。起初，妹妹的丈夫旅游遠方而死，陽城和弟弟行程千里，背負他的棺柩回來埋葬。災年鬧饑荒，斂迹不出鄰里，磨碎榆皮煮粥，講論不止。有個家奴都兒被他的德行感化，也以方正耿直來約束自己。有人看他餓得可憐，給他食物，他不接受。後來送給他幾杯糠屑，這纔接受。山東節度府聽説陽城的義行，派使者送給他五百匹縑，告誡使者不能把縑帶回來。陽城堅决謝絶，使者丢下縑離去，陽城把縑放一旁從未打開過。適逢同鄉鄭俶想埋葬父母，向人借貸没有借到，陽城知道他的情况，就把縑全部送給了他。鄭俶葬完父母後，回來對他説："得蒙君子的施捨，願做奴僕來報答您的恩德。"陽城説："您錯了，能同我一塊學習嗎?"鄭俶哭着致謝，陽城就教他讀書，鄭俶學習不行，陽城就遷到遠山中，以使他能專心學習。依然如故，鄭俶很慚愧，自縊而死。陽城驚訝痛苦，深深自責，爲他穿緦麻喪服并埋葬了他。

陝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并賜緋魚。泌使參軍事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稱"多病老憊，不堪奔奉，惟哀憐"。泌不敢强。及爲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賫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

陝虢觀察使李泌幾次送來禮物，陽城接受了。李泌想召他到官府任職，陽城不出來任職，於是推薦給朝廷，詔令以著作佐郎的官職召他，并賜給緋衣和魚袋。李泌派參軍事韓傑拿着詔書來到他家，陽城封還詔書，自稱"身體多病年老疲憊，不能奔走奉命，希望皇上憐憫"。李泌不敢强求。等他做了宰相，又向德宗説起陽城，於是召入拜授右諫議大夫，派長安尉楊寧帶着束帛趕到他家。陽城穿着布衣到宫闕之下推辭，德宗派宦官拿來緋衣給他穿上，召見了他，賜帛五十匹。

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

當初，陽城没有出來任職，士大夫都想一睹他的風采。起自民間以後，身居諫諍之官，士大夫以爲他將會拼死盡職，天下更加敬畏他。等他

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寖聞得失且孰，猶未肯言。韓愈作《争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强飲客，客辭，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關言。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争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羸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

接受了任命，其他諫官紛紛論事瑣碎不休，德宗感到厭煩苦惱，而陽城雖瞭解真相深思熟慮，仍不肯進言。韓愈作《争臣論》諷刺責備他，陽城不屑一顧。正和兩個弟弟接待賓客，日夜豪飲。有個客人想規勸他停止，陽城猜知他的意思，强迫客人飲酒，客人推辭，就自己斟滿，客人不得已，和他互相敬酒，有時客人醉倒在席上，有時陽城先醉倒在客人懷中，不能聽客人説話，就不能得到勸阻的話了。常常用木枕布被去典押换錢，人們敬重他的賢德，争着出錢去買。常常告訴兩個弟弟説："我的俸禄收入，你可以計算每月吃多少米，柴菜鹽用多少錢，先把這些置辦了，剩下的錢送到酒家去，不要剩留。"衣服器用没有多餘，有的客人稱許他的東西很好很可愛，他就很高興，拿着贈給客人。有個叫陳萇的人，每當陽城領到俸禄，就稱贊錢好看，每月都有所收獲。陽城在官位八年，人們不能窺知他的内心。

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等到裴延齡誣告并放逐陸贄、張滂、李充等人時，德宗非常生氣，没有人敢進諫，陽城聽説後，説："我是諫官，不能讓天子殺害無罪的大臣。"於是約拾遺王仲舒守在延英閣上疏極力陳論裴延齡的罪過，慷慨激昂引用義理，爲陸贄等人申辯，連日不停。聽到的人感到恐懼，陽城却更加堅決。德宗大怒，召見宰相要治陽城的罪。順宗當時正做皇太子，替他開脱營救，很久纔得以免罪，敕令宰相告諭放逐。然而德宗意猶未盡，想任命裴延齡爲宰相。陽城公開説道："裴延齡任宰相，我就把任命詔書撕毁，到朝廷上大哭。"德宗没有任裴延齡做宰相，是陽城出力阻止的結果。因此降授國子司業。召來衆學生告訴他們説："凡是來學習的人，就是要學習忠和孝。你們之中有没有很久没有探望父母的?"第二天來見陽城要求回家侍養父母的有二十人，三年不回家侍奉父母的就趕走。挑選孝順品行出衆的人升入堂上，嗜酒無度不能遵守教義的人都加以斥退。親自講授經籍，學生們都嚴謹遵守法度。

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

薛約，狂放而直率，因議論政事而獲罪，貶謫到連州。捕吏追捕他，在陽城家裏將他抓到。

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詔出陽公道州，僕聞悒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悃乞留，輒用撫手喜甚。昔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甚厚，將亦陽公漸漬導訓所致乎！噫！公有博厚恢大之德，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托門下，飛文陳愚。論者以爲陽公過於納污，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

陽城讓捕吏坐在門口，請薛約吃完飯，送行到京城外與他告别。德宗憎惡陽城袒護有罪的人，派他出任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到宫外叩頭，請求留下陽城。柳宗元聽説後，給何蕃等人寫信説："詔令陽公出任道州，我聽説後很是難過。有幸生在可以直言不諱的時代，不能論列大體，使皇帝知道後下命令給執政之人，收回外任陽公到南方的成命。現在諸生愛慕陽公的德行，誠懇地乞求留下他，則令人拍手稱快。過去李膺、嵇康之世，太學生徒然仰望宫闕一再申訴，我就説至今千百年來不能再見這種情况，不料如今却又出現了，誠然諸生所賜予我的確實很豐厚，大概也是陽公平日教導的結果吧！唉！公有博大寬弘的德行，包容善僞，來者不拒。有些狂妄愚笨的小生，依附在他的門下，擅自輕率地寫奏章來陳述愚見。議論的人認爲陽公過於接污納垢，没有爲師之道。孔仲尼門下有人狂妄褊急，遭到南郭進言譏刺；曾參門徒七十二人，招致樵采之人的禍亂；孟軻客居齊國，隨從之人偷鞋。那些聖賢仍不免失誤，這樣看來陽公又怎麽能拒絶别人呢？俞跗、扁鵲的大門，不拒絶病夫；繩墨的旁邊，不拒絶彎曲的木材；儒師的講席上，不拒絶小人在座。况且陽公在朝中，四方傳聞，有貪圖利禄邪惡輕薄的人毁壞他的志向，雖然没有三公之位，而人們確實愛戴他。讓他去教化一個州，其中的功效怎麽可用遠近來衡量呢！諸生的話，不僅僅是爲了自己，對國家也是很適宜的。"何蕃等人守在宫門等了幾天，被官吏阻止不能上書。陽城出發後，大家都痛哭落淚，樹碑記載他的德行。

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鬵，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拾

到了道州，治理百姓就像治家一樣，該罰的就罰，該賞的就賞，不把官署簿册放在心上。每月俸禄衹取到够用爲止，其餘的上繳官府。每天做米二斛，一大鍋魚，在路上放置瓦盆和木瓢，讓人們一起食用。州裏侏儒很多，每年向朝廷進貢，陽城憐憫他們與家人生離死别，就没有進貢，德宗命令他去尋求侏儒，陽城上奏説："州裏的百姓都很短小，如果要進貢，不知該進什麽人。"從此罷免進貢侏儒。州裏人感激他，用

不法事告城，欲自脱，城輒榜殺之。賦税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

"陽"給兒子起名字。前任刺史因罪入獄，有的胥吏受刺史寵信，將刺史違法的事報告給陽城，想爲自己解脱，陽城就把他鞭笞而死。賦税没有按時上繳，觀察使屢次責備他。當州裏上報政績考核等級時，陽城自己寫道："撫養愛護而心神勞損，催徵賦税而政績拙劣，考核爲下下等。"觀察府派判官來督促賦税，到了州裏，奇怪不見陽城出來迎接，就問州吏，州吏説："刺史認爲自己有罪，把自己關到獄中了。"判官很吃驚，疾馳而入，進見陽城説："使君有什麽罪？我是奉命來問候你是否平安而已。"逗留了幾天，陽城不敢回家，僕人關上門，他睡在客館外以等待命令。判官衹好趕緊告辭而去。府裏又派官員來審查舉發他，那個官員仗義不想去，於是用車載着妻子中途逃走了。順宗即位，召回陽城，而陽城已經去世了，享年七十歲，追贈左散騎常侍，賜給他家錢二十萬，派官員護送喪柩回鄉安葬。

## 何蕃

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衆共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士無受汚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喪。僨，魯人。魯卿，第進士，有名。

何蕃，是和州人。侍奉父母很孝順。在太學學習，每年回家一次，父母不許他回來。隔二年回家一次，父母又不同意。總共學習了五年，慨然因父母將老了，内心不安，辭别諸生要離去，於是大家一起把何蕃關到空屋裏，一塊兒撰寫何蕃的義行，禀告陽城請求留下他。適值陽城被罷官，他也就留下不走了。起初，朱泚反叛，諸學生想隨從作亂，何蕃正色叱責不聽從他們，所以六館的學士無人接受僞官。何蕃在太學二十年，有死去後無法歸葬的，他都要親自給他們治喪。季僨，是魯人。王魯卿，考中進士，很有名氣。

##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輿，有風幹。當大中時，盧弘正管鹽鐵，表爲安邑兩池榷鹽使。先是，法疏闊，吏輕觸禁，輿爲立約數十條，莫不以爲宜。以勞再遷户部郎中。

圖，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獎待，俄而凝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己，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

司空圖，字表聖，是河中虞鄉縣人。父親名輿，品格和才幹俱佳。在大中年間，盧弘正主管鹽鐵，上表推薦他任安邑兩池榷鹽使。在此之前，法規疏闊，胥吏隨意犯禁，司空輿爲此立約數十條，没有人認爲不適宜。因功績又升遷任户部郎中。

司空圖，咸通末年考中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别賞識并看重他，不久王凝因犯法貶到商州，司空圖感激他的知己之恩，跟隨他一同前往。王

使，乃辟置幕府。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禄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游。攜還朝，過陝虢，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爲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

凝被起用拜授宣歙觀察使，於是召他進入幕府。後召入朝任殿中侍御史，他不忍離開王凝府，受到御史彈劾，降爲光禄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前任宰相的身份住在洛陽，贊許司空圖的節操，常和他交往。盧攜回朝，經過陝虢，向觀察使盧渥囑咐説："司空御史，是位高士。"盧渥立即上表將他任爲自己的僚佐。正逢盧攜重又執政，召入朝拜授禮部員外郎，不久遷任郎中。

黄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虚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鷄，不獲從，又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再以户部侍郎召，身謝闕下，數日即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

黄巢攻陷長安，司空圖想要出奔，却不能前進。司空圖的弟弟有個奴僕叫段章，落入賊中，拉着司空圖的手説："我的主人張將軍喜歡禮接賢士，可以去見他，不用白白死在溝中。"司空圖不肯去，段章落淚而泣。於是奔逃到咸陽，輾轉到達河中。僖宗停駐鳳翔時，就在駐蹕之處拜授他主持制誥，遷任中書舍人。後來僖宗又逃到寶鷄，他没有能隨行，又回到河中。龍紀初年，又拜授舊官，因病解職。景福年間，拜授諫議大夫，不去就職。後來又以户部侍郎召入，他親自到宫闕之下謝恩，數日後就引退而去。昭宗在華州時，召入朝拜授兵部侍郎，以脚病爲由堅持乞求告退。適逢遷都洛陽，柳璨迎合賊臣的意圖，想誅殺天下有才能和名望的人，以加速消滅王室，詔令司空圖入朝，司空圖假裝失手拿不住笏板，做出鄙陋老邁的形態。柳璨知道他無意於世事，就聽任他回去了。

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閭里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爲

司空圖本來居住在中條山王官谷，擁有先人的田地，於是就隱居不出。建造亭觀白屋，裏面畫的都是唐朝興起以來的有節之士和文人，給亭子起名叫休休，作文來表示志向説："休，就是美，辭官休養就具有了美。度量才能不足，是第一條應辭官休養的理由；揣測命運不佳，是第二條應辭官休養的理由；年老而昏聵，是第三條應辭官休養的理由；還有我少年時懶惰，長大後輕率，老年時迂腐，這三條都對當世的需用没有幫助，又是一條應辭官休養的理由。"於是自稱爲耐辱居士。他的言論奇詭偏激不合常規，用來避免當時的災禍。預先建造墳墓棺材，遇上節日，帶領客人坐在墓穴中賦詩，酌酒徘徊。有的客人詰難他，司空圖説："君爲什麽不能想開一

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盗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

些呢？生和死是一致的，吾寧願暫且在此中一游啊！”每到年節，人們祈禱并鼓樂而舞，司空圖和閭里的老人一起歡樂。王重榮父子極敬重他，幾次贈送禮物，他都没有接受。曾給他們作碑文，他們贈絹數千，司空圖放在虞鄉市中，讓人們隨意去拿，一日就完了。當時寇盗所過的地方凶殘横暴，惟獨不進王官谷，士人投到這裏來避難。

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朱全忠篡位後，召他任禮部尚書，他没有起任。哀帝被殺，司空圖聞訊後，絶食而死，享年七十二歲。司空圖没有兒子，過繼外甥爲後，曾被御史彈劾，昭宗没有責怪他。

贊曰：節誼爲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觀皋、濟不污賊，據忠自完，而亂臣爲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朝復支。不有君子，果能國乎？德秀以德，城以鯁峭，圖知命，其志凛凛與秋霜争嚴，真丈夫哉！

贊曰：節義是天下最基本的行爲準則，士人不能不勉力。看到權皋、甄濟不被賊人玷污，據守忠誠而保全自己的節操，而使亂臣的陰謀受阻。天下的士人知道名分所在，所以傾倒的朝廷還能支撑下去。没有君子，果真能有國家嗎？元德秀以德行，陽城以剛直，司空圖知天命，他們的志操凛凛可以與秋霜争嚴，真是大丈夫啊！

#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 列傳第一百二十

### 孝友列傳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皆得書于史官。

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瞿曇，鄭縣辛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迪、柳仁忠、能君德、劉崇、甘元爽、韓子尚、韓思約，下邽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吕昂，鶉觚張元亮，靈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遺倩，貝州馬衡，滄州鄭士才，清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瀛州朱寶積，樂陵蘇伏念，邯鄲章徵，鷄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達多、張丘感、張藝朗暨孫師才、張義節，沙河趙君惠，南樂谷感德，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歷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湯陰后斥奴，鼓城彭思義、陳屺、田堤岳，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縣衛玄表，南岳張利見，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降、楊王操、邵玄同、張衡、曹存勳、李文褒、董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董敬直，河東張金城、吕神通、吕雲、吕志挺、吕元

唐朝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聞名於朝廷的，大多是民間種田之人，他們都被史官記入史册中。

萬年人王世貴，長安人嚴待封，涇陽人田伯明，華原人韓難陀，華州人王瞿曇，鄭縣人辛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迪、柳仁忠、能君德、劉崇、甘元爽、韓子尚、韓思約，下邽人張萬徹，朝邑人申屠思恭、吕昂，鶉觚人張元亮，靈臺人孫智和，新平人馮猛將，宜川人司馬芬，洛交人周崇俊，洛川人何善宜，博陵人崔定仁，冀州人燕遺倩，貝州人馬衡，滄州人鄭士才，清池人孫楚信、劉賢，渤海人邊鳳舉，瀛州人朱寶積，樂陵人蘇伏念，邯鄲人章徵，鷄澤人馮仁海、郭守素，文安人董相，武邑人王達多、張丘感、張藝朗及他的孫子張師才、張義節，沙河人趙君惠，南樂人谷感德，魏縣人毛仁，武城人茹智達，歷亭人王師威、李肆仁，臨河人李文綱，湯陰人后斥奴，鼓城人彭思義、陳屺、田堤岳，太原人盧遺仁、王知道，蒲州人賈孝才，解縣人衛玄表，南岳人張利見，安邑人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降、楊王操、邵玄同、張衡、曹存勳、李文褒、董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人董敬直，河東人張金城、吕神通、吕雲、吕志挺、吕元光、趙舉、張祐、姚熾、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人郭文政，伊闕人任仲濟、源榮璧，汴州人張士巖，陳留人家師諒、董允恭，尉氏人楊思貞，中牟人潘良瑗及他的兒子潘季通，陽武人時惠珣，封丘人楊嵩珪，許田

光、趙舉、張祐、姚㡬、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政，伊闕任仲濟、源榮璧，汴州張士巖，陳留家師諒、董允恭，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瑗暨子季通，陽武時惠珣，封丘楊嵩珪，許田李頤道，胙城蔡洪、石善雄暨孫彦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恒，彭城尹務榮，荆州劉寶，長壽史搏，益州焦懷肅、郭景華，郪縣曹少微，涪城趙煙，資陽趙光寓、黄昇，梓潼馬冬王、秦舉、王興嗣，依政樊瀇，巴西韋士宗、文博榮暨子詮，南鄭李貞古，巢縣張進昭，萬載廖洪，南陵蘇仲方，鄱陽張讚，樂平謝惟勤、沈普、姜崌，上饒鮑嘉福、虞鎔真，句容張常洧，弋陽張球、李營暨子凝孫楚，貴溪黄舟，建昌熊士贍，臨江袁鳴，贛縣謝俊，餘杭何公弁、章成緬、方宗，建德何起門，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李渭、許伯會、戴恭、俞僅，信安徐知新、徐惠諲，東陽應先、唐君祐，睦州許利川，建陽劉常，邵武黄亘、張巨鎰、吴海，泉山黄嘉猷，永泰王奭，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郛，澧陽張仁興，櫟陽董思寵，湖城閻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閻酇，正平周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德方、馬玄操、李君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吕元簡，經城宋洸之，單父劉九江，無棣徐文亮，樂陵吴正表，河間劉宣、董永，安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見涉、張奇異，鄭縣王元緒、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桐廬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李植，繁昌王丕，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

人李頤道，胙城人蔡洪、石善雄及他的孫子石彦威，朗山人胡君才，徐州人皇甫恒，彭城人尹務榮，荆州人劉寶，長壽人史搏，益州人焦懷肅、郭景華，郪縣人曹少微，涪城人趙煙，資陽人趙光寓、黄昇，梓潼人馬冬王、秦舉、王興嗣，依政人樊瀇，巴西人韋士宗、文博榮及他的兒子文詮，南鄭人李貞古，巢縣人張進昭，萬載人廖洪，南陵人蘇仲方，鄱陽人張讚，樂平人謝惟勤、沈普、姜崌，上饒人鮑嘉福、虞鎔真，句容人張常洧，弋陽人張球、李營及他的兒子李凝和孫子李楚，貴溪人黄舟，建昌人熊士贍，臨江人袁鳴，贛縣人謝俊，餘杭人何公弁、章成緬、方宗，建德人何起門，桐廬人祝希進，諸暨人張萬和，蕭山人李渭、許伯會、戴恭、俞僅，信安人徐知新、徐惠諲，東陽人應先、唐君祐，睦州人許利川，建陽人劉常，邵武人黄亘、張巨鎰、吴海，泉山人黄嘉猷，永泰人王奭，都是侍奉父母或守喪時孝行表現得極爲突出的人。萬年人宋興貴，奉先人張郛，澧陽人張仁興，櫟陽人董思寵，湖城人閻旻，高平人雍仙高，湖城人閻酇，正平人周思藝、張子英，曲沃人張君密、秦德方、馬玄操、李君則，太平人趙德儼，隴西人陳嗣，北海人吕元簡，經城人宋洸之，單父人劉九江，無棣人徐文亮，樂陵人吴正表，河間人劉宣、董永，安邑人任君義、衛開，龍門人梁神義、賀見涉、張奇異，鄭縣人王元緒、寇元童，舒城人徐行周，睦州人方良琨，桐廬人戴元益，高安人宋練，涇縣人萬晏，弋陽人李植，繁昌人王丕，都是幾代同居的人家。天子都旌表門閭，賞賜粟帛，州縣官府贈物慰問，免除賦税；有人以此被授以官職。

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者。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言，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榮禄，鄭縣吴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光玭，解縣南鍜，河東李忠孝、韓放，鄜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河東將陳涉，襄陽馮子，城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骨英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皓，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恪，歙縣黄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亨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爲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絶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後，方鎮凌法，夸地千里，事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小説者，名字不參見它書，不可録。若李知本、張志寬之屬，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絶。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没，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髋廬于墓。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

唐朝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説人肉可以治羸疾，從此民間因父母患病，很多人割大腿肉給父母吃。又有京兆人張阿九、趙言，奉天人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榮禄，鄭縣人吴孝友，華陰人尹義華，潞州人張光玭，解縣人南鍜，河東人李忠孝、韓放，鄜陵人任客奴，絳縣人張子英，平原人楊仙朝，樂工段日昇，河東將陳涉，襄陽人馮子，城固人雍孫八，虞鄉人張抱玉、骨英秀，榆次人馮秀誠，封丘人楊嵩珪、劉皓，清池人朱庭玉、弟弟朱庭金，繁昌人朱恪，歙縣人黄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人劉士約，有的賜給布帛，有的旌表門閭，都名列國史。韓愈的評論講得好，他説："父母有病，進用藥物，這就是孝道，没聽説過要毁壞身體纔是孝順的。如果這樣做不傷義理的話，那麽聖賢早就在衆人之前就去做了。這些人不幸因此而死，那麽毁傷身體滅絶後嗣的罪名就成立了，怎麽能旌表他們的門閭來表彰他們的異行呢?"雖然如此，僻陋曲折的小巷中的淺陋之人，没有通曉學術禮義的資質，能够不顧自身來照顧父母，出於赤誠之心，也是值得稱道的。所以列舉了其中的十之七八。廣明年間以後，方鎮侵犯國法，跨地千里，有事不上報朝廷，那些篤行孝悌的人，得不到朝廷的旌表。有些人被載於小説中，但名字在其他書中找不到的，也不能收録。像李知本、張志寬等人，對上孝敬對下和順，有禮讓君子的風範，因此輯録并按順序編排。張士巖的父親患病，需要用鯉魚做藥引，冬天河水結冰，有水獺銜着魚兒來到他面前，得以奉獻父親，父親的病於是治好了。母親患惡瘡，張士巖爲她吸膿血。父親去世，在墓旁建茅屋守喪，有虎狼來依附他。焦懷肅的母親患病，他經常嘗母親吐出來的穢物，如果發現異味，就哭得死去活來。母親去世，五天内水漿不入口，背土築墳，建茅屋守喪，每日一餐，瘦弱得用手扶喪杖纔能起來。繼母去世，也是如此。張進昭的母親患毒瘡，爛掉左手而死。當埋葬後，張進昭割斷左腕在墓旁建茅屋守喪。張公藝九代同堂，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親

"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縑帛而去。四人名頗著，詳見于篇。

自去慰撫，旌表他的門閭。高宗封泰山，住在他家，問其事迹本末，他寫"忍"字來回答，天子爲之流淚，賞賜縑帛而去。這四個人的名聲很顯著，詳見於本篇中。

## 李知本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爲獲嘉丞。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

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貲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盗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伊闕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孫瑱爲給事中、揚州長史。知隱孫顒有文辭，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位給事中凡四人。

李知本是趙州元氏縣人，北魏洛州刺史李靈的六世孫。父親名孝端，在隋朝任獲嘉縣丞。和族弟李太冲的先世都有功勛和名望，而李太冲的官職和聯姻的門第最高，鄉里人說："李太冲没有哥哥，李孝端没有弟弟。"

李知本廣涉經術，侍奉父母非常孝順，與弟弟李知隱和睦融洽，子孫一百多人，從錢財花費到僮僕的使用從來没有矛盾。大業末年，盜賊路過他所住的里門却没有進入，互相告誡說："不要冒犯義門。"前往投靠的人有五百多家，都賴以幸免。貞觀初年，李知隱擔任伊闕縣丞，李知本擔任夏津縣令。開元年間，孫子李瑱任給事中、揚州長史。李知隱的孫子李顒擅長文辭，官做到太常少卿。從祖兄弟擔任給事中的共有四人。

## 張志寬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毁，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柏。高祖遣使者就吊，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張志寬，是蒲州安邑人。爲父親守喪而使身體瘦損，州中和鄉里都稱贊他。王君廓的軍隊攻略到安邑，没有侵犯他的里巷，倚仗他而保全性命的人有一百多家。後來做了里正，忽然到縣裏説母親有病請急假回家，縣令詢問情由，他回答説："母親一有病，志寬就跟着生病，因此知道母親病了。"縣令認爲他胡説，把他關押到獄中，派人騎馬急馳去查證，果然如他所言，這纔慰撫并放他回去了。母親去世後，他背土築墳，親手種植松柏。高祖派使者前去吊唁，拜授他爲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朝廷旌表他的里門。

## 劉君良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産也，門内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烏雛，令鬥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

劉君良，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同族兄弟之間和睦如同一母所生，家中的一斗粟或一尺帛都没有人占爲私有。隋朝大業末年，鬧饑荒，妻子爲了勸他分居，便把庭院樹上的雛鳥互换了鳥巢，使鳥兒争鬥并且鳴叫不止，家裏的人

相容，况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别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堡，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别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嘆挹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感到奇怪，劉君良的妻子説:“天下動亂，禽鳥都不相容，何况人呢！”劉君良就和兄弟們分開住了。一個多月以後，劉君良暗中得知了她的計謀，於是趕走妻子，説道:“你破壞了我家庭的和睦！”召集兄弟們流淚告訴他們實情，又恢復同居。天下動亂，鄉里人都來投靠他，大家築起土城，因此號稱義成堡。武德年間，深州别駕楊弘業來到他家，見到六個院子共用一個厨房，子弟都很有禮節，不禁嘆服而後離去。貞觀六年，朝廷旌表他的里門。

### 王少玄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胔也。”少玄鑱膚，閲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王少玄是博州聊城人。父親在隋朝末年死在亂兵之中，王少玄是遺腹子。剛剛十歲時，詢問父親在哪裏，母親告訴了他，他馬上痛哭着要去尋找父親的尸體。當時荒野中白骨堆積，有人告訴他説:“將你的血滴到白骨上，血滲進哪副尸骨，哪副尸骨就是你的父親。”王少玄刺破皮膚，找了十天便找到父親的尸骨，於是埋葬。自己受傷很重，過了一年纔康復。貞觀年間，州裏上奏了他的孝行，拜授他任了徐王府參軍。

### 任敬臣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毁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顔回之賢，以爲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遁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絶，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秘書郎。休沐，闔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召爲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閤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爲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任敬臣字希古，是棣州人。五歲時死了母親，哀痛而損傷身體，完全出自天性。七歲時，問父親任英説:“怎樣做纔可以報答母親之恩?”任英説:“揚名使父母顯貴就行了。”於是專心致志地學習。汝南人任處權見到他的文章，吃驚地説:“孔子稱贊顔回的賢德，認爲自己不如他。我雖不是古人，但見到這個小兒，確信自己比不上他。”十六歲時，刺史崔樞想推薦他應試秀才科，他自認爲學業不够廣博，就避開了。又過了三年完成學習，考中孝廉，授任著作局正字。父親去世，他昏倒了好幾次，繼母説:“你悲傷過度不能守完喪期，能説是孝順嗎?”任敬臣便改喝粥食了。守喪期滿，遷任秘書郎。休假時，閉門讀書。秘書監虞世南器重他的人品，年終考核，給他定爲上考，他堅持辭謝不接受。召入任弘文館學士，不久授任越王府西閤祭酒。等到替换時，越王兩次上表請求挽留，進升朝請郎。考中制科，升任許王文學。又擔任弘文館學士，官

職終於太子舍人。

**支叔才**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爲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爲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

支叔才，定州人。隋朝末年鬧饑荒，他夜裏到鄉野中討飯，回來進獻給母親，被賊捉住，想殺掉他，他以實情相告，賊人憐憫他的孝順，爲他鬆了綁。母親身患惡瘡，支叔才爲她吮瘡上藥。母親死後，在墓旁建茅屋守喪，有白鵲栖在屋旁。高宗年間，旌表他家。

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至德年間，有常州人王遇、弟弟王遐一同被賊人捉住，準備釋放一人，兄弟倆互相爭着去死，賊人被他們感動，把他們都放走了。

**程袁師**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群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程袁師，是宋州人。母親病了一百天，他衣不解帶地侍奉，藥沒有親口嘗過就不進獻給母親。代替弟弟戍守洛州，母親去世，他聽到凶信後，一天走了二百里趕回奔喪，因爲背土築墳，傷心痛哭身體消瘦，人們都認不出他來。爲曾祖父以下的先人改葬，歷經二十年纔完成。經常有白狼、黃蛇馴服地待在墳墓旁，每當他哭泣時，都有群鳥鳴叫飛翔。永徽年間，刺史向朝廷上奏他的孝行，詔令官吏敦促他動身進京，來到京城以後，不願做官，朝廷授給他儒林郎的官職，讓他回去了。

**武弘度**

武弘度，士彠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旁。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武弘度是武士彠哥哥的兒子，任相州司兵參軍。永徽年間，父親去世，他從徐州披髮赤脚趕到發喪的地方，背土築墳，早晚號哭不止，每天衹吃一升多米。守喪的茅屋前長出白芝，馴服的狐狸出現在旁邊。高宗下詔表彰贊美他，旌表他的家門。

**宋思禮**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爲聞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爲刻石頌其感。

宋思禮字過庭，因侍奉繼母徐氏孝順而出名，授蕭縣主簿。適逢大旱，井池乾枯，繼母患羸疾，非泉水不能入口，宋思禮擔憂害怕於是祈禱，忽然庭院中涌出泉水，味道甘甜清凉，每天用不盡。縣裏人感到奇異，縣尉柳晃刻石贊頌他孝順感動上天。

**鄭潛曜**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

鄭潛曜，其父名萬鈞，是駙馬都尉、滎陽郡

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頮面。主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晋長公主，歷太僕光禄卿。

公。其母，是代國長公主。開元年間，公主卧病，鄭潛曜侍奉左右，片刻不離，連續三個月没有洗臉。公主病情加重，他刺血寫字祈求諸神用自己來替代公主。他用火燒血書，惟獨"神許"二字没有燒化。第二天公主病愈，他告誡左右不要説出他求神的事。後來娶臨晋長公主爲妻，歷任太僕光禄卿。

## 元讓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内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宫，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元讓，是雍州武功人。考中明經，因母親生病不肯調任，侍奉母親數十年不出家門。母親去世後，在墓旁建茅屋守喪，不洗臉不梳頭，祇吃素菜喝白水。咸亨年間太子監國，下令在他門口樹闕旌表。永淳初年，巡察使上奏説元讓孝悌的行爲非常突出，升任太子右内率府長史。一年以後，返回鄉里，人們打官司，都到元讓那裏請他裁斷。中宗在東宫當太子時，召入拜授司議郎，入朝拜見時，武后看着他説："卿在家中孝順，定能對國忠誠，應當用治理之道輔佐我的兒子。"他不久就去世了。

## 裴敬彝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烏巢冢樾。兄弟八人皆爲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裴氏。

裴敬彝，是絳州聞喜人。曾祖名子通，隋朝開皇年間以太中大夫的身份爲母親守喪，哭瞎了眼睛，有白烏在墓旁樹上築巢。兄弟八人都是有名的孝子，詔令在他家門外建闕旌表，世人稱做義門裴氏。

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父智周，補臨黄令，爲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彝于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羸毁逾禮。乾封初，遷累監察御史。母病，醫許仁則者躄不能乘，敬彝自爲輿往迎。既居喪，詔贈縑帛，官爲作靈輿。終服，以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武后時，爲酷吏所陷，死嶺南。

裴敬彝七歲就能寫文章，性格謹慎聰敏，宗族中人都很器重他，號稱"甘露頂"。父名智周，補任臨黄縣令，被下屬訴訟。裴敬彝十四歲時，到巡察使唐臨那裏伸冤，唐臨覺得他很不凡，命他試作一篇賦，賦寫得很精美。父罪獲免後，上奏將裴敬彝推薦到朝廷去，補任陳王府典籤。有一天忽然哭着對左右的人説："大人有病痛，我就會有同樣的反應，現在我驚悸不安而又痛得厲害，恐怕要有不測之事發生了。"於是請急假，兼程而歸，而父親已經去世，他哀傷瘦損超過常禮。乾封初年，幾次升遷任監察御史。母病，醫生許仁則因跛脚不能騎馬，裴敬彝親自抬轎前去迎接。母親去世後，朝廷下詔贈給縑帛，官府替他製造靈車。守喪結束，以著作郎身份兼修國

史。歷任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武后時被酷吏陷害，死在嶺南。

**梁文貞**

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壙爲門，晨夕汛掃，廬墓左，喑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爲流涕。有甘露降塋木，白兔馴擾，縣令刊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景先表文貞孝絶倫類，詔付史官。

梁文貞，是虢州閿鄉人。年輕時從軍守衛邊塞，等到回家時，父母已經去世。自恨没能侍養父母，就打通墓穴做門，早晚打掃，在墓旁建茅屋守喪，三十年不講話，家人向他詢問，就寫字來回答。適逢官府改修新路，經過梁文貞父母墓前，行人見到他，都爲他落淚。有甘露降落到墓旁的樹上，白兔馴服，縣令刻石記録此事。開元年間，刺史許景先上表稱贊梁文貞孝順超群，詔令把他的事迹交付史官。

**沈季詮**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度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沈季詮，字子平，是洪州豫章人。少時喪父，侍奉母親十分孝順，從不與人爭執，人們都認爲他怯懦，沈季詮説："我怯懦嗎？做人兒子的人，怎能給父母帶來憂患呢！"貞觀年間，侍奉母親渡江，遇到暴風，母親被淹死，沈季詮呼號着投入江中，不久，抓着母親的手臂浮出水面。都督謝叔方備禮祭祀然後埋葬了他們。

**許伯會**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雨，火滅。歲旱，泉涌廬前，靈芝生。

許伯會，是越州蕭山人。有人説是許玄度的十二世孫。考中孝廉科。上元年間，擔任衡陽博士。母親去世，背土築墳，不穿棉絮和布帛、不品嘗美味。野火將要燒到墓旁的樹木，他對天悲號，不久降雨，大火熄滅。乾旱之年，茅屋前泉水涌出，長出靈芝。

**陳集原**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世爲酋長。父龍樹，爲欽州刺史，有疾，即集原輒不食。及亡，嘔血數升，即塋作廬，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

陳集原，是瀧州開陽人。世代做酋長。父名龍樹，擔任欽州刺史，患病，陳集原立即就不再進食。當父親去世時，他吐血數升，在墓旁建茅屋守喪，把土地和家財全部讓給兄弟，里人都敬仰他。武后時，做了右豹韜衛大將軍。

**陸南金**

陸南金，蘇州吴人。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春秋》、《司馬史》、《班氏漢書》。仕隋爲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擢著作郎。時王世充將篡逆，侗謂士季曰："隋有天

陸南金，是蘇州吴縣人。祖父名士季，奉同郡顧野王爲師學習《左氏春秋》、《史記》、《漢書》。在隋朝做官任越王楊侗記室兼侍讀。楊侗即位後，升任著作郎。當時王世充想謀反，楊侗對陸士季説："隋擁有天下三十年，朝中果真没

下三十年，朝果無忠臣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宿志也。請因啓事爲陛下殺之。”謀泄，停侍讀，乃不克。貞觀初，終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

有忠臣嗎?”陸士季回答說：“臨危而獻出生命，是臣的宿願。請讓我利用向他陳述事情之時替陛下殺掉他。”密謀泄露，被免去侍讀，没有成功。貞觀初年，官做到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

南金仕爲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吊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爲仇人迹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

陸南金做官任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年，少卿盧崇道被治罪遷徙到嶺南，後逃回東都。陸南金爲母守喪，盧崇道假裝成吊唁的賓客，進屋説明他的情况，陸南金把他藏起來。不久被仇人告發，詔令侍御史王旭捕捉審訊，陸南金應處以重法，弟弟陸趙璧到王旭那裏自首説：“藏起盧崇道的是我，請把我處死。”陸南金堅持説弟弟自誣不合實情，王旭覺得很奇怪，陸趙璧説：“母親還未埋葬，妹妹没有出嫁，哥哥能辦這些事，我活着没有用，不如去死。”王旭很驚奇，上奏此事，玄宗把他們都赦免了。

南金知書史，履操謹完。張説、陸象先以賢謂之，由庫部員外以痼疾改太子洗馬，卒。

陸南金通曉史書，操守嚴謹。張説、陸象先把他看作賢人，因爲長期患病從庫部員外改任太子洗馬，去世。

## 張琇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爲巂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巂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没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鬥，爲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謂九齡曰：“孝子者，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爲子，孰不顧

張琇，是河中解縣人。父名審素，任巂州都督，有個叫陳纂仁的人，誣告他假冒戰功、私自雇傭士兵。玄宗懷疑他，詔令監察御史楊汪前往審查。陳纂仁又誣告張審素和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楊汪就把張審素關到雅州監獄中，并趕到巂州去審查謀反一事。董堂禮不勝忿恨，殺掉陳纂仁，派七百名士兵包圍了楊汪，强迫他上奏章爲張審素洗雪罪名。不久胥吏們又一起殺掉董堂禮，楊汪得以出獄，於是認定張審素確實謀反，就殺掉了他，没收了他的家産。張琇和兄張瑝年齡還小，遷徙到嶺南。很久以後，逃了回來。楊汪改名叫萬頃。當時張瑝十三歲，張琇十一歲。夜裏在魏王池刺殺楊萬頃，張瑝砍中他的馬，楊萬頃受驚來不及格鬥，被張琇所殺。他們把殺死楊萬頃的原因寫成狀子繫在斧子上，奔往江南，準備刺殺誣陷他父親的人，然後到官府自首。途經汜水時，被官吏捕獲上奏給朝廷。中書令張九齡等人都稱贊他們孝順義烈，應免死罪，侍中裴耀卿等人陳奏不可以，皇帝也這樣認爲，

孝？轉相仇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議者以爲冤。帝下詔申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瑝不能進，琇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閔之，爲誄揭于道，斂錢爲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

他對張九齡説：“身爲孝子，爲了孝義而不顧生命。處死他們可以成全他們，赦免他們就會使法律受損。大凡身爲人子的，誰不願孝順？如果爲報仇而互相仇殺，就没有休止的時候了。”結果采用裴耀卿的建議，議論的人認爲冤枉。皇帝下詔曉諭，纔殺掉他們。臨刑時賜給他們食物，張瑝吃不下去，張琇神色自如，説：“到地下去見先人，又有什麽可遺憾的！”人們没有不憐憫他們的，爲他們寫了誄文貼在路邊，凑錢把他們埋葬在北邙，又怕仇人來挖他們的墳墓，就建了好幾個墳，使别人無法知道他們埋葬的地方。

### 王君操

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窶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啖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爲貸死。

太宗時，有個即墨人王君操，其父在隋朝末年被同鄉李君則所殺，李君則逃亡而去，當時王君操年齡還小。到貞觀年間，朝代更换，而王君操家境貧困并孤身一人，仇家一點也不懼怕，到州官那裏自首。王君操懷中暗藏尖刀殺死李君則，挖出他的心肝立即吃掉，跑到刺史那裏説道：“父親被凶手殺死，經歷二十年不能報仇，到現在纔洗刷憤恨，願投歸有關部門處死。”州官上奏他的情況，太宗爲他免掉死罪。

### 趙師舉

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爲人庸，夜讀書。久之，手殺仇人，詣官自陳，帝原之。

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的父親被人殺死，趙師舉年幼，母親改嫁，仇家因而不加防備。趙師舉長大後，給人做傭工，夜裏讀書。很久以後，他親手殺死仇人，到官府去自陳原由，高宗赦免了他。

### 同蹄智壽　同蹄智爽

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壽父爲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争爲首，有司不能决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仇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

永徽初年，同官人同蹄智壽的父親被本族人所害，同蹄智壽和弟弟智爽在路上等候，擊殺了仇人，相繼到官府争當主謀，官府三年不能裁决。有人説是弟弟首先圖謀殺人的，於是論罪當死，臨刑時説：“大仇已報，死而無憾。”同蹄智壽撞地自殘，摔得神情頹喪，體無完膚，直到把智爽的血舔盡纔作罷，看到的人都爲他哀傷。

### 徐元慶

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

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的父親徐爽被縣尉趙師韞所殺，徐元慶改名换姓做了驛站的傭人。很久以後，趙師韞以御史身份住在驛館，徐元慶親

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

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仇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聖人修禮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廉耻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仇，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仇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迹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及於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

時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曰：

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并也。誅其可旌，兹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兹謂

手殺死他，把自己拘送到官府去自首。武后想赦免他的死罪，左拾遺陳子昂奏議説：

先王設立禮以使人進步，明確刑罰用來整治國政。頭枕武器準備報復仇敵，這是人子的孝義；誅殺罪犯禁止叛亂，這是國政的大綱。然而無義不能教導百姓，亂綱不能申明法律。聖人修飾禮法來整治内政，修飭法律來防止外亂，使守法的人不因禮而廢止刑法，守禮的人不因法而損傷道義，然後暴亂消除，廉耻之心産生，天下因此能遵循正道而發展。徐元慶報了父仇，投案自首，即使是古代的烈士也無法與之相比。然而殺人者當死，是統一的制度，法不可有兩樣，徐元慶應服罪處死。傳上説："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是勉勵人的教誨，教誨不能苟且，徐元慶應該赦免。臣聽説刑罰産生的原因，是爲了遏制叛亂；仁的用處，是爲崇尚德行。如今報殺父之仇，不是叛亂；遵行人子之道，就是仁。實行仁道而没有益處，和叛亂之罪相同而加以處决，就是善於刑罰，不可用來作爲法則。可是邪是相對於正而生的，致治必由大亂而完成，所以用禮是防不勝防，先王因此制定刑罰。如今敬重徐元慶的義節，就會廢棄刑罰。推究徐元慶能以義感動天下的原因，是因爲他爲了德義而忘死的緣故，如果免了他的死罪以利於他的生存，就是剥奪他的德義，損傷他的孝義，不合所謂的殺身成仁、捨生忘死的節操。臣認爲應該根據國法，處以死刑，然後旌表他的家門和墳墓就可以了。

當時人都認爲他説得好。後來禮部員外郎柳宗元反駁説：

禮的根本，是用來防止作亂的。正如禮所説的：不要做傷害或虐待父母的事，凡是身爲人子而做了那樣的事就要殺不赦。刑法的根本，也是用來防止叛亂的。正如刑法所説的：不要做傷害或虐待百姓的事，凡是身爲治政之人而做了那樣的事就要殺不赦。它們的根本是一致的，但它們的應用則不相

僭，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同。旌表和誅殺，不能同時進行。誅殺應當旌表的人，這就叫做過度，是過於濫用刑罰；旌表應當誅殺的人，這就叫做差誤，是過於敗壞禮法。像趙師韞那樣衹因個人私怨，公報私仇，虐殺無辜，州官不問罪，刑官不過問，上下蒙蔽，不聞呼冤之聲。而徐元慶能處心積慮地刺中仇人的胸膛，堅定不移地靠自己去完成復仇之事，即便死去也没有遺憾，這是守禮而行義呀。執政之人應該覺得慚愧，想謝罪都來不及，爲什麽又要誅殺他呢？也許他的父親確實有罪，趙師韞處死他，并不違反法律，這就不是死於官吏之手，而是死於法律之下。法律難道是可以仇恨的嗎？仇恨天子的法律，而殺害遵守法律的官吏，是狂悖傲慢而犯上的行爲。拘捕而處死他，就是整肅國法，爲什麽又要旌表呢？

禮之所謂仇者，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

禮中所説的仇，是指受到了沉重的冤屈和壓抑而呼號無告，并不是指那些因犯法而被處死却揚言他殺人我纔殺人，不論曲直，欺凌弱小而已。《春秋傳》上説："父親不該被殺而被殺，兒子復仇是可以的；父親應該被殺而被殺，兒子要復仇，這就造成了世代相仇的惡性循環。復仇而没有消除禍害。"現在如果按照這個原則來裁决兩下互相殺害，就符合禮了。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仇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况且不忘父仇，是孝；不怕死，是義。徐元慶能不越禮，從孝道殉義而死，一定是通曉事理而又明白道義的人。通曉事理又明白道義的人，怎麽把王法視做仇敵呢！議論之人反而認爲該殺，過於濫用刑罰和敗壞禮法，不能作爲法則是很明顯的了。請把臣的議論附在法令中，有裁决此類案子的，不應按以前的議論辦理。

## 余常安

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爲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

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的父親、叔父都被里人謝全所殺。當時余常安八歲，已經能計劃復仇了。過了十七年，終於殺掉謝全。刺史元錫上奏

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鄘執不可，卒抵死。

請求從輕處理，刑部尚書李鄘堅持不肯，最終抵罪而死。

### 梁悅

又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仇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説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

子復父仇，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子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許復仇，則人將倚法顓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仇，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

又有富平人梁悅的父親被秦果所殺，梁悅殺死仇人，到縣衙請罪。朝廷下詔説："據禮而言殺父之仇不共戴天，而法律規定殺人者必定要被處死。禮、法，是王教的根本，兩種説法各不相同。下交尚書省商議。"職方員外郎韓愈説：

子報父仇，見於《春秋》、在《禮記》、《周官》、子書和史書中，多不勝數，没有受到非議而被判罪的。這種事法律最應詳細，而法律偏偏没有這一條文，這并不是法律的疏漏。因爲不許復仇，就會傷害孝子的心；允許復仇，那麽人們將依仗法律擅自殺人，而無法禁止。法律雖然出於聖人之手，但是執行之人是有關官員。經書上明確規定，是要制約有關官員。叮囑他們根據經義而他們却苛細嚴峻地援引法律條文，如果讓法官衹根據法律裁决，而經術之士就會援引經義加以非議。《周官》上説："凡是殺人而符合道義的，那麽被殺者的親友就不能復仇，復仇就要被處死。"義，就是適宜。公開殺人而又不符合道義的，兒子可以復仇。這是百姓之間的互相仇殺的原因。公羊子説："父親不該被殺而被殺死，兒子可以復仇。"不該被誅殺，就是罪不該死。誅，是上施於下的説法，不是指百姓之間的互相仇殺。《周官》上説："凡是要對仇人進行復仇的，事先告訴士，再殺死仇人就不是犯罪。"這是説將要復仇時，一定要先告訴官府，那樣就無罪了。復仇之名雖然相同，而具體的事情各不相同。有的是百姓之間的互相仇殺，就像《周官》上所説的那樣，是可以在如今商議的；有的是被官吏誅殺的，就像《公羊傳》上説的那樣，是不能在今天施行的。《周官》所説的要復仇前先報告士，如果是孤單幼小而瘦弱的人，心懷微志而等候報復仇人的時機，恐怕就不能事先自陳了，不可以作爲依據裁决今天。既然這樣，那麽處死和赦免不

則經無失指矣。

能一概而論，應該制定這樣一個制度説："有爲父親復仇的人，事情發生後，將事情經過詳細寫明交付尚書省彙集官員商議再報告給皇上，以便酌情處理。"這樣就不會背離經書的主旨了。

有詔以悦申冤，請罪詣公門，流循州。

朝廷下詔因梁悦是爲父親申冤，事後又到官衙請罪，就把他流放到循州。

康買得

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鍤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不解而擊不爲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穆宗年間有個京兆人康買得，年方十四歲時，父親康憲向雲陽人張莅索債，張莅醉了酒，毆打康憲幾乎就要打死了。康買得見張莅身高力大，估計自己空手相救并不能解救父親，就舉起鍤擊中張莅的頭部，三天後張莅就死了。刑部侍郎孫革建議説："康買得爲救父親不算是行凶，估計解救不了而打死人不算是凶手。先王制定刑律，必定以父子之親爲先。《春秋》根據本意而定罪，《周書》中各種刑罰都可以變通。康買得天生至孝，應該體恤賜赦死罪。"有詔減免他的死刑。

侯知道 程俱羅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却之。廬壙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傅墳，踴而哭，鳥獸爲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爲子，忠君爲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爲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飆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迥徹蒼旻。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絶配，瞻前無鄰。"

侯知道、程俱羅是靈州靈武人。給父母守喪時，挖墓穴築墳頭，都是自己親自動手，鄉里人來幫忙，他們就哭着拒絶。他們在墳旁建茅屋守喪，痛哭没有節制。侯知道守了七年，程俱羅守了不止三年。侯知道頭上積滿塵垢，經常在半夜趴在墳上，跳着大哭，鳥獸都爲之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彰他們的孝行説："當初産生人類時，就有了國君與父母。孝順父母的纔是子，忠於國君的纔是臣。從天命開始，下降到人倫。背叛死者是不義，忘掉生者是不仁。任憑自己的意願而做得過分，就用禮經去教導他。太孝順的侯氏，忍受巨大的創傷和沉重的病勢。手和脚磨出老繭，終於築成高墳。夜黑風動時，就像有鬼神降臨。没有節制的痛哭聲，遠遠地響徹蒼穹。披麻戴孝三年，衹有你一個人能終身不渝。令人贊美的程生，他的哀傷也很深重。往回看無人能比，向前望没人相近。"

何澄粹

又有何澄粹者，池州人。親病日

又有何澄粹者，是池州人。父母的病日益沉

錮，俗尚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剔股肉進，親疾爲瘳。後親没，伏于墓，哭踊無數，以毁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爲作誄甚衆。

重，當時的風俗崇尚鬼神，有病不吃藥。何澄粹割大腿肉進獻，父母的病更爲嚴重。後來父母去世，他趴在墳墓上跳着痛哭没有節制，因哀傷過度而去世，當時號爲“青陽孝子”，爲他寫誄文的士人很多。

## 李興

壽州安豐李興亦有至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曰：“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令上所部編户甿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托饋獻，父老病已不能咽，宿而死。興號呼撫膺，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産紫芝、白芝，廬中醴泉涌。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請。’制曰可。銘曰：‘懿厥孝思，兹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視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掬膺腐眦，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宫。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

壽州安豐人李興也有突出的孝行，柳宗元爲他作《孝門銘》説：“壽州刺史臣承思説：‘九月丁亥日，安豐縣令上奏所屬編户農民李興，父親患了重病，時日飛馳行將就木，李興自己用刀割下大腿上的肉，假托是别人贈獻，父親年老病重已經不能下咽，隔了一夜就死去了。李興拍胸哭號，口鼻流血，捧土築墳，上面沾滿眼淚和鼻涕。在墳左修築小屋，上面蓋上茅草，躲在屋中，時而伏地爬行時而頓足大跳，晝夜哭訴不止。他的孝順和誠心通達幽冥，神靈爲他呈現異象，草屋上生出紫芝、白芝，草屋内甘泉涌出。這都是陛下提倡孝治所産生的神奇的變化，暗中打動他的心靈，而後纔出現這樣奇異的現象。謹按李興是一個卑賤平民，所學浮淺低下，本性不是文字所引導，生來就以耨耒爲業，却能專注於那麼精純的孝道，超越古代的孝烈之士，天意和神道，還賜予祥瑞之物來表彰他特殊的孝行。陛下有唐堯一樣神明的德行，應該加以表彰，以符合上下敬仰之情。請旌表他的里門，把他的事迹清清楚楚地刻在碑上，使美好的風範得以發揚和延續，讓後人觀瞻并學習，直至永遠。臣冒死請求。’皇帝下詔説可以。銘道：‘美好的孝思，這是思念死者的神靈。稟承純一和順的品性，謹守天之常道。哭泣着侍奉父母的羸疾，默默地向隱隱的蒼冥祈禱。拔刀割肉獻給父母，使肌膚傷殘形體損壞。進獻膳食，不辭憂勞以盡孝誠。祇是當時的上天，不曾明察這些情況。巨大的創傷仍在疼痛不止，哭號之聲在蒼穹中回蕩。手捧黄土被淚水浸濕，用頭叩地築成墳墓。拍爛了胸膛哭瞎了眼睛，寒暑都在小屋中守喪。草木爲之憔悴而死，鳥獸爲之徘徊不去。那些與人不同類的動物，也來一起表示它們的哀傷。自從有了天地，孝道便已産生。努力修行孝道的人，史册上多有

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記載。在帝王中有有虞，因孝而受到敬重。仲尼講述經義，用來教導曾參。過去有魯侯，受命夷宫。還有頴考叔，使鄭莊公寤生能稱爲純孝。事迹顯著的李氏，的確與他們不相上下。路上的行人爲他哀嘆，鄉里鄰居敬慕而流淚。神靈秘密降臨福祉，出現靈芝和神泉。皇帝詔令推薦加官，還旌表他的里門。符合上下的敬仰之情，天神和人們一致稱贊。建立這個石碑，使他的事迹萬古流芳。'"

## 許法慎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悦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滄州清池人許法慎，纔三歲時，就已經懂事了，當時母親有病，他就不吃奶，面帶憂悶之色。有人用美味的食品來逗他高興，他總是不吃，拿回來獻給母親。後來母親去世，他常常住在墓旁，墓旁出現了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等祥瑞。天寶年間，旌表他的里門。

## 林攢

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爲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埏甓作冢，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邪?"俄而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蠲徭役，時號"闕下林家"。

林攢是泉州莆田人。貞元初年任福唐縣尉。母親瘦弱年邁，没有來得及迎接就病了。林攢聽説後，棄官而回。當母親去世後，他五天水漿没有入口。自己製磚建墓，在墓右築茅屋守喪，有白烏飛來，甘露降臨。觀察使李若初派屬官去檢驗是否屬實，適逢甘露乾了，同里的人都驚慌失色，林攢哭着説："上天所降臨的露水，是要害我嗎?"不久甘露就重新凝聚了，白烏也飛回來了。朝廷詔令在他母親墓前修建兩個石闕，又旌表他的里門，免除他家的徭役，當時號稱"闕下林家"。

## 陳饒奴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并亡，窶弱居喪，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饒州人陳饒奴，十二歲時，父母雙亡，貧困弱小的他爲父母守喪，又逢那年鬧饑荒，有人教他説與弟妹分居就可以保全性命。陳饒奴流着淚，親自哭訴遭遇乞求别人把他們全部收養。刺史李復對他的行爲感到驚異，供給他資財儲用之物，又在他家的大門上題了孝友童子四個字。

## 王博武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

王博武，是許州人。會昌年間，侍奉母親前往廣州，走到沙涌口時，遇到暴風，母親被淹死，王博武自己投入水中。嶺南節度使盧貞派官

沈罟，獲二尸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爲刻石。

吏下網捕撈，得到母子二人的尸體，於是把他們埋葬了，在他的墓碑上刻道“孝子墓”。朝廷下詔爲他刻石記録孝行。

**萬敬儒**

萬敬儒，盧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萬敬儒，是盧州人。三代人住在一起，父母去世後在墓旁建屋守喪，刺血寫佛經，切斷了兩個手指，全都重新長出。州裏把他所住的地方改稱爲成孝鄉廣孝聚。大中年間，旌表他家。

**章全益**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僮僕處一室，賣藥自業，世傳能作黄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章全益，是梓州涪城人。少年喪父，爲哥哥章全啓所撫養。母親生病，章全啓割大腿肉給母親吃下，母親的病就治愈了。當章全啓去世後，章全益身穿斬衰喪服，切斷一個手指來報答他。他不娶妻子，和僮僕同住一室，以賣藥爲職業，世人傳説他能煉黄金。在成都住了四十年，號稱章孝子，去世，享年九十八歲。

贊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弟而已”。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從，其失則以法繩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概，而凶盜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裒而著于篇。

贊曰：聖人治理天下有一定之規，就是“關鍵在於孝悌之道而已”。要用對待父親的原則對待父親，要用對待兒子的原則對待兒子，要用對待兄長的原則對待兄長，要用對待弟弟的原則對待弟弟，推廣到國家，再從國家推廣到天下，建立起一種善行而使各種品行隨之興起，人有過失就用法律處罰他。所以説“孝是天下的根本，法還在其次”。至於普通百姓，行孝一方，而使强盜不敢侵犯，天子贊嘆而加以旌表，用他教導世人行孝進而希望世人能對國家忠誠。所以彙集他們的事迹收録在此篇之中。

#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

##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 隱逸列傳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内審其才，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嘗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賁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人歸焉”。

古代的隱士，大抵有三種情況：上等的隱士，身體藏在山林中而德行不會隱没，所以自我放逐在草野之間，而名聲往往跟隨着他，即使是萬乘之貴的君王，仍然會尋覓他的踪迹而委任聘用他；其次一等的隱士，具有治世的才能却不能施展，有的保持峭直的品行而不能屈從於世俗，雖然遇到徵聘，但他對爵禄的態度是漫不經心地接受，逍遥自得地辭謝，使國君常常因仰慕而企盼，惆悵如有不足，這種隱士是可貴的；末等的隱士，資質淺薄，喜歡山林，審查他的實際才能，始終不能被當世所選用，因此逃入鄉村而不歸，使人們常常崇敬他的風範而不敢加以非議。况且世上不是没有隱士，有了隱士未曾不首先加以褒美，這是按照孔子所説的“舉薦隱逸之士，使天下的百姓歸附”去做的。

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于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禄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爲仕塗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裒可喜慕者類于篇。

唐朝興起以來，賢人在官位上的很多，那些隱退不出的人，纔會事迹鮮明得以記述，但都屬隱士中的下等。雖然如此，他們各自保持他們的純潔，并非假托沉默而不肯講話，徘徊崖壑而心在城闕。然而一些追求名利的人，假藉隱退而使自己揚名，利用詭計來謀求官位利禄，肩挨着肩地奔跑在鑽營的道路上，以至把終南山、嵩山稱做是入仕做官的捷徑，高尚的節操完全喪失了。因此彙集那些值得贊美和仰慕之人的事迹按類編排在本篇之中。

###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

王績，字無功，是絳州龍門人。生性簡慢放誕，不喜歡行拜揖之禮。兄名王通，是隋末有

也，聚徒河、汾間，仿古作《六經》，又爲《中説》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説》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吊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吕才善。

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嘆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喑，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歡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床頭，佗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

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醖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絶，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

名的儒學家，在黄河、汾河之間招集學徒授課，模仿古制作《六經》，又作《中説》用來比擬《論語》。没有受到儒士們的稱道，因此著作都不出名，祇有《中説》獨傳於世。王通知道王績縱放曠達，不用家事去束縛他，鄉里族中的喜慶吊唁及加冠結婚等活動，他從不參加。和李播、吕才關係親密。

大業年間，考中孝悌廉潔科，授任秘書省正字。不喜歡在朝中做官，請求擔任六合縣丞，因嗜酒不能盡職，當時天下也動亂不安，因此受到彈劾，就解官而去。他感嘆地説："羅網在天，我也安然處之!"於是返回鄉里。他有十六頃田地在黄河的沙洲上。仲長子光，也是個隱士，没有妻子，在沙洲北面築起茅屋，共住了三十年，非自己勞動所得决不食用。王績喜愛他的淳樸，遷來和他相鄰。仲長子光喑啞，兩人未曾交談過，但和他對酌飲酒非常高興。王績有幾個奴婢，負責種黍，春秋時節釀酒，飼養鳧雁，種植草藥供自己使用。把《周易》、《老子》、《莊子》放在床頭，很少閲讀其他書籍。想見兄弟時，就渡黄河回家。在北山東皋游玩，著書自號東皋子。乘牛經過酒店，有時要逗留幾天。

高祖武德初年，按隋朝時的官階待詔門下省。按照舊例，官員每天給酒三升，有人問他："當待詔有什麽樂趣呢?"他回答説："好酒可戀而已!"侍中陳叔達聞訊後，每天給他一斗酒，當時人稱他爲斗酒學士。貞觀初年，因病罷官，後又調任有關部門，當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於釀酒，王績請求擔任太樂丞，吏部因那個職位不入流而不允許，王績堅持請求説："我有深意。"終於授任他做了太樂丞。焦革死後，他的妻子給王績送酒不絶，一年多以後，焦妻又死了。王績説："上天不讓我痛飲美酒嗎?"就棄官而去。從此太樂丞就成爲清高體面的職位。他追述焦革的釀酒方法寫成酒經，又采集杜康、儀狄以來善於釀酒的人寫成酒譜。李淳風説："君，是酒家中的南史、董狐。"他所居住的地方東南面有塊盤石，他在那裏建起杜康祠來祭祀杜康，尊他爲師，用焦革附祭。著《醉鄉記》來作劉伶《酒德

刺史崔喜悦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凝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

頌》的續篇。他能喝五斗酒而不醉，有人邀他喝酒，不論貴賤都應邀前往，著有《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喜歡他，請他相見，他回答說："怎麽能坐在家中召見嚴君平呢？"始終不到崔喜那裏去。杜之松，是他的舊交，任刺史時，請王績去講禮，他回答說："我不能到刺史家中揖讓行禮，談論糟粕，丟棄美酒。"杜之松每年四季都送他酒肉。起初，其兄王凝在隋朝任著作郎，撰寫《隋書》没有完成便死去了，王績繼續他的工作，也未能完成。他預先知道死期，命令薄葬，自己給自己撰寫墓志。

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托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踶嚙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王績做官，因醉酒失職，鄉人嘲弄他，他假托無心子來表示他的志趣說："無心子住在越國，越王不知道他是德行高尚的人，强迫他做官，他面無喜色。越國的法令規定說：'不和有醜惡行爲的人同列。'不久無心子因有醜惡行爲而聞名，越王罷免了他，他面無怨怒之色。退身而來到曠遠的原野，路過有作爲的城邑而見到機士，機士用手拍着大腿說：'嘻！您就是那個因有罪被罷免的賢人嗎？'無心子没有回答。機士說：'願意聽從教誨。'無心子說：'您聽説過蜚廉氏的馬嗎？一匹是紅色的鬃白色的毛，有龍的骨骼和鳳凰的胸膛，奔跑時像舞蹈一樣優美，整天不解轡而因燥熱死去；一匹頭重尾翹，有駱駝的脖子和貉的膝部，愛踢人咬人動不動就摔倒，把它扔到荒野中，一年後長得又肥又壯。鳳凰不厭惡在山上栖止，龍不羞於在泥中盤伏，君子不故作清高而遭受災難，不迴避穢行而涵養元氣。'"他就是這樣對待自己。

##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絶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靴，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屩，草柔細，環結促密，人争躡之。

朱桃椎，是益州成都人。恬静寡欲超凡脱俗，身披裘衣拖着繩索，人們不能揣測他的行爲。長史竇軌見到他，送給他衣服、鹿幘、麂靴，强行任命他做了鄉正。他把東西丟到地上，不肯服用。又在山中築造茅屋，夏天則赤身裸體，冬天就收集樹皮和葉子來遮蔽身體，別人的贈送一概不收。曾經編織十雙芒鞋放在路上，見到鞋子的人說："這是居士的鞋子。"爲他賣掉鞋子换成米糧和茶葉，放到鞋子的原處，他就取

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走，始終不和人接觸。他編織的鞋子，草很柔軟纖細，編結緊凑，人們争相穿用。高士廉擔任長史，備禮來請他，走下臺階和他説話，他不回答，瞪視前方而出門。高士廉拜謝説："祭酒難道是要我用清净無爲的辦法來治理蜀地嗎？"於是簡化條目，減少聚斂賦税，州裏得以大治。屢次派人去慰問，他一見來人就跑到樹林草叢中躲藏起來。

##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説，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嘆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

孫思邈，是京兆華原人。通曉百家之説，善於談論老子、莊周的學説。北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他年少，十分驚訝，對人説："這是神童呀，不過他的才華太高而難以被用啊！"當他長大後，住在太白山。隋文帝做宰相時，用國子博士的官職召他入朝，他没有接受任命。他悄悄對人説："今後五十年有聖人出現，我將要幫助他。"太宗初年，召他到達京城，年紀已老，却耳聰目明。太宗感嘆地説："真是有道的人啊！"想讓他做官，他没有接受。顯慶年間，皇上再次召見他，拜授諫議大夫，他堅持辭謝。上元元年，稱病返回山中，高宗賜給他好馬，把鄱陽公主封邑的公衙借給他居住。

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鍼劑；聖人和以至德，輔

孫思邈對陰陽、推步、醫藥無不擅長，孟詵、盧照鄰等人以他爲師隨他學習。盧照鄰患有痛苦難治的病，不能治愈，感慨而問道："高明的醫生治病，是怎樣的？"孫思邈回答説："天有四季和五行，寒暑交替來臨，和順時産生雨，憤怒時産生風，凝結時産生雪和霜，舒展時産生彩虹，這是天的自然規律。人有四肢五臟，一醒一睡，往來呼吸，流動成血脉，表現成氣色，發出成聲音，這是人的自然規律。陽起作用的是它的形體，陰起作用的是它的精氣，天和人是一樣的。陰陽失調就會蒸騰産生燥熱，反則産生寒冷，凝結産生瘤贅，下陷産生癰疽，奔跑就會氣喘困乏，氣血用盡就會枯乾，表現在臉上，體現在形體上。天地也是這樣：五大行星的盈縮，彗星的飛流，就是不祥的徵兆；寒暑不合季節，就是蒸熱寒冷顛倒；石頭竪起，土地踴動，就是瘤贅；山崩地陷，就是癰疽；急風暴雨就是氣喘困

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

乏，河川乾涸就是乾枯。高明的醫生用藥物來疏導，用藥來救治；聖人用至德來調和，用人事來輔佐。所以身體有可以治好的疾病，天有可以救濟的災害。”

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静，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

盧照鄰說：“人事是怎樣的？”孫思邈說：“心是君主，君主崇尚恭敬，因此要小。《詩經》上說‘如同面對深淵，如同脚踩薄冰’，說的就是小。膽是將帥，以果敢決斷爲要務，因此要大。《詩經》上說‘雄赳赳的武士，是公侯的屏障’，說的就是大。仁者安静，有大地的形象，因此要方正。《左傳》上說‘不爲了利益而做違禮的事，不在道義上做内疚的事’，說的就是方正。智者行動，有天的形象，因此要圓滑。《易經》上說‘當機遇出現時就要行動，不必等到日後’，說的就是圓滑。”

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盧照鄰又詢問修身養性的要點，孫思邈回答說：“天有盈缺變化，人有艱難危險，自己不謹慎，就不能解救了。因此修身養性一定要先知道自己謹慎。謹慎以敬畏作爲根本，因此士人没有敬畏就會簡慢於仁義，農民没有敬畏就會懶於耕種，工匠没有敬畏就會輕視規矩，商人没有敬畏就不能經營獲利，兒子没有敬畏就會忘記孝道，父親没有敬畏就會没有慈愛，臣下没有敬畏就不能建立功勛，君主没有敬畏就不能治理動亂。因此最高的是敬畏道，其次是敬畏天，再其次是敬畏萬物，又其次是敬畏人，最後是敬畏自身。對自身憂慮的人不會被人束縛，對自己敬畏的人不會受制於别人，對小事謹慎的人不懼怕大事，對近處警戒的人不會受遠方欺侮。瞭解了這些人事就都具備了。”

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

起初，魏徵等人纂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書，屢次向他咨詢所遺漏的史事，他的傳述最爲詳盡。永淳初年，去世，享年一百多歲，遺令薄葬，不用陪葬物品，祭祀不用牲畜。

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

孫處約曾經帶着諸子來見他，孫思邈說：“孫俊顯貴早，孫佑顯貴晚，孫佺的災禍在於掌握兵權。”後來都應驗了。太子詹事盧齊卿年少時，孫思邈對他說：“五十年後官居刺史，我的孫子是你手下的胥吏，願你自愛。”當時孫思邈

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的孫子孫溥還没有出生，當孫溥擔任蕭縣丞時，而盧齊卿擔任徐州刺史。

**田游巖**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栖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

田游巖，是京兆三原人。永徽年間，補做太學生。罷學歸來，進入太白山。其母和妻子都有超然物外的志向，和他一起游歷山水之間。從蜀出發經過荆、楚，喜愛夷陵青溪，在溪畔修築茅屋住了下來。長史李安期上表推薦他的才華，召他前往京城，他走到汝州，假托有病躲入箕山，住在許由祠旁，自號"許由東鄰"，朝廷頻頻相召也不出山任職。

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出，豈如陛下親降岩穴邪？"帝悦，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奉天宫，游巖舊宅直宫左，詔不聽毁。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爲方外友云。

高宗駕幸嵩山，派中書侍郎薛元超前去問候他的母親，賜給藥物和絮帛。高宗親自來到他的門前，田游巖穿着百姓的衣服出來拜禮，儀表和舉止恭謹樸實，高宗命令左右的人攙扶并阻止住他跪拜，對他説："先生近來好嗎？"他回答説："臣就是所説的愛山水成癖如同病入膏肓，愛烟霞如痴就像得了久治不愈的疾病的那種人。"高宗説："朕得到您，與漢朝得到四皓有什麼不同呢？"薛元超稱贊高宗説："漢高祖想廢掉嫡子而改立庶子，所以四皓爲此出山，怎麽比得上陛下親自降臨山中洞穴呢？"高宗高興，於是敕令田游巖帶着家屬乘驛車趕往京城，拜授崇文館學士。高宗營建奉天宫，田游巖舊居正好在宫殿左面，下詔不許拆毁。高宗親自爲他的大門題寫匾額，題爲"隱士田游巖宅"。晋升太子洗馬。裴炎死後，因與裴炎一向交往密切獲罪，放還山林，養蠶織衣耕種爲食，不和當世的權貴交往，祇與韓法昭、宋之問結爲世外之友。

**史德義**

時又有史德義者，崑山人，居虎丘山。騎牛帶瓢，出入廛野。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俄稱疾歸。天授初，江南宣勞使周興薦之，復召赴都，擢朝散大夫。興死，免官歸，素譽頓衰。

當時還有個叫史德義的人，是崑山人，住在虎丘山。騎着牛帶着瓢，出入城鄉之間。高宗聽説他的名聲，召他來到洛陽，不久就稱病而歸。天授初年，江南宣勞使周興推薦他，又召他來京城，提拔他擔任朝散大夫。周興死後，被免官而歸，以往的聲譽頓時衰落了。

**孟詵**

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它日至劉禕之家，見

孟詵，是汝州梁縣人。考中進士，多次遷任爲鳳閣舍人。有一天他來到劉禕之的家裏，見

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悦，出爲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召，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尹畢構以詵有古人風，名所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

詵居官頗刻斂，然以治稱。其閒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

到御賜的黄金説："這是藥金，用火來燒，火中有五色之氣。"用火試燒，果然如此。武后聽説後，很不高興，將他貶出朝任台州司馬，經多次升遷做了春官侍郎。相王召他擔任侍讀。拜授同州刺史。神龍初年，退休，住在伊陽山，煉製方藥。睿宗召見，準備起用他，他用年老爲由堅持推辭，睿宗賜物百段，詔令河南府每年春秋時供給羊酒糜粥。河南尹畢構因爲孟詵具有古人的風範，把他的居處命名爲子平里。開元初年，逝世，享年九十三歲。

孟詵做地方官時徵收賦役過於嚴苛，但却以善於治政見稱。他閑居時曾對人説："修身養性的人善言不可離口，好藥不可離手。"當時人傳頌他的話講得妥當。

## 王友貞

王友貞，懷州河内人。父知敬，善書隸。武后時，仕爲麟臺少監。友貞少爲司經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貞剔股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好學，訓誨子弟如嚴君。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爲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宫，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人徵，固辭疾。詔致珍饌，給全禄終身，四時送其所，州縣存問。玄宗在東宫，表以蒲車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禄大夫，敕縣令吊祭。

王友貞，是懷州河内縣人。父親名知敬，擅長寫隸書。武后時，官任麟臺少監。王友貞小時候擔任司經局正字。母親生病，醫生説吃人肉就可以治好，王友貞割下大腿的肉進獻給母親，母親的病就好了。朝廷下詔旌表他的家門。他一向好學，教導子弟如同父親一樣嚴厲。他從不指責别人的過錯，注重信用，當時人把他看作君子。曾任長水縣令，罷官而歸。中宗在東宫時，召他授任司議郎，他没有就職。神龍初年，用太子中舍人的官職召他入朝，他堅持以有病爲由辭謝。下詔送給他精美的食物，提供終身俸禄，四季送到他的住所，州縣的官員慰問他。玄宗在東宫時，上表請求用徵召隱士的蒲車來召他入朝，他没有來。逝世，享年九十九歲，追贈銀青光禄大夫，敕命縣令前往吊唁祭奠。

##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黄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兖州徂來，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强。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

王希夷，是徐州滕縣人。家境貧窮，父母雙亡，他爲别人牧羊，獲取工錢來埋葬父母。他隱居在嵩山，奉黄頤爲師學習養生之道四十年。黄頤去世後，遷居兖州徂來縣，和劉玄博來往密切。喜歡讀《周易》、《老子》，以松柏葉、雜花爲食，七十多歲時，筋骨柔軟强健。刺史盧齊卿前往拜見詢問治政，他回答説："'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給别人'，明白這句話就足够了。"

玄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説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宫中，與語甚説，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

玄宗東巡時，詔令州縣敦勸他到皇帝所在之地相見，當時他九十多歲，玄宗命令張説向他咨詢政事，宦官扶他入宫，與他談得很高興，拜授國子博士，聽任他返回山林。敕令州縣春秋時送束帛酒肉，還賜他絹一百匹、衣服一套。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答。洺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冲垢黵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蠶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崔元鑒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祿。元愷誚曰："無功而祿，災也。"卒，年八十餘。

李元愷，是邢州人。學問廣博，擅長天步律曆，性格謙恭謹慎，從不敢議論别人。宋璟曾拜他爲師學習，當了執政以後，贈送給他豐厚的束帛，要把他推薦給朝廷，他拒絶而不肯答應。洺州刺史元行冲邀請他來到，請教經義之後，贈給他衣服，他辭謝説："我的身體不適合穿嶄新華麗的衣服，恐怕不能受用而很快招致禍患。"元行冲把衣服弄污後再送給他，他不得已衹好接受了。不久就用自己産的蠶絲回贈説："按義不應接受意外之財。"在此之前，定州崔元鑒擅長《禮》學，依靠張易之的力量，拜授朝散大夫，呆在家裏而發給一半的俸祿。李元愷責備説："没有功勞而享受俸祿，是災禍呀。"去世時，享年八十多歲。

**衛大經**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邪?"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

衛大經，是蒲州解縣人。品行特異高尚，説一不二。武后時，召他入朝，他以有病爲由堅持推辭。一向與魏州夏侯乾童來往密切，聽説他的母親去世，冒着盛暑步行前往弔唁，有人勸止他説："正值夏天，遠途跋涉不如去信致意。"他回答説："書信怎能完全表達我的心意呢?"等到了那裏，夏侯乾童因有事出行，他就設席行禮弔唁，不向他家詢問就返回了。開元初年，畢構擔任刺史，派縣令孔慎言前去拜訪，他辭謝不見。

大經邃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誌，如言終。

衛大經對《易》的研究很精深，人們稱他爲《易》聖。他預卜自己的死日，挖鑿墓穴并自寫墓志，後來果然在他所預言的那天死去。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

武攸緒，是則天皇后兄武惟良之子。恬淡寡欲，喜好《易》、莊周的著作。小時候改名换姓，在長安街市上占卜，得到錢就丢棄而去。後來又拜授太子通事舍人，多次升遷後擔任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岩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瘿杯，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銷亡，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府長史、鴻臚少卿。武后改唐爲周，封他爲安平郡王，隨從武后到中岳封禪，他堅持辭官，願意隱居。武后懷疑他有詐，就答應了他，以便觀察他的行爲。武攸緒在山岩下建築茅屋像隱士一樣生活，武后派其兄武攸宜敦促開導他，他最終不肯任職，武后纔覺得他很奇異。他徘徊在龍門、少室山之間，冬天用茅椒遮蔽風雪，夏天住在石室，朝廷賞賜的金銀鐺鬲、百姓服裝，王公贈送的鹿裘、素障、瘿杯，都積滿灰塵，從不使用。在潁陽買田，讓家奴做各種農活，自己混迹平民之中。晚年肌肉削减，眼瞳出現紫光，白天能看見星星。

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齎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嘆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温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并祖城東。

中宗初年，降封巢國公，派國子司業杜慎盈帶着詔書用安車來召他，拜授太子賓客。他苦苦請求返回山林，下詔同意。安樂公主出嫁時，又派通事舍人李邈用璽書迎請他。將到宫中時，中宗敕令有關官員在兩儀殿爲他設位，要舉行問道禮，下詔説進見時可以仍舊穿着山帔葛巾，不自報姓名，不用下拜。武攸緒來殿後，却更换官服。用儀仗迎入宫中，通事舍人贊禮讓他入位，而武攸緒却不入位而與其他官員一樣快步走入常班中再拜，中宗愣住了，問道禮没有按預計舉行，朝廷上下爲之感嘆。賜予的東西他一概不受，皇親貴臣來拜見，除了問寒問暖之外，他就沉默不語。當他返回時，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的官員，都到城東爲他餞别送行。

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説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爲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不久衆韋被誅殺，武氏也牽連遭禍，衹有武攸緒没有殃及。睿宗怕他自己感到不安，下詔安慰他，又召入朝拜授太子賓客，他没有就職。譙王李重福作亂，武攸緒因受人誣告而被捕，張説上表把他安置在廬山，中書令姚元崇上奏説："武攸緒在武后時都没有出來做官，如今被州縣逼迫發遣，士人爲之驚嘆。希望下詔恩賜他返還嵩山舊居，命令州縣去慰問他。"朝廷下詔同意。開元十一年去世。

## 白履忠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梁丘子。景雲中，召爲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

白履忠，是汴州浚儀人。貫通文史，住在古大梁城，被當時人號爲梁丘子。景雲年間，召入朝授任校書郎，棄官離去。開元十年，刑部尚

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无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國子祭酒楊瑒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閭。履忠留數月乃去。

書王志愔推薦白履忠博學而堅守節操，可以代替褚无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國子祭酒楊瑒又上表推薦他的賢能，召他趕往京城，他推辭説年老有病不能任職，朝廷下詔拜授朝散大夫。他乞請返回，玄宗下手詔允許他在京城游玩，緩些時間再返回家鄉。白履忠逗留了幾個月纔離去。

吴兢，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沾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豈易得哉！”

吴兢，是白履忠同鄉，對他説：“您一向貧窮，没有一斗米和一匹帛的積蓄，雖然得到五品的官銜又有什麼用處呢？”白履忠説：“過去契丹入侵時，要從每家徵集守衛城門的男子，我因爲是讀書人，縣裏免除了我的義務。如今終身高枕而卧，却得寬免徭役，難道是容易得到嗎！”

## 盧鴻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鈎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托，使朕虚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邪？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齎束帛之具，重宣兹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

盧鴻，字顥然，他的祖先是幽州范陽人，遷居洛陽。學問淵博，擅長籀書。在嵩山築屋居住。玄宗開元初年，兩次備禮召他入朝，他没有來。開元五年，下詔説：“盧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深入鑽研而達到精微，確實應該引以爲榮。詔書多次下達，每次都推托辭謝，使朕虚心盼望延頸以待，至今已有幾年了。雖然獲得清白隱士的貞操，却失去了考父的温和恭順的情誼，難道對朝廷之事那麽没有興趣嗎？難道是要放縱在山林，一往而不能返回嗎？禮有倫常大道，君臣之義不可以廢棄。如今京城接近嵩山，不會過於勞頓，有關官員帶着束帛之物，重宣此旨，料想能翻然改變志節，符合朕的心意。”

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内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爲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盧鴻來到東都，謁見時不下拜，宰相派通事舍人去瞭解情况，他回答説：“禮，是忠信的人所輕視的，所以臣冒昧地用忠信來進見。”玄宗召他登上内殿，設酒宴款待。拜授諫議大夫，他堅持辭謝。玄宗又下制，准許他返回山林，每年供給米百斛、絹五十匹，府縣派人給送到他家中，朝政得失，讓他上奏報告給皇上。將出發時，賜給隱居的衣服，讓官府給他修建草堂，恩寵和禮遇特别優厚。盧鴻回到山中，擴大學舍，招收學生達五百人。等他去世時，玄宗賜錢一萬。盧鴻所住的房子，自己起名叫寧極。

## 吴筠

吴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

吴筠，字貞節，是華州華陰人。通曉經義，

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

文辭優美，應考進士没有考中。性格清高剛直，忍受不了在時俗中沉浮，離家到南陽倚帝山居住。

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娱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悦，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治煉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安禄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陷，江、淮盗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歷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

天寶初年，被召到京城，他請求隸屬道士籍，於是進入嵩山依附潘師正，深入鑽研他的道術。他南游天台，觀賞滄海，與知名人士互相交游娱樂，所作詩文流傳到京城。玄宗派使者召他到大同殿相見，與他談話很愉快，下敕任他待詔翰林，他進獻《玄綱》三篇。玄宗曾向他詢問道術，他回答説："精深道術的，都不如《老子》的五千文字，其他都是浪費紙筆而已。"又問神仙修煉法，他回答説："這是山野之人的事情，須長年累月去追求，不是國君所應留意的。"吴筠每次進言，都與名教和世務有關，用精微之言去婉言勸説天子，天子很敬重他。衆和尚嫉妒他被皇上寵遇，而高力士一向信奉佛教，他們一起在玄宗面前數落吴筠的短處，吴筠也知道天下將要大亂，懇求返回嵩山。下詔爲他建立道館。安禄山想要舉兵謀反，他便回到茅山。當兩京失陷，江、淮盗賊四起，於是向東進入會稽剡中。大歷十三年去世，弟子私自爲他定謚號爲宗元先生。

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當初，吴筠被高力士厭惡而遭排斥，所以作文章對釋氏深加詆毁。吴筠所來往密切的孔巢父、李白，三人的詩歌水平大致不相上下。

潘師正

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遥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宫，又敕直逍遥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

潘師正，是貝州宗城人。少時死了母親，在墓旁建屋守喪，以孝道聞名。侍奉王遠知做了道士，學到他的道術，住在逍遥谷中。高宗駕幸東都，召見了他，問他需要什麽東西，他回答説："茂盛的松林和清澈的山泉，就是臣所需要的，已經不缺少了。"高宗特别尊重他。下詔在他住的地方修建崇唐觀。當建奉天宫時，又下敕在逍遥谷的谷口建門起名仙游，北門叫尋真。當時太常進獻新樂，皇帝改樂名叫《祈仙》、《望仙》、《翹仙曲》。去世時，享年九十八歲，追贈太中大夫，謚號體玄先生。

劉道合

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

又有個叫劉道合的人，也和潘師正一起住在

山，帝即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太山祈祓。得賞賜輒散貧乏，無所蓄。

嵩山，高宗在他所隱居的地方建立太一觀讓他居住。當時將到泰山封禪，大雨下個不停，高宗命令劉道合祈禱，不久雨就停了，於是命令他乘驛車疾馳先行去泰山祈禱。他得到賞賜就散發給窮人，自己一點不留。

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宫，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骸坼若蟬蜕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無它異。

咸亨年間，他給高宗製作丹藥，丹藥製成他就去世了。高宗後來營建宫殿，遷移劉道合的墳墓，打開他的棺材，發現尸骸裂開像蟬蜕一樣。高宗聞訊，恨恨地説："給我製丹，却自己服丹而去。"然而他留下的丹藥没有與衆不同之處。

##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遍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

司馬承禎，字子微，是洛州温縣人。事奉潘師正，得到他傳授的辟穀導引的法術，無所不通。潘師正格外賞識他，説："我得到陶隱居的正一之法，到你已傳四世了。"於是他告辭而去，遍游名山，住在天台山不再出來。武后曾召見他，不久，他就離去了。睿宗又命令其兄司馬承禕去動員他，他來到京城後，被領到中掖廷詢問他的道術，他回答説："修道而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心目所知見的，每有損失尚且不能了，何况鑽研異端而想增加智慧呢?"睿宗説："治身可以這樣，治國又怎樣?"他回答説："國家猶如身體，所以心趨於淡泊，氣合於漠然，順乎自然而無私念，天下就會大治。"睿宗嘆賞地説："這是廣成子的話呀!"賜給寶琴、霞紋帔，放他回去。

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韋縚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禄大夫，謚貞一先生，親文其碑。

開元年間，又被召到京城，玄宗下詔在王屋山修建壇室讓他居住。他擅長書寫篆書、隸書，玄宗命令他用三種字體書寫《老子》，校勘改正文句。又命令玉真公主和光禄卿韋縚來到他所住的地方，按照金籙設祠，賞賜十分豐厚。去世時，享年八十九歲，追贈銀青光禄大夫，謚號貞一先生，玄宗親自給他撰寫碑文。

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詼譎似方士，剟之不録，直取其隱概云。

從潘師正、劉道合到司馬承禎等人，語言詼諧變幻如同方士，删去不録，衹取他們的大略事迹云云。

## 賀知章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譚説，與族姑子陸象先

賀知章，字季真，是越州永興人。性格曠達，善於談説，與本族姑姑的兒子陸象先關係親

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譚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群類科，累遷太常博士。張説爲麗正殿修書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書，累年無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并謝。宰相源乾曜語説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爲美?"説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間也。"玄宗自爲贊賜之。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

申王薨，詔選挽郎，而知章取捨不平，蔭子喧訴不能止，知章梯墻出首以决事，人皆靳之，坐徙工部。肅宗爲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秘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東宫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安者"。令之即棄官，徒步歸鄉里。

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

天寶初，病，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宫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曾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肅宗乾元初，以雅舊，贈禮部尚書。

令之，長谿人。肅宗亦以舊恩

近。陸象先曾對人説："季真清談風流，我一天不見他，就會産生鄙吝之心。"

證聖初年，考中進士、超拔群類科，幾次遷官擔任太常博士。張説任麗正殿修書使時，上表推薦賀知章和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寫《六典》等書，幾年而無功。開元十三年，遷任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在一天中同時致謝。宰相源乾曜對張説説："賀公兩次任命的榮耀，足以做爲光寵之事，然而學士、侍郎哪個更美呢?"張説説："侍郎表面看起來榮顯，但實際上是做挂名的官吏；學士必須是心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纔能勝任，這是二者之間的差别。"玄宗親自寫贊語賜給他。遷任太子右庶子，充任侍讀。

申王去世，下詔挑選挽郎，而賀知章取捨不公平，功勛子弟喧鬧不能制止，賀知章登上梯子從墻上探出頭來處理事情，人們都譏笑他，因此改遷工部任職。肅宗當太子時，賀知章遷任太子賓客，授任秘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當時東宫的官員多年没有升遷，薛令之在墻上題字，抱怨禮遇太薄，肅宗發現後，又在墻上題字道"聽憑自便"。薛令之於是棄官，步行返回鄉里。

賀知章晚年尤爲放縱曠達，在里巷間遨游嬉戲，自號四明狂客和秘書外監。每當酒醉，就撰寫詩文，揮筆不停，都很可觀，不用修改。他擅長草隸，好事之人自備筆硯跟隨着他，他心緒好的時候，就不再拒絶，但每紙衹寫十幾個字，世人傳爲寶物。

天寶初年，他患了病，夢游京城，數日方醒，於是請求做道士，返回鄉里，下詔同意，將住宅改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宫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他鏡湖剡川一段。臨行時，玄宗賜詩，皇太子和百官爲他餞行。提升他的兒子賀曾子任會稽郡司馬，賜緋魚，讓他侍養其父，特許其幼子做道士。去世時，享年八十六歲。肅宗乾元初年，因爲是東宫故舊，追贈禮部尚書。

薛令之，是長谿人。肅宗也因是東宫故舊而

召，而令之已前卒。

召入，而薛令之已在此之前去世了。

## 秦系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

秦系，字公緒，是越州會稽人。天寶末年，躲避戰亂到了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上奏推薦他任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他没有就職。客居泉州，南安有九日山，有大松樹百餘株，民間傳説是東晉時所栽種，秦系在山上建造房屋，在石上鑿穴做硯，注釋《老子》，經年不出山。刺史薛播多次前去看望他，四季送羊和酒給他，而秦系從未到過城門。姜公輔被貶官後，見到秦系就整天也不想離去，在他附近築房居住，忘記了流落異地的痛苦。姜公輔去世時，妻子遠在他鄉，秦系就把他埋葬在山下。張建封知道秦系不能招致，就請求前往山中加授校書郎。

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子亭，號其山爲高士峰云。

他和劉長卿關係密切，用詩歌互相贈答。權德輿説：“劉長卿自以爲是五言詩長城，秦系用偏師攻他，雖然年老而更加健壯。”在此之後就東渡秣陵，享年八十餘歲而去世。南安人懷念他，爲他建造小亭，稱他居住的山爲高士峰。

##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爲《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説。母夢楓生腹上而産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録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詣者，爲撰《内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

張志和，字子同，是婺州金華人。起初名叫龜齡。父名游朝，通曉莊、列二子的書，著《象罔》、《白馬證》諸篇來完善二子的學説。母親夢見腹部上長出楓樹而生張志和。十六歲考中明經，用策對而謁見肅宗，特别受到賞識和器重，命他待詔翰林，授任左金吾衛録事參軍，於是賜他名字。後因事獲罪貶任南浦縣尉，趕上赦免返回，因父母喪亡，不再做官，隱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有《玄真子》，便以此自號。有個叫韋詣的人，爲此書撰寫《内解》。張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有卦三百六十五。

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

兄張鶴齡怕他逃離塵世而不回家，爲他在越州東城築造房屋，屋頂覆蓋着野草，椽子和房梁不用斧子加工，他鋪着豹皮墊子，穿着棕草編的草鞋，每次垂釣都不下誘餌，他的本意不在釣魚。縣令讓他去挖水渠，他手拿着畚面無不愉快的表情。曾經想用大塊布料製作大衣，嫂子親自爲他織布，大衣製成後，他就穿上了，即使在夏天也不脱下。

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

陸羽常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虚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别也，何有往來？"顔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辯捷類如此。

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觀察使陳少游前去見他，逗留了一整天，爲他的居處題名爲玄真坊。因爲門窄，爲他買地擴大巷門，號稱回軒巷。在此之前巷門被流水所阻，没有橋梁，陳少游爲當地建橋，人們號爲大夫橋。皇上曾賜男女奴婢各一名，張志和把他們配爲夫妻，號叫漁童、樵青。

陸羽曾問他："與誰往來？"他回答説："我以太虚做住房，以明月做燈燭，與四海諸公在一起相處，未曾稍有别離，怎麽還有往來？"顔真卿任湖州刺史時，張志和前來謁見，顔真卿覺得他的船破舊漏水，請求替他更換船隻，張志和説："希望有能漂浮的住宅，往來於苕、霅之間。"他的辯才敏捷皆如此類。

他擅画山水，酒酣時，有時擊鼓吹笛，舐筆即成。曾撰《漁歌》，憲宗按詩繪圖想找他來親自歌吟，而不能得到。李德裕稱張志和"隱居而有名，顯耀而無事，不窘迫也不顯達，衹有嚴光可與相比"。

### **孔述睿**　孔敏行

孔述睿，越州山陰人。梁侍中休源八世孫。高祖德紹，事竇建德爲中書侍郎，嘗草檄毁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邪？"命壯士捽殞樓下。曾祖昌寓，字廣成，貞觀中對策高第，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爲不置刺史。爲政三年，璽書褒美，進膳部郎中。祖祖舜，字奉先，爲監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雉馴于廷。

孔述睿，是越州山陰人。梁侍中孔休源的八世孫。高祖父名德紹，事奉竇建德任中書侍郎，曾起草檄文詆毁指責太宗，賊被平定後，他被押着登上汜水樓，太宗責問他説："你用檄文誹謗我該怎麽辦？"他回答説："狗衝着不是它主人的人就叫唤。"太宗生氣地説："賊就是你的主人嗎？"命令壯士把他捽死在樓下。曾祖父名昌寓，字廣成，貞觀年間對策考中高等，歷任魏州司馬，很有政績，太宗爲此不設置刺史。他從政三年，得到璽書贊揚，升任膳部郎中。祖父名祖舜，字叫奉先，任監察御史，因受牽連貶任成武縣令，院中有馴服的野鷄。

述睿少與兄充符、弟克讓篤孝，已孤，偕隱嵩山。而述睿資嗜學，大曆中，劉晏薦於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召，擢累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述睿每一遷，即至朝謝，俄而辭疾歸，以爲常。

德宗立，拜諫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束帛，備禮敦遣。既

孔述睿幼時與兄孔充符、弟孔克讓忠厚孝順，成爲孤兒後，一起隱居在嵩山。而孔述睿天資好學，大曆年間，劉晏把他推薦給代宗，用太常寺協律郎的官職召入朝廷，多次提升歷任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孔述睿每一次升遷，就到朝中致謝，不久就推托有病而回，習以爲常。

德宗即位，拜授諫議大夫，命令河南尹趙惠伯帶着詔書和束帛，備禮恭請。他來到京城後，

至，對别殿，賜第宅，給廄馬，兼皇太子侍讀。固辭，弗許。久乃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復爲史館修撰。述睿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詳。性退讓，未始忤物，雖親朋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狐峘同職，峘數抵侮，然卒不校也，時稱長者。

貞元四年，帝念平凉之難尤惻怛，以述睿精愨而誠，故遣持祠具稱詔臨祭。又以疾乞解，久乃許，以太子賓客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不給公駟，帝特命給焉。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

子敏行，字至之，元和初，擢進士第。岳鄂吕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入拜右拾遺，四遷司勛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修潔，及仕宦，能交當時豪俊，有名一時，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三十九，贈工部侍郎。

## 陸羽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

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絶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墁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群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

德宗在别殿召見了他，賞賜住宅，供給廄馬，兼任皇太子侍讀。他堅持辭謝，未被准許。很久以後改任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又擔任史館修撰。孔述睿重編《地理志》，考辨源流最爲詳盡。性格謙遜，從不得罪他人，即使是親朋聚會，他也終日嚴肅沉默，人們都敬畏他。他與令狐峘同職，令狐峘屢次詆毁輕視他，然而他始終不計較，當時人稱他爲長者。

貞元四年，德宗想到平凉之難心情特别憂傷，因孔述睿爲人謹慎而又真誠，所以派他帶着祠具和詔書前去祭祀。他又以有病爲由乞求卸官離去，很久纔獲准，以太子賓客的身份回鄉，賜帛五十匹、衣服一套。按照舊例，官員退休不給公車，德宗破例命令給他公車乘坐。去世時，享年七十一歲，追贈工部尚書。

兒子名敏行，字至之，元和初年，考中進士。岳鄂觀察使吕元膺上表招他到節度使官署中任職。吕元膺遷任東都、河中，他都隨幕府而遷移。召入朝拜授右拾遺，四次升遷做到司勛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害，責任本在監軍楊叔元身上，而當時無人敢説，孔敏行上書極力論説此事，楊叔元纔獲罪。他是名臣之子，幼年品行高潔，做官以後，能交結當時的豪俊之士，有名於一時，然而節操却不如父親高尚了。去世時，享年三十九歲，追贈工部侍郎。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是復州竟陵縣人。不知何人所生，有人説是僧人在水邊撿到的，收養了他。長大後，用《周易》給自己占卜，占得《蹇》卦和《漸》卦，卦辭説："鴻鳥漸漸落到陸地上，它的羽毛可用做儀仗。"於是就用陸做姓氏，并據此取名和字。

年幼時，他的老師教他横寫的外國文字，他回答説："我始終没有兄弟，而且斷絶後嗣，怎麽行孝呢?"老師很生氣，令他做倒糞便打掃衛生和抹墻一類的粗活，以使他勞苦，又讓他放牧三十頭牛，陸羽暗中用竹子在牛背上寫字。他得到張衡的《南都賦》，不會閱讀，端坐模仿孩子們囁嚅如同能背誦的樣子，老師抓住他，命令他

作，主者鞭苦，因嘆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詼諧數千言。

去除野草。當他背誦文字時，神情恍惚好像忘了現實，過了一天也不知幹活，主人用鞭打得他很痛，於是感嘆說："歲月過去了，怎麽讀不懂書!"嗚咽不能自禁，於是逃亡，隱名埋姓做了優人，寫了數千字的詼諧文辭。

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侻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己，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

天寶年間，州人聚宴，胥吏讓陸羽做伶師，太守李齊物見到他，覺得他很奇異，授給他書，於是在火門山修築茅屋居住。他相貌醜陋，口吃而善辯。聽到别人的善行，就像自己該做的一樣，見到有過失的，就直言規勸以至於得罪人。和朋友們宴飲相處時，想到哪裏去就立即起身離去，别人懷疑他愛經常生氣。與别人約會，雖遇雨雪和虎狼也不會違約。上元初年，改在苕溪隱居，自稱桑苧翁，閉門著書。有時獨自走在荒野中，擊樹誦詩，徘徊不得意；有時痛哭而回，因此當時人稱他是當今的接輿。很久之後，下詔拜授陸羽爲太子文學，遷任太常寺太祝，他不去就職，貞元末年，去世。

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愧之，更著《毁茶論》。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陸羽嗜好飲茶，著經三篇，論述茶的起源、製茶的方法、飲茶的用具尤爲詳備，使天下的人更加瞭解飲茶了。當時賣茶的人，甚至用陶製成陸羽的形象放在竈突之間，當做茶神來祭祀。有個叫常伯熊的人，在陸羽論述的基礎上又著書擴充了茶的功用。御史大夫李季卿安撫江南時，停在臨淮，知道常伯熊善於煮茶，召見了他，常伯熊拿着器具上前，李季卿爲他兩次舉杯。到了江南，又有人推薦陸羽，召見了他，陸羽穿着平民的衣服，拿着茶具進來，李季卿對他無禮，陸羽感到愧恨，又寫了《毁茶論》。在他之後崇尚飲茶形成風氣，當時回紇進京朝見，開始趕着馬匹來購買茶葉。

## 崔覲

崔覲，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咏相視爲娱。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辟爲參謀，敦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文宗時，左補闕王直方，其里

崔覲，是梁州城固人。把做儒士當成自己的事業，親自耕種來獲取供給。年老没有兒子，於是把土地住宅和財物分給奴婢讓他們各自立業，自己和妻子隱居在南山，和奴婢約定來到他們的住處時要供給酒食，夫婦吟嘯相視爲娱樂。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辟用他做參謀，催促他來就職，他不懂吏事，鄭餘慶稱道他是個長者。文

中人也，上書論事，見便殿，訪遺逸，直方薦覲高行，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宗時，左補闕王直方，是他鄉里中的人，上書議論政事，文宗在便殿召見他，訪求隱逸之士，王直方推薦崔覲德行高尚，下詔以起居郎的官職召他入朝，他推托有病不來。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

陸龜蒙，字魯望，是陸元方的七世孫。父名賓虞，憑藉文才歷任侍御史。陸龜蒙年輕時高尚豪放，通曉《六經》大義，尤其通曉《春秋》。考進士時，考了一次沒有考中，前去跟隨湖州刺史張搏，張搏歷任湖、蘇二州，辟用他做自己的輔佐。曾經到饒州去，三天之內誰家也沒有去拜訪。刺史蔡京率下屬前來看他，陸龜蒙不高興，就拂衣而去。

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稿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録，讎比勤勤，朱黄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秩壞舛，必爲輯褫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

他住在松江甫里，有很多論著，雖然有深重的憂勞和疾病的痛苦，錢財不够十天的生計，也不稍有停頓。文章寫成後，就把稿子胡亂放在箱子中，多年也不再理會，被好事者偷走了。他得到書籍往往熟讀後就抄録下來，校刊很勤，朱黄兩色筆墨不離手，收藏雖少，却都是精妙可以傳世的。借別人的書籍，篇秩損壞或有訛誤，他一定要輯補改正。喜歡瞭解别人的學問，講論不知疲倦。

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茠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説》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挈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

他有田數百畝，房屋三十楹，田的地勢很低，一遇大雨就和江水連成一片，因此經常爲饑荒所苦。他親自拿着畚鍤，披荆斬棘没有休止的時候，有人譏笑他的勞苦，他回答説："堯、舜黑而瘦，禹的手掌和脚底磨出老繭，他們都是聖人，我是一個平民百姓，膽敢不勤奮嗎?"他嗜好飲茶，在顧渚山下建立茶園，每年收取租茶，親自判定品級。張又新著《水説》七種，第二是慧山泉，第三是虎丘井，第六是松江。人們幫助他的愛好，雖然有百里之遥也要送水給他。當初，他醉酒生病，兩年纔痊愈，從此後每有客人來，就提壺置杯而自己不再飲酒。他不喜歡與世俗之流交往，即使他們登門拜訪也不肯相見。他不乘馬，登船設置篷席，帶着書籍、茶竈、筆床、釣具往來，當時人稱江湖散人，又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來朝廷以高士的身份召他入朝，他没有來。李

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

蔚、盧攜一向與他關係親密，當他們執政時，召他入朝拜授左拾遺。詔書剛剛下達，陸龜蒙就去世了。光化年間，韋莊上表推薦陸龜蒙及孟郊等十人，都被追贈右補闕。

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吴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陸氏家在姑蘇，門口有一塊巨石，遠祖陸績曾奉事吴國擔任鬱林太守，罷官回鄉時没有行裝，船輕得不能渡海，就取石當作重物，人們稱道他的廉潔，號爲鬱林石，世代保留在陸氏家中。

#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

##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 循吏列傳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時，曰“《棫樸》，能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

治理的人，是君王；尋求所要治理的人，是百姓；推行君主的治理而達於百姓的人，是官吏。所以官吏良好，就使法令公平治理成功；官吏不好，就使先王的仁義之道廢弛而敗壞了。在堯、舜的時候，稱爲“九德咸事”，“百工惟時”；在周文王、周武王的時候，稱爲“《棫樸》，是説能授人以官職”，“《南山有臺》，是説高興得到賢能之人”。這是奉公守法官吏的效果。堯、舜，是五帝中的盛帝，周文王、周武王，是三王中的顯王，不能離開奉公守法的官吏而治理，後世可以嗎？

唐興，承隋亂離，剗祓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録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内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嘆愁、就妥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册授。後不復册，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群臣化之，革苛嬈之風，争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

唐朝興起之初，承接隋朝的混亂局面，於是鏟除荒政毒害，開始有選擇地任用州刺史、縣令。太宗曾説：“朕思慮天下的事情，半夜時分還不能安心睡覺，長時間思慮着治民的根本，認爲没有重於刺史的，所以把他們的姓名記録在屏風上，睡卧起坐都對着它，一旦得知了有無才能的情況，隨即注明在相應的姓名下方，用來作爲廢除或任用州刺史的參考。”又下詔讓五品以上的内外官員舉薦可以擔任縣令的人。於是得到合適的官吏，百姓消除悲嘆苦愁、趨向安穩。擔任都督、刺史的官員，他們的職責之一是監察州縣官吏。朝廷有時還派遣使者巡視天下，檢舉不稱職的地方官吏。開始，都督、刺史都是天子親臨殿前册封授命。後來不再親自册封，但還是在他們接受任命的那天在便殿接見，賞賜衣物，然後纔派遣。玄宗開元年間，接受任命的地方官已經入朝辭謝過了，仍要前往側門等候皇上發布去

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叶氣嘉生，薰爲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勛閥著者，名見本篇，不列於兹。

留的最後命令，爲的是榮耀地方官員，從而督責他們成功。最初，刺史依照京官可以佩帶魚符，官品低的讓借穿紅色官服、借帶魚符。開元年間，又放逐貶除酷吏，懲罰不良的官員，群臣發生變化，革除苛刻煩擾的爲政風氣，争着用惠利於民來顯名。皇帝又下詔：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的侍郎之位有缺員時，選擇曾任刺史的人授予；郎官之位有缺員時，選擇曾任縣令的人授予。至於宰相名臣，都努力相約凡地方父母官既不可輕易地授任也不可屢次地變更。所以在地方官員的授任和受命之間，雖然不能都是好的，但所得到的好的也有十分之五。因此協和之氣生出茂盛的穀穗，薰染成太平的社會，而使唐朝持續了三百年，和漢朝相當。達到這樣一種情況的方法，不是靠奉公守法的官吏是什麽？所以整理編排那些在治理上很合宜的事迹，用來彰明他們的功勞。像將相大臣以及因功績顯著的人，就各見本人的傳記，不列在這裏。

## 韋仁壽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壽巂州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款，朝廷歲遣使撫接，至率貪沓，邊人苦之，多畔去。帝素聞仁壽治理，詔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巂，詔歲一按行尉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酋豪皆來賓見，即授以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悦。將還，酋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爲解，諸酋即相率築城起廨，甫旬略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弟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乃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悦。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詔可，敕益州給兵護送。刺史竇軌疾其功，訹言山獠方叛，未可以遠

韋仁壽，是京兆萬年人。隋朝大業末年，任蜀郡司法書佐，判斷獄案公平，犯罪的人都自己認爲要是韋仁壽定的案，死了也没有怨恨。高祖進入關中，派遣使者巡行平定蜀地，使者依據皇帝的授權任命韋仁壽爲巂州都督府長史。南寧州歸順，朝廷每年派遣使者前往撫慰，來到南寧州的使者大都貪得無厭，使邊地百姓受苦，有許多人因此而背叛離去。皇帝往常聽説韋仁壽能治理，下詔授任他爲檢校南寧州都督，辦公的官署暫設在越巂，又令他每年一次巡行慰勞。韋仁壽帶領兵士五百人巡視西洱河，開拓土地數千里，按照皇帝的授權設置七州十五縣，酋長豪强都來歸服進見，便授予他們州縣長官，由於他政令簡明嚴正，所以境内百姓都安心喜悦。當他要返回時，酋長哭着説："天子藉助您來鎮守安撫，爲什麽要離開我們？"韋仁壽用都督府城未建立爲由來解釋，諸位酋長就共同築城池建府署，纔十天就大體完備。韋仁壽於是把實情告訴他們説："我奉詔命衹是撫慰巡視，哪敢擅自留下？"夷人漢人的父老於是悲悲啼啼設宴送行，派遣子弟跟

略，不時遣。歲餘，卒。

隨他進京貢獻土特產，天子大喜。韋仁壽請求把治所遷到南寧州，借兵進而鎮撫，皇帝下詔說可以，并下敕讓益州派給兵士護送。刺史竇軌妒忌他的功勞，恫嚇說山獠正在反叛，不可以用武於遠方，不及時派遣兵士。一年多，韋仁壽逝世。

## 陳君賓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爲襄國通守。武德初，挈郡聽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冗，君賓加意勞徠，不期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内六州穀不登，糇糧少，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内之人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録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户，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坐事免。起爲虔州刺史，卒。

陳君賓，是陳朝鄱陽王陳伯山的兒子。在隋朝任襄國通守。武德初年，獻出全郡歸順朝廷，封爲東陽郡公，遷任邢州刺史。貞觀初年，改任鄧州刺史，鄧州繼喪亡禍亂之後，百姓流離失所，陳君賓特别用心慰勞，不到一個月，百姓都返回恢復常業。第二年，天下遭受霜潦災害，惟有陳君賓治理的地方豐收，儲糧的倉庫充滿，蒲州、虞州的百姓也到鄧州境内求食。太宗下詔慰勞他說："去年關内六州穀物歉收，糧食缺少，朝廷下令分散百姓人口隨處求食。聽說鄧州的刺史和百姓認識到朕的這種心意，交相安置供養，求食的人返回時有的擔着糧食，還拿出布帛贈給遠行的人。由此知道水災旱災是常事，互相拯救贍養，禮讓盛行，海内之人都是兄弟，改變浮薄的風氣，朕還有什麽擔憂？已命令有關部門依次記録刺史以下官吏功績的大小；百姓供養了求食的人家，免除今年按户徵收的紡織品稅。"這一年，召他入京任太府少卿，轉任少府少監，因事故獲罪而免職。後來起用任虔州刺史，逝世。

## 張允濟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爲武陽令，以愛利爲行。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决，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爲？"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盗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慚。允濟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葱，因教曰："弟還舍，脱有盗，當告令。"姥謝

張允濟，是青州北海人。在隋朝任武陽縣令，以愛人利民爲政。元武縣有一百姓帶着母牛投靠妻子的家生活，時間長了，繁殖了十多頭牛犢，將要返回自己的家，但妻子的家人不給牛。那個百姓控告到縣裏，縣裏不能决斷，於是前去見張允濟，張允濟說："你自己有縣令，爲什麽來找我？"那個百姓哭泣着訴說了自己的冤屈，張允濟就叫身邊的人捆着那個百姓，蒙住頭，走過那個百姓妻子的家，說是捕捉到偷牛的人，讓各家各户把牛全部牽出來，詢問牛的來歷，妻家不知是計，急忙說："這是女婿家的牛，我没參與過偷牛。"張允濟立即叫身邊的人撤去蒙頭的布，說："可把這些牛還給女婿。"妻子家的人叩

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内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悦。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葉藁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卒。

頭認罪，元武縣的官吏很慚愧。張允濟有次走在路邊，看見有位老母在茅屋守護她所栽種的葱，就教她説："儘管回家去，如果有人偷了葱，就來告訴縣令。"老母感謝而回。不久丢失了許多葱，張允濟召唤十里以内的男女全部到來，訪求查驗，果然獲得偷盜的人。有位旅行客人在夜裏出發，把衣袍遺落在路上，走了十多里纔發現，有人對他説："我們縣境裏的人都不拾取遺失的東西，可以返回去取它。"那個旅客隨後找到了衣袍。銓選考核時他的政績特别優秀，遷任高陽郡丞，當時高陽郡缺太守，他獨自統管郡中事務，官吏百姓既畏懼又悦服。賊首王須拔進攻郡城，這時糧食缺乏，屬吏吃槐樹葉藁草秆，也没有背叛的。貞觀初年，多次遷官後任刑部侍郎，封爲武城縣男，升任幽州刺史，逝世。

## 李桐客

時又有李桐客者，亦以治稱。初仕隋，爲門下録事。煬帝在江都，以四方日亂，謀徙都丹楊，召群臣議。左右希意，以爲江左且望幸，若巡狩勒石紀功，復禹舊迹，顧不其然。桐客獨曰："吴會卑濕而狹，不足奉萬乘、給三軍，吴人力屈，無以堪命，且逾越險阻，非社稷福。"御史劾以訕毁，幾得罪而免。爲宇文化及脅，將至黎陽，又陷竇建德。賊平，授秦王府法曹參軍。貞觀初，累爲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爲慈父。桐客，冀州衡水人。

當時有叫李桐客的，也因治理被人稱道。最初在隋朝做官，任門下録事。煬帝在江都，因天下日益混亂，謀劃遷都丹楊，召集群臣商議。在煬帝身邊侍奉的臣子都迎合他的旨意，就説江左的人都想望着皇帝親臨，如果巡行那裏并刻石紀功，恢復夏禹的舊業績，這是完全可以的。李桐客獨獨説："吴會地方低濕而且狹小，不能够供奉皇上、供給三軍，吴地人的財力用盡，不可能再負擔，而且要翻越險阻，不是國家的好事。"御史用譏訕誹謗的罪名彈劾他，幾乎獲罪而又幸免。後來被宇文化及脅迫，快到黎陽時，又陷入竇建德手中。賊人平定，他被授予秦王府法曹參軍之職。貞觀初年，多次遷官後任通州、巴州刺史，在治理上主要體現清廉公平，百姓稱他爲慈父。李桐客，是冀州衡水人。

## 李素立 李至遠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仕北齊爲梁州刺史。父政藻，爲隋水部郎，使淮南，死于盗。

素立仕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摇，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

李素立，是趙州高邑人。曾祖父李義深，在北齊任梁州刺史。父親李政藻，任隋朝的水部郎，出使淮南，死在盜賊手裏。

李素立從武德初年開始做官，升任監察御史。有百姓犯法而够不上死罪，高祖要殺掉那個犯人，李素立直言規勸説："法律條文，是天下人所共同遵守的，若有一點出入，那麽人們將無

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户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

所適從。纔開始經營大業，怎能在京都之地先廢棄刑書呢？”皇帝贊許并采納了，由此受到特别的優待。因親人死亡而離職，在他守喪期未滿就被授予清貴而重要的七品官職，主管官員擬授雍州司户參軍，皇帝説：“重要却不清貴。”又擬授秘書郎，皇帝説：“清貴却不重要。”於是授任侍御史。

貞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内附，即其地爲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於是，闕泥熟别部數梗邊，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杯，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出爲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所餘儲糗并什器于州，齎家書就道。會卒，高宗特廢朝一日，謚曰平。

貞觀年間，轉任揚州大都督府司馬。當初，突厥鐵勒部落歸附，朝廷就在那地方設置瀚海都護府，皇帝下詔命令李素立統管。這時候，突厥别部闕泥熟屢次阻塞邊地，李素立認爲不值得用兵，派遣使者勸導而歸降，突厥人感謝他的恩惠，帶着馬牛來奉獻，李素立祇接受了一杯酒，將其餘的全部歸還。於是開闢屯田，建造官署房舍，突厥人更加聽從他的政令。歷任太僕卿、鴻臚卿，多次封爵後封爲高邑縣侯。出任綿州刺史。永徽初年，遷任蒲州刺史，將要離去時，把剩餘的儲糧和器物全歸還州府，祇帶着自家的書籍上了路。就死在路上，高宗特命停止上朝一天，謚號平。

孫至遠，始名鵬。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待事名子，吾此役可命子孫矣。”遂以名之。少秀晤，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略同。復撰《周書》，起后稷至赧，爲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始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上元時，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喪解，既除，調鴻臚主簿。奏戎狄簿領，高宗悦，擢監察御史裏行。忤貴倖，外遷，久乃歷司勛、吏部員外郎中。遷天官侍郎，知選事，疾令史受賄謝，多所絀易，吏肅然斂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其姓爲“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至遠之知選，以内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謝，答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

孫子李至遠，起初名鵬。這時李素立正當奉命出使，對家人説：“古時有因事情來給兒子命名的，我這次出使可爲子孫命名了。”於是改名至遠。李至遠小時就優秀聰明，能研究《尚書》、《左氏春秋》，未見到杜預的《釋例》而著作《編記》，而與《釋例》的主要内容大體相同。又撰寫《周書》，起自后稷直到周赧王，爲紀傳體，令狐德棻贊許它是一部優秀史書。最初調任蒲州參軍，多次補授官職後任乾封尉。上元時，考中皇上親自主持的制科高等，授任明堂主簿。因有親人喪亡而解職，守喪期滿，調任鴻臚主簿。他奏上戎狄人口登記的文簿，高宗很高興，升遷他爲監察御史裏行。因得罪了權貴，遷任外職，長時間後纔歷任司勛員外郎、吏部員外郎中。遷任天官侍郎，主持考核選調官吏的事務，他痛恨吏部辦理文書檔案事務的令史接受賄賂酬謝，便把許多令史除退改换，令史等小吏於是都肅然縮手。有個叫王忠的，考核選調時被除掉，有小吏故意寫王忠的姓爲“士”，打算在擬授官職後增

卒不詣，故昭德銜之，出爲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

加筆劃成“王”，李至遠説：“參加選調官職的人有三萬，没有姓士的，這一定是王忠。”那個小吏叩頭承認罪過。李至遠能主持銓選官吏的事務，是因爲内史李昭德的進薦，有人勸他前去感謝李昭德，回答説：“李公因公事而任用我，怎可用私情去謝?”到底未去，所以李昭德懷恨他，排擠他出京任壁州刺史，逝世，終年四十八歲。

至遠父休烈，亦有文，終鄭令，年四十九。世嘆其父子材不盡云。至遠見桓彦範，力言其賢。盧從愿尚少，高以評目。許弟從遠且貴，豫言其位，以驗所至。蘇頲，其出也，少失母，至遠愛視甚謹，以女妻之。友兄弟，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

李至遠的父親李休烈，也有文才，官位終於鄭縣令，終年四十九歲。世人嘆惜他們父子二人的才能没有充分發揮。李至遠見到桓彦範，極力稱説桓彦範的賢能。盧從愿還在小的時候，他就給予高度評價。李至遠贊許弟弟李從遠會貴達，并預言了他的官位，以驗證能否達到。蘇頲，是李至遠的外甥，從小失去母親，李至遠愛護看待很細緻，還把女兒嫁給了他。李至遠對兄弟友愛，服事守寡的姐姐有禮盡心，世人稱贊他的品德。

從遠清密有學，神龍初，歷中書令、太府卿，累封趙郡公，謚曰懿。兄弟皆德望相埒。又從父游道，武后時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李從遠清静有學識，神龍初年，歷任中書令、太府卿，多次封爵後封爲趙郡公，謚號懿。李氏兄弟都在德行名望上相當。又有叔父李游道，武后時任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 李畬

至遠子畬，字玉田，少聰警。初歷汜水主簿，遇事蜂鋭，雖厮竪，一閲輒記姓名、居業。黜陟使路敬潜薦其清白，擢右臺監察御史裏行。臺廢，授監察御史，累轉國子司業。事母謹，累世同居，長幼有禮。畬妻物故，時母病，恐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侍無憂色。母終，毁而卒。

李至遠的兒子李畬，字玉田，從小聰明機警。起初任汜水主簿，處理事務迅速利索，即使是厮役小子，見過一面就能記住姓名、家庭狀况。黜陟使路敬潜推薦他清廉，升遷爲右肅政臺監察御史裏行。左右肅政臺撤銷，授任監察御史，多次轉官後任國子司業。他服事母親細心，幾代人同住一處，老少都有禮節。李畬的妻子死亡，當時母親有病，他怕母親悲傷，約定家人不要使哭聲傳到母親的住處，早晨晚上問安侍候没有憂傷的神色。母親逝世，他也哀傷過度而死。

## 李巖

從遠子巖，年十餘歲，會中宗祀明堂，以近臣子弟執籩豆，巖進止中禮，授右宗衛兵曹參軍，歷洛陽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應姚、嶲，稱旨，遷諫議大夫，封贊皇縣伯。終兵部侍郎。巖善草隸。爲參軍時製一

李從遠的兒子李巖，十來歲時，正逢中宗在明堂祭祀，他因是皇上親近之臣的子弟而使捧獻祭祀的禮器，李巖進退合乎禮儀，授予右宗衛兵曹參軍之職，歷任洛陽尉，多次遷官後任兵部郎中。他發派扶風兵士應援姚、嶲，符合皇帝旨意，遷任諫議大夫，封爲贊皇縣伯。官位終於兵

裘，服終身。

部侍郎。李嚴擅長草隸書法。在他擔任參軍之職時做了一件皮衣，一直到死都穿着。

## 薛大鼎　薛克構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父粹，為隋介州長史，與漢王諒同反，誅。

薛大鼎，字重臣，是蒲州汾陰人。父親薛粹，任隋朝的介州長史，與漢王楊諒一同謀反，被處死。

大鼎貰為官奴，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高祖兵興，謁見龍門，因説帝絶龍門，軍永豐倉就食，傳檄遠近，據天府，示豪桀，為拊背扼喉計，帝奇之。時諸將已决策先攻河東，故議置。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以大鼎為饒州道軍師，引兵度彭蠡湖，以功遷浩州刺史。累徙滄州。無棣渠久廞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污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為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鐺脚刺史"。永徽中，遷銀青光禄大夫，行荆州大都督長史。卒，謚曰恭。

薛大鼎被赦免死罪作爲官府的奴隸，流放到辰州，因立戰功得以返回。高祖起兵，薛大鼎前往龍門謁見，於是游説建議高祖從龍門渡黄河，駐軍永豐倉就地取得糧食，傳布檄文給遠近郡縣，占據物産豐富的關中，告示豪傑，就是拍擊肩背扼制喉嚨的計策，高祖很驚奇。當時諸位將領已經决策先進攻河東，所以他的建議被擱置。他被授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任山南道副大使，開闢屯田以充實糧倉。趙郡王李孝恭討伐輔公祏，委派薛大鼎爲饒州道軍師，領兵渡彭蠡湖，因立功遷任浩州刺史。多次遷官後任滄州刺史。無棣渠長久淤塞，薛大鼎疏浚治理使渠與海連接，商人貨物流通無阻，鄉里百姓歌頌説："新溝開通，舟船便利。連接滄滄大海，魚鹽之利來到。昔日徒步行走，今天如坐快車。美好啊薛公的恩德廣泛四布！"又疏通長蘆、漳、衡三條渠道，分泄積水，這一帶不再鬧水災了。這時，鄭德本任瀛州刺史，賈敦頤任冀州刺史，都有治理的聲譽，所以河北地區稱他們爲"鐺脚刺史"。永徽年間，加授銀青光禄大夫，行荆州大都督長史。逝世，謚號恭。

子克構，有器識，永隆初，歷户部郎中。族人黄門侍郎顗，以弟紹尚太平公主，問於克構，答曰："室有傲婦，善士所惡。夫惟淑德，以配君子，無患可矣。"顗不敢沮，而紹卒誅。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吊，思忠辭以辰日不見。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天授中，遷麟臺監。坐弟為酷吏所陷，流死嶺南。

兒子薛克構，有器量見識，永隆初年，歷任户部郎中。同宗族人黄門侍郎薛顗，因弟弟薛紹要娶太平公主爲妻，拿這事向薛克構詢問，薛克構回答説："家中有高傲的媳婦，這是高尚的士人所厭惡的。衹有是賢惠的女子，用來匹配給君子，可以無患了。"薛顗不敢阻止這件事，而薛紹最終被殺。陳思忠居家爲父親守喪，皇帝下詔强令他除去喪服，客人前往吊喪，陳思忠以辰日爲由而推辭不見。薛克構説："侍奉親人的人，避免嫌疑是可以的；已經喪父了，就不能不哭。"世人信服他説的話。天授年間，遷任麟臺監。因弟弟被酷吏陷害而受牽連，流放死在嶺南。

**賈敦頤**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弊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貰之，有司執不貰，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况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滱二水，歲溢溢，壞室廬，寖洳數百里。敦頤爲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爲饒陽令，政清静，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逾制，敦頤舉没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奸擿伏，下無能欺。卒于官。

賈敦頤，是曹州冤句人。他在貞觀年間，好幾次擔任州刺史，生性廉潔。他入京朝見時，往往是全家出行，一輛車子，極爲破爛，瘦馬帶着繩籠頭，路上的人不知道他是刺史。很長時間後，任洛州司馬，因公事牽累被捕入獄，太宗下令赦免他，有關官員堅持不赦免，太宗説："人誰能無過，我衹除去那些過失太嚴重的。如果全都繩之以法，即使兒子也有不合父親心意的，何况臣子服事君主呢？"於是賈敦頤得到了原諒。遷任瀛州刺史，州境靠近滹沱、滱兩條河，每年河水泛濫，毁壞房舍，淹没窪地數百里。賈敦頤爲此築立堤壩，河水暴漲時被攔住，百姓受益。當時他的弟弟賈敦實擔任與瀛州相連的饒陽縣的縣令，爲政清廉平穩，受到官吏百姓的贊美。舊制度規定，凡是具有服喪九個月以上的親屬關係的人爲避嫌就不能在相連的地區同時擔任官職，朝廷因他們兄弟治理政務的成績都高，所以不調開他們而用來表示寵信。永徽年間，遷任洛州刺史。洛州的豪富大族較多，所占田地大都超越規定，賈敦頤查出後没收了三千多頃，把這些地分給貧民，揭發隱蔽的壞人壞事，屬下不能欺瞞。死在官任上。

**賈敦實**

咸亨初，敦實爲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衰减。始，洛人爲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碑其側，故號"常棣碑"。歷懷州刺史，有美迹。永淳初致仕，病篤，子孫迎醫，敦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子膺福，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竇懷貞黨誅。

咸亨初年，賈敦實任洛州長史，爲政也寬厚仁惠，民心歸向他。洛陽令楊德幹崇尚嚴酷刑罰，用拷打殺人來樹立威勢，賈敦實勸諭阻止，并説："爲政在於養育百姓，傷害生命過多，即使能幹，也是不足爲貴的。"楊德幹因而漸漸減少殺傷。當初，洛州人在大市邊給賈敦頤刻有石碑，等到賈敦實入京任太子右庶子，人們又在旁邊給賈敦實立碑，所以號稱"常棣碑"。歷任懷州刺史，有良好的政績。永淳初年退休，在他病重時，子孫們接來醫生，賈敦實不肯見，説："没聽説良醫能醫治年老之病。"逝世，終年九十多歲。兒子賈膺福，任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因爲是竇懷貞的同黨而被處死。

**楊德幹**

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

楊德幹歷任澤州、齊州、汴州、相州四個州

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天授初，子神讓與徐敬業起兵，皆及誅。

的刺史，爲官威嚴，當時諺語說："寧願吃下三斗炭，不願遇到楊逢幹。"天授初年，兒子楊神讓和徐敬業一起起兵，都被處死。

**田仁會**　田歸道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弘襲封，至陵州刺史。

仁會擢制舉，仕累左武候中郎將。太宗征遼東，而薛延陀以數萬騎掩河内，詔仁會與執失思力率兵擊敗之，尾逐數百里，延陀幾生得，璽書嘉尉。永徽中，爲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廪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境有夙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迹。入爲太府少卿，遷右金吾將軍。所得禄，估有羸，輒入之官，人以爲尚名。然資强摯疾惡，晝夜循行，有絲毫奸必發，廷中讁罰日數百，京師無貴賤舉憚之。巫傳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會劾徙于邊。轉右衛將軍，以年老乞骸骨，卒年七十八，謚曰威。

田仁會，是雍州長安人。祖父田軌，在隋朝任幽州刺史，封爲信都郡公。父親田弘繼承封爵，官做到陵州刺史。

田仁會考中皇上親自主持的制舉，多次升遷做到左武候中郎將。太宗征伐遼東，而薛延陀帶領數萬騎兵偷襲河内，皇帝下詔讓田仁會和執失思力率兵迎擊而打敗了薛延陀，并尾隨着追擊數百里，薛延陀幾乎被活捉，皇帝又下詔書表揚慰勞他。永徽年間，任平州刺史，當年天旱，自己曝曬在太陽下而祈禱，隨後降下大雨，穀物獲得豐收。人們歌頌說："如父母般養育我啊是您田使君，精誠突出啊上達天知。田裏招來雨啊山中飄出雲，糧倉充實啊禮義申明，希望您常在啊不憂慮貧乏。"五次遷官後任勝州都督，勝州境内向來就有强盗，依仗山勢搶劫行人，田仁會派騎兵追捕格殺，消滅了强盗。城門在夜裏開着，路上没有盗賊的踪迹。召他入京任太府少卿，遷任右金吾將軍。他所得的俸禄，估計自用後有多餘的，就交納給官府，人們認爲這是求取名譽。但他本性剛猛而嫉惡如仇，晝夜巡查，有絲毫奸惡必定揭發，當堂責罰的每天就有數十百人以上，京城中無論貴賤都害怕他。有巫師傳播歪門邪道迷惑衆人，自己説能使死人復活，街巷市民尊他如神，田仁會向朝廷檢舉而把巫師流放到邊地。轉任右衛將軍，因年老請求退休，逝世時七十八歲，謚號威。

子歸道，明經及第，累擢通事舍人内供奉、左衛郎將。突厥默啜請和，武后詔將軍閻知微册可汗號，持節往。默啜又遣使謝，知微遇諸道，即與緋袍銀帶，因表使者即到，請備禮廷賜。歸道諫曰："虜背惠且積年，今悔過入朝，解辮削衽，宜待天旨。而知微擅賜使，朝廷何以加之？宜敕初服，須天子命。小國使者，不足備

兒子田歸道，考中明經科，多次升遷官職後任通事舍人内供奉、左衛郎將。突厥默啜請求講和，武后下詔派將軍閻知微册封默啜可汗之號，持節前往。這時默啜又派遣使者入朝感謝，與閻知微在路上相遇，閻知微就把緋袍銀帶贈給使者，於是上表説使者就要到了，請準備禮品在朝堂上賞賜。田歸道直言規勸説："突厥忘恩負義背叛朝廷已有多年，今日悔悟過失入京朝見，要解散髮辮剪削衽服，也應該等待天子聖旨纔

禮迓之。”后從焉。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詔歸道攝司賓卿往勞。默啜請六胡州及都護府地不得，大怨望，執歸道將害之。歸道色不橈，詈且讓，為陳禍福，默啜亦悔。會有詔賜默啜粟三萬石，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且許結婚，於是更以禮遣。歸道既還，具陳默啜不臣狀，請備邊。已而果反，乃擢歸道夏官侍郎，益親信。

行。但閻知微擅自賞賜突厥使者，朝廷又用什麼再來賞賜他？應當下敕讓突厥使者穿戴先前的服飾，等待天子的命令。小國的使者，不必要備下禮品迎接他。”武后聽從了這個意見。默啜將要到達單于都護府，皇帝下詔讓田歸道以代理司賓卿的身份前往慰勞。默啜索要六胡州和都護府所轄土地而未得到，很是心懷不滿，拘禁田歸道打算殺害他。田歸道神色不屈，痛罵并且責備默啜，給他陳述禍福，默啜也後悔了。正巧皇帝下詔賞賜默啜粟三萬石，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件，并且應許他的求婚，於是默啜又依禮送回田歸道。田歸道返回朝廷後，詳細陳述默啜不臣服的情形，請求防備邊境。隨後默啜果然反叛，於是提拔田歸道爲夏官侍郎，更加受到親近信任。

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押千騎宿衛玄武門。桓彥範等誅二張，而歸道不豫聞，及索騎士，拒不應。事平，彥範欲誅之，以辭直，免還私第。然中宗壯其守，召拜太僕少卿，遷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謚曰烈，帝自為文以祭。

遷任左金吾將軍、司膳卿，掌管千騎在玄武門值宿警衛。桓彥範等人誅殺張宗昌、張易之兄弟，而田歸道事先不知道，等到桓彥範索要騎士，他拒絶不給。這事平息，桓彥範要處死他，因爲田歸道有理，祇得免了死罪放回私家宅第。但中宗贊許他能盡守衛之責，召入朝廷授任太僕少卿，遷任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逝世，追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謚號烈，皇帝親自撰寫悼文祭奠他。

子賓庭，開元時至光祿卿。

兒子田賓庭，開元時官做到光祿卿。

## 裴懷古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邽主簿，頻遷監察御史。姚、巂道蠻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蠻夏立石著功。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為后申析，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

裴懷古，是壽州壽春人。儀鳳年間，到京城上書，補授下邽主簿，多次遷官後任監察御史。姚、巂道的蠻人反叛，朝廷命令裴懷古從驛道兼程前往招徠安撫他們，説明賞罰的利害，歸附的人每天以千計算。不久捉住罪魁禍首，於是平定南方，蠻人和中原人立石碑記載他的功德。恒州有位僧人被他的徒弟誣告説他詛咒當今女皇帝而大不道，武后發怒，命令審問處死他。裴懷古審出那位僧人是被冤枉的，便給武后申述分析，武后不聽，於是他説：“陛下的法條應與天下人一致，難道教臣誅殺無罪的人而逢迎聖旨嗎？如果那人有背叛皇上的情狀，臣有什麼臉面寬免他？”武后的怒氣消解，那位僧人也得以幸免。

閻知微之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啜脅知微稱可汗，又欲官懷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守忠而死與毁節以生孰與？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亡，而素尫弱，不能騎，宛轉山谷間，僅達并州。時長史武重規縱暴，左右妄殺人取賞，見懷古至，爭執之。有果毅嘗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遂免。遷祠部員外郎。

閻知微出使突厥，裴懷古前去監突厥軍。默啜脅迫閻知微稱可汗，又要授予裴懷古官職，裴懷古不肯接受，默啜打算殺掉他。裴懷古告訴默啜說："守忠而死去和失節而活着相比要哪個？請即殺我，决不躲避。"於是被囚禁在軍中，從而趁機逃脱，但他向來瘦小體弱，不能騎馬，輾轉於山谷之間，勉强到達并州。當時并州長史武重規縱容暴徒，他身邊的人用胡亂殺人來取賞，看見裴懷古到來，争着去抓他。有位擔任果毅的低級軍官曾認識裴懷古，大聲呼喊説："是裴御史。"於是幸免一死。遷任祠部員外郎。

姚、巂酋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没州縣，以懷古爲桂州都督招尉討擊使，未逾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爲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爲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况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况裔人邪！"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

姚、巂的酋長們進京叩見皇上，希望得到裴懷古來安定遠方夷人，被授予姚州都督，因有病而辭掉官職。始安賊首歐陽倩有數萬人馬，攻陷州縣，朝廷委派裴懷古擔任桂州都督招慰討擊使，還未越過嶺，他就先用書檄向賊人宣示禍福，賊徒迎降，自我陳説是被當地官吏侵逼而反叛。裴懷古知道他們誠懇，認爲用不懷疑他們的辦法，可以破除他們的謀慮，自己就輕裝騎馬前往那裏。有人説："僚夷難於親近，有準備的時候他們尚且表現出不誠實，何况無準備的時候呢！"他回答説："忠信可以通神明，何况是邊遠地方的人呀！"於是親身到營寨裏安撫勸導，歐陽倩等大喜，全部歸還所掠奪的東西後出降，即使諸洞向來翻覆無常的，也受此影響徹底歸附，嶺外平定。

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爲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爲并州。人知其還，携扶老稚出迎。崔宣道始代爲長史，亦野次。懷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俄轉幽州都督，綏懷兩蕃，將舉落内屬，會以左威衛大將軍召，而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敗其師。卒于官。

遷任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到之處官吏百姓都從心底愛戴他。神龍年間，召他入京任左羽林大將軍，還未到任，又返回并州任職。并州人知道他返回，扶老携幼出城歡迎。崔宣道剛代替他任并州長史，也到郊野迎接。裴懷古不想使崔宣道很難堪，派人驅趕歡迎的人回去，但來的更多，他的得人心的情况大都像這樣。不久轉任幽州都督，安撫關照奚人、契丹人，他們準備全部落歸附時，恰巧這時朝廷下令召他入京任左威衛大將軍，并讓孫佺代替他，孫佺不懂得用兵，於是被奚、契丹打敗。裴懷古死在官任上。

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

裴懷古清高耿直辦事謹慎，在幽州的時候，韓琬以監察御史身份監軍，稱贊他"統領士兵誠

財廉，國名將”云。

信，面對財物廉潔，可爲國家名將”。

**韋景駿**

韋景駿，司農少卿弘機孫。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决。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鄣，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爲腴田。又維艚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爲法。方河北飢，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後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洺令楊茂謙三人。

韋景駿，是司農少卿韋弘機的孫子。考中明經科後，在神龍年間，歷任肥鄉令。肥鄉縣北面臨接漳水，而漳水連年泛濫，百姓被它害苦。舊有堤防靠近運糧漕渠，雖加高了堤岸，隨即又冲壞决開。韋景駿查看地勢，向南移一千步，依據高地修築堤防，水到堤岸脚下就流開而去，堤北的水一乾就成爲肥沃田地。又在漳水上用繩索聯結艚船成爲橋梁，而廢棄長橋，出力少費用輕，後來就作爲成法。當河北饑荒時，他親自巡視鄉村，勸百姓互通有無，并教導安撫，獨獨肥鄉縣的百姓避免了流散。待到離任而去，人們立石碑記載他的功勞。後來任貴鄉令，有一對母子相互訴訟，韋景駿説："我這個縣令小時候不被上天保佑而失去親人，常常自感痛苦。你幸好有親人，却忘記孝道嗎？教化不爲人所信服，是我這個縣令的罪過。"因而低聲哭泣流淚，授給那兒子《孝經》，讓他學習大義。於是母子感化醒悟，請求改過自新，那兒子終於成爲孝子。當時在治理上有名的有："韋景駿和清漳令馮元淑、臨洺令楊茂謙三人。

景駿後數年爲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争奏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廬、館舍、橋鄣皆公所治，意公爲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爲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爲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天令，未行，卒。

韋景駿在幾年後任趙州長史，路過肥鄉，百姓歡喜，争先奉上酒食迎接慰勞，有小孩子也在其中。韋景駿説："當你們這些小家夥還未出生時，我已離開此縣，我對你們并没有舊恩，爲什麼也來了？"對答説："老年人給我們講，學堂、館舍、橋梁堤防都是您所修建的，原想您已成了古人，今日却有幸親眼見到，所以來了。"韋景駿爲此停留一整天。後來遷任房州刺史。房州偏遠險惡，有蠻夷風氣，没有學校，喜好祭祀那些不合禮制的鬼神，韋景駿開始推薦本州的讀書人應試科舉，開通狹窄的道路，建造旅館，廢除没有名目的祠堂。韋景駿治理百姓，尋求的是怎樣能方便百姓，基本上是這樣。轉任奉天令，還未赴任，就去世了。

茂謙擢制舉，授左拾遺内供奉，爲吏介而勤，歷秘書郎。始竇懷貞雅重其材，及執政，薦爲大理正、左臺

楊茂謙考中皇上親自主持的制舉，授任左拾遺内供奉，爲官耿直而勤勉，歷任秘書郎。當初竇懷貞很看重他的才能，待到主持朝中政務，推

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爲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司馬張懷玉同鄉，長相善，洎晚有隙，掉訐短長，左遷桂州都督。徙廣州，卒。

景駿子述，自有傳。

### 李惠登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爲平盧軍裨將。安禄山亂，從董秦泛海，略定滄、棣等州。輕兵遠鬥，賊不支，戰輒北。史思明反，惠登陷賊，以計挺身走山南，依來瑱，表試金吾衛將軍。李希烈反，屬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即拜刺史。州數被亂，野如薙，人無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清静，居二十年，田畝闢，户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度使于頔狀其績，詔加御史大夫，升隋爲上州。俄檢校國子祭酒，卒，贈洪州都督。

### 羅珦　羅讓

羅珦，越州會稽人。寶應初，詣闕上書，授太常寺太祝。曹王皋領江西、荆襄節度使，常署幕府，遷累副使。皋卒，軍亂，劫府庫，珦取首惡十餘人斬以徇，環棘廷中，俾投所劫庫物，一日皆滿，乃貰餘黨。召爲奉天令。中官出入係道，吏緣以犯禁，珦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擢廬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祀，珦下令止之。修學官，政教簡易，有芝草、白雀。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再遷京兆尹，請減平糴半，以常賦充之，人賴其利。以老病求解，徙太子賓客，累

薦他任大理正、左臺御史中丞。開元初年，出京任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楊茂謙和魏州司馬張懷玉是同鄉，兩人長期友好，到了晚年開始有矛盾，便相互攻訐短長，因而降職任桂州都督。遷任到廣州，逝世。

韋景駿的兒子韋述，自己有傳。

李惠登，是營州柳城人，擔任平盧軍副將。安禄山叛亂，他跟從董秦漂浮過海，經略平定滄、棣等州。他率輕裝士兵長途襲擊，叛賊不能支撑，每戰即敗。史思明反叛，李惠登陷入賊手，使用計謀脱身逃到山南，依附來瑱，來瑱上表推薦他而授予試金吾衛將軍。李希烈反叛，把二千兵士委托給他，讓他屯駐隋州，李惠登帶領全州歸順朝廷，隨即被授予刺史。隋州屢次遭亂，田野光秃秃的如被割過似的，百姓無法生産和生活。李惠登雖樸素無學問，但審視百姓所説有利的就實行，所説有害的就除去，盡心安定百姓，無意中與古人所爲善政相合。他爲官時政令清正平穩，在隋州二十年，田野土地開闢，户口日益增多，百姓常常是歡歌笑舞。這時節度使于頔上表陳述他的政績，下詔加授御史大夫，升隋州爲上州。不久爲檢校國子祭酒，逝世，追贈洪州都督。

羅珦，是越州會稽人。寶應初年，到京城上書，授任太常寺太祝。曹王李皋領任江西、荆襄節度使，常引用他在幕府任職，遷官多次後任節度副使。李皋逝世，軍士騷亂，搶劫國庫，羅珦把首惡十多人抓起來處死後示衆，并在庭院中用荆棘圍圈，使軍士投進所搶劫的國庫財物，一天内全滿了，這纔赦免餘黨。召他入京任奉天令。宦官由奉天縣境出入的絡繹不絶，下吏因此而違犯禁令，羅珦都處以鞭笞刑罰，即使打死也不寬容，從此犯禁的人屏氣收斂。升任廬州刺史。民間得病的人，捨棄醫藥，祈求於不合祭祀典禮的神鬼，羅珦下令禁止。他修建學館，政令簡明，有芝草、白雀一類祥瑞。淮南節度使杜佑上奏他的治理情狀，皇帝賜給他金紫官服。二次

封襄陽縣男。卒，謚曰夷。

遷官後任京兆尹，請求削減官府用平價收購糧食中的一半，用通常的賦稅補充，百姓賴此而獲利。因年老多病請求離職，遷任太子賓客，多次封爵後封爲襄陽縣男。逝世，謚號夷。

子讓，字景宣，以文學蚤有譽，舉進士、宏辭、賢良方正，皆高第，爲咸陽尉。父喪，幾毀滅。服除，布衣糲飯，不應辟署十餘年。淮南節度使李鄘即所居敦請置幕府，除監察御史，位給事中，累遷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有仁惠名。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慘然爲焚券，召母歸之。入爲散騎常侍，拜江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兒子羅讓，字景宣，因文學之才而早有聲譽，被舉薦應試進士、宏辭、賢良方正等科目，都考中高等，任咸陽尉。父親喪亡，他幾乎哀傷過度而死。守喪期滿，仍穿布衣吃粗食，十餘年間不應召聘去做官。淮南節度使李鄘到他所居之地敦請他在幕府任職，授任監察御史，官位升到給事中，多次遷官後任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他爲官有仁慈惠愛的名聲。有人贈婢女給羅讓，他詢問婢女是從哪來，婢女回答說："姐妹九人都被官府所賣，留下的惟獨老母一人。"羅讓心裏悲傷替婢女燒掉契約，召她母親來帶她回家。召他入京任散騎常侍，授任江西觀察使，逝世，終年七十一歲，追贈禮部尚書。

## 韋丹　韋宙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高祖琨，以洗馬事太子承乾，諫不聽。太宗才之，擢給事中。高宗在東宫，爲中舍人，封武陽縣侯。孝敬爲太子，琨以右中護爲詹事。卒，贈秦州都督，謚曰貞。

韋丹，字文明，是京兆萬年人，是北周大司空韋孝寬的六世孫。高祖韋琨，以太子洗馬之職服事皇太子李承乾，直言規勸而太子不聽從。太宗認爲他有才，提拔爲給事中。高宗在東宫當太子時，他任中書舍人，封爲武陽縣侯。孝敬爲皇太子時，韋琨以右中護之職擔任太子詹事。逝世，追贈秦州都督，謚號貞。

丹蚤孤，從外祖顔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宗爲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吊。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覿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即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爲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爲隸。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

韋丹早年喪父，隨從外祖父顔真卿學習，考中明經科，調任安遠令，他把官位讓給同父異母的哥哥去做，自己進入紫閣山服事叔父韋能。又考中《五經》科高等，歷任咸陽尉，張獻甫上表舉薦他到邠寧幕府任職。順宗爲皇太子，韋丹以殿中侍御史之職召入東宫任舍人。新羅國君死去，皇帝下詔任命他爲司封郎中前往新羅吊喪。舊例，出使外國，賜給州縣級别的官位十個，讓使者出賣它們换取費用，這叫做"私覿官"。韋丹說："出使外國，費用不够，應該向上申請，怎可用賣官來收受錢財？"隨即詳細開列所應需的費用奏上，皇帝命令有關部門給予他，此後作爲一條規定寫進令裏。還未到達，而新羅所立的新國君死去，返回朝廷後出任容州刺史。他在容

所，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

州教百姓耕種紡織，禁止懶散不從事生産者，興建學校，百姓貧窮而自己賣身的，出錢贖回讓還家，禁止官吏掠奪百姓作爲奴隸。初次建起州城，城墻周長十三里，開設屯田二十四處，教種植茶、麥，仁慈的教化大行。遷任河南少尹，還未到任，改任義成軍司馬。召他入京任諫議大夫，有正直的名聲。

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疏，以爲"孝文世，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宗褒美。會闢圍梓州，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闢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晋慈隰州觀察使，封武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

劉闢反叛，討論這事的人要求寬免劉闢不討伐，韋丹上疏，認爲"孝文之世，法令廢弛人情放縱，應當用威嚴糾正，今天不討伐劉闢，那麽朝廷管得了的衹剩兩座京城而已"。憲宗褒揚贊美他。適逢劉闢圍攻梓州，於是委派韋丹擔任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替李康。他走到漢中，上書説李康能竭盡其力守衛一方，不可以改换。皇帝召他回朝計議蜀中事務。劉闢離開梓州後，韋丹因將東川節度使之職推讓給高崇文，於是朝廷委任他爲晋慈隰州觀察使，封爲武陽郡公。過了一年，自己陳述所治理的三個州，不是要害之地，不值得張大官職，否則爲國家增加了費用，不如隸屬於河東，皇帝依從了。

徙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爲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戛而焚。丹召工教爲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爲估，不取贏利。人能爲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爲爲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爲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爲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爲新廄，馬息不死。築堤捍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

改任江南西道觀察使。韋丹計算家口接受俸禄，把剩餘的交給官府，裁除八個州的由官府出資顧用的辦事人員，節省那些錢財。開始，這裏的百姓不會製瓦來建屋，房子全是茅草蓋頂竹子做椽，長久乾燥的時候就突然起火。韋丹召來工匠教當地人製做陶瓦。聚集木材於廣場，計算它們的成本價來出賣，不謀取利潤。誰家能建造房屋的，到官府領取木材陶瓦，免除一半賦税，慢慢收取需要償還的錢；逃亡未返回的流民，官府爲他們建造；貧窮不能建造的人家，發給財物。他親自前往勸勉監督。又設立南北市，建造營房使軍隊居住，逢上天旱，招募人前往做工，多付給工錢，并供應他們飯食。修建兩條夾着兩座軍營的南北大道，東西隔七里。把廢棄的倉庫改爲新的馬房，馬匹繁育不停。築堤控制長江水，長十二里，設立閘門疏導漲水。共建造陂塘五百九十八處，能灌溉田地一萬二千頃。有個屬吏主管倉庫十年，韋丹審核倉中糧食，少了三千斛，韋丹説："管糧倉的吏豈能自家吃完呢?"查抄那個

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辨。會卒，年五十八。驗卒所告，皆不實，丹治狀愈明。

屬吏的家，找到全部的文簿記録，竟是被那些權勢之吏所强逼侵吞了，他召集諸吏説："你們依仗權勢從倉庫取用糧食，這是犯罪，給你們一個月的期限還回來。"諸吏都叩頭感謝，到了期限没有敢不還的。有個士卒違犯法令應當處死，釋放他未殺，那士卒離去後，上書控告韋丹有不法之事，皇帝下詔讓韋丹停職等待他的辯解。恰巧他在這時去世了，終年五十八歲。朝廷審查核實士卒所控告的事，都不真實，韋丹治理的情况更加被人們所瞭解。

大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爲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録》，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殁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臮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

大和年間，裴誼任江西觀察使，上書請給韋丹建立祠堂，刻石紀功，朝廷没有答覆。宣宗讀《元和實録》，看見韋丹政事特别優異，有一天對宰相説："元和時治理百姓誰爲第一？"周墀對答："臣曾鎮守江西，韋丹有大功，恩德覆蓋八州，都死了四十年，老人幼兒還懷念着他不忘。"於是皇帝下詔叫觀察使紇干臮奏上韋丹的功績情狀，命人立石碑刻記他的功績。

子宙，推蔭累調河南府司録參軍，李珏表河陽幕府。宣宗謂宰相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三遷度支郎中。

兒子韋宙，依據祖上功勛做官而多次調任後爲河南府司録參軍，李珏上表推薦他在河陽幕府任職。宣宗問宰相周墀："韋丹有兒子没有？"周墀答説有韋宙。皇帝説："給他個好官。"於是授任侍御史，三次遷官後任度支郎中。

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爲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部，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信重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雁門、五原，絶武州塞，略雲中，逾句注，遍見酋豪，鐫諭之。視亭障守卒，增其稟。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悦。召拜吏部郎中。出爲永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爲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爲書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户給之。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輒莩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羡餘以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

盧鈞在太原任節度使，上表舉薦韋宙任副使。這時，回鶻已經攻下塞外各部落，侵入塞内，搶掠殺害官吏百姓。盧鈞想讓一個誠信穩重的吏員視察邊地，韋宙請求前往。他經過定襄、雁門、五原，穿過武州塞，巡行雲中，越過句注，廣泛會見酋長豪首，耐心勸導他們。他還視察亭障看望守護的士卒，增加他們的口糧。約束官吏不能擅自使兵士侵犯各部戎人，違犯的處死，於是三部六蕃各部落都信服喜悦。召他入京授任吏部郎中。出京任永州刺史。州内遭受災害歉收，於是下令賣掉官府中供刺史使用的雜器物品，得到九十多萬錢，爲貧民買糧食。當地民俗不知曉法律條文，故多犯罪，韋宙爲他們書寫制度律條和如何種植謀生之事，發給每户學習。州境背靠嶺地，轉運糧食艱險，一遇饑荒，人就餓死，韋宙開始建立常平倉，在豐收年收購儲存多

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爲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群入民家，號"行盗"，皆迎爲辨具，謂之"起盆"，後爲解素，喧呼殴鬥，宙至，一切禁之。

餘的穀米而防備荒年缺糧。裁撤閑散的衙役九百四十四員。各縣在過去是設置吏員督促賦税，韋宙使百姓自己送交，每十家相互擔保，常常能提前完成交税。湘源出産零陵香，每年收買向上供奉，百姓被此事害苦了，韋宙爲他們上奏而廢除了。百姓貧窮無牛，使用人力耕種，韋宙爲此專門組織了社，以二十家爲一組而每月會聚錢若干，通過抽簽得到自己姓名的先買牛，以此爲準，時間一長，耕牛不缺乏了。建立學校，選取官宦人家的子弟十五人充當學官。原來，俚民結婚嫁娶時，拿出錢財宴會賓客，號稱"破酒"，白天黑夜聚集，多到數百人，而貧窮人家也得宴請數十人；財力不够的人家，就不迎親，以至於私奔。韋宙訂立條文約束，使他們大略遵從禮法，這種習俗終於改掉。城中的少年，常在七月擊鼓，成群結隊進入民家，號稱"行盗"，民家給他們置辦飲食，叫做"起盆"，後來開葷了，喧鬧殴鬥，韋宙上任後，全部予以禁止。

還爲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爲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以幹聞。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

召他入京任大理少卿。長時間後，授任江西觀察使，政令簡明，南方人因他們父子二人都在江西爲節帥而看作世官人家。遷任嶺南節度使。南詔攻占交趾，他撫慰兵士積聚儲備，因幹練而聞名。加授他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年間逝世。

## 韋岫

宙弟岫，字伯起，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謙後以功爲封州刺史，生二子，即隱、龔。盧攜舉進士，陋甚，岫獨謂攜必大用。攜執政，岫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觀察使云。

韋宙的弟弟韋岫，字伯起，也有名聲。韋宙在嶺南，把侄女嫁給小校劉謙做妻子，有人勸諫阻止他，韋岫説："我的子孫或許還要依靠他。"劉謙後來因功任封州刺史，生有二子，即劉隱、劉龔。盧攜考中進士科，相貌非常醜陋，韋岫獨獨認爲盧攜必有大用。盧攜執掌政事，韋岫由泗州刺史升任福建觀察使。

## 盧弘宣

盧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幕府。李愬代權，又二人交憾。弘宣始謁愬，愬敕左右謹衛，既與語，見其冲遠，不覺洗然。裴度留守東都，表爲判官，遷累給事中。駙馬都尉韋處仁拜虢州

盧弘宣，字子章，元和年間，考中進士科。鄭權爲襄陽節帥，徵召他到幕府任職。李愬代替鄭權，而且他們二人相互憎恨。因而在盧弘宣剛謁見李愬時，李愬先下令身邊的人仔細排列衛兵而擺出威嚴之勢和他談話之後，李愬發現盧弘宣高昂豪邁，不由得心裏起敬。裴度留守東都，上

刺史，弘宣謂非所任，還詔不下。

開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詔弘宣與吏部郎中崔瑨分道賑恤，使有指。還，遷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劍南東川節度使。時歲饑，盜贅結，酋豪自王，僞署官吏，發敖庴，招亡命，聯蓬、瀘、嘉、榮諸州，訹蠻落搖亂，根株磐熾。弘宣下檄脅諭，賊黨稍降，其黠强者署軍中，孱無能還之農。魁長逃入峽中，吏捕誅之。徙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政目簡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甚貸。河朔故法，偶語軍中則死，弘宣始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歷工部尚書、秘書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尚書右僕射。弘宣患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二家法，損益其當，次以爲書。

子告，字子有，及進士第，終給事中。

**薛元賞**

薛元賞，亡里系所來。大和初，自司農少卿出爲漢州刺史。時李德裕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會維州降，德裕受之以聞，牛僧孺沮其議，執還之。元賞上書極言可因撫之，潰虜膺腹，不可失。不省。段文昌代德裕，狀元賞治當最。還累司農卿、京兆尹。出

表任用他爲判官，遷任多次後爲給事中。駙馬都尉韋處仁被授予虢州刺史，盧弘宣認爲這項任命不妥當，封還任命詔書不下發。

開成年間，山南、江西發生大水災，皇帝下詔委派盧弘宣和吏部郎中崔瑨分道前去救濟，以便於考核。返回朝廷，遷任京兆尹、刑部侍郎。授任劍南東川節度使。當時這一地區發生饑荒，强盗聯結，酋長豪强自稱爲王，僞命官吏，打開糧倉，招納亡命之徒，聯合蓬、瀘、嘉、榮各州，引誘蠻人部落煽動變亂，根基盤結勢頭很盛。盧弘宣傳發文告軟硬兼施，賊黨漸漸屈降，其中狡猾强硬的派到軍中任職，孱弱無能的使回家務農。魁首逃進峽谷中的，派屬吏追捕殺了。改任義武節度使。盧弘宣性情寬厚，政令的名目簡省，百姓感到便利而安定，但對違犯的不太寬容。河朔舊的法規，在軍中相對私語就處死，由盧弘宣開始除去它。當初，皇帝下詔賞賜義武軍糧粟三十萬斛，貯存在飛狐，盧弘宣計算拉運的費用大得超過了那些糧食的價值，很不妥，下令官吏守護它不運。第二年春天，發生大旱情，他教百姓放開力氣前往取拿，當時幽、魏的百姓飢餓嚴重，惟獨易、定的百姓還如往年有糧吃。到了秋天收穫後，全部收回那些借貸出去的糧食，軍糧因此富足。歷任工部尚書、秘書監，後以太子少傅之職退休。終年七十七歲，追贈尚書右僕射。盧弘宣擔憂官吏平民人家在祭祀時没有固定的儀式遵循，於是綜合古時十二位禮學家的禮法，經過增減折中而定出適合今天所用的，編排成書。

兒子盧告，字子有，考中進士科，官位終於給事中。

薛元賞，已不清楚他的家鄉和世系。大和初年，由司農少卿出京任漢州刺史。當時李德裕任劍南西川節度使，適逢吐蕃的維州城投降，李德裕接受投降并上報朝廷，牛僧孺敗壞李德裕的計議，堅持叫把維州城歸還吐蕃。薛元賞上書極論可以趁此招撫那裏，能使敵虜潰散的心腹之地，不可失去。皇帝没有醒悟。段文昌代替李德裕，

爲武寧節度使，罷泗口猥税，人以爲便。俄徙邠寧。

上表陳述薛元賞的治理應爲優等。遷任多次後爲司農卿、京兆尹。出京任武寧節度使，撤銷泗口的雜濫税收，人們認爲有利於民。不久轉任到邠寧。

會昌中，德裕當國，復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奪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争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吏事，能推言時弊，件白之。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争，不少縱，由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就加檢校吏部尚書。閱歲，進工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德裕用元賞弟元龜爲京兆少尹，知府事。宣宗立，罷德裕，而元龜坐貶崖州司户參軍，元賞下除袁王傅。久之，復拜昭義節度使，卒。

會昌年間，李德裕主持國事，薛元賞再次擔任京兆尹。都市中多豪俠少年，用黛墨刺肌膚紋身，并誇耀説有超越常人的力氣，搶劫坊里居民。薛元賞到京兆府上任三天，拘捕惡少，打死三十多人，并將尸體陳列在街市上，餘黨懼怕，争先用火燒掉身上的刺紋。薛元賞長於治理，能推論時弊，件件明白。禁軍屯兵仗勢擾亂府縣，薛元賞屢次與他們争論，不稍微放縱，由此軍士暴行有所收斂，百姓得以平安。就地加授檢校吏部尚書。過了一年，進任工部尚書，領各道鹽鐵轉運使。李德裕引用薛元賞的弟弟薛元龜爲京兆少尹，主持京兆府事務。宣宗即位，免去李德裕的宰相之位，而薛元龜受牽連貶任崖州司户參軍，薛元賞降職授任袁王傅。長時間後，薛元賞又被授任昭義節度使，逝世。

## 何易于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繂，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爲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鬥民在廷，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户，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

何易于，不知什麽地方人和怎樣進入仕途的。任益昌令。縣城距離州城四十里，刺史崔朴曾乘着春景和賓客下屬划船路過益昌縣境，索要民夫拉繂，何易于親自拉起船上的繂繩，崔朴吃驚地問這是怎麽回事，何易于説："正當春天，百姓既要耕種又要養蠶，惟有我這個縣令不從事農耕，可以擔任拉繂之勞。"崔朴慚愧，和賓客急忙離去。鹽鐵官徵收茶税，皇帝的詔書發下，所到之處没有敢押下詔書不照辦的。何易于瞧着詔書説："益昌百姓不徵收茶税尚且不能活命，何況再加重賦税毒害他們呢？"命令屬吏把詔書擱置起來，屬吏説："天子的詔書怎敢拒絶？我們這些吏因此要獲死罪不説，而您能够免了被放逐嗎？"他回答説："我怎敢愛惜一己之身，轉移殘暴給百姓呢？也不會使你們獲罪。"隨即親手將詔書燒掉。觀察使向來看重他，没有加以彈劾。百姓當中有死亡而無力備辦喪事的，他拿出俸錢命令屬吏給辦理。他召高齡老人上坐，詢問政令得失。凡争鬥之人來到官府，何易于反復指

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

明曲直，用小杖責打後遣送出去，不把他們交付獄吏，監獄裏三年没有囚犯。督促賦役不忍逼迫下等人户，有的用俸錢代替繳納。贈送往來經過縣境的各級官吏，通行證以外再無進獻，所以得不到特別稱譽。因考核被定爲中上等，遷任羅江令。刺史裴休曾到羅江縣，先導侍從不過三人，清廉儉約原是天性。

# 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 儒學列傳(上)

高祖始受命，鋤纇夷荒，天下略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秘書外省，别爲小學。

太宗身櫜鞬，風纚露沐，然鋭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閒，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爲先聖，顔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煟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并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

自從高祖受天命統一全國，天下稍稍平定之時，就下詔有關部門在國學中建立周公、孔子廟，四季祭祠。尋找他們的後代，商議給他們加爵封地。國學起初設學生七十二名，録取三品以上官員子弟和孫子；太學學生一百四十名，録取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四門學學生一百三十名，録取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孫。郡縣學分三等，上郡學生六十名，中、下郡依次減少十名；上縣學生四十名，中、下縣也依次減少十名。又下詔令宗室、功臣的子孫就讀於秘書外省，另立小學。

太宗雖然身帶弓箭，風餐露宿，但却能精心關注經學，在王府中開設文學館，招聘名儒十八人做學士，和他們一起議論天下之事。即位以後，在殿左設置弘文館，讓所有的學士在殿内輪流值宿，在臨朝聽政後的閑暇時間，就和他們一起討論古今，説前王成敗的原因，有時討論到太陽西斜或通宵達旦，未曾稍有倦怠。貞觀六年，太宗下詔廢周公祠，改以孔子爲先聖，顔氏爲先師，廣召天下學問篤實的老師和德高年長的儒士來充任學官。并多次親臨國學觀看學生入學時祭祀先聖先師的典禮，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每人賜錦五匹。學生能通曉一經的，即可參加官吏考試。增建學舍一千二百間，太學等三種學校增收學生，并設置書、算二學，都設有博士。學生大約可達三千二百名。即使是在玄武門的屯營飛騎將士，也可學經當博士，能通曉一經的，聽任他們去參加貢舉考試。四方的優異美才之士，携帶着書籍及書寫用具，聚集京城，文教之治蓬勃興

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履，誾誾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讎正《五經》繆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稡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因詔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并加引擢。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廟廷"。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

盛。在這時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酋長都派子弟來入國學學習，隨着擊鼓之聲相繼走入學堂的，共八千多人。他們垂着寬袖，拖着方履，和悦而有秩序，即使是在三代的極盛時期，也没有達到如此程度。太宗又校正《五經》所缺少或錯誤之處，頒行天下供學者觀摩學習，和諸儒士彙集章句撰成義疏，以使經書能長久流傳。於是下詔召集前代博通古今的名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人的子孫，均予以録用提拔。貞觀二十一年，太宗下詔説"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都用其所著書，行其道，應受到表揚而使之光大，以後一起都列孔子之廟"。於是唐代三百年的興盛，首稱貞觀之治，難道不是這樣嗎。

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變，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罷。

高宗崇尚官吏，武后自持權勢而隨機應變，以至諸王和駙馬都得到祭酒職位。當初，孔穎達等人爲學官，以《五經》爲題向學生進行提問和解答，到此時，衹是就三道關於祥瑞的問題寫出判辭就算完事。

玄宗詔群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无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群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禄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爲炎埃，官幐私褚，喪脱幾盡，章甫之徒，劫爲縵胡。於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於易也。

玄宗下詔令群臣和各州縣推薦通曉經義的儒士，而褚无量、馬懷素等人到宮中侍講，天子對他們很尊重禮遇，不敢完全把他們當做臣下對待。存放在集賢院的部分典籍、乾元殿彙集的群書多達六萬卷，圖書的完備，又首稱開元時期了。安禄山的叛亂，使兩京的藏書全部被燒爲灰燼，使官私藏書幾乎全部喪失，年輕力壯的人，被劫持去當兵。於是繼位的皇帝想救治戰亂而未能如願，哪能有空閑去談貞觀、開元時的盛事呢？自從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人以大儒出任宰相，商議何科爲優，主張以明經科爲先，降低進士科，以文辭爲後，也未能解决問題。文宗時校定《五經》，刻在石頭上，張參等人校正錯字，衹是寥寥的一兩件事。由此來看，開始未曾不是成事於艱難之時，而後敗落於平易之日。

嘗論之，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粱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

曾經有這樣一種議論，説武功是救世的烈藥，而文治大概是精美的食物吧！戰亂平定後，

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一定要文治。否則，就是已經病損却用烈藥，那麽所受傷害反而加深了！然而用武力得到的，又用武力去治理，不免有霸道和强横之氣，聖人一反其道而行王道。所以説以武力創業，以文治守成，這是百代不變的道理。如果想使天下的人歸於仁義，什麽都不如儒學。用儒道去對待别人，纔能功勞顯著，宰相大臣就是如此。至於那些專門學習和傳授儒學的，没有能成其他大事業的人，就編爲《儒學篇》。

## 徐文遠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徹，梁秘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偃師，貧不能自給。兄文林鬻書于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耆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説，紙上語耳。若奥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性方正，舉動純重，竇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於世。是南齊司空徐孝嗣的五世孫。父親名徹，曾任梁朝秘書郎，娶元帝女安昌公主爲妻。江陵陷落，被俘虜到西方，客居偃師，貧困不能自給。兄徐文林在書市賣書，徐文遠天天在那裏讀書，於是博學并精通《五經》，尤其通曉《左氏春秋》。當時年老博學的儒者沈重在太學講學，跟他學習的常達千人，徐文遠也跟隨他請教問題，不幾天就告辭離去。有人問他原因，他回答説："先生所講的都是字面上的話而已。至於内涵深意，他也没有發現，還有什麽可聽的?"沈重知道了他的話，召他前來和他反復研討辯論，嘆賞他的才能。徐文遠本性正直，舉止純樸莊重，竇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都曾跟隨他學習。

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與漢王諒授經。會諒反，除名爲民。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擢國子博士，愷等爲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冠云。文遠説經，遍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越王侗署國子祭酒。

隋朝開皇年間，幾次遷任爲太學博士，皇帝下詔令他給漢王楊諒講授經書。適逢楊諒謀反，徐文遠被削職爲民。大業初年，禮部侍郎許善心推薦徐文遠和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任學官，徐文遠升任國子博士，包愷等人任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春秋》有徐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都是當時之冠。徐文遠講經，先遍舉諸儒的不同論點，再分辨是非，最後説出新意來加以折衷，聽講的人都忘了疲倦。越王楊侗委任他爲國子祭酒。

時洛陽飢，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盛德也，安敢

當時洛陽鬧饑荒，徐文遠自己出城去拾柴，被李密的部下俘獲。李密讓徐文遠朝南而坐，向他行弟子之禮，徐文遠答謝説："以前曾用先王之道授將軍，如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還能屈身敬老夫，這是大德呀，怎敢不盡力呢？將

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絶扶傾，吾雖老，猶願盡力；如爲莽、卓，乘危迫險，則僕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幸得位上公，思所以竭力，先征化及刷國耻，然後入見天子，請罪于有司，惟先生教之。”答曰：“將軍，名臣子，累世盡節，前陷玄感黨，迷未遠而復，今若終之以忠，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者。”密頓首曰：“恭聞命。”俄而世充專制，密又問焉，對曰：“彼殘忍而意褊促，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不可以朝。”密曰：“常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至籌大計，乃明略過人。”

軍如果想做伊尹、霍光，繼絶世扶傾覆，我雖然老了，仍願盡力相助；如果想做王莽、董卓，乘人之危去冒險，那麽我老了，不能做什麽啦！”李密頓首說：“有幸得到上公之位，想因此而竭盡全力，先征討宇文化及來洗刷國耻，然後進宫朝見天子，向有關部門去請罪，希望先生賜教。”徐文遠回答説：“將軍，是名臣之子，幾世盡節，以前陷入楊玄感之黨，迷途不遠而知返，如今如果能以忠而終，正是天下的人對將軍的期望。”李密頓首説：“恭聽先生教誨。”不久王世充獨斷獨行，李密又去請教徐文遠，他回答説：“王世充殘忍而心胸偏狹，一定會迅速作亂，將軍不打敗他不可以入朝覲見皇帝。”李密説：“常説先生是儒者，不學軍旅之事，然而到籌劃大計時，却有超人的智謀。”

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邪？”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世充僭號，以爲國子博士。子士會奔長安，世充怒絶其稟，文遠餓幾死數矣。身出樵，爲羅士信所獲，送京師，仍爲國子博士。

李密失敗後，徐文遠再次進入東都。王世充對他的供給稍有優待，而徐文遠見到他就先行禮。有人問他：“您見李密時很傲慢而見王公時却很尊敬，爲什麽呢？”他回答説：“李密，是君子，能接受酈生的揖拜；王世充，是小人，没有容納故人的情義。隨機而動是可以的。”王世充冒用帝王的稱號，任命他做國子博士。其子徐士會投奔長安，王世充生氣斷絶了他的口糧，徐文遠幾次險些餓死。他親自出城打柴，被羅士信的部下抓獲，送到京城，仍任國子博士。

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封東莞縣男。卒，年七十四。

孫有功，自有傳。

高祖駕幸國學觀看奠祭先聖先師的典禮，徐文遠闡發《春秋》的大義，辯論問難口如生鋒，隨機應對，没有誰能問倒他。高祖很賞識他，封贈東莞縣男。去世時，年七十四歲。

孫子名有功，自己有傳。

**陸德明**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吴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太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説，舉坐咨賞。解褐始興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閈。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於世，是蘇州吴縣人。擅長觀察辨析各種事物之源流，曾在周弘正門下學習。陳朝太建年間，後主做太子時，召集名儒進承光殿講學，陸德明剛到二十歲，坐在下座。國子祭酒徐孝克鋪叙經義，倚仗身份顯貴而肆意辯論，聽衆大多被他説服，衹有陸德明敢於申辯，屢次攻破他的論點，博得滿座嘆賞。初出仕任始興國左常侍。陳朝滅亡後，返回鄉

里。

隋煬帝擢秘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耻之，服巴豆劑，偃偃東壁下。玄恕入拜床垂，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皋。

隋煬帝時陸德明升任秘書學士。大業年間，隋煬帝廣召通曉經義的儒士，四方儒士接踵而來。於是陸德明和魯達、孔褒聚會在門下省互相辯難，没有人能駁倒他。遷任國子助教。越王楊侗署任他爲司業，進入宫中講授經書。王世充冒用帝王的稱號時，封兒子王玄恕爲漢王，讓陸德明充當王玄恕的老師，并使王玄恕到陸德明家中送束脩拜見老師。陸德明耻於教他，於是服用巴豆湯劑，僵卧在東墻之下。王玄恕進屋在床前下拜，陸德明對着他瀉肚，不再開口講話，隨後便轉移到成皋養病。

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遍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吴縣男。卒。

王世充被平定後，秦王徵用陸德明任文學館學士，用經書教授中山王李承乾，授太學博士。高祖參加祭奠先聖先師的祭禮後，召博士徐文遠、僧人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自講經，陸德明根據不同議題發表見解，辨析各經的要義。高祖非常高興地説："三個人確實善辯，但陸德明一舉就蓋過了他們，可説是賢才了!"賞賜布帛五十匹，遷任國子博士，封贈吴縣男。去世。

論撰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閲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

陸德明的論著很多，流傳於世。後來太宗閲讀他的著作，賞識陸德明的博學善辯，賞賜給他家布帛二百段。

子敦信，麟德中，繇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司成。

兒子名敦信，麟德年間，以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爲嘉興縣子，因年老退休，官位終於大司成。

**曹憲**

曹憲，揚州江都人。仕隋爲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絶，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廣雅》，學者推其該，藏于秘書。

曹憲，揚州江都人。在隋朝做官任秘書學士，招集學生授課總共有數百人，公卿大多跟他交游。對於文字音韵訓詁的研究尤其精深，從漢代的杜林、衛宏以後，古文就亡失絶迹了，直到曹憲纔得以復興。煬帝命令他和諸儒著《桂苑珠叢》，改正文字。又注釋《廣雅》，學者推崇它的完備，被收藏在秘書之中。

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爲音注，援驗詳複，帝咨尚之。卒，年百餘

貞觀年間，揚州長史李襲譽推薦他，太宗用弘文館學士的官職徵召他，他不就職，就在家中拜授朝散大夫，當時的人認爲他很榮耀。太宗常常讀書，遇有奇異難認的字，就派使者去詢問曹憲，曹憲都能注音釋義，經過援引考證後詳細答

歲。

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爲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等并名家。羅官沛王府參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善，見子邕傳。

覆，太宗很賞識他。去世，享年一百餘歲。

曹憲開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教授學生，與他同郡的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也相繼傳授，從此《文選》之學大興。句容人許淹，從僧人還俗爲儒士，多識廣聞，精通訓詁之學，和公孫羅等并爲名家。公孫羅任沛王府參軍事、無錫縣丞。魏模，武后時任左拾遺，其子魏景倩也繼承他的學問，以拾遺的官職被徵召，後歷任度支員外郎。李善，見其子李邕的傳記。

## 顔師古

顔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黄門郎，遂居關中，爲京兆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事。

顔師古，字籀，他的祖先是琅邪臨沂人。祖父顔之推，自北齊入仕北周，官位終於隋朝的黄門郎，因而住在關中，成爲京兆萬年人。父親名思魯以儒學著名。武德初年，任秦王府記室參軍事。

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鷄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之推舊，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俄失職，歸長安，不得調，窶甚，資教授爲生。

顔師古年輕時博覽群書，精通訓詁之學，擅長寫作。仁壽年間，李綱推薦他，任安養縣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他年輕，就對他説："安養，是政務繁重的大縣，你打算怎麽去治理它?"顔師古説："殺鷄不用宰牛刀。"楊素對他的口氣之大感到驚訝，後來果真以幹練而善於治理聞名。當時薛道衡任襄州總管，和顔之推是舊交，賞識他的才能，每作文章，就讓他指摘缺點。不久失職，回到長安，得不到調任，非常窮困，依靠教授學生維持生活。

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宫，授朝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册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

高祖入關後，顔師古到長春宫去進見，授任朝散大夫，拜授燉煌公府文學，多次遷任爲中書舍人，專門掌管機密。顔師古生性敏捷，熟悉政治法度。當時軍務和政事繁多，皇帝的詔令都出自他的手筆，册命奏章之類的文書也很精工，當時没有趕得上他的。太宗即位後，授爲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後爲母親守喪解職。守喪期滿，恢復官職。過了一年多，因公事獲罪被免職。

帝嘗嘆《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晋、宋舊文，隨方曉答，誼據該明，出其悟

太宗曾感嘆《五經》離聖人時間久遠，傳習過程中逐漸産生錯誤，下詔令顔師古在秘書省進行考定，多有校正之處。考定完畢，太宗下詔令諸儒一起討論，於是諸儒各自用自己所學的知識，一起來質問顔師古。顔師古就引用晋、宋時

表，人人嘆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

代的舊文，隨機應對，論據完備而明確，闡發自己的體會和見解，人人爲之嘆服。不久加授通直郎、散騎常侍。太宗於是把校正考定的經書頒行於天下，使學者有所依據。

俄拜秘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孰，必暢本源。然多引後生與讎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商賈富室子，亦竄選中，由是素議薄之，斥爲郴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讓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事親居官，朕無聞焉。今日之行，自誰取之？念卿曩經任使，朕不忍棄，後宜自戒。"師古謝罪，復留爲故官。

不久拜授秘書少監，專做校刊之事，遇有古文奇字爲世人所困惑之處，就探究分析反復思慮，一定要弄通本源。但他多用年輕後生參與校讎，抑制門第低微的人，優先録用顯貴有權勢的人，即使是商人富家的子弟，也會被安置選用，因此受到公正輿論的非議，被貶斥任郴州刺史。還未出發，太宗惋惜他的才能，責備他說："卿的學問是確實可以稱許的，而在奉事父母和做官方面，朕没有聽到值得稱許的事。今日調任的責任，由誰來承當呢？想到你過去曾經任職做事，朕不忍拋棄你，今後應引以爲戒。"顏師古謝罪，又留任舊職。

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既負其才，早見驅策，意望甚高。及是頻被譴，仕益不進，罔然喪沮，乃闔門謝賓客，巾褐裙帔，放情蕭散，爲林墟之適。多藏古圖畫、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與撰《五禮》成，進爵爲子。又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

顏師古性情嚴肅，對待同輩很傲氣，很少推許或與他們交往。他既自負才能，又很早被任用，所以期望很高。當頻頻受到貶斥後，官職更加不能升遷，感到失意沮喪，於是就閉門謝客，穿着隨便神情懶散，享受山林間的閑適之趣。他大量收藏古圖畫、器物、書帖，都是他天性所厚愛的。參與撰成《五禮》後，進位爲子爵。又爲太子李承乾注釋班固著的《漢書》并進獻朝廷，得到賞賜布帛二百段、良馬一匹，當時人說杜預、顏祕書是左丘明、班固的忠臣。

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爲異端，師古奏："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于時諸儒謂爲適中。"於是以付有司，多從其說。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

太宗準備祭泰山，下詔令公卿博士共同議定禮儀，而議論者争着發表異端之說，顏師古上奏說："臣在貞觀十一年，撰定《封禪儀注書》，當時諸儒都認爲很適中。"於是拿來交給有關部門，采用了他的很多意見。遷任秘書監、弘文館學士。貞觀十九年，隨軍征遼，在途中病逝，享年六十五歲，謚號戴。

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于時。永徽三年，子揚廷爲符璽郎，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篇。

顏師古所注的《漢書》、《急就章》在當時非常著名。永徽三年，其子顏揚廷任符璽郎，上表進獻顏師古所著《匡謬正俗》八篇。

初，思魯與妻不相宜，師古苦諫，父不聽，情有所隔，故帝及之。

當初，顏思魯與妻不和，顏師古苦苦相勸，父親不聽，以致父子感情有了隔閡，所以皇帝提及此事。

### 顔相時

師古弟相時，字睿，亦以學聞。爲天策府參軍事。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有争臣風。轉禮部侍郎。羸瘠多病，師古死，不勝哀而卒。

顔師古的弟弟名相時，字睿，也以學問聞名。任天策府參軍事。貞觀年間，多升遷爲諫議大夫，有諫臣的風範。轉任禮部侍郎。他瘦弱多病，顔師古死後，他不勝悲哀而去世。

### 顔游秦

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强暴，比游秦至，禮讓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璽書奬勞。終鄆州刺史。撰《漢書决疑》，師古多資取其義。

顔師古的叔父名游秦，武德初年，多次遷任爲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當時剛平定劉黑闥，人們大多很强暴，顔游秦到任後，禮讓之風非常風行，州人歌頌他的功績，高祖下璽書奬勵他。官位終於鄆州刺史。著有《漢書决疑》，顔師古對書中的内容多有采用。

### 孔穎達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暗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内，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

孔穎達，字仲達，是冀州衡水人。八歲從師學習，一天能誦記千餘言，還能默讀熟記《三禮義宗》。長大以後，通曉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經》《禮記》、王氏《易經》，擅長寫文章，精通推算歲時節候的方法。曾去拜訪同郡的劉焯，而劉焯名重海内，起初對他不很禮遇。當他提出疑問請教後，劉焯就非常敬畏佩服他了。

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内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

隋朝大業初年，考中明經高等，授任河内郡博士。煬帝把天下儒官召集到東都，下詔國子秘書學士參與議論，孔穎達最爲突出，而且年齡最小，老師及修養有素的儒士耻於在他之下，暗中派刺客去刺殺他，他躲藏在楊玄感家中得以幸免。補任太學助教。隋末動亂，他到虎牢去避難。

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己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内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虚。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其據尊極

太宗平定洛陽，授任他爲文學館學士，遷任國子博士。貞觀初年，對曲阜縣男，轉任給事中。當時太宗剛即位，孔穎達幾次進獻忠言。太宗問他："孔子稱許的'有才能的人却向没有才能的人請教，知識多的人却向知識少的人請教，有才能却像没有才能一樣，知識淵博却像知識貧乏一樣'，説的是什麽意思?"他回答説："這是聖人教人謙虚而已。自己雖然有才能，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去請教自己所不能的事情；自己雖然知識很多，仍能從知識少的人那裏獲取自己所不懂的知識。内心有道，外表好像没有一樣；裏面

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説。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子。

雖然充實，表面就像空虚一樣。不衹是平民應當如此，國君的品德也是這樣的。所以《易經》上説‘在蒙昧中默養正道’，‘隱蔽聰明來治理百姓’。如果憑藉至尊無上的地位，炫耀聰明，依仗才能而肆意行事，那就會上下不能通達，君臣之道互相背離。自古以來，没有不是因爲這個原因而滅亡的。”太宗稱贊他講得好。授國子司業，過了一年多，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孔穎達和諸儒一起商議曆法和明堂禮儀之事，大多采用他的意見。因議論撰著有功，加授散騎常侍，賜子爵。

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争太子失，賜黄金一斤、絹百匹。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宫。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争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

皇太子命令孔穎達撰著《孝經章句》，他藉著書來盡力諷諫。太宗知道他多次直言批評太子的過失，賜給他黄金一斤、絹一百匹。過了很久，拜祭酒，在東宫充任侍講。太宗親臨太學參觀學生入學時祭祀先聖先師的典禮，命令孔穎達講經，講經結束獻《釋奠頌》，太宗下詔表彰他。後來太子稍有不法行爲，孔穎達就直言批評不止，乳夫人説：“太子已長大了，不應屢次當面批評他。”他回答説：“我蒙受國家厚恩，即使死了也不遺憾。”還是常來懇切規勸。後退休，去世後，陪葬昭陵，追贈太常卿，謚號憲。

初，穎達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當初，孔穎達和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奉詔著《五經》義訓共百餘篇，號爲《義贊》，皇帝下詔改爲《正義》。雖然包羅各家很是廣博，但其中不可能没有謬誤，博士馬嘉運批駁指正他們的失誤，以至於互相譏諷詆毁。皇帝下詔又命令裁定此書，事情没有完成。永徽二年，高宗下詔令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核訂正此書，這時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最終加以增删，此書纔頒行天下。

穎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爲司業，擢累太子諭德。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孔穎達的兒子名志，官位終於司業。孔志的兒子名惠元，學習努力很少説話，多次升任爲太子諭德。孔氏三代皆任司業，當時人都贊美他們。

### 王恭

王恭者，滑州白馬人。少篤學，教授鄉閭，弟子數百人。貞觀初，召

王恭，是滑州白馬縣人。年輕時勤奮學習，在鄉里教授學生，弟子達數百人之多。貞觀初

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别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大儒，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説。

年，召入朝廷拜授太學博士，講授《三禮》，他另外撰有《義證》，非常精深博大。蓋文懿、蓋文達都是當時的大儒，每次講經都要遍舉先儒的經義，而且一定要暢敘王恭的學説。

### 馬嘉運

馬嘉運，魏州繁水人。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閤祭酒。退隱白鹿山，諸方來授業至千人。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以孔穎達《正義》繁釀，故掎摭其疵，當世諸儒服其精。高宗爲太子，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暐侍講宫中，終國子博士。

馬嘉運，是魏州繁水人。年輕時做過僧人，還俗後研治儒學，擅長議論。貞觀初年，多次授任爲越王東閤祭酒。退隱到白鹿山，各地前來跟他學習的多達一千人。貞觀十一年，召入朝廷拜授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他認爲孔穎達的《五經正義》繁雜，因此指出書中的錯誤，當世諸儒都佩服他的精深。高宗當太子時，援引他入東宫任崇賢館學士，多次和太子洗馬秦暐在宫中侍講，官位終於國子博士。

### 歐陽詢 歐陽通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侻，敏悟絶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名紇，在陳朝任廣州刺史，因謀反被殺。歐陽詢應當連坐，因躲藏起來而幸免一死。江總因爲他是舊友之子，就私下收養了他。歐陽詢其貌不揚却聰敏過人。江總教他讀書識字，每次讀書都一目數行，於是博通經史。在隋朝做官，任太常博士。高祖未顯達時，與他交游，高祖即帝位後，他多次升任爲給事中。

詢初仿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嘆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

歐陽詢起初仿效王羲之的書體，後來在險勁方面超過了王羲之，於是自稱歐陽體。他流傳下來的墨迹，人們都當做楷模來效法。高麗曾派使者來求他的墨迹，高祖感嘆説："他們看到他的墨迹，肯定會説他形貌魁梧吧！"他曾在路上見到索靖書寫的碑石，就觀摩它，離開幾步又返回，看累了就坐下來看，以至宿在碑旁，三天後纔離去。他對書法的愛好大率如此。

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

貞觀初年，歐陽詢歷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去世時年八十五歲。

子通，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藳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饑，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氈絮潛置席下，通覺，即徹去。遷累殿中監，封

兒子名通，儀鳳年間多次遷任中書舍人。爲母親守喪，喪期未滿皇帝下詔叫他出任官職。他每次入朝，都赤脚走到皇城門外。值夜班時，就睡在草席上。不是公事不語，回家就痛哭哀號。趕上饑荒之年，不能下葬，他住在守喪的小屋中長達四年，一直未脱喪服。冬天，家人暗中把氈

渤海子。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爲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占，誅之。神龍初，追復官爵。

絮鋪墊在席下，歐陽通發覺后，馬上把氈絮撤掉。幾次遷任爲殿中監，封渤海子爵位。天授初年轉任司禮卿，負責處理納言事務。輔政一個多月，適逢鳳閣舍人張嘉福請求以武承嗣做太子，歐陽通和岑長倩等固執己見，違背了諸武的意願。等到岑長倩入獄，因犯大逆罪處以死刑，來俊臣同時檢舉歐陽通爲同謀犯，歐陽通雖然慘遭酷刑但始終不承認，來俊臣代爲口授供詞，把他殺了。神龍初年，皇帝下令追復他的官爵。

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迹，通乃刻意臨仿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歐陽通早年喪父，母徐氏教他學習父親的書法，害怕他懶惰，曾給他錢讓他去買父親的書法遺迹，於是歐陽通就刻意摹仿以求出售，幾年之後，書法稍次於歐陽詢，父子齊名，號稱“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也因擅長書法而聞名，他曾問虞世南：“我的書法比智永怎麽樣?”虞世南回答說：“我聽説他的一個字值五萬錢，您的字哪能值這麽多錢?”褚遂良説：“我和歐陽詢誰强?”虞世南説：“我聽説歐陽詢不論什麽紙筆，都能書寫如意，您哪能做到這樣呢?”褚遂良説：“那麽我該怎樣做?”虞世南説：“您如能做到手筆協調，那肯定能受到尊崇。”褚遂良非常高興。歐陽通晚年矜持自重，用狐狸毛做筆，覆上兔毫，筆管都是象牙犀角做的，不是這樣的筆他就不書寫。

## 朱子奢

朱子奢，蘇州吴人，從鄉人顧彪授《左氏春秋》，善文辭。隋大業中，爲直秘書學士。天下亂，辭疾還鄉里。後從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

朱子奢，蘇州吴縣人，師從同鄉人顧彪學習《左氏春秋》，擅長作文章。隋朝大業年間，任直秘書學士。天下動亂，他推托有病返回鄉里。後跟隨杜伏威入朝，授任國子助教。

太宗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帝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持節諭旨，平三國之憾。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初，子奢行，帝戒曰：“海夷重學，卿爲講大誼，然勿入其幣，還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奢唯唯。至其國，爲發《春秋》題，納其美女。帝責違旨，而猶

太宗貞觀初年，高麗、百濟一同征討新羅，戰事連年不止。新羅告急，太宗讓朱子奢暫任員外散騎侍郎，拿着符節去宣諭旨意，平息三國之間的怨恨。朱子奢儀表堂堂，夷人很敬畏他。高麗、百濟上書表示認錯道歉，并給朱子奢很豐厚的禮物。當初，朱子奢動身時，太宗告誡他説：“海夷之人重視學問，你給他們講講大意，但不要接受他們的禮物，出使回來朕將任用你爲中書舍人。”朱子奢恭順地答應了。到了那些國家，

愛其才，以散官直國子學，累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

爲他們闡發《春秋》的主題，接受了他們贈送的美女。太宗怪罪他違旨，但又憐愛他的才華，就讓他以散官的身份在國子學工作，幾次轉任爲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

始，武德時，太廟享止四室，高祖崩，將祔主于廟，帝詔有司詳議。子奢建言："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劉歆議當七，鄭玄本玄成，王肅宗歆，於是歷代廟議不能一。且天子七廟，諸侯五，降殺以兩，禮之正也。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容等，非德厚游廣，德薄游狹之義。臣請依古爲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基爲太祖，虛太祖室以俟無疆，迭遷乃處之。"於是尚書共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推親親，顯尊尊，爲不可易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乃祔弘農府君、高祖神主爲六室。及帝崩，禮部尚書許敬宗議："弘農府君廟應毀。按玄成說，毀廟主當瘞，且四海常所宗享矣，舉而瘞之，非神理所愜。晉范宣議別廟以奉毀廟之主，或言當藏天府。天府，瑞異所舍也。《禮》去祧有壇有墠，臣皆所未安。唐家宗廟，共殿異室，以右爲首。若奉遷主納右夾室，而得尊處，祈之禱之未絕也。"有詔如敬宗議。然言七廟者，本之子奢。

當初，在武德年間，太廟祭祀用的房間衹有四廟，高祖逝世後，他的神位要祔祭於太廟，太宗下詔令有司詳細討論。朱子奢建議說："漢朝丞相韋玄成上奏建議設立五廟，劉歆建議應設立七廟，鄭玄采用了韋玄成的說法，王肅接受了劉歆的主張，因此歷代有關太廟的意見不能統一。而且天子設七廟，諸侯五廟，依次減去兩廟，是正確的禮制。如果天子的宗廟和子爵、男爵相同，那麼他們之間就沒有等級差别了，這不符合德厚的人影響大、德薄的人影響小的道理。臣請求依據古制設立七廟。如果三昭三穆滿了，就以王業的奠基者爲太祖，把太祖之廟空下來以等待皇帝萬歲之後，更迭遷移時再來安頓。"當時尚書一起上奏說："從《春秋》以來，都說天子的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意在推廣親人的親情，顯揚尊者的尊貴，作爲不可更改的禮法，請建祖廟六室。"皇帝下詔同意這一建議。於是祔祭弘農府君、高祖神位爲六室。當太宗逝世後，禮部尚書許敬宗建議："弘農府君的神位應撤毀。按韋玄成的說法，被撤毀的神位應埋掉，但是一向享受宗族的祭祀，現在取而埋掉它，不是神理所能滿意的。晉朝范宣建議另立廟室用來供奉被撤毀的神位，有人建議應收藏在天府中。天府，是收藏象徵吉祥奇異事物的處所。《禮記》上說離開祧還有壇有墠，臣認爲都不妥。唐家的宗廟，共在一個大殿中而又分别有室，以右爲首位。如果能把該遷出的神位放到右夾室中，從而得到尊貴的安置，也使祈禱祭祀能不斷絶。"皇帝下詔同意許敬宗的建議。但是倡言建七室之廟的，都援引朱子奢的說法。

帝嘗詔："起居紀録臧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

皇帝曾下詔說："起居注中記録着褒貶品評，朕想看看以便知道自己的得失，怎麽樣?"朱子奢說："如果陛下所做的沒有錯事，即使看了也沒什麽，但是若從此首開後世史官之禍，那就可怕了。如果史官爲保全自己而怕死，那麼悠悠千

年，還有褒貶可說嗎？”

池陽令崔文康坐事，櫟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其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有司雜訊，不如所言請死。鞫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死者不可復生，雖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惟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皆懼而不敢申矣。”詔可。

池陽縣令崔文康因事獲罪，受到櫟陽縣尉魏禮臣彈劾，罪名成立後，御史說他冤枉。魏禮臣說御史結黨營私，請交有關部門共同審問，并說如果不像他所說的那樣就請求處死自己。審問結果是魏禮臣說的不是事實，皇帝下詔按照魏禮臣自己的請求去處理。朱子奢說：“按照法律，上書不實有確定的處罰，如今若讓魏禮臣去抵死罪，死去的人不可以復活，雖然想悔過自新也不可能了。況且天下的人衹知道上書會獲罪，即使有想講話的，也都因恐懼而不敢說了。”皇帝下詔采納他的建議。

子奢爲人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群臣，恩禮甚篤。卒于官。

朱子奢爲人平易，非常健談，能用經義充實談吐。每逢宴會，皇帝就命令他與群臣辯論，對他的恩禮也非同一般。死在官任上。

**張士衡**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爲泣下，奇其操，謂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知大義。仕隋爲餘杭令，以老還家。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親名文慶，曾任北齊國子助教。張士衡九歲時爲母親守喪，哀傷超過常禮，博士劉軌思見到他，爲他落下眼淚，賞識他的操行，對張文慶說：“古人不親自教子，我來爲您把他培育成才。”於是教他學習《詩》、《禮》。張士衡又師從熊安生、劉焯等人學習經書，能貫通諸經主旨。在隋朝做官任餘杭縣令，因年老而回歸家中。

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宫，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

大業年間戰事興起，諸儒都停止教學。唐朝興起後，張士衡又在鄉里教授學生。幽州都督燕王李靈夔以禮相聘，把他奉爲師長。太子李承乾慕名把他迎到都城，他在洛陽宫進見太宗，太宗賜給食物，提升他爲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

太子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凶險，駱提婆之佞，韓長鸞之虐，皆奴隸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内離，剥喪黎元，故周師臨郊，人莫爲之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静仁恕爾，如貪婪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仁，爲臣忠，爲

太子因張士衡是齊人，就問他高氏因爲什麽原因而滅亡？張士衡說：“高阿那瓌爲人凶險，駱提婆爲人奸佞，韓長鸞爲人暴虐，都是奴隸之才，却受到信任和使用，在外誅忠良之士，在内離骨肉之情，傷害百姓，所以周軍攻到城郊，人們都不出力抵抗，這就是滅亡的原因。”又問他說：“奉事佛而謀求福運，其結果會怎樣？”他回答說：“奉事佛在於清静仁恕而已，如果貪婪驕虐，即使盡傾財力去奉事佛，而災禍還是照樣降臨。況且善和惡都一定會有報應，就像影子依附

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廢，給傳罷歸鄉里，卒。

形體，聖人已説得很詳備了。做國君的仁愛，做臣子的忠誠，做兒子的孝順，那麽就會福運長久；反之災禍就會來臨了!”當時太子以常有過失聞名，張士衡藉此來規勸他，但不能被采納。太子被廢黜後，朝廷提供驛車讓他罷官返鄉，去世。

## 賈大隱

士衡以《禮》教諸生，當時顯者永年賈公彦、趙李玄植。

公彦終太學博士，撰次章句甚多。

子大隱，儀鳳中，爲太常博士。會太常仲春告瑞太廟，高宗問禮官：“何世而然?”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者必有薦，本于始，不得其時焉。”遷累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悰請武氏廟爲七室，唐廟爲五，下比諸侯。大隱奏言：“秦、漢母后稱制，未有戾古越禮者。悰損國廟數，勃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僞聽之。時皆服大隱沈正不詭從，有大臣體。終禮部侍郎。

張士衡用《禮》教授學生，其中有永年人賈公彦、趙人李玄植顯名於當時。

賈公彦官位終於太學博士，編撰了很多分析經書章節句讀的著作。

賈公彦的兒子名大隱，儀鳳年間，任太常博士。適逢太常寺請求在春季的第二個月去太廟報告祥瑞，高宗詢問禮官説：“哪一代是這樣做的?”賈大隱回答説：“古人在每季的第一個月祭祀，進獻時物在每季的第二個月。近世在元日上奏祥瑞，在二月祭告祖廟。祭告祖廟時一定有祭品進獻，雖然還像當初一樣去祭祀，但已經不再遵循過去的具體時間了。”多次遷任爲中書舍人。垂拱年間，博士周悰請求將武氏祖廟建爲七室，唐廟爲五室，下降到和諸侯一樣的建置。賈大隱上奏説：“秦、漢母后臨朝稱制時，没有違背古制超越禮法的行爲。周悰減損唐廟室的數額，這是違背原則，不可以聽從。”武后不得已，衹好假裝聽從了他的意見。當時人都佩服賈大隱正直不妄從，有大臣的風範。官位終於禮部侍郎。

公彦傳業玄植，玄植又受《左氏春秋》於王德韶，受《詩》於齊威，該覽百家記書。貞觀間，爲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數召見，與方士、浮屠講説。玄植以帝暗弱，頗箴切其短，帝禮之，不寤。坐事遷巴令，卒。

李玄植跟隨賈公彦學習禮經，又跟隨王德韶學習《左氏春秋》，還跟隨齊威學習《詩經》，所以遍覽百家之書。貞觀年間，任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屢次召見他，讓他和方士、僧人一起講論學問。李玄植因高宗昏庸而懦弱，很能中肯地批評他的短處，高宗禮遇甚厚，却不醒悟。他因事獲罪遷任巴縣令，去世。

## 張後胤

張後胤，字嗣宗，蘇州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沖，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并州博士。

後胤甫冠，以學行禪其家。高祖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義寧

張後胤，字嗣宗，是蘇州崑山人。祖父名僧紹，曾任梁朝零陵太守。父親名沖，任陳朝國子博士，入隋後在并州任漢王楊諒的博士。

張後胤剛成年時，就繼承了他家的學問品行。高祖鎮守太原時，引用他爲賓客，讓他用經

初，爲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員外散騎侍郎，賜宅一區。

書教授秦王。義寧初年，任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年間，升任員外散騎侍郎，高祖賞賜給他住宅一所。

太宗即位，進燕王諮議，從王入朝，召見。初，帝在太原，嘗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業，天下係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撝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帝曰："是事未始忘之。"乃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爲之笑，令群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大誼于君，今尚記之。"後胤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爲己力，罪也。"帝大悦，遷燕王府司馬。出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强力，問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遷散騎常侍。永徽中致仕，加金紫光禄大夫，朝朔望，禄賜防閤如舊。卒，年八十三，贈禮部尚書，謚曰康，陪葬昭陵。

太宗即位後，張後胤升任燕王諮議，跟隨燕王入朝，受到太宗的召見。當初，太宗在太原時，曾問他："隋朝國運將要終結，哪一姓能得到天下？"他回答說："您家的德行事業，能使天下歸心，如果順從天意而行動，黃河以北，揮指可定。此後長驅關右，帝王之業就可以成功了。"到此時他自述當年所說的話，太宗說："此事從沒忘過。"於是在月池設宴款待他。太宗從容地說："今日學生怎麽樣？"張後胤說："過去孔子的學生有三千人，顯達者中沒有一個達到子和男的爵位。臣輔助了一個人，就稱王天下，算來臣的功勞，超過了先聖。"太宗爲之大笑，命令群臣用《春秋》來辯難對答。太宗說："朕過去跟您學習道理，至今還記在心中。"張後胤頓首致謝說："陛下是生而知之，臣把天功作爲自己的功勞，是有罪的呀。"太宗很高興，提升他爲燕王府司馬。出任睦州刺史，他請求退休時，太宗見他强壯有力，就問他想擔任什麽官職，他說不敢。太宗說："朕跟你學習經書，你向朕索求官職，有什麽可疑慮的？"張後胤頓首，說希望得到國子祭酒的官職，太宗授給了他。遷任散騎常侍。永徽年間退休，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入朝進見，俸禄賞賜和警衛與退休前一樣。去世時八十三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康，陪葬在昭陵。

孫齊丘，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謚曰貞獻。子鎰，別有傳。

孫子名齊丘，歷任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官位終於東都留守，謚號貞獻。張齊正的兒子名鎰，另外有傳。

**蓋文達　蓋文懿**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并以耆儒開門授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嘆。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廣泛涉獵前人的各種著作，尤其通曉《春秋》三家。刺史竇抗召集諸生講論經義，當時，劉焯、劉軌思、孔穎達都以名儒的身份授課，當天都來了，而蓋文達依據經書辯論，都是諸儒所沒有想到的，滿座心服感嘆。竇抗很賞識他，問他："你是從哪裏學到的？"劉焯說："此人聰明，是出自天然，如果以

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邪？"

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爲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

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秘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爲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多問寡，那麼劉焯是他的老師。"竇抗說："冰生於水而寒於水，難道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嗎？"

武德年間，拜授蓋文達爲國子助教，任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年，升任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任蜀王的老師。蜀王獲罪，蓋文達被免官。後拜授爲崇賢館學士，去世。

同宗人蓋文懿，也以儒學著稱，當時號稱"二蓋"。高祖在秘書省設立學校用來教育王公子弟，蓋文懿任國子助教。登上講臺後，公卿交替提問，蓋文懿的回答周密精細，受到遠近學子的尊崇。官位終於國子博士。

## 谷那律　谷從政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群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濆，因問曰："油衣若爲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卒。

孫倚相，仕爲秘書省正字，讎覆圖書，多所刊定。

子崇義，天寶末爲幽州大將，以雄敢聞。歷左金吾衛大將軍，遂客薊門。生子從政，略涉儒學，有風操。事李寶臣，歷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寶臣及張孝忠妻，其女兄弟也。寶臣初倚任，晚稍疏忌，從政乃闔門謝交游不事。及惟岳知節度，與田悅謀拒天子命，從政諫曰："上神斷，絀諸侯，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討，命帥莫先於燕。誅怨復仇，必盡力後已。前日而考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昔魏有洺、相之圍，王師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賴爾考保佑，頓兵不進，而先帝寬厚，廑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今悅凶狷孰與承嗣？爾又幼富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年間，多次遷任爲國子博士。谷那律博通群書，褚遂良曾稱他是"《九經》庫"。遷任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隨從太宗出外打獵，遇雨後衣服上出現雨漬，於是問道："假如用油布做衣服能不漏雨嗎？"谷那律說："用瓦作原料，那就會不漏雨了。"太宗喜歡他的直率，賞賜帛二百段，後去世。

孫子名倚相，出仕任秘書省正字，校正圖書，多有改定。

其子名崇義，天寶末年任幽州大將，以勇敢聞名。歷任金吾衛大將軍，於是客居薊門。生子名從政，稍稍涉獵儒學，有操守。事奉李寶臣，歷任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李寶臣和張孝忠的妻子，都是他的姐妹。李寶臣起初對他很倚重，晚年對他稍稍疏遠和猜忌，谷從政於是閉門謝絶交游而不再任事。當李惟岳知節度使時，和田悅圖謀抗拒天子的命令，谷從政規勸他說："皇帝聖明能幹，削弱諸侯，是想達到太平。你父親和燕人有刻骨仇恨。如果天子來征討你，任命統帥沒有誰能優先於燕將的。他們殺怨報仇，一定會盡力而後已。前日你父親殺掉大將百餘人，存活下來的子弟常常心懷不滿，乘危傾覆，誰人不會呢？過去魏的洺州、相州遭圍困，官軍從四方聚集，田承嗣跑到零陵，仰天垂淚，不知怎樣擺脱困境。依靠你父親的保佑，按兵不進，而先帝爲人寬厚，他纔得到赦免。不然，田氏還能有後人

貴，不出户廷，便欲旅拒？且人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哉！今圖久安計，莫若令而兄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衛，則福禄可保矣。”不納。從政塞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吐血，即仰藥，五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後惟岳被殺于王武俊，如其揣云。

嗎？如今田悦和田承嗣誰更凶狠狡猾？你又是自幼富貴，連門户也没出過，就想率軍抗拒朝廷？何況人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尋找時機，這自古以來難道還少嗎！如今若想謀求一個長久安穩的辦法，不如讓你的兄長李惟誠代理留守事務，你迅速進宫充當宿衛，這樣福禄就能保住了。”李惟岳不聽。谷從政就閉門稱病不出，李惟岳的親信王他奴等人懷疑他心懷不滿，每天都在監視他。谷從政感到害怕，於是吐血，隨即服毒，五天而死去。他曾説：“我死而無恨，衹是傷心他要被滅族了！”後李惟岳被王武俊所殺，正如谷從政所推測的一樣。

## 蕭德言

蕭德言，字文行，陳吏部郎引子也，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甫冠，以國子生爲岳陽王賓客。陳亡，徙關中。詭浮屠服亡歸江南，州縣部送京師。仁壽中，授校書郎。貞觀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

蕭德言，字文行，是陳朝吏部郎蕭引之子，出自蘭陵蕭氏。蕭德言通曉《左氏春秋》。剛剛二十歲，就以國子生的身份做了岳陽王的賓客。陳朝滅亡後，遷到關中。後化裝成僧人逃回江南，又被州縣押送到京城。仁壽年間，授任校書郎。貞觀年間，歷任著作郎、弘文館學士。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

太宗想瞭解前世帝王的得失，下詔令魏徵、虞世南、褚亮和蕭德言分類摘録經史及百家著作中有關諸姓帝王興衰的原因編輯成書并進獻上來，太宗喜歡該書内容廣博而扼要，説：“使我能以古爲據臨事不惑，是你們的功勞呀！”對他們賞賜很豐厚。

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祓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詔以經授晋王。時許叔牙爲侍讀，同勸講。王爲太子，德言又兼侍讀，而叔牙亦兼弘文館學士。德言請致仕，太宗不許，下詔敦勉。封武陽縣侯，進秘書少監，久乃得謝。

蕭德言晚年學習更加刻苦，每次打開經書，總要盥洗束帶而正坐，妻子規勸他説：“老年人爲什麽要終日使自己受苦？”他回答説：“面對先聖的言論，又怎麽能害怕勞苦呢？”皇帝下詔令他以經書教授晋王。當時許叔牙任侍讀，和他一起給晋王講論經書。晋王做了太子，蕭德言又兼任侍讀，而許叔牙也兼任弘文館學士。蕭德言請求退休，太宗不准，還下詔勉勵他。封武陽縣侯，升任秘書少監，很久纔得以辭官退休。

高宗立，拜銀青光禄大夫，全給其禄，遣通事舍人即家致問。乘輿至肅章門引見，禮遇隆重。由是晋府及東宫舊臣子孫，并增秩賜金。卒，年九十七，贈太常卿，謚曰博。

高宗即位，拜授蕭德言爲銀青光禄大夫，下令發給他全禄，還派通事舍人到他家中慰問。他乘車來到肅章門接受高宗的召見，禮遇很隆重。因此晋王府和東宫舊臣的子孫，一起都增加了官秩和賞金。去世時年九十七歲，追贈太常卿，謚

號博。

許叔牙　許子儒

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貞觀時，遷晉王府參軍事、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子子儒，字文舉，高宗時爲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无忌等議："祠令及禮用鄭玄六天說，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據緯爲說，不指蒼旻爲天，而以昊天帝當北辰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五帝。唐家祀圜丘，太史所上圖，昊天上帝外自有北辰。令李淳風曰'昊天上帝位于壇，北辰、斗列第二垓'。與緯書駁異。司馬遷《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猶房、心有天王象，安得盡爲天乎？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以日月爲天，草木爲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五帝四郊'，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也。《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圜丘爲一，玄析而二之，曰圜丘，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固守玄說，與著式相違，宜有刊正。且《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配之矣。《月令》'孟春祈穀上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爲不稽。請四郊迎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

許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貞觀年間，遷任晉王府參軍事、弘文館直學士。許叔牙對《詩》、《禮》的研究尤爲深邃，進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命令人抄寫後交付司經局。御中大夫高智周見到該書說："想通曉《詩經》的，應先讀此書。"

子名子儒，字文舉，高宗時任奉常博士。當初，太尉長孫无忌等議論說："祠令和禮法采用鄭玄的六天說，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南郊祭祀太微感帝，明堂祭祀太微五帝。但據緯書的說法，不指蒼旻爲天，而把昊天帝當作北辰耀魄寶，把郊、明堂當作太微五帝。唐朝在圜丘祭祀，是據太史所進獻的圖，在昊天上帝以外自有北辰。太史令李淳風說：'昊天上帝位於壇，北辰、斗列在第二等。'和緯書不同。司馬遷《史記·天官書》說，太微宮是五精之神，被五星所簇擁，有人主之象，因此名叫帝，就像房、心有天王之象，哪能都是天呢？日月附着在天上，草木附着在地上，把日月當作天，把草木當作地，祇有愚昧的人不相信。《周禮》上說'祭祀五帝的祭壇設在四郊'，又有'祭祀五帝'，都不說天。可知太微之神，不是天。《孝經》上說'在郊外祭祀后稷'，王肅把郊祭、圜丘之祭合二爲一，鄭玄又一分爲二，叫做圜丘，叫做郊，這不是聖人的本意。如今祠令固守鄭玄的說法，和《禮部式》相違背，應加以修改。而且《孝經》上說'尊敬父親的方式沒有什麼能比使父親祔祭昊天更好的了'，'宗族在明堂祭祀文王，用來祔祭上帝'。明堂所祭祀的，是昊天，星辰就不足以祔祭了。《月令》上說'春季的第一個月向上帝祈禱五穀豐登'，《春秋》上說'驚蟄而郊祀，郊祀而後耕種'，因此郊祀后稷用來祈禱農事順利，《詩經》上說'春夏時向上帝祈禱五穀豐登'，這都是指祭天。現在指明是感帝，尤其沒有根據。請求在四郊迎祭太微五帝以祈求豐年，郊祭、祭明堂時罷除六天說，祇祭祀昊天。方丘已經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經書都不見記載，請祇要一種祭祀。"

皇帝下詔書說："可以。"

乾封初，帝已封禪，復詔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言："顯慶定禮，廢感帝祀而祈穀昊天，以高祖配。舊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穀爲祀感帝，又祀神州，還以高祖配，何升降紛紛焉？虞氏禘黄帝，郊嚳；夏禘黄帝，郊鮌；殷禘嚳，郊冥；周禘嚳，郊稷。玄謂禘者，祭天圜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靈恩説夏正郊天，王者各祭所出帝，所謂'王者禘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禘遠祖，郊始祖也。今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本祭十月，以方陰用事也。玄説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靈恩謂祭神州北郊，以正月。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願會奉常、司成、博士普議。"於是，子儒與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等共白："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詔書。"明年，詔圜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於明堂。

乾封初年，高宗已經封禪，又下詔令祭祀感生帝、神州，於正月在北郊祭祀。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上奏說："顯慶年間制定的禮法，廢止祭祀感生帝而向昊天祈求五穀豐登，用高祖祔祭。過去祭祀感帝、神州，用元皇帝祔祭。如今改祭感帝來祈求五穀豐登，又祭祀神州，還用高祖祔祭，爲什麽這樣升降紛亂呢？虞氏禘祭黄帝，郊祭嚳；夏朝禘祭黄帝，郊祭鮌；殷朝禘祭嚳，郊祭冥；周朝禘祭嚳，郊祭稷。鄭玄說禘，就是在圜丘祭天；郊，就是在南郊祭祀上帝。崔靈恩說夏朝於正月在郊外祭天，帝王各自祭祀他們本宗的始祖，就是所說的'帝王禘祭自己的遠祖，用自己本宗的始祖祔祭'。因此禘祭遠祖，郊祭本宗始祖。如今禘祭、郊祭都是同一個先祖，在禮法上是没有根據的。祭禮神州原本在十月，因爲那時陰氣剛起作用。鄭玄說郊祭三王，都采用夏曆正月。崔靈恩說祭祀神州在北郊，時間在正月。諸儒所説的，雜亂不明。臣願與奉常、司成、博士一起廣泛討論此事。"當時，許子儒和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等一同建議說："在北郊祭祀的月份不見經傳記載，漢光武帝在正月建立北郊，咸和年間議定於正月在北郊祭祀，武德年間以來采用十月，請遵循武德年間的詔書。"第二年，皇帝下詔令祭祀圜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應用高祖、太宗祔祭，同時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和五天帝。

子儒，長壽中，歷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封潁川縣男。以選事委令史句直，日偃臥不下筆，時人語曰"句直平配"。既而補授失序，傳爲口實。

許子儒，在長壽年間，歷任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封潁川縣男。他把選拔官員的工作委任給令史句直，自己每天躺臥着不動筆，當時人說"是句直在負責品評分配"。因而補授官職的工作失去次序，被人傳爲話柄。

德言曾孫至忠，自有傳。

蕭德言的曾孫名至忠，單獨有傳。

**敬播**

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時顔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秘書内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所戰山爲駐蹕，播謂人曰："鑾

敬播，是蒲州河東人。貞觀初年，考中進士。當時顔師古、孔穎達在編纂隋史，太宗下詔令敬播到秘書内省參加編纂。兩次遷任爲著作佐郎，兼修國史。曾跟隨太宗征討高麗，而太宗把戰鬥過的山峰命名爲駐蹕，敬播對人說："皇帝

輿不復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其後果然。遷太子司議郎。時初置是官，尤清近，中書令馬周嘆曰：“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職！”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晋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

的車子不再東進了，山峰所以得此名，大概是天意吧！”事後果真如此。後遷任太子司議郎。當時剛剛設置這個官職，特别清貴而又能接近皇帝，中書令馬周感嘆説：“祇恨我資歷官品枉高，不能歷任此職！”敬播又和令狐德棻等人撰修《晋書》，凡例大多是敬播所提出的。

有司建言：“謀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請更議。”詔群臣大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室，死有别宗。今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而不及昆季，烏得榮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

有關部門建議説：“謀反罪和大逆罪，祇是父子連坐處死，不涉及兄弟，請另加商議。”皇帝下詔令群臣廣泛討論，敬播説：“兄弟之間的親情雖然很重，但和父子之情相比就輕了，所以活着有分家居住的制度，死後有區别宗支的禮法。如今有高官重爵的，本來祇蔭及子孫，而輪不到兄弟，怎能顯貴時不沾其蔭，有罪時却要平攤刑罰呢？”皇帝下詔同意敬播的建議。

永徽後，仕益貴，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始，播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録》，興創業，盡貞觀十四年。至是，又撰《太宗實録》，訖二十三年。坐事出爲越州長史，徙安州，卒。

永徽年間以後，敬播的官位更加顯貴，歷任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初，敬播和許敬宗纂修《高祖實録》，起於創業，終於貞觀十四年。後來，又纂修《太宗實録》，止於貞觀二十三年。因事獲罪出任越州長史，遷任到安州，去世。

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乎！”玄齡患顔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掇其要爲四十篇。

房玄齡曾稱許敬播説：“真是陳壽之流呀！”房玄齡嫌顔師古注的《漢書》釋文繁多，命令敬播選取重要的釋文編成四十篇。

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

當時《漢書》學十分興盛，其中著名的像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都是名家。

### 劉伯莊

伯莊者，彭城人，爲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與許敬宗等論撰甚多，終崇賢館學士。自所著書亦百餘篇。

劉伯莊，彭城人，任弘文館學士，遷任國子博士，和許敬宗等一起編著的書很多，官位終於崇賢館學士。他獨自撰著的書也有百餘篇。

子之宏，世其學。武后時，以著作郎兼修國史，終相王府司馬。睿宗立，贈秘書監。

其子名之宏，繼承父親的學問。武后當政時，以著作郎兼修國史，官位終於相王府司馬。睿宗即位，追贈秘書監。

### 秦景通

景通者，晋陵人。與弟暐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爲無法云。景通仕至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暐後復踐其官及職。

秦景通，晋陵人。秦景通與其弟秦暐都很有名氣，都精通《漢書》，號稱“大秦君”、“小秦君”。當時研究《漢書》的，如果不是他們傳授的就會被認爲是没有根底。秦景通官位做到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秦暐後來承襲了秦景通的官

位和職務。

劉訥言

訥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王爲太子，擢訥言洗馬兼侍讀。嘗集俳諧十五篇，爲太子歡。太子廢，高宗見怒，除名爲民。復坐事流死振州。

劉訥言，乾封年間歷任都水監主簿，用《漢書》教授沛王。沛王當了太子，提升劉訥言爲太子洗馬兼侍讀。劉訥言曾收集笑話十五篇，以此討得太子喜歡。太子被廢黜，高宗很生氣，取消劉訥言的官職而成爲百姓。又因事獲罪被流放并死在振州。

**羅道琮**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涌，乃得尸，負之還鄉。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爲時名儒。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爲人慷慨崇尚節操道義。貞觀末年，上書不合皇帝意旨，被流放到嶺表。有個一同被貶斥的人死在荆、襄之間，臨死前哭着說："人生都有一死，惟獨我要被拋尸骨在異鄉之壤嗎?"羅道琮說："我如能生還，不會使君獨留此地的。"把那人埋在路的左側後離去。過了一年多，遇大赦而回歸，適逢天下大雨到處是積水，找不到埋尸之處，羅道琮在荒野中痛哭，水忽然向上涌動，羅道琮說："如果尸骨在此，那就再向上涌動一次。"他禱告完，積水又涌動了一下，於是找到尸骨，背着尸骨送回家鄉。不久考中明經科，做到太學博士，爲當時的名儒。

# 唐書卷一百九十九

##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 儒學列傳(中)

**郎餘令** 郎餘慶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祖穎，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業中，爲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武德時，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定律令。持節諭山東，爲竇建德所獲，脅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老乞身，謚曰平。

餘令博于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也。"徙幽州録事參軍。有爲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熲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蔑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熲試廉按，果得其奸。

孝敬在東宫，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卒。兄餘慶，爲吏清而刻於法。高宗時，爲萬年令，道無掇遺。累遷御史中丞，務謙謹下人，引御史坐與論議。吏部侍郎楊思玄倨貴，視選者不以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爲蘇州刺史。坐累下遷交州都督。

郎餘令是定州新樂人。祖父名穎，字楚之，與兄長郎蔚之都有名聲。隋朝大業年間，郎楚之任尚書民曹郎，郎蔚之任左丞。煬帝稱他們爲"二郎"。武德年間，郎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和李綱、陳叔達制定律令。持節曉諭山東時，被竇建德抓獲，竇建德用刀脅迫他，他始終不屈。竇建德被平定後，他以年老請求退休，謚號平。

郎餘令學識淵博，考中進士，被任命爲霍王李元軌府參軍事。叔父郎知年，在霍王府任"王友"這一官職。李元軌常説："郎家二賢都進入本府，没想到小土丘上却能松柏成林。"後轉任幽州録事參軍。有個僧人準備堆柴自焚，長史裴熲想率領下屬去觀看，郎餘令説："人們喜歡生而厭惡死，這是人之常情。他違背、蔑視教義，違背人情，您應查明内情，不要輕率前往。"裴熲試着追查，果真查出僧人的奸詐用心。

孝敬皇帝在東宫做太子時，郎餘令因梁元帝著有《孝德傳》，又著《孝德後傳》數十篇獻給太子，受到太子的贊賞。後改任著作佐郎，去世。兄長名餘慶，做官清廉而執法嚴刻。高宗時任萬年縣令，轄地内路不拾遺。接連幾次升遷到御史中丞，他總是謙謹地對待下屬，把御史們召來坐在一起議論事情。吏部侍郎楊思玄以顯貴自傲，不能以禮對待參選的官員，郎餘慶彈劾罷免了他的官職。很久以後，出任蘇州刺史。因受到牽連而降任交州都督。

驩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雅故，以事笞餘慶婢父，婢方嬖，譖敬敷死獄中。又裒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謾讕，不能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弘按之，餘慶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弘，不置對。善弘怒曰："舞文弄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搒械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其暴，徙春州。

驩州司馬裴敬敷和郎餘慶是舊交，因事鞭打了郎餘慶婢女的父親，婢女正受寵愛，裴敬敷就被誣陷死在獄中。郎餘慶又聚斂無度，百姓到朝廷告他，先後有十個使者來查問，郎餘慶欺騙蒙蔽他們，使他們不能查知真實情況。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弘審查此案，郎餘慶依仗自己在朝廷時間長久，通曉法令，輕視陳善弘，不回答他的提問。陳善弘生氣地說："舞文弄法，我比不上君；如今用天子的命令來懲治君，我的力量就有富餘了。"準備拷打郎餘慶，郎餘慶感到恐懼，衹好服罪了。高宗下詔把他流放到瓊州。趕上赦免本應返回，朝廷厭惡他的殘暴，把他遷移到春州。

始，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嘆曰："國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及爲御史中丞，復嘆曰："郎氏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貪殘廢。

當初，郎餘慶治理萬年縣時，父親郎知運嫌他殘酷，想用杖打他，郎餘慶躲開了。父親感嘆說："國家既然用他，我還能把他怎樣呢！"當他任御史中丞時，父親又感嘆說："郎氏危險了！"因憂慮而死去。而郎餘慶最終因爲貪婪殘酷而被罷免。

### 徐齊聃

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世客馮翊。梁慈源侯整四世孫。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削刀。舉弘文生，調曹王府參軍。高宗時，爲潞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侍皇太子講，修書于芳林門。時姑爲帝婕妤，嫌以恩進，故求出爲桃林令。召爲沛王侍讀，再遷司議郎，皆不就。累進西臺舍人。

徐齊聃字將道，是湖州長城人，世代客居馮翊。是梁朝慈源侯徐整的四世孫。徐齊聃八歲就能作文，太宗召入面試，把自己佩帶的金削刀賜給他。被選拔爲弘文館學生，調任曹王府參軍。高宗時，任潞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又任皇太子侍講，在芳林門著書。當時徐齊聃的姑姑是高宗的婕妤，他害怕別人認爲他是依靠皇恩纔得以提升的，因此請求出任桃林縣令。後來被召入朝廷任沛王侍讀，又升爲司議郎，他都没有就職。逐漸升任到西臺舍人。

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宫，齊聃上書諫，以爲："氈裘冒頓之裔，解辮削衽，使在左右，非所謂'恭慎威儀，以近有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義。"又長孫无忌以讒死，家廟毁頓，齊聃言於帝曰："齊獻公，陛下外祖，雖後嗣有罪，不宜毁及先廟。今周忠孝公廟反崇飾逾制，恐非所以示海内。"帝寤，有詔復獻公官，以无忌孫延主其祀。

咸亨初年，皇帝下詔説突厥酋長的子弟可以到東宫侍奉太子，徐齊聃上書規勸，認爲："穿氈披裘的冒頓的後代，解開辮子改用漢人的服飾，讓他們在太子左右，這不符合所謂'恭敬謹慎而有威儀，用來接近有德行的人'，'衹有賢才纔能任以官職，衹有忠良的人纔能隨侍左右'的本義。"又長孫无忌因受讒言而死，家廟被毁，徐齊聃對高宗説："齊獻公是陛下的外祖，雖然他的後代有罪，但不應毁掉祖廟。如今周忠孝公的家廟反而修飾得超過了禮制的規定，這種不公

平的做法恐怕不能用來昭示國内吧。”高宗醒悟，下詔恢復齊獻公的官職，讓長孫无忌的孫子長孫延主持家廟的祭祀。

齊聃善文誥，帝愛之，令侍皇太子及諸王屬文，以職樞劇，許間日一至。坐漏禁中事，貶蘄州司馬。又流欽州。卒，年四十四。睿宗時，贈禮部尚書。

徐齊聃擅長寫制誥，皇帝很喜愛他，命令他侍奉皇太子和諸王學習作文，因職責重，允許他隔一天來一次。後因泄漏宫中事情獲罪，被貶爲蘄州司馬。又流放到欽州。去世，年四十四歲。睿宗時追贈他爲禮部尚書。

子堅。

子名堅。

## 徐堅　徐嶠

堅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爲賦，異之。十四而孤，及壯，寬厚長者。舉秀才及第，爲汾州參軍事，遷萬年主簿。

徐堅字元固，自幼聰明，沛王聽説他的名聲，召見了他，給他筆紙讓他作賦，很賞識他。徐堅十四歲時喪父，到了壯年，像個寬厚長者。考中秀才，任汾州參軍事，遷任萬年縣主簿。

天授三年，上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欲訴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奸亂，適長使人威福耳。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又古者罰不逮嗣，故郤芮亂國而缺升諸朝，嵇康蒙戮而紹死于難，則於它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尚數十條。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緦麻親不得侍衛'，臣請如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

天授三年，徐堅上書説："判詞要聽取五個方面的意見，法令要經過再三審查，這是怕判決不符合實際情況。近來當人犯有大逆之罪，皇帝下詔令使者去審核，一旦核實就立即處決。人命至爲重要，萬一有不實之處，想申訴而没有途徑，結果就被滅族，難道不令人痛心嗎！這樣不足以約束臣子的奸亂，却正好促使那些使者們作威作福。臣請求如能讓人反復論奏，那麽死者就没有怨恨了。又古人刑罰不涉及後代，所以郤芮亂國而郤缺還能入朝做官，嵇康被殺而嵇紹仍能爲帝王死難，至於其他親屬就不用疑慮了。如今吏部廣泛處罰罪人的親屬，以致對五服之外無服喪關係者的處罰條令還有幾十條之多。而且皇帝的詔書上説'與大逆罪犯有同堂親的人不能在京畿任職，有五服之内的人不能做侍衛'，臣請求除上述詔書以外，免除一切禁令，以示國法的寬大。"

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爲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質疑晦，堅爲申釋，常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目爲鳳閣舍人樣。與徐彦伯、劉知幾、張説與修《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説專意撰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累遷給事中，

聖曆年間，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同推薦徐堅任判官。王方慶喜歡《禮》學，曾向他請教疑難問題，徐堅爲他解説，使他常常得到從未聽説過的知識。徐堅作文典雅厚重，楊再思總把他當作鳳閣舍人的楷模。他和徐彦伯、劉知幾、張説參與修纂《三教珠英》，當時張昌宗、李嶠擔任總領，一年多没有下筆，徐堅和張説專心編撰，把框架大致建立起來，諸儒依據這框架纔得

封慈源縣子。

以成書。逐漸升到給事中，封慈源縣子。

中宗怒韋月將，欲即斬之，堅奏盛夏生長，請須秋乃决，時申救者亦衆，得以搒死。俄以禮部侍郎爲修文館學士。

中宗生韋月將的氣，想馬上殺死他，徐堅上奏說盛夏是萬物生長的季節，請等到秋季再處決，當時替韋月將申冤求救的人很多，結果被笞打而死。不久徐堅以禮部侍郎的身份任修文館學士。

睿宗即位，授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進東海郡公，遷黄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兵擊姚州㵲河蠻，降之，又請築城，使輸賦徭。堅議："蠻夷羈縻以屬，不宜與中國同法，恐勞師遠伐，益不償損。"不聽，詔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堡，列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酋，入子女爲奴婢，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姚、巂路閉不通者數年。

睿宗即位，授任徐堅爲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纂修史書，進東海郡公，遷任黄門侍郎。當時監察御史李知古率兵攻打姚州㵲河蠻，蠻人投降後，他又請求築城，讓蠻人繳納賦税承擔徭役。徐堅建議說："蠻夷被迫歸屬，不應和中原同樣對待，恐怕勞師遠征，收益不能抵償損失。"睿宗没有聽從，下詔令李知古發動劍南的軍隊建築城堡，設置州縣。李知古因此想殺掉蠻夷的首領，把他們的子女收爲奴婢，蠻夷畏懼，殺掉了李知古，然後相繼潰逃反叛，導致姚、巂道路不通達數年之久。

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岑羲女弟，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羲敗，不染於惡，出爲絳州刺史。數外徙，久乃還秘書監、左散騎常侍。

當初，太平公主掌權，武攸暨屢次邀請徐堅，徐堅不答應；又因徐堅的妻子是岑羲的妹妹，所以他堅持辭掉參預機密的職務，轉任太子詹事，他說："我不是謀求高名，而是逃避災禍罷了。"岑羲失敗後，他與之毫無瓜葛，出京任絳州刺史。多次在京城之外任職，很久以後纔入朝任秘書監、左散騎常侍。

玄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説知院事。帝大酺集賢，幔舍在百司上，説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尚人！"從上泰山，以參定儀典，加光禄大夫。堅於典故多所諳識，凡七當撰次高選。卒，年七十餘，帝悼惜，遣使就吊，贈太子少保，謚曰文。

玄宗把麗正書院改爲集賢院，讓徐堅充任學士，做張説的副手主管集賢院事務。玄宗設宴款待集賢院官員，把他們的帳幕排在各部門之前，張説命令張挂大榜用來炫耀集賢院所受的恩寵，徐堅見到了，立即命令人撤掉大榜，他說："君子怎麽能做這麽多凌駕於人的事呢！"他隨從玄宗去泰山封禪，因參加制定儀典的緣故，加授光禄大夫。徐堅對典故多有瞭解，共有七次因編撰有功而提升。去世，享年七十多歲，玄宗爲他哀悼惋惜，派使者前往吊唁，追贈太子少保，謚號文。

齊聃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

徐齊聃的姑母是太宗的充容，妹妹是高宗的婕妤，都通曉圖書和史籍，議論者認爲徐堅父子有如漢朝的班氏父子。

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爲駕部員

兒子名嶠，字巨山。開元年間任駕部員外

外郎、集賢院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内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父子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

郎、集賢院直學士，遷任中書舍人、内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徐氏父子相繼爲學士，從祖到孫，三代人都任中書舍人。

**沈伯儀**

沈伯儀，湖州吴興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

沈伯儀是湖州吴興人。武后當政時，任太子右諭德。

初，太常少卿韋萬石議明堂大享事，上言："鄭玄説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元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詔祀事一用周制。今應何樂?"高宗乃詔尚書省集諸儒議，未能定。於是大享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嚴父莫大配天，天於萬物爲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之祭，宜祖、考并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圜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於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圜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爲最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别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

當初，太常少卿韋萬石議論明堂大祭之事，上書説："鄭玄説是祭祀五天帝，王肅説是祭祀五行帝。《貞觀禮》采用鄭玄的説法，到《顯慶禮》祭祀昊天上帝，乾封年間的詔書規定祭祀五天帝兼祭昊天上帝，上元年間的詔書依照《貞觀禮》的規定，儀鳳初年的詔書説祭祀之事一律采用周制。如今應采用什麽爲好呢?"高宗於是下詔令尚書省召集諸儒商議，結果還是没有確定。於是大祭參用《貞觀禮》、《顯慶禮》。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上奏説："尊敬父親的方式没有什麽能比使父親祔祭昊天更好的了，天對於萬物是最大的，使父親與天爲偶，是最大的孝，最高的敬。《易經》上説'先王制作音樂崇尚德行，演奏盛大樂歌來祭祀上帝，用祖、父來祔祭'。上帝，就是天。祭祀昊天時，應用祖、父一起祔祭，請在圜丘用太宗、高宗祔祭上帝，神堯皇帝在南郊祔祭感帝。《祭法》上説：'祖文王，宗武王。'祖，就是始；宗，就是尊。一個名稱而有兩個含義。《經》上説'宗祭文王'，文王應稱祖却稱宗，是包括武王而言。可以知道明堂用祖、父祔祭，與二經符合。"沈伯儀説："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嚳，以顓頊爲祖而以堯爲宗；夏后氏禘祭黄帝而郊祭鯀，以顓頊爲祖而以禹爲宗；殷人禘祭嚳而郊祭冥，以契爲祖而以湯爲宗；周人禘祭嚳而郊祭稷，以文王爲祖而以武王爲宗。鄭玄説：'禘、郊、祖、宗，都有祔祭。在圜丘祭祀昊天叫禘，在南郊祭祀上帝叫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祖、宗。'這是最詳備的解釋。虞夏退掉顓頊而郊祭嚳，殷人捨棄契而郊祭冥，去取不當，衹有周人制禮有序，至此明堂纔開始父子兩人祔祭。文王在上祔祭五帝，武王在下祔祭五神，用來區别父與子。《經》上説：'尊敬父親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爲一主也。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圜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并配云。

伯儀歷國子祭酒、修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　路敬潛**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父文逸，遇隋季大亂，闔門死於盜。文逸遁免，流離辛苦，自傷家多難，閉口不食，行者哀其窮，强飲食之，更負以行，乃得脱。貞觀末，官申州司馬。

敬淳少志學，足不履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後擢進士第。天授中，再遷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慶恤儀典，武后稱之。尤明姓系，自魏、晋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録》等百餘篇。後坐綦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秘書少監。

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歷懷州

的方式没有什麽能比使父親祔祭昊天更好的了。'又説：'在明堂宗祭文王，用來祔祭上帝。'不説尊重武王用來祔祭昊天，那麽武王雖然在明堂上，却没有以同等的身份用來祔祭，雖然一同祔祭却最終衹以一個爲主。緯書上説：'后稷是天地之主，文王是五帝之宗。'如果一個神而在兩處祭祀他，那麽就褻瀆了進獻的禮數，這是説神不能有二主。貞觀、永徽年間的禮法確實是衹祔祭一人，從顯慶以後纔開始兼而祭之。現在請用高祖在圓丘、方澤祔祭，太宗在南北郊祔祭，高宗祔祭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建議："當今的禮法在對昊天上帝等五祀時，都尊奉高祖、太宗爲祔祭，用來申明孝道。《詩·昊天》一章中説'文王和武王承受天命'，《易經》上説'祭祀上帝時，用祖、父祔祭'，有同時祔祭的含義。高祖、太宗已經先行祔祭五祀了，應當照舊。請尊奉高宗也參加祔祭。"從此在郊、丘之祭時，高祖、太宗、高宗三位皇帝一起祔祭。

沈伯儀歷任國子祭酒、修文館學士，去世。

路敬淳，是貝州臨清人。父親名文逸，遇隋末大亂，全家被盜賊殺死。路文逸因逃脱幸免一死，也流離失所備嘗辛苦，自己悲傷家庭多難，閉口不吃東西，同行者哀憐他的窮困，强迫他吃喝，輪流背着他行進，纔得以擺脱困境。貞觀末年，任申州司馬。

路敬淳自幼立志苦學，足不出户。爲親人守喪，三年没有走出茅廬。守喪期滿後，痛哭着進入家門，由於容貌極度瘦損，妻子竟認不出他了。後來考中進士。天授年間，兩次遷升爲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崇賢館學士。多次奉詔編纂慶賀和吊恤的儀典，受到武后稱贊。路敬淳尤其通曉姓氏宗族的源流系統，從魏、晋以後，推求本源來歷，都有條有序，著有《姓略》、《衣冠系録》等一百餘篇。後因與綦連耀勾結而獲罪，死在獄中。神龍初年，追贈秘書少監。

弟弟名敬潛，年輕時和路敬淳齊名，歷任懷

録事參軍，亦坐耀事繫獄，免死。後爲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遷衛令，位中書舍人。

州録事參軍，也因綦連耀事的牽連而入獄，幸免一死。後任遂安縣令。在此之前，很多遂安令都死在任上，路敬潛想推辭不就任，妻子説："君没有死於訟獄而得以全身，這不是生死有命嗎?"他聽從了妻子的話。到任後，有梟鳥在他的屏風上鳴叫，幾十隻老鼠在他的面前奔跑，左右去驅趕，老鼠抱住木杖號叫，路敬潛不爲所懼。很久以後，遷任衛縣令，官位做到中書舍人。

唐初，姓諱學唯敬淳名家。其後柳冲、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在唐朝初期，衹有路敬淳是姓譜學名家。在他之後的柳冲、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著述，但也都參照路氏之作。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紀王慎爲兖州都督，厚加禮，敕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録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

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丐官筆楮寫藏秘書。有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懌，數沮詰其言，元感緣罅申釋，竟不詘。魏知古見其書，嘆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爲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中宗以東宫官屬，加朝散大夫，卒。

王元感，是濮州鄄城人。考中明經科高等，調任博城縣丞。紀王李慎任兖州都督，對他厚加禮遇，敕令其子東平王李續前去跟隨他學習。天授年間，逐漸升任左衛率府録事，兼直弘文館。武后當政時，已經在郊外祭祀完了，接着又在明堂祭祀，封嵩山，下詔叫王元感和韋叔夏等起草儀典，大家都推許他的練達博洽。轉任四門博士，仍兼直弘文館。

王元感年紀雖老，但深夜讀書不止。他撰有《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共數十百篇，在長安年間進獻給朝廷，請求官府供給紙筆抄寫後藏入秘書省。皇帝下詔叫兩館學士、成均博士商議他的論點是否正確。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來是章句家，他們發現王元感詆毁先儒之間的不同見解，感到不高興，便多次阻止并責難他的論點，王元感利用他們的漏洞申辯解釋，最終也不屈服。魏知古見到他的書，感嘆説："這是《五經》指南呀。"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人珍惜他的獨到見解，每每替他幫忙，聯名上疏推薦他，於是皇帝下詔表彰他，把他作爲儒者的宗師。拜授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中宗因他是東宫的官員，加授他爲朝散大夫，去世。

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説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

王元感當初論述三年之喪是三十六個月，以此來譏刺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批駁他的論點説："三年之喪，實則是二十五個月，自古以來就是這樣。《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日，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去齊國送聘

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没，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則崩及見廟，周因於殷也，非元年前復有一歲，此二十五月之二驗。《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然而以是爲斷者，送死有已，服生有節。’又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曰：‘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此二十五月之三驗。《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二十五月之四驗。《書》、《春秋》、《禮》皆周公、尼父

禮’。左氏説：‘這符合禮法。’杜預説：‘僖公喪服期滿在這一年十一月，送聘禮是在十二月。’所以説符合禮法。《公羊傳》上説：‘送聘禮一般不記載，此處爲什麽要記載？是爲了譏刺。爲什麽要譏刺？因爲三年之内不應有婚娶之事。’何休説：‘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喪期未滿二十五個月，因此加以譏刺。’杜預推算曆法乙巳日是在十一月，《春秋》上所説的十二月是錯的。文公元年四月，埋葬僖公。《傳》上説：‘遲了。’諸侯在死後五月下葬，如果是薨於十二月，那麽五月就不能説遲緩，這樣僖公薨於十一月就很明顯了。然而二家所争的，衹是一個月，不是一年，那麽三年之喪是二十五個月，這是一個證明。《尚書》上稱成湯死後，太甲元年説：‘在元年的十二月，伊尹祭祀先王，新王繼位衹拜見其祖。’孔安國説：‘成湯在元年十一月崩。’就是説到明年是一年的祥期，後年就是二年的祥期，因此下文説‘第三年，在十二月初一，伊尹穿戴冕服，侍奉新王回到亳’。這是説在十一月服喪期滿而戴上冠冕。《顧命》：‘四月十六日月亮開始缺損，君王不舒服。第二天乙丑日，君王崩。丁卯日，命令作册命之書，過了七天在癸酉日，伯相命令士人準備喪殯所需的材木。’那麽從成王崩到康王穿着喪服繼位共有十天，康王開始拜祖廟。證明成湯崩於十一月。到出殯結束，在十二月告見其祖。《顧命》上説告見祖廟至‘諸侯走出廟門等候’爲止，《伊訓》上説‘拜先祖時，諸侯國的君主們都在場’，那麽從崩逝到告見祖廟，周人是沿襲殷人的禮法，不是元年之前還有一年，這是二十五個月的第二個驗證。《禮》：‘三年之喪，滿二十五個月而結束，儘管哀痛未盡，然而以此爲限，可以使送葬的儀禮能够結束，使服喪的生者能有節制。’又説：‘一周年的小祥祭，可以吃蔬菜水果；兩周年的大祥祭，可以吃肉醬；服期滿一個月後，可以喝酒吃肉。’又説：‘服滿兩年之喪，算三年；服喪滿一年，算兩年；九月、七月之喪，算三季；五月之喪，算兩季；三月之喪，算一季。’這是二十五個月的第三個證明。《儀禮》：‘一周年小祥祭，二周年大祥祭，

所定，敢問此可爲法否？昔鄭玄以中月而禫者，内容一月，自喪至禫，凡二十七月。今既用之，而二十五月初無疑論。大抵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何歲月而止乎？故練而慨然，悲慕未盡，而踊擗之情差未；祥而廓然，哀傷已除，而孤藐之懷更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不佩。夫去衰麻，襲錦縠，行道之人皆不忍，直爲節之以禮，叵如之何。故仲由不能過制爲姊服，孔鯉不能過期哭母，彼詎不懷？畏名教之嚴也。”當世謂柬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

後舉行服喪期滿之祭一個月，在這個月，做吉祭。’這是二十五個月的第四個證明。《尚書》、《春秋》、《禮》都是周公、孔子所定，請問這可以作爲準則嗎？過去鄭玄所以認爲期滿後再間隔一個月除喪，是其中包含一個月，從守喪到除喪，共二十七個月。如今仍在采用，而二十五個月當初并没有疑義。大概是做兒子的對於父母的亡故，有終生難忘的痛苦，創傷巨大的人痛苦就長久，痛苦深重的人平復得就遲緩，到什麽時間纔能終止呢？所以練祭而感慨，悲痛思念之情未盡，而頓足捶胸之情未了；祥祭而憂悼，哀傷已除，而幼孤之懷更爲加劇。這是内心情感決定的，難道是外在的矯飾嗎？因此先王建立適中的制度，使感情和禮儀兩方面相稱，因此祥祭時就縞帶素紕，除喪時就不須佩戴什麽。去掉衰麻之服，穿上錦縠之衣，即使是路上的行人都不忍心，若不用禮法加以節制，就不知會怎樣。所以仲由不能超越禮制去爲姊妹服喪，孔鯉不能超過期限去爲母親哭喪，他們難道不懷念親人嗎？是害怕名教的規定呀。”當時的人説張柬之的話不違背聖人的觀點，而王元感的論點就被廢棄了。

##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梁左民尚書銓曾孫。系本琅邪，徙江都云。少貧狹，嗜學，工草隸，客居僧坊，寫書取庸自給，凡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取赢，人雖厚償，輒拒不受。

王紹宗，字承烈，是梁朝左民尚書王銓的曾孫。出自琅邪王氏一支，後遷到江都。王紹宗幼年貧困，喜好學習，擅長草書隸書，寄居在寺院，靠給人抄書爲生達三十年之久。够用一個月他就不寫了，也不想多得，雖然有人給他豐厚的報酬，他總是拒不接受。

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稱疾篤。復令唐之奇强遣，不肯赴，敬業怒，將殺之，之奇曰：“彼人望也，殺之沮士心，不可。”由是免。事平，大總管李孝逸表其節，武后召赴東都，謁殿中，褒慰良厚，擢太子文學。累進秘書少監，使侍皇太子。紹宗雅修飾，當時公卿莫不慕悦其風，張易之兄弟亦頗結納。易之誅，坐廢，卒于家。

徐敬業起兵時，聽説他的品行，派人帶聘禮强行聘請，他聲稱有重病而推辭。徐敬業又命令唐之奇去强行召他，他還是不肯前往，徐敬業很生氣，想殺掉他，唐之奇説：“他受到衆人的敬重，殺掉他會使士人感到沮喪，不能殺掉他。”他因此而幸免一死。徐敬業被平定後，大總管李孝逸上表贊揚他的節操，武后召他到東都，他到殿中進見，武后對他厚加贊賞和撫慰，提升他爲太子文學。後逐漸升遷爲秘書少監，讓他侍奉皇太子。王紹宗很注意儀容衣着的美觀，當時的公卿没有不喜歡他的風度的，張易之兄弟也很愛和

他交往。張易之被殺後，他也受連累而免職，死在家中。

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

王紹宗曾給人寫信說："淺陋之人的書法沒有很好的，他們衹是靠筆墨功夫而已。想寫好字需要經常專心盡意、全神貫注和靜靜思索去取得。吳中陸大夫常把我和虞君相比，是因爲我們都不臨寫碑帖的緣故。聽說虞君在被中用手指在腹部揣摹書法，和我正好相同。"虞，就是虞世南。

紹宗兄玄宗隱嵩山，號太和先生，傳黃老術。

王紹宗的兄長王玄宗隱居在嵩山，號太和先生，傳習黃老之術。

**彭景直**

彭景直，瀛州河間人。中宗景龍末，爲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

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墠，爲親疏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爲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祭之，無禱乃止。譙周曰："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朔食，號月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玄曰：'殷事，月之朔、半，薦新奠也。'於《儀禮》，朔、半日，猶常日朝夕也，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于廟。尋經質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

彭景直，是瀛州河間人。中宗景龍末年，任太常博士。當時獻、昭、乾三陵都是每天祭祀，彭景直上書說：

按照禮法，陵墓不是每天祭祀，宗廟一月祭祀一次，因此君王設置廟、祧、壇、墠，有親疏多少之差。建立七廟、一壇、一墠。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都是一月祭祀一次。遠祖之廟叫祧，四季各祭祀一次就可以了。不建祧廟的是壇，不建壇的是墠，有禱告時纔祭祀，沒有禱告就停止祭祀。譙周說："天子的始祖、高祖、曾祖、祖、父之廟，都是每月初一祭祀，以此象徵生前初一享受豐盛的膳食，稱爲月祭，遠祖祧廟不是月祭。"可知古代是沒有日祭的。如今諸陵在初一、十五日獻食，是近古舉行的盛大祭祀，在各個節令進獻食品，是近古舉行的以時鮮的食品祭獻。鄭玄說：'大祭，在每月的初一、十五，是以時鮮的食品祭獻。'在《儀禮》上，初一、十五，就像平常日子的朝夕一樣，大祥期滿之後，就按四季祭祀，這些祭祀都在宗廟中進行。近世開始在初一、十五和各個節令祭祀陵墓，衹有四季和臘月，五次在宗廟中祭祀。查證經書和禮法，沒有每日在陵墓祭祀的記載。在漢代，京城從高祖下至宣帝，在太上皇、悼皇考陵墓旁建廟，園中各有寢宮、便殿，因此日祭在寢宮進行，月祭在便殿進行。貢禹因

廟。丞相韋玄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墠歲貢。'魏、晋以降，不祭墓。唐家擇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

禮節繁多，建議元帝希望能罷除郡廟、國廟。丞相韋玄成等人後來因此建議除七廟之外寢園都不再修建。議論者也認爲祭祀不要過多，應恢復古代四季在宗廟祭祀的舊制。劉歆援引《春秋外傳》説：'對祖、父每日祭祀，曾祖、高祖每月祭祀，遠祖每季祭祀，壇、墠每年祭祀一次。'從魏、晋以下，不在陵墓祭祀。唐家選擇古制制定禮法，臣認爲應停止在諸陵進行日祭，按照禮法行事爲好。

帝不從，因下詔："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爲之沿革，何專古而泥所聞？乾陵宜朝晡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所司乏于費，可減朕常膳爲之。"

中宗没有聽從，因而下詔説："有關部門説諸陵不應每天進獻食品。禮法因人情而發展變革，爲什麽衹拘泥於古代的傳聞呢？乾陵應於早晚致祭，昭陵、獻陵每天一次致祭，如果有關部門費用缺乏，可以削减朕的日常膳食來解决。"

帝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思皇后祔葬，后爲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以招魂合諸梓宫，景直曰："招魂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后褘衣，復寢宫，舉衣魂輅，告以太牢，内之方中，奉帝梓棺右，覆以夷衾。"衆當其言，制曰："可。"景直後歷禮部郎中，卒。

中宗去世後葬在定陵，有關部門建議以和思皇后祔葬，和思皇后被武后所殺，已找不到埋葬的地方，想通過招魂來合葬，彭景直説："招魂自古没有記載，不可以采用。請像橋山藏衣冠舊例一樣，取出皇后的祭衣，把皇后的靈魂招入寢宫，建衣魂車，以太牢之禮相祭，然後放入墓穴中，置於中宗梓棺右邊，蓋上夷衾。"衆人認爲他的建議很恰當，皇帝下制説："可。"彭景直後來歷任禮部郎中，去世。

## 盧粲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世孫。祖彦卿，亦善著書。粲始冠，擢進士第。神龍中，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立，韋后疾之，諷中宗以衛府封物給東宫，粲駁奏："太子匕鬯主，歲時服用，宜取於百司。《周禮》，諸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不會'。今乃與諸王等夷，非所謂憲章古昔者。"詔可。

盧粲，是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盧陽烏的五世孫。祖父名彦卿，也擅長著書。盧粲剛二十歲，就考中進士。神龍年間，多次升遷爲給事中。當時節愍太子剛立，韋后很妒忌他，就勸中宗用封給衛府的東西供給東宫，盧粲上奏反駁説："太子將主掌宗廟祭祀，四季的服飾器用，應取自百司。《周禮》上説，各種用途的財物，'到年終就要結算，衹有君主和太子的費用不須結算'。如今却和諸王的待遇相同，這不是所謂遵循古代典章制度的做法。"皇帝下詔采納他的建議。

武崇訓死，詔墓視陵制，粲曰："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後人所援比。崇訓

武崇訓死後，皇帝下詔説其墓按皇陵形制修造，盧粲説："凡是王、公主的墓，没有稱陵的，衹有永泰公主例外，不是後人所能攀比的。武崇

塋兆，請視諸王。”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不異，崇訓於主當同穴，爲陵不疑。”粲固執，以“陵之稱，本施尊極，雖崇訓之親，不及雍王，雍墓不稱陵，崇訓緣主而得假是名哉?”詔可。主大怒，出粲陳州刺史。粲曰：“苟所論得行，雖遠何憚!”開元初，爲秘書少監。

訓的墓請按諸王的標準建造。”皇帝下詔說：“安樂公主和永泰公主没有不同之處，武崇訓和公主應同墓而葬，建陵是毋庸置疑的。”盧粲堅持己見，認爲“陵的稱謂，本來是給予地位至尊的皇帝的，雖然武崇訓是親屬，但比不上雍王，雍王墓没有稱陵，武崇訓憑藉公主而能藉用這個名稱嗎?”皇帝下詔同意他的建議。安樂公主很生氣，因而使盧粲外任陳州刺史。盧粲說：“祇要我的話能實行，雖然路遠又有什麽可怕！”開元初年，任秘書少監。

其從父行嘉，仕爲雍王記室，亦以學聞。

盧粲的叔父名行嘉，任雍王記室，也以學問聞名。

粲累封固安縣侯，終邠王傅，謚曰景。

盧粲累封爲固安縣侯，後任邠王傅，謚號景。

**尹知章**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劑焉，驚悟，志思開澈，遂遍明《六經》。諸生嘗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

尹知章，是絳州翼城人。雖然早年勤學，却不十分通曉，忽然夢見神人拿着巨大的鑿子鑿破他的心，像是把藥劑放到心中，驚醒後，心智大開，於是通曉《六經》。那些曾給他講授的人們，都反而拜他爲師向他學習諸經要旨。

長安中，擢定王府文學。遷太常博士。中宗時，或建言以涼武昭王爲七廟始祖，知章議：“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乃止。出爲陸渾令，坐事，輒棄官去。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歸，與知章潭思經術，皋訢訢然。張說表諸朝，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緒定秘書，奏知章是正文字。

長安年間，尹知章升任定王府文學。遷任太常博士。中宗時，有人建議用涼武昭王作爲七廟始祖，尹知章建議說：“涼武昭王是遠世之祖，不是王業的奠基者。”於是此事就中止了。出任陸渾縣令，因事獲罪，就棄官而去。當時散騎常侍解琬也罷官回鄉，和尹知章一起潛心研究經術，過得很愉快。張說把他推薦給朝廷，升任禮部員外郎，轉任國子博士。馬懷素編定內府書籍，奏請尹知章校正文字。

每休沐，講授未始輟。於《易》、《老》、《莊》書尤縣解。弟子貧者，賙給之。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慍。未嘗問産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 且吾尚應奪民利邪?”卒官。所注傳頗多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頌其德，刻著東都國子監門外。

尹知章每逢休息之日，講授不曾中斷。尤其對《周易》、《老子》、《莊子》諸書有深入的理解。對於貧困的學生，就給予周濟。他性情和善寬厚，人們見不到他或喜或怒的樣子。未曾過問産業的事情，其子想大做柴米生意而以備四季之用，尹知章說：“像你所說的那樣，那麽窮人用什麽來生活呢? 況且我們應奪取百姓的利益嗎?”後死在官任上。他所注釋的經書頗流行於世。門人孫季良等頌揚他的德行，在東都國子監門外爲他刻石立傳。

季良，偃師人，一名翌，仕歷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

**張齊賢**

張齊賢，陝州陝人。聖曆初，爲太常奉禮郎。

武后詔百官議告朔于明堂，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皆列於廷。太常博士辟閭仁諝曰："經無天子月告朔。唯《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干寶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誼。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獨鄭玄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聽朔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謂宣令告人，使奉時務業，月皆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祭也。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既視朔，遂登臺。'玄又説人君月告朔於廟，其祭爲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玄謂告帝即人帝，神即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齊賢不韙其説，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于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繆。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干寶謂吉爲朔，故世人繆吉爲告，據繆失經，不得爲法。議者又引左氏説，專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説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

孫季良，是偃師人，一名翌，歷任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

張齊賢是陝州陝縣人。聖曆初年任太常奉禮郎。

武后下詔令百官議論每月初一在明堂舉行告朔之禮，宣讀時令，頒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各地的朝集使都排列在殿廷上。太常博士辟閭仁諝説："經書上没有天子每月初一舉行告朔之禮的記載。祇有《禮記·玉藻》上説：'天子初一在南門之外舉行聽政之禮。'《周禮·太宰》説：'正月的初一，頒布政令於國都和邊邑。'干寶説：'夏曆十一月的初一舉行告禮。'這和《玉藻》所説的天子初一在南門之外舉行告朔之禮的意義相同。如今在元日讀時令，符合古代初一舉行聽政之禮的記載。祇有鄭玄以爲秦制《月令》中有五帝五官，因此説'初一舉行聽政之禮時一定要用牡牛祭告時帝和神，用文王、武王祔祭'。他的話不對。《月令》上説'其帝是太昊，其神是句芒'，這是説宣讀月令告訴百姓，使他們按照時令從事農業生産，每月都有命令，因此纔這樣説，不是天子每月初一舉行聽政之禮而用來祔祭帝。初一舉行告朔之禮，是諸侯的禮儀，《春秋》上説：'初一祭告祖廟後在太廟聽政，於是登上觀臺觀望。'鄭玄又説人君每月初一在宗廟舉行告朔之禮，這種祭叫朝享，魯國從文公開始不在初一舉行聽政之禮，顯然不是天子所爲。鄭玄説告帝就是人間帝王，神就是重、黎、五官，没有説天子拜祭。臣請求停止初一舉行告朔之禮、每月對祖廟的祭祀，以符合古禮。"張齊賢不同意辟閭仁諝的説法，訂正他説："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舉行告朔之禮'，説明其他月份自然就要舉行告朔之禮了。左氏説魯國'閏月不舉行告朔之禮，就是廢棄時政'，那麽諸侯即使在閏月也是要舉行告朔之禮的。《周禮·太史》'天子把來年的曆書布告給諸侯'，《禮記·玉藻》'閏月，君王在門'，這是説天子雖然在閏月也要舉行告朔之禮。這二家記載距離聖人的年代不遠，記載着天子、諸侯舉行告朔之禮的事情，顯然是不會有

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玄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并告兩五帝爲不疑。諸侯受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朔于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祭頒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内外異言之也。禮不可罷。"鳳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宫，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廟爲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爲太室，向陽爲明堂，建學爲太學，圜水爲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侯則受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于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玄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宿路寢。'今元日通天宫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舊說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時迎氣，四；巡狩之歲，一。今議者唯許歲首一入，不以隘乎？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于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吴楊吾等共言："秦滅學，告朔禮廢。今用四孟月、季夏，至明堂告五時帝堂上，請兼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

錯的。如今論者却根據《太宰》上所説的在正月初一，向諸侯頒布政事的話，而説天子每逢正月初一纔舉行一次告朔之禮，這非常不合禮法主旨。在一年之首，六官自行布置所負責的儀典。干寶説吉是初一，因此世人誤把吉當作告，依據錯誤而背離正道，是不能效法的。議論者又援引左氏的説法，衹講諸侯，不知《玉藻》和左氏的説法正好相同，却衹説天子衹在每年之首舉行一次告朔之禮，怎能這樣隨意的取捨呢！又説時帝，是五人帝。鄭玄認爲時帝包括天和人，因此用文王、武王作袝祭，這無疑是同時告祭兩個五帝。諸侯接受天子頒布給的曆書，收藏在宗廟中。天子從上天那裏接受曆書，應放在明堂之中，因此祭告時帝時，用祖和父袝祭。議論者説：'天子每月告祭頒布曆書，那麽諸侯怎麽能收藏呢？因此太宰在一年之首宣布一年的事，由太史頒布來年的曆書。"這是不對的，《周禮·太史》所説'把來年的曆書頒布給邦國'，是向諸侯一總頒發十二個月的曆書；天子通過每月祭告，頒布曆書給官府、京城和邊邑。是内外説法不同。這種禮儀不能停止。"鳳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論説："明堂，是頒布政事之宫，是用來宣示天氣，統領萬物的。漢代儒士把明堂、太廟當作一回事，宗祭其祖，而袝祭上帝。給宗祀取名叫清廟，正室做太室，向陽處做明堂，建學校做太學，圜水做辟雍，名字不同而事情相同，都是古代的制度。天子在正月上旬辛日在南郊一總接受十二個月的政令，回來收藏在祖廟中，每月取一個月的政令，在明堂上頒布。諸侯從天子那裏接受政令，收藏在祖廟中，每月取一個月的政令，在國内實行。君王用他的禮儀祭告祖廟，叫做告朔；處理當月的政令，叫做視朔。《禮記·玉藻》上説：'天子戴着玄冕在東門之外祭日，初一在南門之外舉行聽政之禮。'鄭玄的説法是：'明堂在城南，天子按時到明堂舉行初一聽政之禮。事情結束後，就住宿在路寢中。'如今正月初一在通天宫接受朝拜，有關部門隨後宣讀時令、頒布政事，這是古代的禮法。過去的説法是天子每年進入明堂十八次：大行祭祀，一次；每月舉行告朔

之禮，十二次；四季迎氣祈求豐年，四次；巡狩的年份，一次。如今議論者衹許每年之首進入明堂一次，這不是太狹隘了嗎？陛下建造明堂，遵循舉行告朔之禮的事情，如果每月初一舉行一次聽政之禮，就近於煩瑣，希望每逢四季的最初之月的初一舉行聽政之禮，衹是希望制定這樣的禮法，臣下不敢擅自行事。”成均博士吴楊吾等一起説：“秦朝毁滅學術，使告朔之禮廢止。如今應采用四季初月、夏季末月，在明堂上祭告五時帝，請同時采納張齊賢、王方慶的建議。”没有幾年，此禮也廢止了。

久之，齊賢遷博士。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齊賢與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于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産最實歟！’《吕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歟！非太社也。”於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隨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黄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丈，分四方，上冒黄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黄土覆壇上。舊壇上不數尺，覆被之狹，乖於古。”於是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陛，而黄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

很久以後，張齊賢遷博士。當時在東都設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詢問禮官博士説：“周朝時的田神是用適宜的木，如今的田神是用石，這是怎麽回事？”張齊賢和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論説：“《春秋》上説：‘國君因爲要出兵作戰，向社神禱告并塗血祭鼓，由祝捧着它們跟隨自己同行。’因此説：‘不效命的人，將在社神前處死。’社稷之神用石，是因爲它能被捧着隨行。崔靈恩説：‘社神用石，是因爲地上出産最豐富！’《吕氏春秋》説‘殷人的社神用石’。後魏天平年間，遷移太社石主，其來源是很久遠了。周人的田神用適宜的木，大概是民間的社吧！不是太社。”當時的舊田神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祝欽明問博士這又怎麽解釋，張齊賢等論説：“社神的制度，禮書上没有解釋。天子親自出征，載着社神隨行，那就不能過重。《禮記》上説‘在社前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上説：‘天子的太社方五丈，諸侯減半。’五，是五行中土的數目。社神應長五尺，用來達到五數的標準；方二尺，用來符合陰的偶數；削尖上端，用來象徵萬物生長；下端方正，用來象徵大地之體；半埋在土中，表示本末均等。請用古尺度量。”又問：“社稷壇隨四方而用色，而中間不到數尺，上面覆蓋黄土，是什麽意思？”張齊賢等人説：“天子的太社，寬五丈，分爲四方，上面覆蓋黄土，象徵君王的恩德覆蓋四方，既然如此那就應該用黄土覆蓋在壇上。舊壇上面不過數尺，覆蓋面狹小，違背古制。”當時

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齊賢等參定。

中宗即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爲唐廟，議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爲始祖。齊賢上議："《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卨、稷也。卨、稷興胙，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晋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托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失位，神弗臨享，殆非詒厥孫謀者。"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毁。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既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既祔，宣皇帝當遷。宣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爲六室。"詔宰相詳裁。於是祝欽明等上言："博士等三百人爲兩説：齊賢等不祖武昭王，劉承慶等請遷宣皇帝。臣等欲皆可其奏。"詔可。俄以孝敬皇帝爲義宗，列於廟爲七室。西京太廟亦如之。

用四方之色裝飾壇的四面和臺階，而上面全用黄土覆蓋。祭牲都用牛、羊、猪。其後改先農叫"帝社"，又立"帝稷"，都是張齊賢等人商定的。

中宗即位，把武后的東都廟改爲唐廟，商議要置滿七室，用涼武昭王做始祖。張齊賢上書議論説："《禮》法規定，天子七廟，尊始封君的爲太祖，百代不移，而始祖就没有聽説了。殷人從玄王到湯，周人從后稷到武王，都出自太祖之後，合祭有序。從景皇帝纔開始封唐，實際就是太祖，因爲代數近，所以還在昭穆之列。如今却上引武昭王做始祖，不同於殷、周的以卨、稷爲本祖。像卨、稷一樣振興國運的，是景皇帝。昭王之國没有世代相傳，是後人没有守住。景帝是真正開始封唐的，子孫又得以繼承。如果捨棄近唐，援引遠涼，是不可以的。況且魏不以曹參爲祖，晋不以司馬卬爲祖，宋不以楚元王爲祖，齊、梁不以蕭何爲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祖，如今稱昭王爲祖，可以嗎？漢人因周人郊祭后稷，商議要郊祭堯，杜林認爲周朝興起於后稷，而漢朝的崛起，和堯没有關係，最終没有郊祭堯。武德年間天下剛平定，離涼武昭王更近，却不以其爲祖，是因爲不可以的緣故。如今以其爲祖，就不是祖宗的意思了。景皇帝失去位置，神靈就不能來享受祭祀，這不是替子孫打算的主意。"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説："接受天命的國君，創業的功績有大有小，後代世系有遠有近。祖是因爲有功，昭穆是因爲親屬關係。有功者的牌位不遷移，親屬關係遠了就會毁掉牌位。現在不應因爲廟數不足，就引來本應遷移的牌位放在昭穆之上，隨便凑足七室。景皇帝既然號爲太祖，因爲年代不太久遠尚且在六室的位置，那麽廟室就不應有七室，而不是天子的宗廟不應有七室。大帝的神主既然已享受祔祭，宣皇帝的神主就應遷出。宣皇帝不是始祖，又没有宗號，因親屬關係太遠而遷出，不能再立神主之位。請仍然保持六室。"皇帝下詔令宰相詳細裁定。當時祝欽明等上書説："博士等三百人持兩種説法：張齊賢等人不同意用武昭王做祖，劉承慶等請求遷出宣皇帝神位。臣等想都同意他們提出的建議。"

齊賢還累諫議大夫，卒。

**柳冲**

柳冲，蒲州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曾孫。父楚賢，大業中爲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説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籙，動以誠信，豪英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授侍御史。貞觀中，持節册拜突厥，辭其遺不受。歷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皆有名。

冲好學，多所研總。天授初，爲司府寺主簿，詔遣安撫淮南，使有指，封河東縣男。中宗景龍中，遷左散騎常侍，修國史。

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冲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吴兢及冲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别品。會元忠等繼物故，至先天時，復詔冲及堅、兢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書乃成，號《姓系録》。歷太子賓客、宋王師、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開元初，詔冲與薛南金復加刊竄，乃定。

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删其要，著之左方。芳之言曰：

>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辯昭穆，故古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

皇帝下詔表示同意。不久以孝敬皇帝爲義宗，位列宗廟第七室。西京的太廟也如此。

張齊賢幾次遷任爲諫議大夫，去世。

柳冲，蒲州虞鄉人，是隋朝饒州刺史柳莊的曾孫。父親名楚賢，大業年間任河北縣長。高祖起兵，堯君素據郡堅守，柳楚賢勸他説："隋朝即將滅亡，天下人都知道。唐公的名字在圖讖中，行動出於誠信，英雄豪傑聞風響應，這是上天的幫助。君子乘機而動，怎能一天天等待下去呢?"堯君素不聽，柳楚賢自己偷偷跑去歸附高祖，被授任爲侍御史。貞觀年間，持節去突厥册拜，他辭謝并不受突厥的贈品。歷任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每到一地都有政聲。

柳冲好學，在許多方面都很有研究。天授初年，任司府寺主簿，皇帝下詔派他去安撫淮南，出使獲得成就，封河東縣男。中宗景龍年間，遷任左散騎常侍，參預撰修國史。

當初，太宗命諸儒撰著《氏族志》，甄别群姓，其後門第興衰不定，柳冲請求修改《氏族志》，皇帝下詔令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吴兢和柳冲一起録取有德行、有功勞、在當時享有聲望、曾載入國家名册的家族，按等次編排。夷蕃酋長世襲官職的，析出另外著録。適逢魏元忠等相繼去世，到先天年間，皇帝又下詔令柳冲和徐堅、吴兢和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人整理編撰，該書纔得以完成，名叫《姓系録》。柳冲歷任太子賓客、宋王師、昭文館學士，因年老退休。開元初年，玄宗下詔令柳冲和薛南金又加以修改，此書纔最終定稿。

柳芳的論述很詳盡，現選擇其中主要的内容，著録在下面。柳芳論述説：

> 氏族，是古代史官所記載的。過去周朝由小史編定世系譜牒，辨别昭穆，所以古代有《世本》，收録黄帝以來直到春秋時的諸侯、卿、大夫的名號和繼承系統。左丘明作《春秋左氏傳》，也説："天子立有德行的人爲諸侯，根據他們的出身來歷而賜姓，賜封

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吴；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

給他們土地，給他們命名氏號。諸侯用字作氏號，用謚號做族名。”過去堯給伯禹賜姓叫姒，氏叫有夏；伯夷姓叫姜，氏叫有吕。直到三代，爲官累代有功，就有了官族，封邑也如此。後世有用國名做氏號的，有齊、魯、秦、吴；用謚號做氏號的，有文、武、成、宣；用官名做氏號的，有司馬、司徒；用封爵做氏號的，有王孫、公孫；用字做氏號的，有孟孫、叔孫；用居地做氏號的，有東門、北郭；用標志做氏號的，有三烏、五鹿；用職業做氏號的，有巫、乙、匠、陶。以後這樣受姓命氏的，就明顯地多起來了。

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晋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絶，後嗣蒙其福，猶爲强家。

秦朝毀滅學術，公侯的子孫失去了他們的世系。漢朝興起後，司馬遷父子參考《世本》而著《史記》，憑藉周譜闡明世家，纔知道姓氏的來源出處，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晋文都是同祖。王霸更迭，多的有千年，少的有數十代。先王的分封雖滅絶，但後代蒙受其福，還算是强盛之家。

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録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

漢高帝起於平民之間，擁有天下後，按賢能任官，憑功勞授爵，發布誓文説：“非劉氏而稱王者、無功而封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的後代，有才就用，無才就捨棄，不分士族和庶族，這樣就開始崇尚官位了。但仍然遷移崤山以東豪傑來充實京城，齊國的諸田，楚國的屈、景，都是豪族大姓。後來選拔英才，評論而録用他們，於是七相、五公就由此而興起。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故官有世胄，

三國曹魏實行九品中正制，重世家，輕視出身寒微的讀書人，權力都歸於豪族大姓。州有大中正、主簿，郡有中正、功曹，都由有名的士族擔任，用來確定門閥世系，品評人物優劣。晋、宋沿襲魏制，開始崇尚姓氏。然而它的區别貴賤，分辨士族和庶族，是不能替代的。當時有關部門選拔人才，一定要核查譜籍，并考辨其真僞。所以

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吴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并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閲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冑，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録》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説，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

官有世家子弟，譜有世襲之官，賈氏、王氏的譜學就出現了。因此有了譜局，令史的職責都具備了。南渡過江的就成爲"僑姓"，以王、謝、袁、蕭爲大姓；東南地區的是"吴姓"，以朱、張、顧、陸爲大姓；崤山以東則爲"郡姓"，以王、崔、盧、李、鄭爲大姓；關中也號稱"郡姓"，以韋、裴、柳、薛、楊、杜爲首；代北的是"虜姓"，以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爲首。所謂"虜姓"，魏孝文帝遷到洛陽時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自皇帝的宗族，有的是諸國歸附北魏的；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代都是部落首領。都號稱河南洛陽人。所謂"郡姓"，是以中原士人的門第等級作爲標準，凡是三世有三公官職的叫"膏粱"，有令、有僕射官職的叫"華腴"，有尚書、領、護軍以上官職的是"甲姓"，有九卿或方伯的是"乙姓"，有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官職的是"丙姓"，有吏部正員郎官職的是"丁姓"。凡是能進入這個範圍的，就稱爲"四姓"。又下詔令代人的後裔，當初没有族姓的，其中穆、陸、奚、于諸姓，命令吏部不要再讓他們充任低級雜吏，要把他們看作"四姓"。北齊沿襲此制，推薦秀才、州主簿、郡功曹，不是"四姓"的不能入選。因此江左排定氏族時，凡郡中的第一姓，就是大姓；太和年間用郡中的前四姓做大姓；齊僧曇剛的《類例》説甲門爲大姓；周建德時氏族以在四海享有廣泛聲望的爲大姓；隋朝開皇年間氏族以上品、茂姓爲大姓；唐《貞觀氏族志》上説凡是第一等的就是大姓；路氏著《姓略》，以名門望族爲大姓；柳冲的《姓族系録》説凡是四海之内的望族都是大姓。不通曉歷代的説法，就不能和他談譜牒。如今世俗之流衹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上太原王氏號稱五姓，這是没有根據的。

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耻，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矣。

崇文的流弊，已發展到崇尚官爵，崇尚官爵的流弊以至於發展到崇尚姓氏；崇尚姓氏的流弊，發展到崇尚僞詐。隋朝承襲了這些流弊，却不知産生弊端的原因，於是違背古道，停止鄉舉，不問地域，尊崇主事的官吏。於是乎士人不重鄉里，鄉里不重士大夫，人不重廉耻，士族混亂而平民僭越。因此善於談論譜牒的，依地望而不惑，考姓氏而不疑，聯係婚姻而有區别。崤山以東的人質樸，因此崇尚婚姻關係，他們的誠實可以稱許；江左的人有文采，因此崇尚人的才幹，他們的智慧可以稱許；關中的人重英雄，因此崇尚冠冕，他們的練達可以稱許；代北的人好武功，因此崇尚貴戚，他們的豁達可以稱許。等到他們發展到極端，則崇尚婚姻的就會先外族，後本宗，崇尚人才的就會重庶子，輕嫡長，崇尚冠冕的就會忽略配偶關係、向往榮華富貴，崇尚貴戚的就會曲從於勢力者而不顧禮教。這四者都到了末流，那就會失去所尊尚的東西了。

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强，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晋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强；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

人們不講操守，就會使士族削弱；士族削弱了，國家就會隨之衰落。管仲説：“治國之道的通例是，權出一門的可以成爲王者，權出二門的可以成爲强者，出自三門的就會衰弱，出自四門的就會滅亡。”所以冠禮和婚禮，是爲人之道的大事。周朝、漢朝任用官員，政令統一，政出一門，使下屬知道禁忌，這就是政出一門，因此可以成爲王者；魏、晋任用官員，尊崇中正，士分九品，各鄉有不同的政令，家家有競争之心，這就是權出二門，因此可以成爲强者；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統一，互不相服，這就是權出三門，因此會衰弱；隋朝任用官員，用吏道治理天下，人的行爲，不以鄉黨爲本，上層政令煩擾，下層百姓作亂，這就是權出四門，因此會滅亡。唐朝承接隋朝的混亂，應用忠厚來救治，有了忠厚就能使重視鄉黨的風氣得以恢復；鄉黨的風氣得以恢復，重視人才的風氣就會增長；重視人才的

風氣增長了，士宦之家就會受到崇尚；士宦之家受到崇尚，則使教化之風美好，這樣就可以上比古制了。

晋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撰《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爲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撰《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

晋朝太元年間，散騎常侍河東賈弼寫了本《姓氏簿狀》，所記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計七百一十二篇，甄别士庶而没有遺漏。宋王弘、劉湛愛其書。王弘每天接待一千客人，可以不冒犯一個人的名諱。劉湛在吏部任官時，著《百家譜》以便評選人才，因文字過於簡略，王儉又加以擴充，王僧孺增加成十八篇，東南諸族自成一篇，不算在百家數内。賈弼將其傳授給其子賈匪之，賈匪之將其傳授給其子賈希鏡，賈希鏡著《姓氏要狀》十五篇，尤其有深入的研究。賈希鏡又傳授給其子賈執，賈執又作《姓氏英賢》一百篇，還著有《百家譜》，增廣兩王的記載。賈執又傳授給其孫賈冠，賈冠著有《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的學問，來自賈氏。

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冲、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

唐朝興起後，談論譜學的都以路敬淳爲宗，柳冲、韋述爲其次。李守素也通曉姓氏之學，當時號稱“肉譜”。後來還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都被世人所稱許。

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當初，漢朝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中也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著作大體都在其中了。魏太和年間，皇帝下詔令各郡的中正，各自開列本鄉姓族順序編成舉選格，名叫“方司格”，至今還受到人們的稱許。

**馬懷素**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補郿尉。積勞，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構讁嶺表，太僕崔貞

馬懷素，字惟白，是潤州丹徒人。客居江都，跟隨李善學習，家中貧困，他白天打柴，夜裏燃柴照明讀書，於是博覽群書而精通經史。考中進士後，又考中文學優贍科，補授郿縣尉。治理有政績，遷任左臺監察御史。長安年間，大夫魏元忠被張易之陷害而貶往嶺表，太僕崔貞慎、

慎、東宫率獨孤褘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爲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餞閱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决聖心，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斂賕詼法，懷素劾罷之。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决平恕。遷考功，核取實才，權貴謁請不能阿橈。擢中書舍人内供奉，爲修文館直學士。

東宫率獨孤褘之在路上爲他餞行，張易之很生氣，派人緊急上奏，上告説崔貞慎等和魏元忠謀反。武后令馬懷素去查驗，使者催得很急，馬懷素堅持不聽從，他説："崔貞慎爲流放之人餞行理應獲罪，但認爲這是謀反，那就不對了。過去彭越因叛逆而被殺，欒布面對其尸奏事，漢朝没有給他治罪。如今魏元忠的罪行比不上彭越，不應使餞行之人獲罪。而且陛下掌握生殺權柄，想加罪於人，自應出於聖心來處理，既然交給臣來查驗情況，臣祇知道要遵守陛下的法令而已。"武后的怒氣消了，崔貞慎等人纔得以幸免。宰相李迥秀憑藉張易之的權勢，收受賄賂并推諉逃避法律制裁，馬懷素彈劾罷免了他。轉任禮部員外郎。以十道黜陟使身份去江西督察官吏，處理問題公平寬仁。遷任考功員外郎，審核選拔有真才實學的人，權貴者請托也不能使他屈從。升任中書舍人内供奉，又任修文館直學士。

開元初，爲户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恭慎畏，推爲長者。玄宗詔與褚无量同爲侍讀，更日番入。既叩閤，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乘馬。宫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句校秘書。是時，文籍盈漫，皆炱朽蟫斷，籤幐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黄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缺。"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請采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秘府。"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乃召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直、直國子監趙玄默、陸渾丞吴綽、桑泉尉韋述、扶風丞馬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彦直、臨汝丞宋辭玉、恭陵令陸紹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軍殷踐猷、梓潼尉解崇質、四門直講余欽、進士王愜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行果、邢州司户參軍袁暉、海州録事參軍晁良、右率府胄曹參軍毋煚、滎陽主簿王灣、太

開元初年，馬懷素任户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他勤於學習，手不釋卷。爲人謙恭謹慎，人們認爲他是個謹厚長者。玄宗下詔令他和褚无量一同任侍讀，隔日輪流入值。輪到他入宫侍奉皇帝時，就坐着轎子進宫，有時玄宗在較遠的地方，就任其乘馬前往。宫中每有宴會，玄宗都用師臣之禮送迎。還下詔令他校訂秘閣藏書。當時，書籍很多但很散亂，或被烟熏或被蟲子蛀全都爛了，書籤和書也都亂了，馬懷素建議説："希望下命令給紫微省、黄門省，召集飽學巨儒之士校正。"又説："齊以前的舊籍，王儉的《七志》已著録得很清楚。請采集近世書籍篇目和前志所遺漏的篇目，續編王儉的《七志》以便藏入秘府之中。"皇帝批准，并隨即拜授馬懷素爲秘書監。於是他召集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直、直國子監趙玄默、陸渾丞吴綽、桑泉尉韋述、扶風丞馬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彦直、臨汝丞宋辭玉、恭陵令陸紹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軍殷踐猷、梓潼尉解崇質、四門直講余欽、進士王愜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行果、邢州司户參軍袁暉、海州録事參軍晁良、右率府胄曹參軍毋煚、滎陽主簿王灣、太常寺太祝

常寺太祝鄭良金等分部撰次；踐猷從弟秘書丞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懷素奏秘書少監盧俌、崔沔爲修圖書副使，秘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爲判官。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别。會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贈潤州刺史，謚曰文，給輿還鄉里，喪事官辦。

鄭良金等分部編書；殷踐猷的堂弟秘書丞殷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校正文字。馬懷素上奏推薦秘書少監盧俌、崔沔任修圖書副使，秘書郎田可封、康子元任判官。然而馬懷素不擅長著述，所以對人選未能有所鑒别。恰在此時去世，玄宗在洛陽南城門爲他致哀，追贈潤州刺史，謚號文，官府供給車輛送還鄉里，喪事也由官府辦理。

懷素卒後，詔秘書官并號修書學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無所統一，逾年不成。有司疲於供擬，太僕卿王毛仲奏罷内料。又詔右常侍褚无量、大理卿元行冲考絀不應選者，无量等奏："修撰有條，宜得大儒綜治。"詔委行冲。乃令煚、述、欽總緝部分，踐猷、愜治經，述、欽治史，煚、彦直治子，灣、仲丘治集。八年，《四録》成，上之。學士無賞擢者。

馬懷素去世後，皇帝下詔説秘書官都稱修書學士，草定四部時，各持己見，無法統一，過了一年還未能完成。有關部門疲於供給，太僕卿王毛仲奏請停止宫中供應。皇帝又下詔令右常侍褚无量、大理卿元行冲考核并斥退不應入選者，褚无量等上奏説："修撰要有條有理，應有大儒總理此事。"皇帝下詔委派元行冲處理此事。於是命令毋煚、韋述、余欽從總體編輯部署，殷踐猷、王愜整理經部，韋述、余欽整理史部，毋煚、劉彦直整理子部，王灣、劉仲丘整理集部。開元八年，《四録》編成，進獻給玄宗。學士中没有受到賞賜和提拔的。

行冲知麗正院，又奏紹伯、利徵、彦直、踐猷、行果、子釗、直、煚、述、灣、玄默、欽、良金與朝邑丞馮朝隱、冠氏尉權寅獻、秘書省校書郎孟曉、揚州兵曹參軍韓覃王嗣琳、福昌令張悱、進士崔藏之入校麗正書。由是秘書省罷撰緝，而學士皆在麗正矣。

元行冲主管麗正院，又奏請讓陸紹伯、馬利徵、劉彦直、殷踐猷、侯行果、李子釗、王直、毋煚、韋述、王灣、趙玄默、余欽、鄭良金和朝邑丞馮朝隱、冠氏尉權寅獻、秘書省校書郎孟曉、揚州兵曹參軍韓覃和王嗣林、福昌令張悱、進士崔藏之進麗正院校書。從此秘書省停止編撰之事，而學士都在麗正院中了。

愜、仲丘老病還鄉里。紹伯卒于官。直終岐王府記室參軍事。玄默，集賢直學士。利徵，出爲山茌令，儒緩無治術，免官，終于家。子釗坐保任非人，終德州長史。欽至太學博士、集賢院學士。灣，洛陽尉。良金，右補闕、京兆府倉曹參軍事。寅獻，臨淮太守。曉，左補闕。覃，萊州别駕，坐誣告刺史，流遠方。藏之，膳部員外郎。明年，以將仕郎梁令瓚文學直書院，後以右率府兵曹參

王愜、劉仲丘年老有病返回鄉里。陸紹伯死在官任上。王直官位終於岐王府記室參軍事。趙玄默，任集賢直學士。馬利徵出任山茌令，迂緩没有治理之術，被免官，死在家中。李子釗因保舉非人獲罪，官位終於德州長史。余欽做到太學博士、集賢院學士。王灣任洛陽尉。鄭良金，任右補闕、京兆府倉曹參軍事。權寅獻任臨淮太守。孟曉任左補闕。韓覃任萊州别駕，因誣告刺史獲罪，流放遠方。崔藏之任膳部員外郎。第二年，用將仕郎梁令瓚任文學直書院，後在右率府兵曹參軍的任上被罷免，官位終於恒王府司馬。

軍而罷，終恒王府司馬。秘書省校書郎源幼良代利徵，後以協律郎罷。

秘書省校書郎源幼良替代馬利徵，後在協律郎的任上被罷免。

殷踐猷

殷踐猷，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從孫。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初爲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授秘書省學士，用曹州司法參軍，兼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歐血而卒，年四十八。

殷踐猷字伯起，是陳朝給事中殷不害的五世從孫。殷踐猷是博學之士，尤其通曉氏族、曆數、醫方。和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友善，賀知章曾稱他是“五總龜”，意思是説龜千年五聚，問它而無所不知。起初殷踐猷任杭州參軍，考中文儒異等科，授任秘書省學士，任曹州司法參軍，兼麗正殿學士。因叔父去世，痛哭吐血而死，享年四十八歲。

少子寅，舉宏辭，爲太子校書，出爲永寧尉。吏侮謾甚，寅怒殺之，貶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决。及斂，其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疾，不脱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楣。後終給事中、杭州刺史。

殷踐猷最小的兒子名寅，考中宏辭科，任太子校書，出任永寧尉。一個小吏爲人非常傲慢，殷寅生氣殺了他，因而貶爲澄城丞。病重將死，因母親蕭氏年老，不忍心與她訣别。當入殮時，其子殷亮斷指剪髮放在棺材中，自己立誓事奉祖母就像殷寅在世時一樣。後來殷亮侍奉有病的蕭氏，好幾年都不脱衣服，有白燕在其門楣上築巢。後官位終於給事中、杭州刺史。

踐猷弟季友，歷秘書郎，善畫。

殷踐猷的弟弟名季友，歷任秘書郎，擅長繪畫。

從父仲容，終冬官郎中，有重名。子承業，以謹樸稱，歷太子左諭德、右威衛將軍。

從父名仲容，官位終於冬官郎中，很有名聲。子名承業，以謹厚質樸見稱，歷任太子左諭德、右威衛將軍。

族子成己，晋州長史。初，母顔叔父吏部郎中敬仲爲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訴冤，敬仲得减死。及成己生，而左耳缺云。

族子名成己，任晋州長史。當初，母親顔氏的叔父吏部郎中顔敬仲被酷吏陷害，她帶領兩個妹妹割耳訴冤，顔敬仲得以减刑免死。當殷成己出生時，還是没有左耳。

**孔若思** 孔季詡

孔若思，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奂四世孫。祖紹安，與兄紹新早知名。陳亡，客居鄠，勵志于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萬壽皆以文辭稱，時謂“孫孔”。隋大業末，爲監察御史。高祖討賊河東，紹安與夏侯端同監軍，禮遇尤密。帝受禪，端先歸，拜秘書監。已而紹安間道走長安，帝悦，擢内史舍人，賜

孔若思，越州山陰人，是陳朝吏部尚書孔奂的四世孫。祖父名紹安，和兄孔紹新很早就知名於世。陳朝滅亡後，客居在鄠縣，致力於學術。外兄虞世南説：“本朝覆滅，我按理本應歸隱，有這樣的弟弟，知道不會消亡了。”孔紹安和孫萬壽都以文辭被人稱贊，當時并稱“孫孔”。隋朝大業末年，任監察御史。高祖在河東討伐亂賊，孔紹安和夏侯端一同任監軍，高祖對他們非常親近和看重。高祖接受帝位，夏侯端先行歸附，拜授秘書監。不久孔紹安從小路逃奔長

宅一區、良馬二匹。

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納一卷焉，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爲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

中宗初，敬暉、桓彦範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後行。三遷禮部侍郎，出爲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爲州别駕，見刺史，驁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别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别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禄大夫，賜絹百匹，累封梁郡公。開元七年卒，謚曰惠。

從父楨，第進士，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譏其介。高宗時，再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謚曰温。

子季詡，字季和。永昌初，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常稱其神清韵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

孔至

若思子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冲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説等爲近世新族，剟去之。説子垍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邪?"垍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垍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摇？有死不可改。"遂罷。時述及穎士、冲皆撰《類例》，而至書稱工。

安，高祖很高興，提升他爲内史舍人，并賜給他住宅一區、良馬二匹。

孔若思早年喪父，母親親自教育他，長大後以博學聞名。有人拿褚遂良的墨迹送他，他衹收下一卷，那人問他："這些書法價值千金，爲什麽拿得這樣少?"他回答説："我知道，但這已經是很多了。"又還給那人一半。考中明經科，歷任庫部郎中，常説："官做到郎中就足够了。"并在座右放一塊刻有"止水"二字的石頭，用來表明自足的意思。

中宗初年，敬暉、桓彦範掌權，因孔若思博知古今之事，凡有重大的政事，一定要咨詢他以後纔實行。三次遷升爲禮部侍郎，出任衛州刺史。舊例，凡皇帝宗室之人任州别駕，别駕見到刺史，傲慢放肆不肯表示恭敬。孔若思上奏彈劾别駕李道欽，請求審問此事。皇帝下詔説别駕見刺史時要表示恭敬，從孔若思開始。因爲做官清廉正直升銀青光禄大夫，皇帝賜給他絹一百匹，累封梁郡公。開元七年去世，謚號惠。

叔父名楨，考中進士，歷任監察御史，没有賓客去他家拜見，當時人譏諷他的孤僻。高宗時，兩次升遷爲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謚號温。

子名季詡，字季和。永昌初年，考中制科，授任校書郎。陳子昂經常稱贊他神清韵遠，可以和衛玠相比。官位終於左補闕。

孔若思子名至，字惟微。歷任著作郎，通曉氏族之學，和韋述、蕭穎士、柳冲齊名。著有《百家類例》，認爲張説等是近世新興的家族，就删掉了。張説子張垍正受寵信，生氣地説："天下的族姓，干你什麽事，却要妄自制造混亂?"張垍弟向來和孔至友善，就以實相告。當初，孔至把書寫成後，拿給韋述看，韋述説可以傳世，當聽到張垍的話後，孔至害怕了，想再增删修改，韋述説："打住吧！大丈夫奮筆寫成一家之書，怎麽能隨人的言論而動摇呢？就是死也不可改。"於是打消增删的念頭。當時韋述和蕭穎士、柳冲都著有《類例》一類書，而以孔至的書最精緻。

# 唐書卷二百

##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 儒學列傳(下)

**褚无量** 徐安貞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无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尤精《禮》、司馬《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

褚无量，字弘度，是杭州鹽官人。幼年跟隨沈子正、曹福學習經書，專心攻讀典籍。褚无量家住臨平湖畔，水中有龍出現，人們都跑去觀看，褚无量還年幼，照常讀書就像没有聽見一樣，大家都很驚異。他尤其精通《禮》和司馬遷的《史記》。考中明經，多次授任爲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

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山惲建言皇后爲亞獻，无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争，以爲："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以地配，唯始祖爲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是后不應助祭。又内宰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祭天無祼，知此乃宗廟祭耳。巾車、内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爲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无量議格。以母老解官。

中宗將在南郊舉行祭祀，詔令制定儀典。當時祝欽明、郭山惲建議以皇后爲亞獻，褚无量和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堅持争辯，認爲："在郊外祭祀天地，這是國家大事，其正確的儀典没有比得上《周禮》的。《周禮》上説冬至日在圜丘祭天，不用地附祭，衹用始祖做神主，也不用妣附祭，所以皇后不能參與。又《大宗伯》上説：'凡是大的祭祀活動，王后不參與，就代她進獻豆籩，然後撤下。'這是説皇后不應參與祭祀。又内宰的職責是'大的祭祀活動，王后行祼獻之禮時就幫助她用瑶爵獻酒'。祭天没有祼獻之禮，可知這是祭祀宗廟之禮而已。巾車、内司服，掌管王后的六種服式和五種車子，没有王后祭天的服式和車子，這是説王后不參預祭天。衹有漢朝是天地合祭，皇后參與祭祀之事。這是末世玷污神靈的行爲，事情不見經傳，不可以作爲法則。"當時左僕射韋巨源支持祝欽明，因此褚无量的建議受阻。因母親年老而辭官。

玄宗爲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

玄宗做太子時，朝廷下令再次拜授褚无量爲國子司業兼侍讀，他撰著《翼善記》并且進獻，

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進銀青光禄大夫，錫予蕃渥。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詔州刺史薛瑩吊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无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邪?"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棖觸，无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召復故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

受到豐厚的答謝。太子在國學祭祀先師，命令褚无量講經、發表創見和論點，廣博敏捷而明辯，進任銀青光禄大夫，還得到了豐厚的賞賜。玄宗即位後，他遷任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因爲母親守喪而解職，皇帝下詔令刺史薛瑩前往吊唁，賞賜的物品加人一等。他在墓左的簡廬中守喪，有鹿來侵犯他所種植的松柏，褚无量哭訴説："山上并不缺林木，怎能忍心侵犯我家墳墓的樹呢?"從此群鹿馴服，不再來觸犯松柏，褚无量爲此終生不吃鹿肉。守喪期滿，召入朝廷而恢復舊職。因爲年老，隨侍時聽任他慢慢行走，又爲他設置手挽的便輿，允許他乘坐着進入宫中。他頻頻上書陳述朝政的得失。

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苻堅故殿，不宜罷行。无量鄙其言，以爲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宫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舉畯良，撙奢靡，輕賦，慎刑，納諫争，察諂諛，繼絶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是崇語，車駕遂東。无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遍群神。漢孝景祠黄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并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絶，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敘唐初逮今功臣世絶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即詔无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頲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來勛臣苗裔，紹續其封。

開元五年，玄宗將臨幸東都而太廟毁壞，姚崇建議説太廟本是苻堅的舊殿，不應因毁壞而停止出行。褚无量鄙視他的話，認爲不值得一聽，於是上疏説："做君王的如果陰盛陽衰，那麼先祖就會顯示變故。如今後宫中不御幸的，應全部放出宫去，用以應付災異。舉薦俊良之才，抑制奢靡之風，减輕賦税，慎用刑罰，采納勸諫，明察諂諛小人，承續已斷絶的後代，那麼天人就會融洽，災異就消失了。"玄宗贊同姚崇的話，車駕於是東行。褚无量又上疏説："過去虞舜巡狩，是爲了祭祀山川，遍祭群神。漢孝景帝在橋山祭祀黄帝，孝武帝在九疑山祭祀舜，高祖路經魏地而祭祀信陵君墓，路經趙地而封樂毅的後人，孝章帝祭祀桓譚冢。願陛下路過名山、大川、丘陵、平原時，凡古帝王、賢臣中在記載祭祀儀禮的典籍中有記載的，都應下詔去祭祀。自古以來承受天命的國君，一定會使滅絶了的重新振興起來并延續下去，崇尚德行報答功臣。因此保存他人之國，大於賑救他人之災；樹立他人的後代，重於封高他人之墓。願陛下到東都後，收録唐初至今功臣中的世祀斷絶者，雖然是旁支庶出，都能得以承襲。"玄宗采納了他的建議，隨即下詔令褚无量到平陽祭祠堯，宋璟到蒲坂祭祀舜，蘇頲到安邑祭祀禹，當地刺史參與祭祀。又尋求武德以來功臣的後代，使他們繼承他們祖先的封爵。

初，内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宫中，甲乙叢倒，无量建請繕録補第，以廣秘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厢部彙整比，无量爲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僎、江陽尉陸去泰、左監門率府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讎定。衛尉設次，光禄給食。又詔秘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詔群臣觀書，賜无量等帛有差。无量又言："貞觀御書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請與宰相聯名跋尾。"不從。帝西還，徙書麗正殿，更以修書學士爲麗正殿直學士，比京官預朝會。復詔无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无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選郗常亨、郭謙光、潘元祚等爲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齒胄于學，詔无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厚賚賜。卒，年七十五。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爲恨。帝聞悼痛，詔宰相曰："无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葬事官給。所撰述百餘篇。歿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嘆息，以絹五百匹賜其家。

當初，内府中的舊書，從高宗時就藏入宫中，次序雜亂顛倒，褚无量建議請人抄補并編排次序，以此來增加秘籍收藏。天子下詔叫在東都乾元殿東厢分門别類加以整理排比，由褚无量充任負責此事的使臣。於是他上表推薦聞喜尉盧僎、江陽尉陸去泰、左監門率府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校定。由衛尉安排住處，光禄寺供給食物。又下詔叫秘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也參預檢校，采集天下散佚之書來增補遺缺之文。不幾年，四庫藏書整齊完備。玄宗下詔叫群臣去看書，賞賜褚无量等人數量不等的帛布。褚无量又説："貞觀時進呈給皇帝的書都由宰相在卷尾署名，臣下官位卑下不够署名資格，請求和宰相一起在卷尾署名。"玄宗没有聽從。玄宗向西返回長安，把書遷到麗正殿，改修書學士爲麗正殿直學士，和京官一樣參加朝會。又下詔令褚无量到麗正殿繼續編纂整理圖書。皇太子和四王没有從師學習，褚无量獻給玄宗五份《孝經》、《論語》。玄宗説："朕知道了。"於是選用郗常亨、郭謙光、潘元祚等任太子、諸王侍讀。開元七年，太子入學學習長幼之禮，玄宗下詔令褚无量登上座位講説勸勉，百官都來觀禮，對他賞賜很豐厚。去世，享年七十五歲。在他病重時，對人説他爲麗正殿的書没有完成而遺憾。玄宗聽説後很悲痛，下詔給宰相説："褚无量，是朕的老師，如今他永遠逝去了，應用優厚的儀典治辦喪事。"於是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喪葬之事的費用都由官府供給。他的著述有百餘篇。褚无量死後，有人在書殿中找到他所講述的《史記》、《至言》十二篇進呈朝廷，玄宗爲之嘆息，下令賜給他家絹布五百匹。

始，无量與馬懷素爲侍讀，後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亦踐其選，雖賞賚亟加，而禮遇衰矣。

當初，褚无量和馬懷素任侍讀，後來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也繼續入選此職，雖然得到的賞賜都極多，而禮遇却衰減了。

陸去泰，歷左、右補闕内供奉。

陸去泰，歷任左、右補闕内供奉。

王擇從，京兆人，終汜水令。

王擇從，是京兆人，官位終於汜水縣令。

徐楚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時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縣

徐楚璧，起初曾參加過制科考試，先後三次考中高等，開元年間任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玄宗作文大多讓他修改。官位終於中書侍郎，封

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助。後更名安貞。

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任職很長時間，當時李林甫掌權，有人說李林甫的策劃和建議有很多是他參與助成的。後來改名叫安貞。

**元行沖**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少孤，養於外祖司農卿韋機。及長，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术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於世，是後魏常山王元素連的後代。元行沖少年時失去父母，被收養在外祖司農卿韋機家中。長大後，學識淵博，尤其通曉訓詁之學。考中進士，多次升遷爲通事舍人。狄仁傑很器重他。曾對狄仁傑說："下級事奉上級，就像富家積蓄錢財以備自用，脯腊膎胰等肉食是用來提供補養的膳食，參术芝桂等藥品是用來預防疾病的。門下充陳的美味太多了，希望能用小人備做一種藥石，可以嗎?"狄仁傑笑着說："君正是我藥籠中的藥物，不能一日没有呀。"

景雲中，授太常少卿。行沖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沖謂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景雲年間，授任太常少卿。元行沖因世系出自拓拔氏，恨没有編年體魏史，於是撰著《魏典》三十篇，記事詳備而文字簡潔，受到學者的稱贊。當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産的石頭，有牛跟在馬後的形象。魏收因晉元帝就是牛氏之子冒用司馬姓，就説這石頭是徵兆。元行沖説昭成皇帝名叫犍，繼晉之後承受天命，衹有此人可以擔當。有人挖古墓得到一銅器形狀好像琵琶，銅器身正圓，没有人能辨認。元行沖説："這是阮咸所作的樂器。"命令人换成木頭製作，再裝上弦，其聲清亮雅致，演奏音樂的人於是叫它"阮咸"。

開元初，罷太子詹事，出爲岐州刺史，兼關内按察使。自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入爲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謙坐仇人告變，考訊自誣，株蔓數十人，行沖察其枉，列奏見原。四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固謝所居官，改左散騎常侍，封常山縣公。充使檢校集賢，再遷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先是，馬懷素撰書志，褚无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沖并代之。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于學

開元初年，朝廷罷免元行沖太子詹事官職，出任岐州刺史，兼關内按察使。元行沖自認爲是一介書生，不是監察彈劾之才，堅持辭謝不接受。召入朝廷任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嗣彭王之子李志謙因仇人告發而獲罪，因經受不住拷打審訊就自行承認妄加於己的不實之詞，還株連了數十人，元行沖審查得知他們冤枉，上奏恕免了他們。四次遷任爲大理卿，他不喜歡法家，堅持辭謝所任之官，改任左散騎常侍，封常山縣公。充任檢校集賢使，兩次遷任爲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在此之前，馬懷素撰著書志，褚无量在麗正殿校正四部書，事未完成，相繼去世。皇

官。以老罷麗正校書事。

帝下詔令元行沖代替他們。玄宗自己注《孝經》，下詔命元行沖作疏，在學官中設置。因年老罷免麗正殿校書之事。

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采獲刊綴爲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右丞相張説建言："戴聖所録，向已千載，與經并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意諸儒間己，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

當初，魏光乘請求把魏徵的《類禮》列入經書中，玄宗命令元行沖和諸儒一起作疏解，將在學官中設置，於是他帶領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采集删削成五十篇，進呈朝廷。當時右丞相張説建議説："戴聖所集録的，前後有上千年了，與經書并立，不可以廢止。魏孫炎開始利用舊書而摘選類比，有如抄掇，諸儒一起非議他。到魏徵再加以整理，又作注解，恐怕不能作爲經書來用。"玄宗同意他的建議，那書就留在宫中不再拿出來了。元行沖猜測是諸儒在離間自己，於是著文給自己辯解，名叫《釋疑》，其文説：

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爲之解，世所不傳。鈎黨獄起，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石間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群言之冗脞，采衆説之精簡，刊正芟礱，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録賜儲貳。陛下纂業，宜所循襲，乃制諸儒，甄分舊義。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擯壓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

客人問主人説："小戴之學，鄭康成之注，到魏氏時纔加以删改，這二經哪種好？"主人説："《小戴禮》流行於漢末，馬融爲之作注，盧植合爲二十九篇并爲它作疏解，未能傳世。鈎黨訟案興起，鄭康成在逃匿之中，整理雜亂的典籍，雖然有探究之心，却無處可以討論商酌。收入《鄭志》中的有百餘條，那些衹知死鑽章句的人，不曾知道這些情况。王肅因襲那些説法，但對鄭康成多有攻擊詆毁之處。而治鄭學的有孫炎，雖然扶持鄭康成的學説，却又分編條例，有時還糾正錯誤，增删後長達一百篇。魏氏嫌群言繁瑣，就采集衆説中的精簡言論，加以删改，書成後上奏給朝廷，太宗嘉獎賞賜，并派人抄録一部副本賜給太子。陛下繼承大業，應加以遵循，於是下詔召集諸儒，甄别舊説。哪裏知道死守章句的儒士，堅持過去的舊説，排斥壓制不同觀點使其不能申述，對新見解持懷疑態度，而對舊觀點頑固地堅持呢？"

客曰："當局稱迷，傍觀必審，何所爲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

客人説："當局者迷，旁觀者一定能仔細探究明白，爲什麽懷疑而不能申述呢？"主人回答説："修改章句，這有五種難處：漢朝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孔臧給他

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爲譴。'一也。昔孔季産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沈，每誡産曰：'今朝廷率章句内學，君獨修古義。古義非章句内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爲光禄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毁先帝所立。歆懼，出爲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晋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耻爲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仇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遽速近名之嫌邪？"

寫信説：'相如常憤恨淺陋迂腐的儒生用浮誇不實的言詞掩蓋經義，想撥亂反正而未能做到。抱着浮淺的學問坐以守成，衆人錯了却要非議正確的，自古以來就是這樣，我怕你不相信這個道理，而要憑藉個人的才智却招來譴責。'這是一難。過去孔季産專習古代的釋義，有個叫孔扶的是隨世俗浮沉的人，每每告誡孔季産説：'如今朝廷遵奉章句讖緯之學，祇有君研習古代的釋義。守古義必然以章句讖緯之學爲非，這是危害自身之道呀，獨善勢必不能被世俗所容忍，君將要危險啦！'這是二難。劉歆喜愛《左氏春秋》，想在學官中設置《左氏春秋》，哀帝采納了他的建議，而諸儒拖延不肯答辯。劉歆寫信加以譴責，博士們都很忿恨。龔勝當時任光禄大夫，見到劉歆的建議，就請求退休。司空師丹於是大發怒氣，詆毁劉歆亂改前輩的做法，否定先帝所設立的舊制。劉歆感到恐懼，出任五原太守。以君賓的學問，公仲的淵博，仍然迫於同門朋黨的議論，終於使劉子駿身受誹謗。這是三難。王肅訂正鄭玄的著作達數千百條，擁護鄭玄之學的馬昭詆毁劾奏王肅的短處。皇帝下詔派博士張融按照經書查問，由張融來推究判斷是非，而王肅疲於應答達一年之久。這是四難。王粲説：'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祇有鄭康成一人而已。都説先儒的注釋多有闕失，鄭氏的疏解完備。'王粲私下裏贊嘆稱奇，於是尋求鄭氏之學，得到《尚書注》，回去思索書中的意思，意思都弄懂了，有疑問還未弄明白的，共有二篇。王邵説：'魏、晋時期學風浮華，古代的學風被埋没更替，經過三百年後，士大夫耻於治章句之學，祇有民間的儒生以專通一經而自許，不能廣泛研究，擇善而從，祇想以鄭康成爲父，以服子慎爲兄，寧肯説是孔聖的錯誤，也要忌諱説鄭氏、服氏的不是。'那麽除鄭氏、服氏之外，都成仇敵了。這是五難。事物發展到極點就會産生變化，再過一百年，會有明哲

俄丐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獻。

### 陳貞節

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并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爲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毁，四太子廟皆别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鍾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咏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别子爲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絶，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爲之享。《春秋》書晋世子曰：‘將以晋畀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殄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宫。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爲限，况天子篤親親以及旁期，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絶也。逝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緦；章懷，伯父也，服期；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

君子出現，衹遺憾他不和我同世。道的興廢，一定要有它的機遇嗎？爲什麽要懼怕有迅速追求出名的嫌疑呢？”

不久元行冲請求退休，開元十七年去世，享年七十七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獻。

陳貞節，是潁川人。開元初年，任右拾遺。當初，給隱、章懷、懿德、節愍四位太子修建陵廟，分爲八個官署，設置官員和吏卒，四季有祠官進獻祭品。陳貞節認爲這樣做不對，上奏説：“君王處理祭祀事宜時，認爲即使是有功德者仍會因世次疏遠而廢掉神主之位，四太子廟都屬於别系之祖，對人們没有功勞，却建陵廟四季享受應時的祭品，有關部門加以守衛，和諸帝的待遇相等。擊鐘演樂升堂奏歌，是用來頌揚功德的，《詩經》上説：‘鐘鼓已經陳設齊備，一朝宴飲慶賀。’使無功者受到稱頌，能不説是歌舞不合法度嗎？周朝的制度：始祖纔稱作小廟。不知四太子廟起什麽名稱呢？請罷除吏卒，下詔不要設置祠官的下屬，以符合禮典。古時候庶子别爲祖，所以有大、小宗。如果説祭祀不能斷絶，應允許他們後世的子孫去供奉。”皇帝下詔有關部門廣泛討論。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説：“四太子都是先帝的繼嗣之子，諸帝念及他們都是皇親而使他們享受祭祀。《春秋》記載晋世子的話説：‘將把晋國給予秦國，秦國將祭祀我。’這是説不祭祀。又説：‘神不享受不是同類進奉的祭品，那麽國君的祭祀莫不是要中斷了嗎！’這是説有宗廟。魯定公元年，建立煬宫。煬，是伯禽之子，季氏的遠祖，尚且不加限制，何况天子的至親以及旁系親屬，誰不説是呢？”太常博士段同説：“四座陵廟都是天子爲敦睦親屬延繼絶世用的。用蘋和蘩祭祀死者，就像是給生者分封茅土。古代帝王分封子弟，難道都是有功勞的嗎？活着時没有人建議，死後却援引禮典請求停止祭祀，人們將會怎樣説呢？隱太子在上，是伯祖，爲緦麻之親；章懷太子，是伯父，爲期之親；懿德、節愍太子，是堂兄弟，是大功之親。世次不是很遠，陵廟不可以廢除。”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也

附和段同的建議，於是四座陵廟衹減少一半吏卒，其他如舊。

遷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貞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吕，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宫。晋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宫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晋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説，兄弟不相爲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晋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爲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不可兼毁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毁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裸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

後陳貞節遷任太常博士。玄宗供奉昭成皇后祔祭在睿宗廟室，又想把肅明皇后一起升入其中。陳貞節上奏説："廟中必須有附祭者，一帝一后，是正確的禮制。昭成皇后有大姒的德行，應提升附祭睿宗；肅明皇后既然不是因子而尊貴，應放在別廟之中。周人'奏夷則，歌小吕，用來祭祀先妣'。先妣，就是姜嫄，因爲她生了后稷，所以特別給她建廟叫閟宫。晋簡文帝的鄭宣皇后不附祭，在外面築宫，按四季祭祀。肅明皇后請按周姜嫄、晋宣后舊例，將其神主放入別廟中，按禮儀四季祭祀。"於是，將其神主留在儀坤廟，皇帝下詔叫隸屬於太廟，不設置官員。陳貞節又和博士蘇獻上奏説："睿宗對於孝和皇帝，是弟弟。按照賀循的説法，兄弟之間不相互繼承。所以殷朝盤庚不與陽甲接序，而是上繼先君；漢光武帝不繼嗣孝成皇帝，而是上承元帝；晋懷帝繼承世祖，而不是繼承惠帝。因此陽甲、孝成，遷移到別廟中。"又説："兄弟共爲一世，昭穆位置相同，就不可以同時毁掉二廟。擁有天下的君主，從父廟向上事奉七廟，君主世系廣遠，所以上及遠祖。如果容納兄弟，就會上毁祖考，天子就不能完全事奉七世了。請把中宗移入別廟，大祫時就與太祖合祭。而讓睿宗繼承高宗，使裸獻之禮長久有序。"皇帝下詔表示同意。於是把中宗的神主放在別廟中，升睿宗爲第七室。

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百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毁，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説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

開元五年，太廟毁壞，天子把神主存放在太極殿，建造新廟，玄宗身穿素服避開常居治事的正殿，三百天不朝會，仍然駕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説："太廟在正月毁壞，這是升二帝受祭祀的結果。《春秋》上説：'國君薨，舉行卒哭禮後就進行祔祭，祔祭而作木主，特祭時在木主前，逢烝、嘗祭及禘祭時就在宗廟中。'如今全都違背了這些禮法。魯文公二年，升僖公在閔公之上，後來太室就毁壞了，《春秋》記載了那次災難，注釋説：'僖公雖然是閔公之兄，但曾做過閔公的臣下，臣下居於國君之上，這就叫作

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纂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于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鮌，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于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爲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爲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序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爲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爲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于廟。及告謚世

失禮，所以大室就毀壞了。'而且兄曾做過弟的臣下，還不可以上升；那麼弟曾做過兄臣，反而可以上升了嗎？莊公薨，閔公二年進行禘祭，《春秋》批評了此事。何況先皇帝夏崩，而太廟在冬天禘祭，這不也太過分了嗎？大室是尊貴的地方，如果說魯國從此衰落，毀壞了周公的祭祀。如今太廟壞了，那意思難道是國家將衰落，先帝的祭祀將毀壞嗎？陛下沒有祭祀孝和皇帝，却先祭祀太上皇，這是先臣後君。過去升兄在弟之上，如今弟在兄之前享受祭祀。過去大室壞了，如今太廟壞了，這和《春秋》上所說的正好相同，不可不明察。武后篡奪君位，孝和皇帝中興有功，如今神主立在別祠中，不能列於世系中，這已經很薄了。功勞不可以抛棄，國君不可以降格，長者不可以輕慢。況且臣下繼承君主，就像兒子繼承父親一樣。所以禹不在鮌之先，周不在不窋之先，宋、鄭不把帝乙、厲王當做不肖，仍然尊崇他們，更何況是一個中興之主呢？晉太康年間，宣帝之廟地陷梁折，又過了三年，太廟的大殿下陷出現泉水，重新修建它，大梁又折斷了。受到上天譴責時，不一定非要腐朽纔會毀壞。晉朝不接受上天的警告，因此發展到禍亂。臣認爲應把孝和皇帝的神主遷回太廟，何必要違背禮法，向下混同於魯、晉呢？"玄宗賞識他的話，下詔令有關部門重新討論。陳貞節、蘇獻和博士馮宗質問孫平子說："天子有七廟，三昭三穆，和太祖而成七廟。父昭子穆，兄弟不能參與其中。殷自成湯到帝乙共十二位國君，其父子共六世。《周易·乾鑿度》上說：'殷到帝乙是第六世君王。'說明兄弟就不入世次了。殷人有六廟：親廟四個，加上湯而成六廟。殷有兄弟四人做了君王，如果入世次，正好要向上毀掉四室，勢必沒有祖和父，這肯定是不對的。古時候由父廟到祖廟，雖然不斷遷毀，而三昭三穆未曾缺少。按禮法，嫡長子無子，就立旁支之子。又說：'做人後代的就是人之子。'沒有兄弟之間互相做後代的，因此捨棄至親，而取遠屬。父子之間叫繼，兄弟之間叫及，兄弟不相互入廟，已經很久了。假使有兄弟代立繼承帝位，告祭時不能

祖，稱景爲從祖。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爲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己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别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爲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援經辯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迮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

稱嗣子、嗣孫，却稱伯考、伯祖，這又是什麽統系呢？殷有十二位君王，衹有三祖、三宗，顯然兄弟自身另立别廟。漢世祖列有七廟，而惠帝不在其中。文帝、武帝的子孫昌盛繁衍，文帝爲漢太宗。晉景帝也是文帝之兄，景帝就斷絶世祀，没有列入廟中。當告謚世祖時，稱景帝爲從祖。如今説晉武帝位置尊崇超越了父親，從而導致廟毁以至滅亡，那爲什麽漢朝遷出惠帝而存世長久呢？七廟、五廟，是明確天子、諸侯的差别；父子相繼，這是一統相承；昭穆按序排列，是重視繼承關係。按照禮法，兄弟相繼，不能稱嗣子，顯然睿宗不以孝和皇帝爲父親，就必然上繼高宗。雙室在廟中，就是二穆，這在禮法上可以嗎？禮法所不允許的，却使天子旁繼伯父，是要抛棄己親正統嗎？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給他另建陵廟，百世不毁，還有什麽可議論的呢？孫平子輕率地援引僖公違反祭祀禮法的事例來類比，竟不知孝和皇帝升入新寢殿，聖真纔入廟中祔祭，未曾有一日居上。”玄宗告訴宰相召孫平子和博士一起詳細議論。博士袒護以前的論點，聯合排擠孫平子。孫平子援引經書辯論分明，蘇獻等人不能屈服他。蘇頲偏袒博士，所以孫平子因此獲罪而貶任都城縣尉。然而諸儒認爲孫平子孤高耿直，受到禮官的逼迫，替他鳴不平。玄宗也知道他耿直，久久不能决斷，但最終未在太廟中恢復中宗的位置。

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毁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嘩訕，以爲神靈不悦。堂成，災火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禳厥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廷，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群臣。願以明堂復

第二年，玄宗將大祭明堂，陳貞節厭惡明堂是武后所營建的，不是古人所謂“木不雕鏤、土不修飾”的形制，於是和馮宗上書説：“明堂一定要在丙巳的位置上，用以效法在房宿、心宿發布政令，太微是上帝居處的宫殿。從武后開始把乾元正殿占爲明堂之地，因爲先帝曾在此處理政事，所以武后要撤毁正殿而作明堂。撤毁那天，有聲如雷，百姓嘩然譏刺，認爲這是神靈不高興的緣故。明堂建成後，隨後就發生了火災。武后不修德政，不久又大肆營建，費用極其奢侈，詭稱要排除邪惡變異，又想用先祖附祭上帝，神靈怎麽肯降臨？而且明堂靠近掖廷，人神相雜相擾，這就是所謂不成體統的事。二京作爲都城，

爲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瑰怪不法，天爐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圜丘。”制曰可。貞節以壽卒。

是四方的楷模。天子聽政時，竟是在别殿上，不能在群臣面前顯示尊嚴。希望把明堂恢復爲乾元殿，使人知道它的舊貌，不也很令人愉快嗎?”皇帝下詔叫有關部門詳細議論此事。刑部尚書王志愔等人説：“明堂宏偉怪異不合法度，又經歷過火災，不能作爲大祭之用。請遵照舊制，恢復爲乾元正殿。正月、冬至、夏至，天子可以在此舉行朝會。如果要大祭，應再到圜丘舉行。”皇帝下制説可以。陳貞節因壽盡而去世。

## 施敬本

施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爲四門助教。玄宗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鬱人，下士二，掌祼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閎孺等幸臣爲之。後漢邵闓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褻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者薦主人意於神，非賤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爲上儐，况天人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禄勛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等，今謁者班微，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説引敬本熟悉其議，故侍中、祝、謁者，視禮輕重，以它官攝領。

施敬本，是潤州丹陽人。開元年間，任四門助教。玄宗將要封禪，下詔令有關部門講求典儀。按照舊制，洗手、洗爵，都由侍中主持；奉詔祭祀天神，由太祝主持。施敬本上書説：“周朝的制度，大宗伯所屬的鬱人，有下士二人，掌管祼祭之事。漢朝没有鬱人，而用近臣。漢代侍中的地位很卑微，就用籍孺、閎孺等幸臣來擔任。後漢邵闓從侍中遷任步兵校尉，俸禄千石。他的職責是侍候皇帝起居，拿便壺，是親近褻狎之臣。如今侍中之位如宰相，不是鬱人所能相比的。祝者把主人的心意進獻給神靈，不是卑賤的職務。古時候兩位國君相見，用卿做上賓，何况天人之間呢！周朝的太祝，有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大夫，即如今的郎中、太常丞之類；上士，即如今的員外郎、博士之類。漢朝太祝的俸禄是六百石，如今的太祝僅是下士。用下士去接待上天，用大臣來侍奉天子，輕重不分，不符合禮法。按照舊制，謁者引導太尉登上祭壇。謁者的官位低下，而登上祭壇的禮儀重要。漢尚書御史的下屬，有謁者僕射一人，俸禄是六百石，有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任職期滿者稱給事中，没有期滿者稱謁者。光禄勛的下屬，有謁者，負責引導賓客，人員有七十名，俸禄接近六百石。那麽古代謁者官位名分差異不等，而如今謁者等級卑微，衹遵循空名，而忘掉實事，這不能用來事奉上天。”玄宗下詔命中書令張説召見施敬本深入瞭解他的議論，因此侍中、祝、謁者，根據禮儀的輕重，用其他官職代任。

敬本以太常博士爲集賢院修撰。

施敬本以太常博士身份任集賢院修撰。過了

逾年，遷右補闕、秘書郎，卒。

一年，遷任右補闕、秘書郎，去世。

**盧履冰**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僖五世孫。開元五年，仕歷右補闕。建言："古者父在爲母期，徹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爲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閡人子之情，愛一期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爲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没，行服再期，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爲母服期，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冰即極陳："父在爲母立几筵者一期，心喪者再期，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簒謀，豫自光崇，升期齋，抗斬衰，俄而乘陵唐家，以啓釁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鴆殺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且齋、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之謂，何限一期、二期服哉？聖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齋父斬，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是元魏都官尚書盧義僖的五世孫。開元五年，出仕任右補闕。建議説："古代父親在世就爲母親服喪一年，撤掉靈位後在心中悼念她。武后時開始請求和對待父親一樣服喪三年，這不對，請按禮法習慣行事爲好。"玄宗懷疑他的説法，又因舅、嫂叔的喪期没有確定，就下令讓百官對這一切進行議論。刑部郎中田再思説："討論禮法的人們一直争論不休。遵循古禮不一定就正確，而實行當今的禮也不一定錯誤。父親在世而爲母親服喪三年，高宗時就實行此禮，已經明文規定很久了。何必要違背先帝的旨意，阻隔人子之情，而喜愛爲母親守喪一年的喪期，使之與伯叔母、姑姊妹的待遇相同呢？對於嫂叔、舅甥的喪期，其實太宗時就已制定了，經過百年而没有異議，不可以更改。"盧履冰又説："上元年間，父親在世爲母親服喪三年，雖然是武后請求的，但也没有采用，直到垂拱年間纔開始實行。至於有的祖父母在世而子孫之妻去世，服喪二年，不能説是適宜的。在禮法中，女子没有專道，所以説'家中没有兩位尊者'。父親在世爲母親服喪一年，是以一個尊者爲準則。如今不糾正過去的失誤，恐怕後世還會有婦奪夫權的失誤，不能不明察。"奏書被留下不發。盧履冰立即極力陳述説："父親在世爲母親設立几筵一年，内心悼念二年，爲父親一定要服喪三年而後纔能娶親，以此表示兒子的孝心。聖人難道是輕視對親人的感情嗎？其實是關心社會影響。過去武后暗藏簒位陰謀，預先使自己尊崇，把期齋之禮升高，來抗衡斬衰之禮，不久就侵凌唐家，爲發難創造條件。孝和皇帝衹做到反正的程度，韋氏又出來了，毒殺天子，險些使宗廟社稷滅亡了。因此臣下是想端正夫婦之綱，不衹是指母子之間的事情。議論者中有人説：'降低母親的喪期，不是《詩經》中所説的要報答父母的無盡之恩，反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同起來。而且期齋、斬衰之禮已有升降，那麽在時間上就不容許變更了。'這是迂腐淺陋的儒生，不

不易之道也。”左散騎常侍元行冲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期,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免官,齋而期,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令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姨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於舅服,不爲無理。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爲適。”帝弗報。是時言喪服,各以所見奮,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在爲母服,或期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期而禫,終三年。或齋衰三年。

通曉先王的旨意,怎麽能夠議論禮法呢?罔極,就是春秋祭祀,按季節表示對父母的悼念,君子有終身憂慮的説法,何止限於一年、二年的喪期呢?聖人在禮法方面,一定要建立適中的制度,使賢才和不成器的人共同接受禮文儀節而後纔能解決問題,那些伯叔、姑姊,哪有簁杖之制、三年的心中悼念呢?爲母親服期齋喪而爲父親服斬衰喪,是不能改變的禮法。”左散騎常侍元行冲議論説:“古人順乎人情而制定喪服:女以父爲天,妻以夫爲天,服斬衰三年,人情和禮法都完美,就是憑藉心意而樹立的最高準則。妻喪服杖期,人情和禮法都有所减省,是遠避嫌疑,尊崇父系之道。作爲嫡子服斬衰三年而不離官職,這是尊崇先祖重視嫡子,崇尚禮節,控制感情。没有比尊敬父親更大的孝順了,因此父親在世爲母喪而免去官職,齋服一年,内心悼念三年,感情已經表達了而禮節却减省了,從堯、舜、周公、孔子都一樣。現在使人放棄對尊崇禮節和抑制感情的重視,損害了尊敬父親的原則,而稱之爲禮,可以嗎?姨兼有從母之名,是母親的姐妹,稍重於舅服待遇,不是没有道理。嫂叔不服喪,那是要遠避嫌疑的緣故。請依據古禮爲宜。”玄宗没有答覆。當時談論喪服的,各自爲自己的見解找根據,互相紛争不休。開元七年,玄宗纔下詔説:“服喪的禮規一律采用古制。”從此民間父親在世而爲母親服喪的,有的人服喪一年而除喪,除喪而除去喪服,内心再悼念三年。有的人服喪一年而除喪,三年爲止;有的人服齋衰三年。

後履冰以官卒。

後來盧履冰死在官任上。

**王仲丘**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祖師順,仕高宗,議漕輸事有名當時,終司門郎中。仲丘開元中歷左補闕内供奉、集賢修撰、起居舍人。

王仲丘,是沂州琅邪人。祖父名師順,在高宗時做官,當時因議論漕運之事而著名,官位終於司門郎中。王仲丘在開元年間歷任左補闕内供奉、集賢修撰、起居舍人。

時典章差駁,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誼,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

當時典章錯雜,王仲丘想綜合《貞觀》、《顯慶》二禮,根據“現有的就選用,不可以的就廢棄”的原則,就上書説:“按照《貞觀禮》,正月上旬辛日,在南郊祭祀感帝。而《顯慶禮》則規

禮》，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遍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臣謂雩上帝，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説：'帝，上帝也，乃天别號。祀于圜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爲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玄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爲一。故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

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秘書少監。

### 康子元

康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説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説，説藉以聞，并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擢累秘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

定，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用來祈求五穀豐登。臣以爲《詩經》上説'春夏向上帝祈求五穀豐登'，《周禮》上説，在上旬辛日向上帝祈求五穀豐登。那麽上帝應是昊天了。鄭玄説：'天上的五帝交替爲王，爲王者一定會感應其一而興起。因此夏人正月在郊外祭祀感帝，用其祖附祭，藉以祈求五穀豐登。'對感帝的祭祀，《貞觀禮》已采用了。請利用祈穀之壇，遍祭五方帝。五帝，是五行的靈氣，九穀的本源。請將二禮同時使用。《貞觀禮》上説，在南郊雩祭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顯慶禮》上説，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臣以爲雩祭上帝，是爲百穀祈求甘雨，所以《月令》上説：'大規模地雩祭帝，使用盛大的音樂。'鄭玄解釋説：'帝，就是上帝，是天的别號。在圜丘祭祀，是尊崇天的地位。'顯慶年間祭祀昊天，與《月令》一致，而貞觀年間曾祭祀過五帝了，請同時使用二禮。《貞觀禮》上説，秋末在明堂祭祀五方帝、五官。《顯慶禮》上説，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臣以爲周人在郊外祭祀后稷用來附祭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用來附祭上帝。先儒把天當作感帝，援引太微五帝，附着上帝，那麽就屬於昊天了。鄭玄稱《周官》旅祭上帝，祭祀五帝，文字不同而禮節相異，不容許合而爲一。所以對於《孝經》中的天、上帝，申明説：'上帝也是天。'神無二主，衹是地方不同，用以避開后稷。如今顯慶年間祭祀上帝，與《孝經》相符。然而在貞觀年間曾祭祀過五方帝了。請將二禮同時使用。"皇帝下詔表示同意。

後王仲丘遷任禮部員外郎。去世，追贈秘書少監。

康子元，是越州會稽人。出仕任獻陵令。開元初年，玄宗下詔叫中書令張説推薦能研究《周易》、《老子》、《莊子》的人才，集賢直學士侯行果向張説推薦康子元和平陽人敬會真，張説將他們二人上報給玄宗，玄宗賜給他們二人衣服財物，并使他們二人充任侍讀。康子元幾次升任爲秘書少監，敬會真任四門博士，不久都兼任集賢侍講學士。

玄宗將東之太山，説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縚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説、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嚌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爲："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徙。説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説請决于帝，帝詔後燔。

玄宗將東去泰山，張説召集康子元、侯行果、徐堅、韋縚商定封禪禮儀。當初，高宗封禪時，中書令許敬宗議論説："周人崇尚氣味，所以在祭祀前燒柴。"張説、徐堅、康子元上奏陳述説："《周官》上説：樂章轉換六次，天神降臨。這是因爲音樂而使天神降臨，不是因爲燒柴的緣故。宋、齊以來，都是先嘗福酒，然後纔燒柴。請先祭祀後燒柴，按照《貞觀禮》行事爲好。"侯行果和趙冬曦商議，認爲："先燒柴而使天神降臨，這種做法已很久了。如果祭祀後再燒柴，天神就無從降臨了。"康子元堅持己見不動摇。張説説："康子要獨自衝鋒陷陣，來抵禦一隊人馬嗎?"議論没有最終結果，張説請求玄宗裁決，玄宗下詔説先祭祀後燒柴。

乘輿自岱還，减從官，先次東都，唯子元、毋煚、韋述以學士從。久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秘書監，致仕。卒，贈汴州刺史。帝嘗制贊賜説、子元，命工圖其象，詔冬曦、述、煚分爲傳。

玄宗從泰山返回，削減隨從官員，先到東都，衹有康子元、毋煚、韋述以學士身份跟隨着。很久以後康子元纔遷任宗正少卿，因病授任秘書監，退休。去世，追贈汴州刺史。玄宗曾親自撰贊語賜給張説、康子元，命畫工給他們畫像，還下詔給趙冬曦、韋述、毋煚分别立傳。

侯行果

行果者，上谷人，歷國子司業，侍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傅。

侯行果，是上谷人，歷任國子司業，侍奉皇太子讀書。去世，追贈慶王傅。

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啓篇，先薰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無賢行果"云。朝隱終太子右諭德，會真太學博士。

當初，侯行果、敬會真以及長樂人馮朝隱一同入宫侍講，馮朝隱能探究《老子》、《莊子》的深奥道理，敬會真也擅長《老子》，每次打開書卷，先要薰洗一番然後纔開讀。玄宗説："我想再找一位擅長《周易》的人，但没有比侯行果更好的。"馮朝隱官位終於太子右諭德，敬會真官位終於太學博士。

## 趙冬曦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奸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阱；文義

趙冬曦，是定州鼓城人。考中進士，歷任左拾遺。神龍初年，上書説："古時法律條文有一千多條。隋朝時奸臣輕侮法律，著律説：'律文中没有正式條目的，想免罪時就挑出重罪來説明罪輕，想定罪時就挑出輕罪來説明罪重。'一句話而廢掉幾百條條目。從此定罪輕重全憑個人的愛憎，被處罰的人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假使賈誼遇到這種情况，一定會痛哭的。法令容易理

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

解，那麽下面的人就不敢犯法而遠離機謀陷阱；法令文義深奥，那麽官吏就會乘便作弊而使比附之風盛行。對於律、令、格、式，我認爲應該制定條規，如實寫明其事。那些以、准、加、減、比、附的規定，酌情處罰以及挑出輕罪來説明罪重，不應爲之類的詞都不要采用。使愚夫愚婦都知道法律規定而不犯罪，犯罪者雖然顯貴也一定要處罰。律文明確就會使人民信服，法令統一則君主受人尊重。”他的話受到當時人的稱許。

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與秘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理評事咸廙業入集賢院修撰。是時，將仕郎王嗣琳、四門助教范仙厦爲校勘，翰林供奉吕向、東方顥爲校理。未幾，冬曦知史官事，遷考功員外郎。逾年，與季良、廙業、知章、吕向皆爲直學士。冬曦俄遷中書舍人内供奉，以國子祭酒卒。

開元初年，趙冬曦遷任監察御史，因事獲罪被流放到岳州。後被召回并恢復官職，和秘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理評事咸廙業入集賢院任集賢院修撰。當時，將仕郎王嗣琳、四門助教范仙厦擔任校勘，翰林供奉吕向、東方顥擔任校理。不久，趙冬曦主持史官事務，遷任考功員外郎。過了一年，和孫季良、咸廙業、賀知章、吕向都任直學士。趙冬曦不久遷任中書舍人内供奉，死在國子祭酒的官任上。

冬曦性放達，不屑世事。兄夏日，弟和璧、安貞、居貞、頤貞、彙貞，皆擢進士第。安貞給事中，居貞吴郡采訪使，頤貞安西都護。居貞子昌，别傳。

趙冬曦性格豪放豁達，不屑於世俗之事。兄名夏日，弟名和璧、安貞、居貞、頤貞、彙貞，都考中進士。趙安貞任給事中，趙居貞任吴郡采訪使，趙頤貞任安西都護。趙居貞之子名昌，另外有傳。

王嗣琳以太子校書郎罷。東方顥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廙業亦坐事左遷餘杭令。仙厦善講論，後爲道士。

王嗣琳在太子校書郎任上被罷免。東方顥因上書違背旨意，貶爲高安縣丞。咸廙業也因事獲罪而貶爲餘杭縣令。范仙厦擅長講論，後來做了道士。

開元集賢學士，又有尹愔、陸堅、鄭欽説、盧僎名稍著。

開元年間的集賢學士，較著名的還有尹愔、陸堅、鄭欽説、盧僎。

## 尹愔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嘗受學於國子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尹子叵測也。”以親喪哀毁。除喪，不仕。左右史張説、尹元凱薦爲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遷四門助教，撰《諸經義樞》、《續史記》皆未就。

尹愔，是秦州天水人。父名思貞，字季弱。通曉《春秋》，應試被選爲高等。曾跟隨國子博士王道珪學習，王道珪稱許他説：“我的學生很多了，衹有尹子不可預測。”因給親人守喪過於悲哀而損傷身體。服喪期滿，不再出仕。左右史張説、尹元凱推薦他爲國子大成。每逢國子監舉行先聖先師祭禮時，他就講論三教教旨，聽者都能得到從未聽過的見解。遷任四門助教，撰寫

夢天官、麟臺交辟，寤而會親族叙訣，二日卒，年四十。

《諸經義樞》、《續史記》都未完成。他夢見天官、麟臺交相徵聘，醒後就召集親族前來進行告别，二日後去世，時年四十歲。

愔博學，尤通老子書。初爲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薦愔者，召對，喜甚，厚禮之，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修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顓領集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贈左散騎常侍。

尹愔學識廣博，尤其精通老子的著述。他起初做道士，玄宗喜歡道家理論，有人推薦尹愔，召入應對，玄宗很高興，對他厚加禮遇，拜授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修國史，他堅持辭謝不就職。皇帝下詔讓他穿着道士服處理事務，他這纔就職了，專門負責管理集賢院、史館的圖書。開元末年，去世，追贈左散騎常侍。

## 陸堅

陸堅，河南洛陽人。初爲汝州參軍，以友婿李慈伏誅，貶涪州參軍，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遣中官敦諭，不就。以給事中兼學士。善書。初名友悌，玄宗嘉其剛正，更賜名。從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製贊。以秘書監卒，年七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陸堅，是河南洛陽人。起初任汝州參軍，因友人的女婿李慈被處死刑，受連累而貶任涪州參軍，兩次遷任爲通事舍人。皇帝下詔命他復出任職，又派宦官去勸勉曉諭，他不就職。後以給事中身份兼學士。陸堅擅長書法。起初名叫友悌，玄宗贊賞他的剛烈正直，賜改今名。曾跟隨玄宗去泰山封禪，封建安男。玄宗待他很優厚，把他的畫像挂在宮中，還親自撰寫贊語。陸堅死在秘書監的官任上，享年七十一歲，追贈吏部尚書，謚號懿。

## 鄭欽説

鄭欽説，後魏濮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繇新津丞請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院校理。歷右補闕内供奉。通曆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説。欽説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庾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圮日辰。甸服，五百也，黄鍾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

鄭欽説，是後魏濮陽太守鄭敬叔的八世孫。開元初年，以新津縣丞身份請求考試五經科，考中了，授任鞏縣尉、集賢院校理。歷任右補闕内供奉。鄭欽説通曉曆術，博識多知。當初，梁朝太常任昉於大同四年七月在鍾山墓穴中得到一銘文："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鐘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没有人能明辨，於是收藏起來，告誡諸子説："要世代用此銘去訪求學識淵博的人，能訪求到知道此銘的，我死而無恨。"任昉的五世孫任升之，隱居在商洛，抄寫銘文轉送於鄭欽説。鄭欽説出使時，在長樂驛得到銘文，走到距敷水三十里的地方而省悟説："利用占卜選擇墓地的人隱匿埋葬的年月，而先標出墓圮的時辰。甸服，表示五百，黄鐘表示十一，從大同四年上溯到漢建武四年，共計五百一十一年。葬在三月十日庚寅，就是三上庚。墓圮在七月十二

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智。

日己巳，就是七中巳。浹辰，表示十二，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共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每月一交，所以説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就是十八。重三，就是六。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共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所以説二九重三四百圮。"任升之很驚訝，佩服他的智慧。

欽説雅爲李林甫所惡，韋堅死，欽説時位殿中侍御史，常爲堅判官，貶夜郎尉，卒。

鄭欽説一向被李林甫所厭惡，韋堅死時。鄭欽説當時任殿中侍御史，他曾在韋堅手下當過判官，因而被貶爲夜郎縣尉，去世。

子克鈞，爲都官郎中。吐蕃圍靈州，軍餉匱竭，德宗以克鈞爲靈、夏二州運糧使，轉米峙塞下，守者遂安。

子名克鈞，任都官郎中。吐蕃圍攻靈州，城中軍餉將盡，德宗派鄭克鈞任靈、夏二州運糧使，運米并儲備在塞下，守軍纔安定下來。

### 盧僎

盧僎，吏部尚書從愿三從父也。自聞喜尉爲學士，終吏部員外郎。

盧僎，是吏部尚書盧從愿的三叔父。由聞喜縣尉任學士，官位終於吏部員外郎。

兄俌，中宗時歷右補闕。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勝策，獨俌上疏以爲："治内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鳴沙之役，主將先遁，中軍猶能死戰。正法紀功，則戎行可勸。若忠義，騎將材，不可當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徙邊，免行役，次廬伍，明教令，賞虜獲，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購辯勇，結諸蕃，以圖攻取。擇邊州刺史，蒐乘積粟，謹烽燧以備守。"中宗善其言，然無施行者。俌終秘書少監。

兄名俌，中宗時歷任右補闕。默啜進犯，打敗了沙吒忠義，皇帝下詔命百官陳述打敗賊軍的高明之策，惟獨盧俌上疏認爲："治理内部可以連及外部，賞罰分明士人就能竭力保全節操。鳴沙之戰，主將率先逃跑，中軍尚能拼死戰鬥。嚴明法令而記叙功勞，就可以勸勉軍隊。像沙吒忠義這樣的人，衹是個騎將之才，不可以擔當大任。應遵循古法，募人遷往邊地，免去遠行服役之苦，把居民按軍隊建制分編駐守，嚴明命令，獎賞俘獲敵人的人，使他們在近處作戰可以守衛家園，在遠處作戰可以得到財貨。懸賞雄辯勇捷之士，結交各個部落，進而謀劃攻取。擇用邊州刺史，搜集戰馬積蓄糧食，注意烽火信號加强守備。"中宗贊同他的建議，然而却没有人去實行。盧俌官位終於秘書少監。

### 啖助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

啖助，字叔佐，是趙州人，後遷居關中。他博通經術。天寶末年，調任臨海縣尉、丹楊縣主簿。任職期滿後，就隱居了，情願過着粗米冷粥的生活。

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

啖助擅長《春秋》，能考證左氏、穀梁、公

袪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攟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没，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弊，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

羊三家的短處與長處，補漏填缺，撰著的名稱叫《集傳》，經過十年纔完成，又提取該書綱目，作爲例統。其中談到孔子修定《春秋》的用意，認爲："夏朝爲政誠實，誠實的流弊是粗野；商朝人用恭敬來繼承，恭敬的流弊是迷信鬼神；周朝人用文飾來繼承，文飾的流弊是不真誠。救治不真誠没有比得上誠實了。文飾，是誠實的末端。把教化設立在根本上，它的弊病尚且在末端出現；把教化設立在末端上，那弊病將會怎樣？武王、周公沿襲了商朝的弊病，那是不得已而用之。周公去世，没有人知道用什麽來改正，所以它的弊病超過夏、商二代。孔子爲此感傷説：'虞、夏之道，很少有百姓怨恨；商、周之道，弊病不勝枚舉！'因此説：'後代雖然有人興起，但虞帝是不可能趕得上了。'大概是説唐、虞的教化，難以在末世實行，而夏朝的誠實，應變通而致用。所以《春秋》用權變來輔助施政，用誠實來決定禮制，而用忠誠之道來推究本情。不拘泥於空名，不崇尚拘謹自守，采取適宜的辦法去拯救亂世，根據不同時間的具體情况而進退人才。古語説：'商變自夏，周變自商，春秋變自周。'而公羊子也説：'樂意稱説堯、舜之道，目的在於讓後來的聖人仿效。'以此知道《春秋》用二帝、三王法，是以夏爲本，不專守周典是很明顯的了。"又説："幽王、厲王時雖然衰弱，但《雅》還没有成爲《國風》。到了平王東遷，人們習慣於末世的風氣，如果有善惡之争，應該用周法來决定。所以從平王末年斷限，以魯隱公爲開始，用來拯救輕薄勉勵善良，拯救周朝的弊病，改變禮儀闕失的情况。"啖助喜愛公羊、穀梁二家，認爲左氏解釋經義多有謬誤，其書是出自孔子的學生之手。而且《論語》中孔子所援引的，大多是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都不是同時代的人；而説"左丘明以其爲耻，孔丘也以其爲耻"。丘明，大概就如同史佚、遲任之流吧。又《左氏傳》、《國語》，編排没有條理，叙事違忤，不是一個人所著述的。大概是左氏彙集諸國史用來解釋《春秋》，後人説到左氏，就附會丘明，這是不對的。啖助的穿鑿之意大多如此類。

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第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録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

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

啖助的學生趙匡、陸質，都是啖助的高徒。啖助去世時，享年四十七歲。陸質和其子異彙録啖助所著的《春秋集註總例》，請趙匡進行增删，陸質再加纂集，號稱《纂例》。趙匡，字伯循，是河東人，歷任洋州刺史，就是被陸質稱爲趙夫子的那個人。

大曆年間，啖助、趙匡、陸質擅長《春秋》，施士匄擅長《詩經》，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擅長《周禮》，蔡廣成擅長《周易》，强蒙擅長《論語》，都以各自的學問聞名，而施士匄、仲子陵最爲卓越。

### 施士匄

士匄，吴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士匄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邪?"

施士匄，是吴人，同時擅長《左氏春秋》，用《詩經》、《左氏春秋》教授學生。從四門助教升任博士，任職期滿應當離去時，學生們上疏乞求留下他，前後留任十九年，死在官任上。學生們一起埋葬了他。施士匄著有《春秋傳》，没有很廣泛地流傳。後來文宗喜歡經術，宰相李石於是説施士匄的《春秋傳》值得一讀。文宗説："朕見過他的書了，穿鑿附會之學，徒然製造不同之説，衹是學者如同挖井，是爲了得到甘美的水而已，何必勞苦廣求，然後纔算作收獲呢?"

### 仲子陵

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興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洄，復爲《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仲子陵，是蜀人，愛好古典之學，住在峨眉山。考中賢良方正科，升任太常博士，通曉后蒼、大小戴《禮記》。有關部門請求端正太祖東向的祭位，而遷出獻、懿二主牌位。仲子陵建議把牌位藏入德明、興聖廟中，他的話典雅正確。後來不同的論點紛紛擾擾，他又寫《通難》給諸儒看，諸儒不能使他屈服。很久以後，掌管黔中選補官員之事，乘驛車路過家門，家鄉裏的人認爲很榮耀。官位終於司門員外郎。仲子陵用文義來自娱，當他去世時，他家中所存之物，衹有圖書和幾斛酒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與

贊曰：《春秋》、《詩經》、《易經》、《尚書》，由孔子時師徒相傳，歷經暴虐的秦朝，像帶子一樣没有中斷。到了漢朝興起，鏟除藏書禁令，儒者可以隨意講授，經典逐漸興盛起來。左氏和孔

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没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説，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子是同時代的人，用《魯史》附於《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都出自子夏的學生門下。這三家解説經義，各有紆曲錯訛，然而還是以聖人爲本源，他們的得失大概是各占一半，文義有時有錯誤，先儒害怕違背聖人，不敢擅自改動。啖助在唐朝，以研究《春秋》聞名，對三家之言斷章取義加以歪曲，不以師承爲根據，用自己的學説聞名於世，全憑自己的主觀來決斷，還尊稱是"孔子的意思"，趙匡、陸質跟隨他而唱和，於是顯揚一時。唉！孔子去世數千年了，啖助所推演著述的果真是孔子的意思嗎？大概不一定吧。把不一定的見解當作肯定的見解，就是固執；拿自己的固執而去倡導世人，就是欺騙。欺騙和固執，是君子所不取的。啖助的論點果真可以嗎？徒然使後生穿鑿詭辯，侮辱前人，捨棄成説，而自造紛亂，是從啖助開始的。

## 韋彤

韋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爲武后時宰相。彤名治《禮》，德宗時爲太常博士。

先此，天寶中，詔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元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畀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元間，在禮若令，不敢變古。天寶中，始有進食事，殆王璵緣生事亡，用燕具褻饌，參瀆禮薦，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等牲牢，布籩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潔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美膬甘旨，謂之褻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爲二物，不可亂也。今若熟饗而享，非以異爲敬之意。且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感時致享，以制中也。今

韋彤，是京兆人。四世從祖韋方質在武后當政時任宰相。韋彤以研究《周禮》而聞名，德宗時任太常博士。

在此之前，天寶年間，玄宗下詔令掌管帝王膳食的官員每逢初一和十五到太廟進獻食物，天子還派宦官侍奉祭祀，有關部門不參與其事。貞元十二年，德宗開始下詔説把初一和十五進獻食物之事，交給宗正、太常寺一起供奉。於是韋彤和博士裴堪議論説："按照禮法，初一和十五不祭祀宗廟，但有祭祀陵廟的制度。貞觀、開元年間，禮規如同法令，不敢改變古制。天寶年間，開始有進獻食物之事，大概是由於王璵認爲生者奉事死者，用輕慢的食具和食物，去冒犯祭祀之禮，不可以垂之久遠。注釋上説：'祭祀之情不是來自外部，而是産生在内心中的。'因此聖人按等級進獻牲畜，布置籩豆，凡是昆蟲、草木可以進獻的，没有不具備的，用來祭祀宗廟，交結神明，保全孝敬之心。整治膳食，凡八珍百品，可吃之食，脆嫩美味，叫做平素的食物，是用來宴請賓客，交接人情，表示慈愛親近。這是説祭祀之食和宴會之食，聖人區分爲兩種物品，不可

園寢月二祭，不爲疏，廟歲五享，不爲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溢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贍味。願罷天寶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廢。

以混同。如今如果用平常的美食祭祀，不是用特品表示尊敬的意思。而且祭祀不能頻繁，也不能稀少，隨着季節的變化而進行祭祀，用來達到適中的目的。如今陵廟每月祭祀二次，不算稀少，宗廟每年祭祀五次，不算頻繁，有關部門侍奉，可以盡到他們的恭敬。如果又在初一和十五增加豐盛的祭品，這是違背禮儀要適度的原則，有關部門不能盡到他們的恭敬。因此君王考究古制，不敢因極度的孝敬之心而超越禮儀，不敢因菜肴的豐富而有多餘的美味。希望能取消天寶年間所增加的祭祀，供奉陵廟要用珍貴的供品，供奉宗廟要合禮法，使兩處各得其宜。”德宗說：“此禮是先帝裁定的，突然變更它，別人會怎麼說朕呢？慢慢商議看是否可行。”而初一和十五進獻食品的禮儀最終没有廢除。

會昭陵寢宫爲原火延燔，而客祭瑶臺佛寺。又故宫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憚勞，欲即行宫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遠若邇，則無聞焉。韋玄成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寢宫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遠，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柏城，則故寢已燔，行宫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宫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静，今大興荒廢，䜛役密邇，非幽窔所安，改之便。”彤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爲之遷，況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宫之，非無故也。神安于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它陵皆在柏城，隨便營作，不越封兆，力省易從。”帝重改先帝制，還宫山顛。

適逢昭陵寢宫因原火蔓延而燒毁，因而改在瑶臺佛寺舉行祭祀活動。又舊宫建在山上，缺乏水源，營造的人害怕勞累，想把行宫做爲寢宫，皇帝下詔令宰相百官商議此事。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論説：“陵廟不是三代的制度，從秦、漢以來，依附陵墓設置寢宫，比這更遠些或近些，就没有聽説了。韋玄成等人議論園陵，對於園陵的興廢從來就没有適宜的論點。而且寢宫所在之地，在皇陵中，距陵墓不遠，使諸陵的寢宫，都有區限，因此不可以遷移；如果留在皇陵中，而舊寢宫已經燒毁，行宫已建成很久了，利用它加以修飾，又有什麽可嫌棄的？有人會説：‘太宗創立大業，寢宫不能擅自改變。’這是不對的。陵墓之地是讓神居住的，神以安静爲本，如今大規模重建荒廢之宫，喧鬧的做工聲靠近神靈，不能使墓穴安寧，改用行宫爲好。”韋彤説：“先王建立都城，不利時就遷移，何況是確有原因呢？如今文皇帝寢宫遭災，遷移到别處做爲寢宫，不是没有原因的。神安於遷移，因而建立寢宫，這是非常合乎禮法的。再説其他陵墓都在皇陵中，隨其所宜而營建，不超越墓地的界域，既省力而又容易做到。”德宗對改變先帝舊制很慎重，把寢宫仍舊建在山頂。

彤卒後，武宗會昌五年，詔京

韋彤去世後，武宗會昌五年，下詔説在京

城不許群臣作私廟。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皆告，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俾立廟京外，不能得其意於禮。宮之南九坊，三坊曰圍外，地荒左，立廟無嫌；餘六坊可禁。"詔不許，聽準古即居所立廟。

城内不許群臣營建私廟。宰相李德裕等援引韋彤的建議説："按照古制：廟一定要在中門以外，不論吉凶都要告祭，用來表示對先人親近而尊敬，自己不獨斷專行。如今讓人在京城以外立廟，不符合禮法的本意。皇宫南面的九坊，有三坊叫圍外，地方荒僻，立廟没有妨礙；其餘六坊可以禁止建廟。"皇帝下詔説這樣不行，但聽任群臣仿效古制在自己的居地立廟。

## 陳京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爲右補闕、翰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衮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遷累太常博士。

陳京，字慶復，是陳朝宜都王陳叔明的五世孫。父親名兼，任右補闕、翰林學士。陳京擅長寫文章，常衮稱許他，把兄長的女兒嫁給他爲妻。陳京考中進士，幾次遷任爲太常博士。

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爲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爲"方多難時，不宜壅萬機，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恤賢臣，天下所以安，况卓卓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爲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逾時月不得對，百官懔懔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奸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争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帝之立，迎訪太后，久不得，意且怠。京密白："弟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

德宗在奉天時，聽説段秀實被賊害死，七天没有朝會。宰相以爲"正在多難之時，不應積壓壅塞紛繁的政務，否則天下會怎麽説呢"？陳京説："丞相的話錯了。表彰大節，撫恤賢臣，天下可因此而安定，何况是個特别卓越的人呢？"德宗説："説得好。"返回京城後，升任左補闕。德宗下令讓盧杞任饒州刺史，陳京和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一起彈劾説："盧杞在宰相要位上時，大臣長時間不能與皇帝對答，百官危懼常像有刀劍架在頸上。陛下又要任用他，會使奸賊很容易再次興起。"德宗不聽。陳京等人争辯尤爲强烈，德宗大爲生氣，左右的人都驚退了，進諫者也稍稍退卻。陳京表情嚴肅地説："趙需你們不要急着退下！"接着他極力陳述不可以的理由，因他的冒死陳請，終於廢黜了盧杞。德宗即位時，曾詢訪迎接太后，很久找不到，心意將要懈怠。陳京暗中建議説："衹管派使者去物色訪求。"德宗省悟，終生不敢放棄訪求。

初，玄宗、肅宗既祔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

當初，玄宗、肅宗神主已入祔室，把獻、懿二祖神位遷入西夾室，把太祖神位引到東向正位。禮儀使于休烈建議説："獻、懿的輩分比太祖尊貴，如果合祭，那麽太祖就不能在正位，請收藏二祖的神主，用太宗、中宗、睿宗、肅宗隨世祖面朝南排列，高宗、玄宗隨高祖面朝北排列。"從此禘祫之祭不涉及二祖，前後已十八年了。建中初年，代宗的喪

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合食于祖,無毁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爲始封祖,而毁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晋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别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别廟祭高、太以降,所以叙親也。唐家宜别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

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并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晋蔡謨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别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真卿議。

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卨、稷爲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晋祖宣帝,故高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群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上言:

事結束,應舉行大祫之祭。陳京以太常博士的身份上奏説:"按《春秋》的記載,其中有毁廟之主和太祖陳列在一起,未毁廟之主與祖合祭,没有毁廟而遷出之主不享祭祀的話。唐家的祭祀制度和周朝不同,周朝用后稷做始封祖,而毁廟之主都排在后稷之下,因此太祖面朝東,永遠占據尊位。司馬晋把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立爲别廟,舉行盛大的禘祫之祭時則太祖居於正位,不在别位之下。在别廟祭祀高皇、太皇以下的帝王,這樣做使親族有序。唐家應另爲獻、懿二祖立廟,舉行禘祫之祭時就祭祀,太祖於是排在東向正位。德明、興聖二帝,過去已有廟了,那麽就把二祖附藏其中爲好。"

皇帝下詔令百官廣泛議論此事。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説:"如今有三種議論:一是獻、懿二祖因爲世次疏遠而遷出,不應享受祫祭,應把神主藏入西室;二是二祖應享受祫祭,和太祖并爲昭穆之位,空下東向位;三是如果引二祖享受祫禘之祭,就是使太祖永遠不能保全其始祖地位,應把二主附在德明廟中。雖然如此,人和神都是不滿足的。景帝已經接受天命做了始封祖了,這是百代不移的了,而且又附祭上天,至尊無上,到禘祫時,暫時屈身於昭穆之列來申明孝道尊敬先人,確實是表明神的意思,是用來教化天下人行孝的。况且晋朝蔡謨等人已有成説,不是没有根據。請在舉行盛大祫祭時供奉獻主而面朝東,懿主在昭位,景帝在穆位,重視本源崇尚順序,是萬代的法則。祫,就是合祭。如果另外祭祀德明,這就是分祭,而不是合祭。"當時的議論者都表示贊同,於是按照顏真卿的建議而恢復在宗廟中爲獻、懿二祖舉行祫祭之禮。

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奏説:"商朝、周朝以卨、稷爲祖,再往上就没有其他尊崇者了,因此合祭有序。漢朝承受天命,以高皇帝爲祖,因此太上皇不按昭穆次序參與合祭。魏以武帝爲祖,晋朝以宣帝爲祖,因此高皇、處士、征西等君,也不按昭穆之序參與合祭。景皇帝開始封唐,唐朝就推舉他爲祖,而獻、懿二祖因爲世次疏遠而遷出祖廟,仍然居東向之位,不合禮法的祭祀,神是不接受的。希望下達給群臣議論。"

"謹按晋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毁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毁。太上主宜瘞于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晋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訖開元，禘祫猶虚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爲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顔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義晋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無二尊，瘞、毁、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墠，壇、墠，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

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奏説："謹按晋朝孫欽的建議：'太祖以前，雖有神主，但不參與禘祫之祭；那些參與禘祫之祭的，是太祖之後没有毁廟并已升藏到二祧的人，因此雖然延續百代仍然參與祭祀。'獻、懿二祖在始封之前，因爲世次疏遠而遷出神主，上古三代的制度，就不參與禘祫之祭。太祖以下，如世祖，就是《春秋》上所説的'列於太祖'的。漢朝議論廢除郡國各廟時，丞相韋玄成建議説：'太上皇、孝惠帝因爲世次疏遠應毁廟。太上皇的神主應埋在陵園中，孝惠帝的神主應遷往高祖廟中。'太上皇在太祖之前，神主埋在陵園中，不參與禘祫之祭，與獻、懿二祖類似。孝惠帝遷到高祖廟中，輩分在太祖之後，而參與禘祫之祭，與世祖類似。魏明帝遷出處士的神主，建陵園并設置居民區，每年按時派令丞來祭祀；東晋把征西等祖遷入西厢，都叫作祧，都不參與祭祀。因此唐初下至開元年間，禘祫時仍空下東向之位。當建立九廟，追認獻、懿爲祖，但祝告時并不向三祖稱臣。至德年間，又建立九廟，就不設弘農府君的神主，因爲祭祀不到他。廣德年間，開始把景皇帝放在東向之位，因爲獻、懿二主世次疏遠，停止舉行祫祭之禮而收藏起來。顔真卿援引蔡謨的建議，恢復供奉獻主在東向之位，懿主在昭位而景皇帝在穆位。不記得蔡謨的建議在晋朝未曾被采用，而唐朝完全遵循先王之法怎能以此作爲凖則呢？臣等認爲嘗、禘、郊、社祭時不能有兩位尊者，埋、毁、遷、藏，各自據理裁决。景皇帝已在東向之位，一旦改變，不能説是符合禮法，應恢復把獻、懿二主藏入西室，用來表示是根據《祭法》'遠祖之廟應遷，降於遷廟而設壇，降於壇而設墠，壇、墠，有禱告就祭祀，没有禱告就停止'的意思。太祖得到正位，不在它位之下。"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毁。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晋失宋因，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虚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論説："天子把受命之君作爲太祖，諸侯把始封之主作爲祖，所以從太祖、祖以下，世次疏遠了就陸續毁掉。自秦朝毁滅學術，漢朝無暇顧及禮法，晋朝失禮而劉宋因循，所以有連王廟的制度，有的空下太祖之位。而且不排列昭穆，就不是所謂有秩序；不進

迭毁，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毁。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毁。唐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毁，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

行陸續廢毁，就不是所謂有所削減；連王廟，就不是所謂有區別；空下太祖之位，就不是所謂衹有一個尊者。這就是禮被廢除的原因。傳上說：'父做士，子做天子，就按天子祭祀，按士禮埋葬。'如今獻、懿二祖，在唐還没有承受天命時，猶如士人。所以高祖、太宗時按天子之禮祭祀，而不敢供奉在東向之位。如今改變它，不是擾亂了先帝的秩序嗎？周朝擁有天下，按天子之禮追尊太王、王季爲王；等到祭祀時，却因世次疏遠而毁廟。漢朝擁有天下，對太上皇尊以天子之禮；等到祭祀時，因爲世次疏遠而毁廟。唐家按天子之禮追尊獻、懿二祖爲王；等到祭祀時，因爲世次疏遠而毁廟，這還有什麽疑問呢？《周官》上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遷出先公的神主，藏入后稷之廟，那是周人没有承受天命時的遷法嗎？遷出先王的神主，藏入文王、武王之廟，那是周人已經承受天命時的遷法嗎？所以有二祧，是爲了區分不同的廟呀。如今從獻祖以下，猶如先公；從景皇帝以下，猶如先王。請在別廟安置二祖，實行周朝之道，恢復古制，是最適宜的。"

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勛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晋虞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于園寢，安遷主，采漢、晋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

工部郎中張薦等人請求從獻祖以下，都列入昭穆，空下東向之位。司勛員外郎裴樞說："《禮記》上說：'愛親族所以尊祖，尊祖所以敬宗，敬宗所以團結族人，團結族人所以尊敬宗廟，尊敬宗廟所以尊重社稷。'太祖之上，又追認尊者，就違背了尊祖的意義。太廟之外，另祭別廟，就是對社稷的不尊重。漢朝韋玄成請求在陵園中埋掉神主，晋朝虞喜請求把神主埋在宗廟的兩階之間。虞喜根據左氏證實自己的主張說：'先王每天祭祀祖、父，每月祭祀曾祖、高祖，每季祭祀二祧，每年到壇墠舉行祫祭之禮，禘祭完後藏入郊宗石室，這是所謂郊宗石室之祖。'虞喜請求在夾室中建石室來安置神主，這不對。爲什麽呢？夾室是用來安置太祖以下的，不是藏太祖以上神主的處所。没有位卑者在正位、而位尊者在旁位的。如果在園寢中建石室，安置遷出的神主，采用漢朝、晋朝的舊制，大體上舉行祫禘之祭一次，纔是《春秋》得到變通的本意。"

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

當時，陳京以考功員外郎身份又說："興聖

“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于西，列衆主左右，是於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晋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閟宫》詩，則永閟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宫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虚位可也。然永閟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虚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于德明、興聖廟爲順。或曰二祖别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饗，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

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説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毁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豫，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毁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毁。祫則太廟享焉。魏、晋以來，始有毁瘞之議，不見于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毁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

皇帝是獻祖的曾祖，懿祖的高祖。用曾孫祔祭曾高祖之廟，非常合乎人情。”京兆少尹韋武説：“祫就是大規模合祭，禘是按遠祖的次序而祭祀。在祫祭之年，常以獻祖在東向之位，懿祖以後一概按昭穆之序表示親族極其和睦。等到禘祭時，太祖筵在西面，衆神主列於左右，這對於太祖不算降格，對於獻祖没有抑制。”當時諸儒按照左氏“子雖然聰明聖哲，但不先於其父受祭”，請求迎獻祖的神主暫居東向之位，太祖暫時回到穆位。同官尉仲子陵説：“所謂不先享受祭祀，是左丘明在糾正魯文公祭祀順序倒逆。儒士哪裏知道夏后世系的輩數不足時，説到禹時能不把鯀放在禹之前嗎？魏、晋始祖年代都比較近，始祖以上都有應遷的神主。援引《閟宫》詩，那麽就可以永遠關閉了。那些關係親近些的神主，可以埋在陵園中。親緣關係疏遠的神主，可以建造宫室收藏。由於太祖的輩份實際上比較低，那就空下位置就可以了。然而永遠關閉和埋在陵園中，會使臣子心中不安。如果空下正位，那麽太祖的尊嚴就不能申明。請把獻、懿二祖遷入德明、興聖廟中纔是合乎情理的。有人説把二祖遷入别廟，就不是合祭了。而且德明、興聖二廟在舉行禘祫之祭的年份中，都有祭品，這説明已經有分祭的先例，怎能惟獨懷疑二祖呢?”

國子四門博士韓愈批評衆人的議論，申述自己的觀點説：“第一種觀點認爲獻、懿二祖的神主應永遠藏入夾室中，臣認爲不可以。而且按照禮法，祫祭時，毁廟之神主皆參加合祭。如今藏入夾室中，到祫祭時就不能在太廟中享受祭祀了嗎？如果二祖不參加，就不能稱爲合祭了。第二種觀點認爲兩個神主應毁廟而埋掉，臣認爲不可以。按照禮法，天子有七廟、一壇、一墠，遷出的神主都藏入遠廟中，雖經百代而不毁。祫祭時就在太廟中享受祭祀。從魏、晋以來，開始有毁埋的議論，經書上没有記載。唐家立有九廟，按周制推算，獻、懿還在壇墠之位，怎能毁埋而不參加禘祫之祭呢？第三種觀點認爲二祖的神主應各自遷入陵園，臣認爲不可以。二祖在太廟享受祭祀二百年了，一旦遷出，恐怕垂愛關注之意反

‘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爲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宫，《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宫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

復不定，不能在京城以外的地方受到祭祀。第四種觀點認爲應把神主附於興聖廟不參加禘祫之祭，臣下認爲不可以。按照禮法，‘祭祀祖先時就像祖先真的在面前一樣’。景皇帝雖然是太祖，但對於獻、懿，就是子孫了。如今把子孫引入東向之位，廢掉對父輩的祭祀，不能作爲典範。第五種觀點認爲在京城中給獻、懿另外立廟，臣認爲不可以。凡是禮法有降有減，所以降於太廟是祧，降於祧是壇，降於壇是墠，降於墠是鬼，世次漸漸疏遠的，享受的祭祀就越少。過去魯國建煬宫，《春秋》對此表示非議，認爲不應用已毀之廟、已藏之主，再建宫室來祭祀。和現在的議論正好相同，所以臣認爲都不可以。古時候殷人以玄王爲祖，周人以后稷爲祖，太祖以上者，都各自爲帝。又因世系輩數已疏遠了，就不再祭祀他們，所以始祖得到東向之位。景皇帝雖然是太祖，但對於獻、懿，就是子孫了。當舉行禘祫之祭時，獻祖在東向之位，景皇帝居昭位或穆位，這是祖因孫而尊貴，孫因祖而屈尊，神道和人情，大概相差不遠。又按常規祭祀的次數多，合祭的次數少，那麽太祖就受屈的時候少，而伸張的時候多了。比起伸張孫子的尊貴，而廢掉祭祖，不就順乎人情了嗎?”

冕又上《禘祫義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興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决也。

柳冕又獻上《禘祫義證》十四篇，德宗下詔令尚書省會同百官、國子儒官，商議確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上奏說：“按照禮法和諸儒所議恢復太祖之位，是正確的。太祖之位正確了，那麽獻、懿二祖的神主應有適當的安置。如今有四種議論：或藏入夾室，或安置到別廟中，或各自遷入陵園中，或在興聖廟附祭。臣認爲藏入夾室，那麽就没有日子享受祭祀，不是周人藏入二祧的意思；安置到別廟中，這種議論始於曹魏，《周禮》上没有記載，司馬晉時議論而未用；遷到陵園中，會搞亂宗廟的制度。祇有在興聖廟附祭，禘祭或祫祭時祭祀一次，這纔合乎禮法。”德宗遲疑未能决定取捨。

十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

貞元十九年，將舉行禘祭之禮，陳京又上奏建議禘祭時要大合祖宗，一定要尊崇太祖之位，整齊昭穆之序。請皇帝下詔百官議論。尚書左僕

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胡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于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尤豫未剛定。至是，群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于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爲室，内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

射姚南仲等請求將獻、懿二祖的神主供奉在德明、興聖廟中附祭。鴻臚卿王權發揮他的見解說："周人以文王爲祖，以武王爲宗，所以《詩經·清廟》章中說：'祭祀文王。'爲什麽不說太王、王季？就是因爲從太王、王季以上、都附祭於后稷，所以清廟得以祭祀文王。對太王、王季的尊重，是出於私禮；在后稷廟附祭，是不敢以私奪公呀。古時候先王遷移廟主，按昭穆之序合藏在祖廟中。獻、懿二祖的神主應在興聖廟附祭，而使太祖在東向之位得到他的尊崇，獻、懿二位神主得到他們的歸宿。"當時，贊同附祭興聖廟的占十之七八，天子仍犹豫未能決斷。到這時候，群臣纔稍稍敢明確說：二祖的尊崇本來是追認的，没有承受天命開國創業的大功；還有王權所依據援引的《詩經》、《周禮》也很明白。德宗消除了疑慮，於是決定遷二祖的神主到興聖廟，凡遇禘祫之祭就祭祀一次。又下詔叫擴大興聖二室。適逢祭日迫近，廟尚未擴建完工，就張挂繒帛做廟室，把神主放在廟墻之間，供奉興聖、德明二神主在裏面。廟建成而附祭。從此景皇帝就在東向之位了。

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决，諸儒無後言。帝賜京緋衣、銀魚。昭陵寢占山上，宦侍憚挽汲乏，請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廟，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宦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徙。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書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訕己，帝使詰辨無狀，然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皆兼集賢殿學士。帝疑京爲忌者中傷，中人問賚相繼。後對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罷爲秘書少監，卒。

陳京從當博士時進獻建議，過了二十年纔決定下來，諸儒以後也没有非議。皇帝賞賜陳京緋衣服、銀魚袋。昭陵的寢宮在山上，宦官害怕打水困難，請求換個地方，宰相不能抵制。陳京說："這是太宗之廟，它的儉樸足以作爲後世的法則，不可以更改。"議論者大多附和宦官，皇帝說："陳京的建議很好。"最終没有遷移。皇帝很器重陳京，認爲他有宰相之才，想起用他。適逢他患了狂亂症，自己刺殺自己而未死，又說中書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誹謗自己，皇帝派人查問而没有結果，但他仍從考功員外兩次遷任到給事中，每次都兼集賢殿學士。皇帝懷疑陳京是被忌恨者所中傷，派宦官相繼去慰問賞賜他。後來在延英殿對答，皇帝讓他離去，陳京沮喪而驚恐地逃出去，被降任爲秘書少監，去世。

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户部侍郎趙贊請税民屋架，籍賈人貲力，以率貸之。憲宗嘗問宰相李吉

當初，皇帝下令討伐李希烈，財用竭盡，陳京和户部侍郎趙贊請求對百姓徵收房屋税，借用商人的財力，給予利息。憲宗曾問宰相李吉甫：

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梁、漢，久乃復，誰實召亂，爲我言之。”對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歿，宰相非其人，奸佞營蠱，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入，主聽惑焉。而陳京、趙贊爲帝税屋架，貣賈緡，内怨外忿，身及大亂。咎興信宵人，剥下佐上，賴天之靈，敗不抵亡。”帝悵惋曰：“京與贊，真賊臣。”

“我在藩邸做太子時，聽説德宗流離遷移到梁、漢間，很久纔回來，實際上是誰招致的禍亂，你給我説説。”李吉甫回答説：“德宗剛即位時，親身實行慈愛節儉之策，援引崔祐甫做宰相，四方都希望達到大治。崔祐甫去世後，宰相未能得到適宜的人選，奸佞小人鑽營蠱惑，説河北叛臣可以用武力去制服，先聽了悦耳的話，德宗就迷惑了。而陳京、趙贊爲德宗徵收房屋税，貸用商人的錢，致使内怨外憤，發展到大亂。錯誤的原因就産生於信任小人，他們靠剥削百姓來輔佐皇上，依靠上天之靈，雖然失敗但還没有到滅亡的地步。”憲宗悵恨地説：“陳京和趙贊，真是賊臣。”

京無子，以從子褒嗣。褒孫伯宣，辭著作佐郎不拜。

陳京無子，以侄子陳褒爲繼嗣。陳褒孫名伯宣，辭謝著作佐郎的官職而不接受任命。

贊曰：德宗敝政，税間架、借商錢、宫市爲最甚。順宗爲太子，欲極陳之，懲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冒顔而關説，難哉！其饗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聞暴斂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甫鎛，諫者不聽。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贊曰：德宗政治的弊病，以徵收房屋税、借用商人的錢、宫市最嚴重。順宗做太子時，想極力陳述這些問題，由於接受了王叔文的進諫而停止，他怕事到了這等地步。區區小臣，要冒犯皇帝去進言，真難呀！他執政的時間太短，志向就不在治理百姓了。憲宗聽説暴斂之令是賊臣創議的，就憤慨嘆息，是非常愛憐百姓的。當他任用程异、皇甫鎛時，對進諫者的意見不聽從。祇顧興利之臣而敗壞了國君的德行，太嚴重了！

## 暢當

暢當，河東人。父璀，左散騎常侍，代宗時，與裴冕、賈至、王延昌待制集賢院，終户部尚書。

暢當，是河東人。父名璀，任左散騎常侍，代宗時，和裴冕、賈至、王延昌在集賢院任待制，官位終於户部尚書。

當進士擢第，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爲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爲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

暢當考中進士科，貞元初年，任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都除去喪服了，皇太子、諸王將服喪三年，德宗下詔令太常商議太子的服喪時間。暢當和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説：“兒子爲母親服齊衰三年，那是通行的喪禮；太子爲皇后服喪，古代没有規定。晉朝元皇后崩，也對太子服喪的時間有疑問。杜預議論説：‘古代爲天子服喪三年，安葬後喪服就除去了，魏也用安葬後結束服喪爲法度。皇太子和國家爲一體，如

東宫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晋王爲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晋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群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爲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爲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宫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晋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爲本，德以孝爲大。使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爲母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爲得禮。”德宗遣内常侍馬欽叙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喪，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期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

果不變通除服，那麽東宫的臣僕也要穿着衰麻出入殿省了。’於是太子就在百日祭朝夕一哭之後除去喪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安葬，太子服喪的禮節，國史没有記載。到第二年正月，以晋王任并州都督。既然能任命官職，就應是已除去喪服了。如今皇太子應按魏、晋的制度：安葬後而拜祭，拜祭後而朝夕一哭，朝夕一哭後而除去喪服，然後在内心悼念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集并詢問暢當等人説：“‘子在有喪者旁邊吃飯，未曾吃飽過。’如今太子穿衰服侍奉膳食到入葬，可以嗎？令規定：群臣穿齊衰三十日後因公除去喪服。應約定一個服喪的期限。”於是請求按照宋、齊皇后爲她們的父母服喪三十日而結束的舊例，拜見皇帝時穿黑色喪服，回到宫内時穿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説：“‘三年的喪期，從天子直到平民百姓都一樣。’漢文帝以宗廟社稷爲重而自貶，於是用一天换一個月，後世不能改變。太子，是人臣，不能按照人君的制度，爲母親守喪應該不減少時間。祇有晋朝葬後因公除去喪服，議論者用詭辯之詞來取悦當時的皇帝，不值得仿效。如今有關部門的議論，有損教化而敗壞風俗，使人之常情受到阻滯。治理天下應以德爲根本，而德以孝爲最重要。使後世記載禮法的失誤，從現在開始，難道還不嚴重嗎！父在世爲母守喪一年，這是古代的禮法。本朝服喪三年，臣認爲三年太重了，祇有實行古制纔符合禮法。”德宗派内常侍馬欽叙對穆質説：“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的任務，有關部門按三十天結束守喪，在葬後除去服喪，穿黑色喪服直至終喪，還有什麽疑問?”穆質又上奏説：“太子對於陛下，是爲子之道，爲臣之道。君臣按大義行事，那麽需要撫軍監國時，就有暫時奪情的制度。父子之間問安侍膳，本來没有服衰之嫌，古代没有因服衰而停止問安侍膳的。舒王以下者服喪三年，難道就不能問安侍膳了嗎？太子、舒王，都是臣子，不應過於不同。而且皇后，是天下人之母，她的父母，是士人或平民，以天下人之母的身份，爲士人或平民減少喪期，是可以的。太子，是臣子，以臣子的

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脱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三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宫衰麻，酌變爲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内謁即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爲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晋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内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内。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内，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晋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繇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晋故事，至論也。”

身份爲母親減少喪期，可以嗎？因公而除去喪服，不是古制。進入公門而改换衣服，如今的守喪一年以下慘服制度就是這樣的。太子早晚侍奉，不能和因公除去喪服相比。穿黑色喪服而奪情，是因爲有戰事。如今不用監國撫軍，爲什麽要奪情呢？子對於父母，禮不同而感情是相等的。太子侍奉君父的時間長遠，報答母親的時間很少，能忍心讓太子失去美名嗎？”於是皇帝下詔令宰相大臣和有關部門再次議論，暢當等人説：“《禮記》上有身在公門而脱去齊衰的説法，《開元禮》規定，皇后爲父母服喪十三個月，遵從朝旨服喪十三天而除去喪服；皇太子爲外祖父母服喪五個月，遵從朝旨服喪五天而除去喪服。恐怕穿着喪服入侍，會使父皇傷心，不祗是因爲戰事而奪情。太子因公而除去喪服，穿黑色喪服去參加朝會，回到東宫服衰麻，酌情變通作爲制度是可以的。”宰相於是命令太常卿鄭叔則草擬奏書説：“下葬後朝夕一哭，十一個月小祥，十三個月大祥，十五個月禫祭，在宫内進見時穿黑色喪服。”皇帝又下詔詢問穆質，穆質認爲雖然不能遵循古禮，還是遠遠超越了魏、晋的制度。宰相於是説：“太子給皇后服喪，來到朝廷就抑制悲哀承受慈愛，實在是臣子的至高的德行。祇是内心和服制，應表裏一致。如今穆質請求對外下詔，對在宫内穿黑色喪服没有妨害。臣認爲言行在外，而服異於内，此事不是出自至誠之心，違背了德教。請按照鄭叔則的建議下詔令申明。”天子聽從了他的意見。等到董晋代替鄭叔則任太常卿，皇帝説：“皇太子服喪一年，是由諫官建議的，完全不是朕的想法。暢當等人請求遵循魏、晋舊例，是最精辟的言論。”

當以果州刺史卒。

暢當在果州刺史任上去世。

**林蘊**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彦，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别駕。

林蘊，字復夢，是泉州莆田人。父名披，字茂彦，因臨汀有很多山鬼淫祠，百姓厭煩并以爲是苦事，他就寫了《無鬼論》。刺史樊晃上奏署任他爲臨汀縣令，因有政績遷任别駕。

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皋辟推官。劉闢反，蘊曉以逆順，不聽。復

林蘊世代通曉經書，西川節度使韋皋徵用他爲推官。劉闢反叛，林蘊告訴劉闢叛逆和順降的

遺書切諫，闢怒，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爲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項豈頑奴砥石邪？"闢知不可服，捨之，斥爲唐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師。

利害，劉闢不聽從。他又寫信懇切地規勸，劉闢很生氣，給他帶上刑具拘禁在獄中，而且要殺掉他，將被殺時，他大呼說："'不安寧的國家不能進入，動亂的國家不能居住'，能死去是值得慶幸的了！"劉闢憐惜他的直率，暗中告誡執刑人抽出劍而磨他脖子，以此來脅迫他服從。林蘊喝叱說："死就死，我的脖子難道是頑奴的磨刀石嗎？"劉闢知道不能使他屈服，就放了他，并貶爲唐昌縣尉。等到劉闢失敗，林蘊在京城名聲顯赫。

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爲相，蘊貽書諷以"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北彌豳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爲外域。涇原、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旄鉞，數十百人，唯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有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百姓弗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唐以皋、佑、鍔、季安爲司徒，官不擇人。盧從史、于皋謨罪大而刑輕。農桑無百分之一，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飢不得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户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敝。蘊亦韋皋所引重，嫉其專制，感憤關說。然嗜酒多忤物，宰相置不用也。

李吉甫、李絳、武元衡任宰相時，林蘊寫信婉言規勸他們"國家有西部的疆土，就像是右臂。如今臂不附體，北面遠到豳郊，西面止於汧、隴，不到數百里就是外域了。涇原、鳳翔、邠寧三鎮都是右臂，大藩鎮擁有軍權的，達數十百人，祇有李抱玉請求收復河、湟，任命將領時没有得到合適的人選，應選拔行伍出身的將領，讓他去守衛秦、隴。帝王功業完成而創作樂曲，統治安定而制定禮儀。有的擅權之臣制作樂曲，是在擅自獨立而破壞法紀。舜命令契說：'百姓不親附，五倫不順，你去當司徒。'唐以韋皋、杜佑、王鍔、田季安任司徒，任官没有選好人。盧從史、于皋謨罪大而刑罰太輕。從事務農養蠶的人不到百分之一，農夫一人要供給一百口人，蠶婦一人要供給一百人身上的衣服，竭力在下層勞作的人，餓了得不到食物，冷了得不到衣服。守邊的士兵面有菜色，而將帥却縱情奢侈來保養自己。中等人家十户不够供給一個無功之卒，百卒不够供奉一個驕將。"這六件事都是當時最大的弊害。林蘊也被韋皋所推重，他憎恨韋皋的專制，憤慨地進行勸説。然而他嗜酒常得罪人，宰相没有重用他。

滄景程權辟掌書記。既而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中習熟擅地，畏內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朝，出爲邵州刺史。嘗杖殺客陶玄之，投尸江中，籍其妻爲倡，

橫海軍節度使、滄州刺史程權徵用他任掌書記。不久程權上交所屬四個州的户籍，請求朝廷派官員來管理，而軍中習慣於擅自占有土地，害怕歸屬朝廷，就扣住程權拒不受命，使他不能出來。林蘊給大家陳述君臣大義，曉諭爲首的將領，又讓每一個人都放心了，於是程權纔得以離去。林蘊遷任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在朝

復坐贓，杖流儋州而卒。

廷上推薦他，出任邵州刺史。他曾打死客人陶玄之，并將其尸首投入江中，没收其妻讓她去當娼妓，又因貪贓獲罪，受杖刑後流放到儋州而死去。

藴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藴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 其人俯首不能對。

林藴能言善辯，曾有個姓崔的人以氏族自誇，林藴反駁他説："崔杼弑殺齊國國君，林放詢問禮的本源，這兩個人的優劣如何呢?" 那個人低頭不能回答。

## 韋公肅

韋公肅，隋儀同觀城公約七世孫。元和初爲太常博士兼修撰。憲宗將耕藉，詔公肅草具儀典，容家善之。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晋驃騎大將軍温嶠繼室三，疑并爲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没，榮辱并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没不可貶。' 於是遂用舒議。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 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異乎? 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爲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侄娣也，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薨，立宫而奉之，不合于惠公，而别宫者何? 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 曰：晋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顔真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并祔，故事則然。" 諸儒不能異。

韋公肅，是隋朝儀同觀城公韋約的七世孫。元和初年任太常博士兼修撰。憲宗將親耕籍田，下詔令韋公肅草擬儀典，受到朝儀典禮專家的好評。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的家廟中有兩位祖母，對是否可以合祭有疑慮，就向有關部門請示。韋公肅議論説："古時候的諸侯一次娶九女，所以廟中没有兩個嫡配。從秦朝以來有了再娶的制度，前娶後繼，都是嫡配，兩個祖母合祭没有什麽可疑的。晋朝驃騎大將軍温嶠有三位繼室，懷疑是否能都算作夫人，因此去詢問太學博士陳舒，陳舒説：'妻雖然先去世，榮辱都要隨從其夫。按禮法要附祭於祖姑，祖姑有三位，就各自附祭於公爹的生母。這些都是夫人。活着用正禮，死後不能貶損。' 於是就采用了陳舒的建議。而且嫡繼在古代有不同的制度，到如今没有什麽不同了，附祭的制度，怎麽能不同呢? 卿士寢室祭祀二妻，在廟中享受祭祀能不同嗎? 古時候繼娶用媵妾，如今用嫡妻，不應援引一次迎娶來類比，使一些人享受不到子孫的祭祀。有人説：'《春秋》上記載，魯惠公元妃孟子去世，用聲子做繼室，聲子，是孟子陪嫁的侄娣，死後不能進惠公廟。宋武公生仲子，嫁於魯國，生桓公而惠公薨逝，另建宫室供奉她，不合入惠公廟中，爲什麽建别宫呢? 是追念父親的遺志呀。然而這怎麽能類比呢?' 回答是：晋朝南昌府君廟有荀、薛二氏，景帝廟有夏侯、羊二氏，唐家睿宗廟室則有昭成、肅明二后，已故太師顔真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一起附祭，舊例就是這樣。" 諸儒没有異詞。

初，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

當初，睿宗在祥祭之月，太常奏請在初一和

朝，尚食進蔬具，止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書門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謁。前忌與晦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遂爲常。及是，公肅上言：“《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訥、王洽等引忌時、忌歲譏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徹樂事。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懷逾禮節，故禫禮徙月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兹太常，雖郊廟，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外作樂，是謂無故而徹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書門下召禮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以官壽卒。

十五日停止朝會，尚食進獻蔬果素食，停止奏樂。在其餘的日子裏皇帝親臨便殿，具備簡便的儀仗。祇有中書門下的官員可以侍奉，其他官員不是有事上奏不能進見。忌日和晦日前三天、後三天，都不臨朝聽政。忌日和晦日的第二天，百官到側門去叩見慰問。後來就習以爲常了。在這時候，韋公肅上書說：“按照《周禮》，忌日不奏樂，而没有忌月。祇有晉穆帝將娶皇后，對康帝的忌月有疑問，就下令讓有關部門議論，於是荀訥、王洽等人援引忌時、忌歲批評他的論點。如今有關部門承襲從前的禁忌，在二十五個月的期限内，有停止朝會撤除音樂的事。除去喪服就要改變禮儀了，帝王不因私情而逾越禮節，所以行禫禮時要停止一個月的音樂，是爲了使悲哀之情漸漸消除，不容許追思的時間太久遠，反而立下過重的禮節。如今按太常的意見，雖然是祭郊廟，也停止習練音樂，這是所謂用過重的禮來慢待神靈。有關部門完全禁止中外奏樂，是所謂無故而撤除音樂呀。希望依據經義，糾正有關部門的錯誤。”皇帝下詔命令中書門下召集禮官、學官議論，都説應按照韋公肅的請求去做。皇帝下制書表示同意。韋公肅死在官任上。

## 許康佐

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之。家苦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禄。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爲親屈，由是有名。

許康佐，貞元年間考試進士科、宏辭科，連續考中。許康佐家中貧苦，母親年老，他請求任知院官職，有人譏笑他爲了俸禄而不擇官職。當爲母親守喪期滿後，對一切徵召他都不答應，人們纔知道他是爲了照顧親人而屈身的，從此有了名聲。

遷侍御史。以中書舍人爲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爲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閽弑吴子餘祭”，問：“閽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强，不敢對，帝嘻笑罷。後觀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閽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爲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

許康佐遷任侍御史。以中書舍人官職任翰林侍講學士，和王起都被文宗所寵愛禮遇。文宗讀《春秋》到“閽弑吴子餘祭”，問道：“閽是什麽人呢？”許康佐因宦官勢力正强，不敢回答，文宗嘻笑而作罷。後來在蓬萊殿看書，召見李訓詢問，李訓回答説：“古代的閽寺，就是如今的宦官。國君不親近受過宫刑的人，以爲那是輕視死亡之道，孔子記載它作爲警戒。”文宗説：“朕親近的受過宫刑的人多了，哪能不顧慮呢！”李訓説：“諸聖知道而不能遠避，厭惡而不能除去，

也。"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辭疾，罷爲兵部侍郎。遷禮部尚書。卒，贈吏部，謚曰懿。

諸弟皆擢進士第，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爲太子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

陛下能念及此事，這是宗廟的福氣呀。"於是在暗中謀劃除掉宦官。許康佐知道了文宗的心意，於是推辭有病，解除翰林官職而任兵部侍郎。遷任禮部尚書。去世，追贈吏部尚書，謚號叫懿。

許康佐的兄弟都考中進士，而以許堯佐最先進身，又考中宏辭科，任太子校書郎。八年，許康佐繼他之後考中進士。許堯佐官位做到諫議大夫。

# 唐書卷二百一

##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 文藝列傳(上)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争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晋、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册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

唐朝據有天下三百年，詩文風格大體經歷了三次變化。高祖、太宗時代，大亂剛剛平定，沿襲江左六朝的餘風，雕琢詞句注重文采，一意揣摩立意修辭的險峭，所以王勃、楊炯成爲文壇霸主。玄宗喜好經術，群臣逐漸厭倦刻意雕飾文句，追求情旨意趣，崇尚文雅而拋棄浮華，氣勢日益雄厚渾壯，而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頲獨步一時成爲領袖。這時唐朝興起已有百年，文士們争相要自成一家。大曆、貞元年間，英才高手輩出，研求大道的真諦，體察聖治的廣大，於是韓愈首倡，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響應，排斥百家，法度嚴明，抗拒晋、魏，上逼漢、周，唐朝的文風完全形成一種王法，這是達到了極致。至於侍從奉酬的文士則有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起草詔書册文的臣僚則有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説到詩賦則有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奇崛詭怪則有李賀、杜牧、李商隱，都是卓然成家各擅所長成爲一世之冠，這是值得推崇效法的。

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奸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

然而曾有話説，孔夫子的門下以文學爲下科，這是爲什麽呢？是因爲上天賦予人的才智，對於君子或小人并没有明確規定，而文學祇要有能力就會取得成就，所以就被叫作一種才藝吧。而那些才智平平以下的人，有人依仗文才而招致敗亡，有人朋比爲奸而文過飾非，有人心懷怨氣而攻擊朝政。至於君子則不是這樣，自能以功業行事獲得當世的顯名，也不一定非要用立言而使自己永垂不朽，假如不能得志受任用，就安然悠

閑地賦詩作文，雖有異議而不會去詆毀，雖懷不滿而不會去誹謗，并且不忘使君上從善，因而這種做法是很可貴的。

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如今僅選取以文才著名的人物製作這個《文藝篇》，至於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人，這類人物還有許多，都是明明白白有詩文流傳在世間，但是史家遺失了他們的生平事迹，所以没有能够記述。

**袁朗**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

袁朗，先人是雍州長安人。父親名叫袁樞，在陳朝做官任尚書左僕射。

朗在陳爲秘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洒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詔爲《芝草》、《嘉蓮》二頌，嘆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陳亡入隋，歷尚書儀曹郎。

袁朗在陳朝任秘書郎，江總尤其器重他。後主知道他的才學，下詔叫他做篇《月賦》，他一揮而就不必停筆思考，後主說："從前的謝莊不能再獨自享有美名了。"又下詔叫他做了《芝草》、《嘉蓮》兩篇頌，大加贊嘆賞賜優厚。多次升任做到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陳朝滅亡後入隋朝，歷任尚書儀曹郎。

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争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謩、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顔思魯、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勗、文學姚思廉、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顔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顔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户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朗爲文學。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王召爲文學館學士。朗累封汝

武德初年，隱太子和秦王、齊王互相傾軋，都争着招致名臣來壯大自己。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謩、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顔思魯、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勗、文學姚思廉、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顔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顔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户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袁朗任齊王府文學。他的堂弟袁承序也有名，齊王召爲文學館學士。袁朗多次受封爵到汝南縣男，二次轉任給事中。去世後，太宗爲他停止朝會一天，對高士廉說："袁朗雖資任不高而性情謹厚，使人感傷痛惜。"下詔供給喪葬費用，慰問他的家人。

南縣男，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爲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朗任淺而性謹厚，使人悼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

朗遠祖滂，爲漢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顗、粲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内冠，雖琅邪王氏踵爲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爲伍。

袁朗的遠祖袁滂，在漢朝任司徒。從袁滂到袁朗共十二世，其中官位做到司徒、司空的有四世，袁淑、袁顗、袁粲都爲宋死於禍難，袁昂以節操著稱於齊、梁時。袁朗自認爲本家朝廷内外人物是海内之冠，雖然琅邪王氏相繼成爲公卿，袁朗特以祖上歷朝佐命有功，鄙視王氏不以爲伍。

## 袁誼

朗孫誼，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侍中文瓘子，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誼曰："夫門户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媾，求禄利耳，至見危受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沛大慚。

袁朗的孫子袁誼，神功年間任蘇州刺史。司馬張沛，是侍中張文瓘的兒子，曾對袁誼説："州裏得到一位長史，是隴西李亶，爲天下的最高門第。"袁誼説："門第，要有歷世名節爲天下所崇尚，老夫就是。山東人講究婚姻門當户對，不過是追求禄利而已，至於臨危受命，則無人做到，有什麽值得崇尚？"張沛大爲慚愧。

## 袁承序

承序爲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慈簡，吏民懷德。高宗之爲晋王也，太宗崇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陳亡，百司奔散，有袁憲者，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群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乃召拜晋王友兼侍讀，加弘文館學士。卒。

袁承序任齊王李元吉府學士，齊王府廢掉後，補授建昌令。治理崇尚仁慈簡易，官吏百姓懷念他的恩德。高宗做晋王時，太宗爲晋王府挑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勝任。岑文本説："從前陳朝滅亡時，百官逃散，有位袁憲，穿着朝服立在後主身旁，不避利刃。王世充篡奪隋朝，群臣上表勸他當皇帝，而袁憲的兒子給事中袁承家説有病不肯署名。如今袁憲的小兒子袁承序，品德操行高潔，無愧於先輩的忠烈。"太宗就召袁承序拜任他爲晋王友兼侍讀，加授弘文館學士。後去世。

## 袁利貞

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孫，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群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爲："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從命婦别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

袁朗的從祖弟名叫袁利貞，是陳朝中書令袁敬的孫子，高宗時任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到周王立爲太子，百官舉行慶賀禮，高宗準備在宣政殿大會群臣、命婦聚宴，陳設九部伎、散樂。袁利貞上疏勸諫，認爲："前殿、路門，不是命婦舉行宴會、倡優演出的地方，請把命婦移到别殿聚會，九部伎從左右門進入，散樂停罷不進。"

散樂不進。"帝納之。既會，帝傳詔利貞曰："卿弈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立，以舊恩追贈秘書少監。

高宗接受他的諫言。宴會時，高宗傳詔袁利貞說："卿累世忠直，能直言上疏規勸朕的過失，不厚加賞賜，不能獎勵能這樣做的人。"就賜給他絹帛百段。提升他爲祠部員外郎，去世。中宗即位，因舊恩追贈他爲秘書少監。

## 賀德仁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朗，終陳散騎常侍。

賀德仁，是越州山陰人。父親名叫賀朗，官位終於陳朝散騎常侍。

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爲高陽云。

賀德仁和堂兄賀德基拜周弘正爲師，以擅長文辭受到稱道，當時人說："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他有兄弟八人，當時的人們把他們比作漢代的荀氏，太守鄱陽王陳伯山將賀德仁所住的甘滂里改名爲高陽里。

始，德仁在陳，爲吴興王友。入隋，楊素薦其材，授豫章王記室，王遇之厚；徙封齊，復爲府屬。王廢，官吏抵罪，而德仁以忠謹獲貰，補河東司法參軍。

起初，賀德仁在陳朝，任吴興王友。進入隋朝，楊素推薦他是人才，授任他爲豫章王記室，豫章王待他很優厚；豫章王改封爲齊王，他又任王府僚屬。齊王被廢，王府官吏被治罪，而賀德仁因忠厚嚴謹獲赦免，補授河東司法參軍。

素與隱太子善，高祖起兵，太子封隴西公，以德仁爲友，庾抱爲記室。俄并遷中舍人。以年耆不更吏職，徙洗馬，與蕭德言、陳子良皆爲東宫學士。貞觀初，遷趙王友，卒。

賀德仁素來和隱太子友好，高祖起兵，隱太子封隴西公，任賀德仁爲隴西公友，庾抱爲記室。不久都升任太子中舍人。因年老不熟悉吏職，改任太子洗馬，和蕭德言、陳子良都任東宫學士。貞觀初年，改任趙王友，去世。

從子紀、敳，亦博學。高宗時，紀爲太子洗馬，豫修《五禮》，敳率更令兼太子侍讀，皆爲崇賢館學士。

侄子名叫賀紀、賀敳，也是學問廣博。高宗時，賀紀任太子洗馬，參與修訂《五禮》，賀敳任率更令兼太子侍讀，二人都任崇賢館學士。

## 庾抱

抱者，陳御史中丞衆孫。開皇中，爲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爲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庾抱，是陳朝御史中丞庾衆的孫子。開皇年間，任延州參軍。召入朝廷在吏部任職，尚書牛弘給他紙筆，讓他自叙生平，他拿起筆來一氣就寫成。任元德太子學士，遇上嫡皇孫誕生，太子舉行盛大宴會，他在座上獻頌，受到太子嘆賞。到在隴西公府任職時，公府文檄都出自他的手筆。

## 蔡允恭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大業子。美姿容，工爲詩。仕隋，歷起居舍人。煬帝有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宫人，允恭耻之，數稱

蔡允恭，是荆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蔡大業的兒子。姿容很美，擅長作詩。在隋朝做官，歷任起居舍人。煬帝寫成賦，必定叫他諷誦。派他教習宫人，蔡允恭認爲是耻辱之事，多

疾。授内史舍人，俾入宫，固辭，繇是疏斥。帝遇弑，經事宇文化及、竇建德，歸國爲秦王府參軍、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著《後梁春秋》。

次聲稱有病。授任内史舍人，召他入宫，他堅决辭謝，由此被疏遠。煬帝被殺，他歷事宇文化及、竇建德，歸順國家後任秦王府參軍、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年，授任太子洗馬，去世。著有《後梁春秋》。

**謝偃**

謝偃，衛州衛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北齊爲散騎常侍，改姓謝。

謝偃，是衛州衛縣人，本姓直勒氏，祖父名叫直勒孝政，在北齊做官任散騎常侍，改姓謝。

偃在隋爲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高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穀、洛壞洛陽宫，詔求直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嘗爲《塵》、《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爲序一篇，頗言天下乂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悦，賜帛數十。

謝偃在隋朝任散從正員郎。貞觀初年，應詔策問考試時政成績優異，歷任高陵主簿。太宗前往東都，遇上穀水、洛水泛濫冲壞洛陽宫，下詔徵求直言，謝偃上書陳述政治得失，太宗認爲他説的好，引用他爲弘文館直學士，升任魏王府功曹。曾作《塵賦》、《影賦》兩篇，太宗贊美他的文章，召見他，要謝偃作賦。太宗先作一篇序，很是表達了天下安定、功德盛大的意思，交給謝偃令作賦。謝偃迎合太宗的旨意，給賦篇起名爲《述聖》，太宗高興，賜給他帛幾十匹。

初，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偃又獻《惟皇誡德賦》，其序大略言："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桀以瑶臺爲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爲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宫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己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旦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又撰《玉諜真紀》以勸封禪。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府廢，終湘潭令。

當初，太宗即位，直中書省的張蘊古獻上《大寶箴》，用百姓畏威而未懷德來諷勸太宗，話説得切直，升任大理丞。謝偃又獻上《惟皇誡德賦》，在賦序裏大略説道："治時忘亂，安時忘危，逸時忘勞，得時忘失，這四者人君莫不如此。夏桀認爲瑶臺美麗，而不醒悟會有被流放到南巢的災禍；殷辛認爲象箸奢華，而不知道會有牧野之戰的敗亡。所以聖王居於宫室就要想想前朝君王何以滅亡，萬國朝見就要想想如今自己因何得以尊貴，巡視府庫就要想想自己如今是怎樣得到這些的，看到功臣就要想想當初他們的輔佐之功，見到名將就要想想當初他們的奮力拼殺，如此則人們不會變心，還用擔心天下得不到教化嗎？早上施行這些便會成爲像堯、舜那樣的賢人，晚上失去這些便會成爲像桀、紂那樣的暴君，這是不會因人而異的！"這篇賦是規勸太宗成功之後而自處之道的艱難。又撰寫《玉諜真紀》來勸説封禪之事。當時李百藥詩寫得好，而謝偃善於作賦，當時人們稱爲李詩謝賦。魏王府廢掉後，謝偃官位終於湘潭令。

蘊古，洹水人。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後坐事誅。

張蘊古，是洹水人。生性聰明，博覽群書，通曉世務，文章有名於當時。後來獲罪被誅殺。

**崔信明　鄭世翼**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爲七兵尚書。

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爲火，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强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堯城令。竇建德僭號，而信明族弟敬素者，爲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曰："夏王英武，有舉天下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謂見機不俟終日乎?"答曰："昔申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筲邪?"遂逾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即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

崔信明，是青州益都人。高祖名叫崔光伯，在後魏做官任七兵尚書。

崔信明出生，是在五月五日太陽正中時，有奇異的鳥雀鳴叫着飛集在庭樹上，太史令史良給他占算道："五月是火，火主《離卦》，《離卦》是文，太陽正中，是文采茂盛的兆頭，鳥雀五色而鳴，這小孩將以文章貴顯，但雀類微小，官位怕不會高。"到長大後，記憶力很强，文章寫得好。同鄉人高孝基曾對人說："崔生富於才氣，爲一時之冠，但遺憾的是官位不高。"隋大業年間，任堯城令。竇建德越分稱帝，而崔信明的族弟崔敬素，任寇賊的鴻臚卿，自以爲得意，對崔信明說："夏王英武，有并吞天下之心，百姓背負着襁褓小兒前來投奔的不計其數。崔兄不以此時建功業立大事，難道能算是所謂的見機而行不待終日嗎?"回答道："從前戰國時代的申胥是海邊的釣師，尚能保守節操。你想要我屈身賊中來求個小的官職嗎?"於是翻越城墻而逃離，隱居在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書到他家裏拜任他爲興勢丞。升任秦川令，去世。

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録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驁倨，數悔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吴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

崔信明爲人傲氣，以門第自負，曾誇耀自己的文章，認爲勝過李百藥，議論者并不同意。有個揚州録事參軍叫鄭世翼的，也很傲慢，屢次輕慢他人觸犯時論，在江上遇到崔信明，對他說："聽説崔公有'楓落吴江冷'的詩句，想看看其餘的篇章。"崔信明很高興地拿出了好多篇，鄭世翼没有看完，就說："所見不及所聞！"把他的文章丢進水裏，行船離去。

世翼，鄭州滎陽人，周儀同大將軍敬德孫。貞觀時，坐怨謗流死巂州。撰《交游傳》，行於世。

信明子冬日，武后時位黄門侍郎，爲酷吏誣死。

鄭世翼，是鄭州滎陽人，周儀同大將軍鄭敬德的孫子。貞觀年間，因怨謗獲罪被流放死於巂州。撰有《交游傳》，流行於世。

崔信明的兒子崔冬日，武后時任黄門侍郎，被酷吏誣陷害死。

**劉延祐　劉胤之**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胤之，少志學，與孫萬壽、李百藥相友

劉延祐，是徐州彭城人。伯父名叫劉胤之，從小有志於學業，和孫萬壽、李百藥相友善。武

善。武德中，杜淹薦爲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陽仁卿等撰次國史并實録，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州刺史。

德年間，杜淹推薦他任信都令，爲政有德惠。永徽初年，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的身份和令狐德棻、陽仁卿等撰寫編次國史和實録，以勞績封陽城縣男。官職終於楚州刺史。

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爲出人上。"延祐欽納。後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

劉延祐考中進士科，補授渭南尉，具有爲政的才幹，治績爲第一。李勣告誡他説："你年紀輕輕就有美名，自己應稍稍收斂，不要出人頭地。"劉延祐恭敬地接受。後來任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

徐敬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敬業所署五品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謂誣脅可察以情，乃論授五品官當流，六品以下除名，全宥甚衆。拜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舊俚户歲半租，延祐責全入，衆始怨，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合衆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馬曹玄静進兵討建，斬之。

徐敬業作亂失敗，下詔叫劉延祐持符節到軍中。當時官吏們議論要將徐敬業所署任的五品官處斬，六品官流放，劉延祐認爲受誣陷脅迫的應弄清情況，就提議授五品官的應流放，六品以下的除名，得到保全寬宥的人很多。拜任箕州刺史，轉任安南都護。原先俚户每年輸繳半數租賦，劉延祐責成他們全數輸繳，衆人抱怨不滿，商量要反叛。劉延祐誅殺了他們的頭目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就此叛亂，會集部衆包圍安南府。城裏兵少不能支持，依憑墻壘固守待援。廣州大族馮子猷想乘危立功，按兵不動，劉延祐遇害。桂州司馬曹玄静進兵征討丁建，把他處斬。

## 劉藏器　劉知柔

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爲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爲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况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内銜之，不悦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帝欲擢任爲吏部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爲宋州司馬，卒。

劉延祐的堂弟名叫劉藏器，高宗時任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迫他人爲妾，劉藏器彈劾他叫他退還，尉遲寶琳私下請求高宗不要讓自己交還，劉藏器再次彈劾而高宗再次制止。劉藏器説："法律是天下的天平，爲萬民所共守，陛下出於私情或用或捨，法律還怎麽施行？如今尉遲寶琳私下請求，陛下聽從；臣公開彈劾，陛下也聽從。今天聽從，明天更改，叫下邊如何遵行？那些匹夫匹婦還怕失信，何况是天子呢。"高宗下詔認可，但内心恨他，對他很不滿意。逐漸遷任爲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贊他賢良，高宗要升任他爲吏部侍郎，魏玄同阻止説："他是個守道不堅定的人，怎麽能任用他呢？"於是出任他爲宋州司馬，去世。

子知柔，性儉静，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國子司業，累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

劉藏器的兒子名叫劉知柔，生性謙遜安静，風度儀表很美。爲親守喪，在墓旁搭起草廬盡孝，朝廷下詔修築闕柱表彰他。歷任國子司業，

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兖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綦毋項等，止二十七人有治狀。久之，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禄終身。遺令薄葬，祖載服用皆自處其費。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弟知幾，别有傳。

多次升遷任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發生大水災，下詔劉知柔從驛道兼程去考察百姓疾苦及官吏善惡，上表進奏陳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兖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綦毋項等，衹有這二十七人有政績。過了好久，升任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退休，終身給予全部俸禄。去世時遺言讓薄葬，靈柩出發儀式及喪服費用都是自理。追贈太子少保，謚號叫文。劉知柔的弟弟劉知幾另有傳。

### 張昌齡

張昌齡，冀州南宫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張昌齡，是冀州南宫人。和哥哥張昌宗都是依靠文章成名，州裏要舉送他爲秀才，張昌齡認爲這個科目廢止已久，堅决推辭。又舉送進士科，和王公治齊名，都遭到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的壓制。太宗問是什麽原因，王師旦答道："張昌齡等人浮華而缺少誠實，文章輕浮靡麗，不是良才。録取爲官後生們會學習仿效，敗壞陛下的風雅。"太宗認爲有道理。

貞觀末，翠微宫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悦，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己傲物，不得死，卿才不减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俄爲崑山道記室，《平龜兹露布》爲士所稱。賀蘭敏之奏豫北門修撰，卒。

貞觀末年，翠微宫建成，他到宫前進獻頌文，得到太宗召見，叫他試作《息兵詔》，很快就寫成。太宗大爲高興，告誡他説："從前禰衡、潘岳驕傲看不起别人，不得善終，卿文才不低於這二人，應有前車之鑒，不要辜負朕的期望。"於是下敕叫在通事舍人之列供職。不久任崑山道記室，所撰寫《平龜兹露布》爲士人所稱道。賀蘭敏之奏請他參與北門修撰，去世。

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張昌宗官做到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寫《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 崔行功　崔銑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徙占鹿泉。

崔行功，是恒州井陘人。祖父名叫崔謙之，在北齊做官，官位終於鉅鹿太守，家族遷移到鹿泉落户。

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内供奉。坐事貶游安令，又召爲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懷儼并主朝廷大典册。

崔行功從小好學，唐儉器重他的才華，把女兒嫁給他，就請他作文書奏章。高宗時，多次轉任爲吏部郎中，因善於奏事對答，曾兼任通事舍人、内供奉。因事獲罪被貶爲游安令，又召入朝任司文郎中，和蘭臺侍郎李懷儼共同負責朝廷大的典禮册封之事。

初，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群

當初，太宗叫秘書監魏徵主持抄寫四部群

書，將藏内府，置讎正二十員、書工百員。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顔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罷讎正員，聽書工寫于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隨番刊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卒。

書，準備收藏進内府，設置讎正二十人、書工一百人。魏徵改任其他職務之後，又下詔叫虞世南、顔師古繼續主管其事，都没有完成。顯慶年間，取消讎正人員，聽任書工在家裏抄寫，送交官府領取勞酬，讓散官隨時一批一批校正。這時下詔叫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和崔行功、李懷儼先後充任專使主持，設置詳正學士替代散官進行校正。崔行功因勞績升任蘭臺侍郎，去世。

孫銑，尚定安公主，爲太府卿。初，主降王同晈，後降銑，主卒，晈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駁奏"主與王氏絶，喪當還崔"，詔可。銛猶出爲瀘州都督。

崔行功的孫子名叫崔銑，娶定安公主爲妻，任太府卿。起初，公主下嫁王同晈，後來改嫁崔銑，公主去世後，王同晈的兒子王繇請求將公主和父親合葬。給事中夏侯銛上奏駁斥説"公主與王氏關係已經斷絶，喪事應當交還崔家"，朝廷下詔同意。夏侯銛還爲此出任瀘州都督。

行功兄子玄暐，别有傳。

崔行功哥哥的兒子名叫崔玄暐，另外有傳。

**杜審言　杜易簡**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晋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

杜審言，字必簡，是襄州襄陽人，晋朝征南將軍杜預的遠裔。考中進士科，任隰城尉，自恃才氣超人，由於傲世而遭人嫉恨。蘇味道任天官侍郎，杜審言前來考試判文，出去對人説："蘇味道必死無疑。"人們吃驚地問是什麽緣故，他回答説："他見到我寫的判文，將要羞愧而死。"又曾對人説："我的文章應當有屈原、宋玉來作我的衙官，我的書法應當有王羲之來拜我爲師。"他的驕傲誇誕就是這樣。

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户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户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

多次升任做到洛陽丞，因事被貶爲吉州司户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户郭若訥編造杜審言的罪狀，把他關在監獄裏，準備殺掉他。周季重等在宴會上喝酒到興頭上，杜審言的兒子杜并時年十三歲，袖中藏了把刀在座上刺殺周季重，周季重的左右侍衛殺死了杜并。周季重臨死時説："杜審言有孝子，我不知道，郭若訥真是害了我。"杜審言被免官，回到東都。蘇頲哀傷杜并孝順剛烈，給他寫了墓志，劉允濟寫了祭文。

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嘆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

後來武后召見杜審言，將任用他，問道："卿高興嗎？"杜審言舞蹈謝恩，武后叫他作《歡喜詩》，嘆賞他的文詞，授任他爲著作佐郎，升任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年，因和張易之往來獲

之，流峰州。入爲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

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爲服緦云。

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爲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

審言生子閑，閑生甫。

杜甫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吴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宫，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

罪，被流放到峰州。召入朝任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去世。大學士李嶠等人奏請加贈官職，下詔追贈著作郎。

當初，杜審言病重，宋之問、武平一等人去探問他的病情怎樣，他回答説“很是受到司命之神的困擾，還有什麽話好説？衹是我在此位，長久壓制了公等，如今將要死去，實在是大好事，衹是遺憾不能看見接替我的人”云云。他年輕時和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人號稱崔、李、蘇、杜。崔融去世後，杜審言爲他穿緦麻喪服。

從祖兄名叫杜易簡，九歲能作文章，長大後學識廣博，受到岑文本的器重。考中進士科，補授渭南尉。咸亨初年，歷任殿中侍御史。曾在路上遇到吏部尚書李敬玄，没有迴避，李敬玄懷恨在心，召入朝任爲考功員外郎來壓制他。而侍郎裴行儉與李敬玄不和，所以杜易簡上書訴告李敬玄的罪狀，李敬玄説：“襄陽兒如此輕薄。”就上奏説杜易簡邪惡而浮躁，高宗發怒，貶他爲開州司馬。

杜審言生兒子杜閑，杜閑生杜甫。

杜甫，字子美，年輕時貧困不能依靠己力而有作爲，離家出游吴越、齊趙之間。李邕驚嘆他的才器，主動前去看他。考進士没有考中，困居在長安。

天寶十三載，玄宗到太清宫舉行朝獻典禮，到太廟舉行朝享典禮并到南郊祭天，杜甫進奏賦文三篇。玄宗讀了大爲驚奇，叫他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考試他的文章，提升他爲河西尉，他不接受任命，改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多次獻上賦頌，自己誇耀稱道自己，還説：“自先祖杜恕、杜預以來，承繼儒業歷守官職已十一世，到杜審言，以文章出衆而顯貴在中宗時。臣有賴於先業，從七歲開始作文辭，將近四十年，然而却衣不蔽體，時常寄食於人，私下擔心漂泊而死於路途溝壑，乞求天子哀憐。如能依照臣的先祖爲國守職的往事來任用臣，使臣從久遭困辱的泥淖中掙出，則臣的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在文

棄之?"

會禄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絶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托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嘆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録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録。

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入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鈎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

章的沉鬱頓挫、逢時隨機撰作上，還是可以企及揚雄、枚皋的。有這樣的臣子，陛下怎能忍心棄置不用?"

遭逢安禄山叛亂，天子入蜀，杜甫逃往三川。肅宗即位，他衣衫破爛從鄜州想要奔赴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被賊兵抓住。至德二年，出逃來到鳳翔謁見肅宗，拜任右拾遺。他和房琯是貧賤之交，房琯當時在陳濤斜戰敗，又因招董廷蘭爲門客，被罷免宰相。杜甫上疏説："所犯罪小，不宜罷免大臣。"肅宗發怒，下詔三司會審他。宰相張鎬説："杜甫如果被治罪，就斷絶了進言者的通路。"肅宗這纔消去怒意。杜甫謝恩，并説："房琯是宰相之子，年輕時就能有建樹而成爲學識精純的儒生，具備大臣的才器，輿論稱贊房琯的才能認爲他可以成爲三公宰輔，陛下果真任用他做了宰相。看他深念主上的憂愁，義形於色，衹是性情上失之於粗疏。他酷愛彈琴，會彈琴的董廷蘭依托在房琯門下，貧病昏老，仗勢而爲非作歹，房琯顧惜人情，以致受到玷污。臣感嘆他功名未就，志氣挫傷，希望陛下能够棄小取大，所以冒死上疏，言詞近於激烈，觸犯了聖上的旨意。陛下赦免臣百死之罪，再賜臣性命，實在是天下之幸，非臣獨自蒙恩。"但此後肅宗不再怎麽考慮采納他的進言了。

當時到處有寇賊掠奪，杜甫的家人寄住在鄜州，長年艱難貧困，幼弱的家人甚至餓死，因此朝廷允許杜甫自行前去探家。跟隨肅宗回到京城，出任華州司功參軍。關輔發生饑荒，他便棄官離去，客居在秦州，砍柴采摘橡子栗實來養家。又流落到劍南，在成都西郭搭建草廬居住。召他入朝補授京兆功曹參軍，他没有前去。正逢嚴武任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杜甫前去投靠。嚴武再次出任劍南節度使，上表朝廷任他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嚴武和杜甫是世交，對待杜甫很友好，親自去他家裏。杜甫見他，有時不戴頭巾，而且性情狹隘急躁狂誕傲慢，曾經喝醉了酒登上嚴武的坐床，瞪起眼睛説："嚴挺之居然有這樣的兒子！"嚴武的性格也暴躁剛烈，表面上若無其事，而内心却恨他。有一天要殺杜甫和梓

亂，甫往來梓、夔間。

州刺史章彝，召集官吏在門前。嚴武將要出門，而冠三次鉤在簾上，左右的人乘機報告給他母親，他母親趕來救助纔被制止，衹殺掉了章彝。嚴武去世，崔旰等人作亂，杜甫往來於梓州、夔州之間。

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大曆年間，杜甫出瞿唐峽，下江陵，沿沅水、湘水而上登臨衡山，於是暫住在耒陽。游歷南嶽祠，忽發大水，十多天弄不到吃的，縣令備了船迎接他，這纔得以回來。縣令曾送杜甫烤牛肉、白酒，杜甫喝得大醉，一個晚上去世，終年五十九歲。

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爲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杜甫性情曠達不拘小節，喜歡議論天下大事，空闊而不切實際。年輕時和李白齊名，當時稱爲李杜。曾與李白和高適結伴經過汴州，喝酒到盡興時登上吹臺，慷慨抒發懷古之情，人們猜不透他的用意。他多次經歷戰亂，堅持節操不被玷污，創作歌詩，感傷國勢削弱，念念不忘國君，人們都哀憐他的忠心。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贊曰：唐朝興起，詩人繼承陳、隋風格，以浮華而相炫耀。到宋之問、沈佺期等人，在聲韵上研討揣摩，輕聲重聲不再差誤，而這種詩就被稱爲律詩，人們爭相沿襲仿效。到開元年間，逐漸用雅正的意旨加以修飾，然而倚重浮華的違背質樸，喜好艷麗的欠缺雄壯，詩人得到一個方面，就都能一展所長。到了杜甫，詩風雄渾蒼茫，千姿萬狀，兼有了古今之長，他人的不足，杜甫却有餘，殘脂餘香，使後人獲益之處太多了。所以元稹說："從有詩人以來，沒有能比得上杜子美的。"杜甫又善於用詩歌陳論時事，切合格律而意旨精深，寫到上千言而毫無才力不足的迹象，世人稱之爲詩史。昌黎韓愈在文章上慎重地自我稱許，至於詩歌，獨推崇道："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這真是實話。

## 王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及

王勃，字子安，是絳州龍門人。六歲就善於文辭，九歲有機會讀到顏師古所注《漢書》，寫了《指瑕》來指出注裏的錯誤。麟德初年，劉祥道巡察關內道，王勃上書自陳，劉祥道向朝廷上表薦舉他，他參加策問時政獲得優等。年齡不

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祕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鬥鷄，勃戲爲文《檄英王鷄》，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

到二十歲，就授任朝散郎，多次到宫前進獻頌文。沛王得到他的名聲，把他召進王府任修撰，編寫《平臺祕略》。書寫成後沛王很愛重他。這時，諸王鬥鷄，王勃戲作文章名爲《檄英王鷄》，高宗發怒道："這將挑起嫌隙。"把王勃逐出王府。

勃既廢，客劍南。嘗登葛憒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爲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泄，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畤，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阯令。勃往省，度海溺水，悸而卒，年二十九。

王勃被廢罷後，出游暫居劍南。曾經登上葛憒山遠望，慨然追思諸葛亮的功勛，賦詩抒情。聽説虢州多藥草，請求補授虢州參軍。王勃恃才怠慢他人，遭到同僚們的嫉恨。官奴曹達犯罪，藏匿在王勃處，他怕事情泄漏，就把曹達殺掉。事情敗露應處死罪，適逢大赦衹革除了他的官職。王勃的父親名叫王福畤，因受王勃之事的牽連由雍州司功參軍降任交阯令。王勃前去看望，渡海落水，受驚而死，時年二十九歲。

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泛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稿。尤喜著書。

先前，王勃路經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在滕王閣舉行大宴，事先叫自己的女婿寫好詩序向衆賓客炫耀，然後拿出紙筆遍請賓客動筆，没有人敢於接受，請到王勃，他毫不推辭。都督不快，起身更衣，派遣屬吏等候他每寫下文句就立即報告。一報再報，文句愈發奇妙，於是驚奇道："真是天才呀！"請他把文章寫成，盡興而罷。王勃作文，并不用精心構思，先磨好幾升墨，然後盡興飲酒，拉開被子蒙頭大睡，到醒來後，提筆一揮而成篇，不用改動一個字，當時人説王勃是打腹稿。王勃尤其喜歡著書。

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晋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録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晋卦》，會病止。又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

當初，王勃的祖父王通，隋末住在白牛溪教授學生，門人很多。曾經從漢、魏寫起下迄晋末作書一百二十篇，以接續古代的《尚書》，後來失掉序，有目録而無書的有十篇，王勃補全缺漏遺逸，編定爲二十五篇。王勃曾説爲人之子者不可不懂醫術，當時長安人曹元有秘術，王勃和他往來，完全掌握了其中精要。曾讀《周易》，夜裏做夢好像有人告誡他説："《易》有太極，你要努力思考。"醒來後寫了幾篇名爲《易發揮》，寫到《晋卦》，遇上生病而停止。他又説："王者乘土德而王，傳五十世，氣數盡於一千年；乘金德而王，傳四十九世，氣數九百年；乘水德而王，傳二十世，氣數六百年；乘木德而王，傳三十

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曆》。

世，氣數八百年；乘火德而王，傳二十世，氣數七百年。這是天地確定不移的常理。自黃帝到漢朝，五運剛好輪轉了一周，土運復歸於唐朝，唐朝應繼承周朝、漢朝，不可繼承北周、隋朝國運短暫。”於是貶斥魏、晉以下不是真命天子的正統王朝，都是五行災氣。就撰寫了《唐家千歲曆》。

武后時，李嗣真請以周、漢爲二王後，而廢周、隋，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承周、漢，廢周、隋爲閏，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酅公，尊周、漢爲二王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員外郎。楊國忠爲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爲三恪，周、隋爲二王後，酅、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烏雷尉，衛包夜郎尉，閻伯璵涪川尉。

武后時，李嗣真請求立周朝、漢朝的後裔爲二王後，因而廢掉了北周、隋朝的後裔作爲二王後，中宗時重新恢復了北周、隋朝的後裔爲二王後。天寶年間，天下長期太平無事，上言者往往進獻詭異之說，有個叫崔昌的人采用王勃的舊說，進上《五行應運曆》，請求上承周朝、漢朝，廢黜北周、隋朝爲非正統王朝，右相李林甫也贊成支持他的意見。朝廷召集公卿議論是否采用，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說：“在尚書省的大廳集議前夕，四星會聚於尾宿，天意已經很明顯了。”於是玄宗下詔以唐朝上承漢朝，廢黜隋朝以前的非正統帝王，廢掉後周後裔所封的介公封號和隋朝後裔所封的酅公封號，尊崇周朝、漢朝的後裔爲二王後，加上商朝爲三恪，在京城建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任崔昌爲太子贊善大夫，衛包爲司虞員外郎。楊國忠任右相，自稱與隋朝宗室同族，建議恢復以北周、隋朝加上後魏的後裔爲三恪，以北周、隋朝的後裔爲二王後，酅公、介公恢復舊有封號，貶任崔昌爲烏雷尉，衛包爲夜郎尉，閻伯璵爲涪川尉。

勃兄勔，弟助，皆第進士。

王勃的哥哥名叫王勔，弟弟名叫王助，都考中進士科。

**王勮**

勮，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册文，群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勮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勮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勮素善劉思禮，用爲箕州刺史，與綦連耀謀反，勮與兄涇州刺史

王勮，長壽年間任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宮到王府，主管官員備辦儀式，忘記携帶册文，群臣都已就位，這纔發現這事遺漏，宰相大驚失色。王勮召來屬吏五人執筆，分别口授册辭，頗有文采地同時寫成，人人嘆服。不久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起初，裴行儉主持考選，見到王勮和蘇味道，說：“這二人，都是執掌用人之權的人才。”到這時此話得到驗證。王勮一向和劉思禮友好，任用劉思禮爲箕州刺史，劉思禮

勔及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

和綦連耀謀反，王勮與哥哥涇州刺史王勔及弟弟王助都受牽連獲罪被誅殺。神龍初年，下詔恢復官位。

### 王助

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鄰里爲泣。居父憂，毀骨立。服除，爲監察御史裏行。

王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傷痛哭，鄰里爲他悲哀落淚。爲父親守喪，因哀傷而損害身體。服喪期滿後，任監察御史裏行。

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劼又以文顯。劼蚤卒。福畤少子勸亦有文。福畤嘗詫韓思彦，思彦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彦曰：“生子若是，可夸也。”

起初，王勔、王勮、王勃都以才華而著稱，所以杜易簡稱他們爲“三珠樹”，後來王助、王劼又以文章顯名。王劼早死。王福畤的小兒子王勸也有文才。王福畤曾向韓思彦炫耀自己的兒子，韓思彦開玩笑説：“王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的癖好何其多啊！”王福畤叫王助拿出文章來，韓思彦看了後説：“生子像這個樣子，值得誇耀啊。”

### 楊炯

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嘗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議者謂然。

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都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爲王、楊、盧、駱，號爲四傑。楊炯曾説：“我愧在盧前，耻居王後。”議論者認爲很對。

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遷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張説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搒殺之，不爲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時贈著作郎。

楊炯，是華陰人。考中神童科，授任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在舉行入學祭祀儀式後，上表請求以豪俊之士充任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推薦楊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人，下詔同意。升任詹事司直。不久因堂弟楊神讓參預徐敬業作亂而受牽連，出任梓州司法參軍。升任盈川令，張説寫箴爲他送行，勸誡他不要苛暴。他到任後，果真以嚴酷而出名，屬吏稍不如他的意，就被打死，不受人們贊許。死在官任上，中宗時追贈著作郎。

### 盧照鄰

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調鄧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羹，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疾甚，足攣，

盧照鄰，字昇之，是范陽人。十歲時跟從曹憲、王義方學習《三蒼》、《爾雅》。調任鄧王府典籤，鄧王很愛重他，對人説：“這是我的司馬相如。”調任新都尉，因病辭官，居住在太白山，服用方士的玄明膏藥，遭逢父喪，號哭嘔吐，丹藥都被嘔出，從此病情加重。暫居在東龍門山，穿布衣吃粗食，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經常供給他衣食藥物。病情更重，雙脚蜷曲，一隻手

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卧其中。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己獨儒；武后尚法，己獨黄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己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

又殘廢，就到具茨山下，購買田園幾十畝，引潁水周繞住所，又事先造好墳墓，在裏面休息睡覺。盧照鄰自以爲高宗時崇尚吏道，自己偏偏講論儒學；武后時崇尚法治，自己偏偏講論黄老之學；武后到嵩山封禪，屢次聘用賢士，自己又已殘廢，就寫了《五悲文》來表白自己的心情。病了很久，和親屬訣别，投潁水自殺。

駱賓王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爲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駱賓王，是義烏人。七歲能賦詩。起初任道王府屬官，道王曾讓府官自言自己的才能，駱賓王没有作答。歷任武功主簿。裴行儉任洮州總管，上表朝廷請求讓他掌管書奏，朝廷没有答覆。調任長安主簿。武后時，多次上疏議論時事。降任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而去。徐敬業叛亂，署任駱賓王爲府裏的屬官，爲徐敬業撰寫檄文傳於天下，斥責武后的罪狀。武后讀時，衹是嘻笑，當讀到“高宗皇帝墳堆上的土尚未乾，未成年的皇子如今在何處”時，吃驚地説：“這是誰作的?”有人答是駱賓王，武后説：“宰相怎能把這樣的人才失掉不用！”徐敬業失敗後，駱賓王逃亡，不知逃到哪裏。中宗時，下詔徵求他的文章，得到幾百篇。

它日，崔融與張説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説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耻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後來有一天，崔融與張説評論王勃等人時説：“王勃的文章風格宏放，不是尋常人所能達到的，楊炯、盧照鄰的文章可以比得上。”張説道：“不對。楊盈川的文思如同懸河瀉水一般，取之不竭，勝過盧照鄰而不比王勃差。他説自己‘耻居王後’，這是對的；説‘愧在盧前’，就是自謙了。”

開元中，説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説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峰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説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

開元年間，張説和徐堅評論近代的文章，張説道：“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的文章如同良金美玉，用在什麼地方都合適。富嘉謨的文章如同孤峰絶岸，矗立萬丈，濃雲密布，電閃雷鳴，真是令人生畏，如果用在朝廷，就令人吃驚了。閻朝隱的文章如同麗服艷妝、燕歌趙舞，使觀者忘疲，如果用來和《詩經》中的《風》、《雅》比擬，就是罪人了。”徐堅問道：“當今的人物怎麽樣?”張説説：“韓休的文章如同祭祀所用的肉汁薄酒，很有典制，但缺少滋味。許景先

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的文章如同豐腴的肌膚和滑澤的文理，雖然華美可愛，但缺乏風骨。張九齡的文章如同輕薄的細絹和素白的絲帛，實有益於時用，但缺少潤飾。王翰的文章如同瓊杯玉爵，雖然光彩珍貴，但多有疵點。"徐堅認爲他講得很切要。

**元萬頃**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

元萬頃，是後魏京兆王元子推的後裔。祖父名叫元白澤，武德年間官做到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

萬頃起家爲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别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爲諜所得，萬頃爲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爲?"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渌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嶺外。

元萬頃初做官任通事舍人。跟隨李勣征討高麗，掌管書記。李勣派别將郭待封統領水師進逼平壤，馮師本載着糧餉隨後跟進，没能按時趕到，郭待封想向李勣報告，又怕被對方間諜知道，元萬頃就寫了離合詩送給李勣。李勣發怒道："軍情緊急，寫詩幹什麽?"要處斬郭待封，元萬頃説明情况，郭待封纔得以獲免。李勣又叫元萬頃起草檄文聲討高麗，在文中譏笑高麗不懂得守衛鴨渌江之險，高麗的莫離支回答説："我照你説的辦。"調兵固守鴨渌江，使唐軍不得進入。高宗知道了此事，將元萬頃貶往嶺外。

會赦還，爲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撰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户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

適逢大赦返回朝廷，任著作郎。武后進勸高宗召集諸儒在宫中撰修著述，元萬頃和周王府户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入選，共撰寫《列女傳》、《臣軌》、《百寮新戒》、《樂書》等九千多篇。至於朝政中的疑難問題和臣下所上奏的表疏都叫他們秘密參預處理，以此來分化宰相的權力，所以當時人們稱他們爲北門學士。周思茂、范履冰、苗神客在皇帝左右供奉，有的長達二十多年。

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

元萬頃文思敏捷，但生性放達不拘小節，没有儒生的風度。武后時，多次升任至鳳閣侍郎，後來受牽連獲罪被誅殺。

**范履冰**

履冰者，河内人。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初，坐舉逆人被殺。

范履冰，是河内人。垂拱年間，歷任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初年，因舉薦叛逆者獲罪被殺。

神客，東光人，終著作郎。

苗神客，是東光人，官位終於著作郎。

周思茂

思茂，漳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

周思茂，是漳南人，和弟弟周思鈞早年知名。多次升任至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年間，被逮捕入獄而死。

胡楚賓

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杯斟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尋兼崇賢直學士，卒。

胡楚賓，是秋浦人。作文十分敏捷，一定要在喝酒半酣時纔動筆。高宗叫他作文，常用金銀杯子盛酒給他喝，文章寫成就把杯子賜給他。他在家中常常痛飲，不留財物，花費完了就再進宮裏，得到賞賜就又出來，習以爲常。他生性慎重，從不講宮禁裏的事情，人們乘他酒醉時問他，他也是詳看而不回答。不久兼任崇賢直學士，去世。

元正

萬頃孫正，修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舅孫逖與譚物理，嘆己不逮。肅宗初，吏部尚書崔寓典選，正以書判第一召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疾免。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禄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污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爲哭。事平，詔録伏節十一姓，而正爲冠。贈秘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爲華州參軍。

元萬頃的孫子名叫元正，注重節操，以優異成績考中明經科，授任監門衛兵曹參軍。舅舅孫逖和他談論事物的常理，嘆息自己比不上他。肅宗初年，吏部尚書崔寓主持考選，元正以書法和文理第一被召赴京城，因父親元詢倩年老，推托自己有病而免職。河南節度使崔光遠上表引用他到幕府中任職。史思明攻陷河、洛，元正用車把父親送進山中藏匿，叛賊懸賞指名尋找元正，元正感到情勢緊迫，對弟弟説："叛賊的俸禄不可用來奉養雙親，他們要利用我的名望，我難於免禍了，衹要不玷污身家而死，雖死猶生。"叛賊找到了他，用高官引誘，他怒目堅拒，兄弟都遭殺害，父親元詢倩知道後，服毒自殺，路人都爲他們落淚。亂事平定後，下詔追録爲名節而死的十一姓人家，以元正爲首。追贈他爲秘書少監，授任他的兒子元義方爲華州參軍。

元義方　元季方

義方，歷京兆府司録，韋夏卿、李實繼爲尹，事必咨之。歷虢、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閩人也，義方用其親屬爲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奥助，即召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爲鄜坊觀察使，一切辦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

元義方，歷任京兆府司録，韋夏卿、李實相繼任京兆尹，有事必向他咨詢。歷任虢、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宦官吐突承璀，是閩地人，元義方任用其親屬爲重要官職。李吉甫再度主持國政，想暗地裏獲得吐突承璀的大力援助，即召元義方任京兆尹。李絳厭惡他們結黨，讓元義方出朝任鄜坊觀察使，在任時把各項政務都辦理得井井有條，但是爲政苛刻，人們多怨恨他。去

弟季方，舉明經，調楚丘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爲度支員外郎，遷金、膳二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季方不爲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乏，季方正色責之，閉户絶食待死，夷人悔謝，結歡乃還。卒，年五十一，贈同州刺史。

世，追贈左散騎常侍。

元義方的弟弟名叫元季方，考中明經科，調任楚丘尉，歷任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上表任用他爲度支員外郎，升任金、膳二部郎中，號稱能幹稱職。王叔文掌權，怕元季方不爲他所用，讓他以兵部郎中的身份出使新羅。新羅聽到唐有國喪，不按時讓元季方返回，供給缺乏，元季方嚴肅地責問他們，閉門絶食等死，夷人道歉謝罪，元季方與新羅結好後返回。去世，時年五十一歲，追贈同州刺史。

# 唐書卷二百二

##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 文藝列傳(中)

### 李適　李季卿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猗氏尉。武后修《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户部員外郎，俄兼修書學士。景龍初，又擢修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

李適，字子至，是京兆萬年人。考中進士科，再次調任猗氏尉。武后修撰《三教珠英》一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選取文學之士編纂彙集，於是李適和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被選中。書修成後，遷任户部員外郎，不久兼任修書學士。景龍初年，又升遷爲修文館學士。睿宗時，在宣光閣任待詔，再次遷任爲工部侍郎。去世，終年四十九歲，追贈貝州刺史。

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敕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

李適曾夢見和人討論五十這個數，醒來後說："我的壽命要盡於這數了!"命令兒子說："從霸陵原向西望可看見京師，我很喜歡此地，可在此營建墳墓，種植十棵松樹。"還没有得病時，就穿好衣服戴好帽子睡到石榻上，將他所撰寫的《九經要句》以及一把不加裝飾的琴放在身前，士人都稱賞他的豁達。

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學宏辭，調鄠尉。肅宗時，爲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别駕。代宗立，還爲京兆少尹，復授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滯，號振職。大曆中，終右散騎常侍，遺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季卿在朝，薦進才髦，與人交有終始，恢博君子也。

兒子名季卿，也擅長寫文章，考中明經科、博學宏辭科，調任鄠縣尉。肅宗時，任中書舍人，因受牽連貶爲通州别駕。代宗即位，入京任京兆少尹，又授任中書舍人，升任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他大力提拔失意不得仕進的人，號稱盡職。大曆年間，死在右散騎常侍任上，留下遺言説用布車一乘送葬，追贈禮部尚書。李季卿在朝任職時，推薦才俊之士，與人交往有始有終，是個心胸寬廣的君子。

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

當初，中宗景龍二年，開始在修文館設置

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彦昭、韋嗣立爲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彦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并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它稱，附篇左方。

大學士四人、學士八人、直學士十二人，象徵着四季、八節、十二個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彦昭、韋嗣立任大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任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任直學士，又召用徐堅、韋元旦、徐彦伯、劉允濟等人使滿員。後來被選録者不一一詳列。凡是天子饗宴游幸，衹有宰相及學士得以隨從。春天天子游幸梨園，以及在渭水之濱進行祓除儀式，則賞賜他們細柳圈以避疾病；夏天在蒲萄園宴會，賞賜他們朱櫻；秋天登慈恩寺佛塔，他們進獻菊花酒祝壽；冬天游幸新豐，經過白鹿觀，上驪山，賞賜他們在湯池洗浴，還賞給香粉蘭澤，從行者給翔麟馬，品官每人一件黄衣。皇帝有感觸就賦詩，學士們都和詩，爲當時人所羨慕，然而都是些狎猥輕佻佞妄之徒，忘記君臣的禮節，僅用文采浮華獲取皇上的寵幸。至於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人没有什麽可稱道的，附記於後面。

### 韋元旦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誡》傳于時。

元旦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俄召爲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旦憑以復進云。

韋元旦，是京兆萬年人。祖父名澄，是越王府記室，撰有《女誡》在當時流傳。

韋元旦考中進士科，補授東阿尉，升任左臺監察御史。韋元旦和張易之有姻親關係，張易之壞事，他也被貶爲感義尉。不久召入朝任主客員外郎，遷任中書舍人。舅舅陸頌的妻子，是韋后的妹妹，所以韋元旦藉此又進入朝廷。

### 劉允濟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瓛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補下邽尉，遷累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

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咨，除著作郎。爲來俊臣飛構當死，以母老丐餘年，繫獄，會赦免，

劉允濟，字允濟，是河南鞏人，他的先人出於沛國，爲齊彭城郡丞劉瓛的第六世孫。劉允濟少年喪父，侍奉母親特别孝順。又擅長寫文章，和王勃齊名。考中進士科，補授下邽尉，多次遷官爲著作佐郎。他采集魯哀公以後十二世下接戰國時的史事而編成《魯後春秋》進獻朝廷，遷任左史，兼直弘文館。

武后建成明堂，劉允濟撰賦陳述功德，武后親手下詔贊揚，授任著作郎。後被來俊臣横加構陷當處死，因母親年老請求等待去世再受刑，仍

貶大庾尉。復爲著作佐郎，修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巡察使路敬潛言狀。以内憂去官。服除，召爲修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關在獄中，恰好遇到大赦而得減免，貶爲大庾尉。又任著作佐郎，修國史。他常説："史官對善惡之事都一定要記載，從而使驕惰的君主和賊臣感到懼怕，這種權力還輕嗎？然而班生接受金錢，陳壽索求大米，我却將其看作浮雲一樣輕。"遷任鳳閣舍人，因爲和二張狎昵而受連累，貶任青州長史，爲官號稱清廉，巡察使路敬潛向朝廷奏報。因爲母親守喪免職。服喪期滿，召入朝任修文館學士，既久斥在家，十分高興，和家人作樂痛飲幾天，去世。

### 沈佺期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内黄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録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辭悦帝，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

沈佺期，字雲卿，是相州内黄人。考中進士科，由協律郎多次授任爲給事中，考核官吏而接受賄賂，受到彈劾却未被深究，恰好張易之壞事，於是長流到驩州。後又逐漸遷任台州録事參軍事。入朝述職，得到召見，拜授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陪侍宴會，皇上命學士等跳《回波》舞，沈佺期作弄詞以取悦皇上，皇上賞賜他牙笏、緋衣。不久歷任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年去世。

弟全交、全宇，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沈佺期的弟弟名全交、全宇，都有文才但不及沈佺期。

### 宋之問　宋之悌　宋之遜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

宋之問，字延清，又名少連，是汾州人。父親名令文，高宗時任東臺詳正學士。

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内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

宋之問儀表偉岸，很有辯才。纔二十歲，武后召他和楊炯在習藝館輪流值班。多次轉任爲尚方監丞、左奉宸内供奉。武后游幸洛陽南面的龍門，下詔叫隨從臣僚賦詩，左史東方虬的詩最先寫成，武后賞賜他錦袍，宋之問不久也獻上他寫的詩，武后讀後很贊賞，又從東方虬手中奪回錦袍賜給宋之問。

于時張易之等烝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爲，至爲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朝隱崖州，并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

當時張易之等人與武后非常親昵，很得寵，宋之問和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獻媚依附。張易之所賦的篇章，全是宋之問、閻朝隱所作，甚至還給張易之捧溺器。到張易之事敗，宋之問貶到瀧州，閻朝隱貶到崖州，都任參軍事。宋之問逃回洛陽，藏在張仲之家裏。適值武三思

與王同晈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

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爲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

睿宗立，以獪險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并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决。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于時。

魏建安後汔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綉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

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絶人，世稱三絶。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驍勇聞，之悉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絶。

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

重新掌權，張仲之和王同晈謀劃殺掉武三思來安定王室，宋之問得知實情，叫兄長之子宋曇和冉祖雍上報説有緊急事變，藉此乞求贖罪，由此升任鴻臚主簿，天下人都認爲他行爲醜惡。

景龍年間，宋之問遷任考功員外郎，因諂事太平公主，所以被任用，到安樂公主權盛，他又與安樂公主往來勾結，所以太平公主特别恨他。中宗將任用他爲中書舍人，太平公主便揭發他知貢舉時的贜賄狼藉，因而降任汴州長史，尚未出發，又改任越州長史。他到任後頗盡力於政事。遍游剡中山水，置酒賦詩，詩篇流傳到京師，爲人們傳誦。

睿宗即位，宋之問因狡險而且幹的壞事太多，被睿宗下詔流放到欽州。冉祖雍歷任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在省裏暢懷飲酒，被御史彈劾，貶爲蘄州刺史。這時，也被流放嶺南，在桂州兩人都被賜死。宋之問接到詔書震驚流汗，往來徘徊，不肯自殺。冉祖雍向使者請求説："宋之問有妻有子，請讓他和家人訣别。"使者准許了，而宋之問驚悸惶恐不能處理家事。冉祖雍發怒道："我和你都辜負國家應當死掉，爲什麽還遲疑不決啊?"於是飲食沐浴後自盡。冉祖雍，是江夏王李道宗的外甥，考中進士科，在當時很有名。

曹魏建安以後以至江左，詩律屢有變化，到沈約、庾信，以音韵婉轉相附，對偶精密。到了宋之問、沈佺期，又更加靡麗，講究回忌聲病，約句準篇，猶如錦綉成文，爲學者所崇仰，號稱沈、宋，説"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蘇、李指的是蘇武、李陵。

當初，宋之問的父親宋令文，富於文辭，而且精於書法，又有超人的勇力，世稱三絶。京城裏有頭牛善於抵人，没有人敢觸犯它，宋令文徑直向前拔取那牛的角，折斷頸項把它殺死。後來宋之問以文章起家，他的弟弟宋之悌以勇武聞名，宋之悉精於草書和隸書，世人説他們都各得父親一絶。

宋之悌，身長八尺，開元年間，歷任劍南節

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

度使、太原尹。曾因事獲罪流放朱鳶，適值蠻夷攻陷驩州，被授任總管前去迎擊。他招募壯士八人，披上重甲，逼近賊兵後大喊道："獠賊動即死！"賊兵七百人都伏地不敢起來，於是平定了賊兵。

之悉，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宋之悉，任連州參軍，刺史聽説他善於唱歌，使他教授婢女，每天手執笏板站在簾子外面，唱吟得很自在。

### 閻朝隱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欒城人，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内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爲犧，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諂如此。景龍初，自崖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天中，爲秘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别駕，卒。

閻朝隱，字友倩，是趙州欒城人，年輕時和兄長閻鏡幾、弟弟閻仙舟都有名。接連考中進士科、孝悌廉讓科，補授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時，閻朝隱以舍人得到寵幸。他天性滑稽，文詞奇詭，爲武后所賞識。多次遷任爲給事中、仗内供奉。武后曾得病，叫他到少室山禱告，他就沐浴，把身子伏在俎盤上充作犧牲，來請求代替武后的病苦。回朝上奏時，正好武后病也好了，所以大受褒揚賞賜。他的佞諂就是這樣。景龍初年，從崖州遇赦而返回，幾次遷任爲著作郎。先天年間，任秘書少監，因事受連累而貶爲通州别駕，去世。

### 尹元凱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栖遲不出者三十年。與張説、盧藏用厚，詔起爲右補闕。

尹元凱，是瀛州樂壽人。在慈州司倉參軍任上因事受到牽累而免職，隱遁不出前後達三十年。和張説、盧藏用交好，皇帝下詔起用他任右補闕。

### 富嘉謨　吴少微

時又有富嘉謨、吴少微，皆知名。

當時還有富嘉謨、吴少微，都很知名。

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晋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晋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并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争慕之，號吴富體。豫修《三教珠英》。韋嗣立薦嘉謨、少微并爲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

富嘉謨，武功人，考中進士科，長安年間，幾次轉任爲晋陽尉。吴少微，新安人，也任晋陽尉，兩人特别友好。魏郡有個叫谷倚的人，任太原主簿。他們都有文辭，當時號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都崇尚徐陵、庾信，浮淺粗俗不振，惟獨富嘉謨、吴少微原本於經術，所以文風雅厚雄邁，人們争相模仿，號稱吴富體。後參與撰修《三教珠英》。韋嗣立推薦富嘉謨、吴少微都任左臺監察御史。後來富嘉謨去世，吴少微正在病中，聽到富嘉謨的死訊後很傷心，也去世了。

## 劉憲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在高宗時爲名御史，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餞。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輟日役，破歲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謐等行。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進士雜文。卒官下。

劉憲，字元度，是宋州寧陵人。父親名思立，是高宗時有名的御史，當時河南、河北大旱，高宗下詔叫御史中丞崔謐等人分道賑濟災民，劉思立建議說："蠶務尚未完畢而派使臣巡行安撫，所到之地不能没有勞費飲餞。又賑濟必須設立簿書，查核出入，來回往返停滯，損害更多。如果没有驛站之處，必須事先徵集馬匹，因一匹馬而煩勞幾家百姓。現在農務正待雨而耕作，停廢一天農活，就會破壞一年收成，本來想要安存百姓，却更加煩擾。希望暫且責令州縣賑貸，等待秋閑時再遣使爲好。"皇帝下詔聽從他的建議，停止崔謐等人出使。遷任考功員外郎，開始建議明經加試帖經、進士加試雜文。死在官任上。

憲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進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爲所構，貶濬水令。俊臣死，召爲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易之，出爲渝州刺史。除太僕少卿，修國史，兼修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宫，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位副君，有絶人之才，非以尋摘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无量經明行修，耆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會卒，贈兖州都督。

劉憲考中進士科，調任河南尉，幾次升遷任左臺監察御史。天授年間，奉詔按問來俊臣的罪行。劉憲憎恨來俊臣酷暴，打算狠狠懲治他，反而被來俊臣誣陷，貶爲濬水令。來俊臣死後，他被召入朝廷任給事中，轉任中書舍人。因爲和張易之友好受到牽累，出任渝州刺史。授任太僕少卿，修國史，兼修文館學士，遷任太子詹事。當時玄宗在東宫做太子，很注意經史典籍，劉憲上啓說："殿下處在副君之位，有非凡之才，并不需要尋章摘句，衹需通曉大意而已。侍讀褚无量精通經學很有德行，而且年高望重，應時常召入詢問，聽取他的言論。"太子采納了他的意見。不久去世，追贈兖州都督。

武后時，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鍠、梁載言入第二等。適，幽州人，終雍州司功參軍。鍠，河南人，神龍初以中書侍郎卒。事繼母孝，奉禄不入私舍。與弟銓、伯父希象皆歷殿中侍御史。希象剛直不諂，終主爵員外郎。載言，聊城人，歷鳳閣舍人，專知制誥，終懷州刺史。

武后時，下敕命吏部采用糊名的辦法考選書判，以求高才，衹有劉憲和王適、司馬鍠、梁載言考入第二等。王適，是幽州人，官位終於雍州司功參軍。司馬鍠，是河南人，神龍初年，在中書侍郎官位上去世。他侍奉繼母很孝順，所得俸禄不入私舍。他和弟弟司馬銓、伯父司馬希象都歷任殿中侍御史。司馬希象剛直不阿，官位終於主爵員外郎。梁載言，是聊城人，歷任鳳閣舍人，專知制誥，官位終於懷州刺史。

## 李邕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

李邕，字泰和，是揚州江都人。父親名善，

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節操高雅，通博古今，不善於作文，所以人們稱他爲書簏。顯慶年間，幾次升擢任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他作的《文選注》敷陳剖析極爲淵博，上表進獻後，得到很多賞賜。授任爲潞王府記室參軍，任涇城令，因爲和賀蘭敏之友好受到牽累，流放到姚州。遇赦而返回，住在汴、鄭之間講授，諸生從四方前來跟他學習，他傳授的學業，稱爲《文選》學。

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并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帙，了辯如響，嶠嘆曰："子且名家!"

李邕年輕時就知名。當初李善注《文選》，注釋典故而遺忘了指意。書成後問李邕，李邕不敢回答，李善盤問他，李邕表示要有所修改，李善說："你試給我增補。"李邕隨典故而明指意，李善認爲這種做法不能否定，所以兩書并行。李邕二十歲之後，拜見特進李嶠，自稱讀書還不廣博，希望看一下秘書中的書籍。李嶠說："秘閣藏書萬卷，怎能一時就看完呢?"李邕堅決請求，於是李嶠讓他在秘書省當值。他不久便辭去，李嶠很驚奇，提出一些奥篇秘帙問他，他應聲回答，李嶠嘆道："你將成爲名家!"

嶠爲内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

李嶠任内史，和監察御史張廷珪推薦說李邕文高而氣方直，有任諫官之才，於是被召入朝廷拜授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彈劾張昌宗等人謀反，武后不答應，李邕站在階下大聲說道："宋璟所陳述的是社稷大計，陛下應當聽從。"武后臉色緩和，當即允准了宋璟的奏請。李邕出來，有人責備他說："你官位低，一旦違背旨意，將有不測之禍。"李邕回答說："不這樣，名也不能傳揚。"

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擢秘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横議。今藉藉皆言普思馮詭惑，説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

中宗即位，鄭普思因方術而得到寵幸，升任秘書監。李邕勸諫説："陛下親政時間短，深居九重之中，未曾聽到外邊道路上的横議。現在人們議論紛紛都説鄭普思憑藉方術來惑亂視聽，講説妖祥，而陛下不知道，還使用他。孔子説：'《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若真的以爲鄭普思之術能使人長生不老，那麽爽鳩氏將因之永遠享有天下，不是陛下今日可以得到了；若真的能招致神人，那麽秦、漢早就因之而永遠享有天下，不是陛下今日可以得到了；若真的能招致佛法，梁武帝早就因之而永遠享有天

道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

下，不是陛下今日可以得到了；若真的能招致鬼道，墨翟、干寶早就各獻給他們的君主，永遠享有天下，不是陛下今日可以得到了。自古以來稱堯、舜爲聖人，臣看他們做的，都在於人事，敦睦九族，安定百姓，没有聽説以鬼神之道治理天下，希望陛下明察。”李邕的話未被采納。

五王誅，坐善張柬之，出爲南和令，貶富州司户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户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惡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宫，邕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爲户部郎中。張廷珪爲黄門侍郎，而姜晈方幸，共援邕爲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

帝封太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悦。然矜肆，自謂且宰相。邕素輕張説，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貪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

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殞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强，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奸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惠，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

五王被殺，李邕因和張柬之友善而受到牽累，外任爲南和令，貶任富州司户參軍事。韋氏被討平，召入朝廷拜授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們都很怕他。譙王李重福謀反，李邕和洛州司馬崔日知逮捕其支黨，遷任户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憎惡崔日用，而李邕和他交往，玄宗在東宫時，李邕和崔隱甫、倪若水同時受到禮遇，因岑羲等人忌妒，李邕被貶爲舍城丞。玄宗即位，召入朝廷任户部郎中。張廷珪任黄門侍郎，而姜晈正受寵幸，兩人援引李邕任御史中丞。姚崇厭惡李邕爲人輕薄浮躁，把他降職爲括州司馬，又起用爲陳州刺史。

玄宗東封泰山回來，李邕在汴州謁見，他奉詔進獻辭賦，玄宗很高興。然而他驕傲放肆，自己認爲將要當宰相。李邕平時輕視張説，兩人互相憎惡。適值仇人告發李邕貪贓枉法，被捕下獄將處死。許昌男子孔璋向皇帝上書説：

聖明的君主任用賢能而捨其過錯，選取有才而棄其劣行，這樣纔能使烈士堅持節操，勇者見死不避，所以晉任用荀林父而不考慮他有過錯，漢任用陳平而不考慮他的行爲，禽息殺身不求生，北郭碎首不怕死。假若荀林父被殺，陳平死亡，百里奚不用，晏嬰被逐，那麽晉就没有赤狄之土，漢就没有天子之尊，秦也就不能强大，齊國也就不能稱霸了。陳州刺史李邕，剛毅忠烈，臨難不苟且偷生。過去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貶屈，而奸謀被阻止消除，可見李邕對國家是有功的。而且李邕所能做的，都是些拯孤恤窮，救乏賑惠的事情，家中没有私聚。現在聽説因貪贓入獄，死在旦夕。臣聽説活着無益於國家，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願意以六尺之軀受斧鉞之刑，來代替李邕去

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吴、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況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

死。臣下和李邕平素并無交往，臣下知道有李邕，而李邕不知道有臣下，臣下不及李邕很明顯了。大凡知道賢才而推舉，這是仁；代替别人受難，這是義。得到這二善名而死，臣又有什麽值得追求？請求陛下寬恕李邕的死罪，使他遵德改行。建荀林父、曲逆侯陳平之功，臣下得以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臣下的大願就畢了。如因爲陽和之始，難於用大刑，那麽臣下請求伏劍而死，不敢煩勞有關部門，皇天后土在上，可以驗證臣下之言。過去吴、楚叛亂，漢朝得到劇孟就没了憂患，用一賢才而抵擋七國之衆，伏請陛下實行含垢納污之道，保存棄瑕録用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何況在岱宗封禪之後，天地更新，既已赦免而又論罪，誰能没有罪？請明主再三計議。臣下聽説士爲知己者死，臣下雖不被死者所知，而甘願去死，不僅是珍惜李邕之賢，也是想成全陛下尊重才能的恩慈。

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温，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

邕少習文章，疾惡如仇，不容於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迹朝端，不啻十載。歲時嘆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毁，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户，水不入口者逾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指爲奸贓。于時匭使朝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爲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妾

奏疏遞上，李邕得以減免死罪，而貶任爲遵化尉，孔璋也被流放到嶺南。李邕的妻子温氏，又爲李邕請求戍邊來自贖，説：

李邕少年時學習文章，疾惡如仇，不爲衆人所容，邪佞對他切齒，諸儒見他側目。接連貶謫外郡，削迹朝廷，不下十年。歲時嘆息留戀，知道的人都爲他傷心。正值國家有事泰山，聖駕返回，李邕進獻牛肉美酒，照舊例承蒙聖恩。妾聽説正人進用則佞人憂懼，李邕的得禍，當由此開始。況且李邕近來出任外官，終没有一人詆毁，聖上一關心他，他立即就産生罪過。諺語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請陛下明察。李邕開始受到訊問，就被囚繫在牢獄之中，滴水未進已超過五天，氣息奄奄，衹要是審問官吏的話就服從。一切事都出於官吏之口，迫使李邕親手書寫。借貸他人蠶種，認爲是枉法；買羅來貢奉，指責成奸贓。當時朝堂的匭使，守捉嚴密，號天訴地，誰肯給他奏聞？泣血離開國都，投身蠻荒之地，永遠没有歸

願使邕得充一卒，效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

期。妾願使李邕充任一卒，爲國家效力，膏血灑向北邊，骸骨肥沃沙壤，以成全李邕的夙願。

表入不省。

表章遞上後而没有答覆。

邕後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内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媢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

李邕後來跟隨宦官楊思勗征討嶺南賊而建立功勞，遷任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用爲括州刺史，他在任喜好興利除害。又受到誣陷，將要得罪，天子知道他的姓名，下詔説不要彈劾他。後來歷任淄、滑二州刺史，到京師述職。當初，李邕早就有名，重義氣愛士人，因長期被貶斥在外，所以不和士大夫接觸。既入朝，人間傳説他的眉目奇異，以至於衆多的人圍觀，後生望風來謁，門巷填塞。宦官前來慰問，索取他所作的文章，準備進獻。因遭到讒言没有能留在京師，出任汲郡、北海太守。

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温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秘書監。

天寶年間，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入獄，李邕曾給柳勣贈送過馬，所以吉温叫柳勣引證李邕曾對他講休咎之語，暗地賄賂過他。宰相李林甫平時就憎恨李邕，趁機給他羅織罪名。皇帝下詔叫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到郡裏把他杖殺掉，當時七十歲。代宗時，追贈秘書監。

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巨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争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李邕的文章中，以碑頌最爲擅長，人們帶着金帛請求他撰文，前後所得以巨萬計。李邕雖遭貶斥不能進用，而文章聞名天下，當時稱爲李北海。盧藏用曾説："李邕就像干將、莫邪，難以與他争鋒，祇怕受别人傷缺。"後來果然如他所説。杜甫知道李邕受到毁謗而死，作《八哀詩》，讀到此詩的人都哀傷不已。李邕性格豪放，不拘小節，所到之處接受贈禮酬謝，游獵自縱，終於因此壞事。

## 呂向

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托外祖母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强志于學，每賣藥，即市閲書，遂通古今。

呂向，字子回，已不知道他的家世，有人説是涇州人。呂向少年時喪父，依靠外祖母隱居在陸渾山。擅長草書隸書，能够一筆環寫一百字，就像縈繞的頭髮一樣，世人稱爲連錦書。他有志於學，每每賣藥，就到市上閲書，於是通曉今古。

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

玄宗開元十年，呂向被召入翰林，兼集賢

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及諸王爲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内之後宫，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爲文，勒石西嶽，詔向爲鐫勒使。

院校理，陪侍太子及諸王撰寫文章。當時皇上每年派遣使者到天下選擇美女，納入後宫，號稱花鳥使，吕向於是上奏《美人賦》來諷勸，皇上認爲很好，升任爲左拾遺。皇上經常到渭川打獵，吕向又獻詩規勸，升任左補闕。皇帝自己撰文，在西嶽上刻石，下詔叫吕向任鐫刻使。

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内，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鵰梟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内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污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賚良異。

吕向以起居舍人之職隨從皇上東巡，皇上召集頡利發及番夷酋長進入仗内，并賞賜給他們弓箭以射獵禽獸。吕向進言説："鵰梟不鳴，不算瑞鳥；豺虎雖伏，不叫仁獸。何况突厥習於殘殺，不顧君父，陛下以武義震懾他，以文德感召他，他們不得不來殿廷，所以稽首稱臣，遣使奔命。陛下召他們引納在從官中，陪侍封禪盛禮，使飛箭於前，同享獲獸之樂，是親昵太過分了。萬一有荆卿那樣的詭詐舉動，莽何羅那樣的暗中發難，威逼聖上的車駕，冒犯尊貴者，即使把單于剁成肉醬，把他們的氈帳毁壞，又如何能塞責呢?"皇上接納了吕向的建議，下詔命番夷從仗内出去。過了很久，遷任他爲主客郎中，專門陪侍皇太子，受到特殊的重視和賞賜。

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它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帝聞咨嘆，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内教坊樂工，娱懌其心。卒，贈東平太守。

當初，吕向出生時，父親吕岌客游遠方不回。吕向小時候喪母，不知墓地所在，將要埋葬時，巫者找到了，不知父親在世還是死亡，便招魂與母親合葬。後來有人傳説父親仍在世，他訪求多年没有找到。一天從朝中回來，路上見到一位老人，經詢問，果然是父親。他下馬抱着父親的脚痛哭，路上的行人見此情景都爲之落淚。皇上聽到這事後深爲嘆息，任吕岌爲朝散大夫，賞賜錦綵，并給其内教坊樂工，來歡樂其心。去世，追贈東平太守。

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吕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

吕向服喪期滿，再次遷任中書舍人，改任工部侍郎，去世，追贈華陰太守。曾因李善注釋《文選》太繁雜，和吕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重新作注解，當時號稱《五臣注》。

## 王翰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蒱酒。張嘉貞爲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

王翰，字子羽，是并州晉陽人。年輕時豪放强健而又自負其才，考中進士科，但喜歡賭博喝酒。張嘉貞任本州長史，認爲他壯偉，厚待

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擧自如。張説至，禮益加。復擧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又擧超拔群類。方説輔政，故召爲秘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説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徙仙州别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

他。王翰自己唱歌，請張嘉貞起舞，神氣軒昂自如。張説到并州後，對王翰更加禮遇。又考中直言極諫科，調任昌樂尉，又考中超拔群類科。正值張説任宰相，因此召他入朝任秘書正字，升遷爲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王翰家中畜養歌伎，目使頤指，自比王侯，人們無不憎惡他。張説罷相，王翰出任汝州長史，遷任仙州别駕。他整天和才士豪俠飲酒游獵，擊鼓盡歡，因此又貶爲道州司馬，去世。

**孫逖**

孫逖，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禄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莊，爲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涉、鞏間。垂拱初，詣洛陽獻書，不報。第進士，終襄邑令。

逖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嘆，遂與定交。擧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擧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户部郎中蘇晋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説命子均、垍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裒其文示逖。

李暠鎮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修撰。時海内少事，帝賜群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玄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顔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内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爲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父喪闋，復拜舍人。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晋、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代

孫逖，是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禄大夫孫惠蔚是他的祖先。祖父名希莊，任韓王府典籤，四代都是單傳一子，所以没有近屬。父親名嘉之，少年喪父，依靠外家，客居涉、鞏之間。垂拱初年，到洛陽獻書，没有答覆。考中進士科，官位終於襄邑令。

孫逖幼年時就有文才，思路敏捷。十五歲，拜見雍州長史崔日用，崔日用叫他賦土火爐，他揮筆成篇，義理情趣不凡，崔日用非常吃驚，就和他交爲朋友。他還考中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考中賢良方正科。玄宗登洛城門召見他，叫户部郎中蘇晋等人評定他的文字爲異等，升任左拾遺。張説叫兒子張均、張垍前往拜訪他。李邕以才自負，從陳州進京述職，彙集他的文章給孫逖看。

李暠節鎮太原，上表請他進幕府任職。以起居舍人入集賢院修撰。當時海内少事，皇上賞賜群臣十天一次宴會，宰相蕭嵩會集百官賦《天成》、《玄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承《雅》、《頌》之體，叫孫逖作序叙述緣由。改任考功員外郎，所録取的顔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人，都是海内有名之士。不久遷任中書舍人。此時，孫嘉之年近八十歲，還在任縣令，孫逖請求降任外官，以增高父親的俸秩。皇上嘉許采納，拜授孫嘉之爲宋州司馬，聽任他退休。孫逖爲父服喪期滿，又拜授中書舍人。開元年間，蘇頲、齊澣、蘇晋、賈曾、韓休、許景先及孫逖掌管制誥，在代王言中算是最有名的，而孫逖尤

言最，而遜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八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綿廢累年，徙少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

諸子成最知名。

**孫成**

成，字思退，推蔭仕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爲華州刺史，因悸病喑，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稍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爲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期增户五千，詔書褒美。徙蘇州，改桂管觀察使，卒。

成通經術，奏議据正。嘗有期喪，吊者至，成不易縗而見。客疑之，請故，答曰："縗者，古居喪常服，去之則廢喪也。今而巾幞，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經略使。

**孫簡**

公器子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幕府。累遷左司、吏部二郎中，繇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遜掌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逮簡凡三世。

會昌初，還尚書左丞，建言：

班位以品秩爲等差，今官兼臺省，位置遷誤，不可爲法。元和元年，御史臺白奏，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品同類官上。其後侍郎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從三品，今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户部侍郎正四品下，今户部侍郎兼大夫當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

其精密，張九齡審查他的草稿，想改動一個字，最後仍未能改成。他任此職八年，判刑部郎中，因患風痹病請求解職，遷任太子左庶子，於是沉廢多年，轉任少詹事。上元年間去世，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叫文。

孫遜的諸子中孫成最知名。

孫成字思退，因父親的功德而歷任洛陽、長安令。兄長孫宿任華州刺史，因驚悸病啞，孫成告假前往探視，不等答覆就出發了，代宗稱贊他講悌道，不責備他。隨後升遷爲倉部郎中、京兆少尹。他任信州刺史時，有一年大旱，他開倉以賤價向百姓出售糧食，所以雖然饑荒而没有人逃亡。第二年增加户口五千，皇帝下詔表揚他。轉任蘇州刺史，改任桂管觀察使，去世。

孫成精通經術，奏議守正。曾有期喪，吊唁者來到，孫成不换縗服而接見客人。客人疑惑，問他原因，他回答説："縗服，是古代居喪的常服，脱去它就等於廢喪。今天如服巾幞，就不對了。"兒子名公器，也做到邕管經略使。

孫公器的兒子名簡，字樞中，元和初年，考中進士科，被徵用到鎮國、荆南節度使幕府任職。多次遷任左司、吏部二郎中，由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任中書舍人。當初，孫遜掌制誥，到代宗時，孫宿又任這職，到孫簡共三代都任這職。

會昌初年，孫簡遷任尚書左丞，他建議説：

班位以品秩高低爲等級，而現在官員兼任臺省，位置遷誤，不可爲法。元和元年，御史臺上奏，常參官兼任大夫、中丞的，比照檢校官，位居本品同類官之上。此後侍郎兼任大夫的都在左、右丞之上。當時侍郎兼任大夫的人很少，衹有京兆尹兼任。京兆尹是從三品，今官位却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的卿、監之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之下。左丞是正四品上，户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户部侍郎兼任大夫的應當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之下，諸曹侍郎之上，不宜居於正四品的丞、郎之上。又右丞是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是正

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蓋以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户部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仕郎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有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録及諸府州録事參軍事皆操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假使諸曹掾因功勞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録、録事參軍上？且左丞糾射八坐，主省内禁令、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得彈奏之，良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理可循，雖無往比，自宜行之。否者，號曰舊章，正可改也。

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在右丞之下。大概因爲丞有管轄糾正的重任，吏部侍郎官品雖高，仍居於其下，然則户部侍郎雖兼任大夫，怎麽能位居其上呢？今散官從將仕郎到開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有下，名稱級别各異，則正從上下不能稱之爲同品。京兆、河南司録以及各府州録事參軍事皆負責紀律，糾正諸曹，和尚書省的左、右丞管理六曹大略相等，假使諸曹掾因有功勞加任臺省官，怎麽能位在司録、録事參軍之上呢？而且左丞糾彈八坐，主管尚書省内禁令、宗廟祠祭之事，御史不當，可以彈劾上奏，實以臺官所奏拘泥成例，而不考慮事情輕重。假使有理可以依據，雖無成例可以比附，也自應施行。否則，就是舊章，也正可以改變。

武宗詔兩省官詳議，皆從簡請。

武宗下詔叫兩省官員詳加討論，都依從孫簡的奏請。

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弟範亦爲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孫簡歷任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任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弟弟孫範也任淄青節度使，是當世公認的貴顯之家。

## 李白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横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

李白，字太白，是興聖皇帝第九代孫。他的祖先在隋末因犯罪被遷到西域，神龍初年，從西域逃回來，客居在巴西。李白出生時，母親夢見太白星，因此用來給他命名。李白十歲通曉詩書，長大後，隱居在岷山。州裏推舉有道科，他不應舉。蘇頲任益州長史，見到李白感到奇異，説："這人天才英特，如果稍加努力增長學問，就可和司馬相如相比。"然而他喜歡縱横家那一套術數，學習擊劍，想當個游俠之士，輕視財産而樂於施捨。後來又客居任城，和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住在徂來山，每天沉醉於酣飲之中，當時號稱竹溪六逸。

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吴筠善，

天寶初年，李白南游到會稽，和吴筠友好。

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貴，耻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晋、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

吴筠被召入京，所以李白也到了長安。他前去拜見賀知章，賀知章見到他的文章，感慨驚嘆道："你，是天上謫居世間的仙人呀！"并在玄宗面前説起他，玄宗在金鑾殿召見李白，議論當世的事情，李白於是奏上一篇賦頌。玄宗賜食給李白，并親自爲他調羹，下詔命他爲翰林院供奉。李白仍和飲酒之徒醉於市上。玄宗坐在沈香子亭裏，突然之間心内有些感慨，想叫李白撰制樂章，於是召他入宫，當時李白已經醉倒，左右的人用水灑他臉，酒稍醒，他揮筆成文，詞章婉轉華麗而意精旨切，毫不停留思索。玄宗喜愛他的才華，幾次設宴召見款待他。李白曾侍奉玄宗飲酒，喝醉後，叫高力士替他脱鞋靴。高力士素來貴重，因而以此爲耻，便指摘他的詩來激怒楊貴妃。玄宗要給李白官做，楊貴妃總是阻止。李白自知不爲皇上親近的人所容忍，更加傲慢并放蕩不羈，和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晋、張旭、焦遂并稱爲酒八仙人。他懇切請求引退還居山林，玄宗賜給金帛放他回去。李白浮游漂泊於四方，曾乘月色和崔宗之從采石到金陵，他穿着皇帝所賜的錦袍坐在船中，好像旁邊没人一樣。

安禄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

安禄山造反，李白輾轉往來於宿松、匡廬之間，永王李璘徵用他爲幕府僚佐。永王李璘起兵，李白逃回彭澤；永王李璘兵敗，李白應當被處死。起初，李白游并州，曾見到郭子儀，認爲是個奇才。郭子儀曾犯法，李白出面解救郭子儀纔免受處罰。這時郭子儀請解除自己的官職來給李白贖罪，於是皇帝下詔將李白長期流放夜郎。適值大赦，李白又回到尋陽，因事獲罪下獄。當時宋若思率領吴兵三千前往河南，路過尋陽，釋放他并任用他爲參謀，不久李白辭去參謀職。李陽冰任當塗令，李白投靠他。代宗即位，召李白入朝任左拾遺，而李白已去世，終年六十多歲。

白晚好黄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悦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采。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

李白晚年愛好黄老之學，經牛渚磯來到姑孰，喜愛謝家青山，想在這裏終老。到他死後，就埋葬在山的東麓。元和末年，宣歙觀察使范傳正拜祭他的墳墓，又下令禁止在李白的墳墓附近

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嘆，復其夫徭役。

采樵。范傳正還尋訪他的後裔，衹有兩個孫女嫁給一般百姓爲妻，行爲舉止仍然有風度規範，她們見到范傳正哭着説：“先祖志在青山，臨時葬在山的東麓，這不是他的本意。”范傳正給他改葬，并樹立了兩塊石碑。他告訴李白的兩位孫女，打算將她們改嫁給士族爲妻，她倆推辭説孤獨窮苦而失身於平民，這是命該如此，不願意改嫁。范傳正嘉勉贊嘆不已，免除她倆丈夫的徭役。

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絶。

文宗時，下詔把李白的歌詩、裴旻的劍舞、張旭的草書合稱爲三絶。

**張旭**

旭，蘇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

張旭，是蘇州吴人。特愛喝酒，每當喝得大醉時，就呼叫狂走，然後下筆，有時用頭濡墨書寫，酒醒後自己看了，以爲有神，不可復得。世人稱他爲張顛。

初，仕爲常孰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檐夫争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顔真卿云。

起初，張旭入仕任常孰尉，有個老人陳訴訟詞請求判决，不久又來了，張旭煩了生氣，斥責那老人。老人説：“我看您筆法奇妙，想把它珍藏在家罷了。”張旭就問他收藏了些什麼，他把他父親所書的全部拿出來，張旭看了，認爲是天下的奇筆，從此盡得其法。張旭自己説，當初見到公主檐夫争道，又聽到鼓吹之聲，而得到筆法之意，觀看公孫舞《劍器》，而得其神。後人論書法，對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陸柬之都有不同的看法，對張旭却没有批評攻擊的。傳張旭書法的，衹有崔邈和顔真卿。

**裴旻**

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裴旻曾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被奚兵所圍困，裴旻站在馬上舞刀，箭矢從四面飛來，結果都迎刀而斷，奚兵大驚退去。後任龍華軍使而駐守北平。北平多老虎，裴旻善射，一天獲得三十一隻老虎，他在山下休息，有個老父説：“這是彪。稍往北走，有真老虎，假如將軍遇上，那就壞了。”裴旻不相信，奮馬前往。有老虎從樹叢中出來，小而猛，據地大吼，裴旻的馬驚退，弓箭都墮落下來，從此不再射了。

**王維**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

王維，字摩詰，九歲時就懂得作文章，和弟

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太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

弟王縉齊名，天資孝順友愛。開元初年，考中進士科，調任太樂丞，因事牽累任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任宰相，提升他爲右拾遺。歷任監察御史。母親去世，哀毀幾不欲生。服喪期滿，多次遷任爲給事中。

安禄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禄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

安禄山反叛，玄宗西幸，王維被賊兵俘獲，他吃了藥使自己下痢，假裝啞了。安禄山平素知道他的才華，迎接并安置在洛陽，强迫他任給事中。安禄山在凝碧池舉行盛大宴會，把梨園樂工都召來奏樂，樂工們都哭泣，王維聽了十分悲傷，因而賦詩表示哀痛。叛賊平定後，都被逮捕入獄。有人把那詩傳送到皇帝所在的地方。當時王縉官位已經顯達，請求削除自己的官職來贖王維的罪。肅宗也很憐愛他，降任他爲太子中允。過了很長時間，遷任中庶子，三次遷任做到尚書右丞。

縉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己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户，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别，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秘書監。

王縉任蜀州刺史還没有還朝，王維自表：“己有五短，王縉有五長，臣在省户，王縉在遠方，願意退還所任官職，返回鄉里，使王縉得以回到京師。”議論的人不責怪他。過了好久纔召王縉入朝任左散騎常侍。王維在上元初年去世，終年六十一歲。病重時，王縉在鳳翔，他寫信與之訣别，又留給親故書信幾幅，停下筆就去世了。追贈秘書監。

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虚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王維擅長草書隸書，喜歡畫畫，名聲盛於開元、天寶年間，豪門貴族空着尊位迎接他，寧、薛諸王待他如同師友。他的畫出神入化，至於山水畫意境綿邈曠遠，雲勢石色，畫工以爲天機所到，學的人難於達到。有客人拿《按樂圖》給他看，没有題志，王維慢慢地説：“這是《霓裳》第三疊最初拍。”客人不相信，召集樂工演奏，纔相信了。

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别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

王維兄弟都虔誠信佛，不吃葷，不穿文彩之服。他的别墅在輞川，地方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和裴迪在其中游賞，賦詩酬答爲樂。妻子去世後不再娶，獨居三十年。母親去世，上表請將輞川住宅作爲佛寺，他去世後就葬在它的西邊。

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

寶應年間，代宗對王縉説：“朕曾在諸王座

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裒集數十百篇上之。

上聽過王維的樂章，現在傳下來的有多少?”派宦官王承華去取，王縉彙集數十百篇獻上。

**鄭虔**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掇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黄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

鄭虔，是鄭州滎陽人。天寶初年，任協律郎，搜集當代史事，著書八十多篇。有人偷看他的書稿，上奏控告他私下編撰國史，鄭虔連忙把書稿燒掉，因此被貶謫達十年。後來回到京師，玄宗喜愛他的才華，想把他安排在身邊，因爲不叫他辦實事，另爲他設置廣文館，用他爲博士。鄭虔接到命令，不知道廣文的官署在何處，告訴宰相，宰相說:“皇上增廣國學，設置廣文館，用來安置賢者，使後世說廣文博士從您開始，不也很好嗎?”鄭虔這纔就職。過了好久，雨水損壞了房舍，有關部門不去修葺，他便寓居國子館，廣文館從此廢掉。

初，虔追紬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稡》。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絶。”遷著作郎。

起初，鄭虔綴集古書可記者得到四十多篇，國子司業蘇源明給其書起名叫《會稡》。鄭虔善於畫山水，喜好書法，常常苦於没有紙，當時慈恩寺存貯有幾屋柿樹葉，他就每天去取柿葉練習書法，時間長了幾乎用遍。他曾書寫了自己的詩還有畫進獻，皇上在卷尾大書道:“鄭虔三絶。”遷任著作郎。

安禄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并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户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卒。

安禄山造反，派遣張通儒劫持百官并安置在東都，僞授鄭虔爲水部郎中。鄭虔詐稱風疾，請求攝市令，暗中將密章送達靈武。叛賊平定後，他和張通、王維一起囚禁在宣陽里。他們三人都喜愛畫畫，崔圓叫他們畫齋壁。鄭虔等人正怕死，於是盡心作畫希望崔圓爲他們説情，終於免死，鄭虔貶任台州司户參軍事，王維僅降職。鄭虔幾年後去世。

虔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産、兵戍衆寡無不詳。嘗爲《天寶軍防録》，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

鄭虔長於地理之學，凡是山河險易、方隅物産、兵戍衆寡無不詳悉。曾撰作《天寶軍防録》，文字典雅而事實詳備。諸儒佩服他善於著書，當時稱爲鄭廣文。他爲官極其貧儉，恬静寡欲。杜甫曾贈詩説:“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

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間問何所業，相如

有個叫鄭相如的，從滄州來，拜鄭虔爲師，鄭虔對他不够禮貌，偶然間他有什麽專業，鄭相

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污僞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　蕭存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

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

天寶初，穎士補秘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遥、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内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己，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褊。會母喪免，流播吴、越。

如說："孔子說'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也能知道。"鄭虔大吃一驚，鄭相如便說："開元到三十年應當改元，再過十五年天下大亂，賊臣越分竊居帝位，您將污於僞官，希望守節，可以免難。"鄭虔又問他："你自己怎麽樣？"回答說："相如我有官三年，死於衢州。"這年鄭相如考中進士科，調任信安尉。三年後，鄭虔詢問吏部，而鄭相如果然死了，所以鄭虔記着他的話，始終不依附叛賊。

蕭穎士，字茂挺，是梁鄱陽王蕭恢的七世孫。祖父名晶，賢能而且有謀略，任雅相討伐高麗，奏請任用他爲記室參軍。越王李貞起兵，他拄着手杖前往拜見，向越王提出三策，越王不采用，蕭晶估計越王必然失敗，就逃往别地，客死在廣陵。

蕭穎士四歲就能作文，十歲補爲太學生。看書一遍就能背誦，通曉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考中進士科，對策名列第一。父親蕭旻，因莒丞而抵罪，蕭穎士前往府佐張惟一處求訴，張惟一說："蕭旻有此佳兒，我因蕭旻受到譴責也不遺憾。"於是給蕭旻平反赦免。

天寶初年，蕭穎士補授秘書省正字。當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遥、韋述都是先進，他們器重蕭穎士的才能，以對等之禮相待，因此名揚天下。奉命出使在趙、衛一帶搜括遺書，很久没有回報，被有關部門彈劾免職，因而他便留居在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人對他都行弟子禮節，他相繼給他們傳授學業，號稱蕭夫子。召入集賢院任集賢院校理。宰相李林甫想見到他，蕭穎士正值爲父守喪，没有前往。李林甫曾到老朋友的住處邀請蕭穎士，穎士前去，哭着在門内等候，李林甫不得已，前往弔唁然後離去。李林甫恨他對自己不謙讓，便調他任廣陵參軍事，蕭穎士心中憤急不能忍受，作《伐櫻桃樹賦》說："擢無用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用來諷刺李林甫。君子恨他心胸太狹小了。適值爲母親守喪而免職，流浪在吴、越一

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叙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撰《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

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鄠、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

安禄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托疾游太室山。已而禄山反，穎士往見河南采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嘆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潁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别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説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崤、陜，公何遽輕土

帶。

蕭穎士曾説："仲尼作《春秋》，成爲百王也不變易之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叙事模棱兩可，失去褒貶之體，不足以爲訓。"於是起自漢元年終於隋義寧作編年史，依照《春秋》義類作傳一百篇。在魏記載高貴鄉公之崩，説："司馬昭在南闕弑殺了皇帝。"在梁記載陳的受禪，説："陳霸先造反。"又自以爲是梁的支孫，而陳宣帝逆取順守，所以武帝得以享受祭祀三紀；過去曲沃武公篡晉，而晉文公爲五霸之一，仲尼没有貶斥。於是黜陳并認爲隋不是正統，而以唐的土德承接梁的火德，這一切都出於自斷，不同於諸儒的議論。有個太原人王緒，是王僧辯的裔孫，撰有《永寧公輔梁書》，貶黜陳而不以其爲帝，蕭穎士支持他的觀點，也撰著《梁蕭史譜》并作《梁不禪陳論》，用來發明王緒的義例，使之昭明於世。

史官韋述推薦蕭穎士代替自己，朝廷召他到史館待制，蕭穎士乘驛傳到達京師。當時李林甫正威福自專，蕭穎士不屈服，更加受到李林甫嫉恨，不久免官，往來於鄠、杜之間。李林甫死後，他調任河南府參軍事。倭國派遣使者入朝，陳請他們國裏的人願意請蕭夫子爲師，中書舍人張漸等人勸諫不可而作罷。

安禄山恃寵驕恣，蕭穎士私下對柳并説："胡人受寵而驕，禍亂不久就要發生了，東京怕要首先失陷吧！"於是托病游歷太室山。不久安禄山反叛，蕭穎士去見河南采訪使郭納，提出防禦堅守的辦法，郭納忽視而不予采用，他感嘆地説："享受厚禄的以兒戲來抵禦强大的叛賊，難啊！"他聽説封常清陳兵東京，就前往觀察，没有留宿便回來了。於是把家裏的書收藏在箕、潁之間，隻身出走到山南，節度使源洧徵用他爲掌書記。叛賊别將攻打南陽，源洧害怕，打算退保江陵，蕭穎士勸説道："官軍守潼關，財用緊急，必須依靠江、淮轉運糧餉纔够用，轉運糧餉的道路要經過漢、沔，因此襄陽成了當今天下的咽喉，一旦失守，大事就去了。况且這裏還有數十郡土地，人口達百萬，練兵禦寇，這是爲國家社

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禄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

稷立功。叛賊正專攻崤、陜，您爲什麽要急忙輕意丢棄土地，而取笑於天下呢?”源洧於是按兵不動。也正值安禄山死掉，賊軍解圍而去。源洧去世，蕭穎士前往金陵并客居那裏，永王李璘召他，他不見。

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盗先起，宜時遣王以捍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

當時盛王任淮南節度大使，留在蜀地没有前來，副大使李承式輕率用兵而士氣不振。蕭穎士給宰相崔圓寫信，認爲當今軍餉的依靠在東南，但是楚、越一帶山高水多，自古中原紛擾，而這裏先起盗賊，應及時派遣盛王鎮捍江淮。不久劉展果然反叛。賊兵圍攻雍丘，脅迫泗上軍。李承式派兵前往救援，設宴款待賓客，陳設女樂。蕭穎士説：“天子流落在野外，難道是臣下盡歡的時候嗎?投兵在不測之地，却使他們觀聽華麗，一旦有思歸之心，誰還肯賣命打仗呢?”李承式不采納他的建議。崔圓聽到了他的這番話，立即任命他爲揚州功曹參軍。他到任後，住了兩夜便離去。後來客死在汝南的旅舍，終年五十二歲，門人共同給他上謚號叫文元先生。

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奬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顔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顔、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游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穎、韓拯、陳晋、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即誦，華再閲，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

蕭穎士喜歡聽説别人的好處，并以推舉引薦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幾十人，由於他的稱賞都成爲名士。天下都推他有知人之明，稱他爲蕭功曹。曾以兄禮事奉元德秀，而和殷寅、顔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爲朋友，當時人稱爲“殷、顔、柳、陸、李、蕭、邵、趙”，認爲他能始終如一地與人交往。和他交游的人有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同族弟弟蕭季遐、劉穎、韓拯、陳晋、孫益、韋建、韋收。惟獨與李華齊名，世稱“蕭、李”。他曾和李華、陸據游覽洛陽龍門，誦讀路旁的石碑，蕭穎士讀後即能背誦，李華讀兩遍，陸據讀三遍纔能全部記住。聽到此事的人認爲這三人的才華高低，可由此分别。有個奴僕侍奉蕭穎士十年，受過嚴酷的鞭打，有的人勸這個奴僕離去，回答説：“不是不能離去，衹是太愛他的才華了。”蕭穎士多次稱贊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崇尚古學，而混於流俗不自振，爲曹植、陸機之所不及。又説裴子野善於著書。他所許可的當世人，衹有陳子昂、富嘉謨、

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

盧藏用的文辭，董南事、孔述睿的博學而已。

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韵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奸，去官，風痹卒。

蕭穎士的兒子名存，字伯誠，誠實正直有父親的遺風。善於寫文章，和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人友好。浙西觀察使李栖筠上表任用他爲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和蕭存以及陸鴻漸等人探討古今韵字的來源，作書幾百篇。建中初年，蕭存由殿中侍御史四次升遷任比部郎中。張滂主持財賦，徵用蕭存留務京師。裴延齡和張滂不和，蕭存嫉恨其奸佞，棄官而去，後患風痹病去世。

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贍其家。

韓愈少年時受到蕭存的器重，從袁州返回時，路過蕭存在廬山的故居，而蕭存諸子都已去世，僅有一女健在，韓愈予以經營救助。

殷寅者，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

殷寅，是陳郡人。邵軫，是汝南人。

### 陸據

陸據，河南人，字德鄰，後周上庸公騰六世孫。神宇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勛員外郎。

陸據，是河南人，字德鄰，是後周上庸公陸騰的六世孫。神情器宇敏悟超群，精通事物的情理。三十歲時纔到京師，公卿們喜愛他的文章，交相稱贊他。天寶十三載，死在司勛員外郎任上。

### 柳并

柳并者，字伯存。大曆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喪明，終於家。初，并與劉太真、尹徵、閻士和受業於穎士，而并好黄、老。穎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强識，士和鈎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黄、老，予亦何誅？"

柳并，字伯存。大曆年間，被徵用到河東府任掌書記，遷任殿中侍御史。後來失明，死在家中。起初，柳并和劉太真、尹徵、閻士和受業於蕭穎士，而柳并喜好黄、老。蕭穎士常説："劉太真，是我的入室弟子，斯文不墜，寄希望於此人。尹徵博聞强記，閻士和鈎取深處之物而招致遠處之物，我趕不上了。柳并不受命而崇尚黄、老之術，我也没有什麼可責備的？"

并弟談，字中庸，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

柳并的弟弟名談，字中庸，蕭穎士喜愛他的才華，把女兒嫁給了他。

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榷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爲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閻士和，字伯均，著有《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於是商榷歷代的文章，而盛贊蕭穎士所長，認爲聞知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植、陸機。

### 皇甫冉

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屬

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作文，張九齡很

文，張九齡嘆異之。與弟曾皆善詩。天寶中，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爲河南元帥，表掌書記。遷累右補闕，卒。

曾，字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與冉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稱贊他。他和弟弟皇甫曾都善於作詩。天寶年間，接連考中進士科，授任無錫尉。王縉任河南元帥，上表任用他爲掌書記。歷任右補闕，去世。

皇甫曾，字孝常，歷任監察御史。他的名聲和皇甫冉不相上下，當時人把他和張氏景陽、孟陽相比。

**蘇源明**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兖。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倰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二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五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采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倰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决。既而卒廢濟陽，以縣皆隸東平。召源明爲國子司業。

安禄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覂屈，宰相王璵以祈襘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群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它不暇及也。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

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殳，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餧餒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奸夫盗兒，連墻接棟，磨礪以須陛下之出，御

蘇源明，是京兆武功人，起初名預，字弱夫。他從小喪親，寓居在徐、兖。擅長寫文章，在天寶年間很有名。考中進士科，又試集賢院。幾次遷任爲太子諭德。出任東平太守。這時，濟陽郡太守李倰因爲該郡瀕臨黄河，請求增領宿城、中都兩個縣以舒緩民力。這兩個縣，是隸屬於東平郡和魯郡的。於是，蘇源明上書建議廢除濟陽郡，劃出五縣分别隸屬於濟南、東平、濮陽三郡。皇帝下詔叫河南采訪使會同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蘇源明、李倰五太守在東平討論，結果没作出决定。不久朝廷下令終於廢除濟陽郡，把它所管的縣都隸屬於東平郡。并召蘇源明入朝任國子司業。

安禄山攻陷京師，蘇源明因病没有接受僞官。肅宗收復兩京，提任他爲考功郎中知制誥。此時，承大盜之後，國家財力缺乏，宰相王璵以祈福除殃得到重用，禁中整天整夜祈神求福，宦官當權，給養繁靡，群臣没有人敢直切諫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皇上廢除淫祀，其它的還顧不上議論。蘇源明多次陳述政治得失。到史思明攻陷洛陽，皇帝下詔巡幸東京，將要親征。蘇源明於是上疏極諫説：

淫雨多時，道路梗阻，這是極不可以之一。自從春季大旱，秋苗損耗過半，收穫尚未完畢，先有清除道路之役，再有張羅供應之苦，這是極不可以之二。每每站立殿廊時，都見到旌旗之下，飢餓的士兵拿着殳，仆倒在儀仗的行列中，每天有兩三人；市井中的飢民尋求食物，死在路旁，每天有四五人。這是極不可以之三。奸民盜賊，像房屋一樣連成一片，磨礪凶器以等待陛下出來，

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初，都内財貨，吏民資産，縻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駃驢入宣政、紫宸者。况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兹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罶”，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爲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旴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驛騷，江湖叛换，《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舉爲寇盗，王公以下，廪稍匱絶，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後，隨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晋原，衛伯玉拂焉耆，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逾闕口，遏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懔然而西。狂賊失勢，蹙于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罌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祝，妄有闒説，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怫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優

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這是極不可以之四。太上皇巡蜀之初，京都的財貨，吏民的資産，都散失在路人之手，甚至有人乘馬和驢騾到宣政殿、紫宸殿的。何况陛下初有四海，威制比過去差得遠了，現在這次東行，怕是賊臣誘勸陛下而已。《詩經》上説“三星在罶”，是説危亡在於須臾之間，臣不勝嗚咽，爲陛下痛心。希望儘快停止親征，不然的話，那些不得志的幸災樂禍之徒，已在下扼腕憤怒了。這是極不可以之五。當今河、洛騷亂，江湖跋扈，《詩經》上説：“中原有菽，庶民采之。”那史思明、楚元都是采菽的人。陛下爲什麽如此看輕萬乘之尊而使之速成呢？這是極不可以之六。大河南北，都是寇盗，王公以下，廪食稍稍匱絶，將士們的糧餉，僅能維持不長時間，然而中官坐食官禄，不減於往年，梨園的各種藝人，更盛於今日，陛下未能安然高枕，當是由此。除非中書指使，太常正樂以外，希望一律放歸，發給長牒不叫從事於此，等五六年之後，隨事省免。現在都聚在一起等着供給，這是極不可以之七。李光弼攻克河陽，王思禮拿下晋原，衛伯玉經焉耆，過析支，不日即可到達。御史大夫王玄志直逼巫閭，靠近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越過闕口，遏制二室；鄧景山渡過淮、泗，憤慨而向西。狂賊失勢，在緱山之下受挫，向北不敢過孟津，向東不敢過罌子，過不多久就會反綁雙手前來投降了。陛下不坐而受降，竟想要親征，以徇一朝之怒，這是極不可以之八。王者對於天地神祇，用牲幣祭享而已。古書上説：“不祈方士。”那些淫巫愚祝，胡亂陳説，這是極不可以之九。天子順時而動，人們欣幸他來纔叫幸，人們都以他來爲病就叫不幸。臣等屢次拂逆陛下的視聽，聯合跪伏在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然陛下寬容免罪，還是有百臣必然在朝中昌言，成千上萬的人在外面誹謗，這是極不可以之十。臣聽説兒子對父親不諫諍，是不孝；臣對君不

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爲苟榮冒禄，圈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之。

諫諍，是不忠。不孝不忠，苟且求取榮禄，這就連圈牢中的畜牲都不如。臣雖然極爲卑賤，也不能委身於圈牢之中，而使樵夫指着恥笑。

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秘書少監卒。

皇上嘉獎他的切直，於是停止東巡。後來任秘書少監時去世。

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

蘇源明和杜甫、鄭虔素來友好，他最稱贊的人是元結、梁肅。

## 梁肅

肅，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蕭復薦其材，授右拾遺，修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中。

梁肅，字敬之，還有個字寬中，是隋朝刑部尚書梁毗的五世孫，世代居住在陸渾。建中初年，梁肅考中文辭清麗科，升任太子校書郎。蕭復推薦他的才能，拜授右拾遺，參與修史工作，因母親年老而不赴任。杜佑徵用他任淮南掌書記，召入朝廷任監察御史，轉任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去世，享年四十一歲，追贈禮部郎中。

# 唐書卷二百三

##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 文藝列傳(下)

### 李華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冲，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

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内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爲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婭所在横猾，華出使，劾按不橈，州縣肅然。爲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禄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

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盗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户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

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痹，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强爲應。大曆初卒。

李華，字遐叔，是趙州贊皇人。曾祖名太冲，在宗族中的名望最大，鄉人爲此説："太冲無兄。"太宗時，擢任祠部郎中。

李華年輕時心胸開闊舉止無檢束，外表好像坦蕩，其實很謹慎穩重，重視許諾，時常仰慕汲黯的爲人。先後考中進士科、博學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任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的親戚到處驕横不法，李華出使，彈劾按問毫不屈從，州縣秩序整肅。受到權臣嫉恨，改任右補闕。安禄山反叛，他進獻誅殺和守禦之策，都留下未予答覆。

玄宗入蜀，百官逃竄，李華的母親在鄴，他想用輦車秘密送母親逃亡，被叛賊俘獲，僞任鳳閣舍人。叛賊平定後，他被貶爲杭州司户參軍。李華感傷經歷危亂而不能守節，又未能使親人安養，想給母親養老送終而母親又去世了，於是他便在江南隱居起來。

上元年間，皇帝下令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之職召李華入朝。李華喟然長嘆説："哪有失節危親的人，還想受到天子恩寵呢?"因而自稱有病不接受任命。李峴在江南領選，上表將他安置在幕府，升任檢校吏部員外郎。他苦於風痹，辭去官職，在山陽隱居，命令子弟務農，安於窮困生活。李華晚年信奉佛教，不甚著書，衹是天下士大夫的家傳、墓志以及州縣的碑頌，常有人帶着金銀布帛前來請求撰作，他纔勉强答應。大曆初年去世。

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榷，已成，污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庋。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當初，李華撰成《含元殿賦》後，拿給蕭穎士看，蕭穎士説："在《景福》之上，《靈光》之下。"李華的文辭綿麗，缺少宏達之氣，蕭穎士剛健開朗放縱任意，當時人認爲李華不如蕭穎士，而李華懷疑自己超過他。於是撰作《弔古戰場文》，竭盡思慮，寫成後，又故意把它弄污穢好像舊書一樣，夾雜放在佛書的架子上。有一日，他和蕭穎士讀到它，稱贊它作得好，李華問道："當今誰能做到呢?"蕭穎士説："你若能加以精心構思，便可做到。"李華驚愕心服。

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觴禍銜悔，及爲元德秀《權皋銘》、《四皓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

李華喜歡提拔士人，聲名隨他而重者，如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來也都做到宰相顯官。李華遭禍銜恨，到撰作元德秀《權皋銘》、《四皓贊》，深婉地加以稱道，讀者哀憐他的志意。

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

李華的嫡長子名翰，侄子名觀，都有名聲。

### 李翰

翰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媢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

李翰考中進士科，調任衛尉。天寶末年，房琯、韋陟都推薦他擔任史官，宰相不肯任命。李翰的朋友張巡在睢陽守節而死，有人妒忌他的功績，認爲他投降叛賊，肅宗不知道真情，李翰便傳述張巡的功狀表奏，説：

>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輤車，或追建邑封，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其君也。自逆胡構亂，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賊心腹。及魯炅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盗神器，鴟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爲却。賊欲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領。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强，出奇無窮，殺馘凶醜凡

> 臣聽説聖主褒揚死難之士，撫養死難之士的孤兒，有的親推載運棺柩之車，有的追贈封邑，厚待死者以安慰生者，安撫存者以報答亡者，君不遺忘臣，臣也不背叛君。自從逆胡叛亂，占據雒陽，帶引幽、朔之兵吞并河南。已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義奮發，率領烏合之衆，守衛雍丘，破壞叛賊的心腹。到魯炅棄甲於宛、葉，哥舒翰敗績於潼關，叛賊就盜竊神器，占據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列城將帥，望風出逃，而張巡堅守孤城不退却。叛賊打算繞道從張巡背後去侵擾江淮，張巡退軍睢陽，扼守東南咽喉。從春到冬，大戰幾十次，小戰幾百次，以弱制强，出奇無窮，斬殺叛賊共十多萬，賊兵不敢越過睢陽攻取江淮，江淮得以完好無損，這是張巡的功勞。

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啖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橈詞，慢叱凶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遏惡揚善，爲國者録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絀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遏，惡可揚，瑕録而用棄，非所以奬人倫，明勸戒也！且禄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横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陜、鄏一戰，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况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晋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黄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

城孤糧盡，外地救兵不來，還能使病弱奮起抗敵，摧鋒陷堅，三軍啖膚而食，明知要死也不背叛。城陷後被俘，始終没有屈服的話語，呵叱賊徒，精誠上通天日，即使是古代的忠烈之士也没有超過他的。議論的人怪罪張巡讓部下吃人，説張巡死守爲愚蠢，臣私下爲此痛心。忠，是臣之教；恕，是法之情。張巡守節而死，没有虧損教，析骸以餐，并非他的本義。《春秋》講以功覆過，《尚書》説赦過宥刑，在《周易》要抑惡揚善，治國的要録用棄瑕。現在竟然想要給張巡定罪，這是廢教絀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以抑，惡可以揚，録瑕而不用，這不是用來奬人倫，明勸戒啊！况且安禄山背德，大臣將相相繼從賊，而張巡爲官未入朝，宴會不預坐，没有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却奮身死節，以感動義軍，這不是忠嗎？以幾千士卒之力挫敗賊鋒，如果没有張巡就没有睢陽，没有睢陽就没有江淮。假如叛賊憑藉江淮的物資，使他們兵廣而財積，根節盤據，西向抗拒，雖然最終能殲滅，也必然曠日持久了。如今陜、鄏一戰，賊軍驚恐敗北，王師威震其西面，張巡扼守其東面，這是上天使張巡舉江淮以等待陛下，王師到達而張巡死去，這能不説有功嗎？古代列國侵伐，尚能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命討伐，張巡固守也是等待外援，外援不來而糧食已盡，糧食已盡纔吃人，則張巡之情可想而知了。假使張巡在守城之初，就已計劃吃人，損傷幾百人以成全天下，臣尚且認爲功過相抵，何况這并不是他本來的心願呢？孔子作《春秋》，詳述褒貶，齊桓公將要封禪，却略而不書；晋文公召周王到河陽，書而諱之。張巡在蒼黄中犯的罪過，輕於僭行封禪；而他的興復之功，却重於糾合諸侯。現在張巡的兒子張亞夫雖然得到官職，仍不能避免飢寒，江淮既爲張巡所保全，户口充實完足，應當割出一百户給其子作食邑。而且暴死之人爲惡鬼，有

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既巡所保，户口充完，宜割百户俾食其子。且彊死爲厲，有所歸則不爲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游，哀巡死難，不睹休明，唯令名其榮禄也。若不時紀録，日月浸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儻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

所歸就不會成災。張巡身首分離，將士的骸骨還沒有掩埋，應當在睢陽相擇高原之地，築起大冢，招魂而葬，以示表揚良善之義。臣年輕時和張巡交游，哀痛張巡的死難，沒有見到休明盛世，惟有加以好的名聲作爲榮禄。如果不及時記録，時間一久，或者被掩而不能流傳，或者傳而不實，使張巡生前死後都不被知遇，那就真可悲悼了。臣謹撰傳一篇，冒死進上，如果能够被史官采納，那死骨也就不朽了。

帝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

皇上因此感悟，而張巡的大節也因此能大白於世，爲義士所稱贊。

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曆中，病免，客陽翟，卒。

李翰多次遷任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曆年間，因病免官，客居陽翟，去世。

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紓，自有傳。

李翰撰文很精密而思路遲滯，他常隨從縣令皇甫曾學習音樂，思路枯竭時就奏樂，神志飄逸時纔作文。族弟李紓，自己有傳。

## 李觀

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

李觀，字元賓。貞元年間，應考進士科、博學宏辭科，接連考中，授任太子校書郎。去世，終年二十九歲。

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李觀撰作文章，不沿襲前人，當時人認爲他與韓愈不相上下。等到李觀年輕夭折，而韓愈後來的文章更加精工，評論者認爲李觀的文章尚未達到最好，而韓愈老且不休，所以終於大有名望。陸希聲認爲“李觀講究辭，所以辭勝於理；韓愈講究質，所以理勝於辭。雖然韓愈老且盡力，終不能勝過李觀的辭；即使李觀比韓愈晚死，也不能及韓愈的質”。

## 孟浩然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

孟浩然，字浩然，是襄州襄陽人。年輕時崇尚節義，常救濟別人於患難之時，隱居鹿門山。四十歲纔到京師。曾在太學賦詩，在座的人都嘆服，沒有人敢抗衡。張九齡、王維很稱道他。王維私自邀他到内署，不一會兒玄宗來了，孟浩然藏到床底下，王維如實告訴玄宗，玄宗高興地説：“朕聽説過此人而未見面，害怕什麽要

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采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荆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

躲藏起來?"叫孟浩然出來。玄宗問他的詩，孟浩然一再拜謝，自己誦讀所寫的詩，讀到"不才明主棄"之句，玄宗說："你不求仕進，而朕未曾棄你不用，爲什麼要誣陷我呢?"於是放他還鄉。采訪使韓朝宗約請孟浩然同到京師，想把他推薦給朝廷。恰好故友來了，孟浩然和他痛飲極爲歡樂，有人說："您與韓公有約。"孟浩然叱道："現在正在飲酒，哪顧得上其他！"終於不赴約。韓朝宗發怒，辭掉他獨自上路，孟浩然也不後悔。張九齡鎮荆州，徵用他到幕府做官，後來張九齡離任。開元末年，孟浩然背上生疽去世。

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庳壞，符載以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頹没，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内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

後來樊澤任節度使，當時孟浩然的墳墓低陷毁壞，符載給樊澤寫信說："已故處士孟浩然，文華與質樸傑出秀美，去世已久，家族衰落，他的墳墓頽壞，但人們長期懷念此人，行路者也慨嘆。以前您準備爲他修築大墓，全州的士大夫，聞風立即行動。直到如今外迫於軍旅，内又勞於賓客，拖拉日久，可能還顧不上修築。如果讓好事者乘機而爲之，則有負您的夙願了。"樊澤就在鳳林山南另爲孟浩然刻碑，還把他的墳墓加封以示表彰。

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起初，王維路過郢州，在刺史亭上畫了孟浩然的畫像，因此稱爲浩然亭。咸通年間，刺史鄭誠認爲對賢者不可直呼其名，便改爲孟亭。

**王昌齡**

開元、天寶間，同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

開元、天寶年間，與孟浩然同時知名的有王昌齡、崔顥，都官位不顯。

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秘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

王昌齡，字少伯，是江寧人。考中進士科，補授秘書郎。又考中博學宏辭科，遷任汜水尉。由於他不注意細節，被貶任爲龍標尉。因世亂回到家鄉，被刺史閭丘曉殺害。張鎬在河南巡按軍隊，兵士大集，閭丘曉到得最晚而誤期，張鎬要殺他，他求道："我的親人還在，乞求寬免讓我侍奉他們的晚年。"張鎬說："王昌齡的親人讓誰奉養?"閭丘曉没有話說了。

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王昌齡詩作得很好，構思綿密而思路清晰，當時人稱他王江寧。

### 崔顥

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蒲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勛員外郎。

初，李邕聞其名，虚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崔顥，也考中進士科，有文才而無品行。喜歡賭博，嗜好飲酒。娶妻祗選擇美貌的，不久又拋棄掉，先後娶了四五次。官位終於司勛員外郎。

起初，李邕聽到崔顥的名聲，空着屋舍邀請他來，崔顥到了獻給李邕一首詩，第一章就是："十五嫁王昌。"李邕叱責説："小兒無禮！"不接待他而離去。

### 劉太真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南陳少游表爲掌書記，嘗以少游擬桓、文，爲義士所訾。興元初，爲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群臣宴曲江，自爲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李泌等請群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紓等爲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濛等爲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劉太真，是宣州人。善於作文，以蘭陵蕭穎士爲師。考中進士科高等。淮南陳少游上表任用他爲掌書記，他曾把陳少游比擬爲齊桓公、晋文公，因而受到義士的非議。興元初年，劉太真任河東宣慰賑給使，幾次遷任爲刑部侍郎。德宗因天下平定，在貞元四年九月，下詔叫群臣到曲江宴會，自己作詩，敕命宰相選擇文人唱和。李泌等請求群臣都唱和，德宗親自評定次序，以劉太真、李紓等人爲上等，鮑防、于邵等人次之，張濛等人爲下等。被選中者有四十一人，祗有李泌、李晟、馬燧三位宰相不參預評定次序。劉太真遷任禮部，掌管貢舉，多取大臣貴近的子弟，坐罪貶任信州刺史，去世。

### 邵説

邵説，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秘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禄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一，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修享獻、款郊廟、褒有德、録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

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説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以武后革命，終身不肯仕。先臣殿中

邵説，是相州安陽人。已考中進士科，尚未調官，陷於史思明軍中。到史朝義戰敗，他歸於郭子儀，郭子儀喜愛他的才華，留他在幕府任職。歷任長安令、秘書少監。大曆末年，邵説上書説："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安禄山、史思明之亂，自出到入剛好二紀六十年，多難逐漸平息，過去的是亂，現在將變而爲治了。應當建立徽號，以順從天意。而如今的一次郊外祭祀、大赦，仍恐聖上的恩澤未能普施，鬱結之氣未能消除。希望趁這時進獻酒食，郊外祭祀，褒揚有德之士，録用賢能之人，與天下重新開始，這是賑災益壽之術。"皇帝不聽。

德宗即位，邵説升任吏部侍郎。邵説藉事自己陳述道："我家本業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由於武后改朝换代，終身不肯入仕。先父殿中侍

侍御史瓊之，逮事玄宗。臣十六即孤，長育母手，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洛，禄山亂，喪紀當終，臣不褫衰絰又再期，懼終不免，陰走洺、魏。慶緒遁保西城，搜脅儒者爲己用，以兵迫臣，遂陷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間道歸北闕下，肅宗拜臣左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所。會烏承恩事，路絶，不得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以破賊計。朝義已走，臣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上言，與王伷偕召。先帝謂誠節白著，故擢伷侍御史，臣爲殿中侍御史，使者宣旨制詔盡言其狀，則疇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擢以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謗輿人，傷陛下之明。今吏員未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平格以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讒説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懼也。"因薦户部郎中蕭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

御史邵瓊之，侍奉過玄宗。臣下我十六歲就成孤兒，由母親撫育成長，天寶年間開始入仕。不久母親喪亡，我旅居河、洛一帶，安禄山作亂，喪期應當終結，但臣下不脱去衰絰喪服，仍繼續守喪，怕終不免被叛賊識破，便暗地逃到洺、魏。安慶緒退保西城，搜集和威脅儒者爲己所用，用兵刃逼迫臣下，遂使臣下陷没於逆賊之中。不久史思明歸順朝廷，臣下想從小道回歸朝廷，肅宗拜授臣下爲左金吾衛騎曹參軍，准許留在史思明處。適值烏承恩之事，道路阻絶，無法回歸。史朝義戰敗，想要固守河陽，臣下知道回紇兵利於野戰，暗中勸史朝義出走，以此破壞賊兵的計謀。史朝義已出走，臣下西歸朝廷進獻奏章，先帝下詔叫翰林索取臣下所上奏章，和王伷一起被召入朝廷。先帝認爲忠誠之節昭著，所以升擢王伷爲侍御史，臣下爲殿中侍御史，使者宣讀制詔都説了這件事，可見當時事情的本末，先帝都早就知道。如今又破格升遷，雖出於陛下聖明的決斷，仍恐怕被他人誹謗，有傷陛下的聖明。現在吏員不缺乏而調補者很多，加上有功者要優待，若按照公正至善來判定留人，那麽去職者有十分之七，他們將煽動讒説來疑惑皇上，這是臣下所最害怕的。"於是推薦户部郎中蕭定、司農卿庾準代替自己，皇上不准許。

説在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軍裴儆謂柳載曰："説事賊爲劇官，掌其兵，大小百戰，掠名家子爲奴婢不可計，得宥死而無厚顔，乃崇第産，附貴倖。欲以相邦，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逐嚴郢，説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冤，爲草奏，貶歸州刺史，卒。

邵説在職位憑才華顯達，有的説他將要任宰相。金吾將軍裴儆對柳載説："邵説事奉叛賊時擔任要職，掌管兵權，大小百戰，掠奪名家子女爲奴婢的不可勝數，得以免死而厚顔無耻，竟然經營第宅資産，依附權貴幸臣。要用他爲宰相，能長久嗎?"建中三年驅逐嚴郢，邵説和嚴郢友好，便暗中諷勸朱泚給嚴郢訴冤，還爲朱泚起草奏章，因而被貶爲歸州刺史，去世。

### 于邵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爲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絶，補崇文校書郎。繇比部郎中爲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饑，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邵儒服出，賊

于邵，字相門，他的祖先從代地遷來，成爲京兆萬年人。天寶末年，考中進士科，因爲書判超絶，補授崇文校書郎。從比部郎中改任道州刺史，尚未赴任，又改任到巴州。碰上巴州鬧饑荒，他所管轄境内的僚人叛亂，逼近城下。于邵一方面督促士兵抵抗，并一方面派使者去勸諭，

見皆拜，即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寧帥蜀，表爲度支副使。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册，必出其手。爲三司使，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史。復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衢州别駕，徙江州。卒，年八十一。

僚人請求投降，于邵便穿着儒士的服裝從城中出來，叛賊見他都下拜行禮，并且馬上退走。節度使李抱玉將這一情况上報朝廷，朝廷下令叫他遷任梓州，他藉口有病不接受任命，朝廷又授任他爲兵部郎中。崔寧在蜀地任節帥，上表推薦他任度支副使。不久，以諫議大夫知制誥，升任禮部侍郎，朝廷中的重大策命，都是出自他手。任三司使，審理薛邕一案，違背了德宗的旨意，被貶爲桂州長史。又入朝任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和，出任杭州刺史。長期有病請求退休，貶任衢州别駕，遷任到江州。去世，終年八十一歲。

邵孝悌有行，晚塗益修潔。樊澤始舉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于邵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有操行，晚年更加高尚純潔。樊澤當初應考賢良方正科，于邵看見他，説："這是將相之才。"崔元翰應考進士科，已五十歲了，于邵因文章把他提爲異等，并説："他以後當掌詔令。"後來都應驗了。獨孤授應考博學宏辭科，吏部考評應爲乙等，于邵復查後，評爲甲等，人們都贊嘆他公正。

**崔元翰**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撰《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謚曰貞文孝父。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親名良佐，與齊國公崔日用是堂兄弟。考中明經科甲等，補授湖城主簿，因爲母親守喪，没有出仕。研治《詩》、《易》、《書》、《春秋》，撰著《演範》、《忘象》、《渾天》等論幾十篇。隱居在共縣北邊的白鹿山南。去世，門人共定謚號叫貞文孝父。

元翰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爲太原掌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竇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温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期，不遷，罷爲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

崔元翰應考進士科、博學宏辭科、賢良方正科，都考上異等。義成李勉表請他進幕府任職，馬燧又表請他爲太原掌書記。召入朝廷拜授禮部員外郎。竇參任宰相，引薦他任知制誥。他言辭温和寬厚，有典章詔令一類文字之風。但性情剛直褊隘，不能容於當時，孤立自恃。掌制誥共兩年，没有升遷，罷爲比部郎中，當時已七十多歲，去世。

其好學老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鈎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傅致以罪云。

崔元翰勤奮好學老而不倦，思路精緻，馳騁於班固、蔡邕之間以自名家。他怨恨陸贄、李充，就依附裴延齡，裴延齡上表查對京兆妄費錢財，挾制官吏很嚴厲，然而李充等人自身没有過錯，終究無法給他們加上罪名。

## 于公異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嘆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時贄在翰林，聞不喜。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邁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嘗薦御史元敦義，及公異被譴，郢亦劾敦義無美行，詔免敦義官。公異繇是不自振而卒。

于公異，是蘇州吳人。考中進士科，李晟上表任用他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之亂平定，公開上書德宗，說："臣既肅清宮禁，敬奉陵園，懸鐘的格架不移，太廟的面貌如故。"德宗看了流下眼淚，問："這是誰撰寫的?"有人回答是于公異，德宗一再贊嘆。起初，于公異和陸贄本來就有矛盾，當時陸贄在翰林院，聽到此事不高興。世人多說于公異不能侍奉後母，入仕之後不回家省親。到陸贄執政，就奏報這情狀，皇帝下詔賜給他《孝經》，把他免職放歸鄉里。盧邁因爲舉非其人受到牽累，罰掉兩個月的俸祿。當時中書舍人高郢曾推薦御史元敦義，到于公異被譴，高郢也彈劾元敦義品行不好，皇帝下詔免去元敦義的官職。于公異由此不能振作而去世。

## 李益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

少痴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妒爲"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顯，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進爲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大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李益，是已故宰相李揆的同族兄弟之子，特別擅長作詩。貞元末年，名聲和同族人李賀相當。每作成一篇，樂工們爭着用錢財索取，配以樂調歌唱，來供奉天子。至於《征人》、《早行》等篇，天下都繪成圖畫。

李益年輕時呆滯而妒忌刻薄，防範妻妾極其嚴苛，世人稱嫉妒爲"李益疾"。同輩人逐漸升遷顯達，惟獨李益不調任，悶悶不樂前往燕地，劉濟把他徵進幕府，升任營田副使。李益曾給了劉濟一首詩，其中有怨望的話。憲宗一向知道他的名聲，召入朝任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他自負有才，欺凌士人，大家不能忍受，諫官就揭露他在幽州時的怨恨不滿的話，皇帝下詔給他降職。不久又恢復舊官，幾次遷任爲右散騎常侍。大和初年，以禮部尚書退休，去世。

當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時在朝，所以世間稱"文章李益"以示區別。

## 盧綸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閿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

盧綸，字允言，是河中蒲人。躲避天寶之亂，客居在鄱陽。大曆初年，幾次應考進士科都沒有考中。元載取盧綸的文章進獻皇上，補授閿鄉尉。幾次遷任爲監察御史，都稱病離去。因爲和王縉友好受到牽累，長期不得調任。渾瑊節鎮

帥判官，累遷檢校户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

河中，徵用他任元帥判官，多次遷任爲檢校户部郎中。曾到京師朝見皇上，當時他的舅舅韋渠牟受德宗寵幸，上表舉薦他有才，德宗在禁中召見他，德宗每次作詩，總是叫他唱和。後來德宗問韋渠牟："盧綸、李益在哪裏?"回答説："盧綸跟隨渾瑊在河中。"皇帝叫驛站傳令他入朝，不巧他去世了。

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止、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

盧綸和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都能作詩，名聲相當，稱爲大曆十才子。憲宗下詔叫中書舍人張仲素搜集他們的遺文。文宗尤其喜愛盧綸的詩，問宰相："盧綸的文章有多少？還有兒子嗎?"李德裕回答説："盧綸有四個兒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都考中進士科，在臺閣任職。"文宗派宦官搜索他家的書箱，得到詩五百多篇并且奏上。

中孚，鄱陽人。官户部侍郎。

吉中孚，是鄱陽人。任户部侍郎。

## 韓翃

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人。

韓翃，字君平，是南陽人。侯希逸表奏他在淄青節度使幕府任僚佐，侯希逸去職，他十年不出仕。李勉在宣武時，又徵用他。不久以駕部郎中知制誥。當時有兩個韓翃，其中一個任刺史，宰相問給哪一個，德宗説："給詩人韓翃。"官位終於中書舍人。

起，吴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

錢起，是吴興人。天寶年間考中進士科，和郎士元齊名，當時人説："前有沈、宋，後有錢、郎。"官位終於考功郎中。

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臯於劍南，終虞部郎中。

司空曙，字文初，是廣平人。跟隨韋臯在劍南做事，官位終於虞部郎中。

發，晋卿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湋右拾遺，審侍御史。

苗發，是苗晋卿的兒子，官位終於都官員外郎。崔峒官位終於右補闕，耿湋官位終於右拾遺，夏侯審官位終於侍御史。

## 李端

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江南，終杭

李端，是趙州人。起初，郭曖娶昇平公主爲妻，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其喜歡招納士人，所以李端等人多與郭曖交游。郭曖曾進升官職，大會賓客，李端的詩作的最好，錢起便説："這是平時作好的，請以我錢起的姓賦一首詩。"李端立即獻上一首，比前一首更好，客人纔心服，公主

州司馬。

賜給他帛一百段。後來因病移任江南，官位終於杭州司馬。

**歐陽詹**　歐陽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衮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衮，衮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

歐陽詹，字行周，是泉州晋江人。他的上代都任本州的州佐、縣令。閩、越土地肥沃，有山有水出産禽魚，人們雖能通曉文書吏事，也不肯到北方做官。到常衮罷去宰相出任觀察使，開始選擇縣鄉德才優異而能作文辭的平民，與他們行賓主對等之禮，觀賞游樂宴飲都必請他們參加，當地人相互誇耀，於是習俗纔稍微崇尚仕進。起初，歐陽詹和羅山甫一同隱居於潘湖，前往拜見常衮，常衮覺得很驚奇。當他倆辭别回歸時，常衮在船上以酒餞行。歐陽詹應考進士科，和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同時及第，他們都是天下之選，當時稱爲龍虎榜。閩人考中進士，從歐陽詹開始。

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辯。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群哭之甚，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群。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

歐陽詹侍奉父母孝順，和朋友講究信義。文章切直深入，答對明確清楚。和韓愈友好。歐陽詹先任國子監四門助教，率領學生跪伏闕下，舉薦韓愈任博士。去世，終年四十多歲。崔群哭得很傷心，韓愈給歐陽詹撰作哀辭，親自書寫了送給崔群。起初，徐晦應考進士没有考中，歐陽詹多次稱道他，第二年徐晦考中高等，出仕任福建觀察使。每談到歐陽詹，都要流淚。

從子秬，字降之，亦工爲文。陸洿自右拾遺除司勛郎中，棄官隱吴中，詔召之，既在道，秬遺書讓出處之遽，洿不至，還。秬名益聞。

歐陽詹的侄子名秬，字降之，文章也作得好。陸洿從右拾遺授任司勛郎中，放棄官職到吴中隱居，皇帝下詔召他，他已經上路，歐陽秬寫信責備他進退太急遽，陸洿没有走到京城，便回去了。歐陽秬由此名聲更大。

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秬耻之。會澤潞劉從諫表秬在幕府，秬爲辯質本之僞，本終得罪。其子稹拒命，秬方休假還家，稹表斥損時政，或言秬爲之，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橈，爲書遍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之。

開成年間，考中進士科，而同里人蕭本妄稱自己和貞獻太后是近親，恩寵顯赫，歐陽秬認爲可耻。適值澤潞節度使劉從諫表奏歐陽秬在幕府任職，歐陽秬便辯明蕭本的詐僞，使蕭本終於獲罪。劉從諫的兒子劉稹抗拒朝廷，歐陽秬正休假回家，劉稹上表指斥時政，有人説是歐陽秬爲劉稹作的，皇帝下詔流放歐陽秬到崖州，後又令他自殺。臨死時，神色不屈，寫書信感謝所有故友，又自作墓志，人們都憐惜他。

### 李賀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晋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

李賀，字長吉，是鄭王的後裔。七歲就能寫文作詩，韓愈、皇甫湜起初聽到不相信，路過李賀家時，叫李賀賦詩，李賀下筆成章就像平素作好的一樣，還自加詩題叫《高軒過》，二人大驚，李賀也從此有名。李賀長得纖細瘦弱，雙眉相連，指爪又長，能很快地書寫。每天早上日出，騎上弱馬，讓小奚奴隨從，背着古錦囊，遇到有所得，便寫下來投入囊中。他從不先立題目然後作詩，像其他人牽合程課那樣。到了晚上回來，纔寫成詩篇。除非大醉或吊喪之日，其餘都是如此。過後也不甚查看。他母親叫婢女到囊中搜尋，看到他寫的很多，就發怒道："此兒要嘔出心來纔肯歇啊！"李賀因爲父親名晋肅，所以避諱不肯應考進士，韓愈爲此作《諱辨》，然而他最終還是不肯應考。

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絶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弦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撰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李賀文辭講究奇特詭異，所寫詩句都很驚奇高邁，脱離開筆墨常規，當時人没有能仿效的。撰作樂府幾十篇，雲韶樂工都給它配上管弦演奏。任協律郎，去世，終年二十七歲。與他交游的有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有撰著，常常被他們拿走了。李賀早逝，所以他的詩歌世間流傳得很少。

### 吴武陵

吴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吴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吴王孫，曰：

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内，拘若檻阱，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勃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

吴武陵，是信州人。元和初年，考中進士科。淮西吴少陽聽説他有才，便派客人鄭平邀請他，將待以賓友之禮，吴武陵没答應。不久吴少陽的兒子吴元濟反叛，吴武陵給他寫了封信，自稱東吴王孫，説：

大概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然落個暴逆的名聲，而且傷物敗俗，不能叫智；一旦敗亡，平生親愛的人一個接一個被殺頭，不能叫仁；宗支親屬繁衍，因此緣故全都磨滅，先人之魂無人祭祀，不能叫孝；幾百里之内，拘束得如同檻阱一般，常懷疑自身會死於左右之手，徘徊姑息，不能叫明。况且從三皇以來，幾千萬年，哪有悖理亂常而能自全的人呢？貞元時，德宗以包涵容忍來治理天下，河北諸鎮專

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太尉厭垣捍之勤，謝易、定爲國老，田尚書知慮絶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斫其脛，滑針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日主上以澤潞爲之導，既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禄之，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銜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絶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佷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豢齊、趙以稔其釁，群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踣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嬰凶横之命，

擅土地而不臣服朝廷，朝廷給以爵號，桀黠之人自以爲得計，以反叛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人又作亂。皇上即位，赫然震怒派偏師討伐，他們都已伏罪，這就是所謂時。前不久，張太尉厭倦守禦的辛勞，推辭掉易、定兩州而入朝爲國之重臣，田尚書智慧謀略超越世俗，又以魏博歸順朝廷，幽、檀、滄、景等州都爲朝廷的忠信之臣，然而和足下一起反叛的，衹有齊、趙而已。那齊怎麽可以依靠呢？徐壓他的頭，梁逼他的翼，魏斬他的脛骨，滑刺他的腹部，淮南控制他的要衝，分兵則不足以相救，全部出動則曹、魯、東平就不是他所能有了，他何苦要自取滅亡呢？那趙本來就是豎子而已。前日皇上因爲澤潞爲其嚮導，既已罷斥了盧從史，姑且赦罪，重給他爵禄，天下想征討他的人有十分之八，不久，殺害丞相御史，朝廷因爲足下的緣故，没有對他加以斧鉞之刑。然則中山握有藁城之險，太原占據井陘之隘，燕掠取樂壽，邢扼住臨城，清河斷絶其南，弓高斷絶其北，有如孤雛腐鼠，請求處罰都來不及，又拿什麽去援救别人呢？齊、趙二鎮不敢動也是很明白了，足下依靠什麽而反叛呢？從前我的老師裴道明曾説：“唐家二百年後有中興之主，那個時候，凶狠傲慢的都被消滅，河、湟之地收復了。”當今天子英武而任用賢能，同太宗一樣；寬仁厚物，有玄宗的氣度。懲罰時不寬貸罪行，奬賞時不遺漏功勛。諸侯利用齊、趙以加深其釁，群帥藉機修營築寨磨快兵器，窺視房、蔡，屯田以繼漕運，使前鋒扼住咽喉，讓後陣按住背部，左排右掖，他們又怎麽能不跌倒戰敗呢？足下不要説部下不會欺騙，人們的心和足下是一樣的，足下反叛天子，人們也想反叛足下。就易地而論，則與其遭受凶横之命，不如奉接大君的官守了。枕戈持矛，拼死也不能得其地，不如守住爵命而保後

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胤嗣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爲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刳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携，士卒崩離，田儋、吕興發於肘腋。尸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爲誡，子孫所不祖，生爲暗愎之人，没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

裔了。足下如能挺知幾之烈，不如派遣一個使者，登記兵馬土地，上繳給有司來歸順。皇上有極大之仁，必定保全容納足下，洗刷垢瑕，來倡導四海，將校官屬也不失恩寵富貴。爲什麽呢？因爲治國者不會因小惡而蓋掉大善啊！况且背叛就受討伐，歸順就被捨罪，既可有很大的寵榮，又能保全骨肉，爲什麽偏偏不這樣做呢？三州是很狹小的，天下是很廣大的，力量的不相等，一對比這就可知。假使官軍百敗，但軍卒也不會缺乏，足下一敗就會成爲俘虜了。一個壯士不能抵擋十個人，是因爲他的前後左右都是敵人，何况想用一卒去抵擋一百人呢？如果還是昏迷不返，諸侯之師將會雲集城下，環壘鑿塹，用水灌城，到那時主將怨恨背叛，士卒分崩離析，田儋、吕興將發難於肘腋。尸體不得收埋，宗廟不得祭祀，臣僕都引此爲戒，子孫不以其爲祖先，生爲愚愎之人，死爲幽憂之鬼，多麽痛心啊！

元濟得書不悟。

吴元濟得到書信後不醒悟。

會裴度東討，而韓愈爲司馬，武陵勸愈爲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内，爲吾地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爲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瀕蔡諸將，而以三期紿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横斜。少選，黄白氣出西北，盤蜿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黄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閲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

適值裴度率軍東討，而韓愈任司馬，吴武陵勸韓愈爲裴度謀劃："選取宦官中平常不快者任監軍，把平素的快者歸於朝廷，爲了吾地能傾倒諸侯，拿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誰不成爲宰相的人？然後分派三個大將包圍叛賊的營寨，明裏候望，舉行宴會，暗中把實際日期告訴瀕臨蔡州的諸將領，而以三期欺騙賊兵，再叫能言善辯之士帶着書信劫持吴元濟及其將領一起歸降，他們就無所竄謀了。"當時裴度部署已定，所以没有采納他的計策。吴元濟未失敗前幾個月，吴武陵從硤石遥望東南，發現氣就像旗鼓矛盾，但都顛倒横斜着。隔一會兒，黄白氣從西北出來，盤蜿相交。吴武陵告訴韓愈説："現在西北是王師所在，氣黄白，是喜象。敗氣是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過六十天，賊必亡。上天顯示祥兆，應當修人事以順應它。而且洄曲守將緩急不能使

可使，吴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武陵之奇譎類如此。

長慶初，竇易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爲之。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逾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脱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户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㱚。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爲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之爲不可信。即更時歲，明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爲可信者？況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爲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

久之，入爲太學博士。大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搢笏，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宫》，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後出爲韶州刺史，以贓貶潘州司户參軍，卒。

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

用，吴城賊將趙曄詐而輕狂，如果用兵引誘他出來，設伏兵等待，一舉可以奪取此城，那麽賊的右臂就斷了。”吴武陵的奇譎多是這樣。

長慶初年，竇易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上表推薦吴武陵主持北邊的鹽務。竇易直因爲他不稱職，没有厚待他。逢上竇易直上表要設置和糴貯備使，選擇郎中擔任此事。吴武陵勸諫道：“當今沿邊膏腴之地，已榛杞叢生，父母妻兒不能相救。以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文，而没有超過一月的積蓄，都是先取之於商人，然後拿了文牒回到京師換得現錢。假若有賊寇攻城，不到三十天便會有人餓死，從哪裏取得錢財而進行和糴呢？天下不能治理，弊病在於財權没有歸於有關部門。鹽鐵、度支本是一個户部郎的事情，而現在三分其事，官吏萬員，財賦日少。西北邊的鹽院官，都由御史、員外郎擔任，起初任命時好像很信任，現在又增加使職代理其事務，這樣御史、員外郎長期處理事務，反又不可信任了。如今再經過旬月，又將認爲郎中不可信任。再經過一年，派明公去經營治理，也又不可信任。上下之間互相梗阻，全國之内互相懷疑，誰是可以信任的呢？況且一個使職的設立，胥吏走卒將近百人，督責騰呼，數千里爲之不寧。真的想要邊境堅固充實，衹需招募流民，遷徙罪犯，開發沃土，何必要加使職而增吏員呢？”竇易直不采納。

過了很久，召入朝廷任太學博士。大和初年，禮部侍郎崔郾在東都考試進士，公卿們都到長樂爲他餞行，吴武陵最後到達，對崔郾説：“君正在爲天子搜求奇才，所以我纔敢進獻有益之人。”於是拿出袖中的文稿放在插笏上，崔郾讀它，原來是杜牧的《阿房宫賦》，文辭本來就警拔，再加上吴武陵聲音洪亮流暢，所以在坐的賓客大驚。吴武陵請道：“杜牧正在有司考試，請把他作爲第一人。”崔郾推辭説已經有人了。一直説到第五，崔郾還没有回答，吴武陵勃然大怒説：“不然，應把賦還我。”崔郾説：“遵命。”杜牧果然被列爲異等。吴武陵後來出任韶州刺史，因爲貪贓被貶爲潘州司户參軍，去世。

起初，柳宗元被貶到永州，而吴武陵也因事

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説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惡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愬節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流放永州，柳宗元認爲他賢能。等到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吴武陵回到北方，深受裴度器重。他常説柳宗元無子，勸説裴度："西原蠻尚未平定，柳州與賊犬牙交錯，應當用武將去代替柳宗元，使他能在江湖間悠閑舒適地過日子。"他又給工部侍郎孟簡寫信説："古時稱一世三十年，柳子厚被貶斥已十二年，接近半世了。電閃雷鳴，是天在發怒，也還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哪裏有整個一世都恨人臣的呢？况且程异、劉禹錫、韓諫、韓泰都已拔擢拂拭，有的任大州重職，惟獨柳子厚與猿鳥爲伍，若他承受不住瘴氣的侵襲，則柳氏就没有後代了。"裴度没來得及用，而柳宗元死了。起初，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吴武陵向他推薦説李景儉、王湘健智沉敏，可以表奏充作副職。當時號稱知人。

### 李商隱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内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鍇，奬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

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弘止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綯憾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

李商隱，字義山，是懷州河内人，有人説他是英國公李世勣的裔孫。令狐楚任河陽帥，欣賞他的文章，叫他與諸子交游。令狐楚遷任到天平、宣武，都上表署任他爲巡官，每年給他資財衣裝叫他跟隨自己到京師述職。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令狐綯一向和高鍇友好，盡力奬譽李商隱，所以考中進士科。調任弘農尉，因救活死囚觸犯了觀察使孫簡，將被免職，適值姚合代替孫簡，叫他復職。又應試拔萃科而且考中了。

王茂元鎮守河陽，喜愛李商隱的才華，上表任用他掌書記，并把女兒嫁給他，得任侍御史。王茂元和李德裕友好，而牛、李黨人攻擊李商隱，認爲他詭薄没有品行，共同排擠他。王茂元死後，李商隱來到京師，很久没有調任，又投奔桂管觀察使鄭亞在其幕府任判官。鄭亞貶謫循州，李商隱也隨從他，前後三年纔回朝。鄭亞也是李德裕所友好的人，令狐綯認爲李商隱忘了舊恩，放利偷合，拒絶與他來往。京兆尹盧弘止上表任用他爲京兆府參軍，主管箋奏。令狐綯任宰相，李商隱没有出路衹好投靠他并自行解釋，令狐綯仍没有消除仇恨。盧弘止節鎮徐州，上表任用他爲掌書記。過了很久，他又回朝，再次干謁令狐綯，纔補授太學博士。柳仲郢任劍南東川節

度使，徵用他爲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柳仲郢罷任，李商隱客居滎陽，去世。

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李商隱起初作文瑰邁奇古，後來在令狐楚府中，令狐楚本來擅長章奏，遂把寫法傳授給李商隱。李商隱對仗長短，而繁縟超過。當時温庭筠、段成式都以此相誇，號稱“三十六體”。

### 薛逢　薛廷珪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中，表在幕府。鉉復宰相，引爲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

薛逢，字陶臣，是蒲州河東人。會昌初年，考中進士科。崔鉉節鎮河中，上表讓他在幕府做事。崔鉉再任宰相，引薦他任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任侍御史、尚書郎。薛逢議論鯁直激切，以有謀略自負標榜。

初，與彭城劉瑑交，瑑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瑑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會瑑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瑑猥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執不可。乃出爲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牒署第，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蓬、綿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鐸爲宰相，逢又以詩訾鐸，鐸怒，中外亦鄙逢褊傲，故不見齒。遷秘書監，卒。

起初，薛逢和彭城人劉瑑交結，劉瑑的文辭在薛逢等人之下，薛逢常輕視他。劉瑑逐漸被重用，薛逢却不得志，於是相互怨恨。適值劉瑑任宰相，有人推薦薛逢知制誥，劉瑑遂上奏説：“先朝以兩省官給事中、中書舍人必須先任州縣官，然後纔能授任，薛逢未曾試任過州官。”執意不肯任命。於是出任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是同榜登第，楊收任宰相，薛逢作詩用微辭譏訕朝政，楊收很記恨他，又斥爲蓬、綿二州刺史。楊收罷相後，薛逢以太常少卿召回朝廷，歷任給事中。王鐸任宰相，薛逢又用詩詆毁王鐸。王鐸發怒，朝廷内外也鄙薄薛逢的褊傲，所以他不被重視。遷任秘書監，去世。

子廷珪，進士及第。大順初，以司勛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昭宗次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客成都。光化中，復爲舍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薛逢的兒子名廷珪，考中進士科。大順初年，以司勛員外郎知制誥，遷任中書舍人。隨從昭宗停留華州，拜授左散騎常侍，稱病免職，旅居成都。光化年間，又任中書舍人，多次升任爲尚書左丞。朱全忠兼任四鎮節度使，薛廷珪以官告使身份到汴州，客將先會見他，諷勸他下拜，薛廷珪假裝不明白，説：“我有何德，敢受令公拜啊?”到進見時，終究不肯行禮下拜。

### 李頻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名爲詩，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奬挹，以女妻

李頻，字德新，是睦州壽昌人。從小就俊秀穎悟，到長大後，廬居在西山，閲覽誦讀的書很多。他撰作文辭，尤其長於寫詩。和同里人方干友好。給事中姚合以詩著名，士人大多歸重他，李頻不遠千里求他品評自己的作品，姚合便

之。

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秘書郎，爲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横，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睅然出入閭里。頻密擿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廞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膚庸民浚渠，按故道厮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遷累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朝政亂，盜興，相椎奪，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冢，壽昌人隨加封掩云。

大加贊賞推重，并把女兒嫁給他。

大中八年，李頻考中進士科，調任秘書郎，任南陵主簿，考判入等，再次遷任武功令。這時京畿百姓多挂名神策軍籍，官吏因爲他們驕横，大多寬容，不敢繩之以法。李頻到任後，有個神策軍士尚君慶，拖欠賦税六年不繳，仍悍然出入閭里。李頻暗中指使他的同夥與他争吵，尚君慶到縣衙請求判處，李頻立即給他戴上刑具送入監獄，把他過去的罪過逐條列出，請於京兆尹殺了他，督促他交出所欠的賦税而毫不寬免。豪猾大爲吃驚，屏息守法，一縣大治。有個六門堰，淤塞廢棄已有一百五十年，正值荒年，李頻拿出官倉財物雇傭百姓疏浚渠道，按照故道分水灌溉田地，穀物因此豐收。懿宗嘉獎他，賞賜緋衣、銀魚袋。不久升任侍御史，他守法不徇私情，幾次遷任爲都官員外郎。上表請求出任建州刺史。到任後，用禮法治理百姓，又宣布條令進行教化。當時朝政紊亂，盜賊興起，相互劫奪，而建州依賴李頻得以安寧。後死在官任上，安葬那天，父老們一起扶着棺柩，葬在永樂州，人們還在梨山爲他立廟，每年祭祀。天下大亂，盜賊發掘他的墳墓，壽昌人隨即加以封掩。

## 吴融

吴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署吏，不應，帥高其概，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

融學自力，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群臣稱賀，融最先至。于時左右歡駭，帝有指授，叠十許稿，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户部侍郎。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閿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

吴融，字子華，是越州山陰人。祖父名翥，在大中年間有名。觀察使府徵召他要署任爲官吏，他不接受，觀察使見他的節操高尚，向朝廷講了，給他賜號文簡先生。

吴融勤奮努力，擅長詩文的聲韵。龍紀初年，考中進士科。韋昭度伐蜀，上表任用他爲掌書記，多次遷任爲侍御史。因事牽累而免官，流浪荆南，依附於成汭。過了很久，召入朝廷任左補闕，以禮部郎中充任翰林學士，拜授中書舍人。昭宗復位，臨御南闕，群臣稱賀，吴融最先來到。當時左右驚喜，皇帝有所指授，累積了十幾個稿子，吴融跪着作詔，一會兒就草擬成了，語言精當意思精密，皇上大加贊賞。升任户部侍郎。鳳翔節度使劫持皇上西遷，吴融没有隨從，離京客居閿鄉。不久召回翰林，遷任承旨學士，死在官任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新唐书　第七册》
作者＝
页数＝６２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７０／０２／００３７４９．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４３７０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０７５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８－１　／　Ｋ２０４．１/Ｈ８５３ｘ
【原书定价】　１００８．００（全八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唐代　纪传体　新唐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新唐书　第七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